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伍輯・貳拾玖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伍輯·貳拾玖册目錄

但吟草八卷附恭紀詩一卷〔清〕蕭惟豫撰 一
清風堂文集二十三卷〔清〕曾王孫撰 七一
栩栩園詩十二卷〔清〕屠粹忠撰 三〇一
孝思堂文集一卷詩集一卷聯集一卷〔清〕侯七乘撰 三七五
馬太史匡菴前集六卷馬太史匡菴集六卷〔清〕馬世俊撰 四四一
平圃遺稾十四卷使粵艸八卷〔清〕張宸撰 五三三

四庫未收書輯刊

〔清〕蕭惟豫撰

但吟草八卷附恭紀詩一卷

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序

韓坡先生官清禁甫十載餘以
太夫人年高乞歸養於馬頰河
之濱葺其所謂渚園者以奉
母有終焉之志或勸之起弗應
發之於詩皆以樂其致養寫
其懽愉不屑屑聲律字句以求
工巧而意到筆隨出於自然白
華之詩言孝子之養韓坡之
作其亦孝子之詩乎家居缺乏
或負米走千里外未久輒返懼
太夫人念也所遊遇佳山水輒賦

詩沉吟宛轉必致念於倚閭
之情而恐其淹久於外益其用
意如此今韓坡年逾五十 太夫
人壽且八十餘矣一日裒其詩寄
京邸示余屬余為之序余惟古
人之詩能傳諸久遠者不惟其
工力之深才與學之富且厚亦
其人之志行存焉少陵孟氏詩
昌黎董生行皆言孝子之養
也二公以不得養為念故于良
友之孝于其親者忻忻乎有餘
慕焉使得幸而如孟氏董生賦

手足潔柈飧具酒炙于厨問起
居于堂其懽愉詠歎見諸詩足
以興起百世者又不知何如然則
詩人之用意蓋亦可覩矣韓坡
盛年顯仕使久于其位敭歷清
華作為雅頌以賡歌

聖朝之功德或退而閒居不能
無感于當世憂愁鬱積弗能
自已今決然舍去一不復以人世
之榮悴為忻戚而安貧養志
體諸身而發諸言此其志行固
高于人一等矣余與韓坡居同
巷火同硯席浮沉拙宦仰薄
祿以奉母觝牾屈折動弗如
意視韓坡之所處遠弗可
及不能無韓杜兩公致羨于孟
氏董生之意焉序其詩以通
其意亦聊以志吾媿也

康熙二十五年菊月同學
弟田雯拜題并書

田雯之印　綸霞

序

吾郡以詩傳者滄溟無論已他若海豐楊夢山之淡逸臨邑邢子愿之流美歷城劉函山之雅潔皆能自名一家卓然可以傳世錢虞山錄列朝詩之數人者寥ゝ數篇而已其意主於攻擊滄溟曰以無

馮序　一

取乎齊魯之詩吁何已甚與近日海內稱詩推新城王阮亭司農吾州田蒙齋司寇兩公之詩不髴滄溟即兩人亦不相髴世之習ゝゝ者不揣其學問根柢詩派源流輒欲祧唐禰宋務為鉤新索異之言而其甚者至於伉浪潑倒

蕩然無復風人之旨又從而借兩公以為口實設復有虞山者出其詬病又當何如矣吾同里蕭韓坡先生少歷詞垣雅負清望其意氣嘗以千秋自許不屑求工於詩年甫三十還山終養日與鄉人逸老杯酒獻酬而又游覽

馮序　二

名山涉歷江湖興會所至援筆為詩無意於工而詩工矣嘗出其但吟草以示蒙齋ゝゝ曰此夢山之淡逸子愿之流美函山之雅潔也復以示阮亭亦以為然碩先生意氣自許不屑以詩名者自若也余嘗論賢人君子不與匹夫匹

婦奄忽泯滅而無聞者以其有傳
焉者在也夫既擇可傳之實矣又
欲不居其名莊生所謂畏影而行
日中也漢魏三唐以來之詩人其
人與骨俱朽矣其詩至今存也即
不幸而如滄溟遭世末流橫被詆
譏四海之大百世之遠亦安得盡如

虞山好為已甚之論者哉然則先
生不欲以詩傳豈或有一道乎業
已不能禁詩之不工矣亦烏能禁
詩之不傳也與

後學馮廷櫆序

自叙

余非詩人也故以但吟名
集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
功其次立言而詩又言中
之一耳歷漢魏以至於今

以詩傳者代有其人極耳
目心思之用成風雲月露
之詞作者盖亦苦矣故余
憚為之余年三十三給假
歸養恃壯盛之年值俱慶

之樂性好遊嬉覩當世無一可以當意者實未嘗肆力於詩也家居日久甘旨菽水時復告匱故負米江南一至再至其間山川之閱歷風雨之感興友朋之贈答觸物流連偶有吟詠多率筆以成取其適情怡性不深究夫聲律之合拍也古人云惟學士一官不

可以無文章讀斯語而滋愧矣檢篋中舊稿凡傳記碑銘散失十不存一僅得詩五百餘首昔年曾質之王阮亭田綸霞馮大木雖猥加評論皆棄吾短而稱吾長也今編輯成帙付之梓人非以沽名將以垂示子孫使知老子年七十有六久歷歲月所作詩尚未

自成一家言是生無所聞於世死無所傳於後徒與草木同腐朽良可歎也吾子若孫如其賢也宜法乎上或留意乎其下非畢一

生之精力不能以名家行後當以老子之壯而不學老而無成爲戒耳故列田馮两君之序於篇首两君亦不以能詩目余嗚呼余非詩人也

旹

康熙歲次辛卯仲夏望日

蕭惟豫韓坡叙於雲莊之居樂亭

恭紀詩目錄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五日
東巡恭紀一首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二十三日
同鑾恭紀一首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二月十一日
聖駕南巡同在籍諸臣河干跪迎恭紀四首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月九日
聖駕南巡駐蹕德州
賜翰林院侍讀臣惟豫

御書臨子昂筆一幅
聖恩寵渥恭紀一首
十六日瑞雪恭紀一首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二月廿三日
東巡御龍舸閲視飢民同在籍諸臣俯伏河干
恭紀一首

恭紀詩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五日　翰林院侍讀臣蕭惟豫

東巡恭紀一首

不除道路不驚民　温語宣傳頌至仁野老歡呼迎　聖主羣公伏謁傍車塵陳詩盡悉三齊俗輯玉遙須萬國春應笑秦皇與漢武却從海上候仙人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二十三日

同鑾恭紀一首

燕魯齊吳遍採風民間纖細　九閽通微臣姓氏勞詢問（迎駕時詢及臣惟豫等官爵姓名）斯道咙岐賴折衷（上過平原命秀才張琦等講德輶如毛句畢上曰總一盡人合天耳）泗水幸來為重道泰山封罷不銘功史臣詳紀　同鑾日倍道星馳慰　兩宮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二月十一日

聖駕南巡同在籍諸臣河干跪迎恭紀四首

承　恩歸養已多年今著朝衣列水邊白叟黃童迎騎伏閒鷗野鶴近樓船春帆高挂連雲轉錦纜長拖傍日牽河伯效靈波不起碧空時見

鏡中天
江北江南望幸同時當冰泮大河通計程吳越
三千里解纜燕齊五兩風夾岸垂楊爭吐綠傍
村文杏映春紅無因扈從仙槎去作賦何人得
似雄
陽和逢二月龍舸正南巡五瑞班羣后三多祝
聖人聽謠知化溥問俗喜風淳　天語詢名姓
深慙侍從臣
誰識　宸遊意羣黎沐澤多昔曾一登岱今爲
看疏河戀　主齊瞻聖朝宗久息波題留山水

處遠邁大風歌
馮廷櫆日四律雍雍大雅可稱得體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月九日
聖駕南巡駐蹕德州
賜翰林院侍讀臣惟豫
御書臨子昂筆一幅
聖恩寵渥恭紀一首
老著朝衣謁　聖明　御書特賜侍臣驚縱橫
龍鳳空中舞縹緲雲烟紙上生展示班行羣仰
示行歸閭里自高擎記言左史須詳載　温語
傳宣意外榮傳諭惟豫係老詞臣天陰蚤回去
田雯日敘述清穩
十六日瑞雪恭紀一首
鑾輿駐處淨浮埃天作飛花巧剪裁最喜初冬
平麥隴便知來歲少蝗災色連銀漢元非雨氣
靜瑤堦不作雷慶此繽紛無可擬萬方玉帛會
同來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二月廿三日
東巡御龍舸閱視飢民同在籍諸臣俯伏河干
恭紀一首

欣同野老拜河邊盡是更生灰復然膚色如常
牽錦纜歡聲不任送樓船祥風拂棹陽和日春
雨隨帆大有年扈從詞臣須珥筆　東巡盛事
紀瑤編
謝重輝日大雅十子之遺

但吟草卷一目錄

登清風臺謁夷齊廟　桃花村
春雨　望盤山
自北平西旋行次三河復向雲中咫尺　帝
京不得一省　慈幃而　家嚴又居里門
悵然有作　居庸關
上谷謁王近薇先生　夏夜飲許秀才園
七夕招龍遠公田雨來飲湄墅
讀王北山紿諫詩　巳酉六月耿隱之枉
過湄墅二首　秋夜漫興二首

歲暮有感　上巳程正夫李霖瞻
李星來集湄園　癸丑春南遊發里門
東阿黃鸝橋　曲阜謁聖林
過兖州　雨中過任城
望南陽湖　夜泊奉新閘
沛邑懷古　宿遷懷古
淮上雨中有感　廣陵贈錢樸庵同年
望金山用唐張處士韵
舟及儀真有懷　金陵邂逅吳玉隨同
館招飲寓齋　客金陵孫惟一同館
招飲看藥欄　登牛首
自金陵赴句曲　遊茅山乾元宮
惠山泉　憩虎丘來仙樓二首
虎丘和葉公旦韵　茗溪舟行即事
同繆念齋館丈遊韜光
同繆念齋丁來公馮陽長聶帽琢遊西湖
遊吼山　梵江即事
過菁江弔馬畫初同館墓
夜泊菁江二首　招寶山觀海
禹陵　抵烏鎮葵徐先生

客清江浦苦雨　江浦漫興
過黃家嘴時居民被河決之患
九日途中即事　郯城道中
沂州道中　望岱
旅店早發

卷二

同家兄共辰乘舟夜行二首
哭程正夫二首　送阿宇師歸嶺南
上巳湄園四首　五月十五夜湄園看
月　送張景韓明府之任

龍西二首　送公旦歸餘姚
次韻家兄思皇送公旦
送王淑華北歸　悼内二首
贈新安北道人　春日上谷書懷寄崔
玉階同館　上谷訪丁景行副使
贈吳舜瑞別駕　贈陳藹公
董憲副招飲古蓮池二首
贈上谷沈太守　贈上谷張參將
別袁杜少　遊蜀村二首
題無聲上人小像　宿無聲上人山房

留別無聲上人　贈牟滙池柱東同年
東顒侯舍人鄴城西園看牡丹
西園看牡丹有感　贈張孺商
次韻酬張孺商　聽尹爾韜彈琴
贈高安陽鹿巖同年　途道和舊吳江令也
惠鯉與酒兼以詩索和
贈濬縣劉裕公明府　劉明府招飲大伾
同柴渭濱劉毓恒楊荆石諸子遊浮丘
送温泗源同年旋粤兼寄阿字師
寄摯慶董虎節別駕　夜半聞琴絃斷聲三

首　酬王北山給諫見寄
午日遊豐臺詩　乙卯閏五月一日聚
族人飲湄園成十二韻
望月有感　兩兒從學於内弟周
若魯　夏日園中即事
壽思皇兼以書懷　送張侶蒨歸越東
槐花黃懷公旦　偶歎 有序
酬耿隱之　贈周瀛陽叔岳八旬
舉子

卷三

登舟赴津門　津門即事
題項僑如小像　津門同棹二首
自青縣入衛河　舟中望月
歸里門有感　桂
寄杜子靜同年　李星來明府謝余胡
麻詩有多君贈我天台種勝似恩傳學士
麻之句次韻答之二首
乙卯十一月一日葵亡妻
歲暮張又韓枉過蕭齋
紅牡丹　多素庵見訪談醫

戲贈蘇澤公納姬二首
題李匋庵明府畫舫　送董默庵同館赴闕
袁杜少停舟枉過留飲湄園次韵
湄園烟雨圖二首有序　郊行即事
贈張又韓　中秋前二日李星來
招飲妓席看桂　九日有感用少陵韵
金大年刺史招飲看菊
寄豐縣佟惠公明府　弔姜貞毅先生
弔褚隱士　題畫
葉公旦贈詩及書次韵答之

雪　題任無慾畫
答栄翼心別駕畫竹見貽
雪霽偕公旦聯轡河干得詩字
贈公旦用贈張又韓韵
丁巳元日二首　春日送公旦之京
百泉漫興八首　黃粱夢
武安懸招提　沙河道上聞鶯
遲公旦不至賦此以招之
丁巳仲夏同徐敬庵湄園談醫
槐堂　槐堂晚凉得秋字和
公旦韵　送盧夢山明府之任
隴西　寄贈鄭民牧將軍
公旦秋夜不寐賦此嘲之
秋雨　槐堂漫筆
同公旦秋夜聽雨　同館富雲麓少宗伯
奉使　諭祭海澄公便道還里枉過阻雨
話舊三日　同館杜肇予少宰南
旋舟次河干以詩見貽次韵答之
寄偏關李聖南司馬　贈劉曉成秀才

卷四

夜泊瓜州　贈劉高淳遽修
汲惠山泉　戊午夏日自富陽江
往三衢訪李鄴園制府
嚴子陵釣臺　避暑文杏山房
虎丘病瘧憩上修上人居素堂
北歸渡揚子江舟中雜興十三首
茅兒窩阻風　舟次夾溝河水爲災
漫成二首　河決有感
挽王北山同年　題班婕妤紈扇圖
庚申元日書懷　謝方山郎中過湄園

以詩見贈次韻答之
夏日湄園雜興十首　魏子相館丈枉過湄
園　送公旦南歸
庚寅十一月一日紀事
辛酉元日即事　贈公旦
贈濬縣劉裕公明府遷金華別駕
送楊永寧南歸　壬戌春日送陳覺庵
同年觀察神木　答李星來贈詩用前
韵　送蔡又還南歸八首

壬戌春赴曹南看牡丹
曹南訪王仁西　曹南看芍藥二首
魯仲連村　旅店聞簫
孟嘗君墓　賦得庭槐寒影疎
重陽　孫書臺同年過飲雲
莊　壬戌十月六日雲莊
習靜欲入城省　老母阻雨
贈三元葉明府　送王帝賓叅將赴鎮
閩中

但吟草卷一

安德蕭
新城王

登清風臺謁夷齊廟

我立永豐巔首陽向我峙遂之清風臺以訪墨胎氏鬱鬱松柏林悠悠灤漆水雨洗春色深人入清風裏未食蕨與薇安知肉食鄙爲頑與爲廉百年同一死吁嗟黃虞人在此不在彼

格高氣逸寄托甚遠讀之亦覺清風謖然
田綸霞曰中六語即說盡

桃花村

悟得桃源在在津桃花放處便成春啣泥燕子低穿屋傍岸垂楊遠庇鄰乍看風光同洛浦翻疑野老是秦人征車薄暮驅山麓辜負茅庵結水濵

春雨

星軺早發薊城西對面峯頭帶曉霓石氣翻飛雙燕子柳烟穿破一黃鸝無邊蒼翠迎征蓋不惜香泥滑馬蹄喜看桃花經雨後淡勻春色滿山蹊

田綸霞曰三四可愛

望盤山

奉使勞勞去復還薊門日出望盤山晴霞隱映蒼

松裏石磴依稀古寺間繞澗飛泉留雨任垂蘿石
壁待雲攀山翁許我重來訪轉歎風塵老客顏

自北平西旋行次三河復向雲中咫尺
帝京不得一省　慈幃而　家嚴又居
里門悵然有作

薊門南下又西行望裏關河近　帝京君命儼臨
前去路親心應計轉來程圖書冷落春風意車馬
透遲愛日情非是曾參聞在楚燕山德水暮雲平

田綸霞曰諦有數層

居庸關

兩壁巉巗夾澗廻居庸天險枕雲限長城壘接青
峯起短笛聲兼畫角來秦月漢關愁雁陣鐵衣金
柝冷龍堆邊城誰識春歸晚三月桃花四月開

田綸霞曰寫景記候俱妙

上谷謁王近薇先生

高臥山中日閉關門垂五柳靜而閒雲烟許向庭
槐宿車馬嗔來徑竹删亭畔花深藏白鶴園中籬
破入青山論經便坐帷卮酒許入春風一醉還

夏夜飲許秀才園

乾坤嘯傲寄吾身暑散凉生取醉頻月逐簫聲中

夜曉雨催花氣一園春主人好客多栽竹小巷臨
河共釣鱗過酒墻頭眞易事君家北舍我南鄰

田綸霞曰結語有趣味

七夕招龍遠公田雨來飲湄墅

此夕年年看渡河問君不醉待如何塡橋底處渾
無據乞巧何人且任他三徑雲痕封藥圃一竿秋
色老漁簑忘歸復向深林坐楊柳枝頭掛月多

讀王北山給諫詩

讀君詩有畫言笑若爲親交道情如故長歌調轉
新人多嫌島瘦我獨愛陶眞諫草無由得焚時應
避人

己酉六月耿隱之枉過湄墅二首

感君忘世味過訪野人廬不待關人報知爲長者
車杯中斟魯酒廚內芼山蔬問寢多閒暇相期共
著書

燕市經年別平原十日留琴樽忘溽暑風雨入新
秋嬾看床頭劒閒同海上鷗山中如採藥應許我
偕遊

秋夜漫興二首

堂上問安餘愛聽兒讀書青青慈竹茂冉冉古槐

疎蝴蝶三更後羲皇一醉初不留金與子伏枕夜光虛

此眞天籟矣

不寐惟枯坐勞勞念此生枕聞今夜夢鴈叫去年聲明月空余性秋風冷物情嗒然還自笑從此謝浮名

田綸霞曰三四佳句

歲暮有感

養生能却病守拙豈嫌貧酒力輕寒雪梅香逗早春帷餘書課子且市肉供親歲暮門常閉疑來索債人

上巳程正夫李霖贈李星來集湄園

綠楊蹀躞度驊騮上巳羣賢祓禊遊千里客帆銜淚急一灣河水抱林幽盤中莫笑無兼味杯底能消爾許愁九十春光今過半與君醉把羽觴流

癸丑春南遊發里門

負米問津應不迷依依閭巷繞春堤雲封衛水漁歌遠草發平原雁陣低折柳橋頭看白鷺垂鞭馬上聽黃鸝遊人盡道江東好一片離思泰岱西

東阿黃鸝橋

晴雲逐轡度河關路入東阿半是山泰岱遥從天外峙濟流曲向郡中還看碑人立夕陽下攀柳馬嘶春草間送客黃鸝何處去過橋祗聽水潺潺

風趣盎然

田綸霞曰五六妙

曲阜謁聖林

遠探禹穴向山陰拜墓停車魯北岑飛鳥不巢猶識聖枯楷餘幹尚依林子貢手植楷雖朽而幹尚存堂坊歷世封如舊陵寢何王守到今未列三千爲弟子低徊泗上洗塵襟

田綸霞曰題大最難下筆而詩最清雅第六句放開便佳

過兗州

客程又度兗城東魯地河山在眼中野水縈廻分濟泗遠峰羅列見龜蒙機忘鷗鳥翻沙白春到人家看杏紅里近聖居風最古當年報政薄齊功

雨中過任城

朝來洗却馬蹄塵驛路淒然客裏身遠岫生雲封去路大河流水漲通津平疇麥浪迎車擁遠樹鳩聲入耳新負米慈親應遠念雨中少子作遊人

望南陽湖

縱目烟波千萬頃蒲湖漁艇捕魚翁銀河半瀉山

爲岸太極初分氣作宮挽眾江淮通貢賦合流濟泗競朝宗八垓汗漫遊何日欲買扁舟任此中

一氣流轉不斷字句

夜泊奉新閘

頻問篙師舟泊處爲貪利涉到黃昏蒲帆倘挂歸雲影竹纜猶牽過雨痕遠聽喧聲爭野渡近看漁艇繫柴門醉眠省却家園夢頗有沽來酒一樽

沛邑懷古

東南不復見雲屯日暮誰招赤帝魂楚漢雖謪今父老河山仍是舊乾坤項歸爭似劉歸好豊里希同沛里恩豁達能令人北面大風漠漠起黃昏

宿遷懷古

論古何須說廢興中原逐鹿漢高能雖然天命非人事可惜重瞳失范增

田綸霞日此絕句已登峰造極矣

淮上雨中有感

日作歸與賦天心若惜晴閒雲留去影野鶴問來情何事多留戀逢人隱姓名簷聲愁客耳夜半聽偏清

廣陵贈錢樸庵同年

論交期與古人同邦水停橈話素衷廿四橋頭看夜月三千里外悲秋風遙瞻東岱情何極閒補南垓句自工負米勞勞江上客懸君問寢白雲中

望金山用唐張處士韵

中流爲砥柱南北水平分浪靜開江霧峰高抱海雲金陵山色見鐵甕語聲聞穩渡無風浪高歌已及醺

舟及儀真有懷

時切北堂戀暫遊南國春膝前仍幼子江上竟遊人還刺難云拙分庭亦喪眞浩然歸志決菽水奉慈親

田綸霞日五六刻意描寫

金陵邂逅吳玉隨同館招飲寓齋

行厨爲我剪春韭把袂依依問起居細與論文沽市酒遠來負米食江魚津頭合劍千秋事燈下忘形一醉餘聞道上林需奏賦茂林宵許卧相如

客金陵孫惟一同館招飲看藥欄

夢想同人賦碧雲相逢握手倍殷勤金陵作客誰知已玉署需賢合召君五簋留賓非是儉數杯話舊不辭醺藥欄欣看名花放南國春光許共分

登牛首

寺壓山腰接上方俯看雲樹鬱蒼茫五更夢破鐘聲裏三界形分塔影旁老衲誦經鶯囀後牧童橫笛犢歸忙登臨不覺開心目屹立峰頭望祖堂

自金陵赴句曲

東南四月麥風涼回首金陵客路長揚子江心飛雪浪石頭城上駐斜陽祇餘琴劍隨千里不盡湖山貯一囊句曲三峰聊在望茅君相約受仙方

遊茅山乾元宮

三茅山上訪茅君古觀鐘聲林外聞丹竈燒成餘

舊井神碑斷後長殘紋拂巖柳淚流鶯語滿壑松濤走鹿羣尋到洞中人不見杖頭擡得半天雲

惠山泉

山半一泓凝不流問誰井井辨源頭疑從銀漢天邊落好把氷壺月下收漱齒松間清渴思濯纓石上豁塵愁茶經品騭何多事豈讓中泠水一籌

憩虎丘來仙樓二首

高樓頫極目懷抱向誰開欲睡抛書卷消愁把酒杯客橈衝比去秋色自西來若問淹留跡千人石上苔

凭欄臨綠水徙榻對青岑暫憩樓居好何如返舊林蟬聲清暑意帆影挂歸心鄉信憑仙鶴悠悠思不禁

虎丘和葉公旦韵

不逐遊人上畫船茫茫客思寄山巔空懷故國風涼夜最苦江南暑濕天上下清池傳洗劍古今片石解談禪日歸猶自未歸得搔首槐陰聽暮蟬

苕溪舟行即事

吳水乘舟下湖邊人數家迎門栽竹木倚檻網魚蝦雲薄携山雨風微掃岸沙他鄉語音別停棹客

愁加

同繆念齋館丈遊韜光

寺居峰頂絕塵氛我愛韜光祇共君隨手杖扶山徑竹回頭屐躡澗邊雲翠封千岫杉松合波湧一江吳越分把臂登臨渾不倦泉聲到處隔林聞

同繆念齋丁來公馮陽長聶娟琢遊西湖

有情山水幾廻過載酒同遊泛小艇三竺雲峰圍野墅六橋明月老湖波喧闐鼓吹逢春勝縹渺烟霞落日多底事勾留多逸興扣舷聊復學吳歌

遊吼山

乘舟穿石洞峭壁立亭亭階下容春水窗前列畫屏遊魚牵荇去修竹向山青午夢鐘催散覺來猶未醒

蕪江卽事

越溪同伴女盡是莫愁年不讓花容艷轉憐鳥語妍穿松驅蛱蝶扶竹看遊船西子何能再效顰空復然

過菁江吊馬晝初同館墓

披草攀松過水涯雲天一望鶴歸遲停舟拜墓情何限淚灑菁江日暮時

夜泊菁江二首

松風呼鳥宿竹影照螢飛江上乘湖水朝來暮卽歸

揮扇逐蚊蟲熟眠宜醉翁枕高鄉夢遠夜半到山東

招寶山觀海

山頭坐聽報潮雞海路茫茫望不迷烏石正南浮百粵蛟門直比接三齊（烏石蛟門海中二山）泛舟銀漢來爲客坐釣滄溟可探驪忽聽漁歌增旅思遠天無際暮雲低

意閒飛動

禹陵

禹穴山頭何處尋當年訪古好奇心功成八載九河水夢入千秋一寸陰窆石亭前來暮雨菲泉井畔聽鳴琴衣冠葬此憑誰問捫讀殘碑思不禁（窆石亭菲泉井皆在禹陵）

抵烏鎮葬徐先生

執紼前行淚不乾未能移楷植墳邊心喪服後思何極明月無情照杜鵑

客清江浦苦雨

鴈南人未北江浦雨中留不定陰晴意始憐風物

秋楚雲連岱麓河水漲淮流醉把離騷讀簷前雨未休

江浦漫興

木葉乘秋下涼風動客思山川遊有記形影答無詞永夜蟲來吊家園夢到時書憑黃耳寄何以報還期

過黃家嘴時居民被河決之患

架竹編茅任道旁漢家何日築宣房地成蛟窟民無土釜見魚生水是鄉看去鳩形仍帶墨繪來菜

色未如黃功成繇子歌愁聽億萬金錢付渺茫

九日途中即事

滞留秋暮始言歸走馬荒郊看落暉陽鴈不隨黃葉下鄉心祇共白雲飛野風欺客還吹帽山雨洗花頻點衣虛却故園叢菊好僕夫應笑淚遊非

郯城道中

東齊連楚境秋色指歸程渡水魚梁淺載囊驢背輕林春行客飯帘挂醉人情僕僕風塵裏拈鬚白數莖

沂州道中

野橋流曲曲遠樹繞層層霜薄枝垂柿風高岸結氷僕夫鞭去馬獵客臭歸鷹爲問城隍舊曾參系出鄫州有鄫城

望岱

五嶽名山首岱宗峻嶒勢已壓羣峰不須登後小天下猶喜望中歸魯封何處岩崖埋漢璧幾番風雨響秦松他年直上最高頂閶闔門聽日觀鐘

田綸霞曰全首清雅吾無間然

旅店早發

荒村天未曉鶯月入窗櫺問夜更將盡思歸人半醒橋頭分野徑樹杪點疎星何事爲形役雞鳴馬上聽

但吟草卷二

安德蕭惟豫韓坡著

新城王士禛阮亭評

同家兄共辰乘舟夜行二首

水繞荒村去更深泛野航天河橫纜影古寺透燈光犬卧農家靜鴻歸估客忙欲眠同大被莫畏岸風凉

田綸霞曰第四句透字佳

今夜同舟濟談深未肯眠世間青眼少門內白眉賢不賦池塘句長吟華蕚篇風波何處起危坐得心傳

哭程正夫二首

廿載歸林卧吟詩酒一壺文章師後學語默羿先儒雲氣收山麓星光散海隅翩翩乘鶴去今古總須臾

論文纔幾日一別竟長眠金谷哀詩伯瓊樓返謫仙黄泉歸有舍白雪和無篇空作招魂賦臨風泪潸上聲然

送阿字師歸嶺南

不忍別君君不留南飛錫杖挂離愁風塵去住真如夢身世行藏未斷癡問渡桃花臨德水歸山蝴蝶戀羅浮他年須踐烟霞約破衲相隨五嶽遊

上巳湄園四首

擾擾真多事小園安此身肺腸經苦藥耕釣作天民有酒陶潛醉無錢原憲貧欣茲修禊日向憶永和人

夙有山林癖城居即是村荒園栽棗栗難字解兒孫籬斷花分徑河灣水到門風和慈竹勁聊以慰晨昏

傍水宜池沼兼花列果林開渠因地勢接木見天心日晒沙邊網風吹壁上琴詩成多漫興松下獨行吟

爲愛風光好登臺澹所思歸鴻雲外急去艇日邊遲寒野麥無浪長堤柳有絲兵戈塵不起幸是太平時

田綸霞曰五律四首風神似王孟而點綴景物仍是少陵

五月十五夜湄園看月

秉燭遊何興柴門半未扃柝聲敲夜白荷影入池青地窄分松徑天空戀草亭滿園圖畫意寫向碧窗欞

送張景韓明府之任隴西二首

初宰花封向隴西三秦風物似三齊鳴琴不是尋常事漫說牛刀用割雞

暑天西去雨隨車擬看鳧飛報最餘鸚鵡能言君異政籠來勝寄數行書

田綸霞曰白樂天云切莫空寄蜀茶來與此同意妙甚妙甚

送公旦歸餘姚

歷吳適越尋禹穴爲訪幽人願交結南國多士半浮華片言識君爲心折宅傍青山栁映門身隱名高傳兩浙文不近今行近古温其如玉剛如鐵千

里同舟北地來掃徑湄園講席設桃花李花舞春風小子競立程門雪陟屺遠望興歸思蟬鳴在樹催人別一帆風送到勾餘勾餘瀕海不可居川原有地走虎豹波濤無際噴鯨魚客遊齊魯習風土移家德水云何如獨立菁江望明月烟波飄緲應思余

次韻家兄思皇送公旦

鼓楫將行別意深秋風送客聽蟬吟盈虛易理談無古南北月明看自今鄉思一帆懸野浦潮聲兩岸落楓林廣川知有重遊興訪我湄園跡可尋

送王淑莘北歸

忽下天津棹春風憶故鄉菊憐陶逕舊鳥憶翟門涼理勝疑能破心平醉不狂寄言燕趙士明月汞相望

悼內二首

結髮爲夫婦于今二十年朝烹供母膳夜繡待兒眠月落塵生鏡雲飛鶴唳天更憐婚嫁晚五嶽思茫然

誰道莊生達謌終已失歡花風春信斷紅雨鳥啼殘念我求妻易憐兒得母難從今悲奉倩月照半

庭寒

贈新安北道人

蒲團對坐問仙蹤渴飲清泉饑食松辟穀從今無秘訣閒雲野鶴伴青峰

春日上谷書懷寄崔玉階同館

銜悲此日類奉倩達觀愧不及莊叟丈夫惜淚莫輕彈以歌代泣歌何有隔窗夜半呱呱聲吹入愁耳不堪受脂車聊以解吾愁行次上谷怨楊栁側望紅日燕臺高回首白雲茅屋右日暮徙倚蕭蕭亭把杯且醉高陽酒金章紫綬重懸腰何似濁醪

香入口向平逸跡我讓先范蠡歸帆君落後莫使
桃花笑漁翁易水津頭一攜手

上谷訪丁景行副使時權江南觀察

春風吹客到漁陽十載交情未可忘緩步金門同
珥筆高歌易水且持觴江南日曉聽鶯語薊北雲
深下雁行醉看蕭蕭亭上月冰心祇許兩相將

贈吳舜瑞別駕

相見握君手別君經數年燕山紅日遠德水白雲
連人憶三韓地春歸二月天金臺堪一醉爲我話
前賢

贈陳萬公

蘇會天下士但我媿歐陽馬識千金駿鵬遲萬里
翅遺懷歸定命傳世賴文章莫學屠沽輩悲歌易
水旁

董憲副招飲古蓮池二首

最愛蓮池古緣堤盡綠楊無歌寒易水有酒醉高
陽比斗橫雲影南樓上月光主人猶念舊遼海是
同鄉

池光春蕩漾願假滌春愁波定能容月機忘可件
鷗欣同山簡醉疑上李膺舟簫鼓催天曙凭欄潋
碧流

贈上谷沈太守

五馬行春地蕭蕭易水亭蓮漪浮月白柳浪向人
青時雨灑嶰谷清風來訟庭筵前燈舞罷醉眼散
疎星

贈上谷張參將

鄭侯不託赤松遊似乾君家輸一籌人傑欣逢三
輔士春風許蕩五湖舟挽留夜月同卮酒戡定西
南在壯猷醉後談兵君莫笑倚天長劒挂床頭

別袁杜少

上谷停車一問津桃花未放且迴輪雲生易水春
城雨夢斷長安古驛塵張儉痛爲亡命客會參悔
作遠遊人東齊避地深相約傷我書堂作比鄰

遊蜀村二首

遠黛橫如畫來乘薄苯車橋欹橫古木澗曲抱人
家麥浪浮晴色松濤帶晚霞山翁留客飯泉水煮
胡麻

不逐漁翁入仙源一徑通牛斧驅落日丈老任春
風雲白青山外桃紅綠柳中歸鴻搔首望鄉思太
行東

田綸霞曰五六好句又是一法

題無聲上人小像

漳河停客轡相訪一談禪幻幻原無象非非尙有天垂楊春萬斛㸃墨界三千欲悟西來意池中看白蓮

宿無聲上人山房

借得禪床卧安眠慰夢寬輪蹄飛驛路鐘鼓靜山村洹水曲環閣太行斜對門飽餐香積飯捫腹復何論

留別無聲上人

臨岐同望處佛閣迥千尋僧卧洹流靜車遲麥浪深黃粱今入夢白社久歸心大笑纔分手溪前虎嘯音

贈牟澠池柱東同年

路接秦關險煩君宰澠池不妨花作縣肯以繭爲絲爲政傳三異辭金畏四知黃河南北間飛渡故人思

田綸霞曰三四工麗

東顧侯舍人鄴城西園看牡丹

鄴下淹留遊子車城西來看牡丹花胭脂未脫美人面富貴翻開貧士家傍竹倚松嬌欲語拂烟映日錦成霞衆歸盡向春風醉誰道門生隔絳紗

田綸霞曰第四句翻案見奇

西園看牡丹有感

疊石爲峯傍落霞曲欄猶發舊時花村農不解春風恨笑指東陵去種瓜

贈張孺商

君是毘陵士何爲漳水涯憐余初丧偶歎爾更無家河北聞孤雁江南夢落花他鄉同作客夜話謾咨嗟

次韵酬張孺商

何事淸人耳小齋聞讀書敢題門外鳳須辯字中魚話久天眞見杯寬野興疎素心人有幾握手樂何如

田綸霞曰第四句巧不傷艶

聽尹爾韜彈琴

却勝蘇門嘯遺音聽最饒徽間聲激越指外意飄飄細雨流松籟淸風送海潮無絃琴挂壁醉後趣同陶

贈高安陽鹿巖同年

有客觀風洹水涯桃花夾岸柳垂絲西門磬折何多事子賤鳴琴自不欺鄴下兒童歌父母廣川士子憶賢師（由德水敘諭遷安陽令）問君畫錦堂如舊好醉春卿把玉巵

塗道和舊吳江令也惠鯉與酒兼以詩索和

儉腹無兼味食魚傾酒尊醉中消旅思客舍足盤飧陶令偶開徑翟公誰到門古人多贈答相對欲忘言

贈濬縣劉裕公明府

才非百里宰黎陽愛聽絃歌引與長春草鋪庭隨意綠名花滿縣與時芳天邊鳧影仙人爲月下琴聲單父堂暫爾停車倦遊子大伾東望白雲鄉

劉明府招飲大伾

醉酒山亭積翠濃去天尺五大伾峯河傾東海勞沉馬（山下有黃河故道）洞入西陽照卧龍（洞名西陽龍洞）架閣巉聞千尺佛盤根石上萬年松政閒時有青山與到處磨崖記舊蹤

格高氣健

同柴渭濱劉毓恒楊荆石諸子遊浮丘

白馬津頭聳一丘勢盤河岸若行舟孤城雉堞山腰上村落人家水面浮綠竹難尋當日跡白雲翻動故鄉愁邶鄘衛地多君子逐隊春風快意遊

送温泗源同年旋粤兼寄阿字師

君去羊城六千里帆挂鄱湖波不起開囊時弄絲綺琴無邊山水撥入指見月推琴起相望顧影頭白嗟爲郎南越今遺陸賈往尉佗稱吏慙稱王蠻方烟瘴勉加餐檳榔一斛堆金盤問訊海幢蓮社友未載書詞託君口蕭史樓頭悲鳳凰爲道故人近丧耦蝴蝶飛滿羅浮山笑指蝴蝶是莊叟

四綸霞日第五句轉入合拍

寄肇慶董虎節別駕

君佐端州政風清烟瘴天三台峯並峙百粤海遙連看竹龍吟水登山瓊響泉（龍吟水瓊響泉俱肇慶地名）懷人貽繡叚玉案報徒然

夜半聞琴絃斷聲三首

聲驚別鶴夢中聞琴上朱絲忽斷分一曲關雎彈不得西風夜雨憶湘君

嶧陽百尺豈虛生曲淡音和太古情閒匣拂絃腸已斷調來十指不成聲

琴聲人意兩相違此日青鸞何處飛誰道鳳麟膠
可續黃金已減舊時徽
田綸霞曰三絕凄其悲涼音調入古諦出惜古有此意

酬王北山給諫見寄午日遊豊臺詩

晨起槐陰立君使到庭墀問從日邊來舉頭望移
時緘封未及拆先致無恙詞慇懃千里意澹蕩五
日詩休沐多逸典尋醉習家池連轡玉堂客幽襟
花下披不怯酒盃寬愁看西日馳春明買紅藥野
人茹紫芝余嬾習成性悠忽失良期兒童報端午
烹魚一舉巵小園枕衛河聚族飲於斯屈平不受
弔龍舟競渡奇小徑通射圃角弓挂柳枝石上把
書卷樹下坐圍碁東南息羽檄犬卧雞鳴遲日隨
田閒父散步聽黃鸝管子平生事祇有鮑叔知燕
山德水月兩地照無私

乙卯閏五月一日聚族人飲涓園成十二
韵

昔卜豊山麓今居德水隈三遷因辟地百忍欲忘
猜土厚淳風見年豊時雨來門前宜植柳庭際任
生槐蔬足盤餐味顏從笑語開季方誰道俊小阮
敢言才凡鳥豈爲鳳名駒終勝駘無聞悲已老有

造勉於孩五世堪同爨千金數散財父兄分向坐
子弟次擎杯淸白傳家好園鄰董子臺園近董子讀書臺

望月有感

蝦蟆食盡復生天事闕人間不再圓聞說羿妻偷
藥入月宮容得幾嬋娟
田綸霞曰意有所指

兩兒從學於內弟周若魯

不是他家子成人酷似之祇緣兒失母故傍舅爲
師宅相占難應頤藏飯度饑莫嫌呼棗栗解讀數
行詩

冀至可感

夏日園中卽事

晨昏候母安此外便聾啞勝敗兩相忘以金注若
瓦萬物質非銅造化工如冶煩暑不入林園中避
炎夏浮雲覩豈眞松風聽未假六月餘雨澤禾黍
被原野二三素心人彈琴敲碁者短服復散髮黃
庭手常把高枕卧北窗陶潛吾師也
讀此作羲皇上人想
田綸霞曰此詩寄意高遠取詞險怪信筆而成又無斧鑿痕

壽思皇兼以書懷

第一功載漢八葉盛稱唐吾家世傳後復有白眉
艮襟懷絕塵雜古貌復昂藏賦質艮獨異具此鐵
肝腸結交少知巳知巳屬雁行六月逢降辰携酒
佐霞觴凉風來北牖冉冉芙蕖香相看頭巳童兩
鬓染清霜承前與續後光陰去堂堂會拍洪厓肩
同跨葛由羊錬液餐烟霞麻姑話滄桑

送張佀蒨歸越東

西風落葉雁南征爛醉樽前送客行兒輩多慙門
下士君心獨戀主人情愁看明月帆邊挂細檢詩
囊驢背横歸到錢塘相憶不雪山噴浪正潮生

槐花黄懷公旦

槐花黄夾門雙槐蔭我堂去年酌酒與君别枝上
鳴蟬聲抑揚此日西風送秋至花飛葉落堆垣墻
余擬安仁永逝賦聞君亦抱奉倩傷上有皤皤白
髮之老母下有呱呱夜啼之兒郎半生不灑淚舉
頭望穹蒼兩地情如此各悲天一方德水村墟半
樂土四明山谷多豺狼茅屋自慙東道主北遊驢
背携青囊槐花黄何時重得握君手相與論文醉
壺觴

偶歎有序

韓退之云吾年四十而髮蒼蒼而齒摇落幼時
讀其文而未之信也及余年四十窮子與病魔
交祟白髭共素髮間標乃念　慈母在堂幼子
繞膝門外之事不與天性之樂有餘從今老向
我漸催我去少漸遠矣惜哉

對鏡髭鬚白漸來桂亏壁上挽難開行年四十巳
如此著意千秋安問哉日對名賢書散案遍甞世
味酒盈杯課農課子亦多事舞倒堂前笑一回

酬耿隱之

賈客携來錦字書把書南望重躊躇蟬鳴樹上秋

聲早芝長山中野興疎嵳我白炊餘往恨問君蘭
訊近何如經過德水如相訪尊有村醪盤有魚

贈周瀛陽叔岳八旬舉子

此翁矍鑠地行仙甲子頻過莫計年飛步不憑靈
壽杖檢書時讀養生篇漫將白髮催今古自有丹
顔伴偓佺聞道得人眠更煖蚌胎喜見一珠圓

但吟草卷三

安德蕭惟豫韓崖著
新城王士禛阮亭評

登舟赴津門

客程幾日問篙工指說津門一泒通夢斷燕山空向北水連瀛海只歸東舳艫百丈牽秋色烟雨漫天立釣翁來往行舟貪利涉揚帆我欲趁燕風

津門即事

雲水蒼茫客裏秋津門瀕海納河流千帆爭下疾於馬一棹緩移輕似鷗濁酒頻斟休厭醉釣竿偶把嬾垂鈎張騫八月乘槎便好共窮源入斗牛

題項僑如小像

翩翩少年子宜食金門祿何為繫扁舟端坐而捫腹清風水面來紅蓮氣郁馥聞採野人芹秉栽君子竹烟波容放士悠然曠心目一棹入桃源雲深覆茅屋勿使外人知權將漁父逐

津門回棹二首

倦遊熙攘地擊楫賦歸與書寄陸機犬飯思張翰魚黃金多宦達白眼半交疎童僕笑余拙何如守舊廬

五六近右丞

秋隨歸客棹兩岸野風凉水面吹魚浪雲間度鴈行舉杯看世短拔劒倚天長回首燕臺路瀛洲落日旁

自青縣入衛河

忽睹清分濁貧家居上頭一篙新漲水半自故園流帆影高懸日桅聲盪入秋漁樵雲樹外引我下汀洲

田綸霞曰寫來恍妙

舟中望月

卷幔疑天曙舟中看倍清桂香乘露下蟾影向波生祇許螢分照那堪蛩作聲客懷愁不寐好伴到三更

歸里門有感

輕帆急下水淙淙星斗横斜載滿艘歸後方驚旬日久愁來須得一壺降繞親膝下雲生舍携子房中月照窗梁上燕窠仍是舊朝飛暮宿不成雙

桂

滿枝金粟發天香風雨妬花移近床今夜夢覓仙作伴月中休令斫吳剛

寄杜子靜同年

葉落西風欵索居歸鴻好寄數行書桓山對飲須邀月濟水投竿偶羨魚四十傷妻人易老九年不宦興全疎聞君近有相如渴賦罷停雲定憶余

田綸霞曰第六好對句

李星來明府謝余胡麻詩有多君贈我天台種勝似恩傳學士麻之句次韻答之二首

蕭蕭閉戸讀南華踈放人疑隱士家莫謂參苓能却老與君相約飯胡麻

謾燒丹竈助年華種出天台道士家不羨鹽梅輕此味肯將姓氏列黃麻

乙卯十一月一日葬亡妻

悲風颺颺柳車行此別方知隔死生埋骨衹封三尺土歸寬應鑒九招誠老夫欲止傷妻淚稚子難禁哭母聲永閉夜臺今已矣東流頰水最無情

歲暮張又韓枉過蕭齋

平原客到報騎驢不爲尋梅爲訪余躧履迎門多笑語開尊入夜只山蔬蕭條巷僻春仍至慷慨年華歲欲除信宿貧家無可贈任君借取案頭書

紅牡丹

檻外亭前錦一叢枝頭裊裊向人紅嬌生於面看偏艷弱不勝衣態轉工入夢襄王憐暮雨無媒西子怨東風群芳欲歇誰能殿留得春光在眼中

多素庵見訪談醫

十年歸養愛閒居犬吠柴門客訪余酒滿杯中浮世味方彖肘後著奇書衹緣多病知醫早偶補遺詩問寢餘寄語幽燕林下士提壺一過野人廬

戲贈蘇澤公納姬二首

鈎簾月入繡幃春十五盈盈不解嗔邢尹宮中相

見否買花誤認妬花人

擁來半臂怯衣寒老向花叢帶笑看四月枝頭梅雨遍一番結子一番酸

田綸霞曰二首雅謔

題李陶庵明府畫舫

許我頻登元禮船室名畫舫豈徒然窗前曲引桃源水檻外時浮蓬島烟佑客無心隨泊漁翁適意對鷗眠佛家說有慈航渡結社廬山一問禪

送董默庵同館赴闕

出處兩無礙離筵勸酒頻君行懷　聖主我卧戀

慈親知已林間少投詩醉後其憑將愁病意寄語
玉堂人

袁杜少停舟枉過圅飲湄園次韵

繞園帆影去來舟爲訪貧家泊上流我戀晨昏安
子舍君因患難重交遊傍雲落日紅如火入夏涼
風氣似秋醉後休談戎馬事漁竿獨把不驚鷗

湄墅烟雨圖二首 有序

張又韓畫我湄墅烟雨主人不知湄墅之烟雨
已入圖中又韓設席於草亭徵風疎雨之際登
臺縱目但知烟雨生湄墅而不知湄墅之烟雨

即生於又韓之筆底間也

傍河通一徑桑柘隱柴門籬短過帆影沙平漲水
痕茅亭林際露渡口雨中喧我共園丁懶晨眠未
灌園

詩中有畫信然

天半空濛色多君筆入神池塘初受雨原野不生
塵高枕無懷氏扁舟行意臣荷鋤人倦後春草便
爲茵

田綸霞曰第三句受字妙

郊行即事

禾黍秉秋熟欣然看遠天壠深三伏雨樹籠萬家
烟驛路軍書騎街頭問架錢愁顏何日破還幸是
豐年

贈張又韓

屈指知心友平生只數君千金休賣劒斗酒可論
文披帳分春雨連床宿暮雲有方傳辟穀勿使外
人聞

中秋前二日李星來招飲妓席看桂

相與話情悰良辰便舉觴天心懸月白秋意著花
黃銀甲箏聲急羅衣舞袖長千金難買笑且以醉

爲鄉

田綸霞曰三四妙句

九日有感用少陵韵

愁愁不接寸腸寬強去登高意未歡壺內頻傾元
亮酒鬢邊任落孟嘉冠雨催鴻雁秋聲遠夜讀離
騷燭影寒黃菊紅萊隨意放移來未耐主人看

金大年刺史招飲看菊

琴鶴翩翩逸興存政閒邀客對芳尊爭傳撫宇嬰
兒毋因識風流太傅孫（大年太傅孫）秋老黃花常近眼
日卿紅葉半圍村野人時向籬邊醉無吏催呼犬

臥門

頸聯老

寄豐縣佟惠公明府

君治如冬日能令一縣春邑中傳杜召村落徧朱陳豐邑有朱陳村心曠琴聲遠政寬民俗醇雲間南去雁不厭數行頻

田綸霞曰第四句天然

吊姜貞毅先生有序

先生諱埰字如農萊陽人前崇禎辛未進士以給諫建言獲罪廷杖遣戍於宣州甲申變後浪

跡三十餘年後客吳門卒遺命葬宣州敬亭之麓自號宣州老兵同人私謚曰貞毅

蓋棺人乃定今日始千秋若輩仍驚膽兹身不贅瘤鶴聲聞泰岱骾骨葬宣州貞毅先生謚史臣應採收

吊褚隱士有序

閱褚公傳感其以親故辭官殆古所稱色養者與至讀窗杖二銘其謹身洗心又賢者也賦此以誌其事

燕趙有真隱高風恰似龐晨昏殊可戀圭組未能降擇地行憑杖銘心著在窗千秋瀛海上明月照無雙

題畫

茅屋傍疎林伴人花與鳥雲起山外山縱目乾坤小

葉公旦贈詩及畫次韵答之

十年玉署媿詞臣親老歸來敢道貧得傍雲深安子舍不因風起憶秋蓴忘形漫惜呼牛馬得句誰能泣鬼神一幅蒼茫圖畫好千山積雪爛如銀

雪

尋梅驢背灑漫漫大地銀鋪放眼看林際無風花滿樹山頭帶月玉成巒靜垂書幌虛生白獨酌村醪醉耐寒盈尺堦除童未掃豐年早報解眉攢

題任無慾畫

策杖平橋夾路松閣中人坐意從容肯迷猿鶴烟霞性入得青山不悮儂

答柴翼心別駕畫竹見貽

畫來君子竹尺幅勢千尋傲雪稱真骨夌雲見素心山間殘鳳食水際聽龍吟樵路開蒼翠偕君一入林

雪霽偕公旦聯轡河干得詩字

數莖鬚下挂氷錐緩轡河干共賦詩絮積三冬平麥壠花開一夜遍梅枝小姬輕掃烹茶日獵馬爭奔逐兎時幾處呼寒人不見草茅烟火舉炊遲

贈公旦用贈張又韓韵

良友南來學跨驢風霜驛路正愁余兩年相見人無恙三月同餐盤有蔬古體吟成詩獨步奇方著就病全除君懷磊落空塵事細與君談勝讀書（公旦精于醫）

丁巳元日二首

孝經盥手讀周易展圖看少忽為人易老悲從學難一行書曆首九十惜春闕強仕年過矣無才幸不官（老境乃造平淡如是如是）

新年何所願無病亦無愁殘臘隨冬盡良辰為我留三餐時鼓腹一醉便科頭瞬息堪今古春風不預謀

春日送公旦之京

束裝將就道惜別訂還期抵足眠三月論心酒數巵歌闘燕市裏夢繞廣川涯君看御溝柳青青似舊時

百泉漫興八首

一泒溪聲似若耶春遊此處暫停車竹園門外青帘影邀我先過賣酒家

垂柳陰陰遠世塵水清魚躍不驚鱗舉觴池上誰堪語對面青山是主人

尋到先生安樂窩人間樂事歎無多打乖讀罷看流水月窟天根付此波

晉代清談不可聞蘇門一嘯有餘芬泉聲當日遙相應令我登臺頻憶君

閣前飛鳥任翺翔酣睡春風午夢長蝴蝶莊周成往事肯將塵事擾羲皇

每逢勝地易勾留借宿山房事事幽香積厨中思飯筍頻僧轉向近鄰求

拂檻和風水面來喜逢善飲便傳杯書生豈遜百夫長腰矢彎弓射一回（清風閣過一千總與之校射飲酒）

石磴高懸步上頭人家兩岸鏡中浮客遊稱載無他物水色山光強半收（田輪霞日瀟洒自如抑且氣蘊語大想見先生襟懷之妙）

黃粱夢

野服輕身道士裝邯鄲北去古黃梁夾橋池水浮蓮葉傍閣雲峯接太行倦客支拳眠細草蹇驢昂首叫垂楊功名不待枕中幻笑倩廬生夢一場

武安懋招提

西瞻太行巔蜒峨橫峻嶺舍車乘駑馬五嶽志未騁停驂武安邑縱目好風景高樓相對映瓦屋聚井井鼓山石能鳴瘻池水化瘻（武安有鼓山其石擊之如鼓聲居民有瘻疾者飲瘻池水即消）有田種木綿其餘盡種蘈遊女結伴行風飄羅綺整婀娜步城頭地鄰邯鄲境暮投招提宿月照禪房冷浪遊念倚閭徘徊顧塔影

沙河道上聞鶯

垂楊夾道碧陰陰枝上黃鸝送好音駐馬聽來方在耳揮鞭指處又穿林馳驅驛路緣何事宛轉橋頭喚不禁滿面塵沙羞對爾片雲東去逐歸心

遲公旦不至賦此以招之

黃金輕季布訂約已愆期答我詩黏壁懷君月滿池兩心仍晤對千里詎天涯李樹多垂子歸來正熟時（公旦詩云園中好李熟待我月明時）

丁巳仲夏同徐敬庵滄園談醫

何以消長夏逍遙與所之荷鋤除蔓草腰斧理繁枝處世偏宜拙生兒幸免癡園丁傳客至樹下坐談醫

槐堂

野鶴爲巢祇傍林雙槐簷際愜余心謾占異日三公第好與鄰家半畝陰客到柴門聞鵲噪身歸子舍卧雲深讀書此地兒童日四十年來已十尋（田綸霞曰余亦受槐之賜多矣）

槐堂晚涼得秋字和公旦韵

堦前雙樹下隔葉看星浮暑滌連朝雨凉生六月秋雲開天宇潤夜靜柝聲幽扇枕君遙念南歸買一舟

送盧夢山明府之任隴西

車蓋飛馳向隴西迎人鸚鵡滿山谿公田種秫陶元亮清署鳴琴宓不齊官入俸錢供阿母地經兵火念殘黎政成寧待三年報把酒秋風聽馬嘶

寄贈鄭民牧將軍

謾說當年定遠侯書生仗劒抱奇謀下帷時已成三策借箸前堪進一籌刁斗休驚秦塞月烽烟不傍漢關秋　聖朝畫就麒麟閣名姓應須列上頭

公旦秋夜不寐賦此嘲之

不寐緣爲客蟲聲動晚凉當窗醒看月欹枕夢還鄉露冷孤衾薄風清夜漏長無媒求玉杵何以慰徬徨

田綸霞曰三四雅調

秋雨

入秋無驟雨簷際不驚風漠漠烟籠樹漫漫綠挂空連天禾黍碧傍水蓼花紅日與田家老陰晴話歲豐

田綸霞曰入秋無驟雨妙甚與南雪不到地同看

槐堂漫筆

庭前覆兩槐隔簾透青翠老幹立亭亭密葉傍簷縋宜對素心人庶幾兩無媿高卧聽秋雨掩卷忽而睡自稱無懷民曠然絕譽毀敲碁復浮白兀兀竟日醉不入深山隱不逐長安轡斯人爲誰與天地一聾瞶

同公旦秋夜聽雨

不辯城頭漏同眠快友生避風安一榻剪燭聽三更客阻還鄉夢秋添滿樹聲竹床寒范叔晨起愧衣桁

田綸霞曰第六句幽細

同館富雲麓少宗伯奉使　諭祭海澄公便道還里枉過阻雨話舊三日

爲捧　天書下九閽軒車南去慰忠魂半途秋雨畱三日二簋園蔬倒一尊負弩先驅爭在道牽衣稚子笑迎門閫中細訊兵戈事還把瘡痍告　至尊

素心真率如見

同館杜肇予少宰南旋舟次河干以詩見貽次韻答之

琴書滿載一舟輕繫纜河干水倍清風雨連朝惠

地主蓬蒿滿徑遲天卿對談半屬當年事欲別頻畱此日情我愛南陔詩未補多君五字號長城

寄偏關李聖南司馬

登龍媿我是林宗濶別多年祗夢通一榻高懸虛夜月數行遙寄阻秋風黃河將凍防秋蚤白草初燒候騎空好似思歸班定遠偏關人士若畱公

五六雅健似弘正大家

贈劉曉城秀才

閉戶年來好著書花晨月夜映窗虛雄文直欲追班馬難字還須辯魯魚帖括何人居上第賢良有

詔赴公車平生志願非溫飽自有青藜照石渠

田綸霞曰姱於對句擅場

但吟草卷四

安德蕭惟豫韓坡著
新城王士禛阮亭評

夜泊瓜州

微微江上月隱映伴孤舟漁父急歸浦金山橫截流晚鐘禪宇靜奔浪海門收此夜難酣睡臨深悔遠遊

第四句辣

贈劉高淳蘧修

入耳頌聲滿君才見一班桑麻無隙地聽斷有餘閒湖水涵春月琴堂對遠山客遊未云樂對酒少開顏

汲惠山泉

清晨起盥沃舟泊惠山足睡眼尚朦朧鶯聲斷復續昔年登絕巘湖光恣遊矚今朝坐船頭柳陰映波綠命僕往行汲寒冽色如玉煮茗香氣浮食竹不食肉即令酌貪泉豁然亦無欲

戊午夏日自富陽江往三衢訪李鄴園制府

南來訪吾友仲春發里閈夏日桐江行徘徊嚴陵

灘逶迤數百里青峯夾兩岸旅客倦言還好鳥一聲喚殊方異語言喧聒越人誇蚊背利如錐舟小不容慢夜眠愁就枕頻令鄉心亂賴有天台書起坐習止觀（嶽先生所贈波羅密經天台大師言止觀甚詳）片帆指三衢握手遂所願三衢控兩浙東南半壁扞指揮掃寇氛勳名一世冠受賞祇封留奇功著在漢智勇兩不居但為人嗟歎相見惜白髮談笑恣懽宴遊子計歸期屈指五月半縱目山水好炎蒸未可翫故園氣清涼因風假羽翰

田綸霞曰寫景正於瑣細見長

嚴子陵釣臺

把竿何所釣藉以遂其初無意中原鹿豈貪江上魚自惟身既隱到處足堪舒因笑磻溪老託名漁父漁

起句高唱通首章法尤妙末語調笑自佳
田綸霞曰三四妙不容說

避暑文杏山房

祇為避炎暑逢僧不說禪清涼元有地非想更無天偶爾同茶話時來借榻眠山中多舊侶尋訪在何年

虎丘病瘧懲上修上人居素堂

六月吳門瘧染身忽然寒熱一時侵飲氷自笑無王命曝背翻疑是野人不解枯腸愁苦藥但憐瘦骨駭慈親感君借卧清涼地誰向維摩問病因

北歸渡揚子江舟中雜興十三首

金山南北界飛渡意茫然春雨來江上秋風送客船中泠泉可汲遊子渴難痊莫笑蕭條況輕舟載白蓮（舟中載吳門鉢邊白蓮時方盛開）

吳越繁華地炎蒸未可居乘涼蚊集苦病瘧暑侵餘五穀惟知稻三餐只飯魚自憐腸胃薄夢想故園廬

客入秋風裏將歸倍憶家老親應計日幼子憶呼爺有月須求醉無錢更買花斗牛墟不遠潮汐待浮查

閉戶安貧者云何向越行笑余疎世故為友代謀生山水濃多興知交澹有成分金奇阿母聊慰子懸情（至杭州寄金葉公旦之母）

來舟頻問訊云自里門過細雨禾連野奔流水漲河路遙鄉信杳金盡客愁多傳得年豐語停橈喜欲歌

歸棹將千里清涼遠勝吳風高身易健雨後暑全

無蠶苦三分熟秧愁六月枯旱乾多染疫猶復日
吹竽
田綸霞日三四真氣
有底稱心事那來滕閣風渡河人已北望岱憶歸
東維纜守湖口持竿作釣翁客船懸五兩利涉問
篙工 湖口阻風
促織多秋思偏來傍耳鳴淚奔風有力露下月無
聲寂寂舟人卧遙遙漁火明夜長頻起坐水宿不
聞更
田綸霞日三四好

羽林敢死士歸葬沐殊恩勇氣非輕敵孤忠不滅
寃青燐餘野火白骨尚刀痕若入閨中夢無分亡
與存 舟行夾溝値載戰士骸骨北歸者
寸心能幾許不寐莫填愁作客歎多病還家望有
秋清風催盪槳好月載行舟鷗鷺情如水無妨汗
漫遊
深悔歸來晚西風近水寒星疎天漢迥酒劣客衣
單浦激秋聲壯魚龍夜夢殘扁舟輕似葉野泊傷
林巒
倚棹看飛鳥夕陽帆挂遲晨昏疎定省深念坐成

癡不責兒歸晚懸知母過慈兩翻寄書後轉恨報
還期
鳴櫓烟波際家園一水通紗窗憐曉日竹箔避秋
風到處花堪載久遊囊已空誤傳來范蠡西子件
湖中

茅兒窩阻風

盡道乘船好何如信馬蹄計程違日月客思轉悽
悽飲檝白頭淚維舟綠柳堤樵風儻有便利涉任
東西

舟次夾溝河水爲災漫成二首

河自邳徐決蒼茫盡濁流九年堯代有何日禹功
收水霧浮天色人家聚古丘尙餘岸頭柳爲我纜
孤舟
人間多樂土居此水爲鄉無地覓蔾藿誰家飽稻
粱千錢求賣子數口學乘航難繪流離狀因風達
彼蒼

河決有感

平疇千萬頃盡入綠波底莽瀁無崖畔獱獺遊井
里飛湍樹杪上何處長柳杞歎此稼穡民舟楫代
耒耜三五兒童輩敲針釣魴鯉飯魚不耐飢充腹

半糠粃孤子築宣房蒼爽始能起寄語與蛟龍天
地豈終否

挽王北山同年

王家堂似舊燕子尙飛翻聊奠几前酒難招月下
寃春憐書帶草客散孟嘗門已矣更何道養生終
未論

題班婕好紈扇圖

當年不共君王輦此日偏居長信宮最笑千金空
買賦何如紈扇寄秋風

庚申元日書懷

盡道新年好悠悠度此生不官人易懶無累病皆
輕老母欣清健諸兒半長成歲豐雞犬靜春釀醉
昇平

田綸霞曰三四名言

謝方山郎中過涓園以詩見贈次韻答之

野人得遂水雲居有客來過笑似漁新買扁舟閒
繫柳粗成茅屋儘藏書墻頭帆影春風挂屋角桃
花夜雨舒細讀君詩眞有畫荒園景物那能如

清逸可喜

夏日涓園雜興十首

小園漸成趣樹發互低昂草屋平無瓦松林密作
墻露溥荷意靜槳盪岸風涼花鳥多情甚容吾懶
與狂

田綸霞曰起得妙五六唐句

慈母難言孝諸兒幸好文一經堪教子萬石尙稱
君讀史推司馬學書宗右軍荒園何所有晨夕足
烟雲

偶步園中去隨余五尺童行行人不避曲曲徑逶
通詩律字難穩琴聲彈未工興來偕所好垂釣作
漁翁

逍遙閒自適有好漫無成擊劍勞筋骨移花悅性
情御泥來燕語打鼓轉帆聲喜與田間老占陰復
量晴

一枕北窗臥荷香繞夢清岸頭看雪浪局外對碁
枰酒伴陶元亮遊追向子平山居人自野私幸遠
浮名

田綸霞曰三四何等胸懷

浮雲來去影帆底不辭深朝政漫聞耳書聲自快
心諸兒能力學老子那留金隙地栽松竹亭亭半
畝陰

涼風林裏至傍晚懶歸來緩步勝騎馬烹茶當舉杯乘春低起屋看月便登臺有客同晨夕清歌聽一回（月下聽蔡又還度曲）

暑清三伏雨漠漠落如絲竹筍穿籬過藤蘿繞樹披河堤宜種柳池畔可開畦始信家居樂謀生理易知

衛水柴門外斜陽送過帆圍碁忘勝負對客懶衣衫書整兒童亂花香蛺蝶銜炎天多苦旱快聽雨霎霎

茸霖沾足後新綠淨塵埃冉冉村邊樹殷殷天際雷穀登羣蛰息稅納兩眉開方賦停雲罷艮朋冒兩來（是日公旦至）

（田綸霞曰十律點綴結構無不清穩雅麗可與何氏園林並傳）

魏子相館丈枉過湄園

不剪蓬蒿徑為欣高士過蟬聲時在柳雨意尙垂蘿車馬柴門少烟雲別墅多荷珠當沆瀣燕後肺如何（子相取池邊荷葉中露飲之）

（田綸霞曰三四似右丞）

送公旦南歸

蟬鳴樹上月明樓一榻高懸為爾留結客多年誰管鮑論文此日幾韓歐攜家北上重相約省母南歸正及秋途次如逢雲際雁音書好寄慰離愁

庚寅十一月一日紀事

冬至陽生日妖氛忽亘天西南橫似練蒼白狀如烟入夜兒童指他年野史傳災眚何日淨短劒意徒然

（此首有少陵家法）

辛酉元日即事

時至更相代曆書看又新天心寧重臘人意自多春百歲忙何事半軒閒此身占云晴日好亭午走

沙塵（是日暴風塵沙蔽天）

贈公旦

同有北堂母知君孝性成夜眠躬布席晨起手和羹樂土何南北知心即弟兄園中來步月笑語到三更

贈濬縣劉裕公明府遷金華別駕

才人無不可聊復佐金華詩賦唐初盛風流晉永嘉一錢辭野老雙鹿傍行車留蹟伾巑洞山靈護紫霞

送楊永寧南歸

君任吳江上閒遊戀故鄉攄散風撲面盪槳雨飛
檣輸爾碁三局生人藥一囊〔永寧知醫〕久饞天目笋重
過幸相將

壬戌春日送陳覺庵同年觀察神木

爲宰均平見一班使君西去意閒閒每逢勝處堪
游目喜別年多尚好顏畫角曉吹秦塞月烽烟夜
靜漢時關宦遊莫道邊庭苦定遠封侯指顧間

答李星來贈詩用前韻

夢覓謝却侍臣班隨意琴書淸且閒去日無情添
白髮長年有藥駐丹顏是非不解休經耳牛馬憑

呼早閉關眼底春光覊不住共君談笑一杯間

送蔡又遷南歸八首有序

蔡又遷名冉雲間奇士也比遊德水下榻余齋
二年于茲余嘗謂遷之義于冉未善不如取易
詞有實爲勝又遷稱善遂更其字曰實夫壬戌
春辭予南歸省親臨別惘然又遷多藝能率精
妙因各爲詩一章以送之

貧居愛客共園林一曲淸歌一曲琴月上樓臺杯
在手問君誰復是知音

豆飯同餐佐藿羹寬余禮數見君情敲碁不覺三
更盡夜話鄰鷄一再鳴

傍圃射圃近官河腰矢關弓中的多若到吳中驚
絕技却教人問尹公他

燈前舞劒夜光寒白梧傳來入妙難筋骨憐非少
年日譜成合數付兒看

高荆半是隱屠沽好讀春秋烈丈夫何必斬蛟搏
猛虎孔顏眞樂屬吾徒〔又遷能口誦左氏春秋〕
〔數篇之誓策在此〕

蕭蕭斗室伴兒眠白髮雖駝已數年歸去傳余爪
味好囊中那得太平錢

行行路繞泰山東[illegible]背[illegible]面風楊子渡頭回
望處杏花滿岸幾枝紅

計程春半到家期芳草萋萋燕語時却訂重來秋
八月寫懷寧盡數行詩

壬戌春赴曹南看牡丹

脂車就道問何之曹國牡丹開此時不宦情疎眞
個懶看花性僻近於癡譜傳名目百千種移向園
亭三五枝壓倒群芳春有意待吾經眼定妍媸

曹南訪主仁西

夜雪同君飲茌平給諫家〔丁巳冬晤仁西於給諫之槐軒〕牡丹曾

許贈客子故停車人憶昔年事春繁此日花名園
門不閉醉酒譜仙葩

曹南看芍藥二首

到眼春光三月天看花未帶買花錢紅紅白白光
如錦葉葉枝枝翠若鈿凝艷濃粧新雨後含芳競
舞晚風前牡丹近侍多輕褻邢尹宮中各自妍
高張布幔畏風摧傍砌翻堦次第開許近芬芳叢
裏座容寬禮數手中杯莖頭辨色分新艷葉底書
名便買栽布衲芒鞋情自適村童笑指看花來

魯仲連村

鬭狗爭堪笑先生不帝秦謬悠非所事學術轉能
醇地近三齊地人非六國人無勞東海去身在武
陵津

合作

旅店聞簫

鳳管何人弄將眠伏枕聽因風聲斷續入夜調凄
清此處無嬴女空令蕭史驚半窗愁見月輾轉到
三更

田綸霞曰三四餘音嫋嫋五六可妬

孟嘗君墓

纍纍誰氏塚千載互低昂身沒榮名在於今說孟
嘗鷄鳴終不曉兔窟此堪藏若比田橫墓何人穿
墓旁

亦是一則史論
田綸霞曰上下千古真史筆真好詩

賦得庭槐寒影疎

枝頭鵲喿向誰呼綠葉黃花漸次敷王氏栽來占
有應馮公坐此與全孤日當亭午成華蓋月映窗
櫺展畫圖多少繫援爲爾笑疎慵相對自于于

重陽

驚心節氣報重陽檻外離披菊已黃何處登高堪

作賦有人送酒好傳觴蘆花兩岸連楓葉秋色漫
天度雁行堪笑少陵悲老大茱萸未減舊時芳

孫書臺同年過飲雲庄

深於酒味今無幾酒熟貧家堪一醮謝客多年惟
道嬾安貧百畝轉須勤清風明月何勞買漁父樵
夫好作羣他日相思便來訪東村二老我同君

清老

壬戌十月六日雲庄習靜欲入城省　老
母阻雨

村居能避俗念母欲歸來阻我深秋雨驚人十月

雷裝綿因臂痛積穀畏年災倦卧將書枕陰晴漫涙猜

愈樸
愈老

贈三元葉明府

廉吏周官重循良漢代多三秦宜撫字六計暑催科雲足慈娥兩秋清漆水波終南遊有興攬轡聽謳歌

送王帝賓黍將赴鎮閩中

聞道懸帆舟欲開殷勤聊復酌金罍送離涙笑嚼荔枝須寄來

但吟草卷五目錄

癸亥上元前二日卽事
和惠硯谿紅豆莊詩三首
上元夜飲同公旦元龍作用綸霞韵
和綸霞長齋繡佛圖詩四首
春日坐犢車赴雲莊　書懷用元龍韵五首
贈元龍用酉別韵四首
送周允調南歸四首　夏日偶集書懷
南遊途中感懷　八月十四日舟泊彭城醉中歌　舟至皇厰河畏江濤之險肩輿赴江浦二首
秋夜　憇江浦百城庵贈隱泓長老　九月九日雨中登華嚴閣　重陽後二日晴
雨中憇百城庵鄭明府惠酒二首
偕含苦雨二首　揚州竹枝詞二首
淮陰侯釣臺　北歸雜興九首
雨雪有感　生日
乙丑元日薄晚送公旦上馬口占又看新書去一行之句因續成之

正月三日和公旦元日韵
春初遊鄴將過途觀察別墅以卜居焉公旦
贈詩余依韵和之　送綸霞督漕楚中
和公旦遣懷詩四首　雲莊雜興十二首
卷六
嶧山湖　黃河舟中作
過漂母祠有感　京口憩靈建寺
避風館登佛閣望揚子江
遊花山宿定庵師山房
舟發江寧大霧　行次宿遷值生日

過沂州懷二疏　丙寅和李詢庵元日
試筆二首　春雪
哭葉公旦十六韵　驅車赴濟南行至中
途而返留雲莊數日二首
夏日憩雲莊喜濂兒自萊州得採芹以歸二
首　贈張廣文
初秋課諸兒讀書四首
陳笠雲先生憩我心齋打曙鼓時扣門夜話
是日立春　除夕次韵奉酬笠雲
先生　題田子益小像二首
酬王秋史　春日驅車訪同館崔
玉階學士　過東橋二首
渡漳河　歸里門
送包明允秀才歸嘉禾
村居招孫書臺同年共飲二首
命諸兒讀書雲莊　五月五日槐堂閒坐
臘月過恩縣訪張明府
和葉正夏歲暮感懷　題田雨來齋中盆梅
三月十五日招張望侯楊霽暉二孝廉泛舟
頹河　送雨來南遊五首

蕭齋夜漏　遊頹河有序
戊辰臘月和思皇習靜雲莊韵
和思皇過龍泉寺韵　己巳正月三日同田
子益閒步鄰家索飲歸卧蕭齋書懷
訪劉南宮萬年同年　送僧破闇歸閩
卷七
送李述齋同館之官臨江
贈鹿廣成守備赴金鎖關
贈張必封守備　贈卞銘鑾
送無則和尚歸任城　雲莊種瓜和田山薑

韵　病瘧
李坤寧齋中看菊二首
題周伯公小像　三月廿五日程二如
羅棨崑李元琪壻見訪雲莊六首
李元琪壻過雲莊看芍藥值雨信宿賦此以
贈兼以書懷　題鄭瑞甫小像
五月十七日初發里門赴嵩少
過原武贈詹水齋　中嶽廟
嵩陽宮柏　至嵩高不能登有感
祈雨調恒弱師　龍潭寺凌霄花

了心師月下解心經　天仙祠白松有序
水棚　避暑黎陽過張子白
別墅　避暑浮山留別諸子
避暑浮丘劉毓恒朝夕相從聞其近日不復
好獵更得賢內助故語中及之
寄新河紀明府　寄京山涂明府
元日大雪次田雨來編修韵
復次前韵　連日大雪不止次雨
來韵　祀竈次雨來韵
新正八日洛兒生孫

卷八

鳳化道中二首　同雪齋師雙澗橋聽
溪聲　無塵殿用祖憲上人
韵　雨後同祖憲雪齋兩
師閒眺　國清卽事
同雪齋師閒步　自國清遊華頂用田
雨來贈行韵　華頂飯僧
茅蓬　拜經臺
石梁　赤城
贈通圓樹宗師　贈祖憲師

贈雪齋師　別台山二首
贈李南宮宸翊　春日居樂亭六首
和馮大木舍人過雲莊十首
送李廣寧之官永昌　寄鳳翔許太守
贈閻書常別駕　贈滕縣常明府
贈東光白明府　重陽後二日田子益
招飲看菊　寄李寧陽惕庵
登岱二首　辛巳立秋後四日葉
正夏過雲莊　壬午初夏郵居雜與
六首　寄戴上愉廣文

送劉悔庵觀察赴兩川　食菊芽
癸未新年詠懷三首
種黃精　平原君墓
東方先生祠　癸未東郡被水災大
飢流離之狀難以圖畫隨所見聞識以數
語　甲申四月家柔以季
父雲莊摘櫻桃　清明前一日大田子
益過雲莊韵五首　園中有桃二株花瓣
至夏初未落因記其異
乙酉初夏乘車過董鈞庵別墅四首

次韵子益數帆亭四首
盧夢山贈詩有於今誰識故將軍之句詞婉
意深次韵答之　上巳次盧夢山宿雲
莊韵二首　乙酉除夕得首二句
作齋聯夢山以除夕元日詩見示因續成
之

但吟草卷五

安德蕭
新城王

癸亥上元前二日即事

爲近元宵夜羣兒鬧一堂尊前新歲月雪後好風光窮巷春還到貧家燈亦張素心二三子相就一傳觴

田綸霞曰三四自然

和惠硯谿紅豆莊詩三首

堪羡君家有草亭架盈書帙匣爲屏翻嫌阮籍閒

多事眼白何須又眼青

德水談經斜對門相思月下即相存爲君題却硯溪畫從此身遊紅豆村

祇園雙塔隔林東借問禪門五派同想到溪邊惟一笑頓令忘却楚人弓

田綸霞曰結語好押

上元夜飲同公旦元龍作用綸霞韵

更深客散復相留猶恐春寒斆敝裘一飯慚云交道古百壺肯計酒家讐詩傳好句吟於口月和燈光照在頭最羡兒童眞個樂鼓聲亂打不曾休

似擊壤集中語

和綸霞長齋繡佛圖詩四首

誰惜春光九十天使君病足學叅禪人生多少難諧事片片浮雲過眼前

飢喫倦眠無一事何思何慮又何能謾將鐘磬清心耳穩坐茅齋即是僧

四時推序功成退不學鴟夷再入齊一衲橫肩雲外去隨緣鶴子與梅妻

茶鐺酒甕件瞿曇礙有趨空總是憨深夜塔鈴風過處一燈天半照禪龕

春日坐犢車赴雲庄

餘春留在野著眼看春光綠柳藏村舍紅桃出短墻濛濛天際雨陣陣菜花香傷水雲深處余將構草堂

田綸霞日謝眺工於發端

書懷用元龍韻五首

東望岱宗家近魯北看瀛海境鄰燕朝鐘不聒野人夢紅日酣眠已廿年

安樂窩居雲水鄉野耕溪釣兩無妨偶因社飲歸來晚兒女牽衣向北堂

病却心清敢厭貧日承色笑慰慈親幸無爲利爲名事權作非尼非惠人

小巷人家靜似村兩槐庭下久盤根稱心最是年豐好烏下堦除犬卧門

邵堯夫陳公甫妙處如此

塞上烽烟全不見　朝中新政近無聞一年好景堪消受秋月春花夏日雲

贈元龍用留別韵四首

非厭諸生來問字却因杖策欲遊燕封侯亦屬尋常事莫歎蹉跎鄧禹年

經年風雨滯他鄉數面頻過亦不妨余性疏狂君恕得夜深猶肯坐槐堂

家住吳門紅豆村古松疎竹列墻根良才肯許深山卧持檄人來一扣門

重士無如田使君吟成佳句每相聞客邊詩思兼鄉思賦罷登高望白雲

送周允調南歸四首

終日高歌放此身桂薑成性令人瞋貂裘敝矣黃金盡季子誰憐誤入秦

士到窮途知已少施於厄處感恩多孟嘗客我逢

人說從此不聞彈鋏歌（田使君客之上舍）

六月炎天行路難衢塵沭雨勉加餐橫騎驢背江南去粉本圖來好寄看

毘陵歸去飽風塵燕子梁間幾度春預訂秋期君暗記莫教輕惱下機人

夏日偶集書懷

三五同人耐暑天披襟脫帽興陶然擲來好彩將何注刼打長生讓著先鼻觀宜香新買桂耳根聽雨故栽蓮比年盪盡胸頭事不慕三公不慕仙

南遊途中感懷

負米江南道路艱計程三月及時還駕車牛喘逢秋雨騎馬人疲踏亂山作客隨商臨渡口早年不宦卧田間自疑自問誰驅汝且買村醪一解顏

八月十四日舟泊彭城醉中歌

黃河之水天上來怒流幾曲彭城隈萬騎奔騰疾似箭雪山疊起聲加雷風帆過眼失山郭休道星宿容泛杯兩崖築堤勞萬夫淮徐居民觔力枯爲問河伯何不仁桑麻沃土生葦蒲河清可俟人易老明月照人霜鬢早滿酌持螯爛醉歌作客無如歸去好

舟至皇廠河畏江濤之險肩輿赴江浦二首

江濤風捲掀天起坐穩籃輿愛此身南國敢輕三尺浪北堂念有八旬親秋雨時催遊蕩客竹林深護草茅人數椽卜築頻河上好伴漁翁釣錦鱗

道經江岸避江險一帶居人傍水涯紅葉黃花來雁陣白魚紫蟹煮江芽村童放鴨立欹岸溪女採菱秉短槎風景看來南北異我今歸去樂田家

（田綸霞曰三四似放翁）

秋夜

熟眠酒力到三更蟋蟀吟時夢不成愁向窗櫺看月色厭從枕上聽鷄鳴三千里路勞歸夢九月重陽數去程（擬於重陽日北歸）黃菊籬邊開已遍西風一夜故園情

（田綸霞曰全首一氣所以爲佳）

憩江浦百城庵贈隱泓長老

披肩惟一衲與世遠相違洗鉢臨清澗樵薪入翠微鐘聲驚曉夢梵語發天機五戒東坡老前身是也非

九月九日雨中登華嚴閣

病眼登臨何所見闍前細雨舞迴風歎無籬菊對元亮疑是虎溪逢遠公灑遍松杉聲淅瀝洗清巘岫色空濛白雲深處吾廬在悵對楓林爛熳紅

重陽後二日晴

昨夜鳩鳴雨今朝鵲噪晴看雲惟獨坐傍戶繞堦行紅葉傲霜氣黃花澹客情未輕投一刺踈野避公卿

雨中愁百城庵即明府惠酒二首

秋聲間入雨聲來愁對黃花僧舍開種麥重陽今始潤不因歸客灑浮埃（南方重陽前後種麥）

半生迂濶寡知交誰向僧門帶雨敲念我清齋強菜食感君遺吏惠香醪

僧舍苦雨二首

溜聲不住堦前滴欹枕思眠手把書積雨江南河北旱均分兩地問何如

江上多風江岸滑乘舟騎馬總非宜老僧念我愁難遣自飲清茶伴酒巵

揚州竹枝詞二首

良辰吉日鬧轟轟夾道爭看彩轎行有女下男非古道維揚俗亦不親迎

肩輿却勝七香車裝飾金銀意大夸我欲觀風裁以禮居人強半賣鹽家

淮陰侯釣臺

淮水東流去功名未可糜禍基論將日疑伏王齊時辟穀非關病餐芝豈是癡君貪南面樂不理釣竿絲

（田綸霞日括盡韓信一傳）

北歸雜興九首

肩輿今始北錢盡不畱看客路千餘里歸家十月寒風塵猶未脫腰脚尚微酸近得長生訣此心無待安

（田綸霞日第二句翻案見奇）

重念家居樂因歎遊客非早行衝曉霧暮宿望斜暉喜鵲爭喧柳蜘蛛亂集衣年來無好事笑爾未知幾

牛馬真難辨濁流天外來漫空飛霧雨見日劃然開（是日大霧）晉秩多栽柳治河高築堆安瀾吾所願久矣水爲災

童僕二三外惟君遠伴余午餐能喫餅山路善騎驢吹笛酒闌後高歌月上初得安今夜枕無夢亦

遙遙（周允調同行吾吹笛度油）

田綸霞曰三四朴而老

峯巓浮日觀腰半厰天門嵩華堪爲友龜蒙祇作藩泰碑傳尙在漢璧問何存寄語山靈道昇平來至尊（是日過泰山）

俯看霜滿地仰覘斗横天總有風吹帽全無淚打船新添飲酒興惜少買花錢鬢白無煩鑷吾心尙少年

里門行漸近鄉語不南音應熟山中酒誰彈壁上琴寒風衝客轡落日逐歸心深念倚閭望遠遊當

自箴

掠面西風急晴和值小春製衣壽慈母負米慕前人作客謾言苦居官仍是貧數間茅屋裏將老此閒身

地僻遠人處吾將置一廛黃精供午飯紅日任朝眠閒數巖前鹿靜看墟里烟生來猿鶴性莫被葛藤纏

田綸霞曰三四工

雨雪有感

連朝大雪苦貧民得米無從又買薪滿地積來空是玉漫天飄落不如銀東阡南陌埋寒兎破屋荒村倒餓人偶值年飢貧到我更憐鄰里倍余貧

生日（余年四十九）

猶是少年輿怪人呼老翁知非慙伯玉從學羨吳蒙百歲去將半二毛侵乃公北堂時發笑笑我若兒童

田綸霞曰三四切當

乙丑元日薄晩送公旦上馬口占又看新書去一行之句因續成之

人生三萬六千日又看新書去一行且喜今朝春始到（是日立春）尙餘半百歲猶長（余年五十）相期古道違時好不挂閒愁却老方君似瞿曇淸更健攄鞍跨馬意飛揚

正月三日和公旦元日韵

過眼古今成底事歲華雖去復還來身非金石陳無計時有除正新幾回舒足牀閒清夢穩放懷野外好顏開案頭多少書宜讀笑問兒孫若個材

春初遊鄴將過塗觀察别墅以卜居焉公旦贈詩余依韵和之

貧家猶有駕車牛爲卜幽居鄴下遊歲不飢荒成

樂土地多山水卽瀛洲村間野老席無讓石上清
泉觴可流耕釣同余眞個隱十年皂帽一笭裘
坦放卻深穩

葉公旦元韵

巾車早覓駕犢牛因卜林泉鄰下遊山近終南
多隱士氣眞清洳號中州當窗須有奇峯立遶
舍宜尋活水流公若此中營別墅爲儂先置一
菟裘

送綸霞督漕楚中

竹竿小巷比鄰居况復齠齡共讀書鬚鬢於今成

二老文章當日足三餘才掄江左方歸里漕轉荊
南又駕車黃鶴樓中明月夜吟詩對酒可懷予
田綸霞曰此詩篇法最善

和公旦遣懷詩四首

無愁少病卽神仙莫近虛名怕浪傳胃弱初齋青
飩飯情閒偶補白華篇看孫頭角識其性賴母慈
和樂我天兩鬢蒼然何所願朝來善飯夜安眠
蕭條滿目失餘歡痛哭何人策治安是歲德郡大荒日覓
糟糠難半飽春多雨雪倍增寒恨無長孺手中節
忍使流民圖上看負女携男東就食關門出入漫

云闌漢書無符信而出入關津曰闌
不著朝衫十九年歸來子舍得安眠挂身組綬幸
能脫止足林泉深自憐食粥三旬羞乞米買書千
卷肯留錢東風送煖春晴後柳欲舒黃杏欲然
車乘下澤隨牛去慣看兒童一颿然接果移花多
暇日披圖學易假餘年野疎情性拙於宦澹泊生
涯計在田種植無妨來問質農書次第手親編
田綸霞曰三四可爲齋聯

雲莊雜興十一首

將身安放清閒地長夏孤村憩一樓檻外凉風隨

意至窗間明月爲余留達觀豈但翁之馬物化何
分蝶與周偶把漁竿垂釣去似嫌餌薄不吞鉤
田綸霞曰起好
林間布縠聒清眠睡起支窗看遠天比地無山雲
作岫南村傍水樹生烟荷鋤野父垂楊下晒網漁
舟蘆荻邊奇語兒童牛力盡歌聲未歇又鳴鞭
田綸霞曰三四佳句
無才不是薄公卿歸養承　恩慰此生十載詞林
廿載卧八旬老母六旬兄採芝堪笑爲儲輔乞老
何心作水衡猶恐倚門怜少子尚能策馬入州城

天真爛熳
愈見老蒼

好傍河隈構一亭植槐兩面及時青水光瀲灧軒中看鳥語嚶嚶樹下聽蕭棟丹楹非所好繩樞甕牖不須扃數傳非曰師吾儉隨意誅茅地自靈

春來飢火苦鳴腸五月家家麥上場遺穗憑教寡婦拾半黃早被餓夫嘗儘將數斛完租賦餘得無多入囷倉儂在田間親此事心頭剜肉去醫瘡

芒鞋布襪意逍遙西舍東鄰飲見招新摘園蔬情易飽素藏斗酒興偏饒好因雞黍稱同社相戒牛羊莫躪苗禮不煩苛風自古盱盱習氣已全消

如觀朱陳村圖
田綸霞曰五六農家語妙甚

登樓東望綠楊村數月同年不共尊戴笠日中君刈麥荷鋤雨後我窺園凉風淨掃支龜榻新月閒扃羅雀門漫厭歌謌相就飲訂期約社有雞豚孫書

臺村去雲庄
二十餘里

田綸霞曰五
六紛南勝處

若比輞川寧不如樓中曉日數村墟杉松榆柳栽成列菱芡蒲荷長滿渠鄉邑雖稱君子里兒孫須讀鄴侯書百年而後呼名字道某先生有此廬

腑無宿物
一往蕭洒

最喜人呼田舍翁一年強半住村中是非掃刮能清耳坐卧安閒不費躬細雨欲來雲漠漠良苗方長色葱葱菽麻宜種無煩問松下吟哦事亦公

非因年至卧林丘養母辭官早得休釀酒貧家多種秫釣魚灘上偶披裘喜無苛政猛於虎豈託商歌勤飯牛桑覆墻頭禾遍野此生底事更煩謀

宿麥收時飢可療倦心最笑祝豚蹄五行相勝欣逢木十斛無多敢易妻繞徑蜂喧歸得蕋傍簾燕語去銜泥子雲性好杯中物問字人來酒可携

田綸霞曰三四用事
甚雅五六寫景甚細

佀吟草卷六

安德蕭惟豫韓坡著
新城王士禛阮亭評

嵂山湖

此處差堪容范蠡湖光無際遠連天櫓聲咿啞響蘆內帆影依稀來日邊網集烟波魚是利土宜鄠布水爲田隱居最美漁家樂長養兒孫聚一船

黃河舟中作

愁看風帆難計程不啇不宦向南行黃流疑是從天至白浪偏於落日生盪槳齊歌聲欸乃轉帆無鼓勢縱橫荒村夜泊須求醉人立船頭孤月明

田綸霞曰余有句云落日渡黃河與第四句抗衡

過漂母祠有感 祠旁有韓侯釣臺碑

漂母荒祠傍水涯讀碑惆悵夕陽斜貴來絳灌耻爲伍餓日王孫空自嗟不向中原相鼎足何如淮上作漁家漢高推食亦如此功狗功人何太誇

田綸霞曰結句大有議論

京口甓靈建寺

離却浪頭樓已穩夢覔不魔老僧床梵音入夜諸天靜雨氣漫空客意凉秔稻春來空滑口江魚飽後厭腥腸南烹北飯間相較肉食何如笋蕨香

避風館登佛閣望揚子江

當年鐵甕名何義屹立金焦夾作門潮漲寒流如帶繞洲浮村落似雲屯客中靜與青山對世路忙於雪浪奔爲語津頭行且止避風館上見江豚

五六名句可傳

遊花山宿定庵師山房

羣峯衆壑抱層層架屋依巖取次登餘雪垂枝猶灑面間雲歸岫正當簷梵音初響空山磬佛閣高懸照夜燈欹枕覔清渾不寐悤無玉帶可留僧

舟發江寧大霧

水面無風似鏡平快聞柔櫓盪波聲任家蒼翠有餘樂舉網烟波遺世情乘興來爲江上客開帆不戀石頭城霧中潮湧迷南北爲語篙師傍岸行

行次宿遷値生日

虛却年華五十春北歸途次値生辰韓稜不飲能酕醄而鄧禹何功敢笑人婚嫁完來無累事漁樵隊裏一閒身若因醫指歸心動臘月衝寒慰老親

過沂州懷二疏

稽古堪爲帝者師東門祖帳重當時宦成便退薄

張禹年至乞骸懸望之世上浮雲寧挂眼林間好
月正開眉散金謝却兒孫累有散金臺日與鄰翁醉酒
巵

丙寅和李陶庵元日試筆二首

街頭車馬紛來往是我關門靜坐時小巷春回知
未晚半生夢破笑無奇八旬老母欣同臘七歲兒
童愛誦詩分付青陽徐布令梅花好發向南枝
田間伏處拙而慵佳節逢時酒興濃白日長繩難
繫住蒼顏短髮自蒙茸冇乖任爾詩千首作賦漫
留書一封午夜已分新舊歲平明猶撞去年鐘

春雪

入春餘雪復飄飄光射書窗破寂寥瀰漫田間清
世界紛披庭樹散瓊瑤誰穿雙屐趾堪印且跨一
驢梅見招卜得年豐知飽食閒吟採作太平謠

哭葉公旦十六韵

雖作天涯客還同骨肉親得君成管鮑薄世盡張
陳識面姚江上移家德水濱歷云蛩可托我以德
爲鄰瘦聳稜稜骨丰藏諤諤神文章羞詭俗時命
遂迍邅談理精而當吟詩澹愈新定交情篤摯訣
別語酸辛公旦留一紙別余云以十四年之相知而不得面爲一別又復何言爲善
寧無報茲生詎有因顏回悲不壽原憲歎終貧多
少將來事冥茫過去身孤兒能世業病女臥床茵
雲黯堂前月風飄几上塵諍言今絕耳難字更誰
詢世短誠如寄眠酣始返真歲星天上見結襪向
何人

余在成均時得葉生文擊賞之以爲古之人也而竟以坎壈終豈非命耶得先生知已之言葉生可瞑矣

田綸霞曰公旦益友先生其知已也余亦與之訂交讀此詩淚垂垂矣

驅車赴濟南行至中途而返留雲庄數日

二首

中道廻車知興盡肯將老而撲塵埃側肩歷下緣
何事止足荒庄莫浪猜目瞶腎枯睛亦霧耳虛肝
病靜如雷比窗枕簟乘凉臥暫向羲皇夢一回
問我生涯數畝田東西狂走亦徒然老年筋骨難
爲禮野外風光不費錢掘得青蒲芽似笋鋪來細
草軟如綿蚊蠅利口休誇健掃滅餘蹤九月天

田綸霞曰天真爛熳

夏日憇雲庄喜濂兒自萊州得採芹以歸

二首

赴試東萊經兩月觸懷念汝倍依依炎天戴日顛

應黑長路騎驢身太肥行未朝餐須午飯時宜夏
葛尙春衣自噉嚴父如慈母戒子無書息禍機
元亮五男終有恨爲龍久已勝爲豬邇來漸去孩
提性從此能超同隊魚絮擁無慙情自問木奴欲
買與全疎秀才腹內藏今古細閱牙籤老父書

贈張廣文

壁上漫題秋雨歎欣看士子進壺觴野人不羡封
留事細問君家辟穀方

田綸霞曰結句有味

初秋課諸兒讀書四首

涼風驅暑退燈火轉須親月上天心靜蟲鳴夜氣
新丹鉛眞可樂几硯莫生塵最喜書聲好伊唔動
四鄰

陶氏有男五生男適與同人生勤惰異天運有無
中陶元亮戒子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憐汝年方少歎余老作翁
阿蒙初未學如瞶復如聾

頭角看來好成人勉所之尋常科第事言念顯揚
時鳳字還詳讀根車漫改移公卿門外至誇示意
何爲韓昌黎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

傷恩吾所戒多念具中腸刺股無過苦窺園亦不
妨好眠懲父懶問字及師艮幼子初從學毛詩誦
數行都兒從外傳讀毛詩

陳笠雲先生憩我心齋打曙鼓時扣門夜
話是日立春

雞聲報處便逢春鼻息鳴時枕上身幾孔窗櫺啣
却月無邊雪片燦於銀披衣未肯酣眠去敲戶來
爲把燭人睡眼矇矓君莫笑夜間一夢了無因

除夕次韵奉酬笠雲先生

對客依然率我眞兒童不辨主耶賓著先打得長
生劫病去知爲自在身此夕頻斟殘臘酒明朝又

是六年人寒天莫冷陳蕃榻宵爲余留過二旬

淸空如話

題田子益小像二首

繞座芭蕉與末孤或栽或洗任童奴比鄰惟我勤
來賞不惜綠陰分幾株

種紙何如勝種花摹成小楷世人誇他年珥筆朝
天子莫把田郎誤姓車

酬王秋史

春雨隨風低竈烟不官不隱薄神仙門無多客君
來訪語到移時膝欲前魯酒盈尊須盡醉野蔬二

盛詎成莚人陳漸覺交親少樂有新知忘却年

春日驅車訪同館崔玉階學士

病渴相如卧草萊半生懷抱向誰開比年依舊懸陳榻茲役端爲訪戴來私幸稱聾頗挂雪未曾學偃背如鮐歎余耐老君何似醉後歌嘲笑一回

過東橋二首 屬永年縣

不必尋春春在茲老年性復好遊嬉橋頭止足看流水馬上翻身折柳枝偶值風和開捫蝨忽來鳥語助吟詩挾鞭慎莫頻鞭策一任奔車笑伯尼

適意閒遊屬老夫置身世外復何拘蕭疎最美林間鳥局趣終憐轅下駒誰氏杏花紅欲綻傍村垂柳綠方敷紛紛道上奔馳子滿眼春光收得無

渡漳河

濁漳不復見清流駐馬斜陽古渡頭兩岸村墟惟植柳三時播種止收麰於今治水全無策何處開渠尚可謀甚笑西門過磬折老巫椽吏不勝投

歸里門

杏花開後復桃花一路春風滿載車携女登堂方拜母 自長坦同小女歸 看兒繞膝競呼爺歷思傳舍去爲客自笑主人歸到家欲檢醫方難却老學禪求定

漫烝砂 楞嚴經云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烝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砂

送包明允秀才歸嘉禾

講席涓圜壓水濵寡言寡笑自天眞老年愛子元非假遠地延師敢道貧策馬岱宗應看日挂帆京口不飛塵里門歸後如相憶烟雨樓中北眺頻

村居招孫書臺同年共飲二首

近識村居別有天草廬新築水雲邊雨中忽憶公和嘯病裏初叅摩詰禪花發藥欄須共看榻懸塵壁待誰眠有人半道相要去笑指先生是醉仙

酒甕床頭落紫霞嵇劉耽此作生涯老來腰健能騎馬醉後天全不墜車宿麥妝時畱我舍野桃熟日過君家儂今亦解杯中味世事模糊賴眼花 風味似范石湖

命諸兒讀書雲庄

門內知心是弟兄老翁半世漫無成祇餘白髮添雙鬓那得黃金滿一籯日色過窗分寸景燈光照案短長檠地偏借問心能遠道德從今可獵耕 揚子雲云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五月五日槐堂閒坐

懶向河邊看渡舟綠陰密布草堂幽聊斟三盞添

花眼暫曲一拳支白頭僻巷疑居村落裏老夫被棄少年流無人送酒來相問有鵲呼雛噪不休

臘月過恩縣訪張明府

歸來子舍寡交知臘月脂車有所思一別多年眞是夢相驚兩鬓竟如絲還將烈火爲冬日祇用蒲鞭示母慈傳道貝州花發好與君面訂看花期

和葉正夏歲暮感懷

此心不老又誰何臘去春來若擲梭却事閒吟眉可負嫌人索字凍頻呵目昏病後看燈暈面縐紋生賴酒酡兒女催吾成一叟髭鬚懶鑷任皤皤

題田雨來齋中盆梅

好向林逋湖上移素心相對自相宜楊翹勢已成虬幹詰曲情還憶野陂花覆琴書塵世遠香侵枕簟夢覓知主人愛護簾時下不許東風折一枝

三月十五日招張望侯楊霽暉二孝廉泛舟穎河

緣堤嫩柳勢參天有興尋春似少年河没齊郊存故道水清波底數魚筌岸頭隙地令栽棗野老閒時學刺船中酒無妨杯在手（二君適落第歸東坡云落第眞如中酒味）醉鄉逃入好全天

送雨來南遊五首

桃李紛披夾道迎垂鞭馬上聽鶯聲南遊預計三千里默坐爲君數去程

行到江南四月天鰣魚江上煮來鮮春衫脫却風塵色細雨清波盪畫船

春草芊芊滿謝塘季方白下訪元方（令兄綸霞開府蘇州）笑談問及衰顏狀目暗碁枰十九行（聲情搖曳）

最笑相如病渴身臨邛去後妒文君名花正待春風買誰我南尋秦越人

越水吳山恣意收遍題名勝有誰酬囊來佳句須相贈使我澄懷一卧遊

蕭齋夜漏

數椽形似一蝸居風雨偏來欺敝廬簷外無妨飛瀑布夢中那厭響雷車報更長短時過曉畫壁龍蛇勢善書非是明光貪聽漏繩床兩足任吾舒

遊穎河 有序

戊辰季夏余避暑於雲庄雲庄瀕馬頰去楊霽暉孝廉村五里許霽暉載酒肴携歌童同張望侯徐樾芊二孝廉訪余於穎水之岸因理楫登

舟時河水泛溢決於平原之劉家口緣蘆葦而
遊維纜於柳陰深處夕陽欲下或坐或卧頹然
醉也余與樵芊把竿垂釣無餌者蓋亦同於
東坡先生之空鈎投釣意不在魚也率成長句
二首以呈三君欲求同賦云爾
瀰漫浸堤決上流同登范蠡五湖舟延緣葭葦槳
輕盪細理絲緡餌漫投曲轉歌喉人半醉凉生水
面暑全收船頭繫向柳陰下朝市無名景亦休
半生涉世信如萍興至巡杯莫暫停却老無方鬢
漸白消愁有力酒偏青天光水色空中鏡原樹村

烟座上屏若到忘機能物物釣竿手把立蜻蜓
戊辰臘月和思皇習靜雲庄韵
編竹爲籬門半遮野人性僻厭紛華探樵登岸拔
朝露歸鳥投林帶晚霞供客憑朝三種韭留僧但
飲一甌茶天心洩却春消息臘月寒梅欲放花
和思皇過龍泉寺韵
活火烹茶斷却烟山僧荷擔汲山泉荒村相去無
三里携杖時來傾水邊老病死同些子事去來今
入大乘禪堯夫得向窩間樂遊戲翻疑是少年
己巳正月三日同田子益閒步鄰家索飲

歸卧蕭齋書懷
爲問新年興何似白添頤下數莖絲呼鄰作隊行
携手逐巷敲門去把卮事母日長堪自慰課兒情
苦笑何爲家人切莫深相戒眼底風光屬阿誰
訪劉南宮萬年同年
仕籍同年今有幾不辭匹馬過南亭一朝握手驚
鬚白廿載離思倍眼青人入春温花滿縣犬無夜
吠月明庭南巡　天子重賢令應把君名列御屏
送僧破闇歸閩
空齋獨卧病維摩行脚燕齊肯再過豈識三生緣

在此相逢一笑語無多憶余明月須頻看送爾清
風好穩馱歸結茅庵時覲母眼前眞樂問如何
田綸霞日前
四語到家
江國掄才日於今五十年隱過仕之半名與德
渾全海鶴寥天迥沙鷗宿影圓藏山多秘笈未
許世人傳　冀北空羣馬南陔愛日情娛親忘
歲月樂志信柴荆朋舊綸扉久兒童領項成蒲
輪徵不就猷亦祝昇平　江上雙遊屐花間一
筍輿圯橋重進履蘆雁遠啣書義與尊親並風
還皇古初蒼生占後樂揮手謝簪裾　急流慙

退勇埀老負深恩弟子今餘幾先生道愈尊人
皆多馬悵我獨戀程門床下扶携拜平生感一
言　草堂連六逸深柳傍溪灣龍穩滄江臥魚
驚赬尾還高風激頑懦大道重躋攀猿鶴終遺
誚巢由未買山　長安辭京雒扁舟得放歌鄉
心逐流水世路藐江河獨有師情重臨風雨淚
多青山各回首書札報岩阿

吉水李振裕

但吟草卷七

安德蕭惟豫韓坡著
同里田雯綸霞評

送李述齋同館之官臨江

有鹿夾車相送逆詞臣莫惜向南征藉才領郡承
天語有祿供親奉母行暫屈樂天爲守牧還徵黃
覇作公卿臨江郭外澄泓水知映君心覺倍清

謝方山日典雅

贈鹿廣成守備赴金鎖關

旌旆西指處金鎖古名關祖帳秋風裏離思明月
間一番新壁壘四塞舊河山鈐閤無些事投壺意
自閒

贈張必封守備

年來安壠畝鼓腹樂昇平夜犬沿籬臥晨鷄傍枕
鳴喜無人佩犢應念酒猶兵醉後酡顏好呼童進
一觥

贈卞銘鑾 曾割股療母病

此身寧不重無計活慈親藥餌嘗無驗精誠感有
神肉刲全失痛筋斷復能伸葵事求謀我空言贈
愧仁

馮大木曰蘊然而起正復婉側

送無則和尚歸任城

君來訪我頻河邊攜杖同登放鴨船風過空搖原上柳雲飛不礙水中天開堂江右多留偈歸隱茅庵且種田臨別重詢秋後約掃除荒徑一安禪

馮大木曰腰聯味雋不但第四語工妙

雲庄種瓜和田山薑韵

開區種瓜五六畝熟日摘得瓜盈筐扶杖攏頭頻計數腰脚酸軟眠東廂西鄰長蔓橫鋪地爭以色味來誇張青者如碧白者玉昔傳五色今如常我居村落躬耒耜肯拋尺土令蕪荒近母本小中子大誰兄誰弟記有方送與山薑解煩暑若飫崖蜜領蕉漿憶試瀛臺承　恩賜玉盤堆滿夢眇茫南庄臥病蕭顗士北村好客田孟嘗數過相戒雞勿殺野蔬園菓充飢腸剖之代茗勝七椀救暍除渴齒頰凉城市是非不入耳兩驢駕車行徜徉野色澹蕩各分半余何孱弱君何強賣瓜老翁閒無事暮雨打葉聽淚淚

放縱有味

馮大木曰詼奇跌宕神似髯蘇結語詩罷地有餘妙

妙

田山薑原韵

韓拔種瓜不一畝瓜熟摘得千百筐小者斑青成行隊大者碧蠹排兩廂河村相望十餘里騎驢打門來拍張自誇其瓜美無亞東陵五色非尋常十字巷中淚花少椰子莽實皆傖荒耒耜經與齊民術此事久書於左方一般更有西洋種剖之如乳傾壺漿子面有紋細於髮蒼頡鳥篆爭微茫兩後纍纍歲豊稔扛來送與山薑嘗日正卓午縱饞口撐拄蟬腹兼龜腸面上堆塵苦炎熱御風濺齒生清凉似與高士共晨夕紅泉綠樹心徜徉明年我亦學老圃犁鋤自操身手彊與君入山稱瓜隱徒駭水上歌滄浪

病瘧

丞相舩邊人語喧束芻絮酒今難言（時赴河干為李相公母致祭）歸來憑几偶假寐一冷一熱中煩寃玉壺冰心苦對照噤瘁祗覓薑桂吞浮危老齒頰戰觸覆被層層祈微温忽然冬盡變炎夏煎腸熬胃似火燔五志焚和問莊叟銷鑠玉池及崑崙吾聞瘧鬼伏江水傳云軒頊之子孫豈擇君子來相虐十室而九幾滿村時疫天殃醫少術子美雄句曾驚寃（昔有

人病瘧書杜子美子璋髑髏血糢
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句瘧遂已　我效維摩卧空
室心空應悟不二門一番病添一番老稜稜惟餘
瘦骨存
吾聞瘧鬼伏江水開說一步歌行不可無此
馮大木曰作意烘染却與荒誕迥別

李坤寧齋中看菊二首

恰似陶潛入菊叢黃花不厭白頭翁採來盈把何
多事但貯秋光老眼中
花蕋扶疎錦一叢取栽細問主人翁傳聞却老方
奇驗欲致多多藥圃中
馮大木曰
齒頰芳冽

題周伯公小像

貪取百年名胸次不得樂澹然各自足何爲苦束
縛譬如鳥在籠又如驥被絡美君坐松下解衣而
槃礴祇餘劒挂壁更無田負郭灑濯眉不攢閒雲
伴野鶴疑修混沌術慎勿擾六鑿
馮大木曰圖詞清絢
了無鬈轕臃腫之病

三月廿五日程二如羅雞邑李元琪壻見
訪雲庄六首

獨卧雲庄尙抱痾閒居較比樂天多白樂天歸休香山二十年
余歸養家居已二十八年矣　諸君早入香山社轉眼春歸奈老
何
並轡遲遲日過中貪看杏白與桃紅武陵近在春
深處驛路南來轉向東
實境
呼童牽馬繫牛欄莫笑貧家治具難不殺雞豚供
客飯采來苜蓿滿春盤
真朴
任買風光那計錢蘆邊柳下隱漁船俯臨春水明
如鏡不起微波混沌天
來憇山村避沸湯垂簾靜坐飲霞漿孔賓那有毛

株得歸去匆匆底事忙
團圞亭子覆藤花風榭山樓莫護誇禮數從寬添
野興兩忘賓主醉麗家
馮大木曰諸絶新
不傷巧朴不近哆

李元琪壻過雲庄看芍藥值雨信宿賦此
以贈兼以書懷

非不慕公卿有病當退縮齒搖須髮蒼行年復望
六嗟余耋贖狀羞食太倉粟昨聞府牒下休官願
已足　聖恩天宇寬各遂羣生欲樸杜眞不材大
匠寧忍斵薄田瀕頹水傍林起茅屋折簡招親知

足音厭空谷叟裾王侯第行行如立鵠肯將羅雀
門輕輕一剣豕紛櫌城市中蝸角戰蠻觸惟子性
愛閒雲庄畱信宿子壻禮何恭槃礴任坦腹謾擬
永逝賦使我垂泪讀疎慵遺世情憑人說冰玉兩
後看芍藥頭重疑初浴淨洗原野色麥壠浮新綠
農夫意欣然一畝望十斛聽言喜起舞食餠勝食
粥報來索責人此田更欲鬻塵緣無了期披衲遊
天竺

是古詩三昧
馮大木曰放翁有此疏爵誠齋無此雅馴

題鄭瑞甫小像

最是家居樂兒孫列兩行庭餘書帶草宦乏橐中
裝夏爍翁偏健安閒日亦長客懸堦下鹿誰復近
㝠傷

五月十七日初發里門赴嵩少

此身宛如繅車絲左縈右繞不自持年來衰病乞
休早牛脫穿鼻肯再縻一肩破衲將就道兒女牽
袂問何之幸畢向平婚嫁事浪遊五嶽眞吾師聞
道山中富奇藥黃精飽食採紫芝嶺頭子晉吹笙
日禪室達摩面壁時閒雲野鶴無定在堪笑刺刺
說歸期

起似山谷
馮大木曰支房工于發端殆不過是

過原武贈詹水齋

此去登華嵩復欲歷吳越襄中佳山水別是一雲
月將爲汗漫遊束裝五月發徐行車不奔柳陰馬
時歇便道過原武詹君遠來謁握手悲老大相視
驚白髮宦途劇襃斜執轡慎防蹶惟望雙鳬影早
飛向　帝闕

中嶽廟

山路開除深望幸巍巍殿宇踞嵩陽階前獨立看
碑記一陣風來古柏香

嵩陽宮柏

當日將軍名此柏猶如泰嶽大夫松木腸寧樂人
間爵漢武秦皇莫謾封

至嵩高不能登有感

繞麓徘徊意欲還老人炎日怯登山按圖選勝難
如舊况在重巖峭壁閒

祈雨調恒弱師

幸從方外任遨遊堪笑龍潭老比丘祈雨紛紛迎
縣令高山深谷不埋頭

龍潭寺凌霄花

亭亭直上欲凌霄不自盤根又附條最美松梢巢
內鶴野雲來伴月相招

馮大木曰想鋒遠人

了心師月下解心經

靜涵一月碧潭深何必將心更覓心有裏如拳須
喒我早令悟得去來今

天仙祠白松 有序

自龍潭過密縣聞天仙祠白松甚奇古去縣五
里許騎驢往觀之祠踞䰟山之麓中有古松一
株不知植自何年碑刻云軒轅三女仙化葬此

地松即生於塚上一本三幹圍四抱高數丈枝
無一葉而勢若虬龍縹緲雲際樹膚白如傅粉
近年為風雨所洗少渝於前矣雖未至枯朽然
不及闕里之檜遠甚

三幹參天未可攀軒轅有女葬其間根深祗待蟠
桃熟葉脫仍羞湘竹斑明月巖前懸曉鏡彩雲樹
杪綴烟鬟山靈留意勤呵護風雨何年損玉顏

馮大木曰中晚佳調

水棚 去仙女祠百步

此身逍遙任去住到密往尋白松樹與豪邪計筋
力疲騎驢入㧻犖确路䰟麓斜穿過水棚令我徘
徊不能去鏽石架壁如屋簷夏日冷冷繞雲霧巖
前不作瀑布聲石竅泫泫時飛雨白乳一泓滿注
坎手掬入喉清肺腑折南而東共一隅甘苦懸殊
飲欲吐地脈巧分山中泉土人指點三異處疑是
仙女洗頭盆好逐牛羊浴月兎中冷惠山浪得名
問誰補入水經註

詩合古意

馮大木曰昔人論七古須虎頭蛇尾乃佳此最合法

避暑黎陽過張子白別墅

來遊名勝地竟忘暑濕天老人無定所適意任所
便千竿淇園竹一泓惠山泉藤繞槐俱古花間柳
更妍桐陰覆戶外翠嶺橫窗前圜去善化山里許中有幽
人卧嘯歌意悠然論醫入妙處頓令痼疾痊斜陽
半在樹徙倚復留連他年臺榭成容吾頻往還

馮大木曰便娟似六朝

避暑浮山留別諸子

千里弭節汗漫遊六月避暑棲浮丘道人迎而驚
相視山色不改人白頭聊慰孤羇二三子烹鮮挈
榼時攀留黙坐閉息丹田煖長生有術相推求令

掃佛洞燒柏子兼聽梵音心更幽夕陽西下坐磐石縱吾眼界任所收衛河兩派一灣泳太行雲目千峯浮椒枰信手投幾子浴罷垂幔聲齁齁更無遺篇題醉墨老多謬誤醒堪羞秋風颼爽送歸客片帆風飽輕如鷗後期黃花須相待他年同看水倒流黃花山泉水倒流

東坡云醉後狂言醒可怕與老多謬誤醒堪羞同一句調馮大木日摧筆飄有逸氣勝他人硋刻多多矣

避暑浮丘劉毓恒朝夕相從聞其近日不復奸獵更得賢內助故語中及之

壯志隨時盡重逢非少年秋鷹不翻臂獵馬但耕田大道門無二長生息至千清齋閒自適賴有孟光賢

馮大木日三四盤空硬語

寄新河紀明府

相期惟古道兩地貴心知寧待書將意何須使致詞歸田余所願報政子其時發我兹歌笑牛車正欲脂

李孟之遺馮大木日風格大似襄陽

寄京山涂明府

三年通一問遠達數行書貧病羞相語拙勞憐若初遁來雲夢雁不傷野人廬陸氏庄荒久余今亦笑余

馮大木日流逸

元日大雪次田雨來編修韵

六十行年過半百幸遇甲子問焉如余年六十老難再少偏相賀歲去仍來安用除猶著朝衣三稽首初觀曆日一行書令收積雪高堆甕手自烹茶味有餘

心若氷壺馮大木日三四家常語寫來特妙

復次前韵

捲簾看雪慰窮居白戰詩成我不如玉映氷心誰借問銀溶世界謾云除銷金帳下誇低唱羅雀門邊肯大書一入新年薪似桂竈烟冷落况其餘

連日大雪不止次雨來韵

片片穿簾不住飛若乘風力肆餘威誰憐野外白梅瘦猶憶山中黃獨肥已令新年辭賀客還應人日見朝暉不龜有藥多僵卧倘有衡寒獵騎歸

馮大木日頸聯工中唐佳調

祀竈次雨來韵

臘殘將去復回春祭竈家家不道貧濁酒三杯方到地膠飴一碟欲黏唇（俗以膠飴祀竈取其黏唇恐上告天帝）祝融炎帝至今祀子郭張單何代臣老婦殷勤多默祝發余一笑也無嗔

古人此題作不易得此奇句
馮大木曰五六有排宕縱橫之氣

新正八日洛兒生孫

入春鵲傍簷前噪報道丁添蕭氏門念爾爲兒初作父慼余稱祖幸多孫箕裘世業須勤學河漢分流務溯源頭角依然定相似試教啼哭好名温

馮大木曰起語軒軒似西山朝爽

但吟草卷八

安德蕭惟琛韓坡著
同里田雯綸霞評

鳳化道中二首

安坐籃輿中捨舟又從陸霽雨喜新晴一望散遊目遠山峰倍青近水樹增綠溪流隨徑轉鳥聲遞相續茅屋覆灘頭晩春響振谷作客魚稻鄉燒筍勝食肉但愁暑濕地菟裘未可卜音殊無定詞錙銖爭不足

四圍山如屏千畦列平擴秧針初出水麥攏已翻浪吾覩舁輿人承蜩意相倣踰嶺免顛蹶定志徐步上轉歎牛穿鼻收豎持箠放繞麓望滇波乾坤氣蕩瀁海風吹背冷年衰恐致恙頼有盈甌酒一醉氣復壯莫語家人知此遊云未當

二詩真蘇陸派

同雪齋師雙澗橋聽溪聲

一派溪聲不住流偶來藉草坐橋頭廣長舌向何人道借問當前聽得不

無塵殿用祖憲上人韵

不網蛛絲不受塵棟梁如洗久經春國清殿宇無

丹䕶却厭公輸别樣新

雨後同祖憲雪齋兩師閒眺

雨後松杉添翠色橋邊扶杖一囘看僧擔貝葉穿雲嶺鳥浴溪流立石灘

國清即事

一盂脫粟半盂羹厨少鹽醯味倍清寒拾豊干多異迹山花野草不知名

同雪齋師閒步

棘挂山腰一片明悠然鳥語與人清無邊好景堪題咏慙負詞林兩字名

自國清遊華頂用田兩來贈行韵

過嶺名金地（金地嶺名）崎嶇著屐難吹衣風颼颼撲面霧漫漫境曠村無犬氣清花盡蘭溪聲鳴數里雪浪下奔灘

華頂飯僧

愛入茅蓬老此身遊山疑是住山人無砂午飯煩僧辦五百還來一應真

茅蓬

小庵僧自在泉潔煮茶香茅覆巖前屋芋藏冬月糧閒雲垂作幔修竹繞爲墻趺坐深秋夜燒山火

預防

拜經臺

經臺嶢絶甚直到上頭難佇立降魔塔閒觀龍爪潭海雲横列岫山障叠成瀾詩句慙摩詰令人作畫看

石梁

溪喧時聒耳巨石傍巖横珠玉噴無盡風烟覺自生觀瀾情幻變題竹句新清方廣今何處澄潭空月明（方廣寺傳云在石梁下當年五百應真所居）

赤城

百堞上凌空探奇路未窮心遊塵世外身入洞天中巘際晴飛雨林間翠映紅女媧餘煉石何處問仙翁

贈通圓樹宗師

穿破袈裟不道貧食余斗粟乞於鄰天台一入塵心盡况對羲皇以上人

贈祖憲師

幽棲人自靜况住白雲端遊跨豊干虎饑分拾得餐溪聲流傍枕山色挂於簾欣入春風座西來意未瞞

贈雪齋師

求覓藏身地巘前結一庵寒山朝共話彌勒夜同龕青嶂環如抱碧流淸且甘過溪時大笑別語止三三

別台山二首

竹輿登後首頻回未識今生得再來寄謝應眞無別語雲封洞宇待誰開

離却天台非淨土厭聞雞犬雜歌聲老僧欲訂青山約送我橋邊無限情

贈李南宮宸翊

閉居三十載自笑是陳人迂拙宜於老知交疎在貧來過紆路遠敘舊見情眞猶訂花開後邀余訪及春

春日居樂亭六首

老年博戲近於孩問易何人龜畔來河洛圖書刊作牖伏羲心上且徘徊

杏白枝頭桃復紅連朝最厭妬花風仙幡一立淸天宇野馬塵埃不蔽空

馮大木曰寓意無窮

園臨頻水岸爲墻好貯烟雲列綠楊午睡鶯聲初喚起不知人已是羲皇

馮大木曰似石湖

荷鋤戴笠種瓜回手植櫻桃三五栽致富奇書雖寓目欲師范蠡笑無才

斲竹栽藤夾作籬成陰正夏納凉宜金銀花發貧家裏陣陣香風入鼻時

馮大木曰戲謔自雅

爲念知交又入城登車回首囑園丁牡丹放蕚須來報老眼看花轉倍明

六絕俱佳

和馮大木舍人過雲庄十首

占得河灣構一堂鄰翁共指是雲庄年來領略田間趣野草閒花別帶香

重閉柴門長綠苔黃鸝頻叫不曾開樓頭望見春谿畔客坐牛車欵欵來

繫驢柳下聒人鳴笑問諸公竟此行供具貧家祇雞黍阿賓阿主漫分明

葦箔高擎護晩寒柳枝橫架作花欄幾株芍藥無多種白白紅紅簇一團

亭挂藤蘿馬頰邊水雲無際與天連漁人約我觀

魚去手把綸竿上釣船
覆屋垂楊當戶青圖書左右列爲屛假年欲悉尭
夫數一頷新題居樂亭
機息那知鷗亦馴天全寧賴酒爲春感君俱是京
華客來作荒村社飲人
馮大木曰非人我兩融應不解此
喜啜忍冬花最香誰收此草入青囊枯腸歷遍苓
連味若爲他人試藥方
馮大木曰一片婆心忽然道出
興來夜博照明燈旁置碁枰未暫停童子不知金

瓦注喃喃屋角誦心經
林間散步聽鳴鳥崖畔科頭看野雲更囑秋來無
爽約酒曹詩韵與君分
詩境全涉宋人而妙有天趣
馮大木曰崖畔科頭看野雲襟懷酒落于此句中看出

馮大木原韵十首

水雲深處有茅堂來訪城南學士莊望裏不知
村路近一坡春雨麥花香　松逕陰陰滿綠苔
柴門正午不曾開三重樓上披風坐那管遊人
下界來　一聲牛鐸傍村鳴正値先生水際行

指點輿丁過隴去半天高栁夕陽明　持將籬
箔護花寒共坐東風芍藥欄莫笑山家無供帳
一瓶一鉢一蒲團　半坐花邊半水邊角巾野
服日流連興來斜曳紅藤杖扶上漁家鴨觜船
谿桃山杏滿園青棘作籬藩樹作屛聊與散
人消疾悶一枰雲子綠蘿亭　淺水蘆根鷗鷺
馴憑誰管領九河春了知海上神仙籍也只詩
人和酒人　試遍溪山草木香旋收烟甲滿芝
囊不妨小屈持螯手閒與人間檢藥方　閉上
衡門掌上燈閉中工課幾曾停竹窗紙帳黃昏

後坐聽山童夜誦經　白頭何事逐塵氛我亦
東臯學種雲他日買田來結伴清溪一曲欲平
分

送李廣寧之官永昌

惜別天涯萬里情傷君征葢彩雲生有奇山水供
詩句莫鄙獠蠻識政聲叱馭王尊忘遠近賣刀龔
遂自公卿耳宲遺處人相憶歷下亭邊看月明
馮大木曰五六工致

寄鳳翔許太守

漢家三輔重扶風無奈秦人奪我公髙葢獨懸誰

與並耑棠勿剪意何窮授經臺畔書應在喜雨亭邊記最工唯藉歸鴻頻問訊年來別久兩成翁

贈聞書常别駕

驥足無由展宏才處散員看雲堪自適擷鼓亦徒然贈遠多佳句居官止俸錢何時握君手一笑發吾天

贈滕縣常明府

滕邑東臨岱脂車將欲過壯心初未減春意問如何異政知非偶新硎不更磨當今重廉吏上上註君多

馮大木曰淡而有味時人處不解此種妙處

贈東光白明府

與君家世本銀城遙憶關河一再更敢道忘年敦舊好豈因握手結新盟犁册花縣風帆飽醉酒琴堂秋月明百里何堪容驥足古來良吏自公卿

重陽後二日田子益招飲看菊

纔過重陽開一攢落英借問有誰餐氣清不向人呈艷意靜翻于秋耐寒爛熳黃花盈把易斑鬢白髮插頭難主人愛護情偏甚肯許移尊近座看

寄李寧陽惕菴

久閉柴門近病聾不聞世事耳根空忽傳車馬臨荒逕相對容顏俱老翁作吏推君稱召父掄文惟我媿歐公連旬霖雨蛙鳴竈幾處村墟見鞠穹

登岱二首

指向天門入行行路曲盤回瞻驚絶壁仰面數層巒雲氣撩衣冷風光著眼寬老人古稀近忘却一登難

名山推泰岱猶未絶囂塵擾擾乞錢子紛紛求福人泰時松半朽魯地俗應淳欲覓林深處蕭然棲此身

辛巳立秋後四日葉正夏過雲莊

秋後天微爽騎驢到草堂禾深喜雨足林密納風涼濟世精醫理延年檢藥方啖瓜論物性苦蔕亦堪藏正夏知醫

壬午初夏鄉居雜興六首

荒園卧病幾經秋門不張羅意更幽一枕酣呼到天曉宵餘長物貯床頭

無方醫老抱餘疴嬾煉丹砂一任他拄杖村頭林外望平鋪綠浪不驚波

衆木成林經手栽行搓老眼看花開莫嫌韭薤無

深味荷去肩頭市肉來

相對行年近七旬村居來往頻河濱暇時欲屈經綸手暫把漁竿釣細鱗（田少司農請暇歸里）

近傍河灣構一亭遠欄漁唱下烟汀水天如鏡無遮礙非惜餘錢減數楹

授子薄田嗟半空妻孥竊罵幸吾聾元無陸賈千金槖過食諸兒任溷公

（字字真境絕無粉飾所以可傳）

寄戴上愉廣文

儒家推戴禮大小昔曾刊祗此經堪受何妨字問

難春風隨座煖秋月照杯寬世味今嘗遍無如苜蓿盤

送劉悔庵觀察赴兩川

騎從相過話素衷燈前執手意何窮年衰多病驚顏瘦語誤無心恕耳聾上谷編氓留召父川中人士望文翁預期良晤吾能料轉眼旌旄指向東

（第四句對勝）

癸未新年咏懷三首

耳目年來皆已陳不知世事逐時新聾非吾病今成啞兀坐端然一石人

（用陳新二字大有興會）

幼男婚畢催吾老交付琴書閒此身新婦初炊須檢點厨中三韭富耶貧

久置閒身雲水鄉入春隨處好風光老人無事還多事食氣談禪檢藥方

（淵明歸去來辭前人頗有誚讓亦此意）

食菊芽

香到喉間是菊芽野蔬至味足貧家雖充枵腹還須儉留待籬邊秋放花

（肫肫有情）

種黃精

種自嵩山移得來鷄頭昂起可分栽（黃精似鷄頭故名）長生不事丹砂火屋角墻根盡藥材

平原君墓

若堂古墓傍城隈不禁牛羊齕草來尙逕田横能得士阿誰穿孔一相陪

（設想妙絕）

東方先生祠

落落胸懷迥出羣先生事蹟載碑文歸遺自是詼諧語便列身旁兩細君

癸未東郡被水災大飢流離之狀難以圖
畫隨所見聞識以數語
六龍西駕望東巡億萬金錢活餓人有　詔蠲租
泣頻下開倉發粟屬能臣
紛紛雪片白如銀飄落茅簷不濟貧麥壠雖深三
尺許道傍僵卧忍飢民臘月十七日大雪
牽男抱女走荒村突絕炊烟多閉門乞得精糠腸
易澁殘冬歷盡幾人存
謝方山曰真切之語
甲申四月家孫以季父雲莊摘櫻桃季父時年九十

年過九十與偏豪洛下耆英共一曹好覓畫師圖
二老同携拄杖摘櫻桃
清明前一日大田子益過雲莊韵五首
剝啄何人一扣門春風送客到荒村逢君笑問園
成趣老手栽移經幾番
綠柳參天不厭高黃鸝囀罷聽松濤春光萬斛盈
車載簷際杏花籬畔桃
城市塵埃飛不到龐家賓主漫疑猜村醪酸薄無
深味頻囑來時携酒來

輕舠蕩槳捕魚艖亭覆藤蘿欲放花好卜莵裘頻
河上漁翁樵客作鄰家
木奴無地種千頭脫粟園蔬供客遊野老時來堪
共話與君一醉泛虛舟
園中有桃二株花瓣至夏初未落因記其
異
猶綴枝頭艷羞隨柳絮飛明知春欲盡有意殿春
歸
乙酉初夏乘車過董鈞庵別墅四首
獨坐牛車遨勝遊名園知壓潁河頭一童一杖無
餘伴自笑身如不繫舟

行近新橋路向南水光瀲灔柳毿毿漫驚白髮須
除却携得黃精贈一籃
隨堦繞砌盡花籬幔下牡丹侵坐時君爲主人頻
勸酒香風撲鼻醉何辭
緩步亭臺扶竹杖古河堤畔喜開渠芰荷浮水來
相訪柳下維舟一釣魚
次韵子益數帆亭四首
傍宅東偏結草亭花開檻外列爲屏老夫同巷時
來飲客醉堦前卧酒缾

鼓檝河灣西不任長風乘便直衝波燕京客得求
名客數數今朝北去多
藩籬不設自虛明曳杖逍遙身倍輕幾回繞亭詩
幾首任教鼓打轉帆聲
一縷爐烟一卷書悠然世外是閒居數椽臨水名
居樂比得帆亭如不如余雲莊有居樂亭
盧夢山贈詩有於今誰識故將軍之句詞
婉意深次韻答之
埋首何人一解紛欲鳴寶劍祇推君徐投數子知
全局堅卧移時定亂軍撲棗穿林堪自樂把杯在

手漫求聞茹芝若向商山去藤杖隨身倚可尋
上巳次盧夢山宿雲莊韻三首
久卧林泉若辟喧忽聞有客到柴門尋芳修禊盧
明府結伴來遊穎士村
無多騎從不飛塵入眼風光野外新岸柳山桃隨
處發扶吾一杖步河濱
白頭謾話少年行老作聾人遠世情野父無妨來
共飲宦遊歸後兩書生
盧夢山元韻
一從高卧避囂喧白眼何曾禮雁門只有王符

堪破格又 欵段過山村 竹籬茅舍靜無塵
野蔌山肴色色新更上層樓舒遠目紅霞一片
映河濱 相携藜杖並肩行月下花陰倍有情
夜靜似聞花笑語科頭適性說無生
乙酉除夕得首二句作齋聯夢山以除夕
元日詩見示因續成之
難留去日成今日喜入新年接舊年洛下圖中應
列後家人席上久居先攬須頻酌盈尊惜遺
分壓歲錢轉眼流光除復守不如高枕
謝方山日風味逼眞醉吟先生

〔清〕曾王孫撰

清風堂文集二十三卷

清康熙四十五年曾安世刻本

曾道扶先生清風堂文集

序

歲十月默歸自山右適我友日峯彙刻其尊人[illegible]半著
述舉晾屬序默固辭不敢而日峯云子不見[illegible]堯峯
文鈔耶且子從學我先人久稔知學術治行者也爰披讀數
日作而言曰聞先生當秀才時孤岸如萬仞壁不但俯一切
而卑視之即道以古人意亦未嘗屑也故見諸制舉業一皆
自出機杼不共人作活成進士後筮仕司李嗣改授邑令以
及洊歷曹郎視學巴蜀所至卓卓有聲令漢中都昌四川諸
錄可証也其存心務在忠厚遇事却有執持居官日毋不畏
彊禦爲鄉先賢所稱退食之暇唯詩文自怡顧深嫉時輩專

務虛聲凡所作旣不輕率亦不遽出示客默今循諷古今體
諸什迺太息先生之詩眞得乎詩意而超然塵外者也蓋世
之爲詩者類皆不求意之所存而專尚辭調故貌腴而神瘠
先生集中詩或頹然不修邊幅抑朴語如道家常顧引之而
緒以長熟之而光油然以生此殆入陶謝之室而近漢魏遺
音陸士衡所云渺衆慮而爲言非耶先生之詩具可傳世則
生平著述槩可見矣默猶記少時先生詔默作時文法謂文
者明道之言而法者運筆之準然必本才以宣意不乞靈於
他人若務餙塈與徇人忘已徒規規繩尺是何異緣梗爲絲
陳腐升俎欲注人視而邀人嗜也難矣默謹識不忘而依人

久客垂老無聞毎懷辜負師訓而今展誦遺編益信言不我欺恍復耳提而面命之也且先生有令子彙刻清風堂集片語隻字俱不忍棄黙則奉先子遺命以詩文就正堯峰業鶴攷亭文藁而遺詩數卷尚沉篋笥撫躬愧感不禁淚涔涔下知世之讀先生集與先子文者應亦識兩家子弟才不才相懸萬萬也因拭涕而爲之序時丙戌冬至受業討黙拜手撰

清風堂文集總目

秀水 曾王孫 道扶父 著　男安世編

卷之一

古今詩八十五首

卷之二

古今詩九十六首

卷之三

序十九首

卷之四

記三首 記事一首 墓誌銘一首 塔銘一首

壙記三首 說二首 箴一首 頌一首 像贊一首

卷之五

奏疏二首 策問十二首 文訣十條 書後三首

卷之六

題跋十一首 募引四首

卷之七

祈告文二首 祭文十三首

書牘四十首

卷之八

書牘二十七首

卷之九
書牘三十二首
卷之十
書牘四十首
卷之十一
書牘四十八首
卷之十二
書牘四十五首 四六三首附
卷之十三
公移一 漢中錄一 申狀十六首

卷之十四
公移二 漢中錄二 讞語十九首
卷之十五
公移三 漢中錄三 讞語十六首 文告四首 批駁十一條
卷之十六
公移四 都昌錄一 議五首 申請十二首 移一首
卷之十七
公移五 都昌錄二 申狀十首 移五首 附會詳文一首
卷之十八
公移六 都昌錄三 讞語二十二首
卷之十九
公移七 都昌錄四 讞語十六首 文告七首
卷之二十
公移八 都昌錄五 批駁一百六十三條
卷之二十一
公移九 四川錄一 文一首 狀七首 牒八首 牌二首
卷之二十二
公移十 四川錄二 批駁一百七條
卷之二十三
雜記三首

清風堂文集總目

清風堂文集卷之一

古今詩一

感懷十三首

朝發靈臺址夕行宿縣圃疇昔無徂轍後此絶來武姬孔爲前驅顔孟斯吾伍禪覺空亦妄神仙幻以苦天地降正氣醒彼聾與瞽

烈烈凉北風霏霏千里雪丹葩槁不鮮綠幹摧以絶松柏鬱磊磊特立堅不折托志干雲霄繁華情不屑梁棟自有時困窮乃見節志士念四方壯心伴金鐵寄置非其所灑淚成碧血

種桃北山隅種李南山岑山南恒苦風山北恒苦陰冶容坐空老含情復誰伸桃李非不佳所處違厥心

石鼓來臨平槌之寂無聲泠泠蜀桐魚相扣音乃呈小聲諧清商大聲伴雷霆一擊元鶴舞再擊鸞鳳鳴吳石東山埋蜀木西川生相去幾千里合契爲知音鮑牙成夷吾至今感厥情

江南有奇樹離離生高岡被服雨與露時時經凝霜堅質長不彫丹英耀琳琅直上百餘仞所棲雙鸑鳳鸞凰翔青雲鵷鵠入其房屈軼識邪佞祥桑知興亡悲風來天末末歎憂無方

昔人羨太平寧爲犬與羊聞言覺其哀泣下沾我裳去去勿復聽中腸恐摧傷況乃身所覩舉足履鋒鋩撫膺坐嘆息拔劍飛寒霜盛世難再覩亂離殊未央由不操其權四顧何彷徨

長嘯東海濱海水忽西流瞋目怪所之淚下不能收西北天角折東南地維絶天地方搆禍生民患不歇世亂須賢才有媧安在哉離離五色石慰彼飢渴懷

行自郭南隅遙望西北址昔時春風中浩歌在茲里嘉會良獨難爲樂曾幾許思欲歸故鄉道遠河無梁憂心轆轤轉含恨寧復淺

天下乃公器揖讓滋紛更抑抑堯舜衰巢許爲不平蹻蹻湯與武放弒而相爭潁陽豈好遁箕木非矯情不肯汚牛耆名實非其心皎皎隨光操倬倬伯叔情所慮天倫滅微軀鴻毛輕志士觸時變千載同厥心

步我東山隈將以解憂傷塵沙一何驟飄飄汚人裳聞有几蘧氏乃在縣古鄉褰衣欲從之世杳何茫茫激飲遂不即知生竟安藏躑躅不能已仰天徒彷徨願爲鴻鵠舉斯世難與藏

丈夫貴奇節所感在寸衷君恩不可忘君讐詎相容魯連蹈東海子房椎沙中豫讓乃褰衣貝實血濺容厲志故邁衆存

士相與同行將捐父母妻子非所恫遙遙千載餘浩浩播精
忠事成國恥雪勳績銘鐘鏞不然願夸裂垂聲褫奸宄行欲
抒丹心安在必成功

贈東王君公僑牛市井中研山牧先生張罝網虎熊隶搽一
何苦避世無厚朋我志既已遠行辱道逾榮慷慨寧惜死守
節嘗從容不貴一時憤所論始與終悠悠誰知之感時念高
風

青青嶺上松纍纍陌上墳白楊亦何爲肌骨蒙苔痕斯大白
歲前寧復知其然孳孳營厥身當復念子孫曲房貯珍舞筐

箕餘黃金大化忽已至一身渺不存棄捐勿復道入室者他
人人壽如朝露誰能金石固富貴令人汚去去安足數

雪夜卽席

四壁杳不盡千里何茫茫置酒聊爲娛大醉摅百章高呼雜
賓主長吟意獨昂野人有遠懷慨然思烈皇逆成罪萬死議
者方徜徉念彼博浪椎誰能爲子房慷慨不惜身太息彼在
床振筆斬佞頭草莽徒悲傷

贈別

夙負匡世材偕玆擧類適驥足會未展飢凍來相迫丈夫懷
奇志會遇安足惜不爲貧賤損寧因富貴益高臥曠野中披
髮植禾麥張目不見人安計天地坼適有北來使云是同里

籍再拜敬陳書相好在宿昔知已遠相招義無中道擲驅馬
言前去何事拘咫尺未及載笑言君子將行役努力加餐飯
無爲內顧戚短章道高懷願言贈以策

變感

我生罹不辰盜賊正縱橫惜哉帝王居所向無堅城社稷輒
復覆白骨相支撐馬左挾婦女馬右黃金籯揮刀來相覷骨
肉東西行兒子棄草間號泣聲相煎父母不可得行將兩不
延白髮何執執逃身兵刃邊賊去子孫盡舉趾無牽聯饑來
泣道旁流血徒涓涓生年六十餘安知性命顚均欲塡溝壑
寧死二旬前不忍聞其聲涕下如倒泉聖人來何暮蘄民誰

與全遺愧秦人誼同佗今不然

詠節烈徐母朱孺人

帝京亂無極蹙眉屈以折富貴誠可厭貧主焉足劣綱常悲
沉淪何論義與節令名無盡期榮華隨時歇烈烈徐夫人秉
操厲氷雪一心抱區區不計生與滅盜賊縱橫至骨月作未
訣開篋揮黃金金盡身亦脫復欲索良人問我何所別夫人
目裂眦死耳不可說非不愛妾軀吾天義不泄白刃橫素脰
加之以戟鍱勃然怒赤頰慷慨不能奪身殺有餘活身辱難
再潔引頸觸劍鋒至死罵不絕妾志幸已全妾身不可湼指
舉報夫主千載名不滅舉朝皆婦人愧此腸欲裂

三洲歌三首

歡行三山去儂送青溪頭安得千里目眼裡看歡遊

歡向西北行妾向西北憂願值西北風不使逐風流

行行去已遠見山不見歡褰帷抱秦箏含淚不忍彈

子夜歌二首

含笑倚歡懷花釵參差垂鴛鴦正成行何故令儂悲

皓腕勻歡肩同歡看明月恩情當如許四五亦不缺

乙酉除夕

黃虞既已遠放弑方伊蔓碌碌逐日月違我初時願去者日以馳來者自以晏所期在遠道何時結繾綣

丙戌元旦

不知疇昔非但憎歲云邁壯心無可施雄志當相戒進退竟焉吉隱顯終復憊南陽辱三顧高客膺大拜一朝山河寧玆志良足勸

贈別許謗三首

握手行城曲慘結立踟躕相思日以深長歎增欷歔俯視飛蓬根棲薄互與俱飄風無定期相去三載餘會面良獨難結歡不須臾念子復徘徊愁思寄馬驅願因東北風逐子以同車

行人不可留何以慰我思斗酒聊爲娛終夜不盡卮邑邑遊子情皇皇何所之不惜別離久信宿從此辭會在百里內相見安可期去我一何驟末念不能飛

昔我同心友朝夕偕逶遲生別經三載思心日以馳相逢額我揖感泣下沾衣念此平生親筋動難自持志士懷遠道鳴咽不能辭恩愛誠不踰去去不足悲立馬高城陰發鞍清河湄慷慨臨岐路分手要前期引領雙鯉魚努力長相思

舟次懷陳素聞

薄暮孤烟起野水浮橫塘夕陽臨古寺朔風正飄颻宿鳥戀舊巢游子思故鄉故鄉何所思我友時之良操翰成風雨矢口吐琳琅雄辨驚四座高情一何長我有人倫鑒贈子相扶

將不得一握手時爲別離傷念之不能已喟然感中腸

朝歌吟

貞姬守節俠女憐才各行其是莫爲之猜貞乎俠乎負心奈何負心富貴止已詬呵投梭者劣褰裳者哲訦女固多如鬼厭何

夢周旋民

仰首見明月俯首觸嚴霜月明白我頭霜嚴侵我裳切切不能寐耿耿多憂傷杳杳夢中魂道路阻且長離愁日以苦忽覺在我旁朔風何瀏瀏吹子乖參商綢繆不朝夕反側徒茫茫攬衣起躑躅撫枕思難忘

陸節婦詠 有序

節婦姓沈余妻兄也適陸氏言笑取予不苟動止以禮雖巾幗有烈丈夫風年少失所天矢志靡他家赤貧日夜紉織供其姑與子及死葬長娶皆取辦于一手其終身勞苦極矣不能享其子之養而卒以亡悲夫作陸節婦詠

芙蓉生池中皎皎離塵污豈若徑尺蓮賴彼麻相扶節婦鄉
曲女少小性自殊十年背慈母負弟啼呱呱承歡善顏色後
母相呴濡十九歸夫家曲事舅與姑昊天降凶戾良人病邅
篨不櫛不解帶三年不見疎一朝竟奄忽甔甀無餘粹上有
六旬母下有五歲孤悲慟感天地誓將與俱徂拮据三寸棺

匍匐廣柳車顏靦老與少捐軀誠足迂收淚拜語姑子死尚
有吾雖無斗粟儲拚作日可餬雖無尺布畱日織可蔽膚持
兒弄姑前姑慎無意悁夏日不得休重襟曝荒阡寒冬溯風
驟皸瘃行作饘凶歲艮足苦菽水會不慼哀哉白髮姑棄我
中路隅抱兒哭靈前子子將安圖糟糠尚不飽含斂當誰呼
哽咽紉舊服扱衽𡍮其匶踽踽一介婦秉節能甘荼愁苦日
以詳孤兒日以長婚娶方始畢血食不斬亡兒子勝畚鍤新
婦能縫裳陶陶百年內衎衎桑榆鄉鞠躬亦已瘁忽復罹災
殃撫手告兒子毋志幸已償從死豈不欲所苦兒與孃今當
下報之寧復愧且傷兒子搥胸哭阿母欣啟行布被覆前足
木床朽佩纕親戚不赴弔行路增悲凉全節入九原令名垂
無疆金多世所尊安知姓氏香晨起麻如雪薄暮績羅裳故
人不如新晚嫁殊足光父母懽得所兄弟相鋪張土風既如
此守正衆所狂抗志懷獨行貧苦良爲臧我欲陳九重天路
何茫茫我欲布閭里好圖不我方灑淚竟此歌高節亦孔揚

寄陳素閒二首

伊昔天下亂驅車違故國北望幽燕道南顧金陵域皇輿中
路圮痛心末靡極執手一何悲泣涕摧以惻分袂奉慈闈遠
身適鄉泌（必叶）去去兩不從歡愛自此息與君遠別者四載不
集遠道浩漫漫結交復何益中夜坐長歎撫膺起踧踖駕

言將北征欲濟苦無翼何時同來歸游戲白與易
昔日借歡娛恩愛難具陳絲竹發清響長歌舞蹲蹲左盼周
與召右顧管樂倫良會復幾許悠悠隔長津昔若形與影今
爲越與秦客子不可期寤寐識其眞念我攜手好思君長苦
辛無爲長獨守別離難久因

輓周政

肅肅林中風吹我羅裳襦荏苒四節逝寒暑忽互徂周子雙
亘瓌念之增悲吁患難方始遘天促誠何辜遺文尚可諷手
跡若新摩髣髴如在目望廬覓焉呼夙昔綢繆情平生金石
徒窮泉一委體千載不復俱含悽撫松栢灑泣瞻丘隅憂來

塡胸臆沈痛鬱以紆化遷理之常徂謝無賢愚達人一死生彭殤復何殊擗摽以哭子無乃爲所迂豈不悟齊物悽惻不可驅

輓俞亮

余與俞子訂交于曹洞臨濟之一言凡三百日夜于茲矣歡會未終溘焉永歸雖生死一致哀戚靡餘何能無槩然于心乎

俞子窺道原嗒焉喪厥吾厲志追昔賢抗懐越塵塗高辨一何淸揮麈時相呼大道空諸有亦復無其無蹇訥非靈根給捷乃在趣彼昏何所知執物而求模一言契宿昔傾蓋遂須臾逍遙歸太虛求歎良足愚要不昧其眞何計生死殊美彼桑戶流鼓琴怡不吁延年非所寶聞道以爲符

雜詩二首

冉冉浮雲逝黯黯遊子情浮雲有時還游子無時寧天寒抵素雪薄暮踐層氷風雨猝交至中道身孤煢緼袍隨時乾日晏不及餐落日聊復息中夜攬衣看不敢苟吾道貧賤良足歎

嬿嬿朝菌芝晦朔更其觀楚楚渠略衣夕暮委丘巒榮華不久集困窮亦所歎荏苒百年內要終觀厥端浩歌發長懐壯志誠難安

贈別鄭士譓五章 幷序

士譓向與伯仲守同居之義且三十八年矣戊子仲兄歿其明年將遷于春波之灣曾子傷之贈詩云爾其仲兄之遺孤登余門人也慧而能文譓也不得辭其責故末章及之

辭我城東樓駕言遷北阪灣水淸且深白日忽已晚欲留不復安欲去不復返去留無一可顧瞻增繾綣行矣勿復言念子多憂悃

憂悃亦何爲苦言與耳違方枘入圜鑿壬巧忝讒威正議旣不伸侃侃衆所譏垂老骨月情忽若朝露晞我豈不爾留德薄所感微行矣勿復言泣涕沾我衣

沾衣不足語子行揚其芳誠不乖恩好離居亦何傷聚首而相詬或爲豺與狠貧富有終期服義世所臧攬彼蘗頡侯弟道何不光

不光誠足鄙念子伯昻情掩面對我泣爲道先人盟託我二藐孤我責今始輕自不負死父天地能相明桃李雖不言其下蹊自成怡怡宴與晉足以榮子名

榮名且置之聊復陳一言聞有鄧伯道高義難比倫我在不慮嗣兒往獨孤存斯言貫金石念之令人尊玉樹被嚴霜子子當庭軒願君一垂視華滋臨風翻至情在生死猶子同一

原零靈妍其條亦以固本根

雜詩三首

隱憂終難極思欲一東歸東歸不可得引領遠望之遠望何所見但見東風吹東風入羅襟逆以動我心却立下重帷持情當語誰

登樓闢窗牖高垣蔽四隅悲風鳴我側淋雨阻我途願言歸舊廬僕夫忽已痡我行豈不緩道遠難與俱

黃鵠追飛雲扶搖萬餘里直上停中天俯謂燕雀語矯矯厲羽翼輕重各任之爾自棲卑枝安用笑我為左摩日與月右拂星與辰巍巍天漢側幸得承下塵我儻借子遊旦夕將見

親親疏詎足論無乃君子嗔

寄門人鄭登三首

朝困烈暑下暮蘇涼風前時序相推欲行行入秋間夙昔子在側奇理相與宣吾道亦已峻攬緒悟厥端氣氣集於枯志念艮獨難子來一何遲念之增長歎

明月照我樓杳閒無人聲忽欲發迂談咄咄仰虛甍颯颯壁間吹又復空中鳴靜極鬧徵籟赫若雷與霆抱膝挾鳴琴撫之不成聲推琴裂朱絃誰當達其情

冉冉春與秋涼炎忽代謝俛仰悲陳跡志士惜物化得寸苦不足失尺恒不驗疇昔亦已悔來茲寧復倦早暮有何常功

業患不建闢此感厥志無為耽荒晏

贈章遠兼示陳鏞三首 有序

清遠意致沖逸與俗上下而岸然自異世莫能名余閒居深念賦詩三章贈之并以示允陶

倬彼章生實維我儀既和且介何以命之追念昔歡治亂異時逝心靡諧以永我思

暴風自北吹彼中林心之憂矣懷我故人與道為徒德音莫聞簞瓢陋巷其樂則深

肅肅陳生在海之濱有才盈腹不以御飢二子異形載同其心每懷靡及中心是欽

有感而作三首

嗚呼上天使我心憂我不欲雨控天徂求椎胸泣血亦獨何尤

維天之心莫偈匪仁萬物詵詵時安其倫我罪伊何叩焉不聞仰首長號出涕沾襟

嗚呼哀哉人孰無父一雨比旬天不我顧其誰為之遇此轗軻嗟其已矣惟予之恥痛心孰告亦靡及矣

雜詩

膂恐老牖下驅馬出門去念我骨月情徘徊莫能助中懷長吝嗟揮手即前路貧賤安足羞辛苦難久茹側身慕堅忍耿

耿多遠慮落魄不顧家安敢希廣譽

代輓許元飛

黃金有用文章屈奴隸尊榮儒冠辱往時英俊三十萬含寃黃土空山足至今幷望古文塚夜深月白臨風哭世人那識憐同調我老猶知悲折玉嗚呼許君東海賢聲名籍甚薦紳間囊無一錢文滿腹弱冠掇食黌宮川我聞齊廷有大鳥鳴能驚人飛冲天試我霎眼望我子六翮已就風雲止俗情冷煖反覆間骨月失勢多後言重君意氣晚益壯憐君奇病廢不痊風流年少成老醜伏枕高談徒有口靖節山居責兒子叔皮之女亦訓史口敷披翻日教之但願兒女能善此堆書

盈床不能理如瘠思言痿思起滿京冠蓋獨憔悴詩書受悞猶勿悔預刻死日聊踟蹰自言後世仍爲儒仰見老母不敢覩脫身長恨安能止嗚呼時命實不同魚目混珠蛇嘲龍古來坐此殺豪傑世上悠悠安足說泣則不可作短歌我欲爲君問青天天實爲之奈爾何

贈李翁

飲馬長江于驅我新河滑此中少人跡夾路豺狠嬉披荆而捫棘投足無所之一朝遇此翁傾蓋非所期談笑弔羲皇相信不相違空谷亦已寂足音良可怡況乃古君子碩德世所希雅有知己言聞之感心脾羨欲歸故鄉爲我淚沾衣忘年復忘形道重情反悲遠志與小草出入誠不易功成拂故人把臂入林壑

贈張愼生明府

泱泱渤海間桂巖鬱以逶佳氣鍾偉人奮跡濡水湄京華馳文譽四國爲羽儀白日耀霜景臨我東南陲東南有紕民設機泐之槩弱弟爲所陷産破無餘基恭逢涖初政片言折其私鋤强復噓弱誨諭發温辭父老坐嘆息聞者感心脾況乃身承澤銜恩詎有涯明德難爲報韓傅世所師願附貢生列終古義不移

初謁王文卿座師賦呈

有木寄山阿恒令見者違一朝匠石過拂拭生光輝偉哉王夫子秉道何巍巍才名傾歷下識鑒洞幽微兩浙藉冰鑑甄錄皆英奇猥以蒭菲質下體不見遺拔之泥塗間置之青雲端感恩寧有已知己良獨難愧無猶山語幸出盧陵門大義若皎日千載以永存

乙未出都門作

驅馬出都門攬轡何踟蹰臨岐多所懷俯仰增欷歔辭親遠行遊跋涉千里餘飄風蔽白日一朝失路隅捷徑志所違慷慨言旋歸達人貴守道知命復何疑

途中遇嚴覽民計甫草兩同學以選舉北上贈別

停橈玉水曲挐枻武城陰憂人不遑處起立悲浮沉伊我金
石交乘風忽相尋行役從南方聯袂馳　王廷執子立斯須
忽復東西分羽翼乖參商憂來傷我心燕越豈不遙願言思
所欽

乙未下第後寄懷顧脩遠孝廉

大雅伊云邈斯道方荒蕪群言一何淆狂惑昧所趨白日耀
清光廓然闢軌塗柔鑿何巍巍高風振四隅愧以孤介質所
好與世殊猥蒙垂妙譽幽采發華滋人生各有志知己良不
皆毛羽適見推中心懸所知斯人亦潦落此責當委誰朝游
錫山巓夕息梁谿湄嘉會誠足歡道遠徒懷思

壽許采臣兩尊人七十

震澤汪涵三萬六千頃激流飛沫忞奔騰蛟龍出沒波泿上
瑞氣蜿蜒來松陵松陵嘉祉何雜沓木公金母攬揆合白髮
黃花雙掩映三茅戲彩斑衣靚仲子捫星弄日之奇才身入
風塵心蓬萊人間太牢一何污沆瀣擕自元臺來火棗如瓜
梨爲霜青麟之脯白玉漿雙成吹雲和子登彈八琅仙璈靈
曲樂未央笑看滄海變爲桑介爾眉壽永無疆泱泱湖水偕
翺翔

和關槎度同年見懷

秋聲萬里入庭梧遥望雲山色有無半載風塵悲海岱十年
意氣託江湖登壇幾賈曾聯袂握塵王何愧合符叢菊青楓
思絶唱肯遲九日把茱萸

無題二首

日落鴛鴦渚城陰起暮烟紅粧分水面白紵徹雲邊遠岫遥
看黛春風漫整鈿何當分棹處回首更嫣然
國色憐無匹風流今在茲春風牽袂處秋月泛舟時別後空
餘夢愁來枉自思驪駒更首道青鳥莫來遲

壽姜侍御封翁

大象誠寥廓命駕涉雲津仰瞻元元闕丹樓何炳麟紫虬參
八景仙眞紛逡巡雲璈發琅玕綠酒盈金樽灼灼紫桂實燁

燁青珠塵食之恒難老延年非一身右怡北庭萱左介高堂
椿純孝充六虛綿歷億萬春榮親以爲寶斯世誰足論

題袁重其霜哺編

嗟予少失怙母氏茹苦辛側聞夫人義感泣霑衣襟君子既
下世孤兒賴以存節義我所安時命寧復論飲淚四十載荼
苦日以深孝子揚親志賢達多歌吟予愧昊天德未獲表幽
貞悲歎有餘哀悵恨不成音

王貽上同年東歸以詩留別次韻却寄二首

上苑秋深別思長故人千里此還鄉空馳欵段盧溝道惆悵
西風舊講堂　貽上同寓蕭寺

青楓白露滿秋山薄暮遙憐匹馬還何處錦湖明月下相思
好爲惜朱顏

流河新月

流河新月彩雲邊散作秋光照客船此夜故鄉思萬里一時
回首使人憐

贈柳公隆孝廉三首

徂冬遊帝京停驂清淵湄尋聲求匹儔嘉會協素期與君結
綢繆恩義兩不移歡愛經數旬行行入孟春驅馬從涿鹿悠
悠涉天津出門雖異路中情彌自申慷慨從此辭前期日以
親

前期在何許挾策黃金臺名彥集如雨羣英日夜來斯人獨
磊落雅負命世才振藻燦春華吐論驚風雷猥以一字謬拂
衣言還歸亮懷璠璵質豈憂知者稀顧我親愛情念之增歔
欷

欷歔復何益遊子返故鄉迴川千餘里還復登君堂蟋蟀鳴
我側北風悲且涼握手坐嘆息分袂上河梁不惜別離苦所
悲道路長願言崇令德相思詎能忘

留別王振嶽司理

吾道在天地王公舊主盟重來君子室復見古人情紅樹開
芳宴黃花繞別旌夕陽回首處渡口晚煙丁

秋日贈別張六揆錫

遠泝玉河水艤舟訪舊游寸心方一揖酒又離愁落日秋
林暝長風大野流江南春色好引領望鳴騶

冬晚過上海贈陸濬庵明府

歸家千里幾經月歲晏思君命駕來濤擁青龍帆際出雲深
黃浦日邊開燕京風雨平生志東海經綸曠世才吾黨功名
今在眼天涯兄弟獨徘徊

贈周廣庵兼寄朱刷望司理

周郎磊落胸負奇吾友朱子首推之文章傾瀉驚四座新詩
微語解人頤自是千人萬人重嗟爾抑塞伏丘隴何以伸爾

絕世之儁才蛟龍鼓動風雲開江城八月桂花發鳳毛紛披
麒麟來長歌高詠觀止矣余亦今秋始舉子寄言朱子下車
祈藐姑懷玉山人當至止

無題四首

山城日暮海雲平玳瑁筵開月正明南國佳人天上落一時
賓客盡相傾

輕風搖曳發清歌腸斷新聲奈爾何皷角不堪驚客夢寒霜
今夜旅愁多

銀燭華堂照晚妝羅襦寶帶坐生香但容錦瑟能相傍何處
他鄉不可忘

醉歸潦倒海城隈古寺高臺暝色開却望香車垂翠幰彩雲一片月邊來

却贈

作客嚴冬山水寒空山木葉朔風乾自從攜手憐琪樹遂使臨岐怨錦鞍竟夕論心浮綠蟻百年幽恨倚闌干鴛鴦湖畔重相憶回首殊方道路漫

雲間篇

雲間張氏誰爲雄長君指點奪天工烟霞爲侶少俗氣無數青山在意中瞬息便成眞嶺嶠轉移不數五丁功高者爲池卑者巒出奇入巧眞無窮更有丹青繼曹霸能開生面儼相逢仲紙屢貌尋常客傳神阿堵淩幽空二者得一已足傳況復雙絕難與同大江南北知名久雲間張氏君其雄

將赴秦中至西陵別尹含美司理

寒江捧檄入秦時爲別神君致一詞天漢樓邊明月遠虎林山畔朔風遲數年青睞垂冰雪千古丹心覘鼎彝遙望栢梧行振翮五雲深處繫人思

清風堂文集卷之二 詩

古今詩二

却贈二首

梧桐生高岡威鳳集其枝靈質揚輕颸丹彩煥朝曦一鳴驚烏雀再鳴驅鳶鴟呈瑞豈他鄉桑梓垂光儀顧瞻枌榆間斥鷃終安施八紘企羽翮高蹤誠難期

東南有奇傑雅負佐世才慷慨慎然諾論列心胸開伊余守一室未面分岑苔神驥騁逸足志士攄清裁超忽追千里威檢肅風雷芳訊每有餘嘉會良悠哉何以致繾綣短章效溯洄

樊橋懷古 橋在孤雲山下漢蕭文終追淮陰侯處

北發臨斜谷孤雲鳥道通蕭公追國士遺碣載高風明月樊橋夜疎煙褒水東千秋懷相業歎息有誰同

阻雨青橋二首

驅車從谷口解轡息高丘坐見雲方起行看雨欲浮煙籠樵徑失風撼衆山秋爲問前溪水何時好絕流

三宿青橋雨荒凉似塞秋水聲喧入耳山色靜迎眸哀狖啼難斷層雲閉不流平生愜幽趣對此漸煩憂

贈常梅嶽同年

問訊賀當谷雍冲姓氏尊未央同射策太白更通門詔近啣

丹鳳芝靈降紫鴆長柔多爾衙衙感不言恩

贈別三首

馥馥樽中酒燦燦華燈前陽阿递抄舞絃歌一何妍歡會豈云促綢繆訴偶然所惜將分袂慨嘆當離筵

離筵何徘徊我友天下才文釆早書升谿達心胸開伊余西入關訪我七星臺傾倒託肺腑言盡無嫌猜

冉冉浮雲馳烈烈朔風吹寒冬涉遠道去去西南陲繾綣不滿歲離別方在茲斯須一執手萬里長相思

中秋葉濟水太守席上對月

此夕長安月三經客裏過白雲天漢迥烏鵲射襄多影合霓裳舞宵分子夜歌庾樓好乘興不醉復如何

視水宿斗山

循行當夏五憩息斗山巔萬井分秦陌千流合漢川籽耘看比戶疏鑿自何年北望昇仙口登臨意惘然

過青橋驛舊宿處

憶昔停驂處秋霖衆壑深無端捲寒籜不盡瀉疎林萬里風雲志連宵關塞心夕陽重極目茅屋已荒岑

酬方亦于郡丞用原韻三首

梁州形勝地五度歲華更入棧盤危嶺憑城列戍營偶然祛弊賦何意竟休兵余蒞任未及半載重兵悉移滇中時有登臨興長歌對月明

氷署雙柑樹空庭足臥游萬山環郡閣一水任漁舟俗朴安余拙民醇爲爾愁漢臺佳詠在逸調入江秋

多君湖海氣先我宦輿元司馬威名重均輸事業尊一時推倜儻兩地悔平反剩有千秋志艱危勿復論

午日女陽道中

理棹逢佳節榴花隔岸紅逡巡擕襆被瞬息駕長風獨醒悲時輿行吟惜道同因人初作客危酒白雲空

錢唐舟次對月

凌晨涉湖渚江上託孤篷兩岸千山暮征檣明月空客心杳無際海氣汐還通今夜高樓笛何當逐曉風

富春道中懷古二首

小隱山前地勢雄富春千曲繞城東孫郎伯業今千載日暮荒烟度晚鴻

驛路名山應萬重臨江落日照杉楓丹青莫訝黃公望生長層巒疊嶂中

夜泊七里灘望二臺二首

穎水箕山不可尋客星關外木森森人間亦自稱高隱未有先生足古今

萬古高風絕等倫月明臺畔更無人謝公痛哭何爲者生不

逢時獨苦辛

贈高蒼巖同年

帝里聯鑣後邗江解袂初關河萬里外夢寐十年餘潁水贍
芭鳳秦川策蹇驢梅花憑驛使朗月到庭除共有平反業俱
傳明允書浮雲偏蔽日香草獨愁余松鞠歸彭澤漁樵返孟
諸問關尋故舊盟好結瓊琚偉績標熊軾威名擅隼旟千秋
重縞紵六息藉吹噓鮑子能知管陳公可重徐敢辭餐置璧
恐使食無魚大義知何極孤雲祗自歔非君敦古道何事獨
崎嶇

新安旅中送儲亦士同年之休寧幕

吾子何爲者黔齊爾宦遊仲升曾輟筆王粲復依劉曠野悲
非虎臨岐惜好仇悠悠誰可語惆悵此淹留

寄別儲亦士

君到黟山去問君心若何意因負米重情憤戀袍多異地思
同調長辭託短歌　聖朝方物色期爾共鳴珂

青溪行爲淳安令趙愛周作

憶余策杖遊白鶴道出青溪經東泉遙望物外庭前樹坐聽
童叟言便便前有海公後趙公學海至海將無同即今巖林
多猛虎編戸何由識古風使君慨然爲廉吏重足小民罷驚
悸小民有口廷有典鸞章恩寵及重闈少奉慈訓北堂前孟
母陶母相比肩誰謂醴泉無源芝無根明府克紹一何賢

壽杜聞牧年伯八章

長水洋洋載發其祥猗惟我公德音孔彰　亹亹克紹惟道
之由有嚴庭訓奕世其休　長公翼翼聿亢厥宗倬彼二季
將繼其蹤　時惟長公侍從我　皇曰有寵章於赫斯光
朱衣有爛　天子之命乃授之爵俾如其孟　以介眉壽樂
且有儀天錫難老亦孔之宜　人亦有言靡德不報贍惟我
公厥脩是好　惟喬與梓邦家之慶永言多福式增靡竟

送杜遇徐同年假滿還都

五月黃梅雨不止奔湍千里如飛矢片帆吹送廣陵濤南風

徑渡黃河水此去承恩入　帝鄉重揮銀管賦長楊太平
天子尊儒術詔坐詞臣開未央憐君玉立神清越啓草平明
趨禁闥掌上金莖偏露濃一杯賜解文園渴房杜功名望不
虛碧山何必焚銀魚蔾燃丙夜披丹籙宰相還須用讀書笑
予徒步江東者空擬文章學董賈漢上歸來宦計疎三年種
豆荒山下送君南浦水盈盈朝雨霏霏唱渭城王陽當道貢
禹喜矯首春明無限情

贈別

送子春風裏梅開雪意闌梁州欣有託蜀道豈云難節擁三
千里帆懸十八灘當年垂釣客今日又登壇

訪僧不值

物外尋幽侶輕舠泛素秋柴門閉白日溪水自東流

讀史清遠公致身錄

遜國妻孥感舊京鬼門神觀錄載建文帝亾時從鬼門至神樂觀一吞聲從官野哭聞天地義士廷爭置死生燕子秋風吹古樹秦淮明月照空城世間成敗渾常事贏得君臣千載名

答馮蘭雪

炎歊五月遠行游片帆千里幽燕道踰淮渡河經嶧酒前途障水泊野堡起視荒烟連大陸坐看微風搖岸草愁來始覺白日長鬱鬱何由開懷抱舲頭忽漫飛禰刺馮君慈水知名

早推薦相揖相勞苦清譚移晷忘潦倒君家閱閱推江左落筆惠我新詩好朗吟兩腋生凉風滿腔憤恨爲君掃方舟從此共風塵那惜長途漫浩浩

早秋送胡旋九徐維仲

京洛相逢處他鄉送客歸三旬同逆旅千里逐朝暉前路秋風裏征輪落葉稀還憐遊子意揮手共依依

旅中移寓懷徐子希徵

南州徐孺子意氣古人齊異地驚雲暮前宵話月低君留燕市北我向帝城西最是懷人夜臨風聽鼓鼙

送譚倘石之任金明

鳳池才子厭承明雙闕秋風送遠旌上郡關山連朔漠延州司馬重專城雲飛嘉嶺裁詩好澤至榆林帶雨輕只有關心鄉思切鴛鴦湖上草初生榆林亦有鴛鴦湖

貽別門人嚴鼎卿

聞有文中子抱道就止園鬱鬱將相儔濟濟咸及門及爾辭京華聯轡逐南轅山川紆且迴綿綿更晨昏愧無尼山德與爾其倫盈盈邗溝水浩浩長江源揮手各異路欲別心紛紜勳業貴及時努力事戎軒余歸南山曲其志在立言相要俱黽勉庶以明勿諼

清凉寺贈禧上人二首

停輪投古寺紺殿與雲齊入座逢支遁清談落日低

亂竹緣堦綠疎梅倚檻紅夜來春雨過可惜落花風

贈海鹽張明府張先爲鳳令同事秦中

少年初作吏當路許才能世冑偏茹蘗廉泉共飲氷波澄甕穩簾靜戶碑騰會有徵書至周顒自此升

秋日奉懷杜遇徐學士二首用原韻

學士知余拙纏綿意獨長浮雲憐客子朔雪賦河梁未敢行多露因之戒履霜飛騰豈不願久已識行藏

搖落江村暮離愁美祖鞭立身三代上揮藻五雲邊悄悄思高義悠悠念別筵秋深驚落木北望倍懸懸

訪徐闇皐不值歸郊枉顧却寄

憶昨關中携手好意氣自許披胸襟感君愛我如一人我樂逢君同一心華嶽西倒河逆流世事反覆增煩憂君去西秦北入晉我歸垂釣披羊裘別來六載長相憶鼓棹西陵叩君闕詎意君來題鳳字我復興盡空惻惻相須頗殷相遇疎燕山越水徒紆徐胸各有言不得吐幾時寄我雲中書回首諸公盡風波眼前成敗何其多升沉已定勿復言君自高飛我薜蘿

客淮上宿三元閣贈子徵上人

淮陰城下波浸天黃水淮水相勾連破堰衝堤一千里黿蛙上竈魚上椽我來到此多隱憂蒿目乾坤古渡頭閒尋信宿三元閣高踞層閣俯亂流有僧曾作維揚客蜀岡隋苑淹遊展示我新篇解我頤長歌短詠不一格枚家父子今已矣韓侯釣臺空故里我有所思不可見蒼茫日暮悲風起

寄贈馮廣心

客路相逢處停船江水深攬衣迎小友問語識南音夜宿微風岸孤銜千里心別來吳市月同此照淮陰

贈榷關陳省齋同年

爲念同心友言尋淮水來乘風江浪破擊楫海霞開籌國推香署懸商屬楚材迢迢攜手處悵望自金臺

登東林塔有感

馬跡沙迴岸柳殘東林佛塔映霞丹遠山當牖登逾小白日憑欄望轉寬天上俯看滄海近雲中下見碧江寒悠悠誰似當時者長鋏歸來不可彈

贈六脩上人歸省

竹院蕭蕭歲暮雲堂皎皎霜晨送君歸省懇切愛爾負米苦辛六旬四歲兒子八十三齡老親行矣白首至性快哉黃面天倫

留贈李將軍

將軍射虎能射石披堅挽強衆辟易檢身況復溫如玉更多意氣傾賓客將軍有品復有心定交十載比斷金自我不見今六春將軍分閫大江濱我來慷慨話宿昔禮意相投何絡繹促膝溫氣如春風使我嚴冬手可炙世人論交須論勢失勢背馳不足責嗟嗟將軍何不然雞羣立鶴松千尺

贈鄭山公同年

十載臨南國謳歌滿道周我求循吏傳君與魯恭儔海闊青山遠江空碧水浮清光殊可挹鼓枻慰三秋

宣城舟中哭梁介臣明府

君昔西辭天漢樓余適讞獄方東游移時返旆陳倉道馬首相逢揖鳳州契闊晤言始驚喜須臾判袂增離憂空山灑泣

白日頹從茲雲散與風流故人去去不可見相思會寄雲中雁感君贈我尺素書至今七載字不變宛溪如畫君不來北樓寂寞生塵埃遙憐楚水通滄海一自東流不復回抑舷歘歔坐歎息郢人逝矣吾心哀

昆陽有感兼憶漸川先生 時先生在嵩陽幕

東南有客何搖落匹馬中原已白頭往時歲却千黃金今日依人汗漫遊致君堯舜事已非長沮桀溺真吾儔石門隱士高文通更有清風繼往蹤吾來訪古多所思幽人却住箕山中且復東行登墳臺不見王喬雙鳥開葉公好龍非真龍夫子何爲乎來哉吁已乎接輿之歌清且哀尼山車轍空徘徊

同年潘子雲從治葉首復昆水故渠導民稼穡邑人大悅因推其意作歌

有冽昆水自彼西唐言臻於汝其流孔長洋洋者渠翼翼者防溉此甫田惠我無疆中遭多故邑有流亡廢而不治墜緒茫茫我公莅止不敢怠遑遠稽召杜近考劉楊維防翼翼維渠洋洋會未期月遂復其常公顧而樂民喜而狂何以報之躋堂稱觴其物維何朋酒羔羊自今以始俾壽而昌

留別張旦平

愛爾年雖少翩翩有鳳毛初看心漸細轉覺志尤高六月成新翮三冬足彩毫天涯今判袂欲贈呂虔刀

贈葉慕廬

漫作中原客征車出化疆知名文苑早重望口碑長拄笏看蝌蚪鳴琴下鳳皇停驂欣把袂況復是同鄉

偶成

賽神五月火雲新紅粉成堆花撲塵借問鬬山誰第一底陽村似苧蘿春

荆山晚眺

何處弘農地黃河曲岸邊碧雲尋五石綠草問三鱣太少泰峯近葡萄晉水連一空萬里目日暮更悠然

煉石

聞有軒轅氏遺跡此荆山鑄鼎湖猶在乘龍駕不還當時已仙去雲飛不可攀已矣行採藥煉石何斑斑服食非弔詭可以駐頹顏安得松喬輩沖舉離塵寰

贈吳準菴同年

藹藹三川內芸芸萬族居濟物誠不易靜者殊有餘之子敷異政秉心一何虛風雨從民好所守貞厥初我來伊洛間停驂問荷鋤云是衆人母五載安吾廬去者日以來來者日以舒君儻不我信陌上觀新畬驅馬復四顧謳謌聲起郇墟卓哉此大夫嘆賞忘道紆漢室重循吏錫爵耀璽書或入爲三公往往見褒譽似此當不忝千載光扶輿更憶平居日論志探

所攄疇昔知了此我言竟何如

季夏郭長公招同盧坦如集園亭令兩王樹侍坐即事漫賦兼志所未見二首

別業依城曲清幽滌俗襟到門花徑繞入坐竹林深池上香荷葉樽前流水音方疑濠亳趣畝暑未曾侵

林宗前折簡好客啟華筵箏匹江南美黎誇大谷鮮二難看並駕四傑獨隨肩還念陳思賦明璫限洛川

贈盧坦如兼呈何永公二首

謬獲虛名二十年空持寶劍賦龍泉相逢直為憐同調詎有文章擬太元

洛下才流數玉川橫霜俠氣更無前近來偶讀驚人句水部新篇海內傳

進北平府署口占似唐太守耕畬

入門何所見吏舍草盈蹊白日懸堂靜清風拂座低閒堦餘鹿臥古木有烏啼借問誰相似龔黃殆可齊

謁夷齊廟

萬古夷齊廟巋然漆水湄嶙峋攀巉巖叟叟松風吹長跪瞻遺像嘆息叩馬時當時皆誠周非之者為誰矯矯二公子武王實愧之扶去豈所望就兵誠不辭優游餓首陽揮手謝微箕皎皎采薇歌大義昭今茲俯仰有餘感觸時多所思日暮驅馬去低徊行獨遲

中秋前一日魏明府松巖王太學開泰招同唐太守耕留諸公游清風臺即事漫賦

海陽八月天初凉盧龍塞上草將黃懷古獨慕清風臺臺上清風一何長魏侯王君有同心置酒張筵當幽岑銜盃臨臺弔孤竹蒼蒼之山何可尋醉餘落日罷歌舞登舟瀏洄發前渚洞簫吹過天邊雲魚龍出沒水之滸須臾山銜好月來中流容與碧天開北平太守觴政雄逸興不淺比庾公衆賓歡譁樂未央歸騎促向灤河東還憐中夜城頭月獨照清風臺畔松

柬唐耕留同年

豈合當隆禮因之百感生況當搖落後世已棄君平

憶別寄北平守唐耕留二首

荒郊分手處躑躅不能行灑淚還東望隨風到北平

憶昨挑燈話敲棋過夜分傷心明月下何以慰離羣

吳門喜晤洪肇吉同年二首

憶昔邗溝別分塗各宦遊十年餘浩氣千里共離愁茂苑秋風動寒山野色浮客中逢舊侶攜手復何求

文章名孰著意氣許誰深我友才無敵高風抗古今鳴琴無俗調却幣有同心可惜相逢日征車去故林

留別楊三開司李

關內聞聲久吳趨傾倒深談經城寺僻泛艇野雲侵豈許東山臥聊爲澤畔吟故園應計日待我樊川陰

孤鴻行爲吳門黃節婦作

平沙月白霜飛高孤鴻中夜鳴嗷嗷有雛方育恐失哺載翔載集心煩勞橫江隻影幾風雨雛兮日漸成毛羽毛羽成兮志願畢追往撫今增顏色心力既竭同逝波鴻兮鴻兮奈雛何

宿紅花埠題旅壁

夕陽西逝暮雲收欲馬荒烟萬里秋野店驚看叢菊好故園遙望不勝愁

懷魏松岩郡丞

黃岡魏子擅文采烏衣玉樹知名久大河以北多政聲我曾息影湯陰柳心儀其人思見之無端浪逐風塵走一朝訪友入孤竹道旁怪石高逾屋魏子手書大如箕龍蛇飛動何神奇乃知魏子宰盧龍直欲不朽與石同把袂定交從此始開心傾倒無餘滓爲我攜酒清風臺妍歌妙舞綺筵開北平九月正高秋客寒蕭瑟羔羊裘歸心忽動不能留促裝草草仍南遊別去二載君鶯遷粵東司馬如登仙我來徒聞去後思盧民祠君貌儼然燕市忽逢抑何幸嶺嶠往返萬餘里撫今

道故增惆悵相持勞苦不能已旅中往往相過從高談吏治世一空一自淮海揚高旆落落遼廬誰與同天街明月舉頭見千里懷人極望中寸心欲寄南飛雁無信還須趁曉風

呈唐耕留使君二首

大夫重然諾握手出肺肝意氣豈不重知已誠獨難叔牙成夷吾振古名不刊

悠悠數千載此道忽已殫惟君踵芳塵高義廻狂瀾慚非天下才猥彈貢禹冠

送陳南儀

有客有客陳南儀維楚有才才且奇負劍從戎逾十載湖海意氣何淋漓鄖陽携手經三秋兵民相安情油油每逢吏戍遮道留余爲上書陳其由尚書下符勿調抽令幾何時歸庾樓吁嗟乎世事反覆使我心憂陳君陳君殊足多囊無一錢奈爾何此去蕭蕭向誰語爲君起舞爲君歌琵琶江上秋風起何處封侯好荷戈

壽何復仲

吾道之南言夫子鄒魯文學吳與比流風餘韻猶有存何君繼之名蔚起高才絕藝足齊羣兄弟連翩海內聞家訓早承中翰志謝家玉樹何繽紛晚求高蹈謝塵垢虞仲其前君共後挹彼石城清風尚湖月千春常在爲君壽

送長垣姪歸里兼呈冠岩長兄

帝城秋日爍晴暉小阮辭親挾策歸却羨過庭聞獨異鳳毛
看復向雲飛

送史允公司榷閩中

揚波久絶海氛消水部乘傳赴閩嶠萬國梯航來外域百蠻
輻輳賦中朝應知綏邇兼柔遠豈爲錙銖計富饒好借南風
吹令譽慕雲春樹憶星軺

壽盧西寧學士太夫人

正氣揭日月鍾此閨幃中蒼穹眷貞操秩祜良無窮太母立
大節精誠貫星虹旣遭家多難世事復飛蓬茹茶久且安集
蓼誠獨難膝下撫雙璧磨礱不少寬俱爲廊廟器照耀青雲
端儲采紹夔稷大儒爲世則黃扉且論道　青宮方毓德
龍章貤屢新象服何彬彬烈烈二十餘悠悠五十春鍾郝不
足伍慈母乃等倫辛勤何以償福履方未央引觴稱萬壽自
天申無疆

寄贈李明經爾誠

孫樵劉蛻爾其曹文自聱牙意自豪七十不遇頭盡白支頤
應尚讀離騷

過潞河寄朱芳洲

千載心期不可忘岫雲山雨路蒼茫慇懃好倩東風便吹向

南城粉署旁

壽李融初

我聞東海多奇島祖洲鬱鬱生靈草人得食之歷萬年笑麥
倒影玉顏好東萊地近神仙窟人間綠髮恒無老先生明經
擢上第才華輝映文絶麗居鄉不滅王彥方過庭有訓成賢
裔已看喬翼摩天飛河陽又見花芳菲推恩曾與貤封典
丹誥煌煌出紫薇莫求烹瀹採金光不羨騎龍跨鳳凰期取
三萬六千日日日承歡歡未央

建安鄭贈公雙節詩

古今節烈昭大義青史彪炳誠足企草莽經生金閨秀殺身
成名尤獨異奇節已踰四十年赫赫如昨爭相傳我聞東甌
之山雙白鶴異人異氣相盤旋憶昔伏莽踞巖城白日慘黷
猖忠貞男兒死國婦死夫萬古綱常經天明志完含笑青雲
間墻邊遺令何斑斑痛心伏讀不能起凛凛英靈安可攀奮
身景運依日月秋卿事業振塵寰龍章象服光泉壤每遇推
恩次第須會將此事徹　宸聰請付史館表幽忠忠孝相繼
垂芳躅丹山碧水無終窮

送陸林士同年罷官歸里

有所思兮漆河濱夷齊廟貌參星辰上有喬松高百尺清風
颯颯無埃塵龜湖陸子吾好友製錦孤竹駿奔走不敢奉詔

非迂愚求仁得仁且不朽一朝拂衣言還歸此邦之人心依
依海陽城裏官傳舍謳思不絕如君稀

江樓

長江日夜向東流壯志雖焚獨上樓雙嶼沙隨芳草綠三山
雲並遠帆浮先憂快有乘時雨

清風堂文集卷之三

序

四川校士錄序

夫地有豐荒材有盛衰議者曰豐裕之鄉人材必盛荒殘之
域人材必衰此固時勢使然無足怪者然則人材之盛衰皆
由於時勢而造就鼓舞之法不講焉可乎或曰西蜀斬刈之
餘而焚坑再見之後也衣鶉結飯藜藿冒暑雨胼手胝足婦
饁而夫耕者曰吾士也士也如是造就鼓舞將安施乎雖然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夫子之訓昭昭也
故吾以為未嘗求之不可謂無其人夫以為無其人是薄待
斯士也吾薄待斯士而斯士亦遂薄待其身是誠無人也吾

不忍也吾厚待乎士而士亦遂不敢薄待其身人材於是乎
出吾且樂而不能已也夫造就在於訓戒鼓舞存乎衡鑒苟
訓戒之不明衡鑒之不當而曰蜀無人蜀無人蜀不任受也
余自奉 命受事以來夙夜震栗懼無以仰承 聖天子振
興文教至意馳驅三載披閱三周窮搜畢采始終不敢以易
心處之曰訓戒其未明與衡鑒其未當與孜孜乎於此得一
人焉拔其尤於彼得二三人焉拔其尤事竣之日合諸生童
子得雅馴不背謬於聖人之文二百五十餘首雖世所指稱
人文盛處以之絜比短長竊恐未易優劣也凡此豈非所謂

意之所不期而吾意之所必期者哉意所不期而無以振之其孰從而應之意所必期而有以導之又孰從而違之上之所好下之所效也故未嘗求之不可謂無其人豈不然哉集成付之梓將以告蜀人士務益奮於學無爲時勢所拘而復歸於盛弁質諸當世俾知蜀風不競于今五十年其孕山川之秀磅礴鬱積必將有待於發其覆者而余愧非其人亦惟是凜焉造就鼓舞之是務而不覺此二百五十餘首之已聚吾前也然則時勢之說誠不足以限人材而自此以往全盛之蜀庶幾其可復已乎

許子制義序

許子之文衣被天下久矣天下之人咸嘖嘖許子之文自謂知許子余謂許子不易知知許子亦復不易也凡臨文之道有由乎人者有由乎天者引繩切墨不離其宗人也形開神發運乎無方天也天機未至則人事靡成人事不深則天機勿露二者其相須而有待者乎雖然人可爲也天不可爲也若者人之爲若者天之爲可得而知也人至而天亦至天全而人已化不可得而知也許子爲其所可爲亦爲其所不可爲久之而天至久之而人化人又何以窺之哉試與想許子之於文也當其操管濡毫屈首沉思形志蕭索經營慘澹意念深矣若一欲得當而不可幾倖者及乎機發氣流劃然中解伸紙疾書直追所見淋漓酣叫躊躇滿志其爲愉快孰有過此者乎斯時許子蕩蕩默默惝然怳然而已庸詎知文之所以成耶庸詎知文之即成於許子耶是則許子且幾不知許子之爲許子而曰許子吾知之豈不難哉且文之成也不成於成之時有立乎文之先者有立乎文之後者唯實見其慘澹者奚若而知許子之存乎人者無弗勉也唯實見其愉快者奚若而知許子之由乎天者無弗至也世無兩許子何由知許子故曰知許子不易也誠以許子爲不易知斯可與言許子矣誠以知許子爲不易斯可與言知許子矣余材不逮許子遠甚然此中甘苦吾兩人曾備嘗之用相告語莫逆

於心而終不敢曰吾知許子是則謂之知許子也已矣許子則更有進於是者行將見之天下垂諸史冊此又吾兩人夙昔期許難以一二言也余特論其文之不易知者如此

雲又如歷試草序

余常謂遇合之間蓋有天焉遇固不足爲文功不遇亦不足爲文罪士固有幸不幸非文之爲之也雖然文不可以不佳蓋惟文佳而後可以遇亦惟文佳而後可以不遇文之佳者出而見之天下既足爲世程法即終身困抑亦有以自信而不悔不然彼齷齪猥瑣之流內無自得徒事剽竊乘主司餬目一時掠取究之與草木同腐雖擢上第膺顯秩亦何足云

清淵雲君又如豈余所謂不遇而不悔者耶清淵固多才往歲余盤桓五旬因得盡識諸名宿相與訂性命之交今秋乞假歸里艤舟河畔進訪故人復得識雲君於柳子公隆坐間柳子與王振嶽先生爲山左聲氣宗主雲君則王柳之友而余同年栢子君房之父執也拜其人道風古貌肅然生敬手出一編示余則其生平試草也振嶽先生爲之校訂栢子謀付剞劂氏而因柳子以請序于予予受而卒業爲之掩卷而嘆曰嗟乎以雲君之才豈不能置身通顯然而自弱冠以來搦翰濡墨大小經數十試或得或失卒不得當以老豈非天哉其所著足以自信又章章如是則非文之罪可知雖不遇

雲君足自豪也雖然文之佳者未有不遇不於其身必於其後人今雲君髮種種矣于世味日澹嗣君雋卿方富於春秋好學能文有聲黌序天之所以待雲君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三君子固向所謂文佳而遇而爲世法程者也其以吾言爲然乎否耶

許印渚公餘塾課序

許子弱冠書升名噪海內及戊戌始受知於項眘山先生榜發之日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歎其久抑而喜其見遇於名賢自舉於鄉捷于南宮文懸國門其能事已見于天下余又何容置喙余獨于許子公餘塾課之刻而有所感也公餘者許子作令之暇也夫令何能暇催科撫字而外凡可驚可愕可悲可涕之事一日之間一飯之頃旹若應接不遑而許子政脩事舉獨有暇時且積暇而成文積文而成帙豈其有異術歟吾又聞許子遙挹匡廬諸勝哦咏不輟蓋不止課兒制義也然詩與文不同詩之爲道興會所至便可成咏至于文則非凝神靜慮不能也夫爲令而求凝神靜慮之時豈易得哉今讀許子之文高者入蒼旻細者窮毫髮靡不批郤導窾悠然以解是凝神靜慮而後有此也凡爲令者不能得凝神靜慮之時許子獨得之以發抒其夙昔未竟之才意者許子不暇于外而暇于內不暇于境而暇于心故無適而非暇歟許

子之有是暇也余因以知許子之有定力也有遠識也夫有遠識則非意之事不足以難我故可以消天下之大患有定力則拂逆之來不足以動我故可以肩天下之大任世之沾沾以文言許子者非知許子者也余與許子爲同年生今又同官於此習之最深竊自以爲知言因書而叙之

思親詩序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孝居六行之首至漢設科有孝弟力田郡國舉之與賢良方正並重且賢良方正至必對策舉孝弟者則否蓋以事親既難自言而是舉爲主德行又非資議論以博名高不對策誠是然三百篇中陟岵蓼莪

皆古孝子所自作夫子取之則又何也曰之二詩也一則親存而瞻望莫及一則親歿而欲報無由彷徨涕泗傷鮮民之何生擬猶來於無已方憫焉欲焉抱無涯之痛以不得爲人而爲子豈常自居於孝乎而至性所發溢爲至情流諸咏歌數千載下猶令讀者吞齋涕洟不能終闋也設有幾微自愬之心我夫子將刪之不遑而顧著於經以教萬世哉是故漢之設科行周道也其不對策也體士心也得我夫子之意而善用之者也余奉　勅分司南中聞織山有隱君張薇菴者栖互飲谷數十年不入城市人至亦輒不得見閣筆不作俗下文字而獨爲陳生天錫立先世之傳復弁其詩稱陳生踐

履純白能孝其親存養歿哀久而益慕將終身焉隱君不輕許人其言誠足信而同年生吡公周子復道陳生嘗刲股愈親此誠人子迫切當無可如何之會必至之情豈易及哉
今上以孝治天下凡陳情告養與乞省乞葬者莫不破成格允之教化興行幾於三代漢治近古未足多也且欲盡得天下之孝子而用焉陳生其首選已夫陳生以孝傳非以詩傳也余從隱君同年生後序其孝以及其詩非因詩而遂信其孝也假令陳生無是詩將不得爲孝子乎哉

長征草序

長征草者[redacted]華先生之所爲詩也先生爲吏彊項持氣節百折不屈類東漢諸公卒不得志以死人稱其忠余未得見先生甲辰秋獲見先生之長公仲山於旅舍退而嘆曰有子如此先生可以死矣先生死葬城固已二十餘年今仲山徒步數千里求遺壠而反葬於楚君子以爲孝臨行出一編示予曰此先公之詩也願爲我序之夫先生爲臣忠其所以不朽不在詩仲山爲子孝其所以不朽先生者不在傳其詩序無庸也而不獲辭者蓋以悲先生之能建大節而終身齟齬又嘉仲山之所以事其親者無之或遺即詞詠之餘猶表揚恐後誰非臣子其能免於言乎是爲序

陸青印詩序

陸子以雄才擢高第制當得禮曹新例外授改州守出典蜀之化城蜀方新入版圖而州又新艾之餘戶僅以十數故城不可問州治一寨耳凡交游知好無不爲陸子惋惜而陸子毫不介意氣益以和心益以適曾予聞而疑之以陸子世胄巍科入蕭寂無人之地豈無幾微動於中者癸卯之春顧余於興元出詩讀之而後乃今知陸子之幾於道也其音和平其節愉懌以視世之悲涼感慨而不自釋者相去何止逕庭然則處荒遠而不憂者其處烜赫優尊之境亦必不驚吾於陸子信之吾於陸子之詩信陸子也其真幾於道者歟

茗柯詩序

曩余居與宣夏相去僅一水遙望隔岸楡柳繞舍箐篁蔽天憶髫時讀書之暇夕陽徵步棹小艇叩門披文析義相得甚歡當是時宣夏方年少意氣豪邁不可一世馳騁敦盤已有俊及之目余雖心豔其才而知之未盡也洎乎變遷海內知交雲流雨散即一二親暱亦復東西分馳回思夕陽叩門披文析義之時杳不可得矣閱五六年而壇幟林立大江南北應若桴鼓余因得與宣夏偕同人操觚較藝時宣夏雖不作少年狡獪而鷹揚虎視元龍河海之氣猶露眉宇余徒怪其才之橫絕而知之猶未盡也數年以來養日益粹識日益卓中有獨得外物不能入而滑之殆所謂幾于道者歟而余猶

索宣夏于才甚矣余知宣夏不盡也茗柯堂詩稿成每奏一篇余未嘗不歎其句之驚人而志趣恬雅終和且平不覺喟然曰吾今乃知宣夏矣宣夏長余二歲余交宣夏二十餘年凡三變每變益上讀其詩亦可以得其槩矣宣夏曰子眞知我者遂書以爲序

鷗寄堂詩序

家喟莪風儀嚴整意致脩遠充然有以自得而無慕乎其外舉天下志得意盛之境人所扳援依附奔走之不遑視之泊如也退食之餘以聲詩自娛樂與會所至往往多佳詠爲時所傳誦余嘗愛其令壽昌時詩如水旱關心詩卷廢荒務滿

目書圖難僻地尚能容我嬾疎慵原不受人憐兩載依然一敝裘愧將增戶覓封侯諸作皆格調蒼逸襟期灑落其憂時憫人之懷可以想見而傲吏風采昂然自異去世俗綰墨綬而佩銅章者何啻逕庭山阪下邑怡然安之而不厭其荒窮岑寂也豈惟安之又以見夫責乎己者無已而不暇乎其他也然則其自命者何等也今捧紫泥且三載矣過其門無人焉入其庭無人焉即而求之其人斯在一室之內圖書數卷襆被一牀而已是其爲銓曹也無以異于其爲壽昌也嘗讀其署中獨坐詩曰機從忘處息道向靜中深又曰仙臺成吏隱不待解朝簪夫息乎機而深于道此古聖賢涉世之學乃

于署中提唱及之則喟莪平日之所以充然自得者誠有由然而所以自命者從可知矣且以爲吏隱焉是境變而心不變心不變而境亦與之不變也觀其詩不可以得其人乎處讀元旦　賜宴惟有蓼莪能惹恨東風回首一霑裳孝思迫遠愴焉感人未嘗不潸然泣下也至哭子詩悲慟嗚咽則又爲之掩卷不忍卒讀已其他登臨眺望酬贈唱和時序景物凡有所觸搖筆疾書風華掩映莫不各極其致蓋惟能澹漠于世味而一本諸性情又迫乎其所不得已而有作故其爲之也工余往時好作詩苦不工閣筆久矣今惠連在前或可得佳句庶其乞靈于西堂之夢乎

于一集序

今著書立說以自表見者盈天下而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何哉可行者不必言而言者未必可行也君子之立言也期於可行君子之行其言也期于盡善故言貴焉吾嘗以為聖人之道盡于忠恕故行已應物之間學者不可不勉也劉子之為是集也有一言而終日思之足味者有一言而終身行之不盡者其亦庶乎言之幾於道者矣雖然言之非難行之惟難劉子而不徒託諸言也人將信之茲集傳且不朽劉子而僅託諸言也人將疑之茲集亦具文已耳我同年友懷仁劉子語余曰是篤行人也是則劉子不但能言而又能行

人之信其言而傳也無疑雖然吾猶願劉子益勉之且欲世之讀是集者共勉而行之豈僅可以無過于以求聖人之道不遠也余敘是集之意也

余邑侯催徵條欵序

今夫人有疾痛不難呼父母而告語父母憫其子之疾痛必求方以療之方雖具不足以去疾痛勿用也必求實能去疾痛之方父母愛子之心無不盡也民子也邑大夫父母也民有疾苦不難籲大夫而陳情大夫哀其民之疾苦必立法以救之法雖設不足以除疾苦勿用也必立實能除疾苦之法大夫為民之意無不至也吾禾民苦賦斂久矣上焉者曰有滚單之法在下焉者曰有滚簽之法在吾大夫金公曰不然滚單勢合不便在民滚簽勢分不便在官因立三欵行之民不擾而輸將恐後父老子弟奔相謂曰比者粟生金死正供維艱況又耗之者數倍吾民實不堪此非公為民立法吾儕何由安于南畝乎由今溯昔為澤無窮其可舉似者二十有二公之德其何可忘也余聞之喟然曰嗟乎公之慮何其周而識何其遠也如公者眞所謂民之父母矣余行天下見有不恤民命淫刑以逞者矣見有戶口流亡惟里中是問者矣以彼其心豈眞讐視吾民哉夫亦曰國賦不敢不重考成不敢不勉爾究之國賦未必及額考成未必無悉民力既竭怨

咨載道又何裨乎孰有如吾公之悉心籌畫為民謀不嗇民之自為謀也顧法三章耳積弊脫然去而吾民之從事者若或鼓之若或舞之以言國賦國賦足矣以言考成考成最矣至愛戴之私比戶歡騰以視世之淫刑以逞流亡不恤者孰得孰失又何去而何從也耶余生樂國優游焉甘食其土之所有實惟公賜既幸獲逢善政又欲善政之垂久而勿替也因述父老子弟相謂之意而序之以為父母斯民者告焉

送王都御史撫楚序

昔杜祁公知乾州未滿歲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于境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間嘗讀史

至此蓋未嘗不歎鳳翔之幸而乾州之不幸也向非祁公之
德有以入人者深而信于人者久烏能令所過者不忍其去
而將至者樂其爲我有如此哉自宋迄今六七百年祁公之
後未聞有相爭如乾鳳之民者豈在位者皆賢不祁公若耶
抑天下之民有以異于乾鳳也無乃史氏之溢其辭而不必
有其事耶迨觀吾王公而知古今有相及也公由郎官不次
擢爲江藩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益自奮期于上不負 君
下不負所學自十七年秋臨涖斯土當是時郡縣大半新經
恢復落落殘黎皆湯火餘生扶瘡痍服南畝以供賦稅而四
郊伏莽猶有存者前此用兵之際上下姑息官吏無復廉隅

不肖者有以自存而賢者無以自見民生吏治均不可問公
至首絕餽遺以爲標準務休息民生登之袵席而猶鰓鰓以
澄清吏治爲己任數月之間民有起色吏知自好縱有踰軼
不敢恣肆矣期年而流移盡歸荒蕪盡闢寮屬皆爭自濯磨
顓脫未見往往而有挽頽俗而起波靡如響之應聲影之隨
形人徒異其化行事舉之神且速而不知公早夜圖維如錮
逋卹災與夫激濁揚清之苦心積慮所以怙斯民而飭官方
者爲深且遠也于是政成而 天子嘉之今年夏四月晉公
副都御史巡撫楚疆蓋自戊午秋至庚申夏未滿二歲也公
仁義忠孝根乎天性而應務接物一本至誠至愛民之心人

皆知之聞命之後江右之人莫不曰公我父母也非父何怙
非母何恃江右之不卹而惠楚非楚之懟而誰懟楚與江右
境相接也楚之人曰公治江右江右既已治矣天無私覆豈
惟江右江右之民知公之不可留也千里而遥百里而近山
椒水末窮鄉僻壤莫不踰越險阻親冒波濤扶老攜幼躋公
堂而獻朋酒咨嗟涕洟以致其攀轅臥轍之誠蓋無虛日公
雖止之而不能禁也夫士君子道脩于身發而見之事業爵
祿之榮若固有之所難得者民心耳今江右之民心繫屬于
公如此噫可以觀公矣公之德有以入人者深而信于人者
久一如祁公故能使江楚之民一如乾鳳之民而民顧有幸

有不幸公其何以兩利而並全之耶眷言節鉞行有日矣某
備員下吏受知最深竊嘗奉教而得其用心之所存故不敢
以世俗之所以榮公者爲公榮而道其得于民者以爲公賀
且以風世之君子使有所興起焉

送同年關西庵序

余嘗謂士君子讀書懷古有匡世之志者不爲相當爲令夫
相至尊也令至卑也由令而數層纍以至于相相去不知其
凡幾也顧願爲之與相等毋乃不倫與而不然也相爲天子
致君于內相之功在天下令爲天子澤民于外令之業在一
方雖所統有大小遠近之殊而在內者攬其大綱每逸而易

成在外者兼舉衆目更勞而難效世之議者顧未可重視乎相而輕言縣令也况令近于民箕風畢雨得民則難令遠于君尢重萬里得君抑又難吾友關西庵爲令而裕澤民之略者也令寳坻之二年以逃人被議去其官邑民叫闕再請天子爲之破格允焉曾子曰嗟乎關子可以不朽矣關子爲天子澤民于一方得乎民者若此得乎　君者又若此一行作吏而無其難爲者又何幸乎是役也且以見　主之聖焉民之義焉令之賢焉一舉而三善備關子掭不朽之業其張凡爲令者多矣然則爲令如關子雖不爲相不足自豪乎壬戌歲除過蠡水訪余余肘露無以爲贈于其歸也遂作序以壯其行

送王斗淵序

西江王斗淵先生者吾鄉徐兼之先生令萍鄉時所識拔士也徐先生閒居嘗道其文章器識余固心識之久矣丁巳余從司理補令鄖陽問司訓爲誰則王先生也余雖未嘗識面而知之甚久一見如舊交焉比郎聞有捐俸代贖難女一事以苜蓿寒氊而爲此度外之舉乃知徐先生不我欺也心益重之居無何忽動西疇之興以乞歸請于余余未之許也後督學公按星渚校士復以乞歸懇之督學公督學公詢于余余爲言其不可乃止今年夏先生晋秩移諭高安都邑其能長有先生乎夫三年留之一朝奪之是誠不能無介然于中也雖然聚散人事之常曾不足較吾獨于先生見其大者焉語云不知其師視其弟子今文武諸生幾二百人吾見有敎孝悌脩名節者有重然諾尚意氣者有半菽不飽閉戶自精者有皓首窮經寒暑不輟者有言方行矩尺寸不踰者若是非先生之敎澤乎其外少不稱而負俗累者亦豈登先生之堂釋荆棘去鱗甲而談仁義非先生而能若是乎猶憶巳未之冬督學公索諸生行劣者甚嚴先生心知其無有而廹于督學公之令皇遽無可如何余進白督學公他郡自有平原自無都邑諸生無一躍冶者可以一槩繩也督學公聞余言

喜甚因列行優者狀以上而索劣行之令遂不復問當是時余非有私于諸生也余自涖任以來從未見有出入公門或私謁而有所關說者其人爲何如人乎是則吾所見者如前所云我所不見者又若此故不禁言之力而動督學公之聽也昔胡安定居湖州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其人皆循循雅飭不問可知爲胡公弟子今都邑之士其自好無異于湖州則先生之功豈有殊于安定也且士習尚矣人心之邪正風俗之美惡係焉有士如此可以爲一邑倡余與先生獲觀其盛不大愉快哉故曰吾于先生獨見其大也今先生將戒途矣諸生因作詩以道其行而問序于余余厭不願

其失而又不能令其不去也能無言乎

送王忍庵序

今日而言令亦極難矣昔之令貴今之令賤其貴與賤時也當至賤之時而卓然有所以獨貴者存則不易獲上治民古之學也今也獲乎上則不得乎民得乎民則不獲乎上處上下之交惟道自視而暢然無憾於其間則又不易自非厲皜皜之行挾不可一世之才與氣而出以己飢己溺之心吾未見其有濟也若是者其惟王子乎王子之令艾城也慨然以古循良自命其所施設大異乎俗吏之所爲而飲氷從事岸然有以自貴其於上下之間以爲寧不獲乎上必不可不得

乎民究之民得而上亦獲焉然則人以爲難而王子何獨不見其難爲也曰是厲皜皜之行者也挾不可一世之才與氣者也存己飢己溺之心者也於令也何有哉治艾城二年有赫赫聲當路諸公交口稱之將薦諸　朝不幸以內艱解綬去邑之人如失怙恃百計思所以留之而不可得於是有名宦之頌蓋政成之後崇德報功自然之理不足深論論其爲令者如此嗟乎當吾世而有王子豈易得哉一旦獲與比肩共事深幸吾道之不孤而惜乎其去也書以送之

壽張封公序

人於富貴顯榮之事莫不歸其權於天君子則務勉乎其在己者惟盡其在己者而天乃可恃其貴之我而償於天如摘取者誠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幾倖以得之也莫爲之前雖盛不未莫爲之後雖善不揚故欲知前之所積何如觀於其後之人可知矣欲知後之所償于天何如觀於其前之人可知矣今　天子初親政所以求治之意甚銳慨然思復舊章遵　世祖法度尤惓惓於用人遂復吏部舊制以有治行才望進士爲之而我同年友張君澹脩鬱爲選首進司勳爲舉朝咸曰張君之治行才望宜爾也而澹脩則退然若不勝而推本于太翁之澤余聞太翁之積累其行甚久而所以教澹脩者有素宜乎澹脩之席富貴而有以顯榮其親然則澹

脩之言非特人子歸善于親之意其於天人之理誠然也澹脩好學力行以文章意氣自豪初治高陽有異政徵主者捕督捕爲　本朝特設號最難理且則例紛繁前主者往往加意整正而率未能就及澹脩至斟酌一歸至當畫然爲一代成書督捕之政自是有繩墨可守克副　聖天子寬厚至意己酉賓興同考北闈所得士皆一時之秀論者比之陸歐自筮仕以迄今凡所施設澹脩皆以爲太翁之教而惴惴焉惟無以榮其親是懼乃太翁則浩然有以自養矣生平於積行教子之外獨好神仙家言今春秋雖高顏色如強壯時太翁豈得其術歟居恒南望幸臺三山亭此漢武之所建而登者

也仙人安期羨門之屬海中三神山之奇藥恍惚在焉太翁
意者其遇之耶未可知也今年夏恭遇　覃恩制當封太翁
如其子之官澹脩不勝躍然喜曰榮吾親者庶在是乎且爲
齊年之慶適部有引避例澹脩又不勝躍然喜曰徼　君之
寵歸而以爲親壽幸孰甚焉因乞言于余將獻諸太翁余因
念有太翁以爲之前故澹脩之興也勃焉有澹脩以爲之後
故太翁之善益著蓋已之效如是其不爽也此與古之君子
何異向何慕乎神仙說而吾又何以爲澹脩壽太翁也無亦
願澹脩無忘乎天之所以償太翁者而益務勉乎其在已者
則所以榮太翁將未有艾而啟吾後人無終極矣太翁聞之

必欣然有當于心其爲吾舉一觴乎是爲序

壽王母殷太夫人序

今爲人臣子而自命曰忠與孝夫人而然矣夫人而未必然
也考其出處進退之節則其人之本末見而僞焉者不可得
而託夫三代以下難進易退之風惟東漢南北宋諸君子爲
近以求乎今何其少也余於同年中得二人焉孝感熊學士
青嶽漢陽王明府仙潛其得進退之正者乎學士處危疑之
會言人所不敢言指斥當路幾蹈不測而忠君憂國之誠獨
結　主知此豈有所扳援趨競類於今之求進者哉無意於
進而進焉進而得其正者也仙潛明府爲東甌宰治行最兩
浙未幾以事掛考功議緦制趙公君隣惜其才再疏訟於
朝遂得白例當詣部請補明府掉頭不顧曰老母在堂不敢
一日離左右即當結綬治民且將陳情乞養今釋負得一意
侍親幸矣忍爲東西南北之人乎是言也足以警世之爲人
子自爲而藉親以爲名者以是而退退之得其正者乎進得
其正則其臣也必忠退得其正則其子也必孝誠一言可决
者余向以是評張學士賛山賛山以余爲知言今年夏月爲
明府太夫人八袠初度明府不遠數千里歷大江南北從鉅
公聞人乞言以爲壽而屬序於余余謂之曰太夫人之盛德
上壽也宜哉有大賢以爲之子左右就養承歡無間可不謂

至樂者乎然世之人大率以祿位榮盛爲娛親之具而爲之
親者亦莫不以顯爵厚糈望其子此捧檄而喜昔人後爲美
談也明府獨否寧非太夫人之賢有以安之而然耶因述明
府所以退之意令天下知凡爲孝子之必有賢母也歸而獻
之太夫人太夫人聞之必欣然爲之加一觴焉他日張楚者
以青嶽仙潛得進退之正爲人臣子之準的而且以余與賛
山爲知言不又足爲同譜誇乎謹再拜而爲之序

李公崇祀合錄序

國家祀典莫嚴於學宮之從祀居鄉而賢則有鄉賢之祀入
官而賢則有名宦之祀二者皆必行義政事協之輿論驗之

來久果能無忝于聖賢之門始可以入誠重之也故凡春秋二丁釋奠于　先聖先師必同舉二祀有司親帥師儒拜起祼獻如禮煌煌秩典苟非其人不敢濫厠其間以貽宮墻羞自古及今聖帝明王所以優崇先達風示有位揚芳敎于身後訓令範于將來使天下側身砥行樂善好脩以致鄉稱君子邑號神君用此道也然或無聞于桑梓而入官則不洽輿情者有之或有聲于聞達而居鄉則反多物議者有之是居鄉入官之兩難盡善而鄉賢名宦之不易並舉也久矣若我友南部李公則誠無間于桑梓而又有聲于聞達者也是以南部之祀之也僉曰宜然曲周之祀之也僉曰宜然蓋鄉之人信公於己未以後能官之日尤信公於丁酉以前諸生患難之時曲周之人以不滿二年之官而謳思于二十年之後立乎千有餘載之下而參乎魏明李馬二人之間豈非兩無忝於聖人之門為古今之僅事哉余與公志行相取期為天下第一流人物蓋自甲辰定交天漢樓始嗣公出膺民社余亦東歸至己巳而曹令君見余于燕邸圭璋特達濟時之器也辛未春孝廉君從公車來見鵬飛鯤化未易才也回首三十年間得交其三世因歎公出處之際其所成就卓卓如此豈非天下第一流人物哉其子若孫又能紹箕裘以光大其父祖若公者其真可祀也已崇祀合錄成因書以為之序

代送河南典試曾公還　朝序

國家賓興之典三歲一舉自畿以外為省凡十有四學使者各錄其士之尤以待主司之至而試之凡主司必極天下之選非負大才有文章名者不得與焉　聖天子以國家需才甚亟而得人甚難所藉以掄髦俊秀升丘園之秀者惟主司是賴其可不慎故道里有遠與邇奉差有先與後必覲自簡用蓋若此其慎且重也丁卯之役余鄉則冠巖曾公以內翰名宿與沃川陳太史奉　天子命實惟偕來當是時我豫之士年少負奇者有之積學成材而攄必勝之技者有之負不羈之才具殊絕瑰偉奇軼之姿或偃蹇而未遇或不屑逢世而自守其業者有之蓋莫不有望于主司之知我也然皇皇焉疑而未可必也及聞公之名知公之來也莫不曰是南豐其人而勝廬陵之任者也公之于文將如鑑之于妍媸然權之于輕重然吾屬其有厚望矣曩之皇皇焉疑者于以渙然釋而究乃洒然喜也今夫馬之在市其為騏驥與否不得而知也有伯樂者遇之而顧焉然後知其為騏驥遇之而不顧焉然後知其非騏驥昔人所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者伯樂能索于驪黃牝牡之外而得之神明之表故能空冀北之羣而廐無留良也今公之于我豫士也出其神明與諸士相遇于其天有長必錄靡才不收榜發之日我鄉之人相

與指而稱之向之所謂年少負奇者若而人成材積學者若
而人負才而未遇殊絕奇軼而不屑逢世者若而人而今皆
得之矣是公不虛豫士之望而無憾于豫士也於是人莫不
曰公猶鑑也毫髮不失也猶權也錙銖不爽也公文章原本
六經是南豐也得士不愧嘉祐是廬陵也以南豐之學而當
廬陵之任是猶伯樂之于冀北也公今而後可以仰答　聖
天子慎且重之意已夫合八郡十二州九十餘縣之人材而
進退之雋者又止四十七人而輿論翕然如此豈非其論秀
書升者前後品置各當其材而有以大服乎我豫之人之心
哉舉一鄉之人材而玉成之使後之人知所興起則德在一
鄉取一鄉之人材而貢之　天子俾異日收得人之效則功
在　朝廷而公不自有也公每曰我兩人竭十晝夜之心與
力得四十七人如額而止此四十七人豈足盡豫士哉推公
之意汲汲若不足其待我鄉之士又何其厚也耶諸士感知
遇之難于公之歸　朝也寓書于京屬余言以爲祖道之獻
余史官也聞公能得士又知公與陳公之相與有成上以爲
國家慶而下以爲我鄉誌一時之盛事將大書特書之恐後
又何敢以不文辭乎因爲之序

清風堂文集卷之四

記　記事　誌銘　壙記

重脩松潘衛文廟碑記

今天子尊崇聖道躬釋奠於闕里　詔新廟貌[illegible]
方風動且　命武臣二品以上得與陪祭胥天[illegible]
蓋莫不鼓舞於詩書禮樂之途矣蜀自文翁化俗[illegible]
賊焰既熾之後復遭逆藩變亂所在文廟皆不可問余奉
命視學行部所經輒語守長以學校興廢關王政之盛衰不
可不亟脩以勵風俗而逡巡未有應者其頹廢傾毀不堪寓
目者可勝道哉今年春中丞于公推　上德意合羣議新成
都府之學宮復吞曲阜聘樂舞生遴童子而肄之既嫻乃用
於廟於是覩崇牙樹羽旄翟之美聞鏞鼓簫管之聲柷敔鞉
磬之音升降有度進退有節烝烝皇皇穆然見聖人之德之
盛私幸備官於茲得樂觀其成而又竊念省會者郡邑之倡
也惟茲郡邑其必慨然有所興感庶幾奔走就事以後爲羞
以仰慰中丞公之望乎冬十月松潘教授張其赤率諸生張
良佐等以重脩文廟碑記來請曰衛舊有學垂二百載變亂
之後鞠爲茂草蓁數十年於茲矣今總戎卓公來鎮茲土慨
然以脩復爲已任於是偕將校及衛守偕其赤良佐等共勷
其成工始於康熙三十四年春二月十有九日成於秋八月

朔日自大成殿啓聖祠及東西兩廡櫺星門月臺甬屏煥然
更始足以示瞻仰於邊陲明聲教之遠訖焉微總戎無以致
是也余於是歎總戎能體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而以身
先之所謂脩之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非耶其所以對
揚　休命者何與我中丞公不謀而合也攷諸圖誌松潘爲
古氐羌地自漢通西南夷叛服不常明初平定之至景泰三
年始建學宮由是置博士弟子員登聖人之堂爲聖人之徒
豈不甚幸顧地極寒薄不產嘉穀聞諸生往往代負荷取傭
值以供俯仰蓄與耕讀相半者更什倍苦辛矣夫生瘠土者
勞而思思則善心生今諸生入廟而思敬奉庠序之敎朝夕

黽勉於達道而求不詭於聖人將偕此邦之人爲禮義之鄉
諸生不旣莊莊乎君子哉此　朝廷重學之意而總戎則藏
美利於不言者也夫表章興復之功明倫常以振起後之學
者學臣之責也是誠不可以無記卓公名策闇之惠安人衛
守備爲賈尚謀博士弟子自艮佐而下凡五十八人例得備
載

賈大司馬脩棧道碑記 代党太保

康熙三年秋九月尚書公奉　天子命視漢南城垣渡渭入
棧喟然曰深險乃爾是昔魏武所謂五百石穴者也行人騎
商經其地者大則有性命之虞小亦有顛仆之患前此不知
其幾矣後乎此者蓋億萬年而未有極也余寧忍是其盡闕
厥途庶幾無負塡撫之任雖然吾不忍以逸人者勞人計口
授食計食授錢乃克有成功因捐金募工指授方畧進關南
巡使范公而謀之乃命叅戎李君司李曾君嵩董其成於是
脩險墹凡五千二百丈有奇險石路凡二萬三千八十九丈
有奇險土路凡一千七百八十一丈有奇脩偏橋一百十八
處計一百五十七丈去偏橋而壘石以補之者自江面至岸
高三丈許其長六十五丈二尺凡二十五處脩水渠一百四
十五道煆石三十二處共五十六丈六尺去當路山根大石
二百八十九處壘脩木石欄杆一百二十三處凡九百三十

八丈有奇合營兵驛夫民夫各匠積六萬九千八十三工是
役也不三月而告竣成功之速若有神助夫自有雲棧以來
數千百年其間豈無豪傑自命之士痛惜行路之難思欲平
險爲夷然皆逡巡不敢者誠以雲棧地連雍梁二州寶鳳褒
三邑綿亘六百里高者出霄漢下者臨無地置足靡所舉手
何從乃欲寸寸而治之尺尺而易之害甚矣其難也尚書公
獨不以爲難奮焉圖之一舉而二州三邑六百里蛇盤狙杙
之區無尺寸不坦若康莊豈不朽盛事誠有所待耶雲棧去
京兆數百里尚書公開府尊重設非奉　勑必不遠歷是查
城之役天實假之以令尚書公竟千百年未竟之業也夫人

之勳業存乎志量澤及一時猶戞戞難之尚書公之闢厥途也以後此億萬年爲念其志慮爲何如乎余老矣不能復遊褒斜深幸千百年未竟之業賴尚書公底厥成又喜尚書公功德足以及後此億萬年而余以須揚嘉績載名其上榮孰甚焉因記其事而刻諸石一置雞頭關一置煎茶坪志功所自始與所自成也尚書公姓賈名漢復字膠侯山西曲沃人

倪氏祭田記

倪翁雖野爲人莊重質直重然諾取與不苟嘗周人之困急人之急過里巷族黨事有紛糾不決者翁徐一言莫不厭服以解而嗣續無聞人以之比鄧伯道一日捐其生平積累手置之田若干畝爲祖塋祭田曾子曰是仁人孝子之舉也翁

可謂知本也已今人當晚歲未有子嗣往往不惜破産乞靈於神祠佛舍及其求而不得或捐所不盡入空門以冀邀後世不可知之福至春秋烝嘗之舉與否置之不問若是者比比皆然翁獨不爲世俗之所爲而汲汲於祖若先之祭豈不賢哉豈不賢哉且倪氏之有祭田自翁始由翁而上爲始祖爲高曾爲祖爲父咸將曰實籩豆而具醉飽非斯人不爲功是翁世世儼執子孫之禮也由翁而下爲子爲孫爲從子從孫咸將曰吾屬薦俎殺駿奔走歲時得無廢事者實惟前人之力是翁世世爲祖父臨其上也祭田無終極翁且與爲無終極可不謂不朽之業乎哉世之從事於末而不知返本者聞翁之風亦可憬然悟矣倪氏余本生繼曾祖母之所自出也翁於余爲中表尊行居恒愛余特甚余愧未之能報竊逢是舉深歎其能返本始不惑於流俗而獨抒其仁人孝子之心爲不可及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觀音碥記事 代賈尚書

雲棧之險有嶺有關以十數而碥爲最碥之險有燕子有火燒有小鬼青石以十數而閻王碥爲最余自奉　勅入棧亦旣靡險不歷矣至此則惡石如戴若墜於首肩摩山根下臨黑龍江濤聲震耳深不可測舍輿徒步蹣跚難前因曰碥名閻王誠哉其最也嗟乎吾獨不得五丁至此鑿之雖然世無

五丁此碥終不能闢而廣之乎畏此簡書不敢怠皇是日遂出谷口然飲食寢息意未嘗不在碥際也按漢下車即捐俸首倡令關南道暨通判推官募工往役工日鑿之不能以寸莫不攞指以退余曰有火攻之法在烈火沃以醯無不應手隕落者試之果然不三日而告成余旋車之日徘徊登眺無復畏難之意益廣倍於前而碥已失其險矣碥失其險而閻王之名如故碥不任受也今夫人無不知觀音之爲濟世慈航者易閻王而謂觀音庶其可乎僉曰善因名其碥爲觀音而記其事於石以告後之人俾知余脩棧之始事焉

海豐縣知縣杜公墓誌銘

公諱允中字仲用姓杜氏河南閿鄉人也其先爲河東洪洞人遷閿鄉凡八世矣杜氏世以經明行脩重里閈雖仕首宿耳未有顯達者公仰承先志益自奮勉于書無所不讀爲文雅健肆而益醇早歲食餼黌宮順治辛卯登賢書戊戌成進士辛丑除江南蕪湖令丁內艱未任服除知山東海豐縣時值旱災舉邑皇皇公至即力請緩征蠲租因設法賑濟民慶更生凡賦役皆開誠勸諭不事鞭朴輸將亦無敢後時者折獄立剖民無寃滯除鹽弊立社學皆實心爲之丙午同考所取皆知名士邑中有不便於民者不避嫌怨必再三申請院司甚重之時上計合省卓異首屈指公已列薦剡矣適權貴人奉差道經里中公先期以公事奉檄上省權貴人謂爲避已也心嫌之語主者曰杜公雖才奈年邁何主者恐拂權貴人意遂令告致去嗟乎縣令爲天子治此一方民有災郵焉有疾苦請焉催科以情治獄以法而不擾焉如公者可謂宜民之吏矣三載勞瘁一言去之此治平之難覯而有才不用者爲可惜也公事繼母以孝聞與兄極盡友愛以弟聞鄉里推爲祭酒既歸杜門謝客效五柳先生晨夕以盃中物自娛樂時年不過五十餘耳志趣冲澹不復有仕宦意出入携少陵詩一冊酒酣朗誦意氣淋漓藉以自適而已家居二十餘

年以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八曾祖完祖自懋父炳俱不仕公娶清河張氏繼娶太原王氏子男三人楫棨俱候選州同知椿廩生好學能文女四適庠生陳厚養馮繼京王考三王輔世孫三之進之遇之遴擇於三十年某月某日塟於本縣某鄉之原次子棨先期至京師乞銘於余以余知公爲審也銘曰

藹藹其容嶽嶽其行或使或尼我守我正孰豐其有孰嗇其施文采既耀乃躓於時有才未竟貽厥後人吾銘新宮千載永存

故明秀才墨庵沈公塔銘

君諱起初名方字仲方姓沈氏其先由吳興而遷檇李曾祖伯龍舉嘉靖乙丑進士仕至山東按察使有聲祖中畏父鑛俱庠生君好學善屬文工詩歌通經史百家言不拘箋註能自出意解皆成確論家貧冠折角衣襤褸不完往往至日暮不能舉火饑寒益自奮君長于余星一周余年十三四許給諫瑋年十五六皆好詩古文辭與君深相結顧余二人雖知君皆貧甚不能爲君謀衣食又年少無氣力不能振拔君一旦見頭角時海寧查孝廉繼佐負重名傾動天下士爭歸之君一日叩孝廉之門而請見焉孝廉與語奇之曰吾相天下士多矣無如君者君亦曰是眞能成吾者君之名于是大振

會閩中許公豸爲學使者君應試卷越幅乃揭編號餘紙書曰身本孤寒年幾三十無所見知公人倫冰鑑方遴選眞才而身又累越幅艮用自悼然愛才如公幸毋以微眚棄之高閣許公得君卷奇之及見此紙尤奇之遂錄補博士弟子員覆試日故呼君怵以威君應對不屈許益奇之時年二十有八矣自是試輒高等查孝廉操選政君實佐焉已而孝廉曰君當自出手眼與世共見書賈亦遂聘選有臨秋等集學者宗之君素好奇有直指某者橫甚按嘉禾自郡守以下皆膝行怵惕謁文廟命君講君進攻乎異端章曰太祖高皇帝云云直指倉皇出位旁立鞠躬屏息終講不敢仵視既欲摶君

過不可得又以知名士乃止閒遊海陵州守陳公素虛懷請益時方苦旱陳以麥折請之漕撫史公可法指淮爲晉史公從之於是江北四郡俱得折麥民困復蘇君有力焉宜興要人復起以所善童子某屬陳令必以第一人處之陳難之而未敢拒及試陳屬君品其高下得陸公舜卷擊節請冠其軍陳姑以要人語商諸君君不可乃首陸陸以是青其衿後舉進士有名視學兩浙感君甚蹤跡欲厚報之君輒避去其知人利物憐才守正類如此甲申變聞君痛哭出血既聞馬阮所爲益憤甚顧無可一用其奇者乙酉六月君病創乃走東禪寺慨然賦詩曰銷盡雄心到穆溪豁然天際見招提凌雲

古柏當門立屈曲霜虬待鶴棲若將以緇服終焉因更其名曰銘起而字曰墨菴世遂稱墨公云君既棄世益肆力於文以自成其一家言拔新領異探幽抉奧莫不羽翼六經而文勢縱橫不可方物江左名士咸推重焉君雅不喜往佛寺時過從知交或歲餘或數月唯意所適爲人不設城府與人交始終如一感查孝廉之知遇以師事之疾病則視寢膳奉湯藥及其歿也爲理喪事作年譜推崇備至委曲調護於母子之閒心喪三年有言及者未嘗不泫然流涕也見人之才愛若已有尤喜獎掖後進然性直好面折人是非所在不肯輕假一言晚年益落落少合君無日不遊余亦有漢南之役不

相見者十餘年丁未冬余罷官還里君已先余歸謂余曰關南風采聞之甚悉今且載石而歸貧有餘榮矣余既念君相別之久又快君之來也亟命子安世出拜父執時甫髫齔君一見奇之曰孺子可教也安世亦知敬君從君言十年家居君數數至至則相依如師弟子迨稍長爲諸生而君之教益不倦也丁巳余補官南康之都昌將行君舉觴屬余曰是濂溪紫陽二先生之舊部也能脩其遺教善政是亦濂溪紫陽矣尚其勉之無令周朱專美於前余謝不敢不勉又曰余諸集已授令子然文之垂世原不貴多千里揚帆舟中多暇幸爲刪訂存其可傳者與會所至幷假元晏之序焉余亦許之

辛酉冬君年七十余走書問君期以來春邀君爲元辰石壁之遊且槪余之所以治者視問朱何如不背謬否乃書至而君已病寢且革矣嗚呼君生二十八年始得一衿不五六年時移勢易輒棄去不事而抑鬱不平隱忍無聊至三十八年之久其亦可傷也已其亦可感也已君常曰明之亾也不亾於闖賊而亡於東廠因作明書傳集吏原禍始絶筆於成化十二年秋始設西廠又學圃集八卷大易測詩逆春秋經傳引四書愼思錄各一卷測杜少陵詩一卷授余子安世及君病革復郵寄安世評國語八卷續集一卷詩存貧暇錄各一卷宗門近錄二卷俾其收藏嗚呼君之意殆以生不能見用

於世猶欲以其書傳諸後也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一天水法嗣如庵實經理其喪余麋於此逾年始知乃遣安世東歸謀君窀穸遂商之如庵以癸亥冬十二月癸卯塟君於某都某鄉在東禪寺之東南隅題曰故明秀才墨庵沈公之塔乃作銘曰

義取舍生學先求志維君盛年有意當世國步既移竄身自誓約久困長貧不轉計山崩川竭屹然不朽儒乎豈乎富貴何有身隱文彰光開戶牖邪茲來許曰山曰斗邈矣首陽夐乎柴桑維君千載可與頡頏微言大義允發其藏葬固爾室垂於無疆

先考贈員外府君壙記　同里吳源起埴諸

臭贈奉政大夫先府君姓倪氏諱元艮字君山嘉興秀水人曾祖諱丙南靖教諭曾祖妣郭孺人祖諱子孝江浦教諭祖妣郭孺人考諱慶雲妣項孺人府君生於故明萬曆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孝友性成高邁超羣有不可一世之槪於書無所不讀下筆輒驚人初慕李青蓮丹丘與天語之志復喜談空空嘗與許宗丁元公爲世外交晚游岳石帆先生之門登堂造室深契性道雖家貧年老有以自樂晏如也所著詩文有煙波集十二卷間爲丹青入逸品亦時以扁盧之術救人崇正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卒於家年六十有一配先妣王

宜人後府君三年卒生二女長卽不孝男王孫本生母也歸王孫本生父同邑文學孫子苹公諱耒次適府庠生馬廣轂嗣男王孫順治戊戌科進士奉政大夫歷任四川按察使司提調學政僉事加一級今候補孫安世歲貢生孫女三一適太學生祁蔚章一適歲貢生蔣名世一適諸生錢祖年曾孫六都郊祁郎俱諸生邠郁曾孫女二元孫錫元孫女一俱都出先是府君苦無子而王孫本生母賢淑甚思得奇士歸之適本生父抱偘奇子奪之戚窮如無歸顧英偉不凡之槩自見於衣盧墜甑外府君曰此通家子真快婿也遂贅本生父於家而後本生父得免於危及舉王孫府君與宜人愛之甚

遂以爲子顧復鞠育踰於所生本生父母亦令王孫承爲府君後以無忘大德迨本生父早世府君暨王宜人亦相繼見背煢煢孤寡伶仃無倚集蓼茹荼形影相弔本生母水檗苦節踰四十載上膺 旌典爲所生光不孝男亦藉府君之蔭忝竊仕籍恭遇 覃恩於康熙二十年 勑贈府君文林郎都昌縣知縣二十七年進贈承德郎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三十二年 誥贈奉政大夫戶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加一級惟是府君之殁男王孫年僅十五家徒壁立無以爲塟繼獲寸進復不自揆妄冀光揚蹉跎至今拊心抱痛幾不欲生者屢矣今覩學事竣旋家乃得擇地叶吉以康熙三十八年

正月乙酉奉府君葬於本縣相湖之陽林六都西崑字圩以王宜人祔男王孫號慕無從痛心隕絕追維先府君積學累行不獲伸其志而王孫幸獲一第卒不逮養又不能光大顯揚徒抱終天之恨不揣愚闇敢大敘姓系馳贈志業梗槩書而納諸幽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先妣贈宜人王太君壙記

先妣宜人王太君嘉興秀水人其先世業儒父心泉公有聲黌序以故明萬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宜人側室馮出也因無子將擇里中望族少年好學者議入贅見我府君山公奇之遂以宜人歸焉宜人端淑敬謹克相夫子齊眉之雅無疵德曜以崇正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九生女二無子以長女之子爲子卽不孝男王孫也康熙二十年 覃恩贈孺人二十七年進贈安人三十二年 誥贈宜人先是男王孫孩抱多疾及出痘更危甚閉目不飲食者月餘痘流穢水淋漓沭褥宜人旦夕抱置胸腹間內外親友皆竊笑而宜人與先府君終不忍舍也因憶深恩昊天罔極嗚呼痛哉雖幸蒙 皇恩洊加而祿不逮養風木之悲不能自恕今於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乙酉奉先府君與宜人合塟於本縣相湖之陽林六都西崑圩男王孫永思隕絕敢竊誌壙中言不能盡哀無已時嗚呼痛哉

先室沈宜人壙誌

先室宜人沈氏嘉興人其先世皆力田自好父諱萬年鄉黨稱爲長者母金孺人以宜人仁厚端淑不輕許配余聞而委禽焉于歸之夕蕭然壁立人所不堪而宜人禮益恭事本生姑極孝及甲午余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宜人不色喜曰固我夫子分內事也壬寅余司理漢中革茶規歲數千金宜人拜賀曰此眞不愧司理矣後以兩臺亂離去位宜人卽爲促裝無慍色垂橐而歸宜人甘貧無異前日余因怡然安之丁巳改補邑令得都昌殘破之餘民無孑宇空城寥闃求雞犬之聲不可得宜人蔬糲自甘更無異於在家也比蒙兩臺交章

薦舉丙寅量移農部以長安苦於珠桂不盡室以行留安人守舍不意連年臥病兒子安世朝夕侍養醫藥備至得以無事己巳余視榷龍江去家甚近因接宜人至署意從此可遂偕老之願比因公事赴平江延金陵名醫託其調治不謂宜人遽歿於官舍時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六日也距生故明天啓三年二月初九日年六十有八康熙二十年　覃恩封孺人二十七年進封安人三十二年　誥贈宜人男一安世歲貢生候選訓導側室魏氏之所生而宜人撫之如所生者也女三一適太學生褚蔚章一適歲貢生蔣名世俱宜人出一適諸生錢祖年亦魏氏出孫男郁郊郈郜俱諸生郯郁孫

女二曾孫錦曾孫女一俱郁出宜人性儉約無所好處困苦時安之如飴余年三十餘尚無子不忍言置妾宜人輒強之爲余納側室魏氏今有子有孫有曾孫纍纍者非宜人之賜乎獨側室魏氏不幸嬰疾早死宜人撫安世鍾愛特甚安世亦能曲盡孝道宜人之德不可忘也回念長逝時不及一訣予能不悲哉今於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乙酉奉宜人於先贈公新阡之側是用約舉大端誌諸壙石眷言婦德涕泗交頤

唐念哉字說

予同年友唐使君耕留名其子曰階賡而屬予字之夫拜手賡歌皋陶之所以責難於其君者也唐子方弱冠治詩侍親膝下爲人子未爲人臣唐子而欲學爲臣必先求其所以爲子唐子於人子之道其已克盡耶其猶有所未克盡者耶如克盡也因其所已至而益勉之如猶有所未克盡也不可不力其所未至而蘄至乎古之順親者皋陶颺言首曰念哉予以爲爲人子者亦當如是也唐子方治詩請爲子誦詩小宛之章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念之謂也其卒曰惴惴小心如臨於谷念之事也世未有不能爲子而可以爲臣者亦未有不能念而可以爲子者然非如詩所稱惴惴小心則不足以順乎親而亦未可以爲能念也唐子其求皋陶所用心而深惟詩人之意以求合乎順親之道入而爲子出而爲臣豈猶有所不克盡者哉字之曰念哉使君無乃啞然於余言之發其覆耶

都昌縣輿圖說

都昌在漢晉以前爲鄡陽唐初更今名治王市鎮大曆中移鄡陽湖上宋臣蘇軾詩所謂鄡陽湖上都昌縣是也舊無城明嘉靖中始爲甃築然僅三里耳面臨湖一望無際誠巖邑也凡饒廣所屬諸山以及江南祁門諸山之水皆滙而入於東鄱陽湖經縣西流至左蠡星渚爲西鄱湖當其風號浪發天下之至險莫有踰於此者矣山之大小以百數而元辰芙蓉夙名福地三山四山望若浮空有足稱者若以幅幀言之

則東西相距一百五十里南北相距一百十五里以疆界言之東則八十里至鄱陽縣界西則七十里至星子縣界南則二十里至新建縣界北則九十五里至湖口縣界東南東北亦界鄱陽西南亦界新建西北亦界湖口其道里相若也地磽俗儉無百金之家不能爲商賈力田之外營藝四方者十之三薶賦稅半仰給於工傭云至若馮厚齋之理學陳雲住之經義江丞相之忠節地雖蕞爾其人物有獨異焉者矣

惜陰箴

此日之駛彼月之馳來者易逝去者莫追昔爾從學歷有歲時豈不爾能豈不爾知借曰未知盍求知而借曰未能盍求能而昧旦以興永夜以思維彼哲人爲善孳孳維彼愚人玩愒以嬉時不可失志不可移泰岱之高一簣基之江河之深涓涓始之崇高積深勿息爲期希聖希賢昕夕以之當惜分陰其言可師

張儒頌

惟儒秉道載顯其光於時寢夢申浦之旁恭承面命拜仙於堂唯予敬止夙夜是將永錫嗣續惠我無疆

沈貞婦像贊

噫此沈貞婦倪孺人小影也孺人年十七歸晉侯二十八而稱未亡人茹荼泣血以撫諸孤今皆成立有含飴弄孫之樂矣遲之數年可以請旌于　朝矣安節而享其自今也而回首二十年來短檠長夜凄雨悲風惴惴乎家室之漂搖而卒能定其患夫固有丈夫弗能爲而豪傑所未必濟者嗚呼豈不難哉余於沈氏爲中表戚晉侯復從余遊孺人又余表妹也其知之也蓋詳若孺人之長姒麥先以貞著而外境較孺人稍夷冰霜之履萃於一門所宜牽連書者孺人長子文學樹蘭既倩名筆寫此照復寓書乞余贊意可以知其孝矣而凡所以立身砥行夙夜孜孜以求顯其親者將必由乎道矣乃爲之贊曰

臣則忠良婦唯貞烈念我先慈心焉悽絶立名以此豈始願爲而遭不造敬告無忝夫之姈也甥之婦也苦節冰心相先後也猗與其操勁栢長松猗與其貌霽月光風猗與其才可以障川猗與其名胡不萬年表貞有典壽考維祺子孝而才紫誥可期翟車他年旌門奕奕攬鏡展圖庶幾一懌

清風堂文集卷之五

奏疏　策問　文訣　書後　題跋　募引

御試擬陳直言論時政之得失疏 康熙二十八年

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降一級留任臣曾王孫謹奏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早夜圖維其所以求治求安者無不至焉已治矣已安矣猶自視以爲未治以爲未安而益求其所以治益求其所以安者又無不至焉夫求治於未治求安於未安固有所不能已乃天下既已治矣既已安矣而猶覷覷焉愈求其治愈求其安而猶深未治未安之心則又何也蓋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欲政治之隆邁唐虞而軼夏商也且當𦕈之舉措設施無不周詳曲當諒天下亦無有復加於聖王者矣又懸鞀設鐸以求天下之言將舉措設施公之天下而已不與一時臣工亦各自盡其都俞吁咈之誠而朝廷收直言敢諫之效如此則致治之盛欲不邁唐虞而軼夏商也豈可得哉欽惟我　皇上天地爲心胞與爲懷得精一之真傳開清寧之景運蠲租薄賦特沛千百年未有之恩恤獄明刑早臨億萬世無疆之福允文允武至矣巍巍莫媲乃聖乃神大哉蕩蕩難名固已登三咸五而躋世時雍矣臣幸逢　聖世親聞　聖政但覺盡美盡善之難形豈有危言極論之可贅臣愚固陋又何足仰益高深雖然昔歐陽修曰士見用於世而不言是終無言之日也朱熹亦曰生平所學恐不以告諸君父臣愚敢以芻蕘之言進國家要務首在用人民生休戚係於守令守令者治亂之原而太平之所由出也顧今日之勢易視守令而守令亦不自重則四海之內撫一邑一郡而奉行未善者不知其幾何也臣請　皇上勅部慎選擇嚴資格嚴考課使天下之守令皆如父之於子天下之民之於守令皆如子之於父各郡如此各縣如此則天下無一民不得其所天下真太平矣又何足廑　聖慮哉天下事有視之甚輕而未始非甚重者臣不敢隱也臣謹奏以　聞

訟冤疏 康熙九年

原任陝西漢中府推官今革職臣曾王孫謹奏爲異常奇冤仰籲　勅部確查昭雪以信　功令事臣由順治十五年進士初授陝西漢中府推官執法惟謹從無隕越因承問南鄭縣軍犯韋源一案前任總督臣白如梅于康熙六年正月間參臣徇庇致蒙部議革職在案伏思徇庇者蓋爲出脫罪犯而言未有執法審擬謂之徇庇者也當臣承問此案初詳即云張炳以包身之膽舒障天之手本官一時失悞遂墮雲霧數語已確斷韓毓賢之昏庸失察張炳之作奸犯科官役罪條業成鐵案比因初審止有經承張炳一人其行財之韋源未到不無狡詞飾辯臣因詳稱張炳有膽如　天甘心試法謂

非賄囑其誰信之歷經三次詳請吝提韋源證贓擬罪未嘗以役辦無贓草率定案則初審無贓之說非所論於臣矣即臬司轉詳之文亦稱合如應議吝提韋源等三面對質方成信案現在可查追韋源提到之日盡法研質即審實張炳受贓三兩夫衙役犯贓一兩以上即應流徙本官失察即應革職是臣定招之時經承已入流徙之條知縣已犯革職之議有何徇庇之處此而謂之徇庇豈不寃哉即西安府推官徐孺芳覆審止多驢一頭值銀二兩二錢餘俱無異若使多驢一頭經承之罪不止於流徙知縣之罪不止於革職謂臣徇庇臣復何辭乃多驢一頭而經承之罪仍不過流徙知縣之罪仍不過革職無端加以徇庇之愆其何以服人心而昭公道耶況承問一條以死罪而誤出活罪者降級調用若活罪而少有舛錯者罰俸一年此吏部見行事例而推官問理事件一次舛錯者罰俸三箇月二次舛錯者罰俸六箇月又刑部題定之條誠以前後問官或有大同小異舛錯之處故有一次二次舛錯處分之例如縣官失察衙役犯贓係切實罪狀皆臣確審定案可謂終始執法矣其後審多驢一頭究竟罪無增減不過小失例惟罰俸而止豈應苛坐徇庇遽罹革職之議覆盆深寃未有慘於臣者負屈三載申辨無門伏查吏部覆臺臣徐旭齡疏稱以後凡將已結事件稱寃具告者

仍准原議衙門控告臣懇吏部係原議衙門遂於六月十八日具呈吏部㑹白臣寃不意竟未准行情極難堪不得不冒昧哀籲伏乞 皇上俯察臣寃 勅部確查原疏覆審情由詳議昭雪則 朝廷之功令晝一而臣子無向隅之悲矣

附通政司疏

據此該臣等看得原任漢中府推官曾王孫狀稱承審南鄭縣革犯韋源一案先經審出贓銀三兩駁西刑官審出驢一頭價值二兩二錢衙役犯贓一兩以上者流徙縣官仍失察罪應革職後審雖多一驢經承仍不過流徙縣官仍不過革職罪名既無增減何所用其徇庇等語查曾王孫承審時已經審出贓銀三兩後駁西刑官雖後審出驢一頭價值二兩二錢但罪名既無增減而遽以徇庇題參革職似屬寃枉應請 勅該衙門察議可也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武試策問

問高仁厚用阡能之謀兵不血刃六日平阡能等二十四寨昔人用謀取勝往往有之用敵謀取勝則惟高尚書爲然夫敵謀都不可信阡能之謀豈遂不欺歟抑尚書之謀已定於先而借謀以行之歟此蜀南事也其各抒所見焉

問昔孫臏以減竈示弱虞詡以增竈示強而皆以致勝兵不厭詐實虛虛實不測之妙其在是也斯果萬全之策歟然用兵之道神妙存乎一心而古人之成跡恒不可以復襲是則效減竈增竈之已事而爲之未必不敗也抑或實其實而虛其虛焉亦一奇乎多士其詳陳之

問兵不厭詐而羊陸相信有同金石其時人各一國各謀進

取而主不相疑入無間言是操何術其道何由試詳言之

問用兵之道威克愛者勝昔穰苴行法於倖近孫武立威於美人是以三軍股栗而破敵如疾風之振籜也然程不識刀斗森嚴士卒苦之多樂從李廣唐將士傾心於郭汾陽之寬及李臨淮一至而壁壘旌旗精彩皆變要皆為古來名將不可軒輊後之人宜何從歟夫嚴則懼其殘也寬則懼其弛也而諸君何以立功於不朽若是諸生其詳言之

問武侯八陣圖法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其多寡詳畧之數異歟同歟可悉言之

問自古邊徼之地首重禦防昔漢武帝因邛筰君長內附請吏爰置都尉以撫之迨武鄉侯討孟獲平四郡即收獲黨以為官屬而不留兵此與都尉之設何不侔歟至宋欲於大渡河外置城邑而宇文常以為不可乃止豈即忠武不留兵之遺意歟抑時有不同各有道以處此歟其異同之故可詳言之

問遵義之以名郡也自平楊應龍改設流官始也然播州在李唐時已為流官其沿革變易及山川形勝可得聞歟諸生生長其間知之熟矣其悉數以對

問自井田之制廢而屯政遂與兵錯募民耕塞下及武帝時燉煌鹽澤之間皆設田卒置校尉不特充國之十二便宜也他若任峻棗祗屯許下孔明屯斜谷司馬屯淮南羊祜杜預屯襄陽屯唐鄧其異同可得聞歟抑諸公之制孰與井田為最近歟可詳言之

問山川形勝為兵家所重孫子十三篇中列地形於行軍之後良有以也若全蜀水陸險阻甲於天下而從來偏安竊據如公孫述劉璋李勢孟昶輩往往不能保豈守之非其人耶抑果在德不在險耶其悉言之

問兵家衆寡之用存乎其人而勝負不同用衆而勝者如韓信之多多益善王翦之六十萬人是也用寡而勝者如田

安平即墨之師謝康樂淝水之役是也然曹瞞多智善用兵而敗於赤壁者八十萬衆李陵敢戰深入能得士力而五千人卒覆於沙漠其故安在豈所遇之敵有強弱或時勢不同故勝負各殊歟抑成事在天非戰之罪歟其歷言之毋徂

問三代以前兵農合一將相不分周禮命將出師即在六卿之內是也自漢而後文武分途矣然而羽扇綸巾輕裘緩帶以儒雅之臣而寄師中之任者往往不乏也必如何而文可禦侮武可經邦於文武分任之中猶不失合一之道歟其詳言之

問劍關爲全蜀門戶而古來據以爲固者多患出所備之外豈雙峯聳峭未足稱險阻歟夫太平之謨誠在於德而設險以守亦王公所不廢也然則爲守蜀計者星羅碁布必如何而後使劍關之險爲真險歟其詳言之務出真見見掌中如伏波之聚米曲折堦然乃可

課兒文訣十條

起講最要虛靈空爽使人躍然句下乃爲合法

搭題全在提挈過渡收繳處見巧法耳命是其何以爲文

凡虛喝題要隱含不露此題難處又要微露而終歸隱含蓄因閔予仍舊貫之說已在題前與別處虛喝題不同耳

文字要醒要緊不醒不緊如何使人擊節歎賞

大凡一題到手須要縱橫翻騰使題中層折無不一一顯出然後能使閱者觸目動觀

固字何等認得真將字何等下得委婉又字何等剖析得直截細心涵泳領會得此三字自然有一篇出色好文字做出來

板題要尋活處實題要尋虛處能活能虛然後出色

作文切不可做正面正面易平易實須取反面或側面做進一轉便全體躍然觀者自然擊節

人所同有之語不必有能將此論當有驚人之句

凡題俱有層次從前後左右反覆鼓劍便成批郤導窾之文

凡文必須有警策處動人賞歎

書大非子傳後

夫人挾儁上之姿不得志於時無所試其才智於是意之所至一往而深雖山深水阻不爲險雷轟電激不爲驚重譯百舍窮年畢世不爲遠且久惟與其志之伸若是者人必大笑之而至人有取焉以其意之堅而信之篤也大非子以公卿子孫少有奇才文章類乎長退之思一飛鳴郎冲天驚人而羽翮一試垂翼不飛以此鬱鬱不得志寄托於閨房詩酒之間叩天閽帝佗祭抑鬱兵在頸而不懼豈非有所挾而然乎

夫三閭大夫行吟澤畔懷沙自沉阮嗣宗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及至途窮往往痛哭謝臯羽酹酒釣臺呼天號泣以彼其人卒遭亂世失職而志不平是以蹈於清狂放浪大非子之所處尚未至於三君子之時而已如是豈非中亦有所不自得耶設曆清顯履大位遂安舒徐行而易其履耶吾知其必不然也余少從遊習大非子久大非子不爲人好亦不喜人好人小罵則小喜人大罵則大喜而間有寡與之者夷然不屑也其亦可謂畸於人者矣或曰大非子深識人也知世之將亂自矢必死而外托於清狂不然坐危城臨白刃而叱咤怒罵如遇僕隸豈尋常碌碌者所能而忍之耶悲夫

讀惠民錄書後

澤州封吏部尚書陳太公値州無年盡出其家世所藏穀以與鄉人鄉人謀建祠祀之事已上廵撫達禮部太公聞之固讓乃已於是鄉人樹碑衢陌以頌其德而四方名公鉅卿聞風向慕競爲詩文以反覆詠歎之成捐聚惠民錄若干卷某得而讀之喟然興歎曰美矣哉當 聖天子愛民沛澤之時而有敦隣賑里之舉不責其償并不居其名此千百年來所絕無而僅有者也誠足以爲天下保任其鄉者倡矣而未足以盡太公也太公當明季寇亂之時築樓以衛其鄉寇攻之至絕樓詩救絕絕而墜巳死復甦又當 國初叛將之亂以

甘言脅公公怒手裂其書罵不絕賊使者吐舌抱頭去是其於興亡順逆之際見之最明守之最堅至生死存亡不可奪而豈僅僅好行其德不伐其功若史遷之所謂游俠者乎昔楚令尹之毀家鄭之罕宋之樂之傾貸左史稱之漢田疇之保塞魏志傳焉然三子皆執國柄民同其休戚而太公不在其位田疇因民心之思漢憑恃險阻足以自守而太公當明季民心潰散所在倡降又 國家定鼎之初山澤之民往往畏顧首鼠而太公獨堅持一節以免民於不義跡其所爲皎乎與日月爭光巍乎與泰華並峙使之得居位行志撫養斯民干城宗社不爲挽之不來麾之不去之汲長孺即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之諸葛武侯而豈一惠民之德所能盡乎雖然好施博濟仁者之事也又聞太公於易簀之月盡出家所有貸易米以賙隣里夫一息尚存惟仁是務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非耶宜乎有大司寇公者出而柱石 皇家霖雨蒼生以嗣其志於無疆也哉某忝附大司寇公譜末又嘗爲屬吏并悉晉人口碑甚詳因論次所聞書於後以備錄所未載云

書潘貞女奔喪記後

夫婦人女子處安履順無所表見者比比而是惟極夫勢會時事之大不幸而後奇節著焉是大不幸者奇節之所由出

也古來貞女節婦皆大不幸之人處極不堪之境至性一往孤誠獨立其所建豎往往驚世絕俗守其堅忍萬死不顧之志奮爲特立獨至不虞不拔之操浩乎與天地同流皎乎與日月爭光其大不幸也茲其所謂大幸歟余讀潘貞女奔喪記至哭而入門隨姑至喪所更衰絰哭拜起入幕姑抱持之慟哭左右觀者皆泣下沾襟益不禁泫然流涕掩卷而不忍讀也嗟乎方聞訃倉猝哀痛潰亂時即決計奔喪從一之義何其明且斷也大母止之不可毋及家人輩止之不可舅姑止之不可是其志又何堅也夫婚禮未成而毅然爲劉氏未亡人破庸衆之論立千秋之節爲舉世之所不必爲爲舉世

之所不能爲與不敢爲夫以爲不必爲者恳也以爲不能爲者獃也以爲不敢爲者怯也貞女獨伸明決之識振剛堅之力遂爲天壤間有數女子嗚呼貞女豈易得哉貞女爲余友潘君集時女潘君倜儻好義嫻家教又貞女之弟向從余游故悉貞女志行甚詳潘君悽然曰此我女之不幸也曾子曰此余之所謂大幸也假令劉氏子無恙雍雍房闥一尋常閨秀已耳即劉氏子云亡當日者守志不堅爲衆所奪縱極富貴終與草木同腐又安能奇節令名照耀千古如是是非大幸哉嗚呼貞女可以風世矣

跋周星公先生思親圖說

往讀詩至蓼莪之四章敘父母生鞠拊畜長育顧復出入腹我九者之恩歷歷可狀蓋未嘗不掩卷而歎以爲自古言罔極者未有若此之詳且盡是誠爲思親者之極則也及今觀關中周先生思親圖說其亦猶蓼莪之意與夫爲蓼莪之詩者以不得終養其親爲恨故發爲哀痛之詞以抒其銜恤靡至之情至比諸蒿蔚而自怨其不如死之久蓋以親在不能養親不在欲養而無從故其仰天泣血悲傷躑躅無可如何之心不能自已而思夫親之有是九者於我也所以明不得終養其親者之不可以爲人子也先生則不然先生之於親也兩迎京邸盡溫凊問視之常既而太先生懷思故里先生

遂決計歸養其陳情而得請也舉朝歎羨爲忠孝完人作爲詩歌以記其盛是蓼莪孝子之所抱恨終天而不可得者先生獨得之其於事親之道亦復何憾而猶爲是圖說也夫人子于親之生莫不願其如天地無終極而脩短不齊或逮養或不逮養皆有親不在之一日則自此以往皆爲思親之時皆爲思親之人故不逮養而思者蓼莪之詩是也逮養而思者周先生之圖說是也圖說凡十自少小隨侍以至喪葬凡四十餘年其間可喜可慰可愕可怖可悲可涕之事無不畢備於圖其爲說也述哀感之情盡悽愴之致語皆嗚咽不能竟讀然則詩所稱道者專言親恩天下人子之所同圖說所記載者兼及境遇先生一人之所獨是先生之遭逢優於詩人而其用心則無異也故曰亦猶蓼莪之意也某將求世之工畫者繪九事爲親恩圖而錄蓼莪全詩於其上并先生之圖說而以告於天下曰凡爲人子而不逮養者當法蓼莪爲人子而逮養者當法周先生世有孝子必以爲知言

周母行實跋

曾子曰嗚呼如周母者豈不難哉方其臨訣自許脫金堂下可謂矢志從容者矣迨妯娌見逼引刀斷指慷慨奮激雖烈丈夫何以加焉次君公右奉母教撫字有方吏民安之每以不能迎養爲余言未嘗不泣數行下也余論同事諸君恒爲

公右首屈一指乃以意外詿誤將去嗟乎當屈首結耗時志豈嘗須臾忘顯親哉而數奇若此天之所以報周毋者果何在乎雖然有子如公右天之報周毋不既多乎哉

跋王貽上竹枝詞

王子所著詩積數寸其論詩上自漢魏下迄元明罔不穿貫誠當世作者今讀竹枝詞十章抑揚頓挫寄與都遠深得風人遺意不似元白專求易曉也昔人目平原如元圃積玉無非夜光吾于王子亦云

跋呂祖師乩筆

余平居雅慕祖師每披襞牒見所經遊輒爲神往憶丁未秋泊舟漢口絕江陟黃鵠山登黃鶴樓拜祖師遺像循行昔時跨鶴處低徊不能去今遊萬山又爲祖師舊遊地吾生也晚恨不獲從之遊然祖師無往不在貲誠以求庶幾旦暮遇之敬鐫乩書以志嚮往時康熙己酉秋七月也

又

此亦祖師乩筆也向徒託之楮先生恐歲久而與烟嵐俱化不幾令話白雲者更有千載悠悠之歎耶摹而壽諸木俾後之人知祖師之至止不僅一再而已則亦洋洋如在之義也

跋贈別鄭士讜詩

憶辛巳于旋民山閣識千言即耳其友愛之風自蒔歟後聞

下榻其家歎然足樂也茲離別之苦近在旦夕而余復以詩速其行余其忍人也與哉己丑新夏朔跋

跋寄儲亦士詩

己酉秋初余自新安東歸亦士年兄時在海陽寄詩與別并錄贈行一首屈指前期已易夏而秋矣因時序之忽遷念去留之無定感慨交心率爾成詠不復計其工拙也

跋贈潘雲從復昆水故渠詩

此葉人祝願之意也春三月下浣適逢初度因書以爲壽維茲編戶其待澤於下者正未有已而爲民牧者之所當爲不止此也旅人戒途矣敢以言贈

題都昌省倉秋屏閣

家文定公目豫章樓閣可盡西山勝覽者惟秋屏今已不可問此閣適當其勝因取以名之

題通州分司署東軒

家南豐於所居搆南軒余於潞署搆東軒南軒家也將終身焉東軒官舍也殆遽廬耳久與暫不同而其所以求於內與任乎天與人者則無弗同也守吾官守吾家學爾因志之

題闢浮公案

人世澆漓至今日而極矣最可駭者如感應篇莫不家喻戶曉謂足拯已溺之性起既死之心而性之溺何以自若也心

之死又何以自若也豈感應篇不能令人憬然悟翻然改乎
抑人自負感應篇乎公案一編明白顯易庶幾令人讀之而
悟也忽復憬然改也忽復翻然乎則謂公案爲感應篇之功
臣可也

脩都昌新開寺引

治西南隅有新開佛寺者余僚屬歲時祝釐之所也叠遭兵
燹頹廢過半前殿僅留數椽遇風雨輒墮地墻垣傾圮草生
屋中余初至喟然曰是　天威咫尺之所臨也是　御亭警
蹕之所由也儼然露處嘉禮不可野合其何以重　朝廷而
肅大典哉當是時哀鴻徧野未有寧宇司牧者招徠撫字之

不遑敢謀及此乎今閱四稔境內稍稍稱乂安矣夏之日余
適有公事過寺中因憶曩日之言首倡捐焉未足以濟也及
吾僚友猶未足以濟也主僧曰十人輿瓢不如一人挈之而
走言貴專也衆擎易舉言貴博也請出而募諸國中庶無道
旁之譏乎余曰此釋氏之策也余雖方襟肘不掩而又懼大
典之隕越無亦惟是合輿人之力以襄此舉彼脫湯火而登
衽席非　朝廷之澤乎百呼而百應所固然也主僧勉之況
於佛寺有榮耀哉

易爛石嘴渡船引

邑西北二十里有石翼然垂於水者曰爛石嘴兩岸相去三
里許冬春水涸便成陸地夏秋泛溢則一望汪洋儼然巨浸
也向有渡船爲土人傅氏世業吾民租稅之所入錢漕之所
輸凡取道於此者惟渡船是賴初夏之杪忽有以沉舟見告
者余驚駭欲絕蓋恐吾民之或有蹈於水者亟問之而果有
蹈於水者矣嗟乎濟人而反以陷人咎在舟乎抑在操舟者
乎吾聞舟敝而操舟者又年老不能勝任蓋均不能辭其責
矣雖然誰實司土而令茲渡有既敝之舟與不能勝任之老
舟子是則余之過也今惟有棄前舟而易新艇以便行者爲
補苴之法當年里長傅孔涵衆以齒德舉爲鄉約者也居民
朱瑞生能強爲善二人同心可任此舉余以十金爲倡二人

其宣布余意隨其所願但冀不日成之以慰往來而蓋余愆
則幸矣

脩左蠡元將軍廟引

余之建元將軍廟也蓋以其能捍大患拯斯民於波濤而授
之安流也劉二尹熊學博更起而佐余所不逮顧廟貌雖具
完而未美釋僧司香炬晨夕神前因以周旋凡泊舟而拜禱
者通其志而達其誠於神使拜焉而神格禱焉而神應非其
人不克勝任前此住持者皆知私而不知公拜禱者往往有
所展其敬禱祈酬之意盡匿而不出是大負斯人而獲罪于
將軍也甚矣三載之間蓋三易而得今住持某觀其人勤而

能公勤則不倦公則不私不倦不私必能通人志而達其誠於神式完且美又何難焉是用告之往來士大夫商旅登左蠡而式斯廟者知凡出驚濤駭浪之中而安流無恙者皆將軍之靈爲之也進而展其敬禱祈酬之意可也

揚州清涼寺募雕旃檀佛引

余於庚戌臘杪與門人嚴鼎卿同出京師層氷積雪中歷燕趙齊魯之區其間踰名山涉大川車殆馬煩長征憊甚遥望廣陵思一少息杳如天際久之由廿泉山登蜀岡歷昔時歐陽公所建平山堂故址不覺躍然喜及過二十四橋渡邗水而南則肩摩轂擊喧闐咽有難以一日居者又不覺爽然

憂矣嚴子曰將爲信宿地惟清涼寺可余因造之見脩竹千竿繞室前後不覺心目曠朗塵囂都盡曰誠哉寺之以清涼名也主僧彬悅意致落落有出塵想月明雨後往往過從嘗喟然太息曰吾曩者立志刱檀爲三世佛迄今未成苟成此志死且不朽余曰所需幾何彬悅曰七八鎰足矣時嚴子侍側曰吾能爲爾成之吾將往侍吾仲父丐吾仲父以及麾下諸君當無不立就者余聞嚴大將軍英雄也而具佛性又麾下諸君之善承其意也於是舉乎何難且猶子之愛其諸父也必進之以吉祥善事善事孰有過於此哉嚴子可謂知愛其叔者矣余惻彬悅之志久而未成嘉嚴子之能進其叔以善事而將成彬悅之志也又念佛範告成之後有如余輩之長征憊甚而思息者過之其心目曠朗當更甚焉溯功之所自必曰成於嚴大將軍而始之者其姪嚴子鼎卿也嚴子其無怠乎哉

祈告文　祭文

初至都昌告城隍文

維康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南康府都昌縣知縣曾王孫謹備牲醴敢昭告於本縣城隍之神曰王孫奉　命來尹茲土惟民事與神祭是與賭此荒殘之區瘠瘦未有起色滿目哀鴻欲令免中澤之呼勞來安定何道而可識或有所不周力或有所未及黙助而陰佑之於神有厚望焉一境之內何利當興而興之何害當除而除之此爲民上者之責而神之所樂爲指南者也覩利害而不關切顧興除而不踴躍是不以吾民爲念也不以吾民爲念者神其降罰惟神治幽王孫治明幽明一致尚鑒此心謹告

祈雨文

維康熙十七年六月庚午朔越十有三日壬午都昌縣知縣曾王孫率縣丞劉翊漢典史蔡士麒等敢昭告於本縣城隍之神曰都邑之民至今日而困苦極矣其兩經殘破哀鴻未集姑不具論即此日前之事言之如部催之兵米漕米地丁兵餉驛站漕項新裁等欵錢糧自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年以至於今皆畢萃於一日又上派之佐司補欵戰船船木發船提船御馬賠馬長馬等項或以百計或以千計累而逾萬

檄飛若雷差至如雨以上二者一係部催一係上派不應不敢應之不能勢皆取辦於吾民其責民如此其重且鉅即令歲大有屢豐年猶懼其不勝任而顛連靡告當此之時而旱魃爲虐釀赤地之災民何以堪嗚呼其酷烈亦甚矣民獨何辜當亦神之所惻然不安者也都民勤於力田今嘉禾被野歲且大登而雨澤不降池水盡涸有以一月不雨告者有以二旬不雨告者聞之剌心不遑啓處惟神仁愛斯民有禱輒應立霈甘霖以救此一方民惟神是賴亦惟神是問是用率一二僚屬屏從步禱於尊神之前謂神之慮茲民也過於王孫神日鑒在上悉民之疾苦而欲拯之也更過於王孫則是

朝禱而雨夕徧於合邑也神之惠也民之望也乃延頸企踵今且五日矣雲霓不見霡霂靡施神豈不聞耶抑聞之而仍聽吾民之哀號躑躅不一動念耶王孫即不德不足以動神聽神顧可以漠然處此耶及今油然沛然作雲作雨浡興之澤尚足以寧婦子而安百室由是民得以餘力急公終事王孫得以苦心調劑緩急庶幾上不悞公下不病民而部催上派之案件可了王孫亦獲告無罪於其間神之所賜寧有量哉惟神其速圖之謹竚立以俟

哭李翁寸

嗚呼人之相知豈不難哉寸自避亂以來鬱鬱居新谿自戚

屬以及交遊所接不可謂不廣矣自乙酉至辛卯積六七年不可謂不久矣然而知我者惟翁是以難也翁之盛德在農夫之心與口翁之遺風猶被諸從子從孫之身固無待予言即言亦不能盡獨以予之與翁遊也非一日矣或春畦携手或蘭若聯牀或燕笑於谿橋或慷慨於丘隴我兩人益有莫逆者存而人不知之也當是時予志甚壯翁亦自以矍鑠謂可緩須臾無死以覩子之所成就曾幾何時而翁竟不可復覩矣嗚呼痛哉往時予就館穀於禾城路不過五十里非有山川之阻也別不過旬月非有經年之隔也而河梁携手爲予出涕非甚相愛烏能至是乎又況生死幽明異路其阻豈

直山川已也古今長別其隔豈直經年已也嗟嗟翁乎予獨何心能不悲哉猶憶辛卯秋予不得志於有司翁貽書相慰勉益未嘗一日去諸心也獨惜予不才有愧知己耤令得稍自樹立而老成凋謝何以爲懷今日者蘭若猶存春畦不改谿橋無恙丘隴依然而登堂不聞其聲入室不見其形嗚呼天乎何奪吾翁之速也夫生死之際亦大哀矣況知己哉況所知如予者哉翁而有知尚其相予予雖不才然不敢自棄終欲努力以明知我之不誣嗚呼相知甚難而又中道見棄若此予終且柰之何哉

祭御王馬公文

嗚呼公之舍我而去何爲也耶余自理漢以來三載於茲會奉撥部之外計在署僅年餘耳凡余出署內外一切資公彈壓即米鹽麥雜無不於公是問余於千里外無內顧憂者恃有公也公何爲舍我而去耶公於去年冬得疾夜不能就枕獨飲食如常日延醫治醫以爲旦夕可痊余亦以爲誠旦夕可痊也孟夏之初余奉檄調赴會城束裝時揖醫者而專任之公顧懽然亦自以爲旦夕可痊也自就道以迄授館公手書凡五六至憶五月之九日連得公初一初三二書內云已受補半月須參爲餌余因覓佳參遣役馳歸蓋初十日事也不意十二日即得公訃音於五日長逝計去發書時僅二日

耳嗚呼余意以爲旦夕可痊者孰知旦夕不保耶所恃以無憂內顧者惟公而忽若此其何能不悲也憶曩者除書初下擇親友貧而有一體之義者公與周子實偕余來寒暑如氷周子不三月而亡去公顧不以爲苦相與周旋余甚感公期報之異日猶冀終身相助爲理也乃天奪之速遽焉朝露肝腸摧裂夫復何言嗟乎公今不可得見矣公之心余志之不敢忘也請自今以往我姊吾養之公子吾撫之公女吾嫁之其庶幾足以慰公之心乎先是去春余遣役走迎長君公聞之喜甚已而長君不果來公鬱而且憤病之所由始也因念公病革時不得見長君又慮旅魂無所依遂於五月二十六

日命急足南行立取長君度九月可至漢郡敢以告諸靈嗚呼余偕公來也意將代謀舉火耳過此以往白首相依未有艾也中道棄捐重違余心天乎人耶余既公出當公沒時不能親視含殮又痛公之殯於異鄉也歸而撫棺大慟悲傷紆結攬筆茫然至八月十六日爲公百日忌辰乃始陳辭而更哭之臨文嗚咽不自知其言之失次也公其聞乎否耶

祭五經博士顏公文 代顏方伯

嗚呼博士吾大宗也自復聖以來於余爲六十五世於博士爲六十八世自十五公以來博士僅十三世余僅十世世次雖分要其初則一人也以一人之身遞降而至無服卒使無

服者仍如一人之身寧非復聖之德之隆而承祧者之志業有以聯之哉博士何爲而遽逝也博士性好學汲汲若不及於書無所不讀善騎射書法出入晉唐而慷慨好施急人之急交遊咸倚賴之兄終弟及主鬯幾三十載族人皆曰賢事親孺慕居喪哀毀成疾及塋匍匐臨穴悲痛過當疾益甚坐是不起嗚呼博士之生也才而賢其死也以孝大宗有人族之光也可以無憾而余則聞訃心惻旁皇侘傺不禁長號而隕涕者誠以博士經營先業垂成而未克竟其志也夫子姓繁衍而散而無統祖廟頹圮而及時不脩二者皆博士之所大懼而不能一日安者也憶曩以脩族譜新廟貌遠商之余是以余有同心也族譜告成余既已敘之矣博士之業已成而志誠竟矣雖然廟貌未新手書在笥博士何爲而遽逝也嗚呼博士夫寧使謂余有同心而嚃乃續乎無亦惟是黽勉期底於成以無貽博士憂他日者方將過闕里入陋巷謁復聖從嗣君而告博士之靈庶其少慰乎嗚呼哲人凋謝道統其墜益深爲吾大宗惜而又爲吾族人悲也余從族人之後又與博士向有同心銜辭寫哀其又何能已已耶

祭王偓舟大參文 代顏方伯

嗚呼夫子稟秀華岳苞靈嵯峨文發春華思湧藻波弱冠擅譽磊砢英多宿儒咋舌藝苑婆娑嗣魁於鄉士論榮之十年

束脩爲國羽儀散璞剖光大邑是綏元元懷德胥史惕威惟彼元城迄今謳思尋補吳川治亦如之七月報政惠不盡施奕奕秩宗爰歷三司己丑之役秉鑑搜奇如彼匠石取材楩楠如彼伯樂所顧驥騏斂也無似貿受公知朝偉其績載擢監司江南水利江北屯田乃輿乃華以頌以傳俄忝春陵是旬是宣正已率屬不矯不偏俗安公法吏得所天逵人知命哲士善全夫子卷懷得道之權晞髮紺林濯足清川鳴琴在室鐺有茶烟論道講藝棲心太元如斂固陋西藩是肩獲奉教誨四載依然如何不弔梁崩哲萎知己之感戚我之思以此言哀哀不可支追念即世已歷四時日謀窀窆非我其誰

諸孤在疚邦族含悲豈忘載奔職守是羈舉斝增慟心往神馳用潔醪羞泣涕陳辭尚饗

祭張匪莪夫子文

嗚呼先生之視學吾鄉也無尤不扳無異不搜今二十年矣思之未艾猶憶當省試時凡郡若邑弟子員之能以藝自見者悉羅而置之闈中孜孜汲汲必不令失一人乃已其樂育人才之心直與天地比量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之作人至矣不登上壽而遽長逝則何說也夫先生少以能文名四方壯而擢上第列郎官東校兩浙西撫湟中事業赫赫在人耳目有所纘於前有所啓於後是亦足矣復何憾焉且

先生甫踰五十即求退視棄榮膴無異敝屣其達天知命超越尋常萬萬志乎富貴窮達尚何有死生之見足縈其慮耶而又奚哀也雖然先生自通籍以來二十五年服官涖政居其半憂讒畏譏居其半故當其出爲世用也所至因以爲重而其養晦以處也則咸以爲訝及其再出也莫不想望其大用繼則得請而賦遂初也莫不惋惜而尚冀其復用而今已矣能不悲哉王孫先生督學時所扳士也嘆先生之才未盡試而忽不可復見哲人其萎何以爲懷顧念舊恩中心愴結悲慟之私十倍等夷用是聞訃星奔寓哀於詞使人知越中受先生教育之德如王孫者甚多經二十年之久先生之教澤猶令人不忘如此也嗚呼是亦足以見先生矣他又何云哉

祭吳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豈不誠家之祥而國之瑞也耶今人自受敬戒之命相爾夫子豈不欲百福偕臻衆美偕集哉然而身歸名閥家室雖和亦云幸矣不能必其子之能顯揚也即獲覩子之顯揚矣不能必其孫之相繼顯揚也即獲覩孫之相繼顯揚矣不能必曾孫之皆玉樹琪枝也至人生七十古今稀有況百歲上壽豈易覯者乎凡若此者皆人世最難得之事而一人之身所必不能兼者也以視太夫人上有碩德鉅儒如

封公爲之配下有祠部公爲之子又有準菴爲之孫皆掇巍科著文望其鴻材國器或已徵之事業或將見諸施行而諸孫與曾孫懷瑾握瑜者且林立也太夫人身登上壽優於歲月子復生子孫又生孫一堂之內五世濟美舉人世所最難得而不能兼者太夫人獨兼而有之寧非德之積於躬者獨深故得於天者無所不全歟然則於其仙遊也似不宜弔而宜慰而祠部公以皤皤黃髮斬焉衰絰擗踴哀號而作孺子泣七十而慕不又逾於大舜哉余小子與準菴幼同學長同舉於鄉繼訂朱陳之好於太夫人爲王母行其德之積累福之駢集知之最稔言不厭詳采溪毛而薦誠終不以弔而以

慰曰太夫人之生也死也誠家之祥國之瑞也祠部公其亦聽務義而少舒其哀矣乎

祭傴潛王公文

維康熙　年五月十四日前永嘉令漢陽王公亦世卒於西陵之昭慶寺越十有五日其同年生曾王孫聞而哭之以次月七日買舟赴其喪又其明日遇靈旐於皂林驛遂登舟哭之又明日次檇李復撫棺而哭之曰嗚呼四月之杪扁舟過我握手敘懷期我於五月之望登我堂者非公也耶公之越大江而來也謀所以壽我年伯母不以余之不敏而屬序於余余亦不量其工與否而強顏爲之以俟公至而就正焉蓋

自望日以來引領久矣不謂之語何爲而入我耳也其傳聞之誤耶始固疑之既而訊焉乃知其非誤矣然猶在疑信之間也及登舟撫棺嗚呼其信然矣我之石友而溘焉朝露矣吾道其衰吾德其孤矣豈不痛哉且公未可以死也老伯母年八十在堂房中未聞有熊羆之夢仰有事俯無屬何爲而遽死也公爲文章名滿天下宰永嘉多異政豈賢者不必永年而仁者不必有後耶自古才人志士挾其所有終身坎壈卒不得志者往往而是然亦或行吟坐嘯逍遙佳山水間以老惟公懷道抱德負蒼生之望既艱其遇又摧其身且以未可死之身而一旦客死天之所以予公者何其厚而其所以報公者何其薄乎此昌黎之所謂好惡與人殊而我輩同志者之所慘焉悲惻戚欲爲之排閶闔問蒼天而不能自禁者也嗚呼吾知之矣天有治命亦有亂命福君子而禍小人治命也福小人而禍君子亂命也然則公之所以爲公者固在雖適得其命之亂焉者豈非天哉而又何慽焉靖節有云天道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酹酒陳辭公其爲我破顏而浮一大白

祭倪公文

惟內史之流徽兮經學達於楓宸聿帝簡乎槐棘兮師儒數爲知人世系本之千乘兮綿瓜瓞於萬春乃衍麗億於檇李兮族望越夫恒倫粵濟濟其相望兮懿德遠萃於公身少岐

嶷而傑出兮長敦厚而溫淳創與述之相兼兮業蘊隆而日新充誠信以四達兮率遐邇而來賓斯夕甘滫瀡兮怡高堂之兩親生盡養而終盡禮兮至孝稱乎士紳伊花萼之相映兮美友愛之克純性沖和而無競兮閭里服其恂恂緬盛德之咸備兮久視宜比乎大椿何厭世而永逝兮壽止終於六旬余忝葭莩之末屬兮辱惠好而日飲醇醲出遊於河朔兮蹈千里之風塵既不與稱觴之列兮又不知易簀之辰嗟余歸其莫及兮歎晤對之無因撫玉樹之亭亭兮評音容其不泯有子付託兮公可不亡而顧余獨欷歔而不能自已兮

悅琰報之未伸有酒盈巵兮有肴雜陳公其來兮驂雲軿之轔轔余遭北堂之喪兮涓日因循曁此微誠兮雖遲遲而情真

祭耕留唐公文

嗚呼吾與公以才品行誼文章政事相取非世俗之交也契濶四載未獲握手一吐所欲言何爲舍我而遽逝乎憶壬寅夏始見公於長安其定交也於癸卯之秋迄今垂二十年或離或合大約合者十之二離者十之八蓋相聚若斯之難也雖然乙巳之別粵西最遠不過經年丁巳之別洮岷雖遥猶可計日豈非歸旌不難而後會有足期乎今一旦棄塵埃而

遊杳冥則是後會無期而歸旌絕望矣嗚呼豈不痛哉公少聰頴絕倫髫齔即擅文名及長倜儻有大志饒經濟之畧初理太平勳業爛然其一微也遷爲西安郡司馬平反大獄忤上官不顧其所爲仁者之勇歟及守北平斂才華於不用澹泊無爲而吏畏民懷蓋因俗制宜善爲政者無方之用也後晉洮岷臨司勵恬退之節揚高尚之風聽言知止直與二疏爭光矣跡公始終梗槩豈非天下完人哉而若之何其遽逝也詩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言不過永歎而已余與公則有不能已者焉余自束髮受書出交當世名賢及登仕籍日以友朋爲性命所交不下千人其間厚薄深淺亦甚不同知我者固不乏而要未有如公之深者昔管敬仲謂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余雖不及敬仲而公之成我也無異叔牙追念曩昔方將痛哭流涕之不足豈永歎而遂已也曩在北平公詔我曰吾子君子之余謝不敏亦不敢辭曰公子猶吾子也令公長逝嗣君煢煢在疚越處西晉余又縻於鎰上韡長不及何以慰公之意而表余之心是又撫膺太息而不能自安者也嗚呼思公不可得見又不能親詣一哭特遣兒子安世涉江渡河越太行薄齎朱提助營喪事令執子姪之禮拜公靈於正寢拜年伯母於內寢而與嗣君定昆弟之分訊家事所宜問起居敘世好焉并錄前夾報章奠之靈座公尚鑒余

心哉溪毛潦水鄙念所存公靈不爽來格來歆哀哉尚饗

祭鼎吾吳封公文

嗚呼有震世之節者必負遯世之學有開先之業者必有裕後之謀蓋非侍公之久習公之深殆不知世道之不可一日無公也世不可一日無公而遽有泰山梁木之變行道之人且悲之況侍公之久習公之深而自托於知公如某者其爲慘結當何如耶吾獨於公進退之間深歎其有關於世道當其進也弄潢池者有人一朝殄之而有餘竊太阿者有人危言排之而不懼及其退也匡坐一室之中抗懷萬物之表却紛華而不御付理亂於不聞進則關武夫之口而奪其氣穢

權奸之魄而挺其操是舉天下不足當其施設也退則追巢
許之風守高蹈之雅志趣要諸先民事業付之後人是舉天
下不足供其一瞬也其進也若此其退也如彼誠世道之幸
而一日不可無公也而公何以長逝也某少爲諸生時與公
子黃門公同學最善歲試同受知於雲間張夫子甲午又同
舉於鄉因得時時侍教公側公晩年於後進少所許可獨某
常拜牀下議論或至竟日猶憶庚子之春黃門公過某某抱
兒子出見指謂黃門公曰此子與君女生相若幸託蘭契敢
訂姻盟黃門公曰此吾父意也遂卜日而委禽焉蓋公或有
以知某公西十年不求人知而某反自以爲知公公其許我

乎今黃門公得志行道諸孫皆通籍公之克昌厥後又自然
之符也某縻一官於茲聞公之訃不能會哭遲之又久始令
兒子安世東歸陳詞而奠一爵焉公靈不爽其鑒茲微誠乎

祭行健趙封公文

於戲世德必昌仁者其壽維天報施亦孔之厚公之承先葵
務蠲錢公之啓後掩骼格天少而操觚千人獨掃霞飛露垂
受知最早三條燭燼一矜浮沉明經小試兢業以臨松聲在
庭廳記在壁鴻集而安贅府之績維高與武亦倚寇君蘇津
之野就日瞻雲余不負丞飄然解組扳車扶留送者載路洎
乎歸來玉樹成行公顧而喜廼之表坊一云賢賢再曰日省
庶幾夙夜三復以警長公承之青升於鄉韡韡棣萼副車相
望滇南逆臣棄王而賊彼猖蜀疆羣煽以惑公曰小醜其將
誰汚我姑避之以待天誅桓桓王師狐鼠既滅志保高全人
頌其哲乃謂長公爾力方剛可出而仕希古循良長公書紳
是則是傚三年政成如公所教　天子予之俾爲諫臣夕郎
晝錦歸省其親公曰嗟哉我飯猶健　君恩彌深爾行無戀
黃門既拜夙威麟祥直聲孔震惠此萬方余忝同朝追隨甚
喜因耳公風高山仰止攝官承乏課士三川逝將登堂諮而
處焉遥望德門彥方是慕天不慭遺遽聞公訃子今而貴身
壽而康一堂三世鶺峙蘭香存順歿寧公復何憾欲見無緣

是用瞀瞀素車自北萬里星奔爲孺子泣水咽雲昏乘白雲
鄉維公戾止毀無過哀以慰孝子溪毛之酌侑詞寫心維靈
鑒此來格來歆

祭存庵嚴公文

惟國家當重熙累洽之際則必有英絶領袖荷天下才者係
朝野望稱邦家光焉屈指當世公其首推而顧遽騎箕尾上
爲列星耶憶某之與公交也先拜我太翁年伯於牀下我太
翁年伯淵渟岳峙爲海內君宗公稟承家學盡孝盡倫甫踰
冠而聲名已大著吴越間當是時大江南北浙之東西人文
唱和林立雲集雞壇牛耳日與公相周旋握手論心相得驩

甚往往縱談古今天下事悲壯淋漓又相視莫逆也繼偕舉
於鄉公車追隨益有聯袂之樂既而下第潞水同舟高談驚
座意氣慷慨豁如也某戊戌倖售殊愧草草公雋辛丑及甲
辰廷對大魁天下舉朝交慶得人而公意不加溢寂閒自處
又泊如也蓋公志不在溫飽故於得失之際毫不介意惟逮
事高堂之念未嘗一日去諸懷於是生封祿養備及榮哀而
公孺慕終身每以爲不足蓋聽公之言觀公之行事而有以
信公孝思之誠即有以見公匪躬之節矣是以簪筆登朝出
典東闈入司制誥深當　上意眷顧日隆遂膺不次晉貳宗
伯邦教聿脩彝倫攸敘海內翕然望公大拜左右　聖天子
躋天下於唐虞三代而公且亟以展墓力求歸　天子雖倚
公甚深念公言出於誠勉從公請意稍優游將柄用公天下
亦日引領公復出以慰其夙昔之望而何意公之遽逝耶某
自漢南投閒浮沉江右中間契濶者逾二十年洎入郎署侍
公於京師相見益歡顧不久公即歸又十年而某自蜀還每
思走苕上一候公訖未果今年春年家子凌明經以試事來
檇李辱公枉書垂訊如披而焉及詢公所云向平之累者於
凌子而知公猶有未字之季女也因不揣寒陋爲小孫郁乞
婚於公荷公不棄遂附絲蘿夫以數十年雞鳴風雨之交重
之以蘭譜申之以婚姻我子若孫所仰藉於公者方無窮而
一旦遽聞公訃其悲駭躑躅將如何耶此則所爲追敘生平
以寫我哀潸焉出涕不能自已者又不第爲邦家惜蒼生歎
也絮酒炙雞生芻一束庶幾來格鑒此微忱

祭座主高陽李文勤公文

嗚呼維我夫子才本王佐學爲儒宗方弱冠侍從早負名世
之望迨入秉樞機淼審勿以身任天下之重者二十有七年
歷相　兩朝贊成　帝業治安之猷皆其猷而退然不自以
爲能撥亂之功皆其功而澹然不自以爲才不自以爲能是
不自見其能也而天下之能者屈焉不自以爲才是不自見
其才也而天下之才者遜焉自非然者不能大其用於穆穆
之中廣其運於寰宇之間徒揭揭然操其才與能以從事又
何由躋斯世於雍皞致吾　君於堯舜如此哉世之有夫子
也是　朝廷之所倚毘士大夫之所奉爲典型而下民之所
仰望以託命者也以下失稿

清風堂文集卷之七

書牘一

示兩弟

王孫不幸襁褓之中即育于外祖曾氏兩大人撫[illegible]家貧無後恩深義不得背死者而顧本生然先[illegible]十一年今年繼祖母暨祖父相繼即世情以義奪不獲成禮雖奔走侍奉匍匐喪殮終不足當萬分之一天乎天乎誰實爲之慘焉增痛中心自咎豈忍復于本生祖父所遺取一絲一粒以重罪戾謹以祖父所付者取五畝奉母親爲饘釬之費餘悉付兩弟管業至糧役租賦并諸事兩弟力有所不及者自應代爲料理亦不敢避嫌而敗乃事也

與沈善勝表弟

初八有一字相候想已入覽日來體中何似甚繫鄙懷也初十日接札及覗歲與愧并讀努力之語又令吾戰氣百倍矣要非骨肉何以及此然珍重自愛則亦吾弟之藥石也敢以爲報吾弟日侍右翁必有所以教我者幸爲詢而示之

與俞右吉

出門後音問都絕三舍弟考事不知若何能時就絳帳請益否多讀書少飲酒爲舍弟吃緊要着漸勿吝痛示也

與毛公衞

邇來年誼衰薄幾同路人年兄肫摯之雅度越等恒不囿古道復見於今眞令人感不自勝也弟束髮受書即以朋友爲性命貴治又爲文章聲氣之藪弟之知交在焉如吳兆寬輩皆文壇尊宿名施四國弟所與操筆角藝訂千秋之交者也如計準輩皆年少負奇才華英贍弟所與口傳手授在門墻之列者也年兄文章宗匠聲氣干城將來拔文相質當與諸君有不介而孚者而弟顧諄諄以此爲言誠以弟所畏愛者不敢自私而公之知己異日年兄鼓舞士類求可以冠冕人倫者度無出於諸君雅加意焉則感伯樂之顧將益奮於追風而雲漢之化亦且比美古人矣臨行留別并致謝悰不盡依切

與姪紀長

自已亥後無日不有命駕入都之意坐此音問鈌焉接手言恍若披面顧辱遠覗爲不安耳吾姪乘時遭際宗黨增光頃又逢　新天子殊恩波及二姪此在祖宗大爲愉快矧吾儕耶獨恨尊慈先嫂不及生享爲吾姪一鈌陷事然榮施將及純孝攸存又當爲先嫂慶也令姊澮焉朝露言之酸鼻遺嗣藐弱止藉渭陽扶植耳西行匆遽他不多及

與吳準庵

弟自仲春三月發維揚季夏朔入關從涇陽謁茶院因至省

謁各臺盤桓五六日南行入漢於廿四日到任間關跋涉極天下之險幸托台庇履之如夷上自老母下及兒輩以至隨從人等俱平安各臺相待頗踰恒等敝治民皆務農衙役俱從田間來大約奉公守法者多舞文犯科者少視吾鄉不啻徑庭矣僚屬俱協恭鄉紳吾臭味也相愛寔甚至斷獄平反頗愜輿情父老有來暮之嗟而子弟之執業請益者無虛日自顧菲薄不知何以得此凡此皆年兄所樂聞而深望於弟者敢以相聞若弟所最快心者二端其一則絕陋規也敝衙門最爲清苦唯盤茶一項歲有常例前官待以舉火茶商因此肆意害民漫無畏忌弟始蒞任即絕此項痛懲其害民者

今大斂迹守法矣目下至不能餬口不顧也其一則禁請托也敝治搢紳絕不關說有種刁民專倩藩下說情無有不唯唯從命者弟則痛治央情之人一二事後此輩亦知弟不可動不復作緣署中人以及衙役無不咋舌而弟不顧也論者謂陋規夫人而言絕也弟則絕人所不能絕請託夫人而知禁也弟則禁人所不能禁年兄其亦許之乎年兄日奉過庭之訓居官要術必有卓絕等夷者幸詳教我同人或詢弟近狀希以語之不能徧勤也

與王阮亭

曩在化疆握手歡聚雖從前之積念少紓而後此之相思無涯回首邗關有不禁愴然而恨結者矣年兄清操勁節弟知之深而信之篤弟生平自待不肯後人得年兄而吾道不孤矣弟治漢中一如年兄之治廣陵他日公道不泯吾二人自可並驅中夏彼齷齪之流依阿取容將安置身焉詩戒能不破否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可也臨風懷結東望馳神努力崇明德願各志之

與毛錦來

都門分袂五易歲序每一念至心神飛越其欲陟姑射而奉色笑者屢矣實以貧窶不能出門猶冀於謁選時一入化疆不意新例坐選遂有漢川之役叩關尚思取道蒲坂握手一

言而期限迫促復與心違起居佳狀初得之李屺老繼得之胡邑老最後維揚晤高蒼老并述年兄念弟之雅宜弟之念我年兄不置也比邂逅貴同寅葉君更嘖嘖治狀益深神往年兄政績顯著聲望赫然旦晚臺省弟禱祠而求且企踵以俟敝治荒殘窮苦出見聞之外又不揣移家就任衆口嗷嗷有不能餬口之憂去貴治又幾三千里前者舍弟東歸特命奉候聞以水大未渡河頃因調審至省耑役遣候一致相思之忱不腆侑緘携自家鄉鄙念所存垂茹是荷蒼老入滇後曾有音問否骨肉兄弟天各一方會晤既難魚雁匪易東望晉雲唯有目極而已

與張友鴻

猶憶華堂高宴坐擁紅妝仙舟下榻語踰午夜雖唱驪折柳之時而豪氣深情自足千古送別以來忽閱兩祀遠道長征深以爲念嗣有奏銷之變未識年兄藉以東歸抑即於彼中圖復故步乎山川遙阻問問無從每一念之心神飛越願乘好風惠我德音望切望切

上沈青城夫子

拜違踰年依仰之私時繞函丈王孫以菲才幸厠宮牆之末受任以來日以潔己率屬興利除害自勵冀小有豎立以無負大君子特達之知但此地供應芻糗者二三十年民力已

盡今秋藩下搬移小民呻吟未絕而會勦軍需又取辦焉蒿目時艱撫綏無策比以仲夏入省輪審山川跋涉觸暑靡間頃又以轉餉與安奉兩臺之命司催運日事按部無寧晷自顧駑劣會逢多事綆短汲深日用惴惴未審夫子何以誨之也

上某大叅論轉運

糧料一事蒙執事焦勞深慮靡不周至某敢不竭力仰承令據各縣買到者現令星速裝運矣蒙諭陸運一說此執事爲軍務緊急起見故爲此兼濟之謀以期於無悞然有民力已竭而難於僉役者不敢不爲執事備陳焉頃因藩下搬移用驢六萬餘頭夫十餘萬獨城洋西三縣派取大半漢屬軍興日久輓輸日重戶口日漸逃亡兼以賦役致負王旗各債無力補償將本身準折者又不知幾萬人矣即搬移之役先苦不足各屬嘔心措處尚未竣局目下有去而未回者有于藩下守候而未去者皆漢屬之民其所遺不過老弱幼稚不堪驅使今復責以馱負糧料豈不難哉况今碾米賣米之民即此民也無論驢頭不足充用即有驢頭勢必需人捧挽一爲馱負之役則老弱并羣而去之將米料又向誰人取辦哉且一人止背二三斗又不能長運至興必欲責其長運至興是所濟有限而民必力盡就斃民力盡就斃而糧料又不能如

期如數以供軍前之用豈不重可慮哉執事洞悉民瘼以今日之漢民計之實難與別郡同語爲今日計惟請執事感靈從下江廣催船隻刻日濟運毋令斷續其間則兵自無枵腹之憂而下屬之効勤者其於買與運之兩端均得接濟可以免後時之罪更可以息乏人之憂伏乞垂督

與毛南薰

三接翰教如覿光儀仲冬文宗蒞漢已入境矣而令嗣未見西歸弟一面傳該學令開列遊學一面遣役到宅問耗而令嗣適歸可謂意外之喜風塵未脫倉卒就試雖居上等未盡其才也刻下藩眷南徙會勦東興軍需旁午民力況瘁弟亦

委兩臺之命司催運所至百姓擁馬首泣訴輒爲揮淚慰遣至西洋又復陸運苦吏有倍於南城者明府聞之當如何耶切耶兩舍弟頃令禁足家園時望嚴誨之更勿道義之愛

答嚴覽氏

蓮則經年積思有如數載蒙教示六語極中窽會謹鏤心版不止書紳也秋來甚望好音以慰遠念未識南北何從總期努力此誠有進無退之時矣因承教愛亦效芻言唯鑒之

與程北海

自戊秋清源分袂以來荏苒六載同心之侶天各一方回思都門聚首之樂杳不可得臨風愴結夫何可言餘汗名區得

高賢撫而治之新政翔洽必有超越等夸者努力建豎爲吾黨生色丈夫受一方之任便當爲一方所倚賴之人弟行能無似竊嘗奉教於君子之側不敢妄自菲薄蒞任以來守下願稱愛戴在上亦蒙許可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要期立於無過之地以俟之而已年兄其何以教之也貴封新郡尊麻玉老與弟爲同寅同盟以訂千秋之契因其復任甫以年兄爲托玉老才雄八面雅意延攬如年兄才品夙望當一見而有水乳之合者而今而後年兄思弟而不見見玉老如見弟弟思年兄而不見藉玉老如見年兄相與有成弟且拭目以觀致先爲交慶焉惟照

與紀長

去歲三接手書積想爲之暫釋老姪考滿在即拭目樂陞而竟以意外南歸竊爲欷歔者久之不佞遠宦西陲以荒殘之地又復株守薄俸所入不免饑寒奈何君召敬服老姪非一朝夕今令姊去世君召暮年孑幼所恃照拂者唯吾姪是賴前札云姻事已允則至親關切更不待言矣率勸奉慰愧無侑緘知能諒我也

上高陽夫子

王孫材質庸鈍荷生成之德厚在宮墻旦夕兢兢惟恐隕越雖拜違六載而幽獨自矢日有夫子臨之在上也昨歲佐郡

漢中向來藩下諸貴人皆驕橫無與抗者而小民經兵火數十年筋力盡於芻糗皮骨僅存流離可慘王孫自蒞任以來絕苞苴拒請托平反大獄數輩凡可爲民請命者不敢少愛餘力恒懼負　朝廷負百姓以負吾夫子夫子爲當代第一流人物王孫雖不才不能彷彿萬分之一而仰溯淵源不敢妄自菲薄但智識淺短必得夫子明白指示多方栽植庶可無陷溺之患耳頃茶臺朱公傳覆育至意敢不益勉以副厚望敬因杜生附候起居伏惟慈鑒無任依戀之至

與關槎度

西陵分袂忽踰二載比來老年伯詩酒之興不減東山門兄

侍奉定復佳勝弟自涖任以來夙夜惕勵不敢妄自菲薄以貽知巳憂今幸稍有豎立絕竿牘禁僮籠平反大獄十數案百姓頗見感戴上臺更荷隆禮平生讀書行道之志庶幾不負差可爲年兄道者但自處太苦挺露之況始終一日契厚如兄不能稍具道里費僮從旅次稱貸不貲將一念之恍愧可知已春明傾耳好音以慰遡望更欲年兄處木天瑣披之間使風塵下吏藉以增色此肝膈之言非泛泛屬望者比幸努力爲之漢川關文若年兄肝腸如雪意氣如雲與弟最爲莫逆弟夙頌高義文老向往有日幸訂昆弟之雅虎榜同標亦一時佳話也何如

與杜子靜

鴛臨不能少盡地主之誼又以案牘之冗并不能日奉塵教年兄行後心搖搖如有所失迄今未艾也接朝邑手書更令人慙恧無巳比在會城初無善狀唯大辟十數皆係遠年定案弟察其冤盡爲平反輿論稱快差可舉而告之知巳知兄聞之必色喜耳敝門人李珷等五人皆畢寒朴僿不嫻禮文本不當唐突長者因託一體之誼特令晉謁幸進而教之更乞便中於高陽夫子前一爲齒及得賜一見則叨光多矣傾耳殊擢俾有倚賴外吏之苦難以言盡非雲霄故人不能援手其實圖利之

與某

違教以來於今半載相思之切兩地共之獨喜年兄仔肩內外得行其志從此澤流滇黔名垂天壤弟引領望之慎勿曰吾盡吾心不可爲者吾聽之也且年兄亦能追憶弟昔日贈言之意乎以爲　國屏翰之王而任年兄以年兄之敏練英偉而得朱澂公左右其間其相與有成不待智者而決之矣澂公負奇處困弟近始知之方恨相見之晚而使騁遠至奪之以南弟力既不能留并不能縶維以永朝夕誦白駒之詩徒自悼耳唯願澂公秉禮守義知無不言年兄虛中聽任始終不閒則弟雖在數千里外如日覩休光而服洽行又豈有餘憾焉前驀行時弟以一二兒弟相托唯張友鴻南歸餘俱仰仗照拂諒年兄不侵然諾諸君皆荷庇蔭耶山川間阻會晤無期不盡者心願言自玉

與尹含美

明府清風惠政海內無兩而嚴氣正性閭屬士民恃以無恐者垂八九年弟雖僻處西陲此心耿耿日側耳殊擢以慰蒼生之望乃於邸報中忽見詿誤之跳撫案太息扼腕久之雖以明府之才之守持平持正聲望久徹小屈大申在指顧間浮雲之過固不足介意而弟夙受知愛一旦奪我神君能無爲一郡恨乎弟佐漢未及二載而奔馳省會者踰年鹿鹿塵

鞅苦無建豎緬懷明訓慙疚滋深其何以慰我知已也

復徐健菴

不見南州于今三載春來深訝不以尺一相加遺項接手教乃識粵遊足豪佳吟成帙又可知已所論口供已從蜀撫取到令弟年臺光復故物在此舉矣王君慘變實出意外尊仵幸免勞勩可矜至其窮途狠狽弟又適在旅次雖傾囊以犒恐不足濟讀資之儆蹇之諭徒滋慙恧耳

答薛楚玉

弟夙荷先生道義骨肉之愛朝夕承教可幸無罪拜違以來歲序三更地遠心邇夢寐以之比接二札慰勸交切廻環尋

復喜與感并老母苦節齊年實稱快事但地無佳產食餼可飽某又外處日多有奉養之名而無其實去歲三月偶抱微疾因此中明醫絕少延至大慶之日猶勉強披衣某率婦子輩稱觴牀下蒞顏歡而心碎者三閱月城野小民聞而相率拈香拜禱於土主之前幸有儆同年于醫道頗精朝夕延視漸至痊可闔家無不念先生從前矜視之德而道遠莫致徒形歎頌而已承惠佳參何啻續命之膏拜嘉之餘深慙無以為報至弟馬齒加長而德業不進又何煩先生語及也右翁知我成我永矢相報比有向平未了之事義當分憂家叔近狀窘迫亦所縈懷合諭肫切固知弟之不能恝然也緬惟曩昔先生之所以教弟與弟今日之所以奉令而黽勉者將以圖報交親不無南轅北轍之歎如先生之于弟教誨備至知愛最深自老母以下舉家咸感再生之德此豈弟所能一日忘者而二年以來無一絲之敬弟非有胸無心特知已之有以原之也讀臨利計害之訓處人設身之語大哉言乎知吾心矣卯之役得士五人揭榜後識其面皆既耕還讀之流制藝足以冠通場而朴畧亦無出其右闈中所得止此五卷其餘皆翻閱十餘過不敢輕置以負數千里勤懇之訓者也太翁卜塟人子孝親之終事弟恨未能從執紼之後南望能無悵然嗣君學業有成冲天可必其以慰高賢考槃之心當亦

不遠欲言甚多冗中不及萬分之一唯鑒

答潘梅巖

弟行能不及中人徒以夙奉教于諸君子不敢妄自菲薄以貽知已羞服官以來原無甚高之舉如不愛錢不狥情自是尋常本分事猶之男不為賊女不為姦何足為異雖然有難焉者男不必皆為賊饑寒則不免矣女不必皆為姦強暴則不保矣故歷饑寒而不變經強暴而不辱而後可信之曰烈丈夫也貞女子也誦虞鈇懼污之語繹願勉其繼之言諸君雖愛弟不若潘子之知我深而責我厚也自今以往敢不益自黽勉以求從明訓哉拜讀佳什感踰百朋小婿得明師數

年指授大成可期目下初更制藝尤望先生悉心教誨銘佩不獨在硯老喬梓也

與姚劍升

年兄家園之樂正昔人所謂烟火神仙葢其樂有倍於神仙者但仕宦之苦固難仕宦而作令之苦尤難年兄此時亦宜預爲講究不然平時浪擲居諸臨事失其故我其何以濟千里迂談年兄不以爲陋則得矣

復徐貞侯

辱佳惠知昜以布素之志之不可失也敢不再拜受教洮禍亦布素之餘甚愧報李幸一笑置之郎君近狀想佳同事何人念切念切衡老又復寂寂殊爲歎惜也

與梁介臣

安插防兵一事接翰郎進商之道臺已得請矣但報文仍須云城內耳朝來見申文其兩呈語雖哀而不切事情葢洋邑之所以願設兵在實從東山起見今東山不蒙設兵之利而城中反受設兵之害非痛切言之不足以動當事轉圜之聽兄能更作一好詳弟當慫恿道臺轉詳或能令防兵仍赴東山未可知也

與唐耕留

別後相思果無待言役旋得手復可當一晤也弟因茶臺仕漢日無甯宇顧迂拙猥蒙優待亦意外之事年兄聞之諒一破顏考滿　上諭省下不知作何舉動意者尚須部文然後行耶華竹老辱臨甚快夙懷第俗吏風塵不能時聚首爲恨其先人之喪及遺僕數人俱有着落大約在臘內必舉事行知屬繫念特以附聞黃柑相餉竊比溪毛幸進大斗何如

與俞漸川

孟冬得手復指示諄切愛我實深前書云云是吾輩常事甚不足道告諸知已求教益耳台諭所云節槩旣章須劑以平易自待雖嚴而待人寧少寬旨哉斯言比來進境有如是矣至平反十一端最爲吃緊秋間曾出一梟犯合郡頗有神明之頌凡洪大獄反覆爲囚求生路不可得而後已此心實不肯讓古人也晉公以儆署荒凉舍之竟去居官至不能留一晉公官况可知御老則與某同守固窮之志相依爲歡耳三舍弟讀書衙署之教甚善但策蹇之資拮据不易家累又多料不能容其久出唯望時名而切誨之則蒙恩無旣矣二舍弟去歲閩甚病其舉動更望不惜耳提面命也

與杜遇徐

睽違以來七閱星霜同心離居彼此懸切固不待言而知之也歲在辛丑獲奉手書如覿芝宇是冬郎捧檄而西奉教愈遠遙知請假旋里晝錦承歡百福洊收極人世之樂祝某奔

走風塵曰無寧宇有奉養之名而無其實者相去不知其幾千里也風便附候并候老年伯起居室遠心邇瞻溯奚極

答黃音酉

每憶先公契愛之篤臨風嗚咽盍非一日矣披讀手翰辭義爽切意致纏綿甚慶先公之不死而幸老姪之足振家風也古云韓夫子豈長貧賤者老姪亦可以自命矣僕不敢自棄于古人業從其拙術守夫迂吾所能爲者爲之所不能爲者聽之而已老姪亦有以教我乎

與陳非園

三載睽違緬想時形夢寐得雙鯉如披面而兩發來封寥寥

數語其何以慰羿濶也兩舍弟在家令其近君子而遠小人唯兄是望其留意焉墨刻佳者甚多先以四種爲清供幸照

示門人姚雍階　綋奏

接手札披讀一過如當清風對皓月爽朗足散人懷佳哉姚氏子之有似于僕也僕束髮受書卽有志于古人顧言之非難行之實難况流俗多怪下士大笑有未易爲人言者今既服官是得位行道有其時矣若復因循苟且與流俗何異僕今者志明矣稍稍有所建豎矣黎民歸心矣上焉者起敬矣然則世何負於僕僕又何憚而不固守初志哉昔陳曲逆曰吾宰天下當如是肉持此以往天下不足難也姚子志之

上張匪莪夫子

槃任巳一載未獲遣一介走候罪狀山積有難擢數孟夏捧讀手示不第不督過而又加以獎借嗣接茶臺溫諭極蒙褒寵固知非夫子之力不及此言念明德寤寐不忘比立馬禀復匆率失次歉仄之私迄今耿耿抵漢甫月餘隨奉檄調項至會城又兩月萬山鳥道往來如織困憊之狀諒夫子亦必聞而憫之者湟中重地夫子負人倫之望　朝廷倚畀藉兇西顧之憂遥畧足繼博望而清節得民如君魚景伯轉瞬報最入侍彤廷左右　天子王孫雖駑劣敢不望景光而思奮哉道遠匏繫欲覲無由耑候福履曷勝馳戀之至

與蔣丹崖

讀碑刻不覺狂喜慶仁人之澤大且遠也吾輩平生所讀何書所志何事既有一方之任便當置得失于度外爲一方興利除害庶不負初志親翁此舉誠數百年所未有如此而後可以招流亾復戶口足　國課爲民父母當如是矣茂績不朽至德動天敢爲親翁賀焉鄖君所須策論奉到策論雖係新刻而帖括不可偏廢至囑至囑吳岱老一札希郵致之所云成人已歸之成矣

與吳岱觀

長兄負不世才名鸞棲于棘固非其所未期年而超然遠舉

非明識閉鑒百倍於人安能勇退若此哉昨秋捧袂深幸同事之雅而中道間阻古人所謂負愧於劉蕡者曠數世若一轍矣嗣接留翰郎以尊札切囑敝同年想蒙台照因無便鴻未獲裁答公文郵遞又恐以俗套開罪高賢遲遲至今統希垂鑒頃敝親家將丹老云成晷站馬瓜葛郎嚴論畧令如台旨矣敝同年楊伯老聞已北歸其歸況何似便問幸示之臨書懷結瞻溯何已

與陳祗菴

二何睽隔不啻三秋比久不雨竟成亢旱顧此殘黎賦稅力役一身兼迫人事既無能爲天時又不可問撫心蒿目徒仰

屋浩歎而已上府諒有同心其何以稍蘇吾民也周公召向叨覆植其銜戢明德而負歉五中每向某言未嘗不感且泣今特踵叩因駕在洋觸暑東來其萬不得已之衷唯上府能終始卵翼之至望澤希恩又不啻生死而肉骨矣

與梁介臣

方天不雨深爲各屬憂於洋更劇也今幸回天意使蒼赤有更生之慶吾輩亦可舒肩矣前陞運夫洋縣共二千六百二十五名府議每二夫折一驢愚意當以一夫准一驢已與太府力言之矣蓋彼時人情惶怖負重與徙行不同其往返將日又多目擊最切弟若不言誰爲言者省行尚須月杪出門時更當切陳之道臺耳

上賈膠侯撫臺

前蒙面諭脩棧郎與李參將相訂同心戮力李督千總領旗率兵丁從事某督典史巡檢驛丞率馬夫民夫從事其脩過者曾經四次造冊報聞比復蒙捐給四百金加意擘畫然則處心積慮圖不朽之盛事者當今之世明公一人而已私心踴躍數服靡間晢體至意以有成功不敢怠皇也

與華仲山

足下無雙才品自足令見者傾倒至純孝格天又當炳耀古今不徒一時嘖嘖人口也惠徼光寵傾蓋之間便成千秋弟

行能無似奉教以來屢蒙推獎逾分溢美實深慙恧意者不量弟才之不逮引而進之欲其至于是也敢不早夜黽勉以求從祝規高賢在望不能盡地主之誼迂拙性成知已必能見諒茲且不能縶維以永朝夕言念伊人何以爲懷承委序言當便捉筆以附不朽但俗吏塵襟如玷先集何

與門人陳子師 允錫

前黃令親口述才品郎已神往項接手教讀佳詠想見其人恨知之晚也因念宇內名流如門下等沉抑下僚者不知其幾真可浩歎至伊人宛在而溯洄無從又自悼已若能以同調爲念請卜諸異日其許我乎

書牘二

復唐耕留

接手教駭極以年兄之才之品而猶罹意外之侮甚爲不平然事在赦前內反不怍於吾年兄無少損也萬勿戚戚此固弟之所切禱而比於贈言之義者彼中知交得二人焉語溪正人也必不肎謬是非西泠和平而重意氣必有以相效愚意兩臺旣有書又得李道臺爲新臬佐以二君之持平必無深文鍛鍊之患所望年兄珍攝尊體耳長征多費弟義當相助爲理年兄知我空乏有素必不我訝前負五十金設處奉

上空囊竭蹶致羈責役殊不安鍾生匿糧一案已昭雪并此附聞弟抵省約在三月初度此時尚可把晤一悉裏言弟雖至窘必謀所以奉左右爲一日之犒草復未旣

與吳克念

敝同寅唐耕老砥礪節行之士也弟雖僻處漢川而一歲之中強半在省見其才雄八面廉飭自好度越等夷因而定交誼同一人其釁在粵西聲名藉甚雖越數年其惠政應猶在人口兄翁聞見最廣度亦知之有素茲乃以蜚語赴質甚爲扼腕其所恃以無恐者徒以有主持公道如吾兄翁在上耳查此案兩家俱奉伯府牌案而前審以伯府後斷爲憑則亦未嘗背馳至其清白自矢素絕貪緣弟固可剖心而代爲之明者雖呈詳在十六年之冬事係赦前而志士蒙詬有識寒心乞兄翁細查原案立賜昭雪則再造之德不獨敝同寅感恩沒齒弟且與海內法曹咸頌義無窮矣如送他法座幷望鼎言細爲剖白閒關萬里耑以相託惟照不宣

上賈尚書

棧道天險昔人所歎明公一念之誠遂使千百年不能平之路不三月而告成功豐功厚德直與雲棧同其高深某等且得附以不朽何幸如之是役也李參將感明公殊遇不辭艱苦往來督脩實心任事其力居多焉某將于入省之日細加

查驗先繕二冊呈覽以慰憲懷據李參將云脩過連山大石險塥自小鬼塥起至青橋止約有八處或八處立碑或止于煎茶坪雞頭關二處立碑統候裁示

與討甫草

吳門分手忽忽三稔詹孝廉寄札後音問杳然弟曾以小札奉候亦未獲報章骨肉弟兄形影旣疎魚雁復絕天涯試一回首停雲之思何以堪巳邇來老伯母康健善飯老嫂以下諒俱納福獨長公生天最早心焉如剖然如此異人自難久留塵世西河之痛昔賢不免顧悲之無益尤願吾兄以理制之耳吳令弟屬員也其人長于吏治雖原本文無害而舉止

雅飭有士風因其行以兄爲葢公而渠敬慕有素將長賜誨教幸兄悉心啓沃渠必有以自效於兄也弟濫竽于此小有建豎下民之乎已奏薄效第迂拙自苦不免開罪親知爲缺陷耳歸鴻之便率勒附候願因東風惠我好音

上熊鍾陵夫子

王孫梣櫟庸材幸出大君子之門夙夜兢業以期無負明訓蒞漢以來飲水從事三載於茲惠徼夫子靈寵宇下羣黎相愛頗切當路諸公禮遇有加竊幸瓜期已及寸進是階從此可以仰報隆恩於萬一不謂稟考遽爾停止茫乎前途未有定期雖遲速固安於義命而報本之念久鬱未伸中懷慙恧有難言喻不知夫子何以策之也茲遴下走肅候興居不盡惆誠統惟垂鑒李斗老先生事會城輪審者主之某不與焉去夏蒙手諭敢此附復不勝依仰之至

與華仲山

除夕握別忽焉春暮此心耿耿將與漢水同附歸舟而東注矣未審行旌於何日抵家此時正當經營窀穸耶道阻且長不能相助爲理諒天下血性男子感仲山之孝行必有効力恐後者固無事曾生之沾沾也前委詩序因日事牛馬苦無暑暇又不敢輕率捉筆未能即踐初約然斷不敢食言以負臨岐之託一二日內脫稿卽呈教也

復蔣丹崖

前役徑令歸漢報章尚未發也頃得紀綱持手札備訊起居并悉郎君近狀甚慰鴻材惠政已徧宇下雖稍盤錯而利器所及游刃有餘何遂如來教云云更詢從者乃知錢糧拖累有日阽之勢急流勇退達人高致但未知親翁斷與不斷耳如歸志果決便當以撫臺託吳岱老至郭年兄與藩臺處郎羽言亦可濟事幸託葭莩敢布腹心惟裁示之

與唐耕留

抵署之明日接邸抄見依議之　旨而未知所議之何若日望示慰不謂役旋發書仍不免於行撫膺歎息憤恨何已然此行毫無他慮不過跋涉耳高明料事若神萬不可以此累靈臺而擾天君是則弟所北望依依而遥爲切祝者也鍾子從行否居守爲誰幸示知之諸同寅弟自推心與言無煩遠念顧處當如命行若年兄留一字更妙遠行不能握手一送無以爲情別幅戔戔惟鑒其微誠而哂存之伏望少思慮愼風露善自珍攝以慰惓惓下筆氣結不止黯然也

與姚岱巖

海內知心之侶要以聚首爲歡而往往不能此離羣之所以興歎而蒹葭白露于以溯洄于伊人也兄翁年少登甥壇建大將旗鼓辟易萬人弟雖無似竊願得一當之恭懷此意久

矣去秋從陳泉臺得惠手教亦復造同此情回環三復正如接芝宇而親謦咳其爲愉快與聚首何異陳泉臺蒞任以來弟侍教兩月窺其用心真所謂仁人君子誠如來教當於古人中求之者弟以庸駑猥蒙國士之遇度非先容之力不及此然而不敢以私謝也梁令親賢令也弟所最愛重重以台命敢不力爲調護惜以報災遲例罷去冬交代弟實主之所藉手以報知己者此欲郵札寄訊慮有浮沉玆因做同門之便附陳積衷而更有所丐于兄翁焉敝同門者宜賓李令也宏才奏最羣擬成均之席不謂仍任百里遠適犍爲萬里孤踪竊爲敝同門懼而深幸其密邇龍門兄翁望重西蜀各上

臺以兄翁之言爲重輕惟兄翁錫以齒芬廣爲栽植俾玉于成弟感且不朽千里惓惓實以敝同門名譽之不著過將在弟是用布其區區而一寫其溯洄不得聚首之情惟垂察焉

與葉濟木

唐耕老很狽南行貽書酸鼻其銜感上府甚深八口寄居宇下在上府自能多方照拂無俟某言而不能不言者關切在心雖欲不爲切懇而愁焉有所不能自已耳屬有同情知掌鑒之也

上顏澹叟布政

前登堂叩辭稠廣中不能備致謝悃又因溽暑久坐不敢請間有懷未吐迄今鬱鬱復蒙賜之酒餌寵渥洋溢戴德彌深稟者前蒙撫院以沔縣民人哀天存恤一詞發某查議某因目擊沔縣丁銀獨累窮民以致逃亡日告故就其所控援城南褒各縣之例議令丁銀隨糧起徵此誠便於窮民不便於富民便於守法之富民不便於作奸之富民者某身在地方不敢不從公起見比經具詳撫院蒙送桼下發府覆議該府蒞任方新未悉沔民疾苦惑於作奸富民之說更議具詳在執事自有明斷某何敢置喙惟是沔民逃者之將歸與存者之將去在此一舉不得不再爲請命伏乞執事仍賜批職覆議俾得更爲剖析呈請裁奪則沔民死而復甦皆出執事再

造之德將世世尸祝之事關地方利弊不敢避嫌緘默坐視伏祈鑒督

復褚硯耘

去秋葆老入關携手教至乃知遊旌已返小小見侮不足介意至揀選例停此固天之所以厚親翁而使之遂其初服也神仙中人自是不墮塵界蔣丹老一入苦趣欲脫無路卽弟終歲風塵初無善狀總不如親翁安步晚食之爲樂若郎君亦惟力學爲上他非所急也彙考停止量移更須旬月未獲卽把手率勒奉訊闓潭起居此間苦況葆老歸述乃足信耳

與沈墨菴

雲踪無定方深溯洄之想不謂寸函南寄正值返旆捧覽回示不啻百朋寒暑如氷無以爲敬粗葛一端聊志相思破秈尚未嘗佳錫漢中蓋其法孫耳今亦滇遊并以附復

候浙督趙君麟尚書

明公負大才蘊盛德澤洽億兆名滿海宇方今天下一人而已凡從浙來者須遽休烈日新月盛善政洋溢充塞兩耳比者秦晉之役首掄明公浙之東西自紳士兆姓曁在位諸君莫不皇皇然惟恐其失吾公也秦晉之紳士兆姓以及在位百執事莫不延頸舉踵惟恐其不得吾公也某浙人爲秦吏既欲公之在浙又欲公之制秦彼此情切更難爲懷卽一時

之人情不足以見大君子之治行乎不特此也舉天下之黑壤而耕鑿者咸願爲編氓舉天下之通仕籍而宦遊者咸願爲屬吏自非大才足以厭衆望盛德足以感羣倫亦烏能徧洽而咸孚如此哉某分列編氓而位殊淵漢慕義雖切食德雖深顧未敢以片言通于左右者誠以制府尊嚴唐突是懼耳去歲猥蒙賜札遂忘僭越之罪冒昧稟復因竊念明公以天下之偉人而爲敝鄉福星某顧以匏繫西鄙未得親拜崇堦非奏記鈞座則企慕瞻依之誠終不得而達也然逡巡不敢遲之又久而後從事焉伏惟明公察向往之積誠而恕其唐突原感恩之下悃而鑒其皈依則某雖爲秦吏日在二天之中矣

與蔣丹崖

仲春接手示卽赴京兆于涇干晤吳岱老知親翁去志已決嗣聞邸抄岱信岱老之說不謬比卽欲遣役奉候因劉茶臺促歸甚迫匆遽就道因而中止回署日復碌碌因循至今無刻不抱慊仄比來起居想清勝卽君學業當日進耶日內偶有所聞殊爲駭絕以親翁之雅量而不免憤激至此其見侮之不堪可知第此身關係甚重豈宜輕覩弟爲遥思已不覺通身汗下當局者又不知當何如也然恐傳聞之誤特遣小价走候并訊近狀乞詳示以慰家鄉曾有來耗否刻下將遣

人南歸宅報可以附之俱南諒不浮沉更可索回音也

與某

漢上一廳二縣爲草受累俱有身命之憂萬不得已各具啓乞免度體　國恤民如王必垂鑒憫然非年兄不能贊成盛舉曩時曾效芻蕘年兄不以爲忤今說亦頗相類願曩時上下相半恐有違衆之患今則事全在上一舉而德加于漢濱義著于天下知年兄斷然主持無疑矣第發棠之復孟氏不爲汲黯之戇又爾妄發年兄能原弟責善之心而垂察焉感且不朽

與毛如石

戊秋方舟南下一別八載每念歡會宛然在目而攜手無期恒爲悵怏今幸同事一方可謂天假之緣向閱邸報即於道府前奉揚才品咸爲想望風釆也褒邑罷玩之餘非百分振作不能使旗幟一新其衙役俱善作弊甲于他邑願留意焉若前任積欠理無相累不必以此介懷也

與孔文在

前奉手示更閱四序比來動定自膺多福墨刻十三經向鈌孟子昨春買撫軍始爲鎸補至秋告竣今以奉記室牙籤萬卷几淨窗明想見焚香滌硯拂紙揮毫也

代白尚書迎新督盧公

秦晉地半天下非其人不克勝任而愉快廟堂籌之熟矣台臺才德並茂望隆中外曩諸公會推時弟逆知　帝心簡在者非他人必吾台臺也昨接邸抄果膺　寵命弟喜躍之私不能自禁上爲　朝廷得人慶而又深幸兩地之有福星照臨于其上蓋不覺手加額矣弟承乏五載時屢東山之夢今幸得賦遂初方將優焉游焉以觀太平然負荷之重未敢少弛因不得不切禱于台臺夫新舊之交羣心徼玩之所由分也今以兩省軍民環顧覬望非台臺即統節鉞而雲霓慰之其何以資彈壓而繫軍民之心乎吾知台臺急于報　主知而莫彌宇固不俟再計而星言夙駕矣弟向託同舟竊附敌忠之義不勝引領東望惟台臺垂察而釆擇焉

復賈尚書

某以疎慵獲戾分固應爾乃蒙明公深加痛惜昌言于新制臺之前又奉刻刻在心誓不相忘之諭自顧何人重辱軫念關切一至于此捧讀之下不禁泣下沾襟也竊惟人生窮達有命得喪有時某自揣非材投閒允宜絕無怨尤豈敢躁急其所以即欲東歸者實因老母聞信以來觸目增愁日夜悲泣計惟早早言旋庶可豁其鬱結若復羈留此中恐暮年善病之軀無由排遣將進既不能盡忠退又不能盡孝亦復何顏立于人世哉今道詳已到伏懇即賜批允放歸自此浩然

東行靜俟同天之力然死灰而再造之雖離憲座如日侍左右矣

上王文卿夫子

王孫以幸出大君子門墻不敢妄自菲薄漢上五年飲冰從事冀有寸進以答高厚不謂薄命不猶忽遭罷斥自顧迂疎不合時宜投閒退處分固應爾第大恩未報每一念及心焉如割耳然此身尚在終不令蛇雀笑人高南鄭新政卓然動人觀聽辱推烏愛有加禮焉王孫亦惟中心藏之而已孟秋望後解維東歸冬初倘能便道進謁則展拜非遐也

與王砥如

弟賦性迂疏無過人之材碌碌五載靡所建白訴伏櫃之章殊愧素餐乃蒙過愛非朝伊夕比當罷歸益膺雲誼攀條遠餞有加無已荷此明施未知報所倚舷回首耿耿何極也

與漢郡諸孝廉

弟迂疏無似得與諸君投分結契五載以來歌蔓草而咏杕杜樂何如之豈謂賦命不猶頓同棄梗從前砥礪盡付東流諸君願不鄙夸而惋惜之悲痛關切有同一體感飽子之知我可以無憾然而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顧念舊好又不勝其愴結也河梁携手雲誼依依鏤篆明施載德自今日始矣舟次率謝臨穎惆然

示兒安世

成德來見汝自當依命不必掛懷之語不覺大喜汝能如此吾復何憂第恐汝行不顧言終難放心耳我獨熱遠行不過上爲汝祖母下爲吾兒汝年十二亦不爲小務體吾此意潛心誦讀何快如之祖母壽誕吾不在家汝可代吾更拜四拜餘話縷縷不能盡述在汝身上只要孝順祖母母親用心讀書爲囑庚戌四月十九日燈下

與曹秋岳

季夏抵都正武定颱言時南宮方謝客旬餘始得晤言因以先生所致大宗伯書託其轉致孟秋之朔即蒙賜見　首詢先生近狀腕懇之至推其意似欲制臺即刻奏薦先生即刻入都始快者刻下即遣公子親叩崇堦趣駕至維揚爲治裝計先以二札付某達之函丈賜顧之時更令某作札慫恿且云華下推轂者甚多其推挽之誼真耳目所未見聞南宮同此諄切先生抱道蘊德畏天命而憫人窮自當爲蒼生起見知不難一出以慰宗伯懸念也至宗伯深推烏愛謬賜獎借禮意之懇有同吐握便間敢望一及謝私鄙事尚無定局知棠軫念因復附聞引領台旌日夕以之

與關文若

別久深念都中邂逅陳令親若一見故人且悉近況邇來作

吏有司最難廣文一席雖覺寒苦然無錢穀刑名之責讀書樂道足以自娛以年兄之才小試苜蓿又值荒僻之地山野貧生可以想見願年兄因地制宜而無鄙夸之意則心與境俱泰而躁氣無所乘之以生矣高明當不以弟言爲河漢也弟以五載砥礪一朝摧抑發憤北行半載于茲未見成效慨可知已事若不濟不免關中之行或得握晤亦未可知顧此時則難豫定耳學使者一札俟其按臨時投之年兄鶴立雞羣有目共覩當無俟弟言之及而後刮目茲亦聊以見故交之意而已嗣君玉潤并以附問

與凌聲九

猷歲未及踵候從允師悉近狀殊慰積懷曩與善勝情同一體而易簀時不獲一握手至今爲恨撫孤成立自是老親翁與不肖兩人事所謂義所當然情難自已當時慨然身任實出至誠言脫于口心豈忘之徒以遠宦西陲鞭長不及且以賦命不猶中道見摧遂使老親翁獨爲君子而不肖從前由中之語徒托空言每一念及如芒在背固無俟明示之及而後歉然也今允師吉期將屆自應分任奈力不從心有懷莫展憶去春敝親家吳準老索聘不啻再四終以空乏不能行禮此亦豈有詐乎夫生者易誑死者難欺若力可爲而不肯爲又飾詞以自文是誑允師卽所以欺善勝生平慕義之謂

何而臨事不爲是欺善勝卽所以自欺不肖雖愚自待不應薄至此也因蒙翰教遂一陳之非敢求亮亦聊以自明其心而已

示兒安世

前在葉縣從潘年伯使者附一信帶有祖母壽儀及先生束脩等五項算來該于四月初送到曾收未我于四月間得寄來家信知汝祖母以下合家平安又見汝字有用心讀書喜不可言是後又兩月餘不識近日汝祖母照常康健否懸念之極我出門不留一錢不知汝母作何支持汝母好否考期已近精進爲望我歸期大約在十月春之風雨夏之酷暑秋之淒其冬之祁寒備嘗艱苦爲人子者倘一念及能不奮發以慰親心我不在家汝當代我孝敬祖母尤爲至望癸丑七月初九日

初意到蘇只在舟中停泊因絕長昆仲極意相留故遂打發船歸我出門後家中全要汝主張我臨行所言讀書做好人五字讀書二字不必解說做好人三字內義類無窮須刻刻在念隨時隨處隨事實實體貼遵行至汝精神甚薄須養之使旺父母惟其疾之憂尤宜書紳也乙卯九月廿一日

代唐耕留候郝雪海御史

當夫子之逆折強藩而獲嚴譴也直聲震天下及予言已驗

而事無及司農公累疏上訟遂得 賜環復入西臺天下益高夫子之義而多其遇然某觀夫子其獲譴也不加戚其蒙召也不加喜此眞孟子所謂大丈夫也竊謂 國朝三十年來不愧眞御史者夫子一人而已及讀與孫徵君書又知夫子學足以繼洙泗道足以紹濂洛前所云者未可遽以定夫子也明時惟王文成高忠憲皆以建言遠謫從流離患難中聞道其後事業爛然充塞天地而道統卒歸之今夫子數月以來前後十餘疏上規 國是下切民瘼忠謀至計 當宁傾聽而仁言利溥德將下究是夫子之於王高二公其建言而遠謫同其從患難聞道同而後焉者之事業亦無不同也

某幸託宮牆深喜道統之有歸又荷夫子不棄似以為可教者敢望提示俾得門而入以慰仰止之心樂莫大焉前者紫氣東來得侍春風之坐遊荒草率惟簡畧開答是懼乃蒙手翰齒及益增惶悚比因簿書鹿鹿深愧疎節茲特遣价恭候起居而道其所以向往之意伏惟垂鑒不宣

示兒安世

吾于十月廿六到永平唐年伯正在懸望一見甚喜相待之情過于骨肉留署中盤桓四月直至二月廿四同其令郎起行來都出門半載深以汝母子為念接汝十一月十五信知汝母子姊妹俱各安好甚慰遠懷更可喜者楊先生向來從不輕易贊汝一句今來字云汝近來氣度雅馴行文有超逸之致未審楊先生知吾牽掛謬作此語以安吾心抑或汝近來果有長進能令先生許可也務益勉之努力努力指復事空手出門原無此意承唐年伯高誼不待開口便許代措一半如此人不但今人所無即古人中亦不多有但不知將來何以相報汝其志之其一半在都中亦有一二處可商然未啓齒未知如何此事若成還要到永平然後歸家大約在夏秋之交諸凡不一一及惟體貼吾意四字足以盡之丙辰三月初三日

與楊園漪

數年以來蒙先生不以主人之寒薄弟子之愚昧而儼然辱教之其所以費清心者久矣脫粟麤糲不堪為供每一念及未嘗不愧汗浹背也今以先生之庇得至友為復故步知已關情諒所色喜惟是切禱者小兒學尚未成歲考在即明年必求先生始終提命勿就他席專札奉訂幸鑒其數千里區區之誠而俯允焉選地倘能稍近尚當抵家握手以悉種種也

前擬歲暮抵家圖快晤不謂局面忽更握晤尚未可定曩者履札奉懇來歲之約誠以小兒目下稍能握管皆出長兄造就之力而弟心所敬服者惟長兄一人頃接教云竿頭之進當俟後之君子讀之不勝駭愕意者小兒不能率教故有是言猶望先生俯鑒弟心終始提命萬勿輕棄乃見至愛耳況來春定行歲考則喫緊處正在歲考以前歲考以前斷非先生不可由此言之而先生毅然不留恐乎不恐乎吾知先生必不恐也由此言之而弟之留先生誠乎不誠乎吾知先生之必以為誠也先生既不恐而諒弟之誠則翻然勃然而留焉懸父子實拜無窮之賜專此再懇伏祈台允不宣

與薛楚玉

久不悉先生近履深以為念然盛德所召百福自集可知也弟勿遽出門忽復經年家下苦況不堪回首正當度外置之

近聞復罹水患則秋收無望急公濟私二者交失雖欲度外置之又不可得巳弟生平頗以朋友爲性命而尤留意於朋友之失意者不謂搖落以來十年之內即平時手援而力救之者亦相視若塗之人且反唇焉比比而是也然至今日萬分困頓之際呼搶無告之時終得故人之力疾扶而振起之其大者固人所難巳至於今途中驢馬芻粟之資旅邸僦屋飲食之需惟故人是給適其署如歸家焉出其署如由家而出又數倍焉嗟乎有友如此豈非古今所僅見者哉甚矣朋友一道不可忽也因先生最重朋友聊復及之弟行就小草回念昔者都無是處所賴先生與右翁彰示而明教之以匡其不逮然先生不可致者也右翁則當奉之以行耳先生其爲我勸駕可乎

示兒安世

須漸川先生字來甚是贊汝不識果能如其言否讀書作文自是秀才分內事而立身尤爲喫緊我在外日久所最不放心者此也汝其體親心以慰遠懷切切丁巳三月初四日

與紀長

日望駕至而竟杳然接諭悉患目疾悵悵也前許同行甚荷骨肉之愛此間碌碌巳踰旬月刻下稍稍簿署初六日准到吳門希老姪須爲束裝屆期造宅奉邀也

復許印渚

年兄以經濟鴻才當盤錯之會宜膺不次之擢乃猶暫屈百里耶都昌殘邑衆所攢眉得之未免鬱鬱繼知年兄爲一郡領袖不覺色喜素心共事匡蒔正多不僅廿年濶別一朝聯袂爲幸也役來得奉翰教披讀之餘如親謦欬而意旨所及皆關肺腑正復他人所不能道亦他人所不可問者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從古皆然救時之道正藉年兄親切教之耳

清風堂文集卷之九

書牘三

上李副使

某以謭才承殘邑抵任後無日不以休養爲首務徵收錢米俱照司頒法馬道給印斛從前積弊無不痛除玆蒙鈞檄通行敢不益加惕厲以無負任使於萬一哉蒙諭夏啓雲一案某細查原卷兼採輿論大約當時被獲四名親供俱在無容擬議其獲後供扳各犯皆屬可疑至有戶鄰甘結者又無辜妄扳之最著者矣蒙下問敢據實具覆知秦鑒之下自能使犴狴無沉寃也

與許印渚

君家仙令能使黎赤荷鋤而穫藏金功成之日拔宅飛昇千載下令人心艷年兄步武前哲星子豈亞於旌陽耶恭逢嶽度聊以粟似麈吠俗吏惟有望仙之願耳不腆之私薄言將意統祈不鄙笑荷孰甚

上倫宜明知府

竊惟征課一事雖在主者用心而催呼之任惟圖差是賴查本縣各圖差多有用命惟謹遵法催輸者惟羅朋承充十二都圖差一味玩弛臨比往往不到今春某臨圖徵漕本役總不至圖屢喚而後到案令拘欠逋去經數日杳無一人因而痛責令其再拘數日之後又復空手回銷如此之人豈堪驅使玆値新卯審保某爲錢糧起見禁其復充另僉黃提以爲怠玩之戒比奉鈞差至縣始知本役不自悔禍反控經承胡名佐幷黃提等在臺其盤踞侵糧蠹國害民之情狀有不待照而自露者因念某凜遵　國法事事恐係親裁並不假手胥役況圖差之勤惰實關乎錢糧完欠遴選不得不嚴何物羅朋以不得圖差而即告其目中寧尚有官長耶若使衆役相率效尤則號令何自而行竊恐將來有大不可問者在執事秦鏡之下自能洞察其奸伏乞俯念錢糧重務殄此刁風或撤回憲役立賜註銷或發某審明覆奪庶法紀昭而上下

之分不致淆滅下吏幸甚

上高陽夫子

都門荷老夫子國士之遇溢于等夸載德而南維誦無極自違函丈遂越歲時伏惟老夫子起居萬福王孫于去秋九月杪履任入城一望皆瓦礫居民不滿二百家因念夫子賜詩遺民看買犢撫字即奇勲之句銳意招徠一時復業者頗多而防兵爲害趦趄不前者亦復不少刻下將搆營房以分兵民未識哀鴻可望安集否也民間勤于稼穡而習俗好訟事無巨細動輒興詞又必上控因而破家者比比王孫日夕勸諭多方誘令息爭以冀獄訟衰息而猶未能王孫初學爲令

苦無善政惟靜而存心動而見之行事總以夫子撫字一語
為儀型幸地方相與安其拙至上官如本道相待最有禮本
府始稍齟齬新歲亦蒙稱許耠陰伺王孫之無他又憐其守
耳北望門牆夙夜兢惕所恨不能奮飛以承提命伏祈夫子
不棄裁成而示之指南三千里外不勝禱祠以求也

與杜遇徐

都門重荷噓植瀕行又蒙厚貺寵以大詠每一披誦如坐光
風霽月中抵家忽聞老年伯之變悲不自禁憶自戊戌春于
金臺得展牀下之拜過蒙垂愛俯視猶子蓋三十年如一日
也雖曾叩靈一慟而絮酒未將此中慙歉與日俱積茲者敬

貢瓣香敢求閣下呼賤名告之帷側本欲作文以抒積愫而
俗冗踵至未能捉筆又不敢假手他人作套語終當屬草續
寄幸勿罪耳閣下當讀禮之時某深慮至孝性成恐致哀毀
不意復有西河之痛聞之更深慘結伏祈為道自愛不至過
情則真孝真慈無有逾于閣下者矣敝治兩經殘破荒凉之
狀難以言盡竊常奉教於君子亦惟是飲氷茹茶撫哀鴻而
馴挺鹿不敢息肩顧民力已竭而軍興旁午上派雜沓巧婦
之炊殊難為計奈何前王河臺採鉛人來獲奉手教捧讀之
下如覩嶽采并以附聞不盡馳企

與杏耕留

自去正匆匆送別遂歷歲時相去雖日以遥此心無刻不縈
繞左右在都自寄札州牧金世兄後隨於五月杪出都抵家
即經營小兒姻事隨又料理赴任倉卒拮据艱苦多端至九
月二十九日上任城中徧地瓦礫居民不滿二百家觸目哀
追撫[redacted]有民人有社稷雖兩經[redacted]朝廷之幅
幀也非年兄為古人所難為援弟於廢棄之中又安能撫有
百里立士民之上出政施令哉此弟於升堂蒞衆之時未嘗
不作水源木本之想也年兄以匡濟之才甘心高尚前闕助
抄甚為當世惜之然優游綠野享天倫之樂非大福人未易
有此弟到任已及半載無日不思遣人奉候苦無以將意遲

遲至今擬於此月之廿六日命价踵叩廿二日忽承公郎世
兄賜顧真可謂喜從天降意必有手書可當快晤而不可得
未免悒悒然藉公郎得悉起居亦無異面晤也作令之苦千
態萬狀不身嘗之不知弟株守如故而上下皆安弟之拙庶
幾無貽年兄憂此番得接公郎弟且不遣人薄具戔戔便煩
携奉兄嫂以申一念年兄知我必不嫌其簡褻也新春當專
价奉祝千春并迎年兄過敝治快聚先此奉訂不盡一切

上倫知府

黃太華強奪人妻一事案蒙執事如詳發落之批續有憲差
張相行提某隨即具文上請蒙執事允賜弔銷實為下邑扶

植綱常不小昨某遵諭發落不意張相貌邉鈞示後將應釋
之彭三彭佈人捉至私寓非刑吊拷今晨某傳請理解傲睨
不至至某欲親造其寓而始來猶藏匿二人刺刺不休咆哮
之狀難以言述及某遣人提取到案二人身手被縶頭壓石
磨云自昨暮懸吊至今兩指欲墮嗟此無辜之人橫受楚毒
堂上堂下環視數百人無不傷心隕涕即憲差宗顯榮余時
勝亦所共覩如此妄人執事當必聞而髮指者謹據實以聞
伏祈慈鑒

與張翰廷

前在棘院連袂二旬既而帝子閣中讌游半日雖闊懷如彼

樂事若此而所在之地皆足千古惟聚散忽焉不能無介然
于中耳寅翁高才肆應上下交孚惠澤所施當滿香山桃水
之間弟迂拙無當日爲上派所苦民則哀鴻差猶餓虎應接
不暇長此安窮鬪此等獨不及虔南則誠寅翁之遇亦寅翁
之福也小壻濟名世初學而所造頗不育後人秋風搖落千
里過存官閣挑燈以慰以歡今奉其尊人丹翁手書持所業
求正淵源有自當亦師匠所樂進而裁之者乎

答王懷人

不獲侍教于左右者二十餘年矣其間哭令弟之客逝悼先
生之無妄所謂可驚可愕者非耶今先生事已昭雪又有令
子能文足怡暮景而令弟溘焉閒無嫡嗣念之何能釋然也
先生所稱敝鄉四君近老已繼闇老爲古人右老近忽目不
辨黑白殊可怪與惟相老履境頗佳耳弟已甘爲世棄荷故
人高誼又復入世頭顱如許更爲五斗折腰誠屬可笑而賜
履又係殘破之餘哀鴻徧野草盜淵山二年以來拮据捋荼
辛苦萬狀境內幸稍寧戢顧日奉箕斂之令撫皮骨僅存之
民正如人大病之後舍參朮而進芒硝惟有蒿目傷心爲日
用飲食而已先生聞之當亦爲弟歎息也又無益之冗甚多
少稍來使瞻望漢水弟既不得往先生又病不能來何時握
手一吐其胷中抒數十年之契濶乎

與許印渚

步禱半月纔得甘霖刻下待澤甚急未知天意如何吾輩作
令日在憂患中安用此爲也

上倫知府

草洲一案上憲初據新建申詞都民之被逮者五十人某遵
檄行拘據訴詳白幸蒙臬臺秦鏡高懸嚴批萬欽惡跡可惡
行新建嚴提懲處并將訴詞犯證一併行提都民之見天有
日矣但兩年局騙銀價各有經手之人非面質不能對理今
萬貢生就教寧都任武舉公車北上到省之期尚需時日若
先解此一千人犯羈留省會衣食無資兼受新棍之凌虐是

未雪覆盆先無噍類矣某爲都民請命懇祈執事爲都民作主俯賜轉文寬限俟茍任等證到省之日卽遵檄起解則執事矜恤洪慈無異祝網矣

與薛楚玉

北閘先生近履清吉精神較昔倍勝雖遠違杖履未嘗不喜躍遙快也數年來好友落落如晨星時用慨歎不謂右翁又復云徂挼手教不禁驚悼欲絶吾輩交與如右翁者能復幾人顧可有溢焉之痛哉所諭向者心許之而力未能先生北之徐君之劍事頗相類今曲措以貽涵暉毋令延陵笑人先生之惠我多矣弟遠處一方家間事都不及顧涵暉近有先

生可恃無恐然大教自志五中也允師遠來未有以大慰其意惟先生能知弟心而諒之耳

答張昊東

違道範二十餘年雖魚雁無從音書濶絶而先生之清風高節無時不在胸臆間比承貴門人賜顧獲奉翰示正如從天而降捧讀之餘喜不自禁更聞長公早已書升益不覺其手舞足蹈也荒僻殘邇不能繫在塲之駒深以爲愧後乃知貴門人尚在境内因裁尺一附候起居草率不恭統惟慈照

與唐耕留

人歸接讀翰教知尊體遂和且四閱月弟遠在數千里外不能縮地奉候罪難擢髪數矣年兄高誼爲古今獨絶拜德者誠難報稱顧此區區得蒙獨契然則我輩交情自足千古世世子孫永以爲好弟已示此意于兒曹望年兄亦以此意致公郎也年兄家事弟知之最悉年兄猶憶弟分手寄札之語乎今果然矣目下尚須年兄善爲調劑語云一家安樂値錢多毋子之間切不可作一偏語正恐年兄性急不能忍耐以處此耳芻蕘之言伏惟留意鍾兄近補息縣與江陵相近季春天和由澤至息由息至荆由荆至敝治一葦可航得見顏色侍笑言何快如之敢引領以望嶽誕在卽荒城無以爲敬藉使遥祝唯年兄取其意而已

上李藿思同知

曩者晉叩崇階飫聆德誨旬日來猶如在光風霽月中也馮鼎奉差下縣違法擾民某慮其手滑心雄將來漸至多事故收其承管不敢不以實告以負執事勤恤民隱至意今旣蒙懲華復奉押取承管某若遵諭呈騐恐㷀㷀下役置身無地伏乞開其一面許以自新俾愚昧無知者感再造于有生則恩行法外吏民共頌弗衰矣前曾面請敢再肅覆唯鑒

與沈天河

燕京抵掌意氣如雲年兄高懷大度儼然在目而流光荏苒屈指忽復二十二年一别如雨昔人所以浩歎每一念及輒

喚奈何翰示正有同情也弟曩在漢南一味迂拙抵里之日朝不謀夕搖落十載歷盡炎凉藉故人之力起瘠民社而性不諧俗狂奴故態依然如昔年兄得無聞而莞哂之乎嗣君佳士一見覺王謝風流未墜頓使契濶之懷少慰但年兄養望東山久而不出甚不可解豈眞無意蒼生耶抑有所待耶弟所處荒殘不能縶維嗣君之駕草草贈行愧深五內惟知己有以鑒之

答楊覺山

曩在會城襆被官衙綢繆清讌同岑之樂不殊一氣夜半深談尤見覺山廓然無我之懷許以賜教引領至今茲承大移

重以翰示條分縷析虛懷下訊又何其周詳而篤摯也爻米一說其來已久大約俱屬虛談而無濟於實事故其勢不能不爭然則欲求息爭誠有如覺山變通之說是無踰于折銀之爲愈也誠令都民輸銀於官官爲移解則歲有定額交有定期採草者不必問主人爲草主者亦不必問採草之人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將見比隣洽和豈止不爭而已哉惟折銀之數卽望酌多寡酌損益之宜示以定額俾彼此折服遵行不致築舍兩邑實受大賜蓋草係新建之草弟無越俎之理非故爲推讓也至前乎此者之可免而後乎此者之不必禁覺山之仁足以與之覺山之智足以燭之其以爲然乎否耶如有未盡不妨示商若陶仲玉之賣洲携契而來中明價足誠世俗所謂兩相情願者今覺山旣主不賣之說民間亦有已賣之後備價取贖者敢煩追還契內原價此契卽可歸之案下固易易耳不煩諄囑也披肝奉復專候裁示并以會詳之稿賜教竊附不朽何幸如之

上署臬蓮僉事

採草一事相沿數百餘年新都兩邑之民此爭彼訟莫可遏止皆由在下者無調停善後之術在上者亦未審所以經久敉寧之法雖主和主禁而終成築舍也某去歲至省蒙前憲李公面諭須得兩縣會議妥詳始可結案一言破的此誠明

如觀火旨深而利溥德莫大焉某謬司尺土不敢以地方難處之事畏縮苟安去冬面會新建縣請商妥局而楊令亦慨然自任于臘月初二日移關到某讀其文剴切詳悉深得古人廓然無我之意某隨亦開心布誠一一備覆定議垂成今幸逢執事晉司法座吉曜新臨息數百年之爭造兩邑生民之福正千載一時也但此案先蒙差舍守提目下未奉有兩邑議詳之憲飭某與新令不便徑行用敢具文申請伏乞查檢此案勅發二邑會議詳覆某與新令參酌於下執事持衡於上晝一頒行俾垂永久俾新建不啻無益之草都民得濟有用之田　國課民生兩有裨益憲恩所賜豈淺鮮哉

再答楊覺山

比讀會詳尊稿字字曉暢燭未形之患蘊將來之福想見覺山異日立梧垣柏臺之間慷慨論列爲天下興利除害當如此草洲矣更接大移一百五十兩之議雖爲數頗昂都民力不及此然覺山調劑苦心信及勝封敢不勉從事以副大命并立碑及陶仲玉賣洲各還故物之說悉如台諭備載回關不復贅也惟是十三年以後半遭變亂勢難追補來諭寧恕毋苛又云以六年之米欲一旦積算而清之其勢不能高明所見早已及此顧覺山旣有平情之論道扶豈無仰體之懷此項倘萬不能已請照前斷五十金之例亦以五十金量償六年未了之案度亦覺山之所深許而不以爲忤者也會稿是一篇名奏議令人歎服但內有一二可商處謹粘覽以俟裁行不勝鵠候

與黃維緝

南豐爲吾家文定之鄉時時嚮往古人逝矣不可得見今之人物弟所嚮往者如吾年兄與湯惕菴謝秋水兩先生無時去懷去冬得惕翁賜過甚慰夙念第不知何時得晤謝秋翁耳蔡兄來接手示如覿色笑蔡兄金玉之品使人生敬讀其文飄飄欲仙不復有人間烟火氣爲嘆賞者久之因留署中將與共晨夕而無心出岫有意歸山弟亦不敢拂其性或作他日之緣可也因其南歸并以附聞弟處此局促轅下緬想年兄抗懷千古相去何啻天淵如乘順風時惠好音爲望

示蔣堉州高 名世

聞禾中社事紛紜自家須要主意莫以真精神廢於無用之地是所深囑至越境求益不若閉戶自精之爲愈也轉盼秋闈努力努力

賀王純嘏方伯

前締稟發行後之次日會城人來知明公恭膺　寵命開府楚封某竊在下風喜躍之私不能自禁因念明公抱援世之道負救時之才盛德感人至誠動物遂使萬民竭愛戴之懷
九重結獨知之契爰加節鉞塡撫上游出處之正于斯爲極遭逢之盛蔑有過焉由斯以觀直道猶未泯而淸議有可恃也其關係爲何如耶此某不僅爲民生慶而爲　朝廷慶不僅爲一方幸而爲天下幸也雖然楚屬則大幸矣其又何以處我西江耶此又某喜極而思不言之隱也日內正從事征繕俟少竣卽圖躬叩謹先拜稟以賀伏惟慈鑒曷勝雀躍忭舞之至

與王書年

憶昔關中締交共事極荷雅愛瀕行又煩使者遠陟關道瑤函珍貺慇懇無已古道照人迄今十七載無日不耿耿胸臆

問也寅卯之間弟將有西秦之役聞檠撤而止茲以慈蔭豈
弟之神君出守浮山鑑水之區拊循安集當必有偉績鴻猷
騰聲遐邇拭目殊擢竚立俟之若弟承乏荒陬無一善狀可
為知己道者舍親楊正老名將材也其為人沉毅摯勇而開
心見誠不事城府今與兄翁共捍一方定有水乳之合因其
行寫此契濶候起居恃有夙好舍手版而奉八行唯我知己
當不以為罪耳

與許印渚

歲序一更新禧駢集西望匡雲曷勝延跂荆南關年兄以蘭
譜夙好不我遐棄荒城度歲飽賞風雪亦佳話也茲當旋里

道經貴治擬晉叩琴堂先之以弟札諒廬山主人饒有嶺上
白雲當不吝持贈耶

復李欲仙

同譜弟兄濶絕有年今雖帶水相望而各守封內無由握晤
誦停雲之章勞我思已年兄政聲蔚起遠邇流俗又得賢撫
臺照臨于上此誠可為年兄慶王公當世大賢精明仁厚無
所不備而好善若渴其汲引之誠又貫金石弟言何足輕重
而蒙見信若此亦可以知其用心矣惟望年兄益自勉勵以
副其意弟亦與有榮施焉仲冬遣候更當為年兄切禱至交
際一說非所論于王公其所悅不在此也卜聲老弟亦曾為

王公言之未知相待若何聞年兄將往省便道武昌乞為一
問附懇者熊世兄命棹貴治不同泛常乞年兄以待老師者
待之過于弟身受台惠百倍弟處境不堪不足效也承貺藉
使附璧吾輩道義相與豈求年兄知哉

復熊元獻

前歲翰使寵及因荒殘之區不能畧盡中夜思之幾欲愧死
乃荷世兄不加督責反以掛齒弟罪更難擢髮數矣李欲老
政聲蔚然固無事揄揚弟因同譜關切偶效羽言亦何足傾
世兄之聽而過為獎借哉至世兄高才重望紹前脩而揚芳
塵此誠王撫臺之所物色而樂為網羅者蔚懷先生登高而

呼振丘山之言于前弟雖菲薄嗣當效鴻毛之諾于後誠至
願耳遠承雅貺極感垂注拜佳箑服膺高詠賜教多矣原函
耤璧并附小物二種其黃絲則此間土産也臨楮馳切

與唐念哉

前蒍辱臨實因地方窮苦慢極而去是再開罪也老姪能相
諒乎尊公大故生不能親叩特遣小兒代生泥首靈前望呼
小名而告之至前項除已繳外其未完者當于來歲秋間了
局若在老姪定有寧宇之時來取則又策之善者也惟酌行
小兒此來可申昆弟之約世世式好尊公在天之靈實嘉賴
之

與門人鍾華峯儀傑

辰之冬巳之春除夕元宵晨暮聚首恍然在目也而巳四週歲僕自抵任後日望駕來而不可得日查選單而竟遲遲甚不可解及至去冬閱邸抄乃知分符豫南大約去敝治不過千里而遙然無信使一通闊問殊悵然也唐年兄溘焉朝露不禁涕零今遣小兒代僕往奠歸途令其枉道進候并察彼地官民情形以慰僕念小兒曩從西歸經貴鄉時止九歲今成丈夫甚矣居諸之荏苒也貴鄉開後屆生的耗若何并明示之僕所處地雖荒殘不堪而悉心撫字竭蹶三載上下頗有相孚之形今日最難者無如縣令臨深履薄幸好爲之一絲一扇聊以侑緘非敢言賀也并鑒不宣

候王都御史

自吳城拜違節鉞屆指半載不覩慈顏瞻仰之切寤寐以之恭聞榮蒞以來吏畏民懷謳歌載道初政所及風氣爲之一變自非大君子抱道蘊德過化存神安能移風易俗若斯之速也北闈廷議借重明公督餉荊南彼中用兵甚久民力已竭度明公必有恤民裕餉之道迥出等夸建非常之業振廓清之功以慰　聖天子西顧之憂某且竚立以俟矣若西江民日困而賦愈急未知仁人何以教而救之薦舉一案某因黃驛道以完作欠又復擱案不行無從知有此事致奉部查蒙撫臺即時題銷仍得准薦註冊言念大恩敢須臾忘哉更有不能忘者如蘄水武昌二令羽言何足重輕乃蒙明公垂青而許示之自顧何人感與愧俱深矣京山李令高陽夫子之世兄而又所取士也其守其才可云然絕望明公留心物色之又漢陽孝廉熊正笏者某鄉榜座師鍾陵學士之長嗣才華意氣名噪一時前曾因其令弟銀臺先生介紹而見之明公某以世誼關切又蒙明公不以非葑見遺敢進一言焉伏祈俯賜嘘拂某之幸也非所敢望也歲序將更明公自膺多福謹遣下走馳候鴻禧并附家鄉粗物數種伏惟鑒茹曷勝榮幸

與唐江陵

春正曾附數行奉候知蒙台鑒自用兵以來世兄勤勞王事無出其右今復有事西徼度指麾素定直談笑從事耳尊公爲僕畏友愛僕有逾骨肉春間擬辦肩輿奉迎各吐心中所欲語令弟至署忽聞溘焉遽逝涕零心碎慘何可言秋末遣小兒入晉告奠空幃闃寂母子尚滯高都家庭之間又復不能和輯僕遠處藩濱雖甚關切鞭長不及僕之愧也亦僕之罪也所恃老世兄至性調劑令其終歸慈孝則尊公必含笑于九原無疑也僕與尊公非世俗之交今尊公不可得見吾二人當益篤世好或亦少慰尊公之一端唯鑒

與朱廉齋

闊別十有餘年中更變亂愴然永懷想同之也前歲張廣文從貴治來獲接手書捧讀之餘不覺悲喜交集弟所處無異井底不能附便鴻一通悃愫但日存胸臆間耳邇來起居定佳聞借篆名區諒多樂事弟偃蹇殘疆久而愈見其難未識年兄何以策之順風佈候不盡一切

上遲然生僉事

前拜賀時執事方辭臬篆頃見府檄知又復借□真此不足賀所賀者執事借此又將活千百人矣執事夙昔自許此某所以西望而再拜以賀也

書牘四

與湯𥳑菴

曩得奉教于大君子格言至論今猶在耳雖智□□能一一奉行而此念未嘗少忽亦未嘗少忘也貴□□□非昔比先生當世大儒天民先覺正當振頹靡拯□□理學文章忠孝節義藉以不墜白鹿書院久虛講席愚意欲白當事敦請先生設臯比倡明絕學于其間使頹靡者有所興起陷溺者有所覺悟斯誠挽回世道之一大關鍵也先生道援心切諒不以爲迂妄某日夜念此求所以救之者無如鄉約保甲二端但世之所謂鄉約不過朔望聚講所謂保甲不過歲時夽點寃成具文迄無成效某特設紀善紀惡改過和釋四簿令約正副掌之設查報寧謐二簿令黨正副掌之各立循環便于月杪繳換查核而勸懲之將以破積習而崇實事春間請之兩臺業蒙允行某親履田間丁寧告戒行之已數月矣其效與不效未之或知而區區之意不敢或怠未知有合于大君子持世之意否幸明教之貴年兄純孝人也非譾考叔所可比茲聞溘焉不祿慘結先生爲之謀窀穸某雖懸磬肘義豈敢辭但恐索以應終愧凉薄惟先生見知有素或蒙鑒原耳

答張望石

古人有言天下之寶當與天下惜之又云明月之珠不免按劍蓋言負才者之不易識而識其才者之必鄭重愛護欣幸之無已也曩者接郡司馬尺牘并扇頭新詠知捉刀者非常人是以有江浙名流之請及獲手翰乃知即我望石因鼓掌大笑自喜知言望石負沉博絕麗之才宜在金馬石渠間顧困抑之而使自鳴其窮愁騷怨之情才如望石所遇若此當世必有任其咎者然才如望石困抑既久必有殊遇知近時博學宏詞之類以發揚其文采一日遭逢遂足千古寄語望石無徒邑邑爲也僕亦知惜天下之寶而初時不免按劍今

旣識之矣而無以寫其鄭重愛護欣幸之意詩曰旣見君子錫我百朋望石倘有意乎若望石不作東歸之計僕當于入郡時圖親教雅如東歸之計已決則假道敝治晤言結契誠所願也不盡之懷統惟垂鑒不宣

答薛楚玉

日鹿鹿簿書不獲通尺素候興居者久矣吾黨名賢相繼淪喪惟先生碩德高才卓然人倫之表譬諸歲寒松柏矯乎獨峙弟雖遠處湖湘未嘗不東顧翹企慶典型之在望比者辱惠手書敘近狀又何言之悲也以先生之深仁厚德而所遭若此天道誠不可問然願先生齊修短之情平彭殤之視怡

神守一以享遐齡而集後福弟誠有厚望焉唯先生之聽之

與蔣堦州高

聞新析著此最與讀書相妨須把讀書作主不要將柴米油鹽放在心上則讀書作家兩得之不然則兩失之矣

迎查王望副使

章江拜送歲序一更依依之誠無日不隨馬首竊惟執事偉抱匡時　宸衷素眷今軺瑞來同對揚宣室正明良喜起之會則敬佇簪賡天保而歌魚麗風雲魚水之交不知如何寵遇也讀浮糧大疏洋洋灑灑言人所不能言理明義正于以華勝國之弊而沛當代之仁曠世殊恩可致足待將感大造

而尸祝者萬年也星廻福曜錦旆將旋度過金陵必謁制府此間地方利弊僚屬官評執事必慷慨論列悉言無隱其所造又豈止南昌八邑而已哉職守所繫不獲匆負弩之迎敬遣下走肅牘趨風伏惟慈照不勝踴躍

示兒安世

連日見汝寄來文字知汝能努力讀書大慰我心閱過四篇可細看之浙闈往往有超羣之作壓倒他省切勿以場屋二字墮落下乘勉之勉之癸亥三月二十四日

與莫大岸

獻歲春風初暖正擬縶維而台駕遄行勢不能承朝夕迄今

念之昨接翰示知已返棹抵敝治顧東道主人先期爲郊外之役年兄得毋訝其避客耶弟此行亦出不得已所至之地三四日輒一易山僻村落結宇復湫隘不堪極欲奉迎聆教而郎次無所不敢褻吾高賢又不能即歸握晤訊紀綱又云台旌不能久駐使弟何以爲情耶佳詠藏之行笥至草茇郎取吟哦之如覩芭笑也花山蠡水執手何時臨書不勝惘惘屠年兄奇節爲吾蘭譜中第一人弟敬之重之幸爲道念冗次不及裁答也

復唐念哉

使歸後不通音問者將一年因山川迢遞署中復乏人不能

遣一介走候胷臆間日惟耿耿乃翰使忽臨不勝喜躍知足下已見頭角甚爲先公額手不第爲足下賀也兼悉家庭之間母子姑媳融融洩洩和好如初則又數千里外五六年來禱祀而求喜而不寐者也非足下純孝所感何以致此但鄙人更願足下始終勿怠耳

與許印渚

前承顧晤甚慰懸結顧未能少展地主之誼歉也何如辱諭于義于情俱有所不能辭第數多期迫力實難辦是以逡巡不敢輕諾耳年兄以擔承恐爲署者所不許此言誠是但擔承有二說擔承俟新任携物補欸一也擔承年兄行後此間陸續代爲補欸一也由前之說不許固矣由後之說未必不許然爲數太多弟力不及此或能從減則後說可擔承也弟准於十五日到郡先此奉復不一

與曹倦圃

先生抱道蘊德名被天壤吾　君吾相方側席虛左數數以求而終不輕出其如高尚何正先生今日之謂也某行能不及中人縻于茲已六載雖所遇上官皆賢者相待頗有禮而鹿鹿噲伍自顧可愧又久不見偉人無以發其邁往之氣顧常奉教于大君子之側惟不敢妄自非薄庶幾夙夜兢兢耳有從里中來者訊先生近狀言出遊居多前歲傳軒車將至

豫章何竟不果今聞有𨇾屐匡廬之興查先生與某同爲引領也五六年來田園荒蕪不暇返顧今遣小兒歸里恭候起居敢望先生呼而教之俾得親炙先生大人休光知語默動靜超越尋常萬萬實小子之幸也依切之懷言不盡意惟鑒

與莊巨觀

比聞抗志雲霄去離塵垢黃庭一卷赤松數子直與造物者遊夐哉不可及矣風塵苦吏側身東望其爲跂仰更復何如茲遣小兒歸里特令效牀下之拜注目丹成其能以餘器見貽俾作劉安雞犬否也

示稽增漢昭蔚章

接來字知曾兒入泮甚喜前札云吾女病未脫體懸念之甚此番信上不說起想因曾兒進學喜而全愈耶此又一喜也安兒歸居停自應在宅上但不可客氣相待照常茶飯彼此相安也

與俞宣夏

自寒署睽別日屢緬想前歲小兒奉武昌寄札以歸開函若面不覺又三閱歲矣所諭令姪女孤苦無依舍弟自應早為料理擔閣至今實非自為之道頃至署談及猶作太平體面語殊可笑但舉事須儉而又儉弟悉索襄其成望吾兄力主之并致令姪勿加督過可耳

示兒安世

自汝東行北風多而且烈又無音耗十分懸念直至十月初三日得汝湖口蕪湖金陵三次信又喜一路平安但不知于何日抵家為念耳我身子頗好汝母暨新婦兒子輩俱安好次兒又聰明可喜朝夕足相娛樂也撫臺于十月初六日到任見府交相喜悅自不必言新臬亦于初三日抵任一見極荷愛重而藩司張公濬明更為契合送禮不收且云做好官的錢極難此語可與前日許浣月府尊所云不欲年翁獨為君子之言並垂千古此皆吾之知已也汝其識之祖府尊近來待我極其隆重借事將去又換新人正未知其人何知耳以上所言皆我近況之足以相慰者惟汝從來不令遠離膝下今涉世伊始實放心不下須刻刻小心以謙和為第一義諸凡高興甜言切勿輕聽凡事平心和氣靜以待之則有得而無失矣癸亥十月十五日都昌倉燈下

上周星公知府

前蒙發圖說令題跋自揣非任惶悚面辭未獲俞允受命以來夙夜戰兢筆閣而不敢下者四閱月矣伏惟執事極顯揚之美躬尊安之行大孝不匱海內絕少此昌黎所謂乾坤上容日月之光也某闇劣無所知識又安能仰測大君子之用心而為之說哉然遲之又久怠玩之咎將無所逃用是不避固陋勉就小言先呈丙覽伏祈削定示進止不勝慚恧待命

之至

與湯惕菴

去歲徵年姪來獲奉手教并悉福履固知天之有意斯人俾先覺者爾壽爾康而純嘏不衰也憶戊午冬奉教左右側聞先生言論俱關道要退而讀所著述又皆忠孝節義之文足以倡明絕學挽回風俗誠今日扶衰起病對症之良藥因念鹿洞久虛講席竊欲借重先生皐比其間覺迷啟悟庶幾周朱一綫藉以不墜耿耿此心六七年所恭逢　聖天子崇尚實學于上諸當事雅意承流具啟告虔敦請再四先生儼然

辱臨數年結想一朝適願其為喜躍當何如哉更難得者郡尊周先生探程朱之奥躬曾閔之行與先生相為倡和道之不明者將明道之不行者將行所謂千載一時者非耶篤好如某趨侍豈肯稍後顧以催科未竣少稽聽講之棹先具寸箋奏記函丈外具家鄉茶藥附以椰菓伏惟垂鑒臨穎馳溯前者天假之緣坐光風霽月中鄙吝俱消塵心都盡徒以在公言旋自幸又自恨也至祝仁者之壽所呈等於芹曝方慚京褻乃敢煩齒及耶辱惠多儀不敢當至高詠擬非其倫益不敢當然先生之教也敢不拜嘉日夕佩誦以求無負先生之明訓

與補硯耘

比奉翰教知道履康勝老親母近當不藥慰益何如至蘭孫成立自是德門之慶弟何敢貪天之功顧屢蒙齒及也畢師西逝交好益落落如晨星每一念及不勝黯愴小兒此舉差不失當年遇石曼卿遺意乃為父執所賞耶倘果以為可教幸勿吝提示之環誦格言為賜多矣并謝

與屠仞升

比聞鸞膠再續熊夢可期方深欣賀小兒歸傳德意知本生先妣節孝事重藉公言呈請旌表頃者人來稔已具題東望遥拜感並歿存世世子孫實嘉賴之顧發函驚歎者忽得惹翁凶信以我家事致兄抱終天之恨撫膺自問其何以安耶敬遣小兒走申一奠孝呼令先君之靈而告以悔歉之意至于高誼勸之五中先令小兒代弟叩謝極目孝廬神與俱往臨書頓首不既感私

與某

弟為諸生最貧最不肯乞哀于人非不欲也畏受富貴人聲勢耳故為諸生時獨無負郎前項亦係先岳與先太夫人中表至情因為緩急弟實不知也弟因恐負死者故前此毅然易契吾兄亦可以知弟之心矣頃蒙吾兄以遲遲切責弟又安能辭咎但以生塵之甑而為無米之炊實出萬難不得巳

以楊林之田賤息壤之盟而補其不足庶幾親者無失其為親乎因此產與尊產相連故爾奉納知能鑒之秋風洊至勁翮冲天日惟側耳好音為戚里光寵臨潁馳切

示兒安世

旌表事已奉　旨汝祖母四十餘年之苦節庶幾稍慰地下想到嘉興郎知之也頃安義建昌與南昌之靖安小有寇警皆裁糧之食之兵行將撲滅不足介意恐謠言相傳聊復及之我食飲如舊但畏暑頃刻不能離扇季夏不雨步禱半月幸獲甘霖今巳納禾稼課漕米矣浙中暑熱當不下西江兩賜何若收成何若憂公又不能不憂私也字到宜即收拾前

來甲子八月初三日

荅馬岸臣表兄

弟困於簿書終年鹿鹿每念 母黨至戚愛好惟尹樹百與我表兄兩人昨歲樹百兄惠顧雖荒城苦緒無以爲情而敘述幼小嬉游肩隨講藝午夜談心每至悽然又復讙然一片至情垂老更復真切頃接手翰道往昔之情述骨肉之愛纒綿篤摯恍如披面顧弟以冗奪數年來未及一緘申候負罪如山有難自問恃兄海涵或不督過耳弟㡯于茲毫無善狀今逢 聖恩嗣父母例得請貤獨此大幸度亦兄之所樂聞故敢及之然而還念本生貤贈無例則又所撫膺悲悼而不能

自持者矣兄其何以處我耶

荅門人計希深 默

僕與先公交同一人自乙卯之秋吳門分手期會金臺不意溘焉遂成隔世每一念之未嘗不潸然涕零也加以昆玉師友之誼自然關切第偃蹇百里不能如廣平南州得申其志來札云云適滋愧耳足下事 祖母盡生養死葬之誠又以援例之貲爲先公謀剞劂古孝子之用心不過如此而足下躬克蹈之此誠今日所僅見而吾黨之所樂聞者也先公遺集不知何種倘能以目錄或別名公序稿見示僕雖不文亦當勉强泚筆以附不朽先公負 不世之才未遂厥志爲有識者惋惜昔人所謂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足下努力僕拭目以望足下之飛鳴矣

與李世兄

某以菲材受知于夫子成我之德昊天罔極不待言矣所最不能忘者于某偃蹇潦倒之中垂注獨切庇佑更深某日夜策勵思稍自振拔以慰夫子屬望之意而泰山梁木忽焉與感聞信驚愕五內崩裂望北悲號迄今戚戚顧以職守不能奔哭于丹旐之前謹遣一介賫辦香寸帛貢之仙座敢乞老世兄呼名而進之不知冥冥中猶得荷夫子之鑒存否也臨緘哀涕不知所云

復唐念哉

憶癸亥夏以一函附使者寄候後魚雁杳絕日惟馳想此月之十二日趙紀綱忽銜命南來甚慰渴念兼知老年姪數千里扶櫬西歸可謂竭盡人子之道令先公在冥冥中亦欣然無憾矣及聞尊堂近狀又適爲老年姪心惻然韓忠獻有言惟不慈而能孝乃爲可稱幸善體先公之意加意感格之耳

示兒安世

汝去之夫日在道署得徐顯武寄汝書開閱皆係箴規藥石之言反覆開陳極其愷摯讀之令人心動誠夫子所謂切切偲偲者惜汝已行不及與汝面爲發明今將原書寄汝汝可

細細尋繹無負諒直之友并附一札汝可親送顯武謝其忠告求其直捷指示大約顯武所痛切言之者在交友一端而恐嗜慾審用財執玉捧盈三者則姑置之而隱諷之者也須一一加意勉之所謂布衣厮養傾險無賴之人吾知之矣去年荆棘何狀則吾不得而知也千里之外交匪人而貽父憂非孝也絕之則汝父可以無憂汝亦不失爲孝子絕之并可無負汝友矣至三者汝父于汝臨行數日丁寧反覆總不外此諒汝未必遂忘父言但須時時記憶凛守勿失耳乙丑七月三十日

與門人徐淮江功焚

六月之初二日從觀察署中得叔子所携足下寄小兒札見緘封鄭重因啓視之反覆千餘言皆苦口藥石朋友相切磨箴規今人久已棄如土獨足下能行古道如此不知小兒何幸而得之于足下也獨恨二日前小兒先已東歸不及受太教以行今值便羽將來札圈點加以評註令其置諸座右朝夕省覽奉爲典型更望足下切實剖示庶幾古人與人爲善之意慶足下不斷終始且謝且以懇也

復門人湯生有年

僕幸侍教太丘之側因得交于元方季方間耳孝先才慧甚悉乃一旦秉謙撝之節隆下問之禮自視歉然曷克當此第以道義淵源臭味自不敢外三世垂愛上下四方實式聞之自玆以往豺江鶯水遥同此心惟鑒不宣

候李都御史

前秋做親家吳掌科入廣某肅附小稟奉候想久蒙丙照竊惟明公秉乾坤之正氣爲宇宙偉人曩撫豫章未及一載而仁心惠政淪肌浹髓此邦人士至今謳思弗諼某以孤踪下吏謬叨特達之知加以國士之遇感恩知己報稱無從猶幸江粤接壤南望慈雲不啻身在照臨之下今藉樾蔭釐務郡曹馬首將北非獨龍門漸遠瞻仰惟艱抑念非明公大德深知無以有今日特于接閱邸抄之詰朝肅稟專人敬候福祉

依戀之情楮墨難罄伏惟慈照不勝馳溯之至

上周星公知府

某遭逢大賢勵精圖治于上自謂承流宣化可備驅策又將于政治之暇進請道要尋濂溪之樂處窺朱陸之異同他日附名不朽豈非至願乃備數量移馬首將北其何以爲情頃辱溫言既慨其遲重惜其去三復之下感而欲泣矣翰示又云離悰種種將錫以仁者之言此又某所求之不可得而又不敢請者國士之遇其敢不益矢罔懈以無負盛心哉皖城一案係二十年事相去已五載許今將現獲男婦二犯起解其未到各犯俱遠颺無可踪跡至波連諸人尤不關緊要以

遠年湖事拖累我耕鑿之民度執事所大不忍者文中敢乞
決絕冏之造福匪淺也

上查王望副使

某行能無似幸逢執事照臨于上俾無隕越以玉于成茲得
寸進皆荷栽植所致前拜瞻鵠首過蒙獎勵仰惟關切何以
報稱也草場一案某宜諭德意各犯皆感激涕零願早一見
天日但執事愛民之心覆冒無殊而此輩愚氓惟慮解饒必
爲鄙民所虐因是逡巡畏縮不敢即前更聞執事指莿臨會
城各犯情願會城聽審某亦于月杪赴省當親解憲轅聽候
霆鞫其原呈人犯并乞檄令饒屬解省候審庶煢煢赤子霑

沐恩慈無既矣

復湯惕菴

某未能學道謬膺民社效俗吏之所爲而有志于移風易俗
畫虎不成竊自笑也先生天地正氣濂洛眞傳雖誘掖不忍
遺于淺夫而品題豈濫及于庸瑣某侍教有年矣德業不進
吏治猶人茲偶量移益虞綆短方引領大誨奉爲指南而飛
賤下及獎借多而規訓少展復之下不自知其愧汗之浹背
已昔人所云一庸人譽之不足喜惟見知于大君子乃足貴
豈今日某與先生之謂乎冗次不及作駢語奉答尚容入山
恭叩函丈以謝

答沈器先

前月入省冀得握手快晤以慰離索不謂游屐先諸西昌次
公招飲低徊久之公事既竣稍于章江樓上凝望兩日未見
歸旌因于初四日解維頃接手書知重陽始歸此來彼往如
相避然何相遇之疎耶弟林守荒區幸而斂事出意外宜
年兄之爲弟慶也東歸能再便道一顧否弟擬家登墓焚黃
一拜即行恐不及親候福祉耳

與張鑒遠

老世兄負宏才而需次以有此遊也辱在通門不能懸一榻
以待適館授餐念之愧極乃荷存注殷殷章江作別星渚傳

書又何纏綿而愷摯耶弟自放船後頗爲封家姨所苦直至
是月下浣乃抵白下布帆無恙差慰故人大駕何時入都引
領以望小兒屢煩垂念具刺敬謝并照不宣

與謝君章

昔人所謂肝膽如雪意氣如雲者惟台臺足以當之他人皆
僞耳但台臺急人之急乞隣擔任有求必應人之求者無涯
而台臺應之亦無涯其果不負乎抑未必不負乎抑未必不
負也則償不勝償難爲繼矣是其道在擇人未知肝膽向誰
是誠慎之也大君子之用心固自有在而謬陳其芻蕘之說
者誠慮乎非其人而與之恐償不勝償而難爲繼也千里悵

瀕緘附贈言惟 垂察焉

與康盡臣

都昌非易治之邑也年翁具剸犀之才駕輕就熟可以不難項謁制臺語太遽年翁才品極爲稱善至城兵一說弟痛陳情形已蒙首肯但云亦須縣間擔任望于詳文內作一確實看語當無不允行也

與門人熊釆臣永亮

數年共事雅辱撝謙判袂依依尤爲眞篤長亭尊酒何日忘之所望豐城劍氣上冲斗牛以慰遠人亦贈言之意也惟勉之貴庠諸兄閉戶自好十年來從無一人干謁僕敬之重之方抱廣廈之愧乃瀕行時辱諸兄不憚風雪醵金公餞加以遠送搴衣痛哭此從來未有之事也自顧非薄不知何以得此煩爲我徧致此意貴同寅亦祈道懷

與門人徐遼友孟深

門下之情至矣復煩遠送積旬雨雪乃備嘗之昔人所謂風雨晦明者非耶石鐘分手揮平生不下之淚交情如此自足千古倚舷遥望成七絕一章書之扇頭即欲奉致不可得今附書役持歸轉致門下謂之愼無邑邑也春闈轉瞬幸養健翮以俟扶搖入都亦當早行可以靜攝且引領望之

與門人邵琢之師孟

門下眞氣襲人家益貧而守益堅十年交與正如一日竊爲門下計救窮無別法惟有課子成名庶幾老來安逸耳前見大君送我慟甚知其不以逆耳爲嫌則其志于學也必銳當是時宜鼓而進之則父師之責也前舟中曾昌言及此恐不能即得握晤故復饒舌門下其加意焉風雪中辱遠送并謝

與門人許平人應奇

鄙人以門下爲拾青紫如拾芥者十年於茲矣吾言而不中則文可以不論文有定論則吾言必有時而中日月逝矣門下當反三鼓之衰作一鼓之氣丁卯轉瞬耳背城借一不佞且在黃金臺畔遥望許生入壁奪幟爲門下酌酒而慶吾言之中也門下其勉之前風雪中積旬遠送且感且愧并謝

與門人石介其洪祖

前承遠送自鄉而城自縣而郡亦云至矣復至湖口又何纏綿而不已也比及分手涕泗橫流情深義篤無踰門下矣爲感爲愧宜何如也役旋附謝并令致不盡之意一扇附寄臨池神切公餞諸兄均祈道謝

清風堂文集卷之十一

書牘五

示兒安世

我于閏四月廿五到張家灣廿六日進京廿七即到部上任見三堂俱承破格愛重虛名雖無益不詔到此亦用得着也汝在家以讀書爲本須專心致志即朋友往來亦費工夫勿泛勿絕可耳我到京黃俞二年姪來拜翩翩年少眞令人羨殺因念汝年相若將來能如彼我暮年愉快當何如哉我入官從來不言利只盡心奉公信步行去今世風雖不皆然然我決意安分俟命奔競之事做不來亦不願做但此間一無

進路而費用浩繁其勢有不得不仰給于家者汝凡事宜從節省預爲不時之需之計至收租一事遇有萬不能完者不妨少寬留有餘以裕後此藏富于寔之中之道也丙寅五月二十日

汝祖父母　恩受贈焚黃之外側應易主汝可查易主禮代我行之至汝本生祖母神主亦應易　書　旌表節孝字另擇一日行可也我在京日逐多費雖汝諭家人輩要我食用豐盛些汝意誠是但有出無入稱貸甚難不敢多用其勢不得不澹泊日以二百文爲則多不過三十文雖曰儉陋亦不得不然汝須體我此意家中亦須澹無貽後悔也至最切囑者讀書之事萬勿誤家事纏身有所不暇我暮年孤立望後人甚切努力努力并要禁飭家人不得生事凡事以寬恕容忍爲主六月二十四日

與楊園漪

瀕行鹿鹿竟不及一握手殊以爲念諸孫得先生訓誨弟出門亦得放心即小兒日侍大教有所矜式弟更放心也頃接手示諭以貽謀燕翼弟誠欿然撫躬自問惶汗不覺浹背惟望先生有以教之誨切誨切諸孫幼稚未能領畧高奧之旨其所讀書中尋常粗義敢乞不惜齒芬隨時提命至寫字雖係末務然從小習之易於成功想此亦日課中事并乞留神

幸甚

批楊札示兒

句中大有意見當猛省無令爲父者受貽謀不善之名也

復康蓋臣

河朔炎歊迥越尋常忽接翰教不覺兩腋風生兼聞新政宜民益深忭慰湖濱孤邑城兵斷不可少但此儕氣習易驕恐啓將來議裁之口惟嚴以馭之不令奉差庶馴習相安不負我輩綢繆未雨之苦心耳

與宋御之

過吳門荷雅愛雖歷三時未常去胸臆間也閏月杪抵都即

將宅報郵寄歸城嗣諭令弟先生過蒙志分手書比卽面送想于家郵中自有裁答耳故友俞右吉先生負才高尚吾黨宗盟顧家甚貧有子不能靑其衿而餬口于四方前者語次承兄翁軫念故人惻然欲提攜其子置之膠庠術序中此等高誼卽求之古人亦不多有頃到燕臺誇之司空公司空公亦歎仰爲不可及擬作札令其走謁兄翁成此盛舉適因聞訃遂爾南還晤時想面商也其子名昞好學砥行有父風少受業于弟長從遊于司空之門司空甚器之比亦挈之同行特附數行俾造門而求教焉惟兄翁之命命之此係兄翁發之中心非同乞請故敢直陳惟鑒

示兒安世

倉差于初六日奉 旨中南倉在通州光棍多而獘端千萬不可究詰大約惟無欲可以免患而晝夜巡查必須多人人多則費益繁京債又不可借勢不能不取給于家中汝須于無設處中極力設處此係最要緊事字到須卽爲料理又倉中需精于算法又信得過之人汝可邀徐韻嘉作速前來此差原係最苦最難但爲人臣者義不辭難只索做去以無欲之心行一定之法精白從事未必不有出頭日子若來秋得汝一中吾在差便有體面努力努力然要守命不可聽人哄弄切囑切囑十二月十八日戌刻

與陶蘉洲

年兄至孝格天果得近地以遂迎養之志殊爲年兄額手稱慶且令服道知命者有以自慰也惟是同譜之在京邸者落落更甚于晨星知好如年兄又復建節南行離索之感其何以堪耶許世兄事年兄向極關切今乞撥一刻之冗與彭年兄酌裁數行弟雖不足輕重自應附名東末以盡吾輩報本之誠稔所勇往專此布懷伏惟垂照

復許

京華握領塵教忽忽十二載江河脩阻魚雁無從徒耿耿胸臆間耳去冬接手教兼悉使者所傳書外之意卽與同志商

確具有公函藉使者手以上惟崇照之拙稿年久覆瓿今使者傳令姪世兄之命并附請正師恩未報此心不泯臨書慨悉不盡馳切

答汪蘭谷

老年翁遭逢不幸凡屬見聞悉爲惋惻弟同岑一體傷心什倍等夸况重以選君太史之諄諄乎比至此間陰行滑消者凡幾顯爲昌言者凡幾無由晝灰知能以心相照也承諭久已留心無煩台慮頃聞鍾翁令兄將至張灣晤時乞致鄙念

復陸林士

吾黨關切旂揚豈肯出曹丘下况年兄能不畏强禦典衣自

給又實可稱述者乎此誠不足掛齒牙間也士人服官行政要與聖賢之意相符庶幾可以治民可以安不堪之境驚沙斷梗方外之學非所敢聞昔人有以曝背獻君王者是亦曝背之意也年兄其留意焉通州爲本道駐劄地文移往還必有一介時通尺素足矣尊惠斷不敢領肅布鳴謝惟台鑒

答湯惕菴

鄖陽九載垂橐而返惟親炙大賢覩典型而聆矩誨爲虛往實歸耳臨行重荷錫以嘉言銜佩至今依依在念客有從西江來者必訊先生近履僉曰康健勝前用以欣慰然經歷歲時未由緘候接諭教乃知兩蒙寄存雖浮沉俱類洪喬而垂

注殷切感愧當何如也某于丙夏抵京閒寂無事自謂此時正宜讀書學道庶幾不負大君子之期許而仕學或可兼優不謂忽有潞河之役去逸就勞日無餘晷可以旁及他務由是書記之側奚無箋奏之上陳矣又路稍紆即謝兄名流重以台函雖願見心切而未蒙賜顧無由傾倒知能鑒之也鹿洞一席非先生不能主持世道人心專藉撥正上下四方實聞此言今得重來深爲學者幸自此得先生十年提命則倫紀之極性命之原均有賴矣願先生之勿鄙夸也此意耿耿不勝馳切

復陸林士

前辱左顧適以冗阻正昔人所謂交臂失之可勝悵惘都下回轅又以未識前驅不獲遣一介奉迎抑鬱迄今也年兄敏才不露事至而義形天下之至勇皆遜焉前一見于莊頭今又試于屯甲年兄之才其誰測之弟以數奇值此由今思之反不如外吏之得自樹立也勉矣林士及時爲之至公卽負命中之才非异升之子所及倘獲附驥北上亦佳話也非所敢望也年兄垂念及此感踰骨肉矣卜梨爽朗無滓拜分甘之雅然有加無已明德所及又何以堪此哉

復堵天柱

潞河去京師不過四十里耳役役勞人苦無晷暇黃芽白雪

之想控鶴乘雲之志無與共語久置不講致令有仙骨者任自爲之益不能無少憾焉頃接手諭飄飄然有神仙之致頓令餐霞之念復萌訪道之心愈切屆指嘉會雖曰匪遙而飢渴之懷正復以日爲年耳所云俸米此細事無煩台囑也

示兒安世

今科望汝與州高甚切俱不入彀殊爲扼腕但得失雖有定數而君子必反求諸身我於制義攻苦十餘年大小考試凡有知遇其文必慊意不慊意者必不收錄吾平心而察之不爽毫髮闒非戕之罪之語豈所望于汝哉尚其勉之以圖後效可也丁卯十月十七日

答潘梅巖

憶少時從清遠九陶識先生于佛寺嗣後遠近會盟壇坫所在靡不執鞭弭以相從是弟定交之久未有如先生者也而最不能忘者峽山之遊其時先生既抗首陽之節標太古之風而甫草率意奔放其磊落不平之氣悲壯淋漓致足感人猶歷歷在目也今先生名成而品全矣念吾甫草獨有餘慟耳承寄擬表得賦家之心昔人所謂擲地作金石聲者此等是也然弟謂此等文兄可不作見獵心喜其偶然耶至上方給札孰與君之高雖老下里與日月爭光可也弟自漢南歸絕不作出山想以故人推挽勉就小草西江九載頗有移風

易俗之效所遇上官皆不以常格相待回念理漢時率以慉法平反不喜作威福是爲金剛未嘗怒目而爲菩薩亦不低眉也今量移戶曹奉差潞倉不過謹守成法碌碌無所建明反不若爲令時有利焉得而興之有害焉得而除之之爲快先生其何以教之小兒謬承獎借倘果以爲可教望進而指示焉先生不鄙夯漢昭之請儼然辱臨諸外孫實受無疆之賜冗次布復并候嘉祉惟鑒不宣

答計生

昨春道故里託子愿昆玉覓足下一談不可得匆匆就道惟切馳念接翰知移寓郡中小兒得時受切磋敦世講甚善讀書養親硯田固是儒生本色然鄙意願足下閉戶自精作破釜沉舟之計昔人所謂求人不如求已蹉跎歲月殊可惜也足下以爲然乎否乎僕至都門毫無可述者惟令表叔董方南太史睽別二十餘年不忘故交仍復謙光過當古道照人可以風世聊復爲足下告之寒齋蕭寂未有以報荷雅貺殊愧也

與方秋潭

潞河把臂甚快生平嗣從瑞雪中餞送五馬又覺別緒難堪矣臨行曾以敝同年相托深蒙慨許諒仁人用心必能始終幬覆之茲啓貴隣屬趙州判劉惠宗係敝門人而盛京錦縣

之舊令也其爲令有爲有守大有治聲不獨民至今思之卽舊上臺如邊廷尉諸公惜其才品時時見言于大廷廣衆之中今雖補下僚其志趣猶在門下雅意作人敢以敬行陳其梗概備夾袋之用或堪邀一盼于牝牡驪黃之外乎

與門人劉劭公惠宗

遠過慢去殊以爲歉官不論大小貴守其志古人云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有味乎其言之也方馬二札附到親見揚子雲爵位未足動人此書正恐未必有補耳榮行若在廿五後尚可握別錦箸二種聊志一念吾輩道義相與正不在物此意倘能鑒之也

與惕菴

去夏謝兄送到手翰欣快如奉言笑奉復以來又復綿歷三時矣先生溯鄒魯之源承濂溪之緒德偕齒進道與日昌譬人心之陷溺後性始于本初當自鹿洞始而待教澤于將來者徧天下也然擁臯比進生徒而提撕之先生之事也操鼓舞作興之權使人不自知其進于德則學使者之事也舍親邵靜山兄夙有振興絕學誘掖後進之志今春　命視學西江又適逢先生主持洞事倘所謂相得而益彰者非耶因以數行爲兩賢介紹即托舍親面致舍親爲後之學者計甚切造膝求益將來理學大行于天下頌兩先生之功不衰亦必以曾子之言爲嚆矢也夫

與林士

尊事間有好音慰甚諸凡近情切理無矯無同自然民懷吏畏政行功立最難調者上官幸留心處之

復王忍菴

自台旌行後想到如今忽于六月廿一日獲奉手書頁若從天而降不自覺其喜而欲狂也榮蒞以來所興之利幾何所除之弊幾何凡快心之事超世之舉又幾何彪炳明決如忍菴視民若子諒不肯寂寂處此將來便羽幸詳悉開示不亦見吾兩人有同心哉弟去歲奉差遄庭告竣于二月十六日回部第一年之內艱苦備嘗有不敢形之楮墨者惟清白之操一見于旗軍之勒石竟無滿洲再見于後人之交代曾不移刻差足爲知己慰耳

與何晉公

前榮行後得寄札中有感謝語閱之甚愧嗣弟量移入都見今司寇公悉年兄近履安好比時即云年兄喬木之想頗急今又越二載矣宜年兄之大聲疾呼也但近例州牧內升者一歲之內定于六月許逸老此月應升矣年兄當在明年大約此事以俸爲主別無所謂機會可乘之說年兄只安心靜聽可也地方上有好事多做幾件此是自家受用切勿錯過貴門生係楚中同宗今爲黔借材匠石之德弟且佩之況身受栽培者乎但此生貧苦目所未見更望年兄破格照拂如年兄榮升并望切囑後人一體照拂路遠心邇言不能盡萬惟珍攝以迓天休臨風懷結神與俱往

與薛楚玉

自別台顏忽經三稔爲日雖多未嘗須臾不念福履也兒禾中人來即詢先生起居知康吉如常恒用慰藉頃小兒字至悉賤內抱恙他人不能治蒙先生一劑即愈此誠文章家所謂老手獨得肯綮者非耶聞先生以高年不出戶外者一二年矣今獨儼然辱臨而拯救之此德何德又何以報稱于萬

分之一哉揀參四兩少申遠意伏惟加餐自玉以慰鄙念

與紀長

老姪空手南歸慚愧至今接翰知已部署停妥稍慰懸結仲春准望命棹以敘積想以襄新業也閩眷康吉并此附訊

與邵生

去歲曾兩寄寸函想俱不致浮沉耶近况何似大君聞已食餼甚快更令其鋭志飛鳴以必冲天必驚人爲期是所望耳

與許生

初見足下文便謂韓夫子豈長貧賤者豈知十年依然爲蘆中人豈璞之不易剖抑辨璞者之難其人耶僕顧自負具眼

不能不爲足下太息也麟鳳在郊于新令君已陳之矣

與石生

四年來魚沉雁杳心竊異之王尉兩至燕邸問近狀茫然大約居鄉日多入城日少遂至落落耶邇來想高堂健飯諸子治生足下處無憂之境可以怡悅否分手既久緬想殊切新令君豈弟宜民合邑庶幾安枕已爲足下詳言之足下可往周旋亦持門戶之一端也

與蘧友

比當服闋耶三年之內何以消遣前此葛藤想已斷却丈夫窮當益堅門下其愈奮青雲之志天下無難事也新令君真貴縣福星曾爲門下備述才品晤時當有水乳之合耳

與邵生公裳哀

睽違以來忽閱四載遥想德門讀書爲善父子兄弟之間自多樂事但山川修阻握晤難期聆焉南顧時縈懷抱耳貴縣新令尹僕二十年交也知其必爲福星無疑頃武城得澹臺單父多君子賢叔姪其流亞也已備言之平人介其并致此意於君何時入都諸郎想俱肄業安好念切念切

復惕菴

邵舍親觀學西江曾附數行奉候頃公郎三世兄來獲翰教知小戕尚未入記室也從容訊杖履矍鑠倍勝疇曩遥爲慰

快先生天民先覺倡絕學而待來者時雨之化當必有人某濫厠郎署無所建白未審何時復侍左右得窺道奧五老峰下白鹿堂前每一念及心焉往矣公郎皆翹才高寄令孫自見頭角非惟德門之慶亦吾道之光也遠承垂注慚不敢當小兒學步未成猥荷齒及終當令其負笈遊大儒之門耳

與楊園濟

夏秋之間三數月內時事翻覆有同蕉鹿此定數不足道也小孫輩不能仰承時雨之化致令先生有不屑之意蓋緣弟德不加脩無以啓廸後人咎實在弟願先生勉留教誨誠以他人不能如先生盡心溢令弟數千里外此中終日搖曳恐

汝先生所埀鑒而不忍去者乎

復高公路

辱在梓里行李之往來共其空乏弟分內事也但奉命南來喘息未定不能從厚深以爲愧台命之辱謹照前數用犒從者惟鑒不宣

復陳楷山

閒問鈌焉者一載懸念之衷惟寐忘之小兒來備稔近況且悉台有東廬石屋儘可探幽倘能一棹來遊繪水繪風將佳山水盡入錦囊也

復朱漁公

漢南定交正如掬沙見金剖石得玉自謂可私天下之寶矣不意爲有力者所奪悵惘之私迄今猶耿耿在胸臆間也分手以來忽忽二十八年雖兩地相憶而魚雁無從聞問鈌焉直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瑤函忽降喜不自禁開緘捧讀則台駕又已入京離索之感不更十倍尋常耶令弟雪崖先生弟一人交也而出京時亦竟不得一握手惟寐忘之年翁今與晨夕正如見弟無異惟是此來彼往如相避然羿澗乃爾一晤難期人壽幾何捉筆惘惘不成報章也

與王安節

讀大作令人恨相見晚雙忠祠記當斯時也一段酷似昌黎

借南范陽作點綴波致更不猶人通篇有關名教不止文之佳也來諭重鐫文信國詩詞此易易耳天齊望過談不盡

答劉藜先

僕初聞劉子爲天下士昨奉大稿窩甚乃今知劉子果爲天下士也然而未卒業不敢輕有所論定俟數日後偷閒焚香盥手以讀或有所見以質有道耳拙作覆甌已久乃蒙不棄欲爲燕石之飾不勝慚恧昨候黃俞老不值今日過晤別久敘念甚快亦擬一叩雲亭因抵水西已曛黑明日稍霽當圖晤也

拙作二尾撿出附上大稿并孝昌手卷遵命暫歸典籤異日

稍閒當請卒業或不揣固陋以蠡測奉質可也

示兒安世

前見蘇州小報十五日載有吾家報謝之語深慮不但十二不及到境并十六亦恐不能後役回接汝信乃知于十二日已安厝甚慰又云初十邊遣家人輩來此時想收拾就道小實可能來否前囑寄漢南詳議略能不遺忘否去歲三房四官遍除到署我以其不遵我言量予路費即行遣歸今聞其抱病危篤心甚憫之可及其未死贈以四金了我心上一事死後或來求助亦須資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異于凡民者乎前州高字來云汝姊一慟幾絕近日身子好未可

爲間之庚午五月初八日

答宋漫堂

風塵椎吏日與估客販夫勾稽猥瑣殊覺面目可憎秣陵雖好徒令山川笑人耳閣下名滿人間詩傳萬口自開府西江以來清操惠政更復前無古人後空來者讀豫章祀記鹿洞學規脩復前聞振興絕學警人心之陷溺復性始于本初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閣下實兼而有之仰見大君子之用心有功名教誠出尋常萬萬也敬列座右奉爲模楷所錫豈直百朋之云哉更承垂念蒙莊遠頒遣慰鴻章束帛光賁幽明自顧菲薄感愧并集矣

復胡鈞軒

同此衣帶水無由把晤西望石壁我勞如何治民必先獲上兄翁才守既卓然不同于世又得賢撫軍契重此誠大有爲之時以求移風易俗何多讓焉但須見事明決認理眞確便當放膽行去直追古人耳弟狗言不足重輕何煩掛齒頰耶日來炎歊特甚輸瞡從天披讀之際頓覺風生兩腋不啻惠我清涼散也

答黃俞郎

自文駕過吳門忽忽若有所失頃接教且知有數日盤桓抑何快也拙作久覆瓿先生與劉簡老欲爲燕石之飾不勝慚怍僕取到請正盛意不敢當且晚當叩雲亭以謝

答徐生

寅春別後遠歷五稔頃接手翰纚纚懇摯何異共晨夕耶足下好古力學不佞所心許而數奇不偶未嘗不爲足下慨然興歎也不佞好論文好闢異於人之文今足下所惠文非所謂異于人之文耶固不佞之所好闢者也然不可冗夾粗心輕下一語使者又急欲言旋因率勘先復俟稍暇卒業苟有所見卽以附上此不佞重視足下之文之意諒能鑒之

復王誠居

新墨領與標新一洗積習遂爲南省數十年之冠讀之不忍

釋手歎先生起衰之功眞不下廬陵也江閣頗堪登眺文駕何日賁臨已令灑掃以待憑欄高唱三山二水之句請以顧渚茶辨石頭城下水何如

復邵生

別時僕往吳門忽有糟糠之變戚戚至今都無好懷亥君攜手書來恍如披面不禁轉憂而喜也亥君翩翩雅粹洵非蘆中人門下可以無憂矣瓜期已遂正爾寂寂三山片月無異西江之水奈何

復毛如石

自違塵教忽忽十有八年言念伊人志之惟寐曩者魏博談

心深愧不能排解曾有斯人當不再私之語年兄亦尚記憶否乎繼聞暴客相犯遥爲慨歎今年兄怡情緣野更得蘭玉繞膝承歡三徑未荒松菊猶存人生樂事更無復有加焉者若弟潦倒江關匄稽估販其心緒可知江水滔滔碧山如畫撫案拄笏徒令山川笑人耳帶水之隔握晤無由重蒙注存甚愧瓊報何時一執手慰此離索也

答程穆倩

比者公私事集如蝟毛致阻嘉晤悵可知也石鈕佳甚但捉露之餘力不及此以歸記室臨出撫弄又幾同項籍之印矣還博一笑知當粲然也

示錢婿德延 祁年

猶憶到京後聞家庭之內嘖有煩言曾作字致意內有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幸爲加意等語不見作何脩省作何改補亡何即有盡勢竭力痛治董僕之事董僕非他外舅之僕也昔人所謂投鼠忌器治外舅之僕是治外舅也外舅之僕何罪外舅又何罪外舅之僕甘受而不校外舅聞之深以董僕不校爲是而總置之無言若是可以愧已可以愧而悟已而未聞其愧也未聞其悟也嗣後寄言或語意飛揚或句含譏諷毋寧以我爲不見答而豈以是較量歟今乃以介之推自比而怨人之屯其膏也則或甚矣夫介之推從龍者也未聞其獲罪于文公也使介之推獲罪而不言祿是固不應言使文公綿上之田豈爲不言祿而傾之罪人哉惟思之

清風堂文集卷之十二

書牘六

與張敬齋

先生古道自處弟敬之愛之非一日矣今春相遇執手定交蒙先生儼然先施又辱醇醪之惠及閱視學中州甚爲全豫士子幸顧折簡到門志喜而已其不敢具盃酒束幣效世俗燕賀之儀者誠以信先生一介不取之懷而明弟無所求之意也榮蒞以來公明之譽遠達都下竊在下風深慶豫州文治遂進于古而益信古道之可行于天下也茲啓貴治閿鄉故紳杜諱允中者弟同譜中之古人其居家居鄉居官皆卓

卓有所表見而遭時坎坷未竟其用有識悲之今合邑紳衿士庶具詞公籲請祀諸鄉賢之列度先生表章先達與振興後學之意並切故敢附公籲之後而進一言以請焉此三代之直道也非求濟其私也用忘固陋以竊附古人不負死友之義惟先生實圖利之

與杜年姪梅

尊公在海豐時事係尊公與僕面語故知之甚詳今載者是也行述閒司教兩河又教齊魯間並未有某處訓導某處教授字幸查明塡註如未曾授職可于曾祖祖父諱下改註皆不仕其餘當簡當不載皆按古法幸勿輒爲增減破壞文體

也此文作時拂蠅揮汗又公事應酬文集數日然後成望勿泛視二令弟飄然竟去常姪者催如索債亦此文佳話也并及之學使者書附到須露卩送進不必固封也催者甚迫餘不及布

示兒安世

兩孫作何令其通纔好所批禀帖可令細看其行文如稍有好意即便寄與我看汝當用意鼓舞善爲引誘正不在過嚴耳至于赴試須俟其文理通順不爲閱者揶揄乃有光彩不必效世俗之見自欺欺人也辛未五月初九日

都郊兩兒如何得他們寫得順序便快吾意助脩學宮原是

我說起的如果起工脩造即措處付渠此根本之地不比別項寺廟也陳耕玉而在我還有未盡之意聞其令正甚苦倘有意外須措四金送之囑囑八月廿二日

項見汝信上有府縣俱來往見難于與同之語又陳子鉚來拜令李德將原帖璧還閱之駭絶如此行事須大老乃可然孝感公大老而理學者去歲正在讀禮時我到江寧往拜渠收帖即來回拜相見後往還數次並未有璧還原帖之事大老且不然況下此者乎充此類推恐得罪于人多矣盍凶服守制經也易服見公祖父母者權也我不在家汝支持門戶須要經權互用今日何等世情而迂濶如此斷斷不可汝又

云令州高轉致州高亦在變中與汝一樣叫他如何措詞此等處俱要裁度合宜不可草草德延邪氣入肚不足深較更當以德感之或能變化耳十月初九日

與陸文端

蕭太守書臨別時原訂次日展成來取三日後知展成已行雖羽言未必有用今特寄上恐蹈失信之愆也榮發想在小春時候側耳嘉聲惟有馳切

與劉藜先

江左領袖劉藜先名噪海內久矣去年奉差渡江始獲定交雖相見恨晚而伊人宛在此行藉以不虛分手後殊忽忽如

有所失也新秋入洛之言能不爽否沽酒挑燈相與賞奇文析疑義引領望之程祠石刻此時諒已告竣望搨數冊見便惠貽甚感教我因風附候幸照不宣

復琢之

兩接手翰如覿面且悉康勝有加遥爲慶幸也又聞長君能治生次君能精進暮年得此何快如之然必須次君一飛冲天乃爲門下桑榆樂境耳爲善謀子所以祈天也勉之勉之晤譚生并致此意

上王文卿夫子

昨秋令姪奉老夫子手示來顧即爲部署得當之後謹作小啓奉復送至寓中而令姪已行愧恨真難言似竊念夫子千里遣書人還無隻字裁答自慚以下且不可況尊嚴如師者乎且令姪辱臨讓以賓階掛之上坐呼爲世兄玉成其所欲得實惟我夫子之故及其歸也乃不爲携尺寸之書不知其何以復吾夫子此時不得已以此情陳之令親劉君懇其便羽先致鄙意未識曾得附閶杖履之側否半載邑邑茲幸劉使之便恭致數行候萬福并以昨秋復啓附上伏祈鑒原幸甚幸甚

示兒安世

明歲場期不遠汝母除靈後即當用心揣摩爲破釜沉舟之

計可招同州高并心淬礪人定可以勝天未有專志厲精而不得者要將平日得意熟讀之文百首早夜披閱擬題經書共百個一面講究一面作文文成稍有未妥不憚一改再改必妥而後已大約文中病痛不能自知須人指出汝可與州高互相攻竄以期于成望之切故言之諄汝其勉之頁都郊二稟閱之甚喜不但志趣可嘉即下筆亦得款要我鞭長不及汝可鼓舞而勉勵之切切德延狂妄自應疎遠但至親無終絶之理若果能悔過脩好不妨因而撫之庶幾古人不念舊惡之意亦可慰汝妹不安之心此處戚屬之道也壬申六月初六日

吾所望于汝者科第也吾同年之子中者纍纍如李丹壑之父子同朝顧復菴之游歷清華而乃翁徜徉于外吾愛之慕之朝夕望汝庶幾似之今乃不是之務而作苜蓿之想豈其官足以起人敬畏耶雖至愚者知其不然以汝夙昔頗有加人之志而爲此言殊不得其解也人情莫不樂骨肉相聚而苦遠離家室今吾暴露于外者七年矣中又遭汝母之變苦趣可謂備嘗而不歸者以汝未中無替手也則是汝一日不中我便有一日不能歸之勢汝其務發憤讀書以求中爲念而不以他分心可也至州高高堂已在風燭之年亦惟猛力進取早圖得當可以娛老親可以振家聲前信令其父子到吾家讀書即此意也昨汝字有州高云云可即以吾語語之

八月十三日

三房五官到京不言躲避家難而云來領所許之物因歎不孝不慈之人反有曲護其親之孝子天道不解一至于此今其歸我又助他十金爲鋪蓋衣服路費之用到家時須訪實確然做親纔把四十金付用若無確信不可輕易付與至囑至囑外孔生單一張付五官塡名送縣轉送儒學亦稍存體面之一道也九月二十九日燈下

門祚衰薄念之心悸我自甲午後延名師殫心力欲靈運之青其衿者十四五年而終不可得至今以爲恨事頁爲催官

約一俊秀名孫必大令其保守本宗五官亦令速完親事爲似續計彼曾到家未亦帶有我字我盡我心但不知其有安居團聚之福否耳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月以來夜夜燈花甚盛意必有喜事始得汝十一月二十信知郊兒已進學喜極及至接廿八初五二信又云都郊二兒俱已完親眞出意外可笑之極此事雖有訛言萬不能免俗只該暫時接取過門俟一年二年精神强旺然後配合方是正理都兒聞已長大我所慮者郊兒耳語汝新婦好爲留心葆護至囑至囑汝又云吳家孫婦端莊靜正是固可喜至李家孫婦汝李年伯稱其至孝過人更能綜理家務誠能如此我家後來蕃昌可知但須事事更積德耳采臣字云欲與兒子完親分外求助十金其情甚哀汝祖父母面上更無別人可措處送之十二月二十四日

示都郊二孫

字付都郊二孫我雖在京時刻掛念汝兄弟五人聞汝兄弟皆頑皮不肯用心讀書汝父亦屢屢言之汝二人所寄文字又皆草率淺薄不成文理閱之使我悶悶不樂因念我一生不曾作惡不曾造孽因何有此一班不肯讀書文理不通子孫時時自怨自艾無以解憂昨月廿六日接汝兩人眞帖看至安敢有越志以違　至教不覺大笑稱好又看至僅能聽母

親教訓又不覺大笑稱好安敢有越志原是成語用在此處恰好倢能是謙抑語又是承當語極得立言之體文章一道全要聰明汝等兩句非具聰明者不能道將來做文字苟能充此自然長進汝等急須從此用心做得好文字寄來使我變憂而成喜孝莫大焉勉之勉之八月初一日

復許生

午秋判袂時深冀飛鳴不意猶作六月之息今復槐將黃矣惟勉旃詞戰勝者其在斯舉乎小兒來得手札兼悉尊慈福履與足下近狀甚慰甚慰似績之計誠不可緩然亦惟盡人事以待天以令先公之文章品行其克昌厥後無疑者芝蘭

玉樹行繞庭階遲速有時毋用戚戚也須耳好音快心握手冷曹雖劇苦猶能以一巵酒罄積懷知不訝其荒陋耳

復徐生

不握手者八年矣雞鳴風雨輒憶與足下篝燈夜讀把酒論文時歲月蹉跎俄焉老大立德立功渺然莫冤思之汗赤聞足下克自樹立卓然流俗之外其為吾道光者何限而五十猶困每為足下太息不置夫科第不足為足下重而拔茅連茹消息所係假令登進皆足下輩豈患世風日下哉勉旃足下秋風扶搖瞬息萬里為吾鄉生色是所望切不佞于黃金臺畔早擬酌酒以賀罄濶悰也賢嗣聰穎過人聞之稱快想其將來定可一日千里耶

復尹樹百表兄

未春入都以來凡接手教者三未嘗一報記室蓋不待老表兄之督過而深自訝其不恭之甚也然非故為不報也吾輩在都門者往往見日入署日中歸邸舍飯訖出報謁或客至陸續晤言或有公務或酬酢慶弔鹿鹿竟日率以為常故凡索回書者日數至不得已挑燈作答其大較也至未有裁復大約坐無索回書者耳雖然回憶吾兄第一札可以不答第二札可不必答至第三札則弟意中之事也謂宜朝至而夕作答而亦如石投水是則弟之罪也敬聞命矣志之心版然

而遲遲者亦有故焉更須面談耳

示郊孫

自汝從關上回家時刻念汝去歲聞汝進學喜極快極但進學之後更要勤讀用苦功以求大通方有進步我曾於汝父信中備細言之想汝已知道不意冬月即有完婚之事汝年十四可謂最早洞房花燭人稱小登科小登科早則大登科亦須早我在京不曾眼看汝小登科將來大登科我必須眼看為快耳前汝岳云我女最孝而能今汝父亦云兩媳德容端重皆有料理之才果能如是我後必昌汝母治家井井豐儉得宜又自甘澹泊視子均平如一常恐繼者難其人今兩

媳復賢孝乃爾於我心豈不大愉快哉前來臣字來云汝見痘樣醫者稱爲狀元痘子後得都孫字云汝痘甚好已十一朝將於十六朝獻痘神看訖甚慰但愈後更要小心褓養使精神滿足爲妙至囑至囑癸酉二月三十日

三月廿七日接家信內云汝出痘後精神未足聞之甚不放心汝須十分保養眠食之類俱要聽汝母親調度不可有違字到之日諒汝精神必已全復但全復之後更當保養保養旣足然後勵精此不易之論也聞汝媳婦聰明賢孝事汝必能敬謹可以我言告之四月初一日

示都孫

汝欲考遺才志氣甚好但汝父在京家中乏人汝二弟精神初復見汝獨自進場心中未免焦躁汝可曲意體之待來科一同進場縱有飛鳴之才暫遲三年亦不爲晩況讀書之道無窮多讀書益窮理不愈於僥倖而得之者耶若徒博觀場之名甚非爹爹所望於爾者也三四五弟可率令用心讀書聽先生教訓四月廿七日

示郊孫

自聞汝出痘之信朝夕放心不下直至五月廿三日得汝四月十九日來字內云日夜不離母親又云嗣後十分保養等語你肯服着母親聽母親訓誨吾復何憂但要常守此言耳至囑至囑汝父在京讀書甚猛吾心甚喜家中內外全靠汝母親料理汝對母親說諸凡不可過勞聞汝婦居家時甚孝想到我家必能孝於其姑今果能姑媳相好否將來便信到京可言及之六月十四日

與紀長

接翰又辱注貺邸大無以爲報奈何聞尊恙已愈可喜之極曩說九月之杪其人必到其事若何幸卽示之兵難遙度第二義徒托諸空言耳

示蔣壻

去歲聞先公之變痛惜久之度身後之事賢壻必誠必敬弗

之有悔可知也西行甚駛不及抵里一拜歉也何如事此奉唁幕不多人虛一席以俟吾壻字到幸卽束裝西來以資佐助閏月之杪佇望到署也

示都孫

接汝字知汝生一子一門四代樂何可言可善視之長來又是一代讀書人也甲戌七月廿六日

與王素臣

嗣君來獲奉手敎恍如晤言顧無以壯行色爲甚愧耳慶符一案幾釀大禍其消弭也署府頗盡厥心弟亦因此案諸生褱足不前遲至十日外始到又瀘屬不至虛坐二旬悶甚及

試諸生既少佳文而童子文之當意者亦不得一二不得已短中求長苟數語可取即亟爲收錄而缺額猶百餘名向傳川南多才不意其頹墮乃爾不勝浩歎即刻東行率筆及此知當發知已一慨也

示都郊二孫

暑中清冷正好讀書古人人品文章何者不自靜中參會得來更望汝曹時時念我家生節孝後茹荼持苦以忠厚起家處心積慮一歸于厚則人品厚而文章亦厚矣夫求其厚猶或失之薄況可不志于厚耶勉之勉之乙亥七月初十日

接汝信并新做文字甚喜我考校忙屬蔣姑夫細看細批甚

有道理汝兩人須細心理會方有進益作文之法第一要明白題目題目既明則關鍵處轉折處輕處重處頓挫處波瀾處一一奔赴自然合節題目不明則出語含餬詞不達意是問抑揚反覆筆情歌舞之樂哉汝等年少神旺當一刻千金之會努力用功文字一成則功名可必勉之勉之衣服宜厚脫食宜少處蜀之道也并囑七月二十九日

候張敦復宗伯

某以迂拙庸流忝負衡文之席自入蠶叢日跋涉于山椒水末間伏念閣下以天下第一之重望肩人間未有之鉅任海內瞻仰者如日星河嶽可望而不可即某幸在照臨之下荷春風之披拂蕭艾俱榮所愧巴蜀當兵燹之餘凋殘未復其士子皆急于治生綏祀學殖雖極力勸懲而奮志誦讀者尚屬寥寥受任素餐捫心面赤茲當解冊敬以試卷附呈台覽伏惟鴻慈俯賜裁定示之正鵠俾得有所遵奉以庶幾上承

聖朝昌明之運下振巴蜀頹廢既久之文風是閣下之大有造于蜀者無量而某得藉以幸告無罪焉允頌萬間之庇于弗衰也

與胡孟行

白下相逢便驚國士以孟行之才氣無雙也南宮奏捷未得第一猶竊爲扼腕井陘道上得大魁天下之信乃不覺鼓掌

稱快仰天大笑側耳脊巖抱犢之間亦且萬山皆應也蜀地獨殘文風頹墮士力謀衣食不皆肆志詩書網羅在抱振興未能三復伐檀之章惟有慚愧孟行愛我其何以策之乎

與唐念哉

別來忽幾二載閱邸抄總不見榮選何也每一念及甚爲老姪不解今歲六月按考達州考畢辦祭二筵一祭尊公於佳城一祭太太於本宅祭後螟蛉然後來見其人甚平常不見好處歸行語教官以尊公崇祀事乃至今未見文來僕此番苦甚不知貴鄉諸先生知其設施否遙想老姪旅中之苦更甚往昔悉索以將聊見鄙意幸諒之

示都郊二孫

我在外辛苦幸尚安健汝輩不可虛度光陰所切囑也寄來文字俱直率無情窗下所讀何書試看賈生過秦論一篇頓挫到底昌黎諱辨一篇跌宕到底此等古文豈可草草讀過不潛心理會耶此就汝二人短處論及餘可隅反項試江安得一童子三篇文字篇篇皆看得過叩其年則十五因思汝兩人才俱不及奈何勉之勉之丙子三月初四日

汝祖日逐念汝等只因有埼勞碌便沒有字寄汝等但願汝等讀書做好人吾願足矣此五字吾以之教人亦以之教家此五字終身行之不盡終身受用無窮切須力行切須理會

古人所謂黃金不如者此也暑中雖甚冷澹冷澹中恰有意思時時清閒一也可以任意讀書二也清閒便可檢身三也讀書便可有得四也如此則妄念不生下學之功成矣以求上達夫何遠之有汝等其勉之哉汝祖日在辛苦中比因觸熱齒痛稍閒因援筆書此以示汝等勉之哉勉之哉五月十五日

復李學洲

酉之冬戌之夏相隔在只尺間而不得一晤悵悵可知以吾兄之才今始頫首一邑又得此荒殘極敝之區殊爲扼腕然得共事一方私心又殊慶幸也去歲辱翰言以鹿鹿奔走未及一函相逕宏才雅度會備語之高使君逢人說項本諸至誠所愧言之羽耳豬外孫幸托門楣深沐過情之愛見與小兒書云不敢通私誼不覺失笑辱在至戚奈何爲此言哉幸勿爾也握手何時會城之行猶及待弟回署否

答姜纂文

嘉陽山水甲全蜀又有賢主人畏此簡書匆匆就道迄今猶夢繞凌雲高幖間也

與顧復菴

萬里天末闊問濶焉辱愛感戢何可言蜀士蕭條人文寥落加以俗吏之摧殘士皆短氣振興有懷挽救無術懷抱之惡

有不堪告語者三年草草極愧素餐行即拂衣而去投老鄉關倘到京華渺如天上聰懷知已相晤恐未可期奈何

與朱孝臣

春間小力還知兄尚留都門賢主人相依動定佳適可知轉驛逢滌文傳京國故人欣慰當如何也蜀空而廣揚馬三蘇空成往古年來網羅于散失之餘振起于垂絕之際者亦猶幸有人而扶搖未及其半其最佳者或反遐焉將所謂命者非耶至如惡風之飄墮衣敗絮行荊棘中者日徒手與虎狼爭千百青衿之命懷抱之惡已不可言聒涵畢當悉其詳耳

與念哉

人歸悉近履每閱選單便增愁歎如此稽延不知的於何時可選幸示以慰懸懸尊大人崇祀事八月杪府詳纔到項巳轉矣數日想可奉撫軍批行鍾華峯近作何狀何寂寂也

與門人俞涵暉炳

啓行後聞江水猶壯閱邸抄又知荊襄一帶患大水東望行舟深以為念得涪州寄札讀江水巳平舟行安穩之句極快慰屈指計程廿三四間可抵荊州廿六七可登陸也行後二旬得令郎采芹之信實為喜而不寐今遣小价之西安特以家書從報上飛寄度其到京亦正足下入國門時下馬發函庶幾開口一笑也

復吳愧能

節下輕裘緩帶之雅鈴閣風清聽佩儀型三年一日所悵鹿鹿奔走握聚甚希迨行車小息旌節又即東移晝錦之榮古今無兩雲霄之樂未足以云而津亭揮手戀戀故人珍重五雲垂問殷切東望旌旗何以當此屈指計程首春定巳榮涖咸行海外恩被鄉關為　聖天子任心膂而扞牧圉者欽和食德徧父母之邦也斯不誠大丈夫不世之奇哉遂企龍光未知把晤更在何日使旋附復順候新禧泰鏡之燭魑魅形消日麗春明固所共快掃箋并及不旣依依

復李訒齋

翰至披大選具見苦心向者校試所歷常歎巴蜀本多可造之材特以無所師承開其蒙塞為絕可惜得大選藥之庶其瘳乎辱委作序誠不敢辭稍暇當悉倣希若別諭所及得毋與作人之意相刺謬耶豈弟君子願大遠乎俗吏之為之鄙人之相期者甚厚固不俟今日也譬諸草木何敢差池幸鑒此衷勿以相違為忤

與俞宣夏

前叩高齋使人意遠雖碌碌塵霧而此心時在園林書屋間也承委序言相知如吾弟兄誠不敢自匿其醜但須遲遲耳

復陳生受

前舍姪奉手書回顧咸推烏之愛貴治為生舊遊地每欲泛申水觀化成話宿昔恐以猪肝累安邑遂爾中止比承翰貺何注存之甚也兼以史緯所惠更異尋常將來裝潢成帙又可日與尊翁相晤對何樂如之家報中并希為我一訊近祉另單錄所鈌者得即補賜感荷更甚使旋附謝不盡一切

與蔣婿

霞老令兄至具述廬宅身後之狀并知近日代為營葬半子之誼不虛矣僕推夙雅特措十金玉成之因其歸聊復悉此

與許生

春仲自吳門歸安兒云篤甫去失此良晤意足下猶當來不

謂遂爾發棹且久不得近耗甚爲耿耿頃從武林歸甫入門而使至詢知近狀甚適喜慰喜慰見與安兒書荷篤念老人意何厚也刺史君賢者能留心忠孝節義事卽其表章梓里先賢之遺書此豈近今所有宜其能賞識足下于流俗外也閱所刻諸帙深慶吾攺亭之有子其爲吾黨光者何限而益歎刺史君之賢不可及爰以一函通候道此衷幸爲轉致京闈秋戰努力圖南慰北堂耋光大前業而抒所抱在此舉也勉之勉之老夫且傾耳拭目以俟

答都昌學訓王斗澗

恭惟袁山毓秀雪谷儲精擅卞玉隋珠之譽于南中驅宋賦屈騷于腕下擁皐比而開絳帳裁成禮樂三千秉白筆以約青衿掎黜鯤鵬九萬惟安定分齋之教見程門立雪之風螽水增觀泮宮加煥某浙西凡末江左迂愚聞鴻雁而來驅善否欲權于鄉校操鉛刀而再試教化擬則于鱣堂風俗可同願率編戶而爲圜橋之聽道德可一期進髦士而成入室之儒愧素書之未將荷瑤函之先及敬脩尺一附寫寸衷

生日謝高霖蒼布政

愧荷斯文老行蜀道江山春半方自笑其迂遲鶯燕花前乃忽銜來瓊玖辱龍光之遠賁借以虛名顧馬齒之加長空然伏櫪汗顏無極銘版實多

答李隱君 名開先重慶長壽人故明壬午孝廉時年九十有一

恭惟海內耆英人間大老聲華盛矣夙欽元禮之龍門風節翛然羣望蔣卿于竹徑當其無心出岫人識孝廉之船泊乎立意垂綸山臥邵公之雪惟物輕則已自重斯身隱而名益高閒閑十畝運經綸於堀泉灌園之中落落九州存文獻于碧水青山之外然而事關家國非徒痼疾烟霞義在君臣豈曰陶情丘壑節因貞苦倫以身肩所以酒漉東籬人莫窺其涯涘經傳濟上世共仰其孤芳也某鹿鹿凡才魚魚末學幸入子雲之里深慙伯業之知雖爨火收琴固期無負而色絲辨石豈必皆然所賴江左名流發清言于握麈潁川耆碩示

音響于洪鐘豈其甍露非遙竟使驅馳自阻望里門于通德鄉是鄭公違高跱于南昌式慚仲舉房皇一刺心以虔將迨遁千山情惟遥結乃荷不麾門外曲鑒牖中白地光明錫雲霞之錦句五章璀燦示織女之機絲遂使時後丞嘉竟得音聞正始沉思昔盛彌望今與第訝居士頭銜謙殊過甚亦擬鄭侗趙璧意懼非恭報不成章竟遲遲以隔歲星言夙駕更忽忽而重來遥訊興居側聞休暢用脩小札敬候德隅并附尊稱以歸記室他時一棹或相尋于剡溪夜雪之舉賜定不拒之花徑柴門之外遥瞻紫宇敬寫素[illegible]

舊典二甲進士皆留爲京朝官其出爲推官[illegible]戊戌科始
而我友俞子道扶得漢中郡同人皆謂道扶[illegible]經術重
于天下卽不得館閣亦庶幾雍容郎署顯至[illegible]拾遺補
闕禁近之臣乃洞以吏事辛苦風塵中況漢中古梁州地介
在雍盆閒吏民好鬬很狙變難以德化且　朝廷重刑官之
職每季瓌值幕府凡全秦生殺出入之權是視其重大較他
官十倍又秦蜀楚滇黔天下之半巡按茶馬使者耳目心膂
惟漢中府推官是寄商民之疾苦惟漢中府推官㗼咻之
賴且漢中夙爲親藩駐兵重地今藩卽移鎮滇中其部曲婣
婭之魁豪尚未盡去吏民未得休息也道扶至則勵手稜剔

心計剔垢弊問痾癢先革除茶政諸大弊歲蠲商民額外橫
征之費以鉅萬秦人大悅以法繩藩之部曲魁豪不少寬假
民依怙若家之有嚴君以誠信豁㾗乎于上官上官視之如
左右手其聽訟折獄一矢之以公平引科條酌新舊規之以
至當無過入以求媚無沽恩以失出讞成而奏之大官悅服
卽死者亦俯首稱不寃如此者數年漢中大治全秦亦大治
其歸也襆被蕭然圖書數卷而已其在秦凡行旅巡視登眺
典禮之詩文以數百十篇計而寻讀其所爲聽訟之讞辭尤
備尤嗜之勸其早授之梓以問世益以世之所爲文章者皆
文人所自以爲文所以娛心志悅耳目則得矣而於斯人之
憂患情狀漠然不相入焉文雖工其于經術之本指抑小且
末矣道扶不恥外吏不畏嚴郡不避劇職殫心竭力求無過
於執法之官而又不悖于好生之德讀其詞而歎天下之文
章殆莫有大于此者也舉其大以矜全斯民之命而後以其
餘力從事于小且末者若文人所自以爲文之事則道扶之
不同于世之文人遠矣是爲序戊申臯月同學弟漸川遺民
俞汝言頓首撰

漢中錄序

關中文太淸萬曆中所稱西極才子者也其自序文集有曰吾獄錄有曰孔邇錄者皆其官中州東州時聽訟之語公謙而譏之自謂集中之文盡心而立誠者莫多於此也其友王季木顧以爲疑虞山錢先生以爲太淸他文未必皆合於古若其所存獄語則皆得古人惻隱哀矜之意其文必可傳予所聞於前輩如此我友曾子道扶爲諸生孝廉時旣以詩文傾動天下及爲漢中司李數年所部大治其聽訟也旣無敢以無情之辭恍公其承上官委發而制大獄判大疑也則又數語立斷不激不隨俾上下皆悅服而誦公神明不衰以予

所聞秦中人皆謂曾公乃吾鄉之文太淸也及旋里而讀其序中諸獄語竊以爲太淸吾獄孔邇兩錄尚多俳耦粉飾之詞不若道扶潔淨精詳曲而達婉而摯陰行其尚德好生之意於科條擬審之中蓋文章莫大於此矣夫文章以經國爲大經國以聽獄爲大古之仁人君子必盡心焉舍是則雕蟲小技而已況漢中據雍梁之交其人剽悍善黠爲司法者稱職固難三秦形勢又冠天下其人輕生善鬬案牘之積多矣上官既奇道扶之才所委斷又獨多人或以道扶夙以詩文稱者以案牘剖決得無患其繁苦豈知道扶即以是代詩文不朽之著作也宋人稱歐陽公文章韓魏公政事不能兼殆非篤論當日韓歐蘇諸公敭歷中外其政事之文章多卓然可傳者具載於集讀者自見之也吳江同學弟許東拜撰

公移一

申革盤茶陋規文

為懇賜憲飭勒石永絕陋規以清積弊以申茶法事竊惟清而不濁者服官之大義公而無私者奉職之恒經故朝廷立法首在懲貪而臣子矢志尤先自潔斷未有積弊相沿因以為利不即痛革而猶可靦顏立于民上者如推官之設專司刑名而漢中則兼理茶法原其委任初意實以執法之司藉為彈壓故商茶未至督催焉而已耳商茶既至盤驗焉而已耳商茶既盤督運焉而已耳非有所利而為之也乃法立弊

生遂有所謂舊規者每引六分計每年盤引不下千金自有茶法以來浸淫至今已為成例嗟此商人奉　朝廷一片紙入山買茶或蜀或楚漢中一盤葦昌再盤而交五司自採辦以至運納往返幾及萬里水陸殊途虎豹波濤之險舟車驢馬之費尤可想見當斯任者將軫惜之不遑而顧箕斂以自肥也有人心者果如是乎自是而商之力絀矣自是而拖欠不免矣自是而督催不前矣自是而法不行于商矣是則所以壞本官之名節者固重而所以誤　朝廷之茶法為更深鉅也職自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訪知此弊不勝駭愕遂于四月初六日刊示徧諭已經禁革前弊在職衾影自矢必不敢蹈鮮終之咎而未奉憲章數年之後恐踵前弊伏乞憲臺准賜嚴飭以後凡有借端科斂復索舊規者立時參處更懇勒石以垂永遠則商困甦而官方肅將商之世世子孫咸食憲臺之德而後之有官責者知所凜而不敢自干罪戾弊絕法申豈小補哉緣係革弊事理擬合具申伏乞批示永禁施行

禁革行戶名色狀

為嚴禁行戶請憲勒石永禁以甦殘黎事竊照秦地貧苦民生阨險由來舊矣漢南困阨較他屬為尤甚經兵燹者凡四五次供芻糗者且數十年筋力已盡流移接踵皮骨僅存呼

號無路今者重兵南徙休息可期力農作苦已安耕田鑿井之常而市井閭閻反有日衰之勢則行戶之累未除也夫行戶之所苦者一曰取用一曰借用取用者空票支取另立官價候領無期兼多扣除即能給發不及什五借用者齎物伺候既稽時日及至領歸遺失更多雖云補價不過口惠甚至四境不產者遍其轉買登臨難至者督其搬運行商失業坐賈破家家愁巷戚比比而是所由然者蓋緣兵興以來供應稠疊相沿成習勢不能禁今漢中文武大小衙門不及十處咸荷地方之責均有恤民之心顧此殘黎呻吟未息誠不忍以行戶重累小民況煌煌憲禁凜遵已久但及今不更加申

飭招示來茲則積弊恐絕而復續今據馬喜文張自孝等連名陳請前來竊謂官之于民猶父母之于子子方顛連爲父母者必求所以安全之不能安全而反困苦焉安用此父母者爲今漢中之民亦極顛連矣裁革行戶誠安全之一端也請自今以後文武大小各衙門一切服食器具俱令現銀平價易買不許另立官價短少時值至公私宴會俱自辦用不許着行戶安置鋪設借用各項等物其行戶名色一槩革除如有仍蹈前弊者或係訪聞或經告發許不時揭報立賜叅處仍乞憲臺嚴飭漢中各屬勒石永禁則關南赤子有更生之望而憲恩流于千萬禩矣爲此備申

脩理棧道告成狀

爲棧道工程已竣急公員役可嘉謹報成工兼敘勞績仰祈委驗奬賞以示鼓勵事奉憲檄委職會同李叅將設法鳩工督脩棧道隨將頒到俸銀若干兩僱募匠工并分給馬夫塘兵人等于某月某日起工至某月某日告竣其脩造之法悉遵憲臺指示之方暨職所詳未議大石之當去者悉已擴撥沉江小石之宜平者亦經積沙成路其泥滑險道除無旁徑可通者以沙易泥令其滲水不致仍前淤濘外凡有別地可開作路者盡令斬除荊棘改作通衢至于極險極隘之路前人未經鑿闢者悉經縱火焚山石之以醋無論近火之石盡變爲灰即去火甚遠高出數丈外者亦因山根盡爛壁立無基隨經崩裂下墜隨崖者隨崖沉江者沉江從前鳥道羊腸變爲周行大路誠如憲檄所云可以聯騎並肩而行矣一時行路之人無不歡呼載道皆謂憲臺一念之仁遂爲萬姓黔黎造無疆之福至于形勝復脩巖疆永固使後來兵馬錢糧可以朝呼夕至無畱難險阻之虞者則重臣憂國之心爲之頓釋當自憲臺始矣茲值成功理宜報竣所有急公員役除叅將李承恩悉心調度協力趲催使百世永賴之功成于旦夕例應優奬示勸外尚有冒險督工諸員役均在分勞共事之中今特開列職名伏候憲臺分別奬賞以爲任事急公之勸

舉洋縣節婦李阿白宜旌狀

看得女行有二惟烈與節爲烈婦難爲節婦更難如洋縣生員李作樞妻白氏者眞節婦也以十七歲未亡人撫六月孤兒且以懸磬之家朝不謀夕能矢志靡他久而益堅又教子撫孫不失箕裘今行年八十五矣其間茹荼履患艱苦備嘗者七十年始終不易其志其苦心忍力有什倍于烈婦之所爲而從容守志自十七歲始則又爲節婦之所難爲者誠可以風天下而立當世之準職先經訪問最確合以縣申輿論足當盛典伏乞憲臺勑賜匾奬仍行該府照例查申轉請彙

題旌表其于世道人心實爲萬幸

釐正南鄭縣衝荒開墾冊籍狀

看得南鄭縣有主無主荒地共六十二頃五畝九分自順治九年至十六年五次共墾過地二十八頃六十四畝三分三釐尚存荒地三十三頃四十一畝五分七釐稽之全書則曰有主荒地無主荒地考之縣冊則曰沖崩沖崩之內大約眞者十之一二僞者十之八九督催開墾之令雖嚴亦當斟酌開報乃不論眞僞槩舉而開諸開墾招囘之列此其可議者一荒可開墾而衝不可開墾原自不同上司催督開墾該縣以衝糧開報自宜張示合縣使明知衝私而荒公眞衝不可

開墾而僞衝自可開墾則人無異議今止一荀一京爲政而人不知其可議者二最可駭者向日衝糧戶有定額畝有定數今一槩開墾則照原戶原畝開載入冊庶糧無增減之弊今荀一京所造之冊或原糧不過幾升而忽登數斗或原糧尚多而所開殊少或原糧甚多而姓氏俱銷包藏禍心顛倒冊籍視衝糧各戶眞如几上肉矣此生員馬士純等之所以連章控訴也及奉憲臺行究荀一京始有編丁合戶之供照舊更正之說使士民不控憲臺不究則糧少而開多者終于多糧多而名除者終于除矣縱當日造冊匆遽未必因賄上下而陷穽既設將來毒機一發開荒謬冊非食壬利孔乎憲臺顯有朦混之諭眞灼見此輩肺肝矣總之開墾一案以十餘年蒙恩蠲免之糧一旦編入正額向隅之泣已不能免況中實有問之水濱者而復加多於少損此益彼其何能免于環起而攻之也荀一京身爲總書不論眞僞不示通知多少任意開除舛錯應重擬以謝闔縣士民查均係有主之糧又確無槩指應照隱蔽戶口律問擬然法有盡而一京之罪無窮爲地方杜將來之害莫若照原報衝糧冊對造開墾清冊一樣四本請憲臺鈐印一存憲臺衙門一存本府一存職廳一存該縣則初次舛錯之冊雖違藩司而蠹役不敢據以肆姦矣

勘明南鄭縣懸糧狀

看得南鄭縣之有懸糧也里書爲之也里書爲誰則原告王三保之父王三重雷占鰲張友昇張光祖高國瑞之子高捷等以及王洪論趙君恩張和義王添義王加業余洪枝等也受賄多而永不編者名爲絕賣受賄少而遞年取者名爲承糧二弊興糧之所由懸矣南鄭自明末以來二十餘年里書雷占鰲趙君恩等乘版籍散失無可考據恣意作奸以賣糧爲生涯傳爲世業十三年以前懸糧遂至五十四石八斗有奇因而灑派民間額徵丁條每石多至六七兩軍興差煩民不堪命十三年間前任郭知縣嚴究弊源將置之法十八里

書手王三重等遂將原欽額糧各自認完在案郭知縣以糧有歸着遂不深究此誠各里書本心未盡澌滅郭知縣以人治人之良法也所可惜者因占鰲君恩等巧于哀求遂允其每石編銀九錢四分之請按其數不及民間七分之一蓋照糧編銀天下通義使里書不當認則九錢四分亦宜捐去使里書當認應照民間一體派徵令里書懸糧肥己歷年大有所利而完銀不及民間七分之一是認糧之名里書當之認糧之實民仍代之利歸里書而害徧闔縣其何能免士民紛紛之控也前任本道崔副使因闔縣奔訴洞鑒弊源總由里書里書既已認糧編銀自應畫一既不虧額又不病民法無

善于此者諭縣照民戶均派此十六年總書苟一京所以有每石五兩二錢三分之編也是時十八里書手俱俛首無辭其以增銀詐按憲者獨王三保等五人耳里書二十餘人未嘗上控而上控者獨此五人五人亦未嘗爭糧不當完而但爭編銀之多寡則五十四石八斗有奇之糧卽各里書所懸之糧宜伊等認完也不待言矣五十四石八斗有奇之糧里書應認而無辭則糧不得獨輕宜照民戶派徵又一定之理也今研審雷占鰲等俱稱前每斗止編銀九分四釐十六年分苟一京管總一槩編銀五錢二分三釐意欲量減故此具控苟一京供稱十四五年分雷占鰲等每斗原止編銀九分

四釐合縣士民不服呈道行令照民戶一體均派因此編銀五錢二分三釐蓋起解存留各有定額此減則彼增令占鰲等求減則必增之民戶矣減作弊之里書增奉公之小民萬無可行之理況懸糧不出此二十餘人前既認完而編銀少故懸糧終于不出今以民例一體編銀則知所創懲而糧亦將漸出不致終懸矣此編銀照民例之無可議也所可恨者清查一說所以剔弊苟一京懼里書之控遂援舊總王從周爲清查總書自王從周身任清查無印草簿出自袖中有無任意顚倒憑心而里書趙君恩王洪諭張和義王添義王加業余洪枝及原告里書雷占鰲張友昇張光祖等爲算糧書

手假借風影陷害無干苟一京以戶書通同犯科身總其成是役也衆惡居奇攘臂爲奸三年之內前後四次混開認糧花戶一百八十三人認去糧二十四石四斗一升八合六勺六抄五撮職親提各戶逐名對質審實應認各戶共一百二十二人糧十五石三斗七升四合七勺八抄七撮又別案查出應認二人糧一石六斗審虛應豁各戶共六十五人糧九石三斗四升三合八勺七抄八撮其應認者大約卽里書向日所懸之糧或自承認或令本人認歸其應豁者皆係無干或逼令投遞認狀或里書賄投認狀呼天搶地含寃而莫訴者三載于茲矣總之此案一日不結則南鄭之民一日不得

安寢合無將各里審實應認者卽補各里原缺之額未補缺額糧三十七石八斗三升二合二勺七抄三撮仍令原認里書先納其編銀總照民戶一體均派庶協公論而順輿情至于認糧各戶前有自首免罪之憲詳免究可也若王從周等一十一人算糧作婿合縣切齒本當重擬以快羣心但查律無正條又無告發之贓姑擬杖懲并請祈示其審實應認并審虛應豁各花戶冊二本請乞憲臺並賜印鈐須發存案庶奸役不致更滋弊端而闔縣小民均沐再造矣

覆勘南鄭縣懸糧狀

勘得南鄭缺糧五十四石八斗零皆係里書懸隱莫可查詰斷令里書均認者前任郭知縣也與民一體編糧者前任崔副使也二說洞悉奸弊卽以人治人之法確不可易迨後有自首免罪之批該縣遵行間經承荀一京與里書王從周等借清查爲名奸弊百出職親提逐名對質審實應認者一百二十四人共糧一十六石九斗七升四合七勺八抄七撮先儘抵各里缺數其餘仍着里書認完以絕乘機妄報漁詐累民之弊今該府雖議適有奉文清丈俟丈出補缺然未丈之前其糧皆屬正賦未有着落則起運缺額又恐經承里書聞風擾嘈而闔縣小民仍前不能安枕此紳民所以有俯從原斷之控誠謂此案一日不結則小民一日受查糧之害也今

缺糧尚有三十七石八斗三升二合二勺七抄三撮相應呈請憲臺俯從輿論准照前議着落里書認完先結此案以息民害嗣後如果有丈出之糧准補里書認完之數則逐年糧額不缺而憲臺起弊之恩與懲奸之法並垂不朽矣伏乞憲臺批示以憑知會該府遵照結案可也

勘明沔縣丁銀宜隨糧行狀

看得賦役均則民樂業而富庶可期賦役不均則民偏苦而流亾日甚此必至之勢也沔邑丁糧誠不均之至者矣或糧數石而一丁或糧十數石而二三丁或糧數升而一丁甚或無糧而有丁或有糧而無丁推原其故總由積書上下其手富者巧于夤緣因之糧多而丁日減貧者無力周旋因之糧少而丁日增毋怪乎沔民之存者之皆有去志而去者之不復返也憲臺誠欲使沔民之去者歸而復業存者守而勿去則朱起鳳等丁隨糧行之說誠捄時之急務也職在地方久稔悉情僞請得而論列之丁不隨糧有三弊焉丁差之法二十上丁六十下丁今則耄耋不下強壯不上其弊一丁有死絕者開除占之制也今則素封之家多絕戶窮簷之內有賠丁其弊二糧多者爲富民糧少者爲貧民今富者既多倖脫承差者俱屬窮黎或逃或欠下累里甲上礙考成其弊三丁隨糧行有三利焉令糧編丁可以意爲增減若一槩從糧起

丁則買田者糧增而丁亦增賣田者糧去而丁亦去永絕包
賠之苦其利一就丁論丁弊端百出若照糧編丁則歲有定
額富者無所庸其力貧者適以得其常一清吏胥之弊其利
二丁與糧分則無糧之丁無所戀而輕去其鄉丁隨糧行則
丁皆有土有所藉而不致流亾里甲不累考成不礙其利三
去三弊而得三利計無便于此者蒙憲臺并發各詞面訊李
登龍馬伸何苟惟漢等俱云前詞雖列姓名其事初不與聞
情願丁隨糧行永絕大弊當堂具結存案查漢屬城固縣于
明季崇正八年據鄉紳張鳳翮等條議丁隨糧行南鄭縣于
順治十三年據鄉紳李聖翼等亦條議丁隨糧行俱申詳院

道批允遵行民至今稱便褒城亦然沔縣土宜與南城褒三
邑無異誠宜援例踵行垂之永久將見賦役均而逃亾歸五
里殘黎皆攘臂而樂業是則憲臺一勅行而沔民受再造之
施漢水雖廣不足喻憲恩矣伏候憲臺批示遵行

勘定油浮湃水口狀

看得油浮湃為五門堰八湃之一而上板堰陡渠堰則又油
浮湃內之上游下流也湃內田三千三百畝自上板而下為
堰凡六灌溉之利其蒙業相安者蓋自有此堰以至今日矣
尹官等因昨歲亢暘怨澤不下逮倡照夫使水每夫一寸四
分之說汪養龍等遂以變壞古制紛紛訐告念係　國稅民
命所關非親歷閱難以定案因單騎躬詣六堰查驗向來水
口有用石條者有用平木者上板堰水口六尺七寸其東渠
并余福洞其二尺三寸西渠一尺八寸五分皆係古制渠頭
許輔等堰長田世祿胡義等衆口一辭即尹官亦供向來如
此也則西渠三寸五分東渠七寸八分之非古制明矣即尹
官等陡渠擬古制原係二尺三寸東邊南渠亦係五尺東邊
北渠亦係一尺六寸西邊渠亦係一尺一寸若以上板堰兩
渠舊制為汪養龍等私增則陡渠堰三渠又誰為增之而寬
濶若此乎至每夫一名水口一寸四分之說稽之水冊既不
會載繙閱夫簿亦無此項尹官等詞內據以為證者堰長田

世祿并徐典史工房左元贊也乃田世祿供云不知徐典史
謂出之尹官等之口左元贊亦供不知及細訊之尹官且更
茫然夫油浮湃水田凡三千三百畝其間廬野而托業者嗷
不仰望此水以稼以穡輸將于是乎出俯仰于是乎足顧以
數人無稽之論一旦變壞古制爭端一起數世不止誠非地
方之福也蓋古人立法自有深意若非盡善何能經久今據
各渠頭所報水口舊制合之輿論尤宜遵守尹官等私意紛
更本當重擬姑念悔過均杖以警汪養龍等所稱上板堰正
湃水口原係四尺八寸為尹官等添夫加增一尺九寸今審
相沿已久又無鑿據姑照六尺七寸不許再起訟端查六堰

上下各渠水口或係平木或係石條今議除去平木俱用石條悉照古制尺寸底用石板高低悉照本堰不得過低盖上板等堰在上陡渠堰在下旱歲不無偏苦若上下渠口渠底修理無弊便可永息爭端另造舊制水口冊一本仍請批示勒石堰傍以垂永久爲此備申

勘定春省堰水口狀

看得韓一道等永利堰使水人戶也先年堰崩入漢合墹驚惶請之當事買地鑿溝引羊頭杜通二堰剩水以資栽插建堰曰春省盖五十年于茲矣二堰之人初無間言也生員張際會杜通堰之一戶耳居近堰傍潛掘地而東注使流水邃

門于張生則得矣其如九女墹數百家秋收無望何此一道等所以有酷殺萬命之控也蒙憲批發遵即親詣踏勘春省堰在羊頭杜通二堰退水溝上舊址依然不可泯滅雖九女墹田得藉灌溉之利而于二堰實無纖毫之損張際會之掘之也不過惑于形家之說夫石人之田而求富貴吾恐富貴不可得而際會之心田已蕪穢不治是誠可憂也已今議令韓一道等將春省堰脩築堅固下用石條上甃以磚其杜通堰退水上流不許際會阻塞仍立石堰上永息爭端至掘堰之事張欽原未與聞特以軍廳書辦水利在其掌握不免大言故爲一道等併控而事從典利起見相應從寬免擬

商茶違限贖鍰宜免狀

看得茶法有官商之分曩者官三商七今則官商各半商力爲已竭矣小引商人力微而苦較劇則凡可以撫恤之者不可不急爲之所也查近例小引商人于漢中盤驗時按其月日如違限期擬笞折贖至司交茶亦如之此官茶擬罪之大槩也商茶盤驗違限亦如官茶擬贖運至該州縣發賣亦如之此商茶擬罪之大槩也今小引商人馬騰霄等合詞籲請除免商茶二罪蒙批查議此誠憲臺洞燭商困而急爲撫恤之至意請爲憲臺議之官茶者公事也商茶者私事也大義先公而後私故不急公者有罰凡官茶未盤不得先盤商茶

盤驗既後于官茶則至州縣發賣必遲誠有勢難依限者恒情之所以自爲者無所不至故商茶之至于違限者勢也非得已也官茶違限者罪之所以儆凡爲商之不急公者天下之大法也商茶違限者免之所以憫凡爲商之不得已而不自爲者天下之大體也嗣後小引商人商茶違限其盤驗并發賣州縣應槩免擬罪至于官茶違限仍照前例相應呈請憲示永爲遵守爲此備申

鳳民供應宜歸六驛狀

看得皇華駐宿上司經歷其坐司中火歇宿等項自應該驛支應天下之通例也以驛所應盡之事而累及民間誠爲不

便況荒山深谷十室九空如鳳縣之民者乎此罷䲶龍等所以有垂憫極苦之控也查兵燹之後鳳縣六驛倒廢支應無人而節使絡繹有難措手不得已令里民暫爲支應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豈意後之管驛者非由部選皆無籍棍徒不肯承認百姓雖欲卸肩而無從相沿成例遂至於今此誠不可不急爲裁革而歸之驛者今後自黃牛鋪至武關如坐司中火歇宿等項俱令六驛支應據詞稱支值銀六百四十兩遂移牒本府回稱止有支值銀四百兩前銀自應該縣領給各驛支值仍乞憲示刊石永禁不得仍累民間則鳳民得以蘇息而憲恩直山高水深矣

馬房脩理宜歸各驛狀

看得馬道驛去縣九十餘里居民劉應強劉幹學張宗儒等向有脩葺察院借用桌櫈以及馬房巡更等役應強等以山溝窮黎不堪支應遂各具訴蒙發職查今據應強等供稱脩葺察院借用桌櫈義不敢辭惟驛遞馬房夜晚巡更懇乞除免職復細查如察院係草葺房舍即有損漏隨地刈草最易添補去縣既遠桌櫈之類難于携取勢不得不就近借用此誠應強等所願應役無容再議若巡更一役係本省上司與夫別省督撫按經臨始有本省上司與夫別省督撫按一歲統計多不過五六次遇晚巡邏亦地方之責似難議除獨驛

遞馬房與百姓風馬牛不相及徧地皆草徧山皆木驛官率馬夫采取而脩葺焉特一舉手之勞耳安得驅吾民而役之也除前項仍舊外合無請乞憲臺嚴禁將來脩葺馬房不得仍用民力傷民財有犯此者揭報叅處棧中各驛并乞憲臺徧賜鈞示以絕積弊則山溝窮黎額手無旣矣

申據鳳縣周知縣詳請署官狀

看得鳳縣處荒殘萬谷之中六驛衝繁民力艱苦非長才肆應未易措辦知縣周名拮据三年撫綏得當期將報政竟以水災降調朝聞部檄夕請辭官蒙憲臺憫恤賢能憐其罣誤慰留交代但本官雖勉強宣勞懇辭仍復再四今以夙疾頓發委實難支恐妨政務亟請代庖職不敢越俎代請據稱業經具申憲臺故敢據轉爲此備申

申據畧陽徐典史妻阿杜請扶柩先歸狀

查得巳故畧陽縣典史徐之章被趙四凌辱氣死先爲勢管兵丁打死職官等事蒙按察司奉督撫二院駁行到職覆審巳將趙四問擬依軍民人等威逼本管官長致死爲首者比威逼期親尊長致死律絞罪呈詳本司轉詳奉總督部院白批趙四以汰兵怙惡恃力辱官致徐典史忿怒以死律之威逼繯首何辭焦五逃差階禍重杖不枉餘俱依議仍候撫院詳行繳又奉巡撫部院賈批趙四依擬監候會審定奪焦五

夾杖發落古誥等如詳免議仍候總
督部院詳行繳各等因隨蒙本司備行到職轉行該縣提取本犯招冊達部于十月二十四日遣送賫投訖今據之章妻杜氏訴稱寡婦孤兒苦遭慘變異鄉流落寒餓難支今罪案已定欲扶柩先歸以安生死查杜氏原籍江南在漢屬眾無倚賴情殊可憫應否聽其扶柩回籍兩人守候京詳弘恩出自憲臺非職所敢擅便也爲此備申

請究鄉約侯寅采科詐民財狀

看得移演夫驢民所甚苦在憲臺暨職等念切民瘼每欲蘇息而無從何物侯寅采濫充鄉約恃爲壟斷不思公役艱難輒敢箕斂自肥東關坊民含怨甚深任發具詞出首職以大役重困之際駭其作奸詫異未必果爾乃逐名研訊供吐如畫如詐得羅二錢三串王振寰錢四串許三銀一兩二錢宋和雲錢一千五百文賈尚正銀二兩三錢王瑚銀一兩二錢李麻五銀六錢楊茂吾銀二兩孟道銀一兩五錢楊朋供溫實騙銀一兩馬宵堂錢四串皆飽入私橐本人供證鑿鑿侯寅采無辭置對夫小民頻遭上下拮据未能爲民省費省力而奸惡之徒乃乘機恣肆以填谿壑若不嚴加懲創無以申
國法而安善良事經審實相應詳請嚴行究擬施行

清風堂文集卷之十四

公移二

鞫李國讓閔哇子應改絞爲流狀

看得李成龍李見龍謀殺李一珍兇慘異常不經聞見其罪狀顯據一擬磔一擬斬已成鐵案誠不可移易查案內七人如李國恐李興招未及成而即死于刑李雲龍繼斃獄中亦無容更議矣唯李國讓閔哇子初俱擬斬繼則絞閔哇子而斬國讓繼又俱擬絞繼復改絞爲流其改絞爲流也凡經十餘審三奉詳允一奉會審可謂惟明惟允無枉無縱者矣後又奉駁仍復改流爲絞輕重殊倫反覆迭出總因初問者既膠執己見駁審者又瞻顧重案雖云情有可矜不言法之應否而二犯于是一槩擬抵覆盆莫雪矣職細閱全招逐加研訊竊謂國讓閔哇於法實不應死以法論之如此案既無干證可詰則所憑者供與傷耳供與傷符則爲確供供與傷不符則爲妄供可一言決也前李國讓供用棍在腿上打了兩棍查屍單兩腿無斜長傷痕字樣郎州官覆檢開兩腿肚微傷左腿左胯左右腳踝四處青赤傷皆註團圓棍傷當長圓圓則非棍傷矣非棍傷則與供不符矣前閔哇子供打了兩刀背刀背傷當狹而長查屍格並無狹長傷處又供腦偏左項上砍了一刀今查合面亦無刀痕刀打無傷刀砍無痕則

又與供不符矣傷與供不符則其爲畏刑妄供也無疑而謂此二囚者有死法乎伏讀律例凡勘問謀殺人犯果有助毆傷重者方以加功論絞毋得指助勢爲加功一槩擬死致傷多命令國讓閔哇即云兇器現據不過助勢之具耳其自供之打斫並無傷痕可驗則是未嘗助毆而妄供以免一時之嚴刑昭昭也未嘗助毆則不得謂之加功不加功則罪止于流若更擬絞恐與律例有違甚非法之平似宜改絞爲流庶爲允協伏請裁奪

論王大昌奸殺可疑狀

看得王大昌一案業經十餘審似無遁情及閱全招繼以親

訊俱屬可疑事關大辟不敢草率因仍請得而論之杜氏之縊也樊氏所據以證大昌之姦逼者止大昌問郭氏數語即郭氏亦供大昌西去未嘗言其入杜氏之室也縱杜氏果有强拉之言樊氏何以不先鳴之隣佑而竟往昌家其可疑者一使大昌果有姦迹女死即當以姦逼告官何以一日故逼一日酷逼及至第三次而始以姦逼控也招載地方吳應魁有沔縣出首原詞情節與學道告詞不同之供其可疑者二大昌旣以姦逼死杜氏自美即應專告大昌初詞何以并及何登選何龍樊氏等其可疑者三有此三疑則因姦逼死之罪未爲定案也至何龍之死何登選原供龍赴王大昌門上

叫罵不知王大昌怎麽殺死及問樊氏則有龍聽罷就出去了小女子只說他迎接他父去了之供是何龍出門樊氏并不知其何往上門叫罵誰爲聽聞之者此不過影響揣摹之語與莫須有何異其可疑者一何龍殺死在王大昌門前世無殺人而即置之門前者縣審撞出馬房値周明衙散置屍于門外豈昌等能見周明而周明獨不能見昌等舉動乎其可疑者二何龍殺死稱身衣服全無血跡無論衣服之血跡不可滲使果可滲倉忙下手亦難毫無形跡豈王大昌眞殺人慣手而整暇如此乎其可疑者三據何登選供何龍出門天未狠黑吳應魁來報約莫定更時候總計不過在黃昏左

右耳馬房即在道旁夫黃昏何時道旁何地殺人何事而行之悄然直至周明縣歸而始見也其可疑者四姚氏等初審絕無招辭小刀大刀初無確供後之所認得非嚴刑之下求免痛楚乎其可疑者五有此五疑則謀殺造意之律未爲定案也一無證據毫末得情而遽以斬擬之此前按院所以有閱此案令人噴飯又扼腕無已之批原情平反是在憲臺職未敢擅便伏候憲奪

再論王大昌一案請展限究鞫狀

看得王大昌一案前經研審因各犯所供情節與原招迥別故列杜氏之疑有三何龍之疑有五備陳于憲臺蒙批駁析

職更爲虛心覆審其杜氏縊死情由據吳應魁供王大昌取杜自美布二疋要作何登選利錢劉氏與樊氏相嚷杜氏因而自縊劉寡婦又供相嚷時勸劉氏回去有隣佑馬喜兒師從聖可證其何龍殺死情由據周明吳應魁供何龍弔死在杜自美家有伊妻劉氏伊隣佑白皮匠胡清并劉世澤可問王大昌供范父菴對張潛甫周允昌說何龍弔死在杜自美後門及杜顯宇背屍杜自美捧腿等情衆口鑿鑿似與王大昌無涉夫大昌而果有强姦謀殺之事罪固應死倘杜氏果爲劉氏樊氏相嚷縊死何龍果係弔死在杜自美家則大昌無死法而自美等各有應得之罪然不提馬喜兒等衆證對

質則虛實無憑難遽定案除一面嚴提馬喜兒等質審外猶恐限期遲悞合應呈請憲臺轉申撫院達部展限俟行提各證至日卽便審擬妥詳伏候憲奪

鞫王仁舉與運起運冤北宜釋狀

看得王之元之一家被殺也慘變已極獨以孤莊黑夜初無證據罪人未得其姪王仁舉姪孫王與運王起運首官鳴冤反羅法網桊纆二十餘審未獲平反茲蒙撫憲批查憲臺有六疑之批并前後駁語犀照鏡懸洞灼冤抑此誠仁舉等死而復生之日也據前招因仁舉等未進之元門預知人殺蹟卽成獄查縣卷有到之元家卽出喊叫之供今奉周供云實不曾見不知他進門不進門仁舉等之所以擬重法者以其不進門也今奉周不見其不進門則不進門之說虛而仁舉等無死法矣如十九日王氏借碗張奉周止供說戶裏人來喫飯並未云王仁舉等在之元家也今供實沒有見王仁舉等又供不曉得道罪的話則十九日王仁舉等未嘗至之元家也明甚之元之家十九日既無仁舉等之迹則是晚殺人豈能懸坐是獄也始于揣摩繼以鍛鍊終于附會遂成牢不可破之局如察其精神恍惚語句慌張以及未進門戶裏人來喫飯等語俱屬揣摩之論恍惚慌張庭鞫之下誰能免此未進門奉周供云不見戶裏人來喫飯奉周又供不見矣揣

摩果何憑乎如損子鐮刀鏵刀等器損打刀砍繩勒剜眼等供皆出鍛鍊使然損子鐮刀俱係之元家物寧有謀殺全家徒手而往之理鏵刀何以至今未獲非妄供之明驗乎損打刀砍固不足辨至王氏之眼明爲蟲鼠所食起運何心而剜之是可供也孰不可供乎鍛鍊眞無求而不得矣如廟外揣土獄中夢語以及庭質之時怪風滅燈其爲附會又甚可笑今奉周云揣土夢語向無此供頃庭質時天靑日白風不揚塵安知當日怪風之起不卽爲屈仁舉等示警乎附會抑何鄙也三者有一于此不足爲信獄況兼之乎夫殺人者法死使仁舉等果有此事將深藏遠引之不暇斷無有公然造廬

而詢之者借曰偵探令一人竊伺之足矣三人羣行愚不至此至云仁舉與之元有仇原係刑鞫之下隨問隨答從無證據卽令索麥等事果眞亦無不解之仇何至殺其一家況十五日燒香臺賣酒劾力骨肉之情可云無間故殺之元者之非仁舉等無疑也若復磔仁舉而斬起運輿運是死者之寃未雪復令生者含寃仁舉等與之元雖疎猶在五服之內一家旣殺非死罪三人矣今又磔斬非死罪三人非寃而又寃乎前承讞者皆知仁舉等之寃而難于出者總以出仁舉等則必入國忠如兩釋之又恐罪無所歸故拘泥成案不敢異同夫國忠之無據與仁舉等同如遺狀三紙原係小忿趙元

啓之叫罵另有訟隙至兇王守備講情縱令逼眞亦以涉名事內求免已禍所謂救死之心無所不至未可以此定國忠猶之不可以定仁舉等也國忠向蒙開釋今當一併開釋仁舉等懸應得之罪以待正犯生者之寃雪而後可以雪死者之寃如仁舉等旣釋則將謂此案已結其正犯必自出然則雪死者之寃卽在釋仁舉等耳張奉周供吐雖有參差而不知誰殺之供始終不移念已拖累多年亦應免議至殺之元正犯嚴緝另結

鞫審須貴獄情狀

審得張氏殺死一案業經府廳州縣共審一十三次又蒙憲臺與守憲會審其中疑竇無不拈出徒以證據無人未能成獄今蒙發審細查全招以甯須貴因姦而殺張氏其爲姦之驗者曰元年六月十六月下求姦曰張氏朔望咒罵最後又有須貴嫂子嚷說等語其爲殺之驗者曰血褲曰央人晒狀夫殺人之血一時噴溺必成大片今驗血褲落落數點合之初審原差楊吾鼻血之供非殺人之血明甚其央人晒狀據楊越供係屈毓昌等之意非須貴所央則是二者未足以定貴之殺張氏也如元年六月十六月下求姦是時夫婦同室當張氏喊叫仕殷初醒有覩面目何難識認乃殷供未見又何異說夢耶至張氏朔望咒罵查原招有咒罵不出名之供

今訊仕殷亦云這事怎好指名則未嘗指稱須貴可知矣其須貴嫂子嚷說等語前招係張名緒口供今訊名緒則云出自州官審訪得之則是三者又未足以定須貴之姦情也欲定須貴之殺氏必先定須貴之姦情未能定須貴之姦情卽不可以定須貴之殺氏而況隔牆聞不得活之言舅家有抹一刀之事之類于自刎也而況移屍從容于衽席見刀展轉于鐵片之均爲疑團也夫殺人者死律不少假證據無人斷難成案今不弟證口堅稱不知卽原告宋仕殷張名緒亦復泌然益仕殷名緒等非別有見聞不過憤須貴之告張珍遂以人命爲旗鼓相當計耳今歷三載拖累者多饑寒失業實

可憐憫合無請乞憲臺轉請暫釋須責保候令該縣密訪張氏致死情由務獲正身兇犯以消夜臺之痛若果係須貴殺死訪有確情亦不難立擒正法而詞內牽連得暫息肩是則憲恩之所沛無窮矣

鞫劉學卿獄情狀

看得劉學卿一案拉跌與毆打無與憲駁甚明以此擬辟誠可無疑但拉跌毆打俱無確證始終所據者止張國棟一人國棟又係惟輅親家今研番問國棟供稱惟輅與學卿相遇一逕相嚷一逕墜驢並不曾打亦不扯拉且云咸寧初供可據及查咸寧縣初次口供有並未交手只因相嚷時惟輅跌下驢將腿跌折等語從無拉扯字樣是未交手之言原無扯拉之事非有扯拉之事而漫謂之未交手也獄貴初情似有可信至數審之後忽變而爲扭爲扯拉又變而爲打幾下又變而爲搜盤費每進益深與初辭相去霄壤不足憑矣張君檢亦惟輅之親也供于十里舖見惟輅臥地絕没言喘口流清水夫驢之去地無幾下墜未必折傷折傷腳骨未必卽死今據流涎不言之狀明係兩相詬駡之時惟輅憤極痰厥昏暈倒地故跌傷之重至于折骨昏暈之餘流沫不言以致次日隕命也然則因痰厥而跌因痰厥而死不由學卿之拉扯其理甚明但因相嚷而痰厥因痰厥而墜驢致死謂不由學

卿之角口氣憤所致不可援律定罪惟抵固非過失殺亦于情未協比依威逼之律庶無枉縱至劉惟恒前以誣告因而致死議絞比照誣告小功卑幼減等之律減徒備查當日初招劉學金以誣告人命反坐擬徒未幾身死非因惟恒誣告抄搶擬罪致死也惟恒應改擬誣告小功減本罪一等律庶爲允協張國棟供語參差劉從殷王弘祚因訟始禍劉惟軻好事幇訟與妄證之劉養情等均應杖懲王瑚劉惟才雖係同行無涉免擬再查事犯俱在赦前應否免罪伏候憲裁

鞫楊自龍等獄情狀

看得楊自龍等皆無籍作奸之徒也跡其所犯罪誠不容于死然于原詳不能無疑焉如以盜論則所重在財何爲入門便打以姦論則五人同行又非竊玉行徑其供語雜出惜未得其隱曲翻閱再四時爲扼腕今復推勘兩日始得其罪狀竊謂律以强盜恐不足服各犯之心也蓋李國臣禍始于埋金一言而成于李天佑兩次種茶之謀天佑與王法正曾林舟同爲南鄭餘差而黎大成楊自龍則天佑之香火密友也先是天佑代李錦行差于李國臣家窺知其家頗殷又聞埋金之說遂與四人共謀詐騙李錦機兵也天佑爲李錦餘差其于深山僻壤種茶手滑非一日矣初次于五月二十七日合謀令王法正攜茶投于國臣之家天佑與楊自龍先往借

宿約于天明黎大成詹林舟僞爲巡兵而發難焉不謂是夜法正因雨爽約其謀遂寢次早黎大成至國臣家猶自稱巡兵此其驗也迨六月初三日復謀再舉仍令王法正作私販黑夜將茶暗投國臣後門蜂筒內卽令法正叩門投宿至天明一如前策令大成林舟掩至假稱巡兵搜獲所種私茶天佑自龍爲邂逅狀將解紛悉索而瓜分之此本謀也是晚法正因路暗山荒憚于獨行天佑大成遂作伴偕往林舟自龍仍藏身岩下以俟之不期戶外足音門內先已知覺國臣疾呼有賊天佑法正計無所出遂啓其後扉而入國臣識其爲天佑也因以黃夜入室呵斥之將呼隣而共執焉天佑懼爲所執因取室內柴棍毒毆國臣左右足骨俱折越一日殞命時大成潛伏蜂筒左近未嘗入室杜氏亦供有兩人下手只認得李天佑前天佑法正自認甚確則大成雖與天佑法正同行而權時落後洵爲門外漢矣是舉也國臣之子李汝實登屋大呼天佑挈茶以奔歸寄陳桂後事敗桂首之縣其茶封現存刑書賴連科處在國臣不知其爲種茶來也既死而以盜首因以盜成獄今詹林舟供吐歷歷合之原告陰相發明則各犯之罪端爲種茶詐害無疑也其甘心于國臣者又係識面呼執之故是誠與強盜殺人者有異查故殺律內有臨時有意欲殺之文正與天佑法正脗合黎大成雖係同行

未曾加功故殺律內無不加功之條合比依謀殺律內不加功之律庶足蔽辜楊自龍詹林舟雖不在場而同謀詐財確供有據今國臣雖係天佑等毆死而自龍林舟共謀種茶國臣因而被毆致死亦應比依元謀之律以正其罪斬天佑法正而流大成等三犯庶足以服諸犯之心而瞑死者之目所惜天佑二犯寔誅猶早耳國臣身屍業經嚴尉驗明似無容再檢游與身爲地方比匪類雖不知情亦難辭咎杖儆不枉李錦余耀言審係無干應免議游應顯聡緝另結但事在赦前統候憲裁

鞫王進友宜准白晝搶奪律斷擬狀

看得王進友以一人控無轡之馬繫繩鐙而挽柳鞭操折弓而挾爛矢失主宗尚賢言之鑿鑿職翻閱全招親加研訊確非響馬自難斷以梟斬誠有如督憲暨憲臺所駁者夫馬非響馬之馬械非響馬之械進友不應梟斬固不待辨而自明矣若以得財而卽擬強盜之律職竊謂于法猶未平也查搶奪律內載有人多而有兇器者爲強刦人少而無兇器者爲搶奪今進友旣係一人所執弓矢又皆敗壞不堪不足以言兇器猶之乎無兇器也特以尚賢稚子可欺吆喝而奪之尚賢之口供具在則是搶奪而非強刦也明甚白晝搶奪之律實與相符改擬髡鉗情罪允協職未敢擅便伏候憲裁

鞫潘鳳德等是竊非強狀

審得潘鳳德等一案闕金招有找雲梯明火執仗并打傷男婦五人等語誠非鼠竊狗盜者所可同日而論迨經細訊同夥止三人三人則非強矣三人之中鳳德繼友入室彼朱四且兀立門外耳雖盜憎主人固屬常情而二人形勢單弱將聞聲怖走之不遑豈有三男二婦之多人不能擒獲二賊而反被傷者乎比訊男婦何名所傷何等而事主且茫然莫據也事主所云傷人又何憑乎至未進門而用椽子接脚既進門而點油撚子明係偷兒行徑而遂指之為雲梯為明火聽王玎之言不覺失笑蓋事主失盜未免張皇其詞里老地方

卽據事主之言以報事有固然無足怪者至原報賊數六七人當時里老地方等戶供原有大約字樣此黑夜約略之語業經十審俱供只有三人則亦無未獲之賊矣此一案也同夥止三人未獲已費之贓止細布衣四件現獲主認之贓止籠頭二副雲梯無據明火執仗無據傷人無據其為竊盜也明甚杖刺之外無餘律焉伏候憲奪

鞫韓一泰狀

看得韓一泰生員韓如斗之敗類子也幼失教誨其踰閑裂檢者匪朝夕矣生員李應昌其表戚也一泰寄居廡下取火起釁致應昌有夤夜入人內室之控某某等因羣起而攻逐

加細鞫如踢死曹氏一事已歷七載向無檢驗成案可稽強姦袁氏一事據岳進亦無損傷毀裂之供又無知證可查至曾維新係泰姊翁既被泰刦不發覺于西安又不發覺于漢中逾年泰歸又不發覺及至應昌訟泰始出舉詞徐世賢等實雖被刦雖有首呈初無指名認刀于既獲之後指牙于對簿之時總無確據難以折服無怪乎一泰之抵死不招也要之一泰狂蕩不端狎邪無賴情有難容法不至死梟斬何刑豈容輕入重杖示警已足蔽辜餘從寬典槩行免擬

鞫秦新普見等宜釋狀

看得印福瘋魔兆釁黃薦無知買禍均服天誅無容議矣惟

秦新等無辜牽累歷讞者皆言當釋而未言所以當釋之故致煩憲駁今更逐加細訊如秦新曾收黃薦所寄櫃子櫃子秦新得而知之櫃中之有黃紙秦新不得而知之也不知則秦新所當釋也普見之住準提庵也在印福既去之後嘗兵索印福于準提庵而不得因執住庵之普見同往大鐘寺以拘印福既獲印福則普見當釋矣李遷英因試事暫憩庵中習聞印福瘋狀見紙卽付一炬葢以瘋魔舉動為不足計也況三門一子未嘗有兄更屬子虛則李遷英當釋也至曹與見紙揚言與李邦巧出首同揆其當釋又不待言矣總之瘋僧囈語與實有逆謀者不同黃薦印福既斃囹圄可以結案

秦新等審無干涉牽累可憫所當亟爲釋放以寔寬恩者也

請釋魏養坤等狀

審得魏艮玉等之控魏養坤也先因養坤將艮玉等訟之守道艮玉等懼爲所壓遂連名弃告此盜賊漏網假勢嚇殺之詞所由來也查養坤所執以興戎者借李茂華縊死爲由今茂華之兄李和尚與其妻陳氏鑿鑿如前供養坤非親非族何得過而問焉至坤以赤貧之人而駕言被磕又不根之甚者矣但艮玉等所告坤等私開堡門等事歷訊皆無實指雖爲養坤罪案惟借命興訟雖無染指之贓而蠧焉以逞甘心戎首是不能爲養坤寬耳所可原者庭鞫之時兩造俱涕泣悔過不願終訟細訊其故因艮玉淯水溺死之時養坤能解衣相救遂歸于好據其情事出于至誠與泛常投息者不同以彼小人無知始而相凌繼而自悔養坤又爲人所難似應聽與維新免其究擬者也

鞫洛川某知縣狀

審得洛川糧逋民逃疲敝已極爲之牧者即矢懷清愼尤懼弗克負荷況遑谿壑之欲縱貪饕之役罔知愛鼎甘爲敗類如翟某者誠不可一日容于民上者也今研審各款如查訊學地自宜力爲清楚乃一索來泰之銀一索聶邦安之銀利彼鋪銖遂安鳩佔先師之謂何而恐脅易之也自擊逃亾自宜加意生聚乃一買張太全之子張大生一買李二祚之女李二生乘其危迫頓令離散赤子之謂何而恐奴使之也有事牲醴自宜凜茲對越乃辦春祭而一侵額設之銀辦秋祭而再侵額設之銀恣其燕飲罔念大典神明之謂何而敢褻承之也以彼其人不敬先師不愛赤子不畏神明贓證既確將安逃罪至驛站一款四年冬季因驛務廢弛責里下代爲應差本屬厲民及發本季站銀又侵里民十分之四則黨役王洪圖之罪也鄜城翟道交訟有據即王洪圖亦直認而不諱遵例照擬夫復何辭

鞫耀州某知州狀

審得耀州知州李某身爲州牧罔知自愛既廉隅之不飭又縱蠹以殃民穢跡多端婪贓有據官方既已久玷白簡允宜首及今就各款逐一細審如宋焜以宿娼被告乃指脩城而罰銀三十兩築愁築怨宋焜之供鑿鑿也白應朝以姦情涉訟乃借驛站而罰騾二頭鬻子牽騾應朝之痛耿耿也古明義等以人命牽連又指脩城罰磚而折銀十六兩破家揭債明義之言歷歷也以上各贓皆入巳橐慨彼赤子無情之訟竟爲州官營利之門至兵書董三德之憑城社而竭民膏更非一端如養馬官事也料草有額乃將應給之價每兩侵扣十分之三一張肖溪等含怒而不敢言馬夫貧役也工食幾何

乃于更換之際每名索常例銀一兩曹考兒等確供而不可諱蠹役積贓無忌本官覺察靡聞合之本身贓跡是官是役誠不能為之寛矣

鞫鳳翔陳知縣侵那狀

看得陳奎光侵那一案皆因前任馬升缺解原額并經承收役私借侵欺所致茲蒙憲駁虛心覆審務求至當如二欵八欵見貯於交代之時三欵各役借用認完一欵四欵并五欵內六百五十兩馬升認完俱為允協無可推求矣惟五欵內新報銀五百二十七兩零前審斷令奎光名下追解令奎光泣稱此項係代解十五年裁官經費執有司批府諭驗之鑿

鑿即世傑鳴鳳等各役俱供實係借解則此項應於馬升名下追取查馬升先為寶鷄站費賠累以致缺額向蒙前憲斷着寶鷄還鳳翔越馬脚價一千二百有奇立有成案則五百二十七兩零原為寶鷄驛站轉輾沿累應於越馬價內追抵不當在陳奎光名下補解又十八年豆七百石前審奎光認賠一百二石今奎光稱收役侵欺前曾申查經莊知府斷明令治民二人名下追償蓋既身為發覺豈復有染指之理仇口懸空不足為據則七百石當總着史治民黄甲先名下追完內一百二石不應復令陳奎光認賠至十七年豆四百七十餘石前審奎光借用三百七十餘石今訊張有德等所執之票皆係已經銷算奎光誤未掣回奸胥因以為辭然各票在前有德等並無多支之結狀在後固不待辨而知其與奎光無涉也則三百七十餘石亦應於張有德等名下追補憲批並未言作何公用明係侵欺豈得以私借之律輕擬今奎光既有結狀可據則侵欺之罪在役而不在官自不敢以私借寛假之也馬升未完原額實因驛站倒斃賠補借用原有歸着其別案尚未歸結侵盜倉糧自當照犯贓新例史治民黄甲先張有德郭永祥俱絞罪查張有德郭永祥事在赦前應否免罪伏候憲奪總之奎光以疎庸之材繼敗壞之後雖無侵欺之事而那移充用罪不能辭并王玉寶等那借各犯

悉照前擬分別徒杖伏候憲裁

鞫張炳請咨提韋源對質第二狀

審得張炳漢中衞書役也經承軍犯韋源援赦一案已蒙總督部院批示不准行自宜恪遵憲批何得于青天白日之下施魑魅魍魎之技輒敢改換字樣放回原籍誠所謂目無三尺愍不畏死者矣今據張炳供稱向嘱韋源代寫文書源因乘機改換念伊貼寫之勞不合聽從等語誰為典守巧飾可知但嚴行究訊未肯直認韋源又在原籍其改換批語果否出自源手未經對質難遽定案知縣韓毓質屢次行提因病未到據詳深悔不自檢點殊足憐憫總之張炳朋比作奸以

包身之膽舒障天之手本官一時失悞遂墮雲霧事實足駭
情有可原其韋源應否仍請咨提質訊伏候憲奪

鞫張炳請咨提韋源對質第二狀

覆審得張炳一案前經嚴訊供係韋源寫字勾勞聽其改換
原無受賄情弊備載前詳今復遵憲覆審狡口一如前供總
以韋源不到既無對質之人便希圖卸罪雖藍法刑究不改
一語似此偏詞豈足爲憑似應仍請憲臺轉詳咨提韋源到
日與炳面質則魍魅之伎倆立窮于以定案而正炳之罪庶
無辭竇矣至該縣詳文原有不自檢點之語悔過無及前詳
已悉統候憲奪

鞫張炳請提韋源對質第三狀

覆審得張炳一案前奉督部院嚴駁蒙憲檄有提該縣到日
發審之行避候閒又蒙憲檄令將經承張炳賄放情由先行
審明解報祗稟憲飭即提張炳更加嚴訊其私改批語前審
明係韋源未到希圖支飾今于刑訊之下始吐真情直認不
諱則增減文書擅放軍犯炳誠無所逃罪至炳有膽如天甘
心試法謂非賄囑其誰信之而炳猶始終狡辨堅稱因其書
寫狗情等語徒以對質無人熬刑不吐既窮于法又難懸坐
應否仍請咨提韋源面質按贓定罪以塞狡口伏候憲裁

鞫張炳韋源第四狀

覆審得張炳一案向因韋源未到難于成獄今蒙發源質審
誠水落石出之候也據源供改補字樣出自源手而受財三
金又之炳稟查張炳初審次審俱諱得財而供源改補第三
審乃認改補而仍諱得財總以韋源未經覿面始則希冀脫
然故堅忍不吐繼則知不能免又以受財新例浮于本律故
爲避重就輕之計耳今對質之下各供不爽誠所謂如鬼如
蜮愍不畏死者矣韋源巧而成拙固無辭于規避之條張炳
利令智昏豈能逭于受財之例其相率而入于法也其天下
之至愚者乎相應照例發遣伏候憲裁

此余漢中所爲罷官也先是督撫相齟齬顧于余俱國士
遇會督府以邊事罷方候代而其家僕毆將軍之孫將軍
怒余竭苦心乞撫軍調之不虞將軍之已訟諸　朝也
朝遣大人訊鞫督府僕荷校焉并督督府繼且諱督府不
自得疑撫軍之調不力意幸其敗而余請之爲僞也讒人
復搆其閒遂大恚余索余過不得乃以是爲余罪世顧有
執法持平而爲狥縱者乎顧督府以狥庇糾考功卽以狥
庇議矣徒跣叫閽銀臺燭其寃與封進得　旨察議而考
功偏黨護前漫以無庸議覆歸耕十年知交問絕逆藩之
叛　詔三品以上舉人才同年友杜公遐徐屬楊閣學爾
茂薦余楊以余雖同年生顧踪跡疎不應前同官西蜀唐

公耕留寓昔招余爲援軍輿復其故步旼令都昌荷　國
恩洊歷監司而此寃終于未白偶檢故簏得前讞詞彙而
存之天下後世其或有鑒余之寃而悲其不幸者夫康熙
三十七年三月丁丑記

清風堂文集卷之十五

公移三

鞫訪蠹唐太守狀

審得唐太守即唐光運積蠹之尤也始爲縣役繼爲府役狐假而虎噬者多歷年所矣特以列憲秉照中天奸人破膽故惡跡雖浮于丘山而罪狀獨疎于近今也然鷹眼未化狼性猶存使非有破柱之威明正其罪而與衆棄之其不布迷天之霧而設陷人之機也者幾希今蒙親訪發審此誠天厭其惡而兎頑伏罪之日矣職等逐欵研審如派徵錢糧索之里甲起解稅銀又索之里甲窮簷既已飲恨分工食于壯丁乎是問索季禮于倉房乎是問在官莫不吞聲此爲縣役時之罪也如俵提紙贖于醴泉盩厔則各里爲之起發而毒肆于民矣于乾州咸陽長武則六房爲之斂贈而燄張于吏矣此爲府役時之罪也如指緩急而脒解吏之金誣侵地而逞沿詐之謀牛踐苜蓿彼牛何知奪牛求償貪孰甚焉同一娼婦也或營調停之利或攫賠罪之金同一買賣也找繭玉已足之值短環宇未償之價專欲無厭衆怒難解此藉縣府之勢而肆虐于衆之罪也以上十六欵計贓共六百三十六兩五錢供證明確已無遁情罪大惡極三尺難容誠宜立置之法以快衆心但事犯查係赦前得以倖免爲恨耳外易卯由單

三欵嚴審無據王吉娃一欵該縣結稱不知何往無從提質至道場滿月二欵係交際常情俱無庸深求按贓照追分別給沒伏候憲裁

鞫訪蠹金孝狀

審得金孝蛇蝎積快也性既陰險志復汚邪外張爪牙無非陷阱家藏花酒更善迷人竭髓不止千家斂怨豈徒一路誠雷霆之擊所不可緩而斧鉞之誅所不能辭者也按欵研究請得數其罪而責之以言其承票提人而受害者則有劉剛譚國祥孫尚志馮三劉海吾田茂者若而人皆吞聲而莫訴以言其查催公務而被虐者則有趙洪宇劉加祥葉世祿白

祥吾周朝禮樊小槐惠繼壽辛成吾若而人又各飲恨以沉寃至不風之波樂戶姜復周趙海共被誅求燎原之焰娼婦申三兒身經短價此皆衆證供同本犯認確按之三尺誠有難寬孫英吾同惡相濟均當法處金孝贓銀一百五十五兩二錢孫英吾贓銀十七兩三錢俱應追沒照例絞流但二犯各詳俱係赦前因取卷細查合之證戶相符惟趙海姜復周與娶娼婦三欵雖無卷可查而證戶不移應照赦前免罪追贓者也

鞫熊繼盛虛增民糧狀

看得熊繼盛城固積書也以少爲多損此益彼其貽害民間非一日矣王景昇之糧明係繼盛虛增乃敢强詞巧卸開單混筭指稱王景昇實該糧五斗四升五合不知欲盖彌彰即在此單矣據繼盛單開景昇收糧總數共三石三斗六升一合及查繼盛單開景昇收糧花數實共三石八升一合則收數已虛增二斗八升矣又據繼盛單開景昇開糧總數共二石八斗一升五合八勺二抄及查繼盛單開景昇開糧花數實共二石六斗八升八勺二抄則開數亦浮一斗三升五合矣于收數二斗八升之中除去開數內所浮之一斗三升五合實虛增一斗四升五合又據繼盛單開景昇存糧共五斗四升五合查除去虛增之數與景昇原額四斗之數適相符

合因令繼盛據單自筭俛首無言誅繼盛之心將謂承問者不過舉總數一寓目未必細查花數便可瞞過一時恣其饕餮向固欺民今且欺官包天之膽目無三尺矣贓追法處又何貲焉其糧數仍行縣改正以杜詐端伏候憲奪

、鞫劉國揚狀

看得劉國揚幼年喪父長而未娶劉與奇即劉一奇者其同堂伯父也與奇先將中表女甥說配國揚年已及笄國揚于然四壁六禮難將今年正月內偶于會飲間與奇促令完姻訴言未免過激國揚以少年血氣遂至變色與奇之子劉國瑞爲父攘臂執國揚而痛撻之國揚遂駡爲天鑒殺父之控

夫國揚爲與奇之姪以角口細故不安其分自無所逃于懲
創矣而國瑞與國揚從堂之義具存乃竟從而毆之國揚豈
能嘿嘿乎但律文有尊長毆卑幼非折傷勿論之條姑從寬
典獨是國揚以暴戾之氣得罪與奇又以家無恒業未能完
姻終無以釋伯父之忿而畢婚娶之事合無斷令族人劉國
聘等率令國揚謝過以消前愆仍勸與奇料理國揚完娶以
成義舉則與奇既加惠於同祖孤姪國揚必感其撫顧之恩
又使甥女不致有摽梅之怨則一舉而兩得矣國揚妄吠犯
上詞情失實本應重擬姑念無知愚民決杖示儆伏候憲裁

鞫紀錄父子狀

看得紀錄與紀鐸一父之子也其酗酒使氣善駡好鬬大略
相同而下愚粗蠢不識倫理兩人酒後往往反脣攘臂又惡
人勸解故當頹顏相角時鄉鄰固不肯披髮往救而同室且
閉戶任之蓋由來舊矣去年三月十四日酒後忿爭彼此相
毆訐告在縣石太和等于二十三日與之勸息業已釋忿歡
然矣迨縣差葉宣彭逑古促令赴縣完結前件而勝負之心
又生紀錄遂同子匡濟稟縣禁鐸此鐸之所由死而張氏之
以天鑒人命控憲也今研審間據紀賡等咸稱未曾見打和
息情形石太和言之甚詳卽張氏亦供初四到縣時尚無恙
禁卒李起亦有進監第二日疾作之供則不係毆傷致死明
且確矣夫十四日相毆二十三日息和四月初四日到縣設
有重傷則二十三日當不能與息和之役初四日又豈能遠
行至縣此固不待言而可決鐸之不死于錄也但紀鐸之疾
不發于監紀鐸之監不由于紀錄父子稟則雖死與紀錄父
子無與今鐸因紀錄父子之稟而監疾又發于監之次日則
紀錄等雖無殺鐸之心殺鐸之事亦不能無罪矣紀匡濟姪
也合比依干名犯義告期親尊長律滿杖以懲紀鐸係紀錄
之弟查律雖無條而于心難安杖儆不枉縣役葉宣彭逑古
破壞和議均與重杖爲好事者戒

鞫袁有仁狀

審看得袁有仁之扭打縣官也始而詭託滿洲繼則供稱袁
韶家夫及查沔縣申報袁級龍晒沔家口五名口內並無袁
有仁名姓不過住居沔縣火燒營遂影射名色肆意咆哮計
其恣恐嚇而橫行者已非一日總以袁韶家人四字横塞胸
中久假手滑目中遂無縣官縣官係　朝廷命吏公堂之上
攘臂揮拳且扭撞而橫毆之凡有血性自難身受此湯縣官
之所以氣憤而死其死而復甦者幸也今研審間有仁口供
討驢不遂扭打是實合之孫三證據鑿鑿罪狀顯著查略陽
爲秦蜀孔道應付最煩川兵家口尤難支値荒歉苦吏以公
事而爲奸徒挫辱幾死倘氣決不蘇滅官常而損　國體所

閑甚鉅雖立罷之重典豈足敝辜今幸一息尚存漸就平復然青天白日變出非常聽覩所及神人共憤若從懲惡鋤兇起見即以光棍新例定擬亦似不枉而按部民毆本屬官律罪止城旦所當仰請憲裁者也至嚴鞫黨類止有同伴劉小虎訊無助惡之實姑與杖懲

鞫曹興狀

看得胡氏之子潘國奇于順治二年隨征入蜀投職居官曹興為國奇表親曾為署中掌書後國奇緣事伏誅同時隨任者皆顛踣而歸今經二十餘年矣胡氏以國奇被戮異鄉家業又已凌替途窮日暮有求援故舊之心曹興向為國奇卵

翼使胡氏以實情相告在興豈能恝然胡氏計不出此捏以主僕之名勒以必從之勢則曹興有難甘心者矣細審欺主背恩實屬誕詞但具有血性者一綫關情未免有相恤之誼今胡氏有子而無子國奇有母而又有子伶仃無告之狀為曹興者不可以其捏誣而遂塗人視之斷令曹興給胡氏銀八兩以周孤貧以報舊交但主僕名分所關豈容混捏胡氏迫於貧老又係女流姑杖其孫潘鴻以戒無情之訟伏候憲裁

鞫賈大年狀

看得賈大年賈永慶者漢衛旗甲也去年移滇之役供應夫驢始以烟爨繼以里戶最後九月間每糧八石派夫一名驢一頭是時大年等勉令王汝極之子王繼三前行議照糧醵糗餱之資若干時藩旅行亟繼三倉卒應役未及收而去不意繼三遂沒于役汝極骨肉之痛烏能已已伯仁由我而死不能不歸怨于大年等亦人情之常也夫騂騂征夫備嘗慘楚假令生還尚當相慰勞今不幸而死同事者聞之宜如何軫恤而原議醵銀迄今未與人之無情一至于此大年永慶于重杖乎何辭原議若干仍倍追以給汝極嗟乎此役斃于道路如繼三者不知其幾每一念之不勝心惻汝極處此無可如何之勢其亦委之于命以抑憤懣之情可也

鞫劉汝壽狀

看得劉汝壽乃劉氏之族祖也劉氏因病縊死原不足信但天下至愛莫若母至暱莫若夫至親莫若弟斷無有死非其所而母為之諱夫為之諱弟為之諱者今馬氏其母也柴叟兒其夫也劉寶其弟也三人之言若出一口雖欲不信不可得已汝壽之控直欲居奇耳杖以儆之

鞫朱氏狀

看得朱氏者巾幗中之刁狡者也其故夫汪艮與為長子汪養民求婚于王應瑞應瑞慨然相許比時杯酒定盟六禮未之行也迨後艮與物故養民亦死于外其事已寢而朱氏亦

再適雷開天矣忽于去年謬許應瑞之女原許其次子禮陞子訟之本府所以應瑞有姦擄強婚之控今研審間應瑞口供如縮卽養氏客外時短札寄候婦翁女壻之稱謂不爽也廸乎言歸應瑞又欵留數月是爲應瑞之壻者養氏也彼禮陞了何爲者且應瑞之女已及笄而禮陞子甫十餘歲又據訴稱順治五年行聘迄今幾二十年禮陞且未生何以行聘耶其爲不根不待言矣應瑞之女自應聽其另字朱氏不得妄爭仍杖朱氏以爲強婚者戒雷開天雖爲朱氏之夫審非主使相應免擬朱氏罪犯赦前伏候憲奪

鞫王深王仕學狀

審得文氏之母董氏夫死家貧不能安于其室比馬輝與巳故之王寅爭娶王寅捷足先得董氏并攜其女而去馬輝因不得董氏央羅祥等求其女爲子馬新德婦其兄文勳許焉遂往王寅家接取其妹不意王寅既娶董氏又欲其女配子王正聰藉茶商王學仕爲文勳勸寫婚書勳間行得歸訟之該縣業將文氏斷配新德王寅抗斷馬輝索女自十七年迄今靡歲不訟王寅既死其弟王深爲政仍以茶商王學仕爲護身符亦復留而不發此馬輝之所以奔控也今研審王寅之子王正聰年甫十三文氏則十有九歲矣以年齒論既不相若又況以父子二人娶母子二人其于名義之間更屬乖謬者乎在馬新德既有媒妁又經縣斷應將文氏斷給文勳嫁馬新德爲妻王學仕王深違斷把持俱應杖儆學仕在逃照提另結王正聰文氏事不出已免擬可也

鞫李國士狀

看得生員李國士無子娶妾張氏原配没後續娶王氏爲繼室在張氏擅寵于前未免有匹嫡之心而王氏又無逮下之德使國士處置得宜或可和輯乃柔情有餘而剛氣不足此張氏之所以不安其室而歸寧也越在父家于今十年國士有別嫁之說而往來不斷張氏有從一之志而獨處不悔其父張孟友年老待盡以女無定所挾詞駕控今研審蕭涇等

事據李景清李國勳等供稱父死卽遵命遣嫁事屬烏有孟友特揑詞聳聽耳以張氏處斥逐之餘而十年不字其情可憐其志可嘉獨公堂面質順父污主恩義既絕勢難復合乃張氏堅執不嫁願托空門國士慮其風情未斷將爲家門之玷且云願贍五十金令其他適向有誓言今應踐約以酬張氏十年不字之苦心人各有志固不必強自今以往非復李氏之妾緇衣舞衣聽之可也絶前緣而斬葛藤庶幾兩無負矣張孟友不能訓女事嫡反以不根污衊本應重擬姑念老憒量從笞儆

鞫湯鼎狀

看得湯鼎先以屯田一十九畝五分當馬迎　銀五十兩其田仍屬湯鼎耕種年輸租粒一十九石五斗迎鑑每年幇糧差銀六兩其事甚明後湯鼎有絕賣之議迎鑑力不能從以致相持成訟該州審後又復相率共毆迎鑑復被州官責治兩家之仇于是益深又州皂王魁等左袒湯鼎押追找價凌辱迎鑑在所不免迎鑑方切痛恨而湯鼎更報迎鑑爲屯頭又報令出馬迎鑑羣衙握州之控所自來也今審究間迎鑑畏其擾害情願棄價退田夫田歸湯鼎價不追給舍法而任情長奸之術也以田還鼎以價還鑑庶幾各獲故吻兩得其平但前幇糧差銀每年六兩鼎供實不敢用致多賠累合于

原價五十兩內除二十兩抵補昔日糧差之不足斷銀三十兩追給迎鑑其田仍歸湯鼎管業兩造自可無言湯鼎恃奸肆害合擬重杖王魁凌辱無辜念無詐贓一併杖懲餘俱免擬

鞫胡明儒狀

審得胡明儒暨其子胡世茂里族中之梟獍也父子濟惡同室操戈已非一日矣先有已故胡世長者爲明儒之姪遺妻周氏與幼孤胡國榮子母伶仃難支門戶明儒等恃族長之分假撫孤之名陰圖吞噬國榮有世授田地三分明儒勒其文契據爲已有撫孤者當如是乎不特此也又糾族惡胡世龍等隱匿門差偏累孤寡其心死已久矣更可異者國榮之伯胡應昌明儒覤爲几肉佔其熊藏溝腴地一分乃以蒿坪瘠土易之是名爲易而實占之矣于是國榮之嫡叔胡世俊爲之不平代爲鳴寃致有篡業亂倫之控明儒自知巳罪難掩又使胡世龍以殺死五命之詞抵塞及查詞內所告胡應昆被殺情由皆鼎革之初亂離遭難國榮尚在襁褓與應昌風馬牛不相及也今研審情由皆從侵占朘削起釁應着明儒將原占國榮化蛟寨梁家溝馬家園田地三分給還國榮并着胡明儒將原兌胡應昌熊藏溝地土退還應昌各照舊管業以清佔奪并着胡世龍等以後如遇門差各照人戶均

派不得偏累孤弱明儒以侵占之律擬杖尚有剩李胡世龍揑詞幇訟欺孤助虐本應坐誣姑念無知與濟父爲惡之胡世茂並杖示儆至所關各欵年遠無證恐拖累多人相應免究

鞫陳治策狀

看得陳治策兄弟遊庠亦有志功名士也顧不求心地而求陰地以巽倖售用價一十二兩買張起鳳地一畝爲塋價巳五倍復立券許以大發各贈五十金其熱中亦甚可笑矣其地去起鳳茅簷不及丈許向慮犬豕蹂躪議築垣爲障地師謂有不利治策因而中止後果以犬豕汚穢之故遂爾懷怒

決意遷葬訟起鳳于府欲令回贖是與重價初心大相懸絕
於是起鳳懼而有欺嚇滅殺之控今提審閘治策與其弟陳
之璉願歸還原地不求償價查當日契價兩明今不求值而
退地非情之平又既爲陰地久已磽瘠償重價而勒贖廢土
又非法之平應俟治策遷塟後斷令起鳳出時價二兩還治
策其地聽起鳳管業庶永絕訟端二比亦各輸服無辭治策
更翻致訟起鳳撫列不根俱予一杖以儆嚣頑伏候憲奪

鞫姜自龍狀

看得姜自龍西蜀龍安伍卒也先年招已故趙廷祿妻明氏
爲室生女小小龍因荷戈入川明氏暨女仍留趙家氏于十

五年病故自龍未之知也今歸漢知妻已亾因向趙連普趙
見祿訂期營塟明氏將領女起行連普等因農事方殷約至
秋間自龍遂以酷殺生死事控憲今細加研審自能入川之
後明氏暨女俱係連普等養贍明氏亾時亦係連普等買棺
收殮則趙氏之於自龍不薄矣今即欲急塟妻骸亦當以情
相商率爾上控險薄不已甚乎夫自龍飄蓬轉梗耳雖欲塟
妻塟之何地雖欲挈女挈之何歸明氏在時趙連普既不惜
養贍今又何惜以少許空地塟明氏比古人掩骼之義也但
此時寸陰是競萬難舉行當於秋冬農隙俟自龍與日歸漢
爲期可耳至女小小年十五矣以老父攜弱女于軍中古人

所謂兵氣不揚恐妨將軍令明應智明應臣其母舅也撫養
擇配義不容辭令收歸小小自龍亦可大笑出門矣自龍忘
恩妄控本應懲儆念係假瀟躁迫臨審認罪姑免擬伏候憲
裁

曉諭買運軍需里户文

爲曉諭事照得會勦雲興軍需孔亟名買之外兼以負運殘
黎値此其不爲溝中之瘠者幾希矣始以吾民勞苦爲憂既
又以吾民無息肩之日爲憂幸而大兵進勦深入楚地輓輸
之役得奉停止漢上已疲之民蘇息有日但各屬買辦既已
不等起運又有先後更有給價見買者有抵完正賦者例各

不同見奉各憲查核米料色樣估值脚價與夫已運未運已
支未支數目造冊銷筭近聞各屬奸役機乘銷筭之際卽圖
中飽通同作弊混追原價荒山窮野之氓不知上臺軫念德
意迫于政猛甘心受其吮吸者不知凡幾百姓膏血幾何奚
堪當此朘削但忝居民牧者良心各具軫恤應同本廳雖不
忍信其爲必有亦安忍坐視其刀俎爲此示仰該縣士民人
等知悉如有運過米豆等項或抵正賦或給見價者爾各靜
聽該縣造冊申送上臺查核已支糧料作何開銷未支糧料
作何着落頒示定奪如有奸蠹將已給之價冒追侵蝕未支
之欵混作開銷者許被害人等不時赴稟以憑察拏嚴究解

憲正法決不食言

諭民息訟文

為勸民息訟事照得漢中自亂離以來驚鴻未集纔以供應繁興室廬盡為瓦礫田土廢為荒坵迄今二三十年爾民無旦夕之安甚至貢賦難支疾首無措視爾民去無所去歸無所歸愧拊摩之無策者輒為廢食而歎即今幸離湯火正爾民生聚之日力作可保室家忍耐可消禍患急圖安分守業猶慮元氣難復何爾等無知之徒動以微隙逞刁健鬬加以訟師慫慂搆釁興詞以致廢時失事匍匐公門棄田産捐妻子經年拖累至破家亾身而不顧獨不思貪險成風人心愈

惡不肖者片紙單詞輒思暮夜而欺家蠹役籠絡嚇詐不啻几肉爾不至破家亾身彼亦不已爾小民誰無肺腸何不深慮及此而頑妄自貽禍哉今本廳為爾民勸自示之後各宜忍耐其息紛爭務求自愛身家同享太平無事之福爾民試各思之當知本廳深為爾民之意也倘頑梗棍徒不遵禁諭動輒興詞者本廳必重加懲創一字涉虛定照新例治罪并根究唆訟之人一併重擬各宜猛省毋自貽慼

禁濫派夫驢以蘇民困文

為嚴禁濫派夫驢以蘇民困事照得漢南小民賦役繁重芻糗供應十倍他郡而該縣于合屬之內尤稱煩苦揆厥所由

蓋以奸蠹叢生撫綏失當耳今移滇已竣而小民深熱倍加是何異于後門進虎之謗也查原派驢頭七千五百十五頭本廳詳免二千五百頭該縣陸續解府家戶盡數起行矣瘡痍雖痛蘇息可期近訪該縣經承捍法作奸不照原數任意加派析楊捶楚骨髓幾枯使窮簷小戶廢産不足鬻及妻子顛沛之苦甚駭聽聞豈以編戶之脂膏當盡填蠹腹　朝廷之遺孑當盡作流亾耶本廳職司法紀剔蠹除奸為第一務視民如傷為第一念即今怨聲鼎沸泣訴無門觸目慘聞實堪髮指合行嚴飭為此示仰該縣里民知悉移滇夫役爾民悉照原派數目支應外其奸役借端重派苛求折價疊累小

民等弊許即條晰赴陳以憑嚴拏按律追擬申解督撫二部院施行本廳務期立祛奸弊剪除蠹賊起溝瘠而衽席之爾民無為奸役積威所制隱忍不言自貽伊戚以負本廳為民除害之意特示

剔畧邑蠹役以安殘黎文

為肅清積弊嚴剔蠹役以安殘黎以飭法紀事照得畧陽地方僻隘民生困苦又當入川孔道家戶絡繹供應倍于他縣雜差浮於正供剜肉補瘡盡填溝壑賣兒鬻女半屬流亾本廳念切痌瘝蒿目已久前曾兩臨該邑所經村舍一望丘墟流離逃竄不忍聽聞時有移滇夫驢畧陽原派二千餘頭本

廳因念民力難堪盡為請免雖不能登吾民於衽席亦庶幾古人所謂寬一分則小民受一分之惠亦欲長斯土者同心軫恤溝中之瘠或有起色豈期奸役數輩罔上行私壞法叢弊視王章為弁髦以民命為草菅致令百姓力盡髓乾驚慌遠遁本廳聞之不禁髮豎除嚴拏重懲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仰闔縣里戶人等知悉嗣後如有前項害民蠹役誅求無藝額外加派等弊許爾民不時赴稟本廳以憑大法重處爾民亦宜各安故土耕田納稅為太平醇厚百姓以無負本廳剔蠹安民之意須至告示者

批洋縣下邑疾苦詳

洋縣疾苦本廳知之最稔小民顛連豈止所陳二端據詳當即口述該縣仍另申道府酌奪繳

批略陽縣懇天查例詳

略邑殘苦之餘豈得重煩里戶仰縣照舊責令機兵緝捕圖長之名甚駭見聞不便僉設此繳

批洋縣童生翟溥世呈

據訴伶仃一身訓蒙度日於應役固難而命題立試頗有可觀破格免派該縣諒有同心本童持此赴縣乞免可也仍取覆繳

批西鄉縣乞天查商文

安土重遷人之常情今孟登高輕去其鄉昔人所以悲碩鼠也胡勝英為萘起見稟明以免後累該縣即以窩隱加之反向本廳索人可謂咄咄怪事仰即解經承究治仍嚴緝孟登高并完前件繳

批洋縣請減驢夫詳

洋民痛苦嵩目已久有不待該縣縷陳者請減一說見該縣實心為民之意當即商之道府仍候道府批行繳

批西鄉縣審擬李魁貴等招詳

田價或多或寡自有賣主佃或田或地自有業主皆非陳善之所得而問者陳汝恭等供陳書童忽然跌倒田中回家

身死則與李魁貴毫不相涉陳善誣命圖詐情罪顯著魁貴無端被誣累與重杖恐非法之平仰再確擬仍候本府批行繳

批西鄉縣申生員郭光偉違禁乘馬詳

事關褫革仰縣再行確查果否私自乘養查獲係何地何人首發 功令甚嚴必須情詞明白證見的確然後無枉仍候本府批行繳

又批

生員違禁養馬 新例褫革但部文現有文到一月之內准其變價之語查府行在五月初八日發鋪發到西鄉須三四

日扣至六月十二日一月之限始滿郭光儀馬該縣於六月初八日查獲尚在限內未便印照 新例處分仰縣再行確議繳

批南鄭縣繳胡氏領狀文

原斷曹典銀八兩因故舊之情起見據申領狀有恩養字樣刁詐之極殊可痛恨仰縣即提代書人重責三十板仍換領狀繳

批洋縣民王元輔呈

運典夫抵遷移驢即有明示仰縣嚴查小里捕官故違憲行想不獨在王元輔一人也該縣恤民向有同心勿致朦混速報繳

批程司獄呈

卑官微祿賴以舉火額設錢糧作何支銷乃至頻年不給枵腹任事世無此理該縣素能清釐積弊仰即嚴查解發無令中飽畫餅之偏識也

清風堂文集卷之十六

公移四

鄉約保甲議

爲人心之陷溺已極習俗之敗壞彌深敬陳挽救[illegible]採擇以正人心以移風俗事竊惟天地願生善人[illegible]生惡人朝廷願有君子而不能不有小人其所以[illegible]之數常絀而善人之數常伸小人之道日消而君子之道日長卒令惡人皆悔悟而爲善小人皆勉勵而爲君子非聖君賢臣乘其幾而亟圖之爲之立法俾惡者有所懲善者有所勸小人感而有所不爲君子喜而有所奮興亦曷克有濟哉夫江右向所稱節義之鄉文章理學之區都邑則又周朱過化之地也世遠教衰之後有溺女棄子子孫或挾父祖圖賴而父子之恩絕矣有夫賣其妻妻亦輕去其夫而夫婦之倫乖矣有弟姪往往奴其伯叔兄長而宗族之誼悖矣有假命抄搶多至數百家又比比差勾拒捕而編戸等于亂寇矣有掘墳盜塟毒發於人之祖父唆訟誣告禍流於人之子孫而奸民之狂逞極矣凡此皆習爲固然而不知其非是人心之陷溺已成風俗之波靡無復人心其所關豈淺鮮哉爲民上者宜何如痛心疾首而爲拯焚救溺之計也職蒞任時正値殘破之後哀鴻徧野流亡未集方撫摩休息之不暇一二

年後教之敦孝弟崇禮讓又明法律嚴查詰丁寧告戒不遺餘力數年以來如前所云幾幾乎遷而改矣此時而無法以持其後恐革面而未革心且千百人皆善而一二人不善亦足爲治之累職竊鰓鰓慮之茲者恭逢憲臺慨然欲建化民成俗之業文告所至野老扶杖聚觀無不感歎泣下愛民之誠其所以入人心者深矣乃復下諮訪之令詢及芻蕘此誠職建言之會也請得而陳之夫教孝教弟使人爲善人爲君子莫如鄉約禁奸緝盜使人不爲匪類不爲小人莫如保甲然世之所謂鄉約者講而已矣職則謂不在講而在實有以勸懲之世之所謂保甲者點而已矣職則謂不在點而在實

有以稽察之有以勸懲則與空言異有以稽察則非具文比二者將合行而分任之合行則不擾分任則有專責按今日之人情稽往昔之成法刪繁就簡永遠可遵行之既久將見一邑之中有君子而無小人有善良而無匪類矣故曰二法行而人心可正風俗可移豈惟都邑若行之全省全省當有時雍之化即推之天下無不然也其事宜詳列於左

一每圖設約正約副二人凡圖中保長甲長皆隸之給以紀善紀惡和釋改過四循環簿專司勸戒

一刊印　聖諭分發各圖黨正副令其每戶分給務使家喻戶曉實力奉行仍於朔望宣解不時稽查

一凡甲中有人行一善事甲長報之保長保長報之約正副約正副將保長所報某人行某善事登記善簿月終繳縣查考得實量情給獎其力行不怠爲善勤多者給善人牌懸其門首以旌之

一凡甲中有人行一惡事甲長報之保長保長報之約正副約正副將保長所報某人行某惡事登記惡簿月終繳縣查考得實輕則量責諭令自新重則照律治罪其再三犯法怙惡不悛者釘惡人牌門首以愧之

一凡圖中有因小事忿爭不得輕訟許訴約正副約正副即爲分剖曲直勸令和釋仍將和過事情登之和釋簿月終繳

縣查考准其調處

一凡圖中有人始不孝而今孝始不弟而今弟等類甲長報之保長保長報之約正副約正副將保長所報某人如何孝某人如何弟事實登記改過簿月終繳縣查考得實將從前所犯槩置不究如前曾經釘過惡人牌者約正副將原牌繳縣存查仍勉其精進

以上皆行鄉約事宜所謂不在講而在實有以勸懲之者此也

一每圖設黨正黨副二人凡圖中保長甲長皆隸之給以查報寧謐二循環簿專司查緝

一凡圖中遇有面生可疑之人保長即報黨正副黨正副即刻根問果係來歷不明者立時送縣查究則盜賊逃入亦無可匿矣

一凡圖中有出入無時衣服異常游手好閒賭博酗酒者甲長報之保長保長報之黨正副黨正副將保長所報某人如何出入無時某人如何衣服異常某人如何游手好閒某人何處賭博如何酗酒登之查報簿月終繳縣查考以憑提究

一圖中除人命強盜逃人抄搶即時飛報外如圖中一月內平靖無事黨正副將並無失事緣由登記寧謐簿月終繳縣查考存案

以上皆行保甲事宜所謂不在點而在實有以稽察之者此也

右各項如甲長知而不報罪坐甲長甲長已報而保長不報罪坐保長保長已報而約黨正副匿不登簿罪坐約黨正副此又行鄉約保甲之第一義也職誠闇汝無所知識竊以爲正人心移風俗舍此無由卽蒙採擇乞賜鑒奪施行都邑幸甚天下幸甚

條列地方利弊議

查得江右地方當兵火蹂躪之後流亡孑遺甫出湯火蒙憲臺撫鎮兹土思所以安集而愛養之誠不外此應興應革數端而已況職縣濱湖瘠邑兩遭殘破民生困苦尤倍他邑職受事以來如招徠開墾息訟弭奸輯和兵民嚴查保甲興行文教勸課農桑諸要務夙夜黽勉不敢怠皇俱經一一實心舉行報明在案今蒙諮訪所有添兵防守并采行便兌二則實因時制宜就地酌便無損於　國有利於民爲都邑起瘠甦危之亟務不揣芻蕘分條另錄敬陳憲覽懇祈俯賜採擇施行

一請加添防兵以資保禦地方之利也都昌爲南康屬縣坐落鄱湖之中上接饒建下連星湖延袤二百里環遶大湖素稱盜藪往年寇亂各憲調劄滿兵控扼南北後經平定循駐

遊守將弁統兵防禦蓋緣濱湖荒僻相機設防誠非無謂邇來駐防兵卒屢次抽調僅存九江營把總王成所部官兵止有三十九名同南康營調防兵數名在城防守職雖於鄉城地方力行保甲嚴飭匪類年來境治風鶴無聞但湖濱瘠邑當水漲之時賊踪飄忽靡常設有窺伺寥寥數卒內外不能照應水陸難以兼顧城池倉庫何以備禦誠不可不思患預防爲未雨綢繆之慮也職身在地方相度時宜酌量守兵非共得一百二十人不足布置當以百名駐城安插四門營房照常防守再設哨船二隻營房一所分撥二十名更番城外巡緝湖氛如是則內外有備城有磐石之安湖無竊發之儆

有利地方無過於此倘蒙憲臺採擇懇乞行文九江營內酌
量添撥幾十名發縣仍令現在把總王成統轄則地方受無
事之福仰沐憲德無旣矣
一請永撥便兌以除逆流輓運之害也都昌起運漕糧歲額
一萬二千二百餘石舊例征貯縣倉復轉輸省倉候兌此例
通省皆然但查江右有漕州縣如南昌現住省會其臨瑞吉
撫建廣等府俱在會城上流其間道里遠近雖有不一總屬
順流而下力少功倍惟都昌獨處省城東北居鄱湖之下流
至省三百餘里每至徵完正值三冬湖水消涸之後從縣倉
達湖紆廻十餘里盡成陸地肩挑背負力費浩繁且米粒又

多狼藉迨裝載上船逆流而上縴挽維艱風浪不測關係匪
淺又邑內船小而少湖中非風不行守候耽延廢必兩三月
始能運足及兌運北行漕船仍由縣境出湖是各府漕糧俱
係自南而北獨都昌之米其始自北而南旣又自南而北輸
輓艱難吏民同患職查閱乘誌昔年漕司會以逆流輓運之
苦將都昌縣漕糧詳請就便截留運解京口蒙批允行自職
涖任三年以來皆就便運解京口官民無輸輓之苦漕糧得
早竣之效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所慮日久變更爲害不小
仰祈憲語申飭司漕衙門將本縣漕糧永撥便兌仍祈批示
勒石久久遵行則窮邑邀免重困憲恩莫並高深矣

招墾議

案查都邑荒缺田地業經前令查造結報蒙於郡邑殘破等
事案內彙題請豁在卷舊年九月初三日奉憲檄爲被寇荒
亾既多等事內開變亂以後新經荒蕪田地作何勸墾之處
行縣酌議經前署事胡丞草率具覆今復蒙查詢職敢不再
參末議確陳憲聽查本縣原報荒缺通縣合算計共十分之
四自十三年以來本折錢糧積欠累萬其受病之根皆由勸
墾招徠之法並無實力舉行者耳職於舊年九月二十九日
抵任目覩荒凉之狀寢食俱廢屢經隨事陳報在案今議開
墾之法念都昌一邑並無題補之官無從捐助至於鄉紳富

民尤不可得職旣爲民牧惟有銳意招徠悉心撫字逃亾之
丁論其復業拋荒之田勸其開墾志期不費公帑務令野無
曠土以庶幾無負服官盡瘁之誼此職在都言都自盡分內
之當然所見如此至可否行之他邑統在憲裁除遵奉憲行
現在遍示四鄉廣行招集勸墾外緣奉飭催議覆事理理合
申覆

請復塘兵工食等議

查得　恩詔未復各欵內如塘兵一項在江右濱湖帶山之
邑勢所必需而在今日裁兵撤防之時更宜亟復若本縣蕞
爾孤城逼臨大湖之上則捍衛城池守禦巡警尤萬萬不可

缺者舊制額設梁兵四十名每年編給工食二百八十八兩此在承平之日則然及職到任正值伏莽未除湖氛充斥而工食奉裁梁兵欲散職因念湖濱巖邑不可一日不資防禦慰諭勉留數年以來其器械口糧皆係勉力捐給今雖奸宄斂迹而防兵日撤現在荷戈執殳之兵僅寥寥三十餘人若無梁兵協守將澤國空城何所恃以無恐則本縣梁兵工食一款亟宜請復者也至於脩理城垣倉監二款查本縣額編每年脩城銀二十一兩有零倉監刑具銀二十兩自充餉之後歷年城垣畧有坍塌職即捐貲甃築案經報明目今雖有現任捐輸之例但禁城重地囹圄圜室均屬緊要亦宜議復

以仰 國體再查未復各項皆係前人因宜設立周詳盡善無可節省者但今尚在 國用未充之時職不敢昧請全復止就職縣今日所最急而宜即復者確議詳請伏乞俯賜轉詳題請復給所裨於地方非淺鮮矣

請增募梁兵議

竊照裁兵倡亂安義建昌靖安在在告警職縣所有駐防目兵三十餘名盡行調去空城孤懸種種可慮職與一二僚屬圖度守禦晝夜督率吏役并向來召募梁兵乘城分梁往來巡視在城紳士亦各挾矢抱弓黽勉共厲因以綢繆牖戶之心爲籌畫久遠之策采謀僉同議於原額梁兵四十名之外再行召募六十名情願捐給口糧添撥各門分堞防守緩則訓練巡查急則登陴禦暴以安人心以防意外至於城外各鄉責令黨正副保甲長立寨守險盤詰奸宄無事則力田安業有警則犄角相援庶幾奸人不敢窺伺四野得以無虞合詞呈請前來伏念職縣孤處大湖之濱水天一色瞭望無涯與別縣大不相侔守禦之法尚極嚴密況客兵不如土著昔人言之甚詳在今日尤爲對證之藥無論多事之日固宜爲先事之備而無事之時尤當惕有事之防則土兵百名之設誠可永久遵行爲巖邑金湯之計也事關地方理合申報伏祈飭批下縣永行遵守庶城有苞桑之固鄉無鷄犬之驚皆

沐憲臺威靈雨露之所賜矣

請蠲無徵積逋狀

查得都昌界連饒郡康熙十三年春即聞寇警人民惶避繼柯程倡亂兇聲震隣萑苻四起至八月二十七日饒寇陷城盤踞半載擄殺之慘難以言狀及十二月十九日大兵恢復屯師駐牧前令招集殘黎供應軍需驚魂未定不期十四年十一月縣城復陷再遭焚戮歲月之中兩經殘破雖經恢復而巢卵無遺青燐夜泣遂致丁缺田荒錢糧虧額前任滸知縣查報荒蕪田地三千四百四十八頃六十畝零殺戮逃亡人丁三千八百三十丁詳蒙轉請題蠲在案至十五六兩年積

燹未起兎磔盈城拋荒尚爲石田逃民猶未復業間有復業
之田十五年水災淹沒秋成絕望偶有歸籍之民十六年瘟
疫流行死亾相繼正如憲檄所云民生困苦未有甚於此時
而江屬之受禍最深又未有甚於都邑者也職於十六年九
月二十九日抵任目擊心傷無肉可剜因奉上命之追呼不
得不於現年錢糧多方督責猶恐甫集哀鴻聚而復散今復
奉部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節年民欠錢糧設法并追按冊
而稽悉係逃亾絕產無人可問無戶可徵者職目擊民瘼而
依違不言是戕民也民困已至萬分而不爲痛哭陳請再籲
憲恩題請全蠲是悞　國也戕民不忍悞　國不敢業將催

徵不得情由於請　旨嚴查節年錢糧等事逐案詳覆外今
奉前因相應仍懇憲臺俯念縣境失陷最早恢復獨遲屠戮
極慘傷殘更甚亟將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年荒缺無徵民
欠錢糧轉請上憲邀沐題蠲俾上免案牘之煩下慰雲霓之
望官民戴德永矢勿諼矣

請蠲康熙十三年無徵逋賦狀

案查前任知縣潘如安徵收十三年分地丁兵協錢糧定例
本年正月開徵因是年開徵之時即値閩廣變叛人心驚惶
輸納不前繼柯程二逆率衆倡亂都昌界連饒郡賊鋒道處
克聲震隣百姓驚相逃竄查縣城淪陷雖在八月二十七日

從前數月民皆有覆巢破卵之危救死方且不暇安能依限
輸將因是本年錢糧前任潘令僅徵完銀六千四十兩隨徵
隨解勢不能同無事之時可以按四月完半之功令而計考
成也再查被陷以後賊兵數萬盤踞半載擄殺之慘難以言
狀至十四年十一月縣城復陷辟遭焚戮老稚無遺兩經殘
破丁缺田荒前任潘令業將催徵不得情由久經詳報蒙憲
轉詳題蠲在案今奉憲檄仰職遵照部駁將十三年未完地
丁銀米扣算失陷以後准其蠲免未失陷以前計日行追充
餉切念職自上年九月二十九日抵任瘡痍未集兎磔盈城
拋荒之地尚爲石田逃亾之民猶離故土冊查現年錢糧尚

多缺額無從徵解職正在宣諭　國恩多方招輯若復追徵
舊逋切恐現在之丁又復逃亾已熟之田又將荒棄是徒以
清舊之虛名反虧現在之實課關係　國計甚匪渺小職前
經備繪民情將地方殘陷獨久等事具文瀆憲轉詳請免舊
逋在案今奉前因相應再懇憲恩轉詳邀免十三年未完餘
欠庶官民得併力於現年可以漸收全額之實效矣爲此備
申

請蠲康熙十五年無徵逋賦狀

查得十五年分未完錢糧皆緣十三十四兩年兩遭殘破賊
兵盤踞甚久殺戮逃亾毒痡最甚十五年雖經恢復哀鴻未

集僅止空城四野拋荒徒存荳莖間有鋒鏑餘氓耕田復業又遭大水浸淹疫癘繼作兵火之後加以災祲顛連困苦莫此爲甚其未完錢糧業經前令將荒缺丁田催征不得情由彙於灘陳郡邑殘破等事案內詳請題豁在案職於舊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任空城闃寂雞犬無聲慘氣愁憐相逼馬首逃丁未歸版圖石田猶成棄土新糧坐絀無術補苴惟有竭力招徠專心撫集起此溝中殘瘠漸爲　朝廷供輸秷秸不意部駁未允猶沐憲恩念切痌瘝行令分別地方傷殘輕重設法催征仍先將各案完結情由敘詳呈報咨部職備查十五年荒缺錢糧實由迭罹兵火民未復業田仍荒蕪其熟者

又以水災無收無從徵解萬難設法所當亟籲憲慈俯鑒本縣地方受禍最慘傷殘特甚將十五年荒缺無徵錢糧即賜轉詳彙題邀免庶　皇恩得以下究而災黎可出湯火矣爲此備申

申報秋旱狀

查得都民兵火之後家室仳儷逃亾過半職抵任多方招集復業墾荒而鋒鏑之餘瘡痍未起即歲登大有猶不能給俯仰以足課額不意今歲天禍一方六月初旬以來田禾正資雨澤而旱魃爲虐浹旬不雨禾苗待槁職齋心步禱綏徵息訟俾民竭力戽救直至六月下旬微施霡霂少甦枯涸豈七月至今亢暘愈熾本縣傍湖田地猶可婦子并力車戽灌溉少蘇其收成其沿山一帶高阜之區依塘蓄水者遭烈日焚炙池底龜坼雖有人力亦無所施此某某等所以環訴馬首亟切籲詳也除現在步禱祈求仍一面勸督里民盡力補救外但事關秋災例有定限職不敢不據情申報伏乞憲臺俯念天災即賜給詳各憲照例緩徵勘實彙題庶憲恩雨露遍及萬黎矣爲此備申

請以透完荒缺米准抵漕兌狀

案查十四十六兩年透完漕米皆係荒缺無徵里民包賠之膏血也今幸邀　皇仁蠲免更蒙憲臺詳請給還檄令職縣

里民赴領職宜諭憲恩里巷鄉村歡呼震地但據兩年里民陳啓盛陳長生等咸稱殘破之區無船裝載願抵新漕職切念今歲亢旱無收十八年分新糧開徵彌月各圖完數十不及三民間力盡筋疲勢難如額征解況十四十六兩年透完之米即應給還現在欠納新漕之人與其給舊徵新費窮民往來盤運之苦不若作抵十七八兩年糧米竟取各里民領狀同職縣印領申繳憲案之爲便也今據前情合無申懇憲臺軫念窮黎俯俞所請准將前項十四年透完荒缺米二千七百六十六石七勺十六年透完荒缺米二千九百五十五石四斗六勺照數抵銷十七年尾欠米外其餘盡抵完十八

年現比新漕仍祈賜檄下縣遵行照戶免追俾大小花戶各得均沾實惠則憲恩浩蕩都民頂祝無疆矣爲此備申

請免加增稅契銀兩狀

查得稅銀一項蒙上憲洞悉江省屬邑土瘠民貧非比蘇松饒富爲民請命三上三駁職敢不仰體憲懷悉心籌度以副功令但職縣於江省之中尤屬荒瘠若加稅銀適爲地方滋害勢有萬不可行者不得不痛哭流涕冒瀆憲威也切惟都昌尤邑僻處湖沿田地塘堰依山傍澤十日旱則麓阜焦枯三日雨則湖水淹沒地土磽瘠不比江南田腴値貴也都民勤於藝植向在承平不過守祖父所遺力耕餬口不輕棄售

開有民間交易田房投納稅銀隨收隨解自遭殘破之後兵馬蹂躪人民逃竄棄故土而徙他方者什有五六戶口田廬荒缺過半此前令業於郡邑殘破等事案內繪圖上告比年雖極力招徠而復業未全煢煢孑遺耕鑿供賦之外僅充饘粥焉有餘力置買產業今奉部文以大中小三則下郡縣酌議職仰遵憲示傳集士民從長商酌據通邑里民杜乾五等咸稱兵火之後十室九空田房買賣絕無其事稅從何出若欲酌定部額二百之數每年必須交易七千餘兩方足此額合計都邑地丁錢糧僅有二萬餘金而買賣之銀歲限三分之一萬無此理勢必攤派里民年年賠累無休嗟此荒瘠之區正賦差徭家家戶戶無不剜肉醫瘡若再加增稅額鋒鏑餘生必至旋踵溝壑情詞迫切呼搶乞憐真有不忍見聞者職忝居民牧誼與百姓同其休戚既無點金之術上佐軍需而又坐視民間疾苦匿不上聞是上負憲臺愛養之心下負子民禱祀之望職具有心胸不惟不敢抑又何忍爲此謹據輿情冒昧申懇合無仰祈憲臺軫念殘黎特賜轉詳仍照舊例隨收隨解俾荒陬稅額邀免格外庶中澤哀鴻得安堵作矣爲此備申

同申南康府無從徵收雜稅狀

查得都邑彈丸一隅僻處湖角荒山大澤居其半土瘠民貧

所存田地止藝五穀以供賦役別無物產更遭兵火十室九空又以地非孔道百貨不至民間或有婚喪大事勢不可缺者俱至會城以及新建之吳城鎮等處買用本地絕無土產客貨可以徵收稅銀無從酌量定額今奉查報理合據實申覆伏乞憲臺軫念殘僻即賜轉詳請豁地方受德無窮矣爲此備申

請免添設茶引狀

查得添設茶引一案奉憲行職查議事關裕餉敢不凜遵但任土作貢國有常經職詳查都邑赤山荒麓地不產茶昔在承平人稠物阜每歲止有額徵引課一兩三錢完辦不缺自

經殘破逃亡未復所有僅存孑遺又遭連年災祲加以軍興旁午疲於賦役十室九空以致舊引歲課查奉檄催不能應解萬難與產茶地方家栽戶植廣播成林通商貿易以茶為利者可以同日而語添引增課也理合據實申覆伏懇憲臺俯念職縣地瘠民貧素不產茶即賜轉詳仍照舊額徵解庶殘邑有賴而憲德無疆矣

回申南康府嚴查狀

年月日蒙本府倫信票為嚴查徵多解少之弊事差袁宗學到縣該職捧讀憲文不勝驚異竊查都邑錢糧因殘破之後積困民窮前任歷年逋欠無徵久在憲鑒職抵任瘡痍未起

流亡未復勺水盟心多方休養而錢糧一項日夕與里民慰勞勸諭不敢少懈十七年分錢漕職因兩次入闈徵比愆期兼之上派雜沓悉索那應歲終核算完數寥寥今春漕糧儘額撥兌兵餉又急如星火職不得已只得減從裹糧褰帷鄉曲挨門切諭撫催交盡即官吏從役日逐薪水蔬菜皆職發銀自辦欲省百姓雜費一分即多完正供一分無奈民力有限錢漕一時不能兩得前在鄉報明起解者實徵在官之銀不過此數其餘或逓年包總或里長認完方事陸續措辦候回縣拆解亦有頑梗遠颺并窮苦無措追征不得者十居一二況都邑舊例錢糧俱係里長各自收貯彙齊拆封今職回縣雖幾及十日而里長未有一人拆封者封既未拆徵之多與不多解之少與不少未可定也今奉憲文內云徵多解少希圖入己竊為駭絕伏念職讀書懷古恥為俗吏雖迂疎無當愧無他長惟清白二字矢之衾影上可以鑒皇天下可以對黔首受事以來從不取民間一錢黃童白叟皆知職心此固可執塗之人而問之也夫以平居不擾百姓之錢而疑其一旦妄意在官之餉此固不待辨而知者憲檄又云或受制胥蠹操縱不得自由此又非所語於職也世固有因胥役之利誘一經染指任其牽鼻者矣職律身頗正馭下頗嚴凡事獨斷胥役罔敢以非法之言進者況起解錢糧有何不得自

由且職屢蒙憲臺獎借自謂在上有特達之知而今檄所飭皆極不肖之所為聞之傷心職雖飲水茹蘗砥行厲節復何望乎且職之所以不惜澹泊不惜辛苦不惜委曲圖所以安上而全下者將以求知於上憲耳求全而得毀此昔人之所以仰天椎心淚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伏祈憲臺更賜確訪然後施行則勸懲當而下吏知所黽勉矣為此備申

移駐防守備禁約防兵文

照得都邑兩經殘破斯民困苦已極貴營兵主以貴府能禁戢兵丁妥安黎庶調令防守茲邑本縣在都埠即聞貴府號令嚴明能念民瘼及入境聞見相符甚為斯民稱幸項見鎮

臺首以貴府曾否兵民相安爲問及晤中營遊府又以文武相和兵民相安諄諄告語又謂本縣與貴府同在一城凡事細細商確勿分爾我此誠貴上臺撫恤都民之苦欲令本縣與貴府勳名俱盛相與有成也本縣撫此瘡痍目擊凋殘之狀查在城居民不過二百餘家有家眷者十不及三有城無民何以城爲卽貴府防守亦從民生起見豈止守此空城乎今本縣出示招徠其間能諒本縣與貴府愛恤百姓之心者自能率先入城恐其間爲習見習聞所囿執兵必害民之說心懷疑慮畏縮不前者亦或有之招徠之責固在本縣而使百姓絕無畏忌踴躍來歸則在貴府之申飭號令嚴禁擾害使兵知所戒而民有所恃則貴府之德愈盛而名愈昌矣爲此合用手本前詣貴府煩爲查照出示禁約勸民入城不勝至幸須至移會者

申報捐造營房告成安插駐防官兵狀

竊照職自去年九月二十九日銜　命履任入城惟見頹垣破壁十室九空城郭空虛有土無民查閱城廂烟戶冊居民止二百餘家不過廚販菜傭零星散處卽衙門廝役亦皆棲止四鄉早來暮歸職隨遍示招徠民猶裹足因咨詢父老咸謂寇陷之後蒙憲調兵駐防向無營房居住現今寄寓民家寢食共處遂至人戶不敢入城因思欲民復業必須首建營

房但以無術點金日焉蒿目本年三月初三日據里民杜乾五等連名呈請捐造前來隨於初七日具詳本府蒙府允行并賜通詳職遵卽傳集里民倡先捐助相擇四門平原空地給價購買鳩工庀料共建營房二十二間仲冬初旬卽據報竣隨經備移防守王總司案准該營移覆擇於十二月十八日移營安插職又買備各營房內鍋碗櫈桌牀凳缸桶家伙什物逐一開單移送該營散給於本日分撥遷移安插得所訖是役也估計營房地基工料價值及鍋碗牀桌家伙價值另冊造呈內除各里民樂輸銀一百二十兩外皆仰賴本府捐貲倡助及職與本縣糧捕二官勉協贊襄始克告竣從此兵鮮露處民有寧居職現在曉諭招徠可使數年播遷無定之民不難聞風復業但防兵賢愚不一今雖分撥營房或有仍戀民居宴安寢食者亦未可定合無仰懇憲威再行申飭俾永遠遵行庶兵民馴習相安而流亡漸臻復業城守民生兩有攸賴矣緣係安插防兵日期事理合應詳報

申巡道請免調防兵狀

竊照都昌一邑當大湖之衝太平之時尚稱盜藪昔年饒寇猖獗本地不軌之徒聞風響應甲寅乙卯兩經失陷雖大兵恢復之後前令招撫投誠安插歸農究竟鷹眼未化時防竊發蒙上憲衡量地勢佈置防卒調撥九江營兵二百名饒州

營兵六十名駐劄防守年來萑苻稍息地方稍寧此皆防守將士之力與上憲綢繆未雨之所至也自去歲抽調入楚守戎撤回九江所存在縣防兵數不滿百孤城寥廓正慮前此奸宄窺伺空虛復萌故智職所以捐建營房移會防官分派四門晝夜防禦猶恐兵單策應不敷比聞又有抽調出師饒屬之舉切念職縣湖濱盜藪居民復業甚少兼以衙役寥寥目今漕糧現貯倉厫新卯正在開徵監倉尚有重犯在在堪慮況今德興告警恐復聞風蠢動若再行抽調則城空如洗設有疎虞咎將誰任焦頭爛額誠不如曲突徙薪之為愈也職從地方起見不得不言亦不敢不言并不敢言之不早伏

祈憲臺俯念職縣地方即憲臺之地方殘邑空虛防兵萬不可撤懇賜移會協鎮倘有出師需用官兵免行本縣防丁內抽調庶湖氛不熾孤城有賴為此備申

申請脩築城垣狀

竊照都昌縣城逼坐湖濱三面環遶大澤素稱荒險之區一縣倉庫獄四所恃以無恐者惟此城垣是賴因額設歲脩錢糧奉裁充餉年來每遇雉堞城舖門樓少有損壞職即捐貲脩整不敢詳瀆不意今年五月初七以後大雨連旬晝夜如注自東門以至西門沿湖一帶城墻上淋下浸加以怒濤排擊五月十八十九等日倒壞崩潰者無時無之職於五月二十五日業將報明異常雨水倒壞城垣事具文申報在案豈後霪雨不止危垣續倒數十處今刷圖丈度計通根全倒應重新壘築者共有一百四十餘丈其墻縫滲裂磚石垂落亟需脩葺者不計其數估計磚灰石料人工食用之費不下千金職以城務為重先經捐貲購備竹木於倒壞處所密布排柵權時綢繆仍督率人役徹夜內外巡防見在捐銀責令窰戶燒磚候用外但此舉脩築並行工料繁夥職司守是土當國用匱乏之時捐貲固分所宜其如綿力不繼同城之官皆寒員末職俯卹不給至於鄉紳士民又兩罹兵火十室九空雖有子來好義之心而無捐助解囊之力職仰屋思惟點金

無術憂心如焚然身膺百里有錢穀刑名之寄城垣不可一日無備豈敢畏難顧忌因循貽悞合無申請憲臺俯念湖濱孤治城垣關係最重酌賜飭批於何項錢糧內暫行動支脩築俟完工之日開造用過工料價值數目清冊呈報查核庶嚴城保固金湯官民共戴鴻庥矣為此備申

清風堂文集卷之十七

公移五

移新建縣議採草第一文

看得湖之中有洲洲之上有草非荻非葦不過橫流弱植水落則與洲俱出水溢則與洲俱沒似亦可任人之取而無禁者都民以爲可以糞其田而取之也蓋自有都昌以來至今日矣而不期新民之爭之也爭者不已採之者亦不已因而在先朝有每鐮六合之說但未舉行至康熙十年新民訟之院司道府於是復有每鐮一升五合之議因甲寅變亂兩邑濱湖之民皆救死不暇無採草者亦無爭草者去年雖經平

定流亾尚未全復然豈無一二採草者草往而米不來此新民所以有藐法滅斷之控也今准大移喚集詹必第等細訊咸供甲寅以來田地荒蕪無人採草去年採草不過數家因無官收縱使有米亦無交處至萬欽等所稱焚居等語從無此事本縣因念計鐮交米法非不善但採草俱在播種之前一時並集人船必衆洲在大湖之中四面皆可泊舟勢難魚貫而入無官固不能收即令有官不過巡司等職恐不能取衆不譁則是無米必爭有米亦爭爭端正未可息也求息爭之道莫若以銀易米先期徵貯縣庫都民採草之後新民赴縣領銀可不煩辭說查舊卷亦有議及此者惜未之行兩邑之民原無岐見欲使兩利而永絕爭端誠在本縣與貴縣酌行之耳至萬欽等憑空結撰張大其詞不過危言聳聽無足深究者也康熙十七年　月　日

申院司道府請究新建奸民墾草滅隣狀

爲訟棍墾草滅隣播惡滔天愈詐愈險愈告愈誣號天詳勦以救萬命事據本縣一都等都民人李十四等具詞等情據此看得採草一案都民受新民之肆害吞噬連詞疊訟拖斃多命含冤恐屈而莫訴者非一朝一夕矣職於十六年九月抵任十二月內准新建縣據萬欽呈詞移關到縣職因求致爭致訟之故訪之輿論皆云採草之時不但都民即新建之

民亦同時採草人衆船多其間納米者或多或少或納或不納其勢必爭爭則必訟訟則都民必爲新民魚肉又翻閱舊案見督臺有委官驗收恐致滋弊不便准行之批煌煌憲語居高聽卑所見者遠職早夜思維求所以息兩縣之爭而副督憲愛民之意計惟立一定額則無或多或少或納或不納之事又徵米難而徵銀易竊議以銀易米徵貯縣庫以待新民之取移商新建縣關覆去後未准回關有南昌縣貢生萬份者係前詞主息之人來縣月餘始投刺相見首言納米一事要職詳請委官職因言督院前批不便准行下屬何敢詳請萬貢生遂云十六年以前地方變亂納米一說似難啓齒

目今十七年作何裁酌職訊之居民皆以不曾採草爲辭而雖逢萬貢生到縣往返之意議以三十金權爲十七年納米之資至來春仍依前斷職縣民人立有議帖萬貢生立有收帖賓主酬酢歡然而別此十七年六月間事也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復准新建縣移關內敘萬欽告萬貢生受賄害事萬貢生因新選寧都廣文恐留阻赴任捏稱帶銀立字止爲脫身之計等語字字不根閱之駭極人心之險一至於此萬欽小人不足責不意萬貢生忝列衣冠亦復譸張兩舌有靦面目獨不畏天地鬼神乎時聞萬欽已控撫院發憲詳覆正靜聽間今年正月二十一日洲民陶仲玉到縣投劉貫文家願

將自置草洲賣與都昌採草於二月初三日寫契要價一百四十兩將到縣報明職適於是日往鄉徵比錢漕仲玉守候至三月初十日至三汊港親賫賣契投見并將先年買洲原契送驗職訊其來意云向住萬羅墩置有槎游李家港官洲等處草洲今萬欽告狀又要派小的出使用小的前番爲派使用坑小的揭債至今未還小的情願把草洲賣與都昌斬斷兩縣葛藤小的只當行一件好事夫息兩縣之爭斬從前之葛藤職意中事也聞其言甚喜但一人之言不足信因問有甚正經人據云家裏有姪陶士弘是好秀才隨行有姪名陶宜甫仲玉窺職有遲疑之色復云都昌遞年陶孝貞是小

的一家現在聽比可問因問陶孝貞云果是一家遂將陶仲玉賣契付與陶孝貞收執候回縣定奪職於二十日到縣陶仲玉日每求發洲價職終未之信忽一日仲玉稟稱現在武舉人任家兩位相公在此是小的至親小的請他作中問他便知小的真情遂訊之二生云其住萬羅墩買洲因訟揭債并今賣洲俱係實情二生遂作中書押職始令李十四等繳前議價一百四十兩當堂面給陶仲玉收領意謂都民從此買新建之洲完新建之課採新建之草都民即新民可無畛視而從前之葛藤永斷矣不謂奸棍萬欽瞯知仲玉將洲賣與都昌仍裝訐告萬仍故智將盜賣裝頭控新建縣仍令陶

仲玉以官民合謀等事出訴聳新建縣通詳各憲夫仲玉非鬼非蜮潛住都昌三月百計求信惟恐都昌之不買今中明契真價足如此住縣之久如此而捏稱販柴都昌既曰販柴則原買草洲老契何故攜帶身旁又捏稱逼勒摸寫夫既受逼勒則寃抑之氣忿難待旦仲玉一歸即當遍控各憲表明心迹何待遲至五月初六日萬欽出告之後又經新建縣提訊而始有此一訴泰鏡在上固不待言而知其誣也總之萬欽等一班神棍險詐叵測舊年挽萬仍議和爲媒得三十金而以一告抹去今串陶仲玉賣洲爲媒得二百四十金又以一告希圖白騙連環設局一唱一和天壤中乃有此等窮兇

極惡之人最可異者新民有草都民以米易之不過民間交
易之常至兩邑接壤彼此互相置産處處有之亦非邊洊之
事今萬欽等以戶婚田土細事故爲驚天動地之詞致煩憲
聽此奸民之尤誠法所不容者矣更可異者職與新民從無
岐視前從欲息兩縣之爭起見故有以銀易米之說移商新
建縣萬欽卽詬職爲滅斷又云教民不納米而爲亂獨不思
朝廷正供亦有折色豈草洲折色卽爲亂乎又云不公又云
縱徇至閙仲玉訴揑職之言無復人理豈職學古入官而肯
作此市井語乎聽言當以理察憲臺自有明鑒正無容多辨

也職與萬欽閙仲玉等雖非本管亦係隣邦官長今矢口詬
厲褻語汚衊大體蔑夷綱常掃地凡屬縣官當爲寒心漸不
可長縣官而上亦當爲寒心憲臺兩間正氣必大創治此輩
庶足以扶植官常伏乞憲臺立賜霆威親提萬欽閙仲玉等
先正詬辱職官之罪仍嚴究萬欽串黨設局指使閙仲玉賣
洲騙銀反肆顛詞圖賴負情并提貢生萬仞武舉人伍之垣
任之輸到案研訊立帖收銀賣洲作中庶實照契斷産殄誣
正法庶光棍知所儆懼而弱肉不致強吞矣爲此備由通申
伏乞照詳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移新建縣議採草第二文

看得新民與都民非有世仇止因採草一事疊訟不已前詞
未結今生員涂縉等又連名上控撫憲請於南山寨勒石併
加兵設砲等語內開劉守德等查劉守德一案已蒙臬憲審
釋現有發落憲檄可據今以小事而張皇其詞誠屬不根且
新都兩邑雖有大小遠近之不同皆係　朝廷赤子皆屬上
憲部民都民採草肥田上輸　國賦其來已久不知所犯何
罪而加兵設砲以待之也總之處事不能平心不自覺其言
之過當耳今准大移奉平心以處之諭仰見息爭睦隣至意
本縣試平心以言貴縣請平心而聽可乎槎游南玲李家港
等處草洲今春閙仲玉詣縣求售交易已成新契老契現在
從此採新建之草完新建之課貴縣倘垂一視之仁謂都民

卽新民則令都民蒙業而安可也如以臥榻之下不容鼾睡
鄉楚非敵念之稔矣其敢指息壤以買禍乎償原價以返舊
業各得其故有無不可者惟貴縣之命命之按鐮交米之說
想前人亦大費苦心而勢不能免於爭今欲息爭而仍出此
恐爭端卽釀於今日貴縣變通一言誠兩邑之福而千百年
之利也上下四方實式臨之徵銀移解如果可行是在貴縣
裁酌至當示以定數務使兩心折服可垂永久以萬物一體
之懷爲至公無私之舉本縣竊在下風敢不惟命如從前未
交之米因遭變亂無從查核况事屬已往應否照　恩蠲例
免其補償至謂都民宵黨焚掠原屬皆曰前此實無確據今

若徵銀之說果行則彼此無爭又何患焉倘慮後此或有是事則三尺具在斷無姑息從事之理正不必爲未然之慮也本縣不揣愚懇率臆奉復如有未盡再祈移教務求商確允當會議具詳以息兩縣之爭以垂奕世之利拜貴縣之賜永永弗替矣爲此合關貴縣煩爲查照施行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

移新建縣議採草第三文

看得草洲一案徵銀償價爲永便息爭高明所見允協芻言但所稱廖郡尊二百五十兩之斷查原案止斷每鎌米一升五合並無折銀之事恐係洲民萬欽等誑語瀆聽似難爲例

然 朝廷設官有分土無分民居官爲國有分民無分治旣爲百姓息訟撫綏不在計利盈絀承諭將米折銀欲以一百五十兩爲額在都民之意必以爲數過浮錯愕難從然本縣旣以睦隣息爭自任若再順輿情爲荒邑請減似乎偏惜都民有違貴縣協情永久之議當勸諭里民勉力悉索以從大命立碑刊榜永垂鐵案眞百世之利亦敝邑之願也若十三年以後償草之米前已移請照 恩蠲例免其補償蒙諭六年積弊勢不能淸固深識將會人情矣況都邑經殘破以來欲將流亾舊鬼之逋取償哀鴻甫集之戶本縣卽思奉命何以揩手乎欲結憲案惟在原豁來教所謂一息無不息也倘必不能已請照十三年以前量斷五十兩以補歷年之例前斷歷年則不僅六年可知也且六年之中半遭變亂又非前斷承平之時可比也讓免之議旣不蒙允流亾之逋又難追求本縣展轉思維惟有捐資量償五十兩以了此案奉貴縣寧恕毋苛之諭或不以此言爲河漢耳幽畢十賣洲一事其價銀二百四十兩乃本縣當堂交與畢十者見諭各還故物敬聞命矣本縣已經備載前關移覆但據畢十止以五十二兩存庫其餘托言詹必第等瓜分天下變易常例醻中謝禮客或有之然未有賣洲之主僅得其二而事外之人反分其三者來諭押畢十過縣面質貴縣早知一面之辭難遽信矣

惟望早賜畢十來縣與詹必第等當堂對質有無瓜分虛實立見本縣當卽錄其供認實數將畢十賣契移送貴縣追吐存貯抵還折價可也其賜會詳一稿覆讀數四虛公協衷碩畫周詳百年來紛爭難結之局自此得息有貴縣執耳主盟敢不奉盤匜以從事乎至于請銷涂縉一案須接府行轉奉撫憲批詳已如尊議本縣忝在寅末沾佩多許矣康熙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移新建縣議採草第四文

查得折銀數目并勒碑刊榜緣由本縣悉如教遵行無庸再贅惟十三年以後之逋未蒙俯允諭以二百金而後可在貴

縣計歲異科爲數原不過浮但敝邑六年之中半遭變亂採草之人流亾什伯勢難取償本縣意切睦鄰前請照十三年以前之斷量給五十金以結六年未了之案此亦調劑苦心不惜黽勉以從事耳若以二百金爲擬不惟新撫殘喘之戶力不能副而於貴縣寧恕毋苛之諭毋乃初終河漢乎本縣切膺民牧既以息爭自任豈因莫可如何之勢棘手逡巡復成築舍今勉遵大命照前議五十金再加一倍仍祈貴縣允議詳行何幸如之倘貴縣猶然見少查鄱畢十賣洲之價原係一百四十兩本縣當堂付給更無異說俟貴縣會詳如議即將畢十賣契老契一併移送貴縣追銀分給此所謂一息百息似可永杜葛藤者矣康熙十九年四月日

移新建縣議採草第五文

查得貴縣移送會詳大稿此不朽之舉亦不朽之文也遵諭放行用印望即賜繕詳兩邑實嘉賴之十三年以後舊通一項貴縣以多寡未協不蒙允行本縣從睦鄰息爭起見續以鄱畢十所得洲價一百四十兩作抵前項一說移請既荷貴縣俞可當俟會詳批允銷案之日即將畢十原契移送貴縣可無異說矣至於畢十供稱愧送都民作中人銀二十八兩其諳漸漸入情但此項洲價本縣當堂交給畢十前稱瓜分八十餘兩今止稱二十八兩作中人錢初終互異則昔之所供以多爲少安知今日不又以無爲有乎但息爭之議事在垂成本縣亦何敢膠執容俟查明奉覆可也另錄詳稿一本移送貴縣仍祈賜印過縣以便存案用垂永久其覊棍拴串等事并藐法滅斷二案於侯示稿詳銷幸勿遲緩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新建都昌縣會詳院司道府狀（此文係新建令楊覺山主稿）

爲酌定徵銀折米之例永彌採草構訟之端敢恃合詞具詳請憲飭昭鐵案以垂百年利賴事切惟有分土無分民民則率土皆赤子也有治人無治法法則隨時當變通也新都兩邑界處鄱湖疆理雖分隣封密邇所有新民之樵

游李家港南山埂等洲每歲鬱生荻草可以肥田都民乘春刈採勢所必需遂相忘畛域之別矣然查各洲額載課糧又有田蕪成洲奉丈攤賠虛米此係新民按額輸將故在前朝時都民之越湖採草者議以每鐮一張交米三升後經訐訟復蒙斷每鐮一張交米一升五合以資新民糧課之需且昔人計慮周詳于採草之期委官査驗給票交收以防紛競法非不善也然而人衆易囂日久易變往往因爭構訟已不知凡幾矣自鼎革以來兵燹頻仍委官例廢其相因循者垂二十餘年及康熙十年間洲民萬欽等叠詞具控有蒙自十三年爲始仍照舊例按鐮交米之斷

殊意旋遭風鶴未及舉行數年以來都民之採草者旣以人志不齊又以例無畫一由是未經交米以致洲民復行共控聚訟無休雖其詞出有名頁亦由法之未善有以致之也今從前未交之米現在酌量議還已無論矣倘後此仍照按鐮交米之例其鐮數之多寡果能悉覈而無遺乎其交米之次第果能魚貫而無譁乎且也採草之際正值農忙結艦連舸衆成千百而洲在湖中四面皆可泊舟隨地而採亦隨載而返其能人人馴理而輸米乎其不能不競不能不訟者勢也抑必旋舉而旋廢其不能不競不能不訟者又勢也是欲遵按鐮交

米以息爭尋將以按鐮交米而啓訟兩邑之民日起而以吳越相視者其釀禍曷有窮乎職等切同舟之誼思善後之圖總計之不得不變通以更張者莫若以銀折米之爲便耳蓋折銀之例每歲徵之於官則數有定額每歲移之於官則時有定期不必問鐮之多寡則都與新任人而可共採也不必擇洲之爾我則都與新照界而可共採也民與民無撓競之端官與官有協恭之雅庶幾杜釁而永便乎今職等參之輿論酌之時宜定議都民每歲出銀一百五十兩以資新民課糧之需於小滿之日都邑則照數關移新邑則查收回照不致短數不致愆期查鐮戶而徵銀一惟都令主之其照洲戶而分銀一惟新令主之此兩利之舉而息爭之道也職等訂議僉同合詞詳請惟憲臺節鉞聲靈羣黎主宰懇恩鑒允飭於兩邑界口刊榜勒碑永爲遵守庶幾分土分民皆蒙福造而治人治法並垂不朽矣至於都民採草船衆人多新民每以都民暴橫焚掠爲詞雖憎口無憑已往不究倘後果有恃強不法等情自當據實申詳倍嚴三尺所當一併聲明者也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申府請銷草案提審狀

看得新都二縣草場一事無歲不爭無年不訟蓋數百年於茲矣職從睦隣息爭起見意欲立一定之規弭萬世之禍惟

時新建前任楊令雅有同心熟商三載議令都邑歲備草價一百五十金移解新邑其草任都民採取無禁兩縣合詞通詳院司批行在案奉行以來三年於茲彼此曾無異說自謂從此可蒙各上憲樂利之庥卽二令苦心亦可藉以稍慰矣不謂新民復起風波以滅憲毀碑等事聳縣詳司批送南昌府轉移本府備行到職究查越界採草姓名遵卽着各綠社逐戶挨查俱稱絕無影響蓋都邑水次之田止有此數所採肥田之草亦止用此數界內採且不盡界外又復何求况無姓名可指正與蜃樓無異是以莫須有之事而索亾是公烏有先生以實之也合無懇乞憲臺塞開釁之源養和平之福

俯將此案詳請註銷仍請飭行兩縣務令講信脩睦永杜爭端則新都之民咸歌恬目於無疆矣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

再申署府請銷草案提審狀

查得此案於本年五月間奉前府檄提當卽差役遍着沿湖各都練社逐戶挨查俱稱並無往太子灢港等處採草生事之人況來文不開姓名無從查拏取具如有隱匿查出甘罪結狀在案隨經職縣於九月初一日備悉情由囘詳本府蒙前府許關覆南昌府訖彼因關覆稍遲南昌府先已詳司請發本府就近拘審其前府關覆之文未及敘入是以臬憲批

允非下情已經上達而復發本府必究也職奉前府籤催未幾謝事是以復述前情申請憲臺懇賜詳銷茲蒙檄敺職自應祗遵再加嚴查務得犯人解訊以仰副懲刁戢暴之至意亦豈敢不出一票不拘一人復以寬假之詞致冐徇隱之咎乎伏思職邑膺民社有移風易俗之責都民刁悍難馴輕於犯法其風俗最爲敝壞職自慚凉德未能革除其舊習然勉強禁奸不遺餘力邇亦稍稍知畏法矣如氾巡司所報職正切痛恨方期得此究徒盡法懲創亦寧有畛域之見庇奸民而失隣好耶惟是原報並無犯人姓名實不便於誅求使必窮其爲誰竊恐正犯未必卽得池魚林木之殃其流禍將及於無辜矣職以爲奸頑固當痛治無辜尤宜護恤令無仍顯憲臺俯賜轉詳臬憲註銷仍飭行該巡司將來採草之時倘遇前項兇徒擅在原議界外採草生事如該巡司今日所報者卽時協拏解憲務獲正犯究問如律仍不許妄拏界內應採之人致開釁端庶成議得以永遠不毀強暴戢而地方安兩邑鄉民均覆幬於無事之天矣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申江西按察司議採草無庸添兵防禦狀

看得都民每年納銀一百五十兩移解新建縣其草任從都民採取此兩邑前經會詳各憲批允之定案也都民出銀原

從採草起見不過得草而止今採草之都民不加多新建出草之地不加少又安用越界而採哉舊年新民嚴房旭湜不根之詞蒙憲臺檄行南康府提解職查詞內並無姓名申覆本府轉詳業蒙憲臺洞察註銷巳受無事之福矣不意新建縣復以添兵防禦緣由具詳憲臺蒙批南山等處旣係新建縣地方都昌又非化外之民卽有越界採掠之事該管印官自應立法嚴禁據詳添設汛兵防禦果否稱便仰再檄行二縣會議妥確詳奪繳等因批送南昌府轉檄職縣議覆職伏讀憲批大哉仁言慮公之衷所見者遠夫以大湖浩淼兩邑各距百里之外採草之時無論職縣鞭長不及卽新令耳目

亦不能遠騁越與不越勢難憑空懸斷若據新民一面之辭
添設汛兵防禦是都民執息壤而爭境上新民以界內而指
界外既非事理之平况以好事之兵遇無知之民竊恐釀成
大禍非地方之福也職再四籌度思所以防未然而息爭端
者惟在兩邑各自治其民而已矣在職縣於未採之先嚴加
禁飭曉諭照依舊時採草之處不許越界採取并着各採草
之家戶長出具事犯連坐之甘結使其出入稽查朝規夕戒
雖有無知之徒亦畏法而不敢逞在新邑當於採草之時諭
令該地民人除原詳納銀界上之草任憑都民採取不得借
端禁阻如果有越界採竊即時擒獲解赴省會衙門明正其

罪如是則新民以主禦客以逸待勞都民縱有窺伺之心亦
不敢輕入其啚獲又安用添兵設將爲哉職管窺蠡測竊從
息爭睦隣起見芻蕘之言未知有當憲意但奉有二邑會議
詳覆之批業經一面看議備關新建縣會議去後今奉行催
合將職縣末議先行申覆仍祈批發南昌府一併彙看詳奪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

回申南康府不能爲安義代供匠役狀

查得茶陵造船一役案奉憲檄派解木船鋸鐵等匠職縣雖
經兵火之後復業未繁然凜惕軍機不敢不搜緝挨拏以應
上解起程之日各匠家屬老幼悲號盈庭塞路不忍見聞業
經解司押赴茶陵具文報明在案今忽接憲檄內開奉司行
據安義縣申稱造船之人出於都昌建昌二縣將原派府屬
各匠再令職縣僱募解省誠有大可駭異者竊照安邑與都
昌同一府屬地方相去不甚遠也土俗民風百工技藝無畸
異也安令與職均爲縣吏急公赴事各司其土各盡其職何
竟藐抗越申以至緊至急之工役止以一紙空文回覆漫云
他邑自有平原獨無遺壑隣封豈該縣地方如林總總者果
盡不構巢而居不刳舟而渡乎此木藝無人一語誠難爲安
令解也况今湖省逆氛未靖進勦殷繁軍前供應尚未盡除
正賴各邑有司寅恭盡瘁共效贊襄該縣以數名匠役諉卸

他邑將來或有大工大役勢必件件俱無事事代辦都民之
爲安邑供役不遑無噍類矣若職今日因循瞻徇悞認急公
動勞無辜以代他邑之役是戕民也戕民以逞實不忍爲合
無申懇憲臺俯念安都均係憲轄匠役盡屬赤子轉詳藩憲
仍檄該縣照數募解庶憲令無有二三軍工得以速濟矣

申巡道辯會審狀

查得盜犯余才郁之投誠南康營彼時係李標官同什長柳
還生到才郁家戶長余翊佳久已熟識其面今才郁倚兵爲
盜被鄱湖營追散逃回余翊佳以才郁投誠在營之人當即
獲送李標官家柳還生一力擔受佳隨將才郁面交柳還生

之手職屢次研訊翊佳供吐鑿鑿始終如一職據以報憲蒙
憲檄令職帶領余翊佳赴適中處所與南康營會審敢不遵
行但余才郁之解送康營職既據余翊佳口供不敢不報今
該營回稱並無什長柳還生則對質無人憑何會審合無仰
懇憲臺嚴檄該營追出什長柳還生并李標官家做飯工人
同職縣現禁盜族余翊佳解赴憲轅親鞫庶永鑒之下無容
狡飾或另委能員虛公研審則盜犯自有着落縣𧰼得免葛
藤矣

回申南康府差提黃太華狀

年月日蒙本府倫爲施恩吊監親審扳獄等事票差張相到
縣守提監犯黃太華并原票內一干有名犯證解府如違即
鎖經承回話等因到縣該職案查黃加繼告彭佑人等蠹架
詐激一詞蒙憲臺批發到縣職拘齊人犯當堂研鞫審得加
繼之子黃太華素行狡黠因先在浮梁木藝有彭乃濟挈妻
女僑寓遂以同鄉入伴親暱日甚瞰其女細妹可據而有心
懷不善乘乃濟物故強奪爲妻及爲原夫余英斐出告太華
挈而潛匿不出屢購始得到案彭乃濟戶長十餘人咸抱不
平紛紛呈控原媒彭佑人係乃濟之弟也言之歷歷即細妹
之胞兄彭三得亦有勢豪拐劏之訴公論在人難掩衆口職
虛公訊鞫以事關綱常風化法雖寬假斷令細妹仍歸原夫
余英斐完聚坐太華以奪妻茂義之條具招詳報業於前月
初六日蒙批如詳發落繳在案因職奉取入簾尚未發落今
奉差提未便徑解俟職遵憲照擬發落另文呈報爲此備由
申覆

清查土豪劉宗周父子侵抗錢糧狀

看得劉宗周劉開運漏網巨逆父子濟惡恃勢兇橫一縣側
目甚且侵蝕錢漕抗隱加徵誠　聖世之所不容而三尺之
所必懲者也前經職縣通詳蒙憲頒發清算查宗周於康熙
十七年包攬里長江化民里役侵蝕丁地銀一百一十五兩
零并續詳十七年包攬石行如里役侵蝕漕米六十七石四
斗零查其出納按之簿籍皆現在確證即問諸宗周亦自認
無辭其親筆欠單在卷可驗也至其子劉開運欺隱加徵據
張應文所供米數該加徵銀三兩一錢加徵米二石一斗二
升而開運止報加徵銀三分八釐加徵米二升七合以多報
少罪固難辭矣及查所報加徵銀米自十五年至十九年又
復十分未完不更異乎夫　國家當用兵之時率土有同仇
之義凡爲臣子誼應急公乃開運始而欺隱加徵既而并其
欺隱之餘亦抗而不納此其心尚可問耶至如平日逋欠錢
糧累遞年代納又其習慣自然者矣伏念毫末錢糧皆關
國賦功令何等森嚴考成何等關係而宗周開運乃敢侵蝕

清風堂文集卷十七　二　都昌錄　七

清風堂文集卷十七　二　都昌錄　六

錢漕抗隱加徵一至於此若不大加懲創勢必人人效尤
國用從何而足兵餉從何而辦縣官一人之考成不足惜如
累上憲何但宗周關運應得之罪自有現行之新例與憲臺
之法斷似非職原詳之官所當定擬者也緣奉發縣清查事
理相應備造二犯侵隱抗糧確實細數清冊一樣二本連人
解赴憲臺親審定奪

申覆南康府行查王道孟處和狀

查得周執闇等祖遺古堰一姓田土六百餘畝胥賴此水爲
灌溉之資其俯仰所係匪細矣今歲東作方興執闇有事西
疇將培堰蓄水堰旁王道孟以堰在肘腋與廢惟命持械悍
拒不容培築執闇情急控縣王道孟亦出詞具憲兩相犄角
直至農工盡畢而周姓六百餘畝田禾一莖未播職聞之駭
極因念　國課民命所關面諭執闇星夜築堰及時補種據
執闇族姓人等稟稱荒農事小人命事大若遵諭築堰被王
姓奪兇毆殺蟻族人烟豈甘俛首勢必互相殺傷爲患不小
等語職又切諭王道孟在執闇等終不敢輕投虎穴攖鋒買
禍而王道孟自知飽據荒田貽悞　國課罪有所歸赴縣哀
訴聽憑周執闇築堰栽禾並不阻撓前來職隨令該都練社
親赴保戶人等公同兩造下鄉培堰補種二犯隨練社人等
各具和約赴縣回稱隨將和約二紙當堂印發兩造收執無

異職因欲示期親勘并候憲臺明審未經結案不意赴憲庭
質周執闇遵息呈電而王道孟揑稱烏有其心懷反側愈不
可解蒙憲法懲道孟差押到縣查取二犯處和緣由眞詳刑
勅罰明燭覆盆合應據實備敘始末并追王道孟所執和約
具文申覆懇祈憲威嚴加懲創并發鈞示飭禁以爲都民兇
悍之戒庶強梁少知法警而良儒得以安生矣

申署府請張祥所控一案俟祥到日審理以安民業狀

查得職縣地雖濱湖而防奸之術靡有罅隙不特土著民人
聯絡保甲匪類潛消即異方奸宄亦不敢突入輕犯年來地
方寧謐雞犬無驚皆賴各憲威靈與憲臺飭行弭盜之方畧
也今奉憲檄差提張祥一案詞犯職一面差拘一面密查十
二都地方不但正月二十九夜從無盜刦之事并無失主張
祥其人至被犯江世遠等又各世居此土皆耕鑿良民素無
匪行一旦駕盜殺陷以極大事情此必係宿怨挾讐之人
故逞此揑名不根之控也今據該圖鄉約黨正具結前來差
役黃勝等又回稱原告無踪職仰體憲臺重農恤民至意合
無申請憲臺檢查此案須發下縣容緝獲張祥下落就便質
審具招詳奪庶憲案不致久羈而良民得免失業之嗟矣

公移六

鞫孫元忠等獄情第一狀

看得孫元忠本姓劉與劉永福同族兄弟也隨母嫁鄒止武正武爲孫氏之僕遂冐姓孫甲寅年正武令其歸宗永福因招之同居已經七載今五月廿五夜劉永福被殺廿八日福妻劉陸氏將強姦殺夫事具告時孫元忠在逃未獲一面嚴緝一面詳報間續奉本府轉奉各憲發令檢審到縣隨經緝獲兇犯孫元忠親檢被殺真傷塡註屍格在卷研審孫元忠供稱劉陸氏叫小的綁永福雙脚黃來儀剢斷咽喉死的則

元忠合謀殺死已和盤托出矣卽孫元義亦供劉永福是劉陸氏黃來儀孫元忠殺死據劉陸氏供稱元忠等半夜討火喫烟遂爾強姦無論半夜非叩門求火之時藉使有之何不令永福開門而劉陸氏顧以一婦人獨於黑夜踴躍而前且元忠與劉陸氏係七年同爨之人而此時忽爲門外漢此誠事所無者至元忠再四刑訊堅稱總是劉陸氏查元忠係劉陸氏所告雖未可遽信然其言鑿鑿恐永福之死劉陸氏誠非無故再據練總程益供稱是夜元忠元義黃來儀三人在場則元忠所供黃來儀似非子虛今元義已自認買酒共飲而黃來儀當時卽逃屢緝未獲又喊叫之劉與道係緊要證佐亦已在逃現在之石坤謝君等皆隔圍居住俱稱不知研訊元信元照又係實不在場是誠不能置劉陸氏於不問但劉陸氏現在懷姙難於刑訊此案關係重大不敢草率定招因奉憲催嚴迫謹錄口供連人解赴憲臺親審定奪

鞫孫元忠等獄情第二狀

覆看得孫元忠一案前經細鞫備述口供詳解憲臺已蒙清審得情止以黃來儀未獲發縣緝審今幸天網不漏黃來儀已經徧蹝緝獲隨據來儀戶長公呈來儀向曾殺兄今蹈前轍懇乞大張法紀不致漏惡兇脫等語則來儀之爲窮兇可知又據劉陸氏戶長公呈劉陸氏醜惡異常勾引劉和尚黃

來儀等一黨縱欲犯法懇乞細鞫夫死緣由庶死鬼寃白等語則劉陸氏之爲淫惡又可知今提孫元忠與來儀劉陸氏三面對質元忠所供黃來儀將永福剢兩刀又將鋤腦打一下劉陸氏主使殺夫又將剃刀割丈夫喉緊備敘當日下手始末歷歷如畫及查傷格又復符合至元忠初供止認綁脚今則直認亦砍一刀不自隱諱揆亦情事之逼真者矣此三人者罪大惡極神人共憤所當立正典刑庶慰夜臺之泣今黃來儀初猶抵飾終則承認已無疑竇惟劉陸氏雖理屈詞窮而抵死不吐眞情未便定招相應起解

鞫孫元忠等獄情第三狀

覆看得劉永禡被殺一案前經兩訊孫元忠與黃來儀供認
甚確惟劉陞氏熬刑不吐今蒙憲鞫屖照之下劉陞氏一一
供出已無遁情蒙發到縣再訊相符三人之罪上通於天按
律定擬斬元忠來儀而磔劉陞氏差足蔽辜其孫元義雖不
知情亦不應代爲買酒決杖何辭至孫元照元信一在鄱陽
營工一在霍山營工並未在場相應免議

鞫王子奇獄情第一狀

審看得王子奇與王子求同母兄弟也因基地小忿輒爾揍
臂以松柴打子求之肋脇一擊而斃手足相殘誠天倫之極
變也研審時胞弟子還子照子正三人併公親戶長衆口一
詞皆云子奇實實打死子求卽子奇亦供認不爽情真罪當
一抵何辭其子奇之子世勳等因懼禍及遠逃無踪久經嚴
緝未曾到案今訊子還等咸供此日世勳兄弟實不在塲而
子奇又已自認似不必候世勳等至而後結案矣但子還等
以胞兄慘死子奇認確哀求免檢具結到案查人命抵償無
不檢之例又世勳等應否務獲職未敢擅便相應備錄口供
併結詳請憲審定奪

鞫王子奇獄情第二狀

覆審看得王子奇毆死胞兄王子求一案前經研審據其胞
弟王子照等戶長王春登等以及公親黃易證其打死甚確

卽王子奇自供亦歷歷不爽按律抵塡夫復何辭但因王子
還子照等哀求免檢致蒙前府駁令檢審職遵卽差提謁檢
隨據子求之妻朱氏具詞告攔職嚴鞫此之其胞弟王子照
子還等又具結稱長嫂朱氏姪世功痛念父死不忍檢拆乞
准結免檢等情職仍行催檢復據戶長王子雲王春登等又
以前情違名具詞職槩未之許也今又據王世功同嫡叔王
子照等戶長王子雲等合詞哀稱屢蒙吊檢因世功母子不
忍父骸蒸拆疊經告攔且屍棺業已深埋不忍復行挖起乞
憐孤寡繞案泣籲職吊檢愈急朱氏母子哀求愈切因念不
忍蒸拆在爲人妻爲人子之情似有可憫而一擊而斃其殺
兄之罪實所難寬伏推律意人命必檢而後塡者愼獄之心
凡以辨寃疑杜扶黨防鍛鍊也今子奇斃子求于俄頃其爲
子求之胞弟戶長公親者卽子奇之胞弟戶長公親乃同聲
共證旣無一異詞而子奇亦不待刑訊俛首自認其事之明
白顯易無毫髮疑者然則嚴律抵以繩子奇而伸不貲之法
免檢拆以妥子求而矜可憫之情情與法庶各盡焉而亦無
悖于愼獄之意矣但係駁檢事理職未敢擅便理合具招連
人一併起解其應否免檢伏候憲裁

鞫周于健詹二得等獄情狀

審看得周子健之毆死詹繼龍也兇橫極矣糾族衆以阻塟

奮挺擊而斃歸夜半倉中宛其死矣嗟乎繼龍以四十餘年未葬之遺骸庶幾畢志於此日不意禍且殺身乃并其父骨而棄之以致八旬苦節之老母爲夫若子號寃而泣訴抑何慘也職自詳報奉批以來無日不嚴行拘審祇因此案干連人多而有避匿不出者直至六月始稍稍投到職以事關重情務在必齊一月之内四經推問而子健初招卽俛首願抵及至本月十七日檢報則兇器與傷痕無異衆證與自認俱真殺人者死夫復何言惟是檢騐之時屍親詹二得詹繼貴等憤其殺人拋骸之毒見及析骸刮骨之慘突起而羣毆之甫進監門嵩夕告殞夫子健雖有可殺之罪而屍親非可擅

殺之人詹二得倡首叢擊合依本犯應死而擅殺律擬杖一百繼貴爲從減一等似與情法允協矣至于詹繼龍之死周子健實元謀而兼下手除已死不擬外周坤育亦執短棍共毆若僅律以餘人則一杖似不足以蔽辜如欲援亦有兇器重傷之條擬戍則又未免太重況元兇就斃亦足抵命合無斟酌于二者之間量情予之一徒庶于法無枉縱然律無明條相應詳請憲裁

鞫吳克瑞獄情狀

審得吳克瑞踼張兇悍之徒也因謀坐山一塊土唆親母舅孫孔甫控疎房母舅孫鼎甫敬甫等於府鼎甫亦控孔甫於縣牽連克瑞克瑞不咎已之唆孔甫使控鼎甫等而徒怨鼎甫之控已也遂逞一朝之忿毆鼎甫以及敬甫而敬甫於是乎不免矣克瑞用鋤克赤用扁挑兄弟奮力一時並舉敬甫豈復有生理乎其子孫庚得前經告縣研審以克赤克麟未獲未能成招嗣蒙憲批更復嚴拘終無踪影隨卽親檢傷痕顋顖肋骨寸斷其爲鋤與扁挑之傷也無疑研訊黃啓榮王秀成供克瑞執鋤打克赤執扁挑打孫敬甫實係吳克瑞克赤打死始終如一詞也吳克瑞傷真證確自認不爽按律擬絞夫復何辭但查孫敬甫雖爲克瑞疎房母舅亦係尊屬則又不免于加等耳吳名垂不行救阻克麒相助爲虐孫孔甫

釀禍之尤各依所犯如律吳克正曾爲勸阻相應保釋其克赤所犯與克瑞無異克赤克麟在逃案緝獲日另爲擬結可也

鞫蔡誠獄情狀

審看得編立保甲原爲稽查匪類輯寧地方此奉道憲保民實政非所以擾民也何物蔡誠以建邑鞭夫隨胡丞往鄉將平民劉茂梁強拉役使令其挑運穀石復驅勒疾走加之箠楚茂梁之畢命方塘實蔡誠假胡丞之威以逼之致死也茂梁之妻江氏以檢塡夫命控憲奉檄遵檢茂梁之兄茂棟有攔檢之訴職以胡丞奉道憲保民至意而縱蔡誠逼平民致

死是厲民而非保民也不檢不宪不足以爲法然茂棟泣訴母老子幼孀婦無依又饑寒迫身勢難久訟似不能不從其所請蔡誠合照威逼之條滿杖猶有餘辜仍斷銀十兩給茂梁之兄茂棟安埋以慰死魂至程玉陳逵督率不嚴並與洪杖餘審無干相應免議伏候憲奪

鞫但萬家獄情狀

審看得但萬家梟毓之類也父生則棄之若贅父死則居以爲奇自其從逆歸後仍復怙惡不悛出沒無常致通族戶長羣起而攻立有戒約正以開其自新之路不致貽害地方爲宗族羞也豈萬家不自悔過以戒約爲嫌而遷怒其叔但天

臻乘父但天朗老病告終突以打死父命告天臻之子萬逵及委捕官相驗大盟形體羸黃肚腹膨脹其爲病殞夫復何疑兄萬家之證與戶長隣佑衆口一詞皆以爲事屬子虛則誣告反坐之條不能爲萬家寬也依律擬配伏候憲裁

鞫吳名爆獄情第一狀

審看得高時德陳文海向延吳名璟教其子弟陳孟淑高時健等讀書賓主初相得也高陳原係田家至前年輟而不學名璟館以不成遂懷怏怏因舊十月三十日伊子吳克基發瘋自刎名璟欲行嚇詐乃以人命控縣當查克基未殊之時與既死之後兩經地方王夢道報明隨委典史陳可逵驗係

瘋刎是實併解被告一干犯證候審間而名爆規避不到希圖挾和得財旋恨時德之親鄭明盛公論不遂即增減情詞綴入鄭名控憲蒙發職審其干證趙明邵記並不到官雖據名爆有狠打伊子之供詰無見證詢之隣人余時元王應甲等咸稱伊子瘋發自戕並無別故而名璟猶嘵嘵以傷及陰囊致命爲詞懇求檢償夫陰囊固屬要害然致命之傷孰有重如斷喉者乎此固無論其果傷與否即使屬真亦安知非刎時磕損者乎乃欲以此而坐拳手不交之人肆行誣告此刁徒之尤者也總之名爆老而無賴意在挾財獨不思律嚴誣告之條憲有假命之禁名爆雖老安得而寬其反坐之罪

也依律杖流夫復何辭但名爆年已七十姑照律收贖餘犯無干並應省釋伏候憲裁

鞫吳名爆獄情第二狀

覆看得吳克基一案已經審明招報惟是吳名爆有陰囊致命一語人命不厭詳慎致蒙憲駁職遵批覆訊望仙僻地向無牙行並無爭奪之情不但名爆之證佐全不到官即名爆此日亦寂無一言其爲子虛蓋有不待言者至陰囊一說若遭重傷則必登時殞命亦不待舉刀自刎刎而後越三日以死也若謂傷之輕則不至痛之極而亦可以無死其所以死者在自刎而不在陰囊之傷也明矣倘謂拷傷陰囊之情近

真則控縣原詞內何無半字及委驗刑又何不行指出乃聽其妻之攔檢而遂已乎及收殮已過葢棺已定始稱傷及陰囊是假命也假命既不便於覆檢又將以何者爲確據而置高時德於法乎查檢驗屍傷條例遇告訟人命內有自縊自戕妄稱身死不明意在圖賴挾財者究問明確不得一概發檢以啓弊竇職前查名爆告詞止開見刀自刎而不另載別傷便與謀故鬬毆諸殺者不同故止令捕官帶同仵作驗明收殮仵作亦止照詞檢報似不便於所告之外而吹求別傷也總之克基之發瘋抹頸顯有證據時德之爭行毆殺絕無影響相應仍照前議伏候憲裁

鞫周中佑等獄情狀

審得周中佑有妹周氏嫁余顯文十有八年矣於今六月十四日半夜自縊身死十五早顯文報知佑即同其母若弟等六人至顯文家眼同收殮埋葬無他說也余顯文并練社余篤楹隨經報明在案乃中佑將母鄒氏出名以驗填女命事赴縣具控詞內有割腹鏤胎等語牽連婦女爲嚇詐計甚駭聽聞正拘審間於閏六月廿三日復奉憲發詞卷到縣則周中佑居然挺身出名赴告非復如縣詞之爲抱告人矣隨拘一干人犯到縣逐一研審如商學文余行之余明唐皆中佑之干證也學文供不曾見余行之極口稱冤將縊死情由并並無割腹鏤胎具摺在卷余明唐以事虛初審不到後因嚴提始至亦供並無此事總係余仲律教唆中佑告的即中佑證口覩之盡屬子虛則其爲誣告也不大彰明較著乎而未已也最親者莫如母其母鄒氏見事之不可掩也云余仲律親寫投詞坑男坐誣又云氏母子無知悞墮奸計此又和盤托出歷歷如畫者矣至楊氏係死後收胎之人而指爲割胎余三妹係六齡口臭之哇而借爲證據則又極如簧之口而視三尺爲弁髦者矣周中佑借死居奇揑詞圖賴照律反坐洵不爲枉其余仲律教唆中佑當與本犯同罪今畏罪脫逃應嚴提務獲至日另結周中佐商學文敢于助惡均杖何辭

餘審無干相應省釋

鞫邵艮賢獄情狀

看得邵艮賢之叔邵光業與已死之江南忠隣而姻也先年光業之父買江南忠之祖屋基一所已四十餘年矣內道石板一塊今二月十一日江南忠以石不在賣內意欲擡回光業之姪艮賢不知其非有也執而不與兩相爭論江南忠遂於二十一日控縣職批令約黨處還亦可以息爭矣不意三十日江乞得忽有急救父命之控至三月初四日邵光業以移屍抄詐控初五日江乞得以迅委檢填控都邑假命圖賴之風最甚職惡假命圖賴之禁亦最嚴遂差役着令約黨借備

衣棺屍妻彭氏子母服同收殮候審此初六七日事也至十五日奉憲批發江乞得詞到縣行拘兩造研審口供夫艮賢南忠原係親隣素無讎隙其所爭之石據南忠原詞所值不過三金豈卽置人于死地況殺人而匿屍于巳之門首塘內雖至愚不爲此固無煩推敲者且殺人何等事必有所據而後可以定案今問之原告原告不知問之證佐證佐不知一無所據而以敝命上控乞得將安逃罪乎查乞得年僅七歲無所知識應杖抱告之江南宗以儆刁風揆厥禍始實因邵艮賢執石不還伯仁由我而死艮賢其何以自安也予艮賢以杖斷令出銀三兩以償死者之願而遷其石於錢公橋以

濟行者庶其瞑乎隨據公親約黨合稱江乞得年在孩稚孤寡可憐又時値農忙哀懇遵斷發落開恩免解且息前來伏念從來和息皆糢餬了事今已經剖斷應否准息免解鴻恩出自憲裁非職所敢擅專也

鞫吳名仲獄情狀

審看得扑作教刑虞廷不廢後世雅重斯文而生儒亦多意氣自負遂有可殺不可辱之說然青青子衿惟廣文先生可得而撻楚之自古及今並無教官不許責罰生員之禁何物吳名仲借伊兄之死擅控職官蒙憲批審隨拘研訊生員邵袞等咸稱曾於明倫堂量責五板旣在明倫堂又有諸生環

衆是與衆共懲之也今名仲供稱兄因受責飲恨身死如果飲恨則受責之後必控訴於親若友而邵袞等以爲絕無後言是名奏于生前實無懟師之意而名仲于死後敢作誣上之詞刁妄成風漸不可長自應按律究擬但念兄故姪幼無知妄行姑開一面從寬杖懲仍請枷示以儆刁誣餘審無干相應免議伏候憲裁

鞫吳國忠獄情狀

看得刑蠹吳國忠貪殘之徒也其眈眈虎視擇人而食者非一日矣最可恨者保甲一事所以察非常弭不軌憲臺嚴飭而力行之誠從息盜安民起見實要務也何物國忠以查甲

爲利孔妄意居奇遂使里下之雞犬皆驚窮簷之老稚不安奉行無狀罪莫大焉練總王志輿巢期旺之冊王永錦實司之國忠以永錦之不爲巳謀也因而怒及志輿期旺志輿期旺之受責受毆幾致于死挺而走險控府之所由來也國忠以志輿等之控府必出永錦之謀因爲一網之計擧三人而並詳之今閱其詞一則曰爲賊中線索一則曰將來叛逆之罪大早爲剪除是志輿等皆當服上刑罪不赦者矣何心之忍何言之狠也除志輿等所告受賍國忠熬刑不吐又無確證不坐外其唆官上詳百喙奚辭比誣告律洵不爲枉王志輿巢期旺身爲練總王永錦原係承行雖稱先經造冊胡丞

不與用印但至十月始繳難道遲玩之咎均予重杖亦足蔽
辜餘審無干省釋可也伏惟憲裁

鞫余繼暹獄情狀

審得余繼暹禽獸也年逾三十聘劉永亂之女二妹爲妻僅八歲耳永亂遂出其妻吳氏獨守空房暹以半子承歡乘機挺入雖雞鳴犬吠寂然不驚而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鄉里族黨之間蓋無有不切齒者矣迨永亂將歸而繼暹于是宵遁永亂于去年七月初二歸家八月初四日以蒸岳殺岳事控縣遂行拘提繼暹抗逃不出至今年正月反令其兄繼鼎冒籍捏控德化縣移關弔取劉永亂蓋天下不平之事無有過

于此者因具詳本道并移關德化縣蒙本道批令德化縣移解賫審德化甯令亦同疾惡之懷盡法勾緝此豈非法申奸露之會乎不謂繼鼎助惡欺憲仍冒德化民余繼暹出名以死不離天事控道憲以寃割慘變事控憲臺俱蒙准行于是竭八月之力始得繼暹究到府而不到縣此職之所以詳請也茲蒙發余繼暹到縣研訊間據劉永亂供余繼暹蒸淫吳氏事始得之人言繼問之母江氏又細問兒若女皆鑿鑿可據及訊吳氏亦自認不諱特因藥酒成姦則禍始繼暹耳其母江氏亦稱繼暹用藥酒灌醉吳氏因而行姦至二妹蹦脚哭叫之供吳乞在余繼暹鋪上之語情事逼真歷歷如畫加以道路之譏誹在案之公呈繼暹蒸婦之罪將安逃乎乃余繼暹初則堅詞不認及令吳氏與之當面對質吳氏憤恨縷縷欲與俱死繼暹則垂首喪氣嘿無一言再四追問惟稱供不得而已蓋其意以所犯重大不肯招認又以道府有詞希圖出脫爲倖免計耳不知道府神明難欺而供不得三字早已和盤托出無疑義矣其謝松王擬係永亂近隣不過從鄉黨之後曾效公言永亂因以爲證繼暹銜之并以謀娶波及二人今二妹現在其爲子虛夫豈待言查余繼暹所犯姦妻之親生母情罪重大又係憲犯職未敢擅專相應備錄口供連人解赴憲臺親審定奪

鞫蔣雲艮獄情狀

看得蔣雲艮係已故蔣雲超三從之兄而雲柱則艮同居之弟仍信乃其姪也超與艮妻巴氏通姦有素中冓之醜合族切齒久矣去年十一月間發覺到縣已經按法責懲豈其雄狐成性淫行不悛復於今年四月二十四夜乘醉披幃不顧親夫之在牀而披出其妻以行姦以致被獲而毆毆而致死此實自取何足深憐獨可議者既獲姦夫於姦所宜并姦婦而手刃之則不失爲烈丈夫而於法可得勿論顧已就拘執乃不呈送之官而輒毆殺之可乎雲艮猶嘵嘵以強姦爲詞希全其妻而輕已之罪斯亦狡而無恥者矣彼戸長蔣天聰

蔣國科等各供鑿鑿又容支飾哉查律殺死姦夫勿論者原就姦所親獲登時殺死而言若獲非姦所殺非登時則各有應得之罪今雲超雖於姦所捕獲而雲艮毆之至次日而死則殺非登時也合比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死者律雲艮應杖一百徒三年雲柱仍信從而助毆致死均應照爲從論減一等各擬杖九十徒二年半姦婦巴氏合依姦緦麻親之妻和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律應決杖一百餘罪收贖仍照律應入官爲奴餘審無干並應省釋緣係毆殺姦夫事理未敢擅便理合備由連人詳解憲臺親審定奪

鞫劉秉忠獄情狀

審看得劉秉忠兇險性成目無王法誠愍不畏死之徒也恃姪劉運籌靑衿武斷如虎添翼而濟時遠昌兄弟又狠很爲奸眈眈四顧遇事生風專以唆訟與波藉死居奇爲生涯其意不遂其慾不滿則統衆操戈恃強搬搶其長技也計其抓人之子寡人之婦破人之家飲恨吞聲者蓋不可悉數矣最駭異者如生員孫應星所告劉秉忠等抄搶一事夫借人命而搶檢家財律所首禁加於確爲兇身者且不可況風馬牛不相及者乎兇犯孫元忠本姓劉向呼爲劉和尚乃星族弟孫應揚出居之僕鄧正武婦前夫之子七年前已經歸宗而家於劉永福之家者也是劉和尚殺人與鄧正武且不相涉何況應揚應揚且不相涉何況應星與一百五烟之人乃劉秉忠與姪運籌定議指麾合族無慮千餘人濟時遠昌先爲攘臂而合族從之先應揚次應櫓應柳等最後索應星免抄銀不應遂一舉而盡掠之共一百五烟隨據練社程僉楻大章等報明到案嗟此一百五烟皆無干之人亦獨何辜而遭此慘禍於是孫應揚有飛寃血寃之控孫應星有血洗異寃之控孫一宗有血竄異常之控孫憲釗有奇寃血洗之控孫應明有抄竄異寃之控孫應權有土王血洗之控孫應柳有抄竄極寃之控孫重九有洗竄極寃之控孫子元有飛寃抄殺之控孫子諒有血抄奇寃之控各粘搶去失單日逐環庭

泣訴聞之心傷言之髮指續奉憲發孫應星抄洗變亂一詞遵卽拘提問切念事出異變非親勘不能決因單騎到鄉逐一查視所謂一百五烟者無處不到其門壁破壞室中一無所有蓋一百五烟皆然查一百五烟之內有因抄搶而無衣食者矣有因抄搶而覓食外方纔得歸家者矣有因抄搶覓食外方不得歸家者矣此時男婦哭聲動地傷心慘目不忍見聞隨提一干犯證逐名細訊秉忠自認爲首罪莫大焉濟時牽牛遠昌拆牀其供吐自歷歷也劉弘傑之攘豬其子證之劉仁德之懷麥其兄實之總之抄搶之時千有餘人而到案者不過數名一百五烟之家財不貲而供吐不過牛豬牀

麥之微將何以申　國法而服無辜耶然必盡究其人則人
不勝究必盡追其贓則贓不勝追查孫應星家衣服首飾器
皿農具桌椅櫥桃米穀書籍累世之積不止千金其餘各烟
絜長補短可二三十金今議每烟量償銀六兩應星失物最
多量償銀二百兩應於劉秉忠名下斷給銀一百兩劉遠昌
劉濟時各斷給銀六十兩其餘俱於爲首之劉秉忠名下着
當日在場抄搶多人補給至若劉秉忠爲首聚衆遠昌濟時
率先搬搶均應照例問罪劉運籌濟惡朋奸抗不赴審合無
請乞憲臺轉詳學道褫革究擬其劉弘傑等八名各從重杖
猶有餘辜劉士清代父對簿訊係遠館質不在場相應免解

統候憲奪

鞫石艮賢等獄情狀

審得石艮賢偷楊學充之墳樹事露議賠已經里練處明矣
乃不自悔過反聽訟棍譚明江漸主唆先以掘塚毀骸誣學
充等繼又欲開楊氏之塚驗百年以上之骨其慘刻之心實
難言盡此三人者很很爲奸誠天地之所不容而三尺之所
必懲者也經職親勘兩次審擬復兩經驅審已蒙憲俞矣今
奉駁者譚明之心夫譚明之心何可問也慣爲干證者胸藏
鱗甲口含刀劍傷天害理有所不顧今其供具在則亦干證
之心而已又前者江漸在逃今已緝到則錮匿可勿問也獨

是江漸爲石艮賢謀主即譚明亦聽其指縱罪大惡極與一
人同科惜法不蔽辜耳至訊石艮賢何錯何恨則又支離其
說并以爲不曾有是供反覆小人往往如是總之此案評估
與教唆爲重嚴反坐之律庶挽刁惡之風相應仍照原擬

鞫譚繼世等獄情狀

審得譚繼世久爲府歎輿波好訟之慣家也今春二月因天
雨乏柴不問而取其族姪譚顯偁之樹枝以爲薪樹枝之値
幾何顯偁入其室而搜之且訴于譚繼孝繼孝議償其値顯
偁之禍自此始矣譚雙月等一方詞訟輿滅之總也既憤繼
孝之主其事而又艷顯偁之可啖遂嗾繼世以姦媳爲詞控

縣顯偁亦以抵盜具訴查都邑東作三月望後便係農忙職
即行停訟槩不差一役下鄉不但此事也至閏六月廿三日
奉憲發審遂拘兩造逐一細訊據繼世供稱在房中親獲被
其兄弟搶去果如所言是顯偁行姦預令兄若弟在房外搶
奪行姦何事恐無此行徑穫姦既無所據必求搶奪之人乃
訊之譚雙月等又堅稱不見然則何以爲證也其必取劉氏
之活口以質之乎繼世又稱已賣與袁有心遂押譚獻自譚
啓祥往提劉氏不但劉氏不至即獻白啓祥亦逃避不前矣
且譚雙月因繼世喊叫而奔赴之時顯偁既被奪去繼世自
應毆打劉氏劉氏非自愧啼哭即放潑詈罵今譚雙月供稱

劉氏在房裏也不見做聲即繼世亦無責打劉氏之語其爲捏詞駕姦也明甚其詐顯傅多金特以宛威恐嚇勒取耳顯傅供繼世得銀三十兩雙月等得銀二十兩今繼世自認十兩雙月自供親手交與繼世接了雙月等三人借戶族爲名索銀三十兩有分單可據繼世自某月某日具催以後查無片紙叠職縣放忙停訟之日正繼世等強食弱肉之時若姦果真不應得銀若以得銀爲證姦之具則四月初十交銀之後即應抱贓控縣何至得銀兩月有餘更起風波反以攔案敢於犯上及查繼世府詞有欲赴上控又費太老爺天心等語則又要挾憲臺矣即此二端其爲刁惡豈待言哉至其自供因劉氏不乳兒子致死于四月廿六日出賣則又與顯傅無涉矣總之繼世與雙月等狠很爲奸擇人而食溪壑未厭復生枝葉今審捺姦無據詐贓有證相應照追入官仍分別定擬以儆奸惡者也

鞫譚顯稷等獄情狀

看得譚顯稷一鄉之蠹賊也捕風與訟遇事生波匪一日矣平時長技專在挾身作證此則挺而與戊巳爲刀俎人爲魚肉其揑無爲有指甲詐乙目中無王法心上無天理也日甚而又借端汚衊鄉紳此袁宦所以有枉法詐贓等事之控也蒙發到縣並顯稷控縣倚宦伐殺一詞研審犯證據譚顯稷

供袁明賢盜砍墳山蔭木獲刀爲據及訊干證王邦所陳欽一云交還明賢一云現在保戶家而顯稷又稱付與王邦所一刀也而三人之所供各別是獲刀無確據也刀無確據則伐木亦無據矣乃控明賢之不已而又涉不相及之鄉紳袁萬人既控袁萬人而又嚇詐詞內無名之諸生袁有日展轉變幻愈出愈奇黃起朋袁明煥皆過付之人供吐鑿鑿何物顯稷憑空結撰橫行鄉曲如此此誠聖世之謬民而三尺所不容貰者也且其墳經職親勘其舊椿數根皆係遠年朽腐雖有圍圓二三寸數小椿雜於千百挺茂大樹之中然究其贓與器則無有也總之伐木無憑詐贓有據譚顯稷除誣告罪同不坐外合以恐嚇取財律計贓准竊盜加等杖八十譚華義珪玉等助惡分贓罪亦如之王邦所陳欽硬證不實亦應杖儆譚其舜審係肄業鹿洞委不在場相應免議餘犯省釋可也至若譚顯稷等所詐贓物應追給主伏候憲裁

鞫楊秀得等獄情狀

審看得楊秀得楊正堯楊辛得兄弟皆鄉民之守分者也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驀遭奸徒假捏曹蘭桂余標劉領余貳余忠好張洸等姓名以剗窩除害事呈首憲臺蒙批縣查職初閱情詞察及後列具呈各名懸知其爲匿名文狀就經差喚里練余彥魁張求化江朋芳等前來查訊據稱原呈人等

纍屬詭名只有曹蘭桂戶名雖真甲分顛倒而親隣生員江映天等皆稱楊秀得兄弟平素善良疑楊溜兒即原呈內所開戶長楊啓能者係伊揑名陷害秀得一口指定衆人又復其證溜兒又安得云並不知情哉但查律條匿名告人者絞繯首大辟必連人文捉獲或實有顯跡乃坐今溜兒審無確證應依指告勿論之文從寬免究其楊秀得兄弟並屬無辜亟請省釋至於匿名奸徒不可聽其倖漏以害良民另容緝獲的據解究正法可也伏候憲裁

[stamp]

公移七

鞫馬應梅獄情狀

看得婚姻大典人倫之始赤繩一繫理無更張馬應梅[illegible]長妹既憑馬良鼎等爲媒說配王國金之男嘉[illegible]年十月初二日結親會飲于芝城有傳鍾聘儀[illegible]雲供證鑿據者也何物應梅因寇亂禮疎又以嘉清母子窮苦頓毀前盟嘉清之母傅氏于是有割甕兩究之控奉憲飭批到職遵拘質訊邵良文供無奪婚之事具有甘結畫應梅實有攀邵之心良文知係嘉清之妻因而不允亦可謂不敢越理者矣馬應梅嫌貧反覆一杖猶有餘辜原媒馬良鼎不從實供左袒同姓亦以杖儆邵良文趙昇雲馬文康素係無干相應免議仍斷王嘉清量備禮金六兩給馬應梅以服其心馬長妹聽于嘉清擇吉親迎完聚庶彝倫得全而大義不乖矣伏候憲裁

鞫黃太華獄情狀

看得黃太華狡黠無行之徒也先在浮梁木藝歇彭乃濟孶妻女僑寓遂以同鄉孤客入伴同居與乃濟之妻劉氏親暱日甚太華窺其女細妹可據而有謀之劉氏劉氏以乃濟已死英斐孩稚不足介意竟將太華入贅已忘細妹之爲余氏

婦矣及英斐出告太華并挐劉氏細妹潛逃浮邑深匿不出購之半載始得到案彭乃濟之戶長十餘人咸抱不平紛紛呈控原媒彭佑人卽乃濟之弟也酉秋行禮于歲耑荒言之歷歷先是乃濟之往浮梁也佑人與英斐之叔余纏皆追至響水灘乃濟立有承管後爲劉氏所毀此則邵子馨之供證不爽而劉氏自認不諱者也况細妹之兄彭三得亦有勢豪串拐之訴則又公論難掩於同氣者矣斷令細妹仍給原夫余英斐完聚劉氏瞞女失節太華奪妻蔑義均予一杖猶有餘辜伏候憲奪

鞫杜子元獄情狀

審得杜子元之子杜二八卽杜化弘娶妻詹氏結褵十載生子女二人又懷娠四月亦可謂伉儷無間矣突于今年三月間子元父子將詹氏帶胎賣與王國隆爲妻其時詹氏胞兄尚恭外出其叔光揚聞知卽往杜家索取姪女杜子元父子無辭以對央戶長擔承取回詹氏以謝罪其化弘之限字可據也立限之後光揚以子元父子仍不取回詹氏遂以瀆倫婪遁事控縣杜子元堅囑王國隆不令詹氏到官迨詹尚恭外歸以追屍救妹事控臬憲蒙批縣審子元情虛畏質輒以宦懲四詐事越控撫部院爲抵敵之計蒙撫部院批送本府隨蒙本府轉發于十一月三十日到縣拘審間其原告杜子元患病不能赴質將見到人犯研審據狀稱宦詐銀三十兩陳三過付及審陳三杳無其人訊杜二八供稱詹瑞要小的三十兩銀子小的沒有銀子給他他叫詹尚恭告小的杜二八旣稱沒有銀給詹訓導而過付之陳三又無其人則詐贓之爲子虛矣明甚據狀又稱將族姪杜沐高弔拷假詐及訊杜沐高又稱沒有弔拷則弔拷一事又屬子虛杜子元所告不實相應依誣告之律反坐杜二八無故賣妻依律杖八十所得王國隆銀五十七兩照追入官王國隆不服勾攝嚴提始出又匿詹氏不令到官重杖以警猶有餘辜至杜沐高自恃監生恣意橫行杜二八之賣妻杜子元之越誣皆其主謀亦應三尺從事但查名隸國學所當仰請憲裁核轉以肅王綱者也

鞫石彥彬獄情狀

審看得石彥彬以唆訟爲生涯而慣興無風之波者也石姓族大人衆陽萬高毛元明介處其側其視爲弱肉而弄之掌股之上者由來已久去歲毛陽搆訟彥彬貪收漁人之利不謂陽萬高鄉愚崛強彥彬於是左袒毛元明而甘心於陽萬高矣元宵假龍燈爲由率多人突入萬高之室彥彬之調度也萬高見彥彬等蜂擁破門遂統親丁爲應敵計兩相攻擊彼此互傷而彥彬之族石明儼之傷較重於是彥彬復作居

奇之想率弟石彥爵彥魁乘機毀門破壁鷄犬不寧陽萬高所以有空塚抄焚之詞上控也先是兩造控縣皆以爭墳爲詞毛元明稱係太祖妣之塚陽萬高稱係祖與祖妣共葬之塚紛紛互訐非確勘不能遙斷前月職親履其地陽氏之屋逼處塲下初不見所謂墳也祗見後簷滴水之外有小石纍嵌塲間高丈餘濶三四尺許云此是塚卽兩家所爭者借曰陽塚則當表識而尊敬之何故掩之以石若不欲人之見之知之者借曰毛塚則塲中纍石以爲百餘年物元明之前何獨嘿然且令祖葬湮沒于他人屋後而不顧也職以爲此特無祀之塚非陽非毛兩家不過借爲搆訟題目耳石彥彬糾

衆與戎大干法紀重杖猶有餘辜所當併請枷示以懲狡惡石彥爵石彥魁攘臂助惡併杖何辭餘審無干相應免議伏候憲裁

鞫徐顯昇獄情狀

看得衙役之肆兇横行無法無天未有如徐顯昇之甚者也其盜砍蔡以瑜墳樹一案先經職踏勘後蒙憲親審犀照之下巳無遁情徒以妥招發讞遵拘覆訊其始焉砍尖角觜之楓樹爲油榨繼焉砍朝陽穵之墳樹共六株終焉將朝陽穵之墳樹盡砍一空不第王思徐德等言之歷歷卽顯昇亦自供不諱暴横之至毫無顧忌誠如憲審所云幾無天日者竊

盜科斷尚有餘辜加盜一等庶爲允協然猶恨法不足盡其罪也至議估樹價蔡以瑜雖稱價值八十金而徐羨友徐顯昇等有賠不起之供折衷之論當以三十金爲準照數追給蔡以瑜并封山賠禮以服其心是獄也徐顯昇爲肆惡渠魁而徐顯弘孟吉孟悅等助虐以張其熖相應分別首從如律照擬以候憲裁者也

鞫饒中顯獄情狀

看得疆界有定域此疆之不可爲彼界猶彼界之不可爲此疆也貴賤有定位齊民之不可侮紳衿猶紳衿之不可欺齊民也異哉饒中顯與子饒祥瑞以姓孤寡力之人攝乎袁氏

世家大族之間循分自守尚有他虞乃敢越理以逞欲取其祖父世葬之地壤而有之爲已編籬樹棘之所誰非人子其肯甘心此生員袁明極鄉紳袁傑之所以相繼而訟也然當中顯赴控之時卽職亦疑曲在袁氏顧地界不明難以懸斷因畏纍減從親履其地見袁墳在山之上饒屋在山之下高下判然一覽可決是則曲在中顯等而不在袁氏也明甚夫中顯等雖愚豈不知鄉紳非敵其狡焉與戎者則訟棍向甲唆聳之罪雖百喙無以自解也向甲不過坐收中顯之利愚哉中顯父子墮其術中而不悟誣詆紳衿雖侵占未成應與唆聳之向甲各予重杖向甲害人最甚并請枷示袁明極等

所告餚榾職往拗時已不存度亦中顯等自知其非而廢之也應無容議

判段但互毆獄

審得正月十五俗例賽燈所以祈福也而往往得禍如段但二姓之相毆但姓受傷者二人段姓受傷者四人段姓幸而不死但姓不幸而造笏隕命夫毆至死者絞抵此定律也但庭質之時程德茂石彥模供稱段美介用棍打死及訊造笏則供未曾見蓋以數百人擾攘喧鬧之際猝然相鬬月光燈影中自難確指下手之人且造笏有母有兄前委捕驗發時其母不忍脫衣暴露造笏死後兩月有餘其兄不控一詞種種疑竇難以遽斷繯首何刑而可以疑似成獄乎此本縣之所以屢舉筆而不忍下也定例人命必檢真傷今造笏之母詹氏令造笏抱賣攔檢前來求免蒸骸析骨之慘此母子至情殊可哀憫似應允其免檢但段美介等雖無下手確據難坐抵償而同時混打亦非局外之人合于段美介美傳等人名下共出燒埋銀二十兩付造笏之母詹氏仍各杖以慰死者至佑殺弟命一事段美介出名段美含抱告爲抵敵計耳其事全虛本應反坐查此時美介正在獄中或非其意杖抱告段美含以儆刁誣洵不爲枉至但姓得段姓免抄渠四十兩稈九召等言之歷歷重究何辭但本縣執法於上數年以

來邑中絕無抄搶之事段姓亦有耳目寧即信其恐嚇而悉索以餽也事之有無誠未可定尚俟確查虛實另究可耳此案牽連多人拖累不淺餘審無干亟行省釋

判伍昌信獄

審得伍昌信三都上圖之惡棍也兩目眈眈擇人而食匪一朝夕矣瞰疎族稚子伍明得之死據爲居奇挾其母吳氏以檢填男命具控而身爲抱告及委軍廳相驗吳氏高臥不出獨昌信咆哮中野毫無欲驗之意迨庭鞫時昌信出免檢之詞于吳氏懷中于是昌信之肺肝立見矣蓋人命不出三日伍明得死于四月初九而昌信之控則在廿二日相去十四日人命何事而從容延緩若是此固不待辨而知者也查練總報狀內開前月桑念得伍明得牧牛角口止稱前月並無日期而昌信之詞則稱四月初九日被打卽死其兩相矛盾則事屬子虛無疑矣既云毆死則必有見毆之人及訊昌信之證朱光又稱並未見毆然則何所據而遂以人命控也練總余新等之報明也有曰明得身故或扭傷或時疾其爲兩可之詞蓋陰陽其說將以上下其手也然良心未泯猶存公論于挾私之中其詞有云今伍姓天災流行喪亡不一則明得之死于時疾而非死于相毆也明矣昌信借死圖賴以覬飽橐本應如律究擬姑念愚蠢無知開一面之網滿杖示警

情不足以蔽其辜也

判但天波獄

審得但天波無知妄爲之徒也牽天斐之牛不得而相角角之不已而遂盜其牛牛可盜何者不可盜天斐之牛可盜他人之物又何能禁其不爲盜盜牛手滑將爲大盜此戶長但天邦社長陳法茂之所以亟爲報明固其職也天波盜牛情真刺配何辭但係服兄之物與盜平人不同況原牛已經送還重杖以警亦足蔽辜中侃不能訓子又怨戶社之報明而上控何溺愛不明之一至是乎姑念耄憒從寬免擬

判譚顯逵等獄

看得譚顯逵譚顯大等皆無知橫行之徒也其嬸李氏夫死扶葬祖墓夫誰得而禁之乃顯逵等以其地近居址擁衆截阻令顯周攘臂逞兇并具無情之詞以李氏祖墓爲已業推繼贄出告對質時李氏哀號動地聞者淚下其親房譚顯譚繼等供稱實係李氏祖墓言之鑿鑿及查家譜開載甚明甚矣顯逵等之愚而不知命也惑于陰陽禁忌之說欺人孤兒寡婦甘自陷于不義可哀也夫熊家山祖墓應令李氏仍葬夫柩譚繼鋭既同係廷棻之後亦聽埋葬顯逵顯大強悍不馴致戶族搖手不敢出聲繼贄甘爲戎首顯周截日升之辮均應重杖以儆不法

判江仲逵獄

審得江仲逵之搶魏新妹也天日爲昏舉圖驚駭練總報明隨據魏大儒以勢搶大變事具控比差行拘先獲仲逵之子江啓儀即仲逵搶歸新妹將以爲配者也據供又六月初十日三更時分張魁朋抱新妹到門外其弟江啓任馱歸家中其搶擄情形已和盤托出矣至七月十四日仲逵將新妹送出始來投到仲逵魁朋雖皆支離其辭其如啓儀之早吐真情何此事始于張魁朋不遂作伐因而抱恨之一念成于江仲逵人衆勢強滅法橫行之滑手啓賢以老奸濟其謀啓任以強悍逞其力時當半夜地隔五里羣力羣策處不止四人本縣姑從寬典止將渠魁懲處餘俱不究新妹仍歸其父永爲劉氏之媳查強奪良家妻女律應縲首姑念拘提之後送出新妹仲逵魁朋薄擬城旦啓任啓賢重杖以懲庶幾聞風者革面革心三尺具在法不爾貰也

判查太臣獄

看得查太臣邵貢生一恍之世佃也聯貢生不肖子邵本城有女歸妹太臣爲幼子委禽焉而本城私許之及太臣之幼子夭又爲次子委禽焉而本城又私許之一恍恥以世胄締婚佃戶又以兄收弟妻爲嫌遂控縣及府太臣又拒捕不出遂致通詳各憲依離異之條擬拒捕之律其邵女許字詹文

物之子歷歷在案爲太臣者可以已矣何復執迷妄行刦本城之女而歸私室其胏肝已異寧止目無三尺哉一恍佃竊謀婚藐斷之控所不免也正准行間太臣不待拘攝自來聽理本縣諭以大義信宿而翻然悔悟遂將本城之女送出當堂令一恍領回顧一恍年八十餘老矣孫女止九歲女願有家當令詹文物備禮接至家中撫養待年而結褵焉以慰乃祖之心太臣始而藐斷宜寘之法念其終能悔過不煩一差不費一檄諭之即化又事在赦前相應免擬至本城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稜日另結可也

判彭素雲陳閏獄

看得禮重婚姻律嚴嫁娶誠以風化所關無容輕假也鄭賢金之聘方存先女四妹與予爲妻其結親月日財禮數目伊兄方存且與原媒方楚玉言之鑿鑿迨十四年之冬存先物故次年春間四妹之母沈氏轉嫁彭素雲賢金率其子倩予壻之禮固歡然無間也至十八年素雲挈妻并四妹潛歸都昌其心于是不可問矣乃賢金初未之知也適彭再高以素雲將四妹改嫁陳閏之事告賢金賢金于十九年至都昌尋覓不見今春賢金又挈其妻若予歸都昌爲大索四妹計探知四妹果歸陳閏其妻憤恨病亾亦可哀已研訊彭素雲以先年娶沈氏時原令素雲撫養四妹即令素雲出嫁有方存且親筆婚書爲據隨即喚存且令試筆蹟則又判然不同是素雲所呈之婚書明係僞造即此一端全體俱露矣更可笑者陳閏自供鄭雖先聘身係先婚欲償以多金與破鏡之重圓獨不思已成婚之律浮于未成婚知情之條嚴于不知情乎彭素雲再嫁有夫之女陳閏故娶有夫之妻依律拟杖財禮入官四妹仍歸前夫庶幾無枉無縱亦挽回風化之一大關鍵也

判袁國韜等獄

看得禮重尊卑之分律嚴婚媾之條況宗黨原屬一氣嫌疑更當分別者乎已故袁四八爲袁國韜從孫四八之妻陳氏爲袁國韜從孫婦則亦國韜之孫婦也乃四八早夭而國韜即娶陳氏配其子有滑是國韜以孫婦爲子婦而有滑以姪婦爲婦也蔑倫悖理莫此爲甚乃恬不爲怪豈習俗使然耶及訊四八在時尚未結褵庶可開其一面耳袁明遇四八之從兄也憤盃酒之不及忽焉與戎乃稱弟婦爲已婦逞虛詞以求勝幾不知法堂之有照膽石矣至陳德辛前後執柯惟知執柯之利不知執柯之害是四人者皆昧于禮者也昧于禮則附于刑杖國韜所以警邑之爲人祖爲人父者杖有滑所以警邑之爲人叔爲人夫者杖明遇所以警邑之譸張爲幻者杖德辛所以警邑之苟且圖利者然法不如是止也而

斷止此者以兩造之各悔禍而戶長諸人之以息詞請也

判石德銘獄

審得石德銘儼然庠生也庠序所以明人倫夫婦爲五倫之始宗祀于是焉繼家道于是焉成昔人所謂妻者齊也偶也猶陽之有陰也猶天之有地也不可褻也乃德銘一旦舉髮妻王氏而賣之是獸畜之奴視之耳秀才所讀何書而乖戾一至于此宮牆尺地恐無處着德銘矣況王氏之所由賣更有不可言者乎族人石德一因事訟之石洪祚洪玶昌言訟之戶長石洪應等連名訟之皆以王氏長女爲口實是鳴鼓而攻之義也乃德銘之戶長石皤等獨深護而曲庇之是父兄之教不先而長德銘之惡也其誰信之盖洪祚之昌言公也洪應等之連名是以洪祚爲嚆矢而身爲後勁也猶不離乎公也德一則以索負而訐之私已石皤等則欲布五里之霧而展遮天之手也私之至已石德銘滅倫傷化本應直窮到底自然和盤托出但係閨門事屬曖昧不教而殺仁者不爲姑從寬照儒學所議罰脩聖宮仍痛加戒飭以開自新之路石洪堅有子不能教石皤扶同欺徇均與杖懲石德一所欠石洪堅銀九兩三錢息壤在彼應照追一併助脩可也

判伍應禘獄

看得伍應禘寡廉鮮恥之徒也賣妻于十五年之前而詐嫁于十五年之後前曾索過銀四兩今復指子居奇訊彭氏供非其子而應禘之爭如故不過以此中難着證見易于圖賴耳及效古人滴血之法判然不合而應禘始叩頭伏罪矣因訊致訟之由不過因前此路經呂榮之門應禘意欲寄宿而呂榮不納由是懷恨思得而甘心焉嗟乎呂榮之不納誠是也應禘即無心胸獨不知一室不容兩夫而彭氏此時之做人爲甚難乎應禘非夫也杖之猶恐汚吾堦前六尺地子仍歸呂夫復何辭

諭息訟文

爲勸諭息訟以安生業以敦風俗事照得生人之道禍莫大于能容而禍莫深于好訟故忿懲怨釋人斯仰盛德之風而訟簡民和官亦有鳴琴之樂況都邑當凋殘之後哀鴻未集城市蕭條尤宜息訟寧人和鄉睦族以培元氣者乎本縣出都之日即聞爾民素稱健訟猶在然疑及下車放告收詞數十餘紙憑几繙閱或懷一已之私仇而駕虛傾陷或忌他家之温飽而冒事生風或已結而翻新疊控或一詞而牽累多人甚至弟擿兄非姪訐叔短逞紙上之戈矛戕同氣之骨肉豈人心不古一至此哉皆由訟師積蠹從旁唆調于中漁利爾等之身家性命彼勿顧也爾等之酒食錢財惟所取焉小民無知一墮其術遂至欲罷不能與言及此殊可痛恨本縣

前任漢中五年司李雖無大澤被于閭閻然化民無訟訖有
成效今來治縣敢易初心特示我民勸令息訟爲此示仰闔
縣士民人等知悉各敦鄉黨親戚之誼毋信訟師蠹棍之言
勿以無事變有事勿以小事爲大事除地方果有眞正強盜
人命惡蠹光棍及關係倫常風化等事許照所頒狀格直書
赴告方行准理外其一應戶婚田土口角細故可以鄉約里
老公平調處者各歸和好不得動輒興詞務在家敦雍睦人
秉謙和使入學横經絃誦遠聞于鄉曲耕田鼓腹足跡永絕
于公庭則本縣與有榮施矣倘仍然揑駕虛詞瑣屑瀆控定
行根究主謀唆訟之人一併重處本縣薑桂之性言出必行

爾等勿視爲常套以負本縣愛民至意而自取罪戾也遵之
毋忽

禁越告文

爲嚴禁越告以戢刁風事照得爾民健訟甚于他邑而越告
之風尤熾推其意不過以本管衙門耳目甚近或欺罔難施
而妄意上司之易誆或因原告之控縣而越訴以稱雄遂至
張大其詞以疾病老死爲人命以微債索逋爲刼奪以產業
交易戶婚干連爲強佔爲悔賴種種黠狡惟圖一准不思一
准之後爾等解府上省守候跋涉不知歷多少時日費多少
盤纏悞多少正事此中苦累原被一體及至翻然悔悟一字

公門九牛難拔雖欲休息其可得乎本縣涖任以來視爾百
姓兵火之後復罹災祲荼苦萬狀思欲以保乂我民莫如息
訟爲第一要務已經委曲勸諭而訟獄刁風更莫甚于越告
尤宜飭禁爲此示仰闔縣士民人等知悉如有事屬剝膚萬
不得已者仍許照期赴縣告理其餘一切小事自今日爲始
恪遵約束各保身家不得動輒興詞號呼憲轍倘再有逞刁
挾詐動爲越誆者或奉批發則定將越告之人先行重責然
後審其事之曲直或經行提亦必將越告之人重責然後起
解決不少寬三尺總之本縣未審之前不許上控若本縣昧
理違心以曲作直徇情枉法聽斷不公明有　國憲幽有鬼

神任爾上告誓不爾禁爾民能聽本縣之言則安靜以享其
樂不聽本縣之言則刑法必及其身苦口峻防凡以爲爾民
身家計耳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民非至愚諒必能辨各宜三
思愼弗自貽伊戚也

剖示招徠文

爲剖示招徠勸諭復業事照得都邑兩經殘破居民流離播
遷靡有寧宇四閱歲矣本縣初入縣城一望皆頹垣荆棘間
有破屋四壁俱無漸次欲刱及巡視城垣并查城內居民僅
三百九十家其中有家眷者止一百七家恢復以來亦且二
載況全省蕩平隣境賊氛業已靖息爾民早宜脩葺房屋復

還故居而逡巡未至者豈非爾民畏兵如虎而在位者之不能爲民請命故耶今　朝廷以都邑殘破之百姓畀本縣本縣即以生聚教養爲已任而不能勞來安定亦何顏立于斯民之上乎除移會九江中營守府并饒州營禁戢兵丁出示招撫外合行勸諭爲此示仰闔邑人等知悉人經喪亂未有不想望太平其所以想望太平者不過父母子女兄弟夫婦團聚一室親戚姻婭朋友故舊朝夕相見而市井街坊百工百貨絡繹駢集之爲快也今履畝而耕者亦既如故可謂太平矣而曩之城居者猶然草棲露處依人宇下試與求所謂團聚一室不可得也求所謂朝夕相見不可得也求所謂百

工百貨之絡繹駢集又不可得也誠能翻然來歸其縉紳耶則往來酬酢本縣將與講賓主之歡其子衿耶則考德問業本縣將與敦師生之雅有居有行而貿易便可出可守而百工便宜飲宜食而胥役便其里民赴比入城爲居停者非親即族自有如歸之喜而輸將亦便其苦若彼其復業之樂若此又何去而何從耶且今日之兵誠不必畏亦可不畏何以言之防守守府千兵咸有恤民之心自能約束其下頃本縣在九江親見總鎮首以兵民曾否相安爲問及晤中營遊府又以文武相和兵民相安八言諄諄告語諸公皆兵主也而能若此兵豈致復爲民害哉所謂兵不必畏亦可不畏者此

也本縣向理漢中雖係刑官專務愛民不畏强禦竊以自負念爾民困苦已極斷無坐視爾民令爲魚肉之理但其中機宜另有方畧爾民異日當知本縣苦心妙用也本縣矢心令爾民安堵必不悞爾民爾民其速來無後

曉諭完糧示

爲曉諭事照得十六年分錢糧特已孟冬尚欠過半漏夜完納猶恐遲悞今開徵伊始本縣已經較釘戥子一照司頒法馬不許多重毫釐以累小民爾里遞花戶人等亦當體本縣軫恤之意急公從事今與爾民約一比全完者受上賞二比全完者受中賞三比全完者受平賞過此照欠數多寡責治

仍差押立完決不姑貸特示

禁華集神過街文

爲嚴禁陋習永革巫風以安神明以挽頹俗事照得崇德報功禮嚴特祀迎神賽會律著峻防都邑之有晉侍中太尉長沙陶桓公廟由來舊矣惟公忠義獨抒功存晉室禱祈必應靈著江鄉蓋論定于朱文公請額之年而祀崇于明洪武勅賜之後　本朝因之額設致祭銀兩歲于六月二十日因公誕辰祀公于廟縣令執爵而主祭諸職駿奔以陪祀甚盛典也乃不謂陋俗相沿有集神過街之舊例每于先期出示招集鄉村大小各廟之神俱于十八日鳴鉦擊鼓迎赴縣前羣

集毬場設簿聽點爲公慶壽不至者罰而公亦出司過街至縣門外三進三拜爲候謝狀所過士庶羣奉巾扇爲公拂拭之用荒誕不經聞之噴飯夫對越在天禮應嚴肅桓公正神爾民即欲竭祈報之誠而致鄉里之愛亦當屏息恪恭凜入廟思敬之義以庶幾乎僾見愾聞而乃褻越兒戲一至于此于禮則悖于法則違桓公有靈其享之乎況乎舉國如狂男女雜沓爭訟自此而生風俗由斯而壞奸宄難防匪類易集患有不可言者若不亟行禁革其何以除敝習而遏頹波爲此示仰闔縣士民及會首香火僧道人等知悉嗣後凡遇昭

桓公誕日爾等有願拈香致祭及脩理廟宇者聽從爾便其集神過街等陋例永行禁革以正風俗以肅典禮如有故違定行律究不貸特示

祈雨停訟文

亢旱連旬憂心焚灼雖竭誠祈禱而菲躬涼德不能感應目下一二詞訟原欲速結以便歸農但事有不平難以理遣一或動刑又恐上干天和殊非祈求雨澤之意再四思維不若爾等暫且寧家俟上天賜雨之後仍赴審理或靜思終訟無益各釋其忿以息爭端尤本縣之所日夕望之者也

禁水次圖民採草不得越界文

查照滅憲毀碑一案于舊年五月間蒙本府轉奉按察司行縣提解本縣念爾水次圖民以草爲命又値農忙並不行一票差一人查拘即爲爾等具文詳銷叠奉憲駁補牘頹禿未蒙俞允直至舊臘本縣親自赴府剴切面陳始蒙署府批開此案叠奉嚴催似非空文所可銷結但旣據該縣痛切言之仰候酌詳候示繳批行到縣新正蒙署府赴省面懇臬憲然後批允註銷仍嚴禁嗣後採草各照原議界址不許越界生事等因飭行到縣合行曉諭爲此示仰該圖里練社約幷各戶族人等知悉務遵憲禁嗣後採草止許在原界內樵取不得恃衆越界橫採起釁生事敢有故違不遵致被旁人控告或經本縣訪聞定行先拿責究申解憲轅盡法重處斷不輕

饒仍取具該圖里練社約日後再犯願甘同罪甘結繳縣以憑查核轉繳此係各上憲俯鑒本縣一片爲民血誠姑寬爾等于不究今爾等務遵本縣告誡嘗父訓其子兄戒其弟各挨疆界毋致多事庶不負本縣今昔經營之苦心否則惟法是視愼勿後悔

升任後告士民文

爲曉諭事照得本部自康熙十六年奉　命來守茲土正値兵燹之後見爾民鵠面鳩形瘡痍未復頹垣敗壁鳥鼠爲羣城中只寥寥數役虛無居民本部蒿目矢心惟以撫綏節省爲勞來安集之計初到之日衙署不蔽風雨器具百無一備

念此荒殘不忍問諸民間歷年脩葺悉屬捐資并增置書屋
三間俱係本部自行購造庀材鳩工授價授食從不動擾爾
民一椽一瓦并不輕役一人此亦爾民素所共知者兢兢業
業九載于茲生聚教養漸有起色雖不敢自附循吏之末亦
庶幾不負讀書行道之初心矣今本部蒙　恩量移卽日北
上因聞爾縣向來陋例有出衙規禮并量備物價種種舊規
言之嘖嘖飯聽之髮指毋論本部冰蘗自持義不以此自汚在
爾民有知亦必不以此汚本部但恐兵工二房及合班里保
借端指派亦未可定合行曉諭爲此示仰縣屬士民人等知
悉如有胥里人等仍踵舊習指稱衙署房舍舊規名色借端
科斂者許爾等卽時扭稟以憑立拿送治決不少貸特示

清風堂文集卷之二十

公移八

批鄉約侯道伸李時彥預鳴懐曲荊地杜禍事呈

據稟能知陳寶王烈之處鄉便是一鄉之善人善人處鄉自
然至公無私至公無私有何禍患之及身直道在人愼勿瞻
顧有負本縣委任苦心也

批約甯陳其遇等直道難容懇退杜禍事呈

本縣設立鄉約黨正原藉以宣教化匡正陷溺之人心挽回
久染之惡習使吾民遷善改過脩孝弟忠信以成雍熙之俗
將見遠邇親睦上下和洽使隣誇仁里戶美可封豈不美哉
今夫人教之以善未有不欣然樂從者教之以勿爲不善未
有不瞿然覺悟者蓋賢愚雖異而人性皆善故也今陳其遇
程大功等鰓鰓以勢棍强梁神奸蠹菲爲慮此何足慮哉昔
人有言邪不勝正又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况本縣執法
于上汝等奉行于下不過欲吾民遷善改過有何疑畏而遽
求退耶其堅乃志一秉至公以從事本縣乃有賞如因循瞻
顧負委任之意罰必從之尚其勉哉

批生員徐孟居等戶族里遜徐孔順等公籲請示禁遊
惰以敦禮義振家聲以厚風俗事呈

條陳家法有裨政治汝族率先倡舉他族亦如之則都邑比

戸皆淳民矣怏𠲷甚焉准如議行仍候示諭各甲并通飭五
十九里一體力行可也
批捕衙湖水將漲懇賜檄行嚴飭弭盜甦商事詳
湖水泛溢防禦宜嚴如詳移會南鄒二營并檄柴棚司申飭
汎兵鄉約嚴加巡守以清盜源繳
又批詳請再飭鄉圖嚴加團練取結弭盜事詳
圖練之法本縣已經飭行湖沿一帶都圖尤屬緊要該衙詳
請再行申飭具見留心地方未雨綢繆之計該房速出示力
行仍委該衙親詣查覵取結繳
批魏囤亭鄭世金等遵依僉報事呈

鄉約關係甚重舉非其人便與僉舉初意相悖今據舉報俟
訪確定奪破格優禮可也
批紳衿士民詹瑞等防兵過少可虞情願捐資招募呈
據呈誠爲地方今日急務一面具文詳明一面出示招募可
也
批五十九里陳與受等城池關係甚重等事呈
城守情願捐給具見急公之義但 功令森嚴捐給之處果
否便民着各里再行妥議務期安上全下斟酌盡善明白確
覆以憑轉 詳可也
批鄉約許延泗無兵用民防禦更便事呈

據稟二議深切時務城內守禦事宜本縣現在料理其城外
團練准着黨正保長起寨即時舉行仍候本縣親點或委官
巡查可也
批黨副邵艮達請明團練等事呈
團練原以捍衞地方爲爾等各保身家之計務宜協力急公
該黨正副查明每烟壯丁少者一名多者二名在于就近本
寨守望無令遠涉其在外營生家無餘丁者冊內開明出外
某處俟其回日一體入寨爾黨正副須要秉公勿避嫌怨勿
徇情面一經本縣察出賞罰各有所歸慎之慎之
批捕衙審覆回報事詳

前發查訊原因陳赤臣等三人言語支吾訊其賣主說向說
詹說叚不一所宰之牛恐係盜來必須查究令叚龍興旣已
確認仰取陳赤臣劉三王任可等隣佑結狀存案繳
批捕衙審覆邵惟畣絕食殺兄事詳
以四兩猪肉之微遽爾興戎在路人且不可況係同姓兄弟
乎仰該衙卽解懲處以振倫常繳
批捕衙審覆曹開報明事詳
曹開妄報害人曹獻不自行投訴乃令母氏以保辜誣告奸
刁可惡仰該衙再行嚴究報
批糧衙審覆丘學貴伐殺保辜詳

各罰以平其情不若兩免以愧其心原詞繳銷存案可也

批左蠡司審覆周阿楊豪謀盜賣事詳

周阿楊之訟起于周昇之盜賣今兩造雖經處息抱告周治光何得並罰至周昇盜賣嫡業豈可置之不問仰該司再行確議妥詳覆奪繳

批捕衙審擬黃興色誘賭謀占事詳

據審黃興色黃中可同居叔姪豈不知父在子不得擅賣其業之理中可即無誘賭之事其甜債謀占之情顯然可知且又強割其荳苗興色之控豈得已乎黃道善既經扑責興色不當並罰應將所擬併于中可名下追解其道善盜賣父業

着照價取贖中可不得勒措仍將取回原契呈驗繳

批捕衙審擬江南樞盜占竄殺事詳

據審江南秀詧公分之產而又擅賣柴山其倚嫡欺庶之情顯然可見今斷以已去之山歸南秀以現在之田屬南樞管業則後此之葛藤將更甚仰令戶長將田山從公估價江南秀照股出銀付還南樞庶爲允協該衙再行確議詳報繳

批糧衙審李正德甥占舅母事詳

李應順反覆唆訟其設心奸險真堪髮指薄罰殊未蔽辜仍送貴廳再行嚴鞫從重究擬以儆習俗可也

批糧衙審楊貴進極寃哀救事詳

楊太奸刁唆訟幾釀大禍罪應加等薄罰未足蔽辜仍送貴廳再行確擬餘照議行

批石華金獲贓犮盜事呈

仰左蠡司查報犯證只照點出七名喚審其餘免提勿悞農業

批左蠡司審周執珍負義慘騙事詳

據審王邦孚縱子行兇周執珍捏債誣人俱行罰儆是矣但王國理犯分毆伯有干法紀豈可置之不議仰再加研訊確擬詳報餘依議發落繳

批糧衙審侯齊鳳欺寡覇訴事詳

此案既經貴廳勘過其形勢已是了了今二姓復爭爲之準高下而分多寡誠兩得其平可永杜爭端矣准如議立案以垂永久餘照擬行

批糧衙審覆李太興白占伐殺事詳

譚顯儀倚衿侵界顯偁助兇伐樹均干不法顯偁顯儀俱依議行仍勒令速毀墻脚以斷葛藤可也

批張明壽悖義串拐事呈

同姓豈可爲奴其有無拐帶什物仰捕衙查明報

批譚繼來乞恩拘審汚枉立白事呈

都邑惡風或有乘機抄洗等弊亦未可定該捕驗時須嚴行

誡飭如有不遵卽查明鎖解以憑重治繳

批馮惟星毁塚毆殺事呈

比屋而居情宜睦好豈可因牛豕無知之物輒爾與戎如果有作踐挖損之處着黃家碁等補填完好以全隣誼可也

批董儒士霸占殺孀事詞

據稱訓蒙似應稍知禮義卽寡嫂孤兒有犯亦當恕而不論何得以妯娌相爭細故而輒聽婦言以興戎吾恐汝兄將不瞑于九原矣其思之

批程恭和訴

程恭和佛口蛇心一生作惡不惟自已作惡而且唆人作不公不法之事導人爲不良不義之民窮宄極狡法所難貰茲値貫滿之時自投法網本縣因見年近衰老不忍卽置之法姑幽縶以冀其悔今二月有餘矣仍不省悟不自訟過詞內如非禮勿視行不由徑等語將誰欺耶至朝山誦經不過掩飾耳目妄想消除罪孽獨不思佛亦正人豈受奸邪依奉徒自悞耳及今痛自改惡從善不難化囹圄爲天堂如聽眼不化蝎性猶存徒逞不根之言欲以誑聽本縣疾惡如仇執法如山三尺具在其無後悔

批馮碩甫催禀

此事與訟之由正恐余氏葬後或有意外之禍波及馮族耳今經三載平安無事則堪輿欺人之語訟師唆聳之言俱不足聽也明甚着兩家戶長從公處釋使九旬老叟免匍匐公庭之苦亦一快也

批袁阿胡勢逼大寃乞恩賞照事呈

胡氏之夫尙在袁有應何得婪財逼嫁如違禀究給照之後若胡氏果有穢行定提法處

批袁阿蔡守制全節事呈

蔡氏既願守節親族不得吞逼如違禀究

批段應傳忤索毆尊事呈

借訟科派都邑惡習大干法紀准究

批補衙審譚華昌羣虎占殺事詳

譚華昌所告譚華烈占其伐樹事情虛實自有應得之罪據詳並未究明曲直槪予薄罰殊非信案仰再確訊定擬詳奪繳

批陳啓元移喪絫男事詞

據稱十二月移喪八月人死相去甚遠虛詞可知況無煞死之理乎法嚴反坐再瀆不貸

批向日曉蠱謀串殺事詞

既稱承繼不能養生送死而欲爭叔祖母起嫁之財禮耶本應重懲姑念無知粘示衆知

批余玉俊告活殺兄命事詞
腰脇係要害之處如果致傷吐血豈能延至二十日外兇死前無保辜死後不即告明係刁誆何得又瀆
又批余積金嫂究抄詐事詞
借命抄詐律令憲禁並嚴如有違犯當依法重究不必張皇准存案
批原任驛丞雷應電憐拔窮途等事呈
據呈雷丞頗有成勞各里酌周令其早返故鄉亦義舉也其速之

批石良賢訴
本縣奉三尺以守百里凡部內民人不犯則已犯則片檄勾提孰敢不到雖有勢要豪强當俯首就法何物石良賢乃敢不服拘喚若此今姑置誣訴誣告于不問試思官可抗乎差可拒乎縣官提一部民抗違不出而遂已乎若不加懲創則官長之令不行 朝廷之法亦可廢矣先責後審無復多言
批徐顯升訴
本縣斷獄惟有平情執法四字初無成心候審定奪
批段光前欺死搬抄事詞
變賣故兄家產以爲趨薦事甚不經言又狡詐不准
批黃崇唐勢黨殺尊事詞
前告無毆尊之情不過醉後唐突耳當投戶長懲戒不必興訟
批羅富金踐塚殺占事詞
牲畜無知之物地界相連豈能禁絕羅富金既以祖塋爲重當于自界作籬護塚可也
批李明春滅倫弒父事詞
父子無放債之理又以些微告子此怪事也不准
批侯孚光預保全家事詞
既稱共祖彼亦有分又稱動則生災彼動則彼災與汝何涉不准

批劉武敬滅心詐激事詞
揚言豈可遽信聞之赴控又落光棍圈套矣不須告
批何榮盛亟勤婪割賞關提究事催
游姓非王氏主婚之人何榮盛不當向游姓求親各有不合况農忙奉禁原詞未發何得混催
批鄒顯圭煞害七命事詞
煞死有何憑據明係借死圖賴顯圭不爲收尸誰當收尸着即收埋原詞另結
批韓又登虎牙拴戚吞本坑命事呈
異鄉孤客隨馬哀訴其情可矜着原差速 回約黨正算還回

覆定奪

批周中玉根究弟命事詞

出外病故亦人事之常但徐孔立既雇募周中堂在船身死則其母若妻若子當量爲周恤可也

批萬崇辟呈

古聖囹圄之設所以拘束身心令人思過悔禍改惡而從善者也本縣之禁爾原欲爾改過自新今既數月矣怙惡如故詞氣唐突何頑冥不靈一至于此茲批飭之後若復如此是終不改矣則惟三尺是問其無悔

批萬德巽滴淚哀訴呈

崇辟逞兇毆人垂斃業經收禁半載又加杖責矣崇鼎糾衆

抄搶本應按律正法因念愚民無知爲積習所囿姑從寬典薄罰以懲既往以儆將來實出厚幸乃復瑣瀆豈以三尺爲可玩視耶粘出曉之

批陳肇鴻等草洲爲百年不息之爭等事

採草構訟久爲都民剝膚之患本縣會同新建縣酌議以銀易米納官移解合詞通詳已蒙各憲批允從此兩邑爭端可以永息今據陳肇鴻等公籲前來僉願每年闔縣均輸爲衆擎易舉之請具見爾民好義急公深可嘉尚准從所請着爲定例永遠遵行可也

批周治奇懇恩超釋呈

汝父積年侵蝕錢糧漕米甚多前委之汝叔汝叔既故汝父又將汝嬸出賣仍不完納正供羈汝頗久料詆賴之意人皆有之豈意汝父在外逍遙竟將兒子置之度外汝父身爲書辦侵糧坑官是不忠也棄子不顧是不慈也行將置之重典何得巧辭請釋置官糧于不問耶

批程順貴噱典謀財事呈

典房居住不容生產此惡俗陋見也不准

批江東影斬脈剗食事呈

江東禮安葬無嗣外毋事甚可嘉何得以斬龍妄言借端典

訟不准

批王子仲急救二命事呈

因借碓不允輒爾鬨墻妄告人之無良何以爲兄不准

批程中拔等公呈

僧道還俗卽同民人蓄髮娶妻律所不禁但不應娶有夫之婦一杖之外已無餘罪況夫婦兩願于法無離異之條如爾族必以此爲恥情願公贖許將原費財禮當堂照數給還以便斷歸可也

批陸經綸孥兇占殺事詞

如此天旱因小事而叔姪相殘豈不傷天地之和不准

批生員江清滅祖改作等事詞
宮墻內人豈不讀斯干之詩歸而繹之可也不准
批向恩孫盜侵搧洗事呈
爲人子孫搧洗祖冢便爲大逆不孝本縣禁人不孝豈肯許
爾搧洗以成爾大逆不孝之罪思之無忽
批陳爵霖虎殺命事詞
孩童相爭何得好事與訟不准
又批
存案卽爲告狀之階着敦睦好以睦鄉里如果有恃强凌弱
之情本縣自有訪聞不必預爲存案也

批馮祖聖攙行陷命事詞
欠銀可以索取賣貨任客投牙何必與訟
批余玉晷與常慘變事詞
因二兩之微輒訟東家不惟斯文墜地且自絕將來館席矣
思之
批孫啓元占斬殺魚事詞
石灰係民間必用之物豈因一家來龍荒唐不可信之說而
遂爲禁止况干證皆係詭名不准
批段惟超急救全家事詞
一扇之微何得與訟勿聽婦人言愼之愼之

批黃阿王滅倫窺孤事詞
此等小事婦人出頭露面有何好處必係唆訟所爲着約黨
查明唆訟之人法處
批傅汝乾奪山霸占事呈
族姪葬母必係公山旣詞稱貧等價買則必非一人可知何
以衆俱默默而汝乾獨控其中必有別故不准
批查氏呑贓擅殺二命大寃事呈
罪人不孥查氏與媳暨孫聽其完聚自便旁人不得藉端詐
害此詞存案
批曹美月謀錦伐殺事呈
樹木遮苗不妨略芟枝葉沈孔等應以情理相告不合遽行

斬伐但曹美月一面之詞未盡情實着兩姓隣族人等處明
具覆定奪
批商人鄭本周懇恩給賣商鹽以輸國課事呈
鹽引不許相離律載甚明何物張翰褭吳克朔恣意妄行本
應申處姑念無知枷責示儆查非本商之意其鹽姑准發賣
批段阿彭逼嫁誓不再嫁須恩賞照扶孤事呈
子死賣媳弟死賣弟婦兄死賣嫂甚至自賣髮妻并有子賣
母者都昌惡習由來已久眞禽獸之所不如本縣莅任數載
自慚薄德不能移風易俗今據彭氏自願守節撫子不但使

女子生色并可愧死男子之不敦夫道者段文進如怙惡不悛則自有三尺在

批遲年陳惟大乞恩賞票繫保追檳事呈

凡屬錢糧自應完納雖稱楊漸秀貿易他方而其妻子產業見在本地如果節年不完當時豈肯置之度外一不過問直至漸秀身故妻子他適乃借曰未知始轉而問之余氏耶明係稽端妄稟不准

批程萬年焚巢修寃事呈

民間失火地方人即當報官此通例也若放火燒房尤爲異事[redacted]陳總程孟逵等既經見聞彼時爲何不報仰捕衙拘問不報情由連人解奪其詞內事情另候准理

批江理生婪財活割事催

聘定之妻自有婚書媒妁爲憑即有改配之情非由于女何用帋之面鞫明係訟棍刀巧欲借此以爲取勝之計其楊仁能長女不准提

批孫應楓訴

立說可笑姑念試期在即開一面以冀其省悔如文字不佳當不免請公入甕耳

批王阿金懇提正身交付兩明事呈

王昆玉在逃勢難移解應令李祥宇帶同戴陳二胥赴都親領該承行即備回關

又批

捻後夫而拐既婚之女情理可惡本縣惟有平心執法毋得多言

又批愓承福訴

若不知情罪在王姓若係知情即屬自誤俟移解後究奪

又批譚人白等公呈

前據金氏呈詞關喚原夫赴領今懷寧縣准關着令戴沈等前來自應交給領回其楊承福被騙財禮應向王昆玉同媒人主婚名下追取理法所在雖父子不能曲庇況本縣執法之官豈能爲爾輩二三其說耶爾等向不知禮義敗倫喪節任意妄爲今而後當知天下婦人不可拐有夫之女不可娶也戒之勉之

批陳舜遠匿糧坑賠事呈

所開零星太甚不差則不得完差則恐以些小擾民舜遠當賚此詞親至各戶之家諭以本縣恤民之意不忍差擾各戶必體本縣婆心照欠全完如仍梗違許赴稟情形本縣自以三尺從事決不寬假其無悔

批趙阿郭乞照撫子事呈

郭氏既堅志守節爲伯叔者自應善爲庇護以全其志若因

蝇頭起見逼逐改嫁誠屬歟之不若者矣准着戶長趙相一洪宇惟莊等倡率其伯叔曲全郭氏無令孤兒寡婦痛心無告郎趙秀亦不致哀號夜臺矣如趙燈怙惡不悛鳴族禀究可也

批雷顯學禀元將軍廟基係學納糧乞開除事呈

此地係毀石成基原非庵址且毁宇脩造已經三年從無半字何物雷顯學輒敢冒認希圖減糧殊爲可惡着存案

批葉漢臣等懇照回籍事呈

防兵未奉明文豈可擅拿船隻况不合式之船拿將何用准批照前去其防兵打傷程爾賢另文移知南康營究處可也

批凌振文赤窮無措懇恩超豁事禀

着于學宮有漏即整其已完一兩一錢着庫房查明收貯餘准豁免仍不時伺候學宮整漏不得有悞

批吳名學愚懵犯法等事禀

免解已出萬幸何得遠求超釋姑念老親倚閭准取的保

批楊加敷認罪免罰訴

前招斷銀兩係違禁贓銀追充工用非罰也其子楊大奇倚矜摅抵送學立限嚴比取完工結狀具覆

批鄉約杜朝屏禀

既爲鄉約里有不法即應舉報乃徇庇隱匿又代書限字朋比爲奸殊負本縣委任之意着行提一并查究

批李敬之法討占騙事呈

糧從租出豈容節欠准追

批段振和斬逆宪詐法正名分事呈

二人何以稱連名但係甥舅相毆所關不小准究

批戶長馮惟夔廷珏公呈

人命自有苦主何得戎隙况過堂只有二名其一又詞上無名者明係苦主買出若則借以嚇詐克身耳除薄懲外仍候審奪

批袁阿彭屠挾吞殺事呈

寡婦孤兒所宜矜恤况誼關嫂叔者乎着戶族從公處釋覆奪

批周治貴保辜妻命事呈

着二比公親處釋如李大椎等果有毆姊情由明白回呈以憑查究

批劉阿楊欺死騙婚事呈

結婚索聘一奇也索聘致訟又一奇也若慮搶親三尺具在孰敢出此姑存案不必行

批邵良振寵逐怒殺事呈

寵妾毆妻情固有之而妬悍逼人亦婦女之常准將妻妾與

李經朝一併提審
批欑驪寗璆彭再立婪割兩慘事詳
邵日先所許之長女已死則姻緣絶矣乃彭再立揑造假帖
誣告賴婚而欲圖其次女此情殊爲可惡姑從寬杖以不應
重律餘俱依斷發落
批何阿譚勢占殺寡事呈
無子老寡何忍欺凌着隣佑劉科等率譚顯聖等謝罪償其
木子免訟可也如違法處
批吳名爍催
凡自盡人命奉督憲不許准理況兩經地方報明自刎者乎

且刎後二日氣絶如果有威逼情由彼既刎未死之時何不
即告乃于死後嘵嘵耶如再瀆控惟有反坐之法在
批譚自賢江四等冒死陳情事呈
國家設兵原以衞民兵民務在相安今據訴稱所爲種種殊
非地方之利本縣已經面會營司語令禁飭矣存案
批方考得號哭終養以全母子事呈
童子哭訴情詞可憫准令迎母歸養可也
批捕衙回繳羅秉浩怒叹毆尊詞詳
查此案于九月十三批發如果不服拘喚便當一面添差協
拿一面備由呈明何待一月之後乃將原詞空繳承問之體
有如是乎夫伍昌孟不過一鄉民耳該衙即因抗拒置之假
如委拿要犯或有頑梗不服者亦可束手不問乎不特損威
抑且失體仰該衙仍行嚴拏迷審解報
批羅茂輿婪財逼寡事呈
據稱曹仁讓之妻撫養二歲之羅四輿以至成人有室則其
遺妻宋氏如能終志或願留曹門或願歸母家聽其自便如
欲改嫁仍從曹主婚今羅茂輿不能撫弟于先乃欲爭奪于
後見利忘義殊爲不合此詞存案不准行
批漆匠周連玉棄匠歸農以杜後禍事呈
周連玉以賭博枷責當時有無證據如事果屬真即應羈候

解奪衙官不合擅自發落否則故勘平民律條具在送糧廳
查詢具覆
批練長沈宗甸報明事呈
凡地方有人命事應即日具報以憑驗明收殮據稱余氏于
十一晚自縊何以直待十六始報中間四日所幹何事顯有
私和情弊仰捕衙即日嚴查并訊遲報情由速報
批汪阿張乞賞執照恩全終身事呈
果能守志夫族人等不得覬覦凌逼如違稟明法處
批石阿曹告詞
妻以從夫爲義乃敢告夫干犯甚矣婦人無知必有教唆之

着候審定奪

批宋氏求免罰贖呈

楊太曹辛唆訟硬證其名下罰贖應着伊自完但恐習俗陋例牢不可破未免累及孤寡姑與豁免仍赴縣的決可也

批呂鳴會催

懷孕八九月而生子者世復不少安得以此而冒認耶混催不准

批吳名鸞告訴

查吳名猷巳弘文原詞俱無吳名鸞今忽爲告訴人若曰告則已有吳名猷若曰訴則巳弘文不曾告名鸞何爲而訴哉

不准行

批傅繼安勢豪搶殺事詞

前子接養其母情理甚正何爲定要改嫁但父老子幼作何安頓着兩家戶長公議覆奪

批差役程應恃頑拒差弁髦上件事呈

烟冊不過幾張紙何難造繳而致毆差明係需索不遂捏此不根之語不准仍着速催回銷

批差役周升等呈

奉票勾人理應寄地追攝豈各役積習無論輕重人犯輒受賄故縱及至催提緊急又復株連他人此種情弊殊爲可惡着即嚴追務獲如違重處

批二十三都里練段文七等乞賞批示責令造冊事呈

外圖人住本圖者一槩編造入冊即着爾等經理稽察不必更令外圖族長分任致開推卸之端如有不遵查出重處

批練總江乾文曹子奇報明事呈

採爪細事何煩練總驚天動地本應根究主使之人姑存案以志多事之戒

批戶長石贇關等保結事呈

石贇升贇坤原係大盜合縣稔知今以竊牛收禁是囹圄即爲若輩福堂也該戶長徇庇不送已干憲典何得復行具結其中必有嫳賄黨惡情弊本應並究姑念無知附卷存案

清風堂文集卷二十五 都昌錄 卅

批邵公漸郭承湯等橋石漸頹事

錢公橋漸就隤壞本縣三年前即有修葺之意因慶力未能尚未舉行今據前情甚合初念除捐俸外悉照所議另候委官督修可也

批王思教呈

救禾如救命誠哉是言准歸犀水事畢赴銷

批戶長詹集禧等生死兩途慘變異常等事

着具狀戶長即酌議安頓高氏之法不得徒以空言爲假公濟私之計速議回話

批糧衙役王春稟

落井既無人見淹羊豈能妄扳仰捕衙查辦

批羅阿劉恩賞印照等事詞

後夫既無所出准歸前子養老可也

批糧衙審覆江佛德婪拆孤婚事詳

拚腹原非正律庚書又無憑據既經貴廳審明取供則江佛德之不得爭曹氏爲妻也固矣但未經定議難以結案仍送貴廳再加確訊定擬覆奪可也

批余克允勢大占殺事詞

既有強鄰奸訟非保家之道當退而思之

批王服得剗孤吞占事詞

孤兒正當輯和族衆以保有一畝二分之田若聽雷鳴坤教唆恐此田不免于賣而族衆離心將來何以自立着王氏戶長曉諭之

批陳奇珂變產造祠事詞

逼族承買脩祠恐爲爾祖所掩耳而不忍聞另作商量勿卽興戎

批劉俊廣掘塚占葬事詞

葬妻不能蔭夫豈肯以妻與他人同穴乎必有別情不准

批潘明治會湯訴

匿奴之罪在一家拒捕殺差則　國法所不宥潘明治會湯等身爲戶長又立承認遲延至今絕不送一犯到官咎將安逃乃復嘵嘵具訴愚昧極矣着將一干拒捕人犯報明送出以憑法究毋得怙終不悛自貽伊戚悔無及也

批段立功訴

段立功怒人之不訟今入訟中樂乎苦乎思之思之

批糧廳審覆曹道生等詳

曹道生逞兇拔禾理應重擬姑念無知依議發落其萬德晷牽告曹弘瑜事屬有因免擬可也

批邵阿黃吞孤逼寡事呈

既願守節族人不得欺凌准存案

批周元曉訴

抄搶惡習憲禁煌煌本縣自有三尺法着安心歸家不必疑畏

批周大興六詞不准事呈

煞驚之說最爲荒唐本縣素所厭聞但問此地果係何人之業着戶長從公覆奪

批陳阿傅搶擄大變事呈

子死嫁媳原是家門不幸大不堪之事何此間性情殊別竟以寡媳爲奇貨夫家爭賣女家爭賣成何風俗可爲太息但

死不復生生者不了再嫁亦人情之常准候江氏服满之日女家擇配其姑受禮可也

批張士吉騙俸毆師事呈

如此文理獨不畏素餐之誚乎姑念斯文一脉着周伯子周繼和等照開給與

批儒學孔訓導病患瘋廢等事

貴學到任甫及一載業已範士能使子衿無佻達之風學舍有横經之彦本縣忝居提調正資助理何忽遽以病請其善自調攝勉力供職勿虛多士之望可也

又批孔訓導病患沉痾命懸旦夕事

廣文一席原係清閒可以卧理何決意求歸呈詞又復懇切如此仰捕衙看視果否病深確報以憑酌奪繳

批劉雍人勢惡哄辱事

送關不赴學着給束脩之半毋得搆訟以傷雅道

批徐上占殺兩慘事

肯堂肯搆原係吉祥善事同族往往訐告妬之乎抑欺之也

秀才讀書人何亦爲此

批里民陳啓盛徐祥生等呈前任縣正彭一驊章府雨潛如安德政難忘乞載入志書附祠名宦事

據呈三公已往德教難忘具見直道未泯但名宦非本縣爲政嘗載入邑志可也

批吳克位陣虎殺命事詞

柵欄不鎖設之何益因閑遲便行控告横肆極矣即提吳克位面訊

批周執位謀殺兄命事詞

周執傑既係建德主家何長壽備棺收停自應赴建德縣控告着落何長壽便可跟究陳宗順致死情由徒關鄱邑無益也

批秦邦治串逼太冤事詞

妻歸母家亦是常事若有逼賣事情本縣自有三尺在此詞存案

批徐仲甫慘騙剮心事詞

賣妻之人無倫以假銀買妻之人不義着一并提究

批劉時昌訴

以一鷄之微輒駕抄搶重情可惡候約黨查報拘究

批段立閤乞恩查發伸民極冤事詞

段立功强横狂逞本縣已經懲治如不悔過自新仍前作惡三尺具在斷不寬假此詞存案

批余英洪禀

余以備忤逆不孝法應重懲英洪以老妻舐犢代爲求寬殊

非教子之法姑念無知候鄉約到時以備若能改過則量懲以許其自新可也

批監犯沈俊金訴

査前戶長皆赤貧無賴之人焉知不爲斗穀分銀所買若令有身家戶長當堂具結便可開一面之網爲自新之地不然嘵嘵無益也

批十五都約黨段振顯等報明事呈

人命眞假須要從實報明前經面諭玆復游移兩可殊負委任之意着卽明白具報以憑查奪速速

批監犯姜世蕃冒死再奏乞開湯網等事呈

姜世蕃無知犯竊其親兄赴縣首告本縣因念年少不忍卽寘之法姑令自省今果能悔悟求許自新旣肯改過抑復何求查名例于法得相容隱者之親屬爲首如罪人身自首法況其兄又以世蕃愧悔自願改過更新具結前來本縣深用嘉悅從此做個好百姓弟兄和翕庶幾不負本縣一片勸懲苦心准釋歸農無忘在禁之日

批吳名岱情願捐產助公事

據稱巳產爲族虎霸佃不甘情願捐入學宮去禍取義深爲有識着開明坵段四至租額具奪

又批

吳名岱將巳產捐入學宮其義可嘉據開坵畝租則登檯圖甲着該房差取佃戶承管一并送學可也

批杜應彩疊騙搶殺事呈

些微小事不必涉訟但本小利微自難隱忍着趙赤子等卽向鄭日賢日畏算還肉價仍令日賢日畏親賫此狀囘銷如違簽拿重究

批程大儲懇恩超提事呈

趙氏如果被誣當出訴以雪冤今畏縮不前顯係情眞如再捏詞搪塞并大儲重處不貸

又批戶長程大育等呈

捕獲姦犯卽應送官究治況親屬相姦尤干重典者乎今據詞稱程大校趙氏犯姦兩獲彼時爲何不將姦夫淫婦一併送來直待事過之後乃復紛紛興訟非係指姦卽是私和姦事二者必居一于此矣若謂縱容通姦另有明條候審定奪何得瀆呈

批利應選稔串人財事呈

姨夫之家非新寡所宜居着虞氏速還伊夫靈所守制如仍抗違許于八月初一日以後赴告

批彭孔忠忤唆殺叔事詞

據告彭甫鐸因㩀挑唆孔忠置酒勸釋敦睦之言殊屬可嘉

何至逞兇毀物以致見控姑念誼關叔姪着族長人等率領甫鋒到乃叔家中請罪以全尊卑之序可也此詞存案

批劉尚明悖義吞殺事詞

兄弟爭財大非古道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爲利耶着族長人等從公處分毋致相猶可也

批邵良珂滅理橫騙事詞

如寄頓果眞着兩造尊長親屬如數處還以全翁婿之誼違者告處

批劉曰時縱踐殺母事呈

如果毆傷伯母許扶驗問罪若止口角小嫌卽着族長人等從公處明此詞存案

批沈繼蛟怨告殺男事詞

同宗兄弟既經處明自應同歸于好繼虫未見與詞何乃指沈存章爲訟師耶事屬細故仍着戶長處釋如承爵被傷果眞自有律在

批余魁鼎欺滅越占事詞

祖產四分必有界限據魁鼎控華偉越占而華標又控華蓋越占兩相爭執全無家族義讓之風推念祖宗一脈相傳心必不安着戶長人等處分勸釋

批周廷秀具陳女節事呈祖周維式女適邵本讓年十八夫亡又周之贊女適邵門一載夫亡又贊男冶賓之妻羅氏夫亡守節又周之璋孫女適向門夫亡守節

一門苦節可嘉可敬但各貞婦夫亡年月及喪夫年歲歷今幾載現存與否有子無子呈內俱未聲明仰逐一開列以憑查例請旌并作傳表彰刊入縣志可也

批四十五八都鄉約許延泗條陳十二事

閱條議俱切實可行具見留心時弊加意挽回使鄉約人人如此何患地方不享太平之福准通行各圖照行可也

公移九

申飭學政文

爲申飭學政事照得學校者教化之本人才所自出上而爲公孤卿尹佐理昇平次亦爲庶司百執事共襄王業即下而潔身脩行爲善於鄉亦可以表正一方而成風俗學校之設非淺鮮也我　皇上崇儒重道加意右文以督學一官所關最重　特命　廷臣會議內閣傳問、御門引見以隆斯選本道忝占科名浮沉中外徒以小技雕蟲謬竊虛聲于海內側身矩矱辱知素履于朝紳遂蒙　恩擢奉　命西來叱馭而

前每懷靡及思蜀省山川秀美甲于西南靈氣所鍾代有賢哲生其後者當亦有磊落奇偉之士起應昌期余日望之第恐芝蘭荊棘美惡不同枳橘蓬麻習染則變自非培植芟除區分而長育之何以成菁莪棫樸之盛上報　聖天子側席旁求之至意下慰生平讀書懷古之思乎謹遵　勅諭并纘全書摘其指要列爲科條爾多士其敬聽之

一崇德行

古人先行而後言今人重言而輕行然行之不臧言於何有五教祇重敦倫四科首先德行卧碑所載亦既詳且盡矣苟謂老生之常談視　功令爲具文則言揚行舉脩諸家而獻諸　廷者伊何人也況士爲四民之首風俗之淳頑必視士習之厚薄以爲倡士行不脩尤而效之者更甚然則風俗澆漓欲挽江河日下之勢豈可得哉吾願多士崇實厲行正本澄源如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則雖在子衿之中隱然公輔之器是所望也在本道憐才最切固必先培植士氣而職司風紀尤必將整肅綱常若犯名教惟法是視身名所繫慎之戒之

一正文體

文章無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理凡一題到手神意不止在題而其題前題後皆是故善作文者左取之而宜右取之而

有游行無礙觸處皆靈此謀篇之法也然聖賢之理千古不易亦百出不窮作者果能體認傳註涵泳白文以已之真精神見聖賢之真面目則揮灑如意自成佳構若僅甘心剿竊拾人唾餘抑或畔道離經以矜獨見豈不差毫釐而失千里哉從來作家不肯隨人步趨要使我之文章開風氣之先不使文章爲風氣所囿誠以文章之道有真有假與人品事業相符融會書旨抒寫性靈歷數十百年之後而光燄常存者真文章也不能根柢經史而徒務抄撮不能標新領異而好爲奇怪欺世盜名爲識者所非笑此假文章也我願多士爲其真勿爲其假將於一日之真文章可以見平日之真人品

且可以卜他年之眞事業勉之勉之

一嚴課程

父兄之敎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博士於諸生亦猶爾也博士秩雖卑而生徒之文行必以爲表率焉遊其域而多懷瑜握瑾之儒經明行脩之士是學之興也敎者之功也否則三物六行之不講春絃夏誦之不聞是學之廢也敎者之過也本道奉　命西來深思夫廣勵學宮之法期於端本澄原試士後卽當彙試諸敎官覘其所蘊有文義優長能爲　朝廷廣敎化育賢才講學明倫脩舉廢墜者是爲稱職必奬之薦之如其文義荒疏貪鄙庸劣束脩而外他無所問是爲溺職

必汰之斥之昌黎云業精於勤荒於嬉月課諸生丹黃甲乙司鐸分內事也務按月彙文品閱申解本道卽以諸生文字之優劣定敎官考課之勤惰昔胡文定立經義治事齋敎授弟子千餘人至今蘇湖之地傳爲美談皆當顧名思義效法前賢毋以苜蓿冷官自甘棄置本道所望於敎官者甚深故其責於敎官者不得不重爾敎官其思所以處此毋忽

一培士氣

國家養士於學宮月有餼歲有貢三年大比則薦之於鄉升之於禮部　天子乃臨軒而親試之待士之禮如此其重也若夫扑作敎刑古帝王不得已而用之以寓董威之意然此

司鐸者事耳乃近日有司托名徵比錢糧從而呵叱之縲絏之甚而搒掠之乃至出身科第或簪纓世胄曾著三尺青袍亦復悍然而不顧猶曰我非責士也獨不思分職受任諸生有罪惟敎官可以懲創學使者可以黜革有司不得與焉奈何視士如土芥歟夫士不可辱禮不可簡本道所司者惟士尚不忍以夏楚輕加其身況有司而遇士不以禮乎凡人非甚無良誰不亟爭體貌體貌優則畏法愈深苟置此不講而徒欲士之自愛廉隅無是理矣今而後幸相與扶植士氣以副　朝廷培養之心是所望於賢司牧也

一急公稅

任土作貢義在率先貴賤莫能易也彼田間穮蓘之子沾體塗足歲取十千猶惴惴焉輸將之恐後矧襃衣博帶播殖乎詩書之畛耕耨乎仁義之田號爲首四民而敦百行者可不思急公家奉上法乎夫蓬蒿之士藉南畝以取資饘粥苟能早完公稅鍵戶讀書庶幾追呼不至嘯咏自如豈不身名俱泰其或踰九月全完之限抗拒不前輕則受慢罵於公庭重則干憲典之褫革喪名虧體孰甚於茲念爾多士螢窗雪案不知幾歷艱辛而後得升黌序乃因錙銖之欠遂罹詿誤之條一經橫毀無復完全雖有懷才抱異者亦且禁錮終身永絕青雲之望豈不可惜然乎昔不能愛鼎致取殿課負租者

辱尊由已作抑又誰尤願各早輸 國課萬一有司揭報前來 令甲森嚴惟有處分之一法在本道雖欲委曲保全不可得已

一脩學宮

學宮所以祀聖賢斷宜崇閎巨麗以肅觀瞻況堂廡不飭何由薦馨香而光俎豆即士之肄業其間者奚以誦讀而游息焉我 國家尊崇學校典舉廢墜近奉設法捐脩之 旨通行直省而川屬郡縣學宮大半圯壞不脩蕪廢不治是守土提調之責也亦司鐸之羞也嗣後宜蒔加脩飭自聖殿明倫堂以及啓聖賢宦諸祠漫漶者葺之傾漏者整之要使仰瞻

之下煥然改觀諸如祭器之所藏若干經籍之所貯若干保無殘缺失次者乎或有先儒先賢之著述未經鋟版者務當網羅散失申請刊行本道將捐資助工以傳不朽至儒學之外有社學義學皆所以育人材而培風化也或貧不自振者俾之授經官出脩脯以資之移風易俗轉移自上邑多賢令長其身任而力行之可也

一禁訐告

人生在三師居其一今師坐於上而立且拜跪於其下者弟子也師嚴道尊自古然已我 皇上設學明倫尊師重傅親臨 闕里典禮有加宇宙之內莫不翕然向風人誦詩書而家尊師保所以正人心培風俗者千古爲烈巴蜀雖遠在西鄙亦皆承流向化之士乃本道自下車以來番閱前案見有諸生竟指名訐告教官者此亂賊之漸不禁髮指夫宮牆何地而容此干名犯義之人誠可歎息嗣後倘不幸而有此等事惟當立刻除名以革刁悖之風至教官亦宜自愛其鼎須無愧于師表乃可以服諸生之心而無後言然此爲教官言之也諸生不得以此藉口總之教官若踰閑失檢本道自有訪聞不難即與揭參斷不假手囂險劣生開犯上之端爲傷風敗俗之倡也其敬聽之毋忽

一戒飭武生

古者命將出師即在卿貳之內後世文武分途人視之曰此武夫也彼亦曰我武夫也不獨人輕之己亦輕之甘心棄置而不復自重殊可慨歎我 國家文教聿興武功並茂既養士於膠庠亦講武於泮水同在黌序之中儼然衣冠之列登聖人之堂揖諸賢之座徘徊乎詩書婆娑乎俎豆爾諸生亦云貴且榮矣雖然貴與榮何常之有貴不自貴則賤之者至矣榮不自榮則辱之者至矣今爾諸生身在宮牆能顧名思義翻然勃然以道德爲干城以仁義爲介冑言坊行矩不失揖讓雍容之節本道且敬之重之如其積習成性怙過不悛一經發覺學政具在本道即欲寬假而不可得已其熟思而

審處之毋忽

覆四川撫院臨邛考校狀

爲脩復試館祈天詳請按邛考校以甦士困以復舊制事奉撫都院批據邛州申詳到道該本道查看得邛雅二屬生童歷來舊例俱係按邛考試數科以來則調赴嘉暘就棚考校玆據該州詳據生員李啓院等呈稱官紳士子各捐脩鶴山書院增置號舍今已落成詳請復舊按邛考校前來查邛州亦附近省會由邛至嘉路亦相去不遠本道又豈敢憚一人之勞使生童跋涉遠赴以負憲臺憐才培養之意俟川西試畢即臨邛考校但增脩號舍既係官紳士子樂輸告成恐或

無知里役借名派累擾民亦未可定所祈憲批飭禁者也

論巴縣請改中學未可遽議狀

爲生齒日漸繁衍糧賦復倍他邑謹援例公籲懇恩申詳題請廣額以沛 皇仁以闢賢路事奉撫都院批據重慶府申詳到道該本道查得重慶府詳據巴縣請改中學一案先據該府詳請前來隨批巴邑人文果否漸盛本道未經按考事關題請不便遽轉應俟試後定奪去後及按考重屬據該府錄送巴縣童生一百一十一名到道考試隨經校閱其稍有一隙之明者盡爲拔取除取進該縣額數外撥府學者尚未足應取之數雖原詳有赴縣試者不下八九百人之語而該府送試止一百一十一名其外或不無遺珠之歎然就與試諸童之文較之其未足稱人文繁盛也明矣所有請改中學之處不便遽議若此後果能加意誦讀人文果係漸盛另議請改可也相應詳請批示轉飭遵行

勘達州學申幷請嚴飭通省教官毋得阻抑文武諸生鄉試狀

爲報明違例犯常不遵學政事奉撫都院批據達州儒學學正王應侯申詳到道該本道看得教官之設原以訓廸諸生使之不懈於學夙夜磨礪以須當大比之年則又多方鼓舞令其爭自踴躍於進取而奮力於功名之途以無負 朝廷

作人之典庶幾設官本意今丙子科達州學文場竟無一人赴省入闈武闈止有劉芳名應試是空谷足音也爲之師者宜如何慫恿而反媒孽其短誣申越報冀阻抑其上進之路如王應侯者是誠何心哉本道初閱該學申文末有伏乞照驗防閑字樣心切怪之方欲行查適奉憲批抄發該學報文即檄學正王應侯面詢申報之故其意慮甚鄙初不知網羅人材之宜廣爲成就也至劉芳名者初以爲赳赳莽男子耳及視之則恂恂儒子也蓋向本道考試所取童子首名舊例前二名准入場應試者以家貧不得已徑赴省試其情辭甚哀今將供吐並錄恭呈憲覽竊謂教官王應侯平日旣乏訓

廸之功臨時又無鼓舞之術假公便私以摧抑人材卽劉芳
名一人類推之其因此裹足不前者又不知幾何矣蔽賢不
詳其咎奚逭倘蒙憲慈俯憫微員格外矜宥俾得自新所當
記過一次以收後效并請憲威俯賜通行嚴飭嗣後凡遇文
武兩闈其已有科舉各生并類考遺才各生具呈到日立卽
申送毋得仍前留難阻抑如有故違法無輕貸庶積獘永除
而單寒之士益奮於進取共沐憲恩於無旣矣

一勘宜賓縣申詳諸生狀

爲劣矜無端毆罵印官等事查宜賓知縣陳文燦申詳慶符
縣學生員楊廷正等一案本道遵奉憲檄隨行該府確審今

據該府呈稱審據楊廷正等僉供並未辱罵皆由人衆咸譁
語言不遜若欲窮追指摘恐株連蔓引反至波及無辜法難
平允且宜令據諸生代請寬釋亦已心平請免深求發學戒
飭前來該本道覆勘得當廷正等求釋禮兵二役之時衆口
沸騰無憑確指況僉供未嘗辱罵似應如該府所請免其深
求以省株累但陳令因禮兵二役失於伺候執而治之亦事
之常與廷正等何與而必欲求釋陳令不從又求府釋然則
陳令意主於執法而廷正等必求寬免是兩相左也兩相左
則兩相激以致上瀆憲聽咎皆起於廷正等之必求寬免府
議發學戒飭誠不爲枉至禮房書辦陳啓泰兵房書辦吳之

林實爲禍端應俟該府獲日究擬另詳伏候憲裁

勘武劣余大晉應黜狀

爲揭報武劣事該本道覆查看得越嶲衛學教官李時中揭
報武生余大晉劣蹟一案蒙憲檄查議經前道王副使轉行
監理廳審報去後嗣據詳稱大晉逆母棄妻有其說而無其
事議以發學懲戒罰修學宮緣由隨經王副使詳蒙憲批余
大晉逆母棄妻劣蹟種種有玷名教今議發學戒飭是否足
蔽厥辜仰再妥擬詳奪斯誠憲臺軫念邊庠惜名教而振頹
風之盛心也前道隨復行該廳妥擬詳報去後復據該廳詳
稱大晉知罪請釋仍照前議前來本道以名教所關又經批

駁妥招速報去後茲據該廳詳稱行據該衞研審其母魏氏
供無毆罵違犯之事其妻之母李氏供大晉將女送往小嫁
鄧家住有數月又復接回不顧中冓之羞誠名教中所不容
者等語擬不應重杖請革衣頂前來查帷薄不脩廉恥全無
卽此一端便當擯諸宮牆之外其他可以不論應如該廳所
議褫革衣頂予以重杖餘俱省釋緣係奉批查議事理相應
具詳呈請伏候批示遵行

勘九姓長官司流土互訐狀

爲一印二官急請憲究正名教以遵　國法事奉撫都院批
據九姓長官司土官任宗項申詳到道該本道查看得九姓

土官任宗項與教官屈先遠流土兩不相能以小嫌許訐非一日矣去歲復以一印二官之詳泥瀆憲聽思泄忿也遵奉憲批飭行瀘州歷審教官與保生得賄之處全屬子虛及究付卷填冊者係該土司母舅李長松稟保則係該土司表兄易道原該土司不究虛實恣客妄詳無乃輕　朝廷之法而傷寅恭之誼乎比因李長松等二人未經到州駁行該州嚴提審究去後茲據瀘州詳稱據瀘屬舉貢生員徐傑胡翰等連名公請省釋等語查該土司妄詳失實本當直窮到底使知　國法但徐傑等稱守土與儒官情分原當協睦勸令息爭彼此皆歸于好念　朝廷大體似屬可聽且查事在康

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赦前合無仰請憲臺俯察邊徼土司不知禮法逞忿妄瀆言皆失實本應查議幸逢　恩赦准賜註銷飭令將來流土永相和好并令嗣後凡遇歲科考試童生該土司考後差送瀘州彙送一應冊結俱由提調核明轉申不得仍前以空白印冊假手他人致滋奬竇該教官亦不得干預童生冊結以新爲藤如有不遵詳請參究庶責有攸歸而寅恭可協矣伏候批示轉飭遵行

上督撫報滿狀

爲報滿事案奉憲行准部咨奉　旨事理提學各官例于武闈告竣後具文報滿詳憲具題今康熙三十五年四川武闈事竣竊照本道西浙庸儒忝竊科甲叨沐　皇恩歷陞今職自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九日到任歲科兩考凜遵　功令振興文教提拔孤寒凡職分所當爲無不勉竭駑力所愧綆短汲深且地當凋敝之後絃誦久疎雖今丙子鄉試登賢書者多係取列前茅之士及拔之童子中者然士習文風未能全臻彬雅實於職掌有虧茲當報滿之期謹將剔除十弊及行過事實六條遵照部文據實開寫恭呈憲覽慚無殊蹟足報高深亦不敢一毫粉飾自蹈欺妄之咎所有各條開列於後

一本職所進童生必由各該府廳州考取彙冊申送方准與

考其餘槩不濫收一人歲科兩試秉公選拔現有各屬申送印冊可查逕取入學一欵凜遵剔除並無此弊

一取進各府州縣衛司童生俱照依大中小學原定額數從未濫取一人間有荒殘地方赴考人數無幾遵奉寧嚴毋濫之　功令每多缺額兩考報部底冊及發學紅案可查且必取據各該童生里隣廩保甘結地方官印結方准收考其額外溢取撥收冒籍以佔本學正額之弊俱經剔除

一本職凡遇考試即於點名時當堂印卷點畢隨將坐號紅簿及彌封編號印簿齊即硃封面發提調官收貯以備拆號其留人署內私行查對姓名之弊俱經剔除

一本職考完一棚即發紅案並不稽延時日凡生員等第俱係憑文手定優劣斷不改移通省盡知其扳下作上遲延更改等弊盡經剔除

一本職所歷之處關防甚嚴並不令隨帶書辦承差快手人等一人出入仍出示曉諭并行文提調官嚴緝撞騙奸棍各屬生員聞風靜坐聽候榜示從無保等之事此款亦經剔除

一川省應試文童尚且寥寥至如武童尤屬晨星甚至每據各府廳州送考之數猶不足應進之額又焉有改武為文及娼優隸卒濫行收取騎射稍長擯而不錄等弊此項不待剔除自無此事

一本職知蜀道險遠念生童單寒跋涉凡舊設棚廠之處俱係親臨按試渡瀘叱馭不憚險遠並無調考州縣生員扛擡驗病等弊此款亦經剔除

一本職申飭教官潔己端方表率多士每逢考試止許侍立唱題收卷平時私謁槩行屏絕並無縱容包攬分潤之弊此款剔除甚嚴

一本職謬叨銜文每慚不職恭逢上臺法紀清嚴同僚恪遵功令並無情面囑託何從曲狥至川省京官鄉宦無多本道家鄉萬里知交絕少並無私書往來及留住地方抽豐之弊此款剔除有素

一川省舊生為數無幾凡考試在冊有名者實皆現在應試之人若衣頂項下非實在與例相符並不濫給至緣事生員必查所緣何事取有地方官文結方准入冊亦並無額外濫取入學之童生姓名預附三等朦混呈報之弊此款剔除甚清有新舊報部冊籍可查

以上係剔除十弊十條

一本職念蜀省荒殘學宮率多傾圮如成都縣學雖經前道捐建尚未竣工本道到任後親履其地見規模未備需費甚多即竭力捐貲董率教官催督脩理煥然并陸續捐俸脩葺茂州汶川松潘井研馬湖高縣等處學宮又嚴行各屬勸諭

提調各官率同各學設立義學擇取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為之師凡孤寒子弟悉令誦讀節據各屬申報遵行在案至名宦鄉賢忠孝節烈尤為維風勵俗之要務川省自疊遭兵燹以後類多廢失深恐久而漸至湮沒是用博采前聞詳求故實遠摭舊典脩復明禋考古訪今闡幽舉墜不敢或後以怠厥職

一本職念士人必先器識而後文章特刊訓士八則一曰崇德行二曰正文體三曰嚴課程四曰培士氣五曰急公稅六曰脩學宮七曰嚴禁訐告八曰戒飭武生須發諸生置之案頭朝夕省覽又於按考發落及新生參謁時多方勸諭諄切

告戒仍嚴禁出入衙門設立循環門簿發行司登記按月呈
報近見蜀省諸生漸知敦本尚實閉戶潛脩恥爲匪類
一本職謬忝司衡造就人材振興文教是其專責但四川凋
殘之後元氣未復士皆先耕後讀急於謀生緩於講業故定
勸懲於一時尤必培養於平日本道不憚多方教育於歲科
兩試既擇其文之佳者刊刻獎賞以示鼓勵復於每月發題
該學傳集課藝解卷評定優劣其不到者以曠學論分別懲
降近見士知習業文氣稍振
一本職考試生童命題正大必以宋儒傳註爲宗作文以先
正爲法所取必光明正大磊落英多之士次亦不失爲馴謹

可造之姿其詭怪悖謬不遵正格者悉行擯斥現今中式解
元即係科入新生首名其餘中式舉人并副榜貢生皆屬本
道拔取前茅之士及拔之童子中者兩年報部底冊可查
一本職嚴飭生員毋許抗糧有犯必革歷年通省生儒絕無
拖欠亦無霸占荒地不容開墾以至隱匿包攬私幫朋名等
弊
一本職素性澹薄嚴革供應所按地方一切日用蔬薪米麵
俱發現銀平買絕不貽累地方鋪戶民間并嚴飭所屬各官
不許借端科派取有各該地方官並無私派印結可據至隨
行書役無多併不携帶閑雜之人沿途驛遞夫馬亦並無擾

累
以上係行過事實六條
伏念本道受任以來雖夙夜兢兢黽勉奉職而智識短淺才
質庸下既不能障川迴狂上贊作人之化復不能誘進飭厲
遠希文黨之風空言劝學慚負初心尸位辜恩難逃憲鑒茲
照例備造文冊呈詳憲臺所請俯賜考核具題者也

移四川布政使司勘殉難廣安州知州加贈徐叅議祀
名宦牒

爲職攸已沐殊榮名宦尚未崇祀懇恩查舉以勵臣節以光
泉壤事據順慶府呈詳該本道看得殉難廣安州知州贈四

川布政使司叅議徐巖者甫蒞殘疆遂膺多難空城四月雖
施利器於盤根大義千秋獨效捐軀於守土是以贈官賜廕
久蒙　聖主之褒忠而茲泣血陳情又見忠臣之有子夫職
死而死既奉職以無慚則城亡與亡自合與城而不朽輿情
允協祀典攸宜合據該府查確詳請崇祀名宦并造齋事實
冊結前來相應牒移

勘前分巡松威道僉事王尚書祀名宦牒

爲懇恩崇祀名宦以協輿情以光祀典事據成都府呈詳該
本道看得原任四川松威道按察司僉事王尚書隣者清標
拔俗厚德式靡拯子遺於水火之中盡力轉輸編戶齊登衽

廟與學宮於傾圮之後誠心啓廸士林實藉栽培一疏同天
柟木由之停採三軍出鎮生番于以克平此皆德裕蠶叢而
功垂奕世者也鄒伯之恩膏日久蜀人之愛戴彌新覩此輿
情允符清議自應崇祀名宦以光　大典今據該府州詳請
崇祀并齎造事實冊前來相應牒移

勘達州故紳唐副使祀鄉賢牒

爲先型之碩德可風懿行之闡揚宜亟懇祈詳請賜列鄉賢
以維士習以敦風化事據夔州府呈詳該本道看得達州故
紳前整飭洮泯道陝西按察司副使致仕唐敬一者高行性
成雄姿傑出飭躬孝悌德以漸而被諸閭里族黨之間矢志

經綸學甫成而蔚爲鄉國天下之望弱齡遊泮水芹茆生香
壯歲歌鹿鳴孝廉不愧鼎中小試安枌榆者四十餘載猶歌
帷幄之功嶺外新硎化鯨鯢者二十四司永效要荒之職勇
歸關內立反十載沉冤仁沛醴泉力保一城赤子并振大夏
馬集超羣保障北平文傳禱雨凡此政聲之歷著允爲　昭
代之賢良迨服豸西征監司甫蒞而引年勇退解組遄歸將
比蹟于二疏亦希蹤于楊尹他如求友相取在公義之間粤
有同心所勉必生平之業指囷濟乏居然與共之風重諾傾
懷不倦玉成之力縱升沉或異而金石不渝羣誦古人克生
今日殁可祭社鄉先生之碩德無慚亟請祀鄉　都人士之輿

情不妄洵宜崇祀以勸無窮今據該府詳請崇祀鄉賢并齎
造事實冊同印甘各結前來相應牒移

勘梓潼白節婦宜旌牒

爲貞節攸關世風公舉懇請表揚事據保寧府呈詳該本道
看得故紳白艮玉繼妻吳氏者行由志立節以才亨萬里無
家引靈輀而獨往百年乏祀携弱息以西歸奉孤櫬于荒烟
蔓草之鄉捋荼　赤手撫嗣子爲禴祠蒸嘗之主誨穀青箱二
十年苦節靡倫千百載貞操特茂茲據該府據呈轉詳前來
所當備移貴司彙詳題請旌表以揚幽貞而厲頹俗者也

覆勘梓潼白節婦宜旌牒

覆看得故宦白艮玉繼妻吳氏者節苦彌貞時窮益見雖盤
根錯節無非完必欲自盡之心而險阻艱難適以成不可磨
滅之行固女子所僅有亦丈夫之所難仰艮吏于亭宁政聲
猶在耳氷操于潼水閫範斯傳緬相得之益彰宜同歸於不
朽緣准移查茲據該府取具合例冊結詳請前來相應備移

勘巴縣王節婦宜旌牒

爲公舉貞節以勵風化事據重慶府呈詳該本道看得故儒
童王英妻田氏者稜稜勁節皎皎貞操未亾人之孝養兼隆
上寧二老藐諸孤之義方克訓下慰九京比以松筠衆號齊
推懿行廉其冰蘗允宜請表芳徽者也茲據該府詳開事實

並具印結前來相應移送

覆勘巴縣王節婦宜旌牒

覆看得故儒童王英妻冉氏志矢靡他義堅從一賦栢舟於二十六歲氷雪千年歷松筠於三十三春貞珉萬口况克慈而克孝又希後而光前旌表宜先請揚恐後茲據該府取具印甘結前來相應移送

勘成都節婦顧宜旌牒

爲請表貞節以勵風俗以隆盛化事據成都府呈詳該本道看得節婦顧氏稟天地之正氣作倫教之完人全身於萬死一生之中保孤於干戈顛沛之際推其志念可貫金石按其操履可泣鬼神此貞女子所未有即烈丈夫何以加所當亟請具題闡揚幽隱以維風化者也茲據呈詳相應牒移

通行九府一廳六州典衆履墜諮訪幽潛以樹儀型而敦風教牌

照得名宦鄉賢之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之旌所以崇獎實行昭勸無窮厲世磨鈍示民向方一道德而同風俗事甚急也本道奉　命視學全川夙夜兢兢以振綱飭紀微顯闡幽典行教化爲已任念蜀自李冰鑿江文翁典教以來名宦鄉賢代有聞者惟是迭經兵亂學宮茂草其果壁塗位備七鬯克虔乎百年來官于斯生長于斯者其有無虧臣職遺愛在人脩身砥行立功立言可俎豆其間者乎抑當有篤孺子之慕急眘令之情秉義弗回守貞不貳者我思其人心嚮往之職之所共郡邑大夫長吏與民最親知之宜熟其悉心舉察裏于成而佐其不逮爲此仰該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行所屬詳查各學名宦鄉賢等祠有無傾毀脅否脩葺向祀何人木主有無全備應脩應罷即將舉行及有無專祠應否脩葺備造細冊送閱並查從前有無應祀未祀之人及明末至本朝以來有無宜祀名宦鄉賢者有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應請旌表者開造事實送道杳核分別崇祀轉請旌表至有著碩僅存潛德可敬者亦行開報以憑酌禮該府廳州務在多方體訪實心舉行毋匿美而不揚毋徇情而濫舉毋畧死亾而遺久遠毋舍實行而取虛聲毋先勢力而後單寒毋拘形迹而多忌諱以蹈　聖朝之治而立全蜀之型本道有厚望焉須至牌者

行重慶府送逸紳扁額牌

照得該郡瀛山挺秀巴水潆波州實名忠孝亦徵于魚腑渝方知學易更著于青城代有人焉風流未墜我之懷矣潛德斯求茲據該府呈報江津縣前進士龔先生前孝廉曹先生長壽縣前孝廉李先生碩果僅存仰遊尊者十四邑清標卓立甘肥遯者五十年披閱來文不勝企慕老成宛在亟思贍

挹其芳型者德藹然彌切溯洄于中沚顧程途跋涉既不敢
坐致高賢而王事馳驅又卽欲遣臻宜漢爰贈額音以表總
意不盡干披雲聊將一剌以通名心實傾于倚玉爲此仰府
官吏照牌事理卽將本道名帖同扁音銜式并發來扁價卽
便分發江津長壽二縣備造扁額照式刋寫飭令效官潔誠
親往分別投送務爲本道代伸仰止之情曲表悃如之意仍
將投送緣由具文呈報以便查考須至牌者

公移十

批新津縣活生打死人命事詳

凡請革衣頂者必所犯情罪昭然而本生倚衿[illegible]
飾勢難定擬乃請暫革以便訊究妥招今據詳
員席國聘互控一稱打死一稱治死扛抄該縣[illegible]情
由何得遽請褫革仰遵照司批逐一確審倘席國聘打死張
懷高之父果真衆證明確而國聘恃衿狡飾該縣抄供具詳
以憑褫革可也此繳

批儀隴縣學劣生逆倫等事詳

據詳伏昌禮辱罵師長殊干法紀但昌禮姦嫂果確敗倫傷
化非復人類自應詳請褫究該教官何得以罰脩學宮草草
了局嚴啓志首姦有無確據是否挾讐嚴希莊等果否從公
至昌禮嫂係何氏有無服屬文內並未聲明仰儀隴縣虛公
逐一確審按律妥招詳奪繳

又批儀隴縣詳

據詳伏昌禮犯姦既屬子虛但其抗不服拘之罪并嚴啓志
之挾讐誣告生員嚴希莊之扶同妄呈均應嚴究姑念事在
赦前如詳免擬其伏昌禮仍行學復其衣頂可也繳

批金堂縣違例不忠等事詳

服闋呈報過限三月例應申究但據縣詳稱陳王謨貧不聊生始發學戒飭仍令該學詳明提調官轉請起復候考發落

查丁憂月日與原報不符一併核覆繳

批重慶府乘機搗等事詳

李中驚詞徹究任意起滅本應深究姑念無知姑詳註銷仍行墊江縣將李中重責三十板繳

批新繁縣貢生李應鯤毆辱師祖呈

本欲仰縣查報以師友淵源不宜無禮也但粘單違禁不准

批資陽縣學生員徐燦等病生悮考呈

臨考不到除名學政定例也諸生請復所援何例仰該學嚴飭多事以警將來繳

批松潘衛文武生員李際春等邊庠苦寒呈

本道虛公校閱務從寬厚凡文理稍有一隙者斷不輕置末等松庠張旭既異常不通而張冕身爲廩生除首作不通外次藝止一破承直草皆然此誠膠庠之羞何物李際春等輒敢代爲請提大膽極矣本應提究姑從寬行學嚴加戒飭以警將來并將六等試卷發學傳令諸生共閱可也

批仁壽縣學報明考案等事詳

發社後又考六等從無六年未滿之例該學何得朦混請造入冊着飭行繳

批南溪縣學劣生挾制等事詳

仰南溪縣即傳生員周大武速行赴學具呈起復候考定奪周大武不行遵斷呈縣徑報另行查究可也該學詳本道文內有除詳本府外字樣不合一併飭行繳

批成都府懇恩轉詳等事詳

臨考告病顯屬規避仰速催赴考至本生家屬並未具呈而王憲卿楊廣生等挺身呈結殊爲不合該府即行學嚴加戒飭繳

批建昌衛揭報武劣事詳

余大晉逆毋棄妻劣蹟種種前奉撫憲嚴批轉駁該廳自應立提嚴審按律妥詳何得仍前草率混覆仰即確審妥招速報以憑覆核轉詳繳

批簡州學自行檢舉事詳

點名冊關係緊要理應詳慎該學乃將丁憂武生閻世英舛錯造入悞人功名本當究處姑念初經署事且自行檢舉從寬紀過一次仰將學書重責三十板以警將來閻世英仍收入丁憂項下可也此繳

批資州劣惡匿喪棄妻娶妾等事詳

據詳羅呂鉅服內娶妾有干倫紀仰該州確審詳奪繳

又批

據詳羅呂鉅委曲求全陽順母心而陰守父制且口供有寧甘受罪決不肯言等語似此用心與古所稱孝子何異該州反覆得情使東海之冤得白矣但余養祜因奪婚陷人于不孝誣告之律具在豈容漏網仰將余養祜確擬另詳批奪繳

又批

余養祜應照誣告律究擬姑念鄉愚無知如詳免究仰重責三十板以儆刁風繳

批成都府查取優劣事詳

據詳王世祿硬供願搭甘結是明知戴乾假衿故於欺官肆狡行止已是有虧本應褫革究擬以肅學政但不教而殺殊

非本道化育初心姑念事在本道未任之前准與維新如詳給還衣頂餘俱省釋可也繳

批石泉縣詳請恩衡等事詳

缺額原因才不足數該縣童生赴試者文止十三名武止八名本道憑文去取恐難預定也此繳

批夔州府學嚴飭學政事詳

門簿之設原令各學門斗丁各該府州縣衙儀門外凡遇生員出入衙門者不論何學文生武生盡即開明事由詳細登塡按季繳查非令止塡本學生員也若差齋長不但失體又荒本業其謂端士習何仰實力奉行不得妄生事端繳

批資州特諮前哲等事詳

先賢祠宇自應脩復據詳三蘇祠傾頹尤當亟行整理本道量捐薄俸該州更須加意倡率脩葺完好以妥先賢而光俎豆可也此繳

批丹稜縣學報明丁憂事詳

子爲嫁母杖期　王制也非短喪也若曰弗忍則心喪三年亦猶行古之道也赴歲考而不應科考可也此繳

批榮經縣虎衿結黨等事詳

開墾承糧即准入籍應試久經奉　旨遵行何物劣衿輒敢抗違且鰕戾爲肆狂逞極矣據詳具見該縣樂育人材苦心甚爲學校幸其具呈誣控及不遵約束把攔毆截之劣衿仰

即指名詳報以憑提究可也此繳

又批

開墾承糧即准入籍應試　功令昭然一言而決何得復有所謂舊例又稱成規者不過借端索詐以塡溪壑致令單寒之子欲望縣試而不可得誰爲爲之職此厲階自應永爲禁革以振興人材至所謂舊例成規起自何年何人收受從前曾否脩葺學宮現今若干存貯何處仰縣逐一查明開報其具呈爲首劣衿仍指名具詳提究繳

批峩眉縣民傅濟用虎衿嫌貧呈

夫婦之間人所難言剃髮休妻諒非他人所能主張者前在
省城已批不准何得又賣
批李承先極貧有悞呈
三番五等部冊久已無名無收錄之例不准
批洪雅縣文武舉貢生員傅爾栴等進取途狹呈
查洪邑戶口繁多人文蔚起而屈于小學額不勝才今士子
請改中學理固應爾仰該縣查核通詳定奪可也此繳
批建會鹽寧越五衛生員尹先銓等祈憐邊學呈
臨考不到法所不貸既各學諸生公籲念會庠生徒稀少而
違法者十有四人誠有所不忍姑准補考嗣後務遵學政預

先齊集候試無得自悞可也
批宜賓縣學申明事詳
生員患病果真具詳批奪限考是矣何得又以武生鄭永昌
起復緣由牽連混請如此不諳着嚴飭行仍各具一詳批示
繳
批南江縣敬陳一得等事詳
據詳欲為生員畜人代耕原從作養士子起見但天下事有
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如該縣行之而便則行之使全蜀取
法焉可也此繳
批監理廳州治既設等事詳

據詳會理州新設邊徼請立學校甚盛舉也仰廳飭令該州
加意教養俟人文果有可觀另詳以憑酌轉可也此繳
批監理廳懇恩轉達等事詳
盤旋羊腸鳥道中歲試已竣今又請留黜弱之餘得無噴飯
但本道無再來之理而士子跋涉維艱不能不惻然動念仰
廳即速轉行三日內送考繳
批井研縣請捐葺學宮等事詳
據詳倡率各官并勸諭紳士捐脩學宮誠可嘉尚即如詳行
繳
批龍安府懇恩轉達等事詳

趙昌宗薛希州俱准補廩党耀祖准由增補廩任文准補增
齊維道因何不行具呈請補該學有無勒索仰速查明另詳
以憑填發印冊可也繳
批宜賓縣學申明事詳
鄭永昌起復遲違半載本應革究姑從寬降青仍速補具起
復文結由提調官申送補考繳
批劍州學情出兩難等事詳
凡事要求心之所安父意母意俱全恐不在此時也既經通
詳仰候院批示繳
批夔州府因命切害事詳

據詳縣審劉光等供稱買板剩的二十四兩是苟爾　拿去
苟爾正已經承認則應得之罪據贓便可定案不必預為褫
革案定之日具詳照例行可也繳

批成都姦拐捉獲等事詳

據詳武生朱麟姦拐妻姊大傷風化除另行褫革外該縣嚴
審確擬結案之日抄招錄報繳

批筠連縣學寒員親老等事詳

據詳蕭乞終養亦人子至情然終養不若迎養此在該學之
能竭其力與否耳此繳

批敘州府行查事詳

查卬關案萬儆原係暫革非實革仰行該學將便覽冊更正
原案二宗并發繳

批重慶府謀産毆斃等事詳

張府謨以人命訐告李維茂將審悔息與必欲終訟者不同
應免其深求但從前該府丁寧開示府謨不能早發猛省皆
亦難辭該縣擬請發學戒飭亦足蔽辜不必請革以培士氣
可也繳

批資縣據揭詳報事詳

據詳以該學莫須有之語遽請褫革未便率行仰該縣逐一
拘齊秉公研審詳報以憑酌奪繳

批雅州扛擡不遂等事詳

兄亾收嫂此何等異常事而程鵬萬于中關說其干犯理法
甚矣仰即行學黜革繳

批夔州府查取優劣事詳

仰將明鼎勲等行優事實開報以憑公論奬厲仍飭各學立
將應劾劣生作速列款具報庶勸懲不偏而士習可變速速
繳

批重慶府詳請批示等事詳

王駿發雖經前道考居二等查學政從無隔案請補之例該
學朦混具詳顯有情弊仰府行學嚴飭繳

批保寧府母病垂危等事詳

據詳楊瑾因母病未歸姑念人子天性從寬仰速催依限補
考繳

批成都府詳請衣頂等事詳

查闔郡舞生衣用青衿頂用牛角平頂仰再查明妥議具詳
批奪仍候藩臬兩司松威道批示繳

批遵義府貪惡教官等事詳

原告既經具結求息自應立案免究但該府縣身在地方見
聞最切仰加妥看以憑批奪繳

批酉陽司生員徐尚謙惡婦不孝呈

子婦不孝于舅姑出之亦不爲過但據吳玉鼎所控撫憲批
詳與詞內所訴不合姑准存案俟提閱前詞驗實批結

批涪州民吳玉鼎居官不律處士違條呈

夫婦私恩即父母亦不能盡得于其子豈諸姑越俎之讒能
拆徐生七載和諧之夫婦耶況院司道府屢經審結何復曉
曉叠訴不准

批涪州民江洪泉等教官曠職呈

告官訐吏遂行准理恐長刁風但有司之事教官不當與聞
況任勞任怨致招物議殊爲不合仰候嚴飭該教官嗣後不
許受委下鄉如違即行揭參此詞存案

批開縣合學生員范藻楊芳冉德沛等貪令虐士毒民
呈

已檄行開縣提赴達州候本道按臨面詢矣該生速赴達州
候訊毋違

批保寧府泮鹽夥黨等事詳

據詳蔡聯芳借端誣控本應反坐念係愚氓姑如詳杖懲其
湯佐易定國久欠不還顯非閉戶之士仰發學各責二十板
以警仍另文申送補考餘俱釋逐可也繳

批雅州學齋乘危等事

據詳竹萬與阴哈擅賣番女查朶木殊爲不法但阴哈未曾
面質難以定案仍候臬司建南道批示錄報酌奪繳

又批

據詳竹萬誘賣董卜難女證據真確宮墻中豈容此等敗類
仰即行學黜革仍候臬司建南道批示錄報繳

批涪州丁祭等事詳

身列學宮遇祭自應共襄職事皮時夏等躬逢大典輒敢不
到仰行該學各責三十板以儆不敬嗣後如蹈前轍定行降
黜繳

批資縣據揭詳報事詳

據詳蔡世熊拆人夫婦審後復逃殊爲不法如詳暫革衣頂

獲日另詳報奪可也繳

批夔州府行查事詳

葉宗秀遊學既真取有印甘各結仰速催起送補考其朱鳳
逸前詳有伊姪朱藩具呈今又云無人具結恐有勒索情弊
仰行學確查具詳以憑批奪繳

批敘州府幇補事詳

查考案內係余仁芳今文內以徐仁芳請補是徐是余因何
互異有無朦混情弊再查案內尚有二等第三名范玠亦應
補增竟自遺漏且未將各生等第名次敘明無憑批發仰飭
行該縣學速將各生等第名次逐一查明敘入另文申請批

發可也繳
批夔州府行查事詳
據詳具見該府留心士習振肅綱紀之意深可嘉尚但前按
考順慶時據吳道傳吳道易道旁具呈求賜補考本道訊無
府文面諭不准又禀稱自順至達自達至府自府至順往返
二千餘里且恐按臨別府勢必展轉奔馳萬難遠涉再四哀
懇本道念其情詞可憫姑准收試與該學教官無與也此繳
批龍安府歪袊圖財等事詳
據詳李仕英受財主休活拆遂姦大干法紀仰即行學黜革
至唐文奇原係一家如此醜事挨身執筆自是行止有虧亦

着褫革該府仍嚴審妥招詳奪繳
批瀘州懇恩詳請等事詳
據詳瀘陽順便江干諸生呈請懇切仰候按臨考校繳
批平武縣學遊棍假名等事詳
歲科考校從無報例何物遊棍輒敢假冒詐索不法甚矣仰
該縣嚴拿究解以憑通飭禁革繳
批丹稜縣妾子逆倫等事詳
仰縣秉公確訊務令均平報奪繳
又批
據詳煜煓兄弟等悔過請息姑從寬准與維新張煓張烜行
學戒飭以儆將來張先翼已經責懲免究嗣後張煜亦不得
恃長興波繳
批夔州府懇恩轉文等事詳
讀獻策准補增查李正華三次二等情殊可矜亦即補增繳
批馬湖府禀報事詳
據詳宋祚昌白晝持刀行刺大干法紀自應褫革但未經質
審並無確供仰府嚴加確訊妥擬抄招并候臬司批示錄報
定奪繳
又批
據詳宋祚昌通姦行刺大干法紀本應除名但經潛逃無本

犯確供仰該府嚴緝取供妥詳批革仍候臬司批示錄報繳
又批
宋祚昌敗類也宮墻中豈宜有此等人仰行學黜革繳
批高縣請建學宮等事詳
學校係爲政之本高州屢經兵燹廢墜已久今該縣慨然振
興欲還舊規誠可謂知本其速圖之本道且翹企以俟其成
焉仍候院司道批示錄報繳
批敘州府歲貢事詳
周祀雖稱有志決科不願應貢但讓貢學政所禁仰速行學
仍將周祀另詳起送赴考三十五年正貢可也繳

批重慶府學生員兇毆等事詳
已據涪州詳批行矣閱詳內有照得字樣是何體制出自何人手筆着覆繳

又批
上下文移久有定制曾光祖敢于紊亂是誠何心身典州教凡事皆當斟酌如此率爾下筆上下之體安在本應深究姑從寬記過一次仍移知該學繳

批潼川州延訪宿儒等事詳
呂半隱先生避跡茗雪問高風峻節照耀寰宇垂五十年自應表揚以展仰止至楊明經彭孝廉尚未深悉仰再撫採事

實開列報閱勿止以虛語失其真實行詣繳

批大邑學黑天大變事詳
據詳劉淑寬咆哮辱師殊爲可惡但該生起復具呈到學若果違式何難更換何至差喚數十餘次其中恐有勒索情弊仰邛州逐一查明詳奪繳

批潼川州特諮前哲等事詳
據詳州誌縣誌鑿鑿可考今所賫縣誌寥寥數頁似非原本州誌並未呈送仰將州誌全本并該縣全本縣誌彙送查閱蓋孟宗哭竹雖三尺童子皆知之今忽加以程姓字孟宗者苟不考訂確實恐爲識者所笑自不得不慎重也

批成糧廳神奸假冒等事詳
據詳閔攀雲等詐冒營幹賍騙入已自應照律擬遣但事犯赦前姑如詳免罪其贓照追入官至田中瑾法應題革逢赦倖免漏綱爲憾耳此繳

批順慶府追祀前勳等事詳
據詳王恭節公勳烈懋著公請設立奉祀查事關風勸不厭詳慎仰府再加確查其先曾否設有奉祀王鑑是否恭節嫡派係幾世裔孫有無圖譜同誌書一併申送酌奪可也繳

又批
據詳王恭節祠舊有奉祀既經該府查明王鑑果係六世裔

孫如詳准給衣頂奉祀不入送考之冊可也誌書并發此繳

批蘆山縣家貧力耕等事詳
士子所貴者志故孟夫子曰尚志據詳周兆麟等無志觀場此夫子之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則亦聽之而已此繳

批成都府懇恩題表等事詳
據詳顧氏歷險全貞與尋常守節者不同亟宜旌表以維風化但閱詳內有尚容査取冊結等語應俟該府呈賫至日核奪移司會詳可也繳

批成都府懇恩給假等事詳
據詳訓導趙世臣請假遷葬有例可援應准其回籍安葬學

務暫令教諭總理限八月終速赴供職毋得稍延致干功令
并將赴籍回任各日期具報查考繳
批隆昌縣生員謝天命等違例揑詳呈
仰敘州府秉公查報
批隆昌縣舉貢鄭昶等揑詳飛刑呈
仰敘州府并查報
批敘州府劣衿違禁等事詳
謝天命等身係生員未奉本道知照褫革何得擅逮刑責溫
令亦曾爲諸生豈遂忘　朝廷待士之體率意妄恣若此據
詳以事在赦前槩與援赦似矣而謝天命等暫革之衣頂並

未議及應否復還至生員未奉褫革遽擅加刑違例虐辻之
處應作何通行飭禁仰二併確議詳奪仍候臬司批示行繳
批成都府報狀事詳
羅鉅薦蔚同日得病黃腫狀不以方其誰信之仰着保戶看
守以憑縣送入場對讀不得有悞繳
批嘉定州起復事詳
陳啓修母服雖滿父制未終而云例應起復置親父于何地
如此不孝之人該學竟不具報處分反爲轉詳殊屬可駭仰
州行學飭令開報以憑批奪繳
批嘉定州知會事詳

據詳教諭李占春既經會試其印務暫交該縣帶管俟訓導
王日振鄉試後交代緣由已經移司仰候詳奪之日另示可
也繳
批夔州府先型頌德等事詳
據詳故紳唐副使德愛被於鄉邦廉惠徵于歷仕庶幾古人
可以不朽今紳衿士民懇請崇祀具見輿情之公而日久之
論定也仰候移司會請繳
批重慶府考試武舉事詳
前據該府學開報武生孫啓華行劣當卽嚴提因弔巴縣原
卷細閱知由兄弟不睦致有伊母之首既經伊親請息案結

已久本道念母子天性所關不教而殺意所未忍姑開一面
發學重懲令其自新仍孝于母睦于弟倘有不遵立卽詳報
以憑褫革究處正以挽澆漓之習而使知無不可改過之人
非縱也據詳具見該府振勵士習之意本道實深嘉尚仰卽
查訪孫啓華自本道行學責懲之後有無逆母確據曾否仍
前赴官控告另詳以憑酌奪可也繳
批成都府劣弟暴露父喪等事詳
贅婿作子已無是理况强求作子乎連弟既故繼祖又已成
立耀祖便當見機引去乃復嘵嘵訐訟本應重究姑從寬如
詳行繳

批雅州遵例幇補事詳

程昀江昌福黃璜俱准補廩鄭悅信准由增補廩至吳本才不願補增其中有無勒索情由仰州確查報繳

批新都縣學請給衣頂事詳

查王顯係社生無衣頂可給該學混稱附生不合着飭行繳

批成都府稟報綿州事詳

據詳移建學宮誠爲救時急務准如詳行但不得借端派累里民仰府即行嚴飭繳

批蒲江縣懇遷學宮等事詳

學校爲王政之本今該縣鼎新文廟俾俎豆生色教育有地可謂知本既聖殿告成餘如詳行繳

又批蒲江縣請銜勒石等事詳

據詳文廟鼎新規制悉備弘綱細目燦然可觀而總不科擾民間一草一木具見該縣敦本型俗興行教化之實政真足妥先聖之靈而成人小子有攸賴矣長才茂績遠邁流俗本道實深嘉尚列名其間有榮耀焉准如詳勒石以垂永遠可也此繳

批蒲江縣詳請勒碑等事詳

據詳縣鎮各設立義學延師以造就人才又捐置義田以資誦讀能感里民亦慕義相助具見該縣實心行實政誠爲可嘉准如詳勒石以垂永久可也

批黔江縣流棍貪夜等事詳

毛羽質既列宮墻當奉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訓乃輕生抹項有類刁劣自應降處以申學政今該縣責令自新具見哀矜之意姑如詳發學戒飭繳

批邛州劣衿虎姪悖律等事詳

據詳張明遠負恩圖要情弊顯然皮華玉附和主張均屬不法念係赦前姑免深究鄧氏以已結之案捏詞誣控爲先發制人之計此豈婦人所辦明係張明遠皮華玉主使仰重責三十板以儆刁頑趙清始而代筆繼而摘茶亦屬不合仰行學嚴加戒飭務令自新可也并禁毋得仍前代人投納茶課餘如詳行仍具各領狀報查繳

批成都府呈報起復事詳

徐偵准起復肄業嗣後增附生員起復仍照例另以驗文具報繳

批成都府報明事詳

據詳陳懋賞糾同萬玉會一夜兩偷耕牛大玷宮墻仰府速行該學褫革究擬繳

批邛州劣衿違抗條糧等事詳

抗糧爲學政首禁據詳戴大經欠銀五兩八錢即應黜革姑

念已完一兩九錢餘供就要設措還他等語仰州行學暫準
衣頂限五日內全還該州具報以憑酌奪詳內失填小日着
飭行繳

批富順縣劣衿越籍包免等事詳
據詳關倫不遵法守包差厍官大干學政此風漸不可長仰
該縣即移南溪縣學暫革衣頂仍行究明具詳報奪繳

批嘉定州孫打外公等事詳
據詳吳荃嗳逃誣命糾黨勒許以致縱羗鬨之髮指仰即行
該學除名嚴審究擬仍候臬司批示繳

批蒲江縣懇恩轉詳等事詳

據詳游文煥起復呈結不合式例移取又不即到本廳究處
但該生因安厝父靈以致遲延情似可原姑行學戒飭改正
具報繳

批桐梓縣劣衿隱櫝等事詳
據詳黃隆中馮爾教各欵未經訊究取有確供似難懸擬仰
遵義府嚴提確審妥詳報奪仍候院司道批示繳

批成都府虎衿窩賭等事詳
據詳王于邠違禁窩賭又假捏借劵大干法紀自應褫究今
該府以邊庠請開一面姑如詳行府學重責四十板仍責令
王于邠具改過甘結申報存案餘依議繳

批成都府懇恩詳請等事詳
旮邑志乘缺畧未備該縣慨任脩輯誠屬盛舉又能自行捐
備工費聽紳士之便不累民間尤爲妥當亟宜舉行仍候藩
司批示行繳

清風堂文集卷之二十三

雜記

公車偶記

十月初八日抵常州時方挺船以名刺致知縣尚昂不放吾五人復身往見之亦不放薄暮至橋下通判王天縱橫絕橋而縱衙役及居民打搶竹篙不埧幾盈舟焉其慫恿王通判者爲縣差王秀昏時趙太守知之責通判縣令何不早放於是判縣驚悚遣人來放而舟已過橋久矣會試船隻從無稽阻而常州獨然此亦足以見通判縣令貪暴無禮之至云初十晚甲午順天孝廉孫君才發字秉征從舊杭守張君文德

北行過舟來訪十二日閘泊瓜洲閘偶見陳質叔小僮詢其主適在瓜洲外家余因以書道意少頃質叔馳至舟中別去五載無意邂逅班荊道故相見甚驩余舟方阻閘口亦悶中一快也先是十一晚抵閘閘上以鎖鑰江防主之候至明晨閘官張蓋坐衙索糧艘納稅不可得閘亦竟不開余輩以名刺投江防同知徐鷹龢徐批招放行而閘官以糧艘故又不肯開余輩復以名刺投徐徐衍差人着閘官開放又以糧艘譁而止是時日已薄暮無可如何明晨招糧艘之曉事者而諭之渠輩遂乞余同人往見江防代渠陳請乃集同行者十人至公署投刺訖適過鎮江守李君貞因以情理屬其曉譬當事免糧艘之稅以便吾輩前行乃得啓閘正值順風掛帆瞬息廣陵也蓋糧艘回空瓜閘從無起稅之例是役也糧艘幾不能安靜而徐江防幸免不測之憂余輩不無潛消之力云嗟乎彼以一念之欲致余輩稽阻兩日衙役又得乘間索賄壞　朝廷之法喪斯文之體豈非貪之爲害而吾輩他日所宜深以爲鑒者哉故記

漫遊日記上

癸丑正月二十八日放舟宿吳江北門廿九日宿望亭二月朔宿河橋去宜興三十里初二日順風過宜興東九西九宿深陽初三到上壩宿下壩初四過高淳宿水陽東爲高淳西

爲宣城水面三十里時深止二尺許初五日到寧國訪梁介臣聞其已殁即返宿由閘口賦詩哭之初六過高淳湖宿壩上初七早過壩宿河口初八日過溧陽宿河機關初九宿丹陽之珥村初十日至鎮江晤副都統張公元勲十一日渡江至揚州次日過門人嚴鼎卿梅十三行六十里宿大儀十四日四十里中火既行過雨雨行二十里宿天長東關城西有放生池池中假山小亭夾岸柳千樹板橋曲水頗有幽致十五日三十里石梁橋三十里宿張公鋪鋪有察院昔赴任漢中曾宿其內是日雨不甚濕十六日三十里新鋪五十里過蓮塘宿義井集途中有雨十七日三十里至盱眙縣過浮橋

至泗州十五里過頭鋪河四十里宿包家集是日泥塗中高吟盧照鄰長安古意詩不覺墜驢十八日天晴四十里過九岡十八窪至雙溝五十里過陳家冲宿上塘十九日天晴五十里過虹縣十里至關廟五十里至靈璧宿東關旅壁勸戒之詞甚多獨竈神記論意惡更精切儒者貴誠意當爲猛省二十日六十里大店五十里至宿州宿東關到寓鄰宿竟夜廿一日早晴五十里至五鋪六十里何家莊宿旅店殊不堪廿二日三十里承城縣從縣西南行三十五里斜水二十五里至蒼縣城 俗呼楚陽城 宿旅店亦不堪廿三日四十里至張家店三十里至亳州宿遇吳使寄家信廿四日五十里鹿

邑北關五十里試量集宿 俗呼侍郎集 廿五日四十里戴家集五十里至柳林宿廿六日四十里西華縣東橋五十里小窪宿廿七日三十里過黃連城二十里小張橋四十里裴城宿廿八日二十里至河沿過河二十里落港又過河五十里至葉縣晤潘雲從年兄宿署中坐有王觀揚王子正柴次嘉曹子玉張年姪旦平三月初六日之中堰看渠并水田小憩清江聖母廟初九日雲從遣使南歸從觀揚稱貸以家信附之初十日爲雲老閱季考文取杜 繼詩 一卷十四日作昆陽古風十五日作昆水四言詩十六日爲雲從作昆水中渠詩文二十日發葉縣六十里宿襄城縣廿一日百里宿禹州順

店廿二日八十里至中嶽廟十里宿登封縣晤葉慕廬俞漸川即留飲署中廿三日過嶨嶺頗難行七十里宿緱氏 偃師地 廿四日至洛陽晤吳準菴年兄寓三官廟廿五日準菴來晚赴其招廿七準菴送米炭食物來且招飲署中廿八寄家信附登封使者四月朔午後進署初二日俞尉送席初四日進署初五日登封葉明府慕廬來晤初六答慕廬同飲署中初七張樂天師至同飲署中初八初九連飲署中初十日赴張師小飯手談十一日招張師趙岸先小飯手談十二日赴岸先小飯手談十三日飲署中十五日午後進署十八日進署十九日飲署中廿一日進署年姪杜十慈 祖錫 來拜同年

杜友房長君也答拜時其兩弟 斗錫 文錫 出見姜介人 承炌 來拜同年姜尚父令姪武孫 承烈 之弟廿二日赴杜年姪酌又飲署中廿三日年姪王 倬 來拜二桂來廿四進署留飲廿五日飲署中同蔣鳴大廿六日飲署中鳴大在寓三日廿九發洛陽之閿鄉宿南關三十日過周公廟泥深路滑四十里磁澗宿五月朔三十里至新安三十里鐵門鎮宿初二日四十里澠池東二十里鋪相傳即項籍坑秦卒處四十五里過澠池至土壕鎮宿云即蘇秦故里是日路險初三日四十里硤石二十里張茅即姚崇故里二十五里至磁中宿皆陝州境是日路更險初四日四十里陝州十五里橋頭溝四十五

里至靈寶宿初五日三十五里達子營二十五里至閿鄉塬華仲山明府送寓朝陽觀仲山來送食物酒席差霍快手伺候初六仲山來初七仲山來杜仲用年兄來初八日歐進士企脩來杜年姪彬來又見其三郎初九日赴仲山招初十日赴杜年兄席是日閿鄉丞婁浩生一夔及呂尉魁先來十一日杜年兄親家馮鶴林鳴皋來十二日杜年兄招小飯婁呂二君來十四日仲山書來赴婁浩生酌飲饌頗精潔十五日尉署中許昉村來是日書杜年姪弘濟甘蔭大年馮文起各扇及單條六幅又王韻侯康侯扇及紙仲山遣役來十六赴馮鶴林酌十七馮鶴林送花藥石呂尉送茶葉十八日灰匠

來造窯十九日杜年兄招飲二十日裝窯起火赴呂尉酌廿一日午刻止火工去仲山遣役至廿三日王韻侯哲來啓窯取花藥粉得八十觔廿五日婁衙小飯閻童許來治侍奕婁送小飯華送小飯留杜弘濟馮文起小飲廿六日發閿鄉婁呂二君來送又于東關廟內送行馮鶴林文起杜弘濟携盒至關外送行午刻達子營小憩至柔倉避雨過東二十里路崩難行徒步相半酉刻過河水淺五人夾馬始渡仲山差人接至靈寶東店即來寓携酌小坐廿七日入城看仲山留飯張年兄天翼來日中仲山送席廿八日平明仲山到東關窰店盒酒送行又騎馬送二里許別過陝州宿磁中官店是夜

大雨廿九日過張茅硤石至土壕鎮宿將至一里許遇大雨六月朔過澠池縣于東二十里鋪遇華秦來長公至鐵門鎮宿是日路險泥滑忽高忽下可謂備極行路之難初二日未刻至洛陽即進署中二鼓到寓初三日準菴來送煤炭食物安君見龍來小飲署中初六日署中送餛飩杜氏西席郭明經伯玉玉衡來初七日小飲署中初八日招安君小飲初九日早送安君午刻進署補祝準菴壽初十日郭明經長公瑛來任孝廉光業來十一日盧文學坦如光泰來晚進署談講畏庄章十四日保漳武舉吳御青化龍到廟郭長公招同盧坦如飲閻中見其二子山甫如嶽五宗如岱晚飲署中十五

日盧坦如招飲十六日御青行十七日飲署中十九日何進士永公江如來進辭準菴二十日招飲署中至夜分準老同諸公送至寓別廿一日發洛陽杜氏三昆携盒同郭伯玉送至十里鋪別抵孟津縣熱甚宿于下古是日行五十餘里廿二日早行至夏公堤天明渡河過孟縣溫縣至趙堡宿共一百五里廿三日經武陟縣渡沁河過木蘭店至仙羊驛宿共八十五里廿四日三十里至獲嘉大雨中行十里四十里至新鄉拜許夫子靈見許太老師名經邦年八十四二師叔爾梅三師叔惟梅招飲廿五日六十里衛輝府五十里淇縣宿經比干墓朝歌城廿六日六十里宜溝驛二十五里湯陰縣

十五里至栁河鋪宿經淇水孫登嘯龍處嵇侍中血濺帝衣
處扁鵲遺艾處 栁廊 湯陰城西長二里許 湯水岳鄂王故里
文王演易處廿七日三十里至彰德府八十里臨漳縣宿廿
八日十五里鄭家莊二十五里袁家堡即魏縣鎮店二十里
至魏縣南關報 知毛如石年兄即差人來接送寓城隍廟往
晤毛如老如老即來寓頗行屬禮廌送六簋廿九日如老來
杭州沈年姪來手談半日七月朔如老來初二日如老招飲
席設文昌閣郭生 鉉 來初三日王三之 錫命 王君 徵 王君 徽
王君 帯 來初四日如老來初七日如老携酌初八日如老招
同曹子亮飲初九日王三之及二王各招飲是日寄家書初
十日飲署中十三日如老來十五日如老來十八日如老來
十九日進別如老

漫遊日記下

二十日發魏縣如老到寓送余起行四十五里過漳河至成
安縣少息五十里至邯鄲縣宿廿一日二十里黃粱夢十里
界河店三十里搭連店三十里沙河縣三十里順德府宿廿
二日六十里內丘縣六十里栢鄉縣宿廿三日二十里王莽
城二十里過河至沙河店十五里大石橋五里趙州四十里
欒城宿廿四日六十里渡滹沱十里真定府四十五里伏城
驛亦名新城鋪宿廿五日四十五里渡河至新樂縣廿二里

明月店遇吳岷培南還廿八里至定州塘王天文渡河三十
里至清風店宿廿六日三十里至慶都縣三十里方順橋一
路水深泥滑十五里至匣陽驛四十五里至保定府宿陝撫
承差毛姓者 咸陽人 來見旣而進菓廿七日五十里至安肅
縣三十里固城四十里定興縣宿廿八日七十里涿州三十
里琉璃河宿廿九日四十里良鄉縣三十里蘆溝橋三十里
進彰儀門至保安寺街杜肇余年兄寓遇黃崙玉徐廸九即
往晤毛錦來年兄宿杜寓三十日赴錦來招八月朔四十里
至通州宿初二日渡河三十里至胭郊店 俗名張玉店 四十
里三河縣二十里段家林宿主人姓周甚好初三日五十里
薊州三十五里馬石橋二十五里至石門宿去 世祖陵二
十里紅牆在望店主人奉齋其茶飯極潔初四日六十里遵
化縣一路見邊牆如線即古長城也六十里至三臺營宿營
城堅固徒虛設耳爲之一慨初五日四十五里敵魚尸六十
里屏方店宿初六日二十里遷安縣四十里至永平府塘唐
耕留年兄悲喜交集彼此淚下即留飯留飲至五鼓同至寓
所葢舊稅課司署也寓中粗細俱備自出門以來所歷未有
如此之至到者初七日唐年兄來永平經歷司命 獻 吾鄉人
來用手揩還之德淸蔡彬甫來過周晉公寓見其母子并塘
杭州任儀吉廬龍令魏明府松巖 師段 來唐年兄招飲署中

初八日唐年兄來田君肖亭成秋來唐年姪階麿同其從兄
階阜來唐年兄携酒至寓同田肖亭飲至晚唐年兄又來談
至更餘而去初九日唐年兄來招飲署中初十日唐年兄爲
我置酒同鄭郡丞四國杜遊戎昇王州同御世魏盧龍松巖
及田肖亭十一日唐年兄來卽邀至署中午後同赴鄭郡丞
酌十二日接至署中觀劇同候補任監司熙曾十三日任公
來唐年兄接至署中午後赴俞幕席十四早接至署中竟日
十五日接至署中午後觀劇十六日唐年兄兩至寓中同遊
夸齊廟上清風臺魏松巖王開泰暨郭俊公爲之置酒杜遊
戎田肖亭及昌黎王明府日翼李守戎一奇成集焉乘月放

艇三鼓抵寓十七日昌黎王明府來灤州孫刺史宗元來唐
年兄送席至寓薄暮過談是日作謁夸齊廟詩十八日招飲
署中手談至夜分而歸十九日撫寧譚明府琳來午後唐年
兄來手談爲作王璋看語二十日早進署中午赴杜遊戎酌
廿一日唐年兄送貂帽冬衣徐文學麟生來招飲署中三鼓
歸寓廿二日李文學廷桂來楊右軍梓來唐年兄同田肖亭
來廿三日還安王明府承命來招飲署中廿四李文學送席
招飲署中廿五日招飲署中貽佛手柑一枚廿六日唐年兄
過寓手談廿七日招飲署中廿八日飲署中廿九日唐年兄
來寓同遊鼓樓四望山水抱拱城中一覽輒盡誠曠觀也至

署手談九月朔招至署中飯後出署楚中蔡鶴舫巽德來留
飲至暮初二招飲署中初三日蔡鶴舫來留之飲初四日招
飲署中初五日招飲署中初六日唐年兄來初七日招飲署
中初八日招飲署中初九日唐年兄置酒相餞初十日署中
用飯唐年兄解囊贈馬相送行二十里至范家莊吳祠中揮
淚言別四十里宿沙河驛驛爲伺候遷安縣送小飯十一日
百里至豐潤縣宿晤張如喬十二日四十里沙流河四十里
玉田縣五十里至別山宿十三日五十里邦均四十里三河
縣三十里夏店宿是日過燕流河私渡草倉河官渡十四日
四十里通州四十里至京到杜年兄寓遇繆受玆毛錦來年

兄來晤姚劍升年兄十六日杜年兄爲我置酒姚年兄來海
寧太學胡芬來廸九來盤桓兩日十七日以唐年兄所贈馬
送杜年兄午後起行四十里至常新店宿十八日宿涿州十
九日過定興縣渡北河至固城宿二十日過安肅縣至保定
府宿廿一日入城晤守道丁公景行廿二日丁公來卽招飲
廿三日宿慶都縣廿四日過定州宿新樂縣經馬中丞讀書
處廿五日過眞定府渡滹沱河至水河鋪宿廿六日過欒城
縣夾店經小路至趙州北關二十里花馬店二十里寧津縣
北關宿廿七日十二里孟村十三里魏家莊十里栢木十五
里香亭十五里新河縣四十五里南宮縣宿廿八日進城晤

杜子靜年兄留飯留飲沈子鮮年兄賜過招飲即往拜面辭
廿九日子靜因告病令二令弟鉄來招飲婿噓辭即行二十
里至七級堡二十里京鎮二十里紅龍集俗呼紅綾宿三十
日三十里戚縣六十里丘縣宿十月朔十八里侯村十五里
蘋果店三十五里禮亭十八里至魏縣宿署中至城隍廟晤
闞年兄碧霞初二日如老爲我置酒初三日四十里至大名
府宿初四日進城晤顧堋文同年明日遂行三十五里至顧
村六十里至古陳宿經南樂清豐界初六日三十五里至開
州晤孫曙東二十里至子岸宿初七日六十里老岸二十五
里至金樂滑縣長垣所屬二十五里長垣宿初八日四十里

蘭敦三十里堌陽儀封地宿初九日六里薛家口渡河二十
里儀封縣三十里野雞岡官名大濟宿初十日四十五里洛
岡三十五里寧陵縣宿十一日四十里木池鋪二十里歸德
府南關三十里蔡家道口宿十二日四十里石流古站商丘地
五十里會亭驛夏邑永城地宿十三日四十二里至永城
十八里鋪過永城宿何家莊十四日宿宿州十五日宿靈壁
縣十六日五十里草溝靈壁地四十里界溝虹縣地宿有秀
才二十餘家魚頗佳十七乘月色渡界溝河五十里至寶家
衙大路二十五里至十家店三十五里包家集宿集西上坡
有二路一從冢北小路至于家渡過渡爲山東路一從冢南
大路爲河南路即今來處也十八日過頭鋪三里許渡河過
泗州盱眙至義井宿十九日二十五里蓮塘廿五里新鋪盱
眙地西北有元帝廟昔曾少憩焉廿里李公鋪天長境十里
張公鋪三十里石梁橋宿橋甚堅壯而長爲明萬曆間雷商
名滾者所獨建蓋捐貲數萬焉橋南有雷善人祠門外小橋
流水殊可觀二十日過天長縣至大儀江都地宿廿一日至
揚州廿二日往九龍橋乘小船下瓜洲至新港渡江上鴨嘴
船宿南關外廿三日九十里丹陽九十里常州三十里橫林
泊廿四日六十里無錫縣七十里滸墅關三十里至閶門入
城候沈老師不值謁元亦不在家泊日暉橋廿五日四十里

吳江二十里八尺二十里平望三十里王江涇三十里到家
是役也出門不過志宛嘍假貸故人奉太夫人七十觴耳
旣狼狽爲汗漫遊勢不得及期遂歷四時跋涉萬里違定
省者二十有七旬歸而太夫人方抱微恙至十一月初九
日始得率婦子上壽未幾太夫人頸病瘍不幸遂至大故
搶地呼天銜恨無極而附身附棺猶獲稍稍盡禮則惟我
至友之賵及諸親串之解遺焉途有日記因書其後示子
孫志不忘若炎凉者常態耳彼豈自以爲負德哉固不足
置意中也甲寅三月丙子書

奉政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提調學政僉事加一級曾公

墓誌銘

公諱王孫字道扶姓曾氏系本出於孫世居嘉興縣之永豐都祖溫州府學訓導諱謀楨字伊敘娶於朱生子一諱耒字子華即公本生父也繼室王氏生子一叔夜子華公生數月而母朱歿稍長罹後母之虐幾不自全出贅於曾乃獲免遂依外父君山公以居生三子公其長也君山公老而無嗣偕其夫人撫女之子如己子恩勤備至子華公懷抱怨慕鬱鬱早世易簀時感婦翁之恩無以報呼公囑曰余不幸生遭家難賴曾氏存活今得有爾兄弟皆爾外祖父母血脈之所延也外祖無子爾其永爲曾氏後他日敬告爾祖謂爾父毋死之言時公甫九歲涕泣而受治命遂奉外祖君山公爲考外祖母王氏爲妣而以曾爲姓其歿也爲服三年喪後用公貴君山公累贈奉政大夫戶部山西司員外郎王太君累贈宜人公雖出爲曾後而不忍薄于所親本生祖父母之葬獨力經營義不旁委而以本生父祔焉奉本生母曾太君克盡子職仕則迎養官舍病且亟公長跽以請曰脫不幸將如何曾太君正色張目視曰汝父臨終命汝者何吾父吾母竭心力撫汝者何而乃尚爲此言公拊膺號慟曰如是則長負所生矣太君曰夫何負汝爲吾父吾母之後是吾父吾母無子而有子不愈於爲吾子乎且使吾得告無罪於地下幸矣夫何負語訖而瞑公乃改降服而心喪終三年其後爲請於朝奉

旨旌表節孝公之內行純備根於天性然也公以順治甲午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初授漢中府司理改補江西都昌令報最擢戶部廣東司主事尋分司通州監督中南倉報滿還原任時

孝莊文皇后梓宮葬遵化職押夫役事竣

賜內帑表裏二未幾司榷龍江關陞本部山西司員外郎加一級進刑部郎中出爲四川按察使司僉事加一級提調學政任滿家居候補踰二年而卒其初任漢中也首革盤茶陋規歲數千金免小商違限之罰嚴治中茶之奸而茶政以飭司理之職特重刑名公宅心寬恕惟以平反爲主如王進友之爲馬賊擬梟也公謂搶奪與强劫迥異遂減梟斬爲髡鉗王之元一家被殺其姪仁舉起運與運赴官鳴冤反受羅織擬磔仁舉而斬起運與運獄已具矣初無證據公謂若是則死者之冤未雪復令生者含冤請寬仁舉等重刑懸應得之罪以待真犯庶生者之冤雪然後可以雪死者之冤謂李國讓等傷供不符擬絞非法謂王大昌因姦致死之事可疑者三謀殺造意之罪可疑者五不應遂致大辟及他所縱舍難以縷舉漢屬賦多不均而浮尤甚公爲酌定丁隨糧行之法積

困頓甦會勦西山之役公餽餉有方民力不痡而軍食克濟連雲棧道險歲久且壞當事委公督理凡修險塴五千二百丈險石路二萬三千餘丈土路不與焉修偏橋一百八十去偏橋而砌石以補者二十五自江面至岸高三丈修水渠一百四十五道煅石三十二處去大石之碍路者二百八十九壘補木石欄千九百三十八丈有奇易閻王塴為觀音塴合工六萬九千八百計口授庸不三月而告竣公之實心任事務為久遠之計大率類此在漢中六年賢聲懋著會中丞與制府相齟齬公欲調劑之不得因而被劾無幾微不平之意欣然奉曾太君以歸其再任都昌也縣治倚山瀕湖地瘠而

俗獷素號難治再經寇亂城市為墟公廣為招徠流亡漸歸則分建營房以居防兵民得安業境故多盜柳國和者盜之魁也從逆稽誅竊踞山砦時時出刧旁近州縣浮梁獲其黨移文窮捕國和坐山顛援弓下擬大言以詬捕官擲一函俾歸報用偽提督印封之公覽而笑曰是何能為然急之且生變則佯置不問若非所急也而陰為部署覓膽從而購首惡其黨稍稍散去國和勢孤計蹙乃自投繫獄仍規就解時中途逸去公坐堂皇集其族數十人呼國和使前擲捕官歸報之函詰之曰此非若所為耶偽提督印何來効死沙場何語是不特為盜且叛矣顧其族衆曰我今日為爾釋赤族禍立

杖殺之湖有三山四山屹立波濤中為盜出沒藪他盜志在取財湖中盜則必殺人謂不殺人則有失主賍易敗而李再豪者所殺尤多公詗得以計擒之一訊即服并誅殘黨數輩而湖境肅清邑西南與新建接壤都之民資湖洲之草以糞田疇洲在新歲有課而都民之樵采者往往千百其羣越境爭取雖有按鐮交米之舊斷勢不能遵新民居近省會便於訟其豪又實利訟訟乃可以徵費於業洲之戶新民既失洲利復滋訟費甚病之而都民之解省對簿者動輒填屍犴狴搆訟且二百年瘐死亦數十百人矣而爭者訖不已公籌度再三曰得之矣欲息爭計惟以銀易米官為徵解耳於是移

會新建令酌定草價歲額百五十金都民於小滿前輸本縣官為移解新建轉給業湖之民草則聽都民採毋禁例既定兩邑數百年之爭以息甲子裁兵為亂連陷安義建昌鄰封震動時方有秋闈分校之聘公力辭而專事保障方訓練鄉勇以備不虞會賊觽乃罷歷九年督撫交章薦舉特陞戶部主事去之日父老匍匐攀留或挐舟追送百里外既去復為構講堂祀名宦羣情之愛戴若此其司榷龍江也兼理西新關稅務關有照票新使受事前任之印票即不行商旅常竭一日之力奔走出入稍不及則退而復納又商之自外至者稅既上或不以時售恆居貨城外以待價欲貿遷他所例更

納出江税公至胥爲寬免其他利無不行弊無不革江督傅
淸端公淡嘆異之曰吾閱人多矣未見有刻意惠人如君者
及代者至傅復告曰但事事以曾君爲法無誤政矣淸端生
平崖岸自高少可多否於公獨推重焉其視四川學政也當
兵燹之後士多窮乏公加意存恤鼓厲而振起之於郡邑吏
詳請褫革者尤所詳愼先是蜀士斥復之柄操自有司不待
學校除名笞扑與齊民等公知其弊先戒諸生毋抗守令而
特飭守令之違例辱士者必詳參論如法有司之遇士有禮
自此始蜀多崇山峻嶺按部所歷崎嶇礽莽與豺虎競涂士
之應試者裹糧徒步遠者千餘里近亦數十百里或縛竹爲

簰筏上下㟏岈石齒間倉卒失足呼吸莫拯公惻然憫之於
原定六棚之外從來星軺所未到者不憚親臨俾士子免跋
涉之苦又修舉廢墜嚴鄉賢名宦之祀務覈其眞旌苦節以
勵風化尊耆碩以示儀刑人始知有讀書爲善之樂數科以
來鄉舉及登第者率公前列士與所拔童子爲多三載考績
學使者例自署牘上督撫核題公自署曰平常中丞進公語
曰君治行而平常誰則公明尤著者將以稱職報公謝曰荷
上臺厚意顧某老矣方欲引年且實有歉于中者自叨科第
受 國恩四十年思起西南文教比鄒魯而今不能其敢濫
膺獎薦乃如所署上部覆以原銜候補蓋公生平涖官飭政

之大畧如此國家官制外吏任專而權不分故居其職者猶
得自行其志至京朝官則自大學士九卿而下每一職必二
人共理部郎於其間抱案牘署紙尾旅進旅退雖有奇才偉
畧無所設施故公之政事文學亦著於外而畧於內云居恆
研究務爲明體達用之學所作詩古文辭及制舉業發抒性
靈不屑掇拾牙後語嘗言文無定體惟變化斯無窮運用之
妙存乎心耳性嚴毅不苟徇流俗而遇事有幾先之哲妖人
朱方旦以左道惑衆舉國若狂大吏迎至江右稱受業弟子
望塵而拜屬員奔赴恐後公獨拒不往且下教曰苟入吾境
必逐之未幾而敗吳三桂初叛人情洶洶公獨曰自古奸雄

僭逆乎時必邀結人心而三桂所至殘暴余昔治漢南適其
移滇南時漢中民怨之入骨髓他可知矣狂悖反覆秪自速
禍耳果如所料歷官七政一以義命自安恥事躁競與人交
事賢而友仁不以顯晦存亡易節於關中則親三李於江右
則敬禮湯惕庵語王者聘主白鹿講席於蜀則式高士呂潛
李開先龔懋德之廬拔射洪楊忠節之孫於飢寒而貢諸國
學達州唐敬一前任西安丞與公厚後唐被誣公致書所知
白其枉旣歿而恤其家及行部至州則酹其墓隮而祀諸鄉
焉他如嘗同學沈墨庵之葬拯故人周雷之急歸故高令凌
天保之喪俱施德於不報尤人所難一生專事酬恩未嘗稍

怨常曰古人理愉情遣之論意非不佳然猶多存此四字於
胸中將理非可愉情非可遣者遂當與之校乎撫本宗兩弟
曾會情義交摯木生祖引訓公歿析遺產公方爲貢諸生悉
推以與之教養婚嫁下逮其子女念本宗繼起之人爲姪匡
世援例入成均更其名必大以寓屬望之意公既後曾氏應
得䘏典不逮所生每念于華公孝行當表頭事已易代難於
陳請令都昌時遇　覃恩乞以身及妻應得封典移贈本生
父母以兩姓無貤贈之例格不行迨康熙三十八年有總兵
王化行者疏請復殷姓且言受王氏恩乞無奪其所贈官而
移本身及妻誥命貤贈父母奉
旨允行公時候補家居聞之躍然喜曰吾今得例矣雖復姓與
出繼微有不同但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倘得遂烏鳥之私死且瞑目矣將以是秋
赴　闕陳情而一病遽不起公生平未展之私抱痛於九原
者此而已或問曰矍圃之射與爲人後者不入此何義歟余
謂聖人之意益惡夫與者耳解之者曰與猶苛也後人者一
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苛之是貪財也公之爲後於曾夫豈
貪其財歟豈既有一人而往苛之者歟益婿無後外父母之
理而以其子承之則固其所自出也以所自出者而爲所出
者之後詎曰不可既已爲之後矣爲之執三年喪而於本生

則降服矣貤贈之典自當權其所重記有之變於禮者之禮
也其公之謂歟抑余又嘗讀元黃文獻公溍所作外舅王公
葬記曾祖妣宗氏忠簡公澤四世諸孫女界聘令人考諱沂
文林郎不祿公本宗氏子令人之從孫也遵母命俾爲文林
後其後葬文林而旁置冢舍命之曰繼庵示子孫使勿替其
承云此事與曾彷彿相似文獻公有元一代名儒也于王不
諱其所自出因竊取此義以表公之志雖不必合於古書法
覽者庶無誚焉公所著有清風堂詩文集六卷書牘六卷漢
中錄三卷都昌錄五卷四川錄二卷雜記一卷傳於世生於
明天啓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七月
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六屢遇
覃恩初勅授文林郎進承德郎
誥授奉政大夫配沈氏初封孺人再封安人累贈宜人先十年
卒子一安世歲貢生浦江學訓導側室待贈孺人魏氏出賢
而能文士林望風推服所著詩古文及舉子業皆有法度克
紹家傳娶吳氏禮科給事中華庵公之女女三一適考授縣
丞褚蔚章一適鎮海訓導蔣名世沈宜人出一適諸生錢某
魏孺人出孫男八人郁郊祁郇俱諸生邠郁郇郅郯嫡冢也
才而殀以庶弟郇爲後更名嗣丸孫女五曾孫男三鈞都山
鈐郃出鎮郁出曾孫女五先是公擇地於秀水縣西𡶶字圩

以己卯正月合葬贈公及王太宜人而以原配沈宜人祔其
穆曰吾沒後亦合葬于此庶幾魂魄長依先人窀穸甫畢而
公以微疾終形家言兆非吉安世乃更卜地於是冬十二月
八日壬申奉公柩葬於嘉興縣里仁九都之辰字圩遷沈宜
人祔焉而以前二日庚午并遷贈公王太宜人柩葬於新阡
之東兩塋相望承公志也安世狀公言行治蹟乞銘於余余
方引疾家居筆墨荒廢且公自有不朽者在何待余言敬謝
不敏安世請益堅乃不敢辭而論次如右公之事迹見於狀
者尚多可稱著其積躬及物之大者銘曰
始從治命兮卒妥先靈魂魄往來兮順事沒寧爲後於人兮

無忘所生以爲不信兮視其姓名

賜進士出身
內廷供奉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
武英殿纂書總裁兼修一統方輿前翰林院庶吉士年家眷
姪查慎行撰

〔清〕屠粹忠撰

栩栩園詩十二卷

清康熙刻本

序

詩本性情而出者也問其人爲何如人則知其詩爲何如詩陶淵明高蹈遠寄故其詩冲淡而有餘韻杜工部滿腔忠愛故其詩沉摯而多頓挫他若青蓮之豪邁不羈浩然蘇州之清高出塵韓柳之淵奧溫李之逸麗蘇陸之識力堅到其人其詩亦莫不相似千載而下讀其詩必想見其爲人苟其人爲君子所羞稱卽詩多可採識者猶譏焉四明

屠芝巖先生我垣中前輩今又同官廷尉昕夕相從眞學道君子也先生口不言詩而著作甚富昔令封丘刻十二册垣中請假家居時約爲六册前歲出六言授梓士大夫傳誦一時紙貴都下今又約爲二册誠集衆腋以成裘聚精金而百鍊皆徵言大義不刊之旨也先生居諫垣所入告者莫非仁慈惻怛惠愛中外之言奏議在
國史可考而知也其平居隱約自甘恂恂若不出諸口閉戶却掃靜觀返照其于勢利薰灼皆有蕣然不屑之致林居棲遲先世赤水先生園中花鳥風月莫不發爲歌詠故其詩刻畫深到寄托高遠自言其所得絕無浮飾影響之談殆合陶韋柳陸而爲一人者也有先生之人而後有先生之詩豈與襲唐宋之糟粕餙聲病之文詞者可同日語哉

新安年家眷侍生汪晋徵頓首拜撰

序

余與都掌科芝巖公別十餘年矣公家居無片札入都下亦不謁一緘於當道貴人讀書飲酒日與寒素數友伸眉抵掌意豁如也癸酉冬復握手長安出所著三才藻異見示余讀之驚爲異書抽思象外標韻箇中余目所未見自非冥心眞寄絶不以得失介胸懷者安能合象緯山川人物飛潛動植萃於一編咸受裁於手目也乎公靜觀物理得

天地自然之趣於以播之詩歌自足被宮商而垂後世然不輕以問世也余嬾且病吏隱寄園客至扣門多不見獨與公子梅湖中輸倡和乃得讀公園居七律三十韻及山居六言百首眞合渭南東坡爲一人非時之能詩者所及也公由平丘令內擢列署禁地有年留心稽古倡率風氣爲後輩津梁白簡稜稜駁正違謬舉朝咸瞻望風采一旦飄然厭視其官歸爲堂上人謀頤養凡園居之花鳥池亭無非供菽水萊衣之助彼營營晨夕白首倚閭而以鞅掌王事爲解免者視公爲何如哉公之詩又寧僅與箋註蟲魚一流較長而絜短哉公邀主上之知行將柄用其言必繫民情國體詩亦何足以重公余之知公非獨以詩而又未嘗不于詩知之其敢以此見少耶因語梅湖急爲尊人授梓以爲孝友勸耑

康熙丁丑夏五端四日年家眷同學弟趙吉士題

於燕邸新又堂

序

墅名綠野裴晉國豈乏豪吟堂號碧瀾杜樊川原多奇作讀子山小園之賦魂銷滿屋狂花繪摩詰輞川之詩神往半灘明月禮星醒酒李相自記平泉采藥取魚溫公親題獨樂凡具一壑一丘之勝誰無可傳可頌之文然而擇地雖佳無如會心不遠蒔花栽竹情偏寄於烟霞鑿沼開山客僅知夫水月紫絲障四十里主人祇闘珊瑚紅粉樓一千

尋美女徒誇珠翠聽東山之絲竹無非日擁嬌娃醉西洛之池臺不過時招佳客孰若移忠作孝著世間不朽之文章隨杖將車有眼底無雙之樂趣也哉芝巖先生才擅四明裔傳三晉修肴豐頻芳春簪上苑之花白簡青蒲正氣留夕郎之草而乃甘離鸞掖急滫瀡於晨昏不羨鵷班寄徜徉於歌嘯有官辭諫議楊播專爲高堂作賦比閒居潘安纔當華髮介肴酒熟恰報花開舞彩衣鮮每遲月上林邊冬笋不待哭而能生雪裏涼瓜偶出遊而便遇雙飛鴻鵠莫先反哺之烏百丈楩楠羣讓俯躬之梓遂此日天倫之樂詎易三公問千秋人爵之尊何嘗二老業巳勤勞王事豈吾徒只愛山林難酬高厚親恩非此君不耐官爵於是問安粗暇續成小雅之白華視膳餘閒譜出新腔之紅豆讀園居之七律三十首字字驚人咏山樓之六言一百章行行燦目加以淹博天成聰明傑出嫏嬛

入覩乾坤未覩之書爾雅蒐殘箋山海少箋之註則雖曰園稱栩栩聊假蝴蝶之遊又豈云府是渾潭徒來燕雀之賀也耶　灝也醒固稱狂賤而多癖捧同琰琬護襲不惜千層視等箴銘抄寫都粘四壁驚才人之絕調不禁題黃絹而傾心感君子之孝思尤爲望白雲而俛首新安後學汪灝紫滄頓首拜題

序

四明厝公聰學多通才辭美茂所撰三才藻異一書正如王介甫云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足爲藝苑職志而垂諸不朽矣今年辛巳春公臨試錦州復取向所爲詩命刪定而甲乙之顧望地處下僚性貧黔淺烏足以知公之詩而公獎借過情冲虛自下乃受命而卒業焉竊有以見公之詩得力於靜功者多矣公嘗以內功要言見示在端居一

室收視返聽精神凝一歸於守中語云嗜欲深者天機淺今公得天者厚究心黃老之學有年故發而爲詩祛陳言鍊警句吮墨含毫鏤心鉥骨都非尋常蹊徑不屑苟同今人亦不屑一語寄古人籬下雕刻矣而無纖詭之態曠達矣而無寒儉之色奔逸絕塵矣而無叫呶之音循環諷詠俱有靜氣往來於筆墨之外則公之詩非深有得於靜者乎望曩時朝氣半銷耗於制科帖括而卒無所遇至學爲詩歌亦不願拾取人牙慧而生質魯鈍加以窮愁潦倒以及交遊酬應舉足以傷其血氣而損其才智則至不能靜者莫望若也而今乃得讀公之詩聞公之要言能不謝浮習靜以弗負我公之教乎雖然靜之爲功大矣居上者誠守之以靜自足以滌繁苛息紛擾與天下相安於無爲之治居下者必且屏嗜欲泯爭競渾渾噩噩化日舒長此固黃老之道即吾儒之道也彼求不死之藥乘雲

御風驚爲神仙鬼怪者豈可與之言靜功哉因論公之詩而推廣及之如此　歲次辛巳四月中澣三日毘陵龔眉望拜首謹撰

栩栩園詩目

四言 三十六首
古樂府 十九首
五言古 十六首
七言古 三十六首
五言律 四十九首
七言律 一百二十六首
五言排律 五首
七言排律 四首
五言絕句 六十二首
七言絕句 五十一首
六言 一百首
詩餘 十二首

栩栩園詩

古董屠粹忠芝巖著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四言

栖碧 西山舊齋也面壁繞流盈畔蒼翠庚午歲習靜于此

衣壁者蘿雲更封之環居者竹溪更繞之意與石靜松夾泉斷鶴言有藥蛙卩無私花交以信蔬剪以時韻僧作客好書當詩風師其度月學其虧隱几一蝶流書早飲一鴨陶然戶外目送鴻飛

題蕉蕊園 二首

制做辟疆夢繞春草葭雪衣沾苔文石飽借書娛賓栽花悅鳥浮白不沉落紅不掃捫蝨風前思深識老

雲影如髻山圖如螺我獨寤此百鳥來歌秘書蕉卷好句松哦月增酒債僧渡棋魔醉來握髮未肯換鵞

晚坐書樓 三首

兎絲千尺斜挂鵲巢月來作客留坐松梢
目無死水胸有活雲錐花落案蠹簡生春
看畫掀髯煮茗漱玉夜深扣門開見新鹿

過周孚中郊居

野色莽莽目移心賞枳客作墻藤低過頸開向靜
生癖開奇想句接蛩吟果分猿享杯影花中書聲
月上豈畏索居白雲吾黨

適西山舊業 四首

松鍼縫日籜影篩風相逢烏道雲西我東
貧可作客文不求工釣且忘餌而況此裏
鷴作我砭鶴作我童猿執我爨螺司我饔
嗜恐成癖談惡歸空半生得力却在靜功

題畫中漁父 三首

清風吹網賒酒花村糢糊衣色雲痕雨痕
婦理其絲鷗語其側半醉半眠峯頭月出
蕭雪一灘楓烟一笠點綴秋江詩腸畫筆

弔古 二十二首

西子湖 杭城西宋君臣競遊此論者以爲尤物破國比西子云

此尤物也吳其爲沼顧盼鏡中千年不老

豫讓橋 趙城讓報仇處

驚者在上伏者在下智氏有臣趙氏有馬

五老峯 廬山頂

一老一峯五老五指雲霞衣冠天地生死

館娃宮 平江靈巖山上以西施名

貯彼阿儂願言借老阿儂未老吳宮烟草

陽人聚 汝州秦遷東周君處

君變爲人土變爲尾龍變爲蛇鹿變爲馬

榮隱山 榮縣古榮隱先生修道于此一名石筠有無名氏石刻

有石有竹此山不俗知止知足先生不辱

故人亭 梁柳惲詩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因於瀟湘合水處立亭名此

碧水關情白雲懷憂柳折詩存竹微風動

吳羌山 德清高士吳羌避王莽聘隱此

羌笛詩腸提壺酒債俯視簪纓坐觀成敗

醉翁亭 滁州歐陽修建

獨醒獨清一花一酌醉非醍醐亭亦糟粕

虞姬墓

三傑漢中一姬垓下得雄者王得雌者覇

漁父亭 武岡滄浪水傳即屈原所問處

一幅烟波半間雲日把釣懷湘停盃弔屈

王簿山 祁門昔縣縣簿延鄉愛此幽奇遂解綬隱此不返

品題野鳥檢點山花歸雲有主得臣無家

范蠡湖 嘉興城南外有鴛鴦湖中有西施粧臺址產螺陰雨幷五采即蠡寓此

烟雨半空鴛鴦一網螺黛猶存鴟皮安往

聽詩叟 雁蕩山頂石形似叟趺坐側聽鬚眉宛然

問誰撚鬚爾常側耳鼓吹歌童推敲佛子 鶯也

馮公嶺 縉雲一名木合嶺懸崖絕壁又名桃花隘宋楊億比蜀之劍閣

冷面水笑面花猿還愁絕壁蜂毎出排衙

七賢鄉 獲嘉七賢飲處

帝鄉難期醉鄉可卜作聖作狂不瘦不俗

關索嶺 雲南普安州勢極高周百餘里上有關索祠傳壽亭少子從征通道祀之

俎豆帥草木兵英魂壯危石遺恨鎖陰平

謝客巖 溫州謝靈運書白雲曲春草吟於崖上今蕪沒惟謝客巖三字存

曲逿行雲吟殘春草姓氏不磨烟霞同老

石婦山 安慶巔有石高二丈如婦人藤蘿爲衣而不裳面傳謝氏守節登山化此

蘿薜垂裳雲霞拂面栢誓猶存藁砧難見

木客村 句踐使工伐木獻吳久不歸作木客吟因名其地

吟日苧蘿春兮有斧斤響羆熄兮有家室

越王臺 興化環山巔築臺千餘層南有鐘湖每風雨隱隱聞鐘聲傳越王鐘飛墮此

石負梆天志鐘留樂水心培烏喙鬪龍吟

丼羅城 淮西泰丼羅建土中常得小錢如鐘號丼羅錢

金湯非昔刀貝猶傳月明淚靜兇走狐眠

栩栩園詩

古樂府

雉子班

古董屠粹忠芝巖著

雉子班飛鳴逐道逢黃鵠語雉子女但十步一飲五步啄我能挾女翔乎熊耳而登乎天目雉子謝黃鵠不願攀鱗附翮但願深花中宿淺水中浴短蒿芳草年年綠勝於食乘軒之粟而穿建章之屋

君不見青門黃犬白浪鳴皮昌亭获兎誰可贖

打魚歌

采菱渡口漁梭弄一聲欸乃夕陽送假令魴鯢不餌貪詹何有術將焉用魚兮魚兮莫浪遊江湖處處下深鈎溪翁不美樓鯖味慎勿銜書到五侯

烏棲曲 三首

送郎背地出青溪淚痕惟恐小姑知强將離愁訴明月月下棲烏啼忽歇

曾訂歸期寒食前紅蕖開到小橋邊胡姬十五顏如花傳則馬上看琵琶

恨儂少小不識字欲寄雙魚無片紙嘹嘹嚦嚦雁飛飛尸信傳來也未知

荒田行

嗟彼荒田半起有年穀賤病農自古然石米不值換斗鹽縣吏追呼急如弦秋租限完寒食先羽書雜遝下雲烟貸無門市無壓剜却心頭醫眼前公

輸未盡私派兼狐鼠竄避須臾間遠親隣族受株連合派鬻妻衣袂牽憑牙賣子雜銅鉛鐲又不得輸又不能逃又不敢惟有悲婦稚而顛躓號呼於五風十雨之天

野田黃雀行

早起見農夫野田逐黃雀我來日日耘爾乃粒粒啄農恨黃雀貪驅之不知辱雀笑農夫愚爾亦不知足

憶遠曲 六首

鑑湖春色挂輕舠欵欵溪烟陌上飄虎頭難繪樵風逕鶩頭空鳴題扇橋日鑄煎雲碧剡溪訪雪遥漁火過鶩鷗鷺夢菱歌齊上桂蘭橈 鑑湖

東湖湖水緑平塘白鳥飛聯下夕陽芙蓉削出峰峰碧菡萏鋪成峫峫香風棲隱鶴嶺名頂雲遶聽鸝腸舟横野渡漁樵滿酒滴真珠蛤蜊肾 東湖

甬江日夕往來潮百越梯航夾岸囂酴醾開落朱

闌樹鸂鶒飛鳴白板橋酒沽烟際艇曲唱日邊樵片片桃花渡名逐浪去江風夜夜送吹簫 甬江

三台岏岏九峯巔玉龍倒噴萬珠圓如人怪石和天老玩世奇禽盡日眠瑶草隔溪渾是藥胡麻出洞豈非緣關情知何日流水自涓涓 天台

洞庭瀰望水雲巢一片氷綃織露皴竹上夫人抱瑟過栁邊牧女寄書招數行橋影梯天落幾隊漁歌踏月敲可惜魚難托何愁夢不交 瀟湘

漾漾晴光玉女窺幔亭春暖客思悲緑陰蘸水鶯聲濕紅雨翻風燕尾癡蘚壁剥殘無字碣松濤夾帶老龍嘶豈怨遊仙杳徒嗟去路岐 武夷

芝山子辭

山之竹依依疎影窺窻夢欲飛朝暮白雲肥 山之松亭亭茯苓斗大如人形餌之一身輕 山之水悠悠玉虹日抱川禽魚也遊石髮梳清流 山之風颸颸琴彈海月上簾鈎梅花滿地愁 山之阿

兮誰爲家吸甘露兮酌流霞蹉跎華髮良堪嗟

隴西行

秦始鯨吞勢破竹孱孱祝人珍視畜知幾鶴髮走羊腸三老共唱隴西曲一老抽簪如脫屣長餐日芒吸石髓留身權當百代史二老隻手舉龍文撇却兜鍪換角巾道逢醉尉罵將軍三老壯俠喜復仇殺人啖肉如啖牛翻身頓與麋鹿遊南山種豆北山菽聽得丞相東門哭相顧開顏勸碧筒頹然

醉倒溪光綠

四時白苧歌

鶯聲正滑蝶衣香蝦鬚半捲蛾眉揚杏黃衫子映
明璫誰家羅敷出採桑

荷葉参差菱葉齊雲影溪烟滿目迷漁舟一棹竹
枝歸錯認垂楊是酒旗

野蓼將殘蘆荻開月明紈扇歌正哀黃花瘦影自
相猜一聲長笛破雲來

氍毹匝地獸烟濃一斗葡萄一曲空誰念寒窗霜
雪中牛衣相對泣西風

栩栩園詩

古堇屠粹忠芝巖著

五言古

觀穫擬陶 二首

把鋤柳溪旁胼胝不言苦而非八口殷所重在薦
祖笠鎛挂曉雲子婦入疇伍捆載荷歸來山缺月
正吐

凉風生四壁蟋蟀鳴階除新秫釀正熟葛巾與之

俱東鄰抱犢子日昃卽吾廬剪蔬共倒甕安知禮
法拘

晚步謝氏莊前

移席就槐陰輕裾染翠汁雲容倩竹描石髓留鷗
吸荷珠碎復圓蟬噪徐還急斜月倚人行好風趁
壁立踈鐘度水來過耳聲猶濕鴨眠柳絮茵鶯餐
松花粒携手步東墻春去鳥聲枝頭泣驚起鴛雙雙
隔岸漁舟入

咏槐上鵲巢

鵲巢槐之柯居高復履大履大固難安居高孰能荷鳴鳩自如如冷眼巴窺破獨何巧者謀反爲拙所拙

村居六咏

耕

百畝遶籬舍出入可無時條風催犁疾細草晝膝低上農多食九寡婦亦均遺須知稽事艱務德亦在茲

樵

日出急呼儕荷斧穿雲際老松作良田視虎等兒戲看棋無餘閒酌水有真味非甘負跡艱深山無他胄

漁

苦無負郭疇所樂在投餌半生鷗鷺親一葉江湖寄依蘆雪下眠沽杏風前醉只在碧波心看破青門淚

採

采桑莫采蓮采蓮蕩人目采桑莫采唐采唐壞人俗蠶爲掌上珠絲即心頭肉留得辦春糧也省五月穀

浣

雨露皆可滌爭如河水洋河水清且直女工勤則良遺簪泣野女得新恐故忘餘光借鄰婦晝短苦夜長

饁

敬畢一如賓古道抑何臧家貧獲良功百祿自能將魚子吹新粒芋柴釀舊方殷勤戒少子辛苦闢書香

旌陽旅中招陳蕙江侍御偕三客過飲口占代柬

韻友餉佳醅香冽良可愛僕剖巨口鱗童剥無心

菜萱徑拾金針豆棚剪羅帶爲黍不烹雌切肉不
厭膾不速之客三惠然來稱快堪作竟日談高歌
出雲界黃柑佐鸝吹白墮貧詩債白墮酒名壚背聚散亦
何常感慨正有在爾我半百餘驅馳力不逮救水
我所忻余正乞食匡襄君是賴抽簪固非奇折檻何足
怪晨夕握手中箴規在言外

宿張道士山房

虛窗近奸山山影窺窗隙藤穿古洞幽月過小橋

窄放雨一旗青堆雲半榻白老樹作人豈新蘿補
天闕猥筍及烹薇在在皆手擇禽到學書符啄木鳥也
客來愁水厄意與石俱閒詩隨花共發見我何殷
殷云是歲星謫相訂赤城遊霞光起眉額夜夢入
天台玉女共晨夕天台玉女峯最勝

端硯次錢學山原韻

磊磊端溪石結根多歷年下鍾千山秀得氣萬物
先用晦不自炫蓀元九仞淵泉以石著絜石以泉
守堅泉石自相媚炫卽基之焉譬彼抱道人光輝
萃其顏譬彼隱逸才氣運與之關人物無異理至
寶豈終淹識拔在晨夕節取隨方圓青花恭輕雨
紫暈含微端漸漬成鸜鵒倏忽與雲烟嚚礟退三
舍龍尾遜十層寧藏二仲匣勿墮五侯前行將躡
層翠憇足高山巔著書餘萬卷倦倚老松眠愼毋
自輕擲蒼龍欲上天

春遊息山阪

春光尚餘幾淺莎踏遊女草憶夢中詩花解尊前
語於焉放輕舸因之尋幽侶客抱響泉琴也來我作
空山主携手入招提茅檐竄栗鼠犢角笋也死葉煨
雀舌茶也活火煮岸幘好風吹人間天未許倏欲理
歸棹枝頭鳩喚雨

夢中

露冷透深竹獨卧常伸縮雲到省寒温香清茶正
熟授余夢中詩清幽逼二陸說盡古今事獨把子

雲哭余亦賦贈之、醒猶憶其六意與白石間交向赤松睦乘興卽移家隨時皆坦腹朝拍洪厓肩暮濯錦州足餘言不及追起對孤檠續

憇黃陵道上 封邑境內

日暖輕衫透停鞭坐樹右依依蹊若箏點點薛如繡不雨苔常肥無風水自縐搠手飲清漣鳥語偏增聚但聞雲氣香豈覺花容瘦村叟荷鋤過相看如有舊問爾何愁顏夜夢苗不秀

栩栩園詩

古董屠粹忠芝巖著

七言古

冬宿翠山寺

寒樹赤膚石衣剝僧雛掃徑笑峯禿殘薛覆墻茅覆屋澗水咽鳴天倒哭眠雲似擁百幅被老松變作千尺鬼麋攢東葉呼未起烏宿飢枝啼復巳半暗半明燈半盞不冷不熱火不死窓破擋風只一紙瞿瑜匝地胡爲爾

遊天童登玲瓏岩絕頂

太白巍峩揷天表每來遇雨尋幽杳爲聆法偈入梵宮重過中峯坐昏曉榻下白雲鋪幾重日上黃鸝聽不了飯餘邀伴步玲瓏笑談盡落松杉杪五丁鑿破奪鬼工巨斧劈開見天巧侵苔石磴夜狐眠牽蘿岩屋春風掃多少扶筇半路回幾個結瓢此處老一聲長嘯海天低四顧無人山月小

築城歌 封邑經河央城圮余蒞任修築招集居民期年有成作歌記之

挑泥壓浪水湯湯日與天吳爭滄桑廟口之役浸以長魚宅於郊蟹遊溪民食於他官寄於鄉而城復於隍余新受 命入茲土竈有蛙市無虎楹桷斐斐斥鷃眠礫壤寸寸老鼉舞樹上啼烏塚上狐白日成群遊饑廡農隙計工卜築與一人倡之百人鼓濬土得磚財不傷按地鳩夫勢不阻躬操畚鍤日揹戈忘寢忘食忘其苦月有五日告厥成以

捍牧圉豈小補下令招之修墻圃賚以木給以黍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一朝翟母返轆轤漢時翟母遺井千年封父奠籓籬邑即夏諸侯封父國民曰侯之功余曰民之力願世世子孫毋忘今日之拮据卒瘏而咸得其所

睡起

客過尋棋夢未醒隔竹呼童鳥錯應起來細語乍開簾花影低徊如竊聽讀陶以後疑無詩訪戴以來偏有興喜煮白石火未寒却厭黃鸝聲太佞客請何日抱琴來笑而不答心自訂

甬江歌 時征復舟山居民悉遣入甬江以內

鯨鯢鼓浪海氛渾王師獵獵雨雲集百千戰艘尅期成竹木遠搜及姑篾地金華蒲村塵甑吹榆糜遶道征車拉縴掖五月龍旂出虎蹲乘風直擣潛踪窟得其大首月三捷么醜紛紛散閩粵忽朝令下徙瀚洲即舟山六萬丁男齊灑血老者唏嘘悲首丘

壯亦奔馳徙骨立帳前子女傍行軍回頭不敢低聲泣大將酣歌徹九霄孤雁江流聽嗚咽劍光一洗海天清白石無烟人跡滅勒功鰲柱看春回翹首扶桑日千尺

西溪觀釣

落紅片片堆詩料溪光處處漏天機萊花變成金世界麥浪翻作碧琉璃有翁把竿坐釣磯鬚眉蒼古自嗟吞長男逐末久不歸幼孫無母獨相依門

前留閼閼厨內泣斗箕架有遺書三百本思將易
米問誰須促取一卷臨風讀却是幾編飽蠹餘積
書難賣亦難鬻歸語兒曹㝡足戒我無好書無㝡
田半喜栽花半栽竹煮芹燒筍有餘甘橘綠梅黃
長括目多情明月亦堪賒無價松風不用買好烏
一聲㝡足快苦茗半甌亦自在客來問余子孫謀
我道無謀卽家計羅綺豈知布被溫肉食爭比菜
根味豪家積金如積粟禍起蕭墻遭鞭朴無端骨

肉各西東縱有田園一旦空君不見前溪把釣翁

癸卯九日 封丘署作

昔年重九黃河決四面蟲牢封邑舊名浮竹筏晶宮鼉
鼓聲若雷兩岸夯音堅舉物用力聲撼天潑新畦坐竈學
人喧老狐壓樹聽鴉轄偓役齎嫠子女魂捲梢捲埽堵
水掃斷冰霜骨而今鴻雁歸雞豚復見桑麻長枝
葉黃花白酒和月吟詩魔出沒中山窟

和戴文在醉後墮驢歌奉天臘月作

、、、吁嗟乎文翁手藏霹靂星羅胸高談壯氣吐霓虹
一斗百篇何足雄尊鱸夜半吟秋風有時走筆寫
長松善書松濤筆底奪天工有時握髮灑玲瓏狂
奔叫絕墜飛鴻有時剝啄驚鶴睡飄飄橘叟來巴
東有時揮絃調太古梅花片片落孤桐散家排難
不言功對酒悲歌感慨宏在昔運籌贊元戎萬木
縱橫下九龍時委九龍灘運木破浪乘風如破竹玉山珠
海留遺踪張騖才華入禁中青蓮聲價古今同選入

內廷供奉殿角光浮雲燦爛珮聲遙聽月朦朧一朝婆
子悲春夢十載勤勞付朔風吁嗟乎、、、文翁紫塞黃
塵路不窮　君恩猶浥露華濃陶然正樂太平逢
墮驢微笑酒瓶空吁嗟乎、、、文翁

題天石師畫圖

山光逐雲雲影襲水氣穿林林翠濕老僧腹內多
活山筆飛一帶有無間種成佳樹烟千片流破新
泉月半灣乃翁朝夕愛山走花路笑來未闔戶任

杖聽鶯何時歸問渠不答但俯首

過旌陽戎午庭明府惠蘄簟作歌謝之

一壑踈烟三竿日松影排窓山影入烹雲正綠香
正赤主人持贈瑯玕席繩床攤飯晝寢也苦晝熱展
鋪光潔生微澤夜深夢遊水晶窟龍妹捧出青琅
笈半是蝌文半薤葉讀之多是神仙訣兩兩長鬚
吹鐵笛忽聽濤崩又石裂酌我龍膏酒也效鯨吸貽
我龍尾硯也索題壁醒來枕痕猶帶濕兩腋清風生

習習

過琴溪在涇縣琹高煉此有藥渣魚長不滿寸金色上巳爭取之過期則無溪橋二十四洞山上有石穴

芙蓉削出千尋立中有石穴通呼吸渴虹飲日卩
未蝕長鯨跨雲腰不折琴高栖此煉丹液常乘赤
鯉自出沒藥渣散作餖飣鱗碧波寸寸黃金色堪
比嚴灘子陵名嚴灘有子陵魚形色相似勝作吳王餘魚名長寸餘
膾食居人上巳爭網收沽錢猶得醫貧乏憐余自

蹈烟霞癖尋芳到此坐永日滿目繁花笑古今隔
岸催歸鳥名啼復歇高山流水依然昔竇女仙凫何
處覓但聽陵陽釣白龍陵陽子明釣得白龍不見草衣留片
石草衣兒釣待石浮至乘去肉眼誰識琴溪魚競說宣城筆栗
蜜彭云鳳州手酒椰宣城筆栗蜜

秋遊分水溪晚歸

鴻飛踏天天有聲罡風徙葉萬山輕水底石子明
抱卵橘中棋叟暗談兵薄雲如紙愁欲破頹松如

鬼泣若訴一帶江楓醉渴中天公解賜金莖露小
艇歸來駕三五月下蘆花當去路突然鼓枻水簾
飛捷若饑鷹逐狡兎

題丘魯瞻出塞小影

獵獵沙浪捲朔風紫騮金絡出城東左引繁弱右
宛馮草枯鷹疾濤翻松一矢不羨落雙鴻舉手爭
誇露布工俠氣干霄宿羅胸文光變作劍光冲道
上郭解傾盖逢高談今古姓名通下馬倒甕氣如

虹一篇詩就一杯空萬里關山指顧中興衰無限感慨同夜來夢跨延津龍床頭紫電失其雄

君不見 四首

君不見青門黃犬後來嗟那得長栽五色瓜江上鴟彝如可贖何如身受鑑湖曲功名入手不回頭餘恨空隨江漢流司空亭子號休休

君不見武安不受仲孺呵須臾席上起干戈懷肉由之作禍因從今宴客須擇人世情大抵似秋瀾

鮑昭曾歌行路難對酌山花白眼看

君不見翟公罷尉門羅雀一貴一賤交情錯任昉之子冬日葛一生一死交情奪古道於今不可遭孝標之論空囂囂千古哀哉左伯桃

君不見要離墓前土三尺斷臂狗人究何益鸚鵡洲中一片月只照騷人幾斗血從來慷慨悲歌兒未必湶沉智勇委果哉黃石是吾師

山之阿

我安適歸兮山之阿阿有穴兮天設之座石好眠兮無魔虹好飲兮無過水好吟兮鳥聲為之和風牽蔦行月趣松坐幽人擁鼻當窓臥不管蒼苔踏破時而携酒酌長松松裏山濤作古風時而題詩記修竹竹中雲母（竹名）敲青玉醉騎黃犢過羊腸倦倒白雲薄帝腹夜深子晉吹笙來報道海上安期棗正熟我將與之同舟而遊乎百谷又恐松菊笑無主空林愁猿鹿我安適歸兮山之阿任他如意

擊珊瑚我自春池（茶也）煮薜蘿任他輮舌起洪波我自扁舟弄月多我不能學哥舒夜帶刀橫行青海取紫袍我不能傚景怡少嗜吟賦成黃雀錫素琴我不能漱石枕流同鴻鵠以遐音瓢可棄樹而樹可焚身我不能食栢餐桑跨鸞鶴以翱翔松可化石而石可成羊但欲山翠湖光千萬狀菱歌樵曲常達乎軒窓起看日月籠中放鴨鳬鏡裏忙鷗項縮鷺頸長鶴唳橫空而過之幾不辨乎天籟與人

籟又安問乎花荒與月荒而何論余之行藏
寒食讀家修月竹莊冷草
君家樓倚富春山種枳作城竹作關遺我新詩滿
十幅目蕩魂飛不得捉宛若玉井岡頭十丈蓮香
風散作五湖烟長庚飛上紫雲車渴飲一杯清流
霞又若老鼉挾濤奔伊闕聲撼萬松裂巨石孤航
夜聽寒山鐘芙蓉暗落九子峯大酉小酉笥在腹
大珠小珠舞在壘掀鬚高踞風前讀忘却春歸一

百六
田父言 封署作
有客南來憩古樹道旁乞水田父遇問到竹村封郊
路幾許直西穿過青陵墓與之偶坐說土風隱隱
欲語半吞吐今年穀賤最病農三石膏粱換匹布
男未做衫女未袴胥悍追呼作私賂雜差處處倍
公輸馬蹄疾疾雞犬懼昨宵為首迎虎貓今夜輸
班守倉庫從來畏法不敢誤只恐官徭傷農務明

府新來未諳情薄言往愬逢彼怒天已暮公無渡
我家茅屋新添圃兒曉讀書今延傅是君同鄉與
之晤無酒可酤有草可鋪需車與馬我能僱詰朝
共教丁男護客亦從之遂緩步醉飽殷殷如親故
相戒警柝勿熟眠屋東即是三叉路早起作別復
丁寧一片真情泣朝露客來盡述田父言轉憶鄉
愁更誰訴
宿香象庵聞夜風 庵在大雷峯下

萬頃松濤下碧空夢魂驚入扶桑東俯瞰五岳小
如粒仰視長虹大若弓飽餤七尺半枚棗北方有七尺棗
高跨五色折角龍乘雲快意訪崆峒道逢太白醉
扶笻接手呼余美髯公句奇鑿破長吉胸相顧一
笑月朦朧翻身仍在大雷峯
擊楫歌
梅花落盡綠芽抽春水滿池紅雨浮農家作喜遊
人憂相將携屐聽鳴鳩鳴鳩喚晴又喚雨登舟未

敢叩閶闔夢起眠賜旭日挂長楸栩舒斜眼招
綺裘鶯調新歌送碧油誰家雙槳蕩輕謳挈盒提
壺掃墓稠古塚壘壘埋青丘未必人人是白頭當
年競說是王侯歌兒舞女等蜉蝣犁鋤拾却鐵兜
鍪珠簾捲出粉骷髏娥眉幾度芙蓉鏡琖綢隨填
燕子樓君不見中允亭子號止止司空谷裏樂休
休劍光指日日難留鳥啼春去更添愁松竹一生
皆好友雲烟四壁滿滄洲狂風險浪終難測誰是

橕篙退急流

冬夜偶筆

我倦欲眠火未滅童解烹茶頻掃雪怪松當戶月
常潛接竹通廚泉半截急忙著書非合宜酷好焚
香亦造孽花茵不掃待醉眠琴聲不斷愁鶴別夢
中貪和白雲篇曉來但見梅花悅

踏水災道上作

松風瑟瑟刺人耳潦倒秋雲悲失倚雪翻鯨浪蔑

偏生月浸蛟宮桂欲死乍起乍滅爨中烟如泣如
訴田間子吁嗟乎民其魚矣已焉哉臣心如水

長嘯歌贈孫雪庵

蘇門先生善長嘯聲出丹田吐靈竅駢闐半嶺鼓
吹喧縹緲中天鸞鳳叫海陵豪客云耳孫廣額豐
頤有奇抱三杯耳熱意氣雄仰面蹙口聲轉洪初
如幽溪瀉山溜漸如大谷吼松風清如滄江鐵笛
裂雲石肅如寒天哀角號霜空烈如猛虎跑地山

月黑壯如靈鼉掀浪海日紅悲如漸離擊筑燕人
慷慨泣市上慘如荊卿依柱秦帝辟易走宮中好
坐劍閣峨眉凜冽淒清古雪吹空寒瑟瑟好踞泰
山日觀悠揚迢遞罡風響入秋冥冥幔亭峯頂使
子騫太姥玉管金簫千派歡洞庭湖口令湘妃漢
女銀箏錦瑟一時停仙人猶然愛此聲何況我輩
之凡情一嘯愁人能散鬱再嘯醉客亦解酲三嘯
灑灑塵心失四嘯飄飄道骨輕此聲天授非人力

開口欲學學不得豈是神丹絳雪調將毋眞烝黃
房植仙家有種寧偶然吾欲挾爾遊八極嫌爾太
肥餓令瘠願爾两腋一朝生羽翼

柳園行 柳園在汴城之北皆勛戚故里庚寅口決成河遂徙渡于此賦之以誌一時滄桑之感

繫馬河干萬柳低石上殘䵷竄蒼鼠老農屈指舊
繁華張秧成陰揮汗雨甲第椒蘭阡陌連武安思
併魏其田夜光燦奪鮫人穴朱提高拍洪厓肩帝

子闘距輸玉玦嬌童走轡失金鞭但見吹竽無南
郭何常彈鋏有馮驩鷃鵡籠中呼小小妓也珉玥樓
頭歌昔昔曲有昔昔鹽手揮如意山雲崩口吸叵羅海
岸竭輕綃携滿吹臺即繁臺風大宛踏殘兎苑雪一
匕熊膰費萬錢幾樹珊瑚高七尺夜鼓敲雷下汴
梁閉門日看巾幗揚車蓋爲㢛栢作虀北斗空嗟
挹酒漿骸析誰登子反牀雀羅愁斷睢陽妾肥瘠
皆堪充稻粱白日釜中新鬼泣三秋陰雨下如篙

晋陽鼃上城頭立千年衢市化空桑半夜藩邸出
酸棗古廪延地周藩逃此遂奔鄴下醉尉覇上罵將軍艮姊沙門
廪延鎮宿墓道簪珥塡成龍井湧陰地泥管絃腐作牛
脾山在消川草雨摧碧兎鴛鴦飛日射雕梁狐兎任索
亭青冢閴無人電光霹靂來眞主十雨五風歌二
天四輿九州安一怒遂池府東即遂澤栽遍故侯瓜御
碑磨作誰家墓更沓河口决荆隆淇園竹盡璧馬
空河署高樓千尺起两岸星羅宛在中民力愁塡

精衛烏龍門膽落羽淵熊僱役多充舊酒徒鬻兒
爲買新輸椰故假檀板媚馮夷日于堤上優禱木神潛倚洞
簫泣嫠婦七載告圭艮足哀涸中枯鮒色方囘瓜
子金成匏子路白馬功垂我馬隤輿言及此復太
息數聲澤雉起遂堆

設義館於文廟延張孟美講易贈以歌

焉彝兩徙鼉鼓臧泮官變作鮫人穴我來空負松
篁癖春雪當花月當客割雞也學試牛刀張子揪

髯講大易落落名理翻廣筵設設風生人珍席皎然峨眉嶺上之層冰內澄外朗心太古冷然鐵脚道人雪中齧梅花千片寒香透肺腑肅然爺循考父墻偶然笑壓老杜狂悠然返獨照思煮白石暮長房悽然悲知已獨弔青蠅泣仲翔桃李菲菲翰墨香珠璣列列星漢光縱橫一氣短長章黃河倒瀉三千丈其人其文怪莫仿其殆水之龍罔象

漁舟過

東皇新鑄榆錢小買得流鶯舌弄巧織穀漁舠疾若梭滿天星斗壓到老長看龜鼉抱日遊欣逢鷗鷺吞雲飽撒網風前羅白蘋（魚名）沽酒灘頭酌紅蓼多少攀鱗附翼儔蹋高蹐厚何時了爭似月明常伴宿蘆花醉後不知春色曉

鑑湖新漲（諸友分韻即席限成）

鑑湖風月千年賒十洲三島遍人家憶昔春夜笑桃李而今秋色滿蒹葭十旬不雨乾七尺頓教日月無光華（內有日湖月湖相連）謫仙斧逐香女車銜頭銀竹雨舞青蛙白蘋紅蓮（二魚名）爭出沒烏鬼翠奴（二鳥名）也磨齒牙小婦浣衣驚促織老漁補網理舟楫我來一見雙眸碧豁然胸襟雲海闊解却金龜換索郎（酒也）把盞臨風弔狂客

遊雪竇歌（離四明百廿里仙上有古刹形勝之最）

兀然獨立山之巔峯重重兮勢如蓮花不舞而妍石不琢而穿老藤如有舊識而相牽幾不知跨乎

雲之春而摩乎風之肩冉冉如畫岩之阿烏烏欲絕客之歌一聲長嘯水烟破從空獨鶴飛來和錦爲鏡珠爲林（寺前有錦鏡池含珠林）石作枕苔作茵蘿影風中帶松聲天半琴霞飄飄而拂袖月欸欸而催吟客曰樂哉山之上更有臺瀑飛五色繡屏開（山左有妙高臺凌空奇觀五色瀑布）藤龕（壁久結成）帶露招僧坐躁磬隨風出樹來水鯨奔而竹鳳舞兮又何辨乎虎嘯之與猿哀吁嗟乎赤松未可期梅花不諧俗誰看石髮溪

光沐綠楊惱殺鎖黃鸝紅葉空堆眠白鹿

獨居辭

踈雨敲踈竹竹聲作雨聲催詩窓硯濕招展石苔迎三間茅屋盡牽藤兩個遊人半是僧僧喜烹雲客喜酒一壁撚鬚一談手棋不勝邀明月（茶也）詩不成罰流霞（酒也）呼牛呼馬聽之矣友豕友鹿何爲耶菊也婢梅也妻封姨長做道人媒松也叟竹也友歌童（鶯也）常伴先生柳科頭跣足無是非橘綠橙黃皆活計呼猿行酒固非奇養鶴銜書何足貴縱說是烟火神仙却還帶山林經濟

有所見

曉起無個事盥手自焚香香烟裊裊過松篁化作輕雲半段翔仙人乘此到隔窓紫髯飄飄尺五長問余案上是何書答是生平自吐珠仙人掐掌大胡盧說皆魔障未消除東野逸而餓少陵老而狂著書窮愁何足美焉有五侯七貴愛文章哦松敲

竹原無盖植果栽花也未强坎離自有眞交媾乾坤只在一匡牀君不見長安車馬客五更鬍鬚壓風霜杯盤豈是談心物冠蓋原非話舊場爭似閉門雙趺坐東風吹我上羲皇細認眉黃睛帶綠貽我當年尺牘一回讀罷一回思方識本來眞面目

西湖歌（在杭州城外宋君臣宴樂于此名西子湖比爲亡國之尤物也內有斷橋孤山）

震旦名勝稱西湖西湖秀色天下無每因微雨添蒼翠時有香風入畫圖處處遊魚聆鼓瑟朝朝好鳥喚提壺縱然橋斷遊難斷也信山孤德不孤高低花影弄無窮今古詩腸抽不竭問誰把釣美臨流長笑滿船空載月（湖中晚景甚佳從無夜遊者故有杭人怕月之說）少婦樓頭青玉案妖童堤上白銅鞮低徊明鏡磨人老多少空亭待主歸歌管聲中留歎息綠陰深處憶香嬌錢王獨創東南霸江海全稱吳越饒十萬雄兵屯甲帳三千强弩射靈潮舊遊木石皆披錦

厮養兒童盡珥貂朱室南遷不復還晃牀到處列
鴛班丞相樓船高壓水將軍邸第遍依山明霞臺
榭紅千尺小雨蒹葭青一灣今古繁華若風燭浮
生歡娛覆蕉鹿草色無從問六陵湖光依舊通三
竺惟有清真勝事傳端明白傅韻倏然長耳龕留
聸古佛兒舫亭在識丁仙蘇小空悲松栢老處士
只夢梅花眠明知東海波能竭消得西湖月幾圓

恍然吟

髮白思變黑身輕覺病希昔年多嬾癖今始識佥
機終朝不服藥竟日不談棋逢人不開口逢花不
亂題茶只須淡淡酒只用微微起起不嫌早行行
不厭遲點點石苔隨意綠溶溶水月洗心丹梅瘦
獨憐骨帯傲尊清猶恨性偏寒行立坐卧皆性道
嘻笑怒罵盡文章猿代爨蛛窺牀鷗把臂鼠易腸
舉世皆懷葛連我亦羲皇

慙鹿邑五里井一叟欵余入室竹石蕭踈書史
森列作詩贈之

薜影覆屏墻粉土老翁箕踞吟梁父欵余入室叙
寒温几上圖書秦漢古短長吳蒻色偏姸紫白蜀
葵高出檐艾席斜鋪柳陰下幾卷道書當枕眠有
子力田能釀秫有孫學字會書顛灌花之外無餘
事但看鳥飛雲倦還叟言七十勤種樹醉後吟詩
不記篇殷勤欲問養生術翁但微笑勿復詮

送禹將弟歸毘陵

相隔白雲咫尺地來往詩筒日夕寄古貌長存東
野心絕口不談樓護輩獨憐半百老風霜白眼青
天空一世芙蓉久已並文章（謝康樂詩如出水芙蓉）橘柚從
無作活計每欲銜杯遨萊羞何難琢句解松罪爾
苦向禽願未酬我亦尊鱸志未遂世上無多得意
人燈前漫說傷心事交多莫認假爲眞歷久方知
愚是智勸君更盡掌中巵雁行聚散心先醉明朝
匹馬上河橋回首西風千點淚（有羞萊罪松）

栩栩園詩

古董屠粹忠芝巙著

五言律

春暮山行

巳惜春將去猶逢花亂飛山疑人面熟鳥與客愁歸竹影侵雲淡溪流帶雨肥何期沾背汗坐石解重衣

坐客寄軒

掃徑無多日白雲又作堆松枝高士塵蓮葉故人杯傲色分籬菊清香入畫梅詩囊猶未滿裝得好風回

雨過訪雲石師　居旌陽梓山馬祖傳法大梅日梅子熟矣

輕衫渡竹筏折展坐茅亭梅子風前熟楓人雨後靈名楓子鬼泥之即雨與徒雙虎嘯說法一雞聽掃石重陰待相期椰眼青　訂明春過天童掃塔

春仲遊天台宿高明寺燈下分韻

野寺頹雲裹香泉敗竹通有鐺烹穀雨無價買松風栗鼠窺燈暗蒲牢鐘紐出谷空何妨留姓氏題句就疎桐

訪友山齋

探勝雲開路臨溪鶴出迎行吟留芍圃坐隱寄瓜棚看竹禽言間掀書蠹夢驚鹿豕俱避跡只道到弓旌

過尖山渡

野艇橫山足峰錐直刺雲老魚依岸草小鳥亂江紋暮色松筠合鐘聲水市分一篙斜影外雪浪起鷗羣

訪鄭山人留贈　二首

露重荷衣濕開門放曉霞雲春水碓熟蘆縈釣舟斜有樹有啼鳥無亭無落花藜牀杖也何所用常寄野僧家

路隨谿澗曲山影有無遮苔老常遊屋苔名屋遊雲歸

似憶家客來放一鶴門閉鎖千花掃石堪談舊前
村酒更嘉

飲濟南旅次

不易同人過旅懷况是秋白雲奇句影紅葉故鄉
愁杯影千峯入松聲一榻收說來鱸膾好南望忽
低頭

玉蘭

毛女出新粧臨風共鶼鶼花敫如羽臨開先脫含羞遮羽扇
顧影舞霓裳名借連城重清分九畹香曲欄搖曳
處環珮自成行

舟中

野鳥自呼名隨舟不斷聲半帆鄉夢重幾棹落花
輕客久疑鷗熟吟孤倩月評漁家艱得酒乞火理
茶鐺

暑遊廣州白衣寺

入門渾是竹無雨亦生涼茗氣侵書潤藤花落袖

香松雲飛鳥背山月老僧牀忽訝憑空雪橫塘鷗
鷺翔

訪練中舍居

山半蝸廬寄濤聲若有無人閒花亦壽松老月常
孤選石摹青李帖也開池種白榆星名坐深思解渴好
鳥喚提壺

登八面樓望海存四首之一

不盡憑臨興無如返照催烟迷古樹沒鳥帶片帆
廻鼇柱三峯立畯門百粵開雄關方豁目萬里獨
登臺鼇柱畯門皆鎮海山名

至奉天恭謁
福陵己卯之少京兆任

一代興龍地巍然位置嘉乾坤關草昧聲教及天
涯水遶千峯秀雲開萬樹花小臣瞻拜處紫氣結
成霞

億親封署作

歸來賦未就鄉思更難寬見鶴還疑髮聞雞欲問
安十年忘吏苦一夢到家難忽憶梅花發窗前應
曉寒

過山海關

王氣山川聚雄關今古爭水添征婦淚關外有孟姜廟柳
繫故園情世遠墩留跡每十里有大圓墩皆古屯衛所風高屋漸
平過此屋皆無春誰知天設險尤恃志成城

遊古寺次壁上韻

壁立松陰傲苔青竹影浮斷崖扶月上野水接雲
流櫟老荒禽啄燈昏古佛愁鐘聲穿徑出歸到隔
溪留

泛月

賒酒先賒月買山先買舟看山舟作展命酒月當
籌月傍舟行轉舟隨月色留舟中樽不竭山月一
帆收

登南峯寺經樓

可聞一笛到不許半塵留地勝僧先踞山深寺更
幽行雲帶去鳥落日送歸牛尤美桃花岸橫斜繫
釣舟

冬歸早行

寒漏無消息聞雞起束裝馬驚偏戀棧鬚勁欲披
霜數里猶殘月兼程亦異鄉如何歸去路反較出
門長

過任元聲鈞廊

縱處紛華地依然隱者居歌聲出竹冷鶴影步階
虛曲檻摹盈月方池匣細魚扣門驚閱誦隔斷數
行書

晚渡江右竹村

孤艇橫流出疎烟斷復連酒帘茅店出漁網夕陽
乾老竹梳風立殘蘆抱雪眠如何今夜月不及故
鄉圓

步寄園修禊原韻 四首

修禊名園集鬚眉映碧川苔痕晴更翠柳影夜偏
妍琴動松聲入觴飛花片聯回看鷗共鷺細語小
橋邊

綠陰冉冉處恍若坐溪濱筆墨貪交舊鶯花過客
新地思杯作海天忌句驚人一片山林致全收到
錦茵

偶過藤陰下殘紅落袖輕交情千尺水詩思數聲
鶯柳絮臨風舞梨花酒名帶月傾相期來把釣魚樂
任縱橫

鳥欲催賓去山偏送月來煙花隨笑落酒政易拳
猜醉許呼童借舞還倩鶴陪迯禪幾個是半在亦
鼾雷

初晴携杖得句

雲去無拘束風來任作狂松針織翠冷鳥語度花
香野店堪沽酒漁舠欲借裝笑詢新柳色誰為染
鵞黃

春郊獨步

一徑隨人意春深鳥獨知過橋影帶柳尋件目穿
籬見借波心月梅藏雪裏詩山光無限好多在夕
陽時

上巳後寄園杏樹最茂獨放一朵雅集限字分
韻

得灰字　存四首之二

為有爭春意杏園有爭春館孤懷此日開綠雲千片合絳
雪一丸來天索驚人句村沽待月杯朱陳如可約

應藉舊蜂媒朱陳村有杏一百二十株

得歌字

此花真有幸得地得詩多采女點唇出文姬插鬢
過阮文姬插杏花呼為二花碎來還是錦裴晉公園杏有碎錦芳剪就不
須羅未許人先醉且教鳥和歌

江岸閒行

行行無個伴獨立數峯秋婆餅啼巢樹兒衣曬釣

舟江聲初動岸日影半銜樓賣得閒愁去人間種白頭

客樵李出北麗橋

頗負參軍逸尋春到薛門小橋通藥圃老佛餒漁村葭影輕舠破苔痕淺屐存我來無個事鷗鷺話寒溫

周雲麓客歸過訪

不許通塵轍白雲早晚封書聲千嶂出展齒百花

從竹影搖窗碎梅香入酒濃快遊得好句只在一枝笻

題葉公山錢氏圃

松翠排窗入泉聲隔竹聞有樽卽待月無石不披雲課種花爲曆題崖蘚作文來時艮未易鳥語更殷勤

寄圃咏桃花源集記內字限韻 删存二十首之半

步步尋芳入山中儼太初隔花迷路狹出竹見村

餘不問守家犬焉知通世魚忽驚外至者聞見復何如

境絕時皆異行來草自芳雞聞知舍近魚樂見溪光出屋村村竹衣人世世桑此間艮足樂先後具相忘

如入無人境芳村各自怡窮源欣有得問舍欲何之酒設田家樂語還避世時小舟緣岸去無數落花隨

高山無所見所見未前聞秦晉交非遠田池誌不紛男還逢果樂女也向花欣旣得其間美尚平何足云

世遠知源遠山行復水行小池魚悉種近岸犬知驚日落辭高樹林開見雜英人間皆狹路此地豁焉平

高下山中路窮通水外船桃花夾屋後桑果葚食也人先村酒及時美溪魚卽日鮮怡然得自遂出作

有平田
世知山是晉山尚未知秦記曰花爲誌守田草作
人池魚咸得所朳犬自相親不爲從前亂何緣至
此津
世還如水去人復見花終著作田間絕交知溪岸
逼有緣皆境外無業不山中爲語停舟者路窮酒
未窮
桑下逢桑落酒也相親相與論近田皆後屋遠路即

前村衣食隨家足往還無間言不然高曠士何以
欲尋源
水中忽見樹林外不聞雞分竹通源遠逢花著處
迷田交守業子衣問種桑妻向日論秦晉如今並
一溪

晩渡赭山

夕照山添赤風微綠更妍孤烟投樹宿斷壁倩雲
連歸鶩頻呼隊停舟半壓天不須更問渡高岸搭

燈懸

訪舊

迎門竹筏小入徑石皆新曰白春雲子米也橙黃悅
野實猿也貧安計更拙交寡晤偏親記得當年過窗
松未變鱗

題竹石

致以珊珊逸幽還落落奇兩君原不悖入我更相
宜抱璞艮堪貴虛懷亦可師何妨邀白鶴共對一

傾巵劉白墮酒名白鶴觴

春經石溪

雲影窺人冷鶯聲滴樹圓椰還染舊綠榆欲鑄新
錢一笛穿幽徑千鴉問倒天清風如有故相送隔
溪烟

栩栩園詩

古董居粹忠芝巖著

七言律

園居 園在城東廣四十畝家舊址也余植萬竹千松吟咏其中筮仕後漸成荒蕪甲子乞養歸修葺偶成三十咏以誌一時雅懷云

一東

水色山光指顧中每來靜坐覺心空風催花片徵詩急月寫藤陰入畫工曬藉鳥來窺宿釀揮絃魚

出聽歸鴻白雲何處尋消息只在爐烟一線通 琴曲有歸鴻引

二冬

曠懷風月許相從時假籃輿共短笻出處但分三徑菊仙凡只隔一溪松魚驗花影蹤還窩鶴步苔痕淡復濃獨怪絮飛侵硯濕晚窻先教碧雲封

三江

樓頭爽氣入三江泛泛之鳧出沒雙槳杵難將懶癖去茶鐺好把睡魔降花因帶醉扶眠石鳥解憐春喚隔窻摩腹飯餘思習靜半簾疎影弄銀釭

四支

滌硯頻來傍小池水光雲影上鬚眉事經過後添薑桂詩懶從前付棗梨笑我嗜奇常拜石防人好勝莫談棋為憐積雨行蹤杳留飯松陰慰鳥飢

五微

云何白晝掩柴扉籬筍新簪蕨正肥草長繡墩思

就席有繡墩草鳥啼破袴憶無衣因躭酒社迎風去為訪詩僧帶月歸流水未知何事急問鷗不荅下漁磯鳩鳴脫却破袴

六魚

俯仰悠悠得自舒夜遊秉燭更何如老妻久矣諳姑性幼子依然讀父書花癖夢中渾是蝶交深歸後總無魚隔簾好鳥殷勤喚似向寒梅問起居

七虞

春風終日喚提壺攜杖隨他到處沽交淡不分兩様眼吟多那惜數莖鬚却嫌好事非關懶未敢從權且認迂更愧貽貧無一物曉窗長寫荔枝圖劉崇龜清儉媚舊干財者寫荔枝圖與之

八齊

行行止止復栖栖貪聽松風獨杖藜一架舊書防飽鹿半窗新語益談難灌園老僕愴花冗索筆騷人愛竹低自喜栽培多次第垂楊斜覆小橋西

九佳

自問迂疎與世乖憑將蘿徑寄芒鞋酒因味厚斟宜淺詩到情眞朴更佳柿葉掃留霜後紙鄭虔常貯柿葉作紙松枝剩就月邊釵亭池借問誰相似彷彿當年畫舫齋

十灰

半醒落霞鳥名喚曉日幾回紅雨濕蒼苔書因法少頻摹帖客爲添多每借杯子好不須勤種橘年高

惟恐懶吟梅自慚定省無他事且弄烏雛學老萊

十一眞

天教楓葉染紅塵我却何心羨葛巾偶認鶴爲方外友分明竹是个中人斵雷窗下童眠晝喚客枝頭鳥惜春喜得歸來張翰早老親猶及供鱸蓴

十二文

參差修竹立千軍塵尾輕揮坐夕曛得酒先將花勸醉逢齋也教鶴除葷催詩硯濕半窗雨把釣絲牽一線雲夜夢亭梅來索賦起看紙帳尚留芬

十三元

每惜落花瘞短垣獨留喬木當高軒信天不藉龜司卜避俗何妨鶴代闇老矣棋枰消歲月歸與鷗語共寒溫莫言學圃無經濟久味還須是菜根

十四寒

蘋白葭靑共淺灘幽人相對覺杯寬招來瀨畔魚名竹魚有竹喚出花前鶴姓蘭蘭公夫婦化鶴身健只愁詩

有病心平自信舌無瀾當軒栽得葵千朶留取丹衷向日看

十五刪

也得一身閒十畝却憐雙鬢映衣斑縱談不覺杯常冷室慾方知藥可刪詩淺自能通婦稚徑幽何必買谿山園名栩栩非無意蝴蝶莊生共往還

一先

宦海浮沉四十年冰霜留盡齒還堅爐中別有眞

夫婦甕裏從無腐聖賢握粟弄孫先試課携節教妾學談禪焚香篆作輕雲去飛入松梢接曉烟

二蕭（余園二鶴一名雪樵一名月漁）

老鶴當關號雪樵往來常把碧霞招蕉知晛節偏甘口菱問何年不折腰（有折腰菱）大冶煉丹千樹橘小窗索筆一天蕉懸知此後尋詩夢只在漁村白板橋

三肴

一泉一石一枝巢寄語劉郎莫論交舊圃菊栽思入藥小亭竹搆待添茅憐魚戲藻寧飢鶴愛鼠穿松不畜貓往往侯門無稚子薜蘿烟鎖任僧敲

四豪

窮水看雲不憚勞非携蠟屐卽輕舠僮知烹雪何妨拙婢解吟風亦可褒每笑鵲巢徒好大更憐蝸角獨貪高推窗朗誦靑蓮句借問當年釣幾鼇（李白號釣鼇客）

五歌

當花設榻傍晴波枝上魚從枕上過淸白競傳新吏隱乾坤許老舊詩魔喜添一夜驚雷筍借補雙扉帶月蘿漫道琴尊虛過客黑頭親友已無多

六麻

曲檻當空聊倣月小軒傍水却疑艖披風白鷺頻窺藻帶雨靑猿（僕也）學種瓜果下無鈴憑鳥雀花間留隙任桑麻客來擬作經宵話賒酒還教弁燭賒

七陽

荷芰從來衣隱逸棗梨生就妬文章松濤入管思常湧梅影窺牀夢亦香看婦簪花嗤鬢短呼童添被厭鬢長夜深起坐蒲團久首鼠頻思自易腸 唐昉飛昇雞犬皆去獨鼠墮一日三易其腸

八庚

半生婚嫁忙中了此日雲山閒裏清鶯韻耳中堪作砭僮驕背後亦操評每逢遠客詢風土也與村農較雨晴昨夜爛柯曾入夢 王質觀仙奕柯爛號爛柯仙 先教松子學棋聲

九青

遊雲伎我作居停萬卉叢中寄謫星鬢到梅邊分去白眼從竹裏過來青偶因客至詩難竟只爲花多酒更馨少女 巽風名少女風 似憐生計拙入窻翻動種魚經

十蒸

疊石爲山亦可登天然位置自峻嶒松關恰好來雙鶴詩社何妨著一僧辛苦青燈留著述完全白壁若高曾諸人原是安身術媿我生平獨未能

十一尤

閒雲休與爭栖席自古青山笑白頭展卷未愁眼帶鏡開尊長喜手藏鈎尋看楓葉堪醫懶貧到梅花亦耐愁記得醉中曾囑月憑携松影上書樓

十二侵

雲歸古洞鳥投林浴罷微涼索淺斟久歷風霜輕怪事每因險阻出平心如僧淡薄還多髮似野粗疎却有吟寂坐不通門外事無絃花下一張琴

十三覃

雨洗芙蓉簇簇藍人追二仲徑追三 楊誠齋有三徑詩 松風買得原無價桂月邀來亦帶酣供客不妨惟一筍聽鶴何必藉雙柑裁花品石尋常事傳到長安是美談

十四鹽

若將生計問魚鹽竹月松風那得兼守拙不求安
徑捷安貧何用買山添花因好客常含笑泉亦如
人可號廉每喜夜深敲短句三竿日上夢還甜

十五咸

諫草已焚舊一緘稱臣應拄酒仙銜每思種朮倚
丹竈豈耐尋梅寄客帆開帙漫愁魚作蠹閉門且
任鳥題凡城居不減山居僻不履何妨亦不衫

刻鏤似皮陸而無其斧鑿之痕超放似香山渭南而去其率易之病園居幽事適客心情一一供出紙上令人領略不盡吾欲圖爲主客臥遊其中葦間姜宸英評

栩栩園乃緯眞先生婆蘿園舊址也芝巖賢書十年誦讀其中遍栽松竹乞養歸怡情養志吟無虛日園居三十章家傳戶誦無不知其爲仁人孝子也而一種清華古樸之氣形於筆端非誇才鬪艷者可同日而語余生平最愛放翁詩此得其眞實而秀逸過之故讀之每不忍釋手同里弟羅昳台心緣評

余於芝巖同硯十載素佩其誠樸之懷曠達之致今讀園居諸作語語驚人無一點塵腐染其毫末良由食古能化得力于靜功多矣昔較三才藻異服其典贍如滿目琳瑯今把其清新又若出水芙蓉矣羨羨同學弟我菴左峴拜跋

京邸吟 余自己酉丙召甲子乞養乙亥重補屆指已三十年矣丁丑秋信口偶成歷寫近況不計其辭之工拙也

一東

飛花點染薜衣紅松菊猶存想像中獨坐三更知
巳月徐來兩袖故園風交從淡處偏多憶詩到愁
時也未工我意已將貪白石天心未許醉丹楓

二冬

舊瓢久矣挂蒼松又向長楊聽曉鐘泉石俱從心
上寄妻兒半在夢中逢銜書思養三年鶴衛濟川養六鶴食飯三年能識字銜書
哦句長鄰四壁蛩玉女峰頭堪卜室
掃花片片落芙蓉天台第七峰名玉女最勝

三江

一葉蓴鱸倒玉缸鄉心寸寸憶秋江最憐松影棲
殘壁猶喜書聲入破窗帶月歸鴻還逐隊臨流孤
鶴亦成雙年來嗜癖俱消盡獨怪詩魔未肯降

四支

閒雲笑我爭名早拙句逢人出手遲久醫氷霜天
可信老增薑桂自還疑傳家止有書千卷報國寧
無夜四知曾遣東風掃蘚徑暗香先解玉梅頤

五微

簾捲晴香接翠微閒心多與世相違每因調息頻
辭客祗爲收書日典衣吟冷半窻紅雨瘦夢回一
枕白雲肥醉餘無限關情處只在松陰看夕暉

六魚

皎月憐孤常伴榻輕風欺寂入翻書交深不在杯
中寄論切徒存紙上虛賒米經年先抵俸儌居終
日畏催租漫言著作成何事積久猶堪飽蠹魚

七虞

鶴影癯癯松影孤相看我影亦相扶家書入手驚
還喜活計捫心有也無檢點座銘如約束應酬詩
債若追呼黃鸝會得胷中趣萬朶山花酒一壺

八齊

世路崎嶇步欲迷看來何處借天梯雷驚每憶新
抽筍雨積頻思倒督虀（浙西以菜筍醃乾加料入甕名此）避事畏
議三窟兎（張可復滑稽避事號狡兎）怕遲囑聽五更雞蹉跎華
髮今何及嘆息花陰又過西

九佳

棋枰茗椀作生涯落落安求與世諧放艇湖心思
載鶴結廬山頂欲師蝸廬（蝸牛廬也）僧如入句吟偏韻友
不通財誼更佳晝靜焚香理秘笈夜深分夢到洪

厓

十灰

一聲長嘯暮雲回瘦影孤燈且自陪新僕未經煖
席去（余鄉僕無賣身去留聽之）舊交爲覓冷氈來隨時灌甕花
增壽著意抄書筆受災偶得家音添韻事小園老
鶴忽生胎

十一眞

夢醒乍驚萍水客朝回仍是葛天民泉沽那得權

輕重（中冷較惠泉一升重一銖）藥豈偏能辨假真邀月猜知天愛酒栽蔬未必地憐貧落花細點蒼苔煖抱膝何妨當錦茵

十二文

閒閒旅況渾如水淡淡交情豈似雲慶弔親疏愁實費往還彼此笑虛文心迂不覺趨時拙性嬾偏知學古勤瞬息即成過去事何須相見索新聞

十三元

軒低會假薜爲門苔軟常留鶴步痕購墨不如多換帖守瓶只在少開尊書籤欲覓能書僕見果思分未見孫（余出門後連舉五孫）退食尚懷經有味一篇秋水月中翻

十四寒

自問經年珠桂艱爭如菽水得承歡（余乞養得承色笑者十載）逢人欵曲偏多拙隨處題留獨耐看醒到半更疑酒薄病來兩日覺衣寬近知恬淡無他好只學龐公遺子安

十五刪

萬卷書圍形影外一杯春在笑談間烹雲每憶思鄉水（合浦有思鄉水去而復返）踏月如登應夢山（余鄉雪竇號應夢名山）推數祗成往日准選詩又恐隔年刪空齋夜靜排窗坐花落風微鶴正閒

一先

貪看水色乍停鞭想入蘆花落照前修竹問誰鐫短句老梅許我伴衰年提壺鳥喚花先醉代漏魚驚筆未眠（薛若杜讀書有知更魚每更一躍名代漏龍）共道日從此地近那知月是故鄉圓

二蕭

出樹風聲入屋驕蕭蕭乾雨落殘焦問奇無酒書堪借醫拙有方藥未饒面熟每多忘姓氏交疏偏喜憶漁樵寒蛩夜靜吟盈耳似解燈孤慰寂寥

三肴

小院溶溶月挂梢一編風雨古人交祭詩花下曾陳脯立說燈前不解嘲結網惡蛛思坐食銜泥笑燕亦爭巢高談自有幽閒致清耳何須玉磬敲顧元慶有玉磬客有談俗事者擊以清耳

四豪

縱然建白留斑管久矣雌黃付濁醪招忌方知愚是福甘貧只認儉爲高每愁直率譏三鹿裴析名三鹿郡公譏其麤也却怪橫行黠二螯正值昇平軒舞日臨風

未敢讀離騷

五歌

柳線侵波魚暗梭春風細細剪隋羅薜裳依舊留雲補藻鑑從新借月磨六帖眼前交白傳三車關竅也坐上攝黃婆意也盡嘗世味渾如蠟櫻筍當年味若何

六麻

帶醉揮毫興轉賒窗前蕉葉盡生葩悠哉竹石滄洲壁允矣琴書處士家消受一爐烟未淡低徊半月影初斜當年不解韓公意也道新花勝舊花昌黎詩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

七陽

十上春明骨尚強何堪征雁問行藏久嘗青果橄欖也名諫果知回味余歷任四垣計二十八年近對黃花惜晚香慳破一杯應遇雨周嘿從不設客久旱開宴即霈遂呼周雨心平六月不飛霜近遷廷尉喜無冤獄編詩聊可當年譜留與兒曹付墨莊

八庚

青松久訂舊時盟偶聽棋聲輒動情著雨新花曾識面依人好鳥自呼名冷心每向熱衷出得志偏從失意生喚醒世間歸去樂鳥名飛來先遣綠槐迎

九青

手折芳枝插膽餅明窗靜坐看黃庭撚鬚欲假松爲友松名蒼顏叟作伴方知鶴是丁借劍割愁蒲葉綠蒲名水劍留絲牽夢柳條青燈花乍結思書到且把櫺

花杯暫停

十蒸

暇日憑闌小閣登尋常景物覺新增風搖竹影書
千个月到波心訂一册漫道逢人誇矍鑠得毋過
事笑模稜自甘守寂疎逼問悔郄雙魚寄遠僧

十一尤

椰送晴光谿雨胼夫何詩思欲登樓攤書一日遊
秦漢選藥千年晒阮劉隔水松聲琴裏入傍檐花

影鏡中收獨憐棋局無人畫夜半傷心泣釣鈎余室亡後仲季二子相繼而逝故感及此

十二侵

春風座上無寒燠椰色門前自淺深夢草懷之入夢塘
生黃孀開卷易睡名此卷梅花開老白民琴舜子晏龍琴名白民詩
删脂粉重添骨年改鬢眉不換音鶴久隨身丹已
就鶴名九轉還丹使一聲驚動故山心

十三覃

玉樓肩也東合欲停驂分內風霜未敢談共識積書
賢積衆誰知培德勝培柑量寬不礙逢迯窄志潔
何妨酌水貪吳隱之酌貪泉而愈潔一片白雲黃葉裏青猿
先結小蒲菴

十四鹽

滿月窺窗活硯蟾因之索筆一掀髯燈昏笑鼠能
操管陳豐家鼠化翁歌曰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世間多少人却被紅輪誤裘敝愁
人咏撒鹽靜裏求安猶是動苦中得趣亦成甜世

情看破皆如夢蕉鹿休教又入簾

十五咸

也知未是迷途者豈不懷歸謝隱巖巖在四明仙謝遺塵隱處山水奇勝
煉液尚思圖九轉守雌且自學三緘舊懷帶
雨尋新菊近句臨風寄遠杉若問扁舟何日事梨
花相送一飛帆

靈心快腕合三唐兩宋之才人妙思而鎔化出之盡是活潑潑地語性情則眞性情像景物則眞景物覗它家之分宗嘶派樹幟詩壇者不啻井蛙之見矣西滇姜宸英評

身居廊廟志樂林泉愛國忠君常嗜東山絲竹栽花蒔藥未忘北闕烟雲溯舊賦於園居開函玉屑續新詩於京邸擲地金聲韻喜全收詞稱絕妙巧思泉湧析每律可成八章異想天開合通篇原歸一氣彙題作製竹著穢於佛頭復讀奇文更分香於神手試鈔齋壁定銷十丈之紅塵若懸國門足敵千鉌之黃冶新安汪灝紫滄拜䟦

着想只在日用飲食間故能語語入情言言見理却又透脫瀏亮飄然不羣絕無纖毫塵俗之氣染其筆端令我想見王孝伯披鶴氅衣涉白雪中風致仇濂學周評

胸襟灑落筆墨淋漓每當退朝之餘輒發豪登之興佳篇秀句固已膾炙人口茲復作京邸詩三十首無想不奇無字不警語語如在眼前却為人所不經道登峰造極必傳奚疑洵仕宦之神仙擅詩文之樂事敬服同邑余戢齋徐勍拜評

寄托遙深意識高邁以是隨時觸景因物賦形無不為抒寫性情之助人第見其縱手迅筆才大于身豈知一字一句必研精殫思窮極工麗而後已寧屑屑拾人牙後慧耶先生襟度蕭爽脫落凡近世紛塵網了不挂胸臆闇讀是詩者可以識其志之所在矣胡德邁鹿亭評

作詩貴有精意讀園居平丘及京邸諸什有莊語諧語清語險語生新鏤刻無美不臻如敲宮珠出之不窮由其用意深邃故能造極自成一家言也閩祁鴻佩實評

讀三才藻巽栩園諸集奇秀典贍諸美畢備京邸三十章幽蘊旅況情懷追憶故鄉風月能言人所不能言真所謂身廊廟而志岩阿者也了文徐文駒敬評

平丘抒懷

（封邑經河決全城淹沒民散他[illegible]居村落辛丑余蒞任入城修[illegible]告成招集逃亡萬餘家勸墾荒地數千頃民始樂業偶成三十詠遣懷并誌其事）

一東

百雉隨波萬竈空頓教鳩築藉人工六時且負琴尊約五斗還留松菊風政拙不嫌民德厚地偏猶喜士心公起衰自問無他術只在耕桑兩字中

二冬

萬丈洪濤日夕春揚鞭來往輒聞鐘心如秋水從空淡目數村煙何處濃剪棘遍栽春月柳（課民栽柳備堤）揮桐長憶雪風松（雷威遇大風雪往峨嵋聽松聲悠揚者斲琴名松雪）天吳（水神九首）尚可爭人力忍把哀鴻付毒龍

三江

千林霜葉一朝降履畔飛鳬時帶雙自喜栽蕉堪代紙何妨種秫更添缸（淵明彭澤種秫）積年書蠹歸東壁隨任詩魔到北窻村社不須勤閉戶月明花影覆眠尨

四支

每每香焚鶴解頤半由守拙半隨宜村荒借補雲
千片家給惟求雨一犁身倦始知閒是福官貧更
覺數多奇輿人錯把張公比偶爾來牟亦兩岐 甲辰

黃陵一社麥成雙穗

五微

官舍經年村落依入城榛滿歎人稀茅簷雨過添
鮫淚紙帳風開映鶴衣佳句偶從愁裏得好山多

在夢中歸眠鷗何事還驚起葦畔斜陽故故飛

六魚

柳拂晴光鴉背梳乘時每出看犂耡榆錢欲買春
風笑麥笛頻吹化日舒籬外吠尨驚過客田間饁
婦帶歸驢解鞍且就槐陰坐肯放南薰過草廬

七虞

槐驕隨意迎風立沙野逢人滿面鋪烟斷石爐千
佛冷醉歸村老一孫扶萊花香鎖韓郎蝶 韓憑化蝶連理

墓在封邑 葭影凉乘葉令鳧信步黃池弔舊蹟暮鴉猶
是作三呼 黃池乃夫差會諸侯地至今邑有三呼莊

八齊

幾點歸雲帶鳥去一行老樹共天低漫愁筆跡需
題鳳且學絃聲笑割雞骨傲只栽新徑菊粥甘猶
憶故園虀猜知白雪香猶在借水先澆手植梨

九佳

輿碑只在道傍埋那得憂勤事事諧兒女計中無

橘柚賓朋歡處有茅柴 酒名 談來衷曲杯頻放評到
文奇墨亂挨置就十莊新玉筍他年荒熟聽天排

丙午分闈得十士

十灰

科頭獨坐煖蒼苔且自閒吟歸去來花似故人頻
索句月如過客亦邀杯催耕鳥喚三竿日做讀蛙
鳴兩部雷猶喜家音昨夜至曾裁小閣幾多梅

十一眞 城止廢址僅存瓦礫掘土得磚燒不作灰按地鳩夫不動國帑一月而成

十載沉淪徧棘榛頹城增堞只三旬埋輙出土堅如故廢石燒灰用不貧卜築已成新氣象招徠仍是舊尊親青郊偶見雙雛雉恍憶當年稚子仁

十二文

浮名久已付浮雲何論雞羣與鶴羣烟樹淡濃風裏合水天澄濁月中分半生矻矻詩書禮三字兢兢清慎勤對鏡自猜還自笑鬚眉果否似喬君 喬智明號神君

十三元 學官淹沒無跡余捐貲創建諸廢俱舉

黌宮久嘆逐鯨奔更理苔文洗月痕自許埋羹師太守 王璡守四明五鼓赴學課讀見肉羹埋之 何妨布被笑公孫詩書未墜人心古俎豆重新吾道尊他日魚龍多變化相期飲水共知源

十四寒

木落霜飛心更寒問將何術可扶殘宜今只在勤與儉師古惟存猛濟寬揑徑不趨履自泰影兪堪

對夢常安書生漫道疎民事曾把牛經細細看 藏 有相牛經

十五刪

嫩椰翩翩舞小蠻新烹日鑄茶也待雲還十年壯志慚黃鵠一夜鄉心寄白鷳饋鮓恐非親素願 孟仁母封鮓還之 聽鶯豈是吏偷閒他時若記焚香候只在山椒月半彎 余師清獻亦每夜焚香告天

一先

獨喜生平無二天一花一石自陶然琴彈月上青桐冷杯灑風前白莧鮮厭客譽兒多道古嗤童偷懶亦揮箋牀頭帶得書三卷看罷何妨當枕眠

二蕭

處處西成築圃饒用家樂趣勝漁樵心勞敢謂官如寄腰折方知貧可驕好句安排千嶂入閒愁分付一杯消藤陰且自揮絃坐無數歸鴻待月招

三肴

天中偶繫一孤匏比屋封來悵白茅兩蜡已成新
樂事詩書還是舊貪交里謠未必輿襦褲自問能
無算斗筲昨夜陽侯曾入夢細將民隱檄潛蛟

四豪

日戒衣衲不憚勞從無奸大豈貪高飢來尚飽書
中味狂去猶存杯裏豪每出課耕憐舐犢自甘食
腐勝烹羔（時戢尉青陽潔已勤民日食豆腐人呼腐爲小宰羊）豆棚聽得皤
鬚說抱甕今皆換桔槔

五歌

斗大孤城聚棘多荒烟淒雨更如何我來恐擾閒
鷗夢人謂親看夜虎過疎影徘徊憐瘦客（月季花也）故
鄉滋味憶貪婆（果名出蛟川冬花夏實）偶然捉筆題窻紙韻
鳥枝頭又和歌

六麻

從來撫字寄桑麻不數潘郎萬樹花水畔蒹葭愁
沒額道傍楊柳怕抽芽（每年兩次採柳捲梢）官評自揣無隨

雁（虞國有惠政雙雁日隨軒舞）民隱惟憂有捕蛇漫道經年王
事瘁朝朝蜂子兩排衙

七陽

柳梢似學晉人狂我獨皇皇伴絮忙萬井米鹽勞
墨綬一天風月住奚囊思將割蜜憐蜂倖又恐懸
魚斷鶴糧不覺更深遊鑑曲醒來猶帶芰荷香

八庚

鳧鷖終日伴官行草木何由識令名添藥自知筋

力薄鞭蒲更覺性情平柳飄遊子思歸意鶯帶家
園念舊聲聞說雙親俱健飯先將杯酒祝長庚

九青

誰說人間一歲星春深日坐勸農亭問鳩先識陰
晴信聽蜡方知黍稷馨縱遇巧時寧守拙豈無權
處亦從經競傳桑落能消遣寄語鄰封借幾餅（桑落酒出鄰壤延津）

十蒸

補偏自愧原無術藏拙由來也未曾地僻呼朋還
有鳥吟殘入室竟如僧椰烟滿目分南北（封邑黃河南北
分界）麥浪翻忝識廢典貯得胸中惟一物峨眉天半
積年氷

十一尤

蘆花兩岸壓天秋笑我虛舟不繫愁種樹似培新
取士擁書權當小封侯思親每望來銀鹿贈友何
妨畫墨牛（黑牡丹也）每遇中流一擊楫此身安肯等蜉
蝣

十二侵

半簾月色映瑤琴漫自揮絃且聽砧萬柳思爭水
勝負一鷗偏學我浮沉隨時著說供新蠹偶意栽
花悅野禽老犢也知終歲苦夜來應夢入桃林

十三覃

閱人老樹積憂含我過常思問苦甘偶爾晝閒酣
象鼻（蓮葉杯也）依然夜讀聽雞談家園已報生孫竹官
舍從無賂子柑祇見牧童吹短笛蘑菇牛背挂雙
籃（封邑淹後產雞腿蘑菇肥大鮮美）

十四鹽

每憶家居水石兼勞勞更自學謙謙畏名不作驚
人句守分還防避事嫌看破寒暄書懶寄快評今
古酒頻添剪蔬供客無餘味又說沽貧是矯廉

十五咸

穿簾乳燕語喃喃靜坐微京襲短衫到客烹雲敲

榾柮呼童種雨覓長鑱懸勸未了桑麻債僭妄思
加筆墨銜一任徵書何日至先將心事寄松杉

余北上道經平丘見遍村卜築盡地開墾入城
廬舍井井淹沒之餘漸成樂土一番創造之功
咸慶生成之德詩中歷敘實績已足俎豆千秋
至琢句精工辭意兼到由生平學力所致無怪
其經營勞瘁中猶手不釋卷耳雲襄李錦評

芝巖掌科內召後三過舊治士民無不匍匐迎
送歌功頌德不衰皆感其十載憂勤招徠勸墾
築城固隄之績豈區區筆墨所能盡哉但極其
心力所至形之歌咏更足播傳矣公垂王紳評

身寄簿書之中心在烟霞之外不雕不斵亦雅
亦恬彈琴宓子種花潘令想其襟懷殆不過是
仇濂學周評

登醫巫閭山謁北鎮廟 時余歲試錦府回

翠嶂重重鎖碧空巍巍廟貌亦增雄泉流天半連
雲白花落人間作雨紅鳥語似分南北異松聲不
辨古今同山光漫道難攜去桃李春風兩袖中

登粵東鎮海樓 在省城山上高三層

當年遺蹟遍青苔朱檻重新古堞培草木盛衰關
氣運霸王成敗在樓臺五更遥見扶桑日十月常
開庾嶺梅寄語東風掃蒼壁好教明月夜先來

遊順德青雲閣 離城廿里明府徐㦤齋重建築堤增一邑文風癸酉夏邀余同過覽勝

憑空飛閣跨林皋塔影松風接鷺濤寒壠稻垂堤
路出清溪潮退石橋高 溪水通海 山川信有還流日人
事寧無補救勞待得新榕成古木一江秋月老漁
舠

夜泊古渡

千岩倒影月光摩香冷風生隔岸荷山客載花船
尾卧沙漁得酒棹頭歌模糊樹色隨江老斷續鐘
聲出谷和今夜暮雲飛不去直來同我任青簑

錢塘懷古

子烏啼出鳳城邊一片金沙落照前鏡暗花留披
石錦天空月上退潮紘海門雲鎖魚龍鑰鹽竈風
開簑笠烟越水吳山衣帶隔怒濤猶阻夕陽船

秣陵懷古

金埋山頂玉浮汀落木蕭蕭雲不停一井臙脂月

下白六朝花雨石頭青草深懶犢聽長留浦冷飛
梟咽後庭多少朱樓棲貝葉數聲清磬送流螢

題張郢山小影 時新選河陽令能詩善書

草聖家傳歷有年蒼苔點墨石生烟古心古貌古
循吏不履不衫不漏仙酒到三杯髮伐筆詩成十
步葉爲箋憑風寄語栽花處先植芭蕉滿縣前

甲戌服闋北上舟次瓜步

飯後徐徐摩腹行舟中淡淡覺心清潮因雨過添

流急帆爲囊空帶月輕鄉夢已隨紅葉去餘哀猶傍白雲生猜知客久沙鷗熟旣去還來似有情

檇李舟中秋夕

曾把湖山一筆擔偶來鴛水日招酣停舟烟雨風兼月（城外有烟雨樓）攜屐東西北又南觴政忽新世外事燈花半落手中談操觚領得秋江趣只恐芙蓉也抱慚

登滕王閣（癸酉夏藩臬招飲）

扁舟三過舊江城畫閣重新碧水盈景物昔賢俱說盡文章此日更誰爭宰官清况鄰飢鶴過客鄉思寄曉鶯獨有登高一杯酒臨流不盡古今情

河工上別友袁居一南歸

雙眉日向楖邊攢萬疊波中寄一官貧也於君原未病果哉我亦未之難呼將竹葉迎風倒過此梅花當雪看借得岑參詩一句憑君傳語報平安

松鼠

不須憑社不依人卜得青衫白石鄰聽月毋恥清鶴淚穿雲常躡老龍鱗全師巢氏棲身法半學留侯辟穀春何用丹砂滌肺腑空中雞犬自相親

過釣臺（山臨江雙峯相連毋峯上有石臺碑亭）

有約重來勝地遊淡烟欸鷲送行舟爲尋古跡摹殘碣不見幽人想敝裘峯落波心雙劍合星歸天上一竿留何須掃石題新句江水依然是漢流

旌陽旅次

尋芳偶爾入梓陽風景依然是故鄉麥笛自成天籟趣秧歌先帶稻花香攜囊但貯佳山水受病多因老桂薑春去一聲啼鳥喚應添雙鬢幾莖霜

夾竹桃

我愛仙姿與高節逢花種種費箋題獨憐立雪千竿勁却被春風一笑迷紅雨幾回淇上落蒼烟還向洞中棲漁郎偶過渾難識錯認桃源在竹谿

過韶州觀音巖（巖在水濱壁立千仞一穴可登內供大士倚檻望江奇絕）

停橈散步趁斜曛石隙遥連一線雲美矣山川此秀色怪哉天地造奇文舟行逆水三千丈花帶殘春四五分獨有嚴中老大士年年長笑往來紛

旅舍初晴 得家音

銀竹 雨也 初收峯吐藍無端野水自成潭雲如宿醉猶眠樹月似含羞怕出嵐家信未開驚喜半歸期先把二三參夢餘恍記雙親語愼勿多吟與劇談

新安登舟 徽州在萬山頂稱天都城根溪上石橋長百餘丈中建一亭旁有太白祠

聞說此城在天上今看天亦在山中烹雲家泛千鍾綠待月誰題兩岸紅偶過小亭尋古碣思邀太白吸長虹揚帆正值江流急回首烟嵐一望空

晚凉客至

寂坐空亭日正斜焚香纔暇又澆花遥聽踈竹青眉 鳥也 語忽見垂楊白鼻 騧也 遮招子書齋來揖客呼童豆圃入烹芽西窓剪燭將談舊無酒還教帶月賒

弔青陵臺 宋康王築臺執韓憑妻息氏死葬此有連理枝生塚上魂化鴛鴦蝴蝶焉

千古清風鎖翠鬟枝頭泣露日潸潸妾心原種鴛鴦樹君力徒開雲雨山抔土朝朝埋白璧飛花點點駐紅顏莫須彷彿尋臺榭魂到湘波已不還 臺離封治五十里歷經淪沒其址尚存高廣三丈餘余到此憑弔未及置祀內召至今有遺憾云

初霽訪僧翠山

山椒空翠鎖重重入畫籃輿觸處逢風過衣香穿薜荔雨餘峯色洗芙蓉經林忽訝鯨聲急得句偏知驢背鬆此去必須還問渡前溪猶有白雲封

遊石梁 在天台長四丈濶尺餘魚背左岸絕壁下無路瀑布三級重衝滿目皆珠玉梁下潭深不測水聲晝夜如雷兩岸有上下方廣寺

個個青螺曲曲纏雲生屐底袖生烟劈開南北裂地瀉出陰晴珠玉天鐘鬪龍吟常徹夜苔長鱗春已忘年猜知琪樹今猶在耳露盈尊尚未乾 吳猛過石梁有老人坐琪樹下酌以甘露恐是匡廬之石梁也

遊赤城 壁立如燭赤色大數十畝高百餘丈頂有曇猷洗腸井金錢池乃神獻曇蘭所

擲也
孤峯一塔倚雲栽削出芙蓉四面開大塊丹砂鎔作粒千年絳雪結成堆白蛇久悟拈花偈山頂有白蛇洞曇猷降之讓去青鳥仍留證果媒此山乃魏夫人所治好修真時有青鳥作伴把此遊擬赤壁橫空野鶴夢應來

其二

咫尺山客隔絳紗無端又被白雲遮玉京古洞誰人筆山頂石洞有玉京二字作看則無熟視愈明仙筆也丹竈懸崖何處家洞旁有丹竈許旌陽煉此百雉山中圖曉日一杯天上泛流霞山形如杯前村正值溪聲急彷彿胡麻帶落花

和史蕉飲太史咏白桃花原韻存五首之三

簾捲湘妃看碧葩幾枝古洞白雲賖却疑天畔來姑射未許人間鬪麗華風動似憐鶴步影雨餘難辨蝶穿花渡頭桃葉輕舠過不覺偷窺團扇遮

其二

豈是庭前幔碧羅移來池畔映清波宴開瑤圃氷猶在面咒崔家雪更多弄影不愁明月盡關情其奈妬風何天台玉女歸來晚借宿花陰應是他

其三

輕薄何人錯認伊淡粧恰值艷陽時玉奴消得風前恨唐明月千葉桃爲消恨花漁父還防雪後欺一日品題姑讓我半生清白更憐誰從今見性因花悟洗却詩腸舊粉脂

庚辰蒲月同諸公泛舟混河釣飲時在奉天

雲影溪光一網收依然鼓棹起輕謳鷺拳似解藏鉤戲魚樂渾忘吞餌憂漫道榴花邀日醉誰知荇葉也風流他年欲識重遊處得句先題古渡頭

憇西直門外五里戊寅春季

青郊偶憇看斜曛冷聽晴鳩喚婦殷半嫩椰絲長繫日新鋪沙路盡根雲往暢春苑石路新成桑田塍畫棋枰樣茅舍墻披氷裂紋漫道春光留不住故園筍蕨正紛紛

丙午除夕越水馮年侄入都過署賦贈

盡歲風威河上堅留君此際且停鞭一尊鄉話三千里兩世通家二十年箏橘半來石飥(武林山名)味鬚眉還帶鑑湖烟醉中寫贈梅花句携得清香到古燕

同友登候濤山觀海

蜃市層層曉氣清勝遊我輩應同情雲從兀突峯頭立舟向蒼茫天上行鞭斷石橋何處渡(始皇造海橋觀日出有異人鞭石牌往助)食㚇瓜棗更誰生滄桑極目渾難定老鶴來時欲問聲

春晴

竹色誰移到古墻雨餘轉覺日生香隨時牧笛皆天籟何處提壺非醉鄉未必魚能通姓氏(盧虔呼魚有名)焉知梨不妬文章窓前百舌頻頻語似與梅花說短長

登吳山頂

萬雉平聯鎖翠輕俯窺鱗甲繞長鯨橫遮天目(山名)松千個驚破湖心鶴一聲帆影遠從春樹沒奇峯多與夏雲爭迄今獨有鴟彝魄恨聽西泠歌舞清

辛未人日雪齋過小園作

粉作山亭玉作廬短節高屐兩相扶岙關透處然乎否詩債酬來有也無鶴步竹邊書个个鷗隨身畔識區區知誰領得烟霞趣此日何妨讓老夫

嶺南舟次

庾嶺劈開通一線幾多山色出奇觀天邊立燭燒難盡(平順有蠟燭山凌空望如立燭)水底眠牛夢未安(清遠有眠牛峽水底石如牛眠最險)舟繫鳥來呼解結(有鳥啼解解結結)花飛人起欲憑闌茶烟未斷爐還熱沽酒前村問釣竿

重修河堤

銀河倒瀉疊金波衣帶滄桑變更多吼地濤聲風作鼓拂天椰線月當梭臣心縱使水能似民力其如既竭何寄語陽侯弗妄怒淇園之竹已成坡

古董屠粹忠芝巖著

五言排律

贈吳莊主人 莊在武林吳山之半

別是匏天隱尋來曲徑奢籬枳作雉穿洞薜迷鴉嗜古千尋樹安貧一項茶僧歸半醉月鳥語不言花落葉堆詩料遊魚泛藥渣 魚名琴高藥渣所化 招虹來飲澗看鷺去乘槎所少惟垂釣偏多是種瓜一蟬

秋閉院數蝶夢傳家瓢動苔痕濕枰開竹影遮曬書常避鹿種豆亦驅豝居只求容膝題何必覆紗冠兮堪號鶡尾也欲降蛙菰米春雲熟梨花帶雨賒 杭酒有梨花春 守眞寧效癖卜遯自肥嘉

過月張園步袁中郎原韻 園今屬趙瀚岸給諫更名寄園

簾捲千章椰峯開萬古蓮苔痕肥雨後鶴影瘦風前渡水鐘聲濕穿亭月印偏老槐尋舊夢獨鳥破空烟香雪烹行竈浮雲鎖別廛鶯嬌時弄笛蕉韻日呈箋吟癖愁鬚斷書狂藉髮傳催詩隔竹雨濯硯覆花泉琴得無絃趣筆耕不稅田句奇倩婦解集雅著僧全植桂添新友刪枝汰冗員松風如可買只索用荷錢

封署坐心水亭 十四韻

積年驚寵辱偶坐覺怡神亭傲航三截窓摹月一輪無聲野水入有意石苔新家信燈先報醫方藥換頻題蕉記好夢栽竹作芳鄰書蠹欺人懶吟蛩

效我顰客來疑索負僕去爲嫌貧野鳥悲紅蓼遊魚歎白蘋空甑米芾癖難了向平姻恃數堪藏拙瞻情恐喪眞飲思口巽雨踏美脚生春此日花爲命前生鶴是身那知世有態誰謂俗無塵且掃風前葉烹雲代曉薪 紅蓼鳥也白蘋魚也

春暮走昌化道上 邑在萬山中凡橋路牆砌無非石子出印香竹紙

乾坤過石罅來往盡杉肩瀑展難裁布雲堆未熟綿林梢半塔出蒿岸一舟牽嫩竹含輕粉新荷貼

古錢樹教鶯弄笛草與鹿銜氈人買梨花醉天愁
荇葉編傍檐鳩喚婦隔水鷺猜拳蛙划偏知坐（蛙名
坐魚）賜胡獨愛眠無松非壽客有椰卽顚仙所以蝶
如織何妨孤也禪（山多靜室）點衣花下雨度筏鏡中天
桑老還收實筍餘更截鞭烏開積翠路水咽不平
田作紙多災竹春香亦賴泉插蘭樵擔韻沽酒釣
竿懸止止竄藤鼠行行啼杜鵑穿籬踈磬落斷壁
飲猿連掃礎思停轍山棠開正妍

秋晩停舟吳興之溪村散步遇友留宿　二十四韻

垂楊晩翠拂此處可停舟爲雨非留客因風是石
尤荒烟孤樹宿濕網半灘浮燕羽翻空沒吳歌隔
櫓酬風車天助力（車盤用帆十扇隨風運水）水碓澤貽謀村酒
兼柴賣沙鷗伴鷺遊心閒行轉曠性野致偏幽菱
芡無虛日蓴鱸不憶秋鳩還啼布穀蓮已泣骷髏
（蓮蓬名水骷髏）煮豆供飢豕割蘆飯暮牛設多淸士味杯
散故人愁梅老斜招屐松驕直上樓旣堪菰作米

不得筏爲油（山中取筏浸久晒乾代燭）雞語藤花落鷗針藥圃
收苔衣霞護煖花影烏歸採繭熟輸征早書藏課
子優栽箋餘賜鹿遺果任齋猴以故門無吏因之
亭可休壁奇疑鑿鬼墨古也封侯量瀑曾持尺囊
雲亦唱籌壯懐出竹淡傲氣入桑柔客思隨飆掃
詩腸帶月抽山居良足樂適志更何求遙望疎林
處一星漁火流

栩栩園詩

古董屠粹忠芝巖著

七言排律

客旌陽歸由新嶺道上作 十二韻

萬丈懸崖挂薜稀淡烟斜趂夕陽飛松吟古調增
天籟蘚繡奇文助壁輝茅舍參差雲作合竹橋浮
動水添肥樹光隱隱溪中畫霞影重重霄半衣白
白紅紅花間間（花有間間紅名）姑姑弟弟鳥依依（鳥有啼弟弟姑）

姑笑他虎作梯山轎（過山轎名扒山虎）爭似梟眠把釣磯
者怪石如人也叵測閒鷗似我亦忘機問誰擁篲迎
風立但見携鞦帶月歸遠道不堪來往跡旅懷惟
恐信音希離鄉始識居鄉好作客方知逐客非看
破行藏渾是命何常詩酒未知幾入山方遂栖眞
願猿鶴經年司板扉

靜坐小齋柴洽文過訪南歸賦別 十四韻

睡鴨頻調烟不斷冥心寂坐與天通葡萄侍愛窺
窻綠玫瑰爭芬帶雨紅計歲從無三日醉偷閒亦
有六時空締交毋歎知音少道古方知怪事叢獨
惜好花偏易謝最愁奇句對難工翩翩丰度來佳
客落落琴書件小童相隔白雲千里外應求黃鳥
一聲中世情漫道同棋局壯志何妨寄釣筒酒興
逢人增慷慨詩腸與石共玲瓏已欣駿骨收燕市
其奈蛾眉妬漢宮今古目經識自老山川足遍氣
常雄看松有約休辭疾索筆無端莫歎窮髮白自

憐慚過鶴絃揮能不憶歸鴻今朝椰折梟還北明
日花飛蝶也東

秋日過林村訪故留宿步韻 二十二韻

爲愛山深草色萋芒鞋藜杖共沾泥詩魔也解尋
鱸趣痴癖偏宜竹石迷毋想授衣剪瀑布頻思訪
舊棹剡谿日高椰影還貪睡風送砧聲又過堤犢
子眠雲紅蓼亂梟雛浴水綠萍齊橘黃磊落堪充
僕梅老橫斜孰當妻鴉陣排空雲點墨蟬吟遍野

樹分題似曾相識僧垂問其奈輕寒縮以褰著
箇扁舟渾是畫到來乃磴已成梯豆棚欵曲禽言
間蘿徑徘徊麈尾携料得行鞭應有爭摘來消渴
豈無梨經聲聽慣岩頭鹿客至愁先籬下雞沽酒
不嫌驢背速銜箋惟恐鶴行稽漫言熟客家常飯
最喜安貧入甕虀觴政弗憂明月盡狂歌常伴夜
烏啼飄飄楓葉疑招飲淡淡蘆花欲贈綈辨藥自
揣病後勝談棋仍笑醉前低繩牀久識攤書嬾劍
匣何妨當枕栖嘹嚦空中驚雁過朦朧夢裏聽泉
嘶壁聯是處揮新句卉種兼收付小奚一片交情
憐碧澗半生心事曉黃鸝懸知別後思君處只在
墻陰挂薜西

栩栩園詩

五言絕

古董屠粹忠芝巖著

竹齋

森森高竹枝澹月浮其裏清光餘寒芬飢烏啼復巳

宿西山

晝清嵐氣平夜雨石泉沸蕭蕭響松風松子落來未

暮雲

薄暮閉松關遊雲不解還野僧多空所相引過山巒

晚坐 二首

獨坐思悠哉山花對酒開鶴銜幾月去僧袖好風來
焚香評古墨煨筍話新雷返照添山赤暮雲帶烏

回

漸離擊筑

惟彼無目人目在心手上蕭蕭易水餘一筑招博淚

馬嵬羅襪

海棠睡不醒餘香留羅襪馬上雨淋鈴馬嵬春草發

停舟橘渚

橘影堵流月舟痕泊細花隔溪問僧路不答自鋤瓜

邵窩 輝縣百泉上

先生不厭高一榻依空谷薜斷無人攀夜邀山月宿

家居

掃徑花餘片焚香味當書尋思歸計活栽竹共池魚

咏花鳥三十一首

石榴

本是乘槎種疑還帶酒開 酒名石榴花 祇因名醋醋莫使倚窗栽

甘蔗

我笑虎頭痴倒餐入佳境不知甘盡時回味更何等

木筆

孏去題紅葉頻來灑綠天書空咄咄者對此覺增憐

含笑

恨無傾國容空作傾城目深夜雨珠來無人見皺皺

梧桐

一葉銀床下邊匯泣露同美人眠不得強起理歸鴻 琴引

茱萸

紫莖原不俗○白衣那得來○我無螯在手○分付莫須開○

玉簪

遺簪泣玉女○却被雲封○任只在百花中○秋深無覓處○

芭蕉

曉風開扇綠○暮雨覺衣寒○切莫來揮灑○留爲秘笈看○

盧橘 夏熟黑色

守黑心還有○趨炎意亦無○他年若移植○應傍莫愁湖○

榆

獨憐窮措大○辜負賣花天○昨日同沽酒○筇鬢不帶錢○

杉 合浦杉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占者云休徵也伐之役人多死

嬌嬌挺岩谷○亭亭刺碧空○莫辭合浦月○來闘洛陽風○

橘

不必留家計○何須待賜嘗○洞庭曾化鶴○分付酒家藏○ 費仙橘皮畫鶴○唐太宗重九賜橘

薜荔

烟霞性本癖○只在山之巔○却笑煨芋後○呼來不肯前○

杜若 一名馬蹄香

服久身生羽○香輕馬帶春○獨憐狂謝朓○悞殺幾多人○

櫻桃

好鳥將含日○瑛盤欲賜時○野人如有意○重憶草堂詩○

梔子 名禪友○花六出

丰姿如冠玉○六出更多奇○君若真禪友○臨風漫進

巵

海棠

着雨連宵醉輸風一陣香隔簾調姊妹私語宴朝陽

木蘭 花似栗蘭

看栗如同臭尋舟問此身自歸行役後不避採樵人

瑞香 一名睡香

香吐遊雲外人疑醉夢中覆花如有約同日笑春風

羅漢松

碧海鬈胡髮清風韻友招朝朝響巖谷猶帶落迦潮

夌霄

未養冲天翮難欺傲雪心不憑枝幹力丘壑孰相尋

水仙

解佩香猶在乘槎興復賒樵青許作伴竹裏獨煎茶 水仙張志和漁童把釣樵青煎茶

楊梅 童貫苦脚氣會稽守王嶷以楊梅仁五十石獻療之即擢侍制

映日原堪愛哀仁亦可傷媚中曾著脚不許獻長楊

棗 永樂縣出棗無核食可度世蘇氏女食之不老

我聞無核棗食可脫塵胎借問蘇家女種從何處來

胡桃 張騫携種食之能黑鬚髮

千里剛柔質携歸賴使乎果如能黑髮公道世間無

芙蓉

寂寂秋江岸亭亭康樂詩 如出水芙蓉 秋風無限恨只有小鷗知 有芙蓉鷗

枇杷

金彈原相似（彈丸也）不差世間多杖杜（林甫讀杕杜爲杖杜）莫教錯琵琶

柳

迎風偏有韻折影一纖腰不教栽門外何妨傍小橋

槐

蔭常廣數間不與爭凡卉看爾已成公暗中休帶鬼

竹

影入書窗韻風來鳥語溫昔年重子母今已羨公孫（子母公孫皆竹名）

桃

終日笑春風春風留不住何如跨木羊直入綏山去（葛由跨木羊買綏山桃隨去者皆登仙）

松

溪中千尺影天半一張琴好作深山伴月明相對吟

梅

一株窗外眠影不受人憐我欲題詩就休教鶴偕先

杏

飄飄絳雪下一曲一杯傾只恐酒闌後猶聞歎息聲（開元中宴罷聞杏有歎息聲）

梨（洛陽梨開時人多携酒樹下爲梨花洗粧）

個個携春酒年年爲洗粧何時醉不醒盡變作甘棠（棠卽杜梨也白爲棠赤爲杜）

桂

甘與小山（淮南王徒）伴何妨大隱飄世間無捷徑愼勿想招搖（招搖山多美桂）

玉蘭（蘂如綠珠瓣如蝴蝶花開滿則頭俯）

綠珠本無恙飛去夢莊周從濕斂綃後無心上玉樓

詠蟲鳥二十九首

鶯 一名羌笛兒

笛花間渡深圍却巳知蒙鶯猶可解耳俗更難醫

鷗

網羅應不到棲止亦安然兩岸天如水一簑人伴眠

鳩

袴破何年脫耕勤家自肥莫教頻逐婦卄苦共相依

鳩鳴脫却破袴

白鷳

人若不知足反多山鳥間持身氷玉潔盡日遜雍間

鵁鶄 一名水葫蘆血可礪劍

小巫誠善謔一飲没葫蘆亂躍青萍碎揣知莫邪無

鵜鶘 名淘河頷有大囊喙長尺餘大如鶚終日立不易處俟魚過食之○漫畫鳥最貪以背畫泥取食無厭

謀食何妨拙信天更有常世間多漫畫終是一空囊

雀 夏侯祥年十六廬墓有三足雀集

曾入王祥幕孝思亦可瞻聖朝重定省爾足也應添

蚊

飽血非關小揚聲亦太狂一經作賦後暗處更難防

蝶 謝逸有蝶詩三百首號謝蝴蝶

縱是花間活依然夢裏遊謝庭風韻杳只合向羅浮

羅浮五色蝶大如箕其子如蠶種隔年出數日即大雖數千里外必飛歸母處

畫眉

却被巧言悞雕籠歲月羈傷心京兆事寄語椰邊鸝

鸕鷀 一名烏鬼

鸕鷀健捕林，鸕鷀善獵水。同爲飢附人，爾更陰如鬼。

蜻蜓 午日取蜻蜓首埋中門成青珠

半雨一竿紅，長空千點綠。埋頭果化珠，爾恐無遺族。

蜥蜴

已服丹砂術，還司紫闥春。終宵眠未穩，愁殺漢宮人。

燕

輕羽翩多致，侵花語亦纖。畫樓春正寂，爲汝一開簾。

蠅 曾化青衣傳赦亦集筆超董生之獄

曾作市中傳，亦超筆下獄。憐他也熱腸，何故不諳俗。

鷓鴣

寂寂蒼梧雨，悽悽斑竹風。行人正懊惱，愼勿自呼空。

提壺

楊柳高樓拂，蒲蘆淺水鋪。春風終日醉，何用杖頭呼。

孔雀

海宇重文章，金紫輝岩谷。人美爾開屏，我美爾中目。

啄木 一名雷公採藥吏

縱饒剔蠹術，剝啄亦嫌煩。不礙棋聲似，恐猜吏到門。

子規 賈長沙聞此歸娶故又名催歸

莫向山花淚，深閨淚更懸。春光如可惜，何事促長沙。

促織

慇勤促婦織，一日縑一匹。剪去辦官糧，持刀手無

力

鷺

刷羽當溪立遊鱗避藻空惜無恬淡性終遜信天翁鳥名獨立待魚至食

鶴

只有雲行李曾無松任家生平誑知己處士共梅花

封署淸問余日以苦吟遣之童輩效顰易之以

詩

不意蟲牢封邑舊名地偏多蟀蟋吟總因庭似水日日見秋深

何論賢愚者悲歡各有腸汝還欣梨棗吾已愧柴桑

夢醒

病多忘藥苦夢轉覺萍香恍聽雙親問鬚髯别後長

栩栩園詩

古堇屠粹忠芝巖著

七言絕

初春遊洞谿 二首

繡壁層開躑躅花影浮還作水中霞停輪坐暖苔文石髣髴長天隔絳紗

無心溪水出三叉隊隊歸雲似憶家百舌枝頭語未了許多心事囑梅花

山行

一囊賀若一吳鉤分付奚童挂兩頭憶却出門忘箬笠呼晴呼雨聽鳴鳩賀若琴名

春經黃家堤馬上作

桑子離離紅半綠幾聲格磔田間啄老農賖酒杏村回約道還時蠶豆熟

鶴巢

歸來難得故人知隨分靑葱隱雪姿松老只愁猶

化石托身應在上林枝

鵲巢

多少綢繆戶始成無端鳩拙反來爭若還計巧終無恙銅雀今應鎖月明

寄候北部顧德羽病起往湯泉覽勝 六首

無恙秋光倍覺清悠哉攬轡野雲橫獨憐花草羞脂粉頓使韶華變老成

烏穿蘿薜輕陰外人度松楸碎影中泉石也知懷

舊識白雲先遣護青驄

片片遊雲帶去雁飄飄落葉打棲鴉千峯倒出芙蓉碧欲借先生筆底花

一泓清淺沸如湯雲氣侵衣也覺香湧道山川多變幻誰知天地亦炎凉

鷹疾草枯氣若虹鵰隨箭落耳生風沽來野店青猿僕也醉一陣榴花酒也馬上紅先生善騎射不能飲

柳帶斜陽眠飽犢雲遊古寺訪閒僧當前好鳥頻頻與似問黃花開未曾

督修河堤步月

一九七寶露清宵突處猶煩玉斧雕八萬三千修月戶天工亦似費差徭用玉屑飯事

遊天台歸作 四首

瀑布

落照千尋走白龍片簾寒玉冷雲封界開南北袈裟地一度松風兩度鐘

村舍

暮山雲去翠重重謝豹花牀宿嬾蜂茅屋幾家疎竹裏一烟纔淡一烟濃

橫塘

橫塘霜葉絳如花半映茅菴半酒家我向竹牀隨意卧白雲飛到補廬紗

幽齋

獨羨閒雲無是非依然醉後又忘機空齋儘日無

人擬白鶴開關紫竹扉

和林石田山居十咏原韻

鳥聲唱和

春山活趣畫中無嬌鳥窺林隔澗呼繞說不如歸
去好又吹羌笛喚提壺

峽口樵歸

伐木歸來古洞幽寒流漉漉叫鈎輈野人也是饒
風韻折得山花插擔頭

隴頭牧唱

滿村牛背夕陽天一曲輕謳風裏傳撫羽移宮俱
不解祇應唱出太平年

野鶴唳空

朝戲芝田夕飲津飛鳴自在不羈身殷勤寄語乘
軒者莫戀膏粱誤主人

東林嘉木

數株嘉樹對茅堂顧影婆娑夏日長石上跏趺天
地寘不知蒼翠滿衣裳

西澗乳泉

清溪白石映潾潾曾泛胡麻洞裏春隱士未須來
洗耳下流恐有飲牛人

蓮池納凉

愛卜橫塘半畝居芰荷冉冉夾清渠開簾永日薰
風裏一陣紅香一卷書

清溪獨坐

揮塵悠悠坐水濱桃花夾岸竹爲鄰漁舟偶過渾
難識未卜秦人是晉人

竹徑烹茶

陶家有癖似盧家獨撥寒爐自煑芽一椀吸乾還
未辨不知是雪是梅花

小軒疊石

移來片片小芙蓉削出重重瑤玉峰莫道此中無
捷徑晚來也有白雲封

晚步西子湖

獨步斜曛鳥語招柳陰到處歷蘭橈清流似厭笙歌沸故遺寒煙鎖六橋

咏雪

不關叶瑞不關寒六出天心可默觀却怪紛華何所底獨留太素與人看

讀史 廿四首

伍子胥

黃金已獲酬紗女白浪何妨葬老臣千古恩仇君獨快功成文種亦殲身

浣紗女

湖海茫茫識國士片言草草便捐身紅顏豈爲黃金死何用投金弔水濱

蔡澤

一言探相如探囊數月棄官如棄屣謀已卽所以謀人賢於應侯輩遠矣

張子房

雙履已成黃石志一椎方快赤松遊明知故國難恢復銷印何妨借箸謀

駱賓王

身旣藏矣名未藏依然靈隱續詩腸尺孤抔土驚傳後一檄猶存一線唐

石季倫

珊瑚七尺壓朱提未必娥眉是禍基留得樓頭紅

粉迹年年飛燕拾香泥

韓昌黎

原道文開八代才瘴江身到鱷腥回一篇諫草懸星日不礙山僧共往來

張睢陽

玉華西飛徧草萊孤城東峙百城摧三千血騎歸來後只聽深宮泣馬嵬

文種

沼敵從三身已徂貽書少伯正調梟屬鏤豈是酬
恩物吳越何因若合符

安期生 與蒯通善以策干項羽不能用羽欲封之俱亡去

曾經杖策謁重瞳未必浮雲不繫衷若使當年隆
準遇海濱瓜棗幾時紅

溫太眞

醉裏藏機識自神石頭城外錦帆新獨憐江漢塵
清後不見牽裾泣別人

陳希夷

只有睡魔揮不去知他太夢幾時回若言久棄人
間事驢背何因墮地來

謝康樂

山開臨海復重重江左詞推第一峯是處不須尋
竹石新詩久已並芙蓉

陶通明

挂冠神武亦知幾萬卷書聲擁翠微獨有白雲持
不去歸來仍作故人衣

林和靖

半生饒有梅花癖嚼得心如一片氷獨怪鴻飛猶
未冥客來還費鶴趨承

嚴子陵

甘老桐江一釣綸豈緣傲帝薄王臣昭容已壓搔
頭玉早見交情不重貧

虞卿

爲友捐侯義亦肫著書寂寞更誰親試看元節投
門日破產相容得幾人

荊軻

一匕空投一笑留十三孺子敗君謀無且博得千
金賞負却于期一個頭

司馬長卿

千古立名曾有賦半生受玷獨惟琴長門能解深
宮怨不解白頭牕外吟

楊子雲

方言亭草亦其長青史難逃誣紫陽若把墮樓比
投閣墨花曾似粉花香

謝東山

一生談笑係安危破敵兒曹指顧宜憶到海西公
在處滿堂絲竹恐成悲

潘妃

誰引君王宴笑頻踏蓮仍是舞蓮人後宮不少吳

綾東只怕還教步後塵 李後主百尺樓施金蓮高六尺令宵娘舞其上

李鄴侯

一賦奇童曾嘖嘖百枚獅子亦叨叨白衣堪擬羊
裘潔枕股何如加腹高

張騫 乘槎乃海客事非騫也

玉門關外靜鳴沙果否曾乘八月槎種得葡萄絳
雪似深宮又想服飛霞

讀史另具隻眼故翻新標異深中幾微使古人有知亦應首肯可稱詩史李蟠仙李評

栩栩園詩

古董居粹忠芝巖著

六言

山莊即事 計一百首丁卯六月偶成

人事不離耕鑿山花常笑古今到處懸崖留筆經
年流水橫渠

與世只通樵徑去天僅隔石梁雲似學我舒卷鳥
還說誰短長

深澗竹編小筏層巒草結孤瓢客至雲中下榻漁
歸天上停橈

折得荷筒當盞落來松果添爐稻熟大家收拾醉
歸小事糊塗

竹徑坐調盧女琴也柳陰醉臥小蠻酒榼心悟急流欲
退笑看倦鳥知還

瀑瀉胸中清白松揮筆下波濤楓攝秋江酒政鶯
推春社歌豪

送客花枝牽袂尋春鳥喚提壺筇杖不穿㨗徑芒
鞋豈涉迷途
饁婦筐回帶蕨歸樵擔重添花殘荻裊行欹鷺垂
楊半掩棲鴉
鳥跡似臨漢篆松濤欲洗秦封散步半裳薛荔醉
歸一鏡芙蓉
採藥樵邊問徑校詩花畔連牀漁牧共關休戚鷺
鷗看破行藏

童慵偏知掃月婢粗却解烹雲穿徑花鬚拂帽枕
流波影書裙
活計鋤雲種藥清齋冒雨尋蔬坐臥松陰竹榻往
來花徑籃輿
天濶虹來飲澗簾開燕舞歸巢雁字似分真草蛩
吟亦費推敲
蛙鼓琅聲迎送鳧牀細語寒溫坐穩半簾花影香
清一味菜根

綠楊影裏紗窗黃葉叢中茅屋任他籬落無文著
我溪山不俗
耕雨一犂箬笠催詩兩岈金衣（鶯名金衣公子）可惜鳥啼
春去莫辜花待人歸
水澄溪張圖畫霞鋪天臥錦衾野樹平分風月歸
樵共測晴陰
滌硯數行蝌蚪焚香幾陣鷓鴣（香有鷓鴣斑）待月半樽
醽醁當花一局樗蒱

挂月千行蘿帶漉酒一幅葛巾細雨思栽鹿竹（黃精）
西風安事鱸蒓
石僻苔蘚皆古林深晴雨常陰睡紀倦時美景弈
嫌閒裏機心
火色還添文武風聲不辨雌雄花共觴飛歷亂石
隨詩思玲瓏
書挂鳩頭（杖也）出入榼裝驢背（酒也）東西雪滿柴門扣
鹿月明竹牖談雞

日色幾多到地山花半未知名釣叟傾筐餽鶴網
君藏酒酬鶯
植卉不忘向日葵也編籬獨取傲霜菊也鑿石掀天事
業携亭就地文章
守約風雲斂跡棲眞金玉抽芽龍虎雙歸月窟犬
鷄共帶烟霞
開圃種茶十畝築樓破竹千竿作法半生惟儉處
貧一字曰安

買犢三春犢角笋也換魚半畝魚鬚蔗草花譜欲增瓜
豆詩囊只帶葫蘆
割蜜分蜂半俸栽柑遺子千奴一鋤八口把柄片
硯三世膏腴
巵底花光印酒屏傍鶴步司閽摩詰詩中竹館淵
明記裏桃源
蕉雨翻殘墨跡松風吹澈棋聲書自靜中解得山
從閒裡看清

乍擬青鸞花名傳信豈知白鹿竹也懷胎剛欲灌花雨
至偶然到客偕陪
蔬果先嘗新味衣冠半帶古風檢點花開邀客安
排稻熟輸公
傍水有家有竹依山無地無蘭啼鳥亦呼青菜象山縣有青菜鳥色碧似菜耕牛盡號牡丹劉訓指水牛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怪石居爲奇貨遊雲認作同鄉喚醒鷄鳴清晝詠
歸牛背夕陽

汲水千峯入甕調花百舌鳥名吹笙秋砧乍驚促織
春酒先勸催耕布穀鳥也
學字半間柿葉鄭虔貯柿葉作書茸棚幾擔松針賦就鶴
來探句琴清魚出聆音
看劍忽驚電繞曬書半帶雲收夜靜雞聲振谷風
高鷗語登樓
拜跪只留石丈逢迎惟有野賓王仁裕畜猿名野賓放後遇猿迎道左呼應不忍去
知止皆由知足守雌卽是守眞

栩栩園詩　六言　六

風送禽言贈答月檇花影高低紅雨亂飜鶻背青
霜催滿蠏臍
雲氣白留几席木光綠襯鬚眉酒欲分頭釀橘（洞庭春即橘釀也）詩嫌信口災棃
積雨鳥來索食當風婦喚添衣㹞兎渾忘三窟歸
牛自識雙扉
遊具半肩風月奚囊一腹山川蝶帶香來村裏（蝶名村裏來）鳥還巧湊天綠（鳥名信天綠）

采蘋不忘采葛種藥多於種花書聲夜聯紡織茶
煙曉接雲霞
魚僭一天星月烏翻萬國音聲筆墨更加封錫（薛稷為文房加九錫）雲霞擬贈姓名
對客不屐不衫結廬半水半陸任他呼馬呼牛隨
我友豕友鹿
曲澗風飄白練遠峰晴放青蓮松老賠編年譜柳
斜偏繫釣船

栩栩園詩　六言　七

新筍新茶爐竈古心古貌風霜思把魚通姓氏（盧度蓄魚皆有姓名一呼即至）凝聽鶴訴炎凉（有語寒鶴）
每想雪中到客還思月下談禪約社只道真率贈
貧惟有詩篇
羌笛（鶯名羌兒笛）却聯牧笛詩筒也帶荷筒（即碧筒杯）鳥語
半分人語葉紅偏勝花紅
蘿壁山風自掃竹牀野月同眠帶葉樵歸鳥道隔
花僧渡漁船

灌圃一身作僕開尊三世陪賓丘壑皆成白壁夢
魂不染紅塵
白鶴園中食客紅鵝筆底相知看叟負暄捉虱呼
童掃雪堆獅
接果手移物性舂粱水代人工（水碓也）飲犢半灘蘆
月留賓一榻松風
觸紙蜂逃去路穿花蝶誤歸期牧子溪邊問字酒
家壁上留題

牧唱居然天籟，鳥啼卽是山歌。作客不留酒債，隨身長伴詩魔。

經看種魚相鶴，訣傳碎穀餐霞。糧貯十年松子，酒香一樹梨花。（杭有酒梨花春）

半雨半晴花片，乍濃乍淡村烟。談笑目空一世，灌勦手有二天。

犢笛秧歌奏拍，螢燈漁火同舟。有酒家皆索醉，無僧寺亦尋幽。

詩僻不求俗解，墨新留待孫磨。閒聽老農說鬼，冷看少婦停梭。

開徑獨招二仲，課兒各授一經。花代山中曆日，人疑天上農星。（有農丈人星）

握粟呼童飼鴿，攜桑看婦供蠶。對岏初裁五柳，隔年猶貯雙柑。

遍地松陰對弈，滿身花片垂綸。樵子乍疑巴叟（橘中對弈叟也）龍，漁郎錯認秦人。

雲影大張錦障，溪聲長放轆轤。已覺人忘轀鎖，不知身在畫圖。

衣想翩翩化蝶，廬且草草師蝸。輕體非關薏苡，酡顏豈藉茅柴。（葛仙翁遺衣化蝶 草舍圓者名蝸廬）

老樹閱人今古，清溪入影淡濃。鳥喚窗前滑滑，雲生榻下重重。（迴文）

飽鹿半窓殘紙，揮羊一幅練裙。醉後喜談往事，客來只索新聞。

杯舉聖賢晤對，燈挑秦漢分光。解組瞻雲思切，弄花捧日心香。

柳絮榆錢交易，鶯啼燕語叮嚀。草舍田家風味，葛冠高士典型。

樵過危橋脚定，僧沽野店心虛。猿熟漸來執爨（魏元忠隱山猿爲執爨），魚閒每出徵書。

睡起半甌北苑（茶名），香焚一卷南華。著作卽成野史，烟霞盡屬通家。

一卷書堪下酒千株栗勝封侯止有賓來刻燭從
無鬼笑持籌
猳甪僧傳火侯烹茶客笑水災（王濛嗜茶客至呼爲水厄）獨怪
鶯聲弄巧猶嫌蟬腹沾才
鶴夢共酣鵝鴨花枝雜映桑麻乘健頻來登眺因
貧可寄身家
松韻風歸琴案（琴曲有風入松）秋香星映酒旗（有酒旗星秋可釀酒）
門叩半疑啄木（鳥名）客來只是烹葵

鄰叟雪中饋菜山童雨後尋茶鶯語權當滴漏（鶯啼
銅壺滴漏）蜂聲儼若排衙
月到杯尊覺小日逃城市偏舒任僕亦呼君實讀
書不貴子虛
魚列數行婢妾（鰣魚名）竹栽幾代公孫（有公孫竹）童子漸
能理釣主人且自灌園
酒熟抱琴獨醉果甘聽鳥分肥閒伴高人訪衲暮
歸稚子牽衣

丘壑一支分派鷺鷗九世同居雀效嘉賓（雀名）入幕
蛙鄰稚子攻書（王祥母思食炙雀雀入祥幕）
酒政亦存寬大詩牌不礙謹嚴疊石尚留經濟臨
流何愧讓廉
帶醉北窓一枕擁書南面百城山鬼臨風泣筆野
狐帶月窺枰（枰名木野狐）
幾片霞封丹竈一鈎月挂釣竿常倒菊尊口笑休
斂蓮社眉攢

客到鷚知喚茗僮忙婦出澆花書貯腹中不礙詩
成枕上偏嘉
徑疊殘紅不掃鬢添半白休刪坐隱（弈也）靜中生動
行吟忙裏偷閒
絕壁溪穿白屋明窓几掩黃庭最好不須橙橘心
淸卽是參苓
適興半闌鬬鴨（陸龜蒙鬬鴨闌）支飢十畝蹲鴟（芋也）送客不
愁亭笑買山莫令巢知（慧遠足不踰虎溪送陶陸過溪笑別遂建三笑亭）

長嘯千巖傾耳高談萬竹點頭笑倩黃鸝下砭竚看白鷺藏鈎

蕉影乍疑書軸砧聲錯聽漁榔石蘚天生文字水田地布袈裟（袈裟名水田衣）

筍作四時佳客鹽爲七事東君杯擲還思化鶴賦成豈爲驅蟲（許旌陽擲杯化鶴）

編枳千頭成雉（增也）安牀一足楮龜人取故交恬淡書搜未見新奇

花醉倚闌欲語泉香對客開顏藥杵要歸天上詩囊怕落人間

鳥去不知來路雲還猶記歸程長短筍抽斑管直橫滕畫棋枰

佳果饋酬詩去名山書帶嵐來屋破只留雲補花低好傍檐開

蒲澗却疑鏡面草瓢宛似花宮幾頓齋非邀福一篇文可送窮

人妒桂薑難合天驚珠玉招貧既許山僧索句何妨野老通姻

瀟灑并忘修竹屈伸獨倚孤松典到琴書一葉醉扶桑柘孤筇

晴老聽鳩促婦雨餘看稻生孫（稻割後遇雨復抽名稻孫）得意花偏易謝會心石自無言

坐一塊崚嶒石撫一株古怪松遣一切紅塵事添一片白雲封

松竹聲中有色烟雲畫裏藏詩好好皆存古道休休亦合時宜（司空圖有三宜休）

世事渾同鷸蚌吾生亦等蜉蝣蕭傲壺中日月撒開皮裏春秋

●眼前風景古人軼事無論雅俗一經其思路鑱入便不落人間煙火此能於皮陸唱和中更開徑路者闡先生肩與道上蒲團坐中凝思注目幾忘百事而爲之試問輪蹄擾攘具如此胸襟者能復有幾余欲萃其佳句而圖之得其隻聯半韻俱可爲俗腸針砭 西溟姜宸英評

栩栩園詩

古堇屠粹忠芝巖著

詩餘

柳梢青 題陳山人庄

空谷谽谺溪灣竹蘚路遶藤茶但有烟來知無人到三點啼鴉　幽人刈草添花水咽處魚驚柳遮桑上雞鳴雲中尨吠好個山家

一剪梅 春在山中

雨過山青啟晚扉知有泉肥更有梅肥輕風吹破濕雲衣樂處鶯飛恨處花飛　新月篁梢滯翠微衲荷瓢歸牧荷蓑歸固窮於我不云飢祇許松園未許金圍

行香子 自題齋居

墜些蘿陰彈些篁琴絲籬間唱些雞音藤縈果下香散枝心看石頭苔松頭月壁頭吟　調了言禽棲了空林石淋中染了雲衾奇峯當戶怪壑披襟聽山邊嘯樓邊笛澗邊砧

虞美人 題白雁

一行人字書天小却帶眞中草玉關晚渡滿霜衣淡月蘆花過去影全迷　碧霄空自高雲路在世終何補江湖皓首不曾歸那些鷺鷗閒卧笑他痴

南柯子 春雨

做冷添花妬餘烟逼柳凝綠苦無意漾漣漪正是落紅含淚欲流時　愁滴蕉心碎思煩竹影低天邊也有涕痕垂漁艇一蓑看破古今非

鷓鴣天 客金陵詠春草

辭土茸茸綠剪鬆寒烟根際鎖偏濃六朝舊恨斜陽外二水新愁細雨中　花影淡舞裙紅移香倚石鬪輕風碧油莫輾青青破恐有王孫歸未逢

十二時 遊西子湖

趂斜陽畫船縫岍簫鼓填空何了浸碧浪城根猶冷樓樹蒹葭相抱鶴墮無聲鷗飛不斷更貼荷錢

小整日裡燕語鶯啼舞絮飛花裝點得湖光好
桃乘玆臨風弄笛片片落梅雲表冶女掉波拚教
遊子遑遠眸看飽更夜闌露靜六橋風月悄悄
與主賓高吟把酒一洗魚龍煩惱趙氏纏頭錢家
歌扇盡付蘇堤草獨水容淡蕩夷光並垂不老

二郎神 重遊西子湖

重來月下敗荻將愁先糴正露冷風清蛩弔野山
容瘦菊容長傲松子敲棋聲隱隱桂子落天香渺

渺指點處供人耳目歷歷都成詩料　堪笑遊雲
無主翠屏難靠看古今繁華隨逝水欣荇藻香生
岳廟安得孤山亭上鶴一聲喚醒長天覺願此地
年年無數垂楊月籠烟罩

滿庭芳 中秋乘月泛湖西遇雨次謝昜千韻

老荻思眠高楓貪醉草螢漁火進連白蘋魚也紅蓼
鳥也隨意渡青漣趂此蘭橈桂槳活捉了水底嬋娟
凝眸看霓裳楚楚之狂笑入雲肩　覩翩翩荇藻品

宮隊裏龍女開筵聽銀箏彈外玉管吹前孰料封
姨忒妒無端起風雨盈船忙歸也傾杯剪燭又是
一更天

霜葉飛 初夏過姚江

嫩篁敷粉瞭墻立花飛籬外聲悄片帆撐得雪屏
牢浪砌魚鱗小曲曲翠螺纏不了梟雛偎個呑雲
飽怪紫燕呢喃更斷續遊絲應惹得碧空惱　浴
岸石坐泉行千松如拜保奏青嶂難老舉杯狂唱

醉春風聽小鸝啼好想只恨長楊路杳低沙鷗美
高枝烏那料他機關裏鷹隼知防射繒誰曉

武陵春 次李易安春晚韻

織雨迷窗紅漸落不忍別枝頭客馬追雲走未休
謾道是風流　今日湖邊相約去只怕是登舟一
對鴛鴦半耐羞似欲向問新愁

石州慢 春閨

修竹千竿牢鎖一天晴雨檐外遊絲牽惹癯楊有

影亂雲無序推窗隱几也思晉鳥拘花看來沒個
安排處十二畵樓中被閒愁侵住　如許落紅堆
徑飛絮盈階凄凉情緒漫聽哯喃歸幕軥輈還渚
別離時候多少携手叮嚀無非句句傷心語約夢
到天涯願身生雙羽

〔清〕侯七乘撰

孝思堂文集一卷詩集一卷聯集一卷

清康熙九年刻本

孝思堂集序

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靈運一斗古今文人共一斗夫量才以石斗此夸論也然八斗之說遂爲千古口實

樊紹述絳州園記生扭勁割堅澁不可句讀天池生作判以毀之乃昌黎猶謂其不詭於正微獨紹述也卽昌黎起衰八代汗流籍湜其碑誌傳記規規於馬

遷筆致亦時佶屈聱牙意爲伸縮裴晉公與李翺書謂其不以文明理而以文行意未免矯枉過正要之昌黎聲價固自在也有明二百年來優孟大家者固

不乏人然就中咄咄出奇光飈奪目不屑倚傍門戶而偏師野戰能于赤縣神州外自立扶餘國王則山陰之徐文長臨川之湯君士婁中之沈君烈雖未必

韓潮歐海而磊落不羈之氣亶
欲起弇州升庵輩而駡之以庚
集作揄徐集作竊不可謂非元
章袖中石也仲幹少負奇才爲
諸生攻舉子業空羣冀北有無

雙國士之目及筮仕於邊海省
會之首邑冲擾繁劇天下第一
正袁中郎所謂上臺如雲過客
如雨簿書如山而錢穀如海者
吏茲土者即使子野耳胡僧鼻

衲子口劍使足周章肆應尚慮
倒執王坦之板而反用司馬之
印乃猶調琴馴鶴卧理優如公
餘拈題命筆時而帖括時而詩
詞時而書序記讚洋洋灑灑旻

刻千言莫非驪龍頷下珠其才
則靈運所艷稱也其奇則紹述
之後身而氣則昌黎之宗派也
其兒命融修孫侍郊島則文長
若士君烈諸人無不三踊而蹼

拜也宣帝時怛忙貢八角玉升夏以水澆之則無暑冬以火烜之則無寒仲輅稿多異玩似之秦有烈裔者含丹墨噀壁皆成文獸工畫龍虎鴛鴦軒軒惟恐

飛躍仲輅光怪陸離不肯一字寄人籬下者似之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宮商各別或云一聲在鼻間又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真草各自如意仲輅

耳銜皷身輿馬左批判右酧荅而手不釋卷者似之昔人評李員外之文如雕龍彩鳳威儀非常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闕朝隱之文如靚服曉

粧燕歌趙舞以觀仲輅豈非所謂庾子春華中丞秋實兼建安七秀之長而彙爲一人者乎一齋翟子得其孝思一編如宗高士春遊山谷見奇芝神卉繫之

帶上歸而圖其狀曰聚芳圖又
如海墨微言僧普寂大好菖蒲
種成獅子鸞鳳仙人之狀愛之
珍之遂取而授之梓而因求予
爲之弁言予與仲輅有道義淵
源服仲輅最久而知仲輅最深
今日之序豈敢以皇晏自居憶
昔法言成蜀有齋錢十萬不納
一姓字者仲輅靈鞠之篇爲世
所爭寶弁予言于簡端不猶愈

於十萬之齋錢乎微翟子請予
亦烏可以無言
康熙庚戌春日
西河友人朱之俊滄起甫拜
書于山園草堂

夢思堂集序

往庚寅歲余始交侯子仲輅于平水校舍蓋二十年矣憶余未交仲輅郞知其名及交仲輅讀其文習其人而師事也二十年來仲輅文日益高名日益彰交日益廣余固風塵頓落望仲輅天上而面目語言急欲韜晦縕慵遂不敢復與故人通音問越戊申余省覲三山從署中得仲輅宰閩報快極謂二十年契闊可藉此銷平原十日也乃潘荅未植而勝帆已掛南轅北轍又成往事未幾先嚴訃至矣

踉蹌官斧甘雲塊雨都作血痕淚跡經年累月翻覆手巧湊冷炎千態萬狀所始終者仲輅一人耳有昔風擊電掣月沉星晦有時波揚鼎沸嵐朝峰暮鬱鬱不堪久居仲輅每過我談古今及情不及情事或慷慨欷歔或悲嘆攢眉至念其令武平葬畏不獲斧憐淡經營之況則未嘗不相向痛泣也嗚呼仲輅知我哉一曰以存思堂集見示余讀未竟而不知涕之伊從也集中大半屬武平哭父之句郞寄贈酬答序記誌歌以及許文諭示

類皆有仁孝之意行乎其間既存且
友愛而能忠政事文章一本性情故
傑拔突兀挺橫肆出仍不失周規折
矩之度其排空推盪龍之翔虎之嘯
也其靜恬渾穆海之深江河之大也
其融貫珠鎔玉繡也其秀削嶽峙壁

立也託物以寄言曰事以抒懷若有
塊壘不平者在其胸中是以談而爲
辭愷切淋漓令人瞿然洞心殆所謂
奇人者非與令武也武人德之至攀
留不得遮道泣送數百里令聞也闔
人又德之雖繁難沖擾盤錯裕如手

不釋卷口吚ㄷ誦古人詞如流水尤
開誠納士文武名下盡出其門凡人
之有文而不遇ㄷ而不獲大用遭窮
愁顚沛抑結無聊者不惜丞手引援
其文也其詩也其人也皆不可以一
世槪從此振袂奮翼作

朝廷股肱心膂之寄其所建竪正未可
量耳太翁先生于仲輅初捷晩寄書
曰科名末也人品本也勿事矜驕勿
縱華侈始信得于庭訓者深且摯乃
以存思名堂郎以名集可稱重本務
矣夫余始未交仲輅交之以文繼而

因其文交仲輅益篤及今日而以二十年故舊又相遇于海嶠天末又得讀其文與詩遥而接之梓已公諸同人以竟此一段莫逆之交情也僉人云文章有道交有神豈真有作之而合者耶雖然茲特其吉光片羽耳余

不存讀存子書不禁汗下若云阿里鄉之來鄉人也則吾豈敢

康熙九年庚戌宿三月三日涑水同學南奔弟瞿貞儀一齋稽首書于榕城函峰里之旅舍

孝思堂集

鑒定

朱滄起先生 諱之俊 汾陽人

王涓來先生 諱澤弘 孝感人

李五鹿先生 諱呈祥 霑州人

張芹沚先生 諱四教 萊蕪人

孫頡初先生 諱縉 嘉善人

徐靜庵先生 諱明弼 蕪湖人

逯曉開先生 諱合芳 同邑人

評選

毛錦來 諱遂 新城　謝石臞 諱良琦 安福

廖柴坡 諱有恒 成都　金濬希 諱良 鄞縣

黃赤公 諱豹 莆田　瞿一齋 諱貞儀 聞喜

朱庸山 諱弘 臨川　饒公摺 諱元挺 臨川

陸師范 諱機符 錢塘
朱纁庵 諱敬則 臨川

史幼餘 諱儲 晉江
薛凝瑞 諱正位 上杭

受業

張覲光 字昌文 閩縣
楊日升 字允大 侯官

陳魁宇 字芝仙 福清
沈元霽 字天開 連城

王枏 字天木 惠安
劉司直 字伯虎 漳浦

范錫彪 字虎子 松溪
張鴻逵 字而翰 順昌

何瀛 字維宗 福清
陸胤祚 字子永 漳浦

林堡 字 侯官
戴佐任 字 閩縣

黃胤烝 字 安溪
呂若簡 字 永春

林膺功 字 同安
許克揚 字 南平

梁昡 字 平海
陳獻珠 字 福清

張詩 字 閩清
黃威克 字 晉江

潘培 字 興化
嚴元珠 字 平海

周胤祺 字 閩清
李夢熊 字 興化

孫如龍 字 詔安
李公培 字 德化

蔣衡 字 侯官
王學禮 字 閩縣

茅復震 字 福州
歐森 字 閩縣

戴相任 字 閩縣
林蔚春 字樹友 侯官

高梓 字 閩縣
葉新生 字 徽州

鍾長穎 字超一 武平
林聲贊 字研清 武平

林琛 字獻之 武平
鍾高標 字京第 武平

鍾原韻 字淑其 武平
王重 字亦三 武平

林汝楫 字濟之 武平
鍾禹敬 字御香 武平

鍾斯渭 字岸先 武平
鍾律鏞 字叩鳴 武平

同學

孟東英 諱孕鄉
郭式孚 諱宣化

傅貳公 諱爾弘
李長世 諱惟敬

逖章會 諱齊芳　李允公 諱惟中
李太宗 諱惟秩　傅履祥 諱玉胤
郭綸昭 諱宣猷　王應運 諱若興 以上俱同邑人
兄七旒 伯瑤
弟七畀 叔鉞
七章

姪倬 卓人
男信 吉人
价 介人 仝彙編

孝思堂文集目錄

序

董鎮臺生祠序
賀盧二府陞任辰州序
壽沈封君序
送虞文陳右軒序
壽李參三序
翟一齋四餘編序
歷試卷自序
戊戌都門爲祖父雙壽乞言小引

記

重修後衛城垣倉厫碑記
重修武所紫陽祠碑記

疏

重修梁野佛殿疏

祭文

哭父文

小祥祭文

祭李叔元文

啓

先大人哀啓

書

回王房師書

薦琴者呂雲鶴于王年丈書

寄同窗書

寄同邑侯書

寄逸曉開先生書

再寄傅二公書

柬皖公揖

詳文

詳請署事文

再上府廳請署事文

諭開徵文

初任閩縣曉諭百姓文

像贊

戲作孔廟讚

自題小像

子佶小像

朱庸山像讚

金長汀像讚

陳醫生像讚

山人郭瑕金自畫像讚

鍾超一像讚

薛熀瑞像讚

王示三像讚

孝思堂詩集目錄

雜體

留別長汀余濟希年翁

贈潘元吉

祁武張二府尊人入鄉賢祠詩以頌之

挽李叔元

媧皇廟募緣辭

望江郎山

謁隰州侍郎李五鹿年伯 有引

壽太平衛先生

鍾子超一武平傳治之故人也昔曾泣別于虔州舟次追余再任閩中千里來謁晉以志感

賀盧二府元宵壽誕

賀長汀金年翁中秋壽誕
卯秋分校闈闈有感
曉次清流
過清流有名山禪棲不及遊爲感
途次感懷
巖洞誌感
讀同人挽先子詩自哭一章

旱禱得雨
中秋闈中卧病
途中偶成
過檀嶺即事
數上汀府淹留邸舍之作
贈劉總戎
自嘲

贈陳醫生
長安留別山陰龔華胥
贈長汀金年翁
賦別武平諸士民 有序
有女子能詩戲和元韻

孝思堂聯集目錄

對聯
衙內香火堂
武平顏魯公兄弟二神宮
關帝廟
關縣衙宅
關縣後堂

關縣大堂
見山園
尚友堂

孝思堂文集

汾西侯七乘仲輅甫著

董鎮臺生祠序

書生吳鉻翰，壯士枕干戈。南轅北轍，氷炭難入。（大勢如怒龍夯虎倒海翻）畢竟實落有用，還須戴雄雞負鼻比，吹生兩局，（山不是代他家使威鋒，是自己作地，決非大）控萬石弩，舉七十一萬人，開虎頭燕頷氣壘三（英雄人不肯如此平心說公道話）軍，方能掃除攙搶，指定中原，屬華岳使西倒，塡

滄海令東平。區區雪帽登山，吳裝入洛，含毫苦吟，作浩然聳肩，長吉細爪狀，便當踞坐嫚罵，溺其冠而麾之。昔人所以學書不成，投筆萬里，有封侯志也。

皇清以金戈鐵馬定天下，手提五岳，足蹴百川，雕題黑齒，無不偃風靡，獻獒雉稱萬年，而海上殘孽（閑法）乃敢鼓吹颶浪，出沒滑敗，

聖天子焦然南顧，爰命鎮臺董公以節鉞總

制上游年來義旗所指陸綛魂消羽檄一飛烏
遊不樂業已勛高七閩名滿三山而新羅八邑
則尤隸綸羽麾下食德愈久而受庇愈長者武（關法）
平以彈丸黑子爲三省接界峻嶺高山鼠竊憑
據昔之日謝逆作亂於五指公揮刀頭之末光
仗鞭稍之餘威無廢鏃無絕絃而朱絲三尺鼾
首就擒此猶其功在往時者至其分命將校鎮（撤作伏法亦起法）

撫下邑土如虎令如雷將如干城而法如秋霜（文法如渴虹吞井吸聲鬧海湖）
不以一縷一笠擾平民此猶其功在平日者至
新附之旅星羅棋置驕恣不法有司力綿勢薄
聽之則如土木偶制之又嗔語目難公廉知其
狀請之上一紙書撤還原汛於時黃童白叟莫
不雀舞燕賀解重立之足而開百結之眉此其
恐心封疆眞所謂止戈之武而無量功德矣武

入衙公厚恩飾衿士庶競作長生祠以爲公祝
夫公功在全閩則全閩祠之功在全汀則全汀（且紿且起皆無）
祠之武邑之祠何足爲公重然而自鹿夾道青（爐灶增設文之位置自然者）
虱扶輿衆口交讙亦足寄獻果捧觴至意計公
生平不事文墨而行兵用將遠之在縣姚衛公
上近亦偏中山而鞭閑平故能使師徒不驚桴
皷不震而百姓感德歸義無寇世間多少頭巾

酸予口談龍蛇舌數方召一日掛銅章事當道（痛哭怒罵幾介頭巾噫子無地自容矣却）（又是一字一針一字一灸）
便倒手板舞八風喔咿囁嚅捏尾而乞憐然且
靡葵緒冠謗聲載道誰爲鑄行路之口而敖麥
丘之祝以公視之眞所謂靴尖所不着而一錢
所不値者矣公自此而勳日以高名日以滿
御屏紀績彩鳳自天晉階大司馬以鎭閩中者
鎭天下吾見長生之祠遍天下矣豈直閩汀文

豈一偏武平而已哉傲暗書生儒我先祖龍而坑之文必文品西漢以上左國聞此人所知但撤兵回汛萬姓騰呼此事銘石自當有此大文字然後可壽殺最至其文之絕倒處宜於柳下季止孔子勿往及盜跖說到磔犬斬豕孔子目眥色灰數目車馬不敢出向一開口大笑然後知此文非陋人所讀

朱鷹山

金戈鐵馬游龍怒虎絕不似頭巾酸子嗟伊嚀嚅寧止一紙十萬耶具可手提五岳足躡百川恐舉七十一萬人鼎控萬石弩者望之卻走耳

崔一齋

起處風馳雨驟烟交霧凝足令觀者動色中間雍容論次又想見緩帶輕裘雅人深致末

復慷慨而談遂令全局皆振此誅篇之絕業也

謝石雁

賀盧二府陞任辰州序

壯女思嫁春蔬思綠青衫思紫緋如鵝雨鶴風幾於易性然一掛箏通枳棘克路觸手皆刺蠹（可作守令滿）日作縣肄補籠計而無風自波往往隄塹不及此時但得丑山崖洎綫登彼岸便是諸天豈敢復向桃花渡口別問仙源若挾兩龍步呂梁游（伏武陵五溪葦）戲三昧恢恢餘刃而復駕空長飛躡足萬里騰（若仙姬駘月而下）雲致霧爲蒼生望使死語下士嘻嘻作蒼蠅殼此非具二十分才二十分識五兵縱横投之如意禪定神通莫可端倪者不足以語此亦菽盧公以三河世家爲汀郡司馬夫司馬一官在郡中頗爲五都別業然汀壤接江廣重兵屯駐鄰候之事是所依寄徵發飛輓緩之則脫巾有呼急之則醫剜堪憐箕斗長於此靜彼囂勢難兩

調況隸郡諸營近在鞭策節周章支吾不過衿（胸中有數萬甲兵）促肘露至省會滇海之地水陸轉輸越千里而（才能如此抵掌計事）遙年來邊檄多事士馬蟻集待哺於東仰飽於西羽檄旁午勢若飛電稍有稽誤動干自簡下鈍處此非倪偪登壇線索不靈亦傷㬰敝策手足皆攣而公以泝水之才奏臥理之績上給軍糈下周民瘼射騅不驚坐帳不譁宿飽騰呼取之鬬棋丁丁而有餘擬之古人前峴山而後仲淹無足多者而當道借才又遑上以屬邑之篆（捭帶絶不費手行文如有神）上煩牛刀之武而武治之永而永治之連之蹟（集駝中）而連與歸無不治其御紛則斬亂絲也其釐奸則投巫鮨篙也其洞悉情隱則燭照數計而龜下也其棕核錢糧則劉晏之出入惟允而解釋刑網則朱邑之蒲鞭示辱也其公餘跌宕辭翰（雕龍繡虎）

甄拔流品則黜夫之孫狂而栽花之安仁也其（字體所嘗備之教也）
月一簾風兩袖不以勺水累人則魚可懸石可
載大錢可選而暮夜之剌不可以昧四知也以
故士思脫穎民歌守袴所過處口鑴行路德芬
祠祝流風善政隨聲生香此豈非其二十分本
二十分識富五兵具神通而仕路之枳棘了不
足以相難者乎今
天子嘉公治狀特以展府

重地晉公之秩而資公專治其等隸公宇下數
年於茲於公行事皆能知之而能言之獨是其
等所知者即兒童亦能知而其等所言者實碑
碣所難盡捧土附岱無益於高滴水注海無益
於深一芬齒頰便覺緒餘但念公數年以來憐
才愛屬之意皎如霽月旭如春風而於其等則
尤其藥籠收之而骨肉視之者今一旦超遷而

去雲天高誼邈不可攀即何能默默以無辭然
則公之發最於司馬者游戲三昧之局也晉階
於辰府者出雲致霧之始也吾輩之不能自已
於讚頌者下士蒼蠅之斂也公行矣辰之人得（收局亦）
所天（整）而汀之人失所庇矣公之名日以茂而勲
日以高矣行且歷金門上玉堂位鼎鉉而佐三
台爲蒼生望矣獨其等尚在枳棘充路中日日

作毬球補籠詩未識五山崖泊竟在何處不知（此集竟易作人）
公亦有教我否
鴐空長飛莫可端倪此從傀儡場中打出二
十分才二十分識更二十分膽想五山崖泊
其游戲三昧耶 程一齋
近代大文字滄溟組織浮於華嶽同枝鹿過
於質此可謂中丞庶子兼建安之七秀三晉

固中原譽鳳哉　黃赤公
每於起處如斜壁丹崖絢染出十分顏色却
隨後濟雲細藹任意描寫人生不讀此等文
不知筆墨中有廻風舞雪之妙　崔子高

壽沈封君序
士夫有無因而至前者余之與唐山遊司馬虛
公作之令也述城於東沈子爲唐山莫逆交余
又因唐山識之於汀郡旅次云沈子以書生遨
遊州郡公卿大夫咸折節禮之其儀容風采表
表出塵使人有不醉公瑾三日黃生之目而排
難解紛又如魯仲連東海布衣千乘諸侯莫不
引爲倚重加璧而乞言余於新羅閩人多矣未
有狀伯仲者因謂唐山曰其邁迹耶其世德耶
唐山曰沈氏在連爲簪纓接武之族乃翁其家
世都殷而無守財癖伉氣誼好施與爲人急難
千金不惜代人負累雖蕩産弗顧乃叔登三領
酉秋鄉薦天開領卯秋鄉薦諸弟鶵鷹文水等
悉先後鵲起錚錚有聲余於是始歎石麟布種

夜光有胎合抱大木叢於崇崖于東之礦足天閑絶類超羣蓋有自來也今歲丙午翁年登七爽沈子託庸山索言於余以爲翁壽余謂翁以溫醇長者對此庭花秀發與諸子昆弟之蘭森而玉立怡快天倫人世罕遘翁但須着角巾曳躧履逍遙於耆英社中爲王彦方爲郭林宗開卷秋水坐榻寒松便是壺地神仙大椿千年何患不罔陵久而日月升者夫然則安期棗西池桃長物耳無足爲翁祝也但書余華相邂相逅之情以代稱觴何如以質庸山庸山曰可

絶無壽文套本而中間位置主客疎密煩衍之跡非龍門無以狀其高激非河東無以肖其奇闕 ○ 又曰每讀一篇輒覺南華在望
莘

疑瑞

石麟布種夜月有胎秋水寒松別一高況

一齋

潤畫銘華悠然於華歌墨舞之間

謝石䑊

送廣文陳右軒序

官俗物也一禁人首則面目可憎世間好官獨有廣文差可耳廣文一大西席也無牙皷三號以俗其耳無柰牘披翻以俗其目無上倒手板下執牙籤以俗其心胸手足坐一條寒凉靑氈嘆幾莖淡薄虀菜除禮拜先師之外酣臥無慮豈不快活雖然近日廣文與謂全無俗態廣文以措大舊習作爲暮生涯將終丁如歲數束脩如珍每見督學按郡諸庠聚首相覷不曰某處上戶若干中戶若干則曰某處見面人多見面人少酋猾奥味闒之欲唾何諷不俗有司俗而炎廣文俗而冷有司俗而鍾廣文俗而酸喧寂不同俗實一般不有韵人誰爲此席解嘲蓋自右軒陳先生爲吾庠廣文而廣文俗態擺脫殆

盡右軒晉陽名宿博通天下奇快書數奇不偶而仕隱吾汾其作廣文也大率不屑事事但以皐比爲遊戲善琴能詩嗜圍棋口不談諸生厚薄事而留轄好客之趣娓娓不倦夏之日冬之夕庭有月欄有花右軒走小箋寫細字呼召三五同志西牕清話至則煑新茗爇名香展古今淸麗書畫陳秦漢樸質器具精治佳餚脾臆以佐觴詠若酒酣必命奚奴携素琴坐花茵弄秋思一徧若歎甚即援題命筆率爾成詠紙不加點而清新之致在開元大曆以上若坐久則又圍棋丁丁落盡燈花不自知酒之闌更之殘也有官如此此豈酋猾奥味得而俗人者耶以此不俗人作不俗官不獨爲汾庠留勝事亘可爲從來廣文闢生面方幸公久留於此與吾輩爲

世外雲霞交乃當道忽以知章抽簪之志放歸田里此非當道能罷右軒畢竟右軒道厭廣文名目未免猶染俗相更欲拂衣掛冠好去舊山（此亦廣文所難）作壽松間菊逕耳太原傅青主與公友善寓書曰今日眞成無官一身輕矣由此言之官至廣文猶覺此身不輕以此不俗人棄此不俗官昔也蘧蘧然蝴蝶之爲莊周今也栩栩然莊周之爲蝴蝶不更樂最上妙乘哉今右軒行矣汾之紳士思右軒不置求言於余以爲右軒別余愛（不帶廣文氣）右軒之居於官而不溺於官身爲廣文而不帶廣文氣擺脫俗態爲汾庠留勝事爲從來廣文（是廣文中尚品不有此篇文字則廣文生面經不開）開生面也乃喜而贈之以言

廣文笑譜極多得右軒先生又得贈右軒先生此文可林却一切公案然又有一說當日

胡安定在湖州有富王歐范爲汲汲有棟梁榱桷爲詵詵想亦不至如此委瑣 黃赤公

描寫冷腐寒薤情景幾使廣文破涕爲笑誠遊戲三昧也 朱庸山

抹得倒拍得愈高不特爲右軒寫炤更大爲廣文生色 翟一齋

雖游戲之筆却淋漓痛快盡情盡致詩文固有以太露爲妙者非仲輅大才未易語此也 饒公揩

壽李參三序

友人毛錦來曰詩因賀壽俗文以誌銘誄獻詩談神仙非獨俗也且近於誑從來蓬萊三島終須別有洞天衆生波〻渣〻日在煙火闤闠而屐屆張弧好事者輒取啓蘖藍本抄幾句圓熟四六裝點金書塗抹在紫綾錦帳上不曰靈椿（此等壽）八百則曰桃實三千不曰籌添北海則曰嵩呼南山嘈〻耳根令人發嘔（文最是贅財利市）神仙有知豈不從蓬萊三島脫而笑人雖然蓬萊三島言之了覺可聽然半如西遊水滸但可解啼醒睡若欲的確見証便是擲石駕海驅四十萬人入泗淵求折足焉余謂神仙原無定名亦無定處（可爲世人說法）就此煙火闤闠中與成有擺脫垢囊跳出鐵網向王晨君獨領淸福便可笑王喬傲丁令不必借靑虬白

鹿作美題目以擬語參三李公先世以縉紳起家在武平爲門第無雙至公而博覽孫吳書不屑曲屈羙酸語乃由武科領鄉薦會當上書北闕作入彀奇英而公忽鑒止足之戒高卧東山爲耆英社中人物公侄紳雄姿絶倫浩氣拔俗當　皇淸焉興之十一年亦復接武前軫蚤上公車於時後先輝映人有謝家寳樹之喻公之子三人無不聯翩振秩早側黌序蜚聲蔱苑每試弟子場輙高搴赤幟都人士俯而聽其羽扇指揮至其福祉盈門佳祥塡戶雖未必碎珊瑚設步障而朱門曲室夏葛冬裘中酒朝眠彈棋夜半除高軒之過屐齒不驚雖復蓬萊豈能逾此而公又雅度從容無謦咳狀仕義好施無守財氣故有忘形交有忘年交高佻人倫遇之者

各々稱善旣如對明珠而形穢又如飮醇醪而
自醉夫世間聰明男子意氣丈夫如公者固少
然有促矜露肘賦蔡奮者不然無饘粥之憂而
（一片姿心 樂驅膏梁 洸𩕳）
服美人指有爲風雨所飄搖者不然坐不垂堂
而三鳳不再八龍難並有缺陷於人道者唯公
顯名厚實兩有必全俯仰上下一無可憾而以
彼視此詎不紅塵十里人天隔斷然則如公者

眞所謂向玉晨君獨領淸福可以笑王喬傲丁（應法）
令不必借靑虬白鹿作美題目以擬話者矣故
余謂公爲煙火闗闗中一眞神仙蘊玉胎珠可
（以此）
謂仙源伏犀方瞳可謂仙骨尋松問菊可謂仙
（實落數出 方不俗 亦不近于誕）
風親朋僚友車從如雲子弟衣冠映帶如竹可
謂仙侶有水一池有亭一所詹花落帽山鳥下
聽可謂仙境而武地近東海赤城起霞綠湖飛

霧高山峻嶺時有白鶴往來又未必非仙緣今
年公當六袠之一武人走幣稱觴丐言於余以
爲公壽余以凡人而作凡吏鬚眉耳目俗氛纏
（此乃）
繞何敢妄譚仙事然仙家滋味身經者如漁郎
（眞仙棒假仙爲不事用人談一大夢）
泛舟入桃源明州士人步天宮反當面錯過而
門外漢說梅大嚼轉覺涎流不注故謬爲神仙
之說以助公之一觴

全篇佳處全伏在末段一結是王無功劉孝
威諸記大作手近代茅鹿門湯若士無以望
其項背 貓庵
今之啓稿藍本抄者幾人耶紫綾錦幛拈居
吽枉白鹿靑虬問本來面目不可得能于煙
火闗闗中起霞飛霧覺鬚眉耳目皆仙豈非
神手 翟一齋

眞可謂錦心繡腸陸師范

瞿一齋四餘編序

（從至情說起方不是套語大抒想見一）

乙巳歲先嚴捐館舍予待罪武平不能歸愁苦無聊讀琵琶記而賤其後曰琵琶苦書也余以苦人處苦境讀苦書但覺爲吾書忘其爲東嘉書也一齋瞿子與予生同鄉習同業其坂幟于（敘來家常眞篤千友）弟子員也聲同嚶甲午同家弟譜既而分袂天涯歷落坎坷予仕閩而先嚴逝於家瞿子家居

而方伯公終於閩其飲恨終天不及訣也又同憐余曾以例故不獲早遂奔喪瞿子亦以方伯公任事未竣遲遲子扶輀而旋里也適逢又適相同瞿子一日以四餘篇見示字字心血言言至情予讀之淒淒淚下幾不知其爲瞿子言爲（至情至文應心得手）予言者較昔之讀琵琶記又倍情深矣夫至哀無文情關骨肉一形筆墨反覺緒餘然古人如

陳情表祭十二郞文及鍾竟陵之告肆夏沈君
烈之哭麗女讀其編者有其事無其事無不流
連感嘆悲不自勝則不可謂非筆墨之靈也雖
然曾氏擧柩引柩者不前曺娥抱屍雙柏騈々
卧氷哭竹之事世人皆能言之情之至者金石
可開鬼神可告能使無情化爲有情古今人情
不甚相遠也今或以至情之言告人而漠然不
動者矣落陷阱不一引手援者矣豈情有未至
耶抑古人之情與今人有異耶不然則無情者
委曲宕折嗚咽世人
可動而有情者反不能動耶又不然則古人之
一字一珠非深情人未能道其隻字然
所謂感金石動鬼神者亦皆神奇其說而不可
非深情人亦未可輕讀也
盡信者耶此則予之所不解矣還以問之瞿子
先生豈有所感激痛恨於中耶何吐辭之悲
以切也至其章法嚴整警潔眞正古文函璧

文起選本與吾友李研齋共賞之謝石臞
文字原在眼前求奇求深総是談神說鬼剝
不痛不癢作一篇應付話又是皮高肉重人
謂四百年無文字余謂四百年無性情也仲
略先生以眞性情爲眞文章信友也孝子也
一以貫之矣 陳伯宗

歷試卷自序

往己卯歲余年十有四以督學桂科教始籍弟子員越庚辛未遇考壬午以督學李科考始試於鄉闈越癸甲未遇考乙酉　清運方新按臺黃以觀風拔余首自乙酉迄甲午凡十稔其間遇歲考二科考三兩院觀風十縣季考三府縣彙科四子皆首焉甲午始以鄉舉出學回思此

十年來文運三變初則為六朝駢麗之文繼則為砌風削月剝經裂史之文近乃仰遵時禁改而為清明朗正之文夫時文一道昔人以為必不傳之業雖王唐瞿薛亦一宿也何況於余匕（文言換）之文萬不足存何況於十年來甲日改言乙日（語究竟不易斯文）換語之文以余文之陋而歷十年之變則其不足存也必矣雖然余文誠不足存但此十年中

所受知己非一人有手余卷而咄匕嘆奇者有（知己難為知己亦不易此中投合字匪）拜揖堦前把酒相慶期以詞林而在屬同人莫（在文字耶）不耳而目之者有梓其文進之部院大臣稱為晉中第一人者古人有言知己重於感恩余庸陋無似而帖括小技妄受名人鉅公之賞鑑如此予文而不存不足惜也不存余文而并使名人鉅公之賞鑑隨余文以俱沒余則何敢乃檢

舊篋梨取而壽之梓世之觀余文者先原余所以梓文之故則文之是非可以存而不論而余亦可以辭灾木之罪（天下豈少灾木者對此應當汗下）不然若以文視如則將以罪文者罪余以罪余者并累及於名人鉅公之賞鑑甚非余梓之之意也

東坡論文曰漸造平實平實者絢爛之極也

旨哉斯言仲軺錦心繡腸落筆處如春花馥

都○而○斯○文○獨○澹○遠○簡○切○足徵養到○朱滄起先生評

仲輅樹幟文壇○爲河東西具瞻○其八股時藝○乘千餘篇○揣摩極矣○每試輙冠軍○丞稱于當道戶中○言猶在耳也○余于逐隊時○習其文○友其人○而師事之○眞○此○道○龍○象○也○此序感恩知已○若○余○仲○輅○眞○可○謂○知○已○有○人○矣○

晉一齋

戊戌都門爲　祖　父雙壽乞言小引

家有德而不言○子孫之過也○言○之○而○失○實○者○可○以○欺○四○方○不○可○以○欺○鄉○閭○可○以○欺○鄉○閭○而○或○不○足○以○慰○吾○親○之○心○家君字田臣○垂髫讀書○便以聖賢自命○立身制行○義不苟合於流俗○非禮之地○未嘗一涉足也○非分之財○未嘗一動念也○治家以嚴○閨寢之閒○肅若朝廷也○敎子弟以正○無私貲○無私畜○無私衣襏○綽有古人○風也○至其忠孝廉節○表々在人耳目間者○汾之人無搢紳士夫○與兒童牧豎○皆能知之○而能言之○非乘○敢○爲溢○美○者○謹畧譜其事如左○乘先曾祖世居邑西勍香鎭○明季流寇猖獗○家君奉家祖父母○避亂入城○々之中○生計蕭然○四壁皆非我有○茹藜藿○被鶉結○臥雪行吟○映月課讀○泰然也○與執友遂

曉開善遂爲吾汾貴公子而抑心折節文章行誼一以家君爲師以寒家之艱於用也有無相資千金若徒而家君介介自持絲粟必求分明（此等文詞今人不可多得）蓋自傾蓋至白首遂以國家君以方遂以狂家君以狷以格格不相同之人而數十年惟然無間者遂之性情豁谷爲受而家君之心事天日爲昭也家君好施與囊無一文而常憐人貧自

避亂以來汾隣邑隰蒲太吉俱遭寇陷婦女流離至汾者數百人家君傷其骨肉斷殘名節難（所全甚大）保也請之縣盡收養濟院給以月糧又備錄其姓氏里族同遂遣人向郡城及隣縣遍榜示之類以聯屬者百餘人苦心舉子業七入棘闈不得一第歲甲申逆闖渡河士民望風迎降又僞牌令諸生無論丁艱患病不與試者殺不貸家

君自以食餼二十年受故國厚恩義不可出節（始終完人到此方知學問有本）時謁孔廟拔衣冠北望痛哭誓死而歸家祖父母及諸親舊垂涕而勸者滿床頭家君曰士各有志不可強也即有不測以身當之足矣自後避世高卧不拜一客期爲逸民以自老邑大夫聞其名數禮下之終不能識其面歲甲午先祖（根本處不差）卧病不起家君晝忘食夜忘寢衣不解帶者五

閱月祖母故哀毀骨立幾不自保今年戊戌家祖年八旬矣家君未明而省及夕而定一飯之加則喜見於色一飯之減則憂形於面日夕焦勞以供子職奉以爲常明歲已亥家君亦六旬矣夫以家君六旬之年上有家祖在堂下有不肖三人旅鄉舉乘進士呫捩貢自他人觀亦足（此意無人識得）頗慰目前而家君恐懼惕厲無一朝之憔而有

絕身之愛者兢兢爲聖賢白命求爲天地一完
人故也即今不肖乘倖叨一第家君寓書都中
（至訓格言凡爲人子）
日科名末也人品本也勿事矜驕勿縱華侈若
（宜各審一通）
志得意揚遂變所守即位極人臣名滿天下非
吾子也乘佩服此言如奉盈玉敢告四方名公
鉅人備詳寒家始末與家君生平制行知乘非
言之而失實也知非徒掩飾於鄉閭而要譽於
四方也不吝金玉以當闡幽長篇短詠惟其所
賜乘將藉之稱觴兼勒金石以垂不朽仁人之
言百世難忘矣

叙次中全以奇氣貫串故縱橫曲折無不如意　毛錦來

重修後街城垣倉厫碑記

平生不享成福身過處便艾草焚蕪作篳路藍
縷詔追卒瘏綢繆粗粗苟安而漢宮燬爛又別
（感慨係之矣）
是一番人物非獨人事盡亦有數命憑爲余履
任武平始入街見街東有樓房一前踣後敗若
將隨風而圮然猶可幸不及吾身見也至堂後
（衙署中若此如畫）
爲居棲正址豊草叢蔽人迹罕到所存破屋數
間上無全瓦下無完椽風雨攸淫鳥鼠攸穴殘
簷斷壁之下過者視爲畏途蓋止可戴月披星
（敘次）
未許上覽下筆者已復循例登城城周圍若干
（有法）
里高若干丈計塌毀若干處每處少者若干丈
多者若干丈通全城而計則僅存之堞幾於十
無二三及按盤見本縣額載兵米三千石舊有
倉厫頻貯變故以來舊倉燒毀無存上下相沿

於今廿載歷年兵米悉皆儲貯民間以玆軍糧
大事官不能目擊而親檢但聽二三書吏借張
說李舌數斗斛口指千萬無論那移乾沒弊孔
百出萬一兇盜水火之不虞軍士脫巾而呼其
何以應余焦然憂之乃集諸紳衿父老計議修
葺始後衙繼城垣繼倉廒次第擧行衙後建大(根)
(節錯出處皆將來大經濟之一班也)
廳三間左右各建小屋二間耳門相望分爲別

院門窓几間上棟下宇悉油餙而丹雘之命四
城鄕約督率編戶鳩集土石合周圍內外上下
馬道之場毁者盡擧而築之望樓垜鋪之傾圮
者盡葺而新之又造二三公正董事庀林在於
舊倉處所創建木倉二十間々上有樓四圍悉
皆重壁上建大堂以爲收放兵糧之地旁建小
屋四間擇人居住以監守之計自癸卯五月余

方到任七月有分校入闈之行十月旋歸始興
工越甲辰三月而衙工竣十月而城工竣至今
(勿亟子)
乙巳六月而倉工竣二年以來除農忙息物之
(來官民相勸之樂事)
外土木之役幾無寧日雖力皆民力財皆民財
而余之晝夜焦思手口劬勞者亦復與日俱積
(是天不祚武平耶)
追八月而先嚴訃音至矣夫余以簿書小吏遠
(人生舍君父外更有何大事)
辭雙親跋涉萬里就道之日生離死別慽動天

地履任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功名性命都
(袖手於此必費多張皇此都從斗)
(實說到淋漓獻吉之佳篇也)
付之行雲流水亦何樂以土木之役向傳舍作
牛馬但此衙署城垣倉廒諸工作事關切要旣
覺無件可緩而敗壞旣極又覺無日可待不識
(可爲破涕)
前之人何以能相沿至今也今余謝事將行矣
衙成而不居城成而不守倉成而不積矣自惟
(亦皆從君親々切處做出)
有生以來從不能坐享成福區々之勞豈敢以

功自居但使後之令兹土者居處有宅守禦有城積貯有倉事余之成惜余之言而不笑余之多事也則幸甚

人人都要成福處處都是傳舍風雨綢繆固自不同多事郎是省事則又非其人莫解文已在西漢以上 翟一齋

事理鄙瑣難於結構先是

先生命予代斷業已屬稿及見此文叙次古潔文情綿邈若庖丁解牛砉然奏刀遊刃有餘殆令人吐舌至地 朱庸山

先賢嘗言于鱗弇州詰屈波折情至不及宗子相氣暢不及吳明卿余于此記亦以爲在王李之上蓋于情至中寓曲折暢洽而錯落仍不失記體黃州竹樓徒寄慨耳 黃赤公

中間次叙幾於考工之精嚴矣至前後結構止是一片眞誠歷歷落落無一語居功見長故使人臨文而思臨文而嘆 謝石臞

重修武所紫陽祠碑記

邑有庠以祠先師而先賢先儒悉配食焉古也就先儒中擇一而崇祀之非古也緣武所在先朝人文蔚起科第蟬聯擬之城內幾於青（氣象）奪蔣山（萬千）碧分淮海飲水知源自宜武陳明禋然以去城稍遠上丁釋菜或不獲一一觀聽乃建祠于所之某處特進紫陽而崇祀焉既以申將事又防（此忽不可少）其貳于邑非古制也而未嘗非古意也祠久傾圯今年諸生葺而新之事竣求記于余々思紫陽爲宣尼第一功臣澤又特沛建南祀之甚善祠開建于前代不應坐圯于今日新之又甚善工既成非勒石不足傳久而勒後記之又甚善但自帖括道蕪章句効迹經生拙守最籓頗似蠹魚出沒一般蔬鹹（胸中大有不平肇下絕）乘鐵一字難殘青雲白

首（無底糊）渾是牢落龜山泗嶧幾於塵飯塗羹何有于紫陽雖然寺廟庵觀是二氏一養濟院園橋壁水亦是措大一香火堂爲二氏自合木魚清磬禮拜如來天尊以當一粥喫菩薩爲措大自合子曰詩云禮拜至聖先師以當一青衫教主二氏不婚不宦盡日是呵佛罵祖若要到坐青蓮騎白鵬騰鸞駕鶴南海西天地位亦是痴人說（氏何人太都中）夢然不如是則彼法不行措大不耕不買滿腹是易象春秋若要到賦千金字一絹硯捧太眞（措大如是未晩影外逐影）宴撤花炬地位亦是存爻追影然不如是則斯文益賤祀如來天尊者不必皆開山始祖而百萬須彌三十諸天皆是法門祀至聖先師者不必皆顏曾思孟而江都以後白沙以前莫非吾道況紫陽爲宣尼第一功臣又澤沛建南烏可

以不祀祠所建于前代而澌圯于今日烏可以不新祀矣新矣將以傳久而勸後烏可以不記于時董事者則有若某乙鳩財者則有若某乙工起于其月日落成于其月日例并書之以埀不朽

奇情妙緒層累而出有次第有法度 徐靜庵先生

不是新紫陽祠是新當陽爲武所諸推大說法 遂晩閒先生評

重修梁野佛殿䟽

余素不佞佛而支遁情癖未能盡忘但幼閑一室不獲如司馬子長遊遍名山水而文思益高閱從圖書詩畫得遊勝境亦不過誌梅止渴意想姑燕耳聆西湖作卧遊而已武邑有梁野仙山舊於輿志得之知其峰巒奇秀洞壑幽深頗爲世外奇觀然地北天南無緣躡屐一登壬寅冬遒以簿書小吏筮得武平時竊謂咫尺名山庶幾隨喜有期不意簸任以來離愁之感轆轤於心案牘之塵堆撲於面除之郡之省禮拜嘗道之外思求片刻清暇探奇尋勝揮麈尾談鹿乘入香山社覓空門友不惟無其時抑亦無其趣昔時峯巒洞壑得之與志者（水窮山盡處未可謂文章無緣也）仍然作卧遊而已今既謝事將行矣忽僧某以重修梁野佛殿

求疏於余匕思梁野而不見見梁野僧如見梁
（見斯文亦見文心之孔匕玲瓏毛匕條暢不覺起舞叫快）
野焉見僧之以佛殿求疏如見梁野之瑞煙飄
渺香林叢蔚而徘徊於龍象側焉又如見佛殿
之瓦角淋漓柱石欹撑風雨鳥鼠之不蔽而往
來瞻眺之蹟然而無色焉夫余以卧遊之梁野
（募疏從此想轉出其文）
猶不禁一往情深矧玆土之朝夕娛遊於斯者
（心斐曾豈操斛家所能測識）
乃任其傾圮而不爲之所山靈有知豈不睨而

笑人所望拔去吝根共圖弘誓累土成山積腋
成裘使琉璃改色瓔珞一新異時有負支遁癖
（此篇結法非深于大家者不能辦）
具子長才載酒一壺聯朌三五携淸風邀明月
葛巾素屐逍遙於梁野之上者當不許余之爲
佞佛也

好一幅募緣大文字當是戒禪師後來武平
現身說法
孫頤初先生評

佞佛却不爲佛募緣乃別有緣文思益高當
是世外奇觀山靈有知其夢中耶紙上耶然
已供其筆下矣 瞿一齋

未至梁野已儼然一梁野在目然筆端絶不
從未至點染是仲輅眼高不落窠臼處不謂
昌黎從千年後得此知己 健公播

哭父文

(可入雅頌)

嗚呼我父光大之德造物所篤忠孝節義不降
不屑言行取與不徑不曲書破萬卷經濟滿腹
時事相違坐老山谷蜀犬吠日橫遭謗讟含沙
影射波浪擲撥此際自許倒腸一副鐵骨氷心
百折不屈痛哭歸來尋松問菊淸白傳家(聲震)寠藿
毋肉義方課子匪耕伊讀嗚呼我父千古完人

(天地[illegible]微雲宵)
一生僕僕食無兼味衣無全幅但爲兒曹辛苦
勞碌旅等不肖妄想痴心長受劬育滿望下稍
廿草春絲誰知鬼神虐我太毒嗚呼我父得病
之日孑然煢獨旅也西征鼎也北逐乘以一官
萬里水陸莫侍湯藥安問饘粥宜到易簣旅歸
促促執手一訣倏爾瞑目嗚呼痛哉乘罪丘山
宜受天戮胡身不夭而父是速計乘之出(情至文)豈爲

(生可泣鬼神)
苟祿陌上生離泪傾萬斛而今果然遭此讀蓼
乘之髮妻就乘斗累父常憂念慮其薄福後父
三月亦登鬼籙嗚呼痛哉回首白雲淒然風木
生未一面安用酒縮此恨終天無處啟告腸斷
天涯幽香一馥靈若遙臨同我一哭

廿幅斛淚立言有體同爲人子者不堪再讀
鍾超一

天性至情字字皆血
不孝與仲兄同里人
也又同東瀛夫子之門又同令弟甲午譜昔
兄以伯大人喪在闕未奔哭不孝以先嚴喪
奔闕哭又同也所不同者雲泥之隔耳茲不
孝之奔闕而哭也兄又官于闕一切旅食俱
託之愛我者至矣何日忘之何日報之耶昔
人云對君情欲死不負百年盟與其獨今一日孰之謂

祭小祥文

嗚呼我父之棄世也於今一年猶不獲子志倘柩而一哭也是可憐也養子者毋如父之垂死而各處一天居官者毋如乘之生不能養歿不能葬而猶靦顏而偷活于人前想去年此日之呼兒不見而朝露遽焉卽碎乘于靈几繐帳之下亦何足以告無罪于黃泉

淸紙血淚文更有古法 朱孺庵

祭李叔元文

嗟乎李生竟遺世以何之余之失怙也生哭之余之喪偶也生哭之生知余於形迹之外而慰余於窮愁之時挽余以將去之轍而錫余以如花之詞余方望生爲的盧之高躍而垂天之展翅孰謂生遽去余而長卧也而安能不動余之深悲嗟乎李生仲尼癡臨於子路伯牙絶絃於子期如生之皎皎玉樹而不克少享乎維祺信可見吾黨之衰落而天道之無知余思生而不見酬生以生前之哭而奠生以死後之危想幽靈之不昧庶彷佛而在玆

昔者夫子曰余惡夫淚之無從也此其爲淚之從者乎筆之頹傷每信手皆靈殆丹頭早訣非止牙慧發花 黃赤公

感嘆盡情○層折盡致○與徐天池祭胡少保文○

可相伯仲○朱麝山

先大人哀啓

先嚴生平制行○恐以聖賢自命○事親孝○交友信○

與人忠○言行取與○一介不苟○苦心舉子業○七入

棘闈○未獲一第○甲申逆闖渡河○即慟哭入 聖

廟○焚衣冠○棄功名○誓死不出○混跡農夫終其身○

生不孝三人○旅鄉舉○乘進士○聯拔貢○雖稍幸成

立○而○教○育○之○恩○垂○老○不○倦○栽○水○之○養○一○滴○未○奉○

今年四月○溘焉見背○乘以一官○羈身萬里○病○不○

與○知○歿○不○與○訣○殮○不○與○哭○眞天地一罪人也○終

天之恨○莫可名言○敢求 仁人君子○各賦情悼○

以寵亾者○乘生還之日○將沐手宣讀○薦之靈几○

不獨不孝百世難忘○即先嚴亦死且不朽矣○

仁人孝子○開口便自不同○一字○一句○都帶血○

痕○程一齋

回王房師書

恭惟師台家傳史學手扶文章年少登朝桃芙蓉之出匪才高能賦抒錦繡之凌雲囊者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既而較文天祿遂秀儒林乘何人斯亦玷異等猶記逐隊長安觀政入部乘以（卽此從已泡別流俗）徒步僕僕於風塵溽暑中者數閱月老師顧而樂之頓成往事矣乘自歸里以來自分骨相奇薄閉戶深山期與家人父子共樂晨夕誓不敢投供候選向苦海問生涯不意挨次除授竟得武平聞命之日闔家惶懼不知所措將欲抗疏陳情奈新例森嚴牛馬小吏自覺叩　閽無路就道時雙親執別旁觀流涕萬里孤踪性命若（不遇盤根）寄眞木石所心碎也及抵任見此處風土荒涼（錯節不見利器）人情澆惡俞以接壤江廣寇盜尤斥舊所稱難

子洞大帽山自開闢至今久爲賊藪者皆寄遁肘腋以茲積憂填膺宦情益冷七月復有較閱之役往返酬酢千孔百竅費不可支嗣後卽具文乞休謬承上臺俯念新任無過曲賜批留覥然在事忽忽一載日夕公私交迫擠眉相向計前後負逋不下數千金才旣迂踈量復鄙窘形銷膽落縫食都廢居恒伏思乘以一介鯫生忝居民上莫非老師臺刷羽飼花之德擬遣一役奉候輿居而空拳赤手拙於詞令輒復中止茲承五朶飛下旣以瓊瑤沐手拜讀感愧交集所諭事自當竭力分任然令親駐篤月餘彈丸一區見聞難掩民間詞狀匪告浮來索加增則爭（朗朗言之絕似監）墳占山諸瑣宂庭質時鵠面鳩形相對欲嘔無（門）論別有所求難以相應卽奉行贖鍰猶須庫內

擬解不識王微齋當日何以能臥治之也今令
親栖遲不耐苦辭告歸門乘以投轄無用不如
聽其報命敬附書冊少申微悃陸庄致誚古今
所羞身非頑冥寧不勉省無如勢有不可力有
不能仰惟老師臺以清白自許以道義相勖雅
度汪洋倘能恕人於禮數之外則受惠多矣乘
目今絶意仕進力求掛冠待明春遣發儆眷後

當早作歸計閒沅湘之間山秀而奇水清而駛
老師臺侍太夫人溫清之暇箕踞茂林修竹相
山水文章交情宦業俱在
隨青猿白鶴咄咄作世外神仙他時有葛巾素
筆墨之外
履以貧賤子刺啄門外求見者即門乘其人也
倘亦不蒙呵叱否

才子風流有此門生賢師友自相諒於形神
之外　黄赤公

山秀而奇水清而駛文曲而逸情愷而至人
與千古矣　毛錦來
非常往復之文一出才人口便覺含吐皆香
廷迴檖態筆高耶韻勝耶吾不能測其所從
來　程一齋

薦琴者呂雪鶴于王年丈

客春公車北上滿擬年翁錦標高奪不意調高和寡竟爾砕琴燕市豈吾絃當更耶抑知音自（世上人多知音少）希耶朱陽纔罷白露驚秋金風起矣胡床南樓書聲夜靜再爲美秋思一遍異時閙絃賞音定（此中淸韻能有幾人消受耶）有收焦桐於爨下者惟年翁善自愛耳雪鶴呂子流水高山可謂伯子後身年兄明時倘歌而和之雖未必霓裳天上示族幾芳心自許也一笑

文心琴心寄託遙深 朱庸山

桐風蕉月別有況味寧止梅花三美耶 薛嶷瑞

寄同窓書

南郊泣別啼痕猶濕而間關數千巳忽忽將逾年矣想我同社諸君子朝歌暮誦譁然聚首獨（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使天涯愁人遙遙作武平正堂未識臨風把酒時可賞一念及否做治苦狀具見於家報中諸（不到此地惜不能攢顰）君子骨肉相契闊之當爲我攢眉蹙額也家中（未必蹙）事無大小念其遠隔江湖不能照管凡可藉手處幸共贊之毋作尋常親友視無況屬脊晤面何期臨楮泫然不知所云

天下攢眉蹙額處不止武平正堂爲然以此視聚首歌誦何曾天淵讀此書知仲輅之不忘貧賤也友道交情于斯想見 逸曉聞先生評

寄周邑侯書

忝鰭不腆附往未蒙槃茹復承佳箋遙飛天涯愁人捧讀之餘不覺感慨交集小伻來弟卽恐詢新政知老父母以菩提心腸作召杜事業敝邑剝極而復正在此時雖黑子一區斗栗寸絲皆損良吏清俸然寄邇仙鄉親知故舊猶得過而逼問視弟越數千里與洞蠻雜處千愁萬苦都鎖在眉尖不獲對骨肉一話衷腸者大有間矣弟官居一載鷄肋滋味領畧都盡今已絕念仕進力求掛冠倘秋風蓴鱸果能見許於當道老父臺廚中有秋希爲薄釀數斗俟弟葛巾歸來當剪燭西窗細話南中風景也茲因羽便附候台祉天外荒函臨楮惶灰

數行風韻自厚不惟無隔靴搔語而江南謀野集習氣亦一洗殆盡 黃赤公

寄逖曉開先生

一別數千里湖山之槩領畧幾盡而宦愁旅思祇覺觸景悵然奚囊都冷落矣武平之狀具詳於家報中共無奈墮落塵網無路擺脫回首酒壚遠在天際何時一樽重與細論先生能不念之耶先生與舍下爲再世通家又得幸附絲蘿家中之事當視如一體互相援引毋以小嫌遂使傾蓋故而白首新異時我輩相遇畢竟不比尋常卽有不周萬望原宥心事萬千捉筆都忘雲白山青可勝懷想

亦可想曉開先生之爲人矣 黃赤公

尺幅中無限烟波 翟一齋

再寄傅二公

不孝以父母之身自鬻於當道胯下生死去留（即此數語便可痛哭）總爲他人蹤跡豈復知有自雲親舍耶不養不葬不祭伯喈所謂三不孝罪通於天不孝身受之矣接來札知慘毁餘生不爲仁人君子所棄尚欲撫慰收拾置不孝於人數中感何可言聞訃以來求署之詳與知蹈水火者疾呼望救而

天高聽遠眼枯見骨未有發慈悲行方便開籠（此段眞情）而放鴿者徐庶方寸已亂吳起親喪未奔知仁（惟知者可與言）臺閣之示爲不孝一罷發也因瀉嗚咽黯然淚下

情見乎詞　饒公楷

傷心固不在多　程一齋

柬饒公楷

有奇文者有奇窮世間不文之人癡癡呆呆天定將美酒肥肉付渠皮袋中消受即同是能文而詩工應制文善奏議一種紗帽氣與富厚相（此氣從來不免）近世之所謂臺閣體也然而性靈亦少減矣獨是以磊落不羈之才遭潦倒不平之遇胸中塊壘筆下風霜發爲文章率皆自眼罵座帶哭帶

笑不快不休故其怫世處在此消福處在此其（文人）戲傷元氣處亦在此（痛哭在此）滿紙秋氣自與貧窮短折有針芥之投屈正則賈長沙李長吉近代之徐文長盧次楩陳白霎皆其人也僕平生不善屬文然偶爾執筆便夜郎自大妄欲橫唔古今以潑其潦倒不平之概故凡世上作者麻麻木木不痛不癢之句皆過而忘之以兹傴蹇一官而

家如晏入朝夕薪米之資至於不能自給仔細
思量未必非劇(作)側(妝)元氣所報也昨接佳集讀而
快上而手不釋卷牛馬奔馳之中急欲掃涸竟
之如宗高士祿遊山谷見奇芝神卉繫之帶上
歸而圖其狀曰聚芳圖幾使我癈食易牲矣究
竟有何他賞亦只爲其磨礪我輩慈悲俗子能
發其潦倒不平之慨而已沈君烈云人生何必

世俗甚何必鬼神憐但願對偶男子大吐肝膈
痛哭一場足了事矣君文不爲富貴人所喜君(富貴人未必肯)
窮(療)又非貧賤人所能療伯夷之餓于陵仲子豈
能救予買山溝助所謂窮秀才人情則是紙半
張也以君之才代官家捉刀豈在沈嘉則王百
穀之下然已到處說項就中服者十七疑者十
三或有以昔年方伯之事爲吾兄累者弟未之

信也果爾則兄之名以此事而傳兄之文以此(傳)
事而益奇兄之遇竟不免以此事而益窘矣如(此數百遇便不窘)
何如何尚能留滯數日否稍暇更欲一構細論
但拜迎僕僕不敢訂期耳挑燈草復隨筆所到
話無頭緒幸唯鑒宥
文章知已原非偶然針芥投合不爽毫釐公
揩得此何愁前路也　翟一齋

雖信手拈來而氣高格老筆墨間皆具古法
此爲必傳之文　謝石臞

詳請署事文

卑職罪大惡極，不自殞滅，禍及先子。八月日忽接訃音，不覺魂魄飛散，心骨俱碎。老大人恩愛下寮，視卑職猶爲獨摯，聞之當代爲扼腕三歎也。卑職伏思居官丁艱者多矣，而卑職重之以失偶；中年喪妻者多矣，而卑職重之以失怙。千愁萬苦，萃於一時，身匪木石，誰能遣此？堪憐之狀，試爲老大人約畧述之。職父有子三人，得病之日，無一在側，旁皇中庭，竟如煢獨，不惟藥餌莫侍，幾於含飯不供，其可憐一也。職妻以糟糠薄命，萬里相隨，一旦夭亡，幼子弱女俱未成立，有知者魂滯屋角，無知者錯愕柩次，其可憐二也。（腸寸寸斷矣）妻既溘死，子女不能不歸，以三歲之兒涉萬里之路，母既見背，父又不隨，臨岐呼號，道路流

滯，其可憐三也。職自一年以來，奇灾疊禍，剜肉補瘡，日無寧晷，今當卸事之時，囊空如洗，負債盈千，縱上臺憐貧恤孤，不加責備，而水陸天涯，資斧不給，呼昆呼父，乞丐無門，其可憐四也。凡此苦狀，總緣罪業深重，爲天地所不容，幾回自思，惡欲早求畢命，又以未赴父柩爲恨。今特具文顯請交代，仰惟上臺俯念二載牛馬，迅遴賢能赴縣接官，使卑職得以早晚生還，則生者死者俱當啣結無既。至任內起存錢糧十分清楚，並無掛欠，但武俗刁頑，人情薄惡，聞訃之日，忿多掣肘，其善後瓦全之策，尚特老大人函蓋主持而已。憯裂餘生，不能叩首崇階，肅此申稟，統祈鑒憐。

讀陳情表而不淚者，其人必不孝。今陳情表

具在也而淚者誰耶其不井石者即已萬幸矣 翌一齋

四肢酸楚悲凉淋漓愴切行路之人亦爲流涕 張昌文

再上府廳請署事文

爲五籲天恩允放生路免死他鄉以廣陰隲事

竊照早職父死於前妻亡於後白髮之老母臥

病在床呱呱之幼男伶仃在里有天難訴無地

可生積憂填膺病勢日劇屢經籲請署官迄今

未蒙詳委晝夜焦思不知所從伏念烏鳥之私

貴賤都有首丘之願愚智同心如職不孝罪人

據理自當遄逐況復縈縈病骨於情尤覺堪憐

倘或羈留異地不得生還縱積纖餘生無足深

惜而職父職母死者含恨於九泉生者負痛於

萬里誠木石所心碎而行道所感泣也仰惟上

臺垂恩孤子廣行方便鑒疾呼望救之情施開

籠放鴿之德早詳署官赴縣接替使職得生還

廬墓一慟先靈則啣結之誠歿者存者均當矣

之無窮矣○先生聞訃之日○慟動天地○力求去位○士民籲郡請留者○不下數百人○當事惜其賢能○再四慰諭○先生展轉哀懇○越期始得解任○此文特見一斑也○

朱庸山

諭開徵文

照得本縣○不孝罪人○親喪未奔○何忍昧却良心○覥顏受事○但錢糧關係考成○不惟功罪所出○抑亦去留攸寄○一日在事○此責不容他諉○蒙上臺再三慰勸○不得不揮涕忍淚○勉強從事○至本縣在武二載○所獲宦資○爾縣固可指數而知○所遭奇變○爾民亦可捫心而揣○目今交代之時○各年錢糧○未完十分○則賠補十分○未完五分○則賠補五分○際此奇窮極苦○父○子○妻○孥○既○巳○生○〔眞○不○堪○〕離死別〔○再○開○〕資斧萬里○又○復○無○力○生○還○爾等各具良心○豈忍使苦塊棘人○代為地方受累○茲特苦口勸諭○凡我紳士百姓○念本縣履任以來○在地方未至大為不肖○當此拓落天涯○遭際不偶○各宜踴躍急公○盡數輸納○在○爾○等○完○爾○應○完○之○正○供○原○非○額○

外苟求在本縣不受地方之拖累便是苦海生〔當今日在昔海中者何累〕
計〔果耶〕此眞良俗此眞厚道不然貽累之苦害在切
膚無論紳士百姓勢必大破情面一體重究漸
倒煌々三尺具在爾等各宜自愛毋使本縣寬
厚於二載而已甚於一旦也特諭
一片至誠心無溢語亦無飾語　楊允大

初任關縣曉諭百姓文

爲瀝衷心述以曉愚氓以杜弊實事照得本縣
以饑寒薄命遠別老母跋涉萬里到此繁難重
地百務焦勞積憂塡膺遂使五內受傷日向參
苓作生活以玆萬念灰冷力求掛冠奈上臺再
三慰留不忍罷斥今無奈扶持病軀勉強從事
自惟簿書俗吏從此做向前去未免與地方有〔此緣因有耳〕
數年之緣倘區區之心不見諒於百姓則或衙
役借端索騙或棍徒無風影射異時日積月累
雖懸魚載石之節不能家喩而戶曉勢必使夷
齊與盜跖同譏不惟名節可惜抑亦王章可畏
玆特披瀝心肺以與百姓約本縣幼讀詩書稍
知廉恥論家聲則陰德頗重於鄕評論居官則
遺愛頗著於舊治任事之才雖不敢妄附于能〔才守人々能言之當此時〕

吏潔已之守廉幾（如先生者幾人耶）可見諒於通國今雖牛馬僕
僕未能爲地方造一日之福然受任方新未嘗
一詞未屈一人未罰一紙未過一錢正可暫告
天地暴白心事以杜未來之弊實以作後日之
左券本縣在兩縣充一僕皂差頭之用者也比
錢糧催夫馬修衙門辦供應此皆分所當爲職
所不得不爲自此以外衣不求適體口不期甘

味青蔬自飯水蘖自矢止期告無罪於上臺告
無罪於百姓至於詞狀一項討債索增酒家鬪
毆諸小件業已槩付不理其或人命姦犯以及
上臺批發事件不得不爲民審決者不過據一
定之理執一定之法是非曲直職見所到三尺
之意皆不敢欺倘或貪婪壞法或殘削無辜或
授意於書吏或假手於原差（平常節供有至理）或家丁傳話於轉

簡或衙胥挾嫌於暮夜或有錢則曲開寬路無
錢則法外苛求或意有屬望則小事變爲大事
或犯係赤貧則大事變爲無事凡此不肖行徑
有一於此明神天地是誅是殛此本縣亦心自
意可告無罪於上臺告無罪於百姓者也其或
鄉紳囑託或勢要壓制不得不稍〻圓融者亦
必於臨審之時面向兩造說明始從寬釋若求

枉法徇私出入人罪則如山之案斷不可移但
恐衙役作弊簧鼓愚氓歇家包訟誣詐鄉里有
指其書得用者有岩承行代稟者有指相公索
禮者有指官家小包者有牆中說騙包官無事
者有揣摩意旨預報輸贏者幸而得中則揚〻
得意即或偶輸又謂非我調停則法不止此凡
茲弊竇本縣一經訪聞定當盡法處死但恐若

葦蹊徑百出本縣耳目難周爾民一中其毒便易惑難曉勢必使衆人之罪皆歸於本縣一人（根本之言）之身此本縣所日夜捫心不敢即安者也自今昔日曉諭之後爾民倘能鑒予之心諒余之不欺凡有詞訟到官宜靜聽審理勿聽旁人招摇勿受衙役煽惑勿以有用之錢飽衙蠹之腹而（眼前言語一經）（大手郁作絕妙文章）復以衙蠹之作弊並疑本縣之不肖則本縣與爾百姓實均享無事之福矣特諭

絕去諭示套語宜抒性情經濟此大文章也勿徒作案牘觀　廖柴坡

先生初莅武平遺愛在人再補於閩惠政卓績未能殫述太抵以眞學問爲眞事功內外表裏如一周禮六廉先生一身兼備之指目爲霖爲雨以治閩者治天下勿難耳讀斯文具見一斑　受業陳芝仙

戲作孔廟讚

善不及菩薩威不及雲長身後多不肖之子弟（千古同嘆輕口拈）生出前無有用之文章差矣既係之失路誤置身於夫子之牆每欲叩之以覓齋餕之術却怪嘗日之先我而絕糧

子弟固是不肖先生未免吃虧餓餓原是自餓絕糧何由得糧安得起先師一問之瞿一

齋

自題小像

是惟見惡之年。乃倩丹青以傳。面目可憎。匪闕珠玉之在前。髀肉漸長。空訝馬齒之堪憐。或曰。似矣。或曰。未然。我亦不知其果似與弗似。且置牙軸而高懸。十年後再圖。老醜回看。汝毛髮鬚眉之與歲月而俱遷。

十年後秘書院大學士。平章軍國。霖雨四方。

道充氣移。當不復似。武平令時。日效陶元亮。攢眉對客也。

黃赤公

子佑小像

此汝十六歲之形也。憶余壬午。同汝是庚。乃初試於鄉闈。既妥覬乎鹿鳴。問汝今日。果何所成。看汝眉宇。俊俏聰明。人亦有言。福不虛生。我今念汝。如珠斯擎。毋毀汝體。毋搖汝精。（可作古銘）學不可以日孳。心不可以目盈。想我生之德薄。非敢望汝以跨竈之榮。惟書香之可託。庶無忝乎乃祖之

名。

常讀此便是一幅西銘。亦是梆訓。亦是陶箴。

黃赤公

先生退食之餘。呼吉人侍側。講說經書大意。然苦於目疾。不能久視。常偃仰床上。口占論策。令吉人手繕。至歲終約有二百餘篇。靡不精妙。今吉人驟驟有乃父風。家教誠不可緩也。

朱庸山

朱肅山像讚
頭不戴進賢冠足不穿早朝靴茂樹之下可以
（七耶八耶一而）
婆娑拳石之上可以嘯歌置兄於竹林之七酒
（已矣）
中之八未知其孰弟而孰哥掉頭之童子一似
聞吾兄之韶語而衞閒誰何兄必日善治汝茶
（妙語解頤）
倏仲輅至而與之相招於煙雜也呵〻
茂樹拳石七賢八仙俱在仲輅指揮中固知
不健烟蘿也饒公栖

金長汀像讚
帶一串牟尼珠類頭陀而多鬚想君以菩提心
作經濟事俎豆黃面之瞿曇維緇衣維朱紱禪
（君身面何仙屬）
戲佛而不能乎儒然則亦借丈六金身度我於
拙宦之遠〻也何如君必日余
參禪戲佛而不能乎儒仲輅自爲寫照也然
而亦仙矣　毛錦來

陳醫生像讚　旁有擣劍者
佛不是一味慈悲故能降虎伏醫不是一味參
苓故殺豈療毒陳子隱於醫而胸多劍術故局
稜閒濟乎桔易水之歌酬而擊筑雖然善而藏
（多是爲文起見）
之於匣恐涯江越湖神龍合而作蟾蜍之切玉
一味慈悲便是癡呆文回騰捌而上矣　史幼
餘

山人郭環金自畫像讚
爲人寫眞則得之於眼中爲已寫眞則得之於
鏡中雉之舞犀之惡知不能自變妍媸于延壽
之手中鏡中人畫中人庶幾兩遇於虎頭點睛
之意中
眼中鏡中手中意中總在無可解中是善於
點睛者　翟一齋

鍾超一像讚 善酒像又不似

貌之龐也知卜氏之入見至道而戰勝腹之大也知淳于之酬飲一石而尚醒聲妓之滿前也知王謝風流之左笙右竽而迭聽雖然過於豊下未免疑其若似若非而無定文長曰冶氏增銅器敢不應

文亦黃鐘大呂 金濬希

薛凝瑞像讚

其貌澤其氣揚其眉宇溫然而如玉其腹笥便便而莫測所藏其長松在上像骨重神寒之傲雪而凌霜其芭蕉在下像青燈午夜之雨聲瀟瀟而伴讀於鷄窓其擧頭紅日像他年之頂摩青穹而和鳴於朝陽其口授一經像今日之風淸絳帳而聚生徒於安定之堂

朴而華麗而有體 張昌文

王亦三像讚

王子以像索讚於予予閱三展矣而予足不及停手不及書目不及展卷而一晤其眞則予之僕僕於風塵也甚矣臨岐取而視之見王子不彩不屣一閑身也見王子遠朝市近山林携仙童而坐花茵也予無以贈也姑取成語而效顰曰

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取成語天然合拍 朱繃庵

孝思堂詩集

汾西侯七乘仲輅甫著

留別長汀金滄希年翁

汀水如刀官柳老茂陵西歸紫燕小輕裝未綰
龍頭劍陽關一叠故人少梅雨昏ヒ榴花燃衰
燈序別如長天寶劍臨岐夜色鮮爲語王陽早
着鞭我去湖天芳草碧回憶河陽萬樹色蘇李
千秋空脉ヒ南雲北雲何處客

（應如水交合有神）（妙絶老長）

詞調琳瑯音節悲壯直欲作者之壇矣敬服
敬服 朱滄起先生評

贈潘元吉

馬周半落新豐客賤賣文章希世澤凌雲不逢
楊意識誤殺當爐頭皓白潘郎亦是奇男子不
鳴不躍坐汀水朱門自有三千士落後濤聲吹

（氣吐崩露華搖五嶽）

不勉長劍倚天夜ヒ吼無聊奈醉高陽酒安得
西京補衮手一嘯青雲煥星斗
月白風清霜紅露曉非解人未易伸手
倚天長嘯抜地酬歌西京人已避三舍

陸范瞿齋 師一時

邵武張二府尊入鄉賢祠詩以頌之

予丁艱未回

江漢風流萬古情風宋壇上秋草生紅蘅白雪

（起法絶類工部）

今已矣張家世澤獨崢嶸文章生前名死後璧
水流芳羅俎豆白笏盈床人如竹不數當年燕
山竇嗟予抱恨極終天幽芳泣鬼斗牛邊江干
遊子空寥落楊雄秋室有誰傳

（句無限恨在其筆端）

風流絶調 張昌文

秋草春雲別一寄慨 楊允大

挽李叔元

予丁艱諸同人周旋喪事者王
子憲鍾子大鵬俱相繼亾叔元

誼最篤未一月亦遽爲逝矣傷之故作歌

巉山峭壁彌天黑劫火業風行不得獅頭作怪髑髏飛玉碎瓦全公道塞嶺南梅樹雪霜寒葉盡枝稀鷄骨单揺落不堪仲文賦月昏星憐夜漏殘寂寂之中誰相顧仰須風雨聯三五青松不改歲寒心修竹常蔭窓外路豈期天地太無情彌月頻將兎鼓驚少微夜犯高士臥最足傷

心是李生此生意氣眞可惜十乘明珠趙氏璧（靑燕棄竟失）（好友白玉樓又添名賢）奇字不誇幼婦碑詩才高奔江花戟知子書劍有根莽憐余苦恨極天涯睛裡點頭心自許不言不哭但長嘆我當多難愁欲死爲君扶藿一倒屣元龍湖海故人稀仲宣樓頭交如水客散孟嘗能幾個可堪履臨後先趾君家自也詩無敵風吹夜郎江上溺君家賀郎眞奇才賦就玉樓何處死知君夜臺不伶仃携手數贊上天庭（可謂記室有人）爲傳碧翁主記室廻來莊膺錫九齡郎眞奇才自自無敵毛錐來生死交情慷壯淋漓寧止睛裡點頭耶

翟一齋

媧皇廟募緣辭

邃古之初黃碧分下排海嶽上星文南有堺兮（從此說起方見來歷）北有柱斷鰲聚灰於今閩閩道不周頭可觸共工之敗絅涿鹿天公震怒下眞龍生得媧皇掌六軸媧皇一飛上九霄空中殿角任逍遥捫取海遼五色石撑持半壁功不祧借問路空何處道姑射西來一山堡至今青史無傳焉只留古廟坐蒿草古廟當年香火繁豚蹄麗酒走諸村後來兵燹何禍叠百家今有三家存憶於戲媧皇之靈亘萬古不爲殘黎來禦侮田里就荒

人白骨危矣土僵不四塔蒼鼠古瓦風瀟瀟琉（只一補字生出許大議論）
璃的爍半欹搖銕石補天不補廟社敧無聲空
寂寥有一杷人來坐此呼得孑遺從頭指麾來
禾黍稱豐稔必爲此廟地舊址木石之資須十
方說化檀那借廣長大家要記天鑒日功德乾（與七大功德）
坤不可忘況乃封豕從此息人神再來安樂得
補廟不似補天難請圖弘誓起埏壇

五色燦爛應是補天神手 沈天木
天鑒月自有大文字撐住 權一齋

望江郎山

雙峯突兀倚天立鷲鵬回鵬跨不得界破碧空
龍虎怒擲星凝日昫如壁秦妃捲簾邀鳳處老（龍來索不止翻二狄風淚也）（此等句出恐老）
桐無枝亂百尺直從巫峽逝飛來夢到高唐雲
雨濕劉晨無計入天台霧擁九里山頭黑多情

欲訂道林約指點炙轂自羞澁
壁立千仞塵視一切有此氣概 金滄希

謁隰州侍郎李五庭年伯 有引

侍郎李公與家君爲布衣交歲已亥以
祭告山川過里特使走宇來候兼寄其
單封三代 恩綸九月初乘以父命往
隰晉謁賦此

今之工部舊倉場望重當朝姓字香登封不是
尋常事擇得新綸入故鄉故鄉東去二百里有
公舊好布衣士公來不棄走雙魚懇懇寄取玉（冠紫佩玉懸宜登之淸廟）
皇字王皇雨露下晴天紅雲一朶近日邊老臣（明堂上）
事業再青紫單恩特錫得光先先先先王府開御
寶貼封宜上高曾考丹鳳御書翔空舞瑞氣遙
分汾陽甚乘也趨庭珍若金沐手宣麻喜且深

喜公身長不五尺能起九原得歡心我亦書生
(今日書生白面與時牢相點頭)
空自面承恩曾步明光殿而今尚自飽風霜對
此那能不歎羨時惟九月望重陽造公之里拜
公堂休〻雅量真忘分杖幍風流意何長斯須
握別東門道人天一隔又浩〻願公還朝達紫
閣長憶故人卧蔦草
是造五鳳樓手此等文字勿第作聲律觀也

陳伯宗

最平常話一入仲幍手便覺橫絶千古奇才

許才程一齋

壽太平衛先生

平邑衛先生方嚴自舊名不逐五陵步山斗在
鄉評昔與家君始相好爾時共說長安道雄才
曾鞭萬卷書潦倒七關鬪春草後來時事何非

常東山漫自笑滄桑骨肉故交難會面廿載直
(叙來與華知非泛〻交情)
似參與商巳亥之春春三月先生策蹇汾之碣
乃造傲廬賡淸揚各〻相看頭欲雪連宵杯酒
話離情爾我出處總同聲孤懷大抵遠時好夜
挑香處此心明百年事業道傍柳萬斛閑愁醉
後年人生聚散那得知斷爾南郊又分手今歲
先生六十春我來奉命祝華辰通家不敢作俗
事尺素聊裁當薦醇九層臺下桃敷〻五老峰
頭人如玉願得典型千秋在常與世人留芳躅
(一收斂出有道氣象)
絶非壽詩常套九層臺下五老峰頭當有仙
人接引 謝石矅

鍾子超一武平舊治之故人也昔曾泣別
於虔川舟次迨余再任閩中千里來謁
書以誌感

霞嶺高寒海雲湫兩度星軺一官小豈爲官情（此情）
（淺時除淸　此儀何人還畫）
除不盡應是友朋債未了鍾生意氣天下士曾
向新羅快御李雨雪夜過楊子宅驚花朝倒蔡
邕屣憶昔雙江話別離天涯落〻無會期君懷
弁州一片月我憶江南夢亦癡不謂相逢轉睛（又）
（是友債）
是又向三山作俗吏我有貧病愁萬斛見君不
覺笑啓齒我有中山釀千目爲君撥醅萬巾醒

君今辭我促歸舟鄭川千里意悠〻月朗風淸（到此處）
（倦悄友債都有着落）
何處是潮聲夜上蓼花洲
弁州月江南夢想蓼花洲上又懸一榻矣　翟
一齋
筆已生花情堪入夢　廖柴坡
賀盧二府元宵壽誕
好景中天第一宵生申紫氣鬱岩嶤花開琪（巧）樹（綴）

搓珠蓮風入瑤臺散玉簫行過廣陵通月窟坐
來南極度星橋金吾撤禁踏歌樂萬戶齊聲不
老誕
富麗　朱繡庵
瓊花瑤草錯落珠璣　史幼餘
賀長汀金年翁中秋壽誕
桂子秋高紫鶴飛一簾星月夜交暉扶輪碾（銀）玉

雙（嘶）亂（莊）現（雅）采欒燒丹隻兔肥雲護仙兔來復去風
搓雛佩是還非銀毬掩映如瓜棗倒酌金莖盡
醉歸
秋水長天伊人宛在　翟一齋
卯秋分校閩闈有感
停舟南浦問槐黃八月重登古戰場帳底（慷）金（壯）刀
齊血汗樓頭畫角自悲凉鷄聲午夜蹴琨舞

淚天涯羞絳行回首可憐髀肉長秋風苦海正
茫茫
秋風健翮三千士已在君家彀中 金滄希

晚次清流

淡雲疎雨濕晴沙此夕維舟坐晚霞騖々叅齊
林似畫青々夾岸竹如麻推蓬掃席驚棲鳥倚
棹燒鐺過落花野老挑薪歸自得（餘音嫋々）煙墟渡口有
人家
煙雲飛緋 楊允大

過淸流有名山禪棲不及遊爲感

生來鄙性類支公萬里羈愁百念空（語必驚人）陌上豈慈
垂去馬江邊梅驛斷歸鴻揮天嶽嶺鄉關根掃
地文章拜舞風俗滿鬚眉山鬼笑教人無面入
禪宮

文章掃地有鬚眉丈夫山鬼伎倆都用不着
朱庸山

途次感懷

賓鴻淚鶴失仙班啞々飛鳴五嶺間古樹秋深
枯野火寒雲雨霽落青山泉號鬼（雄鍊絶不猶人）毋抱鮀泣風
宄徙兒射虎還廬管一聲初月上休文苦恨滿
江關

奇橫肆出 薛凝瑞

巖洞誌盛
洞中燕子飛繞窮年不出洞口

挑鐘卓錫事難求奇在峰巒最上頭危石天開
丹巹險斷崖壁立雨花留拏雲古樹盤根亂伏
虎舊床獼露流洞燕年々飛不出桃源物外自
春秋
桃源物外令人生出世想 陸師范

讀同人挽先子詩自哭一章

先子文章莫謾題凌霄義氣捲虹霓節當苦處
秋霜烈事(典型)到(如)難(在)時夜鬼啼似鐵貞心常嗽石如
氷寒骨不沾泥倏然泉路知何恨(此)腸(腸)斷(何)天(止)涯(九)闊
以(回)西

聞以西腸斷者寧先生爲然耶因而痛哭流
涕長太息 翟一齋

旱禱得雨

炎海驕陽日監門萬目憂那堪中澤子再度物
內秋桑禱崇朝舉祥霖萬壑流不勝坡老喜載
酒屬南樓

禱雨得雨此段眞誠可泣鬼神 張昌文

中秋閣中臥病

雷雨中秋夜仛鄕萬里情孤燈明滅影羅含短

長更客夢來還去家國見復觿離愁兼藥餌偃
臥惜浮生

半落不平愁而弗怒 沈天開

途中偶成

讀書曾識字學製愧微官雨足知農喜煙消託
境安有山皆牧笛無岸不漁竿留我矣癡在歸
舟取次看

今之讀書人豈盡識字耶牧笛漁竿覺有無
限勝事 廖柴坡

過檀嶺卽事

地盡山形合雲林一徑通殘禾連敗草瀑澗柘
秋風朱玉登高處劉琨坐嘯中寺鐘遙送響野
火兩溪紅

與檀嶺爭奇 附石臞

數上汀府海留邸舍之作

饕風吸雨駐廻廊○信宿高樓午夢長○簑○笠○老○翁○
灘○上○訑○官○家○來○去○爲○誰○忪○
忪○處○郤○是○閑○處○此忪斷不可少○ 崔一齋

贈劉總戎

海邀多事日○投筆樹勛名○仗劍妖鯨伏○彎弓收
馬嘯○掃○除○雲○萬○里○鎮○靜○月○三○更○愧我學書拙○折（秋水共長天一色）
腰負半生○
投筆從戎○不是爲他人說話○ 史幼餘

自嘲

誰道馬牛吏○幾然百里侯○輕盈歌妓面○凄切乞
兒喉○禮○數○逢○人○有○鬚○髯○不○自○由○莫教巾幗見○怕
爲丈夫羞○
鬚髯自在禮數之外○ 蔡凝瑞

贈陳醫生

君擅岐黃術○我生叔寶身○參苓非菽麥○日夕自
相親○昔聞和緩氏○譽望凌三秦○況乃鈞天醉○神
奇少後塵○如君能沉細○不敢安談論○以此知其、
贊○折肱信有眞○爲傳柳泌輩○愼莫輕效顰○未○勢○
爐○邀火方書示愼○人○因○思○范○老○子○良○醫○喻○相○臣○（此書愼人多矣）
爲○病○人○說○方○實○爲○醫○者○說○法○ 崔一齋

長安留別山陰裴華胥

久閒千越擅詩騷○傾蓋何緣邂宿髦○袖○裹○湖山○（此意）
供○彩筆樽前○風○雨○結○綈○袍○滄桑滿目功名薄○烟（無人解得）
霧隨身氣量豪○執手忽驚千里別○蕭○匕○木○葉○正○（結意深）
秋○高○（遠）
靜氣高風○引入入勝○ 俛公桐

贈長汀金年翁

鈴轡長安路○而今分傳書○音○問○無○故○舊○晨○夕○有○
徒○胥○愧我戴星拙○羨君臥理餘○天涯知己少○幸
喜復同車○
工穩○有風度○ 廖柴坡

賦別武平諸士民 有序

丁未予丁艱離武平士民泣送於百里
內外者數百人而予囊橐蕭然沿途持
鉢無以爲歸計昔人云貧不能自存此
是好消息予之消息固先子所樂聞也
然而不及聞矣感賦

童○叟○載○道○淚○長○流○共○惜○行○車○不○可○留○豈○爲○愛○遺○
傳○峴○碣○應○于○事○久○定○齎○裝○掛○帆○萬○里○風○生○袂○載○
（清風兩袖）
石○千○灘○月○滿○舟○漫道我歸消息好○推○牛○何○處○說○
（明月一簾）
南○遊○

先生之澤○山高水長○ 鍾超一
古之遺愛○ 楊允大

有女子能詩戲和元韻

爲愛多才欲買隣○錦心艶奪洛中神○拈○毫○堪○浣○
臙○脂○舊○題○葉○不妬荳蔻新○評雪謝姬矜絶調○採
（別是一番新）
蓮蘇妹惜芳辰○小星未敢將絲引○野○徑○飄○香○何○
處○親○
尖○新○婉○緻○大爲閨閣生色○ 蛩一齋

孝思堂聯集

汾西侯七乘仲輅甫著

衙內香火堂

既讀聖賢之書肯將苟且亂方寸（方寸有主）
曾受君父之命願以勿欺告鬼神（勿欺是本領）

武平顏曾公兄弟二神官

高人無不可昌黎文工部詩借來伴得曾公書
已作一時佳話
大節豈須題睢陽齒侍中血留之會見常山舌（此更奇）
便成千古英靈（絕妙對頭）

又

過此只銷金埒邊踞鑄兩奸臣一安一李（恰好兩箇）
而今先謁廟座上遥瞻雙太守難弟難兄（天然妙句）

關帝廟

亭侯自有封加公加帝加王究於身後何補（千古絕識）
壯繆亦多諡稱義稱忠稱勇反疑青史失編（可補史論）

閩縣衙宅

拜跪上官歸來羞向妻孥說（何必說出）
奔忙下役回顧不如僮僕閑（自有閑處）

閩縣後堂

此地百行有柴米有茶酒有紗羅有珠玉有行
行都有如我敢將那項取（眼皆共赤子別有敢爾也）
之官一事無火耗無䆁派無贖鍰無答應無事（渾）
事皆無在人猶作富翁看（身都是文章又何加焉）

閩縣大堂

沖擾豈為難所難者辦供應辦軍需辦執事辦
官銜以風塵僕僕之身醫茲百孔千瘡沖擾中
尚有無邊賠補（百難處無可難豈非善手）

貧窮未足苦所苦者做馬牌做梢子做夫頭做（萬苦中不爲苦才是好官）匠首以昕夕勞勞之地當彼翻雲覆雨貧窮外更多不測是非

見山閣

階前百草芳綠瞻紅稀（到此地才不俗）燕穿謝閣簾垂地
戶外一峰秀煙飛霧捲（如是觀方可入）雁過庾樓月近人

尚友堂

鄴架牙籤香（德自不孤）屈平騷子雲經（濟堂勝友）右軍書供奉詩合今古奇觀期君同摩詰掃除時時收貯（胸貯萬卷）（交必有合）（一齒知已）
梁園冊董勝桓伊笛元亮菊南宮石太守竹蓮（曠觀千古）聖賢樂事邀我作道林情癖日日登臨

附戊戌臨場制義敘

同邑天放道人逸合芳曉開題

予與仲輅尊人田臣兄垂髫定交迄今三十餘載文章相資過失相規道德性命相磨切擬之古人薄管鮑而鄙雷陳未爲過也雖然余何敢與田臣友直師事之耳憶余曩時作事若滿水然遇騷人則嘲風弄月逢酒友則飛觴舞羽其貪花而嗜賭也則嘯傲青樓呼盧而擲百萬其說劍而談兵也則叉手枹鼓身矢石如曹景宗過鄉里跨馬控弓作霹靂聲覺耳後風生鼻端火出者方予縱橫于邯鄲少年之習氣若干年可使汾之人知之可使同社之人皆知之而獨不可使吾兄田臣知之則田臣之爲人可知矣田臣家寒素四壁蕭條而賦性嚴正一介不苟

其生平制行大約以廉潔律身以信義處友以
忠孝報君父而以陰德留子孫益古道學之流
也昔心舉子業七入棘闈不得一第人皆爲吾
兄惜而不知吾兄之食報乃在三贊郎也方吾
兄携三子讀書于予竹可齋中也伯璿年方十
歲仲輅方八歲叔鉉未離襁褓耳予時耳其家
教曰其神姿卽以非常期之謂他年乘長風破

萬里浪爲吾黨生色爲汾邑開天荒者必在三
子而汾之人不吾信也而同社之人不吾信也
追辛卯而伯璿售矣甲午仲輅鄉舉叔鉉以恩
授貢矣戊戌仲輅成進士矣夫以吾兄家教之
嚴重以三子不濕之才十載青燈三年蓮榜處
斐拾莽亦極非常事然吾汾自前朝景泰以後
百餘年不發一人之地一旦而聯翩高飛牽舟

過目月傍者皆吾田臣兄之贊郎皆不出吾二
十年前之所期請問海內此眼何如況吾兄尚
有八旬尊翁在堂二難弟在門墻怡快天倫人
世罕遘古云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其在斯乎仲
輅少賦奇才下帷攻苦自不窺園讀人世不經
見之奇書作人世不經道之奇語詩詞古文皆
横絶今古而制舉義則又吾兄朝斤暮削不使

一字無來歷者故自其身籍弟子員以來歲科
觀風以及棘試季考歷二十七次皆首焉累九
之技百不失一亦云奇矣家筒甚富不能悉付
剞劂茲特出其臨場近藝百廿首以問世屬余
序言予謂仲輅之文如寶玉既產必流人間當
其篇傳都市賈人暨兒皆能識之豈待予爲游
贊昔蘇子瞻文走天下山谷惟序情耳予與仲

略尊人爲白首知心與仲略爲再世通家人品之本末學術之淵源家人父子之愉快非予爲言離爲言者而弟曰文章之是序也非予序之之心也亦非仲略所以屬予之心也

起手叙述文情數十行若不爲制義序設者及讀終曲則究竟是制義序不可移動所闢散聖安禪自然奇逸

孫顧初先生評

聽開先生與　田翁年伯稱莫逆交篇中歷叙情眞而文字之妙則在先秦兩漢間集成附此以見不忘父執之意且以志永思也仲略大孝哉愧不及矣

翟一齋

〔清〕馬世俊撰

馬太史匡菴前集六卷

馬太史匡菴集六卷

清康熙刻本

敘

不朽有三立言居一詩言志心聲也心之所之而謌之咏之原本性情不假强勉落脫脫穎俾讀者會心想見大小淺深無容掩襲則立言豈易事哉今　甸翁先生往矣館閣文章固已壽

國其風雨之什贈答之篇嗣君什襲成帙眞是渾金璞玉大呂黃鍾古質直追三百格律遠邁四唐

昭代休明鼓吹無尚僕以謭劣於戊午秋待罪平陵益深疇昔之感其　兩年兄又下董帷陋偃室訪而一接第覺春容淡遠復饒磊落光明益稔少遊家學池鳳修翎清廟明堂行將再見因索茂陵遺稿得集以觀大爲心折敬贅一言於簡末竊附青雲殊不自知布鼓之過雷門矣

昔

康熙歲次庚申季冬下浣之吉

函關年家弟裴袠蘆院氏頓首拜識

匡菴詩前集總目 自選存

卷之一
乙酉丙戌丁亥詩選一百首
卷之二
戊子己丑庚寅詩選八十五首
卷之三
辛卯壬辰癸巳詩選七十首
卷之四
甲午乙未詩選六十三首
卷之五
丙申丁酉詩選七十首
卷之六
戊戌己亥庚子詩選一百三首

男 宥 容 仝校錄

孫男紹祖 遡元 繩元 仝錄

總目

敘

夫以一人之詩而窮達可無殊觀前後可無異視則其性情所至殆有迥出尋常者而其詩必傳乎陵馬甸臣先生少時與陳石雲宋柴雪諸先輩于喁倡和同冶詩於瀨上既而石雲柴雪連掇巍科獨甸臣懷書未遇鬱鬱不得志而其詩以窮而益工大江南北擔簦而奇者踵相接也遲之二十年始登賢書辛丑臚傳第一列侍從與余爲同官博綜古今無斯須之間史館六年著述盈篋而惜未竟厥用也嗣君千見千賦承清白之後課生徒爲業能讀父書日夜以表章爲念先梓匡菴在京諸詩茲復以匡菴詩前集郵寄乞遴次於余蓋二十年來爲諸生孝廉時之詩也余受而卒業其間或鍵戶一室慷慨以言懷或友

敎四方升涉以見志石城虎阜游覽靡遺福地洞天詠題不輟又或隻身走越扁舟入閩探禹穴之奇弔無諸之後凡夫山川之閱歷友朋之贈答與夫節序物候之變遷無一不具於詩而其詩日益富亦日益工迨至五年之內三入長安屢經
御試其應制諸篇久巳國門紙貴是甸臣之才之學天下共信爲可傳者豈俟讀書中
秘時哉余嘗論仕宦之詩臺閣之氣過盈山林之詩又未免流於寒儉且世之言詩者或摹六朝爲門戶分三唐爲界限或遠宗漢魏近擬七子甚有以一人之詩而前後好尚互異者若甸臣之詩不以窮達而殊不以前後而異有陶孟之沖澹有高岑之勁拔有錢劉之秀潤有王駱之莊贍有溫李之婣媚諸體無所不備而得力尤在

少陵太白所註李杜二集凡數易稿其書惜未梓也昔李杜文章以不第而傳甸臣之詩以及第而亦傳合匡菴前後兩集觀之甸臣可藉以不朽矣抑聞之甸臣嗜山水喜投贈集中所載大抵山川閱歷友朋贈答之作爲多其一切酬應諸篇浩衍散逸多不入稿此又甸臣之性情有逈出尋常者使其與陳石雲先生輩共得第於二十年之前則窮愁哀怨之言或有不盡傳者哉又聞甸臣先世竹湖孟河兩先生皆以名元起家官太史所著有竹湖遺稿游藝集行世今得甸臣繼之代有淵源矣甸臣詩文並富尤長於古文當薈萃成編公諸海內則繼甸臣而起者兩嗣君其益無忘先澤而相勉爲可傳之業哉

華陽同學弟蔣超拜撰

匡菴詩前集原敘

余聞之家旦兮云嘉靖朝有馬竹湖先生者諱從謙舉進士官禮部以召對撰文稱旨特擢兼翰林五經博士後論相嵩暨內臣杜泰廷杖死直聲震天下今馬章民諱世俊其曾孫也章民忠義之後自好負性不屑屑與恒近爲伍以能文章名困躓諸生垂三十年然其沉深婉戀佗傺不平之意往往見之於詩古文辭藏之名山自娛所得一日語旦兮曰生平於古人之道雖不能離津筏而上之然自少年婆娑浸淫白首未嘗不寢食俱癈顧名與身晦俾後人不得窺作者之苦心不亦傷哉斐然之致緣境而發大抵有

韻之言較足以驗人性情所至盍先詩而後文可乎海內能詩之家度有能傳我者旦兮以其言告余因屬敘焉夫後學之士畧解音韻便高舉濶視惟恐人不知其能詩人知其能詩而作詩之旨索然欲盡半爲應酬交遊投贄干謁之作其名漸起其神漸散則其學亦不進而求深之道亦不復加毋論剽竊不足以成一家言卽其匠心獨搆亦當在離合之間矣章民既篤嗜之又專習之於盛中晚晰其體於風雅頌辨其源於辭意正變文質長短詳其節非一朝夕之學而沉酣閎淡若不欲使人知其能詩也夫世之工於詩者既少而詩學之是非亦無有定鄙淺而自以爲精深偏僻而自以爲正大竊元和長慶以駕於黃初大曆附公安竟陵而反詆濟南弇州又誰禁之乃章民肆力於其中絕不似今之詩人矜名炫俗者何其與古人溫柔敦厚之風相合也舉天下之詩人而盡洗詩人之習致通於鬼神聲等於金石情達於潛思音藏於雋旨以登作者之堂盍章民得於竹湖先生家學而不爭高下於時流之目章民又豈獨以詩見哉

雲間彭賓燕又氏題

馬太史匡菴前集卷一

溧陽馬世俊甸臣著

[seal]

詩 乙酉丙戌丁亥

相彼磽确

相彼磽确中有艮璞世無和氏老此窮巖相彼羣騶中有艮驥驅以鹽車垂首恐墜明月在天炤及四方薄雲掩之不如燭光

盆蓮

惟池有藻惟澤有蒲惟彼菡萏乃與為徒章一既移其根既芟其蔓君子有守勿剪勿拔章二亭亭其葉灼灼其花顧而樂之我心則嘉章三涼風在戶朗月在林君子有儀實獲我心章四

孤鴈南來

孤鴈南來宿鳥不知孤兒出門鄰母不思生非同室何能相卹章一孤鴈南來宿烏字之孤兒出門鄰母餌之豈不相卹何能永日章二

南山有木

南山有木交讓其枝人獨何心競彼歲時朝昌夕褻物理推移嗟哉東風曾不我私章一南山有木連理其枝人獨何心大義乖離朝親夕讐世態如斯仰觀白雲千古來思章二

罷人行

傾城號絕代顛頗遝誰許圖中應獨立鏡外無其侶環珮杳然來天孫下機杼

俠客行

孟嘗三千客斂盡偶相聚平原十九人庸碌何足數睥睨世無徒瀝酒澆荒墓

讌歌行

高樓婉轉發清歌池萍暗動迴輕波翠袖初勻待素娥公子歸來鳴驄珂紫鴛七十舞正蹁層臺絳樹吹風花衣香粉色亂銀紗百枝寶炬芙蓉華寒更數點走江鼉茱萸千斛顏未酡哀絲戛戛雲中摩戶外嚴霜遮莫歌公子不醉將如何

琵琶怨

金河夜獵喧鞞鼓驚沙暗天雪欲舞重裘不似綺羅輕暗撥琵琶淚雙縷鴈聲初到李陵臺北風南月同辛苦

又

房櫳宛轉停刀尺女牆鶯影空棲隻月華霍霍籠庭梧銀漏無聲望深碧蛾眉暗蹙斂風裾素手迎秋動輕拍九疑山高湘水深錦鴛夢斷烏頭白

青草謠

原上草何青青春風恩澤遍各自流芳馨山有百尺松木有無根萍高下不相忌變化無定形君不見去

年原上草今年飛爲螢

折楊柳

折楊梛梛絮集君身梛枝在妾手寧爲絮舞隨君飛莫作枝垂同妾守一枝梛一聲歌山壓翠水停波君去梛絮飛君歸梛枝敗欲折不折兩無言千條萬條路旁掛

採蓮花

採蓮花蓮花回向蓮葉泣一莖一蘂長相扶結根重壤甘鼻濕何期中道别君去欲謝鉛華嗟不及君如扇掩妾容顔避人見君如被覆妾膚肌連理㬠殷勤再語採蓮人但採蓮花莫採葉採花留葉尚高擎採

葉留花轉羞曆蓮花採去蓮葉靡雨急欹𦐂淚瀰瀰君不見綠珠碧玉絕世美墜樓墮井向誰是石家喬家長已矣空憶紅顔發皓齒花泣葉啼無盡時秋風亂拂池塘水

讀李太白貞義女碑

李白歌詩滿天下偶來獨向滄江行醉看吳楚興亡地醒問壺漿女子名落木嚴霜飛古道高樓皓月伴長庚斷碑莫惜埋芳草散作人間金石聲

栢梁堂

碧梛扶堤迎水澳板橋石磴穿林腹軒車無路踏花泥主人自擁索書讀何期烽火熖桃源飛烏亂啄城

南屋扁舟獨泛五湖烟歸來喜未荒松菊藥圃呼童漸掃除草堂次第成高築古栢蒼虬耐氷雪杏梁桂棟邈芳馥舊時燕爪壘新巢新入鶯聲遷舊木華陽客子伯仲交于喁往往聞深竹亂離各别家園去重遊命酒依金谷願言歌聚樂且康昔人謂之善禱祝

暑日登盤白山

盤白仙幢去不還孤峰猶自入雲間半空石斷皎藏窟靜夜鐘殘鶴守關塵榜刼餘留字字碧流盡處見山山天吳移㴚須臾事莫問蓍苔點佛顔

過三塔蕩時有姑熟之行

萬頃烟浮發棹孤舟人指樹識前途澄潭火集知漁

宿遠浦雲生有鴈呼小景已堪摹海嶠壯遊何日遍江湖片帆便下淳湖去明發雷峰醉百壺

秋水

雨過平塘水氣新碧流如鏡不生塵天空鴦落遥無影秋老龍眠靜有鱗岸近灘低多問渡磯懸石落易垂綸遡洄忽動伊人想欲賦蒹葭寄所親

又

莫向江湖急問津坐茲溪闊渺無垠微風乍息魚情㬠皓月初沉兎影真淺浦任垂高士釣深閨多上美人顰有時放艇中流去恍惚乘槎欲泛銀

又

秋水長天句有神悉誰圖畫未堪倫濤迴八月鋪平
穀翠入千峰簇細鱗遠浦雲生迷去鷺空潭月墮熠
寒蠙漁舟忽自林邊出欸乃風吹十里蘋

寄區湖蕭尺木

險語高文久寂寥鬼才軏茁悔鏤雕春秋終始非三
傳詞賦興衰豈六朝緜入蒼黃難再變字成玄白總
堪嘲江南筆戰如風雨名士無過讀楚騷

懷吳見末

問字常盈戶酬詩偶出關素交真似水大隱豈須山
雨雪來深梧星霜識故顏如何天下士杖履托田間

青峰山

青山矗立翠烟浮攀石捫蘿徑轉幽身在雲端難見
雨客來月夕共分秋試猜絕壁應千丈更上中峯第
一樓安得巨靈揮疊嶂茫然浩氣湧齊州

同官山

松濤西去拂雲蒼望入千峰翠影長客子新秋聞落
葉主人舊榻下茅堂持竿隔院敲山棗坐石深菴問
海棠願借鄰家雙蹇徙遍尋溪谷一徜徉

和宋其武太史園居秋懷

秋氣來亭午悠然費獨尋千峰爭遠霽一葉散庭陰
水落荷根出風迴竹嶼深凭軒與何限知有白雲心

又

冉冉山雲起新凉動遠墟高原歸五牸碧沼待雙魚
漸欲編蔬圃惟抄種樹書疎籬舞黃蝶疑是夢來餘

又

晨光初拂牖雨點細如絲世事判凉燠幽情忘歲時
櫓根薦新火楓葉響曾飃砌語一虫靜凄然和客詩

又

野望連天白瀟瀟落木中蒼凉今日事悲慨古人風
鷺影疑霜墮螢光借雨通莫將遲莫意對此菊花叢

田家樂

雨過前溪風滿樓歸來破笠不遮頭蒼疇望裏如鋪
繡急水聲中好放鈎家有一牢同飼犬兒方三歲敢

騎牛年年伏臘無虛日笑插山花共舉甌

夏林訪古藤同杜蜺斯先生分體限韻

偶來同問園遂得展良晤名花盛顏色奇探不暇顧
蒼藤高百尺緣崖攬老樹躋攀有餘興欹橋倩竹渡
虬蟠忽下垂夭矯翻空翥日月似乍暝風雨還深護
行來勢欲翔坐久倏生悟古者定竆搜蘿薜欣所遇
鑿徑疏溪流漸見林塘路歲月知幾何枝撐尚如故
獨喜麥霄姿相看愜幽素

湖蕩菴月夜

千甍雨線和烟冪花風動地香塵掃寄來千里慰相
思嶺梅不似窓梅好梅檀焚徹未成眠含愁自對燈

花道淚盡心枯始結花何如月色臨堦峙耐將客壓
件僧鐘盈盈望斷湖天曉

芝山

野路荒荒棘滿衣亂雲點點貼巖飛兕開石壁成靈
島望入金陵接紫微天半鼓鳴知客到地中歌發悟
樵歸祥符封事芝千萬何似深山草自肥

大坏山

遠影平如蓋孤峯澹若雲松楸遲日炤蘆葦帶風聞
翠瀲一湖抱青光三郡分忘機余已久鷗鳥自成群

大翁山 普門長老開山

苾蒭偏愛潔佛性在丘樊徑絕依危石堂開近小園

種松清客聽編竹掃塵根何似禪心靜皈依屬普門

謝公滃

池波吹粉壁堂影入中流似識遊魚樂忽聞鳴鳥幽
花開千石麗葉落半城秋車馬曾經處苔痕渾欲收

謝婆滃

碧流環雉堞小景對壺天老檜侵階黑繁花入座妍
倚欄風颯颯登閣月娟娟欲寄滄浪興呼朋共扣舷

攜宥容遊郭外諸山

吾鄉無勝遊山水亦饒富西郊十里外往往得花塢
窮搜起遠岑間盼引微步陰崖日正寒獨樹風初怒
身高大地浮阡陌莽迴互萬點江南山可憐宿烟霧

二稱坐一石劇塵論詞賦俯仰怡心神同發幽棲戶

東寺

共訪幽棲侶東林古佛堂柏陰迴晚炤菊蘂抱寒霜
寶氣晴生殿香風暗轉廊點茶供法語握塵掃匡床
磬柝開朝暝旛幢引夕凉疏渠通北郭落葉淨中堂
已覺塵心冷翻令別緒長前溪驚虎嘯世路迥羊腸
回首雲封樹歸來月滿墻各論山水事何處問津梁

雪後同吳見末步田郊次韻

訪君雪路沒蓬蒿搖落心期對遠皋村巷寒雞應共
舞江天哀鴈欲同翱門前松檜思招隱袖裏丹鉛著
反騷滿眼烽烟尋故土田園三徑尚歸陶

過了髻山憶高季廸先生詩惜其以脂粉品題
泉石因和其韻而命意稍進矣

野暮荒荒走亂鴉疎林靜見兩三家貪看雲表神仙
髻羞並人間美女花不以烟霞增色態還將霜雪剪
情芽幾回欲結茅堂隱惆悵峯高望轉賒

題屏山寺壁

亂離無處是家鄉依舊山中問講堂月起高樓人不
見幾屏烟樹自蒼蒼

讀芮巖尹滄浪吟題贈

抱滕山中一榻懸讀書夜半枕書眠滄浪吟罷心如
水月影侵階霜滿天

上元立春和韻

月照霜天冷燭光風敲竹葉響高廊迎春正值燈花鬧薦酒猶同臘社忙應詔山人思衣紫臨粧少婦嘆流黃錦城到處繁桃李獨憶成都八百桑

走馬燈和彭古臣韻

中軍忽報起狼烟娖隊分馳四面旋豈是銜枚襲淮蔡還疑受命奪祁連象奔吳陣全憑燧牛熱燕兵不待牽鳴鼓反旗歸赤岸大星一點墮營前

留梅寄彭于氏

我憶芰園千樹梅春遊何日許登臺風初不羨桃門笑雪後會從竹徑來隔歲早承青帝令倚樓宜向壁人開幽香尚被餘寒鎖莫遣花[redacted]鼓催

夜宴曲

金屏氣煖華炬張美人更衣意徬徨鬢邊花殘鏡欲笑碧窓窈窕窺新粧公子筵高客未醉輕箏急板寒更墜杯邀去月再中天同擁花枝懷裏睡宿鳥嘈嘈樹邊語一星兩星天欲曙

題楊妃春睡圖

沉香亭上楊妃睡却月廻風千種媚羯鼓一聲妃半醒侍兒扶起金鈿墜同是深宮桃李天梅妃不寐楊妃睡絕似龍池賜酒時壽王醒看薛王醉

昨宵行

昨宵劇飲我不樂鼓咽絲哀斷復作三更人散敲空庭月葉雲花兩寂寞兒女場中鬬草萎秋風疾捲芙蓉枝鶺鴒拍拍啼江渚憑誰寄淚瀟湘去

西風行

草皃竹削冬青黐松柏有言向冥訴乾坤上下浮空烟昨夜西風爲誰怒西風刮霜使倒行東鴉屋角鳴怪聲木綿擁身重如甲江南塞北難爲情

情來

情來不知來何方縈紆曲曲心自傷三更野竈無火光披衣起看門前霜日間車馬衝橋去美人家隔萬重樹青山兩鎖偷月眠我獨凄清望屋簷君不見黃

塵遮斷春閨夢錦衣夜立邊城慟

獨秀山和韻

村墟歷落對高岑把袂凭虛客思侵柳線堤橋斜拂水菜花畦隴漸鋪金羽衣尚識山中面鱸膾難移湖上心蘆岸欲平波萬頃鷗凫相逐意非淫

卭潭芥

雨廻列嶂盡青藍身歷重雲更寘探涉澗泉光侵大道遠庖烟氣接寒潭雙坏競獻洮湖髻片石能生古佛龕自愧結廬猶未暇翻將歸路問優曇

哭葛青城

疉鑠如公者七旬方妙年春初一相見此後遂長眠

耕織教兒女琴書友聖賢馬塘風雨路回首尚依然

洮漁篇 贈正則

洮漁之畔一漁者烟波往來茅屋下面皺頳枯不放詩稗却漁竿即抄寫我歸華陽欲傚漁漁人寄我一緘書書中麗句迸湖水蛟鳴鯉躍神龍趨讀罷欷噓忽起舞眼前紛紛何足數平生寸步不讓人誰過雷池敢鳴鼓衰年畏聽百虫音風高木落亂秋吟湖畔老漁頗訥謐詞句偏能妙古今

贈鍾閑季

鍾子躬耕雲水間歸來石埒門常關素書在床且高臥我時載酒看青山十日坐君君未厭賤貧但願長

相見花前痛飲須及時青山笑人人不知

湖塘菴坐雨慈哲僧相約往天台

洮湖雨過遠帆開千頃禾風拂檻來喜有名僧爲地主因尋宿約賦天台靜參祕笈鑪烟細欲佐深談茗火催數葉白蘋秋色老不堪泥路首重回

九日即事

曉簷爽氣報初晴雲意徐收到樹輕落葉裁詩秋蝶化短籬曳杖午雞鳴一峯入戶青光好萬里登臺白髮生眼底紛紜休再問滿天鴻鴈不同程

望死屋山懷芮巖尹

北湖亭望處此日尚浮雲死屋成高築平嵐淨遠氛陰晴峯變化俯仰氣氤氳爲憶東山臥蒼凉不可聞

二妙篇

二妙江干遇未遲著書長慰故人饑莫言十上焚秦策願及三秋賦楚辭日下雲間名敢並石渠天祿字多奇眼前南北公車路閒對西風問鶺鴒

宿屏山

十里松門響碧湍蔚藍佳勝鎖高寒兩山斷處千峯出一葉輕飛萬樹乾化去老僧留石塔重來遊子倦江干數聲鐘磬斜陽外目送浮雲獨倚欄

大石山

一徑盤空曲透迤欲上難樹將潭作鏡山以石爲冠

遠浦烟雲合荒祠風雨寒攀梯探勝跡古字待鐫剜

天井山

峙谷生荒棘高崖奪衆岑盪胸堪遠矚仄足更幽尋狠虎辨遊理風烟歸道心十年思坐臥長伴白雲吟

大雪訪故人子載斷碑數紙而還

故人有子躬稼穡家藏斷碑亜半食貧粟苦無監河侯貸與東鄰不計直我懷故人老逾健頹栁筋骨憊腕力鼠鬚蠒紙何從買草法且傍蹲鴟側長眠一字帶不去往往敗笺留欵識羅雀從知結客稀磨驢豈是謀生亟（東坡詩應笑謀生拙團團如磨驢）猶喜茶香沸庭戶傷心四柱舊筆墨遺我斷碑三五紙多係貞觀六年刻此

砷樹立函關中烟雲盤繞終南黑只今載去泛扁舟
雪片如拳日攀匿憶昔故人馬塘路七十如嬰好顏
色草鞋踏遍矮垣泥袒裼時沾短鱗棘索碑觀之有
所悟拍掌濡毫樂何極山貲未足避賢路別我先歸
向邙北斷碑依然對故人當年談笑那可得

和蕉子贍雪詩

繞聽寒林噪暮鴉驚看滕六攪飛車無鹽西子同堆
粉魏紫姚黃何處花烟失南天三百寺雲迷北塞萬
千家江邊野叟久頭白羸得孤舟理釣叉

又

銀髻峩峩罩綠鴉獨憐綦縞不同車布衣高臥堆三

尺絲筆書空負六花閶闔望余應有路江湖逐客浩
無家衰園剩有梅根在數點寒英綴鐵叉

固始俞嵩少學師哀詞

講席方開戰壘餘逢君鄙吝已銷除官無瀨水投金
氣室有嵩山學道書停午傾壺遲月上隔晨分袂即
年疎梧桐此夜瞻秋月蟬咽烏啼不似初

廻文詞

弄影花枝風冉冉消魂草色雨輕輕夢餘捱斷鶯天
曉衆鳥啼春早動情

又

小扇嫌輕風納坐低軒傍暑日驚眠曉凉貪起披衾

薄繞遍池香露浴蓮

又

落來風葉梧將老飛斷雲光山盡吞閣淚愁秋驚鴈
過薄幃歸去坐黃昏

又

白氣吹寒風慄慄飛花亂舞雪綿綿摘空梅朵一窓
冷隔地吳峰幾樹烟

澹竹菴尋僧不遇

陟山不惜險捫歷盡幽探群嶂衛微磴奔湍下碧潭
出松天頂大入竹日光含覓徑似無路穿籬忽有菴
曇花融色相秋草別靑藍學廢焚書筴時艱撫劍鐔

老僧惟握塵弟子並開函東土禮投北西方道可南
聞香生靜悟煮茗得深談匪畏兵威警誰知禪理甘
栴檀諸品寂讖卷一肩擔獅象俱平怒猿猱亦化貪
肯陪居士嘯不到使君驂何處應飛杖烟雲隔幾龕

山行

絕壁皆成路微波亦起瀾相臨溪水坐儘取畫圖看

夏林

綺窓屈曲綠陰交積翠盈疇遠岫包燕雀高飛如共
賀鶺鴒睹愧未成巢花間石影頻窺榻竹裏泉聲欲
近庖第宅更新余不羨羨君卜築在衡茅 書屋

又

平橋流水欸籬門仄徑中分似兩園亂葉侵苔埋屐迹高林落翠染衣痕欲窺草閣疑無徑將到花源忽有村客主送迎同一靜啼來百鳥不聞喧 被道

又

欲住名山愧未經天然梁欐自成形陰森徑轉斜穿洞窈窕峰迴巳坐亭笑問松杉忘曆日冷看苔蘚帶鎖寒汀漫敲金石呼孫綽何事攀梯捫翠屏 假山

又

灌莽沉沉一徑開澄潭怪石共縈迴只疑二十山中去不信三神海上來藤葉暗遮歸鳥路藕花爭上釣魚臺欲傳此地瀟湘景誰是當時雲夢才 三島

壽繆季英七十 翁年二十餘髮已白七十齒落重生

壯年頭巳白老至齒仍生豈得黃庭訣欣傳絳縣名國宜鳩杖賜家羡鳳毛聲早是春梅發看君進百觥

哭寶兒

寶兮初生六月載暑顧汝復汝母氏罹苦 一章 亦既覺慧亦既笑語呼母爲父呼父爲母 二章 寶兮遘厲朔風載寒笑不汝聞啼何其難 三章 亦既卜筮亦既醫禱知汝無救詭曰其好 四章 東園伐竹南園吹笙挈汝遊止我心憂止 五章 南園種樹東園落子送汝歸止我心頹止 六章

賍古農訪我不遇舟宿彭蠡若夏林因投以葵字

似聞佳訊隔年期咫尺翻嫌贈縞遲水國扁舟孤宿夜舊京芳草正生時壁詩燈火吟冰雪郵字江天慰渴饑隴上梅花寒未盡熱心先問故園葵

大石山宋氏桃圃

尋芳歷歷問樵漁枉渚迴汀理舊居置酒邀余桃樹圃歌詩贈爾菜花畬武陵溪畔陶潛記大石峰頭李白書回首開雲杳然去軒車不到拜迎疎

滄蜈

疎雨微風柏影涼樓臺倒浸入平塘翛然鶴夢來城市何必鷗盟定水鄉幾處畫欄迷九曲一庭清藻動三湘謝家燕語仍如昔揮麈風流不可忘

夜聞子規

甫聽鶯語媚春華秭鴂先鳴起怨嗟石望夫歸山望子魂爲鳥去血爲花高枝倦羽驚難宿獨枕懷人感越加燈火未銷還起坐一鉤殘月藥欄斜

新柳二首

陌頭新柳舞初酣濯濯柔條風未堪夾道春陰連御苑天涯幻夢到扶南掐臨粧鏡眉成二折向陽關曲有三悵望黃昏經雨後枝枝和淚鎖烟龕

前韻

晴郊處處柳陰酣張緒風流擬正堪獨惜離駒嘶陌

上恰逢歸鴈別江南征夫塞外愁千萬粲女樓頭影

二三紅雨亂飛春欲謝楊花作雪點茶甌

芭蕉

凉風低度午窓餘暗覺淸陰動碧虛不剪齊紈先拂扇故臨漢閣欲翻書芳心未許秋霜裂渴病何當曉露除坐久翛然渾忘暑輞川雪意滿吾廬

雨後登燕山

漸覺林光好扶筇啟篳門松楸深見寺車馬亂投村雨散留苔印泉飛破石痕前山雲欲洗歸鳥自飛翻

靈谷

古寺依山麓蒼烟入翠微鐘留前代漏塔掛夕陽暉

客語半聞谷僧閒多掩扉勝遊殊未厭隨意品松歸

題宮圖

靜愛花枝昭曲房不簪銀髻待君王鷓鴣啼向東墻去誰繡宮中七寶粧

二

瀲灔沙邊逐笑歡回頭錯認枕雙鴛風淸晝永無他事相約明朝射粉團

三

宮腰百隊賽霓裳號國偏工淺淡妝恐惹錦籠鸚鵡妬天家賜號雪衣娘

四

却寒簾掛靜爐烟銀洞珠宮映雪天東合臙脂御溝水題成紅葉倩誰傳

匡菴詩前集卷之一終

弟世修 世仁 男有容 校錄

馬太史匡菴前集卷二

溧陽馬世俊甸臣父著

詩 戊子 己丑 庚寅

送陳百史先生江上

楓葉初飛古寺邊月鈎恰向釣磯懸孤亭枕石心殊迥綺閣臨流景愈妍南國久違叢桂約西風重上芰荷船爲慚獻賦遭逢拙相送江天思渺然

燕子磯月下和百史先生韻

徙倚江干明月黃閒雲萬里動高檣蘆花到處皆成岸竹葉頻傳不計觴豈獨新亭𡰱景異相期虛閣水天長玉山朗炤如今夕莫使才人泣夜光

放船惠山

數日江河波浪間客心爭似鳥飛還何如風靜歸帆正抱滕船頭看惠山

同友登虎丘過五人墓

涼風天末動秋痕豈可登山無友昆埀帶猶然思士女贈衣誰復遇王孫橋西載酒還同舫山下尋花剩幾盆悵望五人松柏路淒凉明月照高原

虎丘

山中隙地有人爭我入僧寮向晚晴見石著茫思去劍登臺徙倚悟前生高軒似學飛禽影古木疑懸踞虎情簫管欲闌遊未倦踏歌猶愛聽餘聲

湖上邀雲閣懷故人彭天錫舊寓

故人詩酒在湖頭安得重來載舫遊我獨邀雲坐高閣君如吞月赴中流撫琴自積古今恨掛劍翻成吳楚秋何敢再論戎馬訊只茲離別已深愁

別吳門諸子

細雨絲絲接斷霞前山微見數峯層愁添潮水鹹如海喜有朋心澹若水司馬倦遊殊自笑蘇門長嘯讓君能何時同坐千人石靜看僧雛點佛燈

落星巖步歸

有石皆開徑無門不對山客心依草樹佛貌點苔斑塔欲參天上星何墮地間正思窮幻化那禁雨催還

坐駱氏水天一色樓

翠色空濛隔岸來高樓如畫面湖開此生未得餘杭郡今日相期河朔杯天遠亭虛誰放鶴山寒節近好尋梅義烏才子多流落詞賦鄉關起暮哀

段橋晚步

塔影層層下晚坡夕陽尤傍段橋多長堤漠漠無荒柳近岸簪簪插敗荷走馬王孫非舊識畫船遊女聽新歌攜朋共坐孤山石不見雲行水自波

懶雲窩

泉聲來席上石片落窗間脫幘涼方洗振衣險再攀日斜猶掛樹雲懶自歸山不獨風霜變能廻遊子顏

寓越寄彭旦兮親翁

到處哀笳不可聞積年泣別爲斯文我來鷲嶺吟秋扇君向蘭溪攜片雲吳越山川千古麗蠡員忠孝一江分相思未忍言兒女烽火連天烱夕曛

好鳥不妄飛

好鳥不妄飛飛落城南之烟水烟水千里與萬里跕跕欲墮飛未已解一鶺鴒過之一哀鳴願爲比翼相長征解二長征十五年狂風怒號黃葉落吹失好鳥下野田解三威鳳振翮向秋渚欲攜好鳥梧桐去嗚呼梧桐百尺高無枝鳳今去矣此鳥來何時解四

金鼓洞

老樹無枝雲有根黯然山魈斂秋魂佛從窈冥敲金鼓客向巉巖看石門直恐龍蛇飛晴壁却嫌雞犬累仙源更憐日暮諸峰寂帶黑披崖禮至尊

從集慶寺步至三天竺不見一僧

集慶深懸古佛場松楸夾道送秋涼烟霞有態來空界鐘磬無言得講堂北去諸峰連石塔南來一水隔錢塘遠公何處遲玄度只愛登山自買香

九日同友坐湖上有致餽者

與君湖上客愁生況復秋高落木聲食蒜喜無安邑累思蓴偏起故鄉情郭舟得附誰賓主姜被同眠亦弟兄隔歲驚心兵火竄雨風相慰武林城

從孤山步至棲霞嶺

客路來觀放鶴亭芙渠十里覆寒汀西泠橋外山無數先割棲霞一片青

紫雲洞

石柱高撐小洞天何年風雨走神鞭坐來不覺生諸幻渴壁還生九品蓮

白沙泉

山路廻旋入愈睽亭光如繡帶雲霞老僧飯後了無事自向鑪頭煮白沙

六橋

長堤十里帶平沙隔岸山光入晚霞秋氣正高楓葉

下殘荷猶見數枝花

天然圖畫閣

危崖飛閣抱山隅萬里烟雲送畫圖我正凭欄當夕照更添塔影掛西湖

從風篁嶺上龍井

石響潺潺天半來千竿翠篠遶樓臺井邊捫盡殘碑字彷佛東坡答辨才

鉢池菴僧一泓指入南山

竹巷斜穿見斗菴老僧經識不開函客來指與林深處烟靄猶封四五龕

登蓮花峯

穿山石藕萬千盤迸出荷花似掌攢太華峯高不可
到摘來玉井與人看

石甑山

石甑山邊楓柏鳴瀟瀟都作雨風聲輿來欲訪林公
鶴十里寒汀未肯晴

湖心亭

千峯落翠畫欄前水面樓臺映遠天不待月來波似
鏡數聲簫鼓動寒烟

六一泉

土花逶砌細泉生斜迸苔痕汩汩鳴別有潺湲聽不
盡聽來恰是竹松聲

旅泊菴

昨日舟行望佛燈隱栖小閣亂雲層今來倚石捫幽
竹翻愛湖波萬頃澄

瑪瑙寺

誰收摩衲向晴峯碧蘚蒼苔處處封方見經開松樹
下已聞茶響竹林中

赤壁菴

百尺高松看漸低削成絕壁與雲齊苾蒭恰受藤蘿
護一徑逶迤引石梯

靈隱寺

奕奕山光隱四圍入天琪樹共霏微空亭影落斜陽
外只有鐘聲送客歸

飛來峯

石膚欲裂樹千尺石乳初流泉一泓歌舞此來無著
處白雲洞口老僧迎

龍王堂

龍宮寂寂不通潮時繫扁舟送鼓簫郡守風流多勝
事新栽楊柳漸垂條

野鶴丁道人祠爲紫陽菴絕勝

江色微濛動遠容低軒巧綴亂雲重仰瞻梵宇依仙
界正似吳山占越峯散髮林間宜野鶴繙經席上見
猶龍誰能爲我圖三笑閒掛窗前數尺松

烟霞寺逢僧問我江南米價

寺門低鎖石欄干參佛登山兩不難素壁丹青吹欲
下高峯錦繡簇如盤龍歸古穴眠雲紫鶴舞孤藤映
月寒米價何煩詢過客明霞一片自堪餐

石屋步至法相寺

薜屋松門燈影京苔封古穴佛身藏石梁側見霜稜
掛僧搨開開雪竇房三竺風清聞曉柝兩峯木落送
斜陽陰森更覓雲深寺路入西天不問羊

秋盡見桃花

雲影垂垂匝四圍客心愁見遠帆歸如何數點桃花
片忽帶吳江楓葉飛

崇蘭 六章章四句

馥馥崇蘭，其葉濯濯。既遘伊人，載歌載樂。一章 崇蘭馥馥，其葉芬芬。既遘伊人，載企載欣。二章 維蘭有蘂，我則采之。伊人淸揚，心乎友之。三章 維蘭有子，我則佩之。伊人婉孌，心乎愛之。四章 明星晳晳，我斯來矣。不見伊人，旦以爲期矣。五章 飄風烈烈，我遐征矣。不見伊人，歲以爲盟矣。六章

段橋月夜有懷謝靈運舊園詩歸和此篇

振楫觀滄海翻飛已暮年迅商吹木葉扶曦落山前晩橋攬客袂幽懷時披宣白起半城月綠散滿湖烟鴻鴈天半來北鳥猶南遷豈不痛仳別佳期多所愆

高厚兩踽踽自結區中緣既京龍虎井既登鳳凰巔綵雲滿衫袖攀躋殊不艱日則短節往夕乃扁舟旋姓名數白蘋遊觀愧昔賢中流動綵鷁羽觴似流泉誰念秋月下有客賦窮邅自言麋鹿質不慕纁帛甄松柏挺高寒何心蔦蘿纏哀菼發遠弄賤子轉淒然人從山下暝月向橋邊穿一堤分兩鏡淸光如相延感深語難歇坐久情逾悶數燈聞夜剪離緒時欲牽歲晏孰攀予嘆息寒衣篇

冷泉亭問路之韜光

日日尋山徑如同汗漫遊只玆一片水能作萬峯秋泉以石逾冷寺因亭更幽老僧指去路天半結飛樓

長興舟中

木落山寒村火稀朔雲靉靆暗晴暉洞庭芳草連天遠震澤孤帆帶雪飛越女歌菱忘織苧楚臣頌橘代餐薇敷行鴈字凌霜去歲晏還愁遇繳歸

鳳凰山絕頂贈敷先上人

鳳凰山何岧嶢壁峙萬仞眞絕標虎豹跳走猿狖竄日月避隱風欻翕我欲攀陟徑路絕有僧拍手半天將我招鳥道一線盤空曲君可從此登雲霄牽蘿披棘恐顚墜古洞窈窕當山腰與僧笑語風吹斷周覽此洞如斗杓其左列圖史其右掛雲瓢石粱前另臨四面開窗拔棁恐動搖匠石躊躇却立徒土色一版

一築僧自撩下山汲淸泉上山煮香莪供具上菓問山樵須臾日暮嵐氣暝廻合更上絕頂駕鹿車而逍遙會稽四明渺茫不可辨人家百萬烟中翳君不見星光方落嚴子灘月華復炤錢塘潮錢鏐王業竟何在子陵節義日月同光昭噫嘻吁早賦歸來共雲臥動名富貴茫茫今古等浮藻

金陵寓中和古

明霞匝天半映水如錦綺黑蜧驅狂飈光輝不復爾暮雲平千里遠樹相蒙被豺虎氣益驕鴛鴦病誰解脈脈客中心凭欄獨愁此

又

嗟彼不字女含羞人人幃歡娛雖竟夕旦起仍徘徊
天地自廣浩妾身若無歸昔年謝膏沐此意將語誰
新情未可恃還著舊時衣

桃葉渡新橋

爲憐桃葉名來觀桃葉水美人不復見舟楫紛未已
古今客子同褰裳岸南岸北如參商長虹此日自吞
吐不待呼舟問涉卬高樓𡨋篠穿深屋楊柳枝枝相
斷續誰將秋水盼春波含情正在秦淮曲伐鼓吹笙
剩幾家朱欄恍惚抹輕霞姊字桃根妹桃葉別有小
妹字桃花桃花不可採桃葉誰爲情新詞歌未終風
雨吹我襟眼前絮者且歸去古來墜緒難重尋

石門即事

石城三月百花開修禊何人共舉杯水落淮橋魚欲
上春明江閣燕初來漸聞地著耕傭減愁遇天驕獵
騎迴柳市桃津看未足鄉心一片更徘徊

寄燕中友人

別後懷君費短哦屋梁書信喜頻過西山爽氣知無
極南國才人問若何秋葉飛霜遲雁鶩春江足雨起
黿鼉當年擊筑奇男子慷慨於今屬和多

高淳夜泊永康橋

舳艫左右望橋梁鎖郭門風吹遊子服來茲坐黃昏
四盼曾岑亂浩莽烟光屯月出白無影水天勢相吞

旅客不相識偶語復寒溫指顧途次岐嘆息欲無言
泫泫湖水長去矣勞心魂

讀李斯傳

莫以焚書罪李斯咸陽一炬更堪悲當時天下無文
字只有秦皇封禪碑

讀种放傳

屢起京師不復還東封西祀祿頻頒長安亦有終南
徑何事尊前咏北山

何[illegible]

驚聞一曲慎儂歌荷插紛紛盡執戈獨有名賢尚高
臥若邪山色隱嵯峩

曹娥廟

客情終日去滔滔幼婦碑前暫止橈豈與三閭爭日
月竟隨伍相逐波濤唐書宋篆原宗漢河伯江神鮮
姓曹面數群峯千萬疊嵯峨誰似孝名高

金山

片石凌空萬仞開不須世外覓蓬萊滔滔碧海連天
去歷歷青山拍岸來帆過濤聲迴洞壑城低烟氣浸
樓臺憑欄何事生長嘯我憶中流砥柱才

焦山

過江毋訝山藏寺到岸方知境絕塵極目無從辨江
海不貪猶自望金銀雲生亂水晴如濕樹鎖緋宮老

復春夜半魚龍聽說法安心堂上果何人

瓜州曉登樓船視師臺

五更擊柝客不眠曉起凭高思超然何故人懷建業
水幾時吏問河南田城頭長嘯復聞角夜半共寢誰
先鞭海鱷江鯨休跳舞將軍天上乘樓船

寶應碧霞祠

水宿扁舟繫葦蕭居人引客上岧嶤望中淮海天爲
衞湧起樓臺地欲高殿迥鼓鐘敲碧落幃深燈火炤
金翹日觀未到身千丈肯效村氓但折腰

入淮阻風捨舟行陸三十里

石尤吹浪阻扁舟躡蹻長途亦壯遊桐柏渺然高士

想江湖控此守臣憂帆檣天際投空落茆屋人家貼
水浮獨悵當年鐘鼓盛只今無處問三洲

和湖上女子阻雨詩

載將明月到西湖如煞吳江西子圖眼動微波隨雨
送眉橫遠黛入雲無舟中人影疎簾靜岸上山光片
石孤秋氣正深遊屐集儘教吟斷酒家壚

壽山陰陸母

捧檄因何喜高堂慰母心曾彈燕趙劍時佩魯鄒箴
名是崑岡璧官輕瀨水金蒔花紛映戶栽竹漸成陰
學海通千頃文瀾湧百尋臯比堪置坐絳帳獨披襟
雉眼憑高眺雞談助苦吟薰風吹拂麈朗月炤鳴琴

朱陸無同異機雲動古今摛章皆刺鳳積字亦來禽
冀野蜚聲遠鴞茲灑澤深醇和公瑾酒峻整傅玄贊
繡黼新綸寵斑衣舊日針良辰宜獻頌俚句托知音
石屋瞻嵇嶺洮湖遡越潯階庭識蘭玉咳唾想球琳
晝永山逾靜籌長海復任願將白首祝更沛耆生霖

淮陰侯廟

久讀將軍傳茲來廟社過陣圖羸廣武國士殉蕭何
漢業歸誰代淮陰不住波千秋烏兎恨成敗可同歌

周孝侯祠 國山在宜興城南

臨風懷烈士慷慨意相攀俎豆存家廟松楸對國山
苔深碑字沒劍去墓門關蛟虎何爲者縱橫滿世間

茅山白雲觀訪彭葵若芮巖尹

山中訪我友路涉忘崎嶔一見破閒寂更與窮高深
初雨林泉淨俯仰空人心歲時非永和因寄無古今
彭子出篋書流覽已開襟芮子頗好道得聞賢聖箴
清夜有遺思不待晨鐘音莫言分袂速千里將重尋

春林

柳帶時縈馬桑條未上蠶參差春色醉格磔鳥聲酣
山遠能扶碧潭清欲染藍看余策杖去隨意足幽探

青梅

客綴方如豆低垂已似丸雖無餘蔕戀猶許素枝看
不鬬櫻桃熟先分橄欖酸佳人頻欲數三七向闌干

別其

何期修軫對清尊執手遲遲咏勿諓蠶食衆桑思帝女馬嘶芳草送王孫雲衣雨帶忽歧路月桂風篁非故園欲賦離情如有待明朝猿鶴自能言

宛陵市

且止窮途哭招携有所歡散步城西隅出郭天爲寬酒帘映山色醉客憑高欄袖詩徵懷抱濡筆染烟巒久羈悲時序遇景不忍看苟得知已共勿歌行路難

與方懋孚訣

深巷聞余屐茶泉已半溫貧供一飯潔誰動四鄰喧壁畫塵誰拂窗花枝自繁今朝揮淚別不復叩君門

賦得無數蜻蜓齊上下

身微翅薄剪輕羅欲止還飛無定窠雨掠孤舟隨棹散虹明斷浦傍林多香心暗度輸蝴蝶陣勢排空奪鸛鵝更是秋高憐倦力亭亭獨立向衰荷

夏林步韻

疎竹高梧水港斜何妨卜宅卽浮槎重來燕子驚新窞誤入漁人問落花爽向東山誰賭墅尊逢北海欲忘家不貪世外三珠樹且種園中五色瓜

庭前玉蘭花夏日復盛開同諸兄弟拈韻以誌異 時夏寒甚

衣白山人賜紫衣願陪色笑借光輝如何六月雷霆

肅翩作三春桃杏緋玉樹後庭方唱罷上林花信又催歸榮枯滿眼真難測須向風姨問是非

憶宋兒

秋枕勞勞有所思候門應悵父歸遲一城柿栗無錢買愁汝書堂罷課時

和東野病客吟

秋氣已寥豁黯然傷我心百虫吟落葉欻吸多悲音家園久不歸蓬蒿徑應深危慮起無端桐靄非所任又景漸難繫何堪坐中沉激昂願長嘯偃蹇還微歔露垂方上砌雲斷尚依岑高枕謝塵事懷古開淵襟

大雪四首

朝暾纔上宿雲端漸覺陰森氣欲摶住郭不知千嶺變捲簾添得一窓寒梅痕入竹分啼笑菜甲成虀帶苦酸高臥何心詢世事江天無計起袁安

又

閉門擁褐坐長嘆莫問先生履不完到處樓臺迷組繡滿庭珪璧費劖剜烏啼似許頭能白鶴舞都忘頂欲丹吏訝六花飄未盡廉纖互縫走成丸

又

琳宮天半響珊珊鴉鵲睛光未忍看君輩泰山將破碎僊家滄海不波瀾半林鳥羽疑巢墮滿地漁舟待網乾坐聽踏街聲轉沸僅留皓色倚闌干

又

楚雲吳樹望漫漫氷飲年來洗肺肝亂撲更增風感栗餘明應炤月團團九淵不信神[redacted]睡三宿終輸狡兎攢弱子羸孫圍膝坐共煨芋栗強追歡

中秋月蝕

桂華盈缺總堪憐並向房櫳笑倚肩郎放簾垂妾再捲夢同貪看五更圓

送友史曉瞻狄陶鄰公車北上

雪裏高帆掛知君有遠行鵾鵬宜北化鴻鴈已南征共向長安笑偏懷故國情隔年求友意願倩上林鶯

雪子 和正則兄韻

初聞淅瀝（叶）龡寒仰看紛紜天半搏律過黃鐘飛紺黍令催青帝轉流充雹登魯史氷宜鑿星墮唐宮露未乾無粟無穤愁欲逼雨珠雨玉滓難干

又

海水初翻落小璣撲窗叠砌冷重扉一天飛霰驚先集四野同雲正合圍若得沾衣應更瑞便教吟絮待重揮昨宵三尺流澌去遲爾重增戶牖輝

匡菴詩前集卷之二 男宥容校錄

馬太史匡菴前集卷三

溧陽馬世俊甸臣父著

詩 辛卯 壬辰 癸巳

一鶴引二雛

一鶴引二雛誤飛籬棘間一鶴羈不脫二雛仍飛還徘徊三秀峯芳樹猶可攀烟波二百里鎩羽無光顏鳧鴈滿洲渚飲啄鳴關關二雛不得志俯仰窺人寰回頭一鶴遠竚立望秋山

雲龍岡觀桃花

春事客中盡同人慰寂寥晴雲初炤堞紅雨欲生潮幻眼紛秦晉離懷托市朝三峯招隱處草樹已蕭蕭

華陽市月夜

月到天街靜招要幾弟昆城陰凝綠霧鈴語動黃昏郢和憐交薄吳吟賴舌存歸途正蕭瑟楓葉滿遥村

玉晨觀

半程長耳半藍輿夾道松陰到玉除雨過千巖疑疊繡雷轟片石尚留書平塘瀲灩開雙鏡古柏蒼虬剩幾株殿角拂雲高百尺數聲笙籟下空虛

乾元觀

百層翠巘護樓臺看到斜陽客未廻一徑縈紆雲外度三峯合沓檻前來流禽盡向天心語臥石悲將地肺猜聞說玄都不可即洞門桃樹爲誰栽

萬寧宫

絕磴危崖逼斗霄風生萬樹動春潮倘逢白鶴摩空下不信青牛去路遥樓閣已憐同楚炬蓬壺猶自笑秦朝四圍笙磬雲中發誰是神仙碧落簫

大茅峯絕頂

曉氣爐烟未可分招攜客子各成羣一峯霧起諸峯暗下界鐘生上界聞丹藥無門求葛鼎碧霄有路近茅君蒼茫望眼爭鄉國其奈迢迢萬里雲

華陽洞

欲買華陽半頃田洞天蘿薜久相牽晝遊秉燭疑長夜日去觀棋得幾年片石自能留過客名山誰不記神仙只今海島蒼茫路猶說盧生徐市船

積金峯

參差琳宇足幽探踏遍前峯已過三石起蒼林形似鬭金埋遠嶺氣非貪高花帶雨依頹壁駁蘚經霜落半龕更是秋空雲欲洗遥天萬首各簪簪

浮山

荒寺詩箋久欲緘偶同遊子試春衫佛棲古座苔痕滿僧煮枯泉茗氣鹹斗壁何年開一徑慈航此日渡千帆浮來烟樹知無限石路雲封萬點巉

朝陽洞

眼前野馬正紛紛覓險還憐客屐勤潭底蛟龍通大澤洞門雞犬隔重雲劍光石屋遥堪識牧唱東盧靜可聞更上高巖得歸路回看日色已斜曛

朝發浮山南同戴霖生李美士訪芮巖尹

朝發浮山南暮宿方山下林間變顏色霜葉赤如赭訪戴情何真御李事非假世態不復問艮禾在田野驅軫向高峯晴雲自瀟灑我有素心友抱蠲歌虞夏卷跡愛幽獨微吟信高寡隔㔟五六年芳襟久難把剝啄乍相視躊躇不相舍呼酒正新醅論交仍舊社故人且瀾疎何心問車馬平莽動感慨流泉足陶瀉借言東岡陂誰是獨守者

方丈山 俗傳爲茅君卬山先太史孟河公考槃處

平嵐四望景崔嵬大野當空遠勢開福地神仙猶護印玉堂人物許登臺風高隔嶺吹紅葉霜滑緣溪鎖綠苔回首三峯揷霄漢欲乘雲氣一飛廻

再宿方丈山 訪友不值遂失九岡峯之遊

落炤停車傍短籬故人策杖去何之鹿門樂隱非無意牛角高歌欲待時自種桑園呼婦饁偶開芸閣禁兒嬉萬峯深處孤菴靜他日從君問講帷

湯泉

前峯方龍從後峯復屼嵲寒來慘無色泉氣何其熱神力鼓洪鑪流永瀉丹穴野田如沸鼎艮禾不畏爇造化信靈異炎威伏霜雪濠梁勢若傾濟谷聲欲咽

今古浣客塵客行終未輟甛石悟天意遊原感物節
看余獨振衣顧僕停車轍

宿龍潭

江近山欲斷石路愈蹭蹬悲風動脩薄京月引微徑
曇曇雲正起湔湔泉滿聽遠火集村喧停策訪幽勝
韻主薦嘉魴斗醞歡自馨萬峯宿孤客哀鴈數聲醒
情閒遊未歇意愜景斯稱明發更奇探短咏以相贈

馬鞍山 龍潭大江口

我出千重巖來登千頃石盪胸吳地濶遥睇楚天碧
濕雲開晚照隔岸山盡赤漁網集斷浦鳥道盤絕壁
明流淨如鏡呼朋挂遠席洲草雨芸芸嶺葉風槭槭

俯仰與有餘息心謝物役

萬壽宮 步壁間韻

蒼崖碧巘倚闌干俯瞰仙都洞府寬何處闕遥先辦
紫只玆飈近許燒丹鐘聲欲去憑樓護泉氣斜飛傍
澗看忽憶吹笙王子晋可能乘月降雙翰

飲趙棟明園牡丹絕盛

剝啄初來問水涯開軒滿砌疊雲霞巳知富貴非吾
事何意山林見此花欲摘高枝方爛熳避人小蘂尚
周遮春風後會還重約酒熟邯鄲舊主家

主人書舍

栢雨梅風翠影齊名花開遍畫欄西小亭祗許求鶯
入新篁何妨乳燕栖得句有時惟擊竹攤經無夜不
燒藜瀟湘好景憑誰賦宅傍潺湲水一溪

橋西

橋西春色早忽動故園心雨過飛淙急雲廻翠岫深
小蜂爭落蘂倦鳥上高林半日僧寮坐躊躇費遠吟

茅山答吳見末

兩宮香靄共霏微獨撫高樓音問稀剪栁好風隨烏
入妬梅殘雪傍人飛仙旌一去笙簫冷遊客重來猿
鶴譏書到屋梁雲正起懷君百里賦調饑

百子泉

亭鎖幽泉一徑斜坐觀泡幻道心賒水珠點點皆成

串石乳層層欲放花不待微風開荇藻似因細雨亂
魚鰕金錢莫爲兒孫卜回首神仙何處家

曲水 朱亮工戴霖生宜用極宜茂功諸門人置酒

石崖列坐混樵蘇茗竈何妨代酒厨曲水曲山俱勝
地一觴一咏盡吾徒草亭不意聞絲竹金井何煩轉
轆轤攜手濠梁情未厭春風巳自拂高梧

巧石亭

策杖頻穿天磴長二三樵子坐春光烟霞不逐孤亭
散蘿薜偏宜片石凉世事看來如臥虎仙家聞說有
鞭羊衣單履滑歸須早半壁松陰送夕陽

飫翠菴

翠色平疇疊錦茵輿來茗飲即相親他年欲望浮山
月記得東菴舊主人

臥雪菴

歲暮尋詩雪滿山老僧高卧不開關春初此地劚新
筍今日千竿竹已斑

再過趙巷牡丹園

一年客榻遲明月兩度山窓賦綵霞風雨蒼凉尋舊
約亭臺次第積殘花鏡中人老胭脂泣門外春深翠
黛遮開謝滿前休悵望偶來高枕即吾家

送吳見末賁古心彭旦兮諸同學北上

燈花昨夜對書檠曉岸看君獨遠行解纜黃雲牽日
色掛帆白浪走雷聲關津畫鷁隨鴻渡村店寒鷄帶
馬鳴珍重故人離別意遥天萬里共陰晴

青龍洞

嶄峯嵲起枕荒塗石齒稜稜相撑扶老樹交糺少根
株耕山得徑問樵蘇躡屐攀緣愼躊躇壁上黑影龍
蛇趨何年霹靂破其郛雷斧空存洗雲膚黝然引我
入闉闍朝走麀麋夕鼪鼯暗窺崢嶸魂魄拘再臨坎
窞恐喪軀突似虎項懸高隅坳如魚腦失水枯古劒
餓久待人屠怪形竦峙各雎盱頭上濤聲走江湖屏
寒炤火自成圖岸絕四面路通壺鬼兵偬窣陰叫呼
傍毀飛來燕子雛依稀可撲仍急逋玉溜鏘戛響縈

紆前挺戈戟後笙竽枅栱雕鏤奪般輸下置牀柏與
竈爐半隙斜穿達天樞繇斷不斷猜神蛛窟搜險索
足力劬二三快意千憂虞倏忽呀豁達九衢百客坐
對酌醴醹（洞內有百客堂）松炬欲冷速認途恍惚可辨復模
糊出門飄颻寘氣俱望中烟霞萬態殊遠浸涪峯疑
覆盂洮光滉瀁疋練鋪蓬萊靈嶠果有無奇數衡華
秀荊巫千年此山埋榛蕪買之不用幾貫蚨便欲移
去計恐愚坐饑拾栗當瓊珠驅車呼僕過槍榆行職
西墜啼亂烏

攝山最高峯

孤峯兀峙俯村郊絕頂鐘聲帶暝敲香徑微濛蒼樹
合神州浩蕩大江包萬家烟市平天塹一氣齊州補
地坳我願摩空如鸛鶴好從雲際搆飛巢

攝山棲霞寺

凌虛淨宇幾重開複磴高升抱澗廻黃葉不因風自
落白雲應待客俱來丹巖赭谷晴烘日漱玉流珠隱
沸雷松籟半空搖磬柝竹根無處點塵埃截筒引灌
斜通圃絕級緣梯忽有臺一一僧寮窺穽窱層層佛
龕倚崔嵬開從玄室詢三乘遥叩蒼穹望九垓嘆惜
饑魂哀索蜜（石塔下相傳為梁武帝墓）皈依好相笑如孩（寺門彌勒銅像甚
精）前灘小舫時聞渡隔岸平嵐偶見堆藥遇露桐方
許採棱經般若信難摧竦身重巘疑沖舉墮足危階

費挽推繞過石梁同竚立復臨岐路獨徘徊何年鹿走寒潭碧(有白鹿泉)猶喜龍蟠衆嶺陪(鍾山在望)疊秀芾君輸地肺建標越嶠失天台崖穿似線非關鑿水曲成環可泛杯幽砌藏葩多灼爍古亭植幹數條枚幸覲御墨攀芝閣(有御書閣)恰愧臣心薦芷芣三十六菴紛色相百千萬刼有胚胎明沙澄浥懸明鏡(沙上一泉如鏡之瑩)暗壑微泓鎖暗苔碑字離奇遺鳥篆江波崩激舞鼉腮鋃山鐵甕隨人數(鐵甕江可望)瓊樹瑤枝任意裁月徑短吟情俏爾霞心曠矚景悠哉(霞心菴在山半)題詩豈俟湯休索和句憐希支遁才徐拂檀烟青冉冉俯凭荻渚白皚皚三吳近遠連滄濱五代興亡等冷灰更上蒼泓最高頂黯然鶴唳動餘哀

雪夜飲趙棟明園

我復驅車君閉關蒼然相見一開顏高樓片雪能留客遠道浮雲自滿山渴病正逢湯社集夢餘疑向酒泉還窻前物候仍如昔數點梅英歲可攀

再過飫翠菴

浮山一片碧猶挂斗菴西人隨寒月至天與凍雲齊淨沼窺鱗伏幽篁認鳥棲老僧舊相識指我壁間題

葛稚川祠(祠前有二石羊)

洞口飛昇處香烟繞暮雲祠荒連雉影石爛起羊羣勾漏豈無令丹砂獨待君歸依思策杖惆悵倚斜曛

高樓

高樓俯雉堞巖路去漫漫滿地月華白一城霜葉乾斷鴻天外急清磬夢迴寒遥憶疎籬菊餘香未肯殘

柬嚴惟厚兄弟

看君麗筆走風騷漢代傳經人姓嚴自仕烟霞連鐵甕不因月露擁牙籤客來鄉思埋雲脚葉落山光到樹尖未盡征途遊子意何時一卷共鉤簾

輓李惟實

病革猶扶杖遲余過草堂見時相涕淚別後獨倉皇怪爾鬚眉古催人歲月忙方山多茂樹此日景凄凉

暑發華陽過天王寺舊館

邸夜孤燈燼未沉五更有夢不能深火雲焰屋驚梁燕汗雨盈車羨水禽石齒澗泉微可漱山腰村樹遠成陰昔年假息題詩處今日翻同辛苦吟

試場紀事

驊騮伏櫪久哀鳴老向鹽車逐隊行驟雨撲簷添硯水狂飈吹瓦落山城佛鈴院角傳天語官柝墻東報午更猶喜白頭才未盡眼前蝌蚪漫縱橫

七夕立秋

遥瞻碧漢渡銀軿獨客凄清戶不扃耿耿三秋爭一夕迢迢萬里見雙星危巢掛樹烏低宿凉葉辭條虫暗聽欲向天邊問耕織悔將旅枕伴遺經

長塘菴

容路何期得舉杯長塘菴下故人來茄花落盡豆花
發荷葉欹翻蘋葉開不待雲封村欲暝似因林熱鳥
驚廻前山未盡烟霞路去訪山中宰相才

寄方山李美士

方山何嶽嶽中有真人廬偃息何所事高臥枕素書
寒旭下南軒凉颸與之俱讀古忽有得欣然步庭除
髣髴接音容响答來郊墟閉戶羣動息木葉瀟以疎
烟雲自變化滃然見吾初借問華陽訣視此竟何如

寄華陽諸子

一峯遮兀屋兩地卽天涯世事如朝露山城對晚霞

葉飛猶學蝶樹古只宜鴉短髩幾絲白相看泣歲華

書夢花悅劇後

隔垣梧葉報秋陰細讀江淹長短吟花汐欲來春舫
動月輪初轉夜窗深似聞紙上裁鸞綺何處帷中想
鳳琴南國莫愁君未識獨餘幽夢托追尋

書[redacted]劇後

平生不入朝歌里半世如遊傀儡場才子何妨爲鼓
吏宮人猶自憶霓裳哀聲忽起疑吹角豔曲新翻盡
變商讀罷開窗秋氣白斷鴻嘹嚦兩三行

暮過了髻山

望夫心竚碧雲端石髻高梳四五盤恰笑行人歸意

迫青山亦作晚粧看

晚飲卽事

千村爭一爽目洗碧天澄澗狹廻微縠嵐晴出遠層
香輕虫食桂木脫鳥窺藤掃葉烹春茗燃薪代晚燈
菱鮮同藕雪栗熟勝梨蒸雁到如相憶蠅藏去所憎
擎杯歡向稗剖甕劇呼朋只覺園亭古兼聞塲杵登
換鷄攤蠒紙縛蟹問漁繒凉露生金井疎星耿玉繩
冬青留野色秋實愛家丞世事空搔首儒冠久折肱
何當選高阜長嘯共憑陵

春郊

春思何所托香風逹襲衣連天芳草路那禁落花飛

又

暖氣撲郊陌遊人正試衣峼嶁高幾許亦有片雲飛

濕雪

惜哉人日雪助雨滴飛檐流水花同去宮粧粉自添
畢山空似霧煮海不成鹽那復春愁甚寒風怯捲簾

花朝

百萬蛾眉入未央肯將恩寵讓昭陽上林多少臙脂
面同向風前鬬曉粧

彭園雅集和陳伯璣韻

入戶心從隱看山眼易明溪邊誰共笑谷口爾躬耕
榴火翻丹棘藤花似紫荊孤舟維夕照相送倍含情

又
落落幾人在悠悠一徑開日斜猶坐石雲去尚懷山
命意何高迥論文並雅嫺天涯忘主客各記別時顏
南山觀村社宿門人吳魯卿齋
六年前展故人書今日重來慰索居萬點蒼山飛靉
靆一聲鐘磬響空虛畏看村社裝戎馬忽訝流泉急
過車夜語半床燈未燼夢迴猶得悟真如
和正則秋郊望雁
秋空天色淡宜著數行飛晩照斜成陣疎林影不肥
風猜李廣射雪待子卿歸夜夢憑伊喚緘書恨轉微
泣血詞

壬辰四月二十四日不孝孤遺大敬欲述先
子行狀以乞諸賢文辭哀毀中得五十二韻
曾憶陳太丘弔客三千人何如王太保門稀雜弔賓
先子重然諾少壯甘賤貧閉戶慎交遊所交半六姻
生兒惟巳酉兒兄則戊申一室延兩師教督躬勤辛
小文成八歲大字書九齡客至呼兒出嘖嘖稱石麟
祖業遭吞噬義聲慨以振勇氣感道路豈畏有司嗔
百年歌哭地復喜瞻奐輪事母孝而虔色若孺子恂
奉棺廿載餘攀號泗漣淪臥壙試溫煖狠虎時時巡
窮乏賴舉火推食忍稍逡意氣所孚激不難指一囷
居市等居山坐臥池塘濱堂前設花架堂下鋪花茵
當其會心處魚鳥咸來親盆遊波泛錦籠語性能馴
讀書虎丘寺拂盡吳蒙塵晩來溥諸生朧訑學耕莘
犂地藕生葉編籬竹遍筠或濯楊柳浪或涉芙蕖津
或聞稻穗香或煮芋苗新岫雲看冉冉泉雨聽粼粼
優游願卒歲常作太平民閒晃及野鶩浩蕩逐秋辰
巳忘晉曆日遑問漢君臣忽逢桑海更蒼茫避厥身
兒去南山頂父去北湖唇干戈再相見髩髮皆成銀
世情驚覆楚投葬多絕秦大兵繼大潦水國渺無垠
土梗笑飄泊聚散吹浮萍歸來數耆老落子敲城闉
眼前觀勝負亦足怡心神獨嗟暾孟粥柔滑缺昏晨
咏詩識鉼罍考禮虛膳珍雙耳閉桃源萬慮變米薪
夫何鞠凶至痛絕叫蒼旻兒罪寔致此敢咎天不仁

約計寒暑變七十有三春吾父同吾師楹奠得非真
蓼莪篇欲廢明發恨彌均床撤舊日帳匣檢前朝巾
頻憐朝夕菌敢羨太古椿拮据貽諸季衣食苦■句
百忍懷古誼寧不及鄉鄰鶺鴒原之上鴻鴈水之濱
幼孫幸凝秀階庭並和闇願言嗣明德咨渙代薦牲
除夕喪次
點點榆星照夕除驚心問寢隔年疎獨憐簷雪留殘
凍不及亭梅到曉舒鴈序猶圍寒夜燭烏啼忽遶白
雲廬流光半世愁中渡揮涕何煩看曆書
湖蕩菴步鐵僧韻
昔年烽火避湖西禾黍悲風滿故畦重訪鷄林留舊

榻爲探虎跡渡前溪一村月破千村黑近樹雲迥遠
樹齊脩足身閒無所繫笠瓢何事索人題

又

纔搆低軒近雨蘿忽瞻高棟接霜柯已無鹿夢驚禪
夢信有漁歌和梵歌客到座分香縷細僧歸杖帶白
雲多浩山如畫當軒檻似壓洮湖不起波

哭匡兒

我歸而汝迎我出而汝啼今見汝一出而不歸我何
以爲心兮

又

餓而向乳兮飽則去自拜自舞兮自笑自語故匿其

身兮于屏于几急而呼之兮應聲曰唯

又

忽仰口而向我不問街頭果但問廚下火

又

我有素絖汝戲而副佯笑不言藏絖余側低首出門
望我顏色我佯怒汝汝走而蹄哀哉汝實多慧兮痛
塡胸臆

又

朝聽鄰家之兒啼兮驚吾兒之復生既而覺其非兮
嗚呼我何以爲情

嗟哉行 冬十一月十日合葬考妣於西山與弟瀞作

日離父側夢見之遊庭笑語如生時醒知死別已二
載喪車將駕惟空帷嗟哉兮山風發發吹紅葉素旐
飛翻淚沾浥

又

母死不葬三十年一棺猶寄荒山邊雨苦風酸並作
惡夢魂飄泊何凄然嗟哉兮松楸未青碑未勒母骨
久冷兒心惻

又 寒兒衣單丙子出匡兒敗絮爲之縫紉時匡兒已殤

天淸地曠百草衰愁腸一寸埋東園阿兄苦寒着汝
絮絮冷如鐵衣不溫嗟哉兮母持刀尺心病瘵去年
此絮兒身挂

和子安元善弟寄來韻

日訊山南故里車家園今到屋梁書千風正拂芝蘭
席夜月時懸薜荔居雁字幾行須屢寄鳳樓相助竟
何如臨文春草知盈篋欲賦池塘莫待余

歲暮歸舟慰正則兒時同兒宥

凍葉江邊饑鳥銜鄉心一片冷難緘獨憐漸老聞移
歲正似停舟看過帆雙沆近憑風力駛萬峯遥認雪
痕鑱與君莫效窮途哭願賦新篇寄阮咸

匡菴詩前集卷之三　男宥容校錄

馬太史匡菴前集卷四

溧陽馬世俊[illegible]文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詩 甲午乙未

出塞曲

行行萬千里別離敢重傷永久歸沙漠家山似他鄉受[redacted]城築何年黃河渡無人烟牛酒一日饑千日辛勤憶種江南田

又

古塞多荒草四時竟無春將軍且隕涕何言從征人長城一別天地曠日月黯淡無精神戰務僅圖贏一死禀牢誰復豐妻子黑風吹老焉支山陣陣逢迎壯士顏[redacted]小騎雲中渡夢裏鄉關不敢還

嫁女篇

紅窓誰氏女環珮飾明珠嫁爲東鄰婦恥言入中廚豪家冶遊子千金買嬋娟娶此西鄰女中道兩棄捐棄捐中道豈無故彼此不解糟糠意

古井波瀾揚

青草蕪死礫途古井在人踪無斷幹何年乎山魈夜半此中聚來聽鄰家轡轆轤昨日泥深不滿斛今日水高丈有六古井變遷何太速從來滄桑作陵谷華山截斷黃河流渴鯨老向池中哭

吾聞鄭莊行

出門望四海有如適莽蒼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而今桂玉安可炊鄭莊去後能復來饑鹿一步一回首鼠雀飽卧[redacted]廚猥前村飛槐花夾路滿松實從倚道路旁秋風越蕭瑟

壯士行何畏

河流下太行觸石如奔雷壯士行何畏山川空草萊神蛟夜斷鬼母哭虎豹齒牙徒相猜天生我胡爲哉長途萬里獨往來雄劍一鳴天門開紛紛逐鹿同飛灰

擬漢武歸來望思歌

歸來兮望思汝不歸兮朕悲南望覆盎之城東望泉鳩之里汝一去兮安歸蘸文焚兮江充死汝歸來兮猶朕子

李夫人曲

君憶延年曲妾非歌舞時掩袂數行淚君恩猶未衰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魴鱮或遇之談笑以相慰敝笱不復施

神雀來

神雀來綏君祿錫君福天下聞聲向君祝昨止京兆府今飛丞相屋

苦熱行

炎帝騎龍行赤道火雲滿天排空熾千山萬山飛毒

烟行人淚落東西田石膚忽生汗水心反見骨稗芋盡垂頭良苗敢望活

歸空城

歸空城烏啼城上樹當時啼泣出何門忍復重尋歌舞處

西施

西施入吳千古事後人學賦西施字苧蘿山下種愁深若耶溪邊橫影媚登車慷慨就吳城狎舞翩躚辭越地尋常一笑錦帆開六宮絃管上蘇臺鐲鏤已濺東門血習流戰鼓聲如雷二十年間歌舞性背人私照菱花鏡金閶烟草滯肩糞會稽薪膽鍾心病扁舟還上五湖潮羞將螺黛向人描南國風微空戰鬭西江日暮起漁樵剩水殘山吳共越美人一去沉香骨年年冶俠滿林丘貪看西施身後月我言夫差霸業至今存舊日笙歌猶未歇

虞姬

虞姬百戰隨强羽駿馬平原同散聚鴻溝輕割雄心收霸圖銷歇彭城路淒風忽落帳中盃相對唏嘘不能句曾看意氣拔丘山力破群雄無日閒義士八千踰楚澤火光三月照秦關秦關楚澤今猶在歌聲頃刻老紅顏借君寶劍君前絕君突重圍全妾節寶劍終為烈士酬重圍恥喋轅門血烏江風雨入潮新佳人死後魂仍親猶勝漢家黃鵠舞到頭不庇戚夫人

春雨乍霽送人之宜興

杜宇聲愁絕君歸夕照中梅天方閣雨麥浪漸迎風殘磬聽將盡征帆望不窮茗芽如可摘渴思正相同

病中客至同訪山僧不值

病中慵百事逢爾忽開顏謁佛雙峯外尋僧萬樹間香風吹磬柝花雨隔雲山何日歸龍鉢重來一扣關

長兒字千劍次兒字千賦

憐余倦羽半浮沉捷足高騫待兩禽掛壁十年堪把贈擁城萬卷許誰侵衝星欲佩錚錚鐵擲地應成字字金耘耔不須充國役琴書亦免贈人心

山樓苦雨憶吳中友人

山樓雨色暗平蕪此日聞君客五湖聽鳥春殘憐蜀魄雕蟲伎盡恥吳歈出門看劍紅塵淨把酒論詩翠袖扶芳草金閶三月暮鄉心曾及故人無

錫山夜泊

九龍燈火熖寒汀夾岸垂楊入畵屏石氣臨軒涼片席喬松出岫拂孤亭王孫只恐杯無月遊女都忘戶有星寺迥鐘殘人影散扁舟一夜水泠泠

姑蘇道中次中和橋

客程方未極村近見桃花夕霽峯爭出春陰港易遮帆飛同鴈鶩水宿問魚鰕新月遲余夢狂吟起暝鴉

食瓜

透迤看帶抱歷落尚花紛絳實神仙種青門子母群三分悲晉國四摘笑唐君喜見金盤薦賓朋滿座芬

撲棗

纂纂垂條結離離翠葉遮何當報以栗淚說大如瓜三月崑崙熟萬年碧海花苦吟窮杜甫撲取任鄰家

剝栗

如何棘圍裏翻得剖瓊瑰樹記周人社園移漢武臺婦會同棗贄兒識傍梨栽租稅山間足封侯足道哉

採榴

西域張騫得河陽潘岳嘗珠繁羞魏棗椎重走秦皇

眼送朱炎赫牙分玉液凉紅膚如可近誰許鎖千房

七夕即事

天巧未可問人情自爾長星繁雲意澹風靜露脂香擲果調鸚鵡援琴奏鳳凰廣寒今夜月擣杵憶裴航

又

玉露方飛夕金風已報秋鴻來堂戀燕鵲去樹巢鳩簷半蛛絲織池邊螢火流懷人淸不寐鼓角動高樓

中秋月餠

蕭森庭樹鎖黃昏忽送淸輝到粉垣水氣浮來波欲定山烟散去石無言白鷺宿鳥蕉桐響碧動潛儵荇藻翻裁餠豪香嘶十字聞歌凄切過千門瀼瀼竹露垂方溼歷歷榆星點倏繁生夜漸看西顥寘餘光猶冀太陽恩光猜天上無生魄影落寰中有覆盆匣鏡分開嬌面色宮錢掐損指頭痕珠沉漢浦難求合璧掩秦城敢肆吞此夕裴航應未熟當年羿藥悔輕奔晶宮霧起蟾魂怯玉杵風微兎足蹲斟酌嫦娥秋意重垂簾尚待綵雲騫

迎九

年來漫取歲華評秋九春三倍有情梅豆昔曾供酒餌菊英今可代茶烹晉朝勝事輸陶孟蘇氏黃州憶弟兄白髮催人開醉眼蕭蕭落木對江城

又

秋色平開綠野堂疎林遠近展晴光田家死盞俱浮白籬下金錢作意黃整帽臨風猜杜甫題糕品雪笑劉郎道人七七今何處明日重來叩竹房

水鄉懷友

高臺落木望京華我憶伊人星漢槎此日孤舟採菱芡隔年秋渚賦蒹葭裴劉擧目憂烽燧衛霍何心問室家水是洮湖山死屋故鄉迢遞似天涯

無題 代某作

柳衙方度絲楸戶已垂線如何賦別離冷簟淚如霰星繁不忍疎斗廻喜復旋曙光破甕牖布帆去疾電贈歡靑堂草答儂合歡扇今夕泊舟處蒹葭滿湖面

回首數遼峯肩鞾猶隱胷憶昔事豪奢百寵一身選烟火團朝香鼓鐘鬧夕宴千金買妾贅萬金裝妾鈿出閨鏡自隨凭欄枕仍戀名花驕姊妹輕歌傲鶯燕羅幃洞窅寘瓊軒明綵絢曉妝雲正忙夜醉月未倦願以玉琢嬌願以金貯倩石家財一散佳人豈終眷墜樓身不亡花袅隨風便鳳髻忽復施蝶衣向誰衒辛酸志自受膏粱何望饌芙渠泣高秋零落不成片君看江上雲昏晨倏以變年來戰壘開死徙雜貴賤宛轉蛾肩兒走馬負戈箭幸則殉塵沙不幸嫁組練儂身偶逃生平昔志可唁修梧鸞影翔錦水鴛翼濺寄衣問刀尺寸腸裂芳絹三更欲裁詩五更誦未遍

情殷儂不勝盟厚歡難遣扁舟去茫茫縮地路應轉臨行寫此衷淺深託君見

除夕和韻

年年策駒足歲月半虛縻但覺陰晴變寧知物序虧有杯傾玉液無物鬬金匙兒稱群爭戲歡娛意轉呆曆殘將付鼠香裊尚薰獅自爾情消夢都忘冷入肌好懷憑兆卜往緒藉詩追忽憶襄陽句相思事可疑

新歲家宴分韻得一東

韶光潛黯到深叢傳座悲歡事不同共歎觥籌成浩嘆各看鬢髮訝飄蓬弟兄下食如荀淑賓客停車遜孔融柳色乍舒郊陌綠桃符難換蓽門紅强妝雨[illegible]

扶窓竹條解氷痕散水漾營室星纏方啟孟攝提斗柄自從東頹簷漸壓驚棲雀環堵謀安願集鴻夜鬧管絃聲嘒嘒春街鼓柝響鏘鏘戶搖彩勝增華旭社賽高旛漾碧空冶俠綺羅輕舞蝶孿張紈袴猛乘駛葳蕤滿眼翻翡翠節序關心感阜螽婚娶生平須及早亂離家室肯辭窮誰傳顧秀閨房裏欲笑王郎天壤中婦子薦辛嗟歲改農氓呼癸祝年豐梅花已放霜前白蕉葉虛稱雪後工選韻袖邊分沈約蒐文枕畔傲王充試聽穀日晴逾好直屆燈宵興未終月皎竟忘星聚散星疎越喜月玲瓏水簾洞口仙幢出不夜城邊燧氣烘漫道謝庭佳宴集敢誇才思向人雄

次友人春遊草

驚入烟林織遠梭城頭燈火已鳴鑼鐘聲夜攪舟中夢猶有遊人呼渡河

秦淮燈船竹枝詞

晝遊龍舫夜燈船斷續笙歌媚遠天雙倚朱欄嬌語細睛窺波影落花鈿

又

秦淮岸上花欲燃秦淮橋畔草如烟燈光數點波心見攪動紛紛載酒船

又

桃葉聲名已似仙空留競渡百千船烹葵剪艾年年

事愁殺江南風雨天

又

秦淮少年錦標旋秦淮女兒綵線牽晚來簫鼓中流亂楚客吳姬同一船

又

聽罷吳歌倚暮天畫橈紛動畫欄前驚心鼙鼓漁陽夢不記開元全盛年

又

點點燈花猶昔年戟戟甲第已俱遷惟有秦淮一條水石橋微月望悠然

雨花臺方正學先生墓

翹首鍾山隔遠塵墓傍梆色不能春江南豈少讀書者天子何無草詔人當日成王誰子弟此時青史自君臣蒼江渺渺悲風起獨立雲中倍愴神

又

先生墓道車馬稀獨上平臺歌採薇萬卷半生爭此日一門九族竟同歸燕來猶喜山河舊鶴返終傷城郭非木末亭邊森草樹舊陵松柏望相依

同正則萬長兄坐卿小齋觀陳白室張苓石兩山人詩畫更聞亦言雒斯弟雅歌妙管

目送名山圖記間臥遊半日勝追攀市城忽發林邊笑簫管能吹酒後顏江左曲宜才子顧鄴中詩是弟

兄班片雲爲起娟娟月相別橋西興未慳

諸兄弟各成和章余姊氏亦有作附載之

月照池花砌草間桂叢天際孰能攀臨流上下如分影對鏡悲歡失故顏南北卜居雖隔院弟兄校史不輸班風雲何事沾閨管休訕詩成片紙慳

水僊花

凌波何處踏冷露溼羅衣步至瑤階上惟隨月影飛

又

女郎歌白苧京戶正更衣昨夜湘妃泣江潮不忍飛

蜂

上林芳欲盡猶自趂晴和春氣遊應遍秋期稅較多

獨王[redacted]府庫衆卒戍山河未審主人意今年增幾窠

蝶

百首人傳字賣花聲在橋國香隨地宿鄰樹隔牆招深草粉難見疎籬黃未消南華枉天放夢後賦逍遥

哭三伯父之喪於水次

籬門不掃草斕斑三十餘年老此間一架蒲桃涼夜㵞半畦禾黍送秋山羅某坐裏成高隱採藥壺中識大還身後悲啼非所志當時諧謔獨相關

夢勝兒　殤於痘

夢裏猶開滿體花懷中襁褓怯風斜醒來知汝東園臥半月啼聲不在家

彭放呆招飲和韻

新符初換萬家春相慰年光盡苦辛少女已吹霜雪去素交偏耐雨風頻商山甲子非秦曆彭澤田園是晉人便飲屠蘇敢辭醉願係耆社問遺民

寒食

溫風入律始吹銅節序推移似轉蓬古墓白楊飛粉蝶大堤芳草試青驄水開萍葉香初泛村近桃花氣欲烘對酒自傷孳髩短閒看騎竹走兒童

送萬長兄北行

江城霽色動驪歌驛路初聞暫止戈桃李三春開白社風濤百丈渡黃河名投玉署絲綸近客上金臺感慨多回首南雲將有寄鳳樓佳句問如何

金山

三過金山下烟波去路長岫孤閣自迴風怒舟何狂戰鼓江門上圖經郭墓旁憑誰搜逸事鐘磬半天凉

坐吳朗函齋

華館臨風暑氣清錦葵恰向火榴明泉分玉女飛千澗座擁牙籤擁百城視草高才忘冷署問花逸興引諸生挂絺脫帽誰賓主日永芳尊喜共傾

虎丘

曉色初開塔影重碧崖丹磴倚晴空浮生又放吳門棹一路寒山萬木中

和彭旦兮原韻四律

長安日色鎖烟雯野縣何時得獻君應詔董鼂能對策封侯絳灌不論文楚江月伴吹簫冷燕市風和擊筑聞悵望[redacted]非夙昔南山歸夢近雷殷

又

皂囊奏事漫辛勤數載江南無稻賁故老千家談戰伐荒田一寸未耕耘銅盤恩斷高天露鐵騎塵迷古塞雲聞道朱門盡紈袴肉貂藉地醉紅裙

又

大宛天馬色紛紜極目難空冀北群澤畔九章俱欲涕國門一字竟何云塵生白髮儒冠賤浪起黃河驛路分投筆從戎非所志出關空自慕終軍

又

路旁燐火向貢貢莫問揶揄笑語紛舊日品題羞再刖近來詩草已三焚小狐欲濟憂濡尾瘦馬無人肯相筋目斷公門桃李樹不知春色向誰芬

七夕閨詞

碧天耿耿見銀河回首空房斂翠蛾怕見夜深香霧重歡情不似怨情多

又

渺渺銀河此夜盟人間遙望不勝情殷勤爲道經年別幾度抛梭織未成

又

星光月色兩相宜星帶歡娛月帶癡殿迥雲深叢桂鎖愁看牛女渡河時

古意

藕絲不比線頭長枕上應添並蒂香少繡荷花多繡葉秋來無意理紅粧

又

五更夢斷月光微昨夜思君未解衣鸚鵡終朝懸繡閣可憐能語不能飛

十月二十七日爲余生辰諸門人吳魯卿黃聿修任簡斌楊孟起繆湛侯集飲屏山浩初僧

房

回思往事百情降午筑穿雲渡竹房買得村醪供一醉山僧爲剖甕頭香

又

數處寒林未著梅朔風捲葉遠峯開此生亦似風前葉領取青山進一杯

匡菴詩前集卷之四　男有容校録

馬太史匡菴前集卷五

溧陽馬世俊甸臣父著

詩丙申丁酉

金陵道中正月十五日

風雪金陵道蒼茫獨遠行燈宵貪見月儺鼓訝聞鉦眼送群峯白身隨落澗輕鄉心猶耿耿不定似搖旌

溧水飲吳霜崖齋大醉

邸夕何期共燭光坐來芸室靜生香一官恰似梅花瘦萬頷都從松葉忘不厭書淫開短笈重尋墨妙遶廻廊東廉有顏魯公碑出門贏得中山醉莫問寒風動客裝

興教寺贈維揚僧覺先證聞

羨君高隱竹林幽相訪城西古寺頭園菜摘同雲耳鷰泉香烹傍雪花浮客因惜別驚聞鴈官爲參禪願裁騶欲問昔年烽火事辭家不記廣陵遊

總鎮丘仲鄰河房

面對平橋啟竹扉盆花砌草共芳菲畫欄屈曲迎桃葉綺閣參差出椰枝佳麗六朝流水逝笙簫兩岸好風隨幕中不少江南客斗酒雙螯賦楚辭

竹雲堂夜讀

依人寒雀下堦除我獨篝燈讀漢書竹葉紙窗隨月上梅痕畫檻帶雲舒九層佛火瞻宵半一枕僧鐘聽曉初白首桓榮何所事舊京烟雨倦遊餘

小桃園

芳氣滿晴昊遊心漾遠峯竹陰凉一榻花影踏千重日轉徑從曲雲廻山欲縫謝公墩在眼草色漫丰茸

烏龍潭

百頃澄泓水深林動遠光近崖開月幕度嶺聽風篁鳥過影疑墮魚沉勢復翔歌聲自搖曳余意滿滄浪

清凉山

城遊乃山麓遐矚到空旻坐亭開衆壑入寺息諸津湖白分江練郊青疊野茵獨憐風景麗不暇賦梁陳

濠上亭

層塔凌霄逈孤亭傍水開竹風斜徑入花雨半山來會意難垂釣披襟願泛杯一天金碧影到此獨徘徊

鳳遊寺和陳冀仲韻 時方雨霽

不待晴郊出幽期許獨尋苔滋石路滑松引寺門深壁染青山色泉烹碧澗音只愁分袂速斜日照高林

天界寺聽松軒

自有蒼深色非因覆薜蘿到門知徑僻開牖見山多竹雨生幽響松風動碧波我來心不繫亦似白雲過

彭葵若訪我竹雲堂兼寄同社唐公颺趙理之

猶聽霜風鴻鴈哀屋梁書信報君來一天素月長相憶幾樹寒梅尚未開燕子門墻尋舊巷鳳凰詞賦倚高臺故人若問談經處雲竹深深古寺隈

木末亭和丘接青韻

荒臺亦復生春草酒帘數點臨官道石磴梯懸次第升高崗偶值晴光好正學遺碑古木邊遊人感慨無愚賢風雨相依侍御墓山川又異華除天陰森松檜萬重樹忽成一片荆榛路誰能從此挿冬青留作他年流涕處雲廻殿角對荒祠更無麥秀可生悲躑躅登臺空嘆息只有長江似昔時眼底公侯多大廈蓋營或用乾[illegible]死百金買馬千金裝轟轟并逐牛車下無復含情問故宮祗應避世寄墻東人影參差千仭上客心寥落一亭中遠眺烟雲盪胸臆梅花古寺存冬色依稀城郭照斜陽重來孤鶴愁難識

落花行 劉鼎銘招飲長干

春雨春花飄不住窗前流水成花渡有客相招坐翠微飛觴正似花間雨少年佩劍學從軍紫塞黃沙盡識君老來且醉江南酒尊前無數花紛紛我亦天涯問衣食愧君白首好顏色恰攜數片五臺雲蒼然坐我深山側短髮相捫氣不寒風波只作落花看南北兵戈那可道莫忘今夕醉長干 鼎銘家近五臺山

春晚得烟字

春晚慵粧鬓影偏蕭蕭蕙葉自相憐六朝剩此斜陽地四月仍同寒食天謝媼吟詩風起絮盧家佳處水如烟曾聞半袖邀人剪莫曳輕裾上舞筵

清明後過普德寺 先一日微雪

春光已遲暮散步慰離群桃蕚點輕雪松枝宿凍雲城烟微見塔野哭不因墳顧此東流水能無悵夕曛

憶宋

臥病知何似鄉雲望轉迷裁書枕上讀索飯夢中啼老樹遲春綠深燈伴夜淒柴門無恙字應寄石城西

死官寺

搖曳春旗曲徑斜已無白浪可浮槎荒臺猶自眠新柳古寺何心問落花隔代松楸存石馬夕陽鐘鼓起城鴉老僧示我經千帙趺坐應容聽演車

宿牛首山孤雲閣

塔影晴初麗泉聲雨後分僧歸林下月客宿嶺頭雲洞壑留高座苔錢綴古文祖堂烟樹近鐘磬隔山聞

又

洞邊僧舍淨樹抄佛堂分銀杏全遮日藤花欲拂雲江空帆易見天迥鳥難聞萬慮此俱寂栴檀夜半焚

從祖堂過獻花巖仍宿牛首山

風篁雲荔影蒼蒼梵放時聞出祖堂便取獻花巖畔路回看牛首下斜陽

蒲塘橋

蒲塘風雨大橋頭遠岫寒雲溼未收無數漁人呼客子如梭白艇滿中流

城南留別

城南松竹掩雲蘿却羨歸禽識故柯一夜方山帆路轉三春古寺別情多高樓管動梅花曲淺岸觴傳桃葉波我去新詩誰可和知君月下手頻捘

飲薛寓觀天台仙子圖兼聞其姬清歌雅操

堂敞應巢燕林深欲聽鸝酒招邛令客圖掛阮郎妻曲意驚離別琴言厭品題此身依薛稷彤管想能齊

陳伯璣卜居金陵晤我於鷲峯寺

忽有匡廬客來同白下塵天涯誰是主旅食自為鄰寺磬生晴響山雲起暮屏君居何處卜花鳥信忘貧

送湯丞仍歸宣城 暨菴先生子

誰堪客路送歸舟帆動三山不可留別去啼烏猶滿巷望中浴鷺已盈洲江光一派連吳楚家學千年近魯鄒相憶遙憐回首地風高木落敬亭秋

贈宣城詹在右

知君高隱托巖阿暫借松關賦軸薖袖刺已憐新契少畫圖猶帶舊山多竹聲敲月來親榻楓葉臨江易染波青眼相看情未厭一時談笑似懸河

憶宋

反畏家書至其如旅夢頻牽衣十指瘦買藥一錢貧病以庸醫劇啼愁老母嗔祇因禽犢愛日夜動吟呻

同吳天一吳聖許淮上

風亭同滌硯江上兩吳郎急雨收中伏輕雷傍夕陽
老看枯柳臥幽動澤蘭香燈火晚來亂憑欄問酒航
同詹在右嚴用求淮上聞琴
短閣疎簾理素琴石城簫管响俱沉宮商變處全非
指山水移時別有心細動遊魚窺碧藻幽如孤鶴嘯
寒林錦囊抱去人同靜欲斂秋光待月深
在右哭其故知李雪衣
月滿高樓看燕飛舊人却恨舊巢非小名嫁後憑誰
憶芳訊生前已漸稀一片綠雲香氣減數行紅葉字
痕微祇因才子秋原慟此地猶傳李雪衣
中秋夜飲淮清橋

月明似水浸平沙忽上樓臺動彩霞客路楓林初隕
擇故園桂樹綏開花好風天半聞歌吹冷暈更深咽
鼓笳欲向吳剛瞻兎窟只憐無處泛星槎
送無三上人歸敬亭
葉落秋聲靜見聞喜從方外慰離群偶來紺宇同明
月歸去青山盡白雲錫杖亦如飛夢幻笠瓢應不掛
塵氛相期他日尋遊處竹院幽香定許分
哭宋 宋有弟名勝名匡俱先亡
洮湖兵燹起生汝亂離時性只如黃口才應近白眉
相隨吾哭弟豈料汝非兒一一笑啼態俱成死別悲
箏中和韻

鐙宵日華匿彤雲動遠津雪颸無爇畬石榻臥幽人
斗醞餘寒減鑪香靜夜親數枝梅萼吐瘦影自精神
又
又見江南雪遙憐上苑春蓬門三尺積圖史半牀親
譙角爭霜曉簾光許月鄰鏡中雙鬢短驚共歲華新
同吳周旌夜過石馬衙
不暇續殘夢霜風暗欲催星搖知水映村近似山來
石馬程偏急荒雞叫獨哀孤燈前路發我僕更徘徊
雪中遙祝正則兄五十
桃葉渡邊雪花舞催觴十里聞簫鼓遙憶敲冰洮水
湄鯉魚送入高堂釜少年長嘯吳門陘牀頭古字盤

蛟螭大言小言絕時輩翩翩衣帶春風吹江南主人
江南客廣陵潮共瓜州汐布帆一片亂金焦海門窺
見三山碧更向錢塘天竺行胥濤百尺猶難平嚴子
灘前無釣餌爛柯山下有棋聲歸來松菊方欣喜大
地波瀾蔽天起弟兄終日只歌詩家國千年惟讀史
洮水透迤坏嶺高掩關世外空滔滔子能如是母偕
隱茅容秝放誰人豪母年七十子五十祝君百歲何
難及石城旅客早歸來階下雪花猶可拾
除夕分催字 時立春十日矣
十日春風動早梅年光已盡更裴徊青燈漸冷池塘
夢柏葉頻澆磈磊盃身似故人驚別去時爭此夕不

重來欲眠復起千門競何事寒鷄又曉催

赴丘總鎮仲鄰約

風雨寒窓憶別離征帆欲掛尚遲遲梁生自笑因人熱鮑叔相憐只我知霽後亂山青似染春來嫩柳綠成絲將軍禮數寬如許剪燭秦淮又一時

秣陵關贈湘宜

燭炤䒥簷夜未央主人盃酒意何長關山一宿遲嘉客魚米三春問故鄉忽有星光通戶牖更疑雲影近瀟湘天涯相見空囊澁袖裏鵝群贈幾行

萬竹園

欲從郊陌問春光翩訝遊人過草堂寄竹鎖烟疑隔岸高松溜月忽窺塘石添檻角生奇壑花向樓頭鬬巧粧半壁陰雲吹不去周遭雉影似垣墻

杏花亭子

千枝花暎座一碧草成茵墮粉疑飛蝶繁紅欲醉人只愁春色鬧坐待月痕親明日尋芳去桃源許作鄰

水漲

雨氣廻高閣波光暎遠天板橋能倒影古渡易生烟魚細初粘網鷗輕欲近船君看遊子騎漸駐柳堤邊

放風鳶

倩影惟憑風力催紙鳶莫作木鳶猜群兒簇立看高下幼婦停妝費剪裁豈候雙鳧隨履到似遲一鴈寄

書來客情如線同飄泊望斷鄉雲未許回

曹尹吳澹菴招飲春祺堂

陌上春風百草柔芳尊相憶隔年秋林鶯正欲呼艮友竹馬猶思近細侯鐘鼓嚴城驚早閉圖書綺閣伴宵遊知君青簡家聲遠不羨星光照太丘

紫竹林

晴光動遊子故園殊未還聞有竹林寺勝地堪追攀步得惠風引身與浮雲閒桃花紅染徑松葉綠成山如何巖壑意翻落層城間

夢家

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重來認門巷已及春風時不暇問兒病且自憂兒饑兩兒出門去從容食棗梨昔年所讀書點畫將重施熟視忽涕泗夢中驚相持曉光撲窓來兒去我不知宿草飛蝶粉白楊縈蛛絲三秋猶足牧萬古安可思

清明偶成

依舊春風到石城客中兩歲度清明亡兒墓道空飛蝶思婦樓頭獨囀鶯閒向漁樵尋國史只凭山水綴鄉情畫欄柳葉青如許偏對愁人白髮生

金生行 時同錫山顧生至寓賦此贈之

金生出門已三月鶉衣百結足不襪近來肝胆借何人倉皇見我氣滂勃寄我鄉音亂憂喜兼說荒田未

耘耔租稅時時急有司蒼鷹破門走妻子我勸金生勿復言十年患難驚心魂貫高受笞肉已盡豫讓不死聲猶吞金生才華世無匹大言小言駭奔逸高適歌行李白詩叔孫禮樂蕭何律尤工河雒先天書袖中蠅頭一寸餘往往能中未來事此身禍羅偏難除吁嗟陽九逢百六肯作貪生同碌碌爲君爲父坐囹圄萬古青天半間屋錫山顧子亦可憐破巢相對竟忘年獄中新詩草數紙自謂朝聞願夕死黑雲漸捲白日開兩生長嘯同歸來指點烏衣舊時巷層層瓦礫長蒿萊朱門半已作官署昔人歌舞今何處惟有諸生數草堂風雨相依猶未去

河房聽雨

淺岸平沙未泛橈客窗一夜雨瀟瀟梅花帶雪如愁老柳葉迎風漸欲嬌燈燼屏圍薰寶鴨春深閣煖掛銀貂十年落拓秦淮夢帳動何人笑郄超

壽萬長兄五十

童穉肩隨老大疎石門相見雁聲初花前兄弟一尊酒膝下兒孫萬卷書偶對白麟名早著欲遊金馬俸無餘莫疑宦達偏遲暮高士於今半鹿車

秦淮即事 五月朔

秦淮燈火午月爲盛余以羈愁悁憶觀之不樂兼以雨載風雨俱值節日經綿寓目波濤戒心自朔屆五毋搆一詩歡娛之言有同哀怨可與知者道也、

碧柳扶疎款竹籬枕書高臥畫簾垂傍簷細雨遲雙槳隔岸凉風捲片旗無限沉魚窺繡閣數聲嬌鳥動哀絲天涯樂事愁人共悵望歸雲有所思

又 二日

捩柁開頭捷似梭燈光漸比昨宵多如何楚客漁陽鼓偏伴吳姬子夜歌明月未來先炤席綵雲欲盡更吹螺誰知人靜臨流者不繫虛舟水自波

又 三日

初疑天畔列繁星漸覺中流有聚螢忽爾連珠紛暎水果然一鏡可生屏犀光閃爍熒幽渚雀影翩蹮轉夜舲淮上美人歌未歇江邊漁父酒難醒

又 四日

千錢一艇共呼群相傍樓船動若雲燈影近橋穿水出歌聲到岸隔簾聞衣餘舊葛輕如許酒入新蒲綠幾分獨惜榴花開欲盡更無嬌豔暎紅裙 是年三月榴已盛開

又 五日

良辰何事嘆途窮目送愁雲下遠空江客夢迴秦地月湘臣吟就楚天風虎符遍插憐遺俗龍舫遲來怯斷篷漫倚亭臺新水漲兩年頭白雨聲中

過丘乘叔齋得乘字

欲汎淮舟尚未能坐看芳草上漁罾春風相見門從啟午夢初回榻可凭酒盞已傾鄰舍甕茗爐猶煮隔

年氷好山滿眼看難盡踏屐何時與更乘

松風閣晚眺

平岡歷歷暮烟浮遠眺真成方外遊明月欲來高閣動夕陽無限大江收杖邊松葉千山雨壁上蒲團半榻秋清磬一聲歸路靜萬家燈火傍城頭

哭繆季英老人

老人星降可長生忽爾辭塵返玉京課子孤燈猶午夜留余盃酒想生平兩家患難攜肩問半世艱辛掉臂行獨恨素車終未策雨風揮淚石頭城

又

聞君多病重躊躇垂死猶憐不見余世事問來惟稼穡家聲未墜是詩書此時秋樹飛紅淚明歲春樽少白鬚地下若能逢老父往來何似舊門閭

雨後

雨餘截斷半天虹開掛絺衣望遠叢落照無端邀去鳥游絲何意弋飛虫一城燈火催歌板百丈波濤息戰艟世事驚心難獨寤漫勞投筆學從戎

城隨秋夜長

客枕向秋清迢迢見石城更籌相斷續淡月只無聲

衣上見新月

別家頻得月別月幾何時衫袖清光滿如言久別離

呈棻荊山先生

袖書數寸久沉吟塌翼猶存霄漢心信有掄才如剖玉願言報德豈投金蟾光映月思吞硯鶴影臨風欲伴琴南國一枝欣所托依稀擇木是良禽

又

碧山叢桂鎖窗幽豈有微書自達投忽遇師生稱孔季竟疑賓客笑龐劉氣吞雲夢無窮際步躡星辰最上頭淮海襟期容易合肯將萬戶比荊州

上嶺

鳥道入空烟登危換小徯萬山留寸地半壁峙青天僧舍微濛裏人行碧落邊我生無倚著信步亦茫然

下嶺

漸覺遊情怯方知行路難群峯誰肯讓線嶺似相盤石到頻思倚松孤未敢看愁心顧僮僕木末起雲端

琴溪 溪跨大橋

朔風吹我入遙深濯足臨流萬里心遠勢方開千嶂暝近峯忽上半天陰平梁似欲邀題柱溪水猶能學鼓琴獨立堤邊頻悵望何時洞壑慰幽尋

看水舂偶成

不知前路險恐失後來峯背日停山轎臨崖看水舂竹鞭欺白浪石髻點青松更欲探幽勝溪橋路幾重

問政山寶相寺和壁間韻贈僧佛可

寺在巖城最上層千峯恰見一枝燈僧開白社塵難

到目送黃山身未能竹拂魚池吹碧藻松盤鳥道繫
孤藤病餘不減烟霞癖風雨聲中踏屐痕

涇縣道中

官亭十里枕巖阿驛鼓無聲客自過黃葉落來童不
掃白雲歸去鳥如何斷崖烟出疑藏寺絕澗淙飛易
轉坡膽怯山深豺虎近行人相向說干戈

巖前

狹巷枕危蹬平橋鎖翠雯天低知雪近山斷是雲分
亭與荒村古泉兼落木聞商漁同道路車馬正紛紜

張羲天年兄約遊西干橋

練水迢迢萬蹬來斗山鐘磬夕陽廻漸看烟氣籠僧

院但有霞光照客杯人靜始知泉響落林深忽遇月
痕開時乎夜半無官柝遙槳西干未肯回

山行得入字

長途無日色客鬢共霜新林僻全無鳥山深偶見人
漁樵俱不到泉石自相鄰遙羨烟生處幽棲定絕塵

天與菴

力疾登山怯況登雲外峯石宜高士漱松愧大夫封
客過呼僧睡樵歸認虎蹤回看千樹暝身在翠微重

再過河瀝溪 自丁丑過此二十年矣

寧山兩度過寒溪風雨徽濛望欲迷豈意亂離身尚
在不禁感慨句重題長虹自送潺流去斷鳫猶鳴楓
樹西何事乘車思戴笠征途隨處有高低

再過牢山

洞口枯槎日夜浮舟前細石映寒流當年風景誰能
記只有青山是舊遊

匡菴詩前集卷之五　男宥容校錄

馬太史匡菴前集卷六

溧陽馬世俊甸臣父著

詩（戊戌己亥庚子）

臨淮（戊戌元旦觀迎春作）

朔風吹歲序蕭瑟過春正水凋群鳧亂樓高百雉平
土牛先鼓吹綵馬有逢迎回首鄉雲隔迢迢問去程

徐州（徐州即古彭城是日欲渡河不果）

白葦蒹葭大野平參差翠巘望中生曉行豈爲寒鷄
起北去難聞過鴈聲廟食千秋悲漢帝河流百丈到
彭城君何不渡需明發愛此江南半日程

張良墓

逐鹿何紛紛君出分楚漢小心事黃石談笑靖群難
一鵠舞中夜雉飛忽悲惋從來宮掖事難於定世亂
從容召園綺衣冠盛羽翰功成身已退長懷赤松畔
當時藐侯封浮雲等飄散只今道旁石猶動樵牧嘆

郯縣夾河

郯滕夾一水列岫何蒼然飛沙起岸側枯栁臥道邊
祗今榛莽路夙昔多聖賢驅車從此去憑軾問人天
悲慨幾千載春風動我前欲上嶧山頭得觀秦漢年

泗水橋

獨上平橋去翩躚乾道長樓陰低接岸沙淨渺無航
弓馬東平路衣冠闕里旁淒涼魯殿誰復似靈光

孟夫子廟

迢遞數群峯翠色何旂峭檜柏秀中野振衣展幽眺
循除意已肅登階情彌劭肸析聞於邾鐘鼓聲相肖
悠悠天地間百里峙雙廟古碑再捫歷吁嗟動長嘯
斷壁封莓苔群賢阻色笑嘆彼二氏宮金碧爭焜燿
當年距放心千秋足憑弔

天津渡

波光開四面樓堞盡雲烟鳥入帆邊樹人耕海岸田
流澌冰未泮問渡楫爭先相遇江南客離情各惘然

武清道中值雪

欲望長安日迢迢接大荒鳴騶紛就道斷鴈不分行

風力披茆屋雪花飛箭鏃驚心如入塞萬里見雲黃

和友人應制詩

五雲深護翠微重多士趨蹌近衮龍名姓未通青鎖
籍文章先借紫泥封上林花信遲春雪長樂鶯聲出
曉鐘聞道臨軒爭望幸莫將曲學愧遭逢

送友南還

雪後騎驢去淒然憶此辰岱峯高萬仞驛路過三春
栁葉已堪折榆錢不救貧金臺猶未上傳語故鄉人

吳季子掛劍處

公子歸吳去故人知此心死生同白日然諾豈黃金
一劍竟何往高臺自古今君看碑上字苔蘚不能侵

春雨 三月十三日 午門應制

西山䝉瑞靄北地拱雲天氣暖三春樹光浮萬竈烟
賀簷添箇箇蘭芷已䄍䄍漸拂枚樓黛俄廻遊騎鞭
如何霑澤意恰傍禁城邊碧瓦迎輕霧銀溝響細泉
林花方㲉毸苑柳復翩躚近渚流紅淺遥村落翠偏
嬌鶯啼帶溼乳燕舞尤妍旅客吟初就倌人駕欲旋
畢星纔到度辰角想宜田漠漠高峯隱絲絲錦幔牽
漢臺甘露頌楚國大風篇獻瑞應無比占禾定有年
商羊猶自避蝃蝀豈能纏海外神蛟集橋東靈羽填
飲催桃李夜喜動麥秋前溜急枯魚出江鳴白鳥連
嶺松青似沐沼葉小於錢滌硯慚囊穎呼舟羨濟川

况瞻雙鳳逈長護六龍懸拜舞依丹砌淋漓拂綵箋

太和殿早朝

禁苑烟光到掖垣尚方彤管待瓊軒 君王正重凌
雲賦草莽均霑湛露恩螭陛晴雲開畫雉鳳池春雨
沐文鴛 盛朝更許收葑非顧代耆生籲九閽

西山晚霽

日暮黃沙淨我愛西來峯素烟抹遠翠佳氣何其濃
連晨畏車轍行步多征彸憐此一片碧亦受塵埃封
明霞開夕霽突見千萬重高衢望 都邑敞麗盪心
胸月下人猶寒首夏如嚴冬修楊點黴黛芳草發新
茸會當理幽策信宿聞曉鐘

金水橋早朝

禁漏初聞金水橋傳呼侯仗近雲霄天階雨點生苔
跡 帝里春陰遍柳條步學鳴珂隨爲履官非執戟
伴弓鏞朝回獨立青門外閒看駸駸去騎遥

舟過四女祠

疾風吹沙白日昏千艘夜聚成一村酒帘斜飄破簷
外索飲不得徒聲吞五更嘈嘈辨鄉語舟前水聲亂
風雨曉光拍岸見古祠塵榜依稀認四女四女懍懍
神骨寒終身長侍雙親歡自解羅襦穿道服翻將巾
幗傲儒冠庭前槐樹風蕭瑟豈羨桃華與梅實男兒
不得事父母遠行何處問家室君不見河水長流四

女前黃沙吹盡見白日

臨淸和彭旦兮韻

春歸已在客歸前萬曲河流萬里烟古鎮鳴鑼千舫
集短亭落照片帆懸笛聲暗度江南曲柳色新裁灞
岸篇却笑征衣塵未浣閒心不及鷺鷗眠

阿城舟阻

豈不貪朝霽其如阻夕航雲帆漕卒競星馭使臣忙
高壠翻青麥荒城種白楊風波未可越一日幾關梁

張秋

鼓枻張秋路帆光逐岸生重樓封斷石殘堡動危旌
乳燕掠舟小閒鷗破浪輕前津應不遠人語漫縱橫

贈汪廣淵年兄 南北運河以分水廟爲界

羡君簪筆近螭頭憐我征途附鷁舟兩世通家投孔李一時對策擬匡劉河經分水生鄉夢山憶齊雲是舊遊漫欲青徐同縱目道旁何處最高樓

汶水道中過明孝子董天知里

故里何時記水滸遺民能說董天知白雲空望慈親舍青草猶傳孝子碑卷上蓼莪誰忍廢堤邊楊柳自低垂只憐道遠思歸者目送啼烏心更悲

南旺分水謁宋尚書祠

汶水何滔滔遙通黑馬溝分淮落兩派南北同咽喉儲胥國之命輓輸嘆阻修元時寔經始得紆蒼旰憂大河決原武百泉阻張秋天子命宋公相視緣崇丘白英一布衣獨起爲公謀畚鍤息詛謗紈袴皆歌謳下接徐呂洪上通彰衛流舳艫來天際絡繹歸皇州碑篆紀其績廟貌如飛樓我今自北還連旬無快遊登岸臨高衍豁達開雙眸湖光足清眺嶺色恣瞑收呼朋與有托懷古神更悠振衣再容與喜見南來舟

蜀山湖

遲日下南湖遙峯半有無波光連汶濟柳色入菰蒲天際同雲影人家接畫圖偶然漁艇至一棹亂群鳧

題畫寄史振昔

溪流一徑問書屋帶烟關何事尋幽勝門前自有山

賦得我愛銅官好 懷萬長兄

銅官伯氏萬長讀書地也邑南諸山此爲最勝結廬未暇舊遊不忘僕自冬徂夏長爲旅人因念伯氏之嘯歌并懷茲山之幽秀遂賦太白句以寄焉高柯修竹庶淸蔭之可分碧澗丹崖羡白雲之無盡詩言志也僕之謂矣

我愛銅官好秀色摩蒼穹參差生峭嶸突兀撐晴空春雨百泉注枕上聲淙淙况是小窗開恰當積翠中喬松盡偃蓋修篁成深叢好鳥時一鳴珍菓無意紅方屏生茗氣小閣來花風物幽心自閒境靜情更融歲月不可再役役嗟微躬碧天雙翡翠形影各西東何當結茅宇羽翼長相同

賦得朝遊北湖亭 懷正則兄

北湖即洸湖從兄正則所居也行吟澤畔時遇漁人詩句浮沉或同瓢隱偶懷同氣一人市城夏林草樹眥扳檻外之花春雨烟波獨泛橋邊之月顧我征塵羡其高致北湖亭上誰能白眼看人兎屋峯前勿使青山笑我情之所托詩可以興

朝遊北湖亭波長不可渡何人一畝宮棲遲共晨暮浩淼接烟嵐迷離辨雲樹帆影入青天蘆聲雜群鷺近夜聽鳴榔漁歌相散聚嘗懷緗帙書瀟瀟送風雨大隱半城市閒吟見幽素知君湖上心廻我天涯步

泊南池 午日

飄泊南池岸淹留北客舟蒲根供淺酌荷葉點淸流路入朱橋逈亭將碧徑收只疑五月節蕭瑟似深秋

雨後同何虎臣遊南池

岸側溪廻暫止舠人扶踏屐過平橋雨吹白鷺翻荷葉風送黃鸝入柳條亭榭誰鐫前代石關津已聽北來潮重遊載酒知何日太白樓邊興獨超

南陽舟次和蔣兆侯年兄韻

如何舟次情離別亦似河梁手重揮楊柳不生羌笛怨芙渠能製楚臣衣湖平岸斷前津合天濶帆低遠岫飛此夜南陽同片月清光千里送君歸

夏鎮送萬左君年兄歸宜興

同舟真足慰長途終日敲詩共挽鬚大陸風高吹野馬長河月冷轉檣烏鄉愁笑我歌彈鋏意氣輸君擊唾壺歸望銅官山下月隨波的的入洮湖

露筋祠

野草荒丘志所敦當時原不爲旌門婦人筋骨猶如此男子鬚眉未敢論一宿青天容易白平生皎節肯從昏秋來陣陣蚊聲亂到得霜高有幾存

沛縣道中送王梅士年兄先歸

芒碭山邊路幾程瀟瀟風雨暗行旌正憐作客猶求侶無那臨岐更送行書入淮南才自富水逢建業飲能清仲宣羈旅尤堪念莫再登樓動遠情

無題

何事扁舟渡遠江寄來鴻羽不成雙燈前忽有傷心處舊日詩題貼紙窗

己亥元旦

年光欲向燭痕分爆竹參差漸可聞猶望殘星占夜漏忽疑微雨綴朝曛千家綠映門前栢一剌紅飛戶外雲世事驚心傷老大眼看兒女自紛紛

善權寺

一路松風動野絃忽聞鐘磬出寒烟雷門火篆有名姓雲壑泉飛無歲年客到燈微捫象座僧歸鉢淨聽龍眠別山又爲尋山去回首岧嶢隔遠天

善權小水洞

入竹穿巖一徑斜捫天琴巘拂雲霞豈貪奇險鏤山骨似爲高寒漱石牙寺外人來詢柏樹洞門水不惹桃花更憐日暮呼儔侶隔嶺尋源路未賒

宿龍池將登白雲崖

烟霭來天半蒼然失所從一山難見日萬樹不知冬石墮聞泉激梯懸踏翠重攀崖竢明發莫遣白雲封

龍池雪同正則聯句得排律四十八韻

暝氣囘簷雨民章寒光定屋烟一花初開蘂正則萬壑欲平谿淅瀝聞幽響民章飄搖弄晚妍啟窗修竹俯正則點砌舊苔鮮銀海同雲遠民章珠宮漸水堅樹將爭老鬢正則峯亦許齊肩忽走群鴉黑民章難尋寸草立鼓音僵皺角正則燈暈冷舟邊用六[illegible]首民章占三蔽有年廚瓶隨共汲正則枚鏡粉逾娟賓客梁園盛民章文章謝氏

傳鮫人機罷織正則鴈信飲辭氈香遜梅痕妬章民清宜
月影憐茗爐催落葉正則芸閣誤鋪氊誰剪蜉蝣羽章民
不知鷗鷺拳封泥鈐展印正則遇石等珪鐫渺渺忝元
始章民皚皚瞇古先攬衣沾暗溼正則和曲想高搴氷井
陵銅雀章民瑤階碎紙鳶潤帘添酒價正則尋窟快蒐畋
亮促鷄司唱章民明開雉堞聯颭虛疑轉磨正則積素待
揮箠孑半葭灰早章民春回柳絮前板橋驢跡滑正則沙
路蟹聲闐甕待凌陰納章民毬因獻瑞牽避汚毋入市
正則灑澤願歌田白額隨蛟舞章民紅牙繞獸燃掛瓴成
玉柱正則吹屑亂榆錢只訝空爲色章民還看淨結緣觸
墻層似塔正則問道迥忘阡突兀迷紺碧章民參差障寂

圓坐深蝴蝶夢正則行歌駼騮鞭松老埋鱗甲章民藤横
畏腸騈湅池居蜥蜴正則截嶺走鷹鸇憭澹孤亭立章民
凄其斷筏眠麥畦青畋染正則藥竈熖頻捐偶掃㲉蒼
翠章民誰搽谷口蔫探淵窟象罔正則造幻駭鵝攣溢瀑
百重迸章民遮籬九曲穿漁蓑歸罷釣正則鶴擎喜披偎
劍去津仍合章民錫飛舍已遷潭貽神女珮正則峽聽楚
巫絃朝旭遲羲馭章民晨星上主鈿交枝瓔珞接正則索
垢砥砆湔編貝遐排笏章民奔鯨怒吸川江東嗤吠閩
正則塞北怯遊燕似爲妨袁臥章民同廻訪戴船更嗟泥
濘路正則猶戀鬱藍天章民

祝屛山道明上人　三月三日

時憶南屛作比鄰居然蘭若有天親十年趺坐非貪
壁萬刼經過不染塵欲待菊花秋共老恰探梅蘂歲
方新大師豈愛長生訣白月閒雲著此身

邦上話別得奎字　三月朔

三月邦關草色萋長堤四望柳烟迷只憐夜雨菰蘆
楊猶傍春風桃李蹊客眼蒼茫連海岱天涯姓字問
星奎公車莫再言邊事聞道□息鼓鼙

蒙山道中

晴規動遠阜行色何茫茫春深林未綠好鳥空回翔
連山如疊浪廻首摩穹蒼陽崖洗雲氣陰壑含烟光
翠黛紛可掇道路阻且長僕夫指桃李攀折誰寄將

瀛臺

青青榆柳夾垣長樓閣層層起未央何處水聲依鷺
序自然雲氣傍龍翔敢言視草趨宮禁幸得穿花出
苑墻共羡登瀛諸學士退朝携筆賦明光

午門應制　賜宴及燭　閏三月二十八日

右掖趨朝瑞靄濃千門望蹕立從容烟光次第籠臺
柳漏點依稀帶曉鐘曝背豈知丹陛峻溫綸不待紫
泥封大官送飯初承詔銀燭還聞下九重

再　賜宴

曉鑰初開啓禁闈媿將布褐混朝衣重門象進千官
靜一路鶯鳴萬騎歸涓滴誰非天上賜侏儒不笑漢

臣饑螭頭聽得臺官羨此日　皇恩信所稀

飲鴻臚卿趙洞門先生齋

先生意氣薄雲霄慷慨相期不待招交道從來思杵臼宦情何必異漁樵杯浮淮酒鄉心動座對晶鹽暑色消近日彈文無別事但聞李勉獨尊朝

通州燃燈塔塔係宇文氏建塔頂一箭金將楊彥升所射塔影浮五里外白河

宇文遺塔今猶在金碧銷沉不可登絕頂有人來貫箭斷鈴何日再傳燈碑存歲月空懷古地近宮墻欲避僧塔在學宮却怪一城香火寂白河浮影自層層

蒔野花官舍作

小亭碧樹午陰濃閒植秋花四五叢野老籬邊遺意

長却憐幽砌許相容

又

衣食天涯久倦遊花間忽動故園愁遲遲花發人先去又值何方蘋蓼秋

心水亭為民部崔正誼先生題

槐影小亭幽毿毿翠欲流宦情閒似客官舍冷如秋日永喧簷雀天高問斗牛空樽何必嘆今已遇崔侯

步古井得花字井在心水亭旁

浮生久以客為家獨對參差檻外花碧樹影分群鳥鬭歸雲凉動一亭遮波瀾息處閒窺井鼓吹聲中早放衙愁望潞河楊柳岸驪駒嘶斷日痕斜

昌平道中

山到如高隱相逢不識名烟雲晴亦吐狼虎晝能行塞外偶然客天涯著此生前途官騎集燈火焰昌平

木鈴菴問竹同崔民部正誼戴觀察無聰王將軍震海

北地難逢竹瀟瀟見此菴僧歸經雨後客到問江南茶甲供盤細林光入座藍出門成勝覽回首更停驂

藏經樓

欲攬居庸勝茲樓聳大觀譯書通百國貝字集千函天在群峯外身經落翠寒勝遊知不再更為倚闌干

趙止常丁艱先歸

憐君衣袂滿京塵况是關河涕淚新望裏猶然親舍在歸時無復倚門人雲從北起聽槐柳風自南來賦棘薪我亦飄搖忘去住燕山日暮一霑巾

哭葉荊山先生

誰以長沙弔翻為燕市吟素幃燈自暗荒塚草能深屈賈千年恨荊高一片心知音已寥闊慟哭此人琴

中秋月

皎皎一輪月悠悠萬里思落葉鳴空階言歸尚無期狂風動海樹江淮盡登陴飄零此庾信泣望南天陲經年別妻子消息不可知徘徊月影下照我鬢如絲異鄉簫管發颯遝還參差曲中非別離聽者有餘悲

宋其武先生招飲偕李長公汪我生宗無齊同

譽姬席中即事

欣逢故鄉人酌我故鄉酒凉葉散墻隅日影斜虛牖
寢食共平生渴饑復何有所嗟流光速冉冉不相守
靑蛾暎白髮眼前自好醜轟豪讓少年偃蹇甘衰朽
我來櫻桃初我去棗實後家園無一字妻子知存否
情重語難申感深意誰剖聚散須臾事臨岐更携手

欽序三好爲五言走筆寄之兼示張見衡葉仲
牧方愚公王予敬諸子

庭中雙飛鳥翠羽何翩翩一鳥入籠中一鳥高樹巔
繫籠樹之下高鳥猶相憐啁啾如有語啄粒到籠邊

長安輕薄兒夙昔同朝暮跼蹐一扣門悠悠莫我顧
風吹帳中客笑問來何故豈不工言詞實恐攖其怒
歸逢道旁人憐我顏色槁拂我衣上塵從容具梨棗
明星光爛爛永夜同傾倒富貴多危機素心愼自保
我歌君起舞我醉君相扶今日一尊酒明日萬里途
臨別更叮嚀出門有崎嶇崎嶇或可往侯門不可趨

青縣

曲岸少人烟斜陽下遠天千帆同掛月小邑喜迎船
風吼停橈夕霜飛擊柝邊南來漸有客鄉語自相憐

泊頭

歸心忘路曲百里計程多落照明如綺長河晚更波
平林生遠闊野鳥亂高柯遂有娟娟月清光蓬牖過

九日東光道中

一望已無山登高輿亦慳靑天猶可問白髮不勝刪
家少寒衣寄身餘破帽還故園堪記憶幾點菊花斑

德州道中

只有月隨舟天空濬影流衣裳思楚纊風俗近齊謳
岸濶波瀾靜村遙烟樹幽懸知繫纜處漏點下城頭

早發

桄上水鄰鄰開帆不待晨夢初廻瀨渚衣未浣燕塵
取石敲寒火探囊貫溼薪嗷嗷何事怨九月正來賓

夜過夾馬營

蒼茫問前路更促榜人行水與烟俱淡天因月更清
桅燈分列宿驛堡似層城邏卒偶相慰風波定不驚

問舫亭

忽有濠上想悠然見此亭波聲喧斷岸雲影入虛屛
行李無官稅關河渡客星登臨殊不厭風便候揚舲

博平道中

散步高原上荒村日半街櫓聲爭一水野色走千帆
風起漁歌亂雲來鴈字緘平蕪何處盡遥見數峯巉

魯仲連射書處

海岱何迢迢掛席已千里凉風吹客袂偶過聊城市
魯連一紙書城下曾約矢不受齊人封坐令燕將死

功成竟高蹈卿相如敝屣懷古讀遺碑白日照寒水

光岳樓

光岳層樓勢入雲望中河海似難分高檣落日飛烏影遠浦明霞起鴈群吳楚儲胥愁歲月燕齊草樹漫紛紜登臨况是江南客極目鄉關隔遠雯

汶上

碧天雲盡洗况復俯清流魚靜不貪餌鷗閒故狎舟潮從何處落岸似兩峯浮蘆荻荒村遠蕭蕭送暮秋

早發濟寧

鄉心似河水今日始南流葉落知誰樹身輕似一舟碧湖千嶂出斜日小亭收不獨歸程近兼能記勝遊

仲廟 四面湖水

歷歷山光映水光仲家祠廟鬱蒼蒼通津何事呼前渡過客頻來繫遠航鳧鷖雲烟連曲阜魚台城郭近南陽伊人正有中流想莫對蒹葭賦阻長

喜丁酉諸同年登第

同有鄉園夢諸君未可歸風廻遊子棹露拂早朝衣名姓通青鎖文章動紫微憐余似秋鴈猶及傍南飛

渡鎮江

北固烽烟已盡消南歸猶喜見金焦津頭鼓發爭先渡岸外鐘鳴動早潮父老相迎言戰伐田園漸近夢漁樵請看眼底風波淨多少黿鼉不敢驕

戲贈雙鵲 庭前老梅有雙鵲來巢詩以贈之

遶城芳樹影全交獨向閒庭巧搆巢燕語欲聞先送喜鳩居難就故相嘲似因飲啄依茆屋不識飛鳴有樂郊報道一枝雖可借莫教壓折老梅梢

瞿曇谷移居學舍和韻

君別虞山賦故園江干卜築似雲軒攜來桂樹思招隱種得梅花亦避喧開戶雪深誰久侍鉤簾月就欲忘言追歡况是絃歌地莫聽嚴城漏點繁

哭正則兄

猶是當年錦里人躬耕湖岸想遺民敲詩每欲追韓孟避世何從問晉秦三尺短墻常近水半牀古字已生塵泉臺此去重回首只有堂前白髮親

又

細雨寒燈憶往年如君無事不堪憐青鞋破帽多塵土白屋疎籬帶野田門上有誰題鳳去湖灣長自伴鷗眠祇憑短笈搜遺藁半是秋風禾黍篇

送續南上人之廬山

踏遍名山千萬重經函常許白雲封此行錫杖投何處爲看銀河掛遠峯五老共眠江外屋一僧閒種嶺頭松願持半偈辭塵事同向東林聽曉鐘

虎跑泉 湖上諸勝無不到惟未識虎跑今補之

首夏款松林肅肅作秋響其響不在松乃在松之上

虛亭鎖一泓平池淨如掌淸光可盥櫛勝事足俯仰
山僧汲且烹邀我開雲幌懷古搴遠情愛奇闋真賞
何爲龍虎跡紛紛恣勞攘

富陽月夜

聳岫何娟娟高瀾亦瀰瀰碧樹下銀帆暮靄參差起
獨遊俯萬頃月影初照雉綠烟散復聚回互無定指
白氣欲連山青光反墮水居人城早扃過客舟相艤
月高我亦去皎色自千里明宵月照誰浩嘆何能止

七里灘

七里灘古稱錦峯繡嶺然無奇秀可挹遊山者當別具賞識也子陵釣灘中而人必欲求其處則惑矣山頂兩石崖好事者築兩石亭以便遊覽遂目此爲釣臺可乎詩以質之子陵若臺之荒誕可不辨

高節豈不懷亦當揆所遇鬱鬱春陵氣真人振炎祚
耿鄧展書畧英傑喜攀附父老瞻威儀蚩尤旗已仆
濟濟夔龍朝巢由何足慕客星落桐江寂寞耽烟霧
倉皇受物色但聞一加足至今江頭水不爲幽人住
山頭峙兩崖石亭何時樹畢景情不疲尋跡事多誤
欲拜先生祠灘流送微雨

青湖潮音閣　江山縣

村流斜抱石孤閣起微凉坐覺奇雲動吟憐白日長
江山開郡邑潮汐送帆檣昨日灘頭險奔濤正未央

江郎山

江郎成神山下立廟祀之有宋碑剝蝕不可讀山頭石壁數十丈如鉅斧劈破奇險萬狀

越山千萬疊玆石未曾逢誰鑿化池穴能開太華峯
遥知徑路絕自愛翠微重欲訪江郎蹟殘碑渾欲封

蘸嶺

不斷青山路行人聚一亭濃陰翳白日亂水滴寒星
客過驅塵霧僧閒看畫屏更聞前嶺峻萬木鎖幽冥

仙霞嶺　面石鼓山甚高

絕壁何年鑿蒼茫一徑通憐人爭負擔笑我獨扶節
仙石高懸鼓天梯暗渡鐘奇探猶未極幽步許從容

楓嶺

長短亭邊獨倚欄溪行何處不潺潺水筒接戶通千

澗木板肩人過萬山青靄中分知有寺碧雲欲盡忽
爲關林邊好鳥如相妬聽得聲聲喚客還

梨嶺

漸入不知險身臨蒼靄間竹根斜抱澗松頂欲平山
廟貌連臺榭泉聲響珮環祇因輿馬競勝地落塵寰

綠波亭　在南浦橋下觀競渡作

南浦平橋帶小亭橋邊鷁鳥下空冥舟呼競渡龍旗
赤石學臨粧螺髻青遶郭嵐光籠古塔拂簾波影射
虛屏人家水碓聲相應常伴晨鐘送客聽

浦城早發二百里山水

怪石排高浪層峯進小舟那知愁裏過都似畫中遊

風俗楊梅賤村墟薜荔稠下灘余不畏身世總浮漚

峯巒過益好 用少陵青惜峯巒過而變其意也

峯巒過益好接翠竟無痕雨後平林淨灘多衆水喧谷鳴不待鳥徑抱忽如圜欲倩漁人問來尋何處源

萬石灘 建寧舟中

水上霧未收山頭已見日霏霏龍紛郁杲杲吐吼律裊裊銀絲注磊磊奇石出撈攏真有神髣髴意如失覽物景屢遷廻峯勢多弼有時排幽巖頗訝前路窒豁然豁流轉舟行等箭疾履險恃忠信臨深懷戰慄一澗抱千山功與江河匹利涉始何年端倪不可詰

黯淡灘

不獨長途怯心傷黯淡名舟排層石出灘到萬山鳴風雨聲能積蛟龍夢亦驚昔年神劍去波浪至今生

雲龍橋 建寧城西一名通都橋長百丈制度弘麗

建瓴百丈渡銀潢似向樓臺走屧廊匏子塞薪悲漢武童男驅石笑秦皇蛟宮俯聽雷霆鬭蜃氣遙連星斗光擊轂乘舟千賈集南來誰復阻津梁

延平市

入市攀層磴人家盡入雲山光千戶抱泉響一城分榕葉陰成蓋蕉花色似醺南天更回首烟樹隔重雯

洪塘

閩山青青閩水曲曲水盡遶青山足洪塘波浪接滄溟遠碧浮空山不束平岡牧馬官路窄荒墳猶刻前朝石榕樹垂陰聞鷓鴣悔作天涯遠行客城門左右列磤車半肩幞被却行斜吏卒狰獰索逋客錯愕顧問投何家緗帙短書通姓氏郵亭主人翻然至支茶數碗澆我塵紅酒三升勸我醉旗峯鼓峯高入天我欲到此摩雲烟武夷太姥盡荊棘戈船十萬愁漳泉更深解笈投官署三千里外家園語芭蕉歷歷綠成行草樹花亭非一處滿階蘭蕙正芳敷慇懃相訊海天隅不將餓客愁遊子莫惜飄零滯老夫

觀玉華洞志 柯玉斧館中作

閩山首推武夷太姥柯玉斧亟稱玉華洞靈異因出洞志示我遂題一絕

君坐城闉百尺樓憐余旅夢托丹丘玉華勝地何時到半日圖經抵臥遊

荔枝未熟 坐舊尹林水心齋中作

側生猶倩綠陰扶白玉佳人著素襦不染胭脂應有待分明陌路看羅敷

東來紫氣閣望鼓山

近郭有名山疊翠已數重白雲橫天半山外青濛濛初疑是天影碧海相與通雲散萬丈出忽見撐芙蓉遠亘千百里高者屴崱峯 鼓山高峯名屴崱 何時往其巔八闥羅心胸振衣踏風磴仰首攀雲松五岳拘方域豈必獨穹崇遐觀接元始幽奇辟登封緬懷神仙宅永

謝壆世蹤

觀音蓮葉似蕉而小花似萱而紅扶疎可愛其最高者不能如蕉之出牆數尺也

濯濯裁紈扇朱顏不自遮莫教墻角出宋玉在東家

美人蕉葉與蕉無異花從中出殷紅無比

不待守宮色朝霞對晚妝歌臺多舞袖俛首讓昭陽

鳳毛蕉根如椶葉如蕉而縷析其性食鐵燒鐵灌之益茂

欲寄相思字青鸞尾更宜妾心常食鐵郎意似抽絲

登福州第一樓傍日海天鰲柱

鰲柱高樓百雉平登危翻惜此身輕洪塘水勢迢連海鳥石山光欲作城宮闕無諸猶記號樓船上國數揚旌五更漏點催銀箭疑是濤風捲夜聲

壽董年伯母

巳喜星槎映玉蜍下帷常傍白雲閭孟郊迎母居猶近陶侃延賓䕩自除桃實千年青鳥字杏林三月紫泥書前溪秋水深如許願及風高進鯉魚

匡菴詩前集卷之六終

孫男紹祖遹祖校錄

馬太史匡菴詩集

本衙藏板

[stamp]

敘

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韻也原本性情形之歌詠憂樂方動於中愉戚已傳諸外此音籟之不容掩而自宣者也其人和以雅詩必藹吉而多風其人靜以正詩必真純而矩矱其人廉以辨詩必潔清而遒上士之立品不渝者往往見之於詩若夫中無寔得卽掇襲菁華以馳聲譽於風雅奚當焉

況天地間清明秀淑之氣非情至之人寧靜淡泊超然於塵味之外者不能領取所以貴養之深而蓄之厚也昔鍾子之論詩也尚乎靈樸聃麗萬有雕鏤宇宙靈之謂也斟酌元始苞含蘊味樸之謂也嘗自謂吾進而求之靈者數年退而求之樸者數年而每以靈而斧鑿樸而無味者爲詩家之病然則留心斯道者非積數十年之功未易語此也　馬甸臣先生著述甚富人見其承恩寵錫於石渠天祿閒也龍章鳳藻綜綴彩毫不可抑禦豈知其一生詩思積日而月積月而歲孤館篝燈池塘青草灞橋風雪無一日而不寢斯食斯也乎千見千賦二子以能詩繼先生後刻其所藏辛丑以後諸稿示余格律則高而近古聲調則典而能切鉛華洗盡濬靈穎於巧心

秀骨天成遲芳葩於老手固已登作者之堂矣且又無幾微自炫之色和平敦厚儼乎風雅之遺是豈移志於聲華攻摷於勢燄者所可掇其一二哉讀先生之詩先生之性情見矣先生之立品不渝從可識矣先生自序嘗自謂必傳余卽以先生之自信者信先生也夫

康熙庚戌仲春嘉禾楊應標撰

馬太史匡菴詩集序

歲丁未夏余於李石臺參議與署中細讀馬句臣侍讀之古文詩而因以歎篇章傳流之廣之難也迨七月侍讀令子千見千賦兩君稛載其稿就正參議將捐俸盡刻之會以省官歸遂未果參議曰吾以俟諸異日而千見伯仲思無以慰都人士調饑之懷因先行其京稿之詩余敬其意焉而爲之敘昔元微之稱白樂天詩曰人各有所長長慶集之長尤多而又推杜子美爲小大之所總萃則豈非古今人之體勢固自不同而其所詣有獨至焉者乎以余觀於侍讀生平誦讀之功六年敷敭之作自服官之始以至彌留

自朝著之上以至邱舍自京華以至薄海內外自王公大人以至牛童馬走靡不推爲著作之壇傳其久遠之業以故遞相愛慕購求日多余試取而讀之慶賀之詩華而贍贈答之詩悠而長遊讌之詩高而逸懷思之詩迥而永閒適之詩美而秀諷諭之詩澹而深感悼之詩哀而切舉以擬諸長慶所長不旣多乎至於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小猶數百即同時李白亦尚爭於藩翰堂奧之間曾謂長慶遂足媲美乃十載以來繕寫摹勒亦旣極其敷張徧及鄉校亦或僞本旁行贋人辨別則卷軸浩瀚無遠弗屆固不必令茲剞氏始在人口正當與世間材子並爲揚推也或又曰邑里之中科名特盛一時頓有三君陳石雲工於論議宋柴雪妙於詠嘆匡菴兼有二家之長獨擅風雅余與參議相顧而笑則瞠乎其後耳然而前集之感慨遒深後集之風華鴻碩息壤在彼參議詎肯多讓我老矣聰明未衰尚能與天下讀而傳之也

康熙庚戌仲春同學弟與穎敘

馬太史匡菴詩集序

言詩者以唐人爲歸矣唯其時朝野崇尚皆在於斯以故磨礱絕而風氣開歷世所品無啻百家要皆其傑然自命者也奈何後之論者以初盛中晚畫爲界限似乎初之必不可當盛晚之必不可復初遞傳以下有降無升然則繼唐聲爲五代宋元者皆巴人之曲矣何以復振興而得今日耶余生平與馬子詆唫此說以爲儒者讀書懷古一室嘯歌衝口者非必易撚鬚者非必苦各有性情各有氣候囿習俗之所不能驅餖飣之所弗能錮矣惟就一人之作或初忼激而歸和平或始麗都而終淡遠此無他境遇足以曳情書卷足以滌累誠有漸老漸深者若乃才華橫溢聲光盛而氣浮譽聞飇馳應酬多而手滑則名成之不如囊穎者亦有之矣章民十五歲而爲詩閱十年而詩成乃恥其少作不復存丙子而後每於歲朝斷白紙數寸隨脫其稿迄歲終必纍纍盈帙矣庚子公車積二十餘帙各標歲月出以示余曰吾瑕瑜並存將來用考吾之進退也史館六年詩律愈細乃溘焉捐背嗚呼惜哉章民負才好學自窮愁以歷軒冕由呫嗶而讀祕書尸饔雖淅孜孜一轍聲華不足以浮其氣應酬不足以滑其手今纍纍者具在兩嗣君將編年而次第梓之京稿六卷先行顧余問序夫論人

之詩而目爲建安誇爲大曆指整齊而遂許盧王遇寒瘦而輒推郊島猶之乎初盛中晚之俚見矣即以少陵之稱太白也既比庾鮑亦擬陰鏗以今觀之果庾鮑耶陰鏗耶此不過偶焉寄託而刻舟者揚波導流鮮不貽譏有目矣余與章民居同里業同術每嘉嘆其詩以爲無體不備而終不能舉一家以形圓之亦猶章民之志也故序其詩不至阿其所好而唯述兩人平日學詩之指以歸之若其中情性之有茹吐氣候之有淺深與日全集成以俟後之識者分別論定焉同學弟夏林彭旭書

敘

往余與正則萬長兩伯氏論詩於龍池正則語余曰子雖不第詩必傳萬長曰從來不第而能傳者鮮矣三百篇中載野夫遊女之什自採風道廢而隱逸閒曠之倫不假名公鉅卿齒牙必無傳者趙康王於謝榛剏宗憲於徐渭可謂知遇最奇然榛之齊名七子其初必借王李之許可渭身後有袁陶之交相擊節而軼稿始出章民不第未審天下之爲王李袁陶者何人也余語兩伯氏曰以余論之殆不然凡士之不得志者其詩多山水性情之篇與富貴薰灼相遠而讀其詩者皆有憐之惜之之心故其傳恒易若幸而食讀書之報且負天下之重名苟無以大服天下之論而其傳恒難兩伯氏皆以余言爲然今正則已成故人萬長猶老於明經而余倖得一第矣然余治詩已三十年所賦皆山水性情而於富貴薰灼語屏去無存者刻余辛丑以後詩天下勿以科名而掩余之詩則幸甚

石屋馬世俊自題

詩集識畧

先太史遺集計藏稿京稿凡三十卷宥容以家貧無貲不能盡梓先梓京稿中之詩凡六卷

編次不敢妄爲先後惟敘年校錄始於辛丑終於丙午以一年爲一卷

凡慶賀贈答諸詩先太史多不落稿宥容及見者錄之未及見者不能錄也以未盡載爲憾

集中字句偶有錯落墨跡間有糢糊不敢意爲增補寧闕之

向錄分類詩一卷初名石屋集蒙 李臨川宗師鑒定聞將梓於江右拭目俟之

先太史古文詩全稿篇目浩繁嘗欲手爲刪[illegible]分類成編痛集未成而歿宥容擬次第付梓而以硯田無積慚愧未能 大人先生有願爲表章者文章知遇之恩先太史銘刻於泉下矣

集竣蒙 大人先生俯覽後求 賜瑤章弁其首先太史得籍以不朽宥容啣結無旣

宥容謹識

馬太史匡菴集卷一

溧陽馬世俊甸臣父著

詩 辛丑 京稿

渡江

溼雲下遠嶺江色帶陰晴海外窺天影空中枩浪聲高灘危石立碧樹亂帆迎溟漠煙波裏悠然見此生

黃河

夜半水聲疾如吼舟人報我黃河口曉看天地俱茫茫青徐煙樹竟何有崑崙灝氣萬里通我疑疏鑿豈人功忽然激盪全非石濡眼波濤不是風舳艫絡繹遠相接青雀黃龍如一葉渺渺飛蓬著此身破浪何時慰利涉半世三江與五湖回首江湖皆坦途君不見黃河瞬息已飛渡我欲朝遊蓬閬暮方壺

新甫

石氣助天青高寒動野坰迎車飛翠幰夾路列深屏寺遠鐘懸樹沙迴水帶星獨憐遊子意冉冉未能停

徂來

山高客自遠客厺山仍顧屈曲徑已迴峆岈峰屢護崩沙泉易疏峭壁日難吐當時九九松曾此宿煙霧爲問征途人何年息驅騖

望岱

風吹野馬漫紛紜長路緜緜客意勤寒近徂徠猶見雪晴瞻泰岱更無雲老人能說云亭事盛世誰求封禪文欲問摩崖高幾許碧天香靄自層氳

月夜登岱

歇馬岱宗麓身游霄漢間中天惟有月下吟更無山石爛秦碑字松雷漢時斑齊州同一氣何處認吳關

霍山高

霍山秦漢關余垂髫時友也不相見者四十年矣 京師一晤共理曩昔如夢中事賦霍山高一篇贈之

霍山高高挿天宮亭突兀摩雲煙美人家住霍山下手弄白日如飛仙四十年前洮湖集爾祖吾師父吾執燈火青熒焰紙牕雨風蕭瑟隨行笈板橋一別情倉皇鄉園消息兩茫茫乙酉江北多鴻鴈音書不到徒相望我遊 帝京苦不早知交落落長安道忽聞姓名如夢寐豈知顏色俱枯槁揖君諦視猶恐誤坐久須臾問親故當時耆舊半爲鬼生炊辱常侶朝暮天涯把臂共憂喜此來不爲叨青紫紅塵滾滾起蘆溝白髮緜緜過易水我爲 天子賦瀛臺長揚五柞何有哉君亦懷書獻 闕下公孫東閣應爲開禁城柳色暗郊陌折取長條話今昔人生離別亦何常霍山美人燕山客

鞦韆詞

桃李花開近粉墻誰家懸綆試新妝似憐貼地羅鞵

窄漫學臨風練帶長乳燕初飛疑欲墮絲鶯將下更
高翔朱繩肯繫春光住莫聽黃鸝喚采桑

清明前一日觀龍爪槐遇上冢者得句

春深猶畏朔風嚴誰剪城南柳葉尖銀積沙廻嘶紫
燕玉河冰泮映寒蟾閒錚槐樹雲痕重吹送桃花雨
點纖孌婦郊原啼不盡紅樓十二竝垂簾

燕邸書懷

百丈游塵隱日華幾年彈鋏賦無家朝臨青李時題
壁午飯黃秔帶煮沙客至但共春夜韭我歸應及故
侯瓜鄒陽漫道能吹律一半園林未著花

又

黯淡山嵐暮雨收峥嶸城闕紫煙浮兩年客舍逢寒
食三月春風笑敝裘　禁苑雲深屯虎豹天街塵動
起驊騮鈎簾不爲邀明月欲倚虛檐問斗牛

又

近寺雲光染碧柯沿流花氣掩青蘿爭看比目游魚
戲何限蛾眉細馬馱蜀客長楊能獻賦吳人子夜漫
成歌　帝京舊是幽燕地萬戶千門拱　太和

贈昌平觀察戴無聽

昔年丞馬昌平州赫風吹塵雲亂流千峰巀嶭連天
厺劉蕡故里成荒丘憐才觀察戴安道著屐探幽同
所好爲余置酒景梁臺芳樹忻眠聽鳴鳥與酣起舞

何陶陶居庸積翠層城高陌上清光盛楊柳尊前碧
影落葡萄別後迢迢望顏色江南塞北情何極戟門
肯爲故人開重來醉臥山頭石

惜日 寄宥容甫兒

旭日忽已升照彼墻外枝入牖溜圓隙拂簷隱半規
徘徊過庭階參差映平池揖我來東軒別我下西陂
繩長難繫影輪速誰停曦落景坐成晚繁星何離離
人生無百年歲月肯空馳

歸雲

閒雲出岫望如停波隨風飄揚拂我庭柯翩翩流采
照耀綺羅紅蕤綠翹掩冉婆娑忽焉輕舉曳影明河

雲兮歸來眷此山阿

李白騎驢行

黃河昨夜悲風起李白騎驢華陰市迢遙甲第擁咸
京悠悠身世誰青紫陌上相逢白面郎金鞍銀鐙多
輝光前驅怒指驢背客揚鞭疾厺馳康莊許史金張
沓何處紫騮高嘶不回顧寒塘疏柳自吟詩一片斜
陽照歸路蠶叢終日有車輪揚瀾左蠡如平津三衢
九市何偪仄出門但恐身爲塵

陶潛乞食行

陶潛歸來不出門饑餓亦復投荒村村鄰父老問其
故言詞鄙拙聲半吞昔輕五斗羞折腰今爭一飽何

勞勞歸來恐被南山笑閉戶自洗東籬瓢君不見淮
陰韓王孫君不見蘆中伍相國投槳進飯兩女人吳
楚茫茫誰物色吁嗟兮松子已實菊英肥陶潛乞食
兮胡不歸

贈黃平子年兄

春光搖曳禁城浮攬袂燕臺亦壯遊漢閣文章非月
露晉家賓客自風流蒹葭何幸依瓊樹楊柳無端對
畫樓欲報美人青玉案不知平子善言愁

同夏鄰湘湯旌三吳周旌諸年兄坐報國寺松
下

塵沙蔽天起數子來松下鐵幹臥瓊階蒼虬盤碧瓦

凉風殿角動翠蔭衣邊瀉培植無古今寒森自春夏
質挺豈孤高物奇信幽寡撫此共盤桓翻憶凌霄者

憶宥

憶爾寒屏病未蘇循廊獨對月華鋪漫傳陳寔元方
譽猶作陶潛稚子呼試茗汲泉添藥火看梅成豆帶
花鬚緘愁已是三春暮莫再臨風聽鷓鴣

傳臚日徒步歸寓作 癸四月二十八日

聽得臚傳第一聲玉階何意引諸生同瞻蘂榜隨雲
動獨捧宮袍映日明樓鳶寢園初罷宴 時以國喪罷宴
柳依禁籞尚聞鶯却憐十里無歸騎自愧才疎欲
避名

寫桐江煙雨圖送余萬上邵个臣歸遂安

嚴州山色鬱嵳峩我欲從中賦軸遙何意三年飛鳥
羽頓令七里解漁簑燕塵初動黃金詔郢曲誰傳白
雪歌今日逢君情似舊桐江煙雨共婆娑

贈遂安余澹公

使君五馬本翩翩載道薰風已奏絃父老猶能言上
黨文章曾許勒燕然 初為上黨令又嘗遊塞外 錦峰繡嶺漁磯外
碧樹銀帆虎阜前一派清光吳共越臣心如水對湖
天

送宋其武先生之南昌任

客裏情親似到家何期棨戟出京華我懷好句吟

秋水誰賦離情向晚霞南浦雲光生碧岫西江月影
照銀槎搴帷萬里君家事吳楚風煙路未賒

寄湖菴聾和尚

一村楊柳一村煙門對洮湖萬頃天聽得潮音不用
耳看來世態只如禪日閒書卷陪茶竈雨歇袈裟上
釣船愧我歸鞭沙路晚遙知雲榻已高眠

寄屏山畫友吳孺季

水西亭畔草芊眠十里南屏翠黛連放眼每於青嶂
外閒吟時向白雲邊品題風雅吳公子出沒煙波郭
怨先獨上燕臺頻眺望別情一半為君牽

飲甯青初鴻臚齋

君從城市避風塵始信天涯可卜鄰翠竹臨牕如染畫繁花落地即成茵半床古字堆黃石五夜疎鐘夢紫宸坐久渾忘身是客軒車何處有逢迎

楊州謝鍾山索題

鶴籟已聞皐鷹風足羽毛雲臺初應　詔露布且揮毫寶匣開神劍　天家賜錦袍醉餘談世務如聽廣陵濤

秋霽院中詠懷

暑氣廻林杪煙光滃朝暉遠岫翠欲收白雲停不飛徘徊下簷除木葉吹我扉疎槐蟬未蛻哀咽聲何微

調高畏物忌性潔恒獨饑客心驚節候霜露將霑衣桂菊滿故園眷此玉堂微

楊丹衷年兄歸漳縣留一裼爲別

握手風塵裏我留君獨歸自憐君有贈豈曰我無衣隴水猶聞咽燕雲不忍飛臨岐一尊酒悵望倚斜暉

宿院入直同鄭野謀田子湄中隨叔諸年兄

高秋瀛翰喜承恩清切槐陰近　禁垣纔見疎星移五夜已聞滿點啟千門西山氣爽開旗影北闕煙微拂袖痕却羨分曹同寓直得依黃閣聽　新綸

閏七夕

星期復見綵雲流依舊人間望女牛曾擲龍梭停錦字再臨鵲鏡上銀鈎斗杓未轉三更影河漢何妨兩度游霜落烏啼多別恨那堪頻對白榆秋

秋風生桂枝

我欲搴芳樹秋庭桂影斜倚梧方謝葉尋菊未知花香氣吹逾靜涼陰動更遮參差如有待細蘂漸分芽

懷山詩五首 一章懷巧石山也去邑西三里俗名小山

峯山如黛景霏微帶郭緣溪逗石屏萬點夏雲扶岸起千村秋水送帆歸慣來樵子猶迷徑無數漁人欲問磯題詠何年苔蘚沒登臨長自倚斜暉

又 二章懷大浯山也去邑東四十五里其形如笠正則嘗題爲翠笠山

天外孤峯望欲迷煙光帆影兩萋萋僧歸無意尋漁火客到翻疑學鳥棲雲起暮林山色斷雨廻幽竹淚聲低何人共泛湖邊棹翠笠曾留二字題

又 三章懷龍門山也去邑西十五里俗名大石山

危峯直上擁寒屏亂石嶙峋似隕星樹杪排雲盤鳥道泉聲落澗散龍腥祠荒白日飛風雨洞古高天入杳冥無限村墟足圖畫歸帆拂盡萬山青

又 四章懷南屏山也山有金雞寺多古木其西與燕山相連余嘗讀書其地

平林煙鎖翠微開出郭逶迤漸有山寺下金雞啼月幌峯頭不燕逗雲關支離古木同僧老觱沸流泉送客還尚憶講堂深竹裏南屏西竺意俱閒

又 五章懷荷花莊也余隨　先大人課耕之地

泛宅浮家事渺茫丹楓碧柳近平塘天連蘆葦歸帆

小村近荷花釣艇香曉圃黍禾喧野雀夜燈風雨聽寒螿子耕父饁平生事不獨雲山憶故鄉

汪五河歸金陵

昔年思君君面熟今日見君君面生君來已越三千里君去方圖九萬程折柳不堪聞旅鴈好花自許嫁宮嬰尊前莫唱秦淮曲應奏雲間第一聲

祝張藎卿母舅

綠野堂前艸不除桓榮白首尚爲儒披雲曳杖時觀稼帶月歸吟靜展書膝下寗馨俱可羨外家宅相更何如駐顏莫採蓬萊藥我愛芝山近里居芝山奇勝與舅家近

送強宇亮南歸

燕山迢遞曉雲蒼相見遙憐舊草堂梅福洞邊虓片石謝公池上賦三湘尊前正愛人如菊別路何堪鴈帶霜我住京華驚物候南天橘柚未能忘

讀漢文帝本紀

龍戰數十載猛士無彭韓天心未厭亂代來亦兵端炎運啟聖喆將相方交歡宮中師節儉海內頌仁寬每聞詔書下父老攜杖觀如何一賈生痛哭陳治安宣室甫前席萬里湘波寒禮樂不復興五帝猶郊壇遂爲盛德累信矣爲君難龍蹤南山石佳氣自鬱蟠獨憐松栢路不向茂陵看

九日同吳長庚年兄沙非輳彥韜陳爾旭諸友

遊鑑亭至中頂而還

旭景動低軒晴雲生遠郭良友招我遊客居慰離索大野風蕭蕭平沙煙漠漠登陟避車塵眺矚懷林薄板橋引微徑亭臺多綽約幽人之所居豈必在丘壑西山何縹緲翠色未可掠選地置壺觴展席縱諧謔俯仰有餘興長嘯倚高閣木葉飛嚴霜對酒詎不樂斜陽照歸騎感慨悟今昨

觀山歌 題萬壑雲烟卷寄宥

曲徑幽森山氣肅凉飇瑟瑟落羣木鳥飛不到人跡微荒村遙傍深山麓隱轔鬱嵂山愈寒靜裏層層聳飛瀑不知地勢走危坡但訝天梯入空谷排觭批巖

景兀突抱礀廻溪成小築粉垣四面遶青松翠色參差如可掬興來偶坐平岡上轟流百丈聲何速磐崎撐拒山變遷千山萬山爭在目小橋策杖亂山中欲抓俯仰何人愛幽獨劃然山斷見平湖水淨天長飛神僊樓居何窈窕夜鶴自鳴曉猿伏兩崖岬峙一亭買輕舟傍岩宿山腰墮水水痕浮水面浮山山影墮鷺鷥居從陸地見蓬瀛行向波濤似平陸桂楫偶容三兩人銀帆遠掛四五幅煙盡波窮山又起奔騰崢嶸復攢蹙此中無數避秦村詠茆隱豹藏山腹山色更蒼雲更白萬樹平鋪森似竹暝色相看不易窮四圍翠抱千家屋鐘聲杳靄山之巔野馬不侵僧睡熟

古今自變山常在兵戈豈逐山人鹿鳳蕩幾肴有音勝地偏恰是人間噢嗚呼太行孟門官道旁世事如塵有翻覆

送善長受奇兩姪孫入關中

灤河風起悵離羣仗劔西行酒半醺客路逢人歌蜀道鄉情何事入秦雲江淮鴈影斜陽外恒華山光驛路分若到家園應歲暮載塗雨雪正紛紛

又

遊子風塵歲月催天涯臘酒且深杯馬周市上懷書厺郭隗臺邊策騎回霜氣先飛關外柳笛聲欲墮隴頭梅遥知官路題詩遍華岳晴雲萬里開

長安月

長安片月過居亭鄉夢如絲未肯醒北闕雲開千戶白西山雪洗半天青商漁語雜風前筑車騎流廻水上萍遥憶故園當此夕素梅幾樹炤深屏

和沙非韓梅花詠

一枝斜出疎籬畔數點輕飛小苑東若待品題惟有月佀疑開謝不因風畫來總在丹青外尋去偏宜冰雪中爲問清癯誰可擬主人攤褐正書空

送葉似菴先生南還

風作狂濤雪欲飛送君歲晏獨言歸鄉心怯問南來事別淚偏霑北客衣燭短驪歌催曉色途遥鴈字帶斜暉春雲不蔽長安影莫看梅花戀舊扉

恭紀　南郊禮成冬至

鳳闕鐘聲動鷄人漏箭傳丹飛千戶曉綠曳九門煙燎舉星光暗旗摇露氣鮮　王春將啟泰子月恰乘乾　雕輦臨衢正　崇丘配極圓松楸疑就列絲竹訝聞僊執戟排霜杖鳴鑣騁雪韉鸞笙隨羽隊雉扇鬭宮鈿旛蓋雙虹引琉璃一水懸祥開南至朔　位拱北辰天百爾陪禋祀三農望酺錢已如燔岱岳何必賦甘泉

送費式如南歸兼懷其尊甫古心

客緒驚殘臘鄉心寄野航馬嘶村月白鴈帶塞雲黃

行李嗟同乏江梅愛晚香過庭如有問雲樹遠相望

匡菴詩集卷之一

男宥容校錄

溧陽馬世俊甸臣父著

詩 壬寅 京稿

萬壽寺

偶憩疎林下遂訪招提侶簷虛棲鳥雀殿圮積禾黍
再尋得嘉觀清光引幽奧洞壑如天設修梁向空舉
坐久息聲聞古鐘臥寒礎徘徊咨歲年荆榛共延佇

海淀

園乃以海名柳堤枕碧浪風吹十里荷高閣排雲上
穿廊得曲水懸磴倚杳嶂崢嶸復窈窕鉅細難悉狀
當年金谷主經始事多創歌舞出深帷遊遨牽畫舫
水石互低昂樓船兩搖漾祗今成沮洳猶然足觀望
繁華有銷歇欲別更惆悵

玉泉山

山麓引碧澗瀲瀲清泉飛游塵已不到緩步同褰衣
纖鱗悉可數淨影生翠微仰望所居人招我開雲扉
洞門攀蘿蔓石磴倚斜暉身在最高處林鳥來相依
秋光爽如許却笑遊人稀

西山

太行蟠萬里岧嶤拱天邑峯起星辰近谷迴烟霧集
秋晴翠屏吐丹碧驚焜熠玉宇瀉銀泉月殿藏雲級
車馬何駢闐遊塵動原隰勝地多招尋瑤草終難拾

幽人意相許提徑戒勿入

碧雲寺

所思是泉壑所歷乃棲臺琳宮互縈暎一一雲霞開
栴檀雜花氣循除久徘徊行遲意有得靜極理無猜
清湍落圓井麗草緣蒼苔謖謖松聲下蕭瑟使人哀

香山寺

紺碧已照眼尋途更紆曲樹穴一泉飛秋聲動寒瀑
石磴踏千重幽森見羣木諸天集香靄大地平川陸
修廊靜人影俯仰氣清肅久客勞牽網得此慰羈夙

來青軒

山色來樓中野色來山外直將霄漢影遠與神京會
烟雲非一態綺組紛難繪虛空住此身長嘯發天籟
當年迎翠華香風滿旌旆千山同獻秀凝思在函蓋
揮翰信有神拜瞻動深慨

洪光寺

一徑自紆曲九折猶未休緣以青青栢根葉皆如樛
方向根邊行忽坐葉上頭人樹同聲影玩奇忘阻修
碧瓦結圓盖香泉酌清甌躊躇下層岡再卜他年遊

壽安寺 俗名臥佛寺

霜露雖已繁紅葉未全染荒寺靜矜秋丹黃飛萬點
獨有西來樹㴩㴩吐光燄氣與青天爭陰將白日斂
徑古人跡稀佛臥山門掩欲探水窮處攀躋忘深險

表忠寺松

牧馬松樹邊馬嚙松之根老僧立松下嘆息不敢言昔年凌霄質零落徒荒園尚有四五株亭亭能獨存上作偃蓋勢下與蒼虬蟠徒侶但片石偃仆憑短垣離披過客惜培植當年恩願將歲寒心與爾共朝昏

福田寺

別山未別寺游心猶未極化城益以敞淨境儼如拭野霽空餘烟峯層同遠色菩提子滿樹榔栗杖在側坐久更忘言塵事此俱息

皇姑寺

更訪前朝寺入門風蕭蕭繡旛尙宮製鐘磬已寂寥

圖畵塵壁間旌旆隱雲翅栢葉空階冷香燼小堂鎖憑虛俯遠甸暮色起迢迢望彼送煤人何似山中樵

摩訶菴

鬱鬱殿角松灼灼砌邊花纖纖花上露皎皎松間霞盆水躍文魚壁字走修蚳掃除見道心清供及茶瓜烟生香印滅雲渡樹痕加剪燭共良夜吾生感有涯天曉出門去官路起風沙

邑貳宰林貞徙到寓

官似清江水君真不負丞問民先及歲計吏獨旌能松下新詩就花邊古縣稱南雲桑梓意脈脈正相憑

贈永年令余中台

君是天都作賦才春風已到廣平梅放衙偶為看花出入境先聞騎竹來萬井歡聲歌雨露九重佳氣隱樓臺何時傳令飛雙舄早羨高名傍斗台

送王印周督學江西兼懷臨川李石臺夫子

萬里晴雲似錦翻恰隨牛斗駐行軒三江毎重文人譽一顧長懷國士恩左蠡波廻吾道遠匡廬峯起此身尊公門如坐春風裏桃李蹊成盡不言

送湖州太守吳菌次

羨君移艇太勝地得吳興菱米先秋熟蠶秧抵歲登雪溪新雨漲天目曉雲蒸知有鳴琴暇援毫時一凭

贈陳賀夫司稅蕪關

吳楚帆檣動遠空舊遊猶記赭山東亭光映郭青松外峯影浮天碧浪中半世關津為過客祗今淮海盡

輸公賢良不少匡時策桑孔虛誇漢代功

送宋尚木太守之潮州任

翩翩文采動華鑣恰惜春城折柳條自古三公先治郡君今萬里去觀潮天邊閩閣方新啟海上烽烟已盡消莫向長安憐日遠召還早翊紫宸朝

次張羲天年兄韻兼以慰之

練溪水落已成渠君賦新篇錦不如豈意荆人頻泣玉何妨季子再陳書山中雨霧終藏豹池上風雷欲化魚若問陸沉金馬者閒情猶戀白雲居

去妾嘆

去妾影依依蘭閨夢已非粧殘燈焰小尸冷月光微恍惚聞香屧慇懃留茜衣正如春色盡霧眼看花飛

又

雲巳別山公離情兩不牽似防鄰女笑曾得故夫憐門巷同嘉月星河巳各天君看枝上鵲相顧影蹁躚

賦得遠鐘驚漏壓

何處鐘聲敲夜眠聽來身世兩悠然猶憐殘夢吁難醒的的寒更動曉天

賦得微月被燈欺

半牕月色讓孤檠樹杪纖纖影尚輕正似蛾眉初嫁

夜蘭房燈燭怯分明

賦得看山忽罷棋

石上秋枰翠影流仰看雲過碧當頭神儒洞裏猶鳴局洞外青光任去留

賦得書遠每題年

裁書終日盼歸鴻迢遞關山信未通書到故園應隔歲客情又不似書中

喜宥兒至 四月初七日

日夕遲兒至翻憂道路難風塵猶戰伐辛苦認衣冠細語消長夜鄉心對薄餐篋中文史富差勝我爲官

傷牕前小桂樹

問及家園樹牕前桂子殘窺簷幽鳥怯咽露小虫乾月到墻無影風來戶更寒如何手自種不及一花看

爲吳長庚年兄題浙中山水卷

歷歷湖山記勝遊浙中泉石更清幽溪深每訝橋藏屋野曠遙看岈帶舟絕壁橫天盤鳥道飛濤落澗盡龍湫布帆何日移家去不羨東方有十洲

寄黃高仲

隔年芳訊托書郵相憶南天雲盡頭讀罷蓼莪還涕淚折來楊柳共夷猶燕中擊筑誰知巳淮上垂綸是舊遊次第看花君未到紫薇高映玉堂秋

四尹陳予亮還涞

逢君一話家園事正是情牽兩地時棠樹三章燕市別薔薇萬蕊楚江思簡書恰喜歸帆近尊酒何嫌返旆遲相憶訟堂人靜後垂簾高枕聽黃鸝

題畫

誰家茅屋傍幽溪嶺色參差樹色齊欸乃一聲山鳥應恰疑身在武林西

又

曲澗低軒渡短橋千章夏木入雲霄不知近浦烟光斂巳覺前峰雨點消

又

拂雲絕壁峽丹楓何處輕舟趁好風隔岸數峰廻夕

照江天俱入畫圖中

又

短岸垂楊拍水青微風吹月冷前汀行舟莫唱江南曲折盡長條不可聽

又

石磴崚嶒萬仞懸翠微深鎖鬱藍天故人莫問榮枯事松柏青青無歲年

又

石瘦溪寒秋欲歸遙峰歷歷隱晴嵐雲林寫罷還深坐靜看危梢亂葉飛

又

雲山萬疊路漫漫徑轉泉飛客抱鞍官閣驛亭堪縱

目蕭蕭落木隔江寒

題鄭母于氏節孝傳于節閣公後

節義于公世派長兄兼彤管姓名香飛蓬已矢辭粧鏡遲舍時聞下織床白髮寒燈深歲月青天夜聖共冰霜母儀婦職嘗如此身後稱人果未亡

題孝子封股救母傳

封股以救母或謂違於理孝子貴全歸肢體不可毀我聞成仁事何分於臣子從來報君者慷慨不顧死衣邊或濺血座上或斷指絕吭與屠腸吞鬚且嚼齒烈士同輕生丹心炳千祀豈其報吾親大義分可否母病爭須臾醫禱靡所恃惟誠可動天封股非得已言之傷父心談笑侍甘旨當母再甦時孝子遂不起哀哉西河辟痛絕何堪此白日自昭昭長河自瀰瀰孝子不求名其事在青史

送何雲子公祖入關中

分陝勳名在此行南來驄馬入西京江邊萬戶留歌祝天外三峰候旆旌執法朝端稱柱石建牙關右是長城炎威莫向朱輪起甘雨和風載道生

壽大祢兄

家世扶風奕葉傳君居北地我南天勳名銅柱圖雲外姓字金臺號日懸卻縠詩書兼將帥留侯田宅近

神僊一尊蒲酒花間醉深晝簾垂自永年

送陸咸一督學八閩

江淮萬里氣何雄綵鷁南飛信好風別酒未傾荷蓋綠行旌已拂荔枝紅十年賦草三都外一路山光九曲中若過延平覩劍浦至今寶氣尚如虹

七夕登瀛州亭喜李子靜張蕤蕤朱克咸徐孟樞諸年兄至

舊事記瀛州亭兗已帶秋一蟬吟院樹雙鵲問河流客到憐同調官閒即勝遊恩波在天上時望碧雲頭

白露

白露下欄杆關山夢未安忽聞鄉語到頓使旅懷寬

褱熟兒童喜梧飛門巷乾秋高生意減誰與共艱難

低軒

低軒動晩凉端坐意何長放月全開戸歸雲隱渡墻借書抄未遍得句韻偏忘忽憶鄉園好幽花滿院香

送史蒼航督學山西

夾路槐陰我送君太行千里起彤雲恩承北闕瞻霄漢文起西京繼典墳何必人才殊楚晉久知吾道重河汾天涯風雅猶如昔莫爲驪歌惜路分

壽金内閣

高標千仞峙壽域四瀛開像肖先符賚官占早應枚寅恭勤夙夜祕策啟雲雷方羨綸爲草還聞鼎用梅

遐陬俱有則卿尹肅無回岳瀆聲名赫星辰劍履陪洪樞瞻底柱佳氣逺中台麟畫尊賢輔鸞文集衆才梗楠充國棟桃李盡公栽已副涉川望還捜作楫材紫泥垂北眷朱黻恰南來止足懷疏傳成功慕尹萊優游存器量終始謝疑猜報　主心猶耿持盈意更慨不言溫室樹多種玉堂槐賜第連吳越瞻星亘斗魁艮辰編鳳紀胤錫復龍媒盡瘁期孫子捘開且讓推退居何挹損　天眷復徘徊憂樂猶同范安危久係裴論恩通畣勿瀟灑出塵埃德澤流千禩恩波遍九垓臨風娛景物披月坐樓臺鶴立形容似螽詵福祉該錦遊魚鳥樂淑序管絃催正待鐘夔寵從容進

百壘

寄項觀察犀菴

建牙吹角古彭城坐撫江淮息怒鯨雲下九天書露布風高四壁喜霜清輕裘色借春旗動流水聲隨匣劍鳴莫羨當陽推武庫何人不識項斯名犀菴善詩

春曉亭

攬勝高原洲嶼迴亭邊懷古景悠哉千年芝草留丹竈一片泉聲鎖碧苔宿霧欲融斜郭吐淡烟輕曳遠峰開何時盡慰登臨興作賦慚無雲夢才

偶贈

屢有梅花約天涯慰遠尋捲簾看翼燕開帙寫來禽未染三湘鬢時懷五岳心莘盤共兒女醉舞向春岑

送梁生歸里

正有登高作悠然望子歸晴雲披嶺絮落木點人衣酒共黃花泛霜隨白鴈飛鄉園無限樂場杵響巖扉

送董又醇還舊縣舊縣里名也孟東野作尉處有北湖亭李白望瓦屋山處

朔雲昨夜照寒屏別路迢遙帶曉星國學已逢韓祭酒家聲原是漢明經天空羊角傳高籟日霽鴻飛下遠汀到處山川皆舊縣懷君獨上北湖亭

後觀山歌

余畫山水卷長三丈餘題觀山歌寄長兒宥里人爭傳觀以爲石田徵仲不是過及次兒容有家報來索畫卷亦欲如宥余笑曰此興至偶然豈可再乎秋九月余遊西山不暢因

憶平生所遊展紙布景忽後成卷卷終觀覽忽後成詩乃知詩書如山之有雲地之有泉不知其然而然也作後觀山歌以寄客

我無車馬又無舟曠然欲作山水遊閉門何處可登涉硯底烟光向我浮便寫喬松十數樹懸崖複磴多回互飛淙百道聽不窮徜徉且緩尋山步山勢欹斜青間紫斷壁如撐更如圯誰排亂石萬山中一一寒流漱石齒櫂欒修竹幽籟鳴板橋曲徑通人行振衣千仞還深坐琅玕箇箇催詩成輿來呼侶循山麓前溪婉轉沿山曲欸乃一聲天地清櫓搖靜捲波紋綠人家兩岸鎖長虹碧樹氛氳四望中樓臺窔窱分山翠舴艋凌競泛水空溶溶漾漾水波遠村墟歷落離

門偃停橈不動愼風濤客恍幾片高江返欲辭塵俗掃巖屏却聽鐘聲下翠微湧塔不知千丈峻化成何待百重圍五臺二室地偏窄我慕終南與太白登臨直欲躋層雯俯視諸山盡沙積齊州九點只煙雲煙耶雲耶不可分天邊蓬閬堪同住世上峿嶁自作群我坐幽窻畫疊嶂靜思人事多惆悵有時湧浪若來峰有時連峰若奔浪展卷如觀千萬山掩卷却似山中還卷山片石留不得身在虛無杳靄間

賀鄭允吉中翰

華秩初分紫禁榮高才早赴赤車行開函喜動新書帶入直從聽舊履聲何必北門呼學士猶憐東觀集諸生羨君起草絲綸地莫使淵雲獨擅名

答白仲調并壽其母[redacted]孺人八袠

西山雪片照我廬開軒忽得我友書我友京華久留滯歸心耿耿依親闈江帆無恙排雲岫霜落南天多橘柚我友歸裝何所攜長跪母前為母壽我遊金陵三十年白家兄弟真高賢開胸歷歷見今古落筆一一驚人天阿母持齋守冰操世俗紛華非所好我友榮親雖有時眼前且盡力菽報君不見溫嶠曠代之豪英絕裾未免傷母情茅容烹雞奉其母當時四海傳其名尊前祝母母心喜是母方能有是子他日同賡百歲吟鍾山淮水長如此

王九青至見惠我所帖

千秋遺跡共君談古字離披積半龕豈有詩書真瘞塚自傳金石不封函窮追蟲鳥思多僻臥向龍蛇夢亦甘尚惜名山搜未盡遙瞻寶氣滿終南

入秋來久不理筆墨戲答九青

春艸臨池憶故廬誰將一紙寄雙魚如君代有籠鵝僻笑我真傳刻鵠書張旭此時留幾字蔡邕當日乏千車試看紈扇淋漓影恰似秋風感婕妤

得容兒家報

書來無幾字字字說家貧南北雙親眼饑寒七尺身凍雲催暮色薄雪舞空塵正憶辭家日梅花復早春

題又如兄傳

少年意氣空儔伍才高落筆雲霞吐時將逸興到林泉或寄雄心於歌舞磊磊落落何英多却郤章句談干戈出奇往往靖郊壘三江五湖無驚波早向將軍稱揖客柳營蓮幕籌頻借遂磨盾鼻羽書馳兵氛動處乾坤窄纔指蠶叢賦蜀道隴水秦山已飛轟提攜壯士三千來青幘黃巾如電掃是時全楚賊紛紜公率二子成一軍令嚴正值旗初舉戰苦不知日欲曛城危援絶血相視孤忠淚迸湘潭水空拳搏賊賊盡殲衡陽依舊長城倚雲雷再造公南還蒼茫不復問家山瘴雨蠻烟聽吹角所過人追攀嘆息江河壞天塹散玄黃一鈞功登麟閣更逐時名上燕臺真不忝天涯兄弟喜相呼各論往事撚髭鬚詩千首酒一壺專諸不愛虎丘月荊高擊筑誰吾徒此生少壯莫覆問我欲爲公一寫醉卧沙場圖

匡菴詩集卷之二　男宥容校錄

馬太史匡菴集卷三

溧陽馬世俊□□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詩　癸卯　京稿

草書歌

草書變幻誰所作興來落筆與神遇書者猶然不自知那記伯英與懷素當其停毫若有思碧霄獨鶴飛何遲倏然一掃千萬字風馳電掣爭離披起若怒鵬奮高翮仆若輕鷗汎淺澤連若奔鯨曳遠波止若臥虎據巉石細若晴絲裊篆煙濃若繁花綴春陌疎若平湖鴈陣落密若晚樹鴉羣集有時墨死筆自生崩沙忽見枯查行迎風藤影瘦能舞壓雪梅枝老更橫有時筆枯紙自響秋林捲葉聲蕭爽暗裏如聞魍魎呼空中頻作樓臺想有時一字引數字尺鱗便起飛騰意有時數字如一字神龍盤繞真游戲或從或橫勢莫當紙盡尚可書千行素屏粉壁隨意掃古今心手俱茫茫繽紛浩漫情何極蹩踏驚翻憑腕力妙來往往似天成若欲再書書不得憶昔六齡始學書時將池水灑庭除只今白首學未就攤紙閣筆心躊躇殘牋敗楮滿几案正似煙雲聚復散終年賣字室倒懸歌成擲筆空浩嘆

寄姪孫幼長　孫名艮史時爲臨潼令

懷古悠悠寄遠情羨伊奏績古函京青牛老子傳書

去竹馬兒童擁節行百里澄波隨渭水千年軼事問華清捲簾獨愛驪山影時見雲開錦繡生

過唐將軍集成園有懷

我憶將軍獨愛才錦堂時見白衣來歌詩盡作筵前曲坐石同邀水面杯小院廻廊通畫舫奇峰映戶出層臺何時再向芙蓉幕醉拂花枝臥碧苔

古意

紫塞三千里征夫去不還簾前新月上似與寄刀鐶

送崔正誼先生歸養

方從北闕聽新除豈爲東皋賦遂初拜寵同依青鎖闥寧親獨指白雲間恩分萬頃淳湖水學借中峰少室書花柳午橋雖足愛著生無限惜居諸

又

樽前散帙對春華忽指歸軺去漸賒似爲園居躭竹素喜逢村社醉桃花南過洛水流新月北望燕山起暮霞獨坐鳳池鸎語後幾年芳艸賦天涯

答裕三兒 時兒爲懷寧令

黃河冰雪路忽有寄書人憐我官常冷知君吏更貧龍眠映山郭鴈陣起江津爲報長相憶京華柳正新

泰山婦人行 書酷吏傳後

泰山婦人吞聲哭自言家在泰山麓白晝不敢出門去泰山之下猛虎伏山風起處聲怒嗥前竄熊羆後麋鹿去年吾夫作虎脯今年吾子葬虎腹便欲辭家擇樂土趑趄未行心畏縮君不見商君論囚渭水赤甯成一怒誅三族殺身豈肯全寡妻破家無復存茆屋婦人猶在泰山下終身辛苦守煢獨吁嗟乎食夫食子留我身翻謝猛虎何其仁

早朝

星光映燭列成行瑞靄霏微拂 御香三殿鸞旗楓陛肅九門騶從柳烟長天之垂象符堯曆海不揚波貢越裳若爲太平興禮樂小臣簪筆待 君王

再題春曉亭

亭光帶郭水環溪三梵平蕪望欲迷湖向日來帆正上林知春到鳥爭啼畫橋曲映朱欄外郊樹遙連翠岫西載酒相從真勝事晴遊何似漢陽隄

寄凌奎菴司理

星斗同瞻萬里天舊遊猶記雪溪船遙知坐我春風裏正是懷君秋水邊望比蕭曹同執法時逢虞芮不爭田陽和已入江南曲閒道霜臺愛日懸

步報國寺矮松下

已憐枝幹老何意棟梁齊日影臨階淺雲痕抱殿低懶龍甘久蟄馴鶴喜卑棲真似支離叟終當守故蹊

題坦[redacted]徐太翁壽册并呈公肅先生

春風拂遍長安柳欲取青光當戶牖誰家山色近西

崑城北徐公家世久架上縹緗是賜書縱橫百氏皆下乘巳看種樹玉爲人况是吹蘭金作友摘得宮花第一枝客來猶剪盤中韭入門琴瑟何雝雝恰伴圖書相左右陶然共醉春風前江南柳色濃於酒

賦得扶風松壽王一涵年伯

五岳外有他山尊武功太白踰崑崙蜿蜒佳氣扶風屯喬松千尺蟠深根滄桑雷雨動高原龍鱗盤屈猶獨存長安桃李各無言一枝巳壓上林園梳雲幕翠影欲騫聲吹琴瑟當庭軒清陰莫愛守丘樊棟梁採久排天門百年歲序同椿萱

壽潤甫兄 前江南江西總督

綵鳳啣書日偎鳧送履時凌煙真夥葉蟠木更高枝花氣薰章服雲暉拂畫旗書傳黃石祕劍握太阿姿萬井江淮祝三台鼎鼐司蕭曹雄帶礪方召勒鐘彝湛露凝金掌清風近玉墀樓臺依麗闕圖史積深帷位重還謙挹情閒復委蛇盤飧供太素談笑亦箴規碧海三珠樹丹丘五采芝百年逢大祝觴詠共春熙

侍 澤州陳夫子進院講本

曉旭開丹掖清霜映玉除恰憐通籍晚正喜拜恩初躑躅綵綸地流連水旱書猶聞有封事欲出更躊躇

題畫爲施硯山先生

沙路初回雨露邊閒情一片寫林泉草亭風景知無恙何日寒溪進棹船

和時哲僧

客夢三年歸路遲老僧書信隔年思挑湖泛艇應如昨玄墓探梅定幾時

和一山僧

我似浮雲出岫遲龍池夜話幾廻思却憐下盼聞鐘處正是千山欲雪時

祝陳懋吉年伯二十韻

姓著江淮上名高斗嶽前素心元澹逸偉望久飛騫風雅宗三百縱橫涉五千如何抜士幟巳公解民懸仁斷蘇公獄清辭劉寵錢歌聞閭巷滿恩待掖垣偏

道接河汾舊才將楚晉聯蘭蹊爭馥馥桂籍並翩翩鳳詔雲中錫鳧旌日下旋不知錢穀問暫領度支權會計無封事持籌賴大賢優游思解綬課讀想鳴絃令子齊元季芳名許後先堂書輝玉署宮燭撤金蓮班馬誰同駕曹劉或比肩柳迎青瑣闥花接紫微天猶念趨庭訓常懷問寢虔薰風修禊月愛日祝嵩年展席開晴圃吹笙繞畫舷門墻敦宿好短詠附華箋

題畫

片石臨江似釣磯蕭疎落木帶斜暉輕波靜覺扁舟穩獨看秋山盪槳歸

又

孤城春霧起巖阿煙市朦朧映柳坡山鳥亂啼帆正
下到崖猶自怯風波

又

何處飛泉百丈來亭亭山影共徘徊平橋悵望非無
意秋水伊人更有誰

又

嶙峋山色動寒光松栢青青氣漸蒼獨坐不知塵世
事數聲流水下廻廊

又

人家山下接山巔望裏微濛到碧天鳥道千盤分樹
色漁舟一點曳江烟

又

深山事業問何如架上惟留萬卷書寒松不羨金莖
露應笑先生賦子虛

又

平林黃葉撲飀鳴自喜蕭齋少送迎隔岸便如天萬
里雲山曲折一舟行

又

征途萬轉出高岳幾點寒流上客衫獨愛平堤天似
水短長亭子映歸帆

壽陸母應孺人兼呈耕餘先生

憶昔春江薦春酒杏花如錦映城柳紛紛桃李盡成
蹊次第前爲太母壽江邊麗曲當筵歌是時母顏如
春和堂懸一幅三遷畫依稀學舍聞機杼膝前麟鳳
金閨籍學成先坐皋皮席早綰銀章赴粵東笑指老
親頭未白清風萬里報庭幃太母自酌春江卮西崑
瑞雪飛蟠木南海薰風到荔枝幾年豈弟飛蠅亂忽
使長才多羈絆太行岌業入高天官銜領取青山判
賢聲復動衮衣吟太母今逢八十辰斷莽未改慈闈
性袖橘猶懷色養心却念門墻落拓子恢諧時向金
門裏願採東方千歲核遥拜母前期福履

墨莊 爲王近微先生題

別業從來愛輞川忽於塵市搆壺天報君玉案齊書

帙分我山莊是硯田巧石銜花生錦字細泉入草帶
鳴絃客來不爲門前竹欲待臨池掃片箋

送銓部尹東莞歸養

四海聲名重玉山歸心不是戀鄉關祇因親舍南雲
遠暫拜君恩北闕還肯漏珠璣甄採外尚留風月笑
談間門墻自喜容疎放嶺上梅花願企攀

題畫贈楊漪清年兄

爽氣西來雨欲還蒼烟捲盡見前山茅堂無限澄清
意肯戀寒漪只掩關

賀張素存年兄花燭

笙歌一路曲江斜况復盈門勝事賒歸院攜燈分御

燭催粧對鏡出官花肯將文字摹閨閤始信神僊有室家庭樹問誰多子者石榴競列映牕紗

又

薰風花萼映庭幃伉儷承顏意不違瓊樹交枝原並色錦堂雙翠喜同衣鵲河正與天都近鸞馭還生蹶里輝願以文章當射雉三年一笑事真稀

送周爕初先生巡撫山東

推闓初承譽命崇已聞廟算奏膚功喜逢曆象三台正況值車書萬里同國倚元臣宜授鉞家占舊閥是傳弓幽并首著從雲烈青兗欣霑化雨融錫爾二卣新寵賁報君一劍曉旗紅請看海近扶桑日正是營

生細柳風政洽剛柔鈴閤靜權兼將相節幢雄魯邾夜柝鳴絃裏淄汶清流坐鎮中綏帶輕裘歌叔子兖衣赤舄頌姬公天文遥拱辰樞北地勢俱廻斗柄東韜畧卷舒觀樹羽貔貅驅策並乘驄指麾此日酬民望封事頻來啓　聖聰預卜金甌名姓早試將望岱等歌嵩

壽起艮弟弟居長橋村

茅屋年年不厭貧竹床茶竈遠風塵毋因禾黍牽鄉夢獨向蒹葭著此身月起長橋千頃碧花開小圃四時春遥知今日田間祝笑問金門白髮人

壽狄思卿八十兄弟四人皆近百歲

溪邊朗月久相期山展田衣百事宜兄弟可爲耆老會兒孫俱似聚星時偶因賭果閒觀奕不羨歌魚自剪葵錫以上尊花下醉素心只許故人知唐詩數局賭山果

中秋月

月色皎如此虛亭意耿然三秋爭一夕萬里想同圓遠碧平河漢孤清靜管絃自宜成獨坐老至尚忘眠

十六夜月

晴暉猶似昨相對更忘言擊柝自鄰井徵歌非故園投懷憐幼女分餅憶諸孫何日清江上依然照蓽門

送潘又生年兄歸

復送子歸去凄然念故鄉江雲時欲雨塞月已飛霜

短髩憐蘋白孤舟指菊黄臨行書幾字揮淚不成行

寄屏山僧

南屏烟樹景依依念子棲禪只掩扉寒近後山知月到清來前澗見泉飛閒敲孤磬聲塵落忽送浮雲起滅微爲問征途車馬客幾人此地覓傳衣

送葉亮工宰高淳初爲五臺宰

山水名區令佀僊看君舄影紫雲邊臺峰高逼三台路湖面平開萬竈烟閑閤垂簾思息訟巡阡露冕祝豐年葉公歲雨來何暮民力東南久可憐

壽少宰郝敛公先生時由少司農晉秩

喬岳名高萬仞餘揆觴正值拜恩初掄才欲啟山公

事報國原非海筴書天上星辰占舊德朝端響紱聽
新除鳳梧此日遭逢盛預向台衡祝九如
送葉扶乾貳尹還貴池
駸駸策騎曉雲重寒律初吹紫禁鐘自愛山光題九
子好將春色問三農鴈書正值寒天寄鴻爪偏隨雪
地逢目送江濤思共濟肯躭啟處只哦松
孫北海先生城南書舍作
寒雲初蔭戶細雨動幽響展席烟波生臥遊足俯仰
主客意俱靜摩挲對函丈青史滿深山披圖如指掌
性情有真嗜齒牙無俗獎嘆息滄桑後金石同象罔
浩刼何紛紜誰能搜艸莽花竹潤書帙偃息辭塵鞅

倚欄疑牽舟循除更褰幌快哉城南遊翻引林泉想
送友南歸兼懷吳爾雪史曉聽費古心彭旦兮
唐公閒趙理之諸老友
出戶飛塵拂帽簷君歸不畏朔風嚴半肩幞被隨書
笈一路斜陽映酒帘過眼穠華霜葉脆驚心箭鏃雪
花尖故園親友如相憶爲報衰年白髮添
壽繆武先六十
書屋無多地梅花開正芬傳家皆玉樹授業近河汾
白鳥閒於我青峰遠似君東皐策杖處相憶望南雲
哀招官
招官余長女所生女也自墮地後未嘗聞其啼哭見所懸葫蘆則笑不止秀慧異常終日舉兩手作鬬雞狀或攢眉學猢猻備極可憐之態病且篤聞余屐聲輒呼爹不置
自從悅影動門符未有啼聲到戶隅舉手逢人爲鬬
拒攢眉終日學愁[illegible]此時夢裏爹娘字猶帶前生慧
命呼欲卜探環來世事花前時繫小葫蘆
壽劉年伯母兼呈鍾宛先生鍾山年兄
雲開錦繡日風入芰荷時樂事聞嘉祝椒音羨母儀
所天傳國史有子並人師鸞鷟翔千仞驊騮騁九逵
更生陽朔疏公幹建安詩椒頌彤編麗花封紫誥垂
允和俱視草飴弄藎推梨莫羨萊衣舞萱年正未期
生日自嘆因東翰如覲揚德至玉霽徵菴晉卿
諸兄弟　十月二十七日

長安半落意忽復得斯辰新知非不多過眼成路人
吾宗數賢達杯酒同天真言笑日已馳慨慷欲自陳
故山落天外薄宦偏艱辛有子守蓬牖有婦樂綦巾
竆賤猶夙昔此意良足珍君看車馬客飄蕩如埃塵
瓦凌和韻　瓦凌俗呼瓴甓
冰心一片鎖孤菴高屋瓴聲未許參銅雀風投雄主
粟金莖露賜侍臣簪嶙峋骨立宜高掛涓滴波微尚
半含寄語春風吹莫斷凌陰何事日占三
又
不教炎冷共分行甃瓦高甍勢並長銀管寒生楊子
戟玉樓凍起趙妃粧近梟可擲簷還積高溜能穿石

未剛世事若從腮外問鋒稜似欲比魚腸

有婦嘆 除夕作

有婦有婦守荒田梅花一樹照獨眠衣絮多年冷如水蟏蛸滿戶愁寒烟縞巾來歸纔匝月良人出門何倉卒書笈茫茫泛烟艇今日丞吳明日越閩中明月不同看滄桑分散洮湖灘波平浪偃一相慰良人白髮猶求官名成復值狂飈起家人惶懼且詆訾有婦怡然爲治裝脫却簪環作行李良人讀書婦所知五更冰雪自炊爨一夕三都夙快意白璧豈受青蠅欺北征果見長安日布帆無恙還家室澤國俱憐屈賈書上林還待鄒枚筆良人應 詔黃金臺飄零自舉天涯孟雄雞一鳴衆雌伏如今始信良人才玉井何心問泥藕萍花忽共蓮花守泉丘雖麥孟家帷白頭終念臨卭婦年年歲歲燈花下正但梅花開復謝有婦有婦天一方且復懷君坐清夜

 男宥容校錄

馬太史匡菴集卷四

溧陽馬世俊甸臣父著

詩甲辰 京稿

會經堂對月二月七日

心似空庭皎月懸諸生家法尚依然猶驚風雨敲蓬席忽動煙雲拂綵箋過眼莫須迷五色看花已喜及三年掄文正值春光早肯負鶯啼上苑天

聚奎堂諸同官夜坐八日

絳燭爭燒藜火輝同官載筆喜同衣鴻文已變當時體是科停八股格鳳羽欣逢 聖代飛月轉南軒思夜榻星連東井聚春闈爨桐尚有知音在肯信高歌屬和稀

柯素菴掌科集飲月下十日

良夜意有托朗月入我懷斜影拂襟袖清光積庭階古井動新汲長廊捲浮埃追歡念疇昔撫躬嘆年衰樽罍具芳宴勝友相與偕春風吹百艸蘭芷欣同諧始知古人心交契非形骸

燈下閱卷十三日

此夕三條燭猶來炤短屏報君慚讀史得士即傳經但有神相遇翻疑鬼不靈白頭松下眼偶學柳枝青

閱卷畢有感十九日

題遍青山倦眼廻素書千束白雲堆蘊張漫學逢時技鼂賈真成異代才虫嚙星文神劍厺蚌枯月影夜

珠來正如桃李爭春色不待東風自有媒

見庭草二十日

自公無暇日不覺到春深庭艸忽已綠山光幾處陰
蟄雷司啟閉文露有升沉何以酬知遇悠然動短吟

癸榜二十六日

鴉鳴何處樹冉冉動微光帶月趨官廨流雲渡棘墻
冰開魚浪起風惹燕泥香坐待看花客相隨奏未央

題畫送詹無幾先生南旋

天際浮雲自往還祇今歸路近青山先生出處高名
在肯只栖遲十畝間

送劉輿父遊恒山

隔歲鄉心未擬還猶將詞賦問間關偏驚客舍途逾
遠爲和新詩句屢刪春到寒波廻易水時淸宿霧捲
恒山臨風鴻鴈如相憶報道遊人正壯顏

送董班若史子修兩年兄

燕雲萬里送行舟二子翩翩賦壯遊折柳不堪歌潞
水落梅還許聽揚州漢家繁露褰帷就江上醇醪入
座流莫道干將藏冶屋光芒時向斗霄浮

容兒歸

揖我言歸兮我歸未有期隨人覓旅食見母說　京
師海氣天津䲭江帆爪步吹風波南北路念爾到家
時

送瑞宇兄之兗州

客意向春深行光動遠林桃花河浪湧松葉岱山陰
轂擊觀齊俗絃歌聽魯音尊前老兄弟知爾早歸心

憶筍

荷擔山人欵竹間玉芽纔迸短籬初憐君雷得春泥
在欲入雲霄便不如

憶藕

已喜芳心漾綠荷尚存素節守淸波相如但有金莖
渴不識江湖味較多

憶蔗

老憶兒童立市旁櫻桃未熟已先嘗年來佳境頻拋

卻爲說天家有賜漿

憶橘

每對秋風頌楚辭霜高正及洞庭時鄉心隔斷長淮
水不丢紅塵鬪荔枝

憶芋

雪桃以黍事非倫棗栗相投不足珍御苑懸懸思豆
麥更傳嘉種到貧民

憶菱

京葵剪韭埜人家朱陸盈筐向水涯卻怪採蓮聲未
歇菱歌偏傍夕陽斜

舊帙中又得題芋一首并載之

不共園亭野菜挑水耕滋味勝山樵老妻憐我三更讀自向鑪頭煮芋苗

贈江寧王濬石

涉卬曾向秦淮渡別後淮波幾淺深簪筆忽同鵷鷺序登臺長憶鳳凰吟彈冠先後非遲暮把臂追隨見夙心花發都門人共羨早知聲譽比南金

贈鄞縣張心友

越東萬點碧峰浮曾渡錢塘記勝遊與子細論千古事似予長嘯四明頭好辭恰映江邊月寶氣遙連海市秋還約他年同載酒定將雪竇傲龍湫

贈華陰段含章

華陰第宅近神京常憶三峰意耿然若見開花從玉井豈無賦草答金天縱橫落句時凌漢迢遞看山已到燕君住關中瞻紫氣肯憑尹喜有書傳

贈南昌熊漁濱

我生未到滕王閣見爾如逢王子安江岸好風吹畫舫天涯麗日映雕鞍懸弧已協占熊夢中的真同射雉看兒是聚星聞史奏聯翩 帝里共彈冠

贈黃陂高介融

燕臺南望不勝情屈賈才高怨未平自古逢時如剖玉得君挾策似投瓊何須芳草憐鸚賦已喜高梧聽鳳鳴我欲一吟風雅後郢中白雪是先聲

贈海豐吳在公

濟南名士近誰稱我爲斯文獨撫膺願以諸賢詢季重不歌他樂問延陵一鳴果侶三年鳥萬里高飛六月鵬更向玉堂誇盛事從來王貢喜同登

贈鹽山朱谷峰 谷峰與在公隔省而海豐鹽山相去僅數十里

滄州勝地似蓬瀛聞道瀛洲近 帝京萬里海風吹海浪三春宮柳聽宮鶯傳家久擅幽并譽隔郡還分鄒魯聲更羨紫陽詩學遠不知外傳有韓嬰

贈扶溝何元舉

嵩高萬仞接青旻俯視紛紛京雒塵世事縱橫誰捫虱直言孤憤想批鱗遇遲應悔彈齊瑟才大無憂積漢薪我在暗中能識別夜珠明月竟何人

贈崑山諸西侯

崑山雲樹甲吳天好友應同書畫船自愛家聲留史筆長懷麗句托郵箋大文燕許多傳後新體王盧媿在前馬首綠楊歸路近曲江年少正如仙

贈豐城李岵雲

西江一水連衣帶欲溯方舟慰遠情得士忽如依玉樹贈言真佀佩芳蘅濂溪月起千川碧廬阜雲廻萬壑平我向人中辨星斗不將劍氣說豐城

贈廣州方蒙章

白眼掄才不易逢廣南何意得雙龍却疑唱和矜竽

瑟孰識聲聞是鼓鐘百粤山川非一態三神樓閣有千重　聖朝正以賢爲寶何必珊瑚海外供

贈順德曾飛聸

遶城柳葉君逢我過嶺梅花我憶君撥霧觀天真快事臨風把酒肯離羣漫從八代論詞賦還向三皇讀典墳不遇歐陽知子固當年月旦正紛紜

贈臨晉李聞衣

鷙鳥累百未足奇君才五色何離披鄴侯萬軸豈是富太白斗酒將無遲把筆敢論今世事讀書須知古人時我不當在弟子列快哉此語眞吾師

贈福安郭文白

天風昨夜海濤生信有波瀾屬老成夙昔遊觀猶夢寐文章投契豈聲名峰迴萬墍旗山出水落雙潭劍浦清却悔丹青描未盡對君奇思漫縱橫向余遊閩曾作畫圖

懷開封王生[redacted]

上林春信好風吹搜得名園第一枝夙有鴻文傳艮嶽欣聽鷺序達彤墀與元舉同郡　曲江歌繞歸鞭路禁苑花開晝錦時我願識君輕萬戸燕雲汴水重相思

蠶女嘆

何事遲遲至春風動曉雲遊絲先拂袖芳艸忽籠裙呼妹爲同侶防人學使君提筐歸去早不倡婦功勤

織婦嘆

蟋蟀鳴何早飛蓬謝鏡奩妾猶勤舊織郎已問新縑暮色千砧動秋懷萬縷添鵲鳩任巧拙筐績果誰兼

吳長庚年兄奉　命使安南詩以送之

萬里之行自此始看君策騎薰風裏計程應在天盡頭不數雕題與交趾青山迢迢水瀰瀰送者旁皇行者喜肯向家人賦別離持被入直語不止君不見渡瀘諸葛甘盡瘁君不見乘槎張騫虛奉使吟詩遠道見古人拜闕歸來報　天子臨岐執手爲君歌歌聲未闋君行矣

送張公選年伯督學河南

中州文學地盛衰存乎人三山繞奇秀鬱爲南國珍品藻之所及公論賴以伸賢者連茹進不賢媿逡巡司銓既無爽多士俱思賓太行何峩峩氣與嵩高鄰二室有遺書秘奥爲誰陳願將江淮水一浣京雒塵

送葛令音南歸

楊柳陰濃我憶家君歸猶可問荷花馬塘烟樹應如昔鷁首風波此去賒千里同人詢北客一篇齊物誦南華叮嚀莫自嗟行路努力何須借齒牙

壽孫年伯母姚孺人寄楚巖年兄

欲撰艮辰進一觴况逢瓜菓正盈筐潮迴鐵甕迎江鯉夕近銀灣挹斗槳猶似停針思夜杼時因件月坐秋霜堂前蘭桂紛如織報道天孫盡七襄七夕母之誕辰也

題畫爲張義天年兄

萬仞層崖俯碧磯松風謖謖落人衣烟雲捲盡秋天遠目送羣烏上翠微

題畫寄萬長伯兄

碧岫蒼林境絕塵茆齋雖小可棲身憑欄詩思如秋水借問先生何許人

偶吟

西軒新月皎東軒凉雨微陰晴亦何心雲尤總相依燕燕音上下終戀主人扉蓮葉自欹翻鴛鴦病不飛情增蕙帳薄愛惜錦衾違明知非久別眷眷且言歸

題畫

風起沙奔舟不行何人盪槳似鷗輕恰憐遠浦帆檣影欲動危樓鼓角聲

題畫送鄭肇修年兄歸閩

斜日疎林我送君閩山閩水隔重雲何當攜手燕臺上聞數靑天鴈一羣

戲作水車圖爲彭旦兮親翁

少壯追隨若弟兄老來猶憶舊山盟車輪不逐紅塵轉日向盧亭過水聲

聞石山戴攻瑕之逝

夙昔論交契惟君知我深當年奪席事此日策車心石向雲門出山宜雪路爭何當拔宿草一慟爲人琴

寄懷靈雨亭舊遊

靜夜扣僧扉關頭人語稀磬聲兼葉下茶火帶螢飛徑曲窺燈小亭寒過雨微石橋歸路近攜手共依依

送張含一侍御巡鹽兩浙

驄馬行巡秋色殷迢遙紫氣下函關新承　鳳詔恩光賁舊識鸞臺諫草還國計所司非煮海宦遊之處且觀山張公論事回天力應報東南賦已慳

題畫爲宮宗衮

聞道天台路渺茫翠屏千丈拂雲蒼隔溪坐語山居近何必崎嶇上石梁

送仁和史省齋司榷杭州

高秋別緒動郊原三載交情若弟昆冰署何嫌兼國計星軺不意指家園湖平石塔晴峰好關近錢塘曉渡喧獨念金門老方朔時將囊米待君恩

題四季景寄段含章

山雲如黛水如煙迢遞春陰映碧天靑紫紛紛車馬競桃花偏憶釣魚船

又

深山不待白雲封碧樹成陰翠欲縫却羨科頭箕踞者獨將靑眼對長松

又

一艇三人足唱酬天空木落喜深秋江山豈少開賓

客何事頻猜赤壁遊

又

黷淡山程不可期尋君踏雪意遲遲寒風墐戶宜高臥怪爾長吟驢背詩

送劉徵之歸溧水祝其母壽

羨爾寧親到里閭籬開徑曲菊英初三公不易南陔祝十上誰憐北闕書負米遠歸依石臼（湖名）望雲近處指東盧（山名）何時共酹中山釀拜母登堂訊起居

中秋坐月（時余寓已三遷矣）

中秋三見月客舍亦三遷靜覺天如水寒來夜似年捲簾分鏡影煮藥試茶泉雖有雙鬟侍離情終自憐

送銓部潘道也司権蕪關

知君直節動丹楓忽咏皇華寵命崇正喜車書同冀北何妨財賦問江東一城雲樹煙波上萬里帆檣指顧中心計持籌俱不羨還 朝啟事有山公

農舍山亭爲藍凫盟夫子題

野堂花竹想詒謀一徑誰誇二仲遊自是家聲傳海岱況兼國史著春秋卜居地近三珠樹識面人輕萬戶侯曾向龍門稱下士何時杖履許相酬

又

名高豈合久投閒不爲風塵自掩關槐樹從來占世澤桃花何必隔人間堂開闕里東西序學積淮南大小山策杖不煩方外去蓬來咫尺可躋攀

送彭旦兮親翁還南

黃河天際泛輕艖復向洮湖慰寤歌聚散幾年還佀昨行藏此去定如何人將白髮親松菊家近青山愛薜蘿莫指江帆重回首秋來滿眼鴈鴻多

坐月（時友人吳靄季病篤）

秋盡見嘉月更深倚戶看未能分皎潔且與共高寒碧岫將雲去黃花抱露乾呼朋方病臥清淚溼欄干

送李月枝督學兩浙

秋水冰壺見此心知君聲譽重球琳燕臺駿骨誰先至禹穴奇書喜獨尋東箭南金來遠近江潮海日助

高深星軺自動皇華詠會見咨諏遍士林

送温公瑜刑部司稅贛州

比鄰官舍喜盤桓莫嘆魚書道路難匡阜十年勞夢寐蠡湖萬頃自波瀾盡收符竹諸侯貢肯待梅花驛使寒嶺外珊瑚隨意入西曹執法久持寬

題畫寄李石臺夫子

圖罷秋光又早冬疎林捲葉見蒼松何時把卷春風側坐對匡盧千萬峰

題畫送池州四府張須園

心似冰壺澈底清蒼松百尺起秋聲白雲深處山無數九子高峰最有名

祝都憲龔芝麓先生五十

知君風格迥人寰鏘笏盈庭意更閒檻外青來緣得樹牕前翠積想移山運逢初盛詩篇麗身係安危諫草刪　聖主殷勤待黃髮莫誇五十尚童顏

賀丘拳青武會元兼懷援青

終童年少早蜚聲甲首巍然動　帝京自是將門原有種始知儒者可談兵淮橋燈火春旌舉江岸笙歌綵幟迎更羨阿兄文譽美翩翩先後聽宮鶯

孫兄寄梅花二樹

北地花偏早霜天盡落梅忽移雙樹至尚未一枝開春待江邊信寒憑驛使催故人誰健步著意為君裁

喜彭上馨來

何處新詩慰老夫知君作客歲華徂洲邊芳艸憐鸚鵡江岸垂楊吊鷓鴣短策奇書搜汲冢長門麗句問當壚月明無限滄波淚按劍還應及夜珠

送張義天南旋兼懷鮑羽六洪琅友羅姬生汪廣淵諸年兄

君如倦鳥自知還我望征塵未可攀出郭好山何處盡近關流水不能閒津亭月送南還棹驛路風催北客顏相識若詢余好在為言鬢筆媿清班

荊卿所待客不至　和湯若士十首存四

風怒淚欲立荊卿拔劍起天心如有待壯士不同死

陸賈攜劍過諸子

莫問尉佗裝千金豈在眼不見馬上公何曾事生產

王逸少

一片蘭亭水千年屬右軍至今哀樂性猶自感斯文

謝太傅

捉鼻未強仕聲名滿世間如何為太傅猶自戀東山

除夕得亦言子安維斯元善諸弟書

忽得鄉園字蕭蕭已歲除若非今日到竟作隔年書閒問庭前桂貧憐湖上魚冷官無一事回首惜居諸

匡菴詩集卷之四　　男宥容校錄

馬太史巨菴集卷五

溧陽馬世俊甸臣父著

詩乙巳　京稿

元日　賜宴

依稀鈞樂下雲端綺席分階拜舞寬二殿風來齊捲幔九霄露滴共承盤坤乾俯仰瞻高厚羹醴和同識若酸飽飫官廚非[redacted]獨將懷核幾回看

置酒初三夜

月影纔初就燈花語欲親猶存餽歲酒恰憶頌椒人卜夜偏爲旅追歡又早春窓梅遲未吐亦似畏風塵

化木上人話盤山

寺古春偏早僧幽我獨尋廚泉聞去住壁畫見晴陰鶴影臨風瘦魚音向晚深盤山泉石好何日許投簪

十四夜坐月得升字

青山亦愛月不遣片雲升玉宇清如水銀溝直似繩待朝甘假寐穿市媿無能漸聽雞人唱中宵自寢興

十五夜踏月又得升字

微雲不礙月興至自宜乘衢陌香塵接樓臺火樹升五侯先賜燭千佛共傳燈兒女閒呼伴追歡只友朋

十六夜留月又得升字

彷彿如吾里松枝繫錦棚九門三夜月一市萬枝燈

鳳下齊扶輦魚游或在冰君看霄漢上無限綵雲升

題畫寄史振昔

古樹根邊讀古書古人相對意何如山雲捲盡秋光晚正是茶香客到初

又

春來初見雨霏霏雲起西山映戶飛却憶茅簷溪水漲漁人披得一簑歸

得伯氏萬長歲朝書

纔見鄉人歲已除春來又得歲朝書別離自覺鬚眉改老大何堪子姪疎五載窓前無片雪昨宵燈下夢雙魚池塘草色猶堪賦怕向承明問直廬

藍免盟夫子預得吉兆索題

遊仙不自著圖經偏與高賢擇地靈千里山川成此宅百年忠孝預爲銘桑田波浪從何白梓里松楸覺易青卜筮未謀神已兆遙瞻佳氣滿郊坰

石景山

山高不數仞而登者以不遠登爲奇上下左右多出意表至於石門石級石洞石臺皆人力穿鑿無天設之巧不足取也殿後一壁削成上刻山崇石景四大字樓閣五重絕頂望渾河從萬壑來真絕景矣

出郭景已曠況値山光晴群峰相合沓片石何崢嶸到奇足不遑覓險心逾驚洞深若戶牖一一雲中生樓爭鸞鳥影河奔笳鈸聲穿鑿自今古蒼茫豈能平

月下看石壁同鄭野謀葉蒼巖兩年兄王文含劉與父徐若㷀諸子

峭壁橫殿角老檜緣其端月來檜影動蕭蕭使人寒
鳥雀學歪語凄清息羽翰天涯二三子適與在林巒
風波動感悟寂寞生笑歡仰眺塔影孤俯視河流寬
昨宵坐塵市已作隔年看

戒壇

余遊寺必先登山寺之無山者不喜遊也戒壇在山半其山最高而極樂峯又爲諸峯之冠有八洞皆在極樂下余以病足猶歷五洞俯諸峯俱若平地而極樂猶在雲表也

亂山盡如赭二月不知春樹杪出高嶺始與遊心親
石子滑行路攀躋還逡巡欄干繞碧殿廣麗難具陳
煙雲總一氣飄然置我身洞門在天際仰首摩青旻
向所覩群峰忽如積埃塵我歸僧入定此意將誰論

太古洞

太古民無所居以山中洞壑爲窟宅理或然也洞名太古甚宜而神僊之說予無取焉

過洞必留步開鑿知何年其名爲太古使我坐忘還
遠懷有巢初露居無一椽山中見窟宅何必非室廛
傳之億萬載此事遂茫然門闢遞成毀洞府乃獨全
太古所居地往往疑神仙或云棲鬼谷或云臥偓佺
豈知太古民於此爲坐眠詩成君勿笑心在太古前

佛手松

龍蛇難自伸遂作千年蟄飛騰鱗欲舞屈曲勢終澁
有時山風來已覺雨聲集白日在何處炎威不相及
千僧飯其下天香隨意拾色映山門深客至肅然入
殿隱綠陰濃階侵蒼翠溼再遊知何時盤桓更佇立

題畫爲楊大山年兄

岧嶤山色逼人青行到溪橋杖屨停飛去白雲心萬
里江天何限短長亭

題畫送孫賡伯年兄

蕭齋寂寂半雲函欲寫煙波興未酣猶喜梅花堪共
臥青峰碧樹夢江南

題畫送龍鶴州年兄歸楚

楚天南望不勝情飛盡浮雲翠巘生淡寫孤亭秋色
遠漢陽江上晚潮平

送黃來茹南歸

正是求賢日君何作旅人白衣誰論事黃綺未稱臣
出谷鶯聲舊銜泥燕壘新扁舟三月暮猶及故園春

迎午

雨歇山光出流雲猶未收星年頻過艾霧眼且觀榴
紫燕嘶晴陌青蛾倚畫樓都人紛載酒彷彿侶春遊

黃荷花

紅白紛紛碧沼旁伊人顏色近中央誰移昨夜東皇
巧忽換前溪西子粧學士賜金思刻燭湘臣遵水願
褰裳應知太液恩波厚染得袍痕一樣香

夜讀高淳邢孟貞詩題其卷首

萬頃淳湖遶惟傳邢昉詩家臨煙水上心許野鷗知涼月一庭積白雲千載思伹君吟詠與多與素交期

悶雨

虹腳仍生雨雲端未肯晴梛煙牽荇帶竹響雜蕉聲客思憐浮梗鄉愁問市秔荒田湖水畔聞道未能耕

題米家山

正苦無錢可買山誰飛遠黛落牕間米公不用生公法自拂輕毫點石頑

坐戚之姪小齋

感君時憶我作客竟如家細浪吹荷葉涼風到荳花城陰連迴閣水氣抹飾霞高枕情何限塵途望正賒

移居後作

深巷少人事終朝獨掩扉依然新月上所惜故山違漏點聽來近軒車過去稀回看烏鵲羽猶自戀南飛

鳳仙花

荒階何意對芳叢朱白參差在眼中尚綴繁英遲午蝶已憐衰蒂感秋蟲題從凡鳥飛蓬戶染向佳人誤守宮美爾嘉名應有待奇毛誰去問超宗

壽得讀書秋樹根寄受業諸子

易爾冬牕讀閒塗秋樹根空山生靜悟落葉掃陳言唱和聞歸鳥丹鉛動石痕連牀兄與弟正似孟家園

廻文和友

紅顏卸鏡對寒蟾薄意人猜枉恨添叢淚竹聲風送院暗花桐影日垂簾同翻怨譜餘新曲織盡愁絲理故縑空遠睽舟維水淨楓丹暮望隔山尖

野蒼至寓

野蒼自虞山相別歷遊四明九華更爲稱道黃山奇勝使余神往

白足三千里蕭蕭一老僧四明朝捧缽九子夜燃燈大地風沙遍諸天雨雪憑何時隨錫杖身在萬峰層

又

童子黃山夢老來遊未曾瀑爲簷下雨松作石邊藤徑斷梯還接雲廻岫欲蒸若詢奇勝處歷遍始能譍

捲簾

捲簾碧樹自周遮野雀無巢噪晚霞妻子此生翻侶客山川到處卽爲家城陰漠漠依雲闕漏點沉沉對月華鄉信不來歸思濶一庭清影落槐花

送王九青年兄還扶風

歲歲花前共舉卮比肩情誼侶塤篪傳家亦是扶風郡歸院同賡湛露詩今去白雲何處盡古來流水此心期平生未敢忘終南預卜他年載酒時余家世爲扶風郡

又

西都賓主有同聲作賦誰能擅兩京雲起燕臺聽去鴈花開鳳閣聽求鸎著書氣奪函關紫折柳思縈渭

水清我夢田園歸未得河梁攜手不勝情

寄邑西寺迸石上人

祇園佳勝抱林巒相憶城西問講壇雪近窗梅憐石瘦風吹岸竹映池寒青鞵布襪遊情好雨笠雲瓢淨盼寬何日蔡瓜尋舊約題詩不待碧紗看

鄉信至聞楊棫昂醉溺泮池而死

但予宜長醉招魂失所從狂疑天地窄死遊鬼神寬泮水老仍戀酒泉君自封貧交漸零落轉眼少人龍

友人自遠道還志慰

燈下語何頻交情別更親三言投杼事萬里賜環身地遠青山好文奇白髮新　聖朝無棄物終欲起孤臣

中秋雨後復得嘉月

長安新霽動高秋斜雨疎煙漸欲收夜靜天隨清漏永雲廻月作彈丸流似憐鬢髮增衰白偏向關山照阻修露氣侵衣思早臥寒砧何處起鄉愁

題畫

江南二月水如天積翠浮空遠岫連何日清溪閒畫閣坐看小艇曳春煙

又

秋林一帶熠寒汀為問遊人鬢幾星送子登車歸路好蕭蕭落葉滿長亭

又

雨拂高崖雲渡溪茅齋不掃淨無泥鄰翁傳語春潮漲只在平橋煙樹西

又

溪廻徑淨艸亭斜層疊煙嵐染暮霞石屋洮湖天萬里不知客思在京華

又

歷盡蒼苔捫翠屏高林寂靜暮雲停偶然留得閒題詠便是青山萬古銘

又

停舟獨坐看丹楓心在清江煙霧中望裏村墟若圖畫桃花何必武陵紅

又

我對西山千萬重興來閒寫玉芙蓉停毫忽聽窗風至疑有泉聲下遠峰

又

青山數點入遥天溪淨沙明抹曉煙日日垂綸知有意風波不到釣魚船

又

非絃非指檻邊生知是松聲夾水聲聽到聲聲清絕處更逢天外晚鐘鳴

又

陰森灌木草堂斜半拂雲痕半染霞正訝峰迴溪又
轉飛樓恰侶歇浮槎

又

翠巘層層躋碧陰飛泉一線入遥深抱琴好向溪亭
去待和高山流水音

又

透迤山色萬重青不動游塵戶自扃欲看幾葢天半
雪梅花頂上着孤亭

匡菴詩集卷之五

孫男 紹祖 遜祖 校錄

馬太史匡菴集卷六

溧陽馬世俊甸臣父著

詩 丙午 京稿

早朝

殿角明星帶月稀曉光佀許認天衣 玉輿聲動
熊羆集金拱晴瞻鳷鵲飛花入御溝流不盡香飄仙
闕去還依趨 朝隨列㡘無補歸向菰蘆夢紫微

雪

猶然朧月皎何意雪齊苦忽奪平林色能埋遠岫尖
履聲千戶澁寒氣一冬兼亂舞多堆砌斜飛却渡簾
天心看太素物態共幽潛雀立憂巢墮虫封學紙黏
林非因我貴薪亦笑人廉薄佀欺衣絮輕偏壓帽簷
冰初池已合粉後壁頻添玉屑傳宮額銀絲映客鬢
龍蛇何處蟄螟螣此俱殲午夜還飄燭豐年不待籤
平生喜嘲雪漫道刻無鹽

竹枝詞 倣徐渭體詠長安景物

太平時節鼓鼕鼕白索光中跳小童怕說曆頭開字
到要攜書卷入街衢 正月初小兒擊太平鼓跳白索

又

相約丞橋艮夜遊月光何處不淹留橋邊月暗心驚
怯聞說如今又放偷 元夕婦女夜遊日放偷

又

北地臙脂貴不多只嫌白髮伴紅羅欲問前園桃杏價後園先許種頻婆 貝姿者欲養其母終身

又

晚粧夫壻不教隨閒逐前門女伴嬉摸著釘兒心暗喜身旁小妹已先知 元夕婦女至前門摸釘俗云宜夫宜子

又

紙旗百隊賽龍王報道前村麥子黃四雨三風不休歇竿頭囑付掃晴娘 祈雨時小兒執紙旗歌麥子黃雨不止又剪紙為掃晴娘

又

茂先博物已無聞誰辨岐陽石鼓文太學門前朝夕過不知蝌蚪竟何云 詠太學石鼓

又

我自囊書君佩刀相逢陌路漫勞勞大風捲撥吹塵起不識西山何處高 詠車馬之盛

懸蘭

瘦影離披下屋梁飛來疑是近三湘曾同谷草羞為伍若對盆花不肯芳側掛鸚哥應妒色尋巢燕子易銜香紗窗數葉知誰擲淡月相隨轉畫廊

驪駒 客辭主人曲

驪駒鳴客心驚逐長日易晏旨酒莫再傾

客無庸歸 主人留客曲

客無庸歸僕夫告瘁馬亦饑東方不可辨繁星猶未

稀

題山水卷

山靜溪水碧扁舟任所往身同孤鶴清櫓答羣峰響木落翠更深幽人時策杖鐘聲生遠近蒼松摩霄上地僻侶太古迥然隔紛攘何當移家去信欲辭塵網高亭縹緲中秋空景蕭爽坐語憩風崖行遊披雲幌風雲舒卷盡天水平如掌五湖楊柳岸忽起歸帆想

彭宇先親翁南旋東寄尊甫靜涵先生

先生書舍在城南時步前溪眺遠嵐天以山中遺一老人於花下羨多男吟詩春社聞求鳥作字秋燈細似蠶丹穴鳳鳴知有日高情何必脫朝簪

長干僧來

花前書到病能寬雪後僧來景更寒聞道蔣山松栢路猶留明月照長干

又

猶憶焚香靜掩帷婆羅樹下日華遲老僧何事攜瓢笠遠向金門覓故知

皎月懷人

皎月懷人清光可依風雨懷人中心如饑微風瀟瀟微雨漂漂懷人不見坐此中宵

偶題

池邊曙色逗窗牖開鏡清光經雨後新苔弱柳動如

煙錦石繁花鋪若繡烏皮淨拭撫玉琴簷前翠撥遜
天岫一曲新詞和者誰閒聽鶯燕語晴晝

答狄陶鄰觀察

猶喜彈冠近　帝京西來烏羽自芳聲月明汾水流
絃誦雲起驪山望旆旌問字同分江左譽論文不道
宦遊情天涯幾度春風裏刻燭裁書感舊盟

為友人題趙孟遷踏雪圖

灞橋清影帶遙岑人與梅花共此心萬里煙雲吹短
鬢百年冰雪助長吟高名不許袁安臥好句應同孟
浩尋客舍相逢予亦老勝遊何日慰投簪

碧玉裙帶曲

當年定情眾推姸予帶寬何期纏綿姿翻作他人權
帶寬還自結權割難獨任明知情易衰誓畢百年心

織絲曲

新縑故縑妾不知妾心恰侶蠶初絲絲長絲短從伊
織只憶纏綿作繭時

杏公兄南歸賦此預祝

長安朗月喜披襟復對東籬酒滿斟生辰在九月半世山
川遊未倦百年圖史愛偏深賓朋傾蓋多膠漆伯仲
聯吟比瑟琴何日杖藜煙水岸扁舟共遂五湖心

自題畫卷

江南風景幾時還終日濡毫只掩關閒道長安車馬
客相邀遊我畫中山

又

身依魏闕志江湖信手煙雲入畫圖錫我青峰連
石屋不須圓嶠與方壺

贈陳醫生

靜看圖史列閒屏大隱名高戶不扃階下種花時滴
露山中秤藥肯爭星夙知學博書多秘賴得心慈術
自靈客轄盡投君未醉青燈細字寫黃庭

鄉人來感懷邑中舊遊歷諸地伏枕一一問之

問滄嶼舊有孟郊齋薇詩

六齡識滄嶼能讀孟郊詩尚有荒臺在遊人非昔時

問芰園

自愛芰橋月尋幽得小園欲詢興廢事桃李不能言

問秦橋伯父海國所居今其家已毀而百丈溝水猶流入園中

策杖人何處難追少壯遊多情是溝水猶向故園流

問雙溪祖居舊第

舊閣枕溪水高曾累葉傳獨憐住塵市翻買雙溪船

問西塘外母氏里

山川所遊歷皆侶雪鴻獨有西塘路時來覓夢中

問凸山先人墓地

不忍望山色松楸間白楊天涯遊子淚莫問墓田荒

問馬塘余讀書舊地

勝友已[illegible]散高樓誰復歌馬塘風雨路寂寞鎖長河

[illegible]湖蕩 正則兄所居今正則已成故人

湖上詩人去村邊樹影閒惟留野田岸僧屋兩三間

問水西

丞相祠何處荒荒對古村村邊諸父老能得幾人存

問芝山

山是眞名士終身不買名洞門春寂寂聞說有人耕

問崔炌 予向欲擇居其地聞已爲僧所得

勝地堪投老茅簷繞竹林空中誰卓錫悵望白雲深

匪菴詩集卷之十八終

孫男 紹祖 遹祖 校錄

〔清〕張宸撰

平圃遺稾十四卷使粵艸八卷

五石齋鈔本

此本鈔自何蠖叟所藏本有題記云嘉慶己卯春客金陵寓宅堂先生於
假鈔閱未竟為魏默深所采入經世文編知世士村香明上海徐紫珊家
有之於國間生任上海道移奉借鈔寄都蓋遂年於此得此書之難
如此而三易己先後林吉人見歲寅已未初寄蠖叟偶記于津源精社今考
徐紫珊文集有上海張青珊云集知於嘉慶二十五年十月上海方問蒿潭張宸
所著文集三十卷書中寫字副本以贈何蠖叟其藏本時所用寶鐵氏藏本照
定不能寫畢其理新事作為篇此本之篇為人所新未載同時新刻此書四則
此本亦列出二則唐作定本蠖叟所采入經世文編今之文編一百十三呈淞江本
請書議及史問議二篇而標名經目未刊書珊之書或偶然遺忘門人譚之號
為書集末代五月易令吟北紀日記一篇紀年左書珊已沒之後次成書珊所作
不知何以落入所文不可解矣此集是僅諸初學國丙子八月寫竟為男
循本事有此 亥事居士書于海淀孟石寓

張平圃六十壽序
士大夫立於朝廷之上，上以事其君，下以交其友，俯仰之間，使
咸時昔益不能不測迹于我平圃張公也。公方以諸生游京師，
公卿大夫士見者皆側起于時。策名皇途，酬對不一，而旬與平
圃接蹶覺爽氣弈弈在人心目間，益與畸人異矣。未幾平圃鶚
起，承明贊綸扉，制草時罷帥方虎踞雲間，莫敢嚮邇。言路指摘，
奉旨駐劄吳淞，而勅書仍以駐劄松江，請公入署繞三日，簡較
其文，並白主者，下其議兵部。兵部莫敢夬。吾平以駐劄吳淞請，
自是啟
主上之疑，而鄉邦之毒以去，誰之力也？武林妄男子上飲章告
吳中士大夫語多不經，皆深中當時之忌禍，且不測。公注而號
于衆曰：孰是而銘介生而戊亥之交，虎卯猶列於會耶？主者以
此詰之，其人無以應，而瀰天之禍以平，吳中人不之知也。
端敬皇后賓天，
命繕御祭文，已三上草矣。
上不懌最後，乃命中書具草，公援筆立就，中有渺茲五夜之歲，
永巷之聞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後誰人？
上讀之，參吁稱善，卒用公草。安南國既封莫氏為副都統矣，最
後黎氏出稱為王，命公制草，公言於主者曰：嘉靖十九年興大
兵，命大臣求黎氏後不得，牧降王為都統，救莫氏。今莫氏繳勅

印换給理之當然黎氏無所繼且無左驗一時並封恐遠人不
安主者不之省黎吳相爭無已時至煩命使鐘樓告哭祭火神
公制草奉
旨曰好綸扉之草無有奉
旨者有之自公始亦異數也贈官誥命自順治二年始積至十
八年共一百幾十道科臣上疏請公請獨完之三晝夜而已畢
事蓋公英偶不羣之氣行之以學問遇事了了類如是也自後
東英蕩之節頌
詔學東藩王見而肅禮使道過家奉母太君北上值考滿中翰
三十九員中裒然獨以一等遂
賜幣加級遂僑矣曹履任纔十日而太夫人病劇公哀毀骨立
遂遘奇疾當是時予與柯公素培許公青嶼何公鋌音施公研
山經紀其行遂歸葬其親而以身許國也補官之日值
上求直言公上兩疏其一則請擧共己之客矣二千四百人後
以巡海章京請留因弃擧之其一則請停謫助紀錄內有朝廷
既設流徙之令以懲其犯贓復懸錄敘之令以獎其有贓等語
為時傳誦而北去官則在覆欽天監楊君一疏益楊君謂皆捕
法嚴意非不善至欲令縣官給百里往來印帖時時鈎銷則必
不可行之事也公為之條上別白言所以不可行狀
上是之而楊君特疏糾參
上以爲馮職官
嚴旨切責之乃已蓋公自立朝以來無日不以國計民生義形
於色而遂以此觸忤主者致政還家無論知與不知無不為公
稱屈而公遂逍遙歸里我輩之不幸公之幸也迄於今尚有遇
事直言胸無疑義如公者乎求之朋友不多見也至疏請移
封兩代
綸誥而後遂裝歸里又且七八年始為六十之壽里中交知咸
以祝嘏之詞屬予予為述其事之可記憶者如此語曰有大福
於人者其後必昌公試讀予文有隻字涉諛否也公亦可以自
豪力為善而不逾其志矣遂張其語於屏障以告主爵徐元文
譔

自序

今之求文者不必論其工與拙也官大而銜高則求之苟官不大銜不高雖有子雲之沉博史遷之峻潔昌黎廬陵之一代作者不過而問也而所謂官大而銜高者亦未嘗自為文命其時之賤而無事者苟能了數百字乡吉祥善語即取付其人以去亦不甚省覽其命之也一似役丁之無時日之需不俟興會之來或投箸徹食或剗燭命箋了則欣然持去予嘗至人家見大高屏大軸或石刻碑版之文視其標首及尾後列銜即已不甚觀其文以予之不覩知他人之必不覩也而況求者之不必甚工命者之不甚省覽乎予生也賤在都門無一事可為間有一二顧者之文則往往以前所云者見命命即投箸徹食剗燭命管隨手付去鮮有存稾然敝楮敗麓中亦時有之江子若文嘗語予曰以子之才而不自為文乃以文備予予愧之然江子能自操持有觸者之求則堅拒不應而求者亦因以加少予不能為江子之所為而好為人傭可嘆也夫古之為文者上以明聖賢之道前後帝王治亂之所以得失下亦發抒己見務明其學以與古人爭尺寸之工即其應酬之作亦與其人相知流連興感隨觸而發是以後之觀者見其文如見其人而并見其所言之人為今所言皆不謀面之人而又語氣情實皆代為人言即予之性情面目已是不能自見而謂人見之乎間有己作亦以

官卑秩冗無與於當世之故無題可作加學力淺薄不能啟發前古之所未明譬如傭工者終日皆精耗神以應主者雖武乎自剗鏤忌以自炫其私亦強努之末矣表弟劉西威璧兄塔輩來京檢敗麓中錄予所作予故為之述其詳如此終無以解汪子之譏而以其不工傭於人也時康熙甲辰年十月張秋舟次記　平園張宸

平圃遺稾卷之一

上海　張宸　青瑚

頌

鑾輿幸魯展敬　先聖頌 代

歲維甲子律中應鐘
皇帝舉省方之典大駕東巡遍經泰山巡魯郡親祭　至神先
師孔子於曲阜上儀備展扶輿攸隆生民未有之聖闕發
精徵百王有待之徽聲光皇脊洵越古而爍今者矣旋九
衍聖公請輯爲聖典永垂萬禩分命儒臣各撰詩文綴於
卷後以昭崇儒右道至意小臣不揣拚鄙奉
詔悚惶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子睿聖道協文思五辰既序八表咸熙鴻猷顯爍湛施逢湧
心與天游化幾風動弱勁獄狩行紹衢摳巡于吳會奠厥黃流
躅丁昒祖存老問舊萬象昭蘇庶徵暢茂爰飭
龍旂載馳鄒魯理義蓄畬詩書執圃宣聖之鄉闕里宅中高山
是仰景行適從翠華所經鮮雲瑞靄泗水先河凡山領岱禋祀
所秩四建六朙文陰䆁奧寔本典儒盛儀所手撞鐘伐鼓喤喤
鈞奏洋洋萬舞乃
御璘堂徵言興義東服冊書聖垂至意乃瞻法繪穆如晬容深
衣韋甫聖表遺蹤乃展嘉　龍茯瀹爵松栢凡丸聖留永宅既
宏大宅施及子孫紆青拖紫蕃錫攸存復宏德造阜於三氏無
小無大觀光拜賜親灑
宸翰焜耀奎章九音韶濩大雅琳瑯特揭儒宗超越萬古書邁
銀鉤我憑玉斧以聖遇聖淵源則符川皆印月斗必占樞以
聖闡聖後先九照成性如神果行尤劭易簡因心闔闢旬運兩
施雲行體易爲蘊精一遠紹謨範同歸建中立極以書得師敬
乃日强誠惟儼若端拱垂衣安禮斯約民安物阜函夏雍和
皇情愰豫詩合賡歌
帝德惟仁恩昭錫類哀萬國歆孝經啟瑞
帝猷惟義風高匡正奉三無私春秋法聖凡此聖學統苹我
皇宗闡祖洛　玉潔珠光崇道以實悉屏綺文漢高牢祀曾何足
云體道以身親爲質封大會諸生東京末事褒揚無致觀文化
成受衍洵淪漸被黎蒸郅理有融天不愛寶慶炳蒸蔚河圖鳳
鳥泰占景運咸五登三與聖賢稱與天地參純嘏之常自今伊
始拜手萬年維
聖天子

聖神省方來遠頌并序　張宸
粵稽帝治肅皇儀象等于兩大王猷麟炳休和普於六符
假玉簡之文神功莫繪恐銀毫之筆聖德難名是知涓勺
流徵無以揚波滄澥土壤塵細何由益勝嵩高欽惟我
皇上璣鏡高懸璿珠親握臨御以來爰登三紀天事既正人文
適隆首出而叙彝倫作覲而晉化理益義皇氏之觀法也
五材戢九法安氏陟喬嶽而遍省方受河圖而成調曆益
軒皇氏之立極也協和既稿郅隆九瑧煦嫗不遺於跂蹻
仁覆曆周於黄叟益帝堯氏之如天也百揆時叙庶績咸
熙執象惟美夫清明職要無虞乎叢脞益帝舜氏之省成
也術歟尚哉是以玉燭曆調四氣爰徵咸若珠躔畢協五
辰先奏先齊瞻圜衷之華平同歸清晏睹增前之蓂莢永
報甯長尉侯已一於東西聲教尤翔于南朔光乎曩牒炳
厥昌期矣顧茲喀爾喀者本邊方之别部繁
盛世之外臣向脩貢獻之文非施茅蕝初無同會之令未等叙
蒲族因族類兵爭以致凋殘勢迫我
皇上覆同紫極戴等蒼輿周恤與慰勞兼施勸曉偕護持交至
，務使無雷之城咸遂生成豈令戴斗之鄉獨遺光被
恩既洽肌而浹髓
化斯搏顙而傾心願率邊氓趨朝

王會
皇上念欵誠無貳來遠胥傳天經撫納有宜招携必由
宸慮特整翠華以臨元塞微茫沙草得霑雨露之香嗿暱邊鴻
喜傍旌旗之色統仗而迎者千帳欣瞻五色雲蒸環衛而
竭者億家懽聽萬年聲溢乃舉燕飲以昭慈惠旋班爵賞
而第崇卑駕馭代存既旂分而部析
誠詞尤至還謹度以保邦崇金石之名言作丹青之大訓書來
鳳紙煜爚光騰製出龍文典謨法在所以殊域攄忱願殫
忠於世世遐陬獻悃期報　于繩繩者也昔者禹征苗氏
聲罪致辭湯服氐羌制命有令以王來尉佗於粵海僅藉
陸生招疏勤於玉門祇憑司馬猶書之汗竹侈為美談而我
皇上欠鏃靡遺邊陲底績似此
睿謨豈猶常算猶復深思更有固謝循文辭大美而不居衷沖
懷以若谷化兩儀所未化越古超今臣五帝所不臣光前
軼後至矣盛矣皇哉唐哉微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鑠
皇猷與天同運函覆萬邦子育兆姓通既不遺遠亦無親遊于
大同曆正性命六合之內熙恬太和階符協序府事升歌銷烽
灌炬蕃泰藝禾民物交遂景福孔多維
皇敬勤勞深中戾清殿談經細搏浴德宣政之餘怡神寧謐垂

揆之辰屏黜燕惡維
皇仁愛睠氏猶傷賜以祖梲敎以揆種天無儉歲詹韶樂康兆
無槁壤草木年昌維
皇振興猷為具舉禮樂燦明彝倫揆序士肅於庠文章咨興戎
肅於伍蒲錡在禦治功允洽化馳若神惟茲北部藩慶勢臣蒙
古別柔壁昆比隣介恃厥衆獷悍難馴旋屬兇爭旋趨凋敝沙
海無垠雲山有燧戈鋋不已喙奔相繼蒸化維新文臂受事
帝有恩命肴乃恫瘝周其困之濟其阻飢牛羊束帛頒賜爾須
兩珠兩玉大澤與俱
帝有德心令歸永好使節遙馳輶褒載道遊假驛旄安茲牙纛
拯恤宏慈于斯再造如天之賜淪浹有加輸誠東向魁首
王家舉國內附願保荒遐率厥兄弟請命龍沙
皇鑒其誠咨納則爾撫綏有宜拓濶有紀慶賫所垂德威攸視
我曰
宸衷經綸就理乃勤七萃用整六飛時巡玉塞振策金徼數十
萬衆趨覲
天威順迎仙仗伏謁龍旂茇
勅名王職維要服五等次分七衣同襆乃覃需燕肆璈原陸錫
之酒醴侑之麋鹿重頒法戒誨勉諄勤遵道則吉非理斯邑爲
爾忠孝以裕後人寶爾信睦以和等倫大哉

王言典謨同壽赤刀非珍天球是友至哉
王度健順均偶仁與義偕養與教厚請書慄悟彼者銜恩天心
臣節貽厥子孫作我外翰永保北門橐弓臥鼓右食左粥稽首
虞廷苗民來格遐及夏書毖搜即宅氐羌來享光于湯冊彭濮
會從昭茲武績我
皇神聖千古同符功該九有德秉三無承之以謙守之以虛增
輝寶籍益盛瑤圖真如二儀并矜化育亦如兩曜弗後照燭洛
濛
宗儀敬遵
祖蹈揚烈覲光執規抱蜀常凝純嘏出震乘乾明堂載啟衢室
是旋雅歌湛露風奏薰絃丕基永永於千萬年

瑞禾頌 并序

臣聞聖治馨香通卜盈寧之兆皇風翔洽遠昭率育之徵北里
爲其良禾祥占大有部上登夫華黍慶協屢豐九叙既已時歌
百昌于焉順應姿凝中野猶堇掩映翠旌穎合上林玉穗分披
朱草永惟孚錫夫豈人謀欽遇我
皇上三紀化神億年符寶念恒求乎民莫治首勗夫田功踴自賜祖
萬國脊露甘澍救災弭患三泰幽熙熙陽神禹鑄金患無鐘石
觴于莊山發帑恤元旱以瞻孤耿壽昌糴裕常平法行寰海朱
元晦倉周村社儲蓄釜鍾陋鮒涸斗水之呼遙雍絳汎舟之役

斯化青烟於白屋寔樂茨蔡而膽赤地以黃粱泯惟兩粟者也
是以股流協氣瑞兆康年哉而風坑土膏奄觀鉏艾古北剪耨
寒旱已賦盈疇喜農務之餘閒修稱禽之盛典建疏苹鳳臨彼
白狼唯渝關地接枌榆氣雄五米灤水流經山海候肅三秋來
日馭而振天行藉于田而秉蔚欽雲鋪萬頃竟様雙起之祥風
灑千畦彌順吠畝之異穎粟並茂無煩御史員郎務隸同豐益
信種分沃野封良疇之眇稼穀疑五里之閒香覽嘉穀之連枝
配羡三苗之合秀氏事勤而裕矣
皇心顧而樂之謂草木之英朕所不取而黍穀之富農實攸資假令
禾茂玉山露囊米獻豈若邇迎金勒雲子含秋宜頒示于臣工
更洛茹大勸稼芳騰皓露甫親九就繁纓本肘瑤筐遠映六階
庶采允矣哉事大哉
王言首者漢樹華平嘗夸上瑞唐松偃蓋亦頌嘉祥萬民十國猶
尚皇于戟筆茅生三脊尚慶炳乎史書而況異畝同莖產自紫
濛興壞駢珠結粟呈由元塞神擎辭大義而不矜却浮文而敦
本真所謂如天況復弗居育萬之功法地含容詎識作甘之利
虛邑允符於文命智仁克配於欽明矣 微臣濫竽東觀濡翰西
清欣禾穀光照九阿偕榆廉音府一得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有六氣以成歲功
皇有八政以滋合宮庶徵九若海甸和同農卑之祥歸于大德熙民

春臺熙民旭日雨玉雨珠民安食息福應之集感於幾先不愛
厥寶運兆共年錫秠錫秬
王化攸宜歲在涒灘日躔鶉尾我
后時巡飈從雲起遙指螺峰斜臨隼耳龍旂舒卷草木生欣涼
風長肅液露宵勾寔我禾稼育我烝人緬彼原田離離特茂共
本而榮岐枝則秀穗已迎霜光猶蘊畫萬畝如一千箱可期虞
龍紫蓋禾葉秋催庶資粒食永樂萬會
皇心載怡作甘是好品彙匯珍氏天是保勞瘁所遺風雨默運
期門飛鞚頒示臣僚尊茲稼穡戒爾逍遙矜符詡美毋進
廟朝
宸鑒朗融超作千古統萬函千希三登五瑞草醴泉紛綸莫數
粵昔皇農誕生嘉穀土鼓迓和耤鞭施木美製穗書適並芳躅
迄逢姬室符正階平所其無逸迄用有成嘉禾作誥合穗建豈
聖代兼之事尤獨盛虞通
帝鄉姿覲御鑾靈稼九蕃耀枝斯慶
帝懷沖抱遜美不居秉盛若谷受厥有餘穹壤比度日月常虛
神億興歌自今伊始龍山柳城雕題黑齒比戶宜封大同可俟
既調玉燭彌奠金甌穰穰之賜秩秩之猷乾恭肆暇翼燕詒謀
蕃庶有徵瑞斯上瑞氏依適勤治適永治靡我三登敬告萬世

詩
恭紀
聖神服遠殊域歸忠拜手恭紀二十四韻并序
皇上乘乾御極闓澤翔洽至理永熙玉燭光融既雨風之時若瑤雯
朗靜復景慶之星陳府修事和燕及休徵庶采氏安物阜鴻猷
德洽神符炎嘉樹之華平偏陂胥化交霊禾之穗合遐通均豈
內治遂以外寧文經秉乎武緯蔚符在御銷兵氣為榮光尉候
一家息邊烽而樂業西暨岷山之表東包嶓木之鄉莫不將額
輸城夜郎自撕其大交臂受事日逐修貢于王顏蒙古氏之通
詆為額魯德之種類遠憑沙磧近阻伊凉豈等為孫潛盜兵于
絕漠窜猶黑蠢甘逞志於隣邦我
皇上正以訓辭威之神武拯阽危以堅內附宏青省而啟自新遂使
青海游魂喙脅無地遂見全徽別部稽首傾心舉于帳而款關
同九姓以靖吏都護方嚴戍守之備
聖人乃覃涵育之仁謂鵝塞窮蔡叢伏露零風漾之域而雁臣部落
詎遺天覆地載之間俾遂生全龍沙春暖仍存駕馭虎旅秋閒
爰勅理藩之臣庶茲屬國之眾指顧而誠服何日從容而化訖
無需旨者漢禮呼韓曾徐望之闕議唐徠突厥亦傳師古訏謨
皆由百戰餘威僅致三邊脅靖乃我
皇上不煩一矢坐式九圍決勝
廟堂清謐山而恬瀚海流
恩荒服臣望首而穹背胸若傚皇農猶風沙之自縛如稽虞舜仿苗
氏之來庭天光耀而庶卓迎晞眾志和而飛音華西功成俄頃
感徒背拶試全繩而炳然並緗編而蘇弁欽臣才慚班管莫修
王會之圖職忝有黎虔賦神功之頌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帝德參真宰高垂軒帝家階平天下理符正日中昌偃伯
靈臺叅歌風
玉殿長光華崇禮樂阜育奠耕桑
澤已翔寰宇
威尤震朔方千屯新北部萬騎舊西羌保塞從元菟歸
朝致白羊傾心修職貢膜拜恪趨蹌漢拓金城郡唐收鐵勒疆
何如神不戰竟乃邁于襄
帝度宏涵覆
宸猷含混茫理藩承碩畫邊帳靜遐荒野潤馬馱庶秋深鵰鶚
涼背共水草便
賜以稷穜康瀚海清游騎龍沙隱厚防無煩中役外直受享眾
王浩浩黃河曲嗚嗚畫角霜國門逾萬里卒土戴
天皇在子前咒會執牛露犬將瞻依方自喜作忌竟相忘稽古
功難繪徵今
化莫量誠氏弋甲畔

柔遠羽干揚
風后扶丹轂居霄翩紫鳳億年
堯舜王瑞扶旌明堂
賜觀
御題署書四額恭紀詩有序
先是
上允豫撫關興邦請
賜中嶽廟額曰嵩高峻極淮瀆廟額曰靈濟安瀾禹王廟額曰
功存河洛孟子遊梁祠額曰昌明仁義至是書就
召詞臣入內殿審觀頒給焉臣聞性與道合理通三極之微文
以化成義備六書之蘊體嶽川而定位流峙同觀尊賢聖
以覺民俊先並茂足知崇功闡德憑揭乎漢雲滙秀騰芒
緩紀於日月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祥生
堯棟薰洽
舜琴
德裕日新丕煥丹文緣字
聖高天縱九儀玉質全相圖獻游魚神枝還照大軒代歷紀彩
鳳禎符適顯乎昊廷羅冊府之星輝秘深芝檢坐蓮山之
靈氣香展芸編固已賾綜九邱裒秀之山川無慚博該百

氏班掾之人物空分振筆而驚龍翔鴻毫而金壁耀者矣
乃
允豫撫之請爰垂
宸翰之頒維中嶽秩等三公太室殊峻亦衆水會由四瀆淮浦
紀靈俯女几而瞰其茨崇朝倚雨逸荊塗而原桐柏向若
歸墟至夏王烈懋隨山如孟氏功存黜利遠追行水依然
達河浮洛之遺近考游梁卓哉由義居仁之旨在結融有
象明馨統會
皇衷而祠廟分崇褒天休逢
聖世爾乃四言揭額八法宏通顏墨和調既烟霏而翥鳳姿神
動逸還學海以游鴻超聖入神自有庖犧授畫龍今罕古
何物顓史胎模震煜爚乎寰中表裔呈於天上晒漢家之
光武御札十行啖宋室之至和飛書六點延有
天球至寶賜觀法從高班微臣濫厠西清情焉垂露瑤窺東觀
眩矣凌雲歸審鈎波欽運用骨由至理恭尋模楷悟乎句
悉本鴻猷邁柳骨而勝顏筋光搖銀海捧芝英而儀鸞鵠
彩照玉山譽之為在西中惟向虞階而忭舞州名九秀恒
依
聖域而鋪棻炙斯至乎覩莫大矣竊不揣媕陋誠惶誠恐拜手
稽首而恭紀以詩曰

文思合
聖性藻采動星躔萬象光芒渾層霄綺罣鮮淋漓盥瀨氣揮灑
趾飛仙霽晚澄懷滄和風妙運宣典章戚秩古褒德迴修
皮二室崇諸嶽三光顯異禪岑秩黄蓋起水白石淙滌引
華選招岱所周却扶燕以磁標峻極無復數嵯峨左顧逆
花麓中濛桐柏川莊洋時湯湍激沸間洄漩昔隱蛟鼉宅
今浮汴泗船安瀾民有慶瀾下濆　然山水環疆域隨刋
奠術阡勞推夏后氏浴奏舜皇年流鑿龍門外導流洛澗
邊平成功莫娓俎豆報寧遷聖遠言將墜軻生統獨肩本
仁存正教祖義御弋鋋早應柔庭聘方知鄒國賢人心回
陷溺氣化幹迭遭靈淑寰區仰景光豫土偏
宸衷勤寤寐
睿慮極精研宏闡無遺蘊品題詎偕妍
日華同炳炳
王道共平平結撰通神表經營託細捎雲藍名紙 新滴露麟角名筆
舊飛烟八體真源徹千尋逸勢騫飄揚秉勁健扶石竝奔
泉畫溯河圖獻書摩蒼頡傳鵝游良自適龍跳敢爭先善
為人同樂高因早聽使斷我恩月斧
賜覽及班聯縹緲蓬壺地清虛忉利天沉沉移漏刻冉冉萬羅
烟拭目欣懽後撫躬拜舞前百 王師范鑄衣炙藉陶甄蝌
蚪奇匪寶岣碑與漫鐫奎文瞻我
后象緯燭垓埏諦審臣 何幸趨蹌厠入磚

古風

何山之高為崇祀沈繹堂太史尊人鄉賢作

何山之高而色蒼蒼何水之清而酌彼滄浪嗟德音之不暇兮
沒而祀於鄉　沈子之國昌於隱侯有二學士剡剡厥流逮我
先生闡揚是求　謂顏匪夭厥有大年渭曾匪貧而環堵蕭然
葭而牆兮椽而飯兮蓋風有代檀而雅有綿　我大我傳我詩
我書慈母之抒孝子之禱孝子之禱而裳有佩魚　皇曰顯哉
爾敝我猷爾籓我宇爾飭於爾躬而式於而里臣拜稽首曰匪
臣之能臣實有父　採風使者詢於士稽於庶民君子之鄉世
有哲人經之組之瞽宗饗之以永千春

江水謠為遜菴余明府賦

江水不可以梁海水不可以漁顧視四野咄哉蒼黃曹不能以
朔兮　有愷仁君惻然心念之上書告之
天子躅其逋租黃紙下白紙馳瘠田有鋤籃有緣樂不可支
維彼甸夫可以服箱維彼游民夫離其鄉空倉粟空林屋饘斯
粥斯日三俟狀旨鳩騎者竹　嚴父如夏日慈父如春冰距闓
朝陽崗神叢得見憑古者有罰革之射以殺止殺惟仁者能
何用祝吾君願君便為飛上天日月照耀雲雷閎閎高山峨峨
千萬年

題郎制軍山川出雲圖

秦華嶓鴻濛壁立俯諸岑使見衆山小詎知茹納深幹維綿
帝力布濩乃層陰勝勝膚寸間如與元氣斟既以澤萬有細亦
周蹄岑我公天挺姿岳色鞏古心出入爲鈕旁秩未隔釜鬵宏
慈郎伯雨庶濩商王霖澤國渺天陸所在禱桑林自公履大雲
節屋色不痞洗兵若灌壇蹈舟類雨金鷹眼及鯨波洗刷歸蒼
黔南服願已手東袞人彌鞏圖此如繪天莫蘗風所欽羣游沾
溉中澤大雅謳吟

友鴻搆新堂成同人徵詩作賀賦　五言古十四韻

吾宗宏大雅秋堂敞虛白染翰驅雲烟微吟弄泉石自登仕版
來皇遂萬山碧蜀天龍標尉把手王門客歸來萬里身無異揚
執戟沉冥味道腴株檄窮文籍慨然撫雙松締構渺先澤梓材
取鄧林丹堊施翬翟重登君子堂知是果山宅文酒恣情娛為
歡非一格王謝永和年諸阮遂池席況當別路賒敢望厕裙屐
尚有蒼生謀雁振王喬舄此堂繼著矣異時需岸幘

子做下第後寓予舍日今有授館者過之不出見

獻策非予意空望終南山子欲燒黃金時人疑大還排闥向我
謀繁星照蒼顏心如雨飛龍可望不可攀奈何苦羈鞅主人常
閉關滯淫書史中勞歌爭寐間我有罔象祕冥搜亦不開春榮
瀉冰雪萬慮如可刪此中有至理門外車班班

馬之馳六章執佟公祖尊人

馬之豬矣魚之沸矣嗟吳之民矣曷有既矣　馬何以調有汞其魯魚何以潛有澤其滅似君子兮吳民之魯兮王澤其滅兮陟彼高岡言陷其中矣矣曰雲山川間之伊望逹之勞兮嗟我人斯　房山之麓有帯之陰房山之巔拱木既森胡然而南兮胡然而北兮心之極兮不可極兮　龐者其眉黃者其髮孰謂錢為夭而殤者連素車其遙遙兮飄風㮣㮣　生莫痛于有終而各視其父為大父者父而遂奪吾怙揭峴首以表于阡兮我那我許

壽鄒訏士尊慈潘太夫人

秋水微波遶城碧明河欲瀉千山白梧桐枝高絡緯吟云是謫天卿行宅堂上常横柳帳絳堂前每聚文章伯此時新月乍娟娟此時流霞乍如積滿酌疑游西母池羣趨似到南城北大君娥娥畫雉衣蒼雛成鶴搏霄飛相淥已啓雲門曲萱艸還縈紫振敬自足才人能奉母郎官湖畔書堂柳自咏詩篇擬白華親捧盤匜荐兗兕共訝雲中青鳥東却來席上雕龍手滿堂衆客趨歡晏蟀憶當年誇玉燕猶子俱如枚馬儔母儀況中鍾桓選佇看膝下東方生秋來每醉猗蘭殿

嬾窠老人住山歌

昔年君作老儒生我方墨守君縱横後來君身縛禪律世上功名輕一擲戎行常如守八闕誦詩儼似臨三尺忽然恣口咲羊豕肉潘魚飱肆狼籍我言佛法亦何有但學維摩當杜口鐵花吐燄燈花明黑海濤中千眼手此時欲嬾嬾不能胱精恷立餓蒼鷹風壓天地一覽小韓彭既輩何恐陵吁嗟雄心竟誰是獅子肩横大勢至塵羅劫綱五行山面陽牆遮三昧智遼游京洛裘家并我自飄零君扶節馬上相思三市月樓頭憶夢五陵鍾歸來見君十年内十年滄海誰儔輩縱使征逹括地飛雲自歸山水自雄始覺老人嬾是真十笏世界藏天人嵇康罷鍊惟清嘯支遁逢山詎買隣嬾窠于莫久伸爾須斷我貪痴嗔滴團一覺繞白了大地滄桑盡大輪老人不應睡自足門外九峰嵐影綠入定應隨雞足行吾身且信馬蹄續白日御山鳥倦飛與爾同證生金粟

嬾窠老人住山第二歌

我為老人歌嬾窠老人不嬾當如何半偈每向山猿說一鉢常洗蒼龍波山雲欲起山鳥喚好似佛頂攢青螺此時老人當奈何須彌之山小於芥蔥嶺之水渺為河斗大一室繩牀穿壁影那見真墨磨六時粥鼓鼓且歌一燈不醒千飛蛾刀山雪山總一山住佛亦住諸天魔君不見雞窠小兒有子孫又不見詎那尊者稱阿羅生天駐世何其多安事撰述稱老那老人欲嬾當如何

鄧元昭先生為予說不二上人本姓潘上海人世腐　二百

十一尚如三四十許人今居鄧之　圍擬至白門訪之先
作足歌
見說蓬萊山丹經秘口訣鷲峰插雲霄古德味禪悅俱是長生
不死人黑海雲濤侵孤月隨波問月五十春猶是推車尋蟻穴
內景黃庭白雪北中峰丹地青蓮折因作蘧廬偃蹇人塵銷塵
起隨生滅今年買棹白門遊葉落霜飛大地秋夢裏虛舟無住
着雲間白雁自來猶吳門過從鄧太史獨影虛堂嗟暮齒為說
南華秋水篇因採西竺楞迦旨醉後徐言不二僧白髭瓜瓜懸
孤燈階前臈度二百十健如快犢驅雙膝飲唉淋漓象體肉醉
醒常在鐘山麓雪裡千廻裸體眠峰頭百遍秋雲宿戲入層冰
生禪定汗氣如蒸更坦腹只今顏色桃花紅紺眉玄髮方青瞳
舊游恍憶成空際心事隨緣童叟中每與老人溯游歷高曾往
往相扶節我聞斯言瞠目久壽者之相亦何有祇覺人間幻泡
非嚴風獵獵候滴柳更訊何方着此人史公書屋駐天觀蔡大
閣中開含衛輞川圖上度由句會須相見拈花笑同證金沙不
壞身

秦淮老人歌為丁繼之賦時年八十一

老翁本是花源客家住秦淮秋水碧樓頭山色祖堂峰門外車
塵帝京陌眠花醉月八十春去年掌上生麒麟張蒼自得神仙
秘何子何悲婚嫁頻為道生平游俠、　宋天下士徐孺

之栯嵇康柔懷中但少彌衡刺舊曲常揭碧玉簫故宮亦見鴻
都市竭來陵谷如飛電只有柔門古時燕當途亦自重侯生中
郎遺調何由見我來白門颯颯秋里閒斯語心悠悠臨春玉樹
俱銷歇不信湖名尚莫愁顧翦道童叟八十秦淮為酒長鯨吸
兕郎得似　王家郎蘭亭父子禊裙集迎桁桃葉花前豆雕盤進
翁松五粒

上郎制軍

長江浩浩襟吳楚半壁江山雄柱破已徵鮫室育筐箎俊蹲鼉
梁控樓船煌煌使相公其人赤馬居東大地春
天子自嚴鎖鑰寄風裁況肅外臺臣每向黃扉進封事宵旰萬
戶　俱伸豈但吳氏歸衽席朱鈴玉斧兵無敵昔年蛾賊鼓鯨
波一麾蠢氣無遺跡策勳為標麟閣名內周外召膺功成十年
九道撒安堵虎虎吳兒消洗兵峴山有碑今在口萬里長城屬
向斗不待山農借寇公自然軒代資風后
璽書重下紫泥封鄧陽繡壤新符剖一凡慈雲江左右

贈柳敬亭

今日柳敬亭明日柳敬亭戰鼓聲銷暮雨坼毋乃四壁燈火青
昂藏相見眉更伸其意乃有英雄人不辭洗銷及屠狗終是諸
侯、席上賓漸離筑彌衡鼓仗手悲歌搏猛虎當今健者誰虛左
蔡邕亦哭燃臍人欒布何辭漢廷炬此翁氣咽不忍言柏葉四

座風蕭然七尺珊瑚三寸鐵裂帛那用鶍鴣紋將軍登山門娶
婦啼織室嘈吠咽哳并一時羽騎縱橫閒湘瑟足時風急天雨
霜滿天星月搖晶光青燐動地鬼夜哭願翁口繪聞天王我儕
先管收空囊

再贈柳敬亭

有酒莫飲漢孔光有劍莫贈秦舞陽佴首帖耳色已灰安得千
載鬚眉張柳翁說書真絕調啼即真啼笑真笑兒女英雄併一
室箏師語絮刀環嘯旨年寧南頗好此翁當其人願為死錯愕
千檣姑孰兵從容片語聊城矢後來更入伏波幕見者咆哮心
膽落當筵好殺石家婢使酒每試南塘攫簿技曹將怒虎馴力
微難作解鈴人壯鄭血凍青燐散猶自風前淚不涅此人此扶
古無有古人以筆翁以口訣諧易入武人耳沉醬如經文士手
那用衣冠貌叔敖真教蜀客尋秋實往事蕭條舊戟門年年飛
燕啄王孫花前腰鼓沉明月耳後邊笳咽斷魂我也逢君歧路
側況當暮齒心悽惻欲將賀老琵琶聲重話開元太平日

題方玉書壽冊

男兒立身三十強快如乘風海馬凌扶桑胸中貯書況萬卷眼
前那有諸侯王君家中丞秉玉節一柱搓溪方纍葉每見才人
賦綵雲應知公子懷明月游屐常攜書畫船縱橫每在百花前
已足身為元禮客更兼心結淨名緣我也慌唐恍來綠偶逢初
度一題詩看君能了一生事莫詩三山跨鶴遊

江子梧席上醉歌

主人召客梅放初花光鶴影相扶疎入門棋聲出深竹道心息
盡猿公狙須臾繁燈照適夕美人如花嬌上客座間俱是蓬池
人膝下如重戴憑席陸生經索今無敵為我一彈山月白元人
宮譜久失傳調正宇國聲入格此時鐵騎爭怨嗚四壁蒼茫燭
影清忽然林際嬌鶯囀似訴今朝脈脈情已向人間逢賀老更
從天下識花卿人生勝事能有幾豔曲長歌俱入耳扶風豪士
綠珠姬何況含宮兼嚼徵我亦當筵漆倒人翻從綺席惜芳春
始知吳市樽前月絕勝長安道上塵

壽步青尊慈

金門曉闢紫星爛重瞳御天雲熳熳上書者誰董胥倚下筆天
人馳羽翰雖無虎豹守九閽亦有飯牛歌石阡吾家平子正似
攸十年練賦不見收自言歸家進紡鯉白雲千頃吳山頭是時
同儕俱歎息有才何用嗟逼側士衡亦是逢萬人太真殊有英
雄色功成奉母代鼓鐘兒子何慚五鼎食君家門第施三戟太
君綠鬢霜華蝕中丞之節河陽花棣萼聯翩照通國迴思往事
難具論賜書尚有先朝勅今歸仍刺孝廉船湖上春深種秋田
暫將進酒南陔詠好爾看花北闕年

陳其年題左寧南與柳敬亭說劍圖

字而嘆唶大出師軍中百戰無不為潯陽戰艦排千里夜深訛
劍孤軍哀虎頭順目居當中其意自命為奸雄說時帳前滄秋
月跌花耳從生悲風軍中語揪聽者死寂不聞斃夜如水左生
一將軍前生一辯士辯士者雖老無齒黔奴猾骨醜且部得無
齊蒯通乃足抑麻子此翁洏稽真有神少年趫健傳絶倫青春
亡命吁昭市白首埋名說事人爭向置酒軍中暇愛翁與劍雙
無價橫刀詎趣提湯烹既足寧來路床萬蕭條大樹蔓寒烟翁
也追思一惘然秋風汲汲悲彭越夜雨傳神倩鄭虔感且念舊
經胸臆故國無家歸不衍惡少侯 王盡可憐三更燈火扱圖注

山陰 胡母乾辭

九凡者松扎崇崗下有茯苓珀寶藏凌柯歷幹飽霜雪所以厥
陰惟千章我太夫人壽且臧褕衣翟茀相煇煌含自抱義垂今
芳非獨人世地吉康皆歌黃鵠天蒼茫短桀指血熒晶光青春
絲繭稱未亡遺孤在腹殤在堂為啼月出掩曲房此時天地為
低昂譽諸河源繞濫觴崑崙積石萬里長渟涵洄伏神所將當
其閟蘊誰得詳生太夫子神彩翔皎如徑寸含光芒烹鮮小試
循且良至今遺愛如桐鄉上方需用梓為梁歸來允拂芙衣裳
謂天祇施赤孔彰天方默默殊未央明堂
天子闢九閭
手定大呂資勛勳

六飛繞御武乍揚偉人斯出登岩廊論思乙夜陳陶唐又如何
衡翼成湯
君臣一氣咏思皇霖雨便欲周八荒此誠帝眷扶
今天為母間滌升卿行鄧林介材皆國香兩岐指顧騰康莊賢
書繼奏咸檀場許看朝笏歸滿床重孫在抱嬰麟驕將雛丹穴
鳴鏘鏘眼盲四世宗已元差擬漢代關西楊懷昨為奇處趨蹌
班衣上列鷹都梁為衣羣從侍兩旁中有上相首諸郎回溯冰
蘖何可忘烏哺肆梆旌門扉尚衣一品紫羅囊霞裳鶴髮西池
妝 某等河汾厠門牆師儀壺則心所嘗聞計側生涕浪浪何以
告哀立傍徨佇聞太母娛西方此中鷲峰尺楢祥蕉疊形叉俱
無疆況乃人世齊彭殤離離杜若生衡湘株以薦之佐椒漿卯
瞻 疏馳七襄庶其鑒止迴扶桑

近體

壽章龍門大老師七十

九月南陽菊繁花玉露濃應時開壽筵繞膝候仙鶴碧海霞初
麗丹梯日未寒數朝耆德在清譽滿長安
尚憶傳經日年華吳伏生家園橫絳帳才子擅青晴通德門仍
峻平輿望久傾漢儀更老重虛左待逢迎
家世執金吾冠裳儼圖畫膝前呈屯履花底鳳將雛九轉調羹
業三階駐世符尚看旋馬第不老似方壺
長庚初度日花甲古稀年清淺蓬萊水蓄臺勺漏田碧山娛學
士黃鶴返真仙況是霜天月雲中搜杵懸

送吳聖符之蘄水丞

疋馬衝寒去嚴程不暫留官仍百里寄人向九真游入楚江黃
勝經吳淮海浮衙齋憑眺迥為寫木陵秋
楚國才人地君行莫憮然風騷兼濟領亭障即山泉薄祿堪供
若閒庭或坐禪到家凡弟語指點問梅川

送周子筏之澤州幕

客裏逢君去鄉心共渺茫并州三市月長劍十年霜晉問文章
在吳田井樹荒任塵珠未已我顧濯滄浪
未達難歸去依人亦偶然正須觀桑績兼得問山川綠酒岐亭
柳紅霞幕府蓮雄州推絳況說主君賢

書常第舉子

乍得允閭信將從掌上看幾齡當賦席早歲見扶欄抱子中年
喜含飴暮齒歡吾家比王氏世業共青氊

挽沈一韓

缺事無適此君仍到夜臺鬼應求畏友天果厭通才白月黃壚
閱青霜畫角哀玄亭諸弟子基木幾人栽
尚憶岐亭語秋聲槲葉深別離猶在眼歌哭到人心夜色千府
亂悲風涕前吟幸無身後慮難弟即知音

惆憂述

豈遂還山約徒傷捧檄心十年游子路一哭斷雲深臘雪將欺
面霜天欲改林慈親終爲我中夜譬栖禽
夙昔承顏志舜譽綱辟難世情驅我出逆旅昧心過繞膝無非
夢米驗或有歌廚烟蕭瑟甚不似淚痕多
亂後身仍在荒唐半歲謀老親纏敗絮弱弟枕寒流壁立衆多
病烽高況可憂白餘萍泛泛十歲兩歸舟
早歲逢儒賤門單履百艱狂言時賈禍鈍骨付游閒我母驚而
默旁人笑爾頑白頭遲白坐失介推山
祖父年俱折方兒兩世同欲耕無緩土且讀涸吳家算我寒機
側謀生雖戚中蹉跎緣世難那復怨雕蟲
失策年俱逝方圖一解顏生離晴旭肉死別電光間血盡終何

補愁歹轉旬刪放舟南下日哀狄滿空山
陟岵悲流水蕭然腸欲除一燈熒雪暗八口停人虛饋奠兼無
婦支腮或以祛此時煩聖善卒歲欲何如
腸斷經離亂移家月黑時停村烽火漲欹枕吠聲疑欲隱天供
窄求生力已疲艱難且骨肉來暇煮羹藜
骨立人猶愁心蘇轍已迷到今戌出走何事戀羈棲半世愁爲
烏前生或馬歸覥顏問泉室累否遂耕犂
我母勤操作長齋繡佛前乘秋吟絡緯障雨護原鷟竟瘠顏供
若嗟窮色不憐畢生心血盡兒大總伏然
菽飯兼營圃憐兒且抱孫振癸常手植野荳或藏根績爲含飴
歇聲緣望客吞重胎兒女累慎悴失晨昏
自從趨北闕十載歎家葬頁賦長門隔儒書宰舍封句人游子
面顧影倦飛客未遠仍難去遮人萬疊峰
一命愁科日哀遷去住難娛親耶薄祿膺衣且徽官得請纔肥
諧進時類轉九個情何處所木落夜聲乾
每到家書達知愁只兩眉資身月俸淺將母夜烽危踟躕高天
內濛烟大浦酒古人行負未薄愴總難追
久念何閭切悲心不自栽何緣羈北闕長伏自南陔禾黍秋風
紫鶯花曉日開六時兼五夜魂夢簡胥臺
喜劇 三宮詔行人萬國同縈霜天末路炎瘴嶺南風半道句吳

近迎親舴艋通經宵復戍榜毋乃太白舅少
萬里波濤內驚心暮且朝扇猿搭樹岙山鴉樹霜飄莊嗎吟仍
急班生癸旬蕭兼程不暇媚來往憶金蕉
故里八年別回桃及早秋萱蘇具盤鑾信宿禮松楸燕壘維舵
熟魚梁鶯且留廣陵潮信促只解泛行舟
併日寒暄促惟言宵從勞絜煩農圃語拳曲鷺鷗曹問寢曾無
羔啣杯只顧逃四句休暇日何計剪蓬蒿
决策揚帆去京華度歲寒飽飢且一室慎悴況十官計拙經生
態從親游子歡
聖人達如切下走亦彈冠
之官卿倭佛慈士本心勿臣朔桃方熟于華粟所須戮民天不
蔔長夜鬼𢈪吁蛾沸連昏旦全家少百軀
班髮能風露加餐色且甘如何嗟二豎遽使逮雙膝屋角猶橫
斗篝書尚掛龕傷心鄉國外垂老泣遺簪
到此曾無策惶惶僅有身捐軀亦何恨視飲竟誰人忍　營貍
首啣啼走佟氏巫咸招不起長跪叫蒼旻
去死將無幾扶牀病若何經旬脂髓盡累月露霜苛氣息看成
鬼呻吟反似歌計家餘廿口況乃閻闕河
病劇前身見依稀似老僧爲余封藥裹亦旬指篝燈鬼依饑相
伺登吟聒可憎楞楞看百日奄忽竟誰憑

再生眞不易歸計寔踈無乞友供陶甑他鄉更阬逄經營如度
刼消滴素嘘枯泉下應無此吁嗟對晚烏
百日虛晨奠遄行拜且愬伶傳桐杖弱瓣蹋桼車琴霜急寒笳
擁風悲古木諳薊門如此別誰敢羨蘇耽

壽王司李

峨眉天半捲朱霞春到江城烟水賒煮就大還方綠鬢奏成平
九即丹砂閒庭草長調雙鶴永日雲深放曉衙當宁正求仙吏
切長生殿裏命鋒車

壽鄒簡伯

梁園詞賦重鄒陽公子翩翩信國香中壘世書傳七略蘭亭家
學擅三長蝶川壁月光初滿鶴嶺雕雲午未凉聞道𢾾麟方比
日可知星宿值文昌
狩蘭前殿恰微凉武帝詞人賦柏梁君自馬枚推後勁我先劉
范頌長楊琴聲鶴影趨庭日雲大牙籤辟蠹方見說摩空秋翮
健九霄鵬術恣徜徉

壽陳冐公茂才

九月嚴霜槲葉丹故人相見鹿皮冠伏生未是藏書候陶令將
從漉酒看已具斑衣供蕨蔔尚持短𨥥藉芝蘭當年丑偶馳驅
日不道如流跳雨丸

壽顧在公六十

畫角仍須問虎頭霜髯颯颯五湖秋彥先早譽成時俊孝則尊
人況列侯叢桂小山馴舞鶴芙蓉別浦起眠鷗醉鄉即是華胥
國花甲何難更幾週

白下壽陳埥共二尹

與君剪燭話西清宮漏催寒月樹橫一白浮槎南北異三年題
字雁鴻輕袜役山色爽秋紫舊闕雲光向客晴相見乍逢青鳥
下欲因懷舊祝長庚

壽陸君陽

蹋歌曾作太平人留老弦間有大春花塾自營三畝宅畫眉常
伴百年身玉盤珠瀉紅牙譜檀板香飄紫陌塵尚憶主尊宣召
日六宮絲肉盡逡巡

壽璺官徐觐周孝廉九十

拂袖菰蘆與鷺盟南雲深處擢長庚黃初論久推徐幹鄴講年
還過伏生白髮含飴看舞鶴紺眉支策聽啼鶯瓊觴無數神仙
籍自在仙人是地行

丈雲次尊高太夫人壽

萱草庭闈寶樹聯華陽山色照姑泉齊眉潘縣栽花後茹蘗星
郎獻賦前已有丹綸旌翟茀况多綵服受芝編奉觴且進淮南
桂女丈青霜是大年

代壽章太老師

金莖仙露曉浮浮玉樹延翩滿謝庭黃髮久推鄉祭酒丹綸仍
龍少微星亭前舞綵尚書履架上湘函內景經況是河汾門下
士奉觴進對五峰青

壽東湖沈永叔封翁六十

累葉多君繼隱侯吳興門閥擅風流傳家傳有霜臺簡問俗新
扶花縣鳩騎席清談憑叔寶榕壇選勝侯浮邱丹綸已錫延年
字甲子從今更幾週

壽朱眉方

未因紙酒以陶潛燕市歌吁亦偶然秋底雲霞銷甲子筐中油
素紀山川書成脉望爭餘蠹花信雛鶯喚午眠為問蓬萊幾清
淺莫將瑤吟比桑田

壽盧瑞峰母陳太君

朱夏陶陶樣赤霞猗蘭秋色望猶賒青鸞早逕西王母紫帽應
開少室花膝下星郎聯棣萼階前玉樹列胡麻
新恩捧得芝函在不但人將彤史詩

代壽又李兩尊人雙壽

涼風初度麥花洲天上雙星乍白頭雕鶚更從瑤海駕青鸞今
向玉筐留異陽耆德稱偕隱漢代迎仙恰素秋今子翩翩方奏
賦芝房先進壽人謳

壽上官三立

西臺好向海狀雲視豪風流異代聞（唐上官游詔為西臺侍郎太宗令其視案）況是
露華飄裊桂岂無仙曲奏横汾漢家執法尊廷尉周史猶能冠
忠文何有腸蹲催算壽桐陰挹影碧紛紛

壽黃上之封翁

近說句吳起大雲鹿門耆德舊知聞陰符傳處駒千里內景談
時鶴幾羣榆社蒐推鄉祭酒花源久屬晉徵君更看玉帳峰旗
展膝下英雄號冠軍

贈盧澹岩觀察

為目山頭萬頃雲纂帷披封兩亂氣才人按部吳趨曲節使持
籌洛口勸大澤蘭芬今漢漢晚春花兩日紛紛多君卧理無多
事景采徐徽近可聞

贈黃石公

盛朝誰易得閒身此日東山異隱淪自以著書藏歲月却緣吁
酒度今春長千花底紅牙曲孫楚樓頭烏角巾最憶薊門風雪
夜燭光搖屯語尤新

贈程瑞伯

蒼茫回首薊門天任事浮沉又十年舊陌銅駝雲漠漠新秋玉
樹月娟娟謝公非藉棋爲隱摩詰由來畫有禪同學故人多奇
語遲公宣室話神仙

贈陳協鎮

幕府山青朔氣收長楊部曲舊通侯孔璋才健驚飛檄高密功
少出老謀霜節臨江兼左右輕裘執靡是春秋年來蠻氣經銷
盡鼓角安閒看大蒐

上贛楓林公

昔年把節度梅關拜識度南使相顏爲憶棠陰饒舊雨却因鈴
閣生青山重臣端簡仍趨闕下走承塵看押班最是白門風景
在蕭蕭紅葉費追攀

贈張楓仲向爲石門令今以畫擅名白下

相逢何事賦蒹葭檻外秦淮水一涯已現宰官爲說法偏從丹
訣擅名家歸田且種東皋术宿火仍烹句漏砂爲問山居比來
事吉林可似縣中花

贈邱仲總戎

歸來且種故侯瓜小築長干烟水涯舊夢沙場還逐鹿新懷林
壑且啼鴉囊中黃石書仍秘膝下青錢事可誇爲道當年經瀚
海三軍傳箭寂無譁

贈丁繼之次虞山先生韻

八百靈椿尚小年紙談每到葛翁前非無世上朱家客但少囊
中鄧氏錢青眼故教狂者怒白頭偏得美人憐不知生長昇平
日何事嗟跎未學仙

當歌曾識李延年一諾輒居季布前客至教看投轄井愁來檢
放買山錢人今習我兼容嫩骨已能貧肯受憐漢賦秦碑渾不
記大羅天外有頑仙

往事依稀天寶年小樓偏藥故宮前壯心降處惟除酒豪舉逢
場不計錢花月到廉心使許江山如夢見猶憐生平閱盡公侯
事若箇能爲跨鶴仙

甕裏醯鷄也歲年生涯端在好花前曾聞佛土能離垢不信胡
姬惜數錢邀笛步從池上覓弄珠人得掌中憐淳于紙酒東方
謾取次圓成忍辱仙

比來小友幾忘年愛爾停歌玉樹前涸世自須千日酒買閒難
惜五銖錢楊眉齊市誰相笑脫手吳鉤詎解憐弱水近今清淺
來太平身在即飛仙

山花娛眼即逢年脫帽何慚七貴前每到按歌疑絳樹若教選
勝定青錢從容綺席千場博領受香閨一種憐妻老六朝金粉
地欲將風月譜留仙

齊諧從此不編年與爾荒唐汲冢前漫說老兵堪對飲誰言宮
市欲輸錢故交但憶虞山老心事常爲泖水憐翁與虞山合祀兩先生至文
話到啟禎先輩在即論裘馬是神仙

鄉鳥呼雉度丁年生長長干烏桕前廣境更調雲母粉杖恭重
掛洗兒錢圖閒絲鳳參差見花底將雛次第憐爲問淮南舊賓
客八公可是冶游仙

紀異無如王子年怪他黃髮項窓前昔游靚見魚鵞芴李含誰
靚馬埒前錦字文秋歌扇得玉壺心爲護花憐遠人慣乞書蕉
葉斂字雁成脉望仙
一丈分明釣渭年尚能睎癸晚風前如君解賸悲秋賦奈我無
多青子錢宮井轆轤啼爲换臺城楊柳酒人憐南朝狎客銷亡
盡只有山翁是散仙
花溪把桃㩁長年六代烟雲過眼前携李每游香積寺錢春時
乞水衡錢從無相對牛衣泣只道多情馬首憐古詩心相憐馬首圓縱使
穴中開蟻鬭夢迴蝴蝶已仙仙
粟里風光不計年義皇人老北窓前雁拂俗客來題竹獨有山
家不愛錢好句已無江總在世途難得阮公憐懷中一片秋江
月不過麻姑也得仙

再和虞山韻

當庭曲調已翻新剩取柴門一段春笛裏青山楊柳月圖開白
袷薜蘿人銷沉猿鶴憑高枕閱歷齊梁有現身救鬭畫眉山閣
醉不聞誰說老萊貧
何事文章㩁美新舊京遺老漢家春君卿納履非殘客優孟排
場信古人無易留連三宿影最難辜負百年身蕭條窮巷堪容
我南阮騎奢北阮貧

和牧齋金陵待月

参差碧瓦夜霜淨一片征鴻度石頭此際關山倆有月誰家庭
院易經秋空宮落葉爭殘菊獨樹啼鴉警暮愁最是清光流不
盡風亭橫笛晚悠悠

贈陸通協諸道友

相逢俱是出羣才翫髒還能跨鶴來已悟老莊參易理誰言曾
閱不仙才壇邊風雨驅三象天上功名役五雷我亦前身經煉
永煩君先築步虛臺

贈陳亮宰眼科

春老寒塘一片陰看花如霧二毛侵相逢便許金針度欲别將
愁瑶海深才子青瞳應共碧仙人紺目此中尋知君袖有光明
藏願逐當途試一箴

送施充生南歸

我到君聞鄉井非君歸我憶薜蘿衣三年兩地看秋月雙屐千
山領翠微客路吟懷憑小阮澄江風物問玄暉柴桑咫尺如相
過應認楓林舊板扉

澹歸和尚遠從嶺南寄訊兼示玲瓏岩詩二首次韻奉答

方袍何地覓飛霞雞足千峰但一家碧血緘來成舍利青霜染
處出曇華風塵竹嶺能銷劫勳業蓮邦好建牙尚憶相思瓊樹
日刹竿斜豎繫浮槎
誰言心性易馴龍況許尋山似鑿空絕壁猿啼雲浹蕩虛堂竹

洒月玲瓏拈花笑可酬紅雨拄拂靚雁避黑風一線天光十里
目路頭窮處不當窮
已踏天南第幾峰二以風雨侍遊從消除夢覺侯門浪須略浮
沉若士胸但欲語言須片石即千霜雪是高風大師若問三生
事紫電橫穿驗腳蹤

送蝶浮大兄都諫觀察荊州

看君擁傳神飛揚驛路迢迢江水長封事幾曾彈博陸中朝端
已憚周昌上游鎖鑰恩仍重十月風沙語作涼自是股肱需臥
理淮南南去即荊襄
十年裙屐掖垣東多少襟期
何
紫楓已是
雨朝臥讀論何妨七澤寓雄風文章莫續離騷後心事同歸訪
落中即問岐亭諸父老使星今遣夏黃公

程冀蒼太史為其妣徐母程太君徵壽詩賦贈

黃海岧嶤肅古風即論閨閣自宗工養雛盡是王摩詰（其公郎兼文章）
書畫有弟真如左太冲花甲流年冰櫱裏懷清節概緯蕭中大家
佐就蘭亭史褒册應先下漢宮

送傅石漪別駕

春風漠漠動牙檣水國鶯花日正長信有丹青圖介子可知別
駕是王祥揮毫每得江山助行部應聞草木香我自京塵留請

米因君南發念紫桑

送禍蒼沁哲學南粵

我到天南首重迴況君持節去中台此方翡翠多珠彩是處杭
榔隱異才陸賈文章榮百粵越王名勝表層臺使奇應有劉柯
在不但明珠合浦來

二月朔渡江

比歸猶得見金焦一葉隨風渡汐潮淚瀉江流東箭急眼看棲
鶻北風遙故交翁慶多相約舊業韓康許見招垂老向人猶夢
裏柴門萱樹已飄蕭

丹陽道中望三茅山

平湖渺渺樓層雲放棹晴陰日未曛帆外遠山青欲滴嶺頭新
樹綠能分已虛句曲三峰約尚想華陽十賚文世事杳同春雨
幻將因岩洞訪真君
曾聞玉簡探真龍丹井于今豈再封度世未應遺放士步虛端
擬躡高峰九符劍倚花壇寂長史泉緣檜樹逢同在江南非縮
地臥游何必五芙蓉

得家訊

生涯端已屬飄蓬萬感蕭條況朔風鄉國夢迴雲漠漠關河人
在月濛濛書來大抵將雙淚路盡誰為送五窮魴鯉已虛行負
土更無長策問愚公

風風雨雨近清明北陌南阡盡有情似我何年曾插竹到今中
道尚浮萍生還藥裹飈風計足柴扉款扊橥只有官錢妨考
槃基田幾尺尉躬耕

蘇州魯琢菴二守邀同泛舟虞山時陳良哉侍讀自京至

尚湖隈畔參初黃爲目山頭樹欲蒼仙吏移舟趁翠靄野人伐
客話滄浪歌侍綠水流鶯嚇酒泛宜城碧荇香況聽故吏京洛
語欲扶殘醉更迴翔

江行再和怙思韻

一江蘆荻颯高秋日見孤帆天際浮漁火夜寒建北固戍烟晴
望歷西洲杜陵伏枕遶三省平子端居咏四愁伊軋漸聞橫笛
近秦淮幽怨不須酬
蕭蕭紅樹隱秋蟲建業城高起暮風萬里雲濤鷗浴浪六朝煙
磬雁書空乍看晴墅人如弈未到新亭心已蓬獨有祖堂山頂
月上方猶笠句稱雄

天壇望太行諸山次扶感韻

城闕平臨漢時斜竹宮西望雁鴻賒久知檜栝通犀帝何處烟
巒接塞沙鶴王神光疑畫見鶴來風馭被雲遮泰山只在周垣
外嬌首甘泉玉樹花
直北燕山入望斜五陵佳氣暮雲賒況從泰畤三秋樹來看長
安萬嶺沙鐵鳳凌霄常肅穆孤壇深碧自周遮祠官指點空濛
賒似有仙人步空花

況繹堂觀察訂九日登咄盧閣雨阻却寄兼東子山

見說登樓賦欲成異鄉風物易關情誰知夜半重陽雨寫盡秋
深萬壑聲南士稻粱難騁望極天鴻雁最淒清無端久負茱萸
約況是霜飛古北平

午後晴仍不得赴

婆婆松頂絳樓成九日香臺距世情老我厭痕淹法雨少君空
吟詠秋聲烟嵐霜後鐘初醒灌木晴來爲句清知有鄉心共振
落碧閣千外暮雲平

秋感

急雨撲江萬木秋瞰茫天地有聲浮故交鴻雁青楓浦往事帆
檣白鷺洲亂後詞人工賦別晚來風物易生愁匆匆京洛頻回
首華路霜飛幾唱酬
白楊彌望咽沙蟲詎有旌旗矗曉風海國浮雲常作市墓門衰
草欲粘空穴狐背月窺藏劍隴雉驚霜扶短蓬磨洗殘碑野老
在將軍甲仗本英雄 表松墓
處士星沉斗氣回荒原遺燒黯陰雷久因喬木驅黃雀自長松
臺破紫苔異代南村嗟漢月中原北伐委秦灰長眠不識嚄門
浪誰信西陵有發臺 謝冰墓
百尺秋騰萬壑聲六朝僧臘悟無生似聞龍樹三車演便覺空

柔丰宿輕靄鶴站棠天影逼松蛟蟠幹夜珠明娑娑不惹維摩
病雪漏風摧一宜有情 永定寺大樹
小築平泉木石寒秋來青滴萬琅玕西園白合推公幹北海誰
能老幼安蔡閣書仍中壘讀筆牀人擬石渠看當窗紅樹烟塗
迴憶得金莖露未閑 怡恩家園
晚霞廻合帶晴嵐翠柏丹楓寄一龕雁到憑欄看直北月明簫
火學和向花間拾級宜高啟樹杪眠雲發短簪檻外中江如輞
水欲呼喪廻央深譚 王氏承青閣
利海何年遍四洲畫欄清迴萬松頭白毫吟湧諸天相丹級人
疑兜率游夜靜鶴棠窺佛火雲開漁浦認蓮舟爐香息後霜鐘
發欲賦如登 王棨樓 萬佛閣
薜荔牆高碧樹斜芙蓉深處近仙家伊蒲香細流雲幄絡繹風
輕感露華一徑曉花藏睦鹿半林殘照飲歸鴉故人好句悲秋
甚每到秋來擬泛槎 碧霞山房

秋感

江鄉紅樹苔留人剩有寒塘具釣綸八月浦荒喧雁鶩五湖烟
重鎖荊榛臥游未信盧敖漫休隱誰如叟倩真越添吳綿綸不
盡何緣知道澤農貧
牽舟軋軋長風沙何處坐楊夕暮鴉幸有仙人餐菊飽幾夕節
屋交山遮穿林猟大楓供赤獨戍峰旗鳥共斜況是板橋霜更

滑尚因西笑走京華
銅龍雙闕倚層霄水殿芙蓉迴寂寥才子詎遷圓令秋官階仍
省侍中貂鳳筆宛宛星橋盈魚鑰沉沉月樹遶舊事栢梁清讌
在幾人班管直嚴霄
南苑經年帳殿空晾鷹臺上起秋風滇池可似昆明戰石室終
書大宛功星宿迴環趨少海犀犯色籍待雕弓從官莫奏溫泉
罷甲觀前頭更鬱葱
西山晴望鬱蕭森閶闔雲從海汲深戚畹舊園還水碓中官荒
塚傍祇林蹉跎謝客淹高啟寂寞僧伽少布金絶檄重關天府
地不煩嚴柝護登臨
相逢東省罷朝歸馬上垂鞭信落暉剩把金魚供貰酒自燒銅
鴨待更衣子雲油素空相訪晉璉文章諒已非霜落燕臺還請
米雙螯夕道故鄉肥
詎有仙居近十洲吳江楓冷最難留趨
朝祇羨侏儒飽罰土真同精衛琛澤國夕晴誰作霧海天無浪
更防秋將軍乘帳知休暇閒與蒼波射白鷗
御溝楊柳葉紛紛似向盧家笛裏聞越客心情耽木石子侯聲
執託風雲被圓花氣經秋冷南浦鴻飛背月分夕道置身三道
上可能仙侶不離羣
秋感

年年搖落悵清暉紅樹千山總木歸入市韓康心屢折服宮陶
今竟夕違京塵冉冉催客犁鄉夢迢迢隔翠微老我浮生無住
着可能重拂舊荷衣
莫道仙居近十洲海天無派更防秋邊聲夜向客城急漁火新
從雁激收身巢事能損負郭名心端乙倦登樓淮南雞犬何年
事應許虛較汗漫游
不到繁霜鬢乙華
帝鄉回首白雲賒芙蓉雙闕星辰迴楓荻千村雁鶩譁向有積
薪容汲黯豈須前席問長沙故人東省俱無恙依舊西風白昇
騧

戲擬宮人入道

罷掃蛾眉出上陽大羅天境試焚香毛姬綠葉辭秦帝仙女青
翁去武皇夜禮石壇花漠漠曉持瓊笈字琅琅步虛環珮因風
斷不似當年舞袖長
乍垂壇袖禮真仙中使煩回繳御宣學寫青詞仍祝聖暗彈紅
淚說樓玄舊游笑憶回心院出世無生離恨天王母降來相識
久竹　祠畔武皇前

題王阮亭使君小像

梅花清瘦使君癯似有吟懷尚鬱紆秒句輞川圖畫裏可呼裴
迪共清娛

鶴計蕭疎筆一林但餘清嘯付雷塘如今身向芙蓉闕撿點魚
鬚拂曉霜

題天倪浮槎圖

我亦當浮一葉槎夕君清泛海天賒如今世上風波急碧落橫
空幸不遮

題畫

玉椰桃源并一家竹籬閒枕碧流斜花深不識漁溪路只道仙
居有亂霞
似曾扶服向秋山萬疊霜峰杳靄間若道匡廬真面目請從紙
上聽潺湲
燕子磯頭落照孤一江烟色鎖菰蒲憑將六代漁樵話寫入生
綃近有無

題畫與陳靖共二字

十年馬首暗塵侵歸到江天向舊林不是廣平多癖興別來惟
有歲寒心

侯大年合巹詩

春風駘宕六萌車管領仙城萼綠華卻扇對看人似玉尚衣門
第不爭差
永嘉風物易心驚燕壘御花次第成種就藍田渾不易閒將遵
涵話三生

栽成綠勝壓流蘇宮樣釵梁碧玉梳幾樹紅蕉妝閣下一灣新
月畫眉初

鮮洋春水百子池譜書臺畔合歡枝如今不用人催賦十索先
催絕妙詞

送施箕叔南歸花燭

嵗桂初香秋乍深錦帆南望去駸駸即看兩岸芙蓉色寫出嫦
娥一片心

年年為府夜霜飛此日方因跨鶴歸調得玉簫新伴侶好來堂
上奉春衣

送君旅雁正南回合巹仍攜荳蔻杯莫向粧樓誇綵筆須教詩
句費追陪

合歡宮燭賦青烟（時閨中以大婚令題）祖道搖從種玉田却扇尚窺南浦
月可知月足故鄉圓

春游曲

寶馬明璫拾翠人牆東相傍出城闉不知說着誰心事橫却花
枝笑欲嗔

看花容易為花忙似隔紅塵馬上郎身壓猩褕紅錦褥銀瓶酥
酪當茶湯

團花綉領髻盤龍捲起青油玉一叢採得豐臺紅芍藥却揮紈
扇撚游蜂

細語嘈嘈乳燕忙領頭巾子麝香囊軟塵淺襯裙拖穩不用千
頭箏履霜

平圃遺稾卷之二

上海　張宸　青琱

制草

加上三宮尊號恩詔　康熙九年

朕惟治化翔洽莫隆於有周原其所自教始閨闈前有思齊之
太任後有嗣徽之文母愉怡聚順累洽重熙底於成康僉曰厥
後何其休也朕以渺躬纘承
祖宗鴻緒嗣位以來夙夜兢兢賴我
皇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皇太后暨我
皇母皇后
皇母皇妃鞠育有加恩勤周問誨迪既隆於毓德冀佑更懋於
承符厚澤深仁石言莫罄是宜並晉
尊崇宏彰
聖善謹涓康熙九年月日之吉祇告
天地
太廟社稷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恭奉冊寶加上
皇祖母皇太后尊號曰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敦惠太皇太后
皇母皇后尊號曰
仁憲皇太后
皇母皇妃尊號曰
慈和皇太后名壽允全於重慶尊親誕布於多方所有恩赦事
宜開列於後於戲貽孫翼子之兼隆為祜荷
皇天之祐大德顯名之並展洪庥流海海之膏昭告中外咸使
聞知

諭禮部上三宮尊號勅命

朕惟君德莫先於孝理典禮首重夫正名帝王紹建基圖永惟
鞠育必有隆號以肅祇承此天地之常經古今所不能易者恭
惟我
皇祖母皇太后輔我
皇祖肇造邦家昌源濬啟自
皇考以暨予一人是佑是翼我
皇母皇后淑德端懋表正宮闈我
皇母皇妃貞純慈惠誕毓渺躬聖善之德並隆生成之功罔間
朕嗣守鴻業緬惟教育之恩勤日切于懷謹稽舊典博採廷議
恭上
皇祖母皇太后尊號曰
太皇太后
皇母皇后尊號曰
皇太后

皇母皇妃尊號曰
皇太后厥並極乎尊親用克成乎孝養唯寶冊儀章爾部詳定
擇吉以聞欽哉故勑

仁壽宮太祖妃進號冊文

維年月
皇帝言勳坤教以開基示嘉維則撫乾符而遡遠源本攸存非昔上儀曷循彝憲
皇太祖仁壽宮太妃彤庋內則德茂中閨當經綸草昧之年贊河洲而起化佐湘飪蘋蘩之敬勤夙夜而少儀積厚固已流光源長自宜慶遠庋加隆號用顯徽懿謹以金冊尊爲
太妃壽考維祺協無疆以麗祉含章有譽膺繁錫之自天謹告

太皇太后玉冊文

維年月日嗣皇帝臣　謹稽首再拜上言伏以　卣源鍾慶衍
慈訓之貽孫景歷初膺肅垂閣而晉號歡騰六寓瑞叶三靈欽
惟
皇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
皇太后功參乾造德配坤寧綿擁邦家備劬勞而爲慶奠安宗
社勤擁佑以垂謨曰
皇考以及渺躬成鞠育而秉誨迪慇隆再世欲孝養之昌勝化
洽輿情營尊號而罔極謹告
天地
宗廟社稷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恭奉冊寶加上尊號曰
太皇太后伏願瑤海遐齡璇闈聚福本支丕承於百祀日升川
至而無疆懋服茂衍於萬年源遠流長以卜世臣誠歡誠忭稽
首頓首謹言

母后皇太后玉冊文

維年月日子皇帝臣　謹稽首再拜上言伏以　坤儀正位儼宸
極以稱尊乾始承符肅慈闈而晉號惠澤既均于海宇慶儀當
展于宮庭欽惟
皇母皇后柔順承天安貞配地母儀萬國贊
皇考之勤勞表率六宮備慈寧之孝養憑几肆揚夫末命奉圖
爰及於冲人功存擁翊以難名禮竭尊親而莫罄謹告
天地
宗廟社稷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恭奉冊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伏願誕膺景福茂對昌辰無疆惟休用永綏于壽考有
秩斯祜方共享于昇平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母妃皇太后玉冊文
維年月日子皇帝臣　謹稽首再拜上言伏以　坤道順成眷
佑荷皇天之篤祜乾元正始尊親隆壹德之徽稱緬維鞠育之
恩用肅宮建之禮欽惟
皇母皇妃淑慎從躬仁慈燾後秉肅雝而襄內治履謙和以
祥慶衍宗祊誕生冲子憑几脹承大木命式覲函夏之來同奉
荷克慰乎群心仰報劬勞而罔極恪遵舊典博採輿情謹告
天地
宗廟社稷率諸王貝勒文武群臣恭奉冊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伏願太平有象聖壽無疆奉慈懿而卜世卜年皇源後
遠迓天庥而俾熾俾熾景運遐昌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上
大行皇帝謚號冊文
嗣皇帝孝子臣　謹言臣惟業至聞天而始大必揚顯烈以重
承祧典因陟祖而加隆宜晉鴻名以光世紀輿情允洽縟禮肇
修恭維
皇考大行皇帝執中而懋幾康建極以欽錫福法乾行之不息
勵明作以應剛中繼離照之無私大觀臨以新啟服
天心因之篤眷帝載益以遐昌運際清寧而德篤謨之重熙累
洽全開其始時當式廓而十八載之單心基命并崇其成冲齡
而攬萬幾以獨斷　工虞之氣深宮而周庶物以有猷奮乘力
之心聖質生知宜肅乂哲謀之式於純性由天縱故聰明神武
之盡其才猶且敬日躋而不遑制事制心之交飭道日隆而加
懋九恭九職之惟虔作覲以煥文明左圖右史而典謨攄載成以
彰物采聲律身度而禮樂昭良由精深而流光遠至存神而過
化無一夫不被其澤高明博厚而無疆致百族咸遂其生正直
平康而遵路振中原純續之綱紀非徒纘緒以承
宗閣甫王賓服之版圖美啻武成而告
廟銘旬難紀其績荒山莫墜其勳治幾刑措而尚切如傷慎五
服五流以肆眚計陰本務而猶殷省斂裕餘三餘九以蠲租辰
親合萬國歡心溫清更勤于

慈極術
祖宗二郊躋配烝嘗彌肅于閟宮蓋舉寧人息事而悉本于仁
亦合至德武功而始畢我孝凡茲美善詎鑿闡揚稽古大一統
之
聖人得天下於斯爲正遵極有三重之
天子治天下獨擅其勞允哉蕩蕩難名庶幾放勳之文祖卓矣
巍巍不與殆逾濬哲之神宗上躋于
舉
興
景
顯而增光下多子孫臣庶而摩致屬當論定請命於
天謹以冊寶上尊謚號曰
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宏功至仁純孝章皇帝廟號曰
世祖伏惟
聖靈茂膺景制撫寧成而永右序永颺聿駿之聲祇陳錫以迓
洪庥益肇其皇之作謹言

擬
皇上享祭
孝獻皇后祖唇文
月謝瓊樹空留照夜之輝星霄銀漢玻斷支機之影炯乃三秋
白露竟異九霜祓嶂青松佚瞻丹扶聽琤琤之曉漏戒旦何人
訝瑟瑟之寒砧宵衣誰最憫使志情康豈憫茲爲善之勞況乎
尚服姜簪衿爾提躬之肅哉慷肅葛澣榛蘭蓀於惟
皇后天啟名儀靈函蕙性屏風六人惟書女史之箴煖閣三餘
即珥班姬之管承晨昏於長樂節紙承勤警夙夜於彤闈蠶桑
務飭方鄰燕脚石字久叶靈文詎期人覆玉衣祇成往識
皇太后念爾身攜椒第躬謹星軒栽茲五色之綸正爾六宮之
位固已齊儀明兩不僅當熊式寵三泉還期驂鳳猶以雲迷姑
射終勞望遠之神山號鮒隔未忍人間之別矣尋別殿近厝景
山岫嶺蓬霞去猗蘭而未遠花明恭霧遊月窟而能還瓊田之
靈草一枝朝朝暮暮西域之神香四兩寸寸銖銖嗚呼睇冰井
之寒泉蟾蜍空設望炎洲之去路烟水虛聞使天下有帝女之
津固已矣皇爲侶若地府築脩姬之館定當任姒相依惟茲步
帳娟娟尚存餘絓觀爾書床寂寂空掩啼痕雖吸薤餐霞已紙
甘於玉食而悲來悼往僅永寄於瑤酹庶幾洛川之神氣猶歸
翠陌之芳蹤未遐云爾

擬

皇太后祭
大行皇帝文
東創守於一身衹承方鉅謝臣民於九馭推悼奚窮況當後旦
之辰遽閔中天之日於惟
大行皇帝睿哲有臨孝能作則念茲在茲罔　怠繩繩貽燕之
謀一日二日萬幾凜翼翼有虔之敬方
太宗之晏駕值在宥之冲齡宵營承家即翠黃之歷武成告
廟何嘶樊代之勛誠天與而人歸益宵衣而旰食宮中惟儀戶
牖真猶予溺予飢海內乙見教家尚切如傷如燬披六經於乙
夜務傳堯舜之心萃百辟之寅恭更以皋夔為勗剡夫寢門視
膳率萬國而慰予一人秘閣陳圖并億萬年而勤茲終日予每
憂其過瘁
帝輒自謂忘疲十八載未有倦勤詎期奄棄千百世猶深漸被
忍見升遐素何溘露之災忽掩重離之照憑几顧命罪乙之外
無餘言單詔傳謨緝熙之明畢此日嗚呼哀哉予每覽前史因
測天心大德之得壽得名於
帝寧靳其算裕壽之卜年卜世及今已慭其基主器藉有神孫
足慰於昭之之陟降撫筵欷呼
帝座難言春蠱之縈迴
帝誠無負于恳勤于止能言共悲愴
帝當歆格言與淚俱

擬　二月初三日釋服

皇上祭
大行皇帝文
觀厥允於有赫玉謨垂卜世卜年揚大烈于無疆至德頌九文
九武矧從升遐而溯丕極益欽繼序以展謳思澤懋勳華哀均
倚覆欽惟
皇考大行皇帝則天而治如日之升垂裳以格兩階干戚與詩
書並顯措刑而神八法雲雷同日月均懸法寅府寅錢以欽時
乾乾惕若啟甲庫甲觀以敬典亹亹今聞肆靖由於單心故綏
旬要荒咸歸而貢勑幾罔之起化故禮樂征伐盡稟周官猶復

勤以益勤十八載憂勞與同一日抑且聖不自聖億萬方教養
并萃一人方歌復旦于卿雲詎意地天于永日攀髯而臣民擗
踊撫劍而宮廟蒼凉臣屬在沖齡遽罹大故茫然麻墨徒傷恃
怙之無依邈矣黃幨敢循鉅艱之作始慰慈宮之摧悼先疚于
心聽率土之哀號有啜其泣剡遵
遺詔釋服有期但念
深恩節悲為已敢虔馨香之薦用將中外之誠嗚呼厚地高天
恨涓埃之莫報遺民鞠子祇爵瞀之惟虔伏冀
聖靈俯垂歆格

擬祭

孝獻皇后冊封禮成文

彤闈起化媲坤軸之有成椒殿揚芬恭星軒而彌戚況乎南移
方詠府迓麟祥西樹遄罹遽遘鸞馭睇飈飈之總帷傷爵術於
霄途難復指水言悲徒閼月室煎香寫恨難返泉宮於惟
皇后椒慎為儀柔嘉成性珩璜節步自叶四始之音藻大文衣
常冠六宮之譽當夫庭燎戒寢晏不忘規及乎幽榭承恩德能
逮下娠清懸極儆如孝子之臨淵表率宮嬪無異蓋臣之律己
任者前星既耀相期振振而繩繩未何宸器猶虛稍爾宵宵而
秩秩自聞以內似二南之有關雎惟淑之餘知四德之嫺宵雅
每念春秋方茂綏祉靡涯即使風露侵人延年有術詎期奄逝
正在淑齡觀殿月之空沉將無海藥但苑雲之別起豈有鄭蘭
茲以冊封禮成遣官致祭嗚呼仙靈奔月之年褕衣正位疏漢
成章之歲緘極淵釋渺茲五夜之箴永巷之闈何日去我十臣
之佐邑姜之後誰人崇芝檢以悼亡設瓊筵而旌逝靈其不昧
尚冀來歆

追尊

貞妃冊文（大行皇帝上賓，妃董姓，以身殉焉）

皇帝言：龍馭初升，共洒攀髯之淚；鸞驂遐逝，式彰侍櫛之誠。既流彤史之輝，宜闡椒闈之節。於惟貞妃，柔嘉成性，淑慎爲儀，夙賈而侍先皇，藻火袞六宮之譽；雞鳴而趨永巷，珩璜颺四始之音。稟德固其幽閑，夭死愈徵皎烈。誼非臣妾，在天之痛徒殷；惟乃堅貞，貫日之誠彌固。丹血殷而化碧，蕙性折而愈芬。非進嘉稱，曷彰淑德。謹以金冊尊爲貞妃。嗚呼！百身莫贖，三良聞黃鳥之詩；四德罔虧，肅清霜之氣。二南之化昭矣，三錫之章賁焉。

贈死節官誥命

具官某某，性行貞良，才猷練達，身膺民社，服勞無忝於在官；職任封疆，死綏不忘夫報主。當妖氛之毀危，抗大節而嬰城，壯氣不回，祇覺身輕而義重；忠肝可揭，昭然力盡而名存。允稱社稷之臣，可後卹榮之典。是用贈爾爲　官，錫之誥命。

贈太常寺卿張煊

居心無忝，奉職維勤。數載臺班，幾蒙不白之枉；一時直道，旋昭共諒之心。既邀湔洗之仁，更沛卹榮之典。用加寵秩，兼錫恩綸。

贈左都督特進光祿大夫連得成　誥命

久歷行間首先效命膺疆埸之重寄奮戎馬以前驅克靖烟氛放圖賴以寧謐兼資彈壓氏社倚為干城詎意積勞遽成永逝死綏之義無忝飭榮之典宜頒用沛懸綸併加寵秩

贈標騎將軍都督僉事佟學文　誥命

性行忠良才猷練達奮跡廓清之會屢勤櫛沐之勞簡佐銓曹克矢勤恪授之專鎮更効馳驅方需戮力之圖功遽以乞休而殞命爰咨故典錫以懸綸

命平西王吳三桂永鎮滇黔賜金冊文

箕子歸周奠朝鮮於海外伏波佐漢標銅柱於天垂既宏不世之勳宜懋非常之眷盟先刑馬寵冠伏龍爾平西王某俊翮垂時宏猷翼世傳家世將非如恩澤之侯聯戚天家真以肺腑為寄當夫入關伊始即已擐甲來迎從王師而掃彼攙槍重懸日月首列侯而誕膺茅社奄有河山爾乃還定巴渝載寧巖蜀鑿金牛之峽無假五丁清玉壘之塵何煩六出既而南荒未靖北甲常懸爾悉士馬于三秦問氛祲于六詔晨趨介馬既渡星橋宵指烽旗竟臨月窟雖復烏江白氣譬投火之飛蛾遂已赤伏旋班無逐原之鋌鹿捷書告
廟朕甚嘉之朕唯允建梁王以宗藩而授鉞明封黔國以世爵而分麾致木公之燧象無聞銅鼓之聯狼永戢以今方昔振古為榮是用遣使持節命爾仍以平西王永鎮滇黔錫之金冊於戲爵擬汾陽更畀長城之寄祚綿高密宜垂翌子之謨靖國服以作家謀彈厥忠以昭世德朕固置蕭王之赤心爾益沛邱侯之青而彈茲成命時爾永圖

進封平西王吳三桂親王賜金冊文

朝廷報功之典首重元勳人臣翼運之猷宜頒異數績既隆于
不世寵益懋于非常爰占路朝特中休命咨爾平西王吳三桂
經權五濟智勇兼資入關而擁戴最先把鉞而廓清是奮撫秦
撫晉投戈者五十餘城蕩寇殲渠膏斧者數萬餘衆指崤函而
坐鎮錫帶礪以建藩固已銘績祈常垂基茅胙近以南方未靖
逆焰猶張特簡壯猷用勳捷伐重師壓境滇池之氛祲旋銷大
武安民蠻崎之版圖遂正稟廟算而窮追緬甸擒偽王而俘獲
全師申徼外之天誅剪其叢孽恩威中之征勝奏乃昇平朕詢
攸策勳稽諸故府遐占今而為烈宜聯肺傅之恩加爵服以疏
榮當冠勳封之右是用遣使持節進封爾為親王錫之金冊金
寶於戲身係萬邦之寄益堅桑土以綢繆班高五等之尊儼搢
桐圭而登拜膺茲殊錫尚克欽承

獎諭安南王黎維祺敕命

皇帝敕諭安南國王黎某　朕惟帝王褒德酬庸罔間遐邇苟
其効忠本朝懋建殊業則寵錫有所必加而典冊光于來葉制
甚隆也爾安南國王某克殫厥猷乃心王室攄誠向化貢使頻
來列爵卿恩勤勞茂著近者稟我方略益抒忠悃擒俘偽王朱
某歸之邊吏以實上聞朕甚嘉焉夫功莫高於殲逆而治有貴
於銷萌維爾之勳於斯為最是用賜敕獎勵兼賜王某某諸物
爾其永此忠猷祗承罔斁策勳之典朕無靳於便蕃也欽哉故
諭

獎諭安南國王黎維祺敕命

朕惟王化之行柔遠一同乎治邇國典所載獎順乃所以教忠
矧乃荒徼之區首効來庭之誼悃誠既著褒寵宜先爾安南國
王黎　僻居天末久襲藩封在中朝撫之為外臣即爾土奉之
為國脈當我車書之既一正爾職貢之宜常乃者奉表來歸梯航
遠至識時慕義朕甚嘉焉是用賜敕獎諭尚其益殫忠勤懋膺
王命式覲聲教之無殊端在祗承之罔替故敕

獎諭荷蘭國王勅命

朕惟輸忠莫先于助順賞賚首及於豊功況爾遠藩身先戮力
酬庸之典厥有恒施爾荷蘭國王某職貢惟勤悃誠無懈當
之狂逞率戰艦以宣勞虔成犄角之形佐我揭[揚]衆之績厥功
既茂朕甚嘉焉是用遣官賜爾銀一千兩大蟒緞四尺絲緞表
裏各二十四尺錫之勅諭於戲退邇切同仇之義共迓寵綏
朝廷隆異數之頒用章勸勵爾茲優眷毋替欽承故諭

平圖遺稾卷之三

上海　張　宸　青琱撰

奏疏

論時政疏

謹陳定致太平之源仰祈　睿照事我
世祖章皇帝彤集大統無日不以愛百姓為心休養生息庶幾
樂利之風再見迨我
皇上勵精圖治小醜漸次削平兵革漸次不用似乎太平有象
然而六七年來民生日就窮苦官吏日就貪殘人才日就淹滯
風俗日就頽敝海内喁喁思欲復覩
世祖皇帝之舊而不可得夫
皇上之心
世祖皇帝之心也以
世祖皇帝之心為心而天下反不能如
世祖皇帝之舊則以在廷諸臣皆無定致太平之心既不肯以
皇帝之心為心自不肯以
世祖皇帝之法為法政務無故而更張征斂每進而嚴威害民
之政見於條奏者必捨過匿非而護之惟恐不堅利民之政當
舉行者必動稱成例而阻之惟恐不力遠事不能概舉即就
皇上親政以來如江西提甲一事屢經指摘者也乃部臣於覆

臺臣夏人佺疏刖曰俟查明到日另議未幾而該撫疏至刖不
俟查到而曰無庸再議現經奉
旨嚴駁此害民之政護之惟恐不堅者也又如臺臣蕭政條陳
投誠人屯田一事部臣亦知其可行者也而復以候補考弱具
覆亦經奉
旨嚴駁此利民之政阻之惟恐不力者也外如官那日肴橫征
私派諸大弊數以寔蹟見告乃部臣並不明目張膽為
皇上效鷹鸇之逐往往于覆奏中輕描淡寫或暗伏機關為狡
卸之地如此將見貪官無日而得去秕政無日而得除善政無
日而得行民生無日而得遂于以幾太平之治不幾卻行而求
前乎臣以為諸臣之積習牢不可破者以新條舊例屢有分更
茫無一定之法得以執持其後也足莫若
皇上大勵乾剛盡復
世祖皇帝之舊凡
世祖皇帝已行之法近日議改者盡舉而復之
世祖皇帝未行之法近日增加者盡舉而革之
世祖皇帝所已設之官盡仍其舊而不得輕議裁
世祖皇帝所未設之官盡數撤回而不得輕議添如是而致太
平之大綱大目舉矣大綱大目既舉然後飭諸臣洗心滌慮無
事不以愛百姓為心自無事不以
世祖皇帝為法無事不以
世祖皇帝為法即無事不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萬年有道之
基從此始也臣謹言其大端愚陋所及尚有一二必不可已之
大政謹另疏奏陳臣不勝戰栗惶恐之至

請停捐貲流 旨該部知道 張宸

奏為遵
諭敬陳請停捐貲錄敘之法以風廉吏事伏請
大清律例職官犯贓十兩以上至八十兩者治以流絞等罪懲
創之法可謂至嚴矣及見定例地方官或修理城垣或賑濟小
民捐貲至千兩以上者紀錄加級不等臣因思同一財物也何
以有謂之贓謂夫居民上者自俸薪之外一絲一毫妄取于民
皆謂之贓今此捐助之金謂其出俸薪乎抑出自家財乎出自
俸薪則俸薪無有此數出自家財則未聞有官之家成千累百
載往任所也其出自攫取于民必矣攫取于民盡謂之贓非事
發始謂之贓而事不發即謂之非贓也朝廷既設流絞之律以
懲其犯贓復懸錄敘之令以獎其有贓竊恐貪吏以有贓捐助
邀錄敘廉吏以無贓捐助鮮錄敘將見廉吏削色貪吏彈冠人
人且以廉吏為戒以貪吏為師何可訓也且夫國家有大工役
地方官出俸薪之餘以佐之此臣子之分也年歲有凶災地方
官出俸薪之餘以賑之此為民父母之責也量力多寡盡心乃
己事完之後督撫提報職名數目以見其實心任事足矣何必
限一定之數以派盈待錄敘之加而始勸若謂
國帑有限一時大工大災非此無以濟困則不如開納事例如
通州修理水關故事矣此法雖盛古未有然援納事例出自己
有之財捐貲錄敘出自攫民之財猶為彼善于此臣伏讀
上諭有或係法制未便致民失業等語伏思
皇上立法安有未便或出於一時權宜之計未暇計其流漸之
極有如此類者故敢瀆聰妄陳統祈
睿鑒施行

撤上海客兵疏 旨本兵部議奏

奏為遵
諭敬陳客兵久駐累民請賜
勅部行查酌歸原伍兵民兩便事竊見我
朝設立經制綠旗官兵各有原守汛地欲使之扼要以衛民非欲其冗食以屬民也自山寇海寇不時竊發因而抽調各處之兵移緩就急事平之後竟有遷延不歸者夫客兵與久駐之兵各不同久駐之兵當設立之始必且為之預借營房與民異處若調征之兵一時驟至勢不得不出民房以居之奉壺餐以食之代其樵牧供其役使猶不過事平即去暫勞永逸耳迨至日久遂為永例暫出之民房久踞不還兵暫進之壺餐視為常供兵暫時之樵牧役使且奴僕視之犬馬驅之矣嗟此窮黎其得有安枕乎况此輩久客思歸恣睢暴戾尤不可問而回視原伍虛單經制徒設臣甚不可解也天下之大臣不得而周知即就臣昔假歸里時目擊江寧省會几十餘里大城現兵止二千五百餘名統兵官趙宗科統之問其兵足用與否曰以供護箱解餉各差不足以巡獄囚倉庫更番不給遑問其他問其何以兵少曰額設原有多兵皆緣分調未歸此重地原伍虛單之一徵也及至上海縣斗大一城反有兵三千二百餘名查此兵自順治十八年以前海寇正熾之時從未設立水師以外有吳淞鎮重兵內有提督鎮重兵皆在百里內外足資彈壓自江寧賊敗之後督臣慮其餘氛復騁因而調集諸處之兵謂之水師暫住上海其實原係各營陸兵數年以來優游城市未嘗登舟一試且亦未經題明汛防何處於地方汛守毫無責成此則冗客兵久駐之一徵也夫以省會之大兵單若此以一邑之小兵多若此推之天下當復類然伏乞
勅部通行直省各督提諸臣查明經制額兵原舊汛地有調征在外地方以經平靜者盡數撤回原伍仍不許臨行時折毀民房沿途多索夫船庶一兵有一兵之用而兵無久客之苦民無冗兵之累此亦惠安小民兵民兩便之一事也臣恪遵
上諭在兵言兵伏祈
睿鑒施行

請復奏銷疏 旨知道 代龔大司馬奏
請寬奏銷以廣
恩詔事臣伏讀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
恩詔凡順治十八年以前拖欠錢粮及官吏侵欺偷盜庫銀者
一概寬免
大恩普徧薄海歡呼矣乃順治十八年內各省奏銷十七年紳
衿欠粮等案該撫不論多寡一概指參該部未經查核一概降
革以致三吳財賦最重故明三百年不能完之地而年來俱報
全逢雖惕息於功令不敢不勉輸將然該撫早夜拮据及地方
剜肉醫瘡之狀可以想見臣思自古帝王之世藏富於民故能
家給人足雖遇凶年不致重困若徒令之奔命於催征救死於
鞭樸東那西凑皮盡骨枯一遇災荒未有不轉徙溝壑者殊非
皇上痌瘝斯民之本懷也今順治十八年以前侵盜之錢粮既
已邀
恩于法外而此十七年逋賦之縉士寧無矜恤於
宸衷伏乞
天慈念奏銷事出創行過在初犯懲創既久又過
恩詔
勅下該督撫逋查處分諸人如果於順治十八年以內將原報
欠數完全者比照有司在任完糧之例量予開復使天下曉然
知
朝廷之意原以儆惕冥愚未嘗絕其自新之路庶幾催科之中
不失撫字而人心感悅民困亦以獲甦矣

代周工科參奏私徵匿歸疏 旨該本部嚴察議奏由單并發
特參私刻由單多徵匿歸剝民婪贓之府官謹將訪獲印單并
呈睿鑒請乞
勅部嚴查提訊追擬以懲奸貪以除民害事伏見吾
皇上軫念民生所以撫綏而喣咻之者甚厚而然如貪吏病
民所在見告其最大者則莫若私派匿歸是矣方念民力困窮
正項條銀尚苦不能完納而不肖有司多端朘削往往額外私
徵然未有膽大欺
君恣情婪取贓私鉅萬若松江府知府某之甚者臣向聞該府
貪婪無厭任意橫加不顧經制之恒規惟務私派而肥己即如

上海縣知縣某將順治十八年以來連年奉
旨蠲災荒分數第蠲起解不蠲存留悖
旨殃民經被害之民叩
闕發審未結顧縣官之敢於匿蠲皆由該府之陽為指使至於
每年之賦稅恒多逾額之羨徵臣夙聞已久因未有指實無憑
入告隨密行採訪獲有康熙四年分須發民間易知由單一紙
款項字蹟分明上鈐該府硃印及考諸全書經制直封報部清
單迥異不同私弊可驗敢備為我
皇上陳之查華亭縣上鄉田報部由單每畝折色銀一錢五分
三厘七毫零何以發民由單每畝折色銀一錢六分一厘八毫
零計每畝多派銀八厘零中鄉下鄉皆然婁縣青浦縣無不皆
然統計松江府一府為田五百餘萬畝約共每年私徵銀四萬
餘兩此多征之弊也上海縣康熙三年分被災奉
旨蠲免正賦二分因本色已經徵比全完例應流抵次年額內
該府於發民內刊有除上海縣奉文流抵核算免編於民訖字
樣則每畝應納條銀一錢二分九厘零何以發民由單除蠲外
每畝折色銀一錢三分九厘零計每畝一錢三分之內止蠲銀
八厘是每銀一錢止蠲銀六厘尚匿蠲銀一分四厘下鄉折粮
等田無不皆然統計上海縣起存正賦為銀二十一萬兩有奇
約共本年未蠲銀三萬餘兩此匿蠲之弊也用印由單現在可

據因一年以累他年婪贓且數十萬困苦小民何堪受此剥削
況松江為財賦重區奸弊叢生知府專制一方威福在手一櫻
其怒莫保身家若不直窮到底以清貪蠹之根臣恐有司之婪
派年復一年百姓之困窮日甚一日而上下欺蒙何所忌憚臣
訪聞真確謹將所獲私刻印單一紙并呈
睿鑒乞
皇上乾斷勅下户部逐款嚴加磨對情弊顯然請
勅嚴提究擬追贓正法庶懲一儆百奸貪之風稍息賦稅之額
得清橫征弊杜而民困可蘇矣臣珽不避嫌怨伏乞
睿鑒施行

代蘇松二郡民請減浮糧疏
奏為普天率土盡沐宏仁二郡生靈獨含宿困泣懇
皇上俯垂憐憫以正因革以副
綸音事
國家錢粮屢赦
朝廷浩蕩無疆無柰重賦之邦與輕賦之邦苦樂懸殊易完之
民與難完之民生死迥別同生太平之世上遇
堯舜之君豈蘇松百姓尤受貽累於前代而不思求救於
本朝竊惟元末陳友諒竊踞江西堅守瑞州袁州張士誠竊踞
江南堅守蘇州松江洪武久攻難克遷怒於民加重賦額以懲
附逆又因先克友諒後克士誠怒蘇松之百姓尤深加蘇松之
賦額尤重籍沒豪民租簿入諸科則之中較元九升之科四倍
較宋五升之科七倍蘇府一州七縣直與湖廣全省十五府十
六州一百餘縣之錢粮相等松江一府四縣比於福建全省八
府一州五十餘縣之錢粮更多若謂蘇松土地勝於他郡則禹
貢所載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蘇松古屬揚州至今一
歲收禾止於一熟不比江浙閩廣一歲收米兩熟非人力之情
於耕耘寔地力之限於生長此不能與天下各府州縣較高矣
即就江南蘇松常鎮四府經界並連水土無異而常州每畝平
米僅科一斗五升六升不等乃蘇松平米科至三斗六升七升
不等所以蘇松重賦之苦貽累於前代最冤求救於
本朝最亟也然故明之時勉強而支者錢糧徵及六分七分有
司即為上考開徵必待九月十月
國課出於田租雖居重賦之名不盡重賦之實今錢糧定于正
月開徵考成限於十月分完足極重之賦春夏揭債倍多極困
之民秋冬粮白倍空即幸而不遭凶歲田土不能養生若今年
一遇水荒百姓盡登鬼錄所以逋賦從無一歲清苦府縣從無
一官保全餉追星火只得那後補前徹底查追究竟前完後欠
順治十八年以前未
赦九年並徵如康熙元二三年未
赦八年並徵天下絕無而僅見于蘇松兩郡敲筋剝骨卸屋折
椽鬻女賣兒父南子北死於杖責囹圄死於投河自縊久戶消
滅禍延於親鄰恒產害身民易流于盜賊舊欠
大赦於後
國家原未取盈貧民先死於前
皇恩沛而膏朽思得順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上諭特諭戶部故明洪武因有讐怨或一處錢粮徵收甚重或
一處不許牛耕叫人自耕或一處并婦人女子為娼或一處已
故之人不許葬埋在地拋棄於河此明朝有讐怨於人民我朝
並無讐怨是非何可踵行此等情由爾部詳察具奏狀請

皇綸至今感泣痛念當念洪武讐怨於蘇松瑞袁今重賦困阨

止于蘇松瑞袁而瑞州袁州二府之浮粮江西撫臣蔡士英按

臣吳讚元布政臣莊應會先後具

題請減得蒙

俞旨准奏減免久已欽遵蘇松之民茍可完粮活命斷不敢引

例邀

恩其如病患愈深無可救約成熟之田因荒者之累而亦荒生

聚之民因死者之累而亦死控於府縣職守催科而不敢聲言

控於督撫遵行舊章而不輕陳請惟

皇上恩德如天仁覆無外不忍

本朝之赤子受前代之怨讐只得貧庶哀鳴匍匐冒死已經碎

首而控部乃敢泣血而叩

閽懇求

皇上憐憫殘黎再難獨困而

聖德純被天下戢寧適年裁汰兵馬不下數十餘萬省撥兵餉

不下數百萬金

國家財用原富有於四海之內

皇上惠澤不難活此向隅之民蘇松田地不能遠稽宋元輕額

乞准近照常鎮同科厥賦惟正一視同仁用昭因革於雲漢不

刊　綸綍之日星萬姓再生萬世永賴伏乞

睿鑒勅下該部議奏施行

上海　張宸　青瑚撰

議

開墾議

敬陳目前大要以救目前之困以垂永世之規事切惟太學一書曰君必好惡慎德之外惟言用人理財而理財之道第言生之為之而不言取之凡以取之之道已寓於九賦九式之中曰有井區之田有什一之賦使外此而言取則必出於掊克聚斂之所為此大學之所深戒也是故有財必始於有土有人所謂有土有人者非必闢疆廣聚之謂但使無不耕之田無不盡之力則力不藏己而可以言為於是游惰末作盡驅南畝園圃漆林陂池山澤無不為國家備財之地而朝廷之大寶乃藏於民間矣夫使家給人足而必欲　上供之賦先催科之擾恐未之信也瓶罄罍恥而謂可以行督責之令為取盈之計恐亦未之信也今天下惰員既廣生齒日繁有土有人莫盛於今日而賦額未減於前用度不增於昔宜乎司農無仰屋之嗟度支鮮坐困之嘆而且事事捉衿設處無策議者輒歸咎於逋賦夫逋賦誠足病然總計出入之數即使賦額全完入數猶不抵出數則何可不思所以變計也愚以為今天下之計莫大乎開墾荒田而開墾荒田則必使富人為之何以言之國家亦嘗設官置吏議屯田矣然民屯則恒產啟足之人必不赴令而應募而起者必貧民浮戶欲自備農種則無其力欲官為之備則無此財且朝令而夕課效田未就墾而考成已迫於是董其事者必於鄰近熟田指為隱占為漏稅強取籽粒以塞期會由是荒者未熟而熟者先累國未利而民已困也之無效蓋以此也言兵屯則今之滿兵皆禁旅也軌無久暴原野耕手胝足之理而漢兵則汰之又汰方隅未靖以之汛守瞭望尚且不給而又課之耕也無牛種之備有籽粒之追與其勤苦力作貽後日之追呼何如生食縣官享目前之晏安乎即使後衛所屯操之餘而現在屯粮尚煩敲朴又何力以辦此乎故議屯于今日兵與民俱有所不可而莫善于使富民為之夫所謂富民者制田里供賦稅給徭役者也使其舍現有之業耘不耕之田誰則為之且責富戶則必議僉報議遷徙奸徒猾吏因而作奸求賄人雖輕去其故鄉此戀依割必致騷然少故屯戍而害見又何利之能為則有說以處此盛　王之制抑逐末以驅之於農冥鐵內以困其本周制屢人萍人皆有賦斂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制者出夫布漢承秦弊募富民實關中實塞下往往而有人凡有市籍者禁不得衣絲乘馬子孫不得為吏而唐宋之君往往鼓鑄鹽鐵征榷商賈以當大半之賦其制雖非盡善然抑末作以息農民猶有近古遺意其最善者莫如

明初開中之令制明永樂時下鹽商輸粟於邊之令每納米二
斗五升給鹽一引小米每引四斗後令近邊荒閑田地得自開
墾使為永業商人憚轉粟之勞無不自出財力招致游民以事
耕作既有田產之利遂為家室之謀由是守望相助墩臺保伍
不令而具田日熟年穀屢登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
直銀二錢軍國大裕蓋其時國家府庫倉廩俱以給都中而其
餘蓄委之商人無修邊之費無遠輸之勞國富而強職此故也
自成化六年戶部尚書葉淇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類解戶
部雖鹽銀驟增百萬而輸粟於邊之令既廢西北商亦挈家於
淮以便鹽千里沃壤委於草莽米石直銀五兩淇故淮人意獨
為淮商地且徒見粟石二錢則以為二斗五升之米所直五分不
如納銀二錢五分有四倍之入也迨其後而米石五兩則二錢
五分之銀僅易米五升矣且有轉運之勞修邊之費鹽課雖日
增漕米雖日益既不能呼應於臨時勢必至鹽漕之並幣固緣
積漸以至於貧弱而不可振明之已事得失不較著哉且夫國
用之不足者以逋賦也賦之所以日逋者以民貧也民之所以
日貧者以漕耗日重也明萬歷年間漕規每正耗米百石加民
耗米八石四斗銀二三兩不等今則每百石加二三十石矣外
之踢斛淋尖層層有增則不啻三四十石矣綱司詁會有錢通
關小票節籠會籌有錢酒飯有錢約計銀七八錢米一石三四

斗然後可完一石之兑是官兑一石而民費二石餘也查會典開
載凡運京交倉米一石給官耗米七八斗或五六斗不等又有
輕賫銀兩造船銀兩夫腳銀兩短運腳價行月二糧而旗丁之
俟久者又歲數十萬是官徵米二石有餘方有一石輸京也州
縣徵收耗米與正米一槩編額僅兑一體此兑而私耗又復加
倍是民間有四石之費國家始有一石之用也方秋成既畢官
民拮据完漕春二三月間漕完甫竣顧其室中已無所有繼而
徵兑條銀完納自不能前完納不前則箠楚日甚勢不得不變
救目前之死買求寬限春發差役胥役知其無策需索愈甚伏
費愈煩官參而不能為無米之炊民困而不能生既剜之肉雖
復嚴懲衙蠹嚴追侵欠猶鑽既朽之木木盡而火不出亦何益
哉是故漕不減則民不富民不富則賦必逋賦必逋則國用必
不足假使民有餘力可以完納正供何苦而供吏胥之需索吏
胥見民之完納及額又何嘗而事誅求且民既完矣無逋額矣
貪官污吏雖欲那移侵蝕又何自而借民欠之名為影射之地
數者如環無端而總由於漕事之壞故救本澄原先自漕始然
則為省漕之計奈何曰莫善於復開中之令今商人輸納鹽課
易銀而粟向者鹽課每引二錢五分今且增至八九錢矣則大
米二斗五升不可增至四五斗小米四斗不可增至七八斗乎
向者開中於邊今令納粟於京京與邊不較近乎既出於輸粟

之途則亦為墾田之計向者令耕遂遠荒地今則大江以北山東河南畿輔近地在在而有內地之坦而近不猶愈於邊北之險而遠乎由是而商既輸粟則即以所輸之數量減東南漕充之額即以東南所減之額代商盡輸其銀如是而在官則耗恭之費夫船之費輕齎之費行月糧之費短運腳價之費候久之費盡可易銀而歸之於公是商輸一石之粟國家即有二三金之贏也若使運粟百萬石國家即有二三萬萬之羨也在民則私耗之費綱司話會之費過閘小票之費飾蘆會券之費酒飯之費盡可歸民計石米民費四倍是商輸一石之粟民間即有三四金之省也商輸粟百萬石民間即有三四百萬之餘也國家歲益三四百萬民間歲省三四百萬而猶慮逋賦不清國用不足必無之事也然而變法之始則亦有道行鹽之所如河東險遠閩廣與邊地非產米運涉為艱宜令仍舊納銀若長蘆則近畿之地於墾田最便兩淮兩浙產米之地初年令其買運繼年便可開荒然甚苦難也惟是外課之納多寡不同查萬曆年間會典有七八錢一引者有四五錢一引者亦宜以現課銀數折而為米約銀二錢以內為大米一斗若小米一斗五升商人舟舡具備即伏年年買納二錢之價腳耗已裕況開墾之後取之田間輸之近畿乎是輸銀與輸粟不大懸殊也漕運以三四金致石粟今以二金易石粟損益不但庭乎或曰商既輸應納之粟又令墾未熟之田皆本將何自而出曰是又不難如初年應納米一石止納九斗留此一斗以事田工計辦課萬金之商歲應餘銀一千兩十萬金之商歲應餘銀一萬兩以千金萬金而召募游民葺理房舍疏通水利以至牛種耕具共力易辦如是而行之三四年或六七年田之闢者不知其凡幾矣田既墾又方收全課則皆本自裕也然額什而輸九漕額不既虧乎曰無虧也商輸百萬之粟即折百萬之漕商輸九十萬之粟即折九十萬之漕準此度彼無虧折也不虧商不損國惡故曰欲者漕富民莫大乎復開中之制而開墾荒地必使富人為之也抑有說民間荒田與熟田畝畛相接今富商大賈今日占種保無有復土者而搶其所有乎曰是在乎責成地方之官立法之始先令清丈荒熟地畝明開四址明立標準上書某地荒田若干頃畝造冊送部召商開種其不入荒田數中者一槩徵粮小民惧於商民之奪其田雖向未升科之熟田亦應報稅則隱漏不又清乎商既開墾然後三年升半科五年升全科十年之後賦額盡增在國則既饒鹽課復益正供在商則既獲鹽利復得恒產不兩利乎按洪範八政食貨居先而漢臣如晁錯賈誼莫不以積貯為國家大命方今建都燕薊公私百萬之衆仰給於東南漕粟遠在數千里外萬一意外不虞水旱盜賊梗塞道路倉無再歲之蓄嗷嗷之衆將何所恃今既令開中畿輔近地在在民

熟百萬人之食可咄嗟而具根本强壯大命以立至便也三代
倉粟取之王畿五百里之内兗豫、冀州爲貢所載百里内總二
百里銍三百里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無不令近者致重者遠
者致輕者故四方諸侯僅貢其土物所宜而不以米粟累之凡
以惜道里費重勞民也今商輸近京之粟而漕事量省合古宜
今至當也京師根本之地富室大家百無一二伏商人就北耕
種共立家計無遷徙之擾而都内以寔居重馭輕屹然改觀丕
盛也歷代創始必有大因大革以成一代之規今明之所以盛
與明之所以衰瞭然在目不及其盛而惟弊改之是循何以丕
後夫明之子孫猶曰其祖宗改之不敢數易茲則開創之世大
權在我不過一轉易間經紀遂立復近代之盛制成百禩之熙
洽至易也於是食貨既足
朝廷百度可以修舉禮樂教化可以漸興或以餘財糴賤青黄
以操斂散之權或設常平蓄剩賑凶以爲災沴之計泰然有餘
何施不可
皇上神明天縱身作高曾若不及今爲之俾世世子孫稟爲成
法將誰俟乎惟是行之宜斷任之須人前代之用益用漕故事
宜斷今時之孰利孰害必計宜周以至水利當興施行有序益
場之積困宜甦通倉之吏納宜肅酌所餘以補不足留寬剩以
裕張弛權衡措置在在宜周

皇上如與心膂大臣熟計其可殺然以爲當行則請縷析言之

三吳水利議上馬撫台

謹陳三吳水利修舉之要仰冀採擇施行以培
國脉民命事竊惟國家根本之地圖全在田功而治田必先治
水當禹貢之時三吳地方在荒服之外冠帶所未及猶必著之
於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吳地之有震澤猶北條的有九
河濟漯南條之有汝漢淮泗非導之入海則民其魚鱉未有已
時故必以入海為治水之經亦即為治田之經治民治國之經
也是故天下之田必有水也其導之入海所以為泄也去其害
也其散之田間所以為蓄也收其利也周禮遂人之職溝塗川
澮咸有修舉則引入海之餘以溉田澇則瀉田中之水以入
海支分脉貫川流不息故千八百國皆自食其土而不至仰漕
粟於他方自秦人廢阡陌事聚併一切田間水道盡平而為田
由是與水相離所謂九河濟漯者僅能入海以去害不能溉田
以收利而東南積水之區遂為歷代所仰食有畸重之勢矣夫
以天下所畸重止爭此水則凡所以去水之害收水之利者當
亦謀國君子所不可弛之責也今自三吳而論宣歙臨安若霅
萬山之水盡豬於太湖而蘇松常杭嘉湖六郡承其下流其地
外高內庳形如仰盂不憂外水之不入止患內水之不出而出
之者三江也三江故道東江已不可問吳淞江之不治者百餘
年婁江之不治者數十餘年其餘橫塘直浦幹河支流皆之歲

一修治者自
定鼎以來未加畚鍤於是太湖之水入海則無其徑散諸田間
又淺澁難通一遇雨大水發惟有漂沒田廬淹死人畜有如昨
歲之一望汪洋者幸而憲臺急呼號救
朝廷之蠲至三十餘萬然亦危矣假使如淮揚髙連歲七災
朝廷其能數委此無限金錢乎而民之死者又不可復生益誠
至可慮之事也然非盡從前官吏之失職也前代額編有導河
夫銀今盡裁充兵餉有歲編閘河塘長今已均役充編雖有留
心民瘼之長吏商度水利而識偏則無其值議夫則無其人竭
一手足之力其何濟乎惟有聽其淪胥至於及溺而已亦且奈
之何哉伏惟憲臺懷饑溺由己之心行祖席斯氏之政力請公
帑先濬劉河次濬吳淞此真夏周海諸公所不能兼之績而獨
見於今日繼禹之功其在此矣而又何煩置喙雖然事必求其
可久利必圖其至周可久則後人仰其成而不至貽憂於來世
至周則所在蒙其澤而非止弭患於目前今既兩工並舉三江
入海之路通達無阻顧通下流矣上流被塞將柰何今日通矣
他年復塞將柰何水入海矣不能散諸田間將柰何目前請公
帑募民夫矣異日歲有修舉將柰何則愚謂有說於此盡三江
自太湖抵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蘇郡之婁門歷崑山塘入
太倉劉河口者為婁江一自太湖從吳江長橋東北合龎山湖

者為松江一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黄
涌亦名吳淞江者為東江吳淞江當長橋未建以前自昔以來
不甚淤塞至慶歷年建橋之後南渡又易以石於是上流既緩
下流愈弱不能疏滌泥沙又澱山諸河茭草叢生甚至圍累成
田而吳淞江始屢塞屢濬矣今江雖議疏長橋隄堰諸水口因
循日久未嘗摧之使深又澱山湖一帶茭草日積阻遏水勢宜
立一定法設處工食復淘淺之夫明立厲禁峻淤河之罰歲歲
淘摧茭刈常使深廣譬如人為胸膈寬暢而後尾閭通利此必
然之勢也所謂疏上流以利下流者此也上下流既通矣或未
久即塞或久而旋塞其故有二一在於初濬時堆土不遠經雨
泥淖入江湮塞如故一在於海潮之入潮退沙留積年沙厚江
淤復勞疏鑿法宜於初濬時查舊有堆土岡脊處責令棄土脊
外勿置脊内其無脊處所於離岸四五十步外明立標界不許
傾棄介內又於離岸十步之地因土築堤種植榆柳初年以防
浮土之下流久後以防江水之泛溢而乍開旋塞之患去矣至
於海潮壅江法宜建閘范文正公守蘇郡時議開吳淞即有沙
因潮至數年後塞必設諸閘扃之以禦來潮之議其後大觀元
年中書舍人許光凝開洵吳淞江置十二閘元大德中任仁發
開濬吳淞置木閘二座泰定初復置石閘益潮至則閉閘以障
沙湖溢則啟閘以泄水閉閘則蓄水而旱有所備啟閘則放水

而滯有所泄法至善也第查仁發二閘因太湖水勢湍急衝倒
一座而至順中又以閘置非宜旱潦俱病為請則有閘而不善
用之與無閘等似宜於吳淞江出口三十里内漸漸濶作三渠
稍分其勢俾無衝決雖至盈滿分泄有途其一渠應由新涇以
入蒲滙塘而達浦而建閘於舊閘處所此閘雖已久廢而石料
尚存河亦尚通不甚費力其一渠由蘆浦入肇嘉浜以入上海
城濠塞濠之通浦水口如郎家橋陸家橋杜香橋等處而置閘
於東南濠薛家浜以達浦此閘尚有舊基今未盡壞惟河濠久
塞尚俟疏通其一渠則徑出宋家橋入浦達海為江之舊口應
於宋家橋以裡十里之内置閘三座以時啟閉如此則既建閘
以阻過潮沙復多途以分泄水勢於是而全泄太湖之水不激
不緩可長通無塞矣況此閘一建可防盜出没又可不分浦
水使大浦長通所謂一濬不復再塞者此也凡此所以去其害
也然吳中之有水其害於民者暫其利於民者博今此歲歲之
千倉萬箱如坻如京者孰非水之為乎故同一水也散諸田間
則為利溢諸平地則為害惟是地有高卑為法微異如近海之
鄉地高而憂在旱近湖之鄉地卑而憂在潦前輩謂高鄉宜深
浚河巷以蓄水低鄉宜高築圩岸以防水而築圩之土即出於
浚河則蓄泄咸備為此道不講已三四十年一切支河無不淤
淺一切隄岸無不坍毀目擊去年水高於田一時男婦畢集搏

土築岸一杯衝决全功盡棄號咷啼泣之聲震於中野而高阜之鄉經月不雨即車戽無從做使平時濬河使深築圩使高則水有所歸陸有所限安得有所患乎向來吳下特設水利通判水利主簿各一員而道臣亦兼農田水利職銜似宜嚴督之以今歲為始簡從下鄉立法勸懲自農隙之月為始至來年二三月止立限課程一應塘浦之應深者圩岸之應高者以次畢理即令有田之家自救其田業戶出粟佃戶出力不復遠派隔圖丁役府縣印官不時親勘即以水利之廢舉為水利官考成之殿最並不許別營他署支河既開又當於傍江水口設立斗門以時蓄泄俾無分江勢又當土石嚴禁不許於一應河港處所排釘竹木等牌及委棄瓦石淘泥沙土種植茭蘆菱芡並不許私作魚斷蟹埒犯者重治于是而開者不塞田皆有水矣所謂水既入海又當散之田間者此也然此其事而非其法也事行而法不立則可以濟一時而不可以埀久遠如前項疏濬上流建置閘座高築圩岸深鑿支河三吳水利盡是矣而濬上流則必需撈淺之夫置閘座則必需啟閉之夫浚河築堤亦必需督責之人執役之夫此數者工費何所出僉派何所施乎似應請復導河夫銀而嚴禁那移別用請復塘長一役而嚴禁納贓遠派由是有銀以為之值有夫以為之役凡役之就田而用如築堤諸事則佚其力而食於田凡役之離田而用如守閘等事則役其力而食於官又當嚴飭巡檢官一應閘座橋道河岸之在其汛內者時加督察葺治一鄉有役塘長皆率諸夫而巡檢官董其成一縣有役巡檢督率各鄉而水利官董其成府廳縣印官時覺察焉此制立而三吳水利有舉無廢矣從古體國經野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役公旬三日載在周官而力役之征布縷米粟並埒今一旦因噎廢食以致一民不可使一事不可為豈常道乎役之所以導王制也且此非所以勞民也前代役法區有塘長以率各圖之現年而一區之水利責之圖有現年以率各甲之細戶而一圖之水利責之每圖十甲一年止役二甲五年週而復始圩埂歲歲修築塘港歲歲挑濬欲使小民心力盡竭於田畝獄訟自然簡少風俗自然淳厚今一槩不役是驅之游惰而使爭訟也非法之正也惟濬河夫銀為數不多或請於開江之後查傍江開除未升科田地塔造蓑房招募閘夫居住量給閘田使之自耕自食該汛巡檢官督之啟閉之外即令於閘外淘淺所謂不必請帑募夫而歲可修舉者此也伏惟憲臺處民至周為民至切不惟近計目前寔期化成久道某生長此地身在田間雖寒暖燥濕之宜黍稌高下之別未能盡悉而大端不越乎此故敢竭其區區至於估計土方分段課程立樣設長盖嚴分棚一應開濬機宜劉河一役已試之而有驗不敢復贅至疏濬工食奉

題取給六郡州縣漕折而應濬河段則在上嘉兩縣似應即就兩縣正供照數截留以備僱夫之用而六郡漕折則盡解濬河以補兩縣之額如此則工所之支給既便而六郡亦免遠解之勞兩利俱存矣目今兵糧月餉俱奉有就近支給之行順輿情所以導功令也當亦憲臺之所俯俞也樵牧鄙夫量仟軼陌其事甚瑣而其言不文然於田間利害庶非隔膜伏冀省覽垂察幸甚不宣

濬吳淞江議

吳淞江之應濬也人人能言之其全洩太湖之水而首利三吳也王文恪公海忠介公兩言之文恪公之言曰太湖受蘇浙萬山之水猶人之有腹吳淞盡洩太湖之水猶人之有尾閭尾閭不通則身腹俱受其病忠介公之言曰婁江東江僅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諸水通則六府同其惠塞則六府均其害然則吳淞江之宜通而不宜塞也瞭然在目矣惟是前代諸公但能言其當濬而不能求其不塞夫濬之所以為利也旋濬而旋塞則利不永矣以巨萬計之工費百餘年不再舉之大役乃使旋疏旋塞為利不永將使後之人以疏濬為戒而萬世之禹蹟湮三吳之民命瘁矣語曰可大可久言必久而後能大不久則不大也其久之之道奈何曰求其塞之之由以使之無塞而已查前代自禹貢以至宋初未有言濬吳淞江者不言濬則不塞可知也自慶歷年吳江建長橋以便挽道初以木繼甃以石於是上流始緩海之濁潮得入江而與江水爭有淤塞之患矣聞諸故老吳淞江未塞時潮及於黃渡今自黃渡以西潮所不及之地為江如故而自黃渡以東潮所及處為沮洳為平陸無復有江形矣此則渾潮塞江之一驗也潮之來也渾入而清出計一潮之淀厚及一箬一日兩潮厚幾一錢一歲三百六十日厚三百六十錢二尺餘矣以二丈五尺深之江歲淀二尺

具能常有此江于此又渾潮塞江之一驗也明永樂二年夏忠靖公相度三吳水利謂太湖五百里納浙西杭嘉湖宣歙諸溪山澗之水必由吳淞以出海近因江之東口渾潮淤塞滙流漲滿以致淹沒田禾此又渾潮塞江之一驗也隆慶年間忠介公撫吳開濬吳淞三十餘年而旋塞此又渾潮塞江之一驗也惟萬歷年間蘇松道許公開濬吳淞不數年而即塞議者咎其堆土不遠雨後泥滓入江故不俟潮淤而速塞然其開之也甚難而塞之也甚易亦可概見矣人力盡則數十年而塞人力稍不盡則數年而即塞物力民命之謂何而以通塞之權聽之不可測識之怒濤此亦大有為之君子所當盱衡而熟慮者矣是故塞而不濬非計也濬而復聽其塞非計也欲求不塞而不明塞之之由不可得也明塞之之由而不求不塞之方亦不可得也夫海潮之得以入江者以江與浦通也其道宜使江之水入於浦不可使浦之水入於江江入於浦則江利而河水平浦入於江則江塞而河水壅此必然之勢也法在於建閘而已矣元僧惟則松江觀閘詩曰吳淞江水急於箭昔有畫圖今見面百川應命爭見趨東注海門如赴戰海波怒發驅潮頭戰退吳淞水倒流江潮一日兩相鬭萬古不決如仇讐江水清兮潮水濁江水不似潮水惡惡潮推出海中洲堆積江面如山邱官憂水害難疏鑿橫江四閘同時作潮來下閘潮平開閘內不通潮往來

等語于此見元之時在長橋既建之後江水日弱海潮日強有洊居之勢故置閘以遏之終元之世不聞疏鑿之勞者殆為此也至明而承張士誠竊踞之後亂日以久江口已全塞建閘處所當不可問而況閘乎故夏忠靖公棄上海境全淤吳淞江四十餘里而浚亂江等處以耑入劉河海忠介公雖專濬吳淞因志在救時無暇深維前制以為永利至於今日後當全塞以屋人君子之憂萬世之功若有所俟而然者不可不加之意也似宜於江口宋家橋為始迤西至滬瀆以東置閘三座設夫以守之外一閘少啟而多閉內二閘以時啟閉蓋內閘以通舟楫故啟閉不妨於頻外閘以遏潮水非潮涸江漲不輕啟也其必三閘者何也江蓄數百里之力以趨海勢易衝突恐一閘不任故至於二至於三且輪番啟閉不直瀉也攷古人於濱江瀕海通潮處所悉設官置閘潮至則閉閘以澄江潮退則開閘以泄水又於閘外設撈淺之夫時常杷梳積滯置鐵掃帚等舡隨潮上下以蕩滌浮淤所以常無水患也今觀震澤形勢狀如盂外高而內卑但求內水之出不求外水之入此閘置而受浦之利不受浦之害雖百千年常通無塞可矣況江勢寬闊風帆迅利自湖入海之路有閘以關之而意外之虞可免一也沿海鹽徒出沒於浦有閘以關之而私販不使二也商艘停泊無波濤震蕩之患無椎埋飄忽之虞三也江自江浦自浦使浦之勢不分而

浦常通四也西水盛則買閘以入於浦西水衰則停蓄以豬於江泉伏泖澱諸水日夜東行即河之淺者可深五也五利既得又當於吳淞江側浚蘆浦一線引江流以入上海城濠凡濠之與浦通如郎家橋陸家石橋薛家浜杜香橋等處皆塞之並濠受潮歲浚歲淤今已平陸幾於有城無池海民無百年儲蓄之家城中無水泉灌濯之利潮去潮來形勢使然今使萬山清流逶邐而來以蓄此城自此有城有池商船聚集濠下民物阜而土風秀金湯固而保障完必自此始矣六也或曰既請正伏以疏鑿矣又置閘焉不滋費乎曰無多也夏忠靖公發吳淞下流而浚虬江諸水以入劉河也又兼浚上海之范家浜常熟之白茆港以由江入海也費至十七餘萬忠介公之專浚吳淞費至七萬六千有奇然當是時應濬者一萬三千五百餘丈今止九千餘丈應濬原闊三十丈當時止開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底闊七丈五尺每江一丈計土十七方半零每方工銀四錢三分六厘一丈十七方半為銀七兩六錢六分今米貴物涌價雖稍昂然以嬴補縮比忠介公時稍益亦不過十萬金而建閘諸費悉在其內矣去年一歲之荒蠲災至三十餘萬損三分之一而財賦重地長無水旱之憂謀國者當不時再計而決也至於堆土之遠當在臨時嚴督委官明立界限離岸三十步方可堆土其堆也宜廣衍而為隴不可高峻而為岡蓋高峻則經雨下瀉泥滓必復入江廣衍則因革成田版圖庶無棄地又當於離岸十步之地因土以築長堤堤旁種植榆柳初年以障浮土之下流久後以防江水之泛溢不惟驟塞之患除而永利亦奏於此矣再查地誌婁江即今之劉家河其自長橋合龐山湖者為淞江自澱山湖經青浦嘉定東北流亦名吳淞江者為東江是東江者即今吳淞江之委豈昔分而今合歟濬吳淞則東江舉矣兼濬劉河則三江並舉而神禹之故道盡復矣又能建閘設夫以使之久而不塞吾不知古之聖賢饑溺由己以利賴於天下後世者其道若何由今觀之此亦其最巨者也惟執事擇焉幸甚

再陳吳淞江應濬條議（時有紐於前要預不濬使故又反復言其利害）

再陳吳淞有不得不開之勢有萬萬當開之利伏乞採擇施行以垂不朽事竊惟事非關係重大自古聖王必不竭民力以從事即從事矣亦未必著之於經今觀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入者入於海也藉使三江之內有一不入於海則震澤之底定未可知也使震澤之水一江二江可泄則禹貢亦必曰一江二江既入不必言三江矣言三江者無一江之可已也今既塞而乍開者僅劉河耳劉河者古之婁江三江之一也其自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為松江自大桃分支過澱山湖東至嘉定青浦界合上海黃浦亦名吳淞江者為東江即今所議開之吳淞江也然則吳淞一江其上流為松江其下流為東江是一江通而二江俱入海矣譬如人為七竅之內一竅通而餘竅塞水大二便之內一便通而一便不通其能不病乎此其不得不開者一也自明以前吳淞江無代不通元世特設都水利以專理其事自張士誠竊踞日尋兵革江塞而閘座亦廢故夏忠靖公秉而不濬時雖專濬劉河而猶必兼濬虬江白茆江顧會浦釆陶灌茲鐵口諸處屈其勢以入劉河其費反過於濬吳淞至海忠介公懲其弊專濬吳淞利幾百年試問吳淞未塞以前吳下之土田民物如何吳淞既塞之後吳下之土田民物如何故老猶有存者可詢而知也特忠介公建功於久廢之後未暇置閘以障潮沙故海水入而漸淀漸淤耳假使如宋元之建閘為其去今日當不重費嗜洛也此其不得不開者一也去年之水災亦既震驚矣田廬之漂沒男婦之死亡不可勝數矣各憲額請

朝廷之蠲折動以巨萬計此巨萬者僅救目前不能為

國家興無窮之利萬一天時不瑧屢歲而見其為巨萬者迹波正未可量也原其故不過為三江不通泄瀉不及之故使三江通而泄瀉有時

朝廷之巨萬省矣民之田廬男婦全矣一方不至於震驚矣天時水旱安可預期堯之水動以九年湯之旱動以七年惟預為之備乃可以無恐此其不可不開者一也大臣之告君詳審而後進慮全而後發今開濬吳淞一事賴各憲至誠格天覆奉

俞旨至許給公帑從事此豈易得者乎語曰欲建非常之功者必待非常之人我

皇上與各憲同心一德吁之即應可謂有其人有其時矣萬一稍有遲疑無論後此決難再請將前此之入告何為乎況天時水旱又不可預必也此其不可不開者一也至開濬吳淞江之利前人已屢言之而莫要於忠介公開則六府同其利塞則六府同其害之二語即就目前而論海已自二十五保至二十三保至二十七保二十九保三十保沿江一帶田之棄而不耕者

一望黄茅白草即可耕之地亦俱折粮下鄉上海止十五保而因吳淞江塞以伏之地荒者且有五保若開濬之後潦有所泄旱有所蓄五保皆青腴矣今漲江之升科者爲數無幾亦皆下鄉折粮也開　而傍沿江百里變荒田爲熟田變下田爲上田變折粮爲上粮者不知凡幾也其利一也吳淞江未塞以前凡仕於吾土者皆撫必部堂道府必列卿司李縣令必科道部曹躋者無幾既塞之後榮遷善仕者寥寥矣未塞以前世家大族以至編户百萬者爲上家廿萬者爲中户萬金千金者比比皆是今尚有其人乎未塞以前科第綿連俦世久遠民富而樸爭訟尚少今日就蕭索日趨傾險將何極乎一濬而全盛可復官民並利其利一也海邑自吳淞江至吳門一宿而達又爲安流今由浦泖則風波甚惡由嘉邑則水陸崎嶇計程三日即漕白粮船停泊大浦由泖至蘇屢有不測上年沈主簿沉沒而舡前年劉縣丞亦遭沉沒俱因愛惜功名竭貲賠補不敢報聞其漕艘之屬運弁不得而知者又不知凡幾也若吳淞通則粮艘民舡俱無此患矣其利一也自古救荒無奇策惟大工大役所濟甚多今歲饑民救之去歲更多更憶日望疏濬起工不啻引領一餘萬金錢歸還公帑太倉一粟耳以之集事勸功全活饑民當以億計又可除弭盜賊之萌潛消伏莽之釁其利一也

一吳淞江全塞以來不過五六十年明末零星起科皆係折粮低窪二三畝折粮一畝其江底沮洳細流仍未升科今即以壺數升科熟田計之凡田濶一步長二十四步爲一分今開江一丈不及兩步濶十五丈不過三十步以量田法計之濶兩步長三十步共六十步爲田二分五厘而已吳淞在上海境者八十丈有餘爲田二千畝有零以每畝二錢則升科爲粮四百餘兩又

本朝加升蘆課爲數應亦無幾即以開去之數攤編闔邑一百四十餘萬畝每畝不及一厘幾毫况題定減科在案三四百兩之數減之無損于

國計則以失落田粮爲慮者不必也

一漲江新地俱係浮沙其性最寒又謂之冷沙凡站立其地飯頃即濕故民居不肯造房其上間有一二草房係墾荒流民暫時栖止爲墾田計寥寥無幾至墳墓葬埋絕無之事則以開損房屋墳墓爲慮者可以不必也

一大量河段若步弓略短尺寸合計之即多出盈千累百大數不惟冒破物力亦且多費人工時日且止將步弓寸寸銖累量濶則遺長量長則遺濶耳目易亂奸弊易生法當用四尺長短柱六根每根上釘鐵環將量准十五丈長繩二條每條横貫三柱之上以定河面之濶又將量准二十丈長繩二條每一丈繫一紅絹條直貫於柱之兩旁以定河身之長大量時如自東至

西將三柱橫繩綳緊釘於東首將兩旁直繩綳緊至西後將西邊三柱橫繩綳緊釘於西首然後照橫繩以定濶照直繩以定長篩灰編號釘椿一塊而二十丈之長短濶狹無可欺隱矣於是將東首三柱拔起綳至西首照前綳緊釘定篩灰編號釘椿又將東首綳至西首一二日間數十丈江身之長短濶狹了無遁形也凡大量河段每逢轉灣大處最難清楚用此法而灣與直皆同矣事簡而無弊莫善於此

均編糧務議上耿郡守

一竊惟松郡財賦之地老祖臺新政宜民已見施行者不敢具贅謹舉催科便民法應永守者開列上陳語云利不百不變法無一利而但滋無窮之弊者宜謹守而不變可也

一均田均役之制宜永遵也何來有田因以有役有役而因有現年里排之分里排以一甲辦十甲之糧現年以一甲管十甲之總雖十甲歲一輪充而狡者易於指充懦者必至賠累民甚苦之有不均之嘆矣自現年里排奉旨革除至康熙幾年前任婁縣知縣李復興創行均田均役之法統計闔縣之田數而均之為十保每保分為三十區每區分為十圖每圖分為十束有田之家許其以戶領田盡舉本戶所有之田而歸之於一處自一束分至數十束俱不禁其田少畸零不成束者許附於田多之戶以成束或畸零與畸零自相併而成束於是按籍而求一束必有一束之田而併無貧富之形且本戶自輸本戶之賦而亦無催辦之苦法至善也但此法行而圖蠹不得借役費之名以苛斂細戶皂快不得執押催之累以需索役民吏胥不得向糧長之家以徵求常例且建三串單行而完欠了然總書不得淆出入之數以侵漁國課於是咸稱不便百計以搖惑縣官謂不比圖總而比每束不勝其煩也又乘勘荒而以為田不歸圩而歸戶荒熟難分也

華縣差役則以催辦之難而議併圖也推其意不過欲復現年
里排以供其刀俎而現年里排又奉
旨禁革不可行則又巧立圖首之說如青浦縣之所行者嗟嗟
圖首者即前此所謂現年也現年辦一圖十甲之糧圖首催一
圖十束之糧名異而實不異乃現年一歲一更
朝廷尚以為苦民而革之圖首歲歲承充反以為便民而行之
乎若不嚴加厲禁各縣必致效尤是驅更生之小民而重入湯
火也似宜大張曉諭先革圖首名色永行均田均役之制倘有
建議阻撓者即官經承各加重處庶幾良法久而民有起色乎
伏候
台裁

一連三串單之制宜復也當均田均役之始創為連三串單以
為徵比之良法其法每秉糧十分限十月全完每月完一分一
月分三限均一分而三之設立連三串單填定戶名糧數如初
限銀完揭去一單次限銀完揭去二單三限亦然銀至單去完
欠不辦而自明弊端不杜而自絕不必更立比簿也執未去之
串以唱比頑戶無所逃矣又其時先一日完糧完者揭示免比
不完者秋比押完於是完糧者可以經年不見縣官而一意徵
輸欠糧者難逃於追呼之苦而竭蹶完公一串而數善兼焉然
其時官限之限書執串單以唱比完欠了然不能上下其手無
所容其需索矣經承與總書出納分明欲事侵漁而不得矣遂
乃多方撓亂如青浦縣另給附收納銀者執附收以倒串每兩
先勒錢二十文近日各縣亦創立倒串印單夫銀入串出一覽
可盡也今必納銀而後領附收印單須附收印單而後倒串倒
串而後登簿作完是一手可完者必三易手而始竣一覽可盡
者必三易覽而始明財賦繁重之地日增千百番耳目雖有智
者耳目必亂耳目既亂百弊叢生必至以完為欠重比重征侵
蝕之厖累而小民之髓竭由此始也為此說者曰前此無制錢
今則兼徵制錢故三串不便夫銀可十分科算錢獨不可十分
科算乎一串之上明填銀若干錢幾文照數納完倒串至便也
又曰有舊欠不可以倒收也夫舊欠之不可混於新欠明矣欲
混而一者不過欲為前人覆侵漁之跡而併為後人啟侵漁之
徑者也故惟嚴復連三串單而後利民之政可圖也伏候台裁

一圖底清而後均田均役可久行也均田之法以戶領田謂如
一戶之田散在各區各保者今歸併於一戶而分之為秉於是
有數不盡數或遺落分厘在圖積少成多者有荒墳絕戶無人
收領遺在舊圖者有佃戶拋荒田主棄而不收者有坍江圮岸
有額無田者甚至圖書將自己熟田隱匿詭稱荒田飛洒糧戶
者凡此均謂之圖底自圖底不清而圖書受賠荒之累者固屬
向隅然因此而圖書操飛洒之權者亦復不少朝聞一戶焉曰
某人失收田若干及拘而鞫之無有也懦者致賄以去矣暮聞

一戶焉曰某人失收田若干拘而夠之猶是也于是日增縣官
之煩而得藉口於均田均役之不便故清核圖底最急其清之
之法奈何曰立法之始固有經緯二簿矣經簿者如何之魚鱗
圖冊將舊圖坂圩之田鱗造圩號田畝坵段而下註某戶收入
某保某圖並以田為主而繳以戶者也緯簿者即今之徵糧冊
以戶之下明開收舊某保某圖某字圩幾號田若干並以戶為
主而繳以田者也將此二冊比對如經部某字幾號之田係幾
畝幾分今止收去幾畝幾分尚存幾畝幾分則今之收清於是
而收不盡數之圖底清矣如經部某字號之田向係田主某人
今為佃戶拋荒不收刖督令原主收去令某召佃開墾於是而
拋荒之圖底清矣其有真正荒墳絕戶統計若干畝該圖共田
若干畝今之均搭營業但可以熟搭荒而不可使之賠無田之
糧於是而荒墳絕戶之圖底清矣其餘真正坍江圮岸宜力請
於
上以事開除而圖書飛洒之弊自難於措手此圖底清而良法
可久事理之必然者也伏候台裁
一徵比舊欠之法宜講究也假如虧侵之數既得彼自有應得
之罪家產盡絕之條與考成無與然自是而民欠為真民欠矣
捏造之民欠不可比而寔在之民欠又不容不比顧積疲之後
為數繁多安能上應考成似宜力請督撫而寬其
疏撥上年豐歉積逋事例統限十年帶徵全完每歲止徵一分
差易為力得請之後尤要比簿造得分明如某年以前未行均
田均役糧戶額徵各異應另為一冊某年以後已行均田均役
糧戶額徵相同應共為一冊但不得併入現年之冊使新舊不
分尤要將歷年鈐印比簿查對完欠分明如一戶之下明開原
額若干完過若干寔欠若干今以十分為率每年應徵若干一
年十月全完每月三限每限應完銀若干如此清造雖一時紅
筆繁多然完欠分明弊端無自而入使受比者亦各心服心服
而完者鼓舞矣仍應設立連三串票庶耳目易周便於催比至
於今日制造會簿會簿之上止有糧戶欠額並無原額完額此
叢弊之藪侵虧藏奸之窟穴大不便於官民者也似宜嚴行申
飭伏候台裁

呈

呈請詳除吳淞江田蕩糧銀上縣令代

升科無據浮額易除懇祈留心民瘼立起弗切照吳淞江自隆
慶以前江面潤三十丈湮塞之後海忠介公止開十五丈所存
未開十五丈漲為田蕩於隆慶六年折淨升科訖此載在條編
之內府縣誌書由單班班可考者也其後海忠介公所開十五
丈又復淤塞天啟年間邑侯呂公令民用價契買給帖永為世
業火科折淨田四百幾十幾畝額徵條銀八十餘兩未經載開
誌書由單亦未開出無案卷可查者也今江已疏濬盡復忠介
公所開之舊則呂公升科之額應去固不得升科舊業父臺無
據以詳豁上憲無據以題銷遂成痼疾難醫再四細查誌書某
年分上海共田若干畝零某年分上海共田若干畝零現年由
單亦止此數並未載及天啟年間吳淞江田蕩升科一項又疑
或因田數不多故不載及而順治幾年新墾城壕官地准熟田
一十六畝二分零亦已煌煌開載誌書由單一一脗合近在順
治年間田止十六畝零尚然詳載豈天啟年間之遠四百餘畝
之多反致忽遺全不載於誌書則前此之從未升科可知不載
於由單則今此之仍未入額亦可知而業戶之有征有納求免
不得者則作俑者因循之咎非後人私征侵蝕之弊也查八十
餘兩之額銀甚微明季法網又寬縣官入額開徵其後充志報
部年後一年視為成例在民間管業輸糧詎問其報部與否在
歷年派徵有例何暇計其額自何來況設縣以來額銀從未全
完民欠歲盈累萬則此八十餘金之涸徵以補民欠不足官吏
仍不得而侵肥惟是尾欠者是合邑之疲民而完納者係沿江
之業戶則前此有田有賦雖代人補缺亦自甘心今此田鑿為
江則望水輸糧資無出產欲籲憲詳部則原未有升安得有除
欲緘默守株則歲歲空賠何年得豁惟有父台為一縣六百里
之主一人向隅痌瘝在念伏請父臺叅酌近年比簿總算買徵
銀數較之由單額數此八十餘兩之條銀果否在由單數內或
在由單數外若在數外則竟自刪除不必揚前人之短若在數
內則照坍江事例減除額內之征蓋老額之內漲坍由天尚沐
朝廷之豁免江身之土奉
旨濬去誰賠水底之催科獨斷力行為民除害一舉而三十八
百之功行俱充一念而多壽多男之榮徵畢致矣具此連名上
呈

呈請崇祀黃婆上縣令

懇詳崇祀女師

題請封號以隆報功之典以與財賦之源事切惟布縷之征戴在周官然所謂布者苧葛絲麻織紝而成絶非今之棉布木棉之種産於日本名曰吉貝其後種傳於閩廣元貞元間上海烏泥涇鎮人黃婆淪落崖州附海船歸里始帶其種教民種植又教以踏車椎弓擇彈紡織之法紗配錯色綜綫挈花之製不特製造布尺凡被褥帨帶之類織以折枝團鳳碁局文字燦然若寫遂使烏泥瘠壤藉此轉售地方頓成饒裕其後日增月盛遍滿吳下日今盛行京邊入商雲集競稱松江棉布而不知多出於上海上海棉布又莫精於烏泥涇凡大山林塘漕河涇花園頭長橋華涇橋朱家行産布最精之處皆其近烏泥涇而分支者也况松江屬邑有四惟上海不産杭稻多種棉花一應公私出入皆仰於布每歲四十餘萬本折錢粮皆貿易布尺以事輸將前代有細布粗布兩解載在賦役全書

本朝雖經革除而採買梭布青藍等布亦惟上海是問藉非黃婆一人首先教導

上供何從取給民命何以支吾然而報功之典闕焉未舉查郡志縣志載黃婆謝世之時里人灑泣共葬即為立祠閱三十年而祠燬鎮人趙如珪為之重建元季又為兵燬明成化間知縣劉琬重建後邑人張之象改祀張家浜上今雖廟存而已無其像僅寧國寺山門西首肖像在焉帕首僧伽服儼然尚存伏惟三代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之后妃先蠶之祀與先農祈穀犁然並舉又凡神號如后土夫人天妃元君諸稱皆自歷代

帝王褒嘉勅贈今之棉布創造於四百年之前衣被於九州十四裔之遠上以給

御用之正供下以裕貢賦之民力其為功最鉅其為澤最遠黃婆一人附之先農先蠶之末當在從祀之班寵以廟額封號之加應冠女師之首年復一年湮沒可慨竊見父台百廢具興前修邑志此為國典關係　重伏乞准將黃婆前後事蹟申詳督

撫司道府廳特賜

題請祠額封號然後順民之情以崇椓栒普民之力以享歲時庶東國機杼共識水源本末

興朝俎豆無忘尊德報功

上海縣黃婆祠記

嘯園題云道光中年祠記 吾伯鈞甫撰集亦有

江東郡邑其瀕海者田或磽瘠燥不宜稻民率蓺棉以織為布棉用至廣而布之利亦至饒益使民喜蓺棉頗傳其剝婗之法而踏車推弓之具未備棉熟則率用手擘去其子裝棹几案圻使為絮以參紞襲凡時上海為泥涇有黃婆者始遷於崖州後附海舶歸盡得其所以績布者及諸組紃錯綜枝巧輒以教其里人人爭傚效以故績益修習而布出尤善今自東南至西北多出布杓篗紡績之器徽異都不傳作者何人而江東著錄則皆云昉於黃婆可決昔治布惟以絲枲紵葛宋末棉自林邑始入中國逮元凡自閩浸成其績為布簡利省費賓倍他物凡時既為設提舉司而前明賦役亦許以棉準米近世郡縣棉出幾畝租稅半民間服用恒資布行販益遠民日取富且棉苟熟雖小災祲不為害羸羨所致皆出黃婆而上海治益近海凡海舶多泊其地然海道出吳淞江口迤北通山東直隸遼東僉利沙船沙船不能往貨他國歲輒載其菽麥以市於上海既已刖稇載布與棉歸往歲淮泄不能達河漕運稍阻今總督安化陶公官巡撫時嘗以百五十餘萬石米僦沙船輸至天津不兩月皆辦海運後廢不行然沙船率歲時最至不絕其利故在原執往易則其為功可謂博鉅凡時上海黃婆已有祠祀前明凡再建立皆廢邑人士感慕其德乃告邑仁和許君乃大為力上請歲祀於官未獲後山陰平君瀚來復固請得之先是邑人李君筠嘉以吾園西偏隙地四畝稽度為祠及是益完葺廠閣廊序修廣中度閎邃堅麗凡十有五楹費用金錢八千有奇皆出輸者教蕕鉤校勤勿遺漏則徐君渭仁力也祠建於道光六年十月粗成於明年三月請祀亦於是年而列祀典則十年六月二十一日禮成牒始至其初請者十四人會錢者若干人皆列碑陰次序嘉烈用示無斁乃祇刻石以銘祠曰

海瀕皆斥沙礫弗治爰有嘉種林邑是資乃既播穫弗克緒繅是攤是捌是攎是撚維神之則毾㲪歲滋郊墟火爟夜聞緯杼同巷相望達於江浙黔首盧繁莫贍禾黍富媼縕靈益開仕土自載牛馬渠疽秦楚環海所通飈馳輿阻川涂島嶼堂閣濤波艒浮艆泊檣比山峩僦貨使漕如川滙河高下肆因惠利無煩嘉斯績織實為環樞範於食貨眂於訏謨熙熙穰穰炙社不誣乃紀神烈乃報神德修棟巍甍怵擢如飾康我行商豐我居祇骨肅既焰盍醻既清神其樂只海甸以盈鍚茲貞石億祀德馨

上海 張宸 青瑚撰

書

與陳巳尊書

敬啟治某輩居在編氓仰邀倚冒苟非仁政所關民生所急安敢妄瀆台聽若事可稍緩而為利無窮則亦老父臺之所樂得而聞也屬者時和歲稔民樂有秋皆老父臺至誠格天人拜其賜兼之微輸有法鼓舞盡神繞匝十月而條銀完至七分八分此真歷年所未有也但敝鄉地不產米耦渠所入以供漕兌而不足辦納條銀大約取之紡績木棉今
老父臺德威所布即欲于歲內起總亦誰敢不從其如一時
爨不能徐待女紅盡出之于賣米賣花米盡則輸漕必匱花盡則杼軸空懸況賣者既多則價日益賤價日益減則收者無利而不收至於有花有米而求售無門計斯歲矣竊意漕兌開徵米價必貴目前賤賣以完折則將來亦必貴買以完漕敝鄉之人自今無儲勢所必然也莫若老父臺以現徵在庫者儘解急餉而留此尾欠分數為隨漕諸項之費暫事緩徵一二月俾花米不致賤賣則有花之家將變而為布其利不止十倍有米之家且儲以備漕其勢可免貴買益一張弛間而留餘蓄以裕民者真無涯量矣是老父臺再賜之有秋以培賦源也造福何如一月以前仰體考成不敢啟齒今似可以言矣故合詞布情憑顏昧仄不既

上林漕臺書

老祖臺自治漕以來無澤不適無疾苦不伸凡居宇下雖歌頌
滿口正如扶天之高不能竭其萬一即近者自折一疏真有益
門之國不能盡宣公之奏所未及者吳民忍淚茹藥以望此久
矣乃部議尚以仰屋躊躇而
當宁沛然允從可見大人格心有赤允諾可以回天無俟當軸
之
許也治某輩亦止從父老之後歡呼頂祝而已其何能為唯是
久壓之人一朝釋負又不得不葸葸然有意外之慮念非竭衷
披露于老祖臺之前仰乞一力主持則且無從告愬蓋大江以
南功令倍肅輸將倍早白折一項歲歲與條銀並徵自春初開
徵迄此至今五年白折大約在官多而在民少矣且在官者亦
必那移影射按籍多而在庫少矣奸胥猾吏乘盡徵本色之
旨從而上下其手必且不問折之完欠一例重徵本色迨本色
既完蠛蠓夫吾以數紙公文縢憲而以嚴威酷令劫下則小民
亦止有忍淚茹聲付之為有而已此則據理斷其必無而在敝
鄉前為驚弓則胥事之所必有者老祖臺獨照至此當亦為之
心駭背裂也竊念此澤自老祖臺而開亦必自老祖臺而收計
莫若乘此迅雷不及掩檄蘇常新道將各州縣棋收白折紅簿
盡數搜求核其已徵多少按數題明許其抵算未完條銀本年
已足流　次年仍祈老祖臺大張曉諭勒之木榜豎立縣前俾
小民人人共曉並檄鄉奸蠹凡憲檄憲示往往藏匿不達於民
又不得不慮此也更祈廉訪一二陽奉陰違者形之白簡庶幾
懲一儆百除莠可以養苗矣至近來漕例完差輕於完漕又有
奸民豪右買屬吏胥盡數完白而無告小民盡數完漕者尤望
嚴檄按畝均派無有偏枯則盡善盡美吳民之生自此日而始
老祖臺惠政苦心亦將自此而永之無疆矣治某輩屬在子民
安敢妄談政務獨念天高地厚發自老祖臺盛心聖人亦言及
之而不言謂之隱老祖臺已言及之矣其何能隱謹合詞奏請
不避煩瀆悉穎可勝手額戰慄之至

後澹歸和尚書

佛在給孤獨園遍含衛城中各見一佛大師于萬里之外而惠赫號示以詩章何殊兩次見佛耶不止一城中見一佛已也幸甚幸甚獨瞻戒一札於齊河道中相遞行李雜沓無從爾發至今不能披誦然壓海劫中一意相通便如入光明藏中知見了了不見猶見也玲瓏岩詩勉強奉和大師瑣蔬筍氣勝酒肉氣若弟子總不脫秀才氣此不但無始中結習亦緣才分不能圓通無由解脫也如何如何獨念覺性往來非假筆墨文字不能發露遂不敢自藏其拙放呈便面幸大師痛砭我至如近狀頗無可言以不僧不俗之身蹈非仕非隱之轍眼耳鼻舌身意都為人用自己茫然無主着其中引而去者無窮加以先慈見背麻墨負土自入粵以來三四年中往返幾三萬餘里而嶠淚經營後所不計大師念此本來面目其所存有幾耶今幸向平之累粗畢先人亦俱入土從此下避債之臺便可向逆邦乞命矣大師于冥嘿間多方祝慽使此黑海窮漢早得撒手此實四十八願中一事也能無意于去年入都候補十閱月閉門枯坐人事簡少頗覺四大無依但此一點靈光亦無收攝處當俟了斷塵緣叩參法座須大法師痛棒喝之耳芝凡歸便附訊

復阿字和尚書

庭樹榮枯又將五見矣伏惟道履休嘉法門榮暢八千里外可勝遙祝周凡至獲接手函披誦之餘真如參覲迴念海幢刹竿如雲如月而窮老張騫在黑風惡浪中何時而已大師慈航普濟願力中其有此人耶弟子世界中滋味頗淡加以三四年來先慈見背經營負土心血俱枯何時離却避債之臺須當牢繫鐵拄追隨杖履此時大和尚雲天縹緲尚肯迴頭一顧否澹師若無半面緣寄奇玲瓏巖詩不揣屬和今錄便面求政敝子本已入牟尼珠光得無不類乎一笑一笑芝凡歸便附此候訊鶴林半日魁首候之不盡

上郎制軍書 代

老祖臺之活我吳民者已十餘年矣上就江寧一戰巨兇銷亡
七八年來河清海晏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固非治某輩之私心
聽記可以揚扢萬一也即如崇明水師一鎮誠為勝算老謀慮
出萬全獨移駐上海一協原非出自老祖臺初意揆情度勢實
覺可已近張舍親所以有遵諭敬陳一疏部議尚以老祖臺訏
謨為重不輕議撤歸以洽某輩計之則尚有可商酌者該邑有
崇明障其外吳淞扼其口又有提鎮重兵犄其後當此海不揚
波之時即無兵亦得安枕若不議撤議移而僅核其操練民房
二事則執處其難何以言之上海潮汐之地潮來則洶湧難于
折舵潮退則膠淺難于鼓棹彼雖扭安弗操亦自操之無地日
今現在戰艦淺閣河干多致損壞可查驗也至責其住居民房
雖于民有至切之痛而于兵亦有難處之勢既處城市自占民
房彼數千家失業之小民十餘家堂構不保之宦裔宵啼露宿
不敢向上臺中訴一字者直以處無可奈何之勢不得不仰體
忍默也故惟無兵則始可保有民房有兵則斷無別法今以老
祖臺之深心大力相度其實竅可已之情形力請于朝撤歸原
伍而量分提鎮一伍以資汎防則桑土綢繆均為兩得若萬不
可得似宜移之瀕海要地查此兵向年原駐劉河一帶而劉河
一城專為兵設明時向設游戎一營而上海則向來無兵之地
也其地之為險為易亦瞭然矣或移該協之兵以駐劉河而移
劉河之游戎以駐上海則可以無兵之處稍減之亦足息肩而
應設重兵之處增益之愈資保障況與崇明吳淞屹然犄角邊
海固則內地自固矣此又不得已而思其次之一說也治某輩
雖切維桑終處局外安能仰測武庫但偶有一得亦不敢不陳
于大人先生之前舍親某因自拜小疏不敢另有瀆陳憑稿不
勝悚仄之至

平園遺稾卷之六

上海　張宸　青琱撰

啟

與陳邑尊啟

伏以烏鵲橫秋甘雨沛芙蓉之國鹿輪迎旭祥風披棠芾之陰
卿伯之頌方新康公之求非暮心馳月轂望佇懸旌恭惟老父
臺台臺莅榜仙才徵垣發曜長安市賦人珍呂相之書除目華
臺譽擅山公之啟
天子重親民之寄試長才以百里花封神君抒報
國之忱奏循聲以五羊泰而滅澤已流于扇嶠湛恩再樹于吳
天益慨悴已甚于澤農非有腳之陽春不起乃浩蕩某邀于
帝座俾烹鮮之妙手來臨就熟駕輕拯民之方指掌式歌且舞
孔邇之望瞻雲停桔槔以企東菑刈桑麻而先洽道治某琱管
無能綿蒲休怨首年蓉闕長鳴之伏馬遲時此日蒔田鹿候之
土牛伏處何意犧人之見告歡傳茂宰之來儀自此五畝柴桑
如栖大廈且今三吳府縣再見中天義當負弩以郭迎先肅蕪
函而奏記伏願雲中環佩御碧幰而下慰銜茅行看天上星杓
命紓東西游登鎖闥率希丙照不盡寅瞻

與陳邑尊副啟

恭惟冀北名家太邱華胄駒羅武庫架學海而知源地近文昌
瀛筆花而如雨擢春官之高第人士目為登瀛列天府之仙班
譽望同于選佛分符出宰斗邊星足郎官鳳駕行田筍外花枝
變嶠才猷已彰于紫錦循卓再試于烹鮮惟茲財賦之區久歎
二東杼軸春我神明之宰嘗宣三略經綸政府謂人地相宜故
長才于以劇地物望與猷守兼備知清修克裕嘉猷
當宁抒南顧之憂澤農裕西疇之慶治某型儀有日瞻望匪遙
伏庾蒜蘆知此後之魚莊穩臥栖遲衡宇覺從今之鶴磴道遙
謹先望日而瞻雲伏冀株蔚而及菲肅將魚箋用代爲趨

與康邑尊啟

伏以序祈斗柄逸瞻紫氣自天來福照中江佇看清風隨獄動
康莊初展騏狀猕激于飈輪枳地乍來鸞亟趨迎于露冕歡偕
騎竹惆幼馳函恭惟老父母年臺寶樹翹枝金華岐選鍾朝元
鑑湖之奇偉地靈而人傑標玉琢金相之度應
聖作以賢興冠蕊榜之羣英空諸北野膺
楓宸之特簡式是南邦道承家学而文在茲才雄赤前緒纘世
傳而治有譜硎發青萍補衮鴻猷先試良才之製錦調羹駿業
暫針妙手以烹鮮懸知爾障兼優政神期月會書勳猷立奏功
倍古人治業俗羽棲林何幸慈天在望榆陰戢影倫逢霽旭方
臨奉除日而喜溢緗詆山川煥彩趺千旄而歡傳猴后節屋添
春願引睇于龍光切齋心而竭候伏祈霄鑒曷既雲瞻

上某太守啟

伏以五馬迎郡侯服莫崇于畿內專城南面勳猷常冠于日邊
非伏就熟而駕輕祇見仁漸而義被恭惟老堂翁台臺豐沛珠
才冀黄懋績
王國充生多士久儲所翰之英世家具有貽謀特逢風雲之會
欽趨王城下之水先剌一州看潼淵盡衰之山肅迎千騎馮陵
道上雖有轂而參有岐畫舫齋頭栞斯鳴而鶴斯舞壯北門之
鎖鑰是號天雄垂南國之棠陰何殊地肺益已飾儀日久豈第
仰止為勞晚某駕駘下乘樗櫟庸才久頓鹽車未効鉛刀之用
偶歷除目愈慚製錦之才幸依織蔭千章敢忌羊腸九折謹因
戒道之始預抒向日之誠不盡寅瞻統希丙照晚某臨啟可勝
馳企之至

上某太守副啟

恭惟老堂翁台臺地節循良天雄保障從
龍柳沐入闕依日月之光叱馭驀騰作牧備屏藩之選滹沱河
畔鳴琹而酌廉泉汾蘖山頭坐嘯而錫峴首為十有一屬之師
表周禮內諸侯之尊當千八百國之喉咽漢廷二千石之良寄
在宇下無不寒暑之俱忘矧企雲端預慰栖遲之得所晚某樗
材七人小草一官學不專師徒有疏慵之目才非泉著愧無敘
歷之長乃濫竽於佐郡數戒道而臨岐所幸斗杓高懸藉南東
而識路庶幾雲衣廣被備北面以抠襟敢因趨侍之匪遑預奏
傾誠之有日晚某臨啟可勝依越之至

上某道臺啟

伏以天街環衛牙旌肇三輔聲靈地軸平臨玉節儐五雲霄景
崇召棠而作蔭沛郇雨之如膏恭惟老大人憲臺儀世祥麟應
圖瑞鳳名高蓝榜國門懸呂相之書望重蘭臺省被戴牧生之
管天上郎官之宿長傍紫微人間節使之東更臨赤縣惟茲沙
麓屬在近畿爰借熊幡需其作鎮寨惟按部霜清雕馬之河露
冕行春風暖高鷄之泊吏行冰而人在鏡年牙蹤滑刀買犢而
劍買牛犂鋤色起固已
帝心簡在聲翔天五之天佇看卿月班高寵晉三臺之座職某
駑駘下乘樗櫟庸材久頓鹽車未効鉛刀之用偶歷除目愈慚
裂錦之才幸邀樾蔭千章即在維桑之敬止敢畏羊腸九折遂
忘集木以歌思效先泥首之前期預奏丹誠之傾注伏祈丙照
丙任寅瞻

上某道臺副啟

恭惟老大人憲臺西符翼運泰道匡時学海窮源譬溯河而探
宿海儒林掞藻每搖筆以擬文圖久高甲第之聲玉振丁年之
業優游侍從常含鷄舌之香啟歷曹郎坐看龍池之柳
當宁以畿輔為重特以勞我近臣羣工惟使節為榮遂爾不辭
叱馭三年廿雨豈從訟息風淳八面霜威祇見民懷吏畏佇俟
鋒車之召預儲鼎鉉之需職某枌榆後進鷄鶩卑棲獻賦未工
徒想窺園之影服官初試惟虞歷板之遥幸咫尺方有二天將
驅馳容其五枝除書久下未遑尺素之修憑照初來敢後單書
之赴趨墀伊邇泥首匪遥伏冀江原可勝瞻溯

上蔡鶴鳴方伯副啟

恭惟老祖臺台臺身擕斗杓車隨雨足懸國門之賦價文章在
班馬之間奏計吏之循聲政績俔龔黄而上冰壺高映清聲上
格于九重玉尺平施巨手宏敷于四座前茲循資歷試已兆宅
揆之徵今此特簡宏宣允授屏藩之寄蓋大東小東並賦久舒
南顧之
天心故人謀蓍謀並占乃得旬宣之師表充黼衮衣于鴻緒慶
同袵席之春臺治某下里編氓中田末品驅車越水幸邀造膝
之知請米長安復荷班荆之好何意躬耕之日竟邀擬蔭之臨
負罪前來未遂望塵之願泰死蕪面無非就日之心仰祈丙照
庶慰手顒

壽蔡鶴鳴方伯啟

恭惟老公祖台臺昌期五百為歲八千躋民物于春臺召棠郇
雨庇蓍蔡以夏屋華祝康謠兼壽國壽民以壽身纯孝德尊爵
而尊齒律中大呂冰堅松栢之期辰屆攬揆彩煥星雲之會酌
斗杓而獻笋斟九氣以成霞治某願切猗蘭情殷吹黍譜民
于樂府章日壽人頌弟禄于臺詩語惟戩穀謹託丹青之善手
兼中絲繡之良工義取贈言庶同詹嚟物兆縹帶可邀康泉庶
幾廉桀之晏閒時見草茅之頌禱

留哥潛歸和尚啟

伏以花暎四山結綺雲於空際杯浮八水騰霄務於霞間猛力
過於獅王炎慧別其龍性青蠅擁瞽白鴿飯峰恭惟大和尚潛
歸大師座下覺性圓通聲塵解脫向作孔顏弟子止知飢渴由
身曾留虞夏末流頓悟外沉供徵消滄桑於泡幻借劫火為津
梁人知鐵漢回頭宰官身能經萬死豈識金罷導世靜明果止
辦一空并忘袍笏之形諸相獨存珂雪尚帶詩書之色半偈猶
擲金聲況乎一句曹溪涓涓法派千年祇樹耿耿宗風大菩薩
本自英雄故虛左而傳白拂西方王亦尊忠孝直挾身以探玄
珠圓將合南北為一宗奚忍分人天為兩畛弟子某質原椎魯
習且文離學劒學書夢邯鄲而未醒非仕非隱趨岐路而常迷
加以庾信多哀陶潛每醉江南園樹止餘猿鶴沙蟲粟里風光
不少荊榛饜飫花源問渡物外豈有桑麻谷關栖遲塵中只達
牛馬生難自識跡尚人牽每端生而沸零欲言愁而氣結茲者
參將人一影逐南瓜喜近諸天心度北面拒期曇摩泛海踏蘆
葉而未歸支遁愛山生竹林而忘返遂使緣慳些子情黏花宮
然而天然老一座開遮已識傳家衣鉢阿字師兩番棒喝尤沾
灌頂醍醐無著天親斯凡斯弟給孤舍衛能去能來方開振錫
有期其奈浮槎難繫始信鶴林半日即是三生愈知龍樹一恭
仍須夙世惟是都門祖帳無人不問惠休馬首傳箋有客求煩
駟使合肥加餐之屬口語甚殷黃門致問之函數行斯在敢肅
陳於蓮座竝發寫其蓬心行卷附呈綺語障從今發露菲芹引
敬東脩禮不諱纖微伏願月滿中峰萬川映一輪之照果圓大
樹三洲承八部之威敬且候諸鐵橋或亦砭其金屑木中觀樓
不盡皈依

迎大壑和尚作小參缺口法啟

伏以說無法之法青蓮舌是慈航證不生之生白拂光成初地
非緣溺愛河而願渡直由企覺路以思登擎類祇林扶輪刹海
恭惟堂頭大和尚適明竟體顛系因心紹七佛後之迦文一來
橫擔肩上繼三藏外之初祖半偈直現毫端淵源臨濟宗風生
臥應華法會鉗鎚在手一杖一喝而字字關遮文筆為禪大言
小言而重重發露遂使人非人等共明衣上傳珠總令世出世
間不致燈邊赴鉄胸涵滿月歷正法像法末法而皆周慧釋春
冰稟經師論師律師而竝徹所以朱藤降座不廢瑜珈隻履經
行無非般若試現覺王身而渡世願併泥犂地而昇真某也心

懵四禪神迷八識色香眇内何來不了之三生幻泡影中僅有
無依之四大已作沾泥之絮無計飛揚還如墮砌之花隨風飛
散入夏饒悲瀛博經秋又汪家莊非澄真空何緣解脫伏念
誥封宜人先室徐氏勞謙君子淑慎女師心營措大之虀鹽秉
操井臼身侍姑嫜之盥櫛更理機杼茹者荼而飲者冰誰問廉
泉勺水荼則婦而慈則母惟知簣火三冬雖因哭子神傷實則
操家力盡生使入冥冥之長夜生者何心惟賴依耿耿之法燈
泉塗可燭敢薦御衣之蕪饋迎來弘覺之眾師上懇心印涅槃
向姑泉而演說更冀盂蘭海幢灌火咽以醍醐羅福供空幽明
共慰伏願生公明月一輪永現人天寶誌飛花萬點宏通帝釋
用覃法乳永沛慈津臨啟可勝虔肅之至

為同郡紳士上心康韓撫臺啟

伏以丞相憑軒留國邇隨車之雨中丞秉節西畸屯栖畝之雲
望慰來蘇思同解澤恭惟老祖臺台臺威高熊耳學峻雲門世
家誇孤趙之勳敢縱橫閒甲第佐命燁沛豐之績新猷茂著丁
年慕呂祭山斗之文奚止相門出相繼魏家凝冰之業竚看綸
閣司綸澄叙九流銓席久懸玉尺保釐三輔瀛洲作湛冰壺屬
　至尊軫南顧之勞致元老命江東之篤
帝心簡在垂天貴寀第之陰氏廣其除應地沛黍苗之澤　鴻
戢羽慰裕渠而何事宣勞狐鼠潛踪照軒棘而奚能畫舞洵三
吳之福曜仝五色於慈雲某等澤國樗材海壖駑棧傍徨杼軸
久知松菊之荒跼蹐瞻膏難返柴桑之里快除書之遄下忍久
客而忘歸我有二天日極雲霓之影肅迎千騎預快父老之節
不盡寅恭統希丙照

為同郡紳士上心康韓撫臺刮啟

恭惟老祖臺台臺山斗巖廊雲霄衣被晉陵名開閒詩趨旋馬
之庭渼代元勳奠鼎危從龍之偽屹履天官之署淵藪人倫揚
旌瀛海之區綢桑戩輔爰膺
帝簡肅戎輿徒杉召南棠樹之陰蒙休下澤俾吳會蘇臺之浦
仰接中臺前茲望斷七襄今快五褥五袴旬此雲迎千騎孚殊
而東西金懸照膽于軒臺爲有市爲年而吏爲虎布陽春于鈴
閣應看刀買犢而劍買牛撫哀我之雁鴻何愁鋌秸驅壯哉之
凩雀旬裕倉箱化誠游刃於新硎奚啻駕輕而就熟某等勞薪
頑息泛梗期春八口棲遲惟祝公田之雨一官匏繫久羨墙下
之桑幸樾蔭之將垂睎茅譽而式慰心殷負弩泰蘇紫陌之塵
情鑒卯書顧傾丹葵之照謹期凤駕預祝前綏

上湖廣張制臺啟 代家越青

伏以中丞東鉞聲靈奠全楚金甌使相揚旌威惠調三湘玉燭
統文武而爲憲表康法以成謨澤溉千儕歡騰七澤恭惟老先
生大人憲臺歌雲佐
帝捧日匡
王奮跡從龍應昌期而蚋世丝英麟鳳紆大略以乘時迫將左
契而右皋亦且內周而外召保釐南國啟華蓋以貢包茅砥柱
東流靖萑苻而寧部屋
天子倚爲長城之寄故直開制府以登廷郡方奉爲連帥之尊
故特長諸侯而控馭調兵措餉非徒就熟駕輕察吏安民真見
贊歌軒舞良以家傳黃石從佐命以宣猷遂使澤履黃輿奏牧
寧以報主固已聲聞而起慕況予身被以遐榮某才拙割犀學
慚窺豹幼沉埋于制舉僅識方名長濫廁乎從官未親民物
當宁試以優容之地試之折坂驅車小臣祗懷惕慄之心姑以
鉛刀發軔所幸南東在望東壁將依恩徽判于千章旬可志共
寒暑投澗觧于四澤竟終沫以汪洋此真不世之遭逢底撫窮
途而慰藉茲當腊轄肅叔前期當春場蔭茁之時卯泛梗壓趨
之候伏願儋風介祉旌門揚暄景之和慧日披襟幕府永福星
之戴統唯丙照爲任寅贍

壽大名相公啟 代

伏以六宇條風汎崇蘭而娛赤舄三階瑞日永莖蓂以挹黄流
屬森花甲之初週度卜先庚而中祝恭惟老夫子台座下柱天
擬極捧日龍光總將揭黃閣之聲開天元老黼黻潤丹扆之色
益代師臣起家在天府清班啟勳澤與文章並懋傳世唯沙堤
舊業啟箕裘與鼎鉉齊光游歷三臺執斗杓而清風紀廻翔獨
座酌元氣以運鈞衡方當訪落之正殷遂賦遂初而言邁紅泉
碧樹清吟尚齊卷珠箔青帘祝勝獨覩伊陟乃海內望司馬公
之復出屢問相如之年而上天優謝太傅之栖遲先裕平格之
壽時當春滿花繁旋馬之庭地值天雄雲近添籌之屋竚看
上方殊錫
賜靈壽於孔光欣從
閣下遂瞻問延年于曼倩某等立雪久度占星志喜河汾門下
愧非房杜之材倚蘭殿前願效如松之頌剪湘紈而製錦適符
晝錦之榮酌瑤水而揚眉彌固介眉之祉伏願光騰金鏡起甯
中而永奏嵩高彩溢瑤華偕夔尚而重歌雲爛某等可勝在躍
慶忭之至

乞王敬哉先生撰墓誌啟 代胡

伏以西京世史壽副墨於名山北海豐碑抽丹毫而表墓良由
德尊而言重所以名附而實彰取介檗隃麋陳皁比恭惟老年
臺老先生台臺泰山北斗霽月光風學窮濂洛之源道兼周孔
爲仕蔡輝太乙若吏生父子並擅文章履鳧中台猶李郭詩書
兼隆事業珥筍蓬山之署身爲文獻者將二十餘年抽簪建札
之門望峻師儀者且千百餘世後進蒙其隻字吟爲華衮之榮
家乘惠以單詞豈止平輿之譽良以丹黃酉室方將進退乎古
人況乎筆札尚方直奇激揚于當代然而中郎研精十志還傳
有道之碑涑水纂錄長編尚存別傳之紀益事在顯幽斯仁人
所不廢而志稱述事亦人子所蒙懷伏念某幼而失怙長而無
聞藉母氏之恩勤存其蠱髮仰家嚴之事蹟僅得傳聞生爲無
告之民老負終天之恨所幸萱堂春永潔鯉南陔何圖蒿里霜
寒沉暉西極歸櫬塗山之里言慰首邱卜阡禹穴之旁木云封
鬣茲擇嘉平之朧用襄合葬之舉惟是兩先人之一二緒言未
行不忍愁遺敢排纘成狀仰乞墓銘雖泉壤餘徽無當蘭臺之
採擇而星雯根藻庶垂石闕于雲霄伏冀俯俞不勝唧戢

月課諸生啟 代

盖聞寶玉藏嚴先燭白虹異彩神鋒躍漢每占紫氣奇芒集鴻
儒於一席端揩文壇闡妙義于千英須資彥會將合霞蔚雲蒸
之盛可無筆歌墨舞之休維茲長邑寶本奧區溪流蓄畫一川
之草木鋪芬嶺挿蒼雲萬疊之烟鬟聳秀接碧浪而控蘋洲光
浮淡灩鄰銅官而襟廟渚氣鬱清佳在大歷才人早擅湘靈之
句及天隨處士爭傳魯望之詩英文雅重於五湖騷賦曾追夫
七子遠際
興朝尤稱盛事既已家握隨珠瑩靈光而不夜人求楊鳳挾藻
釆而長春掩映琉璃之硯字裏甍華聯翩錦繡之胸言先領異
莫不理徹入心涿水之宗風不遠思穿月脅考亭之謦欬如承
非由備札多賢爲睹章縫競美間有謀國通才振翱華於鄴苑
邛多上客啟夕秀於梁園來璧之操可借西吳之秀斯呈何妨
廣及鄒屖宏敘雅集若乃早登璜叟之門韜娴龍豹現本石公
之履略授侯王自可憑毛穎以當穿楊亦轉就鴻我而徵倚馬
以至絳紗高弟敏見執經爲衣少年奇知問字香草既拾于童
蒙筆豈何殊於象勺從此炙嗰牛心莫堪避舍遂將名高麟角
才裕扶輪雖博學之山分大小而彪炳同休亦都試之班辨東
西而奮揆並運洵揚墨海洪濤允鑒解場赤幟者也某蘭亭非
質樗社迂姿未探禹穴之藏空懷琬琰久抱丹區之勝待擘蕪
荃由經義以秉治事瑯承安定芳模從孝弟而及學文深稟緇
帷素訓蘭秀菊芳喜紛披而繞座霜清紫電看煜熻以騰霄是
用詆日以請布席爲求所冀諸君子惠而好我肯然來思樂擇
洒于千言傾繖横于八斗周情孔思涌翔尺幅之內文經武緯
卷舒行楮之間鉅言并小乘俱投正旨與鈷鋒互見先庚既布
攬勝者可從此而遒新微甲重開踵華者還於斯乎尤盛美露
布而露沉異時甍棣名揚闡其所也卜匯影而匯虎茲日雖壇
倚重跂予望之

平圃遺稾卷之七

賦

暢春苑賦

上海　張宸　青琱撰

恭惟我
皇上握天樞凭地軸禎符炳於三階滅澤周於四隩民和物阜
泣紫宮而垂棠化洽風從闢丹闕以受籙固已神符軒帝碧萬
之柱十圍道邁湯孫白盛之阿重屋無勤不殫無德不育者矣
乃於聽政之暇炭思怡性之真姜陰戴慧行健斯純厥惟上苑
賜名暢春是苑也負嶠分都樊桐別館地接神皋形聯翠巘
彷御宿之遠迤娩甘泉之沃衍近灤遠帶依然鄠杜之鄉綵市
青淨蔚矣蕙蘭之晥宜清暑以歊除合招涼而思遠爾其宏開
巀業選起玲瓏雲題漆井月戶藻宮既蜿蜒以合沓亦霱霺而
昭融縹緲巡崖露寒則自然迎爽澄泓明淨扮楯則廓爾含風
更瞻曠於中區旋睎眺於四表或球翼而標亭或曲紆而作沼
或崇曠而培臺或累疊而成島或芝栭桂棟映松竹以陰陰或
柳雨蘋飈彝荃蘅而馥蒿真難繪述誰是探微思訓之才徇以
秉呈丸追彝圃文臺之遺故以繽紛播郁蔽芾敷英緬銅鋪之
黄莖見玉危之華平綵綷羊綿騊虞巡行而不駭紅芳狎獵磨
麕含獻而徐擎荻葉則鶯歌頻囀清漪則魚戲無驚是其為天
為喬雲露雷而成若一飛一走受亭毒而矜成宜乎祗奉
宸游欣逢
睿賞寄市周廬中臨仙杖本冰雪而貯玉壺迎沆瀣以空塵坱
激神飈於綺疏挹仙蕖以蘭漿長瀛方屆五明正肇彈虞氏之
絃諷姬公之詩清虛以游無假芘崙之亂帙台是養鹿占星火
之儀逌我后之淵思獨悠然而遐舉想天一之靈濤唯浩衍而
為水滋濬源於玉泉究歸墟乎濛汜細分瀰瀰長滋好畤之田
澄合溶溶永滙瀛洲之渚以水德而鑒懷斯潤下之同美微衆
民之敦吉亦凝峙而為山蘊脈從乎恒代鎮盤結于幽燕崒嵂
嵜嶔貽有仙人抗掌烟嵐秀靄玩看玉女留鬟以山德而壽世
斯寅儼乎固然會山水於遙襟適智仁於萬古由泮渙而紹游
歌樂雍熙而肩三五豈必雕闌綉柱參五柞與九成亦惟累石
因流結閒風與縣圃百福斂自箕疇九叙徵諸禹府小臣刷琱
管之後塵愿趨廷之莫補聆鳳翽之音徽效蟲吟而怍辭敢拜
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御極兮牧萬方儀鵷鷺兮集鴻凰罹景瑞兮蹇榮光
皇豫遊兮適閬闠喳唐中兮晒太液芋神居兮安靜適山望幸
兮川承流就仙苑兮揖芘邱旬今伊始常燕胥而受祜兮萬歲
千秋

鳴石山賦

岕莽乎中原十里旁立孤峯層巒崍野曲磴盤空㠁明霞而疊嶂亘灝氣以長封掩映魚卯之勝盤紆陸海之雄客告予曰此鳴石之山而昔田邑肥遯之所從也原夫結體崔嵬標姿崛峍達祀龍蹤近晞哭几分岱吠之蜿蜒擅齊西之蔥蔚乃有崇岡㠥乎蒼蒼其形砢礙其質鏗鏘叩之清越聆之悠長若宮商之互應如雅頌之相將宜乎劃然而嘯抑揚入妙流天籟於層岩肯遐情於遠嶠迥然而詩哦咏生奇添松濤於謖謖唱泉韵於淒淒朗然而笛嘹亮相激高雲湙以不流清商廻而驟淅冷然而琴暢和成音拂幽蘭而黯黯鼓白雪以悄悄偶然而弄响答句適亂落子於空山就芳枰於盤石如遇孫登其助鸞鳳之聲也如遭靈運其益清暉之韵也如值桓伊其發清夜之吹也如隊少文其協衆響之聞也如來王質其娛山中之日也况乎風以薄之雷以㩳之雨以擣之霰以覺之㕉盪𡗝𡗝以樂之樵斧丁丁以椓之良禽珍羽迭為嚶雝喈喈啾啾以寄託之故能姿厚而清骨峻而靈嶔崟而嶻嶭砢而含鳴雖培塿之所結亦圖牒之所經豈惟栖真乎高士而亦隱幻乎仙伶也予聞客言歎為信然彼夫山名石鐘嶙嶒玲瓏激波澹𣶢巨响噌吰若移之為搏拊亦競勝乎南東山名磬玉璆琳比屬既義且康非斷而綺若移之為擊亦增勝乎嵐谷山名銅鼓磅礴黔楚陰則聲傳霽則聲否若移之為淵填亦標蹟於岩戶要其迎峙蒼茫聳紆明翠非泗濱而流徽非韶石而標吳非洞庭而欲空非虛谷而音遞毓然崇若秉安土之仁詘然鳴者具應物之智惟仁智之兼秉鎮卯壤而可貴所以秀不及嵩峰高不及龜蒙而驅車之君子無攬磐徘徊而不置也

梅花賦

梅之盛以淡雅以幽馬以清芬以姿韵適緊而概之以品以骨然不於數者求之品骨亦未著也偶讀廣平公賦因浸為之辭宋綺麗而意托孤迥想名花古助得君子而搆歲寒文抱冰心者將哂言之覆甕耳

若夫仙葩呈秀古樹含芬凌蒼虬於貞幹棲素羽於閒雲寄江南之芳訊招嶺表之清魂開一枝而倚夜照十里而浮春觴其品越群英種分絕嶠冰雪空明薜蘿窈窕衣娟薄而五銖態横欲而四照如藐姑之綽約為神似山鬼之幽閒宜笑故以羅浮風雨鄧尉烟波縹緲千峯之逕激瑩萬頃之湖抗孤蹤而寂歷鎮高臥兮扶疎及夫影移晋殿春入吳宮粧成簷下賦到樓東寥寥晚吹冉冉疎鐘青女之花猶薄紅窗之夢頻空或乃月觀幽尋霜橋逸興非關前令之薰獨對粉郎之暈追宮閣之良游續放亭之雅韵逸憶生研析來增勝或乃脩篁碧樹細柳朱樓拎插瓶之新艷餘妻子之微羞寒深北渚曲度西洲共娉婷而笑鏡長瀾熳而迎眸人或水驛春濃草庵烟薄客子聞吟騷人遠索暎酒旗而淡宕含風招鶴影而徘徊却月夢未慰夫相思興猶尋夫舊約至今射鵰天潤躍馬雲平層巒淡淡遠澗泠泠倚弓刀而驅朔氣鳴笳鼓而洗漢兵風勁將軍之塞雪滿夫人之城聽湟中之三弄還遐睇而雰纓緬此花兮絕世羨賦性兮鮮妍紛英英兮自愛邈落落兮澈姿閒閫以之結根蘭厥以之分株珠林以之静奇瓊獄以之生輝關庭以之寫怨蓬華以之採奇爾乃孕秀于三冬含貞於六出浚浴于明蟾烘焙於麗日點綴于野寺晴沙掩映于流泉怪石於是淡以元宵濯以冰心鍊以幽篠友以孫音娛以為程君酬䟴以峰樹青渠閒以道書石尚雅以雅詠高朋惟靚治以如神彿燭黛而放嬾故彷彿于眾人惟風流以獨許瑚每苔而無語故似侗乎仙侶惟素懷兮依然保空谷而窮年故支期乎歲寒迥其偃蹇絕倫嬌潔自得梅有情兮却世知梅有骨兮辭眾惜古道寥寥忽對君何必鄭盃長歎息已矣哉青山明月寃人起幽懷片片飛烟水沾得冰霜天地愚留將雪霰名繼喜願借青萍三尺霜嘯傲寒梅寄君子

梨花賦

春風來兮春光，如繡綺艷紫原芳菲照園既人柳之含赤亦女朵之欝秀灼灼之英欲然芊芊之枝方茂爰有梨花獨占仙葩瓊姿比潔玉貌無瑕抱冰心而遠寄獻膏沐以觧華湘君羨其膚雪文君愧其臉霞爾乃嫣然自許寫然寡侶宛立瑤臺如游閬圃龍冶肖於粧烟關紅綃兮素羽遲日燒春斜陽醉人一枝添雪萬種含顰似玉妃之倦舞偶嬌臥而微醺廉幙徐開微颸拂來輕身欲舞淺笑誰媒似麗娟之姚冶封姨為之暗催曉來乍入珠而旋濕香粉低垂靚粧暗惜似雙文之宛轉泪光熒而未拭至若玉宇朣朧銀海溶溶枝頭無相樹裏全空疑花竟銷于月殿似月妒佳于花宮是其開也婉約風流春生畫檻雪霽珠樓長餘娬媚羞號温柔望帝啼而丹霞微澹莊生夢而粉翅同游是其落也紛飛幽院雪點蒼苔髩粘寶鈿飄盡玉鱗啣歸紫燕瑤姬去而都化飛烟藐姑還而不留半面姿淡淡兮堪娛笑合德之穠粹粧慵來而小朱體傯傯而獨處哂廿玉之冷香但雙棲而嬿語神皎皎以靜持惜巫娥之朵麗充朝暮而汙衣故以肯田分種壁府移根廣都品最真定名尊吳娃喜而作釀逸士愛而尋村嗣娟兮輕喚曉雲之夢（故公夢中作梨花雲）喚寂寞兮微敲暮雨之門縱或花開解恨妝贈將離額黃增韵眉翠頻窺照綺榭而紅裳生妒開曲江而寶馬分馳未若藥珠華而光呈四照大谷種而葩耀千秋乃為歌曰

美艷陽兮混天地卉木榮兮爭自媚嗟佳人兮標絕世素為絢兮神迥異霞之表兮雲之除又稱歌曰

春欲去春可憐坐惜流光杯十千吹來花信聞連理聽遍鶯黃奏合歡人間何處無桃李保我幽貞自歲年

金魚賦

宋都羅左人滄雅君子也以所製金魚賦枉示吳嵩麥疊

余屬筆致翠珠愧不知量云

若夫千章秀木百須風泉既空明而皎靜亦泓渼以澄鮮藻荇參差晴瀾資夫掩映鯈鱨粉躍水族悉其迴旋物相忘乎自得吾獨遇乎其天迺有體異素魴姿猶赤鯉居澤產之儔擅川禽之美文何炳也秉大德而浮淵蛋本鱗兮借金光以狎水炎驗浸指夫文魚周南空嗟夫赬尾故以波以散錦鏡面凌霞吞取墨香不染毫端之墨啖米花彩幾迷洞口之花種未育夫丹溪孔陽作色生非由乎丙穴鼎聚流葩鼓鬣添銀塘之艷揚鰭益玉澈之華彼夫鮒也碧鱗鱸也昉質鰈紫以玄鱣黃而黑昔御圖乎軒代皓潔呈精繼躍瑞于王舟素靈昭吉丹書奇於葛翁練嘗傳乎魚伯豈若衆瑩爍爛含彩繽紛噞喁向晚涔潾浮春三寸五寸之姿游行瀟洒一拳兩拳之石泳沫嶙峋無煩陶公之洲爲遠絕渭叟之綸綸遇之朱衣隊中墮落可數養入紅渠國裡讖郁常覩宜乎君子怡其脩潔靜者玩其雅馴云爾

論

大丹論

仙家有內外二丹內丹以神馭氣取精中之炁媾中心之液其說歸于性命而止外丹包裹乾坤把握日月以天地之母氣伏吾身之子氣其說亦歸于性命而止又有取女癸之鉛爲外藥補乙身之汞爲外藥亦謂之內丹其說亦歸于性命而止是三說者世爭傳之而未有能得之者于是分內丹爲清淨家淺者導引行氣安藥却病世之貪生者爭趨之分外丹爲服食家淺者燒黃煉白點化銅鐵世之貪利者爭趨之分女鼎爲陰陽家淺者三峰御女房中秘戲世之好淫者爭趨之嗟乎吾不知神仙家以虛無爲體以絕情去嗜爲宗何以有此貪與淫之二術入秘不盡傳以誤人而自污也及我聞介子之所受于師者而知神仙非貪與淫者之所爲也彼陰陽家言我不得而知之矣內丹外丹一理而無二道也廣成子以內丹授黃帝而精氣神不可得而舉似也取紅離之砂以喻心而砂中木液爲心中之神取北黑之鉛以喻精而鉛中陽金爲精中之氣究之氣中有液液中亦有氣相生相制交結而成大丹之母猶之戊己真土無不同者其配合同其採取同其交媾同其結胎同其溫養子銖以至嬰兒出世也無不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龍虎經言外者也參同契言內而兼言外者也悟真篇內外兼言之以俟人

之自取者也至石函記銅對鐵分金藥祕訣則專言外矣猶詳言天元服食而略言地元爐火自明鏡匣金較歌地元真訣大蓮經滄庄錄則專言地元爐火矣究其要無不歸功于真土夫無真土何以使乾坤合體非乾坤合體何以有真陰陽而成爐中之造化其理有確然不可誣者而奈何世人之夢夢也摩詰詩云潮來天地青此大丹採取時一大景候也當八月潮盛之時有非青非白之氣縹緲乎波光水面此即水中真陽之氣乾金之體也潮盛始見潮退即止者氣尽則上浮氣衰則復沒于水也過天空日飲其氣隨陽而升霆霏欲微不凝不散過物沾濡為雞為露此即亂氣元氣為滋液萬物之本陰晦之日氣即不浮亦隨水消散以無太陽為之採取也古仙云乾坤日月之內時時採取藥物而不窮日日按行符火而不忒此其一端歟知其故而大丹採取之機已瞭然在目矣世人惟不知此機故不知取土既不知取土則亦無從下手譬之乾陽生物者也非有大地以承之萬寶何自而產地成物者也非乾陽之氣毓於北中勾萌何自而達彼四時之皆同也必三陽交泰之後春陽發舒然後以生以長夫真土者坤體而乾氣者也可以悟矣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盜天地之陰陽以成大丹者神仙奈之何不知為盜而徒欲自肆其貪何可得也此其髣約有數端而摠繫于丹砂化成黃金之一言不知

彼之所謂黃金者即我之所謂黃土用以為鼎器者也用此鼎以招攝虛無神符白雪由此出為服之羽翰昇真故下又曰不死之藥可成由此鼎以成也惟此金由砂汞變體而成故曰丹砂可為又純取真陰真陽之氣交結而成故凡礦銅鐵過之成珍其實不過服食起手之一節無他道也是故除服食起手必無真爐火必用服食起手有確然不可易者世人惟不知服食起手而妄意金銀可為妄用砒硫礬石桑灰草木以死砂乾汞萬有一成亦不過砂枯而已非死也汞結而已非乾也一遇烈火即成青烟什存一二亦止些須凡銀用以栽節轉制萬萬不能經云非種難為巧又云若用凡雜類捴是不成真此一謬也又有知銀鉛砂汞之為爐中四象而用砂又用汞在成土之後用以栽接其實木三之汞即寓于離二之妙結丹之始用砂不用汞契云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為可據也此其一謬也又有以鉛煉凡銀為母用以養砂者不知丹家用凡母止于採取時用為鼎器使之攝聚坎中之陽以補離中之陰又嬰兒成象後用為乳母使之過氣傳神其實西四之金即寓于坎一之鉛經云白虎為熱樞又云無母不成有母不靈此又一謬也既知汞寓于砂金寓于鉛矣又患水火不能合體以砂見火即飛熱鉛冷砂何由相合於是繆為消息懸砂于鉛池之上伏炁鉛內之黃烟以為取氣又謂之薰蒸此如男女相視目成尚未接

體何由成胎且薰蒸二字猶水大成圓之後用文火溫養以足其氣此謂彼此隔膜氣使流通也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契曰以明牝牡竟當相須以造化精氣乃鈴為可據也此又一證也又有惑于石函記中砂隱鉛中石隱火之一語乃還金術中所謂鉛中之有砂汞猶人之有性情遂用南鉛北鉛為之者不知向所謂鉛者乃砂鉛合體煉成之真鉛真鉛真汞之氣合備於中製為神室別去凡砂凡汞不用非謂起手時只用凡鉛也契云二女同居顏色甚姝昏腐蠱路竟不相知為可據也此又一證也凡此眾證舉世皆然余以介子之所受于師者合之諸丹經無不鑒然可據間一為之砂入鉛而成液汞遇土而即乾銅散紅霊獨存素質大端大倪已是可見所恨時節因緣未能即至不奮於池鼎之爆裂即間於俗情之梗阻今幸罷官矣長林豐草之下講求神仙之事以庶幾秦皇漢武之所不可得者孰禁之哉然則予亦曾之徒歟曰非然也當今之世利窮於上財盡於下流亡死徙不知底止予願數百億神仙作數百億爐火庶幾大地皆黃金取者有以厭其求供者有以裕其力乎不然如之何而可也如來佛出世發四十八願其一願閻浮提世界中生五濁人身非是不願成佛夫世界之內有男無女必無之事也而佛以之為願惆之至也予之願亦若是則已矣若乃服食昇真志焉而未敢必也

神仙論

生非聖人之所急也其進也足以有為其退也可以遂志有為而道已行矣志遂而道已明矣道之既明既行而生我之理已顯然大備於天下萬世生寄死歸居易以俟之可耳而何戚戚於生為故生非聖人之所急也然其言曰人之生也直又曰以直養而無害直者真也罔者妄也忘與助皆妄也于是神仙者流本其說而精之以為聖人經緯天地整齊民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推而究之于至微以原其所自始乃悉舉而治其一身而一身亦得以長生久視超然于萬物之表是故神仙之說嘗精於聖人而偏於聖人其精者聖人言其當然而神仙言其所以然也其偏者聖人無所遺而神仙有所遺也然不遺焉不能成其精故嘗至于偏魏伯陽之言丹道也本大易以作叅同契其意欲包裹乾坤也而乾坤豈可得而包裹劉焉上下二釜以作鼎器而乾坤亦遂若為其包裹矣欲把捉日月也而日月豈可得而把捉以坎離為藥物運水火為陰陽而日月亦遂若為其把捉矣欲攢簇五行歲時也而五行歲時豈可得而攢簇周六十卦以定火符合四象而歸真土而五行歲時亦遂若為其攢簇矣夫大易之書豈盡為丹道而設而自契言之無非丹者且其書一則曰御政之首鼎新革故一則曰明堂布政國無害道蓋要天地民物之故畢力于方圓徑寸之內以求所謂一泰

未者不謂之精而偏我不信也雖然此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迫而後起者也今觀其自叙曰執守恬淡希時安乎依扎卯山與鬼為鄰則其時可知矣進既不能有為于時退又無所自見于世聖賢之道已無所用而英雄之氣又不能自抑彼視舉世之制我抑我與聲勢我者皆糠秕耳腐草耳與糠秕爭榮辱與腐草爭旦暮何為者遂乃窮老盡氣去而與造物者爭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故以畢治我之生而造物者既已為其所測亦遂不能自秘而恣其所欲為其志力也累矣其資取也博矣吾故曰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為迫而後起者也然亦有不迫之而後起者軒轅氏神仙之祖也身為開天之主當百度未舉之時出其身以為天下凡夫上衣下裳之制井田封建之設以至服牛乘馬兵車戰陣舉後世帝王所奉為治法而前此未有者皆自其身為之治定之後師事廣成子而成仙去是何一人之身既以其身經理天地民物復以天地民物之故精而治其一身左宜右有無乎不得也嗟乎吾于是知造物生人之氣龐後於古初不能不薄於後世雖其生聖人亦然也觀于五帝之壽嘗多於夏商周而夏商周以後之聖人不能崛起在位則其故愈可知也至於今復數千百歲矣黃帝之後尚有神仙孔子之後已無聖人後之學者將亦何去何從以試其所欲為而儒者笑之至不得為聖人之徒可悲也已老聃氏與孔子同時者也孔子舉世莫容而老聃氏得以知白守黑自全其天則聖人勞而神仙逸聖人困而神仙安又可知也許葛鍾呂張陳劉白皆其表著者也或遭世亂離或失志困辱或遭配遞或起隸皂則所謂迫而後起者殆非誣也且夫今之世猶古之世也井邑市塵猶是也而神仙必曰出世若有不去此而不快者心知嗜慾猶是也而神仙必欲屏除若有不屏之而不得者吾故曰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為迫而後起者也至于佛氏抑又精矣神仙兼言性命而佛氏止言性不言命神仙猶欲長生而佛氏則言無生其為説愈精則其所遺愈多而究之二氏之所知者聖人無不知也聖人之所為者二氏之所不能為也知聖人之所知而不能為聖人之所為此其所以為二氏也夫

樊若水論

余讀宋史載樊若水獻下江南策心甚鄙之若水于南唐雖不得志猶唐之民也跡其祝髮為僧于采石山鑿石為竅建石浮圖以為王師繫舟之處又乘夜引繩渡江來往度江面廣狹間走至汴上策窺其意若惟恐李氏之一日不亡夷其廟社而繫其主者國有斯民國之賊也宋藝祖當五代篡殺之後扶大義以定天下當誅此賊臣俾三綱斁而再陳氏彝絕而復續乃復聽其憸險售其小數以邀一日之倖不既僨乎夫人主不患功名之不立而患四維之不張以李煜君臣若此之庸而忘以宋之君臣若此之勤而強即無浮梁安見其不濟師即不渡江安見唐之不折而歸我是若水于李唐有賣國之罪而於宋無銖黍之功也後之相檜輸情於敵以自弱其國猶若水之故智矣吾觀漢高祖能斬丁公而宋藝祖不能斬若水古今帝王之不相及豈不遠哉

放言

天之與我亦甚大不可測也我本無錢也而或時小予之以錢乃至終不大予之以錢小予之以錢者使之左支右吾疲耗其精神以梱其志大不予之以錢者使之智盡能竭蕭索其面目以奪其氣是故其始為無錢無累之人而其後乃為無錢有累之人我本無官也而天忽與之以官乃竟不與之以官予之以官者使其以官自處為官之所當為不為官之所不當為不予之以官者使其為官之所當為以取人之憎不為官之所不當為以益己之窮是故其始為無官無累之人其後遂為無官有累之人我本不善讀書也而天忽使之讀書又使之不竟讀書使之讀書者令其略曉大義時時有一古人勸戒於中而不敢妄為使之不竟讀書者於理義未深守經而不知權泥古而不知今以大戾于時吾見多讀書者之身名俱泰也吾見不讀書者之身名俱泰也惟讀書而不能深讀者無一而可是故其始為不讀書無尤悔之人其後乃為不讀書多尤悔之人凡此皆五十三年來歷試而有驗者也而我以為天之終厚於我何也天既忽予而忽奪則非天所不經義之人矣天所經意之人其處之也必有其地置之也必有其方人生義命得失天任其半人任其半人之所能為者人任之人之所不能為者天任之今我已無可為矣進無可進退無可退矣則我之任天全任之而

於我無責焉天有任而我無豈不亦超然無碍也哉我是以信
之而不疑況我小臣也　此一二小臣以上應天變則亦
以小臣爲有係於天之人矣
皇上以爲有係於天而天反怒置之也乎則我之深信而不疑
者非愚也人之愚人或非天之愚人也我亦以我之愚人逞我
之愚天而已

說

純脩先生謚說

生而有其德死而有其謚禮歟曰禮也必以位高其德而無位
將冉閔也而不與於易名如是則何以處有位無德者曰義永
勸懲古者上得謚其下下不得謚其上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賜
謚惟王無上告於南郊稱天以謚之故幽厲爲不能爲尊者諱
周公謚文不妨上同厥考爲然則臣謚其君子謚其父非歟曰
其在周之季乎天子之權輕故賜謚之典不行而椽其議者非
臣則子儕是而妻或謚其夫弟子或謚其師朋友或謚其所與
若黔婁柳下范丹陶潛之得謚者皆是也嗟乎吾於是而知世
之變也公以私存禮以野獲也有位者既不必有德有德者又
不必有位則太師之所謂率贊而厥陳行跡附豐功者皆令甲
故事耳雖有姱脩植節妖然不欣而槁首黃壤即不獲請於朝
遂一字之榮夫生不得展其用死不得邀其榮是錮之也錮則
鬱鬱則不平于是相與惜之思之磊砢憤悼而草野之私議出
亦曰圖其不朽云爾是故國謚公也而或私私謚私也而實公
吾師陸具南先生篤行君子也其爲人廉靜而寡欲其讀書鈎
深致遠不爲章句之學發而爲文則醇而不厭沉厚而不累其
弟子數十人高下以成其材各勉於義其與人交解疑釋結久
而自化兆子三人皆能文有聲篤于行誼迺其遇僅一副車數

冠軍備子弟肖者數十年食餼縣官者十餘年耳而其壽僅五十有六病肺以歿嗟哉嗟哉先生其果以德傳抑遂以其無位而不傳乎傳不傳不由位也其可傳則不謚亦傳其不可傳則謚亦不傳傳不傳不由位又豈由謚乎且上以其位求人今乃以無位錮人豈上之意哉則可傳而私謚之雖謂之上之謚之也亦宜按謚法中正和粹曰純好學近知曰脩先生其以中正者立身故學無畸學以其和粹著善世故行無軌行皓首窮經焚膏繼晷可不謂好學乎處亂世不渝其則御禮俗不捐其故可不謂智乎即不謚先生先生之所謂純者脩者自在也傳盡由謚哉雖然使天下之有位者必有謚則位重而德輕而天下將專謀位使有德者必有謚則德重而位輕而天下專謀德夫天下專謀位世道人心尚可問哉是私謚之有關於風教如此也非止為先生圖不朽也謚既定哭而告諸先生之靈千載之後撫松楷溯流風猶得指而目之曰是純脩先生塗公墓道也謚之力歟抑先生之澤歟

元及齋說

予欲構一室四面環高山不則環水與人徑絕命一童子具茗膳給薪水者總而入之自此與人世割一鴻溝凡有世界上事及俗人語言不許傳入吾耳因取千百世古人所行事蹤跡而籌度之代為處分抑其偏而補其不及使一世中自具一中正和平世界而此外都不置念持此願者十五六年恨未得遂備閱本草五味子一名元及夫元而不及者多矣老子守元兆僅不自死其谷神與物何與揚子雲說太元經為新莽大夫已且不元又安能及蓋元者其體也及者其用也五味子飲肺邪而益腎陰肺於五行屬金主殺腎于五行屬水滋陽木主生飲其殺人之邪而滋其生物之源非救世一良劑哉以此為元元且有用于恨予之元已萬萬不能及之今人而猶可庶幾及之古人因取而豫名其齋以俟遊涉所擇命匠石焉

賈者說

有列貨而賈者號於衆曰甚矣吾屬之豪也天下之豪者未有如吾屬者也世之所謂豪者仕於朝稱貴人南面而祿食乘輿張蓋厭呼出入隸人居其前衡士翼其後斯以豪矣吾居貨而舟行則必募一貴人坐於艙驛之卒為吾牽焉擬而弓箙而矢執銃而騎者扈吾行焉夜則徼邏者鳴鉦擊柝聲達宵旦焉貴人之裝將然耳而所衛衛吾貨耳如是而安得不謂之豪屬者曰是種種者俱為貴人役耳假令子之舟無貴人是數者子能呼而有之乎余惟子之說聞而貴人且自挈其舟望望然不為子役也賈者曰是大不然貴人嗇于資有舟行之適而無舟人之費吾即不募若且逐逐來且貴人命其役呼衆役而吾命貴人呼其役則是役者聽貴人之命而貴人聽吾命也故曰吾屬豪乎始聞其說甚疑之既而思之舉世皆是也天下惟貨可以役人獨賈者耶

江氏二子字說

士惟有守而後可以有為守以言其體也然天下無無用之體則言守而為在其中矣為以言其用也然天下無無體之用則言為而守入在其中矣易之言曰潛龍勿用確乎不可拔又曰雲行雨施利涉大川皆是物也江氏兩君予通家子也一名中柱一名中楫各以其名來請字予應之曰柱則近乎守矣河自龍門砥柱其屈注天潢之勢故言用者莫大于河然自砥柱乎發之江則無所謂柱也或曰浮玉一山是其柱也大千古此江千古此浮玉巍然獨峙者何物乎故字柱曰浮玉可以悟矣楫則近乎用矣祖士雅擊楫中流溫太真嘆其先我著鞭士當功名之會發揚蹈厲奮發其所欲為一息千里不可控也故字楫曰士雅可以感矣是二者所為合之則全美者也不然而舍為以言守則空山之木石也浩浩者何為乎舍守以言為則遡風之蓬輪也卓然者何在乎吾尤願兩君進之

重建顏書宋文貞公神道碑記 代

碑版之作始於秦沿於漢魏六朝盛於唐宋以下後人襲之競為諛墓之文此昌黎之所以鄙而不為也然亦有託之以傳者涑水氏脩通鑑雖墓誌別傳亦多採錄則所傳者一人傳之者一人傳其所以傳者又一人得其實則傳得其人則傳不則否不可誣也秦世碑碣多出李斯小篆世謂之玉筯篆以斯之筆紀秦之績適當相當而後世特以篆傳郭有道碑成於蔡中郎中郎以曠世逸才失身於卓然其文可傳而有道之人又必傳故人與文並傳然則傳之必以其人歟抑以其文歟且文與人俱置不論而僅以六書點畫為臨池者所取遂竟以傳歟是三者輕重蓋有等也唐宋文貞公璟立女主之朝生羣衰之世獨持風紀崇以敦大中宗復辟之際李唐斷續係焉跡其疏二張斥三思排太平公主異議獄然山立殆與梁公姚續而不尸厥功嗣後別歷中外相業光焉史稱前有房杜後有姚宋蓋不虛也公歿之後大歷七年公孫儼始乞顏魯公真卿為神道碑銘以魯公之人之文之書雖寓意仙釋如八關麻姑等碣世尚寶之而況以不朽之文傳不朽之人其又可得而泯沒耶公生於廣平葬於沙河於予為鄉先達唐世五品以上官例得用墓碣而公乞御制不得俟諸魯公垂暮之筆而後成閱春秋迄今九百餘年中間若有若無荒烟斷壠之中者不知凡幾至有宋而范致君重摹之至明而沙河令方君如續而樹之至我

朝而邢司李蕭君始求其後祠之搨而傳之以二公之豐功偉烈麟炳日月猶必待三君而並傳則傳之者顧不重耶而況其下此者耶予生於其鄉自讀書以至立朝時時想慕其為人而不克為之傳蕭君以簿書鞅掌之餘獨起而傳之則傳之之意又何如耶蕭君李邢三年以上考

內召其所為治行邢之父老子弟能口傳之而獨單心於是蓋師文貞之方嚴龐厚以釐弊而撫綏師魯公之亮節正性以勵強而坊俗則其斤斤乎傳之者功在文貞魯公而所以傳之意功不止在文貞魯公也按書法自大小篆變而為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變而為漢隸漢史游為急就篇變而為章草潁川劉德升變而為行書鍾王變而為今隸體為小楷今草魯公之書蓋本鍾王而獨隸意者也後世臨摹家真跡絕少獨石刻為之乃蔡京大觀帖雖摹刻精工亞于淳化絳潭諸帖而世以京故少之則文貞之碑遴之以俟魯公魯公之文之書遴之以俟范方而迨我蕭君其此意也夫其此意也夫雖在小物可以見其人見其志而況為二公功臣也哉君方為天子近臣予將以二公之人俟之

引

移建全浙會館募捐引 代

古者天子之國為其四方諸侯治邸於京凡介主入覲及大賓
小客之時於王者皆造其邸有邸次之安無羈旅之嘆此王道
之所由盛而治之所以隆也然其時風流龐厚澆瀉不衰雖天
子為之制而臣下亦得各致其私若淄衣所稱適館授餐者皆
國人自將其悃款而非令甲之所及故曰好賢如淄衣此亦王
風之餘沫也郡下之有會館也不知起於何代或以省或以郡
或以邑每輪蹄旁午屑至如歸使鄉之後進得識其先達而散
於四方者忽肩而各敘其鄉邑以歲時之讌集當里社以遂廬
之寄宿陳土風父老子弟相聚一堂忘其羈去故鄉之悲而油
然友愛之意相引以日長由是上以推之於君臣而忠於所事
下以推之於民物而恤其勞痛此物此志也是故王道本於人
情又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其始焉耳吾兩浙會館
向在內城自
本朝定鼎以來居民徙居城外歲　　鄉先達某某先生於
之里購屋若干楹署之曰全浙會館給使有役庖湢有所醵金
以貲襄力以成自建館以來科第綿聯功名鼎盛其宅土也斯
吉而規模亦粗具顧限於地苟行旅接軫輒不能容士文伯之
對子產也曰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然而館垣之役
子產則有辭矣于是以別構一區廓其衡宇少其廬舍以底吾
鄉之客而時其憂患顧計全若干非綿力可以獨成幸而諸君
子之仕於朝而為愛其鄉人者趾相接也節清俸之餘以襄盛
舉當不待辭之畢乎昔成宏之際吳文定李文安諸公在長安
有三同五同之會其一曰同鄉賦詩繪圖至今流傳以為美談
蓋其時朝野恬熙士大夫雍容館閣任園別館朝罷經過飲酒
分韵以相娛樂今雖
主上勵精士大夫各勤厥職然使退食之暇有閒敞之地與鄉
人流連款睦以庶幾于三同五同之義而上追乎適館授餐之
風此亦王道所不廢也敢告同志共敬成之將鐫諸樂石以垂
不朽焉

重脩佛山鎮汾水關帝廟引

廣城之有佛山廣城之喉嗌也佛山之有汾水又佛山之喉嗌也帆檣鱗次商旅闐咽以都會之地而使垂橐憑眺者無一暫憩之所誠是欠事矧與行之區又神靈所必栖者乎住者呂全而居捐資建伏魔帝君祠于汾水之涘誠為勝舉祠僧性一又遍乞檀施捨銅為像并欲于祠後隙地建三元準提二閣壁事增華期願果成亦象教中金湯也惟是目前祠宇金碧無輝椽桷椎朽入五都之市而刹竿梵宇無一聳人瞻欽豈惟重遺神覘羞抑居者行者咸有厥責焉予奉使至粵回棹暫泊因性一之請而述其槩如此非敢饒廣長之舌亦欲使居者行者共作一大功德主耳嗟乎呂戌之後予未知茲祠藉廣城佛山以垂不朽乎抑廣城佛山藉茲祠以不朽乎冥漠之中必有相之者行者居者當盡作如是觀也

平圜遺稿卷之八

書序

明史兵志序

上海　張宸　青琱撰

國家之安危多繫於兵帝王所以建威銷萌安民靖亂與五材而並用者也然自兵農分召募啟彊與弱異勢又糜食于民於是兵問為民厲行師蓄眾之方歷代每難言之自兩漢以來晉失之弱六朝五季失之恭宋失之冗皆不能無弊求其折數代之中寓農於兵伏之有所容復有所養者莫善於唐初之府兵與明初之衛所蓋明祖起戎行有天下深悉師中利害知兵不可以長聚也設軍衛以安之藏天下之兵而不覺其煩兵不可以無養也闢軍屯以食之餵天下之兵而不冗其費兵又不可以徂安而縱逸也勤教閱以練之京畿之外簡練精銳歲赴試京師連天下之眾而不患其驕且情見呼吸相應外統之各都司內總之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衛宸極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尤善者有事則調發從征事平則各還原伍將無專兵兵無私將擧跋扈尾大之患無所復萌而卒又善撫將卒周恤與勤戎文行藹若家人父子三十年間內安外攘卒成無競之勳者以此文皇繼統英武絕倫猶藉其成謨于以電掃域中飈馳漠北施及宣宗漸趨銷鑠矣問武耀武勤兵龍旂所指角崩稽

首其國勢之強一時可謂壯哉乃說者謂太祖之強兵也兵自食其力而民不勞成祖之強兵也抽衛所為三大營而兵坐食然既從都考卜天子自將待邊勢不得不厚集其師亦何可重營後此日就廢弛名強實弱寖尋而有土木之難于時樞臣權時之急改五十團營秣馬儲兵僅能撐柱強敵而國勢去高成遠甚及憲孝武世四朝營制數更十團營分為十二團營又挑為兩官廳又仍為三大營終為戎政京營云兵愈不競衛所之兵疲於番上東南之卒困於轉輸天子亦銳意整飭之矣而所任大帥非媮惰恇靡即奸貪強肆欲振起而卒莫從也浸及神宗積弛逾甚制度與禁防交廢營衛舊額半虛於隱占脫更之弊兵無論罷也且伍空無人矣器無論鈍也且格不相入矣以至邊事大壞中原盜起徵調不前召募難繼軍實喪而國並隨之嗚呼何強與弱之頓殊也夫兵猶火也弗戢固將自焚亦猶水也弗習將還自溺明之中晚弊因不習而然大都將帥率尊世胄而糾桓無由發身監督專主中璫而機務動多掣肘兼之張弛畸勝縫衣者每鄙斥夫鶡冠而介胄者還受制於毛穎玩愒已甚弊難殫書辟如人之一身手足偏廢久矣一旦行遭暴客方辟易之不暇尚責以扼吭拊背乎揆厥所元率由輕變祖制始昔者光武志在銷兵而漢志就隳開元改從彍騎而唐軍不復紛更先典害至於斯使明而率循高帝之法因時修救縱弱猶可支亦豈其不競乃爾哉今取一代規制之詳以及營衛邊鎮江海之戍守及清勾教閱賞賚舉才與夫器用儲備之典而車船火器及馬政皆軍須也並著於篇備考覽焉

微省別錄序

微省別錄者猶昔人廳事題名誌其邑里詳其年次俾後之人舉其姓氏而有所觀感也不以碣而以錄者置在禁廷不敢以槧石鍋書褻內地也曰微省者唐開元改中書令為紫微令故遂以名其省也按中書令之職在虞為納言在周為內史掌王之八柄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自漢武帝游晏後廷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中書之名所自始也迨漢成帝納蕭望之議以為中書政本宜極賢明之選遂更以士人為之沿及晉魏浸以華重至唐而遂為三省長官居真宰相之任至宋而其位益尊班序在太師之上然但以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明太祖懲胡惟庸之亂而遂廢是官固其所也其所謂中書舍人者其仕即漢之尚書郎含香握蘭直宿建禮所謂下筆謂詔誥出語為誥令者也專員之設始自魏文帝後代因之皆武冠絳服入直閣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于中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史稱永淳以來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章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然其因革互異員數不同亦有可攷者魏至梁但四員陳置五員北齊十員隋八員唐六員宋亦六員此人數之不同也宋制入西閣皆試制詔誥三篇唯梁周翰不召試而授其後楊億陳堯佐歐陽脩亦不召試此取用之異也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詔書富弼為知制誥繳還劉從愿妻封遂國夫人詞頭此官守之異也魏晉詔誥並中書令侍郎掌之至梁而始專責之舍人宋舍人判後省分案五曰上案掌冊禮及朝會所行事曰下案掌受付文書曰制誥案掌書記制詞及試吏較其功過曰諫官案掌受諸司關報文書曰記注案掌錄記註此職掌之異也顧未嘗有以散官冗秩可有可無視之者今觀錄中所載自明初以迄於今其間聲迹茂著官以人重者指不勝屈後之人其將以散官冗秩可有可無者自待乎抑將為其聲蹟茂著官以人重者乎某承乏是曹覽前輩常先生之為是錄也履省禁之嚴密念先型之可懷恒懼其久而失傳思欲續而錄之今出為外吏矣譬之裨鞅歷坂迴思廣廈細旃之上從容讌笑亦興感之會也因攷輯前代而漫為之序如此

龍華寺誌序

世祖章皇帝朝 宸恭侍從萬幾之暇臨訪醍圓醍圓者明世宗
建壇齋醮之所夾城複道梧檜蒼然紺殿觚稜層軒邃邃時則
有玉林木陳兩禪宿駐錫於此國師高座密證宗恭白拂更於
御床丹扆設於初地支鄉述瞀蒸之弘通
天語入瑯函而冥契自有宗教以來未有若此之盛也未幾而
今上御極兩師敕送還山予亦歸耕故里每念天下當太平
之時人主以累洽宴閒栖神邈尚沾沃心之法乳洒海宇以醍
醐士大夫靡焉從風太和翔洽蔚為勝事流擢後今我生之初
蓋亦有之不獨今日然已大興國慈華寺建自亦為後改名龍
華明萬歷年間明肅皇太后夢育蓮花遂以龍華著名僻在海
已去神京三千里今雖有綿明大壑而公繼闡宗風而神廟時
則未嘗有高僧朗士托足其間而乃異夢感於中宮擅施賚於
敕使賜銅像賜藏經賜龍幢賜帑金建傑閣玉音稠疊不一而
足有如誌中所云者夫去神京三千里則非若醍圓之地通宸
居爐氣經聲呼吸
帝座者也無名僧朗士則非若玉林木陳之衣有傳珠涌現人
天九重垂注者也而乃後先數十年同沾渥睹異數殊徵為世
希有豈非太平之休徵法門之希覯歟顧某論之明神廟之所
尚經像也於教則律學也我
世祖皇帝之所尚心印也於教則禪學也今登公以禪宗而居
律院十劫之內自具諸天七佛以來並臻圓覺假伏
今上復修兩朝故事詔訪名藍爭求古德我見滿輪羽節復賚
荒江醮院宗慧仍延檀座大師拈悟石之緣
至尊席雨花之勝行且堂頭粥鼓盡類空桑壁影瓢圓供堪脫
屣何乃金湯誓願久且益堅鈴塔風光傳而恐後孜慈華締構
之始末乃累朝興廢之所由從而誌之付梓成帙排纂取法編
年分門師仍十志形勢究扶輿之磅礴僧伽嚴汰簡之去留豁
將欲董狐含銜而魯史蓮邦也歟嗟嗟人世有滄桑而佛日亘
恒河沙劫色身有來去而性海周無際神洲後之覽者當知佛
土因緣一偶如是由旬內外何可計量惟是法門增進必於全
盛之時此則觀感之會可以概慕流連者也

家越九詩序

憶丙申冬予與越九同舟北上時越九以名進士謁選而予則
老諸生也
世祖章皇帝臨軒引見神明肅然越九肾為諸選人冠云越九
退而為詩以紀其盛東上之栢鄉魏先生先生登諸覩始集評
其後曰是循吏傳中人語嗟乎栢鄉先生之期於越九者如此
即予兩人之所期可知矣乃越九判一州僅數月以無妄見詘
予則請來金門務敝帝供奉筆札譬之侏儒陛楯雖厠
內廷非時所重也今年冬予奉伏東粤取道泰安泰安之父老
子弟望見予車騎側立擁觀道路為塞且嘆且感曰是前守之
九也郵亭傈從趨事如雲倍虔倍勅亦以前守凡故大以數月
舊守去且五六年又非其親呈以為見予如見舊守敬愛有加
予不知越九何以得此於州民而嚮者栢鄉先生之語為不謬
矣予駈車而南流連累日既而舍陸登舟獨有一州民一越九
黔紆方寸間不得去因憶越九去年曾寄予詩一帙皆其患難
後游涉所經興會所觸及與友朋輩班荊贈縞之言屬予點定
且索為序于㢘㢘京壓未遑應其請今取而再讀之怨而不誹
傷而不怒挑宕激烈中時帶娟秀有靜深儒者之風然則越九
之為詩越九之性情學問為之非止寄懷篇咏已也為予語越
九昔人云登高作賦大夫之才越九實為大夫矣

新天子在上旁求循吏則越九不能不出越九出而安能僅僅
為詩如是而栢鄉先生之言當益信也予俟之康熙紀元歲壬
寅十一月愚凡宸書於維揚舟次

王康侯詩序

往者陶菴先生以文章行誼師表婁城一時人士望之如太丘元禮羣相宗從蓋不第以詩若文顯而詩若文亦遂以炳燿當時聲施後世焉今陶菴往矣二十年來宿草已刈而風流未沫婁之士風難質久安有卓犖千古如陶菴其人者乎有則吾願拜之固不論其詩若文也王子康侯士林之僑肸也高才績學試則先其曹伍顧不得志於場屋隱居羅溪以詩若文自娛巍其意磊砢抑鬱若不得已而以詩若文顯者長君某次君某以英妙之年而負終賈之才亦既嶄然自露其頭角矣季君某尚十餘齡亦且標格遒上下筆不肯自休父子兄弟之間互相師友著述等身迥視陶菴往有兄弟之樂而無父子之歡似已過之矣夫天之生才猶地之生水任人之挹取而大小見焉酌行潦者僅溉汙尊而導江河者至浮萬石今康侯之所取多矣吾願陶菴以攏摔先之而康侯父子長年耶許之也故于兩君之來爲述此語以授之兩君一名玉立邑諸生一名納試屢冠軍以行卷質予而先之以尊人之詩殆古之有禮者少年才士謹飭如此吾是以愈念陶菴之風流不替也若康侯之詩自秉如陳王字堅若彧如儲孟有目者當共見之矣何藉予言

王貽上壬寅詩集序

往阮亭王使君涖維揚予曰三百篇吳無風自漢而下詞人代作盛矣使君觀廣陵之濤遡枚氏父子之餘概南望機雲故里烟水相接使君倡之而吾鄉諸君子和之風流文雅其殆越君而左乎而此時予與使君初未謀面也都下與汪子苕文程子周量宋子紫來暨吾兄西樵先生相與文史之餘輒誇示使君佐大郡簿書填委爲詩七八百篇已成集矣予心偉之會壬寅冬奉使至粵竊計策馬渡淮不一月程一月之內即可與使君相見索其所謂七八百篇者揚帆快讀得其人又得其所爲詩焉是行不既壯乎已而抵揚則使君已先期渡江赴澄江去矣悵然久之爲詩一首誌相需之殷而相遇之艱也自後揚舲萬里意有所得即俛首作詩度梅鋗之嶺登越王之臺程子周量請禮里門送我於珠江之漵進其友梁子芝五王子震生陳子元孝者相與登臨俯仰唱和作詩酒酣耳熱則又出使君紀年詩誇示予予應之曰使君以垂簾臥閣爲詩七八百篇予以風檣陸馬爲詩二百餘首雖工拙不敵歸逢既見以此爲羔雁之贄而因以問序且索其全集讀之使君其不靳與我乎相與一笑而別迨九月既望予始渡江北上纔艤舟而使君已呼毆至矣欣然道故召予以酒盡出其所爲詩若選政者傾篋付予其紀年詩諸集則程子之所得與予同其壬寅以後之詩及所選

倚聲詞子則程子之所未見也兼以其書寄王子米子則又汪米二子之所未見也回憶去冬倚欄惆悵欲得復觴凡羽不可得而今已盡得之是行不亦壯哉壬寅集中有與何明府登君山詩其佳句曰欹茫天水合蕭颯亂帆秋半壁收吳楚空江入杳冥則去年聞聲相思之時正使君揮毫疾書之時矣人生聚會難易頃珠不又可感乎今使君瓜期已逾不日當有鋒車之召不然春夏之交程子亦可北發秦明經子伏苦之爲詩當益多諸君子之詩亦當益豪海內詞人之雄已什得其五六矣詎止爲大江南北之風雅倡哉因使君之索序而爲之述其始末如此雖爲壬寅集言殆不止爲壬寅集言也予詩不工使君其何以序而酬我康熙癸卯書於邵伯舟次

許堯文鴻雪園詩序

自梅村夫子以風雅提倡婁東天下言詩之士奉之爲師程其同里倡和相與汎波揚流者如東岡十子讀其詩望而知爲梅村夫子之徒也堯文許先生英才早達結綬金門與所謂十子者同調而異趣雖有詩爲不以示人即示人亦共含香粉署侍從羽獵之作耳不則其秉英蕩之節爲部使者憑眺上流攬勝湖山發諸篇詠者耳不則其千騎上頭紈扇麈尾風流醞藉於雲溪鶴水者耳非如十子之徒抑鬱侘傺窮而後工者也自適年次且左遷佐郡廬陵而戢之中齋章再賀聆輪蹄之歷落覺風物之蒼凉乃始舉其胸之所得盡發之毫楮而鴻雪園之詩始出於是讀婁東詩者知十子之外又有許先生異曲而同工也雖然十子之詩窮而後工者也許先生之詩不必窮而後工者也窮而後工者當於其詩論詩不必窮而後工者不當於詩論詩周南之詩不必皆周公所作而屬之周公召南之詩不必皆召公所作而屬之召公今試問九江武林之間觥觶大觴持壽而算婚者孰不曰安得部使者愷悌樂易如許公其人者乎謳之頌之其風肆好蓋久而不衰是即許先生之詩也安俟抽黃妃白而後爲許先生之詩也哉然而詩實工矣其氣昌以婉其音朗以達其色焉以麗大約有錢劉之清潤兼溫李之纂組而又取宗於常侍江寧之間然後嘆婁江之詩十子之外又有

許先生一則也梅邨夫子之道廣於是益信矣先生歸請以質之夫子

嶺海人文序

岑嘉州之送人尉南海也其詩曰此方多寶玉慎勿厭清貧然則嶺南之有寶玉自前代已然而唐宋人之仕宦其地者往往有遷人逐客孤羈不平之鳴則以其地重岩瘴癘風氣未開無文人才士可與縱筆快談抒寫鬱結則雖有寶玉焉適自污損而不如清貧之為愈也甚矣唐宋諸君子之有守也予之使粵也鄉人士之祖予者曰陸賈之游是在子矣予應之曰不然陸大夫之時粵方崛強大夫以儒生揮三寸舌使之折而歸漢故以橐中裝誇耀中朝如魯頌所稱大貝南金之義以為其敬使臣如此則懾服漢可知明其有功于漢也俗尚椎髻未通詩書新語一編足令聞所未聞巋然表異今則異矣尉佗一家皆朝廷股肱耆臣旬宣佐理又人文蔚起北方之學者未能或先既無纖毫黍米之功補裨

闕廷而入無所容其表異則賚天一而來宣麻竣事而去譬諸置郵傳遞而已何陸大夫之敢云乎已而果然而最後乃得嶺海人文一卷則蘭陽筠菴侯先生補較廣東所錄卷也夫先生之為人栢鄉先生嘗語予矣其言曰此吾同年友有學有品予往相與布席論文可也既相見道氣肅然披露肝膽歡若生平然後知栢鄉先生之取友為不苟而嶺海諸人士之得所宗也今取此卷讀之有淵泓停蓄若元氣之渾淪者有汲迴峭折若

山川之眾秀者有精純若金錫朗潤若圭璧者無美不具亦無美不彰使唐宋諸君子見之又何有孤竊瘴癘之悲乎且廣之先有區冊劉瞻其人者矣是以其文章風采見重古今者也有黎惟敬先生其人者矣是其以猶草制誥與我鄉歸震川先生熠然寒暑者也今則周量程子焉雖後見詘是其以南宮第一人魁天下者也有芝五梁子焉是其以第一人魁一省者也之數君子者或得之私淑或得之親炙今又得此卷予之此行為不虛矣方今

國家定為三年一試之法所以恤其力而寄其學者甚厚又使之力供

王賦閉戶自精以功令束之者正其以禮樂淑之者也諸君子之精以尋者於風簷寸晷覩之矣予歸鄉人士必求詢予予出此卷示之且誇于人曰陸大夫之衆千金為耳今以此卷當呂相之書則千金僅得一字予與陸大夫之所得孰多而安可以清貧哂使者也況此止一郡人文自開而後繼者且源源相續也是為序

朱品方陰陽虛實辨序

自炎帝嘗百草而天下始知有藥物黃帝岐伯以開天聖人悉心講究後世始知有醫理有天地人之道焉通天地人之謂儒故惟儒者始可學醫彼世不察等之為方伎雜流非也亦猶治厤明時經堯舜二聖人仰觀俯察又命羲和世其官而後世比之日者卜祝之流豈其質歟品方世世為儒年方壯盛以不得志去而為醫其察脈陰陽審候虛實此即儒者消息造化之理也其晰理榮衛中解髓髓此即儒者經緯萬有之道也今撮其微旨為論一篇與素問難經相表裏矣大古之人有執成方而悞天下者王荊公之周禮是也有廢成方而悞天下者始皇帝之焚書是也語曰以書御馬者不盡馬之情品方誠於書之內外博通而神明之品方于是乎傳矣

重濬吳淞江紀績序

國朝民事其在江南者水利而已水利有二大江以北則運河
為要大江以南則三江為要二者並亟而三江其本也何也運
河以利輸輓浮玉粒而三江則六郡之旱澇係焉天下漕粟強
半在六郡苟六郡荒其何以運故曰三江其本三江故道曰松
江婁江東婁江即今之劉家河松江之可見者在吳江之境自
太湖至龐山湖者是當入海之徑已不可考其自澱山湖歷青
浦嘉定至上海南蹌口入海者古之東江也因松江附東江而
趨海遂謂之吳淞江然則吳淞者兼松江東江以洩震澤之水
其係於三吳尤重也我制府麻公中丞馮公浙撫范公藩伯慕
公觀察韓公郡伯耿公諸大君子之蒞吾民也吳淞江之塞者
已百餘年婁江之塞者已數十年至是則大水六郡皆災諸公
相與謀曰失今不治下民其魚顧賞將安出于是藩伯慕公奮
臂起曰是不可以不請公帑吳任其半浙任其半因條上婁江
吳淞不可不濬狀及所以濬之機宜絲分縷晰督撫諸公彙疏
入告
天子欣然報可命鳩工焉當是時已淩方收飢民載道婁江工
約而地近先濬之慕公親蒞越明年大旱飢民復載道繼濬吳
淞韓公親蒞其簡役而馳勞不坐乘雨不張蓋沾手塗足以從
事于斯也盟于神誓于民潔己奉公以集茲有衆也分晰河段
計丈土方編號立表旌別勤惰也勤恤民隱撫綏伕役壺餐以
時計傭以法也慕公以其心計手畫者形之條議韓公從而神
明盡之故十餘旬而大工並竣語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況又
兩省節鉞同之於上庶司百執以至丞徒亞旅凡有事于江者
無不同之于下其以奏成于
當宁宜矣是役也活飢民以數萬計闢平陸決沮洳而為江者
以一萬四千餘丈計變斥鹵為膏腴者以千百頃計至是又建
牐焉嗟乎吾以是知功以人舉事在一時澤在百世也濬江者
一時之事也建牐者百世之利也自禹以來至宋慶厤吳淞江
未有塞者長橋建而上流緩海潮入泥沙淀而江潮淤范文正
首疏導即以建牐為首務迄宋末季終元之世江雖時疏時
濬而不全淤者有牐以為之防也夏忠靖公棄而不濬海忠介
公濬而旋塞得在濬江失在廢牐終明之世塞多而通少者無
牐以為之限也今既復宋元之舊後之人勤勤陶浚守牐而事
已畢大工不再舉矣豈非百世之利乎昔孟夫子昌言仁義力
陳王政論者以為功不在禹下蓋禹治有形之橫流孟子治無
形之橫流故功相埒焉方今
聖明在御眾正登朝而積習未除樂因循而憚興作無形之際
不無憂盛危明今各憲羣公卓然振起治有形之水而無形者
因以攸觀厥功偉矣昌黎云有似孟子今日之謂哉工既畢紳

士者民請于邑宰康公学博馬公梓治江之績與文移條教以
誌不朽聞某之言請錄之以引其端後之觀者知
今上之世君臣同心一時賢人君子皆官于甸服故集事建功
若此之速也可以興矣

吳淞江紀續序 代韓觀察公𨛦

往者蘇松常杭嘉湖六郡秉使節巡守是邦者其銜皆帶農田水利其勅命之詞亦必以是爲諄諄課殿最載考成焉大此六郡者㴱粟之所從出筐篚之所從備百費用度軍國之所從取給益財賦極重之地也治財賦者常以財賦爲急而何農田水利之說説不知農田者財賦之本水利者又農田之本也假使無水利焉旱無所蓄潦無所泄田卒汙萊與西北之𥠖壤何異及稿壤而課其殿最責其筐篚需其百費用度此猶舉石田而望北狼輓土牛而使之趨也有是理哉是故治財賦不得不治農田　農田不得不治水利曩制之命官有㴱意焉余既由吏兵兩部郎承乏是官凜奉
綸音惕息就道因思此一官者是即農田水利之専責也既𢊍任水旱頻仍值制府麻公撫憲馬公藩長慕公會同浙撫范公請以四萬濬婁江以十萬金濬吳淞江兩臺不以予爲譾劣命董濬吳淞於是策馬而馳循其原隰相其故道慨然拊膺而嘆曰三吳水利之不講百年于茲矣三江不入震澤何由底定三江震澤既無所歸即使横塘直浦圩埂斗門之制釐然備舉亦無以制萬山之水使之蓄泄有時而况百無一舉盡已蕪沒者乎今就吳淞江論之自浦口以至新涇三十里幾成平陸間存一線自新涇至黄渡四十餘里皆爲沮洳十萬金錢不易請顧

大衆何由集畚鍤安所施乎既而思之飢民可用而籌飢民者
不可用也為之立長立眷以糾之而散者可聚聚者可使土方
可計而裒耶之畸零泥滓之淺深不可計也為之分段以準之
而計方不計丈計工不計夫按饟有法而授饟以溢中飽則無
法也為之矢天以惕之而官自給者不與役者自給夫仍監以
官工程可稽而成河與不成河之舊蹟涸高岸與低岸之丈尺
涸則難稽也為之贏縮其河段而不贏縮其丈則勞逸均而遲
速亦均較量以積水而不較量以大竿則江底平而工次遂無
不平而暘雖測而畚春而雨益難測也為之塞支河之口而堆
土以厚江岸之防則平田之水不入江分屏水之任而牛車以
彙人車之總則江底之水可立盡益以誠以信爰度爰諏而後
允臧厥事焉夫古之為此役者自宋元以來有屬田都水之使
有淘淺之單官有專員役有定位費有歲額猶或時有隕越明
世廢缺既久亦必專遣部院大臣秉鉞開府然後事權集而勳
猷底今予僅以分守一使勤勤于農田水利故府之職守乃得
繼諸君子之後復爲蹟而覩安瀾余幸矣余幸矣
朝廷之廟謨也上臺條長之成算也條屬之盡心庶民之子來
人和而事集也予何功之有哉顧竊有議焉江濬矣然濬一日
之江而未能保百年之江閘建矣然建江口之閘而未能備各
水口之舊閘堤築矣榆柳未植則堤不固流深矣屬禁未申則

淤者至又况支河未開圩埂未築凡為財賦重地盡職守者百
未舉一此又上臺之所軫慮而余之所為闕然長顧者矣是集
也
皇上之溫綸督撫兩臺之奏疏藩長之詳議上下之文移紳士
耆里之條議公呈凡有係于江者為後世考者無不具載至於
歌頌之篇雖多溢詞然亦以見人心之忘其勞而鼓舞之不忘
也故存諸末簡異日為
本朝志河渠者備太史之副焉

簡勝集序 代合肥龔孝升

昔者王道之行也田里樹畜以養之黨庠術序以教之養之所以遂其生也教之所以復其性也原其要不過曰生之而已生之之道多端而極之至於不胎不卵不殰則天下無棄物矣詩書絃誦之外至於鵰鰈犂帨方名記數之物無不具則天下無棄材矣嗟乎此王道之盛也然其時自朝廷懸之爲令甲自閭都守之即其飲食居處之職事也以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州鄉閭師田畯保介胥得奉王者之政令以共殫其教養斯人之職是故其教不速而成其治不勞而理蓋不過一人各治其事推而至於人人共治其事則王道于焉大成矣吾友柴子襄明

嘗屢試爲吏矣當明季之搶攘近在幾輔然自令丞以至佐郡一切屯田練兵埋胔賑恤之事事事釐舉一時治行赫然今老矣退而隱于竺氏之教托于慈物利濟以陰行其救世澤物之志始而掩骼繼而育嬰所全活歲以千計至於傾其背囊離棄妻子而不顧都門士大夫相與嘉其志而憫其勞憊也人人佽助之顧壑䟽宦轍星聚萍散嬰之來也無涯而佽而助之者有涯以無涯逐有涯我知柴子之計窮而其爲困憊也日益甚矣

會

今上右文釐正制舉條目廢八股時藝專以策論表判取士柴子瞿然喜曰吾今而可以遂吾樂善之志而向之所困憊者其可以已矣始吾以爲天之所生不可棄也故嬰之棄於路者我收而鞠之而乳哺襁負之種種日疚我心也

今天子以爲天之生才不可棄欲收有用之才于經術淹貫之胥學則程式表章之種種又將有彈心竭力于是者我將舉唐宋以來之文爲策爲論爲表爲判者盡以佽助之肯付之剞劂而即以雞林所售之什一供我育嬰于道將不窮而于事有兼濟庶幾於古所謂無棄物無棄材者或有當乎予心疑之而錢塘朱子選事適竣遂舉而付之顏曰簡勝集夫天下之事有開必先有基不壞古無育嬰之事僅一見於胥父爲政之類而柴子悉心爲之且所謂練兵屯田諸事皆今日策略所必需也而柴子又嘗行之而有效則即以柴子之所爲爲今日制舉業之師可也而何在文事之戔戔乎假使天下盡如柴子者兢兢以無棄物無棄材爲念從而力行之則雖以贊助王化無不在也予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至於選政之精審大章之贍博朱子序之詳矣予可以無言

牛戒後序 代金式庵

自古可以勸誘惡俗助宣王化者莫大於朝廷之令甲與竺氏之因果是二者嘗相離而亦嘗相合也其離者以為二氏之書國典所不載而其所以合者則神道設教之意亦聖王所不廢也牛戒一書出

世祖章皇帝手自編輯親灑宸翰弁其前而刊布八旗其中所載勸懲畢具其善者可以興而惡者足以戒大約與因果相類而

皇祖之用意深矣以為令甲之所及可以三尺繩之禁令制之其諸窮鄉僻壤荒徼遐陬有耳目之所不及者不如使人自為糾常有一天地鬼神陰察其後則聳然而易業瞿然而洗心也必矣則是書出而令甲與因果實交相際焉禮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然則自諸侯以下雖有故牛之殺焉者寡矣先王之意非斤斤有愛於牛也蓋牛巨畜也服乘之用耕鋤之力其有功於人最多享其勞而食其利人從而已著焉誠思其故有不爽然汗泚浹溢大宅者乎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顏魯公為之碑宋蘇文忠公作岐亭詩岐亭之人為之戒殺是二公者以人臣而奉揚天子之休命亦足以震礪末俗況大哉王言沛自九重者乎是書向藏在內弘文院因鏤版禁中其傳未廣臣承乏是院典籍因得副本於庋閣中今且出為外吏奉

王命以牖下民皆臣所有事也是用鋟而布之若

皇祖之深仁厚澤小物不遺則有家師相之序言在臣不敢贅

陝西通志序 代

史之有志史事之一也志而有地理則又志之一也志地理而僅詳其一州一國則又地理志之一也然而難矣周制夏官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地官誦訓掌方志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以觀祆祥秋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九州之國使同其貫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而冢宰掌邦之六典贊總其事又以其書屬責史官故史官因六卿之治教而受成焉蓋其詳也漢蕭文終得秦圖書知天下阨塞要害其後郡國計吏上風俗之書副在太史然司馬遷述河渠書而已班固因之本劉向地域及張禹所屬朱贛條記風俗作地理志其間綜核條貫詳略有體與古禹貢周官記相埒蓋亦有所本也今則不然地官所掌專在戶口土田賦役徵繕而山川民物沿革盛衰之故其籍不存職方隸夏官所職邊防軍政而已即有前代之紀亦藏之石室秘府甄錄之官莫得而窺則荒而無考焉一難也郡邑長吏傳舍其官苟簿書期會之不忒則足以告成事一方風會所趨及前賢故老感時撫事而書者莫有收攬則散而無統一難也故府無閒執不得不取之稗官家乘然訛而失真或事湮于冗散議奪於愛憎則淆而莫究一難也紀以年包事傳以事繫年志則山川厄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人材之顯晦皆繫之一郡一邑陵谷變遷井邑傳訛則歧而莫辨一難也典實備矣然後芟繁就簡參互考訂可得而施若涑水之作通鑑先集長篇今則掛一遺萬雖有貢父諸人無可措手則漏而難裁一難也陝之有志也自三輔黃圖始也所詳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之屬不著撰人姓名說者以為齊梁間人所作其後有長安志十卷則宋敏求所作也因韋氏所述搜採群書凡州縣之政官尹之職河渠關塞之類風俗物產街道宮室無不詳備則秦志之祖乎自餘關中記一卷則葛稚川所撰長安圖記一卷則呂大防知永興軍時所撰雍錄十卷則程大昌所撰大昌以周秦漢隋唐五代皆都雍故以名錄前史及黃圖宋志異同往往辨訂是諸公皆從離黍之後恐其放失舊聞湮沒不傳故網羅盡志而汲汲于秦如此其汲汲于秦者正其汲汲于天下也嗟乎吾于是而知古今治亂之故國步延促之由其繫于天下者什六七而繫于秦者什三四也其大治大亂雖不必建都宅土其間而關中安枕則四方之變無自而生即有意外前關中無動則亦不能動也周秦以前無論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四百餘年之大業基爲東漢之末關中十餘年無烟火其流遺少壯半歸戎伍袁氏有之故其兵獨強魏武稍平種其中招徠屯種陰以制天下之兵而內自強其根本遂得奄有中原勢成鼎足至于唐宋國勢強弱亦可概見而宋之浸衰

則以畢力疲敝于靈夏而後遼金元起而乘之則關中之為關
中可知矣有明承前代故都卜宅幽薊秦特省會置守拜之變
亂起倉卒而故家大族屹然不動業公夢熊為帥因得五路分
兵扼寧夏而得馘之自寇起延綏全秦蹂躪十餘年潼關失守
天下事遂不可支我
皇朝定鼎燕京疾趨秦隴席潼關之險而數百萬豨突狼顧之
寇餘孽無存四方以次削平底定建不拔之基垂萬世之統如
是而關中之為關中愈可知也予承乏西臺奉
命督視茶馬使車所歷由咸陽宮闕之遺址攬西陲邊塞之雄
風慨焉久之而適有以全秦通志成書見告者其屬草則方伯
盟津陳公爌繼而敕定者則錢塘秦子駿聲河濱李子楷也繼
予而將使事後先捐資授刻者則虞山錢威亭侍御也夫陳公
以宮詹學士出典外臺則此方之版籍固其所司列史氏之職
其舊守乎又況以二子之淹博潛貫營成之乎予惴惴爾書雖
不知是書與獨之所謂難者何如而要之篇目燦然綱張目舉
則貫一時之文獻矣昔鄭夾漈之作通志其自序云百代之憲
章學者之能事盡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
唐諸儒所不得而聞而後人議其天文地理器服失之太簡禮
及職　選舉刑罰食貨五者多仍杜岐公之舊而不續天寶以
後事又以通典旁証稱為己意而無所發明夫夾漈之書可謂
偉矣而識之如此然則此書之前有郡誌邑誌焉其果得如杜
岐公之可採乎郡邑志之後繼兵燹焉其不至如天寶以後之
當續者凡幾乎吾故曰難也亟成焉以備太史之副可也威亭
輶軒歸持其書來予為之弁其首如此至刻事之相成者為總
督大司馬白公中丞少司馬陽城張公延撫益州林公寧夏撫
慶寧劉公今則中丞大司馬賈公皆有見于秦繫天下之重而
是書之不可闕故佽助成之局可以不書其自監司而下二十
石州牧邑宰以資助刻者另列左方

理邢末議序　代柏鄉先生

邢與予鄉接壤漢為襄國春秋時齊桓公起而定之遷於夷儀
傳曰邢遷如歸然後知弱小僻阻之邦猶必待其人而後治況
今為潟鹵近地在
天子畿內車書驛絡之衝哉我
朝定鼎之十三年始命關晉安長源蕭君事是邦大事雖佐郡
任在郡司馬別駕下然獨持風紀為臺憲紀綱之寄下以師帥
其僚屬凡官評之臧否吏治之得失事得上之督撫臺使者暨
撫臺使者據以入告黜陟之郡有大獄大政諸司不能決者下
於事而始平諸豪猾不軌胥吏之虎而翼以暨閭里惡少年稚
理弄凡事得摘發嶔治之而讞其情於憲任綦重也自蕭君事
邢來予鄉之至都者邢之人士有事輦轂者咸告予曰邢獄平
矣已又曰邢政修矣已又曰邢之大奸大蠹除大猾去而牟飢
熄枹鼓臥矣予心題之乃未幾以循績報最
召之內廷方以臺疏銓選虛左俟徵車入都門出所為理邢末
議四冊授予則三年中文移案牘俱在焉予讀未竟而喜可知
也愈信夫君之得此聲固有所致而然而三代之直在人不止
此一方先見之此一方也按邢故煩劇四方為輪蹄取道都會
者趾相錯於境又密邇山左右自明季以來多伏莽我
朝以近畿地養豐沛禁旅廢屯衛牧地以給諸失業諸失業者
爭而土著虎踞之訟牒十餘年不休昔之事官綜理大綱而今
則為邑之刑名庶獄之贖鍰皆責成之哉在今甲足邢故難治
而今之邢尤難治事固職要而今之事尤職要矣今觀牘中所
載如郵驛因議城夫嚴保甲設界丁興水利革現年禁寄庄除
也蠹皆批郤導窾條舉目張發於言見於施行其他讞獄平允
輕重出入各協於情而嚴於法雖古稱循卓之吏不多得也夫
國家用人當用淹於經術宏深通博而又智慮開張無膠柱束
縛之患庶克有濟方君讀書時不過閉戶自精揣卷有得而已
豈知一旦試之左宜右有攜取逢源若是哉是故學術者吏治
之本也吏治者風俗之本也今邢之人樂有其風俗吾君吾相
樂有此吏治而君之取諸其懷而予之者始終有此學術耳予
故不止願邢之父老思之頌之且願凡試為吏與未試為吏者
皆取是編讀之

張氏重修族譜序 代

氏族之說始有黃帝沿及有周而侯國之支子各以其祖父為氏至於漢世或有以官為姓者如所稱倉氏庫氏庾氏之類是也魏晉專尚門資各以氏族之高下為筮仕之崇卑濫觴至於假竊淆溷不可究詰當時劉毅已有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之說則特以獵躋華階非古人尊祖敬宗收族之誼也夫一姓之始必有其一人迨其後而支分派別有親盡不容不祧之勢則于是而不得不分一支之始必有其一宗迨其後而源遠流長有繼別為宗之誼則于是而又不得不合分之者謂世數已遠宗序難辨勢必至以眾人處之然而婚禮無黷不知其姓則卜則分之未嘗不合也合之者謂世序昭然昭穆可攷各自其祖禰以識祖父以前之共為祖父并以識其後之各自為祖父而因之各自為子孫則合之而未嘗不分也善乎陳氏之言也曰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劉敬與項伯是也惟其別之也故古者之論姓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故後世之論姓也識其本異然則同與異之間其莫可縷晰非自今日然矣此張氏族譜之所以不得不修而宮侍君于尊祖敬宗收族之外猶有深意也按張氏始于黃帝第五子主弓矢故祀弧為張氏此其在得姓十四人中與青陽夷鼓輩同受統系亦未可知而海內之稱甲乙族者又必舉張氏為首蓋自漢以來東西南朔代有著姓則族大而難遍裔遠而難偕修族譜難而修張氏之族譜尤難也與張姓同號蕃衍者為王氏然猶有瑯琊太原之分則支派自別而張氏止一清河郡則派別之難衣冠仕族同姓者相望使比而同之將今疎者親疎者親不及今親者疎乎則行次之難今日聯宗合譜相熾成風萬一有莒之繼鄫呂之潤嬴者厠其間不僅上誣所自出乎則別嫌明微之難今觀古井張氏族譜圖自晉司空華肇自始興而其後至於曲江公世裔班班可考由德潤富潤諸公而世為江右人其一本祠助脩記又班班可考則自此而後世其子孫咸識其祖父所自出而傳於某方者為某派傳於某方為某派不特親而近者可考而遠而疎者亦可徵不正與向之所謂分而合合而分者之微意有大符者乎余故曰宮侍君於尊祖敬宗收族之外猶有深意也宮侍君簪筆禁廷轄綠中秘上自天潢之玉牒帝而至於歷祺之帝系皆將是脩是正而況乎其一家者乎是可風也已因弁其首而歸之

讀撫風忠節錄書後

嗚呼馬文毅公殫忠報國距今十有八年矣其英爲河嶽其精
爲日星其嚴氣正性爲霜凝霆擊玉粟金貞益愈久而愈耀也
某向者伏處海濱聞公闔門殉難輒欷歔不自止及客京師謁
公之令嗣大中丞公因公以文對中州守公并一見如故不以
某衰庸亦以家門忠節錄且曰是碑誌傳述皆當代諸君子褒
先公而光穹壤者也子爲我會萃而筆焉某避席謝曰文毅公精
忠峻節不待文而傳如以文言而鴻篇鱗炳業上太史副家乘
矣鯫生何敢爲役益謙讓不遂承者又四年間一展讀則忠毅
之色凜凜然照人鬚眉令懦夫蹶然而興起乃作而嘆曰嗟乎
忠孝節烈人人得而誦揚即田夫野豎咸言感嘆猶或見採史
編而況仰止於廿年刷交於奕葉比門下士之末者哉爰不揣
不斐敬次之按公諱雄鎮字錫蕃坦公其號家世山東蓬萊縣
人也遠祖英官遼東保義副尉占籍于遼遂爲遼陽州人曾祖
別駕公諱重德祖學博公諱與進並以明經崇宿德父贊政公
諱鳴佩由文學受知
太宗文皇帝起家啟心郎嗣巵從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用舊勳累官至總督江南江西軍務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威惠交孚兩江戶祝無數公生
而英卓年十一侍父尚書公入關周被官政所識輒舉其大母
孟夫人早喪哀毀逾乎禮尚書公深器之順治中
詔選用大臣子弟有才識者授公工部副理事官時年二十有
二敬歷局廠奸宄盡釐
今皇帝踐祚錄營
孝陵功除宗人府啟心郎康熙四年丁外艱執哀如母喪服闋
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遷內國史院學士每廷議必侃侃開陳
無所回曲嘗言士君子立身宜敦貞清不可奪之節聞者竦然
志撫國已偉矣
上既覩大政特器公簡授山西巡撫不果行未幾改
命巡撫廣西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及
陛辭
上勉諭再三
賜燕內殿及御衣鞍馬公感激異數益矢報稱至之日值土寇
楊其清等竊發連結猺獞公宣布
朝廷德威俘提鎮勦且撫不數月賊渠就殲餘悉望風解散別
部校或有狃縶良民婦者嚴禁還之民大悅左右江悉平於是
建議復邊俸陞遷興吏治也省兵米水腳甦民困也寬蘇木之
禁厚民生也停採買藥材之例免民累也平鹹鹺之價贍民用
也至重建學宮于煨燼中爲桂士勸期於富而教之粵民大和
而逆賊孫延齡倓㥄起延齡者官廣西將軍與都統王永年有

喙互訐奏當異心及吳逆反雲南柱管震動廷齡陰通逆公欲
飭守禦時地撫不轄兵計無可施者乃密約提鎮制之廷齡亦
忌公終為己制也謀先事康熙甲寅春二月來亂殺王永年及
副都統等伏兵圍守撫署脅公與同志公顧事急朝服向
闕拜入室投繯幾絕為家人救免會所遣約提督者登云師出
有期姑少待公亟客疏
闕遲之外援不至公潛遣長公世濟間出詣
闕請師討賊賊日逼脅公而以公望重粵民愛戴不敢遽加戕
欲困守以動之公知救已絕復遣其客挈次子世永冢孫國栒
先後乘夜穴垣走趨
朝告急賊見公執節不屈而子若孫相繼出也怒且疑秋七月
令賊兄廷基勒兵排院闥入公抽佩刀自栽旁人奪刀墮救者
三指逆輿公出院公抗聲罵賊夫人李亦且呼且罵廷齡乃居
公別室殊圍之籍院中男婦四十餘人幽之密室公絕粒數日
不死乃復食自是坐臥一室足不踰閾者閱四年子孫家屬飢
困就死者凡十有九人公不顧賊黨或以甘言誘者輒怒叱之
或持偽書招者裂書擲地久之賊黨自相疑丁巳冬逆將吳世
琮引兵入會城誘殺孫延齡拘公及兩幼子世洪世泰入賊營
賊責公不早降公皆裂髮豎直前叱賊曰我粵撫當死封疆所
不即死者欲手斬爾等逆臣頭報

國恩耳今志不遂死我分又何言賊見公不屈引就別帳令羣
賊往來陳說利害於前且進公酒食公大罵蹴食毀器賊知公
志終不可奪乃戕其兩幼子五家僕九人遂及公公罵不絕聲
被難于粵之爲全鋪時十月十有二日也賊琮怒不釋下令禁
收公屍而賊將有感公忠義者令人潛瘞于桂北門外之廣福
寺後夫人李聞變慟幾絕視其子婦董淑人及公二女妾顧妾
劉長公妾苗依次就縊死仍爲飯含斂畢夫人乃仰天號泣曰
一門皆不辱吾事已畢得從夫子於地下矣繫帛奮身絕吭而
卒守者入盡燔其屍仍以夫人李淑人董遺骨標識之附瘞於
公櫬旁後粵民聞之歛泣越明年王師下廣西公幕客夫軍前
哭公白死事狀大將軍簡親王疏聞
上震悼優叙長公先以請師留京師亟匍匐
闕泣籲往求父母骸骨
詔允馳驛行至粵得公櫬於原瘞諸靈王全獲粵吏民會弔者
莫不號泣失聲共言公盡節後顏色不變左右臂各抱一子賊
見者盡驚異及啟殯則聞異香芬郁蓋忠義之氣所發越云庚
申春長公奉櫬北還
上以公克篤忠貞允禮臣請特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
毅加祭一壇給全葬孟冬柩車至
上特遣內大臣佟公齎賜茶酒改給誥命明命寵岁威特遣內

大臣心裕伯索公灌部侍郎楊公西水請文
諭祭
上親洒宸翰為文偽工勒石樹諸隧首別御書真本賜藏於家
益珠恩也尋廣西撫臣因士民請疏建祠以祀公
制曰可長公先以萬里請兵議以大四品京堂用至是授大理
寺少卿尋擢光祿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歷刑兵吏三部右
侍郎本
勅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晉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海防軍務兼理粮餉兵部右
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歷次公太學生以知州用今除授山
西大同府蔚州知州有治聲公原配張淑人早卒祔葬姑側繼
配李夫人從公殉節
特贈夫人合葬玉泉山黑墖村之賜塋長公原配董以從姑死
贈淑人家孫君先從圍中出者由國子生遵例除授河南彰德
府安陽縣知縣循愛得民諸孫六人曾孫三人年並幼長次公
及家君所自出所娶所出詳誌銘中不悉云公為人皙而頎眉
目如畫神秀骨勁雅善書法清整有正人君子容與人交推心
不疑能得其死力官工部時尚書公引年歸公出綜部入居于
舍愉愉如也服官吏事精敏人不能欺所區畫多中竅部務必
盡其心

上雅倚任公由學士簡巡撫凡所建白奏上輒
報可及居賊圍中兩疏賊中情形並嘉忠盡死之日
皇心惆惻兩旨褒慰為長公之以請兵至也啟履艱阻
上遣侍衛延獲朱京公客休寧朱昉同州李子樊以公次子及
家孫出也刑官之大興孫成上虞陳文煥以公死事白也又官
之最後守備易友諒者受公命藏所賜衣歸諸
朝長公疏聞
上感歎良久仍以衣賜長公改友諒試職為真伏觀
上之所以遇公與公之所以仰報以禮以忠千古無兩可謂國
家之盛哉某於此竊有感也昔者張睢陽顏平原皆舉孤城抗
寇逆公志不減二公而竟不獲施不知寇外至者可禦寇中起
者莫防使公不與賊同城而假一旅兵因民心展勝算馘逆豎
也反掌耳或又謂公之被圍也旁無蚍蜉蟻子援徹論莫助即
或以一矢助者賊必覺覺亦必先害公也虜何益不知蓋臣之
志利國忘身苟其有濟雖膏斧鑕燔妻子為之而公美處哉且
公所欲亟滅者賊耳公未歿而延齡僭甫坳而浚黔復賊未死
者皆磔梟街已死者灰揚都市公志已釋然無憾嗚呼公雖死
而賊滅賊滅而猶不死矣自古好士下賢亦多得肩客之用然
設奇效謀者有之未聞於九死中有全其孤斷其烈者公乃隨
遇而獲至於臧獲廝養不過承意旨利恩澤已耳稍進顛沛則

妾而寂伏者衆衆乃有大義炳如殉主不撓如諸老道其人者
是孰為爲之耶非公之精誠有以風之耶嗚呼跡公百折不回
一心自靖洒碧血於山河耿丹衷於霄漢道行於妻子則燔骨
瘞香信篤於肩朋則走死如義神猶滅賊則必其陰而靈旗舒
卷瀨江之上誠能衛國唯有清風華鶴歸依
帝閫之旁從容慷慨兼有其難是公之得年雖止於四十有四
而忠貞則壽天壤而不敝也孔子曰殺身成仁唯其有之公真
千古烈丈夫也哉

平圃遺稾卷之九

壽序

上海　張宸　青瑚撰

督師經略少傅亨九洪公壽序

自古帷幄儒臣建武功膺世爵者漢留侯文成而外若明之青
田新建其最著者也是二公者一在締搆之始遭時遇主爲畫
策臣一則智深勇沉戮逆藩於重熙累洽之際雖勳業爛然皆
非有開疆闢土處極難之會者也夫是以獨心偉我太傅洪公
公當
太宗朝參贊密勿肩巖成輔衡之任凡天下之人孰古今創守
之成局已指諸指掌之上矣迨從我
世祖皇帝入關經綸草昧定大難執大敵公之猷略爲多而最
後乃有廓清滇黔一事迄於今以佐命元勳角巾歸第恭書弈
葉繩武有人人第知公勤自毖而光汗簡者爲勞臣爲名將相
而不知公有身自爲之者以身爲之其勞績著而勳名永有不
必身自爲之者以身集之其勞績不必自著而益著其勳名可
以日永而天益永之也方
大兵之既奠也天下之勢重在南服而南服且畫江自阻假使
以兵力克之攻城略地罔可所向無前然獸糜魚爛國家之外
府墮矣公把鉞南征奉揚

天子德意殲渠釋宥廣布威惠務為勝理之解而不務為漬陨
之決於是舉東南數十里財賦儲胥之地率共球銍秸以致諸
王府二十年来民氣定而國儲裕者公之力也所謂公身自為
之者也報
命還朝從容授席凡乙夜之論思綸扉之枇答無不務崇大體
張國憲至今稟成法焉己丑典禮闈夫公較閱得士為獨今之
名公鉅卿参錯朝右者半出公門繼以相臣判御史臺事釐正
風紀嚴八法之條而正九流之叙庶司百執咸當厥職國以颃
理所謂公不必身自為之而以身集之者也當是時業高望隆
優游未為亦可以告成事矣乃
先帝以滇黔未靖念拯此一方民非公不可公亦自以為非老
臣不可朝命夕趨裝不辦嚴決五載之師期張敵愾于萬里諸
凡選將命士轉餉軍食繕完亭障分置守令細而至於器甲芻
藁幕府出入無不心計手答動中窾要由是張皇六師縱旋在
我而降王飯命矣再請諸王三道會師而夜郎金筑鍵險負嵎
之荒服盡歸版圖矣此又公身自為之者也蠻方底定心血為
枯公遂以疾請
上亦以股肱重臣久煩專閫
詔公還朝公又不敢遽行為之畫善後之圖別行間之功罪以
鼓士氣獎賢能之文吏以安民命俾彼之守是土者奉成算而
畫一之可以安反側而奏牧寧此又公不必身自為之而以身
集之者也歸
朝之日圖書數卷清風颸然自古善全功名之會與君臣一德
之盛闓契以来蓋所僅覯而公遂有休焉之志矣夫公以名進
士起家所謂經術儒臣也筮仕以後經營戎伍之日而從容燕
喜之日少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公有之且仕衆將相敭
歷中外至一試再試而咸底厥績古所謂周公治内召公治外
者惟公兼之今且功成身退以勳業歸之
朝廷以世爵貽諸後人庶幾古人赤松子之遊願留侯之子辟
疆勿克繼其前猷而公之子儀部君且以六年考滿玗晋二卿
怡怡膝下有非文成侯所望其項背者青田新建瞠乎後矣是
月也為公攬揆臣公之同鄉後進擬製錦祝公而乞序言于予
予為之述其所見者如此夫可見者必有其不能見者也可見
者有盡而不可見者無盡也以無盡為祝其即所謂無疆惟休
者乎是為序

大將軍桂梧張公七十壽序

吾嘗論軒轅氏之書而知其無不有也陰符經三百字耳而其
要曰禽之制在氣禽未禽也氣者先天眞乙之氣也其在兵家
言則握奇禽遁之所從出也其在養生家言則于內爲坎之填
離于外爲鉛之制汞也兵家之言三十餘家道德經五千餘言
而括之于三百字中又以三百字之精而括之於五字之中一
何奇也或曰其臣風后力牧用其奇以爲蚩尤之戰廣成子用
其精以爲長生久視之舉而其人世不嘗有也或曰其人世世
有之如文成鄴侯之流皆是而人未之知耳則吾得桂吾張公
公挾一劍之任起家榆塞當寇亂時大小百十餘戰其官自偏
裨以至太帥其功自斬馘以至降服其追奔逐北自豫晉秦蜀
以至塞外絕徼當是時寇幾盡而公亦遂開鎮東南此予之所
聞而習知之者也

本朝定鼎命公平定東南公宣布威仁以活人之心行止戈之
武開誠布公望風降附殲一二首亂而餘者以次解散東兵撫
民收四十餘全城歸之

天子至今黃山白嶽之間皖城姑孰之下頌公之仁而并志公
之威百萬口一聲也此予之身被而習知之者也最後乃移鎮
三吳吳中當叛帥之後人情風鶴湖山與區萑苻未靖公謂蕩
寇先自安氏始安氏先自戢兵始戰閭之外試問有來入一把
桿槍人一旦肩者乎無之有則立戮諸市矣有挺刀而詬於衢
衖人而戕於塗者乎無之有則梏而誅於衆矣有鼓之不進鉦
之不止者乎無之有則立付司法吏按軍正從事矣以故一大
帥駐節十年吳民不知有兵湖山之寇亦滅且盡而海氛不敢
窺吳民之頌公無異乎江之上游此又予之所目覩而習知者
也公是時威名亦已大著

天子賜公上爵世世承襲而忌者遂齮齕公不遺餘力公遂束
身歸賜第蒔花蓺竹口不言功日導引服食以與松喬者爲侶
余退食之暇時晤公於城南蘭若相與話無生談方外神觀奕
奕盡空諸有予因嘆風后力牧與廣成合爲一人世誠有之而
人未之知也又因嘆陰符之秘公善用之故用之兵而兵效用
之養生而養生效也公有子爲天官小宰佐

朝廷進退人材則陰符家學又將用之澄叙流品而不止爲兩
家之言已也今歲七月上浣之吉爲公攬揆辰公壽且七十與
令子同仕於朝謀所以觴公而徵詞於予予謂公言禽者難制
之物也於人爲心爲火氣者水也以水制火以神御氣而長生
久視之理在此矣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公固善爲帥矣今以
帥夫氣爲而于道乎何有此固公之所優爲者予無以進公而
進以公之所優爲公更有以益我乎且以告世之善讀陰符者
是爲序

鄭諫粘質公壽序

吾讀莊周列禦寇之言而疑養生之說爲誣吾讀孟子之言而知養生之說爲信孟子之言養生不言養生也曰養心而已心者所以生也心疑則易動故尚乎知言心餒則易動故尚乎養氣始于集義而浩然塞于天地之間發施於心與政事之際雖加之卿相得行道焉不以易已若莊周列禦寇其所著書沈洋遊放滓穢一切至於御風而行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爲神仙家言所祖大約無用於時爲玩世之言耳是故莊周列禦寇之養生玩世之養生也孟子之言養生用世之養生也若鄭諫粘公則固以用世爲養生者也公少而登賢書以文章有聲八閩間其意主于立言壯而筮仕爲洛郡司李明刑敕法始見之于政事而要必于其浩然者行之久道化成聲績茂著

天子召爲諫官其官歷户兵吏刑諸垣而今乃爲禮垣都諫夫禮者孔子之所爲學於老聃氏者也老聃以其谷神太虛者傳之莊周列禦寇之徒而又以其經緯天地整齊民物者告之吾夫子是何猶龍氏之無不有乎此其說見之家語列傳非其徒誇大之言也且其學一傳而爲莊列再變而爲申韓公於爲刑官不肯爲申韓氏之學則於今日斷不爲莊列氏之養生其善學吾孟子斷斷無疑也不然公官商洛與崤谷函通關令喜之流風在焉謂五千言者可見諸施行否也吾是以斷公之善學吾孟子也爲諫官書凡四十餘上大約所謂經緯天地整齊民物者近是又嘗奉主上命典試滇中所得人爲最盛滇于天地爲僻壤以諫官充試官自公始落下人士得與賓興者亦自公之役始其所著書有理學世家易經全書古今文及易史本真集諸本行世蓋公之所見于天下者皆言故以其言爲名諫草以其言辨人材以其言扶天人之秘發後世之蒙而其所以言者則皆以其充塞天地者爲之知言養氣之學於是乎有傳矣人見公正氣嶽嶽神觀豐偉謂公曾得性命兼脩之異授公亦自說爲吾善養生夫養生誠是矣而其所以然者有異故於其壽舉吾說以告諸君子之算爵者諸君子慎無舉胎息導引之言爲壽而爲公所惡也公亦當引滿大噱矣是爲序

潘伯鶴鳴恭公壽序

豳風何爲而作也曰周公以告其君明周治之本也其詩托始於田家作苦禾稼場圃諸事而末乃竟之以躋公堂稱兕觥祝其君以萬壽蓋必盡心於民如此而後乃有此躋堂介壽之一日甚矣民之壽其君長非易易也然考諸豳風以逆寒迎暑歙豳雅以樂田畯歙豳頌以息老物而毛氏三百篇無豳無頌或曰但分七月之詩以道情思者爲風工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或曰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其說皆不可通惟王氏以爲凡雅頌之爲農事而作如大田良耜諸什皆可繫之以豳然則爲治而力本重農者皆當以豳之治目之歟以豳之治治民其人即周公之人而可以躋堂介壽歟甚矣民之壽其君長不可易得也非是則試也我潘伯恭公之奉

特簡以蒞我吳也其事類於召公而其政則周公之政其人則周公之人也古者王制納總納秸納銍納粟納米皆近取諸王畿五百里之内其餘各貢其土之所宜自重之物不以累遠人今則漕粟數百萬皆取之東南百貨用度所須金錢刀貝漆絲布帛無不東南是問天儲之所倚即内府也是故公之任外而實内古者徹田之制一切溝塗川澮田間水道其君共相然不夙夜咨嗟以徹其田大夫而下及于主伯亞旅灞滻汧渭泉水之經也居天下上流無不治之志故年穀屢豐躋于太康今三吳居泉水一流以三江爲經震澤受萬山之水藉三江以達海而三江之壅者百年矣圩埂塘浦之不脩復數十年矣下民其魚田卒汙萊將奈何公爲爲之力請

上頒發帑金十四萬兩先浚婁江次浚東江松江合流之吳淞江于是而久湮之禹蹟盡通民復保聚是故公之治水以治田治田以治財賦古者授田之法有不易之田有一易再易之田有露田有緩田凡不耕之地王賦所不及今則歲比不登版荒坍荒累累見告有棄地而無逭徵如不反裘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公爲之條上疾苦請暫除賦額以免賠荒懸購墾荒以裕後賦又請以賑荒之銀米作墾荒之牛種使有民而有地是故公之制以損爲益紓目前而宏久道古者取民之期俱在禾稼既納之後鄉遂用助法公私各收其田之所獲都鄙用貢法亦不先期而取盈且任地之令國廛二十而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惟漆林二十而五今吳地之徵有以民間租藉相沿爲賦額者幾於大半之征而向之十月啓徵又改爲正月現徵民力不任公力言浮糧之當去而復請夏稅秋糧徵納之期以麻熯民而培賦源是故公之立法斟古以裕今用緩以佐急凡此皆治吳之大經大法必周公之心而行周公之政者也至於康法以待己馭衆周官弊吏之經也威以去蠹厭以懲

貪螟螣蟊賊之界矣大也先期而示會計十月之請法也蠲賑
務亟而無告必先小雅之遺秉滯穗也夫公之生近于豳岐而
上之心簡公又將以誕保迓衡相期待我儕退居田畝親沐豳
風雅頌之政如在成周之世深仁厚澤蓋已三易稔矣七月之
詩曰萬壽無疆無疆者我公之無疆也而民與之為無疆國與
之為無疆甚矣豳人之義之遠也於公之壽亦自附於豳人之
義云爾非是則諛也我其敢哉是為序

侍御蕭長源封翁萬興公壽序

侍御長源蕭君以刑司季報最
先皇帝召置西臺則奉其尊大人萬興公祿養邸舍條奏糾彈
蹇蹇諤諤直聲遍天下而今歲執除月之八日則公攬揆辰也
花明景淑風物暄妍又當
新天子御極之始百度維新共奉盤匜偕子姓列拜堂下者皆
伏奉赤墀蓮羽鵷鷺者也是為可無祝嘏之辭以為之壽而予
又曷敢以不文辭夫人之學識才智有以能用為用者易曰王
明並受其福天與人交致之者也有以能藏為用而卒歸於無
不用者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天之所不必致而人自致
之者也當侍御君為司李時寄予理刑術　及顏碑彙刻諸冊
實心實政表章與勤恤之意靡所不至而寫書執詞一則曰家
大人再則曰家大人知其所源本者深矣乃公則有未盡於此
者公於書無所不讀於古今治亂來時濟物之理無所不悉於
當世之大利大害無不快心張目奮身以任而於名心則無所不
澹蓋嘗聞諸侍御史之言合諸與公履約相接靄眉飲和實徵
而足信也公弱冠為諸生試輒冠曹伍以武夷漳浦為戶牖間
物不足蕩胸中之奇從尊人康陽公歷宦楚蜀溯熊湘之瀟湃
登峩嵋之嶭業蓋不止吞雲夢者八九故其為文淵以博宏中
而肆外方在壯年遭世多故雖淳湛諸生家言而一意于經史

子集目須手輯各有成書而以其餘者著為軒岐救正論究其旨於欽醫人先醫醫故其於事機理數鈎深剔微洞脈臟而達睽理從宦蜀中值奢酋亂僉贊藺陽公定吐蕃三天臺之變如
指諸掌
鼎革後闖寇數十萬圍會城城中食且盡公捐廩賑施出緡錢贖俘女婦諸其父奸民以内應誣善良公條上方略謂城賊必先安民當事首可全活甚眾故其發於心而見于事也動中肯綮澤大而不有其跡會飭序當書升去勿就以有道徵辟亦不赴而弁心于經傳後業教課侍御君為當世名臣故其學其才可以致崇膴而翛然蓮華終其身于康門粟里凡此皆公之以能藏為用者而一用之於為子以成其父一用之於為父以成其子身之所能用者身用之身之所不能用者侍御君用之究之無所不用者卒無所不藏而謂公之才之學可端倪也哉方
今廑交
覃封服章服如侍御君官
主上溯德褒潛捫棠蒲輪束帛之禮就公第而問道焉公雖欲善藏其可得乎公今壽纔五十有七神觀奕奕如三四十許人郡人士志沉痾者沉首乞一刀圭輒立起是公之壽方可以壽人而豈止於壽身侍御君持此道以往則且可以壽國而又奚止於扁盧之洞垣松喬之久祘也歟是為序

侍御尚徵菴封翁仲聲公壽序

徵菴尚侍御按鹺揚部鮮息風清為齋斧之冠歸而其尊大人仲聲壽五十有四其宗之嘗公卿大夫相舉布幣陳牛酒舒雁行列稱萬年之觴而以生辰祝嘏之言屬詞于余余告之曰周之柱下史與著于老聃氏老聃著書五千言為道家所宗而孔子亦從而問禮蓋將以壽稱入其前有籛鏗氏博聞好古生於商而顯著于周之末年其後聃之子孫為李鏗之子孫為彭為錢枝條繁衍益千百年而不衰然則讀書學古之君子必能康其身而昌大其子孫若操劵而取之歟抑詩書之澤其氣龐厚與扶輿磅礴之氣有相取者故不期然而然歟余持是說者有年而未見其人今以所述于仲聲公者則實信而可徵也公少而讀書寧靜澹遠不為章句之學弱冠食餼于庠試輒冠軍顧獨數不利於場屋退而教授子弟課晨夕耕且讀焉以肆力于所謂源源本本者是公固一讀書好古之君子也適壯而侍御君成名進士欽錄中秘書封公為庶常吉士今又以
覲政覃恩晉封公為侍御史是公之官亦居然柱下史也身歷
滄桑際
熙朝為當時文獻學士之士質疑問難不於他而於公之門則所謂商賢大夫至周而愈顯者公又有其事也惟是聃之前不知誰為聃之父鏗之前不知誰為鏗之父而公尚有尊太公在

堂率其三大夫子與珠輝玉映之四孫四世一堂相與愉愉視膳潔紡絰而咏南陔不又軼而君子而過之也哉且古之君子凡有志于學古之道者必且為之尊祖收族敬宗以崇大其根本今公之宗人支分派别于四方其仕於朝者聚而謀所以展敬於吾公以宗人之能敬吾公如公之能敬其宗人也近於本矣近於本者其流必大又何疑于枝條繁衍如瑚之為李鉎之為彭為錢也乎至侍御公正色立朝蹇蹇諤諤凡所以庇民物而佐上理者知無不言海内人士頌侍御公以及吾公者且不可更僕數又何俟於予言予第言其信而有徵者詩不云乎誰其有之記曰傚人必於其倫予之言言其以者而已言其有倫者而已又何疑焉是為序

封徵侍郎翰林院檢討御醫龍門章公六十壽序

古三公論道而太保之職獨保王躬故仲山甫之詩曰王躬是保明世不立宰相三事執政多取之詞臣則道教訓傳德義保身體皆詞臣職也而逸德高蹈之士有其道而不居其位或奇之方伎離執隱約其志潔清其操以試其奇則人主之節嗇頤養咸嘉賴之乃散官濟祿不欲身自貴顯曰吾姑俟諸後人後人將有大吾學者則所稱玩世金馬門其人哉吾龍門章公誼至高行最着今且以長公太史貴封如其官矣而窺其意常若有以自下者公故籍山陰山陰者高人勝士嚴陵鍾離之所產也又家京師京師多四方之交負奇氣尚節烈者所與游也其先以軍功論拜爵執金吾世其官公以地勢烜赫棄不就退而折節讀書習諸生家言已又以體弱不勝習岐黃得中秘方自治輒效遂上其方為御醫世稱御醫公云公既以他執自晦而獨以自濟濟世之學教其家君太史曰凡可以自見於世者非以其術也天下之理精者為道而粗者為術的以其術則雖禮樂行政文章經濟的措諸外皆可謂之術而顧其中有誠然者存吾以其誠然者游于世雖履險阻更世變皆可以洞垣而理夫讀書學古猶方也治國猶醫也人主之心術學問譬諸腑臟腠理其一切六府庶釆張弛損益譬諸觀脉嘗劑吾俱以識者投之將論思翼亮咸取諸是蓋公之明於道而寓於訓如此已

入述其尊人時喜營建美宮室凡買宅僦居必取塏爽宏敞者
居之曰後世必大吾門、毋自隘也公又善心計家再落再振皆
身自為之其為人慷慨好施覩黨戚里咸賴以舉大有緩急輒
應應即析其春歲大疫以其材役予人活人以萬計今壽且六
十矣退休之暇猶抱三歲幼子含飴課孫史稱張蒼年百歲姬
妾百餘人子孫眾多公非其流亞哉長公雍容侍從為
天子耳目心膂而公得以其間服車服休沐私第日蒔花藝竹
頤養天和人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以今方昔差近之矣丁酉
九月之吉為公攬揆辰凡與公交及為太史同朝者冠蓋雜沓
俱願賜公以予稔知公也徵言于余余惟古人臣之義凡有係
於君者皆畢致之君身與心皆有所事也古醫藥方術皆領之
秘書內府而侍中入直禁中亦各執香藥雜器諸尚方物自秦
漢以太醫屬少府而珥貂宿衛始專取之蘭臺藏省是翰林侍
醫皆
天子近臣也今公固以彭成術列仕籍係
王之躬又
畢封如太史官即太史亦且晉端揆司馬鉉矣三公之職公家
有焉諸君子倘不以予言為訣而有當公也則請告諸主爵

俞順泉六十壽序

予游涉京華者計二十年其間更歷世故推遷陵谷為風檣坂
馬者又且二十餘年迨於今棲遲匏繫滌倒淄塵請長安之斗
米將毋未遑遡里井於鄉園杳如昔夢求所謂太平遺老相與
話嶠昔陳風土如天寶年間述開元近事蓋已不可得矣去年
秋邑子俞君日如肇跡至京師予見其眉宇樸誠循牆矩步無
幾微晚近之色予樂得而親之留之即舍蕭然木榻食淡茹蔬
意泊然無所營也及與談論古今扣擊經史則酬封鑿鑿如數
一二有老生宿儒所目瞪口呐而不能舉者應之如響予心異
之詢其所自則曰吾父之教也夫日如之父所謂順泉俞翁者
也雖家世為儒然隱於醫不勾章摘句而懸壺牀藥不經生帖
括而君臣佐使不儒名墨行而軒師岐伯似與五庫四部有還
庭者而何以博物多通能教其子如此也是可異也已日如又
言翁之為人生平不涉公府之庭不棲長吏之色隱於醫醫焉
已耳桑麻晴雨即非所知也相對家人婦子家人婦子已耳游
閒輕俠賈師劍客即非所事也年四十喪偶即不娶兄弟款好
戚里姻睦
曩葦時兵薄於城市人子矜靴格鬬盡室震恐翁登陴縱觀日
不為瞬曰天下閱見之豪有如戰陣者乎避亂鄉居時方刈麥
芒稈穎穗分種別色翁訝曰麥一而已何區別如是吾乃知物

窮之不可窮也夫武陵源人不知有漢安知魏晉是其窮山僻壤與世隔絶焉耳且亦寓言焉耳今以翁之杜跡城市日檢方枝本草宜與敎參最辨而其胸次洒落不留一物若此是真落寐羲皇不屑屑於人世一切者語云此之所豈彼之所畜宜其於五庫四部句軟詳審能教其子若此也是誠可異也已翁今年壽且六十予之生後於翁幾十三四年乃予入世而替五內撓亂不能如翁之浩浩落落豈十三四年之前猶有醇古遺風而不渝於其後歟抑世界淳漓之故僅爭此十三四年而生其際者有幸有不幸歟予且歸當揖翁而問之今歲二月之朔六日為公攬揆辰日如南望醇酒拜手進祝願予言願得一言以為壽予故為之述其略如此且以誇於今之人曰吾里有太平遺老予所願與把臂入林歲歲浮白者也翁且以其腹笥貸予固陋以其淡足銷予魂礧予將手觴以侯焉

金和甫七十壽序

儒與俠並傳而後世之人喜言俠不喜言儒則以平鈍之與俊爽嬌飾之與徑露有不同者太史公作史記適當六國嬴秦之後輕財好施慷慨然諾自命有不如衣冠襖襪囁嚅相爾汝無富緩急者因感觸而傳游俠其意以挽平津布被之流所謂獨行其是也吾有宗鄉之戚曰和甫金翁其人哉翁內行真至馴雅飭與人言醇謹如宿儒初不自命為俠也而世爭以俠歸之夫不自命為俠者翁之所以為翁也不自命為俠而爭以俠歸之者誠見夫當日之席榮朊鳴珂列騎緩急不足恃而翁往往奮臂一出為人排難解紛無以名之因謂之俠也非翁意也翁少而友愛至性過人事兩尊人務得其歡心顧獨無所貽翁出其心計經營指劃乡市田宅僮奴食指臻臻為上家乃始與諸昆弟析產諸昆曰是而心血所為也先人產可析出而心血者其可析乎翁曰我正以承我先人之志也卒析之於是人謂田氏以不析傳翁當以析傳固已遠近爭慕之矣自是交游日廣凡公卿大夫端人碩士以至游閒公子彈碁擊劍自一藝者靡不願交翁人人咸謂翁暱我相傳歲三月廿有八日吳中諸貴游排馬於江灣江灣者翁所居處也翁善相馬擅伯樂之長以故所畜馬乡上駟是日錦韉玉勒善騎者畢會翁則擊鮮治具具數百人酒食徐徐控馬至排場揖而馳揮鞭爠爠目不暹

瞬項之烟霏電激中最前一騎必翁也於是相與劇飲而散蓋無歲以為常云翁既以俠著名有帥於吾土者咸客翁一帥强官之不久辭去曰吾為大將軍揖客不勝是乎蓋其迥然不屑之意類如此居恒好急人之急里鄗有爭訟詬語者曲意調解之幕府擇人食執不可獨通翁從容笑語全活人甚衆丈夫子幾人皆磊落有風概孝友樂善一如其翁而其君子久其所投室則我清河氏之所出也故知翁為獨詳聞孫幾人讀書能文府以儒起家為大官今年秋九月之吉翁年已七十矣諸薦紳先生交知戚屬無不舒雁布帶謀所以觴翁而徵詞於予予謂翁恂恂長者固俠名而儒行者也假伏太史公而在其顧為翁書者當津津不置矣而況予之稔知翁者耶自茲以往翁之子若孫蟬聯鵲起方且以天家芝檢為翁祝嘏之詞而予尚得而効敝帚哉故不辭其請而為之序

鄒公玉壽序

予何與翁之家君亞醇交寒暑與共艱難與俱亞醇與予有姻婭之戚則時時過翁家有篋一筍封識稠疊亞醇指示余曰此家君子所以待故交也詢其故則十餘年前有商而館於翁者以他事歸歸不克攜其囊留候異日既而音問杳然人之存亡不可知而曰勅家人謹視之以需其來又數數奇訊其里人訪問子孫其人終不來而翁之勅視日彌謹假使其人百年不來翁不肯一日啟視也嗟乎人之不欺闇室有如翁者哉峨冠博袖之士與人交握手出肺肝指天劃地生死不渝一旦銖兩之利形於前悵不捨十人之日渝旦旦之誓而攫取之也何有於往來之過客耳目不及之遺篋而謹視之哉迄於今去余之見時又且二十餘年吾不知其人果存而來否其子若孫果受而感泣顧翁之志皎然不欺余耿耿如在心目也舉其一事可以槩其生平是可風矣亞醇讀書菰蘆中蘊蓄不繼不肯染指其父一錢年四十補博士弟子員益自勵不肯苟其醇謹與翁等亞醇有弟某皆能繼其祖父業隱于市其童時習見祖父謹視遺篋事醇謹一如亞醇今年秋翁年七十矣交游戚鄗重翁之為人謀所以觴翁者予適以使命歸里因于予言是徵嗟乎翁之為人豈止此一事哉其為人退然若不足也其言吶吶然不出諸口也踈布簞食無肥鮮之習而藹然者見於眉宇也外侮至

談笑交之絶不與較久而人自化之不忍欺也其御臧獲童稱與長者等而胸無城府目無異視也是數者皆翁之所以壽也自予游京師與亞醇八年不相見今年歸招之來亞醇不果來曰子出而仕矣予其以褐衣見子翁聞之徼自哂亦不強之來予是以益重其為人為之疏其事以祝之如此吾海邑之人與祝翁及不與祝翁者日取翁之行事而師式之將令囂者靜悍者愿而囂訟者稍息也此亦砥勵薄俗之一法也予又焉可以無言

朱行孚太母壽序

丙申秋予東裝北征朱子行孚送予於大浦之濱曰子有弟能事子之母子得把戟駒泛蘭撓以為四方之遊予殆不能予之凡伯子仲子棄章句以侯什一市賤鬻貴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蓋水舟陸馬者歲三四焉予伏處敝廬篝燈長檠之外一再省視家慈雖欲趣戶外盈尺不可得也予曰是乃予之所以不及子也王孫大夫之母不云乎子朝出則予倚門而望暮出則予倚閭而望夫非猶人之母也哉予自興朝以來門蒿不剪長三尺餘偕予弟玫古論詩譜白華南陔諸篇油然會心則共起而白予母以為笑樂飢寒剝膚不顧也然已環而瞻目者若干人擔戈以從者若千人予雖欲不遊其可得乎子之兄雖有出觸易月一往還則盤匜擎鮮偕子以娛子之親子雖擁軌摩切子之兄能以其餘者給予予則終歲擔簦不三四年不歸歸而敝筐蕭然兒女窺破篋中空無所有相視以目是予之弟僅可勉而學子而予不能及子之兄娛其母而胴其弟也予則滋愧矣言已遂行越二年戊戌行孚走赫蹏至都中啟睞之則行孚之尊慈某太君年已七十某月之吉為設帨辰且稱觴介壽矣以予為稔知朱子故不惜三千里欲得予一言以為祝予又自惟古之人與人交必登堂而拜其母因吾母以及人之母也甲午冬予母壽六十予方報罷良安頹然

撫李之裘梅村先生為詩贈余曰不第仍難去又為詞以祝予
之母曰璧合漁村云云蓋諷予以隱也予不能奉其教而百之
秋猶甲午爲予則何人哉且是時朱子凡弟偕諸同人壽予之
母予雖淨梗堂上藉以稍慰以拜予之母予不能拜人之母予
則何人哉使又避其不文不克一言以揚其美蓋之戾矣乃遂
謂之曰子之太君生於名家徽柔淑善之德一方莫不聞其視
子舍和而肅正而有紀其身孫家督母以兼父殆廿年今與子
交及與伯氏仲氏交孰不醳然其醇構為吉人長者子孫三寸
不律長壇坫者十餘年雖屢蹶似予而子之功精以專靜以深
其次起法也必先予予師之子顧燠若為太君之銜珍今亦走
都中公卿大夫爭倒屣則其次起去也亦先予諸孫林立皆有
文聲其次起去也或先或後予之屬疑案以從事者且頌不勝
頌焉予弟與燠若為內兄弟其於朱子昆仲世講而又有姻聯
則稔知朱子及太君者誠莫若予予不之頌而又誰謂之頌哉
試謂朱子云子慎無慕予之游以遠子之母子丑之交挾策以
至長安則予當布席茇舍拜子以逆及子之母予弟之事予母
有不能若子者子率而教之悅親之餘又錫類焉予實藉以不
朽子持予說以告子之尊慈及伯氏仲氏羣從氏以至閭里族
黨舉斗酒屬和者其必不以予言為誣以是而侑觴太君當數
引滿也夫

吏部稽勳司主事潘進也尊慈周太夫人壽序

生而尚書郎佐銓衡贊
人主進退人材又以其餘奉將
天子之眾娛養其親丹綸翟茀使蕃未艾謂可以榮其親乎曰
未也孝經曰揚名而顯親名者實之賓也其所謂顯者必有所
以顯者也身之所自致者以所致為量而寵祿之及適自至焉
故曰難也方潘子之入對
大廷也一少年諸生耳束脩厲行巍然巨德長者已以博學宏
詞官中翰蓍草綸扉從容侍從出入有典有要又賈其餘力聯
鑣午未入成均之堂而為胄子師數年之中旅食京師蕭然若
苦行僧慘而潘子無幾微不自得之色曰我母之教則然也
今天子御極晉潘子為吏部郎予時代綰銓署見其丰彩議論
貞然以栗而溫然以和若合清通簡要為一人者潘子亦無得
色曰我母之教則然也嗟乎嗟乎吾不知太君之為女師為慈
母冰霜荼蘖以身自為法者若何而見潘子可以知太夫人見
太夫人之有是子則益可以知其所成就與其所由致殆若太
夫人有以顯其子而太夫人適自顯也潘子務揚親之名而亦
太夫人適自揚也謂不足以榮其親哉潘子嘗語予曰家慈姓
周氏廣陵之望族事先太母以孝聞先君子官中年時冠鋒屢
挫家慈勉以忠義乎保孤城先君子見背二十餘年撫某兄弟

五人内脩家政外持門戸綵枲織紝指血常品品也手披遺經柳君之帳燈炧不輟也吉凶賓嘉之禮師友慶弔之節脫簪珥截髮剉薦周恤也男耕女織御臧獲肅而有恩紀絲作之勞身自為先也撫諸兄弟雖異出恩勤教誨若鳲鳩之必均也今某幸得備官郎署季弟以明經入貢諸兄弟皆有聲黌序間顧所以報吾母者闕焉未將今年嘉平之朔九日為設帨辰壽且七十矣某匏繫一官不能身進百齡之觴猶同朝諸君子之靈思欲假寵於先生錫之一言以為祝嘏之詞則某世世子孫感且不朽予告之曰賢於事父以事君先哲之明訓也君家安仁血亟予叔與奉母為之賦閒居感拙宦遇非其時耳今子值明聖之朝置身通顯奉揚母氏之教以為靖旬獻有諸昆季以潔南陔之魴鯉有子以驗歷於朝吾知太君之祝子不復於子之祝太君也子之祝太君為壽脊弟祿之至情而太君之祝子則忠君報國之大義也昔韓康伯之母聞鄰人吳隱之之賢謂康伯曰汝居銓衡必舉此人然則太君之願為韓康伯母而不願為安仁之母也其必然矣子持吾說以告太君太君必北望手額數數舉觴曰吾子之以吏部尚書郎榮吾者其不止以吏部尚書郎榮吾也諸君子以為然否

潘母沈太君六十節壽序

往歲祠之時海內人士蔚起文酒之會衣冠雜沓婁東受先先生為其母大夫人壽四方之士稱觴布帶舒雁行列以朝於太夫人者舟車相望於道祝嘏之日堂皇不能容而設幔於庭庭除門廡不能容而設幔於街市命酒極歡夜漏盡三十刻乃已一時以為盛事維時婁城則西睢先生及彥深沈公輩相與榮紼其間于海上則晨星落落如郁苫附庸以其名通於上國而已彥深有壻曰潘子念生與予交最久而暱少嘗讀書彥深家冰清玉潤相為師友日與諸名士履約相接雖會不文雖酒不詩而彥深家拌棗豐盤肴核腴腴為一邑之最則念生嫂夫人猶在閨中佐其尊慈以理中饋故肴至如歸咸樂得而稱道之念生既歸海邑天下兵革且起含人羣小張鏑以相向於文字者亦復不少予與念生烟火相望既已不得志於時不能尺寸有為以自見於天下則相與羣聚劇談時則有俞玉潘子文或父子及進也凡八九輩指天劃地無所顧憚談劇則飲飲盡復談窮晷繼夜渾忘寒暑蓋有不必文而亦會不必詩而亦酒者矣諸家輪日擊鮮而予與念生齋聚會尤數念生嫂夫人理拌粢治肴核一如其在彥深家顧彥深之時社事方昌之日也其府其主皆拔襟舒顏無所欝於其中故其致常樂念生之時則極盛而衰之時也憂時憫世之懷與磊砢不平之氣相擊而有

聲往往耳熱悲歌酒酣舌出乃念生安之嫂夫人亦安之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能見諒於良友深聞尤足感也自後予潦倒京華飽繫一官迨十年而歸則念生已作古人嫂夫人亦已斷葷茹蔬課其兩大夫子於佛燈篝火之下不復理向時之梓桑矣兩大夫子一曰孝式一曰獻仲俱讀書能文試輒先其曹耦其東床曰陸子上公已游於庠為吟城之名家子予於是知嫂夫人之克念彥深故勗其子為以舅之甥而歸其女於相攸之地也又於是知孝式昆季能讀父書克成母志也迨於今孝式昆季之以母為父者十五年嫂夫人之指血晶晶皈命空王者亦十五年而是歲九月之吉為六十生辰則此十五年以前皆可感之年而十五年以後皆可祝之年也夫受先先生之壽其母為七十孝式昆季之壽其母為六十從此至七十尚十年十年之中二子必貴顯於時如受先先生交日益廣名日益進奉其親亦日崇厚則祝嘏者之自堂而庭自庭而門廡街市設幔以俟之可也予雖老猶當介而觴之而以今日為始

金母周太君六十歲序

余之長女字於金適一紀矣今年秋七月覲母周太君六袠壽相與奉觴而祝而予為之詞夫壽者歲月之所積也積安常處順之歲月其歲月易積滄桑陵谷之歲月一日如小劫焉一歲如浩劫焉若泯泯之作分若龍漢延康之波盪其為歲月乃不可以歲月計而其歲也乃真壽矣太君生於名門及笄而歸我君藩君藩與余交披露肝膈絕去城府每花晨月夕相與過從酒歌慷慨狂不自制太君理杯榼肅酒漿怡怡如也時天下已多事人人言入山君藩與大樽先生交最篤請以身先於是買田天台山中攜妻子竟去其嗣君纔在懷抱中與予初無姻聯之約也去後十餘年兵戈間阻道路荊榛彼此不相聞問未幾而太君竟歸則君藩已謝世而所謂嗣君已識字能隸為矣予見之憮然因學奈人之貧為課讀焉夫輕去故鄉此人情之所難也披嶢岩閱險阻深山寂寞潔身偕隱此烈丈夫之所不決也其去也相夫而游其歸也撫孤而還又能慈不失其養嚴不失其教俾有成立此女丈夫之所不多哉而聞風色動者也況乎鼎革之會蜩螗沸羹未有寧宇而去來二三千里匕箸不驚行李無恐此其為時何如者迨于今後二十年而始為六十則此六十年之中為小劫者凡幾為浩劫者凡幾岌岌乎豈易有此今日者余故曰其為歲月不可以歲月計而其壽也乃真壽矣

今嗣君既已游於庠有孫二人雖幼頗露頭角譽諸冰陵雪霰之後土膏堅栗脈解之後其勺萌畢達其毓材最廣則太君後此之歲月爲安榮樂易之歲月而前此之歲月適爲今日地也太君於是陶泳無疆矣是爲序

充尚叔偕配太孺人雙壽序

士窮經矻矻垂四十餘年淬勵名行志不稍衰其家人婦子早作夜思佐膏火蘇薑中樂其窮而無可憐之色及其老也龐眉相對牙齦如故有嗣子以仕於朝入聞金石聲偶出環堵間軋軋與鳴機相應和此其人若有不盡獲報於天者而天之所備者厚矣吾於充尚叔見之叔弱冠時爲諸生有配太孺人書一卷飯一盂於制舉家言無所不讀於揣摩簡練之事無所不精而試輒不偶四十餘年如一日也從父三陟伯潤而公聯翩科第于海已爲上家叔爲之猶子蓋貴游子弟也太孺人在子婦行亦貴游之婦也而幾微無得色迫乎經世變閱滄桑人情棼而後息家聲落而復起而所謂書一卷飯一盂者秦縞相娛猶然四十餘年前人嗟乎此其以定力勵脩行以精勤砥學殖以節嗇經家紀以無諂無作享永年可以風矣今年冬月之吉叔年七十一太孺人年七十族之庠從子弟謀所以介觴者而予適以使粵歸里則相與拜而祝之且爲之言曰叔於文行當膺上第登膴仕太孺人當有魚軒翟茀之榮而天故靳之今如九侍從近臣爲叔嗣君越一年考滿例當封封則膴仕翟茀無異身自致之矣叔掉頭不顧曰吾知有我家青箱故物耳梁灝祖孫非異事也然則自茲以往龐眉相對風致如四十餘年前人又未可涯量矣予故曰天之所備者厚是爲序

壽序

為同郡公祝耿式菴太守壽序

上海　張宸　青琱撰

封建之與郡縣漢世嘗兼行之矣其意皆以養民也在易頤之
為卦曰觀頤象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食觀其自養也而
其要統之於養正則吉於觀卦則曰觀我生觀其生夫觀所以
臨民也頤所以自養也而俱於觀之義盡之然則君子之所以
養生與王道之所以容民蓄衆皆此道歟是故養生治國一道
也乾坤之後而繼以屯之建侯言養也耿公之守松郡也適一
稔矣其民康以樂其政惠以肅其僚屬吏介隸皆凜凜奉厥職
以求悅於民其士大夫交口頌之頤久於其澤此般聞於朝咸
為而服慶而我以為得於觀之義居多公在郡除害既下惶然告
於衆曰松瘠郡也而賦繁又繭絲之後也瘠則踣繁則仆既竭
而求其後則不可悅衆我康以御瘠寬以御繁靜正以御竭其
可乎既入境則又惕然警于志曰歲儉矣再稔其難其何以供
上我緩征繕以蓄其力課農桑以培其本力行荒政以遑其日
前其可乎既涖則告于衆曰而故以嚚為俗以訐為能以弄風為
職以疲敝我赤子者也我察若鏡而莫之撓止若水而莫之激
嚴重若大地而莫之傾倒其且奈我何於是前下車即鼓小艇
察昧災荒踏行履陌凡於塵窪下之區靡不往為之撫摩給以
餬糜又為之請於上貸漕粟蠲正供而數十萬災黎始得生均田
均役者救時之良法也不便於蠹欲梗之公誠發於中力持於
上得無改而民始不困於役吏於吳者咸不得志去公為之條
其所以曰浮糧者故明之所以懲久抗也今仍之以一郡之賦
幾同一省坍荒者田在水底坂荒者田在草中公占郵亭驛道
橋梁之所自出令俱義賦額又前代十月開徵而今在二月前
代徵七分為上考而今必十分前代存留不考成而今俱充餉
是俱吏之所以不振民之所以困也力請更張而天與民始有
更生之望水利者三吳民命所係也自吳淞江塞而震澤之水
無所泄圩塘之制不修而田之高下俱立槁公首上其策至得
請公躬從事而三農之水旱始有所恃至於遏刁訟革耗羨禁
差擾懲奸猾爬搔剔剷靡所不至蓋惟得於觀之義最晰故能
於壽之道最周王者建侯以容保我民如公者幾人哉夫公固
藩之介弟也其家為
天子之所封建又嘗為京朝貴官於法當內遷陟卿貳乃一麾
出守不以煩劇況瘁自厭苦而事事鑒於若此漢宣帝曰與我
共此民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公之謂矣我
皇上求治不止於漢宣而公之為政高出於循吏
賜金賜秩入為公卿程恭侯之耳歲陽月之吉為公攬揆辰郡

之賢大夫以祝嘏之詞屬予予故告以封建郡縣之職公家專之既以能觀我民以養民矣即此道以觀我生引年之術其有他乎語曰躋於仁壽蓋言公與我民相洽於長養之中而莫之其極也是為序

邑侯子謙陳公壽序代沈繹堂

陳侯之綰邑符而南也予方有趨之役春明之祖帳闕焉予脂車而北則侯尚未蒞雖賢聲籍籍至我耳而所以展敬於邦君者未至今而後乃得藉手而伸吾好也蓋邑之紳士大夫以其民之情寓書於予也曰於侯而信古之有循良吏其廉幹人所能也其神明淡定動中物隱人所不能也吾郡歲比不登漕事之崩壞者數十年雖舊尹而稔歲及時而徵未嘗不貸官錢以竣也而侯之來乃在歲杪官貸而民艱徵於倉者僅十之三除節之些屢端非能斂時至二月則過淮之限迫矣此萬難措手之會也侯至而處之泰然不惟無事張皇也併若忘其漕之急而身之為新涖者臨司庾而監其收手自概量曰自此斛米之外有淨而顆粒者按如律飭司籠而戒之曰漕費編會計此外科一文半鏹者按如律取徃猾而稽之摘其歲適漕者鉗於簿曰獨此輩恃漕耳他何事追呼於是黠者惕於心良者裕於力盛指數年以來官役鼠雀之耗民輸什伍而得十今則輸一得一輸十即十省民間庬雜費至五六萬未匡期而漕已完無粒米負者此數十年所未有也雖老胥積猾上下盤互於其中以穿穴衣食者咸色槁神沮以去此其故智者無所與其謀能者無所置其力真有非意計測識之所能至者積是以往其裕於民者何窮也吾民唧於中而莫知所報退自維古三代之民食其君

之德則有躋堂介壽之舉陳之為風副在太史今六月之吉侯
皇覽之期也公為大官能以其副中氏聽乎予應之曰其說在
易之益所謂損上益下而民說無疆者也夫易損下益上謂之
損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乾之三以益上坤之六則謂之損矣損
上乾之四以益下坤之初則謂之益矣從上之損豈必出其有
以予民哉民職食上而上職取民損上者少取於民之謂也益
下者少取於民而民交少取之益也何所謂官役夙雀之耗費
至什伍者旬首視之皆以為上所應取於民者也侯於始蒞之
初毅然卻去之而不少依回苟非讀聖人之書卷遠而力定而
又大燭乎進退消息之機其孰能見諸施行若此夫易止言其
理耳而今有其事矣侯循之而民說之漕艘而治艇鵲起所益
不既大哉益者上下俱益之謂也益而民說則所謂無疆者上
古演易聖人綜理數之全而為之說者也侯當其應矣民說無
疆矣又何俟乎祝嘏之詞哉且我
皇上損上益下可謂至矣自
御宇以來無歲不蠲貸又預蠲來年蘇松常鎮淮揚六府正賦
之半凡所應取於民者無不損之又損以求益於下而天下亦
以太平重言路而久於其任至有躋卿貳而尚職糾彈者為前
代所未有乃其進一出於考選蓋以重親民之吏也惟
皇上軫損上益下之心以為惟邑宰能行損上益下之政故最
重之臺省一席懸其格以侯之初政如此何其有合於上心而
適獲乎旁求側席之意也君臣一德碩於今日卜之矣言未既
有自南來述侯績亹亹予曰是皆讀書定力之餘舉而措之者
也民說無疆盡之矣因次其語令書之以張於屏俾算爵者侑
之以引滿焉

侍講学士念源左公壽序代

学士念源左公以
今上御極之首年奉使祭告岱宗及濟瀆東海按吾学之王簡
攬大國之雄風觸軒四壯循海而歸報命
天子則已元正紀歲爲公攬揆辰矣壬辰諸君子受知於公者
舒雁行列逡巡爲壽於公且勞苦先生而顧予之有言也予惟
公之爲人恵中而直外體方而用圓爲名孝廉二十餘年游歷
遍句朔所至名山大川偉公巨卿相與登臨舒嘯贈縞論文
歸而盡發之于文有典有則玉質金相己丑以南宮第一人式
天下出其藏稿懸之國門爭相傳寫紙價爲貴是其所蓄濡涵
積於天下者不止士長諸君子而諸君子其首稱也其在史館
典制誥出入論思風儀峻整一時稅稱爲臣德長者望而知爲
公輔器也壬辰之月公分較苑經掌精鑑思網羅盡志每燈炷月
黑紙窗熒熒猶伸紙濡毫較論甲乙不消縦舍予嘆公過勞而
得士爲獨盛公自謂二十餘年折肱場屋自歷之猶他人也其
敢有軼志以負生平哉公之不欺其志而務盡天下之才類如
此昔歐陽文忠公之較士也斥聱牙詰曲之文而進明正博達
之士其所得士則蘇曾諸公也出闈之後謗議紛呶久而論定
究之有宋一代之文體至文忠而一變而二百餘年制科得人
無能出蘇曾上者以宋之風俗淳樸士敦正學尚或有此況後
代乎人患不爲歐陽文忠士患不爲蘇曾而公而何論其他乎
此又撫往道故可爲流連者已且公嘗有事於泰山矣世之尊
昌黎者曰泰山北斗原其故不過曰明道起衰也今以公之文行
卓犖如此公忠得士如此則前以韓歐並稱者蘇且爲立而爲
三矣然則公之爲人公之自爲祝而無俟予與諸君子之致祝
也制科之興起自西漢其稱文章巨手者曰兩司馬今讀封禪
諸篇一則幾於致謗一則幾於貢諛曷若公之秉使節陳牲
玉爲
御祭告之正祀而非神仙汗漫之舉則文人之所遇亦有幸
有不幸者信乎公之爲昌黎歐陽而不爲兩司馬也公大夫子
三辰君屢試秋闈屢蹶今與仲手鵠起戎均承明故素有繼武
者公算爵之日諸嗣君羅拜其下不幾以公爲泰岱而以諸嗣
君爲東蒙鳥繹乎壬辰諸君子之舒雁而前者不又爲顓史邾
莒之附庸乎公亦可以自豪矣予與公生同籍仕同史館兒子
某又得附驥春官左鞬右弭則宜壽公者莫如予而諸君子之
請爲不可辭也公其爲我浮大白其且以七十二氏之金繩爲
引年左券焉是爲序

中大夫納言逢之韓公壽序代

納言韓公以名都諫者直聲于
本朝之初年既晉清卿甸暑年老拂衣歸里歸復之几年公年八十配胡淑人年七十有几龍眉皓髮舉案如賓其子中翰君過乞明公詩若文以為壽於其親而以祝嘏之序言屬余余固愧知公且其先業張人余同里也又與中翰君共晨夕是烏可辭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大所謂止與足無定期也苟見以為足則思止矣苟見以為不足則無可止矣然聖人之所謂足者祿位烜赫也其所謂不足者汲汲謀道之念與開濟民物之懷畢世而未有已時也方公署考時公秉銀臺篆寺無齟齬介可否者又
主眷甚隆循躋三事直指硎問事而公奮筆自書曰年老克以是歸此其心豈有纖微榮利者固老氏之所許也先是公以名進士為令令大治以上考陟吏部尚書郎選旋補諫垣有赫赫聲
先皇帝以原官召之田間矣之召之初年也奉
詔諭江南兩服平分較文武會試嘅得人而司計典無敢以竿牘苞苴入寸陳乞者時文法尚寬而公所自樹已特立不苟如此宜其介然於立朝者復能潔然於賦遂初也中翰君又謂予曰家人八[illegible]至高世有知之者若節嗇作苦相助為理則家慈之力居多焉家大人為諸生時游學四方餬糜時詘也家慈佐之以勤家大人居官庭有懸魚家慈佐之以儉嗟於今角巾芙衣相對怡然無異衡門家口此誠有大過人者予又念人之得天非獨時會適顯即家人子婦苟將大有造於人則必為之慎予焉以順適其意而相砥以至于道假令公誠有超然絕俗之志而門內嗃嗃室人交讁則為士而不能植于學為臣而不克行其志洪恐趑趄濡尾而不知悔即勢不獲已而去矣猶復負緣干請修得美名以誇耀閭里以視公之自署為老拂衣竟歸者何如也甚矣夫人之能相成也公為諫官最久每上條封輒焚其草陟同鄉晉今官而受
章封封王父母父母如其官蔭一子入成均中翰君所由自奮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仕公之歸適如其年故事凡大臣八十以
上賜存問
今天子訪落維勤將命一介之使賫玄纁束帛
手詔特問公公謝主臣陳所欲言則必有甘盤之舊學與周公召公所以告成王者是其所知止知足者在祿位之間而惟日不足者汲汲謀道與開濟民物也況中翰君在朝服官步趨惟謹其所建立將有不愧兩大人者予歲歲酌卮酒東望岱宗而祝曰是所稱太山出雲雨澤天下者其中有國老焉道送而頌偕老意其人乎意其人乎

中翰逸之沈公壽序代

往予與叅豫勿出入銅龍門下則有中翰沈君從予游詳審縝密文采蔚然予謂木中沈氏白司冦給諫兩公振其家教而中翰君蟬聯繩武於其後是固有所受之者而不知其尊大人逸之公有以教之也夫學山有不至于山學海有不至于海者則是山與海無意於其學之也假使劉華岳之削成置之中原決瀛洲之溟渤瀉之平陸則天下皆山海矣或又曰是在乎其蓄之也去亭之膚寸可以雨澤天下者其氣有以聚之也岷江之一勺可以灌注百川者其源有以給之也是誠宜然而不足以盡我中翰君父子方中翰之鼓篋以游成均也公盡出其所藏書授之以故兵刑錢穀天文星緯以至歷禩之沿革當代之機宜中翰靡不洞曉而中翰君歉然不自有也既隸

棨廷公又時時手書教戒謂此官予嘗開而予地密閑則可以肆志于學而密則敬慎之所從出也於此無過易地如游刃矣顧是時來於新令不外遴才智之士或抑鬱侘傺致慨積薪而中翰君回翔容與於其間若將終身以需卿秩之晉甚矣中翰君之有養而公之所謂易地者殆將為今日識也中翰君告予曰我父績學不試而每每好游涉江淮歷燕秦搜宇內之奇盡貯之胸中西叅幕府如中丞正菴綦中督師白谷孫公底定三秦家君子寔贊助之而最後乃在關之會城重圍累卯食且告盡出一奇以解聊城至今父老猶能道之也今老矣雖邀

天子之寵得膺

覃恩封典而某又遠佐外郡碩承道里門之日適稱七十之觴求所以解游子之顏而寵我南陔舫鯉者惟大人先生之一言是賴也予謝不敏夫中翰所佐者雷郡也雷在萬里之外前代為窮荒絕徼而茲則尉候既一猶內郡矣尊大人好游而未探五嶺之勝則尊大人之所未至也君且至之而尊大人以幕府叅籌見者君又且涖官臨政見也尊大人不大慰乎君今為萬里之行尊大人或與偕以享祿養與否而予則猶有進者予與尊大人同里人也昔文潞公在洛為耆英之社凡十三人年俱七十上下人為一詩命畫工鄭奂圖於妙覺寺君家存中肇譔載此以為千古勝事予雖不及潞公而尊大人之於席汝言禓行乙輩直項背間耳則以君之壯年敭歷於外而予與尊大人二三老人相與婆娑文酒樂此遐齡尊大人不更愉快乎雷在山海之間瓊洲之汧澼羅浮之峯嶂咸在几席之下以予向之所謂學山學海從而溯洄瀏覽焉則雖在外萬里之外猶滕下也以是而告尊大人尊大人必欣然而笑為我數舉大白矣

何涵菴戶曹封翁聖徵公七十壽序

予交經家大人遺逸
明盛日侍
天子講幄凡便殿之所披陳乙夜之所頤問邇邇爲靡敢不以
經學進於易述淄川田生於書述濟南伏生於詩述申培公轅
固生韓嬰於禮述高唐生於春秋述胡毋生董仲舒以至諸家
之傳註唐宋之箋釋溯源窮流條分縷晰謂學於親而靖自獻
者盡頤諸書之外又嘗交所謂禮經說約者爲聖徵何先生手
輯洋洋纚纚然數十萬言表章曲台其說大備意其人非高堂
二戴之流則亦滙澤陳游之嫡系也已詳詢之則爲同年何子
之尊大人其居吳下其人屢試場屋不售教授諸生其遇鄉進士
廷對第一其官特授國子監學正其年正七十爲懸車致仕之
期因嘆當世之老師宿儒窮經皓首雖遭
右文之世有績學而無顯遇如公其人者不可多見也又信夫
積古之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如公之積學不遇而又有何
子兄弟以昌大其學而見之於世用者亦不可多見也濟南伏
生當教經時年九十餘厖眉博衰口授二十餘篇桓榮四世經
學遺餘光顯倡三老五更之儀公未既其年而有其學河東鳳
羽相次而翔於時以今方昔寧有過哉且何子嘗爲李官矣鈞
扶平反七閩之人至今能口道之禮曰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公
之教也何子又嘗以最報
內召爲地官尚書郎矣頭會箕斂老吏窟穴其中者咸咋舌去
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亦公之教也孟子固
有以不用爲用者其用之也若河源之發於宿海膚寸之起於
岱宗崇達天下而窮極遐壖有不可道者今何子特一試再試
耳而明效已若此自此而
主上且屢試之以主銓衡升爲銓亦猶是矣設假而以未盡試
於何子者試之次君揚天人之對陳表餌之篇亦猶是矣是公
之用方大於長君次君而長君次君之用定以公而大也公又
可以不用爲嘅乎已又與何子言予與子爲同年友亦猶萍之
值於水蓬之遇於飈適然爲耳而兩家庭闈之事有略相同者
予家大人與秩宗而尊大人以曲臺學顯予家大人嘗爲國子
祭酒而尊大人分席成均登皋比稱都講所微不同者尊大人
賦遂初最早而家大人久歷仕版至今方乞身於
天子子游宦中外太公板輿吳山而予家世京華昕夕省覲子
兄弟二人或出或處更疊成歡而予止以獨子奉養此其微有
不同者耳于其所以同可以識其所自於其所以不同可以識其
所遇孟子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予于子以知子之
尊大人又藉尊大人之書以愈知子也不可謂非尚友之樂耶
今年某月之吉爲公攬揆辰何子徵予言以爲之壽予惟寔老

乞言執爵祝領之儀莫祥于禮吾不知吳之執政大夫暨林風
使者有能擁彗扶服以脩古引年之典者乎抑僅其鄉三老高尺
弟子陳經而拜手起居乎是二者皆禮之所有也於禮有之即
以禮享之又何慁焉焉我謂太公何子既已登于朝封公如其
官次君亦且論秀成均勢不至盡登于朝不止
當宁推所自學安車蒲輪迎公京師相與坐而論道究公之學
而止焉斯時也方當與家大人趺宕文史予與何子兄弟笏袍
侍從爲耆英洛社之游以問太公此與放舩吳干抱莊生之樗
而陸秦人杂栢者其樂爲孰多乎持此說以侑公觴公必有以
復我

杼山叔七十壽序 代吳梅村先生

聖賢之道甚重乎人之能樂也孔門之弟子三千餘人後之儒
者僅曰孔顏樂處樂固是難歟有莘氏樂堯舜之道至希文氏
則曰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達而至於堯舜約而至於孔顏非
樂不足以爲道也何也不學之人中無所主固無所得樂即學
矣出見紛華而悅不能不移於所遇故學必至於能樂而後可
以爲聖賢之徒所必然也吾交於天下而難其人海上有清河
氏曰杼山先生則固能樂者也清河氏世有顯者簪纓甲第照
耀雲間杼之先有曰致齋公者積書樂道却方之請至今俎豆
學宮其後有三陟公以名進士歷部曹出典大郡聲績茂著
八閩間則先生之所自出也當是時席神宗之後天下物力豐
年先生以貴公子偕諸昆季翺翔詞壇凡文社之交靡不與詩
酒之場靡不狎主家有園亭臺榭曲房靜几夾窗助明花木扶
映四方之客來歸者咿唔之聲與絲竹間發興至抽毫千言立
就觀者咋舌動色推爲領袖于時緣三寸不律疑案諸君子後
則先生已在肩隨筆行矣此識先生之始也然先生賓甚夥座
上客滿供張治具倫極豐腆而室中之儲不計有無固已知先
生之能樂矣嗣後荏苒歲月陵谷變遷先生絕意場屋退處寂
寞之濱菁莪棫樸文序蔭墻猶與酒人狎客呼盧浮白其下間
命謳者引商刻羽則漁歌欸棹而鷗鷺廻翔也又何樂也未幾

長公越九以毛詩魁南省以高第拔南宮秉
天子符為岱宗牧伯備叛甲東諸侯會
覃恩封先生如其官未幾季公如九珥筆螭頭為
禁近從臣封先生如其官未幾季公以自厥承明分守滇郡封
先生又如其官而次公粜九友于念切從季宦遊親藩重其才
名以師禮延致之適館授餐為王門上客行且薦之于
朝維兄若弟翺翔
皇路矣先生於是時具甘旨勤溫清潔而陔之魴鯉而賡白華
之潔白者伯氏也教授諸孫勤勤懇懇歲時伏臈率之以舒雁
行列朝其大父者伯氏也萬里天陲雲山在望扶將以慰倚閭
斝呼以承謦欬者伯氏也先生之樂又何其暢遂也耶今歲十
月之吉先生壽且七十神觀爽爽壯健如少時含飴弄孫之餘
猶抱其幼子以相嬉於紅泉碧樹之間于是宗邮戚里謀所以
壽先生者而徵詞於余予謂漢廷有大臣年百十餘歲肥白如
瓠姬侍滿前生子八十餘人論者謂其得神仙之學此非清河
氏之眉目耶先生雖未嘗仕宦乎而丹綸紫綍不啻三錫以孔
顏之樂自予以有華布文氏之樂侯諸後人而且內外諸孫暨
諸重孫怡怡然四世一堂矣先生俯仰之際怡然自足又何如
乎我固知先生之樂其遇為之而不止其遇為之也先生殆進
於道矣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則言壽者必本諸樂亦猶小
雅之義也是為序

韓母馮太宜人七十壽序 代

予與韓子同遇丑榜同出石君先生門序共録韓子慈侍于亦
慈侍云已予濫陪虎觀久子而韓子補内史譽之秘書門下分曹
而寔同省也予乞假里門展慈覲之歡一載韓子亦優游色養
年而始銷選予荷
主上之知未敢以烏烏私情遽請終養而韓子亦栖遲粉署悵
望雲之思予兩人性情出處抑何其不謀而合哉惟予飽歷風
塵馳驅中外而韓子顧差池
清禁還與鳩若長為
天子近臣則同而不同者此耳韓子來告予曰先大人背予早
太夫人寔兼父予凡弟五人獲讀父書者太夫人實手授為就
外傅脩脯之資不具則脫簪珥佐之篝燈夜讀則鳴机軋軋未
嘗不與咿唔報相間也予王母太恭人年八旬太夫人身自扶
掖始終無間于叔伯諸父太夫人佐先君子推讓于從母若姑太
夫人身率之以和無間言予偕家仲氏得後先通籍予幸得以
考績邀
褒封近又以
天子錫類之仁得加封異數顧北堂猶在太行爵紆間而余獨
請米長安不休曾不得若家伯氏仲氏叔季氏之獲躬將菽水
也歲某月之吉壽且七十矣子稔知予願得子一言以為壽則
感且不朽韓子之言如此殆為予言也韓子之言予哉因告之
曰古之人以捧檄為孝者知其志在養親也負薪結襪而亦為
孝者知未有其時也子有其志有其時矣子固嘗侍直廬目覩
皇上之覲朝慈寧恭上
徽號以其餘者及之庶司百執吾儕小人亦既沐
曠典矣而子又官秋曹秋曹者平反之官敬以行其慈者也漢
雋不疑母曰問平反幾何有所縱舍即喜不則相對不語今
子自力學至服官皆太夫人之教也父之道以敬而母之道以慈
太夫人既母以兼父則敬與慈皆身備之矣帝之命契曰寬
命皋陶曰明先儒以為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
刑之法君子居是官則思其學行其學則推其本子誠舉太夫
人之所敬以教慈者以服子之官其不慰太夫人也哉大孝必
為上養次之昔人不云乎爾有母遺予母亦以來年之夏為六
十予乃先予而發其端于未得退庭蘇蘆以拜予之母又不得
歷大行爵紆以展登堂之敬則予滋愧矣子試述予之言及予
與子之同與不同者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必色然喜謂我含飴
異重孫頗自娛子勤若官以報主上以毋替予教則崔弟有加
榮為太夫人於是時不數舉觴哉況伯氏仲氏叔季氏羣從氏
四世在一堂也

給諫黃維俞尊慈顏太夫人壽序代

給諫昔江黃君司李皖城時嬰城禦寇浹月乃解時太夫人迎
養官邸則共在圍城中也
今皇帝御極進論軍功謂以儒臣全上游半壁挈以歸之
天子者無如黃君功高遂
錫君世爵　等阿達哈哈番召為諫官于是太夫人年且七十
稱壽母矣同朝諸君子相給諫之意望白雲而奏爵為且以祝
嘏之詞屬予而以為服官稱職者人子之常建殊勲膺
異數者則非人子之常也予應之曰唯唯夫魯人之頌壽母也
必先之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其所謂爾昌而熾爾耆而艾
者亦必先之曰公車千乘荊舒是懲而後之歸魯侯之母既多
受祉黃髮兒齒是古之以武功壽人之母者莫魯人若也魯之
始封淮徐並起為寇伯禽以新造之邦從容應之其在費誓有
曰鄣乃干敿乃穽無敢寇攘汝則有常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是古人於臨戎誓眾惟兢兢於常
刑大刑之務飭而卒以底績則以刑官建武功垂大烈者言之
又莫若魯人審也予齊魯間人也皖又近於徐淮其焉可以不
言方給諫為司李時太夫人從之之官誡之曰自我為爾家婦
所見若世父先太傅公丹綸翟茀揚名顯親此正若今日事也
雖然必慎刑慎刑惟吉由是給諫君一年平反惟明惟允越期
年而皖之民志乃定未幾攝府家賊大舉入寇千檣林立犯名
城沸江水自京口達省會烽火徹霄旦不數日而皖之城被圍太
夫人又誡之曰爾守土之官也不有茲土其焉有爾予與爾咸食
朝廷之祿無以致命於
君亦焉有予由是給諫君繕完器甲飭治樓櫓率弟子之民以
登陴固守賊遂不敢犯上游迄於今偃旗卧鼓海晏河清享太平
之福而銷震鄰之賴者皆給諫之功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以
給諫母而進為世世列爵之母其所云受祉而昌熾耆艾者太夫
人實有以致之也雖然給諫者
今天子耳目心膂臣也
天子當紀元訪落之時而撫念舊勞給帑書横金標貂以翊然
于赤墀鴛鷺之上其必有朝夕納誨佛時仔肩以上報
國恩仰承母訓者而不但已也然迄者周公之誥書也承多士
多方之後殲叛人平奄土而穀穀于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夫是
以啟元子之建而為周世輔盖人之能世其子孫者必其人有
以世之而非天世之也今給諫君又將以訏謨辰告世之非止
以武功世之矣則太夫人之為訓者方無窮而所以為太夫人
頌者又焉有窮乎太夫人方於武戈萬山間含飴弄孫寫念游
衣節食時仰事尊章撫持門戶必羨太傅公之所為而今又適
之圍城之內萬人倚以為命曾幾何時而從容燕衍為

熙朝侍臣則所謂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者不屬之太夫人家而
誰屬也太夫人其亦莞爾而歎舉觴于是爲序

曾進士歸壽兩尊人序代

曾子以進士第八人策對
大廷
天子爲賜第既蒇事言歸詣予而言曰某雖粵籍寔與夫子稱
梓里爲先世自泰和徙居於惠高祖以鄉進官郡丞綿綿一經
我父至今爲諸生也我父與我母朝益暮虀勉勵小子讀先世
遺書小子幸毋大子知獲邀一第而我父尚伏首場屋中手一
編課忌兄弟往往丙夜吚唔與我母机杼聲相和達旦今年幾
月我兩大人俱六旬忌兄弟五人諸孫十餘人欵歸而相率爲
南華之祝願得夫子一言爲家庭光寵某世世子孫寔藉不朽
因肅拜以請予作而言曰是子瞻氏之所効于明允者也子有
其才有其遇而昆弟諸孫之數又過之昔見於蜀今見於粵可
謂僅事矣且夫生辰爲壽之詞近世之所習而弗讀者也大約
夸大其詞徵人不於其倫陳洪範之吉占述喬松之久視如一
轍焉雖有仁人孝子之心然自而見是以古人不爲爲之亦不
存職是故耳今子以尊大人之所未竟者竟之於子而子又以
其所能竟者合諸昆季從而大竟之兩大人之心慰矣即徵觴
爲迴視向之老屋夫窓朝益暮虀今甲第上家門施行馬子且
以其章服當班衣爲舒雁行列衎衎躋躋吾不知子瞻兄弟得第
後歸壽明允亦如今日否也尊大人有子之學而無其遇子有

尊大人之學而又有其過尊大人之心慰矣大尊大人固吾鄉
之所自出也吾鄉之先有南豐先生者此吾鄉曾氏之始也南
豐以文章學述炳燿有宋與二蘇氏稱頡頏其後子瞻入粵而
南豐不入粵兩人往返之書情見乎詞至今讀之有餘音焉而
兩人者又皆廬陵先生所得士也以吾鄉之先達而得吾鄉之
士有宋二百年制科之盛莫與為比此尤可感也今廬陵先生
之為人渺不可追矣而予以南豐之人歸子瞻游涉之地必且
過廬陵之廬而拜南豐先生之祀因自詡于人曰子瞻以失意
入粵而吾以得意歸粵以告兩大人當不自知其爵之數舉也
予不樂為生辰為壽之詞而樂為人道鄉井故事猶之與鄉人
言鄉聽者忘倦此亦桑梓土風之意乎如是則雖舉予詞以為
歲歲之祝可也是為序

壽何寔子侍御欽送巡視上江序代

予同年何子為名進士以明州司李報最入為尚書郎已又奉
上命權侍御史今且秉
天子節代狩江上游矣溯行玄月之吉則其攬揆辰也同朝諸
君子既祖其行且徵予言以為之壽老子曰贈人以軒不如贈
人以言今何子駕朱輪擁絳騶為輶軒使者小雅不云乎何以
贈之路車乘馬則軒固
主上之所賜也贈言之責予輩有焉其又曷可以辭則試為諸
君子周柱下史記事記言責也自秦而御史大夫位亞丞相遂
為執憲之官漢代仍之因而不改迨其後而循行郡縣專責之
繡衣則有若南臺北台御史諸曹御史衷行之異矣我
皇上綜核吏治求所以察吏而安民者巡方之典旋行旋止暨
十五年而論始定有常負則今日之持白簡戴豸冠佩者皆其
主知以自振起者也自何子為御史其所為論列皆天下大故
陛試中外上副
一歲之間章十餘上上即
報可一時豪猾吏戢手斂跡人望見何子屏息而立而不知何
子之所全者大矣夫當世之務有經有權有輕有恒惟執鄙而
欿其之則油然以至於理解也不難方今衆正登朝無幾微纖
芥之嫌入復灌于勵精之會人人懷精白同寅協恭將以釐舉

百廢大有所為以登三咸五一二顏然自廢者介于民上不彈治之無論無以飭吏治且今上謂是等者之實繁有徒也不則其色荒而下叱者也不則其氣頹不清而用舍之間有準也歟薄群下之意難明主所必無而人臣不可不杜其萌唯有則以告告則其人且去而後知在位者之咸君子其任君子而為之則君子之福澤必大事功必宏故曰何子之所全大也且何子嘗為刑官矣又嘗佐司馬矣上古詳於教而略於治欲禮樂之官分為二而兵刑合為一中世詳於治而略於教故兵刑之官分為二禮樂合為一周官氏所掌其大者以畀九伐而小者以畀掟訖屏棘則兵刑固未嘗不一也人主有甚愛于民故去其不可愛以全我愛人主不能獨去其所不可愛故寄之風憲臣以去其所不可愛以大全其所愛彼大江以南民疲于輸輓前此轉粟楚塞如上青天而繼此則震隣之餘方且整紮旅以靖此一方是皇上固有大愛于此一方而不止于去其所不可愛其命何子以往蓋謂何子之能全所愛也何子行乎哉何子之旨日分兵刑而獨精之何子之今日合兵刑而並善之其識聖人所以不分之意而并識夫後人不輕用之情其猶偶蛙而就熱也乎夫何子固柱下史也有周之以是官顯者史佚史儋不一而足而老聃特以壽聞孔子從而學禮蓋老子去白守黑盡天下之機事而恳之於玄牝之中故見首不見尾聖人嘆為猶龍祖其教者一變而為申韓歛于至無而發之為至有刑名之學出為彼申韓不善學老子者也乃去其所謂玄者與刑名者而惟禮之是學孔子愛人之具也是老子之所以壽孔子之所以傳者也何子學孔子之學而居老子之官而國之民且有延首舉酒呼祝以俟何子之至者而俟予言哉雖然何子與予同年也諸君子復徵予言則予何可不言是為序

上海　張宸　青瑚撰

賀序

賀張公總督江西序

今上御極之首年更官制首設一制府江右者居上游之衝征行孔道也行齋居送土瘠民疲當宁尤厳重其任而慎選其人於是特簡吾公以撫臣晉今職制書既下舉朝歡呼頌得人江右之士大夫仕於都下者尤才願而約籍籍為維桑慶願與人之歌借恂之幸然以致其誠而鳴其悃也謀製錦以志喜而徵言於予予惟疆圉大吏握朝廷之寄而秉鉞一方馭師武臣以方略肅僚吏以綱紀上以輸財賦于朝而下以恤窮簷瘡痏於事無不周也於一方之安危利弊無不責成而究圖也譬諸醫焉合內外大小老人婦人諸症而待治于一人誤投焉則不効易手焉而溫涼補泄前後異方則亦不效語曰三折肱為良醫久之謂耳故朝廷之任人猶主者之擇醫也人臣之膺厥任而謀厥政猶醫者之用方也非任之專而習之久審擇之於始而倚畀之於終亦何以奏久道化成之治也哉周忠襄之撫吳也九年而底于績夏元吉之治水東南也命李文郁佐之表復副之今國家別命新撫而晉公為督佐之副之之謂矣督不簡他人而簡吾公公不督他省而仍督江右則久之之謂矣駕輕而就熟左宜而右有吾以是念服主上之知人善任而俾公人得展所為也且公之撫是邦亦既有年矣其俗貧而嗇于財其土田宜稻而穀賤傷農其賦役上中而浮根之為累者屢告若此者公即有以節宣而補救之其人當兵燹之後風鶴之驚乍息滇黔楚蜀師行之經其地者需船需餉需丁需役敲筋摧髓之弗給而襟肘時露焉若此者公既有以勞徠而安集之荷萑之未靖哀鴻之未定江之上游也而大湖之淵藪可虞楚之門戶也而瀕海之震鄰時恐若此者公既有以綢繆而保障之司農執考功法以督責課吏入時以軍興法峻逋賦之罰奉行者稍以任意而貫索琅璫纍纍號司敗之庭令嚴則犯者眾人去則戶遂虛若此者公又有以勤諭而鼓舞之急公而善全之夫今之撫止轄文吏昔之撫兼轄文武今之撫止督財賦昔之撫財賦與兵戎並詰則公雖晉督乎其所經營而措置者於為撫時已裕之矣一心一手蓋不待會參之畫一而成法固具在也予嘗讀公任撫時重鋟時珍本草繪圖標旨綱舉目詳予謂公于生人之理所謂大政大法者也布之此一方而又勤勤乎為此語曰緩則治標急則治本又漢

藝文志曰經方者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
閉解結公於江右其謂所由標以及本者得矣其通閉解結也
多矣予故舉昔之說以告之而并申我寺之久之之說諸君子
曰是我儕之所為食舊德而樂新猷者也公昔之任撫是今
日之本草經方也今日之任督又千百世之本草經方也我儕
其永永于公之箴石刀乜矣遂錄予語以為之序

賀董公巡撫江西序 代

巡撫董公以學士秉中丞節撫江右公卿故人祖帳者車數十
輛供帳都門外而江右之人士仕於朝中者追隨攀躋尤色然
喜而懸然望也予告之曰千里之行成於發軔灝洽綏馭之道
本乎人情觀於董公始所謂攬人情之會而要厥成者其底績
江右於江右乎徵之而不自江右必之矣方公為柱史時以臺
長安治京畿凡
朝政之紀綱庶司百職之藏否以至兵刑錢穀治行堅窳分隸
六曹者皆得綜核而別白之以告之於
朝
朝旨下則皆惴惴股栗奉行恐後公於此時不鍥急而威明不
縱弛而和緩庶采咸叙而受治者不知其所以然此非湛於經
術而懸解乎情理之會者安能游刃中節左宜右有也
主上御極為勵精之始僉綸扉重地非公不可晉公為學士即
以其鈞抉精詳者進而贊理揆席凡其所為精白自持有慎無
忽則無異其為台長時而其所為持大體潤色黼黻者則稍異
其為臺長時也是又非體方應圓達權通變安能時措咸宜若
此乎予承之
內廷與公履絢相接者曾未浹月予既以代庖銓政出而公又
以新命往語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以

主上知公之深信公之篤舉一方重寄畀之侍從近臣而公又
以其歷試有餘者抗節而理解之其在江右又何異在政府哉
雖然政府者天下之所從治也江右者一方之所從治也以公
而秉鈞是邦不又賢于重一方過于重政府乎則有說以處此
江右當吳楚之交其地雖大隣于荊蠻甌越春秋之時附庸於
楚江黃茲舉爲耳自秦漢而始列爲大郡至明而爲十三省之
一人文蔚起代有儒宗迄於今亦稍瘠矣我
朝定鼎以來征西粵征滇黔爲軍興孔道行賫居送卒無寧歲
又北地善杭稻流通貫輸仰金錢他省他省亦仰食爲故江右
安則東南安而天下因之俱安然則
天子之命公誠有經營宵旰遑遑爲天下計者非重外而輕內
也公家江都不云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於
今日直正誼明道之一日也其家學然也況予公之堂有尊大
人爲有僉憲內翰諸公以爲之弟無內顧之憂而有澄清之志
吾見安江右以安天下者方自此始而諸君子之色然喜者誠
爲天下喜也

賀劉公巡撫福建序 代究平王介庭先生

廷議益重邊撫云邊撫者需才而不專倚才宣威而不專仕威
必望足以服物氣足以靖衆而後能勝厥任者也顧昔之邊重
西北今之邊重東南重在西北則以東南養西北而西北饒
重在東南則以東南養東南致以西北食東南而東南困推者
塞垣之下筆天下金錢充劫幕府凡所稱蒼頭廬卒皆其編
户也兵飽即民飽而兵之餘又能及民故曰西北饒若在東南
則民脆而不能甲又苞在門庭勢不得不調兵西北重兵既集
勢即不能卒解而又以衛民爲名民安得不爲之役軍興以來
陸輓舟輸行齎居送室其廬而糗其糧者孰非民之爲乎故曰
東南困是故任其地者宜以內地治邊不宜以邊治邊而尤不宜
以邊治內地若我中丞劉公則固以內地治邊者也公固嘗撫寧夏
矣寧夏居邊墻之外古靈州之地襟黃河倚賀蘭山爲固與朔方
隣異時中丞之節統大帥旗鼓訓屬士馬乘障保塞必以才望臣
處此爲中朝重而今則內外一家矣戍卒車冪鈴柝夜偃一二殘
民退卒耕牧沙草中如黑子着面固人臣養安之地而非
朝廷之所急也公曰我豈敢節鉞是康不以是告
主上乎上疏陳寧夏當內屬不須另設撫臣狀至三四覆奏
上報可而公遂去寧夏歸矣嗟乎嗟乎是公不以邊視寧夏而
以內地視寧夏且省一撫以息寧夏也公何置身物外哉乃未幾而旋

命公撫閩則閩人海之極邊也夫天下事惟有置身於事外而
從容之也必周慮之也必固亦惟面心於事中而從來之以見
其才化之以見其養公既不以邊視寧夏其肯以邊視閩乎不
以邊視寧夏則不難去其身以息寧夏不以邊視閩又何難勞
其身以息閩乎否是以爲閩之人慶矣雖然有二難爲昔之撫
兼撫軍今之撫尚撫民且尚理餉撫民而兼撫兵則民固我
之赤子兵亦我之健兒我之鈐鈴即我之露雷也若尚撫民則
強者食弱者肉矣一難也撫軍而兼理餉則文餉者可以時其
飢飽輸餉者亦可以相其緩急若尚理餉則庚癸之呼可飾而
飾壘之恥莫告矣此二難也况今之閩又非昔之閩矣以萬不
如昔之閩而當十倍於昔之徵求又處極難之會
上冀以盤錯借公哉然不足以難公也彼閩固所稱山海奥區
財賦所都之地也今雖凋瘵乎其遺民故老尚有存焉者也其
山田澤國所稱蓉城蕉洲畜魚蛤而襄柚橘者尚在也公起視
之昔何以饒今何以困意軍興以來踐吏之外操賦眾民乎則
蔡裒減稅之奏可行也恤餉偶詭貸恩寸民有出而不償者乎
抑吏胥乾沒中飽乎強猾之橫有輸無值乎則貫郁盜庫之誅
可按也民夫爲厲逃亡載道乎則陸長源之安輯可師也安棲
杖誠有嘆鵠衆而傷薪木者乎則辛次膺之披荆可念也凡此
皆不以邊治閩而有扐者也公固優爲之于撫寧日卜之矣趙

營平曰明主可爲別白言之又曰無逾老臣今而後閩之疾苦
得以
上聞而公又勞其身以息之閩庶幾有氣色乎於是閩之士大
夫聞于吉而善之請書之以祖公行且以明
上之知人善任與廷議之重邊撫者有如是焉

賀韓心康巡撫江寧序

中丞韓公奉
命撫粤甸未期月而
改命撫江南都人士咸曰
上之重東南甚於重粤甸其以東南重公者益將以公重東南
也夫以天下之勢論之粤甸其元首也江南其腹腴也其餘東
西南朔則四肢營衛也今夫人一日不飲食則全體委頓調其
臟腑時其節宣沴癘嘔泄之症不形於六脉則其至於軀身駐
顏長生久眎也不難彼江南之五郡於四海幅員百分之一耳
而漕粟居天下什三四
上供金錢木折泉布又幾居什三四秦楚西粤滇黔諸軍興費
大約取諸於是又海壖未靖大帥叅錯宿重師於其地犒秣芻
粟以至艨艟艛艫器甲墩堡無不於民是問是江南者上以奉
其元首下以養其四肢營衛而中僅節其餘以自養故江南之
安危天下之安危也
上以此重公豈不以公重東南哉且公嘗佐銓衡矣大學一書
惟用人理財為平天下之大要而其言理財尤必重理財之人
周禮凡九賦九式之貢於王府而會于王者咸統之冢宰則理
財者固天官氏之餘責也
皇上睹古今平治之源特命天下撫臣嵩司財賦而且責公於
財賦極繁之地其知人善任也豈非公以久於天官氏之職
而且以其家學茂其經術故左宜右有每試輒効也乎蓋嘗論
之冢宰於古為宰相之官公之祖少師公以讜言正色楷柱於
光熹多故之朝一時争求為端人碩士之所歸而迄今頌之為
名宰相公尊大人以名進士筮仕歷城雖未竟厥用而當時稱
名宰相之子今公仰承祖考厥緒以大昌其名宰相之學則用
人理財舉而措之者塗塈丹雘為耳是宜在銓衡則流品平而
澄敘奏撫重地則備吝裕而民志定也周忠襄公之撫吳也當
賦重積逋之後為之請減免於
朝而定為一條鞭之法其政純用惠海忠介公之撫吳也當豪
強兼并之時為之平獄訟於民而裁抑其豪右其政間用威二
公殺績茂著吳民至今口碑不衰然方之於古有成子冬日宣
子夏日之分焉公今以精敏廣幹之才行神明子惠之政譬之
於日其燭窮蔀而照萬物者所同也其為冬為夏則時為之也
今吳民冬矣其所以照而燭之者又安有涯量乎予於公家世
有高山景行之慕而於公有同朝之雅方以公之行不得驪駒
祖帳為歉乃吳中士大夫仕於都門者且頌且祝顧假一言以
製錦而侑觴予應之曰是何相感之速也太公三月而報政其
信然乎諸君子曰於其生平可以知其一日於其一事可以卜
其久道公下車未幾而爬搔咻燠日昃不遑練餉一疏為億萬

窮黎請命其披衷而告者皆準乎天下之平是與公用人理財
左宜右有之指有當也公苟可以不言嗟夫嗟夫子不云乎足
食足兵民信之矣公於兵食方百費籌畫而諸君子信之如此
其吳民之視被膏澤者信之又當何如也
主上所以重公與公之所以為東南重者端在是矣其可賀也
已

賀梁公長督江南序

乙亥之戰江上戒嚴
世祖章皇帝赫然震怒方欲整六師類禡上帝為親征之舉廷
臣叩首止輦未可必得而梁公之大捷適至於是舉朝呼
萬歲酌酒相賀謂是役也解南顧之殺憂厝重地於衽席功不
止在東南而在天下也蓋已倚公為長城為泰山矣
今皇帝御極首定官制省設一大帥碩策勳府莫如公功高遂
特簡公節制全省舉朝之呼萬歲酌酒相賀者無異曩時而吾
乃愈嘆公之不可及也當賊鋒之熾也以偏師綴崇邑而以全
鋒犯省會蓋崇邑者公之所畫汛而守也賊內憚公威名而綴
公使不得動則螳臂可以騁公登陴自固汛守無恙則亦無以
難公而大事將不可知公奮然曰孰是為人臣子而可以此疆
彼界乎不有省曷有崇邑我批其吭而使賊之全軍救死不給
則解崇邑之圍如燎毛耳遂航海登陸直趨江寧維時賊數十
萬號百萬依山為壘肉薄攻城上人望援者目不遑瞬公提甲
士數千奮臂一呼賊雖奔潰擒斬萬計公直馳之蹂躪以死者
屍山積又縱火焚其舟使不得歸當是時江水為赤而戰火燭
天也數月之圍一瞬而解由是回師指崇邑擊其惰歸則又聞
風遠遁莫敢支吾迄於今南中之士大夫仕於都門者每述公
解戰之日士之鬚髮皆焦而馬鬣為燬蓋賊當狼顧時焚掛以

欸我公往來賊焰中數十百戰士忘其死而樂致其命遂舉賊數十年剽掠蓄聚之資蛾附烏集之眾盡表之於江上三四年來遊魂餘息不能再還者公之力也不亦至倚偉也哉且夫公之有此戰功者不於其戰之日而於其未戰之日也公蒞師內地與駐狀還塞者不同其地皆阡陌膏腴尺寸皆
王賦之所出其人肩摩轂擊各事生產以輸將於
朝使芻牧無所征腊不力則士馬何以飽騰伏桀為縱弛熟藐之禁稍一不飭廬帳之杭宿稍一不輯則民又囂然表其樂生之心公刁斗精嚴如程不識而技擊扶續則甘苦共之投石超距務得士心而一草一木繳笠束薪之屬不得妄取於民以故兵不擾於民民不知有兵且兵與民灼然見公之心而及其用之也如屈伸臂指夫是以公之所在為堅城即以其心為堅城也公之所在為干將鏌鋣即以其心為干將鏌鋣也其奮臂一呼而克奏膚功也宜哉公起家甲科有敦詩說禮輕裘緩帶之風朝廷既以全省畀公則其所以任公者益專而望公者益重吾知自茲以往公之功在銷萌未雨而不止摧鋒陷陣也
朝廷之所以報公者在山河帶礪而不止登壇受鉞也公之係於天下如何哉惟是江南人士慕公愛公不止口口頌我公而且以為公在一方則保全全省今轄全省則所係又不止全省也願假予言登諸屏幛以當峴首之碑夫衣冠士族之苦兵自古已然茲何以一變而歡欣若雷異口同辭也公何以得此于予是以益信國家命將必當用讀書明理之人而古之為名將者舍此無由也夫是以不止為吾公慶而直為天下得人慶遂詳述其言而為之序如此

賀李公椎都統序
今國家設立八旗建都統副都統等官以領貔貅茶旅數之前
代猶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也其于明之五府則似同而寔異
蓋其時握虎符橫節鉞府者皆紈袴貴游外戚畹豪門多占
役其中一時徵發即責萊傭充伍焉耳故明之季有兵之名而
無兵之寔有兵之寔而無兵之用若我
本朝則不然其隸旗下編尺籍者皆豐沛舊人櫛風沐雨身經
百戰者也其都統等官必從
龍戮力世有舊勞又才望風紀
天子慎選焉者也其資望崇故其威令行其勾稽嚴故其部曲
寔平時繕甲束五臨事電擧飈發惟候上旨禀行耳是故國家
之倚兵重而為之帥者尤重吾李公之參
簡為都統也蓋歷試矣先是公之尊大人定西公從
太祖起兵盛京枕戈浴鐵所向無前一時稱虎臣者定西公為
最迨從
世祖入關
奠大昌勷大業上功策勳府稱元功焉猶不自暇逸凡諸中原
之伏莽者遐荒之鋌險者莫不介焉星馳天戈所指正朔旋班
以故錫公侯爵定西將軍印酬庸之典夫世有光繼而身殉
王事都統寔稱嗣服初任佐領佐領者專領一軍與其下最親
而此帥為指臂之應者也公既廉且明一切挑選閱甲繕練壯
丁靡不井井于是
上知公能任公兵部郎才猷益展再任公為參領為副都統為
戶部侍郎公之才名由是益大著而
上之由歷試而知公者益不特嘆定西公有子且謂國有股肱
心膂且也大國之大事莫重于錢穀與兵司農特籌國計內自
天庾九府外自飛芻輓粟轉漕給軍莫不仰其心計籌畫而樞
府司三軍之命邊徼杌塞壁壘堅瑕必瞭若指掌而後可以出
奇制勝公生于將門熟嫻韜略既以其能治度支者治兵夫以
其能治兵者治度支左宜右有四應無方宜乎其
簡在帝心旋命為都統也漢之分南北軍也南軍衛尉主之掌
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然自郡調上
每歲一更初無定兵而為之帥者絳侯周勃輩也至唐而大開
軍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以農隙教習戰陣有事則
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然其始領左三軍者為建成領
右三軍者為太宗領中軍者為元吉雖太子將兵其制非古然
古人慎重之意亦可見矣今以吾公處此任隆而權益尊又羽
林佽飛材官騶張之徒盡宿于京既有以收居重馭輕之勢而
又免羽檄徵調之煩則自古兵制之善莫善於我
朝而能當

上旨以勝厥任者又奚重於我公也故於諸君子之制錦爲賀
也爲述其語以告之并爲我語公公世沐
主上恩亦已深矣公兄弟之列侍衛與戎務者非一人矣公益
勉旃以無忘
天子之休命則方叔召虎之烈再見今日而豈止漢唐名將云
也矣爲序

賀張文宇擢中權序 代

往予與中樞位天下承平之日久臥鼓橐戈戰功布簡獨梁太
保金陵一戰殲數十萬巨寇幾盡紓
天子之南顧奠鄉國以晏安迄于今海不揚波者垂十二三年
皆太保公賜也顧其時摧鋒臨陣屢戰屢捷者有文宗張君君
固太保公鄉人起家邊陲深沉饒膽略有古名將風彎弓跨馬
中忒洞胸故戰功爲獨多然主爵者慎惜名器
世祖章皇帝雖屢招徠優而于酬庸之典尚有少俟今年夏太
保公中權員缺以君之姓名勳爵聞
上報可璽書既下雲間清河氏之賢士大夫于君爲宗人者欲
以申公好而志私喜走赫蹏三千里請序於予予惟兵家之言
其最古者陰符握奇二經陰符或以爲養生家言而握奇則正
言兵所謂順然氣以作兵像文昌以命將者也其要不過曰衡
抗於外軸布於內而已是故凡所謂風雲蛇虎飛龍翔鳥上下
其勢以至垓兵以周餘地游兵以按後列張弛二廣犄角四奇
皆抗於外之事也其握機制勝變化不測者則布內之軸所爲
也語曰三十輻共一轂解之者曰如六十四卦之共稟於乾其
猶焦氏變而爲四千九十六卦亦無不稟於乾然則軸之爲道
其即中權所自出乎往者太保公建功之時賊勢張矣內薄攻
有會有會危矣

世祖方集諸王大臣廷議親征而太保之捷音入
召賫奏人而詢所以賜食遣歸京師於是始戒嚴當是時凡所為
風霆蛇虎飛龍翔鳥者何限而太保獨心屬君觀數年之後必
以中權屬君而後知太保果心屬君也蓋中權者大帥心膂而
太保者君子人也君以君子之道事太保太保即以君子之任
屬君語所謂相得益彰者歟易地水為師而其卦曰師出以律
又曰大人帥師夫大人者君子之謂也水者坎也坎者險也
水流為川其道常險有地以制之而其用乃藏故謂之律爭變
而為澤澤則壅而不流有水之險而無地以制之為否臧為弟
子矣先儒曰君子能為正勝不能為偉勝偉勝之人不可與久居殆
言律也律則為君子為大人不律則為弟子為小人觀于律而
樞奇之道可知也夫觀于律而君子所以為中權者可知也夫
宜乎君之宗人咸豢詠君而以序言屬予也予按兵法起于黃
帝而得姓亦起於黃帝陰符樞奇皆黃帝時書也君能黃帝
之教合宗人而得其歡心自能合如貔如虎之士而得其歡心
律也進于禮矣君自此受知
主上將登壇受鉞方未有艾而今之大帥王公又君子人也居
五等之尊肩南服之寄將與君敦詩說礼以相與有成我南望
鄉閭誠不意大江南北有衆君綢繆經緯於其間何君子之聚
于一方一時也今而後善可知也是為序

賀王敬哉以學士晉少宰序 代

人所屈首輸服重當世號不朽者以文章進退古今以政事進
退人材二者而已易之言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井之六
爻皆言用賢具意主於引拔寒冽側陋之士蓋文之聚如大而
賢之蓄如水故山下出泉為蒙而山下有大為賁大必有所麗
而後形而水之蓄也隨所用之而一如其所求是以人文之合
也以大聚之以水蓄之聚百代之人材而後有文章亦惟主持
百代之文章而後一代之人材於是乎出是二者不克兼而相
兼、且先相須而其道乃大光也吾同年歆哉王先生以文章
主持一世者也丁酉之歲晉公少宰天下知與不知咸屬望公
曰是周恩古今之變察異同之歸以待一日之用者也夫公之
用也不於其用之時而恆以其不用者為用亦未嘗有用之之
意而卒以其所用者善全其不用方公為諸生時多四方之交
推誠折節為海內壇坫所宗其為詩古文詞一主於韓歐大家，
黃初大厤而上一時奇傑之士走王先生如騖而先生又以
其身維持調護者二十年清流之禍作而復緝公之力也公之
用固已不可測矣未幾成進士列侍從值變亂之會能皎然於
出處之際
今上御宇擢公大司成大成均者文章之淵藪人材之根蒂也
故事大司成優游嚴重持大體一切條教諸事皆少司成為之

公引繩設矩進國之胄子及士之俊秀日以經義督課之正學
昌明獨爲天下先乃當事日齮齕公欲轉公外臺難以熖劇因
是不得以文章先我矣公蕭然恬退謝籍紱杜門淹軌以著述
爲事士大夫就公問疑義者戶屨當滿而公所耳提口扶者皆
天人秘旨出處大義也如是者三四年
當宁念公成均烈
手詔特起公闕
命前一月有鶴飛然止於庭因名其亭曰來鶴識者以爲鶴書
之兆且嘯咏閒適格及異類云當是時
上孜孜好文乙夜之覽謂學士者論思職也非公不可而長
公胥庭亦於是時以
特旨陟是官論者比之紀僞紀亮父子同朝碩一爲尚書令一
爲中書令鼓之同在內院同爲學士者尤異數矣然是官也明
世止五品任要而銜未尊
本朝特陞爲三品與諸侍郎埒而宗伯少宰則嶶首回翔之地
非他部可比也公既勤于其職朝夕納誨
上益重公欲大用會少宰缺廷議屬公遂
報可人謂名位之盛當世莫比而公淡然自若曰吾儕之所以
斤斤于人與文者凡以爲此日也蓋文章一則趨嚮端趨嚮端
則人心正人心正而其人乃可用矣且心之邪正才之長短品
之高下莫不成於其志而發於其言吾以是登天下之心而因
以盡天下之才以定流品百不失一公之以不用爲用而卒以
其善用全其不用類若此公重少宰少宰足重公乎開報之日
同朝諸君子願觴公以予與公仕同籍學同方稔知公也徵言
於予予謝不敏則更請公言天官冢宰古三公職也三少爲孤
漢承秦制設丞相隋唐以來各部以侍郎副尚書而吏部冢宰
少宰獨專銓政是故前代以冢宰相而其任專後世以典銓選
而其任重自明迄今一仍前制然不設宰相獨以大學士學士
掌綸扉今公既爲學士矣又以學士遷今官則宰相之事公固
已身歷而熟行之矣將一代之文章政事于是乎在宰侯正位
端揆之日哉遂次其語以授主爵且以志海內人士彈官之慶

賀王脩庭晉翰林學士序 代

自古少壯登朝或位赫矣未必父子俱光顯即光顯矣或中外
異轍清要異位且德業才望未必獻當世之心也若我脩庭王
公其人哉其人哉公爲欽哉先生令嗣先生主壇坫時四方名
士翕駸其門公方爲日下諸尙太史占德星聚此其時矣欽齋
先生爲名孝廉幾二十年而舉進士列侍從又三四年而公始
售南宮較中秘書乃不十年而欽哉先生官學士公亦以
特旨晉是官論者比之鄭桓武相繼爲司徒及西漢韋氏父子
封侯爲宰相而不知有似同而寔異者桓武當周末造幽平之
世屹屹少故其受封咸林號檜之地所稱新舊鄭者亦內諸侯
耳即其爲司徒尊主匡氏亦彌縫衰亂之際世及其官非身躋
明盛頡頏同朝也韋賢以宣帝三年從民信少府爲丞相有子
四人玄成居次其後以扶陽侯應襲封玄成自謂非世次讓不受
詔強之乃受其爲丞相則在元帝相去幾二十五年雖世其
經術非家子且西京之季邪正鑿起非衆正翺翔之會也今公
以名進士際
開天之代十餘年身列侍從立朝之日幾幾乎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人謂得天之厚而不知其所以致此者非易易矣故事官
翰林優游養望或休沐里門故遷不起資序及官坊始起起即
冀端揆無他故促側

今上勤勤求治中外皆勵精即翰苑官踰時輒試試即學問
之消長文義之醇駁以至職業之勤怠靡不周知公入直之暇
即質所疑于欽哉先生先生又以其數十年之學悉以授公博
洽淹貫試輒當
上意此其以家學齊史職一矣故事人主深居高拱從臣希得
見詞翰諸臣得以其間爲文游文酒之娛有所遇述條對皆夙
搆或假手爲之
今上日昃之餘時時幸政府與儒臣游即閒涉游覽亦以博通
侍臣從從則公必在爲凡所顧問皆援經據文稱
上旨家法天尺五過庭定省外夙夜在公絕私親之交此其以
忠勤資啓納又一矣故事館職主珥筆六書之外工隸草而已
即群臣奏封皆能自達
今上龍興上都其文皆天授非循史所測殊方異音凡草野新
進詰格格不能達
天聽即
天語下詢或齟齬不能即解公天資穎特凡經史子集以至語
言文字莫不手披口誦通上下之情同古今之異若童而習之
者此其以通敏濟時政又一矣凡其淵源世學經緯萬變即以
咸三五之盛定一代之宗無不可者僅得天子或孫吳紀氏父
爲尚書令子爲中書令每朝會

詔以御屏隔其座當世榮之以今方古不又超軼而上乎
本朝盛事足爲史册光者此爲冠矣今日者叔戴先生以建議
晉少宰而公貳綸扉參政事一則得人以事君一則格心以報
主
當宁倚公父子如左右手坐而致上理焉卽予備位另司其
不藉手以還厥責哉故于同朝諸君子之頌公也爲次其語以
揚之且以令天下後世知德業才望之可以長世非僅名位已
也

賀孟戴昌權侍郎序

國家之大事在兵與刑而統其事者總謂之法執法以馭之則
同條共貫而臧否平反之用出焉其柢于師旅鼓進鉦退入九
天而下九淵者所謂大刑用甲兵者也其明罰勅法惟明惟允
授八議而槩三章者所謂小刑用刀鋸者也原其始未嘗不一
而其後乃必分旬其分而左圖右方或以易地而違才或以借
庖而棘手善兼之者難矣故曰不惟其法惟其人吾孟公戴昌
之爲侍御史蓋執法之官也又嘗以勳臣子弟爲親王侍衛官
佐領則兵與刑兼之者也以英妙之年居司憲之職其飈舉電
發雷厲風行出其胸中之奇以當
天子倚任者固其才其學足以勝之而得諸家學者深矣公之
祖以韜鈐起家爲固原總戎固原故絕塞繕亭障遠斥堠與士
卒同甘苦至今秦人有像祠之剝垣復補豐碑巍然如趙人之
思李牧也公之尊大人以大司馬總制三邊在
興朝定鼎之初當是時西征闖逆先奏膚功殘餘孽未靖逆萬
發賊若賀珍若王元若韓昭宣若武大定若孫細皆負隅鋌險
假竊名號以與王師抗者也不年餘而漸次削平俾百二山河
以一丸泥封之至今享謚尊大人之功也此公之於兵家言熟
之累世者此也然尊大人在
太宗朝嘗爲少司寇矣時草昧之初律令未具欽明平允爲

文皇帝所眦任故從
龍入關一舉而摧陷廓清成橫草之功固即其明刑弼教者皆
之耳故曰合兵刑而統於法蓋自尊大人已合之矣公今以其
習于累世者東用林伙飛之士以其習于庭訓者揚埋輸破
柱之風如丸之走板一發而不可禦也如山川之出雲蓄於中
而著於外也尚何疑于其才其學之不足以勝任也哉抑更有
進者唐虞之世詳於教而略于治故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
之官分成周以後詳於治而略於教故禮樂之官爲一而兵刑
之官分方今
主上御極當重熙累洽之餘海外逆孽無有稽誅風教所訖漸
幾刑措囿將生明堂而制禮易樂以黼黻太平公固與國休戚
者也其將爲之陳綿蕝訂宮懸伏天下鼓舞于聲明文物之中
不尤見公之無往不宜也哉故因公而執法之官兼兵刑之任
而進之以禮樂如此俾後之史官執簡以書
本朝名佐者不分周呂叔孫爲兩人爲可也是爲序

賀蔡蘭洲授鴻臚序

都門之有蔡氏以慷慨然諾重公卿間蓋燕趙之豪士也碩其
先產於閩用儒術起家自蒼宇公中嘉靖己未科南宮第一
人官職方遂家於京有子曰肖宇公讀文書明經高第未仕早
世則今鴻臚君蘭洲之祖也蘭洲之父武卿公以數歲孤兒侍
其母邢太君含氷茹蘗指血晶晶者垂三十餘年武卿公能自
立卓然不欺心計校錙及壯而以貲自豪稱上家焉然其心日
自下折節好交與賢士大夫游靡不得其歡心慮無不以劇孟
季心視武卿者人過蔡氏之閭見其華鐙綺席靡夕不張高軒
珠履靡日不接人遂謂蔡氏俠云而不知其實乃儒也儒其心
而俠其行武卿于是爲不可及矣武卿公又性至孝外樓肩
從內謹溫凊日率其子婦起居視膳茍邢太君歡即一家歡
脫有所誚讓即免冠徒跣謝兒子不謹人于是又謂蔡氏孝
而不知孝亦儒也乃邢太君性寔喜儒謂武卿公曰吾儒家
婦也汝以早失怙棄儒不事今此諸孫獨不可繩祖武乎于
是命其長公君衡操持家椽而以其閒爲蘭洲君昆季博延
師傅教授經史往往于簫鼓襍沓中咿唔聲出其間人始悟
蔡氏始終于儒獨之俠與孝其緒餘也此蘭洲克自振拔以儒
爲官之所由始也不大愉快也哉予讀太史公書於孔子則尊
之爲世家於諸子則先孟荀而後老莊蓋未嘗不尊儒也至傅

游俠則謂儒俠文識又旬傷其家貧無貲文游英擾作貲班以
抒其磊砢不平之氣其書于平準書相表裏而所謂貨遷有
無佐縣官緩急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假令太史公而在目擊蔡
氏祖孫父子兄弟間吾又不知當以何傳傳之也且夫鴻臚典
禮之官也於周官為象胥氏於秦為典客與屬國至漢而改大
鴻臚卿一人秩二千石位視尚書佐丞所司諸侯王蕃客贊拜
授印綬及郡國上計吉凶賓祭諸禮儀職綦重而今蘭洲君以
諸生高等為是官吾見亦婢為道之上斌斌穆穆相率公卿大
臣以禮事吾
君諸公卿有與蔡氏交者咸指而目之曰此蒼宇公之孫而武
卿之子也以告邢太君不為君加一餐哉藉非民君君衛仰承
父志身為家督不以米鹽什一亂攻苦者之心其能有今日故
我謂蘭洲君之身為法從自蒼宇公始之邢太君與武卿公督
之而君衛成之也不但已也君之弟若姪亦既嶄然露頭角矣
身見儒者之効若此駸駸克勵焉將見蒼宇公之元燈一綫猶
可繼也予是以因諸君之請而樂道其家世且為蘭洲及諸季
勸如此以問太史公當復云何是為序

賀朱世熙舉進士序

生生朱公宦成歸里之　年長公瑤岑君策名成進士寔
今皇帝御極之首科廷對當
上旨擢置二甲將妙簡侍從倫頒問為都人士同里戚黨諸君
子爭持牛酒屬賀而徵詞於予予曰是我蜀之人所早夜尸祝
以求者也是其蓄之厚而發之遠者也是誠有源本焉又其
有所感厲沉湛於中而非僥遇拔獲者之為快也且諸君子亦
知制科之所以重乎三代之人材無不出於鄉舉里選蓋其時
諸侯各封其土其勢易達自鄉遂大夫以至州黨閭師皆有教
民之責而所謂鄉三物三德六行者一出之朝考夕糾其父兄
之為教也素其子弟之觀感也切故曰為善于鄉不如為善於
家又曰士之子恒為士蓋不必大胥小胥三年選俊之期而士
之可出為世用者皆得指數而日之矣自封建廢而疆宇遼濶
郡縣長吏皆傳舍其官求賢之詔下則各舉所知以塞上指其
教之者既不專其知之者又不審於是士始不得不各守其家
學而置辞難論辨之行誼以專倚於文辭故漢之制策決科射
於魏之九品流中正良有以也自隨大中而始有進士一科至
唐而始重貞觀永徽之間縉紳維任極人臣非是舉不為榮因
仍積漸以暨於宋元有明無不然者是積千百年之所重而應
之以一身以鄉三物三德六行之難於辨辨而專決於文詞以數

千百千人遂迎觴慕而不可必得者而一旦有當於主司是豈
可以無本之學應之乎而安有詭遇捷得者之爲快也方今之
今吾蜀也蜀多故矣奔楚寇迫於門庭懸崖藂叢之區烽火連
縣署公一意撫循諸骨繕障民恃無恐自公去後之蜀以觀
公卧治之蜀何如者且公固名進士也進士爲外吏當需次升
銓司臺諫而公顧三試之一試蒲城再試涇陽三試而始莅我
内江僅而後奏上考晉尚書郎以去所至獻績茂著無幾微不
自得之意此其長才而持以定力爲何如乎既登郎署遭逢
明盛循資躋名公卿其故物也乃秉憲齊又移節秦即賦遂初
以歸迨於今齊秦之人謳思公無異於吾蜀人而公之蕭然儒
素俯仰自得又無異於未舉進士登仕版時此其循職稱事卓
識遠見又何如乎公又官而能貧城南杜曲無殊三徑蒔花蓺
竹之暇肩朋賦詩飲酒者常滿座又寄意于奕舉經畫民物惟
邊陵谷之故盡銷之於單罍碁局謝公賭墅此其道進退故不
爲物困之意又何如乎瑤岑于過庭時習之熟矣讀公之書以
盡公之學視公之行事以大其識而厚其養豈惟進士第即由
是而出入承明論思啟沃循至端揆冕鉉爲國楨幹皆于是乎
取爲則是公之所難者瑤岑君易之公之所不盡者瑤岑君盡之
豈非學於家而出爲世用者可指數得哉則雖不制科而鄉舉
里選而舍君誰屬者甚矣人之以科名重者以人重科名也雖

以之長世可也且公之尊大人爲　先生明經不仕厚其蓄
以俟公而今又以俟公之子公之令倩爲相國坦園李公太史
楊君日與瑤岑君漸摩切磋相規以義吾見公爲云亭之膚寸
而瑤岑君雨澤遍天下也　先生爲崑崙之發源而公與瑤
岑君爲積石豔澦也相國太史爲磨礲砥錯而瑤岑君爲雕琢
玉璜以爲于
朝也可以賀矣昔王公溥二十六登上第後六年拜宰相猶具
慶每侍其父太傅公巍巍側立無惰容客以不安席散去者甚
衆公令座客長滿不數年間公園棋飲酒益豪客益進其蹴踏
不安坐亦日益甚則諸君子之觴且不勝擧而豈止今日之爲
燕衎也予與公既有甘棠郇雨之好又與相與李公晨夕綸扉
故因諸君子之請而述其事以志喜且以告我蜀人曰爾之世
世祝我朱公也今有徵矣是爲序

賀劉司馬次君舉孝廉序 代為孔博學士

吾少師厫菴先生為予述大司馬劉公家法云蓋少師與司馬
公為外兄弟而于其太史長公孝廉次公則似舅之甥也司馬
公為人直而溫廉而不劌其柄本兵直
神宗初定諸凡中外調度俱以經肾之學行之而不沾沾于兵
家者言其晚年雅好脩潔鄰澤不去手又好為服食閉氣以自
托于赤松之游乃獨于訓其長公次公則一以有體有用為主
似不欲遺落世事者少師之言曰卜後者必于其先吾司馬公
為人殆未可量也時司馬公尚在田熟窺其立朝退食事事詳
蟄乃未幾而長公成進士讀中秘書矣公騎尾之三年次公又
以鄉舉上等歌厫鳴矣吾于是僉嘆我少師有人倫之鑒而司
馬公之德澤為不衰而公之繩繩繼武誠僅覯也夫古者以鄉
三物教萬民舉其賢能者以賓飲之禮待之則今之糊名易書
三試而登之於榜進其錄於
天子者是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司馬
論進士之賢者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
定然後祿則末歲之試于春官奸臨策問以差次論資者是也
自漢武元朔五年詔二千石詔郡縣可者令與計偕而自漢以
來取士之法文帝以策問武帝加問經義左雄加章奏武
帝又加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射玄宗以詩賦德宗加論及詔
誥宋加經義中宗設三場至今因之然皆謂之孝廉是孝者因
致身之本而廉正所以成其孝異日之大法小廉皆是也今孝
廉年纔十七耳焉與英特光彩熠熠射人能循循謹飭盡司馬
公所藏賜書太史公又以其鼓錄石渠得之乙庫者盡以授之
其弟而是役也值
主上孳孳誠勉厲飭佶旨主司書宋兩公又具以文章道德重
當世當世目之為品茶逥孝廉年未弱冠以其生平所學一奮
得之是豈不既光哉夫自古父子兄弟以文章名位顯者漢之
韋氏桓氏宋之蘇氏可謂偉矣然桓氏世守經學世為人主師
傅而未聞以茂功茂績顯著當時玄成父子再世封侯丞相而
長子弘不得繼封眉山三蘇氏以才名奔走天下彪炳千古乃
老泉僅以校書郎老子瞻雖以龍圖學士受知人主然坎壈數
矣即子由亦僅以端明終耳今司馬公之盛德大業如此以
太史孝廉之蟬聯鵲起如此不又軼古人而過之哉魏舒有云
吾為外家成此宅相吾少師紅泉綠野間當亦為之色然喜也
賜晏之日觀者填咽諸君子謀製錦以為之賀且以慰司馬公
予曰人之所得於天者命也其所以自致者非命也才患其不
蓄學患其無本德患其不藏孝廉淵源師友有本有蓄而特以
其穎脫之餘試其六翮拭目之間南宮以第一人式天下
殿試以第一人傳臚唱則觴不勝舉吾少師不云乎殆未可量

也諸君子皆以爲然遂錄其語爲之序

賀徐天織令嗣舉武進士序代

予家與毗陵同在震澤之旁烟波瀰森縠相聞氣相習也以故其先達名蹟以至後進裔眆皆得耳而目之而徐子天織其最著者已徐子之尊大人爲某先生當隆萬之交從容講幄爲熙朝侍從蓋二十餘年其間晉戍均佐宮詹晚爲宗伯學士脩世稱兩朝實錄起居注掌誥勅一封荆藩再修會典炳炳烺烺燦然於蓬山螭陛之間者迄今猶望三神山可想而不可即也碩畫以其學傳之天織天織英才績學瓻于一第爲鳳閣人而天織之子某年纔弱冠後以孫吳言掇武榜蒐科同人爭持牛酒爲賀予于是歎隆萬之間風氣厖厚其身享太平者固非後人可及即其所醞釀蓄積以垂諸其後人者亦非專家之學可得而盡也已又嘆先生以翰苑典絲綸天織以內史繕制草其世其家學者適相符而某之以武科蹻起者又以不相符而寔相符也夫毗陵之先有荆川先生矣其所論輯古文詞學者至今奉爲指南而晚乃建節鉞開幕府其望綸扉一席不啻河漢獨先生差池禁闥去國之際銀幣賫賚有加君且一氣終始無間而又以其珥管之所未盡者盡之於天織天織又以其文事之所未盡者挽強射生盡之於令子是應德之於文與武以一身兼之而先生之文與武一再傳而分之矣毗陵洵多才哉天織壯入承明予承之端揆往往相與晨夕於其令子之髫孤先

登也心竊喜而益喜夫前輩啟施歷久不墜異日有少年上將
珮斗大黃金登壇而建旄節人得指之曰此徐先生之孫而中
翰入織之子也禁闈尺地不必有榮施乎則今日之持牛酒賀
者不如以予言賀也

賀施硯山侍御移封本生父母序

施氏之始見於春秋者爲施父施伯施父者即所載曹太子
來朝而識其非嘆所者也孔子時有先賢子恒即家語所載少
施氏爲孔子嫡母之弟而身侶七十二子之列迄於今俎豆兩
廡弗替也自漢唐宋以暨有明代有顯者於
本朝則有我侍御硯山君云侍御以毛鄭學射策甲科筮仕
江右司李政修刑平以卓異入爲夏官尚書郎旋擢台憲讜言
正色風采奕奕如也前歲持斧按三秦風行雷厲凡歷封之素
膺覆盆之冤獄以至里巷窟穴之奸弊咸摘抉鉤隱別白告之
主上會以侍差故不竟所施然所謂讜言正色蓋自勵也予與侍
御君既雅有一日之知又與之同立於朝自公之暇數數過
從每告予曰某學于聖人而身愧矍相之圃也先曾祖生子四
人其季爲先王父與遂公皆單傳惟本生先父公閣公生某
兄弟三人某居次從父九成子野兩公俱乏嗣時先王父母本
生先父母俱以某爲掌上珠以斷于義遂以某斷繼九成公順
治十四年
世祖章皇帝郊天覃恩得封繼父母如某官時某身爲外吏念
移封
特恩非京曹官不可得以是怦怦于心者三四年乃今幸得從
臺使者後弘遨

錫類也遂上書陳情
下部議部臣言會典開載凡京官已封繼父母願以本身及妻
應得誥命移封本身父母者奏請准行某正與例符
上報可于是而侍御君喜可知也孔子不云乎吾志在孝經而
行在春秋侍御君之所請孝經之志也而官執法春秋者執法
之書也茲又榮兩家大人以執法之官所謂見諸行事者也濮
議之興也以定陶王為斷興獻之議又以定陶濮王為斷當時
惟紛爭于繼統繼嗣之義而必欲使人主不得伸情于生身之
二人此必不得之數也惟瑰等以本生二字為外之之嗣則立
論之偏耳
昭代移封之制本諸會典明世宗推興獻之恩而及之者也仁
之至義之盡也君家祧父以曹太子身為冢子不可輕去其國
都故訊之重于其為子耳今侍御君此舉誠得其所以重矣孝
經春秋之旨倫不愧其為先賢之後儒者之子孝經云資於事
父以事君移孝作忠而是侍御之所優為也君之僚友爭行咸
稱曰善遂書于語以張之壁間且酌酒相賀焉

賀范相國得孫序 代

范氏自有宋文正公以相業世其家敦禮睦族子孫蕃衍數百
年未分譜牒以奉一宗者幾遍天下而吾相國夫子特起遼海為
興朝佐命元老冢君司農公次君學士公與群季蔭君文學諸
公承顏遠膝是猶文正公之有純佑純仁純禮純粹諸公相聚一
堂勅買自廊置義莊時也今年某月學士公復舉子為幾孫是
又猶忠宣公之有正平正思丈稱世濟其美者也於戲盛矣顧
嘗論之文正公當仁宗之朝重熙累洽太平日久又女主垂簾
調停兩宮救寧邊鄙雖勳業爛然而究其寔則守文賢相也若
我夫子則旬締構以至
定鼎掀大難定大制事功學術雖與文正同而為時則異矣又
文正公在邊務持重不為苟勝初雖與韓富諸公忤而其後王
嘆為范六文雅人然亦僅在一方耳我夫子自入関未定謨帷
幄折衝制勝則在海內未一之時似又軼文正而過之矣文正
公立朝君子小人褀進銳意太平為眾𥳑阻故于外日多而於
內日少若夫子則自
太宗以至
世祖君臣一德始終無間其得君又似與文正公小異矣忠宣
公之繼相也值熙豊變法之後持大體去泰甚猶為群小所阨
計其時敭歷中外屢而得此㒰在遲暮之年也學士公則年未

適立賛綸扉視制草世其家學以需真相直指碩閒耳則又非
忠宣之所得望其項背者矣今日合鉛奚孫朝笏滿床以視文
正公誠所謂後天下而樂之時也不既休哉大游河汾之門而
闕其函後鮮不酌酒相賀者則某等之鈞雁行列浮大斗以跪
進於夫子之庭亦其所也又嘗考諸文正公于睢陽獎一孫生
而其後以春秋授學世稱明復先生于關西獎一張横渠手授中
庸而其後稱誠明夫子于汾人獎一狄青而其後卒登樞府
為名臣某等之於夫子亦猶是也自今日而後孫而又孫則重
孫為夫子之神觀夫夫嵩髮未衰則某等之觴且不勝舉而奚
止是乎且某等是史官也詩之頌文王者曰凡周之士不顯亦
世此以見
國家郅隆之運必徵之世家大族其人材足以裔數世之用而
後能藩維屏翰于不衰今一家猶是相與簪筆而志其世裔為
後之覽名臣世家者其能更僕竟乎是又某等忭躍而進之微
意矣是為序

賀姜定菴都諫擢武卿即送歸序 代

性定菴父母姜公令我元城時元之人尸而祝之其去也歌思
不忘若慈母之繫於懷而孔哺之不可去也至今十餘年如一
日予猶元之人也八口之蔭亦栢加稠予之所為尸祝歌思者
當不後于元之人明矣而曾未有言以頌公隱衷之卒章云心
乎愛矣遐不謂矣其予之謂乎
世祖章皇帝朝特八法課吏公治行為天下第一以上上考擢
置諫垣時言路大啓章數十上拔誠納牖動中肯綮每奉
溫綸報可而尤當
上指者為中厳交儆以贊獨勞一疏于是公嚮之以田畸子弟
全活者元之一邑今之以皂囊封事全活者且在天下後世矣
今皇帝御極旁求訪落念
先皇帝貽我直臣為異日良股肱遂
特簡擢公卿貳而公亦乘間奉
丹綸具袍笏買舟南下歸進萬年之觴于虞部公東山之墅碧
樹周遮從容率群從鈞雁行列拜手起居于其間嗟乎嗟乎人
臣人子之極榮有若是之燕衍卒獲者哉我知公之大謨猶猷圖報
主知于異日者當益重于為令為給諫時而要之即其前猷以
覘後効則當以為令為給諫時為質的也元故劇邑也之
歲天災流行歲則大祲流　轉溝壑者日萬計時逃人之令方

嚴賑則懼其淵數也不賑又且盡爲道殣公條陳約法痛陳革
上得
報可從事而民之就粒食釋力絕棄以延此一日之命者若既
燼而沃之膏矣況乎別奸蠹量鍇峙銷鉺反側以安善類者又
無不以家事視官也是其以救言濟良法者於爲今時已揺之
矣諫官者
天子之耳目也持其一日之是非以與
人主相摩切抗言排議則懼爲逆鱗之嬰而近于干名順事
適指則慮來伏馬之訕而近于持祿公所爭者皆當世之大利
大害而執卻憂寂必于
主以可代故廟堂受言之福而於己不受諍臣之名此其以啓
沃大臣之度者于爲諫官時又揺之已昔趙公抃知越州錄老
稚之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分日給之以衣冠士族
之流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賑施出入不以經吏胥富鄭公
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俱從京東勸民出粟十萬石隨處貯
之以賑飢者是二公者皆以骨鯁直亮顯于朝宁而勳業爛然
有宋之稱名大臣者以二公爲舉首乃以救災恤難必先於
流人加之意方之於公若有不謀而合者甚矣公之宜爲名大
臣也公之祖爲宗伯公風流醞藉照耀於啓禎之朝得虞部公
而姜氏爲益振今又得公以爲伯宗之闡孫蓋不止於亢宗已

也於其歸也同朝諸君子製錦以祖其行且以爲之賀予告之
曰予向爲隰桑之詩人而非其倫也隰桑之詩人當小雅之衰
思君子在野而不得見而流連於德音之孔膠未乃志之曰心
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今予與諸君子之於
公則既見之矣又當柔嶶天保明盛之朝非隰桑之時也大公
以孝友遄歸也其心以公忠速來吉甫之辛事回來歸自鎬
飲御諸友使誰在矣張仲孝友予與諸君子其爲張仲之飲御
以俟其來可乎是則予與諸君子之厚幸也已

故晉撫毗陵許定予先生崇祀名宦序 代

吾晉之人善思而不能思其所不必思則僉而有愊也思其不得不思而為之號咷悼請爲奠牲帛勤祼獻務得其所思而後止詩曰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惟子之故又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于是吾晉唐叔之遺風所云杕杜好賢者歷數千年而耿耿如在心目抑尹鐸之功半古大夫之祠皆自我晉人之思結之而所以致其思者可知矣吾毗陵中丞許公之撫我晉也晉寇棘矣秦寇之不弭而以晉爲壑晉寇之不弭而及豫及楚及中都及畿輔勢且以天下爲壑乃中朝之人不知弭也特以寇爲嘗議勦不成勦而姑以勦嘗議撫不成撫而姑以撫嘗勦與撫茫無成局而又以其所厭憚畏忌之人嘗試公之以光祿貳卿權晉撫也以公爲嘗也是嘗之之說素何公十年間署抗疏指斥貂璫至舉魚朝恩及凡沙殿帥齊以爲辱爲喻由是附璫者咸憾之會晉撫缺廷議切切視爲畏途遂舉公以爲公果辦賊則以公爲孤注而陽收知人之譽其不辦賊則剪其所忌而陰以市德於璫故曰嘗也乃公不以爲嘗而直任之以辦至辦之之心愈苦办之之力愈堅乃又明示之以撓办之云何公單車就道時賊在公目中矣謂夫賊者飢民飢卒之所颺而附也使國家斥數十萬金錢議蠲賑以固飢民議增餉以固飢兵則勝勢在我而賊可殲于是以請餉請蠲賑办而中朝以靳予餉靳予蠲賑撓謂夫叛卒者賊之囮而墨吏者賊之驅也擒叛首六十餘人而寧兵輯彈一墨令而民氣甦於是以殲叛参吏办而直指以庇其私人撓且扶璫恫喝以爲撓謂夫太原者晉之根本也潞澤平陽其重鎮也臨邑則吟秦帶河兩境之衝也勦交文巨寇而太原無內顧殲吳城賊而汾郡安咽喉通於是欲提兵向臨阨吭批窾以爲办而制府掣其兵去以爲撓謂夫行間之功罪不明則士氣不奮而殺良以冒功則民既死賊復死兵賊兇而民盡勢必至于無民而有賊于是須生擒之賞以止濫殺究遼州之冒功以嚴軍政亟亟以賊梳兵篦諸將豈可言功微臣但知有罪一蹴办而制府與直指與璫且以衆三人之成局而併心傾陷以爲撓謂夫晉撫職办晉賊境內清而後可以及其餘大賊如紫金梁老回回闖塌天等洪洞趙邑兩賊如張少川等土寇如李赶朱患天庫等皆或斬或撫以次剪滅於是以殲渠散黨不以賊遺君办而中朝且以移勦豫寇撓忌者遂嗾璫以四戰四捷之功誣陷失事以爲撓竭撓之之力以曲遂其嘗之之初心而办者困不可爲矣嗟乎嗟乎天下事尚忍言哉宜乎公任撫十月竟去而晉之人至今思之不衰也公去之日遺民遺老臥轍攀轅者數千百萬人塞井陘道上車不能前今日之所謂號咷傳請奠牲帛勤祼獻祀公于名宦務得其所思而止者即此遺民遺老也向之嘗公撓公者可以愧

矣予兒時聞公以童子試風簷奏數千言擬青紫如拾芥先父凡之訓予則必曰當學許先生今與公之侍御君同立于朝見其丰采行誼足為公象賢則又以訓我子弟曰當學許先生之有後雖然侍御君之所事者

閒天明睚之主也其所與比肩接跡者名公卿衆正也無宵人豈鄙之朋比以蔽其前而又以其學于家世者靖共出之雖小詠乎所以竟公之未竟者方未艾矣祀於學宮者所謂有勞於民則祀之猶古者祀于瞽宗之意也礼也而晉人之為是舉則有二義焉一則崇其去思以表振一則望其來者以示勸然則晉人之望侍御君猶望我公也侍御君持節按秦時驅車我里其亦有慨然興感者乎予是以因諸君子之請序而直書夫當日杌之畜之之局以申我公辦之之氣且以道我晉人之思以晉人述晉人宜乎其無濫詞已夫天下之為公者少矣與為晉人者則少矣侍御君勉之

魁東張封翁崇祀名宦序 代

本朝令甲有仍前代而不改者曰郡國鄉先達有名德于時則列祀學宮俾子若孫世其禋祀與先儒等嗟乎此教化之所以盛而人材風俗于是乎出也漢梅福言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則自漢以前雖以孔子之聖亦止祀于其鄉未嘗登諸太學領於祠官也自經師人師之說紛紛而兩廡互遂綫于聚訟明世詔正祀典增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而林放蘧瑗鄭衆盧植范甯服虔諸人各祀於其鄉盖其嚴以辦者所以重其事而必旁搜遠討久而不廢者則猶祭海之必有事于河祭泰山之必有事於配林由源以及派俾學者有所觀感焉而奮然以興故曰人材風俗之所由出也今吏部尚書郎張君與予有一日之知是其循循然束脩砥行將以教化風俗為己任而

天子倚之以進退人材者也其尊大人贈文林郎公行至高生不得志於有司以諸生老吏部君為河南司李時贈公如其官歿若干年而其鄉之人思之士淑于其文民被於其澤里党姻戚奉其教世為子孫法則於是鄉三老諸博士弟子旬合詞上其狀于有司學使者採有司議與祀典合製主崇祀鄉賢吏部君在京邸聞之色然以喜而悄然以悲謂夫植德之報斯于公以一日而厚予公以千秋故足喜念以公之流風餘韻足使人

謳歌絃誦之不衰而當日曽不得自行其志故又有松檟手澤之
悲嗟乎嗟乎此孝子之志也顧教化風俗之所由始而僅孝子
志哉夫濟陰平陽之間睢陽汲郡之里長沙孤竹之墟咸有祠
爲或以功或以忠或以孤情節烈公則老諸生耳生當太平無
他矯世絶俗詭異不經之事乃數公者雖春秋報享同隷有司
而曽不得從公後翱翔容與於濂洛閩闗之席也吾知泮宮之
芹藻其崇祝丈之豆登也多矣禮曰法施于民則祀之其謂是
與按狀公爲山東掖縣人所謂近聖人之居者其生也孝以事
親敬以立己推讓田廬以睦其兄弟平心率物以庇其鄉究其
他卻暮夜之金別瓜李之嫌以至修辭立誠研究理學皆有合
于聖人之道而足以爲後學觀感者故是舉也于論爲最公于典
爲益光余從舊吏之後所當大書特書以備編纂者也于是吏
部君之僚友輩行請録予語以張之壁間予告之曰此國家崇
尚教化所以興頑立懦爲人材風俗之本者也非一人之私言
也後之學者其亦因公而振起淬礪以無負爲公之鄉子弟哉
是爲序

三等阿達哈哈番韓潔宇奉
旨歸祭序

古有大勳名于世則必爲之考其姓氏與其祖父之所自出甚
或以其人名其鄉示不忘也是故著於朝則
朝典重焉著於鄉則鄉評尤重焉吾潔宇韓公豫之唐邑人也
其祖父世世居唐其宅閭塚基亦靡不籍於唐而公顧倜儻好
奇有圖畫雲台之志於是棄諸生言勿事而揣摩陰符玉匱諸
書猿臂善射握槊上馬矍矍如也當是時登壇授鉞萬户通侯
如寄諸掌矣而屬當
大運眷我
皇清公識時知命部衆來歸抒翼之戴之真誠建從
龍之偉績昔人云攀龍鱗附鳳翼公非其流亞歟于是上名策
勳府勛最高朝論
錫公世爵俾同勳業又幾年而遇
世祖皇帝親政覃恩封公通議大夫配贈夫人贈公祖父如公
官丹綸奕奕命服峩峩人臣之榮於是爲極而吾有以嘆公之
不可及也夫人之一身上以承其先世而下以垂諸子孫是必
有所致於前而後前乃益光有所貽於後而其後人乃克裕以
一誠服命旋結
主知膺世及之賞邀貤封之典吾身之前與後皆自其一身爲

之而無有幾微遺憾者蓋公之克盡其孝由於公之克盡其忠
也乃公未嘗不獨居深念也身居
賜第寢邇
禁廷南望枌榆之社蓋千餘里而遂撫松楸之蒼凉念露蒿而
悽愴日夜廑於懷而後上請諸
朝冀得一返故里掃先人墓道且死且不朽
上報可於是捧
綸綍之章服畫錦之衣馹車出都舉
上尊賜酒奠諸寢門并勒所得誥命於鼎扁之石爰告其祖若
父曰此
聖主之隆恩而孝孫某之所以上報我祖考若妣也不既休哉
大唐鄧古武功之國也唐邑為唐侯國春秋紀曾定公三年唐
成公如楚即此地其閔曾陽昆陽即晉陽公撫戈揮日與光武
與王邑王尋戰處也其郡邑南陽則霍冠軍湯沐邑而舞陽則
樊將軍封侯地其地氣鬱蔚為偉人有由然者予故于諸君
子之襄錦以祖其行述其大略如此然公旬馳驛
王命以追展墓之年滔滔不歸者亦已　餘年之久矣是為序

送程周量南歸序

程之之歸也以尊大人之喪麻墨數殯囊橐蕭然攜家口二十
餘扶將旅櫬越波濤瘴嶺羊腸折坂者凡幾而後可枉於家以
苞苴其親嗟哉嗟哉萬里之行始於今日吾不知古人之為程
子輩行者何以處此噫程子之于予輩交也在就試西清時執
贄贈以進者若干人相仍拱揖嘿而就坐程子之視予輩亦若
千人中之一人也而相見依依即有不能舍然于懷者既而趨事
內廷寒暑罔間相勗以學而相勉以義每燕閒談笑感然有切
雲將父之思
端敬皇后喪摸哀誄之詞奏輒見賞
世祖章皇帝升遐守制禁中撰哀章謚冊亦如
端敬皇后時介子長禍蔡子雪餘相與言曰今日雖有君之喪
猶予輩皆東西南北之人也月黑燈炮臥起直廬決月自茲以
後聚散離合不知能盡如今日否也當是時不自知其言之悲
乃未幾而程子奉
使命誥諭山左去矣七閱月而奉其尊大人來京又五閱月
而在蜀之臥聞忽焉為今日之歸矣嗟哉嗟哉猶望雲之思以
有此承歡之一日而又以是歸與予輩交者僅兩閱歲而離別
死喪居其半吾不知古之為朋友者何以處此也維大戴禮有
之其三年問曰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而失喪其

羣乙越月踰時則必翔回爲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
去之古人之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大孝子之志由親以及其餘
聖人之義由類以遡其親其理一也今程子之於親至矣程子
之於親所謂無終窮者也予輩之與程子所謂愛其類者也以
無終窮之時而當不能去之懷其何以爲心雖然程子之以出
歸也者其必以吉來禮又有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
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程子今日之無窮其必有以釋之於後
以求當乎先王之禮乎三年之內程子來京其能寒暑周間相
聚如曩日乎抑散而東西南北之人如疇昔所言乎是俱不可
知也於其行也與介于蔡子就而握別於其邸舍執祭於都門
之孔道爲述向日之語而復禮以節其哀退而各爲歌詩以旬
附於翔回鳴號躑躅踟躕之義其餘尊大人則杭絺之歌也於
程子則渭城之唱也吾不知古人於朋友有視之喪也若何而
惟是翔回鳴號躑躅踟躕之莫閒則愧大爲獸矣予悲爲予悲
爲是爲序

直指琳枝李公頌冊序

直指歲一巡行郡縣凡所至之大利害大廢置以至吏之墨而
虎者情厭而廢事者叢奸者皆得以白簡立白去其他豪猾吏
右姓強梁以至市井奸人挾叔勢服削民蠹壞風俗皆得持繡
斧立按治之而諸冤濫獄自誣服者又得即爲平反讞成奏上
上下廷平諸法曹議議允當即
報可奉行蓋奉
天子命以行
天子權故其名曰代狩雖
王者不親行然較之五年方岳之制殆猶愈云漢世專責之繡
衣使者其後有南台北台肅政府之異自唐歷明循而不改明
神廟時法令寬簡輒數歲一遣亦稍疏矣我
朝旋舉旋止今雖大選台員更定畫一而中間議止忽議去御
史寔自遠部曹假以虛銜責其後效屢變乃定而蓋開創之初
政府急於用人廣豐沛恩挾一長者輒試爲吏其他厖雜進者
不可勝數御史轍跡所至多所彈劾大不便且因仍明舊或往
往勤供張飭廚傳故廷議及此非
主上意也我李公之巡我吳也某方以試事走都門每同舍生
暨家鄉至即报曰自李公來貪墨吏若某某者飛章遠治
矣吞之虎而翼若某某者相隨入獄或斃之白梧矣升之鷹攫

狼視者欽我奉約束矣妖氏婦治於政治若某某者榜之通衢
矣一時吳民歡聲若雷縉紳先生言李公即肅然起立某曰是
何吳民之幸也乃公竟以白冤被疑去職
天子神聖立燭照離之然吳民之失所恃自此始矣所白冤故
上海邑胥與某同里故稔知其事癸乙年海賊大舉犯邑城悉兵
王爆署胥鎮率五十騎逃太平橋安國寺屏息不敢出賊去城
掠浦以東爆潛入城向邑令闞君索餉曰若空府藏以予我我
免若環白忍要挾一胥唐姓者曰是俱
上供安可動立縛殺之以隸徵及胥又殺之誣以服前朝服有
逆心舉城服眾令出金金俱小民所輸賦各有封識每封書里
甲姓名銖兩令故心計每啓一封即納所封楮置諸懷約數萬
金爆竟得欲舁之去金穆知事以解猴從姑蘇歸曰吳城故無
恙撫軍且至矣爆錯愕遂舍之去復掠一闤西屠戶媪恐溢而
逃此海邑之民萬耳目共覩者也當是時訛傳不一謂賊已逼
三吳故爆欲劫此金為降賊計方啓封時群卒搶攘各嘗指事
平令出懷中封驗數即斟若干金時爆勢赫奕令不敢斥指遂
委罪典守而此胥竟以盜帑金論死夫胥固寡良當峻治然此
胥不以罪死死即冤非吾公誰為白此者甚矣公之威而平也
爆即內慚又無所委罪遂妄根全城反促撫軍屠城會前胥
鎮張公從援閩歸察無其事止之得不屠嗟乎嗟乎爆方欲殺

我一邑豈止殺一胥哉殺一胥未已而又以累我公使吳氏不
得竟其澤惡人之毒雖其既去而餘氣虐焰猶酷烈至此公
去之日士民之號泣攀轅者數百萬人相隨數十百里伏者
檢其裝不能數金皆垂淚嘆息獨僉人敗類咸舉酒屬賀天之
不欲生我吳人故奪之如此其速撫目前之惆此感去後之餘
祇其何能不感而思思而發之語言文字也哉公既沐
當宁恩益自勵而奏封事
上震怒下吏議知與不知皆震恐把其脆慮蹈不測然
上寔心知公憐其直特以司敗苦之耳奏成復原官如故君臣
之間雷霆雨露曲致生全其感而至泣者又不弟我公矣公今被
新命察兩河荒地兩河之謳歌沾被當一如吳民而獨是三吳尺
土戀戀吾公即欲遵鴻渚覩衮衣曷可得乎則所欲歌而頌之
者不止某等已也東漢黨錮起太學生劉陶輩率數千人守闕
上書說其冤
今天子明聖已無藉於陶輩之喋喋然方之古人不滋愧乎同
舍各生有詩篇緝之成卷雖工拙不齊為體各異然三代之直
猶在人心譬之候蟲之鳴感至而發亦
聖代所不廢也

右藩佟壽民尊人魹歌册序 代曾誠菴武府

昔者成王命周公尹茲東郊蓋大藩云其後君陳繼之王授之
册命其篇首曰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又曰
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甚矣成王之能知政本而慎簡臣僚能敬
承之也哉
國家之於南服猶周之東郊也其任藩伯而授之旬宣猶周公
君陳之重也粤惟我公實[illegible]繼任
今上御極之次年則又小毖訪落之時所以綍文武之澤者
無異於多誥多方之會也公既以周礼一書治財賦極重之地
而入奉尊大人於内庭晨紡夕經既庻既愘而出以莅其民則
曰吾尊大人之教則然也一時吳之民感公之能事其親而各
親其親又祇公之德推公之意而以祝其親者祝公又以祝公
者祝尊大人蓋吳民于是始知孝爲公之弟
公出宰房山
其平日與諸昆季誦書處即太夫人卜兆之區也至是房山公
運太公于北而吾公望白雲於南公之言曰吾家大人以教我
者教我弟由教我也我弟之政成而家大人安車而南則三千
里猶一室也乃未幾以訃來公哭之過時而衣吳之民相與
哭于途其縉紳士之有文采者又稍稍播之謡詠歌以當哭爲
超因輯而錄之作而嘆曰甚矣吾公之有似君陳也孝于親矣
又友于弟施于有政而馨香之德在人蓋人君陳之人而行君陳
之政者也頋有周盛時其藩伯之有恵愛于人者于召公則詠
甘棠于卲伯則詠黍雨而君陳獨闕焉豈成王之時王化未作
故不見于十五國風歟抑聖人之教六經互見見于書遂不錄
於詩歟是未可知也今乃以是衣魹當召卲之什則先王之遺
教猶有存焉故足述焉超謹序

募建寧國寺大悲菩薩殿序

大悲菩薩為普門大士變相予瞻所謂散而謂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是也救苦諸難共應其在本經近水月禪師世壽一百五十三歲言人禍福如響明末時太倉周生肆口謗訕夜夢金甲神環而榜之曰汝大禍將至非師莫解而訕之耶生悸而醒五體投地伺師乞哀師曰汝命西門將工塑大悲畫像即解矣是歲大亂鄉兵起處處焚劫人不止生被縛刀加於頸忽一人疾呼至曰是塑大悲菩薩周生也何可殺視之則將工也因思將藝不甚工而師以屬之蓋為生今日矣由是水月名盛倚太倉去歲吳梅村先生在時為道生死事毛髮俱豎因言日今劫運唯誦大悲咒普門品經摩利支天經可以度厄余家給諫公救蒼及學博周子做為予搆說如此余亦時時為人道所以而特未知果有人能持其說否會寧國寺主僧心水欲建大悲殿于寺之隙地而請募序于予予因述其說以告之且謂之曰佛事之興必有因緣應會水月有是言而予即有是願是即因緣應會也我見菩薩現千百億身之一身聚八萬四千手目之全體以救此一方民雖舉恒河沙數大劫小劫乃至無量浩劫皆得以大慈悲力度之豈止一方一劫哉菩薩云我得佛心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我願眾信各各發心置身劫外如是如是而說頌曰眾生貪

愛流浪惡濁根聚如風輪激輪轉失其常薰習相膠結腥臊成暴流無有毛孔隙能着清淨光是時名劫運受諸惡孽根兵戈及災厲刑獄病呻吟沉淪黑海濤無時得解脫布有大慈尊闡修三昧智為理種種身成三十二應十四無畏施妙寂大圓通隨諸所得苦應感立消散如湯潅雪窖陽春大地利又如幽岩中巨炬破陰霾種種諸法力眾生共悲仰諸法具億身遍微微塵界于此一塵中涌現妙蓮花具足諸除相供養不思議如幻二殊勝湛如光琉璃患者得濟拔無患清淨居共證菩提果同登三摩地本願如是足圓滿大悲心

募修龍華寺藏經閣序

明萬歷二十九年神宗顯皇帝奏明肅皇太后懿旨遣太監子
趙永賜藏經七百十八函于大興國慈寺寺有藏經自此如三
十七年遣中書舍人潘雲龍賜帑金一千兩建藏經閣天啓元
年七月十七日落成藏經之有閣自此始迄於今五十載矣迴
念曩時物力豐阜天下昇平中宮崇設象教至於海陬僻邑使
者冠蓋相望頒賜充溢何其盛也距閣成之歲粵二十七年而
爲順治丁亥韜明大和尚駐錫于此里人陸鎰葷從而葺新之
又二十四年爲
今上庚戌歲則韜公示寂已五載大壑師嗣法乳繼揚宗風夏
六月大風雨閣之　建瓴圮壑公謀所以葺治之而以募疏徵
序于予予維佛書之入中國自漢明皇帝始至梁而華林之集
得五千四百卷曰經曰論曰律是名三藏而統謂之律學厥後
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直指人心俾之見性雖不
立文字而弟子錄其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爲今世佛書自
三藏之外凡講說之類皆律學也凡問荅之類皆禪學也韜明
大壑固以禪學提唱天下爲世宗師者也其視三藏當不啻
筌蹄置之而何以尊奉其閣一修之于順治丁亥再修之于今歲
勤勤爲護之若頭目保之若肢體也曰大千一佛也佛一教也
而謂禪者頓教也爲上根人設也所謂律者漸教也爲大衆設
也漁兎既得可廢筌蹄臨淵如林舍筌蹄何恃乎此韜壑兩公
惓惓不得已之苦心皆所以爲佛也今天下太平之日久矣士
大夫生斯世者獲見
兩宮之康壽與
今上之熙洽無異前代矣言念斯閣其當年遺賚之奇經始良
不易易而韜公壑公不已禪律岐視而惟于佛法爲用心是俱
七佛以來不易得者以不易得之勝而興可以成之從相與佽
助而塗塈之以無隳厥成其衣裳服先疇之遺意歟時康熙庚
戌十月

平圃遺稾卷之十二

上海　張宸　青瑚撰

傳

丁遠傳

丁遠者上海人從喬將軍一琦遊予見時年五六十踹跚步行繪花鳥山水人物俱神似築圃西郭蒼魚藝竹其中暇即言喬將軍將軍者亦上海人父懋敬山西左布政使夢韓魏公至其家生一琦故名之曰一琦一琦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食餼好結客凡狗屠賣漿吹簫擊劍之徒工一技者靡不容遠遂爲其客云遠告予曰方將軍壯時大獄起時天下太平吳下諸公子時時會會則遠在焉指天畫地用自豪王世貞之子士驌才而敏屏目之曰此太原公子也已又云今吾屬當六國時誰不割地自王者乃今以諸生來吾手呼盧浮白賭勝即曰勝此者路某郡國狂笑達旦亦終夜有聲客有目攝者上變告之撫某盡繫之錮獄中者五六年士驌等上書願皇帝其略曰臣等皆紈袴子藉祖父蔭又自給海內全盛無間可乘且無左驗實誣臣詔出之時懋敬已驚悸死一琦意不自得遂從戎偕遠直走塞下會熊廷弼爲晉撫廷弼故與懋敬善見一琦奇之歷任鎮江營游擊部高句麗兵萬五千遠是時始識外國表馬緝其制稟而成圖滄咨妻老三娘子者部落雄甚服屬久有二心命使偕欵不得要領一琦間使往先道意老三娘子亦索闕一琦欵曰喬將軍果來即降矣一琦遂請行廷弼喜遣之往立拉廬帳角射射勝角騎騎勝遠時見老三娘子姑媳二人姿首綽然特甚狄將軍命遠　具狀帳中娩麗妖好作欵關狀則名之飲酪肉杭楂弓刀諸器具一如其國中酒半則又設華饌水陸珍味盡中土之奇諭以大義布情欵固已心折之矣遠起見所圖嗎焉抽刀剖去之辟丁遠去曰吾與喬將軍有裏言適言曰將軍真神人也封侯業在此矣吾東師之耳目也彼治兵某島者已十餘年旦晚必發發則吾爲嚮導先期吾陰告予子獨率一軍當前吾從中起大事可定也勉之毋相忘即受撫解所乘善馬贈一琦歸未幾老三娘子諜至一琦夜欵軍門告廷弼曰某夜占天象某星犯某度應某月日東師至矣宜來陣設備不可忽廷弼大笑曰若真妄人哉是何從來者及期警報抑至一如一琦言遂召一琦屬以大事曰若言果信矣非若莫可辦於是劉綎杜松爲大帥兩路出師勢戚不可當一琦請毋屬兩將軍功罪獨當之因率所部高句麗兵孫軍直前破十五塞多所斬獲捷至舉朝呼萬歲東師曰此偏師也銳甚吾抄其後而絕其援何能爲松綎兵一戰盡沒老三娘子諜亦淺殲於軍圍之數十百里前無所應後無所繼將軍遂投崖死矣言已丁遠泣泣已則又言曰師出時群鵲數千繞帳大噪諸家子弟心竊善腫全冀

買級遂首功心害連給以跛馬不能前去將軍死所逐六十里
滷水唯在山海關之外壁立千仞其下稍石如蝟將軍保塞時
登其巔勒銘曰鎮星之精凌空矗立每字圍潤三四尺千里外
咸見之顧謂連曰苟墜此而死乃不知爽若天乎天乎執使其
言遂為左券也其被圍也東兵盡獲杜將軍旗鼓假其裝請合
營合營而被圍登崖望之不見其後直衝數十陣不得出使兄
監相請曰非降即死無可脫者將軍仰天嘆曰安有喬將軍而
生降者乎躍馬投崖而死從死者四十二人丁遠云已又述喬
將軍之為人輕財尚氣多大略童子時愁敬督之嚴夜則戶戶
扃誡門者毋出入公子公子則戶戶啓或屋瓦走遍會諸客由
是喬公子客滿一邑或犬吠以試刃無不立殊者有膂力捷臂
善射身長八尺餘美鬚髯兩目炯炯居恒好袜絡句踐服緩胡
纓出入帶刀劍吾邑戎服自一琦始至今人曰喬公子服云獄
起時愁敬門生為縣令不梏之一琦得乘間跳身夜走謁撫軍
撫軍怒甚將立斃之一琦厲聲曰明公縛某謂有不軌謀而外
人藉藉言以嫌怨故今獄未具而死即明公何以自解撫軍心
惴得不死繫於其郡獄獄中學顏柳書法吾郡董宗伯謂之生
龍活虎作詩宗盛唐人贈短章俱有致世多傳者死之前有斬
級即懸臥所夜爇四大炬視之竟夕目不瞬死後幾年兵科給
事中楊漣上其事贈都督僉事世襲金山衛百戶丁遠以喬將
軍之亡也老於家圖其像請董宗伯為之題咸時伏臈對之嗚
咽竟日遠子棄嗣父業善寫生出其圖以歸一琦之孫世臣
內史氏曰予兄時就外傅與喬氏論遠近傳喬將軍降盡室惶
惶已高句麗拜疏入曰臣國敗兵歸述喬將軍之死甚烈願祠
臣國以勸來者由是喬將軍死節事遂明文臣書曰遊擊將軍
喬一琦死之實錄也夫是役也為
興朝草昧之始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丁遠流連故交亦古人云
自將軍死二十餘年而為
大清遠亦先期死葬於西郭圃中

一郎小傳

嘐城黃蘊生有僕曰一郎年五十餘矣綰一髻如童子不冠亦不婚終其身當明季時蘊生文行蘄然與侯氏父子兄弟互相師友四方之士過侯氏者必過蘊生見一郎必問蘊生亦時舉其所為以為笑樂有噴飯覆酒沾漬衣襟者一時人士風流猶可念也今蘊生死矣一郎亦繼殞思蘊生不得不思一郎思所為猶似與蘊生噴飯覆酒沾漬衣襟時也杜子美之僕哥為子美穿虎豹群汲澗水子美以詩傳之蕭穎士之僕某侍穎士讀書輒喜遭鞭笞不怨死而穎士哭之故穎士傳而其僕亦傳今蘊生足以自傳一郎亦當附蘊生而傳其必傳者理也其或不傳者蘊生名位不大顯著於朝又當丙革之會年遠事湮則傳不傳未可知也予文不足以傳而其人足傳歐陽公曰文視其所載意者予之文其以所載傳乎故卒傳之蘊生尊人究初公業岐黃元旦戒一郎謹識客抵暮告究初曰某氏乞方藥惡其不祥叱之去矣究初曰吾業醫而歲朝來乞吾乃大祥也一郎悟明日客至輒問曰公需藥否嘗舟行有就醫者其人猝死一郎負之還其家居歲餘復有人來舟頗壯大一郎屢猝究初衣耳語曰是人我不任負矣究初至村落主人具雞黍一郎大醉究初扶之行道遇相識曰僕乃煩主人扶乎究初諱言醉曰是兒心疾偶發耳一郎瞪目曰毋為吾主人給我酒力偶不勝然恙也今餉果餌於近村經宿不歸歸詢之曰我附舟耳曰附舟宜速而反遲何也曰藉非吾適夕耶許則尚滯某灣耳蓋載石舟重膠不能前一郎強附載舟人笑其愚援諾索錢而令之篙舟意必不從一郎欣然竟付錢奇空筐其上盡一夜之力篙之至城夏月有持箑者一郎注目不忍去人謂之曰若愛是箑乎須受笞五乃可得一郎欣然受笞笞至四蹶然起曰自痛矣竟去亦不索箑每市物必私一錢歸即以告其家曰我得一錢矣積數十錢輒與丐者或為黠者誘去故終其身無一錢嘗至縣庭值比較鄉人之黠者以二百文寄一郎曰若為我代應一郎許付隸人以去頃之索行杖錢一郎即以二百文付之及唱名領杖十竟不得一文人尤之曰我無此二百文必杖死矣終不怨尤蘊生嘗欲為一郎娶一郎堅不允問其故曰死時定哭我良哭非良娶也其愚騃可笑多若此蘊生亦善視之喜與人告說其所不語與語而遺忘者尚不可一二數也蘊生名淳耀崇禎癸未進士官中書舍人生平一介不苟取與讀書探本原湛於經術理學著陶菴集若干卷行世其始生夢人授一帖曰異苛生員黃金耀故始名金耀云城破時偕兩弟爭先赴城樓自縊死不一年一郎亦死兩弟一名某一名某邑諸生侯氏者豫瞻先生峒曾雍瞻先生岐曾亦闔門死僅有存者侯氏世適顯好行其德里中人愛重之子弟林立

皆以猛生為師猶書外無他務也兩家既破敗文知亦零落殆盡莫之存省至僕報其主相告訐以傾其後人殆成俗為哆之人何質厚今大異吾於是知天地醇撲之氣至此而盡而終於一郎故傳之

范文肅公傳代

公諱文程字現斗號煇嶽盛京奉天人故遼東瀋陽衛也曾祖鏓明正德進士嘉靖中累官兵部尚書以伉直去位而其先則由江西之樂平坐事謫瀋陽家於撫順堡太宗文正公仲子忠宣公裔云公幼穎敏稍長沉毅多大略猶書有妙悟善屬文年十八補秀才

皇清天命三年

太祖高皇帝首定撫順得公偉其貌詢知家世

太祖喜顧謂諸王公曰此名臣孫也其善遇之後六師于遼皆扈從

太宗文皇帝踐阼察公忠純堪大用遂由章京簡置帷幄天聰三年扈蹕入薊門下遵化公督偏師諭降潘家口馬蘭峪三屯營馬欄關大安堡五城時明經略袁崇煥將重兵特我公進密策縱反間去崇煥我師坦然別部在大安堡者明師環逼之公用大器擊敵解其圍

太宗文皇帝自將臨永平公留守遵化明師攻之甚銳我前鋒士稍困公突圍力戰拔之而歸不失一人師還策勳授三等阿達哈哈番四年初置內祕書弘文國史三院拜公內祕書院大学士領機密每入對率漏下數十始出出而旋復奉召以為常七月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航海來歸

命公從王師迎護之公宣
上恩信備至有德等遂堅心歸我已而下旅順取平島征朝鮮
收服蒙古實左右焉八旗初設都統廷臣首推公
太宗曰吾方倚為心膂都統特治一軍爾其更舉一人崇德改
元公建議設科取士儲任使遂
命知貢舉得人甚盛先後多奮庸者
太宗以公夙亮忠貞倚任特至凡軍國鉅議奏上必
問曰范章京知否或有未當即云何不與范章京議之廷臣奏
曰范亦云然即
俞行嘗以病請休沐庶務有難決者
命俟范某出乃定國家招徠諸國制勅皆公視草悉中機宜
太宗初猶省覽後乃不復審視曰卿自無謬也其孚協
宸衷如此歲甲申
世祖章皇帝御極公益篤棐矢報期集大勳先啓親王曰明國
四面受敵其君與臣安能相保勢必淪胥此上天眷佑俾我國
家誕膺景福之秋也請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進取之日宜
嚴飭六軍秋毫無犯百姓思得
真主自然熙熙而向順矣已而闖寇覆明都公方以病詣蓋州之
湯泉聞報輒強起促歸而驛召踵至遂馳詣盛京奏曰狂寇塗
炭中原人神積憤此必討之賊我師上下同心聲罪致罰仗義

而動何功不成然好生天地之大德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自古未有嗜殺而王天下者朝廷宜其言六師大舉申嚴紀律妄
殺者罪無赦時公病未瘳力馳行與大軍合四月入山海關闖
寇披靡敗走天兵長驅而西民多竄匿公承
命草檄宣諭言天兵之來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復其官民來
歸復其業師律惟嚴草木無所犯爾等各安堵如故檄下民大
悅壺漿迎者恐後
世祖章皇帝應天順人定鼎燕京公首決策為時寇亂之餘宮
闕灰燼人民離散百度皆廢公建策撫才遺集故典舉廢官徵
求隱逸稽考文獻明季賦額頻加冊無定額又多焚燬公以為
二經請正供悉依萬曆時額視崇禎時省什之三以蘇民困於是
畿甸悉寧燕民大悅時中原未靖撻伐四出政無鴻纖悉屬綜
理公晝夜立闕下丞觀兼聽裁劃如流凡所指注綱舉目張
詔褒其忠勤授三等阿達哈哈番尋加一等乙酉再加一等江
浙既定公言治天下貴得民心士為秀民宜廣其途以蒐之乙
酉丙戌通籍者皆江北子弟請於丙戌丁亥再行鄉會試以羅
天下人才
詔允行
世祖皇帝躬親大政授公一等精奇尼哈番世襲階至光祿大
夫於時軍興旁午饋餉捐繼則兵困公率同列上言曰頃者直

省奏土地荒蕪賦稅缺額多至四百餘萬賦缺則餉缺餉缺則
兵困籌畫何先首元季喪亂人亡地荒明初力行軍屯明祖嘗
言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今楚豫齊秦迄及江西江北久罹
兵燹荒逃無異明初宜仿而行之其法有四設屯官給牛種勸
積儲議轉輸而其要則在嚴考課信賞罰行之三年兵餉可足
流亡可歸山荒可倫一舉而三得矣
世祖可其奏命諸王大臣會議舉行壬辰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勅公為總裁官以事
太宗久恭豫勿也公勤恪在公時自恙猶力疾入直
世祖召至位育宮商確政事出
賜茶於中和殿諭曰朕倚卿共致太平卿夙夜盡瘁得毋已勞
繼自今自審勞倦即稍偃息勿復勉強趨直致感疾疾卿體安
善朕斯倚毗有賴公頓首恭謝甲午晉少保兼太子太保官如
故時病腹痢不能朝上表謝其言滿洲無告老例而臣衰病交攻
政府非優游地願乞骸骨以避賢路辭懇至
世祖覽公表遲回久之乃
詔晉公太傅兼太子太師予告調攝公既家居
世祖眷念勳舊嘗親御權衡和藥餌以賜丁酉遣畫師就第圖
其像二一藏內府一賜公家壬寅
今上皇帝康熙改元行祭告禮

特命公致祭昭陵以其世臣故公感恩逞往哭
陵下失聲自解組歸即闔門養重關東卑為別業倘徉其間訓
課子弟延師購書講討經史閒觀騎射躬張弛不可偏廢期以
學業報國雖家居一飯不忘
君恩嘗當餐閒軍國大計輒停匕深念或問之曰國家休戚所
在安忍漠然後居政府者時造詣折衷公語之曰治安之本首
在得人惟培養人材保薦善類為第一義得一賢遠勝理百度
也識者謂得相臣體生平器宇淵穆喜怒不形於色雅好讀書
每引儒生陳說古今恒夜分忘寢獨不喜佛老故門鮮襍賓居
顯位數十年囊無長物好拯急難族姓以兵火離析隷他人下
者悉捐貲贖歸教家謹肅長次子已貴每從公對客輒侍立客
為跗踏公止之吉凶之禮一以朱文公為法族子孫外官者時
訓飭勉為循良吏或不率歸輒懲以夏楚甚者絕不許見云其
歷事
累朝優寵如一皆呼官而不名
賜眷御用服物不勝紀體領碩衣冠皆
特製以賜純孝之謚格于
帝心嘗侍
太宗文皇帝膳賜殊方珍味公以父未獲嘗遂巡不下箸
帝識其意徹而馳賜焉立朝保護人士不遺餘力而全軍命不

少
天聰間蒙古軍士有降而復叛者追捕至
太宗怒將悉僇之力言宜誅渠魁釋從逆
帝如公言貸死者五百人皆情願叩天懽呼
聖恩不置
帝聞遂命公專將之也丙午秋公病呼諸子孫謂曰某老不獲
一死報
列聖爾曹當體我未竟之意矢竭忠誠勉力官方言不及私卒
年七十遺表訃聞
上震悼御製祭文遣禮部侍郎黃機
諭祭賜塋順天府懷柔縣紅螺山之陽
御製碑文勒工部立石於隧首
賜謚文肅子六人長達禮鑲黃旗都統前總督倉場戶部右侍
郎次承謨總督福建軍務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貞次承勳次承　次承烈並仕於朝
次承祚廕生未仕

范忠貞公傳 代

公諱承謨字覲公太傅文肅公仲子也少沉毅英穎期抱偉峙
以忠介稱年十七充侍衛趨蹌
禁闥勤不廢書順治八年辛卯
詔許入旗戊子弟應制科公遂以戴記登賢書明年成進士
改庶吉士讀書翰林院稱間日入侍
世祖章皇帝嘗詢公家世公具奏聞喜曰是翰林某子耶歎賞
者久之甲午
詔免扈從俾專意肄業公益力與壙試輒高等授弘文院編修
乙未
特擢秘書院侍講學士辛丑陞國史院學士
今上康熙六年丁未教習庶吉士戊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浙江公居
禁近久謹默自持留心經濟於民生吏治若指掌不尚解說以
故人罕知者恂恂若儒生而遇事有守嚴氣正性凜不可奪
上既親大政思得廉貞以風天下首擢用公公亦狄然以匡濟
為己任及至浙戒部員絕苞苴禁私揭公移呈牒積日不批答
屬吏莫能測居月餘一日而下判牒情形輕重机宜咸悉中條
吏相顧驚服故事制撫揆事三月後得劾奏不法吏及期兩司
以請曰姑緩之未幾兩司鹿懲期後同請且列狀上白哂曰是

欲吾含財振而問狐狸耶還之翌日忽拜疏一時墨吏皆列句
簡中條吏怵息浙故多巨猾假托旗旅嚇富百端貧民稱貸者
率以旬為月子大於母不究償則舉室并為奴又通逃滋蔓困
於僕匠者累累公悉奏請禁絶飭撫蘇之侵墳墓者單守關卒
之私税疏果鮭菜者杭俗佞佛好游湖舫僧寮往往少長襍沓
以為常為之勸禁移易瀕海民多黠悍倚私鹽自活公以為不
禁則廢法禁之若輦或扶而走險于是擇山谷州邑商舶所不
及者許其擔負往鬻名曰窮漢鹽疲癃老稺胥得其利浙東諸
郡田多磽确不任犁鋤或斥鹵不可以粒正供多逋拜疏請蠲
朝命履畝覈實公單騎按行山陬海澨罔不躬歷所至山農獻
脫粟飯削瓜分菜悉慰而咲之民隱悉達疏入
報可辛亥歲大祲民無食公顧天為大自罪捐粟設糜請帑金
八百乞糴吳楚之于是米艘銜尾而至下令平糶民以不飢嘉湖
水災尤甚請改折漕米二十二萬四千餘石冬大雨雪仍請緩
征俟明年豐熟湖州歲例辦南北絲十一萬金有奇南解江寧
北解戶部運費不貲請悉交杭州織造局寬民力嘉湖歲輸白
粮六萬六千餘石
玉石所需念災民無力請三年帶徵少緩須臾皆
俞行公感激
異數竭心撫綏寢食俱廢風疾大作疏請罷

溫諭九之浙人輟耕罷市號泣請留排制府閩幾仆制府以聞
上為感動溫旨勉令力疾視事壬子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軍務賜解
不允請陛
見九之瀕北發浙民送者亘廿餘里擁舟不得解維有替者百
輩長號舟前曰小人心感公德恨不能睹公貌願得進抱公足
摩公衣以釋此憾公矜而許焉所至民扶老攜幼擁拜如前十
日行百里始得放舟而北抵都入覲
上慰問備至公頓首謝且力引疾
上曰卿氣喘語艱其善休息既出遣御醫就第診視並
賜上方藥餌久之病稍可
命馳往赴任先是靖藩耿精忠請撤師
詔遣侍郎陳一炳為諭行精忠自襲父爵驕奢多不法陰通吳
逆三桂行猶豫公深憂之未幾三桂反
詔止靖藩勿撤分其部下兩鎮兵聽總督調度精忠不自安益
陰約三桂逆謀滋甚公愈憂之欲出巡海徼赴漳泉閱鎮兵遙
制之精忠覺公意力阻其行公自計麾下士僅三千人皆背與
精忠部曲庶不足恃乃密檄諸道將以謁新制府為名各率健
兒至浙逆謀未及行康熙十三年春三月望　耿精忠反佯
言海寇且至邀公議事左右請衷甲從公曰無庸衆寡不敵乃

按粵徐行至牙門見眾已鋒屯矣巡撫都御史劉秉政偕公入
精忠改裝服踞高座蓋濕不多語但云剪髮辮更衣冠公抗直
前叱曰爾世受
國恩倫落維言貌如是爾反耶精忠愧且怒令亟收捕公大罵
不已精忠欲加害其党有止之者精忠意解乃拘之監室公水
漿不入口醜詆痛罵激使加害精忠不之怨饋食及豈公揮斥
去閱八晝夜舌敝唇裂齦肉皆腐罵聲始微身被銀鐺動不移
咫閱十日神氣反旺自度不能死稍進杯水精忠輒遣何內峻
堵吞棘遣偽都統劉秉政來說降公佯令之密語秉政輒近座
公奮力齕之秉政踉蹌去在幽繫者凡七百餘日日冠
賜冠衣辭母時衣衿暑時涼蒸如膩蓬垢支離虱蟣蚊蚋揹嘬
不堪冬深夜永霜飈海氣侵砭肌骨卒堅忍之罵詈之餘間作
詩文無毫楮乃燒桴存灰畫壁上得詩四十首文則自敘生平
大概云在禁日久每月朔望奉時憲歷書一冊被械西北向闕
拜跪次遙拜母闈閱中義士望大兵入閩擁公內應稍謀泄防
者益勵丙辰秋八月王師度仙霞嶺精忠降飾詞布允死虞公
白其實於九月十六日夜遣党行賊害公方側臥聞變起微笑
曰今日方畢某志索
賜冠賊黨呂八者奪而擲諸地復殺之公怒以械索摔其頭幾
斃乃披衣露頂遙望

闕九叩首曰罪臣奉職無狀死遲矣遂遇害時年四十有初
精忠以三十二人守公許爲若閩泰興人與守仗義重公恒陰
左右之凡作片楮隻字志爲收藏所遺髮爪皆以付爲精忠既
害公令賊黨舁公尸焚桑山麓中爲孫匡山嶺門侯焚畢夜分
行亂石宿莽中覓得燼骸藏於家明年爲從軍滇海私念公遺
骸未返忠魂安依乃進伍歸負骸潛北行紆折萬里達京師以
髮爪并所作武夷子歌爲左證公弟承勳子時崇以聞
上震悼遣內大臣佟國維等三人御前侍衛二十人哭臨其喪
賜酒若爲奠女戍精忠伏誅
詔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曰忠貞遣禮部左侍郎楊正中
諭祭二壇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癸亥
上親洒宸翰製碑文勒諸隧首仍以真本
賜其家世寶爲公世臣象初在內院
上稔公家世深加倚重嘗病假調理
上問何久不見范某大學士以病乞假病痊仍補原官對
上領之人以語公公感
恩矢報曰臣身不致當爲國致及撫浙陛辭
上曰浙江東南重地國計民生今委卿矣幸善爲之將赴閩
上曰海氛未靖閩疆困苦已極繁劇爲天下最故特倚任
賜御衣帽上廐良驥鞍轡異常數

命近侍傳諭云衣帽皆朕素御卿服之如視朕也公感謝而出
及盡節
上聞軫悼彌日諭公子弟曰賊逮我柱石臣獲醜之日當雪此
恨歸慰乃母勿已慟始終荷
上眷如此而公捐生殉義亦須刻不忘君父云生平孝友性成
順治初父一文肅公居政府聞一歸家趨侍不刻離後文肅公病
公侍湯藥匝月不就寢倦極據几假寐而已為文卜葬地至紅
螺山得吉兆甚喜及數審視不得穴公乃默禱寺佛望日拋石
即落處極之遂得觀者嘆異事母兩太君定省必以時紙客履
滿戶外或公私紛遝及時必至事伯兄都統公甚謹不列坐有
問必起都統公鎮廣州久且病公憂形于色謀為乞休致輒酸
楚詢人友愛諸弟衣佩玩好相其所欲不難割愛諸弟向學所
延皆名師為闢館舍豐朕餼稽課甚嚴擇友惟慎滿漢過從日
盈座上必許者必屬端人性無嗜好居第十年不增一椽惟好
購古今遺書分部標識積至萬餘卷號曰古友年少壯時常獨
宿其一室顏曰吾廬衾枕朴素若寒畯然服官廿餘載囊無長
物親故有乞恤者不充應則怨如調飢累蒙
朝寵所賜莊產甚夥有所入輒移恭散盡所親嘗微諷曰古人
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公廉於取矣顧獨嗇與公笑應曰某學得
半邊古人耳文肅公三主禮闈天下皆學使者往往多門下士

有欲登童子科者請一札謂之曰童科有額富者得貧者不失
手譬而遣之江右有遠族某偽為公書謁縣令令疑其偽未問
使者索吝公詰之曰不偽其善遇之左右皆不懌公曉之曰若
非大有奸也一不應則立斃矣衆始服其厚公廉節為海內推
服而忠一義尤足感人閩變幕客使士五十三人皆不降逆拷掠
甚酷皆不屈死部曲張福建者聞公被執上馬大呼雙鋒亂下
殺賊數十人力竭死之公既拘各室賊偽散騎郎嘛呢者蒙古
人也為居守見公志節不屈嘖嘖曰真男子乘閒耳語云可稍
忍得閒當有以報否則同死斗同儕竊知之奔告精忠輒呼訊
嘛呢知語洩大言曰范公忠臣汝逆賊願與忠臣同死不與逆
賊同生精忠寸磔之公至性感孚類如此生平靖書能強記所
為詩文多奇闢處與至發忠孝語則令人可解者作各體俱工
每成一篇示同志已則碎之所餘不過數十篇公子時崇奮而
輯之合為疏若干卷曰螺山文集以太傅文肅公
賜瑩在紅螺山公嘗以自號云

碑文

曹氏世代義渡碑記

渡占爲以義名曰別於利也利則爭義則不爭而何以必稱世
代曰此曹氏子孫之志也曹氏之先嘗爲渡矣隆萬之間吳淞
江大通曹氏祖父不告於衆不求助於人造舟以濟卬須爲則
人稱之爲曹家渡江漸湮人苦涉則復爲橋繼易以石人稱之
爲曹家橋行者顧戀則復爲庵人稱之爲曹家菴嗟乎吾於是
見風俗之良民氣之朴茂不矜不炫相率而忘其故義之名不
立也今江復通矣
朝廷費無限金錢憲長邦尹費無窮心力以濟於有衆以澤於
萬年於是曹氏之子孫復願爲渡非曹氏之子孫亦願爲渡曹
氏之子孫曰吾高曾祖父之志也亦義在不敢不承非曹氏之
子孫曰是子孫之計也利在不可不爭曹之子孫恚之來告予
曰自祖父以來苟濟于衆義之名不敢居也何况於利今欽於
圖欽於村鎮者比屋而至或錢刀爲未粟爲田土爲無不有而
皆以曹爲名我將別之爲義渡以明其非利其可乎予應之曰
義與利相背而其界甚微入於利則出於義矣予勉其不及可
也且夫奪人之利以自利奪人之祖父以與其子孫天道所不
容智者不爲也苟無利焉而徒得爭之名愚者亦不爲也予爲
義而他人以義始以利終則行道之人不直之矣予又何尤曰
是不然假爲利而以曹爲名吾則不甘况我先畸也高曾祖父
不可以假人故必於是假則東西南北無施而不可舍是爲將
無義乎於是以告道憲韓公公大以爲然行縣勒石既鎸原行
于碑復來請予曰始渡之高曾與瞻渡之宗人姓名田畝不可
没也非吾宗者不以入明吾之不欺也請爲文以刻於碑之陰
予應之曰不欺之時義大矣哉遂爲之書

廣東總督梁公德政碑文代

天下扼塞之重北九邊南兩粵設兩制府控扼其地左鞭右箠
冀衛中原而制府得人則南地安而天下俱安苟非其人則將
竭天下之財力介夫事之且不足而況乎其地之狄梁只懷孔
邇也我少司馬大中丞盧公之督吾粵也纔期年每家郵至京
邸輒述公治狀覼縷甚悉于嘆曰制府之得人非止吾粵之幸
而先自吾粵被之孔子曰近者悅志曰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
政公真其人矣然而公之所處則有極難者往者一制府兼制
兩粵縱一手今新令分為二奸民悍卒稍失意即鋌險去此
為道逃彼即為淵藪則偽敵難制府兼治軍民其任專故其權
重自撫鎮而下處無不稟承恐後者今粵自靖藩移閩後並建
兩將軍勢相與埒即同心撫卹而往來咨詢動多牽制脫有齟
齬且隨事棘手則調劑難粵民以海為命自海禁外往往指商
船之利以急公而自瞻近以瘡孽未靖
朝廷為堅壁清野計一切禁絕又自藩將軍新舊五代行責舟
舡夫役芻糧之費以數百萬計咸取給於民民無什一之入而
有倍蓰之出則征繕難遷海之民荷
九重德意令督撫臣加意綏輯既無甌脫閒田可以集此哀鴻
又不能奪世守之產生聚流遺則安集難乃自公為政而嚮之
所謂易者公固樂為其易即今所謂難者公又不辭其難蓋力
愈艱則心愈苦而德威于惠亦且獨至粵民何幸而得此於公
予何幸而得代粵民之後沾溉沐浴其下哉夫道路者一方之
血脉也粵故號水國舟楫所通其旁皆層巒疊嶂萑苻易於伏
匿每估客行販椎埋客伺隙剽掠去時時見告公鑿之山麓通
道千百里十里一塘塘設候卒於是介馬者可以星馳而揚颿
者得以安枕矣又粵中差舡之苦重困里民公倡率捐貲鳩造
官艘于是一勞永逸甦民力半矣盜賊者民之仇讐也根株未
盡漸成燎原公嚴飭將吏力行保甲苟廉得主名搜勦不遺餘
力於是良莠既分盜竊靖而民安耕鑿矣奸民衙蠹者地方之
螟螣也公嚴法痛懲之諸凡煬灶為奸者投網跳穽者興滅刁
訟者假兇年以魚肉村市者公嚴搜其黨而務絕其飽於是市
無虎而庭無鼠矣糧糗器甲者三軍之命脉也公按時調給俾
濟飽騰入捐貲製械諸如倉市之重鎧制庫之利及以至蹶張
之弩胄革之矢無不備極堅緻於是戎伍之間如光弼壁壘旌
旗改色矣凡此皆公朞月之內所為不辭難易事事釐舉者也
至如均徭役禁雜派首晴錢絕羨餘杜苞苴苟有裨于民者無
不惟力是視昨者家仲治進甞為安輯遷民條議四則上之公
公報可力行以是知公若谷之懷雖以書生末議猶能含弘兼
茹之而況其進此者乎公真不可及矣歲某月之吉粵之鄉三
老無以頌公謀鐫公德政於閱江樓之址而徵詞於予予應之

曰公之澤且將必世百年而寧止是也且公嘗開制府於宣大
矣又嘗爲學士爲少宗伯爲天官少宰矣以名公巨儒爲
天子柱石臣方且以一身繫中外之寄而寧止於南北扼塞之
兩重地又寧止於天陲之一粵其在於粵所謂駕輕就熟者也
粵之被澤最後而實且最遠方當必世百年被之者也異日者
公政成之暇登閱江樓檻流連觴詠嘆前此之綢繆盡瘁而今
日之田疇子弟在在可樂也則且以此樓爲召公之棠芾焉然
則諸父老以自砥爲碑者正以其口爲碑也夫

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二級
謚文端杜公神道碑文 代張未存先生
稽古郅隆之代必得夙夜弼亮之臣相與協贊太平明良合德
以垂耀千秋我
皇清適新景命多士蔚興一時從龍碩彥振鷺鵷儒踐
紫閣而附青雲者又稽炳然而其端重老成倚承委任以博大
啓
上意以忠慎得
主知膺
兩朝之崇寵崇庶冢之師表讜言至計日進
黼座而人不知濊澤德恩傳流寰海而世不覺天下熙熙然游
堯舜之宇而忘乎其爲調元贊化者則文端杜公其最已某以
晚進曩從館閣後望公儀度欽其如山而如河讀公奏章欽爲
作霖而作楫及承之
綸扉公久已致政家居未幾而公遽捐館舍騎箕之感惻愴何
已會公之子員外郎恭俊等將奉公窀穸具行狀屬某隧首一
言嗚呼某嚮往公也久矣悼元臣之殂謝追黃髮之謨猷斯夙
志也而焉敢以不文辭謹按公姓杜氏望出京兆世居鎮江府
金壇縣明初諱敬者以昭信校尉從封於燕用靖難功授涿城
所千户世襲遂爲通州寶坻縣人公生有異兆長而俊偉脩眉

廣顙聲如洪鍾少時攻苦力學志在其大不屑屑經生言登明
崇禎癸未進士未授職恭遇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訪求遺彥順治二年用薦舉補授中書
科中書舍人尋考選兵科給事中轉吏科都給事中公感激
恩遇知無不言以爲
帝王致治必由經術首請舉行經筵日講擇廷臣經明行脩者
爲講官以裨益
聖治時天下初定弓矢未櫜議者方競武功而公獨舉
聖學爲言我
世祖皇帝欽明文思度越千古十八年禮明樂備之治公肇其
端又請頒蠲荒之數使胥吏無容奸宄畢露之真使小民知所
倫又請常朝之外於朔望行大朝之禮使羣臣得陛見陳所欲
言如進見稀闊恐上下之情不通且非臣子尊
王義也疏上
世祖皇帝深器公內陞太常寺少卿用大臣薦超擢工部右侍
郎轉兵部左侍郎鐵騎水奔
詔賑濟大名至則殫心區畫問疾苦恤煢獨贍民之無饘賣子
者全活以億萬計還報稱
旨遷吏部左侍郎丁父憂歸以任兵部時逃案公誤鐫秩一級
服闋補太僕寺卿轉大理寺卿刑部左侍郎尋加太子少保晉

刑部尚書公以爲獄者萬民之命獄吏刻覈明允之謂何致冤
獄辟矣書有未當者輒屏不受即當矣猶反覆詳慎爲求可生
之路得之則退而喜否則歸邸或不食也及條奏時恒引輕比
上請
世祖皇帝察公平恕往往得赦可天下以不冤稱而公則曰某
任都官安能自必無過但見得一分盡一分職守耳虛心斯敎
如此而
世祖皇帝亦駸駸乎大用公矣我
皇上踐祚御極以公
先帝舊臣歷顯聲績乃調公戶部尚書先是錢糧分屬各部寺
條緒紛環吏緣而蠹蝕其間公稔其弊奏請総歸戶部以正度
支凡出入羸縮瞭如指掌吏但坐曹治文書而已無可侵牟者
課以最聞尋
詔加太子太保轉吏部尚書銓政澄肅康熙八年四月
特旨拜公內國史院大學士兼戶部尚書預機務于時
天子躬親大政庶績咸熙四海又安追唐虞三代之隆而公亦
一意公忠恪遵成憲端默慎重佐
聖明宣德化以惠元元
上多公耆碩識政體倚任有加乾清宮成擇日
臨御欽天監奏言吉神在某方不宜從中門入公當次對言

臨御之始臣庶觀瞻且
帝至所在即爲吉願無如臣言
上然公對於是備法駕鳴和鸞由中門入御新宮羣臣三拜九
叩首賀而
賜公綵幣六端璽官制改內三院復爲內閣授公保和殿大學
士兼禮部尚書加一級嗣後國家典禮頻行凡纂修冊立相度
諸大事命以屬公慈恪安詳禮無不舉公素秉謙冲先因京察
時自陳求罷
溫旨慰留至丁巳年六十有七矣引年求去位益力
上雅知公意輒褒諭不允益居位者又五年遇疾不視事浹逆
湯平
上思加惠四海議頒恩赦以公臥病不與議
特命滿漢近臣持詔款扣第問所增益公頓首言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纖悉俱備臣愚更何所贊議代奏後翌日
詔乃下二十二年正月
賜羣臣昇平宴
上念公在告特徹御席上尊就第賜公手詔慰問特恩蓋曠見
云公矢心報
國夙夜孜孜然病久不愈復疏請乞休辭旨哀懇
上不得已乃許公致仕
特御製詩一首以寵其行
又賜御書及圖章特冊遣行人護送許所經過馳驛是日及門
故舊祖道廣渠門外動經數百人攀留再四握手流涕久之乃
得行公既旋里而
太宗文皇帝實錄告成
賜公銀幣鞍馬晉太子太師二十六年十二月
太皇太后升遐星馳哭臨
上以公老且病不仕拜起命掌院學士張公英扶掖之
天語慰勞徹御茗錫文綺以昭寵眷乃辭歸公向患疾症至三
十年夏疾復作病革口占遺表謝
兩朝知遇恩卒於里第有司以聞
天子爲之震悼特賜祭葬加等爲二壇飭所司治塋兆謚曰文
端其年冬十二月干支葬公梁城所之東原今相國宛平王公
爲誌其墓某竊從公文孝梗概以展豐碑迹公在政府十有四
年泰與密勿克襄底定爲政務持大體培護元氣如恐不及雅
不欲恩自己出凡有奏請退而削藁雖子弟鮮知者初任司諫
封事數十上言言剴切得諍臣體先後居都官四年平折庶獄
時體欽恤爲心至秒計部正家宰總秩宗咸各舉其職旬纂修
太祖
太宗聖訓

太宗文皇帝實錄
世祖章皇帝實錄並充總裁官綜公生平奉
詔遣賑者一清理刑獄者再主鄉試者一 主文武會試者二脩
畫一品級考者一
御試殿試讀卷者五持節充册立
中宮副使者一恭點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神主者二相視山陵者一
文廟行禮者三測驗麻法者一自
御書卷軸至大書清慎勤格物外 如圓龍服黑狐貂裘寶鞍良
細文錦絲帶及侍燕
賜席嘉魚蓮藕之頒不可勝計
主臣相得恩寵始終殆未有如公之盛者性汲引善類為國樹
人而偏黨盡絕居內閣時
上嘗問廷臣誰堪大用者公疏其名以對後相次擢用率稱於
職
上以公為知人其典浙鄉試也得相國黃文僖公典甲辰會試
也得沈珩等與癸丑會試也得韓菼等文風丕振為人慈和
謙慎恂恂寡言及臨事決疑則毅然不可奪其至性過人當賑
濟大名歸途聞封公訃音以不及視含殮哀慟幾絕 友愛諸昆
弟田宅錄廕皆推與無靳今仕廬州太守君名立本者公異母
弟也家居課子弟讀書立身行己而不令與寒畯爭功名手不
釋卷所作詩古文皆自成一家公大節如此詩云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易象云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公庶幾以之然則承
恩仕重要非無本而豈僅以纔仕倖榮遇也哉公諱 字純
一號脩歷官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晉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
煕禮部尚書加二級享年八十有一曾祖 祖 父 祖妣
氏繼 氏妣 氏繼 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元配 氏誥贈
一品夫人後夫人 氏今尚在子四 候補員外郎次 例監
生其所出所娶並公女二所適詳誌銘不再見舉其大者系以
詩曰
飛龍在天儀鳳在廷穆穆文端庶寀式矜自奉徵書秉時則見
夕拜瑣闈朝趨清殿耳目之司惟公自寄謇諤匪難謨猷允貴
欽恤之訓惟公實承好生既洽弼教斯宏遂長度支九府咸理
遂晉統均八坊具舉勤深敬歷迺正魁台尹維調爲說實和梅
帝有恩綸爰宣其德燮理不尸運旋無迹
帝有典禮爰集其成編摩石室著作金滕游戲岩廊幾五十載
寅畏小心寤寐無斁便蕃珍錫精鏐寶馬紫檢頻頒黃麻疊寫
寵榮驕至恬退彌堅偕循致政並亟引年

皇鑒共誠遅佪乃許
覩洒詩篇以崇餞祖護行馳驛焜燿維來都人嘆羨黃耇休光
侵我宗臣允惟
聖主遠紹明良近思霖雨孝恭刑寿宜享期頤胡然不慭壞折
峰頹
軒帝垂衣追懐天老哀誄載馳邑國肆好秩宗論定易名孔嘉
勅營堂斧東潞之涯窀窆松楸熈峣兆域安宅于兹慶衍嗣續
景福今聞無之不朽以孝以忠旬天俾寿孝而事父忠而對
君庋表公志敬勒鴻文

祭文
長平公主誄
長平公主者明崇禎皇帝女周皇后產也甲申之歲淑齡一十
有五皇帝命掌禮之官妙選良家議將降主時有太僕公子都
尉周君名世顯者將築平陽以館之開沁水以宅之貳室天家
行有日矣夫何蛾賊鴟張逆臣不戒天子志殉宗社國母婚嬪
慷慨死爲公主時在稚齡御劍親揮傷頰斷腕顏然玉折賁矣
蘭摧賊以貴主既殞挍屍國戚覆以錦茵載歸椒里越五宵旦
死時復生泉途已宮龍髯脫而劍遠蘭薰罷殿蕙性折而神枯
順治二年上書
今皇帝九死臣妾呴嗾高天兒緇空王庶申罔極
上不許
詔求元配命吾周君故劍是合土田邸第金錢牛車
錫予有加稱倫物焉嗟夫乘鵾扇引定情於改朔之朝金犢車
來降禮於故侯之第人非鶴帝慨紫玉之重生鏡異鸞臺肴梁
昌之再合金枝秀發玉質含章建德曜于
皇家逞桓君於帝女然而心戀宮闈神傷輦路重雲毕陌何心
金椅之門飛霜殺林豈意玉簫之館弱不勝悲溘焉薨逝當扶
桑上仙之日距猥李下嫁之年星燧初周芳華未歇嗚呼悲哉
都尉君悼去鳳之不留嗟沉珠之在殯銀臺竊藥想奔月以何

年金殿煎香忍返魂而無術越明年三月之吉葬于彰義門之
賜莊禮也小臣辰濤游京華式覯京兆雖阡誰彼拓館祁連象
冢祇叩松關儆傷迦于子荊郎香室設代悼亡於潘令遺掛猶
存敢再拜爲之誄云

祭嵌明和尚文

佛涅盤後佛燈不息爲有息者傳大弟子以諸妙法涌現十方
各各開遮不離權實如大月輪照耀虛空江湖盆沼各有一月
亦不虧減見月全身所以佛孫即名佛身何名佛身以不壞故
雖有寂滅法輪常轉何名佛身以廣大故盡諸有情喜悅信奉
何名佛身以擁護故遍佛淨土葺理廢壞何名佛身以不染故
戒行堅潔不入五濁何名佛身以濟度故衆生愚闇悲憫開導
何名佛身以慈庇故肯爲常住持鉢乞食所以一鉢自釋迦來
常在世間所以一拂自釋迦來常在世間乃至袈裟單持臥具
自釋迦來常在世間發大弘願一切總持實無所持千佛一佛
惟嵌大師亦復如是自無始來過恒河沙一沙塵中有一世界
即有一師端嚴靜好自無始來億千萬劫一剎那間具有一句
即有一師端嚴靜好是龍華剎亦復如是于塵劫中有一臨濟
復生一塵是名龍華開大蓮邦具大寶筏以師因緣各各歡喜
復有一師受師白拂開大蓮邦具大寶筏爲師演說各各歡喜
遂於塵中常現一師既各有師師於何有撒手拈花總無住着
旹何以來不名師來放大佛光爲衆生故師何以去不名師去
收大佛光爲衆生故是諸因緣不可諦說我有說者爲傳佛燈
燈燈相續無盡無已白佛作禮當如是觀

祭李服叔文

悲離惜別厥有恒情況于哭死聲淚俱并有盡者千不朽者名
秋風腸兮嗟此晦明於惟吾叔宗門祭酒績學砥行賢悲文口
騰踔名場亞揚左肘爵爵盛年門封五柳盛年維何風雅翩翩
世方徵逐而叔澹然世趨聲利而叔蕭然門閥清華亦何有焉
某時童稚遨遊庠從與居與稽南頌洛頌賞我敝帚前執可踵
困於飢寒敗絮自擁自餘離判陵谷遷移某如代馬叔也南枝
奄忽廿年匹騾而馳鞄繫金門紫朵繫恩今年麻墨草草歸里
仲弟迎我吳閶之汜問叔起居長病未起予曰嗟乎維摩老矣
顧仲多才允稱家督外持門戶內省脉將茹藥含茶伏客絲服
迎養孤廬有池有竹況以其餘及吾宗人南北二阮藉理紛紛
某在苫次扶病呻吟肩朋部署惟仲之能逆乎長夏累足衡淚
悕其不至屢以書招益惟叔故慰此弃寒來何長逝雪涕號咷
聞訃往唁述叔彌留高談兩夜明月涼秋來晨幽澈神爽優游
易簀之際花謝水流且此宿根彭殤等視撒手徜徉蟬脫穢滓
隱德可風有年有子三鳳聯翩何斷金紫吾家長物牙籤縹帙
貽厥孫謀僅有清白以叔處此如縛禪律澈是後昆素風足述
以某不肖勉承下風家有典刑於式靡窮矢雖絜酒薄寫悲悰
叔其鑒止彷彿高穹

祭于臣叔文

條風拂拂芳塘燕燕差池紈素云何拂爵難忘直覺禊事荒涼
家有宗老權滅老成獻典云亡族黨涕泗沾衣里巷輟春哽傷
追憶生平未央侍公跌宕文場凌雲氣概無雙于時社事方昌
振衰挈領迴翔如四傑之王陽鑣馳轂擊相將花晨月夕飛觴
紅亭碧樹煒煌笑語雜以絲簧不醉無歸夜闌或時晏坐匡牀
左圖右史焚香上侍鶴髮高堂爵林太守軒裳抱孫日課詞章
白華潔蠲晨餐風木百感迴腸肩土馬鬣成岡中原陵谷滄桑
不覺名心自降丙舍弃寒為鄉誓墓共詞炳烺旁參竺典空王
斗室篝燈佛光下映玉軸縹緗游方之外無方
聖朝弘綱四張綸綸將貴寒江棹頭自倚隱囊未竟以授諸郎
伯子奮跡騰驤並椅名在天閶分刺岱岳名邦遺愛家家尸宗
季子經事
先皇媧頭珥筆書黃昆明曲晏未荒身到滇池珮鏘仲子白眉
最良兩足自蹈康莊鼓醴異姓諸王佇看奏賦琳琅何況玉樹
成行稚子明豫頡頏共言後祿無疆天書錫名洋洋宸于函文
最群盡然真氣骨匡五十餘歷星霜伏無隻字參商小人有母
之喪公命庠李趨蹌藉手庶事充臧咸之與日俱長公今頓嚕
蒼茫哀止老淚縱橫顧公一酌酒漿如對為語花香庶幾疇昔
之常

祭揔督梁公封翁文

嗟秦雲之雄潤兮扼天險于邊陲挺猊虎而出將兮圖麟閣之
崔巍方令紛其棲鈐兮庶與手其肩隨況龍驤於閒代兮磐石
室而增輝惟太公之倜儻兮誕偉人于名門披玉韜而指授兮
擬巍科而危發亩鄉清之伊始兮肅吳干之步伐秉仁義以為
心兮奠海壖于閩圉攸鯨鯢之跋浪兮牙猙猙其鳴張逞艅艎
之敵天兮若蚩尤之披猖提一旅以搗虐兮頹振犨之鷙翔出
斯民于湯火兮肇皇輿之舊疆伊至尊之南顧兮方借箸於宵
旰聞捷書之夜奏兮嘉殊勳之有爛指南服以授鉞兮銘景鍾
與玉瓚洵良子之師貞兮順陰陽而握算既登壇而建節兮日
切怛夫哀鴻束蒼兕以紀律兮撫窮簷之夕舂若慈母之抱子
兮屢顧復而喁喁胡我人之多幸兮心惶惻而澤農無纖覩夫
幕府兮或威多而寡恩歌孔邇于矛旌兮殆啜醴而飲醇雖君
侯之惠鮮兮實秉教于嚴君溯河源于宿海兮何歸滄之足云
睎白雲而仰止兮奉板輿以將父酌大斗而承歡兮慰經時之
永慕詎膝下之愉怡兮眂歡趨而若騖奚奄忽夫塵滓兮遽愴
惶而聞訃某等托千童之樾蔭兮樂聚順之孔嘉願稱嵩以效
祝兮奈軫繫于京華乘箕尾而上升兮祇而望而咨嗟陳蕪詞
以告哀兮心耿耿而不遐

祭純脩先生具南顧公文

命不式於用則往往致其不平而公無爭翟焉而彙炯焉而噪
菌焉而蒸物之以材自見者物之情而公忘名是公之淡然相
遺者與道終始而況乎蘧廬于死生嗚呼先生道可以為人師
故從學之士如百川之歸谷道不可以貧而范氏之釜甑食於
采美於道宜永年也顧天奪之速曾未上壽道可以達而仕也
而諸生之推為祭酒者從不知一命之為榮由是聞者知與不
知莫不足為之踊而拊其膺吾終以其不可信者歸諸冥漠而
仍以其可信者質諸先生不然先生雖沒先生之文與行具在
也何愧乎君子之有成嗚呼先生人亦有書乃見交情或以義
合或以利傾吾輩之哭公非以其私也顧胡為乎相嚮而失聲

祭李少伯母梁太夫人文

嗟瑜弟之殊榮兮誠大赧於水源惟夫人之淑善兮洵無忝于
魚軒雖懸寧之錫類兮式坤範於庭萱伊孟津之垂訓兮咸
慶共而內肅當咏雪而頌椒兮已齊莊於盥沐荆桓君之于歸
兮賓令終之有徵上承歡于高堂兮脩滫瀡而曲局豎飯含之
惟儀兮庶固徵於肯鞠即而含之飲血兮而篝燈而伍讀授太
公之砥行兮詎將伯于坤成然固有此善匹兮羌如主而如賓
勖雞鳴而戒旦兮襄肯構之經營舉三大夫子兮校韋氏之世
經捷後先而鵲起兮偕笑名於
皇庭惟秩宗之舊規兮當龍飛之首闡擬南宮之第一兮
賜甲第之巍巍侍講幄而論思兮紆駭馬之盤桓晉孤卿而典
禮兮九建論所夙推偕金昆而請肩兮娛皓首之齊眉撫蘇枝
之繞膝兮耀鳳羽之吉暉奉
綸章之稠疊兮朋上慰于慈闈廼宗伯之恬退兮傾紅泉以營
菟裘也維
主恩其耿在兮將以怡二人之春秋也菉城南之社曲兮庶而
高堂閒此丹邱也胡風露之侵人兮藥上池而弗靈也遽蟬蛻
于塵滓兮其將為西竺氏之游也嗚呼哀哉某等締石交於宗
伯兮益比肩而立
朝或有長於一日兮或同官而為寮悵母儀之永逝兮同碧漢
而俱遙掬杜蘅於湘之沚兮譬洞酌之行潦羨靈蚴而潔誠兮
仍冥漢於沆瀣企鸞驂之鑒止兮賡楚些之大招

祭李鄰國侍御原配某夫人文

瞻姑氽之婆娑悵鵜鴂之必變况逍遥之留壁復銀灸以在筐
睠七星于子臂椎瑤瑟于曲房設胡香之四兩渺軼僞於扶桑
惟夫人之令淑挺金庇之華宗頌椒花而展敬詠柳絮之回風
篝蘭燈以佐讀和給緯之秋蟲指青蓮以名鄉御凡禮以登龍
伊夫君之鶴起虬捭鞅而横厲騰賦價於長楊樹雜壇之赤幟
試牧琴于嬰州坐棠蔭之蔽芾雖贊政于臺衢酌廉泉以矯志
迨翱翔于京國攬鵷鷺之白雲簡秫木之秋荼蘇肿石之青燐
每鶴鳴而侍柳陳欽恤之遺經款西曹之借恂猶年歲而平衡
闕
帝心之簡在若祥刑之倚甫罷峨秩之峩峩封南城之有婦被
盡難之文衣鳴珩璜而節步亦鞀鐸之高懸晉豹袪於烏府上
時政之封章甫
九重而傾聽信猊狗之來時亦陽城之善諍持齋斧以埋輪越
太行之險峻馳赤棒而風生飈青驄而霆迅嗟同輩之顏顏或
内顧而神馳何壺政之肅明獲驟首乎前期領金鑰而封伏吟
紅藥以賡詩剡鳳毛之貢彩咸翹羽之陸離胡昊天之不弔摽
風露而為災惕綠林之宵警遽奄忽乎泉臺安仁悼亡之痛子
春注血之哀城星沉而月隕詎蕙折而蘭摧嗟我輩之交情洵
如手而如足睇椒塗而傷逝並啣悲於荣木抹沉蘭與湘並游

羔詞以當哭庶弱水之可航或逍遥於西竺

祭吳壽平母夫人文

嗟乎人生孰難於離游子詎無溫清而樂遠庭壯志不遂始策雙履別離悲矣況乎生死令子來京已遭三刖誤中副車書空咄咄曰我父母倚閭裹擲既籍逢膺拊心欲絕去年被放告我同人我母離別有泪橫襟父雖強飲母則頹齡如羝觸藩天之僇民吾輩憶藉于歸寄雞大孝踰規豈止盤餐求名於朝旅食天安予之尊人雖遠亦歡下惟攻苦焚膏繼晷著述等身杌雲齊虬每望白雲忘其瑣尾庶幾萱椿娛怡甘旨何圖春月訃自南來太君善病遽赴塵埃一慟長絕天日為摧太君已矣生者則哀太君之生海邦名族歸於延陵既嫻且睦門無嘻嗃危有旨蓄有子而才如鸞如鷟齊眉壽耇既逾古稀既為壽母始則令妻淑人亦後既膝含飴內則可垂篝火鳴機太君於身可謂無憾有年有子濟豐以儉雖曰荼苦人稱令善雖甘恭縞素風足羨令子于京聲華藉藉生徒門穿公卿側屣將萬里搏為六月息胡不少俟而即窀穸嗚呼哀哉罔極者親木視飯含難逃者魂地北天南肯雲咫尺勿及驚驂老親隻影顧視何堪所以令子急理歸棹跡與心違中心是悼同學同游聞哀斯弔既詠驪駒亦賭丹旐為客郎舍送奠生芻三錫之命執紼而需三年之滄闕門所須人生遠游豈得已諸

祭龔芝麓先生太夫人文

人固有一身而係天下之重者其去其就往往令人却顧而深思君與親一也既以進退聽之吾君其所不能致之親者又安得不擗踊而涕淚嗟太夫人母也而師以其身率先為內主者固已若之烟黨之口與彤管之書獨以大義勉吾先生而為名大臣以稱為予者蓋二十餘年於茲先生之出而共

朝命也自給諫以至總憲所蹇蹇而諤諤者山嶽不踰其節所徘徊而瞻眺者雲樹莫慰其私嗟太夫人遠避明詩捐陟屺陟岵者勞臣怨士之鬱結而無當於天保采薇自聞以內予為政毋分爾慮以副

天子之倚毗以故先生之敭歷休來者洞心拭目知無不為曾勿內顧而瞻馳所可惜者侘傺畸戲不克大竟其所為而展之常泰然若質母訓之周道嗟太夫人年未中壽弟祿方綏

新天子慎簡庶尹故鼎足期則所以待先生者固將等甘盤之舊學與黃閣之綸然太夫人胡不少俟焉稍蟬蛻而去之豈不視一切無所慕于其胸抑臨風增感尚比於憂鬱而畏譏嗟太夫人命以道隆殆不可欺而予輩于先生乎致奠壺之麻慮而歸也基田丙舍固已異於東山之卧而遲天下之霖雨者又且三霜誰不相向而悲澌然則為太夫人慟者誠為天下慟則吳日先生出而為太夫人泉下慶者亦將為天下慶而豈止於典

禋之贈肥薄采蘋並爰告靈輀終不敢謂昊漢之天不可信也
茫茫六字必將於斯人乎柱楮

同寅公祭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左侍郎宂妄胡公文
嗚呼夫子其來也必有爲而胡爲怒然而去之勳名事業雖一
時猶千古也而蒙澤而佩教者安能撫事而勿思公之所自信
者於君親乎無忝於俯仰乎勿欺故可以天地爲廬以形體爲
逆旅遂彝彭殤而不疑然而民物之故多矣古今之事毀矣豈
道達太虛者遂可獻屐乎子道嗚呼悲哉公之所承者忠簡公
之遺緒所學者濂洛關閩之先儒共贊
先皇帝而訏謨密勿也大經大法見諸行事而垂諸史冊其事
今皇帝而虛左以俟也圖將以爲甘盤之舊弁益梅舟楫而兼
資其出而掌銓衡與邦計羅人材而撫皈命也每與簡在之心
默契其入而視制草承
顧問雖極乎造膝而夜勿倦也往往與人心世道爲柱楮益功
在開天之始道與卜世爲期所孜孜而不足者說命與學之心
所蟬蜕夫一切者渺白雲而坐馳况乎高堂之盅未艾豕君之
黔尚擁名山之副未竟丹黄之跡未淅年未強仕方當與金朋
玉昆講道問業以頡頏
皇路也胡不少俟而怒焉去斯嗚呼悲哉方公之引疾以猜也
不敢自逸而
帝已動色而嗟咨寬其醫藥之期以需真拜於異日而孰知於
此而已賦將離然則天下之哭公悼公者有朝宁之巨公與薄

海之羣谷而某等小子之承辟叫而起函丈者譬猶秋蟲之應
氣不自知其涕淺

祭王湯谷文代

人之榮名要於論定於身不惑於教曰執如君與予論文而世
白石青松以表厥志壬辰之役予忝司衡讀君闈卷才藻縱橫
南宮既雋中秘讀書出入承明式是猗璐柏臺之選
帝心所倚簡君端笏聯常色起見叢論事不激不隨知無不言
以悅以推持斧兩越清霜滿路辟壤窮山酌酒相賀謂君楯奸
先問豺狼謂君興利首懇農桑歸來報政
天子曰可女留內庭啓我沃我
至尊宵旰軫念祥刑晉君卿貳以佐廷平惟大鴻臚
朝典是肅需次將升雍雍穆穆予觀厥休每用嘉嘆邦有直臣
柄用不遐胡期一病黃壚遽兆鵩賦既成青蠅來弔嗚呼哀哉
蓋棺之日僅有青氈可想當日止啜廉泉家聲清白可以無愧
讀聖人書於高暗對用正厥終于君爲尤惘是後人四壁俱狀
靈輀將返薄奠湘芷君不我遺翩然鑒止

祭周明言觀察文 代

雲龍之會獻濆乞黃與應氣風雨交首稱拳鱗沛與棋青丈爽
爽今我逡北止布戢漢蕭曹儼如吳鄧扶神堯有赫周氏挺人
豪文經武緯經術貂蟬時旬奮摩赤霄彷彿呂虔歸佩刀吾公
也羽翼德昭循牆矩步則不佻狀頗濟危心蹟勞析塵不惜頗
不驕鄉里倚杖及推詔故人往往歌絲祀乎與望重道德高流
長源遠慶所遺真人大業亦伏採
灼然既莫祓氛消周殉國幹馳路朝欲壓庶采盛百僚我公鵠
起層翁詔三持虎竹乘星軺下車撫恤沛雨膏恰如邵伯培黍
苗時値軍興多大役解煩釋結平蜡蜩所以閭井歌謠遺愛
府如鄭國僑長君家學嗣不佻九州之伯持扶搖泱泱大國青
齊郎為憲百辟矢食調向宣之績形弓弨岱宗云亭稽白茅犀
手奮武俱蘭若古之元凱玠齊鏕閒徐翩翩皆鳳毛含飴悅懌
呼阿超乎求課績垂絳綃指顧的爍橫金貂祝公後祿吉且劭
何以蟬蛻逍遙扶桑弱水偶雲翹上與列尊覲斗杓奇公交
知本疑察閒卦惻慟風瀟騷何以告衣帳次滲生芻一束薦濁
醪金叉羊旗不可招恍惚靈爽馳輕颸

祭陳中丞辛盤公文 代

油油者雲夏木斯榮庶物蕃膴順志頤情乎何不樂乃心屏營
人之云亡殄我國楨　維何太上道廣挺跡王韓為時所望
內蘊貞誠外鑒超朗以方古人孰瑜孰亮雲龍搆會拳鱗附翼
光紹前猷烏臺歌歷既秉世勛亦撫邦五之綱之紀以澄百職
粵惟南鎮為國鉅藩竹箭所須循海是垣
帝曰共谷若撫元元中丞秉節繡軸朱軒惟時瘴海厥有鯨鯢
封豕不翦孰慰蒼黎況彼哀鴻再于塗泥繭絲保障理亦難齊
公殫厥忱綢繆未土上裕
國儲外張軍府棠陰鈴閣
王事靡盬左方右勇日昃宵午拮据卒瘏亦孔之勞上書引疾
天穗北高許賦遂初釋彼羈絛紅泉碧樹可以逍遙角巾歸第
玉樹成行麟角鳳羽蔚電琳琅況有哲弟憲府青霄焚魚酌醴
既樂且康素何積疾遽爾勿瘳方在盛年蟬蛻浮漚當陽巷哭
鄭國侍謳況我交知孰不與憂公之遺澤口碑豈碣公有象賢
承華閑閒敬薦蕪詞哀悰未竭庶幾靈爽翱翔雙闕

平圜遺稾卷之十三

松郡輿地考畧

上海　張宸　青瑚撰

黃浦

按浦爲東江無疑其水道今昔稍異明顧清云源是黃橋斜塘來黃橋斜塘自三泖來其上爲澱湖爲急水港爲白蜆江又自淞江分派而來至入海處約二百三十五里陳繼儒云洪武間吳淞江淤塞永樂改元浚江通海引流直接黃浦闊三十丈遂以浦名今橫闊二里許又折而東北合於吳淞江顧説原委殊明陳説櫽括大意尚引而未詳也按永樂初夏元吉治水蘇松從邑人葉宗行言以黃浦故道既湮不復濬治乃開范家浜南按黃浦北接吳淞江合處名蹌口蓋古黃浦自橫潦涇起至閘港入海或云金山柘林間有港入海後皆淤塞所謂故道既湮也自閘港東北至蹌口爲范家浜自蹌口東北至海口爲吳淞江然則黃浦之合淞江入海也由明永樂年始今則浩瀚淘涌全澱震澤之下流而居人并江亦稱爲浦矣

吳淞江

明陳繼儒云自太湖從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入長洲縣界過大姚浦抵崑山縣畍分爲二南爲吳淞江北爲勦娘江復合爲一東流入嘉定青浦二縣畍經上海縣合黃浦東入海者爲吳淞江自太湖從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渠經蘇郡婁門東流入上下維清崑山至和塘東合新洋江經太倉塘合劉家河入海者爲婁江自白蜆江從急水港過澱山湖南至華亭縣畍合黃浦由黃浦經上海縣宋家港合吳淞江東入海者爲東江又松郡志淞江自湖至海凡五滙四十二灣五滙者安亭白鶴盤龍河沙顧滙乃江潮與湖水相會合之地也古云九里爲一灣一灣低一尺三百六十里到大海計江口到海當低四丈二尺然此就水勢言非就地勢言也如論地勢則傍海殊高何嘗低於太湖耶

滬瀆

網日晉隆安四年孫恩寇海盜吳國内史袁崧築滬瀆壘備之後人因此遂以爲袁築亦名袁崧城然考晉書虞潭傳成帝咸和中潭修滬瀆壘以防海抄咸安在隆安前七十餘年已命曰修非惟不自崧築併非潭築可知也壘之興意是孫吳築以備海者故潭與崧皆修之抑或崧時傾圮殆盡因舊址重立故不云修而云築歟及觀袁本傳但云守滬瀆壘不云修築似見有城者則築不自崧明矣又吳郡記淞江東瀉海曰滬海亦謂之滬瀆凡水發源注海曰瀆今江源震澤東注於海正合此意然則滬瀆云者就淞江入海處言要非別自有瀆也唐陸龜蒙云列竹於海澨曰滬滬之爲言乃漁師取師具如今注網以竹浮

况正是此類故因名其水耳何必欲為另有一瀆耶

谷水

郡志一名谷瀆一名華亭谷水極清冷按吳地記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陸遜陸凱居此水東二里有崑山其父祖葬焉陸機詩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則此水在崑山之北酈道元水經注松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南接三瀆士衡詩指此方輿勝覽谷水出吳小湖經由拳故城下寰宇記華亭谷水下通淞江按如吳地記則瀆為谷水如水經注勝覽則谷水二崑山西之谷水乃長瀆之異名縣南之谷水乃西湖之異名宋許尚題華亭谷云府南三里入松陵與寰宇合記稱華亭谷者以當時縣名冠見其異於崑山北之谷水也合兩谷水為一使多牴牾今考正之西湖於偽吳張士誠時填其半築城今存者僅池沼等耳

由拳縣

青浦志秦由拳縣始皇出游改為長水縣先是童謠云城門有血陷沒為湖有老嫗聞之每旦往窺守者詰知其故戲以犬血塗門嫗明旦復往見血亟走忽大水至淪沒為谷因名谷水是由拳長水本一縣已陷成湖也及考干寶搜神記周赧王時置長水縣秦時望長水有天子氣令囚徒十萬掘汙其地表以惡名曰由拳是長水為秦掘陷改名由拳然据越絶書由拳塞為吳備候之塞則已先秦而見也沈約宋書州郡志嘉興令下注本名長水秦改由拳孫吳黃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皓父名和又改嘉興元和郡縣志畧同是先為長水後改由拳最後改嘉興由拳名昉於秦然兩漢地理志唯後漢書於由拳注下引搜神記說而前漢書但注古檇李鄉吳越戰地並不言為秦名也又考今嘉府沿革云春秋時地名長水又名檇李府南六里有長水塘長五十餘里長水得名以此於嘉興縣注云秦由拳縣地秦此知先有長水後有由拳秦至兩漢不易也方輿勝覽云谷水出吳小湖經由拳故城下使由拳果由掘汙陷為谷水何緣得有故城且不必書谷水出於某處矣既原所出所經知秦漢四百餘年由拳實有其地非望洋而名已耳或者謂海鹽舊縣亦陷為湖歷代仍設海鹽則名與地可移然觀吳越春秋云秦海鹽縣淪為柘湖移於武原又陷為當湖海鹽之陷見於書而由拳無聞則陷者當非由拳可知也揆今稽古由拳故治自在今嘉興城南嘉府東三十六里為嘉善又東北七十二里為青浦古縣極大青浦屬由拳境無疑所以蒙由拳號耳其陷湖之說亦有故蓋嘉興通名長水本春秋舊邑距瀆百里而遙意秦時縣境有陷為谷者要非全境俱陷亦非全瀆俱由陷而成也因其既陷當時仍取吳越舊名立由拳縣於檇李南而長水之名易為當讀莫如志瀆塔記云入長水院是瀆

湖為長水又泖中當風日晴和俯瞰水底隱見街衢市井等是長水治當在此矣故志青邑者宜云秦屬由拳縣並境非縣治也於三泖下宜云古長水縣秦時陷為谷蓋縣所轄之泖湖乃舊長水地也如邑志由拳長水作一縣陷沒成湖非惟青邑無地恐并嘉邑亦付波臣矣且知為由拳後改長水尤屬舛謬果爾兩漢至孫吳何但有由拳不稱長水乎如于寶謂由拳為秦振則指泖為由拳無論泖水深廣非人力可鑿且何以庚兩漢之設由拳縣與嘉興之有由拳城耶

陳朝檜

唐陸龜蒙皮日休有重閣寺雙檜詩指此宋葉夢得避暑錄以為朱冲書旨取平江白居易手植檜悟空禪師塔前檜皆唐時物按臨安志悟空塔亦有雙檜東坡所謂當年雙檜似雙童者乃在鹽官縣夢得蓋誤以靜安為悟空也在草木無關重輕而生植各自有地如大夫松在泰山將軍柏在嵩山軒轅白松在崑縣亦無容混矣靜安寺孫吳建號重閣寺唐更永泰禪院宋祥符間賜今額嘉定間因江水嚙寺遷今址又周弼寺記吳赤烏十年康僧會始至建康立寺以居謂之建初此寺實相繼而成西晉建興元年有兩石像浮於江浦吳縣人朱膺迎置於寺視其背有銘蓋七佛中之二曰維衛曰迦葉後六年漁者又獲兩石缽於沙際大如四甕平觸之則變怪輒見因以為石像供具佛閣則因吳僧智瀓而立傲有異行賊俗緞子為僧號當結滿草為萬餘繩曰吾將作大緣事繼即示寂人競祀以材繩皆滿足閣果成就傳於閭俗者如此大鋒氏類少設異本不必存然聚不錄恐傳會者滋紛也就所得書之亦不辨之辨

松江（非松郡本境連類而附及）

一名松陵江一名笠澤左傳哀十有七年越子代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蓋是時越北境禦兒伏太湖度師而吳禦於松陵江口也周禮職方氏五湖註謂吳越戰於五湖直是笠澤湖范蠡泛五湖亦是笠澤後人遂以太湖當之伏其果爾太湖浩淼無邊動逾百里但可沿水而陣安能夾水而陣乎及玫國語吳王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明言江戰又何必定指為湖也但笠澤之地亦是太湖初下吳淞江口故以澤名未必適指松江而言今聚名之刪又非矣

三江口

酈道元水經注淞江自太湖東北逕七十里分流謂之三江口唐仲初吳都賦注以淞江婁江東江當之度其地應在崑山縣而今猶稱三江口也在姑蘇下流國語所謂越王禽之於三江之浦指此或謂吳淞江口青龍江口白鶴江口謂之三江口地

勢低於震澤三丈湖水來時水高三丈到震澤底是所以謂之平江抑思青龍之號本於孫權白鶴之滙開於宋代鄙善長能知青龍安能知白鶴而是此為三江口予且三江果畢海潮果高使其乘秋横漲增至三丈湖水與湖水相遇澎湃喧豗適見震蕩不寧爾思在其為平江也平江云者謂湖水由江赴海安流而就平爾或之說既固鄉曲又涉傅會非矣三江口當從鄙經唐注為正他如韋昭注以淞江錢塘浦陽為三江徐鍇注以出岷山至楚邦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是為三江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崍山南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黃鄮山論歷丹陽毘陵入今大江者為北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為中江分外石城過宛陵入具區為南江是為三江此皆就天下大勢或就東西大勢言與吳三江無與特因類并志云

揚郡水利論上

按揚與淮並稱澤國揚南拉江北控淮東枕滄溟其中河泊滐泗數百餘里而漕渠則自南徂北貫注於其間可謂長川廣澤極天下之津要者歟乃考禹貢揚州貢道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是時江淮未通故由江入海由海入淮泗江與淮各自為道也自周敬王三十四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時夫差欲霸中國乃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謂之邗溝漢吳王濞煮海為鹽復開邗溝自茱萸灣下抵海陵倉及如皋蟠溪以通鹽艘至隋大業初幸江都命尚書左丞皇甫議發淮南兵丁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蓋前此邗溝西北自末口達六合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至隋始自揚子入六合自山陽瀆入淮故江淮之通利斷由隋始也唐代因之置此院發運使於揚子(唐縣今為儀真)屬淮南道李吉甫嘗置堰牐脩陂塘洩有餘防不足發運使嚴三日一啓之制作歸水澳河而漕渠自此成矣乃渠之通塞每因時代為變更自夫差開邗溝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唐闢之五代時又以不運而湮周克南唐而開濟元因兵阻而梗溢直至明行漕運而由淮達江運渠迄今賴焉皆平江伯陳瑄力也顧瑄之穿渠也自清河山陽樓寶應皆分引淮水貢注乃地形北亢南庳奔駛而來慮其洩而易竭漲而易溢也故自清口新莊牐起迤降五壩而南至平河橋以下

增歸築堤設涵洞建石䃮量旱澇爲蓄洩於寶應高郵江都等
處分置淺鋪每淺設淺老一人淺夫十人淺船四令日事撈濬
俾無湮滯凡以河深則能容能容則無潰調劑運河爲護堤計
也堤固則運道既無淺阻而民田又鮮漂泊經畫誠周矣迨後
法久弊滋清口不復鍵歸黃水時漲湖水並增內灌於運運不
能支向時撈淺之夫變爲加堤之夫堤日高河日淺堤與河俱
高而下河彌形其卑窪入瀉注無路即漲水勢宜宣洩矣而地
方官吏惟閉歸以圖保護水勢愈大愈不敢啓直至堤潰後已
而七州邑之卑鄉巫陸沉矣此在明代已然入我
國朝遺患未平自順治初迄康熙四五年間二十餘年耳漕堤
已經六潰科臣李宗孔所以有脩堤濟漕之請今已脩固完善
矣而下河頻困於水者患自有在說見於下也其運河經歷西
自儀真南自瓜洲北抵山陽梗槩可以約言蓋運河之水全資
於淮其派自北而南運河之渠由江溯淮其途自南而北今考
運河即古邗溝西南由儀真江岍東行四十里入江都岍又十
五里至揚子橋其南自瓜洲站舡塢北行三十里亦至揚子橋
合而東轉經郡城東行十里至灣頭（即茱萸灣）又北行四十里至邵
伯又北行六十里至高郵又北行六十里至界首又北行六十
里至寶應又北行二十里至黃浦界接山陽其邵伯經由湖險
故於堤外有越河之築而高郵寶應亦北避湖險明弘治間開

複河於高郵堤東亘四十餘里賜名康濟萬厯間開越河於氾
光湖東長三十餘里賜名弘濟此揚境運渠大較也三百里間
其要者爲江都之邵伯高郵之清水潭寶應之八淺或受湖水
所衝或爲淮漲所乘或爲淤淺所自執輸者所宜留意矣至泰
興不列運河率由大江達瓜埠說者謂宜從覩子河入泰州達
運河避圌山之險誠永利也其興化泰州如皋通州俱由運鹽
河以濟漕其間設偃閘司蓄洩還迤會於運河而達淮爲運河
之外鹽河其巨者也漢吳濞開邗溝東達海陵倉即運鹽河所
自始自江都灣頭東行七十里至斗門入泰州界又東行一百
六十里至海安稍南入如皋界又東行一百一十里至白蒲入
通州界又東行七十里至新寨入舊海門界又東行八十里達
呂四場其從高郵分派者曰歸河自州遐觀橋起東抵興化由
縣直東入白駒劉莊二歸赴海南入草堰小海丁溪等歸赴海
北入石䃮天妃廟灣等歸赴海而自泰州富安場起北迄鹽城
東北迄通州傍范公堤俱有串場河委輸灌通之則鹽河之蜿
蜒遠矣運鹽之外在江都者有白塔芒稻二河爲引淮入江要
道合郡水利所關匪獨江都賴之蓋淮流自運渠南下盛漲之
際惟二河宣洩最便惜河身不廣不足以分橫溢耳而此外則
伊婁淮子槐家寶帶山陽及邵伯新河可類及也在儀真者堰
河新河懷子錀匙等河可類及也在泰興者龍開馬橋溪橋印莊

趙列丁橋姜溪小新得勝沙浦新開通泰以及界河可類及也在高郵者有西上河南下河北下河之分而淤溪白淪城子北城子山陽横涇泰蘭等河可類及也在興化者有入湖入溪入運鹽河之分入湖者如車路山子義丰鳳凰𣑽新仲家新濤劉蔣趙盧等及王瓚既濟等河入溪（海陵積陽）者如蘆洲渭河孟家院莊等河入運鹽河者如海溝蒯墩白塗横涇蚌沿挾盐埒春等河而玉帶一河尤深遠於治城內外者也在寶應者首重涇河承湖水而注之海為下河宣洩所係而濟河戊子衛陽蜆蝗潼河鹽河支河陰隲河皆環流於邑境者也在泰州者近之為躍鱗新河東河遠之為濟川浦汀姜溪（即西溪）忠義角斜鮮郎等河而其流長且遠者則富安之官河安豐之三汊河也在如皐者其達江者為龍游毛堆天生小溪等抵海者為汊河立發潘溪等而掘港一河則廣陵東南第一門戶也通州為郡左輔憑江瞰海天下之偉觀莫過矣而若西亭金沙石港舊運等河俱通場灶仇家河通海新河通運而石港之岸河又一方資灌溉者大約州境之水（通海艦言）門西南者歸江東北者歸海利建閘以司吐納者也然而河以行水湖以鍾水揚郡之湖又鳳盱天長六合七十二澗之所趨淮水之所匯利害之關鉅矣其略可得舉也江都之湖邵伯為大謝公舊堤外銃路首經而又陵則蕭齊過以立屯新城則民田資以溉畝引渠荷鍤獲可數鍾與綠

洋赤岸同為巨浸矣高郵素稱三十六湖最通者為三湖最廣者為五湖三湖者新開甓社而樊良介二湖間宋張榮結水寨於此犄挽金人戟氣猶雄非但波澄如鏡珠瑩如月也五湖者西通天長界宋轉運蔣之奇詩三十六湖水所瀦其間尤大為五湖是也至邵真一湖應是博支之訛博支見東漢郡國志白古名之而餘之浩淼可槩矣興化襟六漢帶七湖湖之名者莫如德勝亦宋張榮賈虎孟威等糾義軍而勝金將撻懶者也古異者莫如平望是中有古基焉昔人於此得銑指柔者也而分界者則為大蹤是中流與盐城分而西入射陽者也其停滙又奚啻乎寶應之湖氾光為運道所經白馬與黄浦相接全運攸關而若射陽一湖濛洄可三百餘里東鹽城西北山陽而西南則屬寶應諸河向由此朝宗今多淤淺水患遂以日滋其關要可知而泰州之於祈羅雀鴨子仇湖已家湖等亦稱藪澤焉此五州邑者涨洞委積溪壑注射其浮天浴日之概兼吞江吐海之觀謂非淮南一險塞乎他如泰興如皐亦有以湖名者僅汀灤瀦水已耳若夫儀真枕江通海控江海土高氣燥無滙聚者豈與五州邑等哉至於蕩類湖而執狹港類河而流短溝類溪而身溢殆不勝僕數然如黄天（儀真）如蓮花六十四（興化）如火盆蜆蝗（寶應）等蕩如十港（江都）戴子一錢（儀真）過船洋漻（泰興）吳城馬蹄（高郵）龍垂何垛（興化）望直劉鎮（寶應）清蘇仇湖（泰州）石莊（如皐）狼山（通州）諸港如海

陵、猜陽（興化）西溪（泰州）蟒溪（如臯）諸溪如山陽張網張家溝夾溝三王子嬰諸溝皆通流醜渠可為潤下助者也然而廣陵瀦洩尤在五塘蓋郡之塘本一十四儀真四江都五高郵三寶應二其中五塘最大在江都者曰上雷下雷小新在儀真者曰句城陳公為漢廣陵太守陳登唐揚州大都督李襲譽所置緣郡脉自壽泗天長六合來北形漸降至郡而庳至下河而尤庳衆流奔湊故於界水處築為陂堰以三百餘里（里數見唐志俱）之陂承七十二澗之水水有所容即低長而湖水不加而旱則資以灌溉平時滿葦為雁蚌蛤之利可無論揚以北富庶甲天下後漸湮廢迨至明正嘉間奸民盜種之時值倭變築造瓜洲城遂將各塘之石移運壘城小民乘機竊取而塘之故迹不復存一時豪猾效尤號佃塘為田以致西山之水無所停蓄稍旱則赤地千里稍漲則氾濫注湖與之黃侵淮溢而下河之昏墊無窮所以都御史臧鳳有重脩五塘之請（在正德十六年）而因循既久豈易卒復坊廣之終壞可勝嘆哉然而至平者水也平而不盡平者地也郡地西高而東下水性就下使無閘壩堤堰節宣之欲其委曲利用也得乎今攷江都減水牐十一芒稻大同瓜口通江揚子橋牐各一而瓜洲揚子黃金鄧伯等十四壩從之儀真近成凡四牐而五壩從之泰興則有江堰以捍江高郵減水牐二減水礎十五上下閘二而蛤蜊壩從之興化則有減水牐而通水石礎七而石塘及蒲溪盧家二壩從之寶應滾水閘四減水閘七而姜堰從之泰州城北有減水閘矣泰潼西溪有減水牐矣丁溪白駒有通海閘矣而北堰姜堰與東西二壩東河壩及姜堰鎮海安鎮泰潼鎮等壩類相從也如臯丁堰掘港白蒲俱有牐而立發丁堰有二壩以節之通州城西南共有四牐而南北東更有三壩以節之又類相從也其范公一堤所以捍海而利田自通州如臯泰州興化北接鹽城隱如長虹蜿蜒數百里而郡瀕海類之而若仕公包公二堤（在通州境）補范堤所不及亦可類相從也要之水之為道易盈而亦易竭其涓涓溋溋也可以注滙江洋其挑岩下瀕也人可傾奔潰涸人力之脩救五行胥資而於水官尤急又為得物於防川竇澤之戒而無事於牐壩堤堰為哉至揚屬水政尤要在上下河蓋漕渠之西為上河漕渠以東高寶興泰沮洳之鄉皆下河也上下河高卑相去以數丈計故每固堤以保之向者漕堤屢潰灌注數邑又桃宿之歸仁堤屢決淮水不北會黃於清口并挾汴泗濉之水灌洪澤湖以冲翟壩周橋而高堰一潰則淮水竟下鹽城內注黃水隨躡淮後適堰而汎高寶等湖當春夏水發或三時霪雨合黃淮全力漲溢諸湖又安得不以下河為壑也閘瀋海口可無亟乎大海口之數一如牐之數（大小三十六口時設三十六牐）明興泰山鹽俱有有上流之洩即有下流之歸理所固然但諸口壅閉已久（詳下）積潦瀰漫畚鍤莫施

東水鮮術尤慮者海口地高内港地窪昔人喻之倒釜非大為疏濬俾外深内高而僅以綫脉通之將清水出口者徹潮汐入口者亟仍恐漸成淤澱縱有洩減猶無幾耳其何以瀉匯常之漲耶河臣蔣自行水來足可以洩水一千二百方之減水壩以固漕堤治高加堰築歸仁堤并修翟壩周橋仗淮無旁潰河得順流矣茲言欲治下河莫若竟治高堰緣高堰堤外之直東則為下河高堰堤外之東北則為清口今於翟家壩起歷唐埂古溝周橋歸高良歸高家堰等處於堰堤東首離堤一百二十丈築大重堤一道東堰堤減下一千方之水使之北出清口蓋今清口北岸新挑濟運中河水至足以容受無虞氾溢此因埶利導之使也何者河之為患由淮横灌而然今使淮水涓滴不入則湖安湖安則氾停泓浩淼者盡溉禾黍而利楲榷者也縱或雨潦時增而堤下一百六十丈之河游波百餘里足以宣洩無滯矣然則濬海口者治其本也築夾堤者防其委也本治而湖水有歸委防而淮水無氾揆其盡善必二者兼舉而兩郡之患庶有豸乎若下河之淤溺有由歷朝之疏濬有説利病所存詳論於下篇

揚郡水利論下

天下有有形之埶有無形之埶有形者如淮郡水政重在黄淮盡人而知也無形者如揚郡水政黄淮非所轄而亦重在黄淮人所不盡知也蓋自清口引淮入渠南達大江成運河者皆淮水也江都之邵伯高郵之三河寶應之氾光白馬等皆山水所注而淮滙焉者也顧淮弱黄强淮以避黄故于上流冲翟壩周橋冲高堰甚而冲清水潭逕注於下河乃淮既東行黄隨躡尾以潰入高寶諸河而氾濫害且無已人見大滇洞沉泊為澤國所固然不知其為淮避黄黄乘淮黄淮交訌於内河而以下河之民田為壑也然自古有此土即有此水廣陵自漢隋唐宋來素以富庶稱雄不聞水為之患即或有之不聞甚且亟如今者緣當時黄不經淮黄淮不相軋又陂塘脩舉淮無漲怒且歸墟之路為甚利宜其安且順耳豈惟郡境無水患即高寶興鹽諸湖多屬田疇亦非數百里盡渺漫者何以明之康熙十七八年河臣輔之築清水潭也於兩堤中脩浚河底挑出洪永并宋元舊錢及尋常器物無算更有磚井石街等項當經題報夫錢與器或舟行所遺而街井則確繫民居以清水潭為最窪坎之處而昔猶民舍他湖可知矣自明洪武十四年全河南徙北流盡絶於是黄水奪淮渠以入於海淮水逆黄壅不得下遂陡長尋丈先將清河縣民居之洪澤村傍水低地漫淹而為洪澤湖夫洪澤古稱淮浦見唐人李端呈甫冉詩未嘗侈其浩蕩且云宿洪澤館則烟火之所聚也今廣且八十里或百里袤二百餘里豈猶舊觀迨洪澤不足停蓄又從高堰翟壩等處旁流横溢將

高寶低地亦渰浸而加廣於諸湖推原其故拯由黄奪淮渠淮不得不分流東注是以成湖之地永不復為田疇又移其禍於下河也然在明初湖水尚有所歸（湖水總由射陽入海）射陽而海口並無壅塞猶易為宣洩至萬麻二年決清水潭三年決黄浦口四年決八淺濁泥灌入於湖而射陽之南口遂淤於（在鹽寶界）湖水無由達海盖射陽湖古名射陂（見漢書廣陵王傳）廣袤三百餘里廣數十丈山鹽江寶興泰出水之門為諸河咽吭當初淤時鹽邑嘗出帑兩濬之（在萬麻年）八旋濬旋淤迄無成功説者謂射陽有不可濬者二一者濶無涯岸如一望湖二者盤紆多曲如九廻腸曲則流緩疏瀹不迅濶而無畔則聚沙無地且湖下浮泥最深泥沙湊合膠粘如飴畚鍤絶難施力於是言水利者人人殊於鹽城則有石磋湖之議白駒則有牛灣河之議丁溪則有大龍港之議草堰則有北新河之議伍祐則有瓦龍港之議沙溝則有洋子港之議新興則有匯子港之議廟灣則有射陽湖神臺新豊市之議皆足以引水達海而緩速不同碩廟灣與揚差遠獨為洩水故道水利要害唯此為最而當時根柢形勢酌其便要如推官李春言揚屬各州縣及各場田地周環六百餘里在在成湖深者丈餘淺者亦不下五七尺浩蕩無涯廣求宣洩之路在北則廟灣新豊市二口最大為下河山鹽高寶興泰水門在東則牛灣若水洋次之為興泰水門俱宜開濬其間經過河道又應逐節疏通以便行水北如唐橋神臺莊西唐河油葫港東如草堰之北坝小海之南坝丁溪之烟墩一處不通衆派皆阻矣興化令歐陽東鳳又言往者射陽未淤氾光白馬湖諸水從寶應至界首諸牐通洩東流由流星港子嬰溝至南窰太倉直抵射陽以入海至便也覺社新開河諸水從界首至高郵諸牐通洩東流由界首河兔皮港清水潭入興化溢海陵溪轉往北流歷平望湖崔垛鎮沙溝直抵射陽以入海至順也泰鹽暨諸場之水由車路海溝白塗梓新會歸運鹽河西抵射陽以入海亦至通利也自黄浦衝決沙墊湖中以致射陽淤塞不可撈濬故於射陽之旁二十餘里而邊議開神臺等處以洩積水而議者率為運坝既固水不東消何必為此可已不已之費不知論水患於昔年患在漕堤難固論水患於茲日患在減閘東注也減水諸牐共計三十八座每牐濶九尺合之則水口共計三十四丈日夜東流夫非以高寶興寶為壑而焉往也減水之分流太多而宣洩無路射陽既不可通安能舍神臺等處而他闢耶應照原議挑濬則氾光白馬湖水從牐東流由流星港子嬰溝至南窰太倉四十里直入黄土溝披絲網歷西唐河神臺莊建陽河出滕朧趨廟灣新豊市下海矣覺社新開河水從牐東流由界首河兔皮港清水潭入興化海陵溪百二十里轉北歷平望湖崔垛鎮沙溝直抵黄土溝入披絲網神臺建陽等（出）滕朧趨廟灣新豊市

下海矣高郵迤南至邵伯六十六里諸閘通泄邵伯湖董家湖之水由城子湖茭絲溝燒香港流至興化河口鎮八十里一入海陵溪一北入平望湖至崔垛沙溝二鎮直抵黄土溝掀絲網等處出滕瓏趋廟灣新豐市下海矣邵伯迤南至揚州灣頭四十里高郵之水由樊汊河文陵湖渌洋湖經興化陵亭灣耕閘灣入平望湖崔垛沙溝直抵黄土溝掀絲網神臺等處出滕瓏下海矣揚州灣頭起至泰州海安鎮止二百四十里南運鹽河之水由儀寧涵戴家涵徐家涵韓家涵芥荳赤練港入大官河秦潼河淤溪河蚌沿河後北流入平望湖崔垛鎮直抵黄土溝掀絲網神臺等處出滕瓏下海矣海安鎮迤北富安安豐梁垛東臺河垛丁溪草堰小海白駒諸場之水由海溝河白塗河車路河梓新河西流入新河直抵崔垛沙溝歷黄土溝掀絲網等處出滕瓏下海矣劉莊伍祐場迤北至鹽城縣東西二鄉之水由串場河至岡門鎮一半分往南流經石䃎口入吟河直抵沙溝鎮一半分往西流由新河廟古基寺東唐河直抵河垛口經神臺等處趋滕瓏下海矣言詳晰如此於是度諸河準尋丈計淺深置牐座濬治工竣一時下河州邑賴之然河水浩淼萬派千支萃於數邑所閉止一渠所受非一水而又牐之啓閉不時河之泄利或異宣導之權猶未及射陽南未淤之時什二也

皇朝定鼎之初河淮志歸故道至順治九年因河決邳州御史揚世学戶部侍郎王永吉先後詳導淮入海情形世学言淮爲河之下流濱海諸州縣如鹽興泰諸鹽場又爲淮之下流各處下有海口上有牐垻河水暴漲多開牐垻使出海口則自無潰決

國初時居民因新昌餘賊緣海口通去浙次堵塞縱而行水之處變爲圩田豪猾據爲己有久假不歸此海口所由始塞也水東入海鹽艘重載逆挽而西致費人力今海口既塞則行舡安穩商人不樂復開此海口之所以終塞也雖有安東廟灣亦可入海而流不疏則勢不利水行壅溢因是上則決於開封矣下則決於高寶矣沖漂頻仍患皆由此謂宜凡有海口之處盡行開濬其漕堤牐口啓閉務因其時然後循下流而上於河身別其淺深去其淤沙使深足容水則河之灾不及於陸而河之委易達於海也永吉言治河必先治淮而導淮必先開海口黄水自邳宿而下於清口會淮東同入於海然強弱各殊往往淮不敵黄逼而南趋直走四百餘里出瓜州儀真方能達江一綫運河收束甚緊即有大小閘河沿途宣洩而海口壅塞來水無窮去水無路所以河堤屢潰脩築不貲查海口在興化各場之閘龍港泰州各場之茅墩港鴨兒港近丁溪堰之禍家垻白洋溝等處諸口俱爲豪猾鹽徒漁利阻塞若在鹽城縣者縣治東南則有石䃎口西北則有天妃海口又有姜家堰海口先年俱造

有石閘三處係淮揚六州縣洩水要道其石礎閘既稱逼近城
廓不利風水而天妃姜堰二口復為附近居民將閘門當塞河
口塡平涓水不通致咽喉重地歲歲陸沉民不聊生死徙載道
夫萬水東流勢必趨下沿海州縣各有海口乃天造地設非人
力所為行水河渠皆有舊跡開鑿深通還其故道先年肆座或
脩葺或增添隨宜酌定至於挑濬淤淺需用人夫動輒萬數自
當令州縣民力協濟豈能盡支官帑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
此一勞永逸計也而臣踈議如此慮至詳切矣茲我
皇上南巡軫念淮揚七邑之民久罹昏墊
特命尚書伊桑阿同尚書薩穆哈周行詳勘奏言山盐高寶江
泰興等水原從車路河白塗河等處流入運場串場河出白駒
丁溪草堰劉莊等場十餘口由苦水洋鬬龍港信陽港廟灣入
海通因車路串場等河及各場出口沙土淤淺比之高郵興化
等河河身反高雖仍通流而蓄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垻一帶
運河淺口決濬導流將會流串場河之車路等河及串場河白
駒丁溪草堰場等口俱挑濬深濶引諸州縣蓄水入海庶水患
可免
詔集議以聞旋命工部侍郎孫在豐專理下河持節行水此
聖神之睿慮惟恐一民不得其所一物不遂其生拯昏墊而衽
席雖堯舜之用心無以復加矣顧事貴得其要而策必周其全向
之注意海口者訖既明且偹矣乃其長慮郤顧不仍襲舊聞
者又可參論也先是明萬厤間河決范家口（在淮安府城北）推官李春
言淮堤范家口等處最為上流要害一有潰決即通百海口亦
無如之何今脩築未固可為寒心是重在上流也閣臣李春芳
亦言治水者濬海口要矣固高寶堤要矣築高堰尤要之要矣
蓋築高堰者使西水之不入固漕渠者使中水之不洩而濬海
口者使東水之不留也然而十四塘未復終非十全之利是又
重在復塘以瀦水也而一時論者又為復塘以蓄其源蓄而洩
之諸河灌之漕渠由漕堤諸肆礎引而達之東北經高寶旋與
化直抵新豐而入於海由漕堤順而導之東南則自鳳凰橋出
仙女廟口趨芒稻白塔二河濬而深之以入於江而郡東關之
沙垻亦當深濬為入江之支道如是則漕渠永無漲溢而下流
諸邑亦可以免西上河之患矣是又重在分流以利導也說皆
足以濟用而今江都諸生宗觀者詳論水利覲郡其言上下流
也謂治歸堤高堰則淮揚之上流治矣然由高堰視之堰其上
流也二十四湖下流也由漕堤視之湖其上流也堤東七州邑
下流也治堤以西之上流既分其來之勢治堤以東之下流可
不多其歸之道乎考下流宣洩之大支有二曰山陽之涇河
所以達海也曰邵伯之南芒稻河所以入江也又由板閘至小
垻設有減水肆三十餘而各場之海口如之苟啓閉以時成規

不易至今可行所無事也昔人但速水之害而利存今人惟圖水之利而害伏即以澀河言今不儆然閉乎然新口視舊狭尺餘為新基視舊高數尺為閉猶不閉也以芒稻河言凡三十四里入江之口運鹽之道也今不又開乎然必外河下內河高而後東流可放也頻年來挑浅不講壩基增高水之不能含下而裏上也明甚或且障之以遏鹽此大禍者矣故澀河之閉匪難也芒稻河之積弊難破也知障而不知障之之過也夫高其基所以障水而通鹽運耳障則鹽利而漕病七州邑俱病曷若淺之深旬不待障之力而鹽漕與七州邑均利乎其言海口也謂說有三有未始不存未始不開也而究歸無益者則富安以至劉莊各場之海口也有舊存二口今開其一而熟開之議不敢力阻之識者則鹽城之天妃石䃮也有昔為百川之利今不止一方之害而畏難卒發者則東海故道雲梯關口也（此屬舊論今已築堤束水通利存此以見閘例云耳）蓋運河二百六十餘里之堤（就山陽界至江都言）承二十四湖之水僅恃澀河歸以注海芒稻河以入江昔人如線堤難恃也由淮至謝垛多設閘以洩之要歸於海而已維時閘口之數一如海口之數有洩即有歸一循水之固然後乃流弊日滋蓄洩無漸方湖水漲入運河也監河者惟慮堤之或潰又慮閘久木腐洩未致而潰隨之也則堅閉之不知閉益堅水益怒於是閘全而堤不全矣水或沒堤而行為閘或開而不盡開為或萬不支而盡開為閘閘而堤已潰矣禾已沒矣雖百海口無濟也（此就伏前積弊滑堤屢潰言非謂海口無益可無濡濟也）又瀕海之民擅攔外私田之利啓閉一如堤等不盡沒內港之田不放也是存不如廢開猶不開也（此言海口雖開而築今不飭則開又不開）鹽城工牐視子嬰溝之雙牐其達海較速居人圖近利而湮住籍天妃口勢不可問矣（近所以開閘門不議天妃）猶曰石䃮一口存也（鹽人終難言之）此猶得半之說也若夫湖通淮以敵黃淮挾黃以入海未有望其入海之迅而阻其入海之路者今雲梯關長已以黃淮之洶湧澎湃天妃所洩幾何（此指清睢牐言）河惟恃清口以下有寬然故道承萬頃而底安瀾耳今黃之沙漲於南海之沙漲於北又防海之木蓁置其間（築海時事）沙緣木而塞木附沙而固雲梯二百餘里不谷而陵矣及今不疏則歸仁高堰雖治黃淮之赴海何由乎（康熙十六年微築堤束水刷沙海口仍通黃淮方後其故豈信此論匪狂）（詎可以已通而息諸）合而觀之揚無黃淮而水之消長實係黃淮治歸堤高堰等所以奠上流也治海口所以通下流也必上流奠而下流乃可施功亦必下流通而上流于焉底績河臣輔之不專意於海口而以夾堤直注清口為請者非謂海口不應開也難於盡開耳開後非不洩水也難於盡洩耳故為移紆就直之論豈與抗亢止啼者等哉若夫周禮溝澮職在匠人太史河渠無詳支派歷朝俱重水政明代江南諸州邑設立塘長等役今下河諸海口在積潦未清時浩浩洪波雖欲挑濬而無由益堤工成

矣水落而高卑辨民安而力作勤合無彷塘長例責令有司設法勸相按求遺蹟漸次疏通懲豪强而禁煩擾百姓以已力為已用當無不樂趨事者昔西門豹引漳水李冰鑿離堆尚能創始為功況因舊迹而協輿情一監司守令辦之耳何煩水衡將作而始集事哉其涇河芒稻二河業有成緒一轉移而弊可除矣善後良圖豈惟七州邑賴之

淮郡水利論上

按天下之澤國莫大於吳楚淮郡固吳之舊壤而楚之東境也大抵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淮經其西黃遶其北運貫其中運非二瀆比而引淮溯黃為國脈係賴則重相等乃郡獨以淮安名者淮水洶溢為患民用弗康前此惟冀安淮耳未嘗及於河也自河南徙下考在西淮始有河河之從來遠經郡邑數十歸宿於淮則淮郡視他郡之經流者特異且河之昔從直沽也一川自為歸墟今南從於淮二瀆交馳怒張激激之患恒昏墊軼軌而不可詰則今河之入海與昔又異是故淮郡之休戚實視河為休戚即淮能暴漲矣亦因河過其勢而使漲運有溢利矣亦因河灌其流而使溢河固大利大害所關也不鑒其所以敝詳其所以治其何以垂永算乎今攷淮源西自桐柏東經鳳泗稍北經清河縣南入稍北趨郡後遶安東縣入海者其故道也無改也黃河則西源星宿海遠崑崙積石越西域入龍門歷關陝伊洛東北經澶溥等州趨直沽入海汴河則西源滎陽東經千乘于青州樂安縣入海者其故道也後因山西沁河南衛決斷黃河在明初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東潰南經留城趨徐邳亂洸沂直下其埶澎湃徑從清河縣南入於淮以歸海自清河以東之淮身俱為濁流亦直謂之黃河而河改矣運河者緣元明並都幽燕漕艘東南粟而淮郡實為咽喉道所必經然元猶半從海運

專事漕渠於是平江伯陳瑄疏南運河自瓜儀歷淮揚二郡鑿
清口迤運爲以黄之通運口恒汩泥淤澱爲患也築壩以拒之
初制惟粮觧二艘至昭壩歸放行其他官民各艘率升壩車盤
而已且地勢北亢南卑故自清口新莊歸起迤降五壩而南至
平河橋以下又復增歸鑿渠築堤設涵洞時其旱潦而蓄洩之
此運河之大略也惟淮之正流既爲黄所奪明時直至清邑之
清口始爲黄淮交會之區清口之南有大澤爲洪澤河實淮流
鍾滙也每遇淮漲則河溢郡地不支所恃高加（亦云高家）堰一堤遏
其東趨之勢且逼其北流會黄并力刷沙以會歸于海云迨其
後清口鍵歸之制廢黄流淺灌運口沙淤阻運淮民既苦於歲
挑上游又不戒于所守所在衝決而兩河四瀆萬厤間命都御
史潘季馴治之凡經四治閱十九載而始告成崇禎之末闖寇
決黄河灌汴城而河南之下流（開歸視閉吠爲下流）復澱識者久懷厝火
未然之慮矣哉
朝定鼎之初以前此淤澱日積也河決開封之荆隆口大王廟
脩築五載有餘以故自豫及淮久受流緩沙停之患河身日就
墊高而莫之覺河患屢興從此基矣蓋康熙十五年以前河堤
之潰決者數十處歸仁堤高家堰互圯淮揚一帶運河之堤亦
多傾倒而黄水蹋淮内注宿桃清境中黄河正流皆淤成平陸
粮運不獲濟且高郵之清水潭潰堤數百丈連外湖爲巨浸且
涓瀷不可測往往溺舟艱度擧運渠之中黄沙重積挑濬無已
當事費帑金二百餘萬爲築塞計然旋築旋圯四瀆倘甚於是
特命滿漢大臣核勘時所司衡估疏築事宜計費不下六百萬
司農以時詘未之許也十六年
天子簡中丞靳輔以大司馬督治之輔承積敝之後權緩急分
先後而次第施功首鑿運河以濟運旋如雲梯關外啓淤築堤
俾奔流就束刷沙有力而尾閭通矣又築高家堰清水潭以杜
黄水内灌而淮之流清矣堵塞黄河决口二十一處運河及高
堰等決口七十四處而氾濫四瀆者仍循故道矣然河底益甚
慮暴漲之莫支也復建築大小減水各壩俾狎至怒漲者有所
洩而堤可頼以全更闢南運口於三汊河（不由天妃閘）迎清避黄使
淮民息歲挑之苦又更北運口於皂河（不由駱馬河）含湖患而即安
流爲邳宿甦困焉且夫黄淮之會流入海也力均則勢恬偏勝
則易激前此黄淮相軋淮壅而内清黄怒而内奔甚且黄來淮
弱尾淮闌入肆其湍悍而河身反爲之弱至是宸淮漲于古溝
唐埂之區而淮無東溢更豫減黄漲于清桃上游俾仍分歸洪
澤借其勢以助淮敵黄則二瀆並馭而永安也工起于丁巳秋
迄癸亥春蓋六匝歲其挽黄而歸故道也凡三挽而始遂甲子冬
天子省方南狩駐蹕閲工親題御製詩一章以慰勞焉夫河患
頻仍唐虞不免雄略如漢武皇至自臨瓠子沉馬與璧使列侯

州軍負薪塡土而冥房遁成潛菑若斯之難也今
聖德廣運奠安斯民不忍其阽危燕拯群議身任以覩厥成川
后之致靈莫非
宸猷之手故西河寧而淮郡寧淮郡寧而東南脊寧矣至於大
川既奠支水宜通淮郡就山陽言草灣河其要也河洩黃淮之
要流直達安東以紓郡城水患澗河其要也河上洩三城諸水
下通濱海舟楫為食貨所轉輸洪澤湖其要也湖淮水所經東
山陽西泗州西北清河統轄惟清河最迫激溢則山陽首災為
淮郡滙水巨恃高堰以扞之射陽河又其要也河西貫鹿東益
城與山陽分界為淮楚大川以洩諸河之水而海口在廟灣明
時曾濬以通之至隄防之要則環城之長堤護城之石堤城北
峪之逸堤不減千金漢堤河名捍患西郡西南四十里之高加堰尤
淮與揚利害所關黃淮強弱所係非但防洪澤之氾濫而已與
山陽接者為清河有大小清口大清口已淤淺小清口為河身
所由通濟歸即如天之外黃淮交滙運道咽喉必利淮以助黃始
可無虞沙淤耳又漕艘自清口抵皂河二百餘里從黃水行濤
激宜慮河臣輔又於清邑西創挑中河三百餘里直出宿遷北
經接膊河不惟輸挽安流且分黃水一支東北由沭海之境以
歸海於使漕中而熙治河靳初改北運口於皂河者尤善矣若
邑南為洪澤河東則阜陵河湖皆稱巨浸而緣河一名淺河一渠尤

疏通田境之水為保治秋田之最切者也清河之西為桃源治
北黃河即古泗河之下流黃河自徐州歷邳睢宿桃舊假通古泗水而崔鎮寶維閘
要明嘉靖間嘗決而北則清桃之河皆涸矣東北有分黃舊河
今已淤廢治西白洋一河則上通沭而下通黃商船萃止西支
宿遷洵津要也而馬厰坡堤歸仁堤尤防禦所亟蓋馬厰坡之
地黃漲則從此入淮淮漲亦從此洩出而清口隄防之則黃不
得入淮不得出而支利矣歸仁之地桃宿兩盱隄之所以扞禦
黃水淮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州并坎高堰而又遏睢水湖水
使併入黃河益助刷沙而執迅矣桃源之北為宿遷邑南枕黃
河滔滔東下邑之西北為運艘入口所經昔從駱馬湖險而易
滯今改從皂河紓而得安今道固不易也新中河開緣河窄漕艘由中河者十之三
四由皂河十之六七者而宿南十里有小河其通塞與仁堤相關通則睢
水徑入黃河而歸仁之水減半且宿與靈虹之積水得洩沮洳
可化膏腴至若侍邱埠子等湖多產魚蝦亦與白洋均利商賈
者矣宿遷西北為邳州州南二里歸黃河自邳畫地雖寧西河
非邳轄然利害所存大役所任在睢猶在邳也南有泗河向與
邳境合沂武二水東至清河會淮者也今河奪其流則泗水即
黃河而泗之經流入會通河沂之經流亦於猫兒窩入會通
河捴由宿遷歸黃河而武水淤矣至州東直河原宣洩豪沂諸
山之水明代開通築堤扞禦後因堤潰黃灌直河仍塞諸山水

俱迤從駱馬湖董陳二溝以出近邳之田漫爲其西伽口河就
入營河營河流入運河皆足以濟漕者唯清水一河水本無源
中通武河而停注既久適逢地震水勢橫激州城盡爲淪圮至
今寄治於河堤岭巃治爲害不幾然乎邳州工而爲睢寧背負
黃河上自鯉魚山下至小河口環遶汎濫睢人世受其患康熙
初曾開引水河而近將淤塞堤防策尤難緩者其孟家灣口因
黃勢洶湧埽堤南徙遂成大灣向嘗衝決縣之東北盡汪洋矣
脩築已久堤薄而勢就平隱憂可慮歟至睢水西由靈壁入
界蜿蜒東赴盡小河口而入黃河自漢迄明千餘載睢之利賴
良多開濬於萬麻閒而衝淤於天啟初商楫不通邑困由此則
疏瀹爲亟務矣淮郡央河州邑大概如此然而河之歸墟在海海
之逕通在安東安東者界山陽而稍東北者也黃於此兼淮入
海自雲梯關外土皆坪廠漫灘故水亦隨土隨漫流緩而沙停
淤積由此或有議疏濬者或有議別尋一道者就非無見然淤
積之原由上決而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決也誠而潰之水順
軌東注水行沙刷河壅之不通今其是也其東西中三漣河源
自碩項湖而東南入淮者也治北官河源自西漣南通中漣東
入於淮者也（凡安東言淮者即今黃河以原本淮河黃奪其逕入海故誌仍謂之淮云）其餘支河散
浦不下數十歸淮赴海各有其宜惟西北之碩項湖袤廣百二
十里與海沭各得三分之一分流達淮誠巨浸耳安東之北爲

海州其水亦有入淮（淮即安東河）與入海之殊入海者如漣河莞瀆
并支陸里等及東海城（在海中雲臺山）之于公等十浦是也入淮者如
一帆五大龍溝界首曾蘭房山枯溝小伊等河總會於官河流
入安東者是也要之入淮歸海派分而委仍合耳惟蓄洩河爲
食貨所輸景濟河爲州脈所繫無容以細而忽之大湖（即碩項湖）桑
墟又當以巨而防之至永安一堤環城以扞海湖銀山一墻猶
沂沭諸水以利農田資城守是宜首重而東海城之爲萬金墻
亦稱要焉州之西北爲贛榆東控大海海口凡九西通內河河
之可名者約二十最勝者爲玉帶河其水遠迤環抱凡數十環
而繞縣城又數十環而達滄海環若帶然是曰玉帶最要者爲
大石橋河河源吳山舊自治北八里直趨赴海明邑令樊兆程
於大石橋障而南之會玉帶河以歸海閱三令而始告成故名
三公河後仍傾廢所宜濬淤（玉帶河）而復堤（大石橋）者也贛榆西南
爲沭陽縣在沭水（周禮青州其浸沂沭）之陽故曰沭陽所謂後河前河沭
水正流也新挑河蔡家莊河分沭之上流也上市鎮河十字河
蒲溝河分沭之下流也至碩項河滙於邑東浩瀚無涯饒魚富
商固三邑（海沭）安利之矣然而淮屬十有一九在淮北二在淮南
實惟山盐盐城漢盐瀆也逐海如尺有湖有河有蕩有港有塘
有礁有堰有堤湖之大者惟射陽與山寶分轄而喻口入海乃
在盐城此外則大蹤湖馬鞍湖也河之著者爲東西界河與與

化分界新舊運河自通泰北來西塘東塘二河亦自大縱北流
其官河則自大縱南來鹽河則自官河流入他如蘆溝封子新
楊岡溝九曲等或自入海或由射陽入海也海自蘆子豎牛耳
雁兒崔然等可名者凡十有八港自建港為家港定港可名者
三塘自張岐高蛯可名者二礎自廣惠大通可名者二堰自岡
門徑口侍其汊可名者三而堤之扞海者一為范公堤蓋東起
通泰北抵安東中包如臯興化鹽城延袤數百里宋時范仲淹
所請築而在安東則曰古淮堤也鹽本澤國又處郡之下游楊
之水吭要惟司命於淮淮寧則鹽寧使淮漲而遁高堰也東注
射陽則鹽境皆陸沉而鄰境高寶興泰諸水亦將就下爭趨漂
汊田廬災患亦何可言諸邑中興泰鹽最通亦興壞最下譬之
於物興則側釜而鹽如釜邊當大潦每顧鹽開石礎以通之然
石礎迫近鹽治開則鹹潮侵稼處灣之新豈神臺皆射陽入海
故道新豈雖通而神臺未鑿釃而渠之末始非拯溺之方也且
興與泰各自有海口誠各自分疏則勢便力省不必創舉非常
而菑可滅矣說具於揚不備述焉合而觀之淮之為郡黃淮淤
其疆園澮渠穿其閭閻而滄海在東為之江涵吞吐可謂至壯
其中重湖疊浸駭浪黑天萬派千支縈波匝地水之所歸或分
青兗之餘（如沂沐泗）或受靈宿之委（如睢小河）水以至渝濠控江紛錯良
云極至欲其高下咸宜強弱並濟旱潦均適雖神禹之溝洫亦
費紆經營矣就中河淮最巨亦最變其潰溢之迹與修救之方
歷有成編故詳于下云

淮郡水利論下

昔神禹治水河患始平嗣及商代屢圮於河王都五遷至周定
王五年河徙砱礫蓋三代已患河也至漢文帝時決酸棗潰金
堤武帝時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宣房既塞復北決於館
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帝時清河有靈鳴犢口之決而
屯氏河遂絕然漢之患河莫甚於成帝朝建始則決東郡金堤
河平則決平原入千乘鴻嘉則決渤海清河信都居地至十五
萬頃壞官亭廬舍且四萬餘所迨新莽三年又決魏郡泛清河
以東數郡禹東漢明帝遣王景（樂浪人善治水）發卒修汴渠堤從滎陽
至千乘海口計千餘里於是河由東北入海而汴由東南入泗
適合禹治水之故道河患遂寧至隋大業間開通濟渠引河入
汴由泗以達淮河淮之通由此著唐代河不為菑惟開元十年
迨十五年河三溢博魏冀等州乾寧之間河漲將毀滑州朱全
忠決為二河而害滋甚漢唐晉漢周時楊劉鄆博澶滑左右益
往往多過矣入宋而患愈熾迹愈紛太祖朝則有東平竹村開
封陽武孟州中潭澶鄆滑州之決太宗朝則有孟州溫縣鄆州
滎澤澶州頓丘之決大且甚清河淩鄆州陷澶州之北城真宗
朝則有鄆州王陵埽澶州橫龍埽棣州聶家口之決乃徙棣於

陽信之八方寺而滑州潰溢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濼又合清水
古汳古汴字渠東入於淮則已之罹患者三十二矣仁宗朝決澶
之王楚埽横龍埽商胡埽又決館陶之郭固至塞商胡開六塔
而河不能容則放塞旋決而議就紛紜尤在神宗之代去富熙
寧初河溢恩州又決冀州又溢瀛州都水監丞宋昌言議閉二
股河以導東流徐塞北河而司馬光主之蓋仁宗慶歷間河決
商胡河流派自魏州北至恩冀乾寧軍入海者是謂北流也嘉
祐間二股河流派由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海者是謂東流也河
水東流則可以界限遼國故宋人利之然北流既塞而河於其
南四十里許家港復決汎濫於大名恩德滄永靜之境至十年
河決滎澤溢衛州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
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古之泗水今徐邳雎宿桃清等
河身是入於淮一合北清河今衛河是入於海而河分南北矣哲宗改
元延議河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下詔回河范純仁王存胡宗
愈等力陳不可乃止其後水官吳安持王宗望復持東流之說
築金堤七十里障北流而東之方論功賞而河決內黄東流遂
絕勢全北流河水四出為害益廣徽宗之時邢州冀州屢奏溢
陷迷宋代之治河初無定論也元自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泰定
帝文宗代有河患其決口也至二十二所漂沒也至萬六十五
百餘家役民也至二十餘萬要未有甚於順帝至正四年者蓋

自大而河溢平地水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又北決金堤於是
瀕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邱城武
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北侵
安山闌入會通河浸淫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于是丞相
脫脫薦賈魯治之遂於十一年四月發大名汴梁十有三路民
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疏濬故道自黄陵岡
南達白茅放於黄固哈只口等又自黄陵西至楊柳青凡二百
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其故學士承旨歐陽元製河平
碑文又元自作至正防記見元文不具錄河南滙於淮又東入於海至二十六年河
復北徙又有小疏口之決則變遷靡定矣明洪武初河決曹州
從雙河口入魚臺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
五里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
故道遂淤夫河之通淮據宋張洎言謂自大禹已然然考史記
所云滎陽下引入東南為鴻溝者不過河通於淮云耳未嘗合
河於淮也即漢武時亦決通淮泗矣不久而堙塞宋真宗時亦
通汴入淮矣提擬旋亦告成神宗熙寧時河通雖云南徙而北
清河之流未絕元至正時黄河東滙於淮而尚存北派一支故
考據古今河之趨南淤北與禹貢大伾以北全異者斷自洪武
中始自徙淮郡為河所歸而淮重矣永樂九年命尚書宋禮浚
會通河專行淮運淮郡又為漕所關河漕合而淮愈重矣然歷

考河之衝決多在河南山東中葉時寖淫及徐邳至靳李乃及於淮倘亦執之漸南者歟考自正統間河決滎陽衝張秋天順間決開封弘治初決原武及封邱荊隆口下曹濮衝張秋又衝中年及儀封考城三年後決荊隆口再犯張秋先後治之者如尚書石瑛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侍郎陳政皆弗底於績其告成者惟都御史徐有貞塞之者侍郎白昂平江伯陳銳耳正德間決曹縣直抵豐沛嘉靖二年決沛縣五年又決沛縣至豐縣七年沛縣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至八年又決於沛矣其甚者初決趙皮寨入淮繼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至三十七年之決由蕭縣薊門出小浮縣入洪淤凡二百五十餘里分為十一派四十四年之決黃河大淤全河南遶沛縣北遶豐縣氾濫入運河從沙河至二洪向北分二派東北分十三派散漫衍溢于是命尚書朱衡都御史潘季馴濟治之八閱月而新河成然則語河患於嘉靖其執洸潰其緒紛糾微之于古亦漢成宋神之際可謂洚洞者歟隆慶四年河決睢寧是年高家堰大潰淮水東趨決黃浦八淺而與鹽高寶諸邑滙為巨浸淮城水困民不聊生黃水亦決崔鎮等處而桃清河塞運道梗阻者數年萬曆六年乃復命都御史潘季馴總督河道季馴築高加堰六十餘里歸仁堤四十餘里柳浦灣堤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餘處徐睢邳宿桃清兩岸築遙堤共五萬六千四百三十餘丈馬廠坡堤七百四十餘丈築碭山大壩豐縣邵家大壩各一道築徐沛豐碭縷堤百四十餘里砌八淺寶應湖石堤千七百五十餘丈建崔鎮徐升等減水四壩脩復淮安新舊閘遷通濟閘於淮安甘羅城南以納淮水于是故道盡復自嘉靖末至萬曆中二十七年四任河事而拆于成以後諸閘月河之開西土塔山堤之築單口新安雙溝馬家淺洋山峰山諸格堤之創皆大有益於河至於分黃導淮議偉矣河總為一見議略有成績而分河總歸淤淺加河之開勞著矣雖避黃河三百里之險而行之不久明代河渠之政史不一書而要其討謨願績未有如季訓者也入我

皇朝承明之敝汴城灌後開歸上下間流緩沙停水漫而土疏自順治二年決考城流通口七年決封邱荊隆口九年決封邱大王廟又決邳州十四年決祥符槐疙瘩十五年決山陽柴溝姚家灣十七年決虞城羅家口其大王廟口之塞遲以五年槐疙瘩之塞遲以五年曠延日久黃流日墊然彼時河身尚深數丈雖高而人不覺以後潰倚蕩潏率伏此矣故自康熙元年決曹縣又決武陟大村決中牟黃練集四年決安東茆良口六年決桃源烟墩又決江都運河之露筋堤七年決桃源黃家嘴又決江都運河之崇灣堤九年決曹縣牛市屯又決山陽洪澤河之高加堰武加墩又決清河運河之窰灣文華寺高郵運河之

茶菴清水潭江都運河之東堤四淺至十年節良口塞矣然時延七載海口之沠沙日淤而經沠不敵是年決桃源陳家樓七里溝十一年復決高郵運河之清水潭十二年七里溝塞矣仍決桃源之新莊口又決洪澤河之高良澗高郵運河之清水潭十四年決徐州潘家堂及宿遷蔡家樓又決江都運河之邵伯十五年新莊決口塞矣然以四載之久再築之勞而河身之淤澱彌甚當是時也宿遷決口二白家河于家溝清河決口二張家莊王家營安東決口二邵家口二鋪口山陽決口五羅家口夏家口呂家口洪家口富家口運河決口山東厰淨土菴又決武家墩板工一處高郵石工七處高良澗板工二十六處共高郵清水潭塞而復決又決高郵城南小口三十餘處并江都大潭灣四淺竹林寺邵伯等處維時黃淮四潰頭洞交勝淮揚兩郡千里閭田廬委於汎臣婦子等於沙鳥嗸嗸載道至於堤接草宿有顧作其魚而興歎者治之誠為容緩顧河未易治也明臣潘季馴有言治河者必有一勞永逸之功唯有救偏補弊之策不可有喜新鶩奇之智唯當收安常處順之休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矩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如是而已旨哉言乎是以今河臣靳之行水也上經理河工事宜八疏先於宿桃清境開引河以濟運又於清口以下直出雲梯關外並開引河以導入海之勢築關外堤工一萬八千餘丈所以理河也創築周橋翟壩堤工二十五里塞高良澗等處大小決口二

十五處所以理淮也大挑山清高寶江五州縣之南運河即以所挑之土增築西岸之堤所以理運也創建黃家營張家莊與莊集減水壩共十一座又山陽運河之鳳陽廠減水壩一座又周橋高良澗武家墩唐埂古溝東西減水壩六座又寶應子嬰溝高郵永平港南關八里鋪車邏港減水壩二座所以分黃之勢于淮之漲使黃不得逞其怒淮不得肆其波黃淮交利而運脅安也其山清安境之黃河大決口九及無名小決口廿處次第塞之清水潭為河所匯運與下河攸關亟塞之翟壩告竣其從前沖開九道支河及無名小決口盡塞之山陽運河成家橋堤之決則又塞之又大挑爛泥淺裴家廠等河使淮暢注於河及改南運口於三汊河北運口於皂河使運之避濁而就安最後乃塞楊家莊口于是黃沮盡復其故然二十一年猶有宿南徐家灣蕭家渡之決蓋引河挑濬未免借水刷沙而河身淺窄雖有減水壩洩之乃悍沠奔注氣能勢酣猶如鼎沸遇徐灣之堤庳蕭渡之土疏又兩處俱係舊堤決固其宜必再塞而始定于以信潰決之餘艱於告成如此若夫意議定而籌畫施序次明而經緯得則今日脩救之方存為異日之參訂所宜詳者如引河之開也其用有三一則引水以濟運也黃沠從決口旁注正沠一綫曾不足以方舟必鑿之使寬而後漕艘可浮矣一則豫浚以迎溜也河身既為平陸而土有堍坳不齊者又懼將來

黃流歸故時或激而他潰或澱而停淤故相度形勢捐開一渠迎之務令水至成渠湍汎既利於刷沙而安瀾無虞於歧出矣一則抵險以保堤也河性猛烈藉其猛以刷沙而河受其益抉其猛以觸峙而堤受其傷方其倏左倏右沖突激射被沖之堤危於累卵是宜酌左右之中亟開一渠將沖突之處迅行埽堵挽所沖之溜頭引入中泓以奪其勢而後彼堤可保矣三曰用鏟不同然度地勢高卑以定挑濬之淺深驗土性鬆淤以酌渠路之去取則又未始不相通耳雲梯關之疏也關在清口下二百餘里黃淮並從此闢入海前此海口沙壅無不議挑濬者然而潮汐汎洋功安所施抑知關外皆浸土故水亦隨地散漫水不歸一則力不厚力不厚則溜不急溜不急則沙必停欲救其敝非築堤束水不可今築土堤萬八千餘丈水既束於堤內一性急溜刷沙有力海口停積之弊去矣高加堰之築也堰長百餘里障洪湖抵黃峙東護淮揚兩郡厥繫綦重前此潰處三十有四陸地沖深為河者九迤下更決高郵之清水潭奔漫入海屬境盡為汪洋歲糜金錢春杵而不就今製船艋數十運土數十里布浮橋以濟之蜿蜒長堤增培崇廣又翻作周橋翟壩堤二十五里始克遏淮流之灌且障淮合黃而同赴壑焉至於湖波壯闊鼓蕩撼堤有無堅不摧之勢今於城外更築坦坡使剛猛之浪過坦而殺其怒此護險堤法耳清水潭之築也潭隸高郵與淮郡無與而與淮皆盡因連類志之蓋自高郵清後潭堤亦潰數百丈水連高郵湖而黃隨踵之渰灌田畝浩瀚如海測之以綆深不可究且激湍洄漩每颶風間作檣傾楫摧治潭者嘗帑金至五十萬餘率隨作隨圮今相度既定飭夫肩土就湖中越築之蓋向之議築率循潭畔故堤之址豈知故址瀕於深淵險不可量兹就湖坦淺處而越築之淺則需土也約坦則無跋歉之虞且測淺測以衡土計土方以程工所刻期工奏節帑至十之八焉諸決口之塞也自十六年以前黃兩岸決口二十一處南北運河及高堰等決口七十一處往往旋堵旋決或堵東決西為患乃以水平法測地形之高庳衡水勢之順逆相機下埽在南運口者自堵高堰清潭後已斷次潑築在黃河者決口有大小則堵塞有難易咸循先難後易應先堵楊莊茲獨先堵小者小口堵畢而後一力以堵楊莊蓋用工既專又無小口刷大口之患也減水壩之建也淮屬黃河向廣闊二三百丈水庳于岸者丈餘河底復深三四丈寬深如是故可容猝至之洪濤而無患今從平陸挑淤挽歸故道欲其縣為刷深容納如故理所必無夫既不能容而又不令有所減則漲流必至橫潰乃以推測土方之法移而推測水方大抵以上流之寬深準下流之淺窄量入為出以減之然漕中之水又必須留以滌沙而後可冀其日刷其間應留應減之數斟酌又須至當也于是審度

地宜自徐雎迄山安黃河兩岸建減水壩十餘座俾上游奔赴之水一及閘壩即可洩其餘漲而不至於沖騰其正流在漕者本及閘壩則仍有所蓄伏力可刷沙而不至於緩弱是堤工既可保固而河身又可日深也南北運之攸也南運口由江湖淮揚河計四百餘里總於清口出歸為淮黃交會處每因黃水內注嚴歛挑淤今攸從三汊河去清口既遠自可避黃迎清而承淮又復適中可不受全淮之漲且建拔閘壩節宣之北運口向由宿遷董口北達後攸由駱馬湖乃庄淺土墊入水面漾瀾百丈無所施衛尾者膠舉不能前每逐艘挑挖茲逐令開皂河四十里達之顧其地沮洳北受山東諸山水患不支而南接黃流又恐內灌為患於是揆測規畫取水中之土築水中之堤而東水有藉倚減水之區防山潦之至而洩漲無虞然河口直接黃流亦何以持久永利惟皂河迤東至張莊僅二十里許皂河之北高三尺張莊之北庳三尺即黃河迤東高庳之數亦同乃將皂河通黃之口竟行堵塞而於迤東開新河一道直達張莊以皂河地高之清水下注於地庳之張莊出口然後清水常強勢足敵黃而無憂倒灌矣至於黃淮調劑最難黃偏強則蹶淮內灌之患立至淮偏強則過黃阻流而得沙之患亦立見前之弊失由此唯淮不可偏強也今於高堰一帶築減水壩六座以洩之而淮可得其平然淮強時少黃強時多故又請於徐雎南岸之山麓壘土減水壩七座遇黃漲時仍此七壩洩歸洪澤湖使之助淮以敵黃俾無內灌嚴二清均而蹶之患可免也其高堰洩下之水又慮運河漲溢亦準水方法稍上游所截之數于山盱高江等處設閘壩減之以歸海並因疏濬下河又請于高堰之東築為夾直出清口即水漲溢亦有所容不煩閘濬而河咸不必紆折而水自有所注方恢議舉行為共修敘若此亦綦詳且要矣夫行水無奇策也尚書稱九澤既陂九州會同傳之者曰九州之澤有陂障而無潰決四海之水俱會同而各有所歸是禹之治水未嘗不堤而歸諸海也孟子謂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傳者訓疏為通訓瀹為疏通意決排為去壅塞於禹極地而注之海也亦謂極去壅塞是禹之當年滌泳而已亦無他事也神聖之遺謨爾爾後人惟有恪循則含堤埽外別無制防含疏引外別無刷沙含壩歸外別無節宣消長之策又何穿鑿為矣要之就下者水之性也赴海者水之勢也順性以循勢道不外乎因而已宜趨者趨之宜避者避之因也宜浚濬者浚濬之宜塞治者塞治之宜調劑脩攸者調劑脩攸之無非因也古人見轉蓬而為車觀落葉而造舟制器猶然況為下而可不因川澤哉此匯獨為淮言而淮所重者唯河淮致為行水者告為篇中水道所關問及他郡者利害共之無限疆域也

平圃遺稾卷之十四

上海　張宸　青琱撰

述

中書述

予前以在替補十日爲十日曠官既而思之在中書四載則亦曠四載之官也已古人居是官則思舉其職不得其職則去今苟若是焉則必以爲矯異不則禍患且不可知而豈止於去哉人誰促之去哉夫中書繕制草其職止於語言文字而已而尚不得舉其職則又何論其他哉故事中書舍人撰擬
勅書
詔書贈文武官
誥命
御製碑文祭文祝版
帝后尊號玉册及
諸王
公主
妃金册大以訓勵百司因時戒諭發揮
帝王敷叉之大意次亦爲典則雅飭之文以備
綸扉之草而潤飾
王猷今則皆然是矣其前後可仍襲者則用原文并不删改曰以有滿洲之番譯也間有所撰則又取其短簡俚率者曰以便滿洲之番譯也夫事取其省而便則苟若并省是官之爲尤便而余何肯祿米養冗員紛紛藉藉於此也百官勅書惟初入版圖者始撰新勅其餘則俱用元二年之舊以故天下治平方二十載而勅文中猶有地方初定等語誥命唯本身略撰數語其祖父母父母妻皆有一定之文至贈人死妻亦有尚黽勉而同心等語且鐫之爲版已有年予爭之則曰版定不可易也安南自明世宗時已廢王而投都統廢黎氏而官莫氏故有都統勅印而無王印册今則王與都統俱求封命繕
勅諭予以爲言曰來則受之而已苟問其他
端敬皇后謚號有溫惠二字予曰終溫且惠非吉祥之詩也同輩塞予口曰是非若所當言
今上御極之初加上
太祖
太宗尊謚至二十字凡册文當括二十字之義而騰言之不令更革止取舊玉版磨去數字增鐫所加數字文與年月俱仍舊亦不頒布中外凡此皆予所爭而不得者嗟予今之爲官者默默循資而已向何爲乎昔歐陽文忠公知制誥猶以拘牽常格不振爲耻歸田之後自叙其内制草則曰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若予之所爲并無以誇于田夫野老也故稾多不存祇以自愧焉

督捕述

予以康熙三年六月八日由中書舍人遷兵部職方司督捕主事十一日後事至二十日而先慼病假于私邸至二十七日而遣良遂去其職凡在署十日而所見聞者鞭人黥人以三木刑人之脛號聲聒聒然振於耳以問吏用何法斷人曰有條例取而觀之曰凡旗下男婦逃者一次黥其右頰鞭一百歸主二次黥其左頰鞭與歸主如初三次則論死歸刑部爲其窩逃者鞭黥如逃人而籍其身及父母妻子財產沒官鄰里十家長議流而籍產如窩逃有報首者以所籍三分之一給賞以故一逃人牽牽連數十人鞭黥籍沒郡縣奸民惡少思攫人財及報復睚眦誣指人爲逃既報逃郡縣不敢承則以歸督捕督捕訊無主証遍迎八旗無認者則又以歸郡縣曰果逃人則以來否則釋之郡縣又固不肯承則謂之無主逃人鞭黥發戶部以俟賞旗而郡縣縣吏上自督捕司道捕逃皆有程限自一百五十名口至三十及額者陞遷加秩不論倖雖捕及額而失察一人即坐斥不以功贖罪以故報逃什百無有一脫者即脫亦加以三木極刑以報上曰刑訊無左驗乃釋予異之以詢同事同事者曰是

太祖

太宗之法則然也於今加厲矣蓋

本朝用武開基計丁編甲丁逃則損甲而前所俘獲皆以給有功之人或自買以爲僮僕或其人自投充皆有主而均謂之丁今使縱其逃則無以慰其主而勸有功且損甲則妨國憲章

祖宗之法而益厲之所以云救也予曰若

太祖

太宗之時則宜然矣殆非所論於今之世也開創之初與故明爲敵國虜其伍以資敵人雖盡繩以死於法爲允今則天下一家矣其去旗而不爲丁則入於編戶而爲民民與丁俱

國家有也其或去旗而之賊爲之外國爲則當禽獮而獸薙之耳若民出財賦力役以供

上與兵出死力以衛

上職固不相懸也周制田賦郎甲即今之所謂甲也然其時皆出于民後世兵民分矣漢之南北軍取之郡國材官蹶張唐之府兵取之農宋世嚴山則以尺度量民之長大強壯者以爲禁軍其次以爲廂軍漢起豐沛未嘗必以豐沛人爲南北軍也唐起晉陽未嘗必以晉陽人爲府兵也宋都汴未嘗必以汴人爲禁軍廂軍也且目前之所謂逃者皆其所俘獲與僮買投充之人也其人有親戚墳墓之思故暫而歸歸則托足於其親戚或素所不知之人而一旦命之爲逃命之爲窩以罹於法以累其鄰里鄉黨假使有一人爲一逃至其家鄰里即以執

於官以執於督捕我惟風俗因之不厚而非所以為訓也夫古者帝王慶典推恩則先及畿內至於旗下則尤非畿內比也其賜予至厚其資給至優又嘗小醜剷除天下太平之時吾見朝廷方且有慶無慼而天下民方日貧積是優厚以往民方求為丁而不得豈止存者必不逃逃者必盡歸而已哉如是而督捕之署雖廢不設可也豈惟督捕蒙古之逃人以歸理藩院諸王旗尉之逃人以歸鑾儀衛逃犒以歸戶部而論死者以歸刑部此紛紛者亦廢不設可也雖然此罪言也往往為是言者大僚某某庶僚某某各以大罪去矣其可開口發言乎惟是古人居是官則思盡其心令予知其故而不能言者十日矣則又曠十日之官也已庶幾存之以俟太平為左券焉

記

雜記

予在都門與許青嶼施硯山何巍音三人者交至忘形骸然硯山篠行嚴密尺寸不苟青嶼澹於自守疎於接物巍音腸太熱鹿酬太勞是三人者雖志趣不同以方寸論之則俱篤實君子也予以先太孺人喪出都三人者日就予促膝攢眉周旋倫至獨青嶼已掛吏人彈章而落落不介意為予謀過于自為謀也時秋老時迫不能俟其事竣卒卒舍之歸途中庚虞問訊亦無確音至正月抵清江晤宗老念功知青嶼已褫職將携家口南下矣嗟乎異哉青嶼儒服儒行忠孝藹然雖涉浮屠老子之藩亦嵜意耳未嘗援儒入墨也其與西洋人湯若望交亦以其制度精巧用以恣其好奇之目從其請而為某書作敘則是文人結習借天官家言以發抒其瑋麗之氣非篤信其教而昌明之也然一為妄人指摘至自隳其功名士大夫生今之世可不懼乎毋論語言文字之禍意外可慮即泛泛交往如若望之命於朝爵於官用其陰陽推步之法以循布四方者猶尚不可而況其他乎褫職於前代為重典至今日則輕典矣求所謂貴肢遠郡寄祿守祠者安可得乎吾是以書之以為宦於京者之戒青嶼沉澹自足必不以一官介意然聞其歸無貲居無廬一茶馬御史蕭然如措大窮達青嶼能為我謀而我不能為青嶼

謀是又可念也妄人者姓楊名光先徽之某人筆下甚跡勁而
好攻訐人其在明季以國子生伏闕受杖謫戍遼左在
本朝訐其戚大姓程墳至破產二十餘萬令程殊得路復為之
鷹犬其與若望亦桀然睚眦之豪將訐之以示威嘗作不得已
論以示青嶼青嶼不之省怒欲并及之當對簿光先髯髮皓然
年已七十餘矣人之好鬪至老不衰有如此者 [illegible]
近來士大夫日益貧而費用日益侈
世祖皇帝時集廷晏錯遺當時以為非所急及禁弛而追嘆為
不可少也壬寅冬予奉
使出都相知聚會止清席用單柬及癸卯冬還
朝則無席不梨園鼓吹無招不全柬矣梨園封賞初止青蚨一
二百今則千文以為常矣大老至有紋銀一兩者統計一席之
費率二十金月俸所入有限以六品官計之月米一石銀五兩
兩長班工食四兩馬夫一兩石米之值不足餵馬房金最簡陋
月須數金冬裘夏葛薪水僮僕諸費咸取諸稱貸席費之外又
有生日節禮慶賀及公祖父母是知出都諸公分借如一月貸
五十金最廉五分起息越一年而即成八十金矣況貸時有折
數有輕秤任色又未必能一年即還別貸以償利一二年間即
成二百金矣此一月最約之數也稍稍寬縱其數又不止是矣
即以此數論之以一歲而計每歲應積債二千餘金矣功令森
嚴人情冷淡有何入孔而所費如此也假使一月能省一席便
可饒半年之用乃習以為常稍自異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於
人數一何異乎昔人謂都門宴客為酒肉叩予謂今日赴席乃
為哭債良不誣耳予臨出都宋直方先生為予言君假滿北上
予或尚在都遇此即乞身去力不支矣蓋亦以諸費為苦也夫
宋為世封官大祿厚其所需未必盡出於稱貸其苦猶爾況下
此者乎
端敬皇后喪中堂命予輩擬
御祭文山陰學士曰吾輩凡再呈稿矣再不允須盡才情極哀
悼之致予具稿中堂極嘆賞末聯有渺茲五夜之箴永巷之聞
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後誰人等語
上閱之亦為墮淚命諸大臣議謚先擬四字不允至六字八字
十字而上猶以無天聖二字為歉
命胡王二學士排纂后所著語錄其書秘不得而傳舉璫
命八旗官二三品者輪次舁柩與舁者皆言其重梓本用藍墨
自八月至十二月盡乃易朱 先是內大臣命婦哭臨不哀者議處 皇太后力解乃已
辛丑正月
世祖皇帝賓天予守制禁中凡二十七日先是正月初二日
上幸憫忠寺觀內璫吳良輔祝髮初四日九卿大臣問安始知
上不豫初五日又問安見宮殿各門所懸門神對聯盡去一中

青向各臣耳語甚愴惶初七晚釋刑獄諸囚一空止馮逵知張
縉彥二人不釋傳諭民間毋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
上疾為出痘初八日各衙門開印予黎明盥漱畢具朝服將入
署長班遮止之曰門啓復閉止傳中丞暨禮部三堂入入即摘
帽纓百官今散矣予錯愕久之蓋
本朝制度有大喪則去纓詎
上春秋富有此變也早膳後出門問訊別人復訊予緐確音時
外城門俱閉列卒戒嚴九衢寂寂惶駭甚日晡時
召百官攜朝服入入即令赴戶部領帛領訖至太和殿西閤門
遇同寅魏思齋詢
主器曰吾
君之子也心乃安二鼓餘宣
遺詔淒風颯颯雲陰欲凍氣極幽慘不自知其嗚咽失聲矣宣
已誡百官毋退俟
登極羣臣唯予輩及科臣就署宿餘俱午門外露坐是夜彗星
見中天芒東北指明早風日晴和
上陞殿畢宣哀詔於天安門外金水橋下羣臣有飢色各退就、
本衙門守制
詔早暮哭臨九日在喪二十七日毋得歸私第閱三日輔臣率
文武百官設誓旗下每旗一誓詞各官每衙門一誓詞詞正副

三道一宣讀然
大行殯宮前一赴太光明殿焚讀
上帝前一藏柴中詞曰臣等奉
大行皇帝遺詔務畢力一心以輔
沖主自今以後毋結黨毋徇私毋黷貨毋陰排異己以戕善類
毋偏執己見以妨大公違斯誓者上天降殛奪筭凶誅語小有
不同然大意若此時始得入乾清宮門仰觀內殿蓋哭臨在宮
門外惟一二品大臣上殿哭餘俱不能也殿上張素幃即殯宮
所在兩廡俱白布帘壹闌肅穆非外廷可比宮門外大廠二東
幷西道竪旛竿晝夜裡經懺大光明殿在宮城太液池西圓殿
白石甃碧瓦金頂干霄耀日光奕奕動十四日焚
大行所用冠袍器用珍玩於宮門外時百官哭臨未散遠聞宮
中哭聲沸天而出仰見
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門臺基上扶石欄南面立哭極哀諸宮
娥數百輩俱白帕首白衣服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諸寶器火焰
俱五色有聲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聲蓋不如數萬聲
矣謂之小丟紙自初八至十六日哭臨畢二十日始票本發所
繕制敕于四得登太和殿請
寶寶朱方匣玉色不甚白惟
皇帝之寶像碧玉俱交龍紐而以黃絨繩如指大兩內侍捧至

殿殿左設方矮桌鋪褥用寶其上殿凡楹朱漆柱凡中楹柱繪
蟠龍殿頂俱五彩螭塵金碧燦爛中一室懸鏡如星中懸一軒
轅鏡直御座上
御座朱紅漆鍍金嵌以綠色寶座上大椅皆三床不設几座四
面俱丹陛三道道各三累有圍欄殿上俱黃氊地衣下襯以棕
爲茵席唯
御座一間加以五彩蟠龍地衣殿兩旁近南有二朱床東西向
不甚高大上有金滴水東西中柱下各一方桌黃緞四面幃東
桌黃緞袱蓋一物如方函西桌金紅袱蓋一物如盒餘無所有
殿前月臺白石雕龍甃三層上有銅爲八銅鶴銅龜各八俱背
炷香烟從口出殿後即中和殿實一方亭圓頂如聽事後過道
又一層爲保和殿殿後玲瓏雕墻即乾清門外院矣予思仕宦
至大察非政府有終身不得上殿者予小臣乃得奔走執事其
間一何幸也聞錢日議謚號法應回高而以爲逾於
太祖
太宗故廟號
世祖謚曰章予草撰玉冊文中堂示明移廟時歸震川先生所
撰世宗冊文爲指式爲入錢日移殯宮于景山壽皇殿先一日陳
鹵簿豚象輦象出東華門俱流涙簌簌不已共異之明日微雪
祭明百官擺班自東華門至景山魚貫跪道左予時始見鹵簿

之全閉道二紅棍有黑漆描金如竹筒上廣而下銳者凡十餘
對又二紅棍如前筒而刲其半又十餘對自後則有若鎗者若
戟者若戈若矛者蛇其首者如椎者如爪者如手執椎者皆鍍
金朱桿有若節者幢者旛者旌者旗者麾者錦綺煇煌每色各
數十對每易一仗即間二紅棍諸仗俱植立持不橫什唯笺繖
最多扇有圓者方者兕者如鳥翅者每式具五色色各一繖亦
具五色每色五頂俱刺繡五層惟黃羅曲柄者止二頂隊中有
散馬轡而不鞍八十餘匹有鞍馬數十匹刻金鞍轡鎣黃鞦剔
鞍首龍啣一珠大如拇指鞍尾珠三如食指大背各負數杌倫
焚化杌頂刻金爲龍啣珠如鞍首共百餘明駝數十匹繫纓垂
貂極華整皆負緞綺錦繡及帳房什器亦倫焚腰弓插矢者數
十人俱乘馬捧
御弓箭者數十人牽獵犬
御馬者數十人
御箭俱鵰翎者秸金
御撒袋俱黃綺針縫處密密貫明珠計一袋珠可當民間數婦
女首飾真大觀也近
靈輿各執赤金壺金瓶金唾壺（金盥）金杌金盥盆金文床椅杌等物
皆
大行所嘗御者亦倫焚

靈輿黃幔欵金蓋紫貂大座褥其後即
梓宮用朱紅錦衹蓋諸王大臣乘馬執绋至是不覺哭聲之愈
高矣雖踈遠小臣無不氿瀾涕盡者此以見
先帝之深仁厚澤入人最深也
梓宮前有青布衣童子二三十人或曰大臣子弟育於
太后所故尚青衣
梓宮後爲貞妃柩上用紫花緞衹蓋貞妃者從
先帝死故
賜號貞妃或曰即
端敬皇后之妹也其後
皇太后黑緞素服青幔步輦送哭最哀後素車五青幔車六七
不知中宮誰人各官隨至景山
梓宮啓東墻入命婦在壽皇殿門内百官在殿門外擗踊莫措
焚前所載諸物謂之大去紙禮畢而散當是時青松碧樹翠嶂
重巒旌旗鼓吹掩映其間雖當過滅之時具見
天家富麗矣廻思
今上御極之晨去
大行晩一日夜所陳儀仗即已煥新無一物仍舊上方製毛又
何神速也又三日爲二月初五日二十七日之期已滿百官至
景山園孝各解所繫素帶衆而焚之卒哭易服而出然後得退

歸私第爲予惟
先帝臨御十八年無日不以民生疾苦爲念其御臣下新舊人
一體無偏時間有不測恩威亦雷霆雨露補物平施所以諸臣
哭泣之哀爲前代所未有即如予守制内廷無侵晨中宮
賜内院諸臣乳茶乳粥無虚日平時盛夏
賜水菓無虚日凡殿試日
賜執事諸臣茶酒饌亦如之皆奉
皇太后暨聖母盛德待臣下如家人父子其章穎者厚
聖子神孫丕承千百世其何疑哉
予守制時因滿漢官騈集内三院公署不足容直宿賃東華門
内前星門左側内相小直廬寄宿前星門止一坊南有三石橋後爲
麟趾門蓋前代青宮也今殿廢止一門存爲寓前房一區門圖内
鎖詢之爲魏忠賢私拷人處至今尚存東華門晨啓諸命婦入
哭俱細布孝白帕首后垂二白帶長竟身手執一細竹杖拄暮
方散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此俱從龍貴人一二品大臣妻也可
謂盛矣又有柴車載器具入内庫詢之爲馬達知籍産當是時
即已知其不赦云時議停奉先殿時享殿爲
先帝敢造方工役時予宗揆原督工因得與觀其規模又同時
造元穹殿祠
上帝爲宮中祈天之所今亦議停祀欲撤以費徒役故暫止爲

入議朝祭俱用日出光燈龍廷燎不設宮中出一元狐純黑色
額白遍體光澤前趾螺文如來羨一大木籠如三層樓上層以
備其寢息中層以飼食飲下層以便溲溺云將繳之野外又一
三尾羊亦繳之入宮中新造佛像極多工緻絶時華俱分送京
城諸寺院凡諸珍玩悉化不盡者俱市之民間以備
山陵之費所盆卉鞍轡諸物亦有貨者于是知
皇太后之儉德固過他代抑亦抱爲搋而增痛故然歟
壬寅春二月十二乎將持樸祓直宿人言內城鐘樓災既入直
黑烟猶蔽天火氣逼人蓋舊鐘樓已燬于兵燹則新安程氏子
所捐造也程富于貲以丁酉南闈事發流寧古塔認造鐘鼓樓
及城樓一以自贖工最鉅茲樓其首功也樓已成被燬云是日
家丁役下就食無星火棻上一繩垂垂有烟飛爲豖之煙大
發亟呼人撲滅而烈焰蔽空矣樓下万石鐘二一銷液共丰一
全銷鐘爲永樂時鑄施某寺者共十一今寺廢鐘度蔓草中在
國子監近隅每鐘鑄華嚴經字極端楷丹碧色可愛樓成覓故鐘
無有故移用此初并之莫舉詢西洋人湯若望云以人溺污之
即舉果然至是并燬焉越數日
上命祭火神令予撰祝文草上奉
旨曰好院中撰擬奉
旨自予此文始亦不意也文附後年月日

皇帝命某官以牲醴之儀致祭于司火之神曰祝融佐令燧人
是司以熾以燎爲政之宜近災于旱蘊隆不戢延我麗譙棲題
瓦爍茲以牲醴告于有神用歛其威以綏以寧尚饗
凡內院封印先具朝服設香案請寶陳列拜訖以水盥濯之謂
之洗寶入函訖再拜送內然後封內三院印及三院典籍印關印亦然
凡册立
后妃諸王公主皆用金册每册用四金版潤四寸長八寸厚分
許鐫清漢文各一面上下用小金索聯貫之惟平西王晉親王
册用十二版以具載功績文繁四版不能盡也壬寅秋晉
太皇太后兩
太后位號例用玉册玉寶以玉工遲而
慈和皇太后病劇故改用金金寶各一顆每顆重五百兩交龍
紐極工緻鑄成內院設香案具朝服拜然後鐫字清漢各丰函
用白金以赤金鑲成上用小金瓦釘鍋龍文織巧又鍋句檀香
爲副寶禄楮爲副册以備
皇上行禮時捧進金至重不勝舉也故任
世祖皇帝時撰册寫册官俱照例賞銀幣今寢不行于時撰册
文三今止用二
太皇太后用一文而以爲
兩太后不宜異同故兩册同用一文不知出誰意也

辛丑科殿試予充執事官讀卷諸公擬五卷進呈以三卷擬鼎
甲餘二卷則倫也諸公以輔臣新秉政非
世祖章皇帝時比遂以所取故商之滿中堂巴公故抑之以首
二卷頗爲倫卷而以三卷至五卷爲鼎甲諸公僉爭之則僉抑
遂如其意進呈輔臣言此非吾屬所諳有諸公在榜出而人言
是則諸公足人言非即諸公非矣況
朝廷以諸大事屬公等而況此事乎遂如所擬不易及拆卷則
第一爲馮野臣世俠第二三爲李子靜仙根吳光庚光而向所
擬第一第二今降爲二甲第一二者則嘉興孫古鍠錄吾郡董
閣若含也何使不質之巴公則二君衷然大物矣得失有數豈
不信哉榜發諸公猶指董名謂巴公言此人即
先帝所罰法帖董公其昌之後深爲惋惜後董以錢粮奏銷列
名竟至除籍使得以鼎甲授詞林則猶止以現任降二級尚京
職也然則所爭又不止前後矣
甲辰科
殿試予復充執事官同寅介長禍孝琦 山右人
廷對千言衮衮立就謄卷字畫端楷銀鉤鐵畫予甚喜之及半
病甚不能竟至舉步不能予扶之乃出及進呈後將拆卷予至
讀卷所爭問不完卷者爲誰予曰同官介某衆官於是大爲惋
嘆是卷前先第一人誰出其右者山右向無鼎元式地氣奪之
也一時諸公如中堂高陽李公益都孫公冢宰柏鄉魏公撫憲
合肥龔公大司馬真定梁公淵（學士）豊王公尤戀戀不忍釋手諸公
愛才可謂真至臚唱後予至介寓述而慰之則介固久病三日
前爲同鄉孝廉用人參蘆煎服下瀉去二斗許元氣益弱故至
此也大物豈易得哉是科鼎元爲歸安嚴存庵我斯前科進士
也
本朝兩辰榜壬辰鼎元前（非為）科鄒海嶽忠倚人言龍無頭豈信然
歟是科一二甲無北人而讀卷諸公半係北產於此又見其至
公焉庚子夏予同官武進徐天織吳錦遂次遇一內相醉而鬧
其馬不遜時徐已近寓率其子武進士某痛毆之縛送巡城御
史值齋戒期七日不訊結縶之乃此璫則
上前司茶者也臨班不上直
上詢之同輩奏爲光棍所縶則逮訊於是徐父子與璫俱逮去
繞入午門
命釋徐父子留一僕與璫赴上方院審食頃又一清字
上諭至內院譯之大意云朕意光棍毆我璫故逮之今知爲中
書官及武進士恐外人不知以朕爲庇璫而奪官宜速諭知之
上方院審訖請下刑部部議徐僕責四十板而釋璫謝上中堂
擬票依議忽傳中堂學士入良久出述
上怒甚謂卿等所司何事而以此本進本頭言內相係我家的

人等事此是何等本章傳抄至四方以朕為何如主乎且內相
為朕家奴中書僕非朕百姓乎內相擅出內廷而獨責中書僕
此刑部何等法也諸臣則叩首引咎請傳刑部改本頭為發審
事而另擬具奏則改擬徐僕責四十璫歎八十始奉
俞旨嗟乎此前代聖君所不能及也徵諭璫熾時莫敢向邇即
乎時士大夫見中貴亦踈而遠之耳孰敢加毆藉非
上神明大度徐不為齏粉乎相傳璫至
上前裸其背以訴
上俱青紫
上微哂之曰孰令爾出外乎終不恕此又令人感而至泣者矣
同徐僕事同寅沈嘉令珍生又損于言
上待我儕小臣厚非一事前某年某月某入直竟將出午門時
偶從南苑回輦前闌寂直衝
上前既見始驚懼
上傳問是何人則對言中書臣某置之竟入
宮然心膽墮地者數日久不聞始心安又久之
上幸內三院以中書官書不進責中堂中堂奏言是筆寫人無
法帖臨摹故至此然臣等不督率之臣之罪也
上欣然曰朕近搨歐陽率更帖宮中極多明日至乾清宮門人
給一本至明日則傳中書官領帖

上親御乾清宮門唱名給次至珍生次至同官沈喬生
上遽召珍生前曰喬生非若兄弟乎珍生謹奏言臣籍浙江喬
生籍江南非兄弟
上領之既畢又誠諭曰須用心學乃入
宮廉容藹然家人父子之意及於小臣雖在下寮遭逢豈不盛乎
乙亥年海賊犯江寧南中音問不通人心惶惶
上議親征集諸王大臣九卿科道會議諸臣言不可且亦不必奏
上
上傳諭言江南重地朕不可不往耳敉賊自有人不須朕往命
將征雲貴時頒行朕誠諭諄諄毋殺良民毋擄掠人子女玉帛
究竟不能稱朕意至今耿耿江南豈雲貴比乎且朕言親征未
必遽往言不親往未必不往朕自有特裁毋煩諸臣慮議言共
急者於是諸臣言總漕在南北亢得時新物故人心驚擾宜急
會推此不可循常例需時日乘諸臣畢集時可即議也
上允之推中丞蔡公某報可蔡故舊總漕有惠政稱得人并誠
以勦撫諸便宜事剋期戒行未幾江督郎公捷至
上召齋本承差入面詢之盡得其詳始知總鎮梁公功最高白
後議酬功梁獨優俱出
上特旨非部議所及也
上之神明捺縱類如此

凡科臣職掌有二一曰封駮凡
上票旨不中窾得言其事將本封還一曰抄叅凡抄本右以浮
簽貼上曰此事應云何駮出以備查考此二事
本朝久不舉獨康熙六年幾月
上初親政寬大之語饒下有刑部票紅本二皆准決因時楊
雍建入直即封還之
上為之改票又雍建先為廣東高要令縣例凡縣官公私用度
皆取給于直日里長每一季復繳銀四百兩謝不謹雍建倫文
詳上臺勒石痛戒于頒
詔至其地親見之入為言官直斜二王可見有作用人不肯徇
取于在廣供應亦出里長于出示禁止之蔬米自備一時制臺
及各官燕飲俱各自治具民是以不擾

為元凱馬公出師塞北紀程

康熙二十有九年歲庚午夏四月望丙子臣。。奉
命出征塞外本日
陛辭蒙
皇上溫旨慰勉指授方略臣。。稽首頓首拜受以出師師啓
行時綏遠大將軍裕親王杖鉞專征出東道古北口而分命臣
。。等出西道張家口與大軍會于時旗旐飛揚笳鼓轟譟諸
軍踴躍從行。。竊覩士氣知賊之不足慮也辛巳抵塞下壬
午出長城張家口五十里至查汗駝羅廟下營私念古者于征
戎馬之間不廢柔翰以鼓勇銳而表臣衷勒懟所存兼紀山川
而玩物華者比亦為敵以謭辞乃賦詩云天兵承
聖武分道赴金微出塞行方始從軍願不違千旌迎日轉萬里
逐雲飛許國心常壯雄豪擬建威癸未黎明啓行六十里至十
八喇太下營甲申啓　里至哈喇巴喇哈拔下營是日度大
巴汗嶺大雨嚴寒人盡裘氈嶺高三十里路寬四五尺雨滑人
馬側足及稍寬平處盤旋久之得詩云崎嶇塞北者嶃巀劇嶒
屼樹掛千峰雨人銜萬疊寒長空鳥翼斂仄徑馬蹄跚度得寒
嵯迴臣心敢自安嶺巔高聳雲表橫截南北南望遥天中決煙
微抹為古長城而北則高山壁立徑路不通其間相去或數百
里或十里忽中闢一綫以通行人境如天造地設其大較然也

○○攬轡巡眺至營紀以詩云巴山峙山嶺崢嶸勒馬巔崖眺望平千古長城烟淡林萬重翔嶺翠高横路經箭栝通南北天入龍荒隱旆旌鼓翔請纓還有志壯施笳鼓入雲鳴乙酉由嶺下啓行西北七十里至阿哈苦里下營人馬俱渴不得水始掘井求泉丙戌啓行九十里至查汗那羅下營查汗那羅者蓋湖名中産白鹽丁亥啓行七十里至迭方地方下營是地草不盈寸無尺水人皆掘泉而飲馬遺爲薪戊子啓行七十里至圖勒根巷八哈嶺下營所統去蒙古畫哈喇官兵五百人是日始會合連營合之前導己丑啓行五十里至烏蘭阿爾奇地方下營雨雹大如桃庚寅啓行六十里至着多賀地方下營五月朔辛卯啓行七十里至荅布孫多羅地方下營壬辰啓行九十里至查汗多羅下營癸巳啓行一百里至岳家羅下營甲午啓行二十里至巴蘇太呼圖下營始出外邊吟喀路地方由張家口至此以里計者凡八百二十矣師行八十里至畫汗西里下營是日爲重五節領兵正黄旗漢軍李副都統車載一豕至割烹以餉諸同事蓋囊所預蓄供用者絕塞得之良異數也丙申仍駐本營息駝馬丁酉師行六十里至拜澤布勒下營戊戌師行五十里至客路下營己亥仍駐本營庚子師行四十里至歪風呼土下營是日入旱海邊吟地盡陷沙深者至三四尺淺者亦一二尺車不能前凡軍中輜重盡改裝駝馬空車尚需三四馬力

始出陷中按旱海周千餘里杳無人跡其地乏水故蒙古種類亦罕至爲辛丑師行三十里至西勒布勒都下營地無水山盡童野無他草唯臭蒿野葱二種及藥中之地骨皮點綴道旁葱花脩蔚饒野色香味亦如葱可食臭蒿可飼馬並有蟲多色如黑蠡蠡蠕蠕隨地而有下營時凡帟幕氈物着處皆染甚或叢集人馬項背間壬寅師行六十里至歌北剌勒蘇太下營歌北者即蒙古旱海二字旱海内禽獸不繁羽族獨有大鵰及百靈二種獸則唯有跳兎一種身長五六寸尾長四五寸許尾末色如銀尻前股長僅盈寸後股長至七八寸耳如箭筒長可四五寸許又一種耳僅寸許者騰躍如飛然不及耳長者爲可觀稽爾雅西方有獸曰蹷亦前足短後足長然走則顛蹶藉蛩蛩以行則非跳兎類矣更有小飛蠅大如黑墨隱約來目中隨有小蛆墮入目睛頃刻長四五分不治目之爲害竟失明矣治法以羊肉炙熱敷目上少選蛆盡出復明如故以故凡行者必以紗障目避之其他風物與西勒布勒都略同癸卯仍駐本營甲辰師行六十里至哈魯尼都下營乙巳師行四十里至如烏黑里太南荅下營風物亦與西勒布勒同丙午師行八十里至阿里穿都披基下營是地所掘泉水皆作屍肉氣味用以造飯餐之者至次日咽中猶蒸蒸作屍肉氣人嘔逆緣是不能大得水飲人馬俱渴丁未師行七十里以昨不得水故迂道至爾朱歸

下營地頗窪下然沙磧深掘之四五尺始及泉四望皆旱葦深一二丈地無草馬飢竟日大風營帳皆拔起戊申師行八十里至得勒蘇太下營所掘泉水尚後作屍肉氣己酉師行七十里至哈那哈代布勒下營是二程山童水枯大槩與西勒布勒都不相遠也庚戌仍駐本營息駝馬辛亥師行五十里至伊勒呼下營地中無水水在石巔鑿之八九仞水始見畜物產野騾蒙古謂之七刻食色黃頗稍駿群六七十覓水者視蹄涔所在掘之泉見焉性善奔逸矢射之可得重可數百斤一駝堪僅能載一野騾壬子師行五十里至烏蘭苦不流下營為旱海西北邊畔旱海地至此盡自經旱海凡五百四十里閱旬有二日所見聞殊詭異因以詩營記之得二十韻云向聞邊北中浩浩篤蕎泊衆水之所鍾波光如奮躍亦聞幹難河長流限廣漠入夏桃始華矢魚良足樂（見明臣北征錄）今我經旱海斥鹵無涓勺流沙淤且深東西馬亦蹶掘地數仞餘泉幽氣臭強飲之令人悲閉之為君悖異哉伊勒鄉涓涓淑常芽鳥惟鵬百靈蟲乃污帝幕苑炙袛跳兔身尾不相若騰迅足猶飛羸縮前後各爍人營營蠅徹茫來隱約瞭恩璽子縈叟瞳頸生膜惟見憨者花犢然媚豕廓頗有駁騾群而非來黃訖盤紆十里餘所過都未縛于役敢辭勞秉義何須藥西域班生書北伐孟珙略援筆紀土風千載迴如昨癸丑師行五十里出旱海至古魯椿充魯下營地始得泉

產臺禽行捷於飛能作百鳥聲彷彿迦陵鳥蒙古名為刹夜勒扒藍人名為啣溜扒藍甲寅師行百里至納拉下營有水乙卯仍駐本營丙辰仍駐本營山水暴發迅不及防人馬幾溺帝幕亂物幾盡漂沒丁巳仍駐本營侯鑲藍旗額都統率領加斯哈蒙古兵萬人會合齊進比聞額營相去尚四五日程餘糗糧不繼師不能前故我兵即於是日飛踰馳奏仍遵

初旨整我單師馳驅前進戊午師行十五里至納拉布臘下營乙未仍駐本營六月朔庚申仍駐本營聞賊兵噶爾丹欲犯邊信辛酉師行五十里至烏充魯布拉下營壬戌師行五十里至太布胡都下營癸亥甲子仍駐本營乙丑師行五十里至巳納里都哈荅下營丙寅丁卯仍駐本營隨行車輛盡發回卡路戊辰師行六十里至荅布胡都下營偵得賊兵噶爾丹犯邊確報

◦◦與同事諸將計曰某等奉

詔前征分賊兵勢與大兵相犄角今賊反繞出我後深入無膚且我輕兵疾走賊或詗知厚集醜衆以乘我勢難支也宜合大兵以力殲賊僉議曰然遂率師遶道轉從東南趨會大將軍兵回師於是日始己巳師行六十里回至巴拉黑都哈荅下營庚午師行五十里回至太布胡都下營辛未師行五十里回至烏充魯布喇下營壬申師行十五里回至納拉布拉下營癸酉師行一百里回至納拉下營甲戌師行五十里回至古魯邦充魯

下營乙亥師行五十里回至烏蘭苦不流下營後入旱海邊吟丙子師行五十里回至伊勒呼下營丁丑師行五十里回至拉哈拉達布勒下營戊寅師行七十里回至得勒蘇太下營己卯師行八十里回至朱爾歸下營庚辰偵得賊兵噶爾丹犯邊報急聞理藩院尚書阿爾尼統領大兵駐營赤城汗城邊遠道趨赴竭力兼施晝日或百里或百餘里始下營遠路達莚夜以繼日所駐營地遠不能詳記矣辛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自是每日黎明師行八十餘里乃飯飯罷又復長趨至更定時方下營壬午師行百四十里下營甲申師行八十里下營乙酉師行九十里下營丙戌師行七十里下營丁亥師行百三十里下營戊子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己丑師行百十里下營秋七月朔庚寅師行八十里下營辛卯師行百八十里下營進外邊吟卡路邊內為四十九旗噶斯哈蒙古地聞賊噶爾丹犯邊尚書阿爾尼失利之報益晝夜兼程前赴親王大兵壬辰師行百六十里下營癸巳師行一百里下營甲午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乙未師行百七十里下營丙申師行百五十里下營會正黃旗漢軍楊都統大兵知賊兵日迫相去我師僅百里斥堠言賊眾十餘萬後追甚迫然賊實張虛聲見兵不過二三萬耳以我兵少慮莫支乃疾驅前赴大兵丁酉師行十五里下營緣賊兵近慮猝至特飭舉泉緩行以備接戰戊戌師行一百里下營築土城浚濠為倉卒備乙亥仍駐本營我放哨兵與賊哨兵彼此相望我營日整軍洗礮士飽馬騰以鼓戰氣庚子辛丑壬寅仍駐本營夜漏二十下地大震有聲癸卯駐本營甲辰大風雨駐本營未刻哨兵偵報賊兵夜將劫營乃冒風雨軍馬披甲以待比天明賊知我兵有備不敢近以故我兵得往會大師乙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丙午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丁未仍駐本營未刻賊噶爾丹遣諜者來覘伺我營時方日晡我兵堅守不動賊氣大沮論者謂是日我兵如移營少俟薄暮賊倉卒起各營不知所為鮮不震攝矣戊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己酉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庚戌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辛亥師行八十里下營壬子師行八十里會合大將軍裕親王大兵同下營凡營盤四十座連營六十餘里潤二十餘里首尾聯絡屹如山立旗幟精采震耀威神癸丑師行八十里下營甲寅駐本營乙卯師行七十里下營丙辰師行二十里下營偵知賊壘布烏蘭布通地去我師僅三十里大將軍令各營掘壕築土城嚴防禦自丙辰閱丁巳戊午士甲胄馬鞴鞍控弦厲以待。。偕。。等領礮火營作前鋒與賊壘對彼此兩相望戊午賊噶爾丹遣喇嘛一人詣大將軍軍前言事大將軍知賊無降意既令三軍嚴整旗鼓於八月朔己未黎明親師將士至烏蘭布通地迎敵決戰賊騎十餘萬布陣於山岡以橐駝萬千縛其足使臥於地背加箱垛檀漬水蓋其

上排列如栅以自蔽謂之駝城於栅隙注矢發鎗兼施鈎矛以
抗我師為不可勝計我兵奮勇先登無不踴躍進避礮火彝發
自未至戌聲震天地駝斃於火頗且仆陣斷為二我師乘勢進
擊無不以一當十賊驚潰不支遂破賊壘大敗之噶爾丹乘夜
遁去我師乃還營庚申黎明復整兵進擊賊噶爾丹遣大喇嘛
詣軍前卑辞乞降乃班師回營自辛酉迄乙丑仍駐本營噶爾
丹雖遣使約降然不俟大將軍令竟捲甲潛遁丙寅我師復長
驅追逐留老營不拔每四旗放噶喇大一員鎮守遂以。。充
石翼噶喇大為將士統帥焉自丙寅距癸酉閱八日俱領兵坐
鎮大營甲戌慮軍糈不繼乃統率老營官兵行八十里前赴大
將軍軍前策應乙亥師行八十里下營丙子師行八十里下營
丁丑奉大將軍令遵
旨命礮火營官兵振旅回京是日我師行八十里下營臣。。
拜奏
綸言深繹
聖意竊嘆美我
皇上德威之盛也國家武節颺馳天兵雷掃無遠不摧而
皇上軫念士卒勞苦絶塞早寒不令久暴露於外居清宮而體
戎伍如大怙冒真亘古所未有爰恭紀以詩云恭承
廟略事遐荒遠叱軒轅靖朔方每念金戈勤執鎖不令玉塞老

騰驤鐃歌競沸風雲氣旆旐徐雲日月光直繼兩階干羽盛三
軍奏
凱頌廣賡戊寅師還七十里下營己卯師還八十里下營庚辰
師還五十里過哈麻拉大巴汗嶺即方言鼻子嶺也視張家口
之大巴汗嶺高得其半徑寬五尺然左則崑　矗雲右則懸崖瞰
壑行者惴慄是日於嶺趾下營會大將軍前班師各隊將士辛
巳師還六十里至拜叉下營壬午師還五十里下營仍拜叉地
癸未師還六十里下營仍拜叉地甲申師還七十里下營乙酉
師還三十里下營丙戌師還二十里下營丁亥師還四十里下
營九月朔戊子師還五十里下營即皇莊五十家地也吳逆下
人俱遷謫於此耕種己丑師還八十里下營仍五十家地庚中
師還八十里下營為皇莊一百家地辛卯師還六十里至紅旗
營下營留礮壬辰師還六十里至波羅河屯下營癸巳師還一
百十里過鷹狗屯為虞人奉
令養鷹狗處是日進古北口下營得詩云親隨玉節凱歌回喜
覩清霜木葉催萬里風烟雄塞合三秋鼓角漢關開猶餘敵愾
貞臣志倍整歸師上將才寄語和門諸部曲吟成杕杜重徘徊
自入口後風氣全予內地與塞北迥殊塞北無論冬夏日狂飈
怒號驚沙撲面即五六月時燠敵絶少一晝夜間而四時氣備
大抵晨則衣裘午則易絺綌午餘則挾纊而夜則被氈革而炙

窮冬沍寒凜冽更後何如古人云積雪沒脛堅冰在鬚
言之耳甲午師還六十里至石匣下營令弟○○準家
人來迎過石匣三十里遙過遙同抵石匣營汛宿乙未師還七
十里至磊雲下營丙申師還七十里至牛郎山下營丁酉師還
三十里至孫河下營戊戌仍駐孫河俟大兵齊集班師己亥濟
養合兵庚子辰刻入國門旋京師○○竊聞之古之奉命者凡
所閱歷必紀其歲時按其山川詳其險要扼塞以及物產瑣細
倫異時參考乃諭扈如某從師臣後稟
皇上成算揚國威張天討所歷牙帳數十族涉地幾千里風景
絕殊有殊域周諮所未及者亦何容不著之油素以貽後人也
是役也同行者為新安朱君○○屬其每日筆記而某於旋師
之暇薈萃成錄云

使粵草序

日者
朝廷尊養
三宮推崇大號特遣二三臣渙布中外使咸知禮意其奉書至
粵者則惟我同官青瑚張子云張子故賢者博學通經術
居直廬熠熠有聲自公卿至於庶尸莫不交張子恐後被
命南下雨雪兼程不數旬走八千里詔至之日羊城父老聚
觀者莫不歡欣嘆息以為
主上孝治之隆使臣將
命之速如此也予時方誓墓山間聞是趣躍買舟出城下相
見極歡已而念離聚之不常則慨然太息先是予與張子
共事
禁廷三歲矣黃扉之內晨夕同氣誼同居處同橐筆侍草同
携襆被更番直宿同朝會燕饗出入侍從又無不同張子
長予數歲故以弟畜予予亦兄事張子自辛丑之夏予先
張子使齊魯張子偕同舍長褐介子雪餘蔡子啣斗酒祖
道青門外欷歔久之而予與張子一別洎予既反
命不數月先君子捐館舍予縞衣歸里張子之祖予如故而
欷歔有加而予與張子則再別謂升聚沉散後此殆不可
知曾不自意卒然相遇萬里外人生遠近離合之際又安

可意計乎哉初予聞張子之來也作為詩以趣之曰幾時
歸
鳳闕何日到羊城及張子度梅嶺寄予詩則曰
君王最惜梁園侶特許班荊到廣州既相見則又有詩曰春暮
見只疑蹤跡似流鶯彼其低徊顧念之意見之詩章者何
殷殷也以若彼途遠所作則固累累未厭也望太行歷中
山則有作經青齊涉淮泗沂廣陵湖則有作下金焦達吳
會省 太夫人色笑則有作過浙上嚴陵之臺登桐君之
山則有作折而之江廣望匡廬彭蠡觀峯湖光怪狀則有
作度嶺攬梅嶺之勝緊弔昇天子之故邱喟然興嘆則有
作至端州七星巖登樓望崧江雲氣則有作上越王臺慨
然於古今興亡治亂之故則有作彼其意非直為游觀之
美也古者使臣之出輶軒所至必採風問俗考其貞淫而
鏡其得失作為歌謠以歸獻天子被之管絃而成一代之
治然則使臣之詩使臣之職而非直為游觀之美也昔陸
賈之使南粵也惟傳其說尉佗一篇不聞有聲歌永言之
事當南武時百姓寇災勞苦不輕於今日也吾不知大夫
當年馳驅周道亦曾諏謀度詢以有動乎中否不為詩將
有所憑以歸獻漢廷否張子之行雖蕭然陸生之裝而詩
則已備矣使臣之職則已無忝矣於是將梓其稿以行為

筆數言以識之以見古今人之相越如此并述予兩人遠
近離合之由以紀友朋之遇至其詩之足以傳世世之人
能言之非予艸土所能論定而揚抑之也況有益都先生
之言在

癸卯春三月南海年寅弟程可則拜譔

使粵艸目錄 原本無目錄今補之其長題間有節錄者

卷一

擬風雅體

泌之水

載河

皇甫其儀

魚之罶

嗟吳之人

裳衣

有翬

江之滸

既佩

卷二

五言古 凡三十三首

歲暮途中作六首

至淮登舟

自寶應抵高郵

語溪道中述懷

信宿武林

發錢塘江二首

夜泊富陽城下

舟行

自桐廬至嚴陵灘

大陽山

石塘灣

蘭溪水勢益急舟與之爭

自蘭溪發

櫛髮

感懷四首

鬼谷山

除夜泊貴溪城下

江右紀所見二首

去峽江縣兩山夾立十里許乃斷

晨起

元夕前一日贛江大風雨雷乃發聲

自贛州陸行將度嶺宿南康官署作

度嶺後作

卷三

七言古 凡十九首

白日行

懷汪茗文
上灘行
龍游舟次
朝正歌
入越行
途中憶徐淵文吏部
哀江西
劍氣行
南昌上宋其武先生
賦得秦宮一生花底活效長吉體

黃頭兒
馮子都
放歌行
石蟹歌
焌硯歌
浴佛日海幢蘭若齋集
別番禺彭退菴明府
別工曙戒宮侍
卷四
五言律凡五十九首
涿鹿道中
肅寧微雪
京口阻淺候潮
將至武林漫紀二首
吳門晤顧松交吏部錢宮聲進士
錢塘江行五首
先人諱日
柯山
與上饒程蕉鹿明府
將至湖口

擬唐人立春日剪綵為花應制二首
擬初唐人奉和聖製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寺閣
白家村迎神者相續
將至十八灘水長誌喜
春愁八首
灘險守霧阻半日程
攸鎮遇王印周學憲
雨中自南康至南安
飛來寺三首
肇慶署中作十首

在端州程周量舍人以詩柱寄兼促赴彼次來韻奉答三首

端溪硯材已盡購之終不得佳者因此作三首

憶家佩將至吳閶維舟信宿鄉井之言令人增慨二首

端州別趙韞退大參四首

書局彭退菴明府招飲三首

卷五

七言律九十二首

深州道中

晦日渡江

舟至吳門梅村先生枉札見訊二首

與紀子湘司李

徐淵文吏部顧季蔚侍御招飲同潘新彈家步青兩孝廉

至武林訪陳亂情不遇二首

寄懷嚴方貽孝廉

桐廬舟次遇雪

蘭溪道中

舟夜作

自錢塘江行三日雪兩日陰至龍游乃有晴色

有懷

晨征

自衢州至玉山大雪二首

立春

廣信道中

除夕過貴溪

癸卯元旦

許青嶼侍御同使出都許已竣事而予猶在道悵然有懷

雨中

石亭寺與雲朗上人

滕王閣

與周子俶孝廉別二年及抵江右周已返棹貽書見示忽忽漫賦

人日

試燈日夜泊廬陵城下

十八灘

世祖章皇帝諱日二首

賦得長安雪後似春歸寄僚友

度庾嶺

雲封寺

韶石山

昇天子城
觀音巖
閱江樓
閱江樓贈秋潭上人
與趙黜退大參二首
寄宋尚木太守
花朝
清明
上巳日
晤程周量舍人誌喜四首

使粵艸目錄

次韻酬梁芝五解元二首
題金公絢歷遊圖四首
浴佛日海幢寺聽阿字首座說戒三首
海珠寺四首

卷六

五言排律凡四首

端州制府宣 詔恭紀
上盧山斗少司馬中丞
上韓心康大中丞
平南王招宴賦謝

七言排律一首

梁芝五孝廉邀同漢冲岱青曙戒說作周量由五仙觀至
光孝蘭若設齋石帆上人山房觀菩提樹

卷七

五言絕句凡二十首

擬閨四首
風帆三首
憶弟四首
閨愁四首
戲擬閨怨四首

使粵艸目錄

峽江

卷八

七言絕句凡三十三首

子陵釣臺二首
至三衢將登陸
絕句
雪中見青艸
渡彭蠡湖口
白沙驛
明妃曲四首

花石灘懷程周量舍人二首
遣興四首
惆悵詩五首
英德道中再懷程周量四首
黃柑
七星巖 其六以下缺

使粵艸卷一

雲間張宸平圃氏著
弟 宿月康父 校
六世從孫第謹錄

擬風雅體

古者輶軒所至得以訪問謠俗宣上德達下情焉此職不修所從來久擬風雅體若干篇

沁之水

惆勞也沁與濟沱並發近畿室廬多壞焉行次河間流潦未平迂道而作是詩

沁之水何瀰瀰兮瞻彼濟沱靡有岍兮其嗟其嗟墊此室家有濟其畦有濯其水我車既回我心怦怦匪行之悲惟毗之摧惟彼高原莫我 邦畿惟彼下泉潴于幽陂載反其常亦孔之傷

沁之水三章章六句

截河

嘆勞臣也中丞朱公策馬行河其容有墨遇諸河上而作是詩

截河而南禹跡既荒導淮浮漕其流湯湯厥壤踈理嗟我豫方豫方既艱矧彼甾邛來薪不屬汩汩其流我馬虺隤厥容有黜

既棘且道曷云其瘳
泛河而漕惟三百里是堙是疏厥有疆理壁馬之侈兮於何底
兮

載河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八句

皇肅其儀

紀征行也張子使粤作歌以紀之

皇肅其儀薦於上宮　命我庶臣萬國其同翹翹車乘亦是式
從我車既東　天子之庸
幅員既廣瞿瞿我行朔風蔽野雨雪載雰山川麗碕間以明星
使粤艸卷一四言
不取告勞僕僕屏營
有駁其馬有沛其舟我行遼遠放乎中流豈無室家遑卹我謀
鵩翛其羽載沉載浮
有曤其星帀麗晨曦跂跂者兜不逐烏飛厥有宜兮厥有恒兮
展如之人兮
曦升于東浴于咸池烏號于林惟柞之枝厥有恒兮厥有宜兮
我心之悲兮

皇肅其儀五章三章章八句二章章七句

魚之窟

亦憫澇也自淮而南游罹水災室廬僅存者漂搖水上
故憫而賦焉

魚之窟兮民之宅兮不可以擇兮
魚遊于樹兮我廬其處兮亦莫之逝兮吁嗟乎魚不可以猶有
子者遺其鳴嗷嗷

魚之窟三章章三句

嗟吳之人

傷吳民也懲前毖後冀其供
王賦而處焉

嗟吳之人兮不歡而歌輟而餔兮茹而荼兮爾如之何兮
嗟吳之人兮其心輕揚晨飲而羊兮夕鼓而漿兮爾如望洋
使粤艸卷一四言
兜年乎而汝則瞅筐篚乎而汝則裘㲊可飲兮亦莫之游
兜年乎而汝則鰥叶去聲筐篚乎而汝則酢彼君子兮爾糒爾糗中丞韓公
有恤民之政民如更生焉

嗟吳之人四章二章章五句二章章四句

裳衣

美越之中丞趙朱二公同心爲政民得休處也

優而以裳衣休而以閭廬我稻我畦我芻我醑可以樂飢
翼爾以干掫兮亦莫之虞輸爾以錢刀兮無侵爾餘彼笠我檽
彼佃我漁其樂只且
彼君子兮秉心愷悌此君子兮不我遐棄既霡霂斯維桑之枝

如夏屋斯

裳衣三章一章五句一章七句一章八句

有犖

志喜也遼海之民聞冠擷而忌其土思焉

有犖雉羽不越其疆有蛤有蚌有糗有粻　皇戒我以鶴兮去離其鄉

芰可以廬兮水可以滷　王賦是供兮亦莫荼苦　皇戒我以鶴兮莫適為土彼蠶而市兮曷崇其朝　王澤之敷兮革是鳴鴝厥波滄滄兮有蔚者棗

有犖三章章六句

江之滸

江右多虎有感而作

江之滸亦莫予阻或栖于林畏我以虎虎不可以斷兮亦可以脯嗟予之里兮疇擇其伍

江之滸二章章四句

既佩

言先王之禮樂政刑委曲繁重有不可廢者

既佩爾琚復皵其袪其聲鏘鏘其行蘧蘧雖蘧其行厥章孔明

既秉爾籥復鼓之簧其羽的熤兮其音鍠鍠既鍠其音帝祇之歆

維彼皇初或寢于巢維彼獉林匪攫則號訖是後昆而荒古不桃委兮佗兮于焉逍遙

梓人之材髹以丹艭載是戎路艘軜有鋈訖是國容而以皮以鞹翔兮與兮亦不以弱

鮮可以茹有烹其飪可以燭廷燎有爊肆夏之作以和人心孰訊獲醜馘于類林

既佩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八句

使粵艸卷二

雲間 張 宸 平圃氏著
弟 宿 月 康父 校
六世從孫第謹錄

五言古

五言古予向不作唐以下然山川涉閱征途俯仰此體
為優故此卷半入唐音得若干首

歲暮途中作

辭家謝芳歲數陽春花紅鄉關煙霧積月(如)塵濛濛既淹鐵(?)句蹟
終養漁樵同仗節出薊門遂越吳雲東崎嶇心跡緬涉閱星霜

蒙物理但迴溥於此益忡忡

其二

烟塗日蕭索鴈鳴桑葉枯遊子及晨發將騁萬里途積藹散林
散淩颸鳴敗蘆即事轉鬱紆放懷清川都雲木滄盈賞佳山前
我驅其奈芳杜晚懷抱徒區區

其三

我憶燕齊郊風摧雙車軸暮行月在衣空林森簌簌冰淩結我
鬢暗塵侵我簾歲晏寧事此　君命不遑宿征蓬曷有期造次
聞野哭

其四

淮有賢主人擇客衣裳單送吾淮之浦清波芳歲闌渡江楓葉
暮入吳燈影殘骨肉且相聚夜深語益寒咄嗟難重陳增此愁
恨端

其五

讀書苦不早塵生遊子顏及茲歲云暮惻惻途路間雲靜了可
悅水流不暫閒對之感逝節空中飛白鷗

其六

朔雪野雲陰不知風日美居人排愁襟況乃征行駛舟行石鏡
上帆落山光裡目極無心雲水碓時一起於焉心目空可以滌
塵滓

至淮登舟念陸行之苦

命出郊圻衝風鬭夯塊晨裝霜裂肌暮宿塵在顏車行若
蝍
波濤日夕無停鞅偃蹇洋更頹蕭瑟廚傳饔數粒而掇餐乃心
猶怏怏彼誠苦繹騷予豈樂馳擾苟無悞　王程半菽亦足奬
奈何賢令君閉城恣偃仰徵官國取嗔將毋置郵夾爾亦　天
子臣主恩浩無兩煌煌　制誥函忍令越草莽數息充爾琇幾
席茅店壞自從渡長淮　皇風信宏廣制府肅趨迎守令潔帷
幌言駕青翰舟為矗輶軒仗小臣藉　天威遂得淩流濟咫尺
吳會雲信宿維揚榜譬如歷坂駒從容就閒敞況我水國人久
鬱秉流想登舟比故人掛席獲心賞萬嶺雖荒途子懷信叟槳

自寶應抵高郵己二皷餘

侵曉發陽平湖光漫天絡鳴榔沆漭中柔櫓力已弱牽纜即長
隄隄外仍大澤遙望積水間虛無浮一籜即視乃茅簷聚族輕
笠蒻白馬帶射陽甓社承巨壑況并黃淮流稽天異禹鑿去年
天吳驕懷襄勢頗雷徐方昏墊餘淮甸魚龍蹫我行波始平大
勢猶翕愕界首暮山紫未取繫帆腳戒途強弩末耶許問鳴柝
月黑天欲沉熹微藉一爝且欲雜星光搖漾資大喙物理各有
時無為歎索寞我心方未爽鼕鼕樵鼓作津吏況不嗔始得收
我魄客程誠未央茫茫就栖泊

語溪道中述懷

使粵艸卷二 五言古

粵予本栖寂羣驅入塵鞅將奏雍門琴絃澀不成響走馬燕市
中竝駭叟居饗拳拳觸黃埃敝帚曷足賞請米方朔飢羈紲中
散杻茲乃奉 皇慈 三宮崇絲仗宣麻萬里途銜寒歷槍荼
故舟抵吳閶里門懸想像迎我慈親來拜手問勞攘七年纔一
歸敝廬越尋丈祇以 王程速取為恩私爽昧旦復揚舲坐進
越溪撓水光漾晴沙渫雲蒸積壞迴思吳市中故人時命襆相
見各攢眉吐詞殊悒怏古人慨滄桑別來非曠曩何意宿昔間
南雲亘惆悵感歎仍戒途天風浩曭漭況茲長路艱曷用疲心
想庶即事勤從容釋英蕩

信宿武林不見西子湖一面雖迫於 王程而俗情可知。

故自哂焉

吾行蕭瑟久鬱然見吳山信宿吳山叢未與山躋攀徒聞風雨
中主客喧往還泛然工磬折靜頗難為顏侵晨復揚舲擊鼓錢
江灣寄謝西子湖澄波容白鷗知予俗狀多清夢失煙鬟

發錢塘江

錢塘秦古縣江滸乃傳訛一水碧於天擊榜宜嘯歌夾岸衆山
出勝賞彌烟蘿舟行清見底細視乃陂陀芠芠寒已沉水石澹
仍波古之射潮人英靈颯蹉峨未看八月濤何以測蛟鼉

其二

岍即山之麓水折因於山居然限吳越煙容乃循環極望海氣

使粵艸卷二 五言古

深瀰嶺栝檜班宣歙衆流微茫弄潺湲常與天地浮永為形勢
關不知凡幾折始到客星灣

夜泊富陽城下山山煙靄曉起推蓬始知有雪群峯皎然

觸目欣會

越方寒力微舟行客衫薄富春山水間蒼然聞夜柝風靜林靄
生群嵐蔽如幕滅燭浩煙霧就枕紛寥廓我行本無心瞑目衆
慮卻那知渫雲深微霰為我作蓬窓鎖微茫空山晦戍削石骨
青欲收嵐氣淡且着始知梦境清直以氷天託是日指桐江乍
晴還溟漠因憶剡溪遊殷勤謝帆腳

舟行攤書撥悶讀書則負山看山又廢書卷情不暇給悵

然賦此

江行殊不惡衆山窺我閒手把一卷書如以山閒閑靜雜篙師
語冷識鮫人顏丹黃恣所歷儼與仄徑攀偶然一舉首已失數
烟鬟壁諸兩攵好分栖彼此間眷戀俱不忘余此心力慳因悟
涉閱理錯互暫宜删來書且歸讀山色弄潺湲

自桐廬至嚴陵灘山益高益多亦益秀舟行處四面皆山
環拱如在一潭山盡折入乃復有江犬牙盤互山障其後
則仍是潭也又往往石壁劃入江底疑無峅路來櫼順流
去棹揚帆篷上積雪與山光爭照輟卷肆覽目眩心怡矣

山水越中秀高深理不疲徒見天地勞搆此錯互奇鷁首石磴
使粵艸卷二 五三五
阻棹尾疊嶂歙合嶅川路窮迴環潭勢疑豈知蘭橈折空濛復
邅漪洄洄十六折趣轉情更移是時臘逾半人事方紲羈得以
王事勤泛此一葉宜於心固無競丹碧坐怡怡

自嚴州行三十里許有山殊峻問之舟人云是大陽山

茲山殊負氣意欲與潑波攫倒影不可窺巨石懸且落霞外轉
芊綿波心無着急流濟水餐因之悞寂寞

石塘灣

上淄勢轉急寒流漱石根舟行石陂上峽險僅一門淙淙箭垠
疾汩汩天影翻衆山蓄全力瀉此清江源倘及魚龍涸石田乃
摧轅泉潔不受蘚帆駛不厭喧愴惶百折久嘿自清心魂

蘭溪水勢益急舟與之爭

近郭山勢縱驚湍搖暮雲篙師挂碎石力撴爭寸分暝色歸鳫
落寒沙虛籟鬧千磵懸一流溉溉薄江濆自非百谷王稽天浩
無垠東南天井漏莫收地軸熱所賴石理堅洗刷徒沄沄

自蘭溪發

蘭溪古溆水上有蘭陰山岡巒披蕙艸香氣不暫閒我來適殘
臘衆芳凋已歇望有苔蘚痕閒無芬菲越嗚榔且前行雲島弄
新晴青山仍斷續相向兩眉清

櫛髮

逾月不櫛髮櫛髮心易驚種種難顧影冉冉隨遠征此中閱星
使粵艸卷二 五三六
霜垢膩猶上京如絲驗血枯雖之愁亦輕念欲緘髮歸慈母難
為情初如掌上珍奄忽變衰榮歲時況迴換於何釋塵纓

感懷

南北一年内坐愁還似今殘臘馬後去早歲船頭吟跳波寂心
顏風露時見侵逝矣古人跡感此芳樹林

其二

七年闕下身黃塵閉空閨出門事遠征乃覺心事違風景閑閑
間敗葉鳴參差巢父能漱齒方朔多徵詞徒嗟年歲晚齪齪何
所為

其三

簡兮昔詩人西方懷彼美蒸苓山木空惆悵紅顏子老大供筆
札壯夫寧事此去乘輶軒車相誇亦爾爾

其四

蓬船若穹廬傴僂難舉首快讀考父銘亟捻傺儒口斯容我所
習但覺飄搖久雲帆千頃波何由辨蒼狗

鬼谷山

夾江清濛濛行人指鬼谷仙巖帶崇峒户牖幻林麓象山及逭
峰巒若雲霞聶昔聞儀秦儔冥探祕書讀縱横辨口開詎入黃
老腹猶龍變中韓駭譏等車軸李相師荀卿楬發亦傺顯未若
鷲湖田平林曠心目不學安所師誤學覆陵陸洞陰雲歸飛
使粵艸卷二 五言古
飛雙白蝙

除夜泊舟貴溪城下日猶未晡行象山麓拜陸九淵先生
祠堂故址 祠新燬有石坊存

一戟盡此日泊舟間有餘起行山之麓往往見村墟蔗田清雪
鎖蘿壁延景虛賽神林際火翠柏旌其廬祠堂一燒痕石闕帶
土苴當年辨異同門人各著書入山若不深此則曲岸切平田
已寂寥廢池壞芙蕖拜手三歎息遺跡訪樵漁

江右紀所見

滄波勢逾濶百里微有村宿雲與歸鴈不敢寒沙蹲夜深林火
沸驅虎聲喧喧市人且色變況我客荒原在野虎可避在邑虎
乃尊滅燭就孤枕懍懍心足存

其二

巴邛人吏稀況乃荒山側其窩多射虎符往因伏匿賊鋒與虎
牙血肉安所擇邑宰承府帖催科困其職持符向田家空村但
榛棘比來青林春官軍報擒賊

去峽江縣兩山夾立十里許乃斷

見爾如故人蒼蘚亘石級不知客心疲突屼當窓立嵐頭蒸萬
雲小雨因風襲遠勢弄煙姿近人衣裳濕是時理巾櫛含之恣
採拾數日眼力閒失此嗟弗及丹磴如可攀惶然具簑笠

晨起雲山一色晷藹無際時過吉水

使粵艸卷二 五言古
雨餘山不收迷漫亘天絡徒見水際煙時與遙空着萬壑聚冥
濛犀嵐青且郤熹微辨艸樹近觀猶約畧疑有青龍蟠應難鷹
隼攫生在皇初前渾淪鮮戎削二氣同一雲飛潛澹栖泊自從
日再中所藏亦已弱我欲同此雲浩然遊渾噩其奈風力清隱
隱露林脚始知太始情偶窺仍劣薄

元夕前一日贛江大風雨雷乃發聲

昨日雨始收鬱蒸如杪春意與南瘴近波及炎洲聊翼晨鼓輕
橈四山雲霧乇颯然雨足齊勢如萬馬奔殷雷及電光喧此空
江濱是時蟲尚蟄茁陽猶未申何以蓄天威隱隱地脉廵土膏
恐未實何以蓄農民急纜收去帆屏息波粼粼

自贑州陸行將渡嶺宿南康官署作

勞生積水間棲期浩煙霧頗得江山情亦為波濤慣近過十八
灘水石競奔赴或如潛蛟蟠或如飛虬怒其下如鷹齒其上如
脫兎仄徑方東趨層巒復西顧綿亘方未已怒流劃然度衆山
雖負力徒輿憑夷怍怙險竟西奔時令石鋒露長年心眼疾每
為浪花誤豈為推舟危反生輪鞅慕細閱造化理非欲窮錯互
東南大海潤坤維弱且怖屹然障諸峯將為磐石固柰此洮㴖
情伺隙走如鶩沄沄章貢源合并氣逾悍勢異禹鑿急等章
亥步荒古宅魚龍亦應麟鬣錮矧此生民疲安能縱所務自我
理雙橈滄洲興已屢惟茲懍懍懷猶寄蒼叢樹惴餘戒車徒旦

晚南嶺過倘晤浮邛公與詢洄㳂趣

度嶺後作

伯翳誌山海道元注水經窮搜及幽壤如覩禹鼎形岷山限一
隅俯仰僅戶庭緬懷名勝區悵望徒青冥茲行將　命使遂得
窮南溟始涉梅鋗嶺登頓殊傳仃每折磴益高時恐干風霆俯
視百丈強地底雲泓渟白雲隨我上已及摶霄翎劃然斷繡壁
有似鑿五丁其陋纔通車峭削比井陘斧痕苔蘚碧鳥道藤蘿
青雙扉鋑重關如以水建瓴磵鳴客箐中面為深松熒稍夷見
陌阡徒旅得暫停力猶贔屭餘心以田疇寧因思秦漢前此地
如武陵濛濛絕嶺煙不遺六國刑象郡刀鋸及渡瀧猿鳥零曲
江復劃削強列障與亭渾敔鑿已久曷足藏精靈

雲間 張宸平圃氏著
弟 宿月康父挍
六世從孫第謹錄

七言古

歌行之作可以放情極意爲態無窮然征途行促有類隙駒雖有感觸過眼輒盡不能登涉冥搜極憑弔之懷又生當熙代非有太白孤羈少陵奔竄客愁所結攬不盈掬故所存僅若干首

白日行

白日欲掛扶桑弓青春啼鵑花雨紅咄嗟獨身行萬里萬里却在空青中六鰲霜飛弱水枯乃許世上無英雄我生過眼疾於箭眼前不見東園公壯夫低眉市人笑市人歷亂如煙虹困酣玻璃泛海月月色翻與蓬萊通金銀宮闕燦可數光彩的煜開心胸胸中瀉作千頃波可與元氣爭鴻濛不然壘壘鬱方寸徒使真宰尸天功脚不踏泰帝鞭來之古石手不攀枚乘七發之孤桐白日當心款景滅晶然天地常無窮

余居都門與汪子若文聯屋若文讀書深嗜一時詞筆遠近共推顧獨許予久愧此意舟行因作是詩

昌黎廟荒盧陵死海天寂寞淹才子汪戾讀書信有神雪色聰明淨於水都城卜居無四鄰往往呼我樵漁人自言捲簾馬色暗酣歌與爾驕陽春醉後狂言誇敵帚道我新篇不去口當代文章揚馬儔我擧其人時被肘此意答范誰可說薊門煙樹殊騷屑辭君𨁂 命越王臺君也贈余寒玉玦波濤湯湯顏色新開緘更照千峯雪

上灘行

一十六灘灘轉駛一灘水高一尺餘長年汗流歷且遍雖無恐浪常超超顧我謂我君太愚羊腸豈得行安車長安紅塵十丈高是中網客將無魚眼前急波跳且驚帆廻柁轉仍遙遙我聞此言忽長嘯風波世上真難料即如薄宦逼桑榆崎嶇竟得淹常

調是時日薄楓林賬四山煙急哀猿叫扣舷一歌行路難蒼茫羨爾寒磯釣

龍游舟次折得梅花一枝如見故人

自隔江南春寒塘浸香霧此去越江南夢廻明月路岂羌向庾嶺羅浮白玉姿未行心見許折到更相思笛中吹不落衣上還飛着故人顏色是耶非十年虛負林間鶴盛以清硐水似把千琅玕不因嗟歲暮空影弄潺湲相逢莫訝衣裳薄伴我西江夢裏寒

朝正歌

昔年朝正滿厥香鳴金戛玉羅文昌今年拜手蓮墻底星路霏

徽煙水蒼最憶先皇禮文士隔年中使傳中旨宮聯小字貼宜春萬戶千門徵札子詞臣俱是栢梁才鏤月彫雲綺思開得句便懸鴉鵲觀揮毫長傍馺娑臺亦有旌旗南苑色七校連營庵交戟椒盤初進射熊回柏香燦遍明駝跡從官能望不能攀雲起方知羽獵還竹宮夜禱千技火蓮苓晴啣萬歲山　新皇嗣歷拱昇平海晏將銷萬國兵小臣拜捧　三宮詔元日風吹嶺外行

入越行

向入越山溪磵幽意與猿鶴長悠悠西行玉峯水陸半山情忽亞林木稠往往陂陀時一起其意稍異平田疇饒江城郭疑村

九

使粵艸卷三 七言古

塢幾處荒村聞擊鼓空坡夜陰虎渡急水侵寒星著桑檜洪都城下眼始明遍野桑麻繡江滸此地當年雜楚吳越國憑陵起壯圖越兵楚甲紛沓噬只今滿眼皆平蕪江黃小國如襟帶入楚雄風勢方大不聞禹甸到庾南蕞爾羊城更天外我從　北闕渡黃河眼前春山鷓首多痛飲枕柳蠻女咲趙王臺殿今如何

途中憶徐淵文吏部

居歸只負青山土日日山中走風雨百年邛隴白雲高此事經營心獨苦我來見居心貌閒堂開深市如深山星霜交態兩不惜燭光耿耿鬢眉間春來鼓棹向都城我尚崎嶇嶺外行羨君能了一生事馬上塵中無世情

哀江南 追憫金陵之亂也

西江夜夜沉江月江月沉沉江艸發江花憔悴可憐春獨向江心抱瑤闕此時無有下江兵江水猶連江月明豈有平陵歌翟義秖將魯酒勸長庚豫章翻風魚夜舞日日江頭聞擊鼓雲銷雨散電光滅只有寒磯對江滸江月頻年劇可憐廬峯瀑布遠含烟我來偏喜西江月聽爾能彈蜀國絃

劍氣行 在豐城作

匣中劍花寒不起光芒刋落豐城紫當年博物英豪人耑為沉淪抱深耻雙睛糢糊劍色沉豈獨蒼龍卧江水我有華山赤土

九

使粵艸卷三 七言古

泥淬之能使猿公啼其奈時清無所用皆生繡澁付山妻

南昌上宋其武先生

得意失意秖一言先生顏色何憫然放眼只看松門烟先生有書且自讀簾外搖搖春艸綠不知簾外花正飛但怪床前案盈牘當年共號列仙人玉皇案前誰與倫是時天閶闔九閶出入只在銅龍門帝親携手訪上真討論秘要人莫聞一日瓊霄定幾延仙人不嫌方朔貧今來雙戟五花馬星府雲光眼前瀉梔楅棲真或在茲士行抱甓何為者三年不見心悠悠到此仍蒙賜問優九天自有仙人籍却看天邊河漢流

賦得秦宮一生花底活效長吉體

鑼鍮蠟射拼粉紅青蘇撥筋煙鬟烘髑髏清曉月魂醉星騰觸
香滿床翠雲鋪疊錦壓象紋瞳瞳花瑣蒸觳雲犀篦掠鬟日正
午玉醫斜眉呼伎舞花衫先靴貯可憐袖裡奪珠三市賭連錢
吼驄雞場出屏風背面圍綠幘貂蟬內人劍斑涴芙蓉骨冷天
霜白

黃頭兒

黃頭兒生年髮未齊撐篙挾柁如把犁旁人勸阻兒若嬉波濺
濺溜汩汩兒與水持雙舭棘隨篙墮水箭痕疾漂魂驀月無所
得收汝之屍魚龍宅黃頭兒江月白使我不寐心憂蹈

馮子都

使粵艸卷三 七言古

舟中讀李長吉秦宮詩其序云辭以馮子都之事相為
對因做其意別為此詩稍加條暢

玉鞭鞭影銜花出兩旁看人途路辟刺螭窗瑣霧幾重下馬直
入烟玲瓏醉呼銜尉不敢怒先拎微軀花枝鬆赤舄將軍天上
宿天邊珠露闌干曲泥紅亭子翠簇簇瀉作蘭湯滿身浴宮中
流水黃金錢馬頭將出瀉百川幾遍呼鷹杜鄠田官奴覓得擎
飛仙不知嬰昨幾寸水客得許多可憐允

放歌行

欲行不行天氣蒼欲歸未歸花枝涼醉呼六博無主人醒看七
曜羅文昌可以噏噓吞海若忽然紆鬱摩干將此時獨立天低
昂天公下見清滄浪濯纓此子風骨弱縱酒吾徒口齒狂為爾
低眉金市旁滿志不過尚書郎吹簫屠狗我之侶馬蹄塵土飛
閒房妄擬餐霜鍊金骨倒景忽忽侵扶桑秦帝焚書殊有意漢
皇溺冠仍未傷縱然胸中貯萬卷可與人世支頹牆不如捲却
嬰充袖當窗看人還賣漿蠹魚不蝕神仙字鸚鵡徒吟雲錦章
我為放歌行歌聲上激天雨霜眼光或出九州外神氣反與三
山藏古來徒見英豪人咄嗟萬事如驅羊魏相終能彈博陸谷
生還肯訟陳湯不爾千秋常寂寞壯夫何得神洋洋

石盤歌

一出廣南瓊海諸處生石磵中橫行索索與凡蟹等捕者得之隨手化石又能冥身入石不如有蟲土人云以水貯石金久視明目又水磨敷患處能消癰毒蓋石之精也予購得之形軀色理俱蟹而質則石矣今按本艸所載出處與所聞異歌之以俟考訂

使粵艸卷三 七言古

我家震澤楓林清緯蕭風荻森沙汀豆螯雙持過濁酒酣歌白
眼秋山亭我來端州春乍半江魚味薄堆柈案市中忽陳紫蟹
形疑向秋風生羽翰色如踏鐵匡甲張眼如沸水菱荇香嬌如
橫行刺柖芒靜若碧潭波底藏黯慘尚帶蛟涎濕髮鬢曾沾榭
葉霜見此疾呼桑落酒舉付庖丁難措手以指細擊鏗有聲石
燕零陵或其偶我思物產儲至精蛤沉雀入飛潛輕無腸豈與
松俱化足無愁蚿共行徒爾塵封常寂寂藥囊捲裡同砂礫
似隨龍蛻失風雲不向蹄涔受涓滴亟剗白石貯碉水滿種菖

蒲千葉紫置爾清泉香艸間石爛何年終不死

燉硯歌

京師冬月筆墨易氷呵凍作書最是苦事市中鋼鐵炙硯雖可濟急然熱火在上墨易枯而飛灰入硯糊塗筆端光為可厭余欲覓端溪硯材既不得良而粵中錫純工緻因出新意製為｜｜其形如方匣貯水其腹旁著小爐盛火以水氣蒸硯則硯材不傷而墨瀋常潤一也爐在水中水得常溫可應不時之需且火氣近人可無龜手之患二也爐頂上通於蓋吹火則蓋之便硯不受灰三也下有火門以便用扇火門下復有銅片如奩之在案用則出之以防餘火燃案四也製成為作長歌以紀之

薊門十月風雪寒筆墨若受層氷攢以火炙硯鴝鷇死秦灰翻著輕毫端我來粵東雙袖溢眨眼不見端溪石剖磨稍異瓦礫形咄咄便誇蕉葉白硯石白處為蕉葉白赤處為火捺痕賈人以此辨老坑巖石之異鬱林太

使粵艸卷三 七言古

守何才賢歸橐蕭條石一拳我已無裝誇陸賈且將紫硯謀因緣錫純工良赤焰騰寓錫為器殊峻嶒觚稜仍按冬官矩圜腹常教火帝蒸製成物理在一瞬石火則焦水則潤祝融常與玄冥居世上春臺應不爐看我携歸伴芰荷常燒榾柮水微波揮毫時傍梅花發潑墨還書絳雪歌滿眼屏礫及翡翠此中樂事誰為多

浴佛日海幢蘭若齋集同汪漢冲陳岱青金范若王震生陳元孝程周量梁芝五阿字首座分體賦

珠江一葉蓮花舟卬須渡我海幢遊詎將神駿求支遁共有新詩問惠休一揖蘭湯滿空注却問指天生佛處太師趺坐法螺鳴不定飛花自來去此時眼前止一輪忘却何身是佛身止疑影是生金粟未許才如墮石麟一席人天彈指內彈指却與天人對香廚設食飛鳥下無限琉璃光破碎收拾身心驗本來各道前身是辨才白毫耿耿鬚眉出絲筆翩翩綺麗開梁家齊唱八關詩慧遠陶潛共一時索咲虎溪應有句繙經康花豈無詞諸君勸我候荔枝我向君前啟阿師鷹爪蘭開見祇樹龍鬚艸長到蓮池時子不及候荔枝熟竟別寺內鷹爪蘭盛開在蓮花池上

別番禺彭退菴明府

脚踏青山一萬里眼前落落窺餘子却遇番禺彭令君覺得芳名滿人耳桄榔樹下調鳴琴舞鸞馴鶴神清深種花屢見紅蕉

使粵艸卷三 七言古

發卧閤常為翡翠吟此際單興日旁午走撒量沙驟風雨夜看府帖較牙籌畫接臺符給艛艭羨君四應能不窮指揮如意條風中餘興還能奏騷雅放眼且欲搜烟虹我來登堂飲我酒花雨欲流浸尧韭坐有邛遷太史公老謂曙與君同年為君友酣歌狂嘯無不為樓頭月脈庚元規惟有程生屢負約謂周量罰依金谷當百卮吁嗟此意那可說醉時須記醒時別荔枝將熟不得嘗復走荒山聽百舌君將及瓜我請米嶺頭直北黃金闕君來同踏長安雪

別邛曙戒官侍

昔年君上承華殿搖筆蒼茫掣飛電朝染霞端鳷鵲烟暮趨雲

除莿蓟宴醉歸賦詩還百篇宮侍風流誰不羡自從天上謫仙
人下界風塵那可覩瓊山雖與蓬萊近弱水茫茫瑤艸烟此意
旁人俱慷慨多君不作愁人態到官蠻瘴苦蕭森多君仍拂囊
中琴即今踪跡如蓬轉未肯低眉莊舄吟快意當前能有幾豈
獨黎人悲瑣尾前宵明月乍當頭忽爾如鈎絃復朏人生當作
康豕遊不爾娭阿盡如鬼與君相見花乍飛與君酌酒紅蕉肥
明知客路無歡宴且與臨風悵落暉別君重上昭王臺海上浮
雲逐枤來　聖主自應思故劍孤臣遠莫戀寒梅過淮且報平
安字留與同銜　闕下盃

使粵艸卷四

雲間　張宸平圃氏著
弟宿月康父校
六世從孫第謹錄

五言律

五言近體初唐自陳正字導揚宗工至太白摩詰而始暢至少陵而變盡後之作者代有其人要不能於數公尺度之外離而去之也余思狹才淺此卷從舟中馬上採手得之方之古人所涉一時一事而已用以銷日不能自沐得若干首

涿康道中

萬里王程遠披星路漸荒陰霜搖日氣斷嶺劃雲光此地仍三輔何時到五羊　帝京回首是縹緲接文昌

肅寧微雪

驛路微茫裏銜寒征馬嘶地形猶赤縣水腹上青畦（時獻縣河決故繞道）（過此）紆道郵符塞兼程僕從稽翻疑家婷望月窟未曾迷

京口阻淺候潮

此地兵戈後烽銷近幾秋山猶橫角亂水只怒潮流廢市翻殘瓦荒烟帶古邱太平經見此不忍駐行舟

將至武林漫紀

不斷烟塗色微茫帶使舟入吳秦臙燄近水趂山牀勝事淹花栭占星傍女牛陸生殊潦倒極目尉佗遊

其二

此地湖山勝年來異昔時盡樓纏戌角綠鷁建牙旗　聖事懲無備人情足去思兩峰縹緲內月色近崦嵫

吳門晤顧松交吏部錢宮聲進士

一揖俱相向惟言此地愁吾生太平世計拙友人謀鍵户身為累持躬道可憂笑關花月滿秪憶舊衣裘

自錢塘江行岸岸皆山殊無市落鮮酬應之擾觸目成咏

使粵艸卷四　五言律

一水分吳越千峰界渺茫片帆依嶼轉孤月趂人荒客意寒兼雪猿聲夜帶霜娟娟淨如拭發興為林塘

其二　富陽

山縣衝仍僻登陴厭客呼絕人分粟炭縣炬驗郵符吏道疲供億征帆苦轆轤停盃增浩嘆節嗇向前途

其三　桐廬

石骨桐君舊潭光嚴子餘傍村晴雪聚近渚薄寒紆縣僻人如隺江清石似魚自來風俗儉吾願卜華胥

其四　七里瀨

擊鼓驚殘夢灘聲細石劃晨炊忙蕨筍餘雪瀋松杉瀨憶羊裘古雲知崔礎緘長年須努力過此任風帆

其五　自嚴州至蘭溪

靈意晴逾競山情引更長窗中列盡幛枕上度滄浪危石爭潭影枯松瞷客怔貪程不相謝粵嶺尚蒼茫

臘盡日

客中辭暮節明日是春陽裘向天涯敝髯從雪後蒼貪新驗溪柳應候減晨裝獨念雙車軸重沾兩歲霜

先人諱日

七臘經遙杞今朝在客途軺車荒紙陌丙舍涸棋蘇生我為遊子逢人愧老夫當年篝火夜迴憶尚心枯

使粵艸卷四　五言律

柯山　相傳為王質倚柯聽琴俄而柯爛處

靈命曾不見獨有此山攢琴調銷終古松風弄小晴延年須幾刦促景奈浮生乳竇寒猶瀾虛疑絃上聲

與上饒程蕉鹿明府　程為令已十三年

歎息淹常調春來更種花訟庭山鳥熟官跡暮雲賒秔飯兼芋煮村童見鵝誇　聖人思卓茂不久命鋒車

將至湖口鳥道千折泥塗中車欲覆者屢矣

路盡山方豁溪寒岸欲迴石紋銷雪潤巒勢斷松偎過鳥飛難疾崩雲仄且頹馬嘶頻不進晚色莫相催

擬唐人立春日剪綵為花應制

應候天葩早先時月殿春宮雲栽處晙苑樹綴時新蜂抱香疑
麝鶯窺葉似茵還當留綵仗并作散花人

其二

天上花先發千門一夜春似聞鶯燕舞轉憶綺羅人琪樹鮫宮
出瑤華鸝禁新繁英無次第含笑拱楓宸

擬初唐人奉和聖製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寺閣

寶地雲標廻瑤林露菡寒御香千仞合紅樹兩廻看鶴警仍留
蹕花溪尚繞壇青霜遲睿藻相向拱彫欄

臼家村迎神者相續

何事空沙岸喧喧吹野螺迎神銜細雨燒竹出煙蘿楚俗巫能
使粵草卷四 五言律 六
舞江鄉入水歌還將山鬼意倚棹看婆娑

將至十八灘水長誌喜

春水船頭發春陰沙際漾逆流波汨汨侵漲艸茸茸對月隨光
滿浮花帶雨封明朝石灘上把柁任從容

春愁

此夜銷春雨蕭條甚去年半途吳楚遍長路水雲聯風急舟師
語寒深笠子煙離愁與鄉梦并在落花前

其二

心事隨波去年華逐雨來曉星彭蠡驛春樹鬱孤臺空濶浮鷗
路陰沉度峽雷不須啼鳥喚風急暮生哀

其三

到此兼忘懶清寒倚嘯歌人情憐歲月天意促江河衣玉林中
濕陰霞渡處多芳蘭被長阪煙薄暖青蘿

其四

至今淹水宿五嶺復何期望楗如懷土舟人病極見江邊占雲
斥堠處即欲艤舟
似得師每以晚雲決
陰晴輒驗 峕封兩岸古煙起一林遲無處堪登眺徘
徊足浩思

其五

何年章貢水并作一江流似我心無緒因之梦亦愁度中春雁
少嶺外野花幽便欲乘風去安期或可求
使粵草卷四 五言律 九

其六

十日兼風雨莓苔處處青春燈搖一碧橫笛綫孤汀路及南天
盡雲知北客停晚來有情意不敢怨飄零

其七

少別何嗟怨遲回亦此心我無遷謫恨路比塞垣深丹荔花將
發紅蕉瘴已侵揚州南部盡得到費登臨

其八

不識廬峰面江舟枉自過梦魂春艸遍惆悵碧雲多楚尾閒蠻
部天陲跨博羅曾聞有仙窟矯首意如何

灘險守霧阻半日程

灘覺潮痕減晴難宿霧收落帆估客望倚岸榜人謳數日風波
盇三春月露浮江行如折坂百感寄淹留

攸鎮遇王印周學憲

惜別一年內言愁萬里中西江君得月南瘴我隨風鄉井芳菲
盇交遊感慨同來流蕙攬秀門下待王通

雨中自南康至南安

便晴今不可車笠果難違海瘴頻生雨山煙易染衣野畦鳴細
溜空翠落寒磯獨有桃爭咲偏令着處肥

飛來寺（相傳寺即舒州延慶寺蕭梁時神運至此凡十二百年十年前猶如故也近燬於兵無有遺椽邪云萬樹古松亦砍伐盡予至此平舊正諜考箋慼而賦此）

使粵草卷四 五言律 三

共說梁朝寺深山萬樹松我來復飛去一衲守寒鐘瀑水皆猶
濕歸猿洞已封 賢王徵白馬漸次理金容

其二

桿老難辭刹雲閒亦苦兵舊苔留斷礎新翠戀孤檠拾級山欲
雨寨裳石可烹菖蒲深磵底無住亦無明

其三

禺陽二帝子（寺有禺陽二帝子相云是軒轅帝子今亦燬）萬古愛青空詎少軒轅術
終銷刹海功道場生滅內古峽翠虛中駐世須無相連山自不
窮

肇慶署中作

秦塞河山遠周京禮數殊鳳函天上至蜃海夢中趨到識蠻方
異遙看斷力蘇田思舊來徑何地不崎嶇

其二

東嶠陰疑雨嚴關徑却幽深松羅傑壁峇竹帶寒流雲片衡車
入峯痕逐瘴收肩摩人影沸泉石自悠悠（是日平藩世子從人度嶺車徒闐咽）

其三

自度梅鍋嶺平疇覆淺沙人家榕樹底鳥語斷藤坡滇水分東
澗天峯亘北阿（天峯山在郡城北其高挿天）雄州形勝地津吏傲如何

其四

賴石嵯峨甚分支幻異形土人爭指點雲際亂青冥詎有簫韶

使粵草卷四 五言律 三

奏終難鸑鷟停峯頭餘鳥跡何處勒山銘（一峯有飛鳴宿食四雁形墨跡如畫）

其五

放舟春溜急瀧水咽危檣峽東江逾險林深雨更涼潛牛時負
浪優鉢未經霜漱齒端溪石盈盈近筆床

其六

地到蒼梧盡山從高峽奇一城峯面面半嶺塔峩峩制府開蠻
部鮫門控島夷宣麻人盡喜知免貢離枝

其七

不到天峩盡安知 帝力偏螺江吹角暮鵬嶺怒鵰騫越女輸
蕉布山禽種木棉隱之風節在珠海是廉泉

其八
未經書禹貢風俗自秦人幷婦雙紅啟魚舠萬紫鱗堵墻蠡殺
孚授服紵霜新市舶年來阻旃檀異東薪
其九
嶺嶠流官路珊瑚販海航清貧我不厭瘴癘暫難忘合浦珠成
市花田葉有香不知劉穆貴何事愛檳榔
其十
嶺外饒奇卉我來已盡蕪山蓑趨飲馬樊圃亂啼烏涼失蒲葵
扇春虛蕉葉圃止餘龍眼熟猶與荔為奴
在端州程周量舍人以詩柱寄兼 促赴彼次來韻奉答
使粵艸卷四 五言律
別來知已盡南望苦懸旌是日辭燕市心先到廣城單車黃土
暗孤棹白鷗迎預擬班荊坐俱言夢裏情
其二
欲話心中事先愁淚滿衣故人俱不薄客路兩相違坐向花光
黯愁兼雪色飛多居千嶺下山翠日霏微
端溪硯材余盡購之終不得佳者因作此
昔曾遊鄴下今始到端州銅雀無殘瓦蒼梧只蕨邛難尋雛觳
眼虛典驌驦裘似伐中山盡微毛不可求
其二
儒緣今日誤硯合此時焚緊漆將何用含毫空待君自須磨盾
鼻誰復理緗芸狼望山頭石何由紀國勲
其三
傳聞中祕閣 勅賜玉蟾蜍待艸蒸雲紫焚膏浥露徐太平黎
火閣偃蹇石渠踈得此支欄楯毋寧咄咄書
憶家珮將至吳閶維舟信宿鄉井之言令人增慨
自泊金閶墅開顏近幾人如君年最少欲語淚先湮風雨家家
急波濤事事新且將書遇酒暫釋兩眉顰
其二
當日燕山邸風塵亦自寬酒餘銷五岳吟後貫三彈鄉路經時
險人情計日難綠窗筠滿屋聊製竹皮冠
使粵艸卷四 五言律
端州別趙韞退大參
偶到非經慮將離秖自愁泛槎同萬里岐路各三秋秀識餐霞
句晴瞻得月樓高情兼勝賞何必遇浮邛
其二
關情復幾許剪燭話長安鈴閣花光內牙籤嶺樹端坐深非為
酒意到各憑欄無限人間事狂歌秖路難
其三
敝帚誰堪賞妹蛩亦苦吟青雲皇甫序紅淚雍門琴前輩能兼
茹中流不異心十年洄溯意珍重比南金
其四

聞道雙蚊節差池亦暫迴鶯花情未竭父老色如灰蠻府淹常調才人去大雷春明擬延竚高闕對啣杯

番禺彭退菴明府招飲

呼酒河陽署花深雨氣涼阮生踈禮法支遁見文章（時出滄大師演蓮珠卷見示）聲向紅蕉寄堂因碧樹香問家俱萬里剪燭意蒼茫

其二

從坐停歌後狂言儘從疑留髡仍筭爵説項且揚眉（時縱談當世諸名輩）漏點沉雲黑簾光疊石欹何如鄴中宴并欲問邱遲（座有邱曙戒太史）

其三

惜此衝泥別歸途酒氣中餘甘如諜果激賞類焦桐再訂香山

約循思陶令風（謂訂海珠寺之遊）程生嘲客慣應憶暮城東（約周量不至故及之）

使粤艸卷五

雲閒張宸平圃氏著

弟　宿月庵父校

六世從孫第謹錄

七言律

唐人七言律其早朝應制諸篇如雅頌征行贈答諸篇如國風然而皇華四牡皆雅也予此卷所存不過流連景物率然之作譬諸樵牧唱勞者自歌非有諧諷靡及之情亦無北山日夕之感紀行之作什居八九若達官應酬什不存一得若干首

帶星真欲號星軺北極雲光影漸遙水出奴盧仍繞塞山連涿鹿暫鳴鑣千林榆棗冬猶客一徑煙霜畫未銷我意近尋亭伯里難留祗為賦車軺

晦日渡江

別後金焦依舊青重來雙髩換星星多情江霧迷沙艸欲語山心悵海溟津市斷垣風鶴定戍樓殘角鴈鴻停中流忽憶南朝話橫槊歌聲不忍聽

舟至吳門梅村先生枉札見訊

書到江潭日已曛往日消息近知聞孤臣髮白箋縈露舊事神傷憶縉雲世人煙霞誰卧穩天邊鴻鴈幾成羣且看繡𢇁荀文

若豈讓蘭亭王右軍（蘭亭父子同集時先生初舉子故云）

其二

吳闕花月競朦朧何處雲山異大東但見飛章誣郭泰幾人門下憶王通霜林月落啼烏急松徑荒苔野雀空賴是　聖朝無黨禁不須憔悴向青楓

與紀子湘司李

湖光一碧使君心湖上春雲紫翠深閒倚匡床書簿領自焚雞舌按清吟紀羣每隔屏風坐山簡應從白恰尋相見不須趺傾盖卧遊會到竺峰陰

徐吏部淵文顧侍御季蔚招飲同潘新彈家步青兩孝廉

使粵州卷五（古律）

相逢把酒問長安一曲勞歌行路難爾我贈言俱拱璧別離心事異彈冠竺峰青到紅泉館湖西晴分白鷺湍我欲因君同泛月愁心先寄客星灘（別後明早即行故云）

至武林訪陳肩倩不遇

十年把酒共氤氳秋雨俄為落葉分每向南枝懷碧月幾從西苑賦停雲今如王吉能迎客（時肩倩為高航令將修邑誌）舟過苕溪尚索羣都下故人離思切可能飛鷁渡江濆

其二

此身端合付蓬蒿作賦還知靜者勞別後藥爐應發火比來湖西幾揮毫禹航暫試龍門艸燕市終思郢曲操我輩夢魂顏色在不須相見惜顛毛

寄懷嚴方貽孝廉（時尊人都諫公家山遇訪不得去而賦此）

短吟曾共賦花朝（方貽於己亥花朝偕雲衷紫來招同諸名輩讌集賦詩）聚散經時總沉寥賈傅少年工表餌賀循書舍近漁樵雪封亭樹枝枝玉舟放江潭線線潮傳得鯉庭書札在開緘應及頌春椒（又聞方貽臘盡始歸）

桐廬舟次遇雪

群峰夾岸滄孤清雪勢寒如落葉聲客子戒裝傾水驛舟人牽纜即山行抵疑霧障桐君面未信煙籠仲若鶯滿眼瓊田巖腹裏不知何處可巖畊

蘭溪道中

使粵州卷五（古律）

君恩特許看青山把節能如把釣閒一葉每從雲底宿千峯俱向雪中還因思採藥迷芳徑欲擬乘槎滯碧灣不分洞天真有主花溪禪月竟誰攀

舟夜作

渺渺征途水一天計程殘臘竟茫然空濛色在中峯樹遲暮心如上瀨船越嶺參差仍萬疊吳雲淒斷復經年只今尚怯還家夢先柚寒燈倍可憐

自錢塘江行三日雪兩日陰至龍游乃有晴色

四牡宜歌雨雪霏晴雲翻脫使臣衣風帆色淨趨巒嶂霧漲痕銷出釣磯尚有薄寒籠曉樹已多新鵲漏春暉獨憐此日高堂

意祇為征蓬更欵扉

有懷

一辭雙闕去問關愞夜猿愁彎欲班燕市故人宜縱酒蠻方
遷客但看山早春何處先花柳歲暮誰堪憶珮環幸有蒼髯向
深碧不因雨雪負潺湲

晨征

城析蒼然碧漢低荒途怯是五更雞生非庾信家仍遠路異楊
朱望轉迷幾度月因聞笛黯何年詩為濯纓題迴思闕下千官
影已逐晨鐘散馬蹄

自衢州至玉山大雪

使粵艸卷五 七言律

雪山一氣積蒼煙榎嶂粘空更皎然鳥路柢從寒暈没猿聲翻
向斷峯懸千盤似出松杉頂百折仍趨瘴霧邊應是蠻陬無此
色俗云粵天無雪征杉宜過雪中天粵行水陸俱雪故云

其二

磴折臨溪問渡危無邊銀海碧垂垂尚飄餘霰銜車入欲下殘
陽與瘴持叢箐雪深埋虎跡斷崖松壓礙猿窺明朝大出應銷
盡明日立春好待條風次第吹

立春 時過玉山

陰嶺微茫雪尚勻乍晴雲物此迴新寒隨越嶠行經盡玉山是江右與
越分界處暖向江天眉始伸村市驟聞喧臘鼓條風漸已逐車塵遍

知絲仗爐煙底京兆迎來第二春時今上改元之次歲

廣信道中

此際征行萬木稠青蔥猶是隔年留雖餘寒嶺支殘雪已為晴
林滅敵裘春事聞關南服早客心驚喜朔塵收況聞鳥語山頭
出始信前期路且幽

除夕過貴溪

舟車歷盡變冬春此日還成水宿人帆掛弋溪灘轉急路趨溢
浦漲逾新稀聞爆竹驚鷗鷺亦有椒盤祝鬼神向曉更煩柔櫓
發石尤風靜即閒身

癸卯元旦

使粵艸卷五 七言律

小雨東風綫碧沙早春心事托蘭芽今年得歲帆檣穩昨暮懷
人煙水賒江艸扈行 三殿諳王程留看百蠻花嵩呼祇覺天
門近雲際如聞唱賜茶

許青嶼侍御同使出都許已竣事而予猶在道悵然有懷

奉使平明散馬蹄聯鑣却出薊門西盧龍雪擁寒相語日觀霜
催曉共迷烏四樹前黃紙 詔景陽宮外絲毫題那知嶺表孤
帆影月黑荒潭候曉雞

雨中

子規啼後失晴巒擬度南雲悵羽翰鷓嶺故知陰洞閉松門不
借石床看逢人惜別關河黯及我言愁風雨寒大庾梅花開欲

過最憐苔滑夢難應（嶺上梅花十月蓋開此時實且離離至二月則熟而實矣途中意擬至嶺乃覺其非）

石亭寺與雲朗上人

早春客棹傍江城却向僧伽問去程香刹近依唐帝子（寺在滕王閣旁）
講堂時接魯諸生（寺門內有章江書院）青蓮色裹西山月白拂光中南浦
晴為道現身賢制府可從銑吹悟無聲

滕王閣

倚檻飛花鏡裏看茫茫空碧帶晴巒樓臺自挾河山勝洲渚虛
隨鴈鶩寒不盡遙天脚落日幾多蒼霧隱鳴鑾沙邊漁唱因風
起似憶當年王子安

與周子俶孝廉別二年及抵江右周已返棹貽書見示忽

忽漫賦

去住忽忽每淚零故園楓樹幾回青豫章詩在吟孤劍燕市人
來倚短亭惟爾盡知中散癖有誰肯向雍門聽聞君斷酒悲歌
少只恐啼烏厭獨醒

人日

此來江岸柳條新人日衡波只此人最懶嵇康難閉戶不材莊
叟溷疲津懸旌心事非沉理緣勝風光去住身幾樹桄榔天際
影可能憐客駐青春

試燈日夜泊廬陵城下

此夕仍聞火樹燒孤舟寒月更蕭條江城自足千山雨鄉路誰
看滿徑篙不念夜深聞急鼓最憐人靜咽歸潮六鰲正在天南
極海底明珠久寂寥

十八灘

萬嶺岩嶷鬱不開空波一綫劃天來滿聲怒挾山形走石勢雄
漁浪影催南際海門蛟沫湧西連湖漲蟄雲隤如今莫道瞿塘
險百折驚心首重回

世祖章皇帝諱日（二首）

椒塗冥冥代官碧落雲深再覲難風入五絃龍鸮就珠懸三乘
鳳簫寒玉衣南苑霜梨熟班管西清月樹殘　少帝重輪佳氣
迴蓬萊仙霧更回看

蒼梧雲起不歸山萬里孤帆涕淚間五月櫻桃蘭錡寂九秋珠
樹竹宮間　慈寧曉哭當人日世室春寒是　帝闕捧到疏恩
新主詔窮巖恩劇更蹐攀

賦得長安雪後似春歸寄介長褐蔡雪餘二舍人暨同院
諸僚友

馬上西山雪後看蒼然晴望滿長安凝暉似散千花影積素微
收萬井寒華路銀泥鋪不起粧樓琪樹夢將闌最憐玉蝀橋邊
色搖曳隨君入綵翰

度庾嶺

東嶠浮雲逐祑生揮天春樹度流鶯已從木末移征騎還見峯

頭捲去旌一線重關穿石罅分行碧澗和鐘聲此心只為尋蒼
翠怨却凭危骨屢驚

雲封寺 在嶺上是六祖道場

大鑒禪關占幾峯 粵東六祖道場二一在嶺一在藍豪山所謂寶林寺者也 曹溪一擲古皆
封花壇暝挾千巖雨塔院晴飛萬嶺鐘碧磵細泉分卓錫寶幢
香焰出深松開山直在南天外石上猶傳有鉢龍 寺有六祖鉢石

韶石山 相傳為虞帝作韶樂處傳訛也

虞帝南巡竟不還九成仙樂問空山六龍已闕蒼梧嶺百粵誰
開大庾關怪石龍蹤驚鵩起野榕顏瘡暮猿攀始興江上幽篁
滿不及湘南有淚班

使粵艸卷五 七言律

鼻天子城 王隱晉書云鼻墟益叔所封恐未是

春封禹蹟蓋茫然朱邸誰開百粵天未鑿五丁荒蜀帝乍分九
圍阻蠻烟居人漫指魚燈顯 又有鼻天子墓 海客誰明雉堞連介弟源
源今莫問只應深樹聽啼鵑

觀音巖

寒江削立翠芙蓉倒影微開舊蘚封石罅有燈通水月洞陰無
地蟄魚龍青蓮色靜緣鐘乳白鴿飛過為曉峯收到身心歸一
累眼看沙艸盡溶溶

閱江樓

孱峯天外鎖蒼梧傑閣臨江面面孤空翠入窗含越鳥怒濤吞
嶂起檣烏南荒欲盡蠻烟矗東嶠看迴塔影扶鼎是浮槎經柱
目欲將身世托虛無

閱江樓贈秋潭上人

駐世何方是沃州閱江丹檻亦虛舟慈雲色定山供紫花雨香
飛翠即流一錫幾經滄海幻半瓢可許鶴林投曹溪不盡涓涓
水間與沙汀渡白鷗

與趙韞退大參

炎洲經度幾青春應念 先朝拆檻臣十上每拈憂國淚一麾
翻得看山身蠻雲盡處横翡翠瘴霧銷來貢辟塵 聖主久知
勞汲黯追鋒車到莫逡巡

使粵艸卷五 七言律

其二

每見吟成白雪寒長揚托諷意尤難玉杯註就藏劉向厥函開
時失謝安露冕只今馳萬里雲屏終日倚千盤桃榔亭上南征
艸可許蓬輪次第看

寄宋尚木太守

握手春明載酒遲風煙鳥道各相思 三宮詔發花明嶺五馬
雲寒月映池別後故人燕市少比來鄉夢越吟悲最憐咫尺雙
旛影只籍飛鴻問起居

花朝 在端州

斜風急雨亂花朝官舍插遲迫寂寥扶病但斟雲母水多愁難

聽美人蕉粤天景色常如醉海國溪流間有潮欲賦楚詞香艸
盡只應巖畔採紅椒

清明 時遊七星巖

故園桃李幾時違此日蠻花雨後肥佛洞故懸寒食火漁梁徧
照晚春暉久虛丙舍陳漿酒却訂丁年半客衣芳艸漸深人易
老白雲空自繞巖扉

上巳日

永和三日乍回橈岸艸斜侵珠海潮花霧濛濛輕浪煖蘭風漠
漠艷情銷幾家曲水笙歌細何代詞人翰墨驕獨有王融誇應制
自來綺麗屬南朝

使粤艸卷五 七言律

晤程周量舍人誌喜

一葉吹來雲滿身逢君清話復三旬 到廣一月後方得晤 易驚容鬢秋風
捲共惜鶯花暮雨溼有梦不辭關色黑無言總信咲啼真長安道
上多相識此會差堪具主賓

其二

塵沙一哭別離輕雲外蒼茫萬里情午夜每如聞白雪終年獨
自倚青蓱來看五柳峯俱碧去逐三江月共明春暮解攜春暮
見只疑蹤跡似流鶯 去年三月周量扶老年伯櫬南回予送之都亭揮淚而別今年至粤相見亦三月云

其三

乍來旋去粤江深闌堵悠然有頌琴我輩肯貪非是病世人能
咲反輸心孫樂一碧聯春艸好月中宵起暮林把手向居知幾
日莫辭連曙話蕭森 週川量生半日即返佛山云兩日後來久不至應為家累未畢故篇中云然

其四

只道吳雲易釀愁那知天向粤山休珠江潮落魚蝦盡桂嶺雲
空楝芥浮是處傷心羇客路不堪臨望況登樓綠楊堤畔當攜
手肯與閒潭繫釣舟

附周量和詩

同是金門僊塞身 天書今喜遠來旬 三宮典禮原無外
萬里交情頻不湮江上採蘭如夢到山中藉艸任懷真知君
久念麻衣客數過何妨畧主賓

使粤艸卷五 七言律

其二

閒影松邱萬慮輕故人相見此攖情暫因婁尾為留轄終恐
江頭有斷蓱過眼韶光成異地關心塵跡是春明木棉花發
雙柑美共聽林間百囀鶯

其三

二月春江春水深傳來詩句即牙琴賞音媿爾絃中意怳悵
知予爨下心但使驊騮長道路不妨鸞鶴共烟林中宵把劍
看牛斗月影從移翠竹森

其四

朧首亭皐諳遠愁北風南鴈日三秋到來海國紅俱放憶在

雲端句共浮汎澉窓門懸鳳帨山川綵筆待龍樓定知絳節
難留滯暫向滄浪一繫舟

次韻酬梁芝五解元

怪我狂歌學九章相憐誰解共沾裳軒車見過非看竹客誓遨
疏慨採桑暫去雲光遥　北闕偶來花氣應東皇枕㮋亭下才
人席可比王家曲水觴

其二

此事終推祖遜先梁家宮體更誰傳通名敢厠盧王後投贈還
驚珠玉前竹嶼有人工洛頌花源無計慰戈船程生熟客應須
請君賦解嘲近幾篇五子以周量介訂交芝故未謁戲及之

使粵艸卷五七言律

附芝五原韻名佩蘭

中原才子妙文章奉使翩翩錦繡裳萬里乘槎到滄海終宵
看日出扶桑口含雞舌辭金殿身映龍鱗侍玉皇況是相
逢二三月永和春色好攜觴

其二

恨不相逢此日先舍人名姓聽人傳捧來丹詔蠻天末想
見紅雲御座前翡翠林中游俠彈珊瑚洲畔捕魚船嶺南
景物長如此任取新詩滿百篇

題金公絢歷遊圖

公絢浙之孝豐人今為平南王幕中上客自其幼時由岷嶠浮海觀瞽無閭山歷爰湾泊州遂家於逸我朔定粵從王師入關白㕘歷楚扺燕還定兩廣固卜築廣州為客多園妙選

何處茫茫大九州扶桑海外鑿空遊星源恰是興王地月窟翻
來獨客舟句雪朱門叢桂老青鐙禪室石琴妹誰人慣解維摩
偈天女如花擁雉裘

綠竹蒼脂綠鬟與伴火禪香相與耀綺歷遊園自為之序名筆曾咏岳先生遽太師程周星舍人華各有詩以紀其事余奉使至粵酒聞出淵見示因為遊體四章以續諸公之後即公絢之為人可知矣

其二

我行誇上越臺端那道盧敖抵掌看一劍星霜雲萬里十眉絲
竹月三竿探珠直向鮫人窟得寶仍依獅子壇笳吹天螺俱覺
路陰符偏照佛燈寒

其三

使粵艸卷五七言律

瀚海歸來泛洞庭狼胥可似九疑青每攜紅袖看嚴陴却倚黃
陵問謫星匣裏珠鈐神虎避腰間答劍毒龍腥藏名不受虞卿
印手註南華一卷經

其四

吳綾圍遍幾青春鐵葉征衣烏角巾一粟身心齊幻泡千峯裘
寫現松筠犀仙籍已忘秦漢異姓王今具主賓獨有五湖泛少
伯扁舟同是畫中人

浴佛日海幢寺聽阿字首座說戒和周量韻

浴佛於今定幾年雨花深處現人天大師自縛僧伽律小樹終
迷去住緣得度海雲歸一鉢無心柳影見三眠我來求懺非多

事業重愁因綺語傳

附周量原韻

回首風塵已十年舊遊清夢失空天歸逢金粟生身日去結維
摩杜口緣到寺恐增山鳥怪聽經應見鉢龍眠亦知尊宿相期
久先把橫江尺素傳

其二 和芝五韻

恒河沙裏隻輪行掌大乾坤盡有情金粟現身三世影鐵船飛
渡萬山聲潮音來去幡竿直海月虛無法座清一榻繩床渾不
易折蘆猶憶滄歸名 臨江王耻古都津有札寄滄大師竟不得遇故云

附芝五原韻

飲粵州卷五 七言律

未得常時寺裡行燈前同約幾人情思量佛日分香水預備齋
身禮磬聲面海地浮蓮葉小背山僧住竹房清大師座下客聽
法一首新詩報姓名

其三 和陳元孝韻

海岸纔登見寶幡駐看深樹肅心魂翻因禮佛扶山殿已得拈
花到寺門幾刻火輪三界湧半林風磬一燈存懸知拄拂蒼茫
意祇為迷途更有言

附元孝原韻

海濤深處立高幡想見幽奇在夢魂出定疏鐘來水鳥上弦新
月照松門佳期江畔誰人到大法南中一派存上座登壇年最
少指天明日更何言

海珠寺 寺為前朝遊宴之所笙歌拉撥弦無虛夕今成層剎

戈船歸後粵山青那道春潮驚不停空有丹臺留夜月已無紅
袖舞寒星明珠欲聚波濤急香剎看推風雨零非是同人臨眺
永梵聲久作斷腸聽

其二

小海迴通湧赤欄潮聲面面一燈殘當時歌扇叅僧偈此日佔
船避彈丸蠻瘴未能淹陸貫祇林空自演田單 寺中列火器甚多 波心
住著原無謂龍象還同水月看

其三

使粵州卷五 七言律

海幢叅後任虛舟水檻非同汙漫遊一拄凌空僧已散諸天客
喃雨將收登臺下界觀仍窄到岸迴看影欲留斷鐵沉沙呼不
起栖真猶得望羅浮

其四

不斷餘情到竺林但聞鈴鐸即蕭森諸君自結青蓮社秃管終
因碧樹吟是處茫茫催客淚多時冉冉過江心自來初地原無
主海外成連倚斷琴

雲間 張宸平圃氏著
第宿月康父校
六世從孫第謹錄

五言排律

排律之盛前有沈宋後有王李顧穩密工緻無能出右丞之上少陵淩轢衆有無微不入然縱以律體終為變調予從驅車麻落中偶一為之格格未暢正由才儉以其體之難工耳

端州制府宣 詔恭紀十八韻

萬里馳 丹詔雙旌引 御封 貂冠趨事肅鳩杖望恩濃花氣
成鬼藻山聲答鏊鐘儼依仙仗發似奉玉輿從虎拜聆 天語
鵷行想 睿容禮緣 慈極厚澤許近臣逢累葉娛長樂重暉
紀大宗周任開姒幄堯母闢銅龍侍膳瑶池接褒尊王冊重
神孫兼 聖子萱樹即長松九驛今開郡殊方或獻琮趨裳收
禹貢泰甸到巳卯芝檢雲端啟條風海外顒重臣分二陝副相
領諸峯率舞齊干羽懷琛壑寶賓尚方經侍州避嶠覲扶節湯
湯天然外喁喁俗湛共輅車將北指增戀五芙蓉

上盧山斗少司馬中丞

遠海 真龍起蒲河軒鳳開名 公分陝服蕭相轉泰軍劍識珠
鈐秘笳鳴玉帳嘯一麾熏將相萬嶺護風雲舊跡遷塵靜新膏
黍雨般蠶樓銷跋浪鱷瘴寢炎氛卧鼓猺童舞營田蛋户耘鋤
浮洛上犀兕控弦分此地天低嶺殊方俗似橤自公開禮樂比
屋少紛紜 貽代慈宣禮 新皇典冊文孝須中外達望必股
肱慇尺一來丹地千山見紫氤宣麻頻虎拜捧牘耿龍雯既慰
荊州願還瞻尚父麾羌池麟閣待早晚鶴書勤殊錫開蘭殿迴
翔奉 聖君

上韓心康大丞公祖

副相移雙節吳天得早春星迴中執法氣肅外臺臣雨足隨車
轉雲光照物均地當無盡後天乏再生因鴻渚來公袞蘇臺息

夜燐波恬鯢海靜日煖鶴田新軒鏡潛年鼠堯疇卧康橤歌聲
翔 闕下謠俗變江津庇厦忌寒暑懷音釋苦辛詎期啣 命
出得使戴天申王尺平如舊冰壺湛不湮真堪托五齒直以頌
三長久道純王術如傷寧物身此方猶外府吾道重前民新莫
反裘負醴惟宿醞醇東人依赤舄夢想告 楓宸

平南王招宴賦謝

此日王門醴頹然老穆生暫為朱邸客不盡小山情禮渥緣啣
命筵開見佩珩梁園仍命侶（時程周量含人見陪）燕館況吹笙鏤為分
花降瓊簫隔樹迎殿庭香漠漠欄檻柚盈盈舞按紅牙細歌傳
黃鵠輕雕盤承海錯玉箸揀庚鯖桂樹淮南席尊絲茂苑羹是

時春乍老竟坐譜猶明追論征蠻始方當正統成雲開東嶠嶺
雨洗灌壇兵軒舞嚴城啟壺漿瘴霧平廿年郵泰茂萬井名裳
清磐石青鳥氣長河白馬盟久知雄帶礪見述想鯢鯨誰錫花
田樂欣逢蓮府行飲醇頻益露飛筆意適傾筆札工難紀謳思
曲詎賡龍門書異姓魚麗譜由庚特此庶為別從茲且計程正
須懷陸賈臺上古雲横眉第即越王臺故址故去

七言排律原本另為一卷回詩少併之

七言排律唐人不多作即少陵三章亦僅見耳征棹將
廻同人分體並賦公闇得此誠難我以未能也窘拙盡
見存之以誌一時之勝

使粵艸卷六 排律

梁芝五孝廉邀同漢冲岱青曙戒説作周量由五仙觀至
光孝蘭若設齋石帆上人山房觀菩提樹是六祖祝髮
處

到此仍多未了緣論文學佛更求仙每沾法座華嚴雨似見真
如兜率天茲會更煩邀折簡同人齋願證忌筌關門月出青牛
度淨土珠明白杜傳初過黃冠顔黝慘五仙觀為兵馬屯聚道士相見甚愁比登
丹檻意聯翩白雲山在層霞北碧海潮生五嶺先水浸蘚痕留
拇跡二石有仙人拇跡艸侵殘碣見題箋壁間斷碑鐫湛甘泉先生一絶驅羊蓋作初
平石占穗常同軒帝年五仙象手執五穗前列五羊石靜裏露床松子落望中
雲磴野裳鮮鐘聲未息陰將午茫驗看行袖有煙香剎丹臺繞
里許竹林禪室寄沙邊袈裟拱揖如知姓杖履逢迎得比肩究
轉長廊驚正語廻通方沼行仍牽僧因結習工書畫謂僧石帆是天然弟
子坐到清深寤聖賢鐵色浮圖蕪地湧金沙津筏賴天然南漢鐵塔
尚存寺為天然大師法院南洲法寄南宗拂洗硯池通洗鉢泉洗硯池洗鉢泉皆寺中舊
跡不盡蕉雲文碧陰幾多飛鳥喻青蓮寺有放生池伊蒲饌設天廚
供舍衛施分居士錢謂芝五客飽盡嘗禪悦味佛閑常作午時眠
有卧佛閣看詩悞與花相觸行食重經竹可憐一樹菩提留祖偈半
泓泉脈演安禪寺中達摩井尚存布金不止圍方丈寺為東院蔡姓皇修貲巨萬銀
榜終教憶米顛匾額為米南宮寫此刻便如遊佛日臨行且訂續詩篇
人依七子蓮池數體備三唐樂府全尚欲乞師書貝葉已難扶

使粵艸卷六 排律

啟走花田歸裝僅此囊非澁交道從茲石可鐫黃面羽衣均惜
别不知何地老張騫

雲間張宸平國氏著
弟　宿月康父校
六世從孫第謹錄

五言絶句

五言短章起自晉樂府子夜懊儂諸曲收長篇於二十字中要使促不傷氣緩不遺情言有盡而意無窮斯為貴也予心識焉而未能得若干首

撥悶

看山行欲遲山去心轉急風濤不稱意獨對寒烟立

其二

王程逐春艸艸色已離離不忿雲來去山山呌子規

其三

江行千萬盤帆脚未曾安不知星漢上經泛幾重灘

其四

船底錦石子搖搖盪槳影魚龍此際寒去逐陽烏景

風帆

雲片滄波闊江心湧去帆忽忽兩行樹不復辨松杉

其二

趁忽雲中鳥驚迴却背飛前山遊子路似爾得言歸

其三

留滯因成性拚飛却屢驚篙師寂不語披枕眼須明

憶弟

七載長安道年時定有書遙知池艸綠獨對夜窗虛

其二

日南皆鳥道斗北又羊腸不及寒沙鴈雙雙雲路長

其三

爾到吳閶夜燈前顏色非去年桑葉損何處辦春衣

其四

兒癡姪煮幼攀花定幾回好留紅藥在不必護殘梅 渭歸期在春抄

閑愁

攬衣嗟綠水就鏡理衰容盡日無歸鴈寥寥聞夜鐘

其二

鄉思從前亂羇愁遠處增幸能耽寂寞銷盡雨中燈

其三

出門萬里途只信一乎蕪那知山共水寸寸足心枯

其四

翡翠林間樂珊瑚海底明誤人秦將帥天外築羊城

戲擬閨怨

落日花原上春花何處濃郎今廣州去不是向臨卭

其二

硯裏一寸水是妾經時淚裁作寄遠曲霜滿青絲騎

其三

去時合歡被上有織綉紋莫令夢無主變作巫山雲

其四

共聽一聲鶯鶯啼亂花影郎處啼欲多聲聲道鄉井

峽江有山平崗曼棘殊無勝處

山心殊未已此地豈無山虎落山頭滿春風不肯還

使粵艸卷八

雲間 張 宸 平圃氏 著
弟 宿 月 康 文 校
六世 從孫 第 謹錄

七言絶句

七言絶起於扶琵寫栖諸曲至唐而盛凡梨園度曲樂府徵歌咸取諸此才人之作被諸管絃矣自後變而為詞子太白菩薩蠻温李金荃集即其體也然則七言絶者其風雅之終而詞曲之始歟更使一唱三嘆情事欲絶郢客巴人入耳競賞故流傳最易予愧不能而時時見獵得若干首

子陵釣臺

急溜晴沙護短亭萬峯迴合一峯青故人自得常為客天上何緣傾有星

其二

見說羊裘起富春雲臺突兀竟何人釣臺獨繫遊人眼百丈將無是釣緡 峯頭盤石去江百尺餘俗謂釣臺傳訛也

至三衢將登陸戲有此絶

客路隨波興鷺閑寒星歷歷照蒼顏郵亭莫咲晨裝薄已載桐溪萬疊山

絕句

十年塵底未開顏那道征途山水間身在畫圖寒欲滴始知人是畫中閑

雪中見青州

日見霜飛點鬢星消磨殘臘是郵亭使臣　詔發春先到帶雪草草兩岸青

渡彭蠡湖口

彭蠡春停萬頃煙扁舟小泛即茫然孤臣畏識風波面只變迴溪碧樹聯

白沙驛

使粵州卷八七言絕

十里蒼山一棹穿迴看一帶是蒼烟前頭又只烟深鎖何處牽來上水船（末句作驛人驚詩語并中人可知）

明妃曲

漢廷深策仗蛾眉絕域煙沙那足悲千帳胡笳一輪月霜飛繞動已先吹

其二

宮雲深鎖舊長門磧裏閼氏也自尊若道玉關天外遠輪臺西去更烏孫

其三

單于獵後障無雲只有高飛鴈幾羣酬取漢恩闕塞北看他麟閣畫功勳

其四

天山直北更無花聞道馬支入漢家那有心情翻樂府叫人嗚咽恨琵琶

花石灘懷程周量舍人

老大何當唱路難別離心事上高灘炎州久道無霜雪雙鬢逢君試一看

其二

才名無累古人稀惜別於今花又飛記得春明明月夜數聲橫笛共沾衣

使粵州卷八七言絕

遣興

掛帆貪逐向南風水逐南雲路不窮獨有征南漢時將越王臺上數歸鴻

其三

朔雪炎雲共一家塞垣無事隱悲笳傳聞漲海降旗矗今代宜浮南斗槎

其三

越方花鳥易知春猶是長安雪裏身本道衡寒翻觸熱豈宜長作往來人

其四

蒽艸戀銷細雨中耐人憔悴是東風不知身世當初盛獨爲窮愁問數公

惆悵詩 唐人有惆悵詩二首以劉阮王昭君二事分意予廣其意而作五詩

夾道青蒽揚柳絲羊車小輦玉輪遲春風若道無憑準悔與殷勤門竹枝

其二

狗監前年奏上林買將詞賦闘黃金若從方士求形影不照長門一寸心

其三

使粵艸卷八 十三葉

猿鶴沙蟲雨點迷南朝只在夕陽西江聲咽盡留詞賦分與霜烏一夜啼 六

其四

六龍西幸葬蛾眉一曲淋鈴此夜悲南内月明呼不起沉香亭外碧垂垂

其五

紫宮娬媚惜雙飛滿殿紅顏盡卷衣一片朔雲嘶萬馬淝淮山色竟全非

英德道中再懷程周量

君去蕭然闊一邱麻衣竹杖此淹留君王最惜梁園侶直許班荆到廣州

其二

越臺可似古燕臺辛苦深藏樂毅才度嶺已知涼熱異憶君曾向此中來

其三

羅浮頂上種高松坏土應教紫氣封四面竹孫皆孝筍不知若個待成龍

其四

史談書就竟藏名典册多由失意成讀罷回臺須料理尚方班管在西清

使粵艸卷八 十七葉

黃柑 端州署中趙經畧大令見餉甘而不喉滑而不滓廣西佳味也時已二月 六

傳柑節後尚餘香甘滑如斟並露漿不信英儂口齒滑向人還說洞庭霜

七星巖

連峯如翠各成邱淺碧遙嵐面面浮却有老僧巖腹裏佛燈深處枕寒流 巖洞深廣客數千人一僧供大士像于其內洞中乃復有洞游魚可數益不知此外復有天矣

其二

插天孤峭隱千盤入殿方知下界寬 上有玉皇真武諸殿 背面諸峯還陡絶藤蘿蒙霧不曾乾

洞裏寒潭幾許深游魚出聽鼓鐘音下方不信山能響只道僧

閒弄玉琴一洞有二石扣之成鍾皷聲是名鍾皷巖下即深潭祭聞而入

其四

玉樹垂垂不受風毀紅膩綠掛青銅就中獅象標名跡始信名

山屬大雄洞中石乳紅綠如繪有獅象雲芝臥鳥諸異形

其五

平蕪渺渺澄湖烟映帶山光水一天石洞雲關常不閉放叅惟

看打魚船巖在澄湖中為居人捕魚處

其六缺